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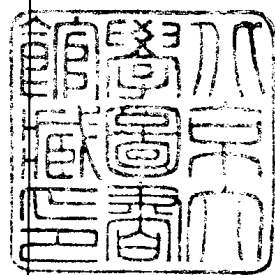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社

伍輯·拾肆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伍輯 · 拾肆冊目錄

南華經七卷首一卷 [明] 潘基慶集注

一

康輶紀行十六卷 [清] 姚瑩撰

一三七

省身集要四卷 [明] 胡宗洵輯

三九七

心簡齋集錄六卷 [清] 于光華輯

五三一

虛窗手鏡二卷 [明] 虛中子輯

七七七

〔明〕潘基慶集注

南華經七卷首一卷

明末刻本



南華真經序

晉河南郭象子玄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  
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  
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  
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  
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  
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  
為。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  
謹爾。故與化為體。流萬代而冥  
物。豈曾設對獨邁。而游談乎方  
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為百家  
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  
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

南華經首卷

郭象

二

下六十五

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  
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  
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  
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  
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  
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  
乎澹。鼓腹而游乎混茫。至人極  
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  
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  
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  
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  
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  
物。宜適乎民。順弘其鄙。解其懸  
灑落之功。而矜夸所以散。故觀

南華經首卷

郭象

二

下六十六

其書超然自以為已當經崑崙  
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  
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覽其  
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  
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况探  
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緜邈  
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漠者也。

陳江摠莊周頌

玉潔蒙縣。蘭薰涿園。丹青可久。  
雅道斯存。夢中化蝶。水外翔鯉。  
出俗靈府。師心妙門。垂竿自若。  
重聘忘言。悠哉天地。共是籠樊。



莊子列傳

司馬遷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闢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肱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兀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沈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南華經首卷 傳一 五 三四九

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總論

阮嗣宗曰天地生於自然萬物生於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溼月東出日西入隨以相從解而後合升謂之陽降謂之陰在地謂之理在天謂之文蒸謂之雨散謂之風炎謂之火凝謂之冰形謂之石象謂之星朔謂之朝晦謂之冥通謂之川回謂之淵平謂之土積謂之山南華經首卷 總論 六

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體則萬物經其常入謂之幽出謂之章一氣盛衰變化而不傷是以重陰雷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人生天地之中體自然之形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遊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

不天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觀之則萬物莫不大殤子爲壽彭祖爲夭秋毫爲大泰山爲小故以歿生爲一貫是非爲一條也別而言之則鬚眉異名合而說之則體之一毛也彼六經之言分處之教也莊周之云致意之辭也大而臨之則至極無外小而理之則物有其制夫守什伍之數審左右之名一曲之說也循自然佳天地者寥廓之談也凡耳目之名分之施處官不易司舉奉其身非以絕手足裂肢體也然後世之好異者不顧其本各言我而已矣何待於彼殘生害性還爲讐敵斷割肢體不以爲痛目視色而不顧耳之所聞耳所聽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適性之所安故疾癩萌則生不盡禍亂作則萬物殘矣至人者恬於生而靜於歿生活恬則情不惑歿靜則神不離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歿循其宜心氣平治不消不虧是以廣成子處崆峒之山以入無窮之門軒轅登崑崙

南華經首卷

總論二

七

之阜而遺玄珠之根此則潛身者易以爲活而離本者難與永存也馮夷不遇海若則不以已爲小雲將不失於其鴻濛則無以知其少由斯言之自是者不章自建者不立守其有者有據持其無者無執月弦則滿日朝則襲咸池不畱陽谷之上而懸車之後將入也故求得者喪爭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夫山靜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實也是以作智造巧者害於物明著是非者危其身修飾以顯潔者惑於生畏然而榮生者失其真故自然之理不得作天地不泰而日月爭隨朝夕失期而晝夜無分競逐趨利舛倚橫馳父子不合君臣乖離故復言以求信者梁下之誠也克己以爲人者郭外之仁也竊其維經者叵家之子也剝腹割肌者亂國之臣也曜菁華被沆瀣者昏世之士也履霜露蒙塵埃者貪冒之民也潔己以尤世修身以明滂者誹謗之屬也繁稱是非皆質追文者迷罔之倫也誠

南華經首卷

總論三

八



非媚悅以容求乎故被珠玉以赴水火者桀紂之終也含菽采薇交餓而死顏夷之窮也是以名利之塗開則忠信之誠薄是非之辭著則醇厚之情樂也故至道之極混一不分同爲一體乃失無聞伏羲氏結繩神農教耕逆之者歿順之者生又安知貪滂之爲罰而貞白之爲名乎使至德之要無外而已夫均淳固不貳其紀清靜寂寞空豁以俟善惡莫之分是非無所爭故萬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儒墨之後堅白

內華經首卷

總論四

九

質而濁其文死生無變而去始有云夫別言者懷道之談也折辯者毀德之端也氣分者一身之疾也二心者萬物之患也故夫裝束馬軾者行以難支慮在成敗者坐而求敵踰阻攻險者趙氏之人也舉山填海者燕楚之人也莊周見其若此故述道德之妙敘無爲之本寓言以廣之假物以延之聊以娛無爲之心而逍遙於一世豈將以希咸陽之門而與稷下爭辯也哉

內華經首卷

總論五

十

竝起吉凶連物得失在心結徒聚黨辯說相侵昔大齊之雄三晉之士嘗相與瞑目張膽分別此矣咸以爲百年之生難致而日月之蹉無常皆盛僕馬脩衣裳美珠玉飾帷墻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矯厲才智競逐縱橫家以慧子殘國以才臣亾故不終其天年而大自割繁其於世俗也是以山中之木本大而莫傷吹萬數竅相和忽焉自己夫鴈之不存無其質而濁其文歿生無變而龜之見寶知吉凶也故至人清其

者也○莊子內篇之文繁而美者齊物論簡而美者養生主論

慶曰莊子內篇七結語神奇逸恣神龍見首不見尾

此見首於尾虜齊云七篇篇篇結案皆有一髮千鈞

逍遙遊之有用無用齊物論之周與胡蝶之物化養

生主之火傳也德充符之以堅白鳴人間世之命也

夫到七篇都盡却換儵忽渾沌一段結之曰七日而

渾沌死言七篇每篇一竅天機發盡死矣無言矣雖

南華經首卷

十一

此老復出亦無言矣○又按莊周五十二篇逸篇十

有九鴻烈多襲其語唐司馬彪注猶存後漢書文選

世說注稅文類聚太平御覽間見之

南華經目

郭子玄序一晉

江摠持頌一晉

史記列傳一晉

摠論四則

莊子自序天下篇

逍遙遊一卷

附 籍性 至樂 外物 偽書讓王

南華經首卷

目一

十一

齊物論一卷

附 秋水 寓言 偽書盜跖

養生主三卷

附 刻意 達生

人間世四卷

附 天地 山木 庚桑楚 偽書漁父

德充符五卷

附 田子方 知北遊 列御寇

大宗師六卷

附 駢拇 徐無鬼 則陽

應帝王七卷

附 馬蹄 法篋 在宥 天道 天運

解 偽書說劍

之

右附解除偽書外二十一篇通二十五篇分而類

蘇子瞻祠堂記一卷

南華經目

終

十三

七十一

南華經例 九則

吳言箴默舊有天解明遠割豈今頗錄其要者著於篇傳向郭以下諸家精義并取外篇雜篇分疏其間非莊子之能為解莊也難為莊子其解者以莊子解庶乎其可矣然則七篇解其餘亦無可解者矣

諸篇精神用○

主用□

靈奇用∟

南華經首卷

例

十四

六十三

最用○

句法用○

字法耳目俱用單∟

四聲圖識

句讀中。

音釋分注

南華經例

終

莊子自敘天下篇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屯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操為驗，以稽為決。其

南華經首卷

自敘

十五

三十一

數一二三四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蓄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曆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

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

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以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折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

南華經首卷

自敘

十六

三十三

術將為天下裂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



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愛，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表褐為衣，以跣躄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辭相善，以舛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

南華經首卷

自敘三

十七

三十一

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聊合歡，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為人大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

南華經首卷

自敘四

十八

三十二

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淡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

南華經首卷

自敘五

一九

九

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隣。傷之者也。謾骸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斲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息。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

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恠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斲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趨。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

南華經首卷

自敘六

二十

三六

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

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  
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竝與。神明往與。  
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  
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  
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以  
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  
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  
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犴。無傷  
也。其辭雖參差而詭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  
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  
也弘大而闊。深閔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  
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絕。  
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庀物之  
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

南華經首卷

自序

三十一

三十一

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  
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  
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  
適燕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越之北  
燕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子以此爲大  
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  
鷄。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毛。火  
不熱。山出口。輪不輾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  
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  
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  
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  
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  
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  
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曰。以其知與人之辯。  
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  
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

南華經首卷

自序

三十一

三十一

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陳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蠱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

南華經首卷 自敘九  
二三 六六 小五十五

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穀 若角反 跛躄 音岐 屬木曰 和也 泠汰 聽放  
 無潤也 履麻曰屨 和也 泠汰 聽放  
 裸 裸戶寡反 椎拍乾斷 皆刑截者所 窾 音跋 風  
 軟嫩之意 用乾五管反 窾 過物聲 鯢  
 同 狝 音 歷

南華經內篇七篇

周蒙縣莊周子休著 明烏程潘基慶良相集註

逍遙遊

吳言箴曰此篇以大為綱以三無為骨。以無用之用為結。楞嚴經曰當知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元諸世界在虛空耶。黃幾復曰消者如陽動而水消。雖耗也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不傷其內。游於世若是惟體道者能之。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太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

南華卷之一 逍遙

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



小年大年  
皆是  
蠅蟻啖伏  
大率大樁集

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青天而莫之天。而後乃今將圖南。蠅蟻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一。

彭祖小年作  
此喻之結  
上及窮髮  
百歲壽得  
此一豎有  
收拾起下  
亦非獨取  
每據也  
揆而不換  
似証證不換  
而換故有意  
味

南華卷之一

逍遙二

二

而傲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實也。吾將為實乎。鶴鶴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无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

南華卷之一

逍遙三

三

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聲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爲一世，斬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

南華卷之一

逍遙四

四

于大物勿食  
兩件必無用  
者即于必無  
內竟阿樣類  
外大用

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澣統爲事，客問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澣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澣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網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南華卷之一

逍遙五

五

北篇以爲言  
起以筆墨  
起處多而  
變處先非  
人世上間架  
矣

冥 <small>音亦作</small> 冥 <small>音</small> 鯤 <small>音</small> 怒 <small>音</small> 海運 <small>音</small> 搏 <small>音</small>	扶搖 <small>音</small> 暴風從下上也 去 <small>音</small> 野馬 <small>音</small> 遊 <small>音</small> 也	塵埃 <small>音</small> 日光遊塵形容大空中氣 覆 <small>音</small> 切 <small>音</small>	闕 <small>音</small> 塞也 蝸 <small>音</small> 條也 鸞 <small>音</small> 學小 決 <small>音</small> 起也	擒 <small>音</small> 笑也 榆枋 <small>音</small> 二木枋 控 <small>音</small> 投也 莽蒼 <small>音</small> 近郊林	果然 <small>音</small> 飽也 二蟲 <small>音</small> 也 朝菌 <small>音</small> 或作鷄菌音窮	蟪蛄 <small>音</small> 寒蟬秋生冬 冥靈大椿 <small>音</small> 木	彭祖 <small>音</small> 商壽八百 棘人 <small>音</small> 窮髮 <small>音</small> 不	南華卷之一 逍遙六	斥 <small>音</small> 澤 鷓 <small>音</small> 小鳥 猶然 <small>音</small> 貌 竟 <small>音</small> 境同 數數 <small>音</small> 汲汲	泠然 <small>音</small> 飄然 六氣 <small>音</small> 陰陽風 雨晦明 燭 <small>音</small> 炬火 鷦鷯 <small>音</small> 小鳥	偃鼠 <small>音</small> 伏 河漢 <small>音</small> 天 逕庭 <small>音</small> 膺遠貌 藐 <small>音</small> 音遜	淖 <small>音</small> 綽德性 礪 <small>音</small> 音 斲 <small>音</small> 斲 亂 <small>音</small> 治 稽 <small>音</small> 至也	稊糠 <small>音</small> 穀皮也 四子 <small>音</small> 許由葛缺 王倪被衣 汾 <small>音</small> 音焚 都	宵 <small>音</small> 香 惠子 <small>音</small> 名施 魏相 歎 <small>音</small> 音 堅 <small>音</small> 重 囂 <small>音</small> 音泉	培 <small>音</small> 剖 龜 <small>音</small> 或音均 手裂文 泝 <small>音</small> 音平 霹靂 打洗洗絮 蓬 <small>音</small> 茅塞也	樗 <small>音</small> 惡木 腫 <small>音</small> 音 狸狌 <small>音</small> 音離星 狐屬 敖 <small>音</small> 音遊者 物之放
---	---	---	--	--	--	--	--	--------------	--	---	--	--	--	--	--	---

吳言箴曰：人心著了一物，便不逍遙。不逍遙，非必限定是憂患苦惱，只如有了愛緣，帶了喜沮，萌了意見，清淨中生，出障礙，此心便不得遊行。便不逍遙，自在，要逍遙，須是胸中不斬一件，亮舜事業，孔孟談論，也都不獨，就是要逍遙的念頭，也沒有，就是沒有逍遙的念頭，也沒有方是逍遙遊。如此，則心境空曠，超絕，直稀米六合，毫末天地，監視鬼神，聖人會運世，何等廣大，故此篇備狀其大。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三句正是逍遙遊正，所以成其大者。乃一篇主意，藐姑射神人一段，則實上三無之聖人，荒唐之讓，篇中齊諧湯棘四子，藐姑射肩吾，連叔，吳越水戰等，俱不必究。凡看莊子，一應所舉之名，所引之事，所指之地，所証之語，俱抹倒不究，又無限定。責南華卷之一，逍遙七。

以照應結構，無求以句字端確，方可談南華。鯤至大化而為鵬，又大其乘海氣自北而南也。激水則三千，搏風則九萬，夫天之蒼蒼，豈是正色，只因下界去天遠，甚故視之，但覺如此。今鵬飛既上九萬里，則俯視世界，將濛濛然亦如下境之視天耳。六月不拘，是半年與一歲之六月，摠歸海運之期，便罷息氣息，便是海運與息相吹，息字同大鵬乘海氣而飛，就如野馬塵埃，以氣息相吹，噓鼓動一般。天之蒼蒼五句，只是形容鵬飛之高，人若平日不會看得未始有始的道理，透徹不會在源頭上究竟，便強欲取人窠空，字由出門有碍，如何去得，故有風之積不厚一段，議論扶搖一舉而能搏鵬，於九萬里之上，則在下之風，其厚何如，可見必得積厚之風，可以載鵬而上，背負青天而莫之大闕者，而後可以圖南。那翱與鸞，鵬自己小了，飛不高，倒吠大鵬，殊不知適莽蒼者，只須家中喫了夕飯，三餐去了，轉來腹猶果然。

克飽不必帶糧若適百里便要宿春糧至適千里便  
要三月束糧遠近志趣各自不同你二便何足以知  
大鵬二丑之知小知也怎及得大鵬的大知就如朝  
菌蟪蛄之小年不及冥靈大椿之大年一假當初湯  
問棘窮髮之北云云這一番說話正是我所謂論大鵬  
的事體即此觀之則小大之辯居然可知矣故下文  
遂以正意接之○宋榮子是拿住不為毀譽所動看  
破榮辱是外境非內境這也不瑣瑣數數於世味了  
却是未忘還若不若御風之列子則全不說人間榮  
束縛又何心修德以致福哉此併內外毀譽榮辱都  
忘了然猶有待于風便是不能忘忘直到無已無功  
無名窈然冥然乘天地無名無始之正理而御陰陽  
風雨晦冥之六氣而不為六氣所御以遊無窮者纔  
是一無所待纔為忘忘此所謂逍遙遊所謂大鵬之  
飛九萬里者也夫這箇無已無功無名地位實不是  
小可就如克以天下讓也不免知已之不足而知人  
南華卷之一 逍遙九

之有餘許由以天下辭也不免計我名實之辯而覺  
得滿腹一枝之在我則已也功也名也猶未十分渾  
化須是藐姑射之神人乘雲御龍神凝氣一能使物  
和年登能使大水大旱不瀉且熱雖緒餘猶可範圍  
堯舜事業者這纔是無已無功無名地位吸風飲露  
乘雲御龍不瀉不熱便是仙人的事體他處又有以  
不瀉不熱作利害不入于心者○此篇則實實是  
水旱不能害他莊子時每道及仙景故為不經然亦  
原有理蓋心毫無所掛則神毫無所傷神毫無所傷  
則氣毫無所耗專氣內養真可辟穀輕身今伏氣道  
人亦有庶幾近此者但此却不是粹伏氣工夫乃點  
聽屏知專務凝神自無此耳物不疵厲而年穀熟便  
是後不伐山川之和不時日月之光意又不可以致  
中和成位育看解以上所言雖大可惜世人都是蠅  
鳩斥鴳局于自小此言與之不相入無所用之章甫  
雖草豈能售越人哉昔堯治天下可謂至治一見四

子遂甯然喪其天下世人若能于此無已無功無名  
議論有所得亦可自照其迷喪其故我矣然舉世方  
把世味網繆盤結此種議論學問獨一切掃空宇宙  
間不留着一件未有不議其荒唐迂遠了無實用者  
故有大鵬大椿之譏正前所謂翺鳩斥鴳之嘆也不  
知人間死生得喪是非毀譽之相持身中七情五性  
之迭變頃刻異形千態萬狀至如江湖而無以加矣  
有此種學問而任其所感憑虛御空泥泥浮過此于  
不染何等逍遙逍遙者無用之大用也人之弄小見  
者雖甚智巧然或為禍所傷或為福所戀或為盜蹠  
之行所污或為會史之行所縛摠不脫幻惱之機辟  
罔言有此種學問而入于無何有休于廣漠渾沌窈  
冥合道本體彷彿徜徉一切世味之芥斤牛羊可為  
心體之障礙牽纏者俱不得困苦之何等逍遙逍遙  
者無用之大用也故知用大軼于江湖之樽用大樽  
千繩墨規矩之外者乃知有用者皆小用惟無用故  
南華卷之一 逍遙九

大用斯可語逍遙遊矣小者雖點不免于桐葉牛大  
矣而執鼠則非所宜以况有大樹則不當更以規  
矩繩墨而小之何有已無矣無何有則無無也無何  
有廣漠道之本鄉  
楊朱曰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  
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  
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  
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真矣慙  
矣奚去矣就矣奚樂矣奚為矣不為黃帝之書云至  
人若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  
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眾人之觀  
易其情貌亦不謂眾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  
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  
關尹子曰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  
害陶者一道德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德者能  
害道德○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

洛橋汶谿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為道

列子曰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養正命煥耳目供鼻口熾然肌色奸黠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奸黠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已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官寢去直待微鐘懸滅厨膳退而間居大庭之館齊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天殤不知親已不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何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

南華卷之一

逍遙十

十

六

入火不熱研髓無傷痛指撻無疥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  
陸士衡曰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知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於外物啻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  
戴安道曰昔神人在上輔其天理知溟海之會不以籠樊服養操散之資不以斧斤致用故能樹之於廣漠棲之於江湖載之以大猷覆之以玄風○物莫不以道為得以足為至  
郭子玄曰夫大小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都穆曰釋氏書謂海中有魚其大如山背負大樹葉風鼓撼痛苦難喻元王文定公揮帆海錄云洋中之

物莫巨於魚其背鬣轟然山立彌亘不盡所經海波兩拆不合者數日又山卷雜錄載至正癸卯有人自奴兒干來見其處有魚從海中過揚鬣露脊投南而行凡四日夜始盡其身則其大又不止于千里而已  
王龍谿曰息之一字非止對治之方乃是養生要訣亦便是學問底真正路頭至人有息而無睡睡是後天濁氣息是先天清氣莊生所謂六月息孔子所謂向晦入燕息息者隨時休息之謂終日問眼視色耳聽聲鼻聞臭口吐聲音手足動觸魂魄精神隨意流轉隨在漏洩是謂生機循晦至夜機事已往萬緣漸消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無所臭口止不言四肢靜貼魂魄藏伏精神翕疑一意守中如蟄如蟄如枝葉剝落而歸其根是謂殺機生機為順殺機為逆逆順相因如循環然在知道者默而識之  
鷓冠子曰不提生於弗器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貴賤無常時物使然

南華卷之一

逍遙十

十

小六三一

慶曰胞有重閭心有天遊人之遊有而無無為鳥怒而飛六月息北冥天池惟其適三千九萬惟其如小大之域何足以泥如堯舜而四子游辭而水戰幾矣大故有用無所可用也拙於用太夫惡可以及化○處人間世而作逍遙遊曰無所可用無所可用無用之用也惟無惟虛乃與道俱  
袁宏道曰豎儒所謂大小皆就情量所及言耳大者我者即謂之大是故言大山則信大海則信言鳥大者于山魚大者于海即不信也何也以非情量所及故也  
小者我者即謂之小是故言螻蟻則信螻蟻則信言蟻有國國有君臣少長是非爭讓之事螻蟻則信言無量虫虫有無量郡邑都鄙即不信也何也以非情量所及故也嗟乎一人身量自頂至踵五尺耳三百六骨節之中三萬六千種尸蟲族焉凡有目者即有明是彼未嘗無晝夜日月也凡有足者即有地是彼未嘗無山岳河濱也有嗜欲者即有生聚是彼未嘗

無父子夫婦養生送死之具也。齧而為齧，彼知趨利，膚中之蟻出之，甲上奔豕如驚，彼知畏死，吾安知天地非一巨丈夫邪？娑婆世界非其一骨節之虛空處邪？人物鳥獸賢聖仙佛非其三萬六千中之一種族邪？經曰：髮毛爪齒皮肉筋骨皆歸于地，吾是以知地特髮毛之大者，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皆歸于水，吾是以知水特唾涕之大者，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吾是以知風火特喘息之大者，天地得其大，不為有餘人，得其小，不為不足，虫處其內，不為逼狹人，據其外，不為廣廓天地，以成住壞空為劫，虫以生老病死為劫，別間之蟲笑指節為夷狄，膚間之蟲語以牙甲叱為怪誕，尚不信身外有人，又况人外之天地邪？由此推之，極情量之廣狹，不足以盡世間之大小，明矣。拘儒小士，乃欲以所常見常聞，闕天地之未曾見未曾聞者，以定法縛已，又以定法縛天下後世之人，勒而為書文，而成理天下後世，沉巷于五尺之中，炎寒寒寒暑暑，無半鱗可出頭處，一丘之貉，又惡足道，聖人知一已之情量，決不足以窮天地也，是故于一切物無巨細見于古今，世無延促，見于衆生相無彼我，見于壽可壽巨，可細短可長，我可彼智可蒙，蚌蟬以暮死為長，牛故殤未始不壽也，牛大于豕，豕小于象，故巨未始不細也，夢十年者不出一覺，故短未始不長也，唇者以手拊胃，手即物故我未始不彼也，聖不能見垣外，故智未始不蒙也，正倒由我順逆，自彼游戲，根塵無罣礙，盡聖人者，豈有三頭九臂迥然出于人與虫之外哉？唯能安人虫之分，而不以一已之情量與大小爭，斯無往而不逍遙矣。

劉孝標曰：夫藏舟潛往，交臂恒謝，一息不留，忽焉生滅，故飛鳥之影莫見其移，馳車之輪曾不淹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前至不異後，至至名所以生，前去不異後去，去名所以立，今天下無去矣，而去者非假哉？既為假矣，而至者豈

南華卷之一 逍遙上

三

實哉。

支道林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鷖，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鷖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達然不我，得玄感不為不疾而速，則道然靡不適，此所以為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倘饒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志烝嘗於襖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

南華卷之一

逍遙十三

三

繕性外篇 羅勉道曰刻意繕性敷淺不倫 虞曰非偽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

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恬者無生而無以知為

也有生之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之時恬在知所謂養也初無物謂之

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和順自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

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

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

性者仁義禮樂之所自出也逐末忘本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蒙晦

也德積於已不自炫露而彼物自正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各正性命無加人之德無蓋世之德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

善養人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

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舉世純全道無欠缺當是時也莫之

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

不一則其純一者滴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

故安而不順有已已離於道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

下與治化之流濛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忝性

而從於心自然之性有為之心與心識我有心應日以心相

察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

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

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

商華卷之一 繕性一 十四 六三二六八二二

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

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隱也非自

隱而自隱矣所謂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

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

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

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行身者不以辯

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

已所謂反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

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

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

南華卷之一 繕性二 十五 六三三三小冊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

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

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

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

之倒置之民



至樂 外篇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  
 奚避奚處奚就奚公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  
 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  
 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  
 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  
 愚哉服味聲色失之無傷於已得之有損於生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  
 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  
 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惜惜久憂不死  
 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  
 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  
 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蹲循勿爭故  
 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  
 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耶果不樂耶吾  
 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趨者誣誣音健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  
 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  
 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  
 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  
 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  
 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分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

南華卷之一 至樂一 七六 六四 六

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  
 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混芒泊穆無從出者不見  
 從無為生也人得無為則至樂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  
 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  
 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繁然  
 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  
 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  
 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夏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  
 仰然寢於巨室謂天地而我噉音噉噉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  
 通乎命故止也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冥伯死者之稱之丘  
 南華卷之一 至樂二 七七 六六 六  
 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柳多癩生其左肘其  
 意魔魔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子何惡  
 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  
 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適坐莊子之楚見空髑體  
 髑音獨髑音曉空虛而然有形擻音擻以馬捶音捶因而問之曰  
 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  
 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  
 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  
 語卒援髑髑枕而臥夜半髑髑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  
 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

南華卷之一 至樂二 七七 六六 六

莊子曰：然，觸體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及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觸體深賻，感額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音梗也，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行謂不利於國，罪我者至。且汝獨不聞耶？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之，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爵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坫，陸浮之江湖，食之鰭鱖，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譏說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隨實之名，因意之所適，而無

南華卷之一 至樂三

六

大四五

得理則無是之謂條達而福持長而不求，通求通則不遂，與過與則不持矣。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攪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歎乎？而氣一散，種有幾，得水之際，則爲蠹，頰之衣，變而有形，則爲蠶，得水土之際，則爲蠹，頰之衣，沉綠名曰蠹，蟄之衣，即青苔。生於陵屯，則爲陵，爲草，則爲鬱，棲黃壤也，生黃壤，則爲鳥，足鳥足之根，其狀若脫，其名爲鵠，掇之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撥鷓，撥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土干日而化，乾餘骨之

沐爲斯彌流沫所化斯彌爲食醯喜酸頤輅生乎食醯黃軫音軫生乎九猷音猷脊芮音芮生乎腐穢音穢羊奚音奚生乎竹，比乎不筲，久竹生青，蠶生程，生馬，馬生人，如元始，祖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南華卷之一 至樂四

九

大五三

外物 雜篇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

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荑弘死

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清也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

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木火

火根陰陽寄位於木火根陰陽寄位於木金與火相守則流亦燥陰陽錯行則

天地大絃音駭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雷音文乃

焚大槐槐能生火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一人修其五志之火

甚憂兩陷於利害之中無所一時俱伏不知道者噓噉音陳不得成不安心若

縣於天地之間音馨慰馨音沉沉屯音沉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

南華卷之二外物 于

人焚和月固不勝也於是乎有債音類然而道盡道

也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河監河侯曰諾我將得

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

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

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

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

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

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任公子

為大鉤巨緇五十犗音界以為餌躡乎會稽投竿東海

且且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鎔音沒而

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

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音河以東蒼梧以止莫不

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音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

夫揭竿累趨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

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

與經於世亦遠矣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臆傳臆傳

曰傳臆傳者臆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一作

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

死何含珠為接其聲音其顯音儒以金椎控其

願音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詩禮

南華卷之二外物 于

世德乃剽竊其祖以時音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

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上脩下促

木僕而後耳視若營四海音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

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吞汝躬衿與汝容知外飾

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感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

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耶亡其

略弗及邪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以恩

人之敬而驚然自得者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音與其

譽亮而非楚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友無非傷也動無非

邪也反斯世作唐虞不知無時傷之也聖人躊躇以興事

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為之以不為所以性性

天下之事自任哉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

自宰路淵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音謀得

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餘且乎左

右曰有君曰今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

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

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上吉乃刺龜七十二

鑽而無遺策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

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

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

而畏鵜鵠音題胡太小知而大知明太善而自善矣知鵜鵠

能害已而網出于不意不知鵜鵠之害小網之信大人能太小知而大知明矣不矜善而自善矣嬰兒生

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

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

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音足而墊音之致黃泉人尚有

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容足

皆為深淵見其欲徒而不能行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

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遊即夫流道之志決絕之行

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

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一

之間有貴有賤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循章氏

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

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上選衛章下及今世

為至人遊於世而無備衛人而不失已於世之效雖卑

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顛音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

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跲跲則眾害生耳

口鼻不為聲色臭味所壅則為聰明為顛甘為知德壅物

則哽而不通不通則相與成得失交戰眾害因之以生物

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

則顧塞其寶物之有生恃此生息天之穿透靈光者日胞

有重閱音浪心有天游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奚心無天

游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胞

重調空曠之地所以行氣者清靜之中常與太虛相持衍

故曰天游室有空虛以異尊卑不然則婦姑勃谿矣勃谿

爭也孫亦空意元神大獲欲求幽德德溢乎名名溢乎暴上

不德有名則德之溢也謀稽乎諛賢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

也表暴則名之溢也謀稽乎諛賢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

事果乎眾宜彼此文爭則智謀所由出也執滯於物故柴

塞於胸中而與物為梗果實喻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鐻

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草木奮生之時條田

之得雨而植者而不知其然靜然可以補病背音可

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

未嘗過而問焉心安則本或即新失者可補屏去物欲全

南華卷之二 外物三 三

南華卷之二 外物四 三

靜應之則一止可以止  
衆止此爲勞者言之

聖人之所以誠駭天下神人未嘗  
過而問焉賢人所以誠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

誠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  
問焉佚者兼神聖而言神聖不同者迹賢人演門有親死

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演門地名善毀  
其黨慕之毀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

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音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  
申徒狄因以踰河許由逃堯紀他聞之而跋窾務光赴

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  
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

南華卷之一  
外物五  
三五 六十七 小二十七

哉荃香草以餌魚  
蹄兔豈以取兔

讓王 擴入 蘇子瞻曰讓王說劍漁父空蹈傷樵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  
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幽隱方

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  
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

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  
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

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予立於宇宙之中  
冬日裘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

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  
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予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

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  
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

也捲捲動勞於是夫負妻戴攜子背負以入於海終身不  
與也大王畀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

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  
也大王畀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

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  
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

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畀父可謂能尊生矣能

南華卷之一  
讓王  
三五 六十四 小廿四

尊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  
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下其身豈不惑哉越  
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南戴曰而越國無  
為丹穴而越國無  
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  
艾乘以王粵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  
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  
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無意於國  
故可託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  
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  
攫之則右手廢攫取也廢  
斷本之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  
南華卷之一 讓王三 大甲天子五

其土宜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  
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  
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與其所以為今  
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  
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聲平者輕也天生者皆特隨侯之重  
哉所之心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  
列禦寇蓋有道好一作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  
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  
使者太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  
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  
南華卷之一 讓王三 大甲天子五

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基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三公之車服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及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祭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音洗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南華卷之一 讓王四 四十五十六

於內者無位而不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抑強其神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蘇感反顏色甚懼，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借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九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圮許說然削然奮奮起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



得乎丘首。頓陽丘守皆地名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

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獻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

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

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卜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

不知也。湯又因咎務光而謀。咎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

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

湯遂以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卜隨。卜隨辭曰：后之伐桀

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

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求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

也。乃自投桐同水而死。湯又讓咎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

南華卷之一

讓王六

三

大甲、四十五

之戰伐成功。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咎光辭曰：廢

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

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

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昔周之興，有士二

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

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且往見之。與

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

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吾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

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

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壤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

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

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

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

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音乎周以塗吾身也

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

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矣。

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南華卷之一

讓王七

三

大甲、六

靜復原極  
 田問卷之辭  
 全書一節  
 意  
 林願云  
 象惟風難定  
 疑于地籍  
 設譬地籍  
 風捲卷初來  
 徐出象全  
 右耳然觀則  
 公七月之徐  
 感發二字簡  
 妙含通又莊  
 于空風之祖  
 也  
 巧丹青未有  
 諸風皆于  
 一風六雅子  
 載則皆也寫  
 交焉時  
 謂世于應萬  
 狀意以風恬  
 浪靜空意載

齊物論吳言箴曰此篇以天為骨以因是為主

我之原以未始有夫未始

有無為生夢死覺之原

慶曰是非利害生死夢覺固然之有也有無我

耦無關有於有也耦不如正正不如因因不如

化因曰真君化

曰天籟化故齊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

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

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

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

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

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

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寥寥乎山林之畏佳

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

洼者似汚者激者謔者叱者吸者叫者嚎者突者咬

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

厲風濟則眾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

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

南華卷之二 齊物

齊本獨葉  
 後乃地籍  
 詳發釋略  
 詳則釋略  
 則意是此收  
 放法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

其誰邪大知閒閒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

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闢縵者審

者密者小恐慄慄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

之謂也其留如誼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

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

如緘以言其老洹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

樂慮歎變愁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

南華卷之二 齊物

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且幕得此其所由以生

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莫知其所為

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

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

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

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

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

以待盡與物相外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

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罪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南華卷之二 齊物三 三

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于轂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于小成言隱于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以聖

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備謂之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南華卷之二 齊物四 四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憭怪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而謂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

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

南華卷之二

齊物五

五

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始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賺。大勇不忮。道昭而不

論無極也  
急息且至  
終于無語  
無非竟意  
急息且至  
了了有箇  
扶處

南華卷之二

齊物六

六

三原字知如  
狂處語未  
識常存何狀  
忘則出知之  
不知不知知  
之則怨風塵  
夫

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  
成五者園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  
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  
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  
昔者堯問于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  
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  
然何哉昔者十日竝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乎日  
者乎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  
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耶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  
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  
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  
吾嘗試問乎女民淫寢則腰疾偏死繡然乎哉木處  
則惴慄恟懼後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  
麋鹿食薦螂且甘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獼  
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鱸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  
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

南華卷之二

齊物七

七

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蕪  
然殺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  
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  
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  
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  
而况利害之端乎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  
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  
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  
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  
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  
亦大早討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鴟炙予嘗為女  
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膈合置  
其滑稽以隸相尊象人役役聖人愚屯參萬歲而一  
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于惡乎知說生之非惑  
邪于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  
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

南華卷之二

齊物八

八

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  
 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斬生乎夢飲酒者且而哭泣  
 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  
 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  
 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  
 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  
 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  
 暮遇之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  
 南華卷之二 齊物九 九

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  
 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  
 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  
 年也。忘年忘義。振于無竟。故寓諸無竟。罔兩問景曰  
 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  
 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  
 蚘。蚘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  
 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  
 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  
 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南華卷之二 齊物十 十

本意胡蝶胡蝶却又翻出胡蝶與周胡蝶中者幻何處得此仙語

標出罔兩胡蝶二事作結與適適遊適處皆文章也

奇

嗒 土答反 解體貌 居 音姬 猶 吧 音豪 翠 音偉 調 調 刁 刁 動 樹木 鼻 兩孔口一 孔耳斜入 圜 音堅 圓 圓 白 深 注 世 廣 此 竅 之 形 激 驟 而 瀉 音 孝 去 而 聲 疾 叱 怒 而 聲 猛 吸 入 而 聲 細 叫 高 而 聲 揚 諫 音 豪 滯 而 聲 濁 突 音 杏 深 而 聲 雷 咬 於 交 反 吠 聲 積 于 輕 唱 喞 重 而 聲 息 間 開 假 豫 炎 炎 精 光 冷 小 飄 厲 猛 濟 止 虛 聲 息 間 開 假 豫 炎 炎 精 光

窖音教儉司是非 洩深 愁音蕭憂 姚央聲

啓發端 態作態 可行已信此天 賅音該

遞音弟相 茶音程 成心天則 毅音冠 初生之

廷音廷 楹柱 厲音 悅辰 情音決

芋音序 枝持 策擊樂 載之專 吟音

噤音 園音 膾音怪 宗膾音 餽音 恂音

薦音 卿且駭 帶音 徧音 決音

互音互 熒音 莖音 黜音

景影 蚘音 榻音

齊華卷之二 齊物上  
吳言箴曰物論者是非之衆論也雖專以齊物論名  
篇然舉一言論則一切世味無所不齊矣舉天籟籟  
雖主聲然聲出於天則一切皆有箇天在可知矣天  
者自然也對勉然看人于是非各立一職以相勝是  
故生意見故起分別不任其天也故說箇天籟做一  
準的後天均天府天倪皆本于此然人之所以不任  
其天而以說相勝者病根皆起于見得有箇我在既  
有箇我便與物對立便要開箇門戶與成一家議論  
故是非相角所以開場先說喪我二字斬了病根夫  
人把我來認真其原又在生死關頭看破說道人  
生世上實實落落有這箇生此身的是我自家用  
物件緣此執戀不放手故說箇大夢大覺喚醒他等  
他在愛河中猛地回頭一看原來是影是夢不是我  
實自身子從前錯用了心早放手罷然人生何以等

于夢覺何以等于喪家忘歸此又不是白駒過隙歲  
月無幾之意乃直推到溟滓之初不要說箇太極連  
無亦無連無無亦無何從着我這箇身子這身豈不  
是戲場幻術到死了後反於無纔是真體豈非生旅  
而死歸生夢而死覺論到此則死亦幻死耳神明亦  
幻鬼耳山川亦幻形天地亦幻氣耳再推其至則大  
極亦若未離幻之一字故有未始有始一番議論此  
是大根本大源頭亦非獨此篇根本源頭乃三十二  
篇之大根本源頭也過篇分六大段看于纂喪我是  
一段女聞人籟至怒者其誰發出天籟又一段大知  
閒閒至人亦有不自者乎詳嘆世人執我而喪其天  
是汎說不專指是非又一段自隨其成心至是之謂  
兩行乃說出世人專一是一已非人自啓爭辯塔梯而  
折衷于因是之聖人非指非馬是非兩行者又一段  
有以爲未始有物至參萬歲而成純直究至無根  
宗淨掃是非禍胎而詳以止所不知者申前因是之  
南華卷之二 齊物上  
意又一段惡知說生非惑至末點破人生是旅是夢  
是影使世人在我上起是非者一朝灰盡念頭又一  
段開場說了喪我收殺說箇兩胡蝶二條今此我不  
期喪而自脫然喪此首尾關應妙處  
槁木喪形死灰喪心故曰喪我我者物之耦故又曰  
喪耦喪我無他只是純任其天耳籟蕭管也  
自取者有意作聲正對天字看夫天下之聲萬有不  
同而便其自已出者皆已故意造作爲之則前鬼窻  
中之怒而號者誰邪分明自然成聲窻非有意天也  
由一聲可以知萬聲由萬聲可以知萬形可見物件  
有箇天籟不消把我做主無奈小知問問分別小言  
簷簷顧顧後嘆人生在世再無此于歇息時節寐  
則魂與魄交又做夢了覺則形與魂開又應事了但  
見與物相接就生起管構念頭無目不以心聞是故  
有與儒無斷而縵者有深險不測而害者有筭無遺  
策而害者有心事警怖而小恐大恐者議論是非各

有所主若射者之謀中的然好勝之心自守不化鴛  
戀于習次若與人有詛盟然神氣勞悴日銷月鏤如  
秋冬然溺於此術往而不復此等機心愈老愈深其  
厭然消沮閉藏如絨膝封固然彼形雖在其心死矣  
豈能復陽乎此等人吾總狀其與接為構之時態狀  
百出有喜有怒有哀有樂有慮有嘆有變有然有怨  
有伏有啓有態此只緣以我故滅了天籟却不知我  
之所為我者我自天籟生出試看樂與菌皆有自來  
乃人之生日夜相代而竟莫知其所以萌已乎已乎  
我知道原來我說怒者其誰之天此箇天正是人  
所由生纔成箇我非所謂人籟地籟皆本天籟者也  
若非彼天則何由有我非我則天亦無所領受分明  
天在我身中為至近分明我身有天做箇真宰但無  
形不得其朕耳我且問你自受天以生之後百骸九  
竅六藏具備你還是一槩說之乎還是百骸私說獨  
加重的麼這百骸九竅六藏還都是臣妾不能相治

南華卷之二

齊物十三

十三

日纔到城乃說昔日已至昔至皆幻說耳大凡言語  
須任乎天者乃為未嘗有言乃與聲音無辨以可此  
千泉竅之吹今談是非者以無有為有則用意有言  
比不得聲音如何又比得吹此儒墨小成之見榮華  
之言道之所以隱而不復存言之所以隱而不可傳  
者端在於此茲欲舉此非齊一之使不復紛然有  
異論則莫若以明明者明甚麼明得人情甚是偏曲  
天下無一物不非彼者無一物不自是者別人所見  
的都無一物不非彼者無一物不自是者別人所見  
人原是一箇念頭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夫為彼  
是之說者只據得自家一邊的見識竟忘却那箇人  
的見識就如為方生之說者只說生不說死一般雖  
然你據了自家開箇門戶他一定也要據了自家開  
箇門戶偶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說方生我說方生他說方生他定說方死我死他定  
說方死我死他死我死我死我死我死我死我死我死  
說方可然則是非之門豈非自啓惟因人之是而不  
自創為一是則人不自創為一非則人不自創為一  
因人之非而不自創為一非則人不自創為一非則人  
而是因以息矣看來天下檢便是一箇道理我所自  
是者與其所為彼之者總是一箇物我與彼是故  
彼是異評而其寔他也是一箇是非我也是一箇是  
非怎見得我便是他便是他便是他便是他便是他  
故不由彼是而由天籟因是因非使彼是無偶則如  
環之圓如中之虛而應用無窮矣乃所謂因是者何  
如假如以我指為指而說人指非指此彼是之說也  
不若因人說我非指我就應奉他說自家指為非指  
喻言也推之于馬亦復如是夫天地各一其位如指  
之各有所屬而天不非地地不非天也萬物各一其  
形如馬之各有所屬而為不謂魚不謂鳥也聖人  
亦以天地萬物之理處之可人所不可人不可人  
而道不散物皆宜矣這也不是一箇人故意模樣兩  
邊倒亦以物理是非原是定一邊不得的夫物何為

南華卷之二

齊物十四

十四

六



有然然于人人然之耳物何爲有不然不然于人人  
不然之耳無物不有箇然無物不有箇可無物不有  
箇不然不可就如建橫楹直雖異易地而觀則建直  
楹橫矣屬與西施美惡雖異一蒙不潔一齋戒則美  
惡易位矣分即成之所散成即分之所合成于今而  
必有異日之毀毀于今而要即昔日之成推之極大  
之于狹小恍惚之于尋常驚詐之于誠面妖怪之于  
頑瑞無不皆然再分不得兩樣這與做天均故聖人  
不用自爲一是而惟因乎庸衆人之是借狙公養狙  
之術以處之止天均任而行而絕不似彼是之靠着  
一邊而妍媸低昂其間者所謂因是固如此然此是  
非又豈但說道定一邊不得原來一發全沒有我與  
你追遯太初此時溟溟濛濛何嘗有物物且無之况  
是非耶降此乃有物矣又降此乃有封矣然亦未有  
是非迨是非一起則道也虧了愛也成了畢竟成虧  
皆起于有物之後而不在無物之先我設一箇成虧

南華卷之二

齊物十五

十五

進步了殊不知道不着相這相剝了一層又一層白  
大極上推起還有許多層數直至層層剝盡其境乃  
見是故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  
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至于未始有夫未始有  
無連無無相俱空了空冥昏默纔是道纔是天之真  
體不料清淨中從空落影俄然有起無來而又不知  
此所有有無果有果無也畢竟無無亦無無中何處  
着無無亦豈真有哉然我今論無無非真有便是有  
言便屬于有而未知吾所言者果從我相發出而有  
言乎果任天籟而無言乎苟言而無言則亦無失其  
爲無也已夫惟本境至無可見世情上所稱是非同  
異大小天壽貴賤死生等都是世人霹靂杜撰出來  
的幻名原先何嘗有此分別故秋毫亦可稱大大山  
亦可稱小鴉子亦可稱壽彭祖亦可稱天天地說不  
得大我說不得小萬物說不得物我說不得我萬形

南華卷之二

齊物十六

十六

相忤併而况德之進乎日者反不能容耶是竟心上  
知得三國有罪非是不知的路上人那王倪王是箇  
不知的様子物之所同是也。不知已之所不知也。  
不知物之無知與否也。不知以至鱸水處後猴木處人  
則不能糜鹿食苻卿且甘帶鴉鴉者鼠人則食芻豢  
編狽以猿為雌糜與鹿交鱸與魚游人則以毛犢麝  
姬為好自世眼觀之必以鳥獸為偏人為正不知人  
物皆能安其所安而皆不能安其所不安亦為適其  
天而已。怎見得人便正禽獸便不正故王倪也。不知  
那件為正處也。不知那件為正味也。不知那件為正  
色仁義是非樊然微亂也。不知其辯大澤焚也。不知  
熱河漢五也。不知寒雷破山風震海也。不知驚蓋非  
但不知利害且不知死生如瞿鵲長梧云無謂有謂  
有謂無謂脂合玄冥至道無此子綉縫把一切世味  
上滑亂昏昧以勢分相隸相尊者俱置不道一味愚  
荒若昏若悶如此然後為止于所不知蓋論到未始

南華卷之二 齊物七

十七

有夫未始有無其實無所放着吾知識處而藏其知  
于不知復返無無復歸太初此所謂喪我所謂因是  
所謂滑疑之耀所謂休天均聚天府而一任天籟之  
自鳴者也。今世人顛倒以有知為高各弄意見各然  
其所然自古及今積下無限箇是字是已非人根在  
執我執我是以已為真有此生而戀之借問無無亦  
無之時你這形骸何處寄頓偶在造化虛幻之氣在  
爐圍中鑄出這虛幻之形直旅耳直夢耳如今你把  
原先真實空淨境界倒忘了把這虛浮寄寓身子倒  
戀着喪家遊旅貪旅忘家真是痴迷其所竊竊然分  
別貴賤是非等任爾精明如堯舜事業孔孟談論穩  
是于大夢未覺之中又占他夢有甚憑準因其根蒂  
孔丘也是夢裡稱孟浪你也是夢裡贊妙道我今謂  
汝夢也是夢裡說夢覺論這箇田地也。十分詭怪  
驚人然詭怪之中有的的確確的見解萬世後若看  
大聖知此解可謂知已雖隔萬世猶如早暮相見者

大聖即大覺這箇關頭自非空諸所有把世緣打  
得乾乾淨淨者不能斷故必待大聖大覺大覺  
也有對我却喪了我則身雖夢神不夢故在大夢中  
自好稱箇大覺蓋知夢即覺大凡人生最苦擇下六  
根便惹定六塵或做盜跖或做會史日夜騰縛那得  
此子逍遙自在時節脫去之日脫枷鎖拋重擔會史  
盜跖兩下桎梏了不知解釋何處清淨逍遙想存  
日戀生怕死真可發一大海然死而果樂則又成幻  
樂果悔則又成幻悔麗姬之喻特為世間貪困者做  
箇藥頭耳惟生死等于夢覺夢中爭什麼幻是非  
故於是非之幾我與你與人俱不能定者都不用計  
較罷還只是因是非和以天倪把不是然不然  
俱兩存之如此你可無掛無碍逍遙過歲月無戀生  
憂死可以忘年無條分縷析可以忘義常振動鼓舞  
于至無之境如此則這浮寄之身原作箇浮寄東西  
看待了他真真喪我而身亦常寓于至無之境矣所

南華卷之二 齊物八

十八

謂不離大夢實成大覺豈不愈于逐妄迷真夢中占  
夢者哉你若不信人生是夢我把兩箇証據還你影  
待形形又待造化形者蛇之蚺蚺之翼耳蚺翼能運  
動于蛇蚺未蛻之先而不能強留于蛇蚺既蛻之後  
人形能運動于造化鑄我軀殼之後而不能強留于  
造化反我為鼠肝為魚臂之時其所以生而行止坐  
起所以死而不能行止坐起者都只憑大冶鑄弄須  
自做箇把持不得此形豈是我實實的物件莊周一  
夢在莊周則認為周者是覺而栩栩然胡蝶者是夢  
在胡蝶又認為蝶者是覺而蘧蘧然周者是夢周蝶  
明是兩件今周也做得蝶蝶也做得周。一而二二而  
一。此謂物化。夫胡蝶乃莊周之夢夢裡胡蝶原不會  
真有箇胡蝶莊周又胡蝶之夢夢裡莊周也何會真  
有箇莊周揜在一箇大夢中做出栩栩蘧蘧兩般態  
狀耳故夢與覺同是夢蝶與周同是幻嗚呼影可留  
戀乎。夢可貪着手故曰吾喪我吾何是何非。然則齊

物論者有簡要談曰悟太上無生之為真便知目下  
有生之為幻知幻便自不幻上之幻  
圓覺經曰一切眾生從無始際由有種種因愛貪欲  
故有輪迴若諸世界一切種性那生胎生濕生化生  
皆由淫欲而正性命當知輪迴愛為根本欲因愛生  
命因欲有眾生愛命還依欲本愛欲為因愛命為果  
知欲可厭愛厭業道便現有為增上善果皆輪迴故  
不成聖道是故眾生欲脫生死免諸輪迴先斷貪欲  
及除愛渴○猶如空華從空而有幻華雖滅空性不  
壞眾生幻心還依幻滅諸幻盡滅覺心不動依幻說  
覺亦名為幻若說有覺猶未離幻說無覺者亦復如  
是是故幻滅名為不動由堅執持遠離心故如幻者  
亦復遠離遠離為幻亦復遠離遠離離幻亦復遠離  
得無何離即除諸幻譬如鑽火兩木相因火出木盡  
灰飛煙滅以幻修幻亦復如是諸幻難盡不入斷滅  
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

南華卷之二

齊物十九

十九

淮南子曰所謂有始者繁憤未發萌兆牙孽未有形  
埒垠罅無無螻螻將欲生與而未成物類有未始有  
有始者天氣始下地氣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  
暢于宇宙之間彼德含和續紛龍從欲與物接而未  
成兆朕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者天含和而未降  
地懷氣而未揚虛無寂寞蕭條霄霧無有彷彿氣遂  
而大通冥冥者也有有者言萬物摻落根莖枝葉青  
葱苓龍徒菹炫煌環飛螻蟻動岐行喙息可切循把握  
而有數量有無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捫  
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極也儲與扈治浩瀚瀚不  
可隱儀探度而通光耀者有未始有有無者包裹天  
地陶台萬物大通混冥深闊廣大不可為外析豪割  
芒不可為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根有未始有  
夫未始有有無者天地未剖陰陽未判四時未分萬  
物未生注然平靜寂然清澄莫見其形若光耀之間  
於無有退而自失也曰予能有無而未無無也及

其為無無至妙何從及此哉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  
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于前然後知聖人  
之不失道也是故能戴大負者履大方鏡大清者視  
大明立大平者處大堂能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是  
故以道為竿以德為綸禮樂為鈎仁義為餌投之於  
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夫挾依於跂躍之  
術提挈人間之際揮挾挺捫世之風俗以摸蘇牽連  
物之微妙猶得肆其志克其欲何况懷瑋瑋之道忘  
肝膽遺耳目獨浮游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擬中徒  
倚無刑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若然者儼然聰明而  
抱其太素以利害為塵垢以死生為晝夜是故目觀  
王輅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  
登千仞之谿臨蟻穴之岸不足以滑其和譬若鍾山  
之王炊以鹽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  
之精也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  
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

南華卷之二

齊物二十

二十

變雖以天下之大易舒之一毛無所繫於志也夫貴  
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毀譽之於已猶蚊蚋  
之一過也夫秉皓白而不黑行純粹而不揉處玄冥  
而不闇體于天鈞而不礙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唯  
體道能不敗湍瀾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也太行石  
澗飛狐句望之險不能難也是故身處江海之上而  
神游魏闕之下非得一原孰能至於此哉是故與至  
人居使家忘貧使王公簡其富貴而樂卑賤者衰  
其氣貪者消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議虛而往者實  
而歸故不言而能飲人以和是故事其神者神去之  
休其神者神居之○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  
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意金膝豹  
韜廢矣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慙矣子罕  
不利寶玉而爭羨者魏矣務光不污於世而貪利  
偷生者閻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  
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故射者非矢不中

也學射者不治矢也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爲轡也知冬日之寒夏日之熱無用於已則萬物之變爲塵埃矣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木則去火而已矣○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並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騏驎駟駛駟以濟江河不若窺木便者處世然也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爲賢以勝患爲智以遭難爲愚以死節爲慧吾以爲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爲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抗行以絕衆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慧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越舍南華卷之二 齊物子 三

異名之異空除器觀空說空爲一彼大虛空云何爲汝成同不同何況更名是一非一則汝了知六受用根亦復如是郭子玄曰夫筵橫而楹縱厲醜而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哉故舉橫縱好醜悞悞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則形雖萬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爲一也楞伽經曰境界不具故次第業轉生識者識所識意者意謂然五則以顯現無有定次第譬如工畫師及與畫弟子布彩圖象形我說亦如是彩色本無文非筆亦非素爲悅衆生故綺錯繪象像彼彼諸病人良醫隨處方如來爲衆生隨心應量說妄想非境界聲聞亦非分哀憫者所說自覺之境界慶曰怒者其(○)且莫得(○)非(○)無我而待(○)也不見其(○)所謂天籟真君也餘則(○)也形也彼此(○)相也形如稿乃無耦也心如死乃不聞也所謂天籟取諸南華卷之二 齊物子 三

秋水外篇 列子曰大小相合無窮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學自外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

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

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

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海神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

以少以為莫若已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

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

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

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

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涇溪觀

南華卷之二 秋水 二十三

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

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沃焦也海水至此隨沃隨乾

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

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

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大之在大川

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學道者見大而心小則不計以川自安不以海自負計

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音空孔之在大澤乎計中

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

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

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

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

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

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

物量無窮其大時無止後也分無常此生得失終始無故存亡

變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

證彙今故故遙而不悶撥而不跂今有非今是以不悶知

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

盈虛者造化之消息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

不可故也卒始若還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

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

南華卷之二 秋水 二十四 五十五

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

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

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

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巧之微也乎大之殷

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麤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

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

者物之釐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

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麤焉道無精麤期精是故大人之

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

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

不多辟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  
 耻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  
 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收飲本分不自大也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緒之兩頭者取為分別之意貴  
 賤惡至而倪小太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  
 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  
 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  
 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  
 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  
 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  
 南華卷之二 秋水三 三五

謂其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  
 惡知貴賤之間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  
 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  
 是謂及行貴賤相雜何能寬而無拘而志與道大察母以  
 作見以拘爾反之於道無貴無賤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世緣而不施者多少謝施何能道過慎母執一與道背馳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  
 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  
 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萬物皆備我母私愛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  
 物一齊孰孰孰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  
 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  
 南華卷之二 秋水四 三六

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  
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  
勿失是謂及其真無數變者以人勝天急轉三無以真夔  
憐音賢百夔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形而行日不  
行夔謂蛇曰吾以一足踰音躄蹕音卓而行子無如矣今子  
之使萬足獨奈何蛇曰不然子不見夫墜者乎噴則大者  
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  
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  
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蛇謂風  
曰子動吾脊骨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

商華卷之二 秋水五

二十七

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  
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音秋以我亦勝我  
雖然夫折大木輩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  
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知天機之不可易指聽明衆  
不道孔子遊於匡宋宋當作衛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  
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諱久  
矣而不免命也東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  
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  
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  
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

有命知道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百處矣  
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  
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龍辨士牟曰龍少  
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可  
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  
莊子之言注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  
吾無所開吾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機太息仰天而笑曰  
子獨不聞夫埴音坎井之畫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  
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音缺之崖赴水則接腋腋  
指水如持願開蹶泥則沒足滅踵同願也埴井之地軒  
接物然持願開蹶泥則沒足滅踵同願也埴井之地軒  
南華卷之二 秋水六 天

商華卷之二 秋水六

天

軒音寒水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  
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  
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遂巡而却告之海曰夫  
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  
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  
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  
樂也於是埴井之畫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  
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  
商鉅馬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  
自適一時之利利者是非埴井之畫與且彼方跼音此黃



泉而登大皇天也無南無北真釋也然四解達四淪於不測無東

無西始於玄冥及於大通出神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

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

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夫下之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

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公將忘子之

故矢子之業公孫龍口吟說謂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

走莊子釣於濮陳地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見焉曰願以境

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

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骨節而貴乎

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

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

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

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鵷音雛雛音子知之乎

夫鵷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棟實實竹不

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

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

上莊子曰儻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愚安

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

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全無

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

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人情物理相為流通濠上道遠濠下可和

南華卷之二

外八

三十一



寓言

雜編 陳子淵曰此篇多莊語有稱寓言重言  
鬼神之終之以陽子居溫溫如處女兢兢如履  
士矣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也寓言十九籍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

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籍外者已之言借物相

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非

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喜同惡異卒莫有定故是為者

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

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以耆艾為重

於我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卮酒卮人

南華卷之二 寓言一 五六五

之而有味和如和羹游 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

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

言理本至齊是非同異則紛然不齊吾復以言齊之以我

其自齊哉不言者不爭是非 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

不論同異言而未嘗有言也 然於不然惡乎不可於不可物固有

然於不然惡乎不可於不可惡乎不可於不可物固有

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

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

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又自物理而論胎卵濕

聚生散死循環相禪要於不齊而有至齊者在所謂 謂天均也均同也即天倪也卮言所出和是而已

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

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

也勸心從事於 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

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大本太初也 鳴而當律言而

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此儒

事惡足 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壟悟 立定天下之定定

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

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洎及也謂厚 吾心悲第

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懸其罪乎親死無 曰既

已縣矣夫無所懸者可以有哀乎被視三釜三千鍾如觀

南華卷之二 寓言二 五七五

雀蚊虻相過乎前也雖無遠愧參則猶憾也苟無可憾 類

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

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

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斂野迤其朴也從順

逆也通無我無人無障礙也物如槁木無精識也來非幻

非惑如往之有來也鬼入與鬼同其屈伸天成與天同其

造化天則未始有未始有人未 始有始入於大妙與道合真矣 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

死也生則有為死則無為死生之見自私者 有自也而生

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自謂

形而逆無形始見其有候見其無故含情之類不能無悲

不知生陽之始實無所自以有為為自亦以物情言之其

果然乎體道窮神不知有生 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

求之人謂人迹所至有可考據以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

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

何其無鬼耶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耶無命耶窮之

兩問於景曰若何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

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奚稱

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調甲也蛇蛟也似之而非也

叟叟若隱若顯之謂精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

卒善也奚卒然而問也彼吾所以有待耶而况乎以有待者乎

陰夜則代而隱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

化三張之非彼之所待乎南華卷之二

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間乎陽

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

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

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何者弟子欲

請夫子夫子行不聞是以不敢今聞矣請問其過老子曰

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聲音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

子居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

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

矣

矣

盜跖據入廢曰能繆大俗不似先秦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

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

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犬國守城

小國人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

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

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第

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

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

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

南華卷之二

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

飄風虛騶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違其心

則怒易辱人以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

為右往見盜跖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鋪

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

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

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

稱文武冠枝木之冠謂華飾如帶死牛之骨帶多辭謬說

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搗舂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

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徵俸於封侯富貴者

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畫脯之膳  
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  
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  
其足案劔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  
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  
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  
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  
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  
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  
丘竊爲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  
南華卷之二  
三五

居以避之畫拾椽粟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  
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  
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良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  
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  
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  
作立羣臣湯放其王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  
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  
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  
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  
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太其危  
南華卷之二  
三五

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日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

南華卷之二

盜跖四

三

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

南華卷之二

盜跖五

三

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行脩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別是爲名利滿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觀其天乎竟真一無所爲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滅聚滅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作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

於道吾且與子訟於無約謂成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及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為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改無成而義一將失而所為無赴謂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于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甲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歿離其患也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南華卷之二 盜語六 堯

方而以為威強乘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遺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難詳 避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也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若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管籥之聲口噉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咳音 馮音 憤音溺於馮音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蒲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厚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威醜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刻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

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甘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緣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養生主

慶曰：天道惟去來兩縣耳。因而不遺。火地本然。忘年忘遇矣。知為天神。督即神。神為刃。為火。亦能遊。能自傷。火能傳能。自焚。所以至人貴於守神。

吾生也有涯。而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大軼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硯。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

皆從骨  
解生骨  
解生骨  
解生骨  
解生骨  
解生骨  
解生骨  
解生骨  
解生骨  
解生骨

其于遊<sup>必</sup>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

於<sup>刃</sup>雖然每至于族。吾見其難爲。休然爲戒。視爲止

行爲。遲動刀甚微。諫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

之<sup>四</sup>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

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

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

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

南華卷之三 養生三 二

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

友耶。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

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

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

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

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

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于爲

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蹄<sup>几</sup> 音 韋<sup>音</sup> 書<sup>音</sup> 皮<sup>音</sup> 骨<sup>音</sup> 駉<sup>音</sup> 麥<sup>音</sup> 破<sup>音</sup> 聲<sup>音</sup> 桑<sup>音</sup> 林<sup>音</sup> 宋<sup>音</sup> 錘<sup>音</sup>

經首<sup>咸</sup> 池<sup>音</sup> 樂<sup>音</sup> 謔<sup>音</sup> 熙<sup>音</sup> 郤<sup>音</sup> 隙<sup>音</sup> 肉<sup>音</sup> 骨<sup>音</sup> 之<sup>音</sup> 軻<sup>音</sup> 孤<sup>音</sup> 劍<sup>音</sup> 刑<sup>音</sup> 石<sup>音</sup>

族<sup>筋</sup> 骨<sup>音</sup> 盤<sup>音</sup> 諫<sup>音</sup> 畫<sup>音</sup> 躊<sup>音</sup> 躇<sup>音</sup> 除<sup>音</sup> 籌<sup>音</sup> 介<sup>音</sup> 編<sup>音</sup>

縣<sup>音</sup> 解<sup>音</sup> 帝<sup>音</sup> 之<sup>音</sup> 縣<sup>音</sup> 自<sup>音</sup> 解<sup>音</sup> 矣<sup>音</sup> 吳<sup>音</sup> 言<sup>音</sup> 箴<sup>音</sup> 曰<sup>音</sup> 養<sup>音</sup> 生<sup>音</sup> 主<sup>音</sup> 者<sup>音</sup> 養<sup>音</sup> 其<sup>音</sup> 有<sup>音</sup> 生<sup>音</sup> 之<sup>音</sup> 主<sup>音</sup> 也<sup>音</sup> 有<sup>音</sup> 生<sup>音</sup> 之<sup>音</sup> 主<sup>音</sup> 是<sup>音</sup>

誰<sup>音</sup> 齊<sup>音</sup> 物<sup>音</sup> 論<sup>音</sup> 篇<sup>音</sup> 所<sup>音</sup> 謂<sup>音</sup> 眞<sup>音</sup> 君<sup>音</sup> 是<sup>音</sup> 已<sup>音</sup> 所<sup>音</sup> 謂<sup>音</sup> 未<sup>音</sup> 始<sup>音</sup> 有<sup>音</sup> 夫<sup>音</sup> 未<sup>音</sup> 始<sup>音</sup> 有<sup>音</sup>

無<sup>音</sup> 者<sup>音</sup> 是<sup>音</sup> 已<sup>音</sup> 此<sup>音</sup> 篇<sup>音</sup> 不<sup>音</sup> 出<sup>音</sup> 一<sup>音</sup> 賢<sup>音</sup> 字<sup>音</sup> 督<sup>音</sup> 者<sup>音</sup> 中<sup>音</sup> 也<sup>音</sup> 中<sup>音</sup> 者<sup>音</sup> 無<sup>音</sup> 也<sup>音</sup> 故<sup>音</sup>

爲<sup>音</sup> 善<sup>音</sup> 無<sup>音</sup> 近<sup>音</sup> 名<sup>音</sup> 三<sup>音</sup> 句<sup>音</sup> 便<sup>音</sup> 道<sup>音</sup> 盡<sup>音</sup> 个<sup>音</sup> 養<sup>音</sup> 生<sup>音</sup> 主<sup>音</sup> 于<sup>音</sup> 下<sup>音</sup> 庖<sup>音</sup> 丁<sup>音</sup> 右<sup>音</sup> 師<sup>音</sup>

澤<sup>音</sup> 雉<sup>音</sup> 素<sup>音</sup> 失<sup>音</sup> 是<sup>音</sup> 四<sup>音</sup> 个<sup>音</sup> 引<sup>音</sup> 証<sup>音</sup> 人<sup>音</sup> 生<sup>音</sup> 如<sup>音</sup> 窮<sup>音</sup> 通<sup>音</sup> 壽<sup>音</sup> 天<sup>音</sup> 大<sup>音</sup> 小<sup>音</sup> 知<sup>音</sup> 愚<sup>音</sup>

以<sup>音</sup> 至<sup>音</sup> 日<sup>音</sup> 用<sup>音</sup> 間<sup>音</sup> 應<sup>音</sup> 事<sup>音</sup> 接<sup>音</sup> 物<sup>音</sup> 莫<sup>音</sup> 不<sup>音</sup> 有<sup>音</sup> 个<sup>音</sup> 自<sup>音</sup> 然<sup>音</sup> 之<sup>音</sup> 分<sup>音</sup> 此<sup>音</sup> 于<sup>音</sup> 求<sup>音</sup>

南華卷之三 養生三 三

過<sup>音</sup> 不<sup>音</sup> 得<sup>音</sup> 便<sup>音</sup> 是<sup>音</sup> 有<sup>音</sup> 个<sup>音</sup> 盡<sup>音</sup> 頭<sup>音</sup> 故<sup>音</sup> 曰<sup>音</sup> 有<sup>音</sup> 涯<sup>音</sup> 這<sup>音</sup> 有<sup>音</sup> 涯<sup>音</sup> 者<sup>音</sup> 不<sup>音</sup> 待<sup>音</sup> 安<sup>音</sup>

排<sup>音</sup> 天<sup>音</sup> 然<sup>音</sup> 極<sup>音</sup> 至<sup>音</sup> 正<sup>音</sup> 是<sup>音</sup> 我<sup>音</sup> 一<sup>音</sup> 生<sup>音</sup> 的<sup>音</sup> 主<sup>音</sup> 人<sup>音</sup> 柰<sup>音</sup> 世<sup>音</sup> 人<sup>音</sup> 與<sup>音</sup> 接<sup>音</sup> 爲<sup>音</sup> 構<sup>音</sup>

日<sup>音</sup> 以<sup>音</sup> 心<sup>音</sup> 關<sup>音</sup> 千<sup>音</sup> 方<sup>音</sup> 百<sup>音</sup> 計<sup>音</sup> 其<sup>音</sup> 知<sup>音</sup> 慮<sup>音</sup> 却<sup>音</sup> 無<sup>音</sup> 盡<sup>音</sup> 頭<sup>音</sup> 以<sup>音</sup> 這<sup>音</sup> 有<sup>音</sup> 盡<sup>音</sup> 頭<sup>音</sup>

的<sup>音</sup> 隨<sup>音</sup> 那<sup>音</sup> 無<sup>音</sup> 盡<sup>音</sup> 頭<sup>音</sup> 的<sup>音</sup> 怎<sup>音</sup> 得<sup>音</sup> 不<sup>音</sup> 把<sup>音</sup> 有<sup>音</sup> 盡<sup>音</sup> 頭<sup>音</sup> 的<sup>音</sup> 不<sup>音</sup> 靡<sup>音</sup> 消<sup>音</sup> 鏖<sup>音</sup> 盡<sup>音</sup>

于<sup>音</sup> 故<sup>音</sup> 曰<sup>音</sup> 殆<sup>音</sup> 言<sup>音</sup> 有<sup>音</sup> 涯<sup>音</sup> 之<sup>音</sup> 理<sup>音</sup> 斷<sup>音</sup> 不<sup>音</sup> 能<sup>音</sup> 安<sup>音</sup> 存<sup>音</sup> 也<sup>音</sup> 既<sup>音</sup> 殆<sup>音</sup> 了<sup>音</sup> 若<sup>音</sup> 猛<sup>音</sup>

自<sup>音</sup> 痛<sup>音</sup> 改<sup>音</sup> 猶<sup>音</sup> 可<sup>音</sup> 稍<sup>音</sup> 復<sup>音</sup> 乃<sup>音</sup> 此<sup>音</sup> 等<sup>音</sup> 人<sup>音</sup> 方<sup>音</sup> 自<sup>音</sup> 以<sup>音</sup> 用<sup>音</sup> 知<sup>音</sup> 爲<sup>音</sup> 得<sup>音</sup> 計<sup>音</sup> 仍<sup>音</sup>

復<sup>音</sup> 爲<sup>音</sup> 知<sup>音</sup> 日<sup>音</sup> 夜<sup>音</sup> 無<sup>音</sup> 休<sup>音</sup> 歇<sup>音</sup> 此<sup>音</sup> 有<sup>音</sup> 涯<sup>音</sup> 者<sup>音</sup> 終<sup>音</sup> 于<sup>音</sup> 殆<sup>音</sup> 而<sup>音</sup> 已<sup>音</sup> 矣<sup>音</sup> 如<sup>音</sup> 此<sup>音</sup>

縱<sup>音</sup> 壽<sup>音</sup> 百<sup>音</sup> 年<sup>音</sup> 只<sup>音</sup> 養<sup>音</sup> 得<sup>音</sup> 形<sup>音</sup> 骸<sup>音</sup> 却<sup>音</sup> 沒<sup>音</sup> 有<sup>音</sup> 了<sup>音</sup> 主<sup>音</sup> 人<sup>音</sup> 你<sup>音</sup> 若<sup>音</sup> 要<sup>音</sup> 養<sup>音</sup> 主<sup>音</sup>

人<sup>音</sup> 不<sup>音</sup> 要<sup>音</sup> 用<sup>音</sup> 知<sup>音</sup> 當<sup>音</sup> 追<sup>音</sup> 想<sup>音</sup> 我<sup>音</sup> 這<sup>音</sup> 身<sup>音</sup> 子<sup>音</sup> 從<sup>音</sup> 無<sup>音</sup> 無<sup>音</sup> 亦<sup>音</sup> 無<sup>音</sup> 中<sup>音</sup> 生<sup>音</sup> 出<sup>音</sup>

來<sup>音</sup> 然<sup>音</sup> 則<sup>音</sup> 無<sup>音</sup> 者<sup>音</sup> 豈<sup>音</sup> 不<sup>音</sup> 是<sup>音</sup> 此<sup>音</sup> 生<sup>音</sup> 眞<sup>音</sup> 宰<sup>音</sup> 宰<sup>音</sup> 這<sup>音</sup> 無<sup>音</sup> 便<sup>音</sup> 是<sup>音</sup> 與<sup>音</sup> 做<sup>音</sup> 有<sup>音</sup>

涯<sup>音</sup> 的<sup>音</sup> 因<sup>音</sup> 他<sup>音</sup> 原<sup>音</sup> 沒<sup>音</sup> 有<sup>音</sup> 則<sup>音</sup> 曰<sup>音</sup> 無<sup>音</sup> 無<sup>音</sup> 便<sup>音</sup> 是<sup>音</sup> 我<sup>音</sup> 本<sup>音</sup> 分<sup>音</sup> 便<sup>音</sup> 不<sup>音</sup> 可<sup>音</sup> 分<sup>音</sup>



之惡則刑必隨之善惡是因刑名是果曰無近刑名者善惡但不為也如此則不着善不着惡四邊不染虛空獨立豈非中乎故曰督人身背脊之脉曰督脉一身之脉中由尾閭貫泥丸此中宇正與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中宇同但中庸專指至靜時而此則合動靜皆中矣蓋所謂善惡俱不為者不是說道遊于無人之國行斷滅教莊子之無全是在世緣上無若欲絕去世緣以為無便不順自然便有意為無落有相于與人執着世緣占惹不放者何歸于有假然既有此生我也只索順其自然死生聽之若厭惡幻軀平居不御衣食疾病不親藥餌則心中脫了生相仍入死相如父子君臣論大初何曾有此然既已在大造鑪中鑄出大家落入世塵相生的委實是父子了相臨的委實是君臣了若厭惡幻名分必欲逃而去之不及其父不君其君則脫了有君父相仍入

南華卷之三

養生

四

了無君父相以至其他雖日應萬事從無厭煩未簡省的念頭但終身應事接物只不曾有一件落了善惡兩塗其應處僅如萍浮水面雲過太虛幻事把作幻做了不關心雖無要斷滅他的念頭却無要着實他的念頭所以為無所以為順自然如為臣死忠為子死孝善也臣弑君子弑父惡也攀檻折脣善也長君逢君惡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善也父死爭國尸垂出尸惡也堯舜禪受夷齊餓死善也七雄爭長墻間崩斷惡也他兩般都不做只在皮膚上掉過臨應時胃中原不會知道如此則雖處君臣父子也不能勾得他真切懇至衷腸所以品為異端看來南華不染不着便是聖人無意必固我道理但聖人原倒邊做事只念頭過了就化耳且如遇君臣父子緊關事體念頭何嘗不切切係着不放下但又不可以係着二字名耳乃莊子一切空之故聖賢在世緣上有處無此老在世緣上無處無空如子莫之中則又于此

處緣督為經遠甚于莫僅在楊墨上付个中是着于半乘愛半為我的相了豈無善無惡之謂哉無善無惡則養得主人不消鍊神不擾則氣亦不耗氣全故可保身主人在故可全生之理如此則世緣中無事不可做養親其一事耳盡年即窮年道遠過歲月也觀庖丁之解牛則知凡事當因其自然之理因自然者無善無惡也觀右師之刑出于天則知人不當動情于利害不動情于利害無善無惡也觀澤雉則知人貴與自得俱化與自得俱化者忘于無善無惡也觀秦失之甲老聃則知死生不足為哀樂不以死生為哀樂者無善無惡也技而至於自然而然則技不足以名之而為道純見理間不見牛故曰未嘗見全牛不以目視則目之官止而不用以神遇則神自然周流於牛之理間矣為成為止為遲不是儘地思索只不草率耳心手雖熟而遇難為者亦畧加審畢竟其理間素熟故動刀只微微然不甚着力而自已

南華卷之三

養生

五

諫然解如土委地一何易也牛解而力不傷心下亦殊自得此時提刀而立從容四顧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依然似不解牛時矣事牛也神力也事有自然之理大卻大窳也逆境盤錯至于牛之族也事過而神不擾從容暇豫依然疑神于無何有之鄉四顧躊躇善刀而藏也人貌皆相類是為有與此則者獨不相類豈非數乎故歸之天雖自取畢竟自天數此可以破人之趨福避禍者澤中之雉飲啄自適不慕樊籠其神初無驚擾何等壯旺然雖却與之俱忘不自以為善也人若心上覺得自得的為樂便是能無有而不能無無老子所以會合人心者必有深于用情處故譽者哭者不求而至此豈吾生時無無亦無之理哉如此則得罪于天矣豈是至人老子致人人哀哭尚得罪于天况甲者可隨而哀哭為哉夫死生殊不足為哀樂就如老子之來特適然而來耳此暫時寄寓時也老子之去亦適然而去耳此復還本鄉順



也安時處順則哀樂之情自不能入如此則天不得以生光困縛桎梏吾心帝懸解矣且哀死者特哀其盡耳不知宇宙間揔是這一個神氣死了此神氣復反大造爐中為鼠肝為虫臂此滅彼生豈與形軀同盡哉薪則不可謂此薪為彼薪火則不可謂彼火非此火觀此益知死不足哀三號何以為薄或云三號亦當為刺法曰不然故矯俗傳哭死之禮便是有意滅世緣果染着哀痛之意便是有意徇世緣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此意不重此只為世間貪戀者寬解一着耳南華但知死後復返無無是為真體何暇計盡不盡哉故莊文每道及仙人境界此須要善看遊心無無者一生元神不擾果有个乘雲飛化的道理在故此老特據道理論着若心上欲修到這個田地則戀神與戀形何別

關尹子曰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故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智崇無人一奇無人

南華卷之三

養生六

六

冬凋秋物無人黑不可變無人比壽無人皆精舌即齒牙成言無我禮卑無我二偶無我夏因春物無我亦可變無我南天無我皆神以精無人故水去殼則精存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全精者志是非忘得失在此者非彼抱神者時晦明時強弱在彼者非此○施人羨蟹遺一足凡上蟹已羨而遺足尚動是生死者一氣聚散爾不生不死而人橫計曰生死○計生死者或曰死已有或曰死已無或曰死已亦有亦無或曰死已不有不無或曰當幸者或曰當懼者或曰當任者或曰當超者愈變識情馳騁不已殊不知我之生死如馬之手如牛之翼本無有復無無聲如水火雖犯水火不能燒之不能溺之淮南子曰夫人之生其神而燒其精營慧然而有求於外此皆失其神明而離其宅也是故凍者假裘衣于春而渴者望冷風于秋夫有病于內者必有色於外矣夫榕木色青鬚面羸瘠蠅脫此皆治目之藥也

人無故求此物者必有蔽其明者聖人之所以駭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之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夫牛跡之涿無尺寸之鯉塊阜之山無尋丈之材所以然者何也皆其管守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又況乎以無囊之者邪此其為山淵之勢亦遠矣○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鑠滅息此聖人之游也故古之治天下也必達乎性命之情其舉錯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也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燠有餘於身也冬日之不用袷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已而已貪污之心奚由生哉故能有天下者必無所以天下為也能有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聖人有所以達達則嗜欲之心外矣○夫化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神經於驪山太行而不能難入於四海九江而不能濡處小隘而不塞橫局天地之間而不窳不通此者雖目數千羊之羣耳分八風之調足蹠陽

南華卷之三

養生七

七

阿之舞而手會綠水之趨智終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澤潤玉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列子曰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呂覽曰尊酌者眾則速盡萬物之酌大貴之生者眾矣故大貴之生當速盡萬物之酌也又損其生以資天下之人而終不自知其損成乎外而生虧乎內○精氣之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鳥與為飛揚集於走獸與為流行集於珠玉與為精明集於樹木與為茂長集於聖人與為夙明精氣之來也因輕而揚之因垂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養而長之因智而明之

王龍器曰乾知大始乾知即長知乃混沌初開第一  
竅為萬物之始不與萬物作對故謂之獨以其自知  
故謂之獨知乾知者謂中正純粹精也七德不備不  
可以語良知中和位育皆從此出統天之學首出庶  
物萬國咸寧者也○知天機者見在物先天地萬物  
死生之關鍵在吾目中

法華經曰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  
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  
緣老死憂悲苦惱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  
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  
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  
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

法寶經曰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  
定之時慧在定又曰猶如燈光有燈即光無燈即暗  
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

揚升菴曰中音者鼓刀之音節合拍也天地間物無  
不有音者鼓刀之音節合拍也天地間物無

南華卷之三

養生六

八

五八五

非樂也晉人之鐸諸黃鐘之律庖丁之刀中桑林之  
舞至於牧童之吹葉閨婦之鳴砧無不比於音者  
楞嚴經曰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食食宿事畢  
俶裝前途不遑安住若實主人自無攸往如是思惟  
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為客義又如新霽  
清陽升天光入隙中發明空中諸有塵相塵相搖動  
虛空寂然如是思惟澄寂名空搖動名塵以搖動者  
名為塵義

郭子玄曰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  
故為薪而火傳○以生死為寤寐以形骸為逆旅  
慶曰刃不敵於牛而敵於割神不盡於有涯而盡於  
無涯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是以十九年而刀  
刃若新

孫登曰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  
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  
薪所以保其矧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才多識

寡難乎免矣

南華卷之三

養生九

九

十三

刻意 外篇 慶曰養神之道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  
 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  
 為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  
 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  
 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間曠釣  
 魚間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  
 好也吹响呼吸吐故納新熊經若熊攀樹引氣鳥申如鳥伸吟為壽而  
 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  
 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導  
 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淡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  
 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  
 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  
 恬淡矣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  
 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順天理而行無心其死也物化  
 不為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動靜相生波平則水靜也不為福  
 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無心去應物去  
 知先事之謀與故已然之迹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  
 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  
 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

南華卷之三 刻意 十一 四十五

恬淡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  
 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二而不變靜之至也無  
 所於迂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澹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  
 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  
 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變澹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于越之劍  
 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  
 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  
 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於  
 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  
 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  
 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南華卷之三 刻意 十一 四十九

達生 外篇 楊復所云與養生主篇相發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

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富貴

而天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形雖能

折者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

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

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物累夫欲免為形者莫如

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

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

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

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子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蹈火不執行乎萬物之上

而不憚請問何以及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

果敢之列居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

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

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成既先不

物之不形不化者皆得以勢窮我彼將處乎不滯之度而

安得止而不入乎先即造物之始離乎色則

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

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欲物奚

自入焉德通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

於天

南華卷之三 達生一 四四六七

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

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選悟物而不懼謂彼得全於酒而猶

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虛靜

寂實復讎者不折鎖于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

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

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

於人民幾乎以其真不棄天理不怠人仲尼適楚出於林

中見病音渠僂音除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

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

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

也若楸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

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

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病僂丈

人之謂乎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深至津人操

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

沒下於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是敢

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

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

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

巧以鈎注射賭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

南華卷之三 達生二 四四七

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  
祝賢學生。吾子與祝賢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  
篲以待門庭。拔連茹草以爲篲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  
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  
其後者而鞭之。羊剛在首前詳始終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  
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  
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薄竹  
也。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  
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  
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中央三者。若得  
其名必極。卷舒無常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  
必感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  
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知有形之所畏而不  
猶甚者可祝宗人玄端服以臨牢筴。柶說彘曰。汝奚惡死  
不戒之吾將三月。爓汝十日。戒三日。齊精日。茅加汝肩尻。豕尾乎  
雕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糲。而錯之  
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豕楮案  
豕楮案  
文之上。聚僂。皆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本之。自爲謀。則取  
之所。異彘者。何也。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子  
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諛。音詒。音爲病。音

南華卷之三 達生三 十四 四百八三

聲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  
公。夫忿瀟之氣。鬱結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  
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  
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泥溝有履。音漏水有  
雷。音結電有電。音神名戶內之煩。壤。其積之雷。寔。神名處之東北。方之下  
者。倍阿。鮭。音聾狀躡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音頭  
處之水。有罔象。大耳丘有萃。一本作萃山有夔。音野有方  
皇。如蛇澤有委蛇。神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  
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轆。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  
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羈。植公駭。然而笑曰。  
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  
病之去也。見非真見紀消子爲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  
乎。曰。未也。方虛矯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十  
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  
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  
反走矣。孔子觀於吕梁。在彭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  
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  
也。使弟子竝傍流。沿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  
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祭子則人也。請問  
蹈水有道乎。曰。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

南華卷之三 達生四 十五 四百八四

俱入與汨借出水旋入者為齊滿出者為汨水有常行從水之道而不為私

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

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

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梓慶削木為鐻止樂之器鐻成見者

驚猶鬼神精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

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

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

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

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

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

神者其是與以已之天合物之天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

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織文使之鉤織文

而不應百返皆復故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

而猶求焉故曰敗工備旋而蓋規矩以指畫之其圓指與

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適也忘

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

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有孫休者踵門

而詫以異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

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感事君不遇世質於鄉里逐於州部

南華卷之三 達生五 六 四六五

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

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道

適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

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將全而形軀

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孽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

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闔仰天而

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

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

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

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懷惑而來又奚罪焉扁

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大牢以饗

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

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

食之以委蛇從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欵啓見寡聞之民也

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廳以車馬樂鷄以鐘鼓也廳

鷄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南華卷之三 達生六 十七 四六六

人間世

陳子淵曰道非絕人德非遜世至人無為而無不為聖人為之而無以為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賢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襍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南華卷之四 人間世 一 六十九小字

鬪其捷而目將榮之而色將平之曰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于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皆求名實者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

南華卷之四

人間世

二

六十九小字

况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克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嘗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從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予而獨以已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

精出虛定  
千古虛定  
風然真真  
聖人之感者  
別  
遊無感虛  
室自感然  
學其陰也

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蹠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論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辜。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齊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睥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齊乎。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回曰。敢問心齊。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于耳。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齊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則幾矣。絕

南華卷之四

人間世三

三

六三三五  
小四十一

然則何憂  
人心學子  
精細學心  
學子三分精  
細過精粗

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衆。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衆。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蘧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太。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麤。而不臧。饜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臣

南華卷之四

人間世四

四

六三三六  
小四十九



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第然。于是竝生心。厲剋核。太至則

南華卷之四 人間世五 五

連發三警言  
各有指歸  
警來保不美  
養虎食此

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于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

南華卷之四 人間世六 六

以一語蔽  
三手之好  
化爲三根  
編一者從  
應

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  
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  
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娠盛溺。適有蚤  
重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  
愛有所亡。可不慎邪。匠石之齋。至于曲轅。見櫟社樹  
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  
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  
子厭觀之。委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  
南華卷之四 人間世七 三手六

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  
勿言。斲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  
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構。以爲柱。則蠹。是不材  
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樹見夢。  
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于文木邪。夫相梨橘  
柚果蓀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  
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拮擻於  
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

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  
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  
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趨取  
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  
知已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  
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南伯子綦遊乎商  
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賴于綦  
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  
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  
以爲棺槨。啗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醒。  
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  
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其  
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  
之嚴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樨傍者。斬  
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于斧斤。此材之患也。故  
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

南華卷之四 人間世八 三手

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

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支離既者願隱于齊肩高

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脇控鍼治繯足以

餽口鼓箠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

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

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

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孔子適楚楚狂

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

南華卷之四 人間世九

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

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

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晝

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

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

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量乎澤若蕉多若澤中蕉也蕉草芥也如往

江若反 術術述異過失也詔諫也暴人俱衛君

偃紆甫反擠于禮反虛厲厲鬼無祀求實偽為善也

人之所感小智也容與喜也日漸小德也

訾音紫擊笏也蹠音計長曲拳鞠躬狀

謫音責諫吐頰反師心自用也齊側皆反

得使心齊之門隙也毒藥也闕音缺

上止萃也下止虛也散蘇簡反德不諸梁于高名

幾無欲清之人庖厨不盈也莫疑

以巧鬪力巖相格也陽者喜陰者怒中督也就而入者依阿酒

南華卷之四 人間世十

町畦畔埒也娠市軫反櫟樹名植于社

備亡言及津液備然粗查音查幾死言數有睥

幾死散人樸散為器尚供世用診直信反詬許候反

芘庇同賴賴同啞食紙反荆氏地名徂七余反

杙音亦紫樺音善棺兩旁全木解古買反巫祝解除者

會撮髻也五管在上五藏之管皆屬于背皆曲則向上

髀音陟大左挫鍼縫衣也緝音介

樊音甲亦作迷陽草名多刺

吳言箴曰：逃世為無非，無也便索行乎人世，厭惡幻形，聽其自投，禍災以為無非，無也便須有箇善處。人世以自全的道理，今人纔與世交，就被這箇世染着，了念頭，把死生利害是非名實等，憧憧營營，放不下。是事求可，功求成，必欲在世上做一等表見，樹立勾當，惟恐喚做不材無用的人，所以往往買禍不能自全。至人則身雖處世，心不着世，父也事君也，事多許之，國也去使不道之僚也，去傳以至一切事，適來者那件不做，則是不不得已，而應應而留中，原不會有箇應生也得死也得成事也得不成事也得人聽我，也得不得，不聽我也得呼我為不材無能人也，得一味任其自然，無些子取必，做作藏其知于無知，敏其用于無用。如此則何由觸怒忌取禍患？蓋在世上行出世法，惟有出世法，故無難處之世法，所謂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養中，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者也。此篇總來只是一箇虛字，養

南華卷之四

人間世十一

士

生主篇與此篇參看。顏回一段有四節意思，起初欲以口舌諍夫子，斷其必取，禍端虛勉一則欲以德感此，雖勝于口舌，諍然用意，化人純是有心，故不能化。內直外曲成而上比，則彼之善，我言不善，我言聽之彼矣。比始之取必于化人者，雖不同，然畢竟以不取必之術為化人之術，是亦有化而不能化，直至心齋至未始有回，然後不期化而自無不化矣。道貴無心，今心上思量，彼國如何亂我如何救之，是容心也。維也，樸則多而擾，方自苦，何能救人如此好名如此用知，祇見其蕩德啓爭而已矣。然也不須說道好名用知，纔見不好，就是不好名，不用知德厚信，和矣。名聞不爭矣。然未達人性氣與心之信我與否，而強以法言訓語，暴人則彼將惡汝，謂汝自有其美而貽害于人，故命曰：舊人舊人，人者人必反，舊之矣。○他本凶暴又將勝汝一勝其氣愈旺，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將益增多，其惡順此以往，愈無窮極，言克暴益甚。

也。然則汝寧不以交淺言深，死暴人之手哉？不見當初龍逢比干，以修身於民，標上好名，見殺，豈枝胥敖有慮，以用兵求實，無已見殺，求名實之害如此可見。名寔者，聖人猶承當不起，况汝乃欲說衛君求名實哉？顏回見說不信，厚言曰：舌諍諍之取禍，乃易以端。肅謙虛於純一之道，比干者也是美德，儘可感人，然不能感，衛君這樣做大模樣，弄小聰明的人，夫衛君陽為克積孔楊之色，純是色莊，故采色不定，倏散倏忘，倏喜倏怒，左右之人莫敢違逆，因擴人之言語，以為成案，以求賜，其意此等人名之曰：日漸之德，尚不成而况大德乎？○顏回見取必感人者不能感，又易為內直外曲成而上比之說，夫子與我同是天生，所生樞是一，般怎便得獨是我言有理，必欲人善，則亦付之以天聽，否任彼此如童子之無吝心，是謂與天為徒，與人同盡，擊踞曲拳之禮，是謂與人為徒，以我之成說，援引古人為比，雖我言有教訓諫誡之

南華卷之四

人間世十二

三

實然自古有之，非我創始，寄直於古，是謂與古為徒。此雖有聽否，無取必之意，然我之無取必者，正為欲化人而然也。這便是取必便是師，其心不能與心俱忘，故僅可免罪，不能及化，有而為之便是師，心言若有心為之，豈易成化，苟欲有心為易化而為之，即與暉天自然之理不相宜矣。心齋獨舉聽則視言動皆在其中，聽以耳者，狗見聞之，麤迹此與心上全不相關，故曰：止于耳聽以心者，在上理會研審，此則內與外相融洽，符契然着了識神，故曰：止于符惟思慮不起，識見不萌，窮窈冥冥止有二氣呼吸，此則虛而不着，正是太初無無之真體，故曰：惟道集虛，回聞之，即以未始有回對此回之頓悟處，夫子乃益廣心齋之說，以告之樊者，世上樊籠此身，雖入遊世，樊而心全不為名實所感動，與人相入則言不入則止也。不開箇門戶，也不用箇藥頭，以渾然一者為此心住的宅子，而以迫而起不得已而應一時順應者為此。

心的寄寓則于心齋幾矣大凡人要行箇斷滅相絕  
迹不爲有何難處惟是有而非有不無之無難行者  
而無行地之迹乃爲難耳所謂無行地者只是不爲  
人使而爲天使爲人使者爲也是以存知知也爲天  
使者真也則以無知知也夫惟無知故知室虛生白  
心虛生明以此遊人爾世吉祥萃矣夫人外則有耳  
目內則有心今耳目內通收視返聽聰明不用外  
心知無思無慮意見不起所謂爲天使所謂無知知  
所謂虛而止所謂心齋者也如此則元神不耗可乘  
雲氣薄日月役使鬼神雖鬼神且不能違我神明之  
舍而况人能遠之乎至是則人無有不默化者矣顏  
回始末三術雖由粗漸細然都在化人上討箇門路  
心齋之說他把他化人念頭打掃得乾乾淨淨了自建  
箇清虛道場又不獨別人事體林倒連自家形體念  
慮一身內外所有也乾乾淨淨淨淨故我畢竟鬼神  
從之人化之然心齋者不知也知人鬼之從又非心

南華卷之四

八闕世三

三

六季十二

齋矣○葉公子高一團怕死貪生念頭惟念頭切了  
則凡事求可功求成以求免人道之患者將無不至  
于是傳言之間或遷令或勸成過度求益反受其殃  
故仲尼先驅遣他悅生惡死之心而後致以爲使只  
任自然游心無物而已便是入游其樊而無感其名  
便是心齋道理以後段段皆然子之愛親與生俱生  
故屬之命臣之事君乃義理上第一件當爲事故屬  
之義事君父者安危險易惟其所使奉而行之何擇  
地與事之有此須先自事其心不以利害爲哀樂知  
得令出君父便是我合當應承的這也無可奈何這  
就是我的命只索無所揀擇安命前去實實行其事  
而已何暇念及此焉而以悅生惡死爲哉不悅生不  
惡死事之成否唯聽其自然可也是故使者主于傳  
言傳者若傳其溢言則殃惟傳其常情則全且事貴  
慎始觀始善者終且不善况以不善始哉慎之亦慎  
于言行而已夫言行在大道中爲利技清淨中忽有

言是止水之風波也行成則樸散是實之所由喪也  
風波則易顛覆實喪則易傾危故念之設也無由皆  
由巧言偏辭不擇正理漫然矢口而成如懼死之獸  
不擇好音氣息弗然而出于聽者竝生心懣念念  
沒由此言可不慎乎哉若乃心行艱深剋核太至人  
不能堪則必以不肖之心應之而我不知其所由  
然也此其禍不知所終矣行可不慎乎哉故法言曰  
爲使者傳君命當傳其常情不可率意遷改事之成  
否聽之不可急遽勸成遷令勸成皆是惟恐事不諧  
過度以求益此甚殆事大凡人之相與要相好極難  
初非一日可成要相惡甚易惡戾一成改悔無及可  
不慎與遷令勸成非慎之道也且君子處君臣父子  
之間亦惟乘有物之感而游心于無物之境托無可  
奈何不得已而應之術以養善惡俱不倚着之中則  
至矣何必遷令勸成過度求益有所作爲而後可還  
報哉批之只是不悅生惡死致命而往一任自然此

南華卷之四

八闕世四

十四

六季十二

便是難者外此更無他術矣使者之得禍皆始于過  
度求益過度求益之根皆起于悅生惡死二者相爲  
表裡此段許多說話皆不出此意義命忠孝之說諸  
讀莊子者從來看不破夫父之當孝君之當忠此自  
古相傳之成法人間世所通行者莊子亦隨世法道  
之耳其曰不擇地而安酷似事君能竭其力之說  
矣其曰不擇事而安酷似事君能致其身之說矣然  
聖賢合下就有箇致身竭力的念頭苟可益君父者  
不待使令而後趨之也其趨之也心下便期于必濟  
不濟便捐生以赴之乃莊子則清淨中萬念俱空獨  
何處着下君父一念適有命則隨命隨趨非合下先  
以竭力致身盟心也趨命時成敗任之非寐寐必濟  
惓惓懇懇營營不放下也適當險難則生憂死覺無  
所不可非捐生以赴成仁取義之意也此便是莊子  
之忠孝此便是莊子之致命曰然則不幾于等君父  
如路人乎曰待路人何以不可奈何以有所不得

已何以不擇地與事而安之也即此便是他心上親  
君父與路人不同處但心上雖于一世中加厚君父  
畢竟不留念耳○傳儲先正已身此是自家根本了  
其傳之道則當外為恭敬將順之形而內盡調和  
誘導之意雖然二者猶有病就不欲入者依阿酒  
恣則連身放倒故為顛滅崩躓和不欲出者訓導  
有圭角則沽名取禍故為聲名妖孽斟酌于就不入  
和不出之間則有道焉他為嬰兒之無知識我也許  
他它逸于矩度為無町畦我也許他它作事再不思  
到盡頭去處為無崖我也許他再不批其逆鱗但乘  
其有可覺悟處徐加點化使入無礙而已若不用此  
術積伐自家才美挺身直諫批彼逆鱗則為螳螂之  
怒臂當車為養虎者之以逆取殺為養馬者之缺銜  
毀首碎骨豈自全之道哉彼且為嬰兒至達之入于  
無所便是萬世事暴君者準的但聖賢念頭期于不  
感悟不已還有不濟則繼之以死一着耳○自標社

兩華卷之四

人問世十五

十五

樹至末根是說得一箇無用無用者和光同塵知能  
俱伏誠處世者萬全之法然此却非有意自全而然  
且這箇無用便是虛便是心齋後反無無真境若以  
能而示之不能勇而示之怯求之則謬矣○自惡知  
散木以上喻無用之大用已盡然至人既無用却又  
入遊其樊不離世獨往這不過寄迹樊籠之中耳彼  
心初非求藉世緣以自護故又設為匠石弟子問答  
言此標樹之志趣既自取無用毋乃又托社以求全  
何耶不知樹之社者特其迹偶寄寓于社而非其心  
求托于社也論其心且反以社為不知已而見辱病  
矣夫此木縱不樹于社亦誰剪伐之蓋眾尚有保皆  
以有保為保而彼尚無用則以無保為保彼其自保  
之道已自有在而汝乃以托社求全之義論之不亦  
遠乎

鬼谷子曰古之大化者乃與無形俱生反以觀往覆  
以驗來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已

屈原曰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  
人皆濁何不泥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  
糟而飲其醪

列子曰墨尿單至嘽嘽慙慙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  
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伎愚直辯  
便辟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語術自  
以巧之微也侈怍情露護極凌諄四人相與遊於世  
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為才之得也眠經諄  
諄發自以行無戾也多偶自專乘權隻立四人相與  
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盼自以時之適也此  
衆態也其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  
淮南子曰罔兩問於景曰昭昭者神明也景曰非也  
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罔兩  
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通  
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躡於地化育萬物而不  
可為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  
郭子玄曰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寄去不樂者  
寄來則荒矣

兩華卷之四

人問世十六

十六

楞伽經曰大慧虛空是色隨入色種大慧色是虛空  
持辨持處建立性色空事分別當知大慧四大生時  
自相各別亦不住虛空非彼無虛空如是大慧觀牛  
有用故兔無角大慧又牛角者析為微塵又分別微  
塵則那不住彼何所觀故而言無耶若言觀餘物者  
彼法亦然  
新語曰夫學者通於神靈之變化曉於天地之開闔  
人事之弛張性命之短長富貴之所在貧賤之所亡  
則手足不勞而耳目不亂思慮不謬計策不誤上訣  
是非於天文其次定狐疑於世務廢興有所據轉移  
有所守故道可成事可法也昔舜禹因盛而治世孔  
子承衰而作功  
慶曰夫大塊勞我不欲生不得已以生不欲死不得

已以死。死。生。繼。參。政。法。師。心。憂。苦。相。結。是。謂。壽。門。托  
不得已。以。養。中。不。如。一。宅。之。為。和。也。一。宅。之。寓。無。屋  
無。庇。又。離。其。形。其。形。乃。虛。形。虛。其。心。其。心。乃。齊。絕。迹  
行。地。迹。可。以。為。天。使。者。也。  
羅。勉。道。曰。莊。子。為。書。雖。煩。請。伏。宥。於。六。經。外。辟。猶。天  
地。日。月。固。有。常。經。常。運。而。風。雲。開。闔。神。鬼。變。幻。要。自  
不。可。闕。古。今。文。士。每。奇。之。顧。其。字。面。自。是。周。未。時。語  
非。後。世。所。能。悉。晚。然。尚。有。可。徵。者。如。正。獲。之。問。于。監  
市。履。佈。乃。大。射。有。司。正。司。獲。見。儀。禮。解。之。以。牛。之。白  
顧。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之。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  
乃。古。天。子。春。有。解。祠。見。漢。郊。祀。志。唐。子。乃。掌。堂。塗。之  
子。猶。周。王。侯。之。子。稱。門。子。義。臺。乃。儀。臺。鄭。司。農。云。故  
書。儀。為。義。其。脰。肩。乃。見。考。工。記。梓。人。為。磬。文。數。目  
顧。脰。肩。即。顧。字。如。此。類。不。一。而。士。無。古。學。不。足。以。知  
之。諸。家。解。者。或。敷。衍。清。談。或。牽。聯。禪。語。或。強。附。儒。家  
漫。曰。此。文。字。奇。處。絕。妙。又。惡。識。所。謂。奇。妙。千。八。百。載  
南華卷之四  
人。圖。學。七  
十七  
作者之意鬱而未伸  
剽竊之用轉而多誤

天地 外篇

天地雖大其化均皆元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主宰者也人  
卒雖衆其主君主張者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自然故曰玄  
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謂而天下之  
君正名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  
治因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  
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兼於事  
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無而萬物化淵  
曰古之畜以善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  
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天  
南華卷之四  
天地一  
六六  
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剴  
枯心焉本其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  
物之謂仁不同同之聯異之謂太行不崖異之謂覺有萬  
不同皆備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  
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  
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萬物往來下窮若然者藏  
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富貴不樂壽不哀天不  
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  
已處顯顯則明則萬物一府萬有不齊死生同狀夫子  
曰夫道淵乎其居也寂濔乎其清也澄金石不得無以鳴



金石之鳴也。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聲者吾人萬物孰然之天感也。鳴者一道考者又一道殆所謂天者非人乎人者能定之。非天乎畢竟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考者非道而所以考。夫王德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素履以往常自者則道也。立於本原而知通於神。本然之天不容昧。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王者雖無心於天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首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順焉。神之又神而能精光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若無所有而採。取皆能供其求。時聘而要其宿。時出而用。取之左右。

南華卷之四 天地二 九

小長短脩遠。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而觀還歸遺其玄珠也。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也。索之而不得使喫詬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也。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被衣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夢。許由曰。殆哉。坡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特其聰明才辨。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人天方且本身而異形。後人方且尊知而火馳。尚知而方且。

爲緒使。未務方且爲物絃。物所束方且四顧而物應。應接方且應衆宜。而應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可以致治。堯觀乎華山。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

南華卷之四 天地三 十

鶉居。無而穀食。鳥初生爲鶉。鳥行而無彰。行通則與物皆具。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閭。千歲厭世。公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也。其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公之。堯隨之。曰。請問對人曰。退已。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禹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也。也。

耕而不顧。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無

之始。只有箇無。有且無之。安得有此一之。所以。物得以

起也。有一矣。持木形者耳。所謂無極而太極也。物得以

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物生未形者有

所以為命也。且然猶且也。習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

形。習動也。動鼓萬物之出機也。物既生。形體保太和。神各

有儀則謂之性。有物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

大地為合其合。繆繆。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天地為合其合。繆繆。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與帝可不可。然不然。我之

彼之。辯者有言曰。誰堅白若縣。厲若是。則可謂聖人乎。堅

不然而。辨者有言曰。誰堅白若縣。厲若是。則可謂聖人乎。堅

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

盡無。具體而人無。知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

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已。忘

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所以即無形無狀。因乎天者也。動

而治之。我無容心。是忘乎物。而又忘乎天。忘之。蔣閻勉見

李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

中否。請嘗薦之。也。吾謂吾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

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李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

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

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接迹者衆。多其臺觀

人將注而歸之。救。蔣閻勉靦靦然驚曰。勉也。汗若

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李徹曰。大聖

之治天下也。摧蕩如草木之搖。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

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

由然。若然者。豈堯舜之教。民淳淳。甘心之意。然第之哉。

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

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

而出。澆澆。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

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

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

如決湯。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

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

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

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

為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問為圃者曰。子奚為者

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乎。

貌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荒廢吾事子貢卑陋音鄙失色音色項項音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夫子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也。徒獨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南華卷之四天地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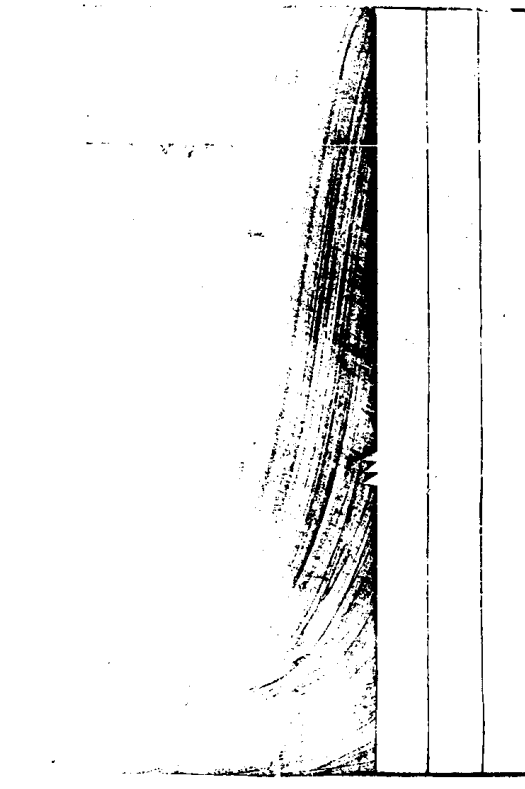
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各紆其情天下化無心手撓舉手隨願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悃音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神上升而日月與形滅亡有形若無日月此謂照曠發光致命盡情中致天地樂而萬事銷亡天地同流萬物復情此之謂混溟門。無鬼與亦張蒲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蒲稽曰不及有虞氏手故離此患也。門南華卷之四天地七二十四

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  
 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專於君邪世俗之然而然之  
省何異乃喜其與已同也世俗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  
 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物  
類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雖有枝葉不相照應垂  
 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舉夫人之  
 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衆是亦是衆非亦非是與庸衆為徒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  
 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則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  
 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  
 南華卷之四天此八 五

惑子雖有所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  
 楊皇琴里巷之曲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至  
 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設有二人擊瓦鍾以為音感  
 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余雖有所嚮其庸可得  
 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  
 不推誰其比和憂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  
 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百年之木堅且好者破為犧樽青黃而  
 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  
 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  
 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

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悒首俊中頹四曰五味濁口使口  
 厲厲爭戾也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  
 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困而夫得  
 者因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  
 且趣舍聲色以柴音恣其內皮弁鷩冠搢執笏紳修紳  
 繳之垂者也以約其外內文盈支色充盈於柴柵策外重纏帶  
 交臂東歷指繩縛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南華卷之四天地九 五



山水

外篇

楊復所云此篇當與人問世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大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有若夫乘道德而浮游者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游乎

南華卷之四

山水

七

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一作貴人倫之傳傳曰則不然谷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賢親而行之無煩吏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

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耶吾願君剝形去皮酒先心

本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無物

所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

其報不知義之所適無分不知禮之所將無往猖狂妄行

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公國捐俗與道

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

市南子曰君無形僦無留居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

而無人吾誰與為隣吾無糧吾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

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

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

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為已見有於人者憂為

後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公君之累除君之憂

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道德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

觸舟雖有煽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二

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

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游世其

孰能害之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鍾為壇乎郭門之

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

設設深縣鐘上下各六所謂編鐘也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

道也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意

南華卷之四

山水

天

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疆  
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而况有  
大塗者乎孔子圖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  
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  
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忌其為鳥也紛紛音分秩秩音秩  
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宵而棲逐隊傍人進不敢為前退  
不敢為後從容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  
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  
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

南華卷之四 山木三

五

賤名成者虧孰能名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  
得行而不名不居者道也流布而不自明其處純純常常  
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貴於人亦無貴  
焉至人不聞此至人之不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  
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入獸不亂羣入鳥  
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孔子問子桑寧曰吾再逐於  
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  
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寧曰子獨不聞假一作  
殷國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  
布泉貨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

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  
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  
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  
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  
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  
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寧又曰舜之將死其冷  
魄也舉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  
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  
待物實之自然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原音潔係屨屨弊  
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  
南華卷之四 山木四

三

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屨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  
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柗梓豫章也攬葛其枝  
而王長志其間雖昇蓬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  
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  
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  
憊奚可得耶此比于之見剖心徵也夫孔子窮於陳蔡之  
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几右擊槁枝策而歌歎音氏之  
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率然  
與之端約開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  
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

益難大損安之無始而非卒也今為始於人與天一也夫

今之歌者其誰乎。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

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借逝之謂

也。為人臣者不敢忤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

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

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

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鷦鷯。鷦鷯音意而

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

諸人聞社稷存焉。爾雖畏人語及諸人間之堂上則以存

耳。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

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終無窮順其

而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天

所以為天又造。人之不能有天性也。預益問者不透聖人

晏然體逝而終矣。莊周遊乎雕陵。地名之樊。音觀一異鵠自

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穎而集於栗林。飛

前其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也。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

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陰而忘其身。蹙齧執翳而搏之。

見得而忘其形。異鵠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

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諍之。

莊周及人。三月不庭也。庭平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聞

南華卷之四

山水五

三

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天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鵠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

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忤。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南華卷之四

山水六

三



庚桑楚雜篇 慶曰老聃之道庚桑楚南榮越莊周傳之故首敘大宗師大宗師者老聃也中言德充符養生主總結以人間世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者遠之。絕仁擁腫棄如擁腫

之與居。執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羽山也。化楚之道無所事。知致

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推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

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子。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

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于賢人之間。我其

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鱣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為之祥。且夫尊賢授能

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

之患。吞舟之魚。竭而失水。則螳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

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於其辯也。將安鑿垣墻

南華卷之四 庚桑楚一

三十三

大三七六 小三二六

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

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書為盜。日中穴。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

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南榮越楚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

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

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也。道矣而

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以心求心 愈不可得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自耳 根入 庚

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蠟。青蠅 越雞不能伏 鵠卵魯鷄固能矣 魯鷄 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 有能與

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越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

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以趨舍不一之心索之無窮 之間此老子得之肩膊也南榮越懼然顧其後。老子

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

南華卷之四 庚桑楚二

三十四

朱愚知乎反愁我身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我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夫心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越請入就舍 散館而 召其所好太其所惡十日自愁好惡交戰 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濯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愁無可愁召無可召求無可求始為著而鬱鬱矣 夫外獲者不可繁而拔將內捷內獲者不可繆而拔將外捷音寒以皮約物曰獲閉關之壯曰捷要在內外兩忘 外內獲者道德不南華卷之四 庚宗楚三 三五

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音外交獲有諸身者尚不能自持 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上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儻然乎能侗然乎能見子乎見子終日嗶而嗑益 不嘍下 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掬音 共其德之屈而不伸自無之性 終日視而目不瞬音 偏不在外也視而無視知有 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

水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性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儻然而往倘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見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字泰定者發乎天光字天居也泰生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 人有倫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至誠然久天必助之人必歸之 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乎矣天 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備物以將形 以達彼欲以直內 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納 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大而化也 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含所特別守矣 每更為失妄發不當業已入於不誠 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慎獨 行乎無名者唯廉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期費 行乎無名者唯廉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內者

充實光輝也。求諸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  
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  
親者。盡人。政高而自立之貌。役役於物。苟。兵莫憚于志。鎮  
鄧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  
心。則使之也。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  
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朴散則分。有成。有毀。而  
乃所以爲通其成也。乃所以爲毀而惡乎分者。既分彼  
我。私必求備。凡有皆歸於無。而私於求備者。但求其有。故  
出而不反見其心。於內則爲德。出而得是謂得死。非此心  
常生執滅而有實鬼之一也。實際道理空而非人。滅而非  
是則死。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無形以出。無本入。無  
與見一。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無形以出。無本入。無  
南華卷之四 庚桑楚五 三七

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楚之  
公。而三昭氏。景氏。以有職任而著也。有生。賦也。釜底結墨  
二。披然曰移。是。其私各是。其是則所謂是者。移矣。嘗言移  
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移各有一。是而其所是者  
不定。則又臘。冬至後三戌。者之有脆。音皮牛。骸指可散而  
不可散也。散置於俎。鼎之間。自祭時言祭。觀室者。周於寢  
廟。又適其僂焉。爲是舉移是。一室之中。有廟有寢。有請嘗  
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起  
有生出於有。知因以相乘。而是  
非滋起。就爲。平就爲實乎。因以已爲實。使人以爲已  
節。因以死償。以實主也。節準則也是非。若然者。以用爲知  
南華卷之四 庚桑楚六 三十八

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與初相接謀而後用知是以意談而起也知我矣忘我之中而又無非我則百體從令而動不能亂矣德與我在內動與治在外實相順也舜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舉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良善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蠱唯蠱能天不齊皆謂之也萬全人惡天不樂惡人之天而况我天乎人乎况我自分雀適弄昇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移

南華卷之四  
庚桑楚七  
三九

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以外設譽猶能胥靡刑徒介者夫復謂名同反不餽餽遠相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無人之情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冷為矣非無喜怒也出之以不怒怒在彼欲靜則平氣吾無與也猶為在事我無為也欲神則順心暴之故不靜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已而動猶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無心

漁父攝入 慶曰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音倫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于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王侯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行且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潭畔方將杖屨杖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蘧者先生有續言微而本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經者條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

南華卷之四  
漁父一  
四甲

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愛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  
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  
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  
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官職不美春  
秋後倫朝觀失序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  
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  
窮置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  
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入  
倫以化齊民不恭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  
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  
道言謂之諛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  
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  
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  
亂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  
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  
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  
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容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  
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  
闚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  
曰世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形惡迹而容之走者舉足愈

南華卷之四

漁父

望

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  
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  
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  
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  
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今不亦外乎  
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  
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  
者雖笑不和直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  
和直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  
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懽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  
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  
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不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  
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  
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添天  
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添天而恤於人受不與不  
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以世俗之故不足惜哉子之早  
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  
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  
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  
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

南華卷之四

漁父

望

勉之吾太子矣。吾太子矣。乃刺<sub>七</sub>船而去。延緣章問顏淵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擊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抗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桴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大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無益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有損。南華卷之四 漁父四 四三

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德克符 吳言箴曰。此篇以和字為骨。以泯同異。忘好惡。不動心於死生得喪等為和。以審乎無假。為和之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游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游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那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况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中和。物視其所。而不見其所。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已。以其知得其心。以

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于流水而鑑于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于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于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

南華卷之五

德充符二

二 大三三三

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衆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游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游于形骸之內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蹴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何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補復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于至人其未邪彼何質質以

南華卷之五

德充符三

三 大三三三



學子爲彼且斬以詭誕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已極楛耶。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楛楛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魯哀公問于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于父母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駘天下和而不唱知南華卷之五 德充符四 四 大三三

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翼資刑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瓜剪不穿耳。取妻者止于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困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于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者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闔跂支離無

南華卷之五 德充符四 四 大三三

南華卷之五 德充符五 五 大三三

不特文奇 特爲人心

聖賢說不 順愛文又 化作無節 字會見其 奇隨通于 豫通兌四 文作與物 奉居而解

有所謂則美  
惡在如畫

脈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蹇蹇大

瘦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

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

謂誠忘故聖人有所游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

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短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

貸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于

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于

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

南華卷之五 德充符六

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

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

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

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

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

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禪勞乎

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

本有是者  
叙中獨一分

生世有人形  
與無人情相  
對形容即前  
論其機括

中

本有是者  
叙中獨一分

嗟其結而不  
結有無限

白鳴

貽音 兀介也五 遺覆陸 登假音退

它徒何 汜汜劍 胸音穿 嬰所甲反送

闔音 跂音企曲 支離音儻 脈音屑

脰音豆 瘞音益 瘰音頰項 肩肩細長

天鬻天食 警音教

吳言箴曰世人與大道相背馳者只為把死生利害  
是非毀譽等看做兩樣分別箇好及出來好的便生  
貪着念頭不好的便生厭惡念頭却不思未始有始  
之初原無死無生無利無害無是非毀譽無貴賤壽  
南華卷之五 德充符七

天不知從何處定此幻名相又從何處別出彼此善  
惡萌出愛惡趨避故至人于太虛中無端橫起障  
礙一切死生利害等但見其同不見其異無言無驚  
無好無惡冥然玄同靈府不變所謂審乎無假而不  
與物遷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所謂遊形骸之  
內而不游形骸之外所謂死生為一條不可為一  
貫所謂不滑和不入靈府日夜無却而與物為春所  
謂不以好惡傷其身因自然而不益生者也總來則  
是游心乎德之和一句盡之此章總來只一箇和字  
和又非逍遙之謂蓋有分別便是乖異不起分別便  
是和同然人所以有這許多分別揀擇去取者只為  
把這幻形骸看得重了若能遺外形骸便無此妄念  
故此篇凡五段俱就形之傷殘醜惡者說起符者驗  
也學問必須到得和同田地乃見其盛德之符驗故  
謂之德充符○自死生亦大矣至喪足猶遺上忘言  
王駘用心如此世人用心都戀生怕死乃王駘獨不

然死生雖大而此心不因之變動就使天地覆墜此心亦不與之俱遺落此何以故蓋我與天地俱是幻形生死是幻相此假也非真也乃太初未始有始無天地無我無死生漠漠泱泱一空而已此空纔是真體所謂無假也王貽只爲審得這箇透徹故不以假者障其無假者此無假正是萬物所從出之命正是大宗師今無假者不遷則無能造有萬物之變化自我執其命而性體真宗常守不失矣常季又不解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道理故把同異機關明說與他夫自其異者視之則雖一人之身而肝與膽已如楚越之不相通若自同者視之則萬物俱在無無中生出來無無中何處着差等真箇天地與我分不得大小萬物與我分不得你我宇宙間物件都是一般前秋毫大而太山小殤子壽而彭祖夭便是此意故曰萬物皆一也王貽所謂審乎無假者正是審得這箇道理故惟耳聽目視似乎各有所宜然我直見耳目

南華卷之五

德義行八

八

一原也分不得視聽無意見無辨別一味游心和同之境豈復知有所謂得與喪哉彼視喪足猶土之自遺墜而不知矣此則王貽之用心也常季又說道彼審乎無假而守其宗則彼之爲已者乃以知而得其心也此所得之心亦不過得衆人之常心何爲稱最不知心雖是常心乃衆人分別之心動心也彼和同之心止心也夫人莫鑑于流水而鑑于止水水惟止能鑑衆形心惟止能止衆止試觀受命于地者惟松柏獨稱量以其冬夏常青也受命于天者惟舜獨稱冕以其能正己之生以正衆人之生也然則王貽之心止而能止衆止者焉得不稱最哉夫審無假而守宗此保其未始有始之始也是謂保始能保始者其徵驗處必不爲死生所變而有此不懼之寬爾不見勇士以一人雄入九軍全無畏懼彼勇士不過主意末名而自要者尚能不惕死生若是而况保始者視天地與我爲一而官天地視萬物與我爲一而府萬

物直寄寓于大骸形象乎耳目全不把形骸耳目有作實相不以分別之見其知不以好惡之欲死其心如此乎遊心于德之和者豈反畏懼于死生得喪之際哉信乎死生雖大而不得與之變也已斯人也誠無日不與道合真豈擇口而登至于道者乎人則爲此故從之彼且何嘗有意以教人爲事流水止水一段不重保始之微一段亦不過申前審乎無假一段意耳○申徒嘉責子產以執轅自喜先已後人是心鏡不明既取大子先生又與先生處不應就若是子產又反愧申徒嘉既則廢棄縱善豈能與堯爭善只宜自反何服責人申徒嘉乃以安命之說曉之安命不要看得粗了世人迫于命之不得已而排遣爲適非安命也此安命是與命俱忘眼前隨所值境界都無心願受不生愛憎即所謂游心于德之和也凡處逆境自狀其過以爲無有差失不當處其亡者此等人甚衆若不狀其過不自總寬默然自以爲不

南華卷之五

德義行九

九

當存知此逆境爲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此豈可多得哉惟有德者能之耳夫羿善射彀中又前端所直此必中之地人遊于此而乃不中者非計得也命也彼世之履危蹈險而卒倖免者豈非命哉人以命之幸而全我以命之不幸而廢全者何足多而廢者何足少今人不達于命之說則以全矣我者多矣我因其不知命也而怒此又非知命者也迨適于先生達命者之所而此怒不覺廢然自失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邪夫形骸外也其內則無假者是也我與子方遊內境而子乃違命以索我外好不亦過乎無乃稱者已悟而止其言○踵見繼見尊足指性真仲尼始既以形骸外之既又以補前惡許之不知此等入正不在幻形上習患亦不在善惡兩途上造風波若修身砥行從善去惡只消得箇虛幻聲名這聲名可是無無中本來何日否分明是益于有生之外如人本無桎梏被罪乃有之謬已爲已桎梏天刑者天

南華卷之五

德充符

十

謂之使不得與大道根本如此安可解粘去縛死生  
為一條不可為一貫下句發揮游心于德之和十  
分痛快○哀貽它觀純子之食死母可見形之不足  
重觀無本之嬰履不而而人貴有本可見德之獨  
重再觀形全者猶足以降至尊之情結新結之行則  
全德者其足取重又可知矣才即德全即不形渾樸  
不斲曰全不露意見曰不形前曰死生是獨舉其重  
此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  
備舉其詳此等日夜相代變態不息起滅萬端極屬  
虛妄是奚足以滑亂此心之和奚可使入于靈府哉  
故至人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也無貪着  
也無厭惡有和同而無乖異是和豫通而不失于兌  
日夜無却而與物為春也和豫通兌春五字。摠是一  
和字。正所謂游心于德之和日夜無却者人處逆境  
心上覺得他不好有一憎心便是不愛而還之無好  
惡則無却矣如此則應接問答任其自然一如四時

代謝之無心故曰按而生時于心水內則保完外不  
盈極是停也停則平平則可以為準法水期于平德  
期于和修而成此和謂之德一切事物不能離析之  
使其有分辨差別見解謂之德不形此便是和豫通  
而不失于兌數句絕無兩樣形有廢疾而心悅其德  
則視全人之形反不若之矣可見德有所長則形有  
所忘世人不忘其形之可忘者而顧忘其德之不可  
忘者豈非誠忘哉故下遂以聖人之至德言之遊者  
心遊自然聲於聲約約誓德善行接應接工務能商  
賣名德者得也本來無喪惡用德不求售于天下貨  
惡用商天薦者以天應世天食者以天養心情者無  
中生有之情即知約德工而者人之貌皆自未始有  
始中生出故曰道與之貌即形道即天本不何嘗  
有好惡故曰念生有好惡蓋于所生正與游心于  
德之和者相及惠于天與蓋生為資生如來食之  
類不知所謂無益生者非夫其資生之謂也亦無增

南華卷之五

德充符上

十一

蓋于所生之理而已夫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此特原  
不啻于形貌之外另與他一種好惡人亦無以好惡  
內傷其身這便喚做不益生了一就犯雷來者却  
是箇益生的樣子夫子之神與精亦道與之天與之  
也于却外其神而不含之于內勞其精而不休之于  
冥紛紛然與天下爭是非同異行則倚樹而吟倦則  
據枯梧而睨可憐天授選子形骸乾乾淨淨從無障  
碍顛倒自家無事討事做以堅白之說鳴世橫起好  
惡神耗精疲回觀生時可謂益乎無益乎嗚呼良可  
為有人情者戒也自人故無情乎至未提發明得無  
人之情一句  
管子曰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之耳發  
於名聲疑於體色此其不可諭者也及至於至者教  
存可也教亡可也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義於人  
者祥其神矣  
淮南子曰昔雍門子以哭見於孟嘗君已而陳辭通  
意應心葵聲孟嘗君為之增欬歔啞流涕狼辰不可  
止精神形於內而外論哀於人心此不傳之道使俗  
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必為人笑故蒲且子之  
連鳥於百仞之上而詹何之驚魚於大淵之中此皆  
得清淨之道太浩之和也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  
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灑溢蠶吐絲而  
商弦絕或感之也晝隨天而月運躡鯨魚死而彗星  
出或動之也故山雲草茶水雲魚鱗旱雲烟火浮雲  
波水各像其形類所以感之故曉山崩而溥落之水  
澗區治生而淳鉤之劍成紉為無道左強在測太公  
並世故武王之功立由是觀之利害之路禍福之門  
不可求而得也夫道之與德若常之與華遠之則適  
近之則遠不得其道若觀鯨魚故聖人之心若鏡不  
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萬化而無傷其得之乃夫之其  
夫之乃得之也故適於人和者恬若純醇而其臥  
以游其中而不知其所以然也純溫以淪鈍悶以終若

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日酒酒以自新忘老之及已也。始乎叔季歸乎伯孟必此積也。不身道斯亦不道。故若行獨梁不為無人。不兢其容。故使人信已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難。情先動無不得無不得則無若無若而後快。故唐虞之舉錯也。非以借情也。快已而天下治。桀紂非正賊之也。快已而百事廢。喜憎議而治亂分矣。聖人之行無所合無所離。譬若鼓無所與調。無所不比。絲堯金石小大修短有叙。異聲而和。君臣上下官職有差。殊事而調。夫織者日以進。耕者日以却。事相反成功一也。文子曰：天地之炁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是以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益而仁。夫太剛則折。太柔則卷。道正在於剛柔之間。夫縱之為度也可。卷而懷

南華卷之五

德充符十二

十三

卷五

也。引而申之可直而布也。長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體之。夫恩推即儒。儒即不威嚴。推即猛。猛即不和。愛推即縱。縱即不令。刑推即禍。禍即無親。是以貴和也。  
莊子曰：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謂之撮囊。陳子淵曰：老子有言：天下大患謂吾有身。如王駘申徒嘉等蓋宜能外形骸喪耳目一切委之自然。其究竟則官天地府萬物而登假於道也。○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以水定焉。故也。水定則能鑑。象形心定則能止。象止此松栢之獨異於衆木。舜之獨異於衆生。彼死者何焉不稱最也。正生正性也。  
郭子玄曰：夫利害相攻則天下皆羿也。自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遊於羿之殼中耳。雖張毅之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地則中與不中唯在命耳。而區區者各有其所遇。而不知命之自爾。故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為巧。然多已矣。至不免則自恨其謬而

志傷神辱斯未能達命之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對物對人者皆非我也。理自爾耳。而橫生休戚乎其中。焉又逆自然而失者也。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故有情於為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以為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也。豈直賢聖絕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聾瞽及雞鳴狗吠。豈有情於為之亦終不能也。不聞遠之與近。雖去已一今類孔之際終莫之得也。是以關之萬物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致之哉。  
慶曰：道有中央。德有中央。游心乎德之和。夫中央者正也。明也。止也。宗也。神也。天也。無可假也。無可卻也。

南華卷之五

德充符十二

十三

卷五

○故無身為無非無也。守宗遺土一也。守宗則神內遺土則精不勞。神全精復與物為春。與天為一。此謂能忘王駘申屠嘉叔山無趾哀駘它此其符矣。

田子方

外篇 陳子端曰此篇多有精密之語正與大宗師德充符出入同致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  
 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論道義切當人心也故無擇  
 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  
 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  
 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質任自然心則天矣虛緣而葆真虛已清而順物  
 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  
 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  
 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  
 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  
 南華卷之五 田子方一 十四 六四、八小五十二

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温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  
 見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  
 陋於知人心本昧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  
 請見温伯雪子曰往也斲見我今也又斲見我是必有以  
 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  
 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  
 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  
 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  
 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温伯雪子久矣見  
 之而不言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

以容聲矣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

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瞻音擇直視音擇直視若乎後矣夫子  
 曰回何謂邪曰夫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  
 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  
 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瞻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  
 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無名與位而民歸之所謂  
 神仲尼曰惡可不察存心之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  
 化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  
 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  
 死有待也而生所待者未嘗有死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  
 南華卷之五 田子方二 十五 四九五

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  
 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命之流行非規畫所能勉勉吾終  
 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毋乃求汝殆著乎吾所  
 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所以  
 與述俱往矣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奚患  
 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嘗謂女體體熱聰汝亦心  
 焉焉忘者陳迹也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  
 不忘者真性也善音折寂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  
 然似非人瘡喪我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  
 其信然與何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  
 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

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汝議乎其將且然而未

也。至陰蕭蕭。至陽赫赫。蕭蕭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

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

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

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

為之宗陰陽互根。蕭氣降於下。赫氣昇於上交。通成和萬

物化生。其有紀綱也。而不窺其朕。蓋亦有數。晦明

有常。其有作焉也。而不見其功。生則恍惚。死則宵冥。無端而莫知。始終非物之萌乎。孔子曰。請問遊

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

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數水生之蟲。

不疾易。水行少變而不失其大常也。疾惡也。數無異。其澤無異。水大常自在矣。

南華卷之五田子方五 十六

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

所一而同焉。大常也。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者終始將

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

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

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隸以勢分相屬者。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

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洵。音洵。水之洵。洵而也。自利。豈有逆焉。

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

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倚焉。孔子出以告

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醢。音希。醢。醢也。覆在甕中。雞與微夫子之

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

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

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

履句。音句。句。履也。其行詳緩。履者。事至而

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

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今於中國。曰無此道而為此服

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

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

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孔子可謂多乎。百里

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

南華卷之五田子方四 十七

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

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

僮僮。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

繫帶。箕踞。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文王觀於臧。見一

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

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

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

良人。黑色而頰。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

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

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主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



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  
 士壤植散羣。無偏長官者不成德。不居黻音斛不敢入於  
 四境。列士壤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  
 黻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  
 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  
 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  
 其猶未邪。又何以寡為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  
 不自任斯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循一待之  
 盡之矣。盡之矣而又有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循一待之  
 心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引也持措杯水其肘  
 上發之。手直道矢復沓。方矢復寓。各重也方矢而矢又  
 南華卷之五。日子方五十八

後來者。當是時猶象人也。所志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  
 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  
 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肯遂巡。足二  
 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  
 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變。今  
 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有吾問於孫叔  
 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  
 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其息以踵。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  
 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  
 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吾何以過人哉。

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  
 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  
 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  
 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  
 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  
 備。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  
 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  
 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也。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  
 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凡國名凡未嘗存

南華卷之五

日子方六

九

知北遊外篇 陳子開曰此篇所論道妙斷言語絕名相混溟昏昧迥出思議之表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音分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

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

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

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玄水隱斧白

名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啖馬

反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

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

始安道無從無道始知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

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

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

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致者招之使來至者自彼至此仁可為也義可

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

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

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已為物

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

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

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

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

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

南華卷之五

知北遊

二

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

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

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

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

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

明汰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

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

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

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翻然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六合為巨未離其內

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

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

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

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

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腫焉如新生之犢嬰兒未孩而未嘗有視

而行歌而太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

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舜問于水曰

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

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

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

南華卷之五

知北遊

三

有是天地之委蛇音退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殫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耶？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聞，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踧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恬擊而知。夫道管音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邊際初略也。」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強，思慮恟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商華卷之五 知北遊三 主

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道貫於物之中，行於物之外，故曰彼其外。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暗音陰，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生者氣之聚也，如暗

聽之物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果茲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木實曰菓，草實曰蔬。大小相綴，自有條理，而不亂。五倫雖難，所以相齒。雖煩親義，別信自有相叙。茲音裸。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調和善處，有以為焉。者德也，隨感順應。

和合而從者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

之過郤，音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漭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文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譴，音譴墮其天。參音參紛乎死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襄子曰：「參，紛乎死乎？」形之形，形之形，形之形，形之形。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見道明則入，一效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音定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

南華卷之五 知北遊四 主

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本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豨，大豕也。履豨者，以足蹠其背則知豨之肥瘠也。每下愈況也。江司市之官，獲其言也。監市，今之行賈也。每下愈況，履豨愈下。汝唯莫必無乎逃物，不必定道在何處，何物非此。况愈明。汝唯莫必無乎逃物。道豈有逃乎物而謂之道？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周徧咸三字雖異，其實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為乎淡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間乎，寥已吾志。究竟虛一，吾之志已。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闕，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有為焉為應，迂無為焉為自然。傍他乎馮闕，闕，有之。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存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

之際際之不際者也

無極窮而至於無窮則於虛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

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

也盈虛衰殺本末聚散皆有迹而何荷甘與神農同學於

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何荷甘日中參開也戶而入

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嘿然放杖而笑曰太

稱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

言而死矣夫弁欄名也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

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

狂言而死又况夫體道者乎謂冥冥者神農于道萬未處

南華卷之五知北游五 西

一猶知藏其言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

冥也無無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

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

知道無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

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

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

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

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

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

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不物能道不當

名名與道對則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

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

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

不知乎太初宇宙可見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

麗麗崑崙又在崑崙之外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

有乎元氣者太宇發光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官

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

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存無矣而未能無無也無

之內是為無所有矣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大馬之捶鉤者年八

十矣而不失毫髮鉤也捶鉤也大同馬之大馬曰子巧

南華卷之五知北游六 五

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

也非鉤無察用心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

而况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假不用以為用是以長

者神也神無所不周况小用乎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耶仲尼

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聞未

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

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

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

孫而有子孫可乎太極之理一動一靜無時不然而古今終

而後知也字宙陰始生生不窮如人之有子孫不待其有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必更

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本無生而死本無生而死而生死生各有天地生者物耶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非氣所以能物名爲物不得爲在天地之先矣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無窮已聖人以愛緣至于無時而已者其所取在於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古人應物不累中心擾擾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所以內不化者外應乎物物所係也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所以內不化者外應乎物不知不化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安者註解靡相

南華卷之五 知遊七 三

磨之義求多則有勝心莫多則不求勝矣安所化乎安所化者稀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官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齟五味相奪曰齟以也而况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壘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衰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公弗能止悲去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遇見者舉世之人皆不自知不自能既謂之人能免之乎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公言至爲公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列御寇 雜篇 陳子淵曰此篇尤其宗鏡微言蓋索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及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而五餐先饋饋之家以其半餽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誠積於中形容舉動不能輕乎肯老貴者老者人之所敬而肯其所患積而久之名號愈之患夫餐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觀謂汝於此其隻眼矣止矣不必出也矣人將歸向守汝爲歸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感之乎願敦杖之於願立其立有聞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蹠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感動豫悅汝不能自悔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也且有之心之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其悟何相孰也惡有與汝相能何哉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鄭人緩也呻

南華卷之五 列御寇一 三

吟裘氏之地抵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程。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閻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栢之實矣。而不視我之墓乎我之墓重垂焉有秋栢夫造物者之報人，之實矣蓋恃其功而以不報為尤也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造物於人自有報為應而以人之得於天者為應。墨而成夫人以已為有非人力所能也。上彼指造物下彼指翟。夫入以已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梓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眾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所安者自然所不安者有為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南華卷之五。列御寇二。无。

處窮問厄。甚因窳織屨。稿項黃馘。項無餘肉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瀉瘰，瘞者得車一乘，砭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坂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為旨，恐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子順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彼有益於汝與必以彼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志，非天布也。治之以有心則難視天。商賈不齒，雖以南華卷之五。列御寇三。无。

事齒之神者弗齒。有為之人有道必不與齒矣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金謂斧鐵木謂桎梏動謂勝食之陰陽之患也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且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獫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鈇。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外若謹密內實盈溢內快備達外若堅持而內反纏繞長外若不肖與順假急而類外若和緩而內實鈇急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

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  
 得矣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循而後走孰  
 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三命而  
 名諸父孰恤唐詩呂鉅而騎舞而輕撤至呼諸父之名則  
 蓋騎失德語允許由以天下讓者合平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  
 敗矣有心為德則害於德心後有睫其為累多  
 矣而後內視以求其累是禿而施鬚也凶德有五  
 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音其所  
 不為者也耳目口鼻之害不如意識之害故中德為首我  
 有所能也以我之能而論人之不能則此心以  
 不可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形謂府者表暴於  
 學道外藏蓄於中也美  
 鬻長太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快鞅  
 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  
 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天命者隨達小命者遭達  
 之情則造於實際知天知人為天之肖子命者造物所為  
 故達天命者隨之而下不致窮達在天而不在我故達小命  
 者遭之而不辭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稱莊子莊  
 子曰河上有家翁持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  
 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  
 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  
 尚奚徵之有哉驪龍驪於而孩視人蕭卓也以鐵  
 鞅為業者奚徵之有無焦類矣今宋國  
 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  
 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齏粉矣或聘於莊子莊

南華卷之五

列御寇四

三十

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  
 而入於太廟雖欲為狼犢其可得乎莊子將死弟子欲厚  
 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  
 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具豈不備耶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  
 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  
 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  
 徵也不徵不平者謂適是非徵者考驗真偽以  
 不平平之不平之平也二俱倒句明者唯為之  
 使繩者徵之神之所使易  
 明之所為難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  
 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明外也  
 神內也

南華卷之五

列御寇五

三二



大宗師

陳子淵曰道是讀書而後有得到了那歸之造物

淮南子曰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非至者也嘗之而無味視之而無形不可傳於人

慶曰天人參和道可見也天人自然命可見也樂天則知命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

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

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雖然

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

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

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

暮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

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于道也若

此古之真人其寢不憂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

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隘言若

哇其者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

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儻然而往儻然而來而已

參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

由參少字樣

不生死翻出  
多少字樣不  
不說不惡翻

真只六不無  
心事事在  
指寫無事如  
海浪相擊  
后急有起伏  
妙善多參  
世奇觀也

南華卷之六

大宗師

一

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

其心志其容寂其頽頽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

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

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通物非

聖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

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

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

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

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

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乎進

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謦乎其未可

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忘其言也以刑為體以

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

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于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

于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于丘也而人

真以為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

中集此

以上俱直形  
兼此段却用

一解物其其  
形變之千態  
其狀為其人  
備補矣  
揚復所云乎  
也二字文錯  
成大活潑  
地如一生  
雖其後復  
中集此

南華卷之六

大宗師二

二

格後所云用  
與前文是  
意取

一也曰其不一也。其二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且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况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瀉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俟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舛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遜。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遜。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于物之所不得。遜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愛。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

南華卷之六

大宗師三

三

三、四十三

格後所云用  
與前文是  
意取  
道者得乎  
文法錯雜  
幻理不著  
且兼少之多  
祖此  
道者得乎  
却又借得道  
者馳騁  
推以倒置之  
之誤  
以氣說神  
麻精補如脂  
其天  
只取理真何  
論事幻不歸  
其天  
且說操券以  
刑如駭馬  
謂出於聖  
歷往制以  
下如轉火懸  
處深察底  
徒得神死  
要知欲

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于上古而不為老。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

南華卷之六

大宗師四

四

四、四十五

立說不滯  
心無始別  
無味空撰  
坊九開編選  
牙

無情心  
北古物

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後而後能  
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于不死不  
生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  
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櫻寧櫻寧也者櫻  
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  
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  
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  
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子祀子  
南華卷之六 大宗師五 五  
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  
春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  
四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  
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  
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于齋肩高于頂句贅指  
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躄躄而鑑于井曰  
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  
之乎曰亡子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

只法塵辛  
添个成然  
然乃靈靈  
死無心

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鴉  
豕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  
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  
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  
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又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  
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  
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  
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虫臂乎子來  
南華卷之六 大宗師六 六  
曰父母于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于人不可翅于  
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  
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  
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  
必為鏹鄒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  
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  
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  
遽然覺子桑戶孟子反于琴張二人相與友曰孰能

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桃  
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  
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  
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  
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及其真而我猶爲人爾子貢  
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一人相視而笑曰是  
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  
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  
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  
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  
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  
懸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  
之所在假于異物託于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  
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  
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  
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

南華卷之六

大宗師七

七

三三九

也雖然吾與女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  
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  
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  
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于天  
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顏  
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  
喪不衰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  
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于  
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  
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  
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  
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  
有駭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  
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  
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汲  
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

南華卷之六

大宗師八

八

三三九

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軼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蕃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

商荈卷之六 大宗師九 九 三九

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粲然曰何謂坐忘顏

回曰墜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商荈卷之六 大宗師十 十 四

幕音模謀也 登假音選 者音侍 脩音蕭 捐音沿  
士作事 頽音塊 煖音臚 紀宅音駝 邴邴音喜 濇音觸  
廣貌 與乎音然 崔音下 悅音亡木 堪坏音裝 馮夷音水  
然 肩吾音神 禺音愚 女偶音女 朝徹音夜氣  
太山 櫻拂音寧 副墨音文 瞻明音見  
也 聶音許 需音待  
心許也 同口聶 待時而行使用視耳聽口  
誦手書皆侍役于主人者也

於謳道送 玄冥有氣 參七南 參寥無名

疑始無始之始 尻苦蒸反 僕音 五管背脊處也

有五 句音 躡躡音餅介扶 叱呵止 恒驚

成者不 撓音 撓挑宛轉跳躍也 修行之行下

疵音 畸音 有所簡解脫也化死也

駭形居喪之形 旦宅寄生 情實 乃如此

吾之親之 厲同 寥洞廓也 軹只 睢音

蕃籜 無莊美人棟 乘成全人 整音

南華卷之六大宗師十一 士

墮音 吳言箴曰大宗師者道也此篇本論大宗師却以人之能全大宗師者並論一篇以無為二字為骨以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二句為綱天之所為者天之無為之為也是大宗師也人之所為者人之無為之為也是全此大宗師也天字只是造化人字只是榮譽之稱俱當不得道二所為正是自然而無為乃謂之道自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至天與人不相勝是之謂真人是備狀真人之純于無為者與知人之所為相應自死生命也至參寥聞之疑始是備狀大宗師本體之無為者與知天之所為相應至此意亦儘暢快了然世人只為一箇貪生怕死念頭做了病根遂弄出許多有為業障故又于真人一切不染之中獨把死生再大發揮一遍欲人必如子輿之化雞用難化彈用彈化輪用輪而縣解者如子來之聽鐘

冷安夢覺而鼠肝虫臂惟所為者如孟子及子琴張之附贅縣疣決決流瀆而渾忘死生先後之所在者如孟孫才之有駭形無損心有旦宅無情死而待其所不知之化者總之只是不要落入仁義是非之點剔不要被枝體聰明牽染粘着這便是游心于大宗師夫人之于大宗師相背馳者其根源因起于貪生怕死失之有為而其所以有這許多貪戀惡者只為不真見得人生有命做箇主持故耳故篇末又把前命之說申一番議論知其命則可安于無為矣其申死生一大段即所以真人之行即是人之所為未申命一段即所論大宗師即是天之所為天字又當論命字與吾儒亦自有同中之異吾儒雖亦是莫之為而為然吾儒不直以無為作道則命字只當得氣數此處命字雖亦不外氣數然即是道即是大宗師了前篇所論命皆然莊子此篇精神命脉全在死生

南華卷之六大宗師十一 士 一事亦不獨此篇三十二篇皆然蓋此老看破一世衆生膏肓之病頂門下針要人猛于生死關頭一刀兩段成大解脫知此可以蔽南華全經之旨 死生利害富貴賤賢愚壽夭等皆此天于無思無為中自然做定故曰天而生也知此者為知天之所為天之所為處便是窈冥默定知之所不可知乃任天而無為則知之所可知也吾以其知之所知聽其知之不可知終其天年而不行險僥倖以中道天者則其知猶有待于分別而後當這箇分別也難定他是也亦不是夫本然無為者天也固天也任其無為者人也亦天也安見天非人人非天而以分別為哉故曰有患蓋大道玄同最嫌揀擇纔把天人各立箇名相彼此對偶便不玄同真人有真知則天人渾融為一後所云天與人不相勝者是也真人一段反覆形容數百言摠來只一箇無容心無容心者無為也寡

者寡薄數奇不逆則順受成者成前段偶不雄則不  
覺其好暮者謀士者事過而弗悔者事既往無留念  
當而不自得者正幹事時無踴躍喜事之心不慄不  
濡者不染者利害無變于已神疑則不憂憂喜俱忘  
無有煩惱為無憂神不染于食故不甘氣隨人運故  
息深深睡者氣所歸復之虛人若心無定見已自困  
屈則其言嗟咽而不達如人之吐者吞不下吐不出  
一般神者一身發動所由故曰機此機自然為天機  
嗜欲深而天機淺者多起一分意欲擾亂耗機一分  
元神即司馬光心死然後神活之意不可誤作理欲  
消長看出入往來始終受復總是生死其出不訢至  
忘而復之總是不說生惡死儵然不難之貌不忘其  
所始者知其始原自未始有始中來何從貪者不求  
其所終者聽其復歸于未始有始而已做什麼仙佛  
念什麼輪迴六道喜者常逍遙自在忘者了然不知  
堅而不外奪者之謂志九年面壁之謂寂廣大寬平

南華卷之六

大宗師三

三

三

無憚蹙之謂頽世味冷淡如秋逍遙自在如春喜怒  
無心如四時通物使物得所病在樂字天時者因天  
時推測而知利害不通者視利害為兩途以幻妄不  
真之事亡其身如夷齊之類則役于人而不能役人  
義者宜也與人相宜而非朋黨謙退若不足而非趨  
承與乎立已干獨而無圭角張乎曠然無懷而外浮  
薄鄙陋乎似喜事乎原來不得已而應非喜事也濇  
乎容色得愈克粹而進乎原來其德則止定又不動  
也厲乎其似世之矜驕自滿者乎原來其心宏大不  
可制以勢利故如此非矜驕也連乎其似好閉匿而  
不吐者乎原來與言俱忘非好閉也為道須把染着  
念頭消鍊剝盡了故曰縛乎其殺柔和謙退所以  
輔翼人道而行于世不得已而應是行所無事之知  
因時自然其德循循然無心自進非有取必辟如與  
有足者至于丘只須從容順適自然至之豈果勤行  
哉若此者合天下之好惡而同之一合天下之同異

而問之人天下之同者非天乎其異者非人乎合天  
與人而同之一味玄同不起分別此之謂真人正是  
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而大宗師在我矣  
然大宗師從何處體認只無為而為者是已今夫死  
生如夜旦此正所謂天之所為而人竟得與哉此從  
其莫之為而為則曰命從其理之實而不幻則曰情  
曰真從其高而率萬有則曰卓皆道之別名也人于  
父猶愛于君猶敬况此道可須臾離哉知道于足覺  
死生異途壽夭異算大小異形得喪異感堯桀異趨  
紛紛然生出幻妄分別見解孰與兩忘而化其道為  
遊真境哉是故形生老死由世眼觀之則種種是越  
若由道眼觀之大塊之載我勞我佚我息我皆我也  
一我焉得作二觀故生死無善則已有善則生不得  
獨稱善也人惟以生為善以死為不善則當死之時  
所善去矣是失其生也以富貴福澤為善則富貴賤  
困拂之時所善去矣是失其富貴福澤也失其進也

南華卷之六

大宗師十四

十四

十四

縱十分機心強欲留之終有時遯若夫以天下死生  
利害貴賤貧富之感即藏于天下死生利害貴賤貧  
富之中隨日夜相代之遇而日夜相代之初不會  
貪者一件思戀為已有則過去者本非吾所係也方  
值者又吾所安也原無所取又何所遯哉此恒物之  
大情所謂真者卓者是也音來遯之根皆起于藏惟  
藏為已有故至于遯而失其有藏舟于舟藏山于山  
任其去留則人亡入得我何遯焉藏天下于天下者  
正無所藏之謂耳然世人以藏之故而至于遯其見  
亦甚偏惑痴迷夫總生者特以己有人形而喜之彼  
宇宙間天地山川昆虫草木禽獸男女于變萬化各  
全其形此與吾之有人形者何異何故見得獨吾形  
為可喜而必欲藏之哉前以一人言則形生老死一  
也生非獨善于死此對眾物言則物我一也吾形非  
獨善于眾物故聖人無藏無藏則物不得遯不得遯  
便是皆存而真者卓者不喪矣夫造化能天人人老



始人終人人猶效法之又死此真享之道乃造  
所以為造化是萬物之係命而變化之特以出者  
何以善生之故有藏之故而失之哉對君父則出千  
君父之上對造化則出千造化之上一步推高一  
乃見道之尊正是命名大宗師本旨有情有信至長  
千上古而不為老是狀道之本體循章得之至此于  
列星是言帝王得星鬼神仙聖皆由道而成然論道  
本體內神鬼神帝生天地二句已是該盡此意了  
下又番出成一段彙選議論耳有情即前情字真字  
信者其情再不更變古今稱衍不息為可傳人不能  
私為已有為不可受可以神悟為可得不可以形求  
為不可見有以無為根無以無無為根無以無無  
亦無為根至無無亦無又誰為之本根哉故曰自本  
自根六極即六合不為高不為深不為久不為老四  
箇不為要重者似乎高非有心安排布置而高也且  
高者對卑之名無卑又何高故在太極之先而不得

南華卷之六

大宗師十五

五

以高稱深又老放此後不為義不為仁不為巧亦放  
此數不為之旨正是無為却不可以不為字直當無  
為二字此一段正狀大宗師乃一篇最緊關處夫道  
之所為道者如此這道也非為易得須是有箇冷淡  
的心腸了且有箇勇毅的才氣了却又要從容漸進  
把世味剝了一層又剝一層層層剝盡然後至于無  
古今無死生無將迎成毀即世法中自有出世法乃  
為得道無有為之心曰聖人之道其決裂很銳能斷  
然去其有為處曰聖人之才此才字與吾儒性情才  
才字相似道與才二者相須三日七日九日不必泥  
只是天下既而切身應用之物親物猶在物而生則  
我之生故外之有難易朝徹瑩徹如平且便是虛空  
生曰見獨衆人所見者世味我所見者清淨澹漠之  
境神者形之所由生死也是謂殺生我無惡惡死  
之心此神不着于死則形雖死而神無死故曰殺生  
者不死我無悅生之心此神不着于生則形雖生而

神無生故曰生者不生將迎只當往來二字任其  
自往何物不可往任其自來何物不可來任其自毀  
自成何物不可毀與成是無往來成毀耳如此則  
雖在事物紛紜擾亂之中而大定自在故名擾寧夫  
所謂擾寧也者乃擾而後成其寧者也蓋絕迹易無  
行地難須是入遊其藩在擾亂中走而自無感其名  
乃謂之寧若斷滅世相以求寂定此外道之頑空豈  
寧之謂哉副墨之子數句巧立名字見欲得此道雖  
非絕去口耳見聞心思玩味然皆元神冥會復反太  
初遊心無無亦無之境而已需役以上遊屬口耳於  
謳屬心聞之玄冥則遊神于有無也者聞之參寥則  
遊神于未始有無也者聞之凝始則遊神于本始有  
夫未始有無也者無為首生為春死為尻尾是始有  
無繼于有而復反于無終始皆無而已前拘拘是形  
後拘拘是病曲僂發背數句提是子與自述病狀隨  
其所化吾因用之不復知已之夫左右臂失尻與神

南華卷之六

大宗師十六

六

此正是哀樂不能入處比避無恒化比妻子使避去  
無以哭泣驚懼將化者之人成然遽然憂覺之狀生  
可也死可也死而復為人可也為鼠肝豕臂可也此  
所謂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者登天遊霧游于物  
外撓挑無極循環玄曠之中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忘  
死生而與變化俱相禪莫然無心貌往待事助勞役  
禮之意重在反始故曰惡知禮意不由禮是無修也  
故曰修行無有無以命之不知喚作何等人大初本  
無生俄而有生非無無時本來面目是利物也既死  
之後復反于無本來面目乃見故曰生為附贅縣疣  
死為決疣潰癰彼視四肢百骸相束乃異物偶成同  
體如萍梗飄積了非實受故曰假于異物托于同體  
何方之依者問方內方外天之戮民即天刑之安可  
解雖然吾與女當只談方外之樂夫魚生于水人生  
于道魚得水則穿躍往來池沼之中悠然自得蓋不  
必相啣相濡而養自給矣是魚相造生乎水也人得

道則爲而無爲一無所事蓋一生常定止不擾亂矣  
是人相造乎道也此便是相忘處故曰魚相忘乎江  
湖人相忘乎道術如此則爲獨行人矣予貢因問暗  
人瑞者獨也天之小人一句舉聖賢皆在譏貶之內  
大道本一無所有降而入于名相之中則當焚煩就  
簡返于太極而世法固不得盡去者夫惟簡之而  
不得則須就不得簡之中行所謂簡而今已有有所簡  
矣如無哭不得簡而至于無涕之類斯人也不知生  
不知死不知生故無喜心而不就先不知死故無惡  
心而不就後在大鑪大冶中鼠肝虫臂憑他化作其  
廢物件惟安心滅意以待其所不知之化而已矣此  
則方且聽其自化又惡知不化之可惡方且聽其不  
化又惡知已化之可悲而哀毀涕感爲哉夫死生猶  
夢覺吾今與汝皆夢中非覺中也人只爲這夢覺關  
看不破故哀樂係之若孟孫氏之居喪則僅有變駭  
其形而無悲損其心所以無損心者知生乃且暮寄  
南華卷之六 大宗師七 七 五十一

寓而死乃復還其舊是歸也非實死也故不損心此  
簡見解把愛覺機關洞然照破這便于大夢中成箇  
大覺了大覺者併哭泣喪服皆爲剩禮但世緣不可  
用意相矯相矯便是有心爲無故人哭亦隨而哭是  
其乃所以亦哭亦居喪也此不過姑且從俗相與吾  
之若將親死者而不思生視其死已耳甯詎知吾之  
所謂吾吾者則不留念不染着非如世人真其哀毀  
比乎大抵天下之幻無過于夢或鳥或魚茫無憑準  
今人生既猶夢矣即我今之言亦夢中言矣顧以夢  
作實境而一念貪戀一念悲哀此豈無無亦無時自  
然之理哉乃空中之障人心安排造作之私也試觀  
造適不及咲獻笑不及排得自然則安排無所用如  
此今人能去出悅生惡死安排之念則化而入於自  
然之天矣孟孫氏正不用安排而化入家天者子何  
以怪之天下事惟死生最大人惟死生最難割舍以  
上所引數人皆死生無變于已者至此則無仁義無

是非無枝體無聰明真于大宗師大游衍了故遂  
以許由顏回寓言轉徒者與化俱遷不旋于遇遊于  
其藩者未敢遽窺堂與之意至人有教能使人入喪  
其故有故美者力者知者說然自喪而不自知皆係  
乎教化之德鍾耳今我見先生安知先生不可息我  
黜補我劇使乘成以隨耶所遊吾所遊心也仁義禮  
樂無先後坐忘二字便是禪家面壁齊物篇所云喪  
我大通即大道玄同即無好惡心與化俱則轉徒無  
常子乘一段稍不善看便似有幾微無聊不平之意  
便是心上未忘于貧蓋此段只要明箇命字然直頭  
就說破了又何味須先替他搜求貧之故可是父母  
所爲可是天地所爲若一有爲之者也難喚做命兩  
耶字兩乎字正是搜求處原來父母不欲我貧無論  
父母就是天地也不能使我貧然則誰爲之畢竟無  
有爲之者也無爲而自爲豈非命乎就一句斷殺無  
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知其命則忻戚之障當必釋  
南華卷之六 大宗師八 六 五十二

然自喪故曰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而已  
矣此段雖就是前死生命也人人不得與物之情也  
然此處先徵問後點破恍然能醒人迷又此處正是  
中前天之所爲乃曰天地非私貧我則天亦不得與  
何也蓋天之所爲者無爲而爲天地非私貧我者爲  
而無爲無爲而爲焉得不屬之天爲而無爲焉得謂  
天爲有與  
淮南子曰今夫萬物之流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幹  
皆本於一根而修循千萬也若此則有所受之矣而  
非所授者所受者無授也而無不受也無不受也者  
譬若周雲之龍從遼遼巢彭澤而爲雨沈溺萬物而不  
與焉溼焉今夫善射者有儀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  
之數此皆所得以至於效然而奚仲不能爲蓬蒙造  
父不能爲伯樂者是曰論於一曲而不通于萬方之  
際也今以涅染緇則黑於涅以藍染青則青於藍涅  
非緇也青非藍也茲雖遇其母而無能復從已是何

則以論其轉而益薄也何況夫未始有溟藍造化之者乎其為化也雖鑊金石書竹帛何足以舉其數由此觀之物莫不生於有也小大優游矣夫秋豪之末淪於無間而復歸於大矣蘆符之厚通於無整而復反於敦龐若夫無秋豪之微蘆符之厚四達無遠通于無圻而莫之要御天過者其襲微重妙擬桐萬物揣丸變化天地之間何足以論之夫疾風教木而不能拔毛髮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羸羸適足以翾翾夫與蚊虻同乘天機夫受形於一罔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命又况未有類也由此觀之無形而生有形亦明矣是故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物之初

鶻冠子曰有一而有氣有氣而有意有意而有圖有圖而有名有名而有形有形而有事有事而有約約決而時生時立而物生故氣相加而為時約相加而為期期相加而為功功相加而為得得失得失相加而為吉凶萬物相加而為勝敗莫不發於氣通於道約於事正於時離於名成於法者也法之在此者謂之近其出化彼謂之遠近而至故謂之神遠而反故謂之明明者在此其光照彼其事形此其功成彼從此化彼者法也生法者我也成法者彼也生法者日在而不厭者也生成在已謂之聖人惟聖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公政以明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運於上事立於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成此道之用法也故日月不足以言明四時不足以言功一為之法以成其業故莫不道一之法立而萬物皆來屬法貴如言言者萬物之宗也是者法之與觀也非者法之所與離也是與法親故強非與法離故亡法不如言故亂其宗故生法者命也生於法者亦命也命者自然者也命之所立賢不必得不肖不必天命者學已之文者也故有一日之命有一年之命有一

南華卷之六

大宗師十九

九

時之命有終身之命終身之命無時成者也故命無所不在無所不施無所不及時或後而得之命也既有時有命引其聲合之名其得時者命曰調引其聲合之名其失時者精神俱亡命曰乖時命者惟聖人而後能決之夫先王之道簡然而世有困君其失之謂者也故所謂道者無已者也所謂德者能得人者也道德之法萬物取業無形有分名曰大孰故東西南北之道踰然其為分等也陰陽不同氣然其為和同也酸鹹甘苦之味相反然其為善均也五色不同采然其為好齊也五聲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故物無非類者動靜無非氣者積往生跋工以為師積毒成藥工以為醫美惡相飾命曰復周物極則反命曰環流

郭子玄曰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

列子曰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于並而貴賤貧富與余異余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余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與而皆謂與余並汝之類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僂僂成者僂成也初非成也僂僂敗者僂敗者也初非敗也故迷生於僂僂之際昧然於僂而不昧然則不駭外僂不喜內僂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耳背梗面墮亦不墮什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天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

南華卷之六

大宗師二十

十

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

料度與不度矣以異唯亡所量無所不量則全而亡  
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言喪也  
陳子淵曰精神愈斂則氣息愈微氣息愈微則靈關  
愈微故心靜則聽止於耳息微則心止於符一消一  
息顯其自然則與天暗合故謂之曰符夫氣也者虛  
而符物者也心止於符則虛矣虛也者道也未始有  
物也

金剛經曰須菩提若人言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  
須菩提于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說義不也是人不  
解如來所說義何以故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  
則非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是名我見人見衆生  
見壽者見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  
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  
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不取于  
相如如不動

揚升菴曰藏舟於滄藏山於澤此藏大也藏人於室  
南華卷之六 大宗師三

藏物於器此藏小也小大雖異而藏皆得宜循念念  
遷流新新移改是知變化之道無處可逃也故曰藏  
小大有宜猶有所遁  
慶曰夫神無我也知吾所謂吾之非相與吾之也伏  
戲維斗同於得得無得也副墨洛誦同於聞聞無聞  
也鷄彈輪馬同於化化無化也美力知巧同於失失  
無失也安排而去化人也命也惡所不適惡所不一  
惡所不遊惡所不忘

駢拇外篇

駢 拇 音某是足大指也連二指 枝 音枝指名六指 出乎性哉而後於

德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後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  
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  
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

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  
亂五色淫文章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

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  
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按擢德行使天下

簞鼓以奉不及之汰 難及也同聲附 非乎而曾史 曾史 是

南華卷之六 駢拇 三  
已駢於辯者繫瓦結繩窺句 音改古人章句為辯証 遊心於堅白同

異 強 之間而蔽 音企半 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 音

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自  
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 音 長

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脰雖短續之則憂鶴  
脰雖長斷 音 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忤

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  
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 音 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

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 音 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譽言富故忘仁義

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驚當也。且夫待鈞絕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徒其德也。屈折禮樂，响音愈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鈞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墨，索故天下誘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為之不已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音喬立音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忘其羊，問臧奚事，則挾莢音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按獲日博不以遊按獲日塞。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

南華卷之六 駢拇 三十四

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南華卷之六 駢拇 三十四

徐無鬼 韓篇

徐無鬼 魏隱士 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

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

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

將黜嗜欲擊 公之意 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

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

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 得執取飽得飽 中之質若視

日 疾然上視 上之質若亡其一 無為 吾相狗又不若我相

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絕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

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郵若失若喪

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

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

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璣奉事而大有功

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

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

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入 流落 乎公國數日見其所知

而善公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 僅識 喜及期年也見

似人者而喜矣 似其人 不亦公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

空者黎藿在 寒 也乎鼪 生 之逕 音良欲 位 也 其空聞

人足音 音 然而喜矣而况子昆弟親戚之聲 音 故 音 蓋

南華卷之六 徐無鬼一 五十五

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譽歎吾君之側乎徐無

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茅粟厭葱韭以宿寡人

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

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

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

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

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

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 中不自得也 夫神者好和而惡

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 不自知其即 武侯

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

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

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 美惡之成 君雖為仁義幾

且偽哉形固造形 以有為之心 成固有伐 成心不化 變固

外戰 心乎則 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鎗

壇之宮 門壘鎗社稷之地 心與心則一室之內惜於戈

牙無藏逆於得 無得則 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

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

戰不知孰善 形與神戰外雖 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

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櫻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

乎用夫偃兵哉 民命死生懸於君之一念能不爭而 黃帝

南華卷之六 徐無鬼二 五十六

將見大隗音備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崑崙駘乘張若謂朋

前馬崑崙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昏迷無所問塗

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

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

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

指牧馬而已矣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

脊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與日俱邁而遊於襄城之野

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神無方夫為天下亦

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

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

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或亦太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

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

談說之序則不樂祭士無凌詐凌錄之事則不樂皆囿於

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見天下為已事招攝自中民之士

樂變音於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

於易者也歲功生成皆順其自然之序馳其形性潛之萬

物終身不反悲夫知時復則逐物喪其真莊子曰射者非

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昇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

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射以為

期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乘四與夫子為五果孰

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揚朱墨程公孫龍與惠子為伍學

則各是其是何異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

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

謂道也冬寒爨而夏造冰造時甚矣然冬至一陽生以

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

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廢置也應宮應角以其音同

子曰今夫儒墨楊乘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

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謂吾之莊子曰齊人躡柳子於



亦遺 夫楚人寄而躡閭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關

未始難於岑也而足以造於怨也病足而為者口謫關

舟而足未離岸而與舟人關忘濟已之恩奇於外國不能自勝附

而成就怨矣方關之時能不自以為是乎莊子送葬過

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墜者亞白漫其鼻端若蠅翼

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墜而鼻不傷郢

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

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

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惠子死又管仲有病桓公

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

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

南華卷之六 徐無鬼五 五十二

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而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

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東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

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

也上忘忘使人而下畔使人愧不若黃帝傍道曰皇而哀不已

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

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其於國有不聞也

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

山眾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攫音劫振

捷之狀見巧乎主主射之敏給也矢速搏捷矣王命相者

趨射之狙執死左右齊射之狙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

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子以至此極也戒之哉嗟乎無

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太樂辭顯

三年而國人稱之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頰成子

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

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觀我而齊

國之眾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責之彼故鬻之

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

鬻之質其得賢也田禾一觀齊國三賀謂我先而賣之彼

實之所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

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道日加進仲尼之楚楚王

南華卷之六 徐無鬼六 三十一

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

於此言已古人飲酒於此率以言陳善曰丘也聞不言之

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

解孫叔敖甘寢棄刃而郢人投兵二子皆能為無為丘願

有喙三尺凡鳥喙長者多不能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

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彼二子此夫

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先夫大辨一而

德知之所不能知者辨不能舉也既非人之所能知則雖

人名若儒墨而凶矣今之以儒墨名者類同其故海不辭

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

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不以歸名不立此之謂大人  
 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况為大乎夫為大  
 不足以為大而况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然求焉  
 而大備者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  
 而不窮循古而不摩順道而行大人之誠子基有八子陳  
 諸前召九方歎因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歎曰柎也  
 為祥子基瞿然喜曰奚若曰柎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  
 身子基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此是極也九方歎曰  
 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  
 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基曰歎汝何足以識之  
 南華卷之六徐無鬼七 三

則易於是乎則而鬻之於齊適管渠公之街終身食肉而  
 終渠公之街臨街之門為鬻者也鬻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  
 奚謂耶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  
 人相食與天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  
 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  
 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施之於外有且假夫禽貪者謂貪  
 也哉甚民之利賴於上亦然是以一人之斷制天下譬  
 之猶一規一也規一也也規制也工人以刀斧斷制朴散為器生  
 故曰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  
 外乎賢者知之矣出乎賢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  
 南華卷之六徐無鬼八 三

而柎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泰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  
 吾未嘗為牧而祥音藏生於與未嘗好田而鴉生於矣要  
 若勿怪何邪室西南隅為與東南隅為矣吾所與吾子遊  
 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  
 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  
 不以物與之相櫻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  
 也然有世俗之償焉有功於物物乃償之此其常也無事  
 不與物相亂委蛇不見有宜人之事凡有怪徵者必有怪  
 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  
 何而使柎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則之

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  
 以為足矣而未始知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見自  
 以暖為足以姝為美濡需者豕蠹是也濡需者豕蠹是也濡需有需待食  
 知禍故以擇疏鬣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蹄曲隈豕之毛曰  
 隈豕蹄之曲孔間肢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  
 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固心  
 貴之間不自以為名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德儂自若之  
 反為所苦羊肉不基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  
 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  
 舉之童童始居之陋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

童王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簾者

也卷之者與其可以保子孫黎民而日是以神人惡衆至

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衆人所歸人各異情最難和

矣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內自溫暖曰煬和以順

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知是無能

忘情於物以氣羶而聚蟻則不能無以目視目以耳聽耳

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循則不見事物古

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無為自然古之真人得之

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不以死生藥也其實

董也鳥頭桔梗也雞壘也也豕零也也是時爲帝者也

南華卷之六徐無鬼九三五

何可勝言醫者制藥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

大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明於

身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夜明晝昏

長則宜短則不宜自有所節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

過河也有損焉請使只但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

始其櫻也恃源而往者也源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

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生於土而不離於土生於形而不

物皆理之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

殆凡能其於府也殆靈府瑩然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

也茲萃成憚不及改而其反也緣功由人自取以爲功能

禍日滋多矣

故不覺徇象喪心

其果也得火非一朝夕而人以爲已實不亦悲乎故有云

國戮民吾身之所有者無已不知問是也不謂故足之

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蹶亦踐也足之

必有餘也後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

所謂也出於見知大一造化無感知大目所見知

大均不殊知大方不樂知大信之理知大定之止至矣夫

一通之未始有物之先大陰解之靜極之時可以大目視

之犬均緣之順也順大方體之混然一體大信稽之大

定持之執其盡有天人事盡循有照循乎自然吉古冥有

樞冥漢之中始有彼始無物之始必有則其解之也似不解

南華卷之六徐無鬼十三四

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

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問所以解惑務學之入門謂滑

有實化育流行不可揣摩若無實有古今不貸而不可

以虧從古至今物無則可不謂有大揚確乎闔不亦問是

已奚惑理之微妙此不可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

不惑是尚大不惑歸於不疑解天下之疑復

則陽 雜篇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末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

果曰天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人則

獨其姓名夷節楚人王果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

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

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類冥乎富貴之地非

相助以德相助消無語思之德焉千進之智苟不以節也

夫凍者假衣於春暘音易者及冬乎冷風來者得衣其後

夫楚王之為人形尊而嚴其於罪也貴其相濟陽好進

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佞人能撓君之安

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

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已

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竝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

彼其乎歸居而一聞其所施從容服豫其於人心者若是

其遠也言休則如此故曰待公閱休聖人達綱繆周盡一

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攝作而以天為師益作動人

則從而命之也聖人豈知憂乎短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

止也若之何百年之中所行幾何我生而美者人與之

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

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謂有不

不聞其美者終不因之加損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

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

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舊國舊都望之惘然雖使丘

陵草木之繙入之者十九猶之惘然快也况見見聞聞者也

本來即以十仞之臺懸眾間者也衆可以新一時之耳目

矣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

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言之管不化故夫師天而

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

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借行而不替替與

南華卷之六 則陽 一 圭

物無所行之備而不洩尼若言謂曰其合之也若之何

可得命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從師而不圍

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司其名門尹登恒為之傳不局

使稱得之名贏之此者得其所成者不仲尼

之書慮為之傳之孔子方且警憲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

內無外內而名因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

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耻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

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惠王齊威虜其人民

係其車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是忌

然後秩尺其背折其脊折季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

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皆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越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見之於王論之於道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友在通達之國入跡若存若亡乎視之君曰然曰通達之中

南華卷之六

別陽三

三七

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嗚鶴也吹劍首者吹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璧猶一吹也無所容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漿五音其隣有夫妻妾登極屋者子路曰是稷稷稷稷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鎖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無水而死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

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必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豈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稷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眾為如此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變為性蕞蕞蕞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日竝潰漏發不擇精氣所出下溺不知所出漂疽疥癰潰內熱溲膏痛是也相矩

南華卷之六

別陽四

三八

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莘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尊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辭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犬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遂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為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敢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

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知所不知乃萬物所由以生出者根也門也已乎已乎且無所逃。無非此理此則所謂然與然乎始乎自疑終乎自決仲尼問於太史大殺。伯常騫狝章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獵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耶大殺曰是因是也。因國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奉御。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執其贊見之幣南華卷之六 則陽五 三五

公使人扶翼之禮也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庸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狝章曰夫靈公也死上葬於故墓不吉上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聚井為丘陵聚丘為姓名同為里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合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人合弁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王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拒。雖有取正

不誣他人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文武殊才可用則用非有賜與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禍福無常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私意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大澤之材合為正石之用大山木石散為天下之需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道本無名不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既有名矣得與無名南華卷之六 則陽六 四

者此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照無明相蓋。互藏相治。寄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公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常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先後相隨橋運之相使。橋則乘之以行運則引之窮則反理而不亂橋運之相使以濟升降屈伸若或使之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物字得道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物字到無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一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

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文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量。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謂其有則名實俱有。而謂於物之中。之亦累。於物也。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謂疑也。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是物之形。非物之形。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立言始。終要在物上。見道終不能離物。所以為過。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道不可名。強而名之。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

南華卷之六

則勝七

聖

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言議有所極。

應帝王

慶曰：王應無帝。應虛從混沌中立根基。聖人之治與化為人也。

禮復所云。非人非人。怪莫一豈。入三字。變。奇絕。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

南華卷之七

應帝王一

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螽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

禮復所云。心字即空。其真歸于太。



此是與蓋揚  
者為人却問  
厭字文字一  
轉一無字  
分作林檎  
按字四樣

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墳垠之野汝又何帛以治  
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漆合  
氣于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陽子居  
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疆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勌  
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  
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爨  
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蹶然曰敢問  
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  
南華卷之七 應帝王三 二

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  
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  
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  
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性權矣列子入  
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  
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  
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  
焉試齋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  
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鏡桓之審為淵  
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委壺  
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  
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  
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為魚靡因為波  
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

楊復所云  
權即聖學  
一獨

九淵不悉  
樂引蓋不  
盡學子列  
子

南華卷之七 應帝王三 三

結上只用

虛字後中

字却原教

音響矣又

于不後字

提渾沌之

說鑿鑿

遂為後來

皆鑿鑿之

最奇者

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是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

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無為名尸無為謀

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

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

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南海之帝為儵比

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

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

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曰鑿

南華卷之七

應帝王四

四

一窅七日而渾沌死

未始入

又出

造化

繪音

墳音

墳音

墳音

墳音

墳音

帛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物微也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紛而封哉

解散胃中

音

音

音

音

音

吳言箴曰此章專論帝王之道言帝王合應如泰氏之出於非人而又非入于非人如接輿之戒繪弋熏鑿吾民如無名氏所云游心于淡合氣于漠如老聃所云立乎不測而遊于無有所謂無有亦只是至虛而不萌鑿鑿是已德來只無有二字。四不知是無窅鑿躍而喜是悟出無窅鑿道理非人天也未始出

于非人者偷局于人未出于天未始入於非人者與

天俱化非有意為天徐徐安穩于自得此四字最

善狀凡人間間然日以心焉者臥則神且不寧或驚

或憂殊不帖席纔覺則百憂感心身雖未起神已馳

逐拘攣不自在了至人便無此光景便是其寢不憂

其覺無憂道理呼牛應馬應馬隨呼而應初無

所定故下兩一字道有情有信故曰其知情信曰情

曰信曰真總是對幻字看以已出經即吾儒議道自

已式義度人即吾儒制法以民經者常道度者相度

之度乃限節之意把義做了準式立簡法以範圍

限量天下欺德者偽德涉海句言不勝任正謂正性

確乎二字該放在正而後行之上聖人治天下難道

治其形迹徒治外乎將必治內也夫治內者惟順性

命太樸之理而行能盡其無為之事便罷了聖人為

治斷然如此今乃分外生事必要以已出經式義度

人如此極格吾民是繪弋而熏鑿之也夫鳥避繪弋

南華卷之七 應帝王五

鼠避熏鑿二虫猶知弋鑿之為害你倒以此加民則

夫人之兆呈于色而映于心猶卵腹於雌而胎于雄無雄則無卵矣無心則無兆矣汝必以道自充一世欲人必信之此便是心未化處有心因有兆故神巫得以相汝耳地文天壤太冲莫勝未始出吾宗是四樣淵名杜德機善者機衡氣機又即地文天壤太冲莫勝之別稱耳皆以氣而言但其根本則在無心凡氣隨心運以心闢者其心滯于物而不化則氣亦滯于一定而不能變化有無故有一定之兆形于外而人得相之若心無所著則氣亦無所滯而變化屈伸有無動靜不可捉摸雖有善相亦安所據以為定而相之諸解皆朦朧作心看茫無的確若論此心本體之無則一無豈能作四狀若論心之乘動靜以異則亦止動時靜時兩樣那討四者况與季咸相接時屬之動則均是動屬之靜則均是靜豈有前後各做一景耶然淵者靜默不動之意以水之本體借言也若氣何以名淵蓋水雖因感異狀如或止或流或鯢恒

南華卷之七

應帝王六

六

六五三

不震者與發于踵者互融相半不專于一故為冲和無偏勝無偏勝則平矣故曰衡氣機衡者平義鯢恒五句搃上三段而言機發于踵是鯢恒也萌乎不震是止水也不齊是流水也審者信言鯢恒信乎為一淵止水信乎為一淵流水信乎為一淵壺于到此方說出向之所以樂神巫者皆此淵也下未始出吾宗也是九淵內一淵却把九淵先說在此處下又另說此伸縮之妙列于九淵皆說全不若此引而不竟者為住已滅已失搃是追不及未始出吾宗宗字是元氣就是德機善機氣機未始出者斂之甚密韜之甚固窮冥深寂全然無有益不惟不是天壤太冲莫勝也不是杜德機此處連機亦無連萌亦無而不震不足言矣故曰虛而委蛇委蛇順也刻像連身子亦無撐持亦無主張倚着一般彼神巫不知此是何等樣名狀因以為如茅草之靡而無可憑以相者因以為如波之流而無可執以稱者故逃也畢竟生氣豈直無但潛伏之極耳這不是勉強攝住了他這田地亦不容易到乃心學定靜工夫已做成了即疑神之中自兼得專氣之養故氣性其運化變動前真人之息以踵亦然其他每說到長生仙遊景象亦然故南華一書佛經道經皆具但莊子只知疑神初非在氣上做工夫耳三年不出學此甚麼學箇無心學箇名實不入反執妻爨不知有妻也食豕如食人不知人物異形也一切世故無與為親不知有人事也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形立如木偶人也此則尚不知有已又孰知所謂紛紛然封豕封貉封牛封豨一以是終終身常是如此也世味粘染入骨非痛自決裂割舍不能洗去故須三年不出纔刻得乾淨成得這種愚堯學問觀神巫不能測壺于即此一事推之則聖人之立乎不測者可知乃所謂游于無有者何如無有亦只是至虛而全不生窳鑿且尸主也修行以致名則我是箇名之尸了府來也遇事用謀畫則此心是

南華卷之七

應帝王七

七

謀畫之所來了任擔子也我好去擔當事則我是簡  
事的擔子了用知識分別剖析則此心是知之主了  
無為者教人自禁止之意體畫二字一般朕始也何  
與則有廢有成則有敗有為則有窮無窮則何窮極  
止息之有此便是大宗師篇無藏亦無逐之意體無  
窮敵之理而遊心無始之境把所受乎天這未始有  
始者盡盡無有耗散可謂有得矣而與得俱化初不  
自見其為得摠之亦只是一虛而已舖設至此却以  
一虛字結之至人用心四句又申虛字鏡之干物妍  
極自照何將何逆有順應無藏留至入之心如之故  
雖日應萬變自能勝之其于本來至無之體毫無擾  
亂耗散大何傷之有莫學南海之儵北海之忽擊渾  
沌竅而渾沌死此便是有傷的樣子南海北海中央  
雖其寓言却是人身中法象南海之帝火德也北海  
之帝水德也是人身之五行中央心也人自無無亦  
無中生來心之本體原渾沌只緣六根而染六塵因

南華卷之七 應帝王

六塵而起六識于是愛憎是非紛然互作聰明日廣  
太樸日漓無無亦無之真蕩然不復存矣此都為形  
生神發以至于此故設為南海北海中央之說然人  
之徇聲色臭味弄喜怒好惡本欲以自快其心故以  
鑿竅為報渾沌之德但以此道快之以死之之  
道報之耳此一段只明得之有傷根不出上勝物而  
不傷一句  
化書曰稚子弄影不知為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為  
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為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為國所  
化化天下者不知為天下所化三皇有道者也不知  
其道化為五帝之德五帝有德者也不知其德化為  
三王之仁義三王有仁義者也不知其仁義化為秦  
漢之戰爭  
呂覽曰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今以衆地者公  
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主亦  
有地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主無所避其累

矣凡為善難任善易矣以知之人與驥俱奔則人不  
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主好治人  
官之事則是與驥俱奔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  
有居車無去車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諺諛諛巧  
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堅窮廉直忠敦之士畢競勸  
騁驚矣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  
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恃恃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  
自以若此則百官惛憊以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  
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王良之所以  
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有道  
之主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  
是治之轡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  
而察其類無使放悖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馬  
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  
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司也萬物羣牛馬也不正  
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通

南華卷之七 應帝王

而實以通悅舉以高賢而克以卑下贊以潔白而隨  
以汙德任以公法而處以貪枉用以勇敢而墜以罷  
怯此五者皆以牛為馬以馬為牛名不正也故名不  
正則人主憂勤勞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  
管子曰夫亡國踣臣者非無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  
功也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其時也亂  
世煩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主迷  
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  
桓譚曰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主防威德更  
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仲舒言  
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  
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  
郭子玄曰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運矩主上無  
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  
枯木同其不華濕灰均於寂隤此乃至人無感之時  
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

淵默淵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自  
爾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視其  
神動而天隨因謂之有生誠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  
與變化升降而以世為量矣然定靜無我無人故非  
相者所測耳○德機不發曰杜乃今自覺昨日之所  
見見其杜權故謂之將死天壤地位之高妙如天臺  
也名實不入有無俱遣機發於踵靈氣自下而上微  
而不可見但以吾性之動處而示之彼見其機故言  
有生也○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地文不猶  
卵乎此應感之容也機發而着於彼彼乃見之  
陳子淵曰儵者喻昏黑無象也忽者喻荒忽無形也  
渾沌者無孔竅清濁未分也儵忽之間渾沌已破言  
保之甚難而散之甚易也三者稱帝謂帝王之道以  
純樸未散自然之為貴也  
楊復所曰南海識主北海情君中央黃庭正位居體

百善卷之七 應帝五十一

十一

馬蹄 外篇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核草飲水翹足而陸  
立時每有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核音者無所用之  
一蹄或立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之宮無所用之  
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音者錐音者刻以錐剔  
以火皆治連之以羈音者羈音者編之以早棧音者棧音者  
馬蹄者音者連之以羈音者羈音者編之以早棧音者棧音者  
于其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  
前有概音者飾音者之患而後有鞭笞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  
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音者埴音者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  
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鉤  
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  
南華卷之七 馬蹄一

南華卷之七

馬蹄一

十一

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  
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音者命曰天放音者天放音者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音者其視顛顛音者當是時也山無蹊  
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  
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闢夫至德之世  
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  
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德矣及至聖  
人蹇音者蹇音者為仁蹇音者蹇音者為禮音者為禮音者而天下始疑  
矣澶音者澶音者為樂音者為樂音者而天下始分矣故純  
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

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學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已此矣。夫加以以衡扼齊之。以月題鏡而馬知介。獨倪脾脫音扼曲頸扼拒猛。不受受羈勒。詐受其銜竊轡其轡偷蓄。其銜竊轡其轡偷蓄。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張揚。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踈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南華卷之七 馬蹄三 士

眩篋外篇

將為眩音篋音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纏緘緘。固局音管音鑰音鑰音也。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局鑰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有。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馳音。子胥靡音。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

南華卷之七 眩篋一 士 四百四三

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  
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邯鄲音寒丹楚伐魯故圍聖  
人生而大盜起培擊聖人縱含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  
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之法不為盜及盜資聖人已死則大盜不  
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  
天下則是重利盜踞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  
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  
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  
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帶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  
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  
南華卷之七 脈三 十四 四百七十七

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  
下不鑠散消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  
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  
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煖音約火光亂之天下者也夫  
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  
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  
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  
其服樂順適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  
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  
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音盈糧而趨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太  
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  
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  
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  
罟音會笱音苟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音削格音格所以施羅落  
置音嗟罟音浮車音車網音網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音知漸音漸毒音毒讀音讀  
滑音滑汨音汨亂音亂堅白解垢音解角音角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  
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  
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  
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燬山川之精中墮  
音四時之施喘音喘之蟲音蟲宵音宵之物莫不失其性甚  
南華卷之七 脈三 十五



矣夫奸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實之思而悅夫後後之佞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音之諱意。嗚呼。已亂天下矣。

在宥 外篇

聞在優宥寬容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不必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也於陽。大怒邪。毗也於陰。陽并毗。四時不至。順寒暑之和不成。調其反傷人之形乎。氣序爭則生病。使人堯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作事半途而廢。於是乎天下始喬。音橋好好卓特鷲鷲而南華卷之七 在宥 七 四七十一

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奔競焉。終以賞罰為事。彼趨避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音局儻音多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太之邪。不但尊信之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

歌以儆之吾君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  
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  
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  
能無解支離其五藏無摧拔其聰明戶居而龍見淵默而雷  
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薰累塵焉吾  
又何暇治天下哉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  
老聃曰汝慎無櫻人心人心排下排初而進上引進上下  
囚殺無常淖約平乎剛強平時剛強廉劇廉隅彫琢廉隅  
澁澁憂憂其熱燥寒寒疑疑冰冰其疾疾俛仰之間  
而再重撫撫也也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暫其動也懸而  
南華卷之七 在首一 大 四九十九

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非者相枕也桁楊械者相推  
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  
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  
楊械也也桎梏械也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音也焉知魯史  
之不為桎梏音也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黃  
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今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山之  
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  
取強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劾陰陽  
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陰陽  
本然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自生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  
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時日月之光益以荒薄矣  
而使人之心翦翦急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  
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  
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  
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  
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  
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  
無搖汝精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  
所知中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中慎汝內助  
心閉汝外中多知為敗我為汝遂於大明

大之上矣至彼至陽明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

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

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

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

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

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

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太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

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緝乎遠

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雲將東遊過

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躍而

遊雲將見之儻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

鴻蒙拊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

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

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為之奈何鴻

蒙拊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

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

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游

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執掌以觀無妄

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

民墮于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

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

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雲將曰

然則吾奈何鴻蒙曰噫毒哉德優優乎歸矣雲將曰

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汝徒處無為

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然無魂

物忘大同乎泮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

物芸芸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

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關其情物固自生

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

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

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

也夫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嘗出眾以靈所聞不如眾枝眾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

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

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

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

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

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

入六合遊幸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

是

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自然有問而  
 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響寂待行乎無方變化  
 汝適往復之撓撓舉動不已以遊無端出入無旁無極與日無  
 始運頌贊論形軀合乎大同地天大同而無已萬物皆同無  
 已惡乎得有有觀有者昔之君子有大物而物觀無者天  
 地之友無物無我無為賤承貴而不可不任用者物也  
 遺此下皆因而不可不因依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  
 事也道明而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道精而遠而不可不  
 居者義也義主分別與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道無  
 不可不積三千三百非一時者禮也禮王中而不可不  
 南華卷之七在者六 三  
 高者德也人所同得然亦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自然神  
 而不可不為者天也人事故聖人觀於天緊接而不助力  
 成於德而不累積累出於道而不謀計會聚於仁而不恃  
 不自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拘接於事而不  
 讓當行齊於法而不亂紛雜之中恃於民而不輕不輕我  
 因於物而不吝不吝本物緊接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  
 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累則不明  
 見道器之一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  
 尊者天道也道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  
 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天道外篇 楊復所曰君道無為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  
 聖道運而無所積帝為養黃以上者故海內服明於天通  
 於聖六通四辟同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  
 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  
 靜心者故靜也不撓則靜矣靜則定而慧生水靜則明燭  
 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  
 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  
 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  
 實者倫矣一實萬分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所謂一動  
 南華卷之七天道一 三  
 其根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所謂無矣無為則俞俞  
 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  
 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海舜之  
 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  
 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  
 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  
 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  
 之謂大本大宗與天者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  
 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者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  
 吾師乎齊音萬物而不為矣變而相雜曰澤及萬世而不

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知者與天為徒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鬼出見人曰祟不祟神藏而不露也。不疲精神不倦也。曰鬼曰魂一精神而已。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

南華卷之七

天道二

二五

四七三

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王。任事者責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絡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守天子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類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

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職守分守已明

南華卷之七

天道三

二五

四五六

而形名次之。形以彰之名以命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才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也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

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靈，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以天視堯，豈不膠擾擾乎舜之所言天也，堯之所言人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名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

南華卷之七

天道四

三

四七三

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平音重，音音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說失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鍊，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恒常也，服如服膺之服，有服則矜持之心非自然矣。士成綺馬行避影，側身而行，履行遂進，踵步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高岸而目衝然，高視而頰頰然，音塊中央廣兩，音塊然而口闕然，音塊然而狀義自矜，音塊然似繫馬而止也。」所謂動而持，舉動發也。機敏捷察而審，音塊知巧而觀於泰，音塊泰者多於本性，巧於巧中，音塊凡此十事爲不信性，音塊邊境非由於道之中者，音塊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莫載，音塊故萬物備，音塊廣廣乎其無不容也，音塊淵乎其不可測也，音塊形德仁義神，音塊在日神之末也，音塊非至人孰能定之，音塊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音塊而不足以爲之累，音塊天下膏棟，音塊而不與之偕，音塊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音塊極物之真，音塊能守其本，音塊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音塊神之所應者外忘則神全，音塊心之所存者內忘則心靜，音塊通乎道合乎德，音塊退仁義賔禮樂，音塊至人之心有所定矣，音塊世之所貴

南華卷之七

天道五

三

五七三

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  
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  
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  
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  
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  
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  
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  
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  
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  
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  
徐則甘而不周。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  
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其謂易入而不堅。苦澁  
堅持而不入。數指分寸也。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  
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  
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南華卷之七

天道六

天

三十四

天運 外篇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  
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  
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  
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  
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其力地高。陽亢而戰故多風。敢問何故  
巫咸超音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五常六氣所以帝  
佐元年成歲功。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書治成德備監照下土。  
天下載之。此謂上皇商大宰。湯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  
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  
南華卷之七 天運一 无 六十四  
莊子曰。至仁無親。元氣之中不見可愛。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  
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  
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則孝則仁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公之遠也。  
故曰。以敬肅其外貌孝易以愛和氣愉色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  
忘親在已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無忘天下難。無忘天  
下易。使天下無忘我難。我無心於天下。而天下無心於我。則忘之盡矣。夫德遺堯  
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  
仁孝乎哉。夫孝弟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  
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



譽升焉。是以道不渝。貞常不變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

樂之樂於洞庭。地名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意卒聞之，而

惑。蕩蕩，精神散逸默然，口不能言乃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哉。吾

奏之以人，徵之以天。六律五音與天地之氣相表裏也禮以節之，則有序。建之以太清，聲氣之元由造化出清濁高下

之以禮義。義以正之則不亂節取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

節焉。應之以自然，欲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

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四時合乎造化之自然，盛衰文武清濁陰陽節奏之妙

流光其聲。流動而光瑩蟄蟲始作，吾

驚之以雷霆。發舒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債一

南華卷之七 天運二 三十一 大三五五

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始終相生，統同無間，死生債起變動而不可窮，故不可執也。待

者求歸一而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

月之明。動靜相生，往來相禪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

齊。不至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坑音塗郤守神。其聰明

而盛一其心志，以物為量。隨物而為之劑，量不審音律之節奏，用知巧而循自然其聲揮

綽，悠揚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鬼神

安位三，辰順軌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若有止而無止子欲慮之

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自

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

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音移女委蛇

喪其耳忘其目，廢其形骸如故。息吾又奏之以無息。振其精神

虛空弛放而不收，故曰委蛇。故若混逐叢生。樂無相奪

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天命流行故若混逐叢生。樂無相奪

如萬物並生並立，林林同樂而形迹忘布，揮而不曳。布散

而牽曳，幽昏而無聲幽深昏默而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

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

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逐於命也。天機

宰，不張而五官皆備。五官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

焱。一作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

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彌漫宇宙，天地為昭

也。而故惑。求其然而不接，得其所以然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神為之

南華卷之七 天運三 三十二 五百四四

森森若有，鬼崇者吾又次之以息息，故遁。息則心力疲竭，欲棄去之卒之於惑

惑，故愚。愚，則識迷，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無大分別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魯太師名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

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

之未陳也，盛以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

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

篋，衍中以文繡，游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音且數眇

迷焉。束芻為狗以解厭者，祭則用之，已則棄之，禮也。若復取而尊之，則惑矣今而夫子亦取

死生相與隣。是非其昧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斬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俯仰隨人而無所容。心無方。故夫三王五帝之禮義。汰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王五帝之禮義。汰度。其猶祖梨楸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汰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僂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齧。鬻挽。裂盡。衣而後憊。觀古今南華卷之七 天運四 三十一 四百六十四

之異。猶僂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逃之。走。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禮樂度數。形而下者。五年而未得。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皆求之於外。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不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

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安所不道。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自悟。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自口入。聖人不隱。非語。非教也。名公器。也不可多取。非一已。耳。入。聖人不隱。非語。非教也。仁義先王之遠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皆不處。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易也。不貸無出也。於我。古者謂是采真之遊。承取。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南華卷之七 天運五 三十二 四百六十四

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利害不關於心。生死無變。於已。故能當機而斷。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噬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憐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聖人之心。若鏡。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啣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天子見老

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可見不龍合  
而成體然散而成章然乘乎雲氣出入而養乎陰陽二長

納予口張而不能嚼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  
有尸居而龍見不見雷聲而淵默常靜發動如天地者乎

天地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  
堂而應微其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

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  
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

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  
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

南華卷之七天運六 三五 五九

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  
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

殺聲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  
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知分則人始

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征誅其  
殺盜非殺可殺則殺人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

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儒墨劫起橫  
室家始於男女婚少娶不循常道蓋機警之心生偷薄之答成

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日月  
而不能照覆益今焉下睽山川之精山川各奠方泣而中

墮四時之施陰陽慘舒氣序自如其知慳於厲厲音藹音之  
尾鮮規之獸蠶規小虫小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

自以為聖人不可耻乎其無耻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孔  
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

知其故矣以奸音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  
迹一君無所鈎取用其矣夫人之難說音也道之難明耶

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  
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

迹豈履哉夫白鴝音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以神轟雉  
鳴於上風鳴應於下風而風化以氣類自為雌雄三物之名

南華卷之七天運七 三五 三九

化生皆以故風化凡物皆風氣所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  
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

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傳沫細要  
者化有弟而兄啼烏鵲以尾交而化魚仰其所吐之沫

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  
得之矣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各三千餘人。夾門。擗門也。以劍術客王門者。

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幾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莫左右曰。孰能悅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

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

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

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

南華卷之七 說劍一 六四十一 小四十二

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

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突然。東髮上指。垂冠之冠。

低垂。會撮。曼胡之纓。無文。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

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

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元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

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

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

劍十步一人。千里不啻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

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誘。進。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驚。

將擊其。勢。於服。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今設戲請夫子。

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

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敦。治也。莊子曰。望之

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

有三劍。惟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二劍。曰。有天

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

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音。韓。魏為缺。劍首曰鋒。刃曰鏑。背曰脊。口曰鐔。把曰缺。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行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

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

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

南華卷之七 說劍二 六四十二 小四十三

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

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直士為鐔。

以豪傑士為缺。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

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

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

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

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

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

無異於鬪鷄。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率而上殿。

幸人上食。王三環之。環其所止之。食示敬也。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劔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劔士皆服斃其處也。

兩卷卷之七

三

三八

大四十五  
小千

莊子祠堂記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祕書丞王競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闢。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

南華經七卷

祠堂記

二

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  
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  
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  
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  
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  
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  
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

兩華經七卷

刪堂記

二

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  
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  
然余嘗疑盜蹠漁父。則若真詆  
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  
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  
之意。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  
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

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陽子居蹇然變容。其往也。舍者  
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  
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  
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  
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  
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

兩華經七卷

刪堂記

三

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  
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  
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  
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辯。凡分章  
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  
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蘇試  
已





〔清〕姚瑩撰

康輜紀行十六卷

清同治刻本

自敘

康輜紀行者道光甲辰乙巳丙午閒瑩至蜀中一再奉使  
乍雅及察木多撫諭蕃僧而作也乾隆中考定察木多又  
名喀木其地曰康非新唐書南詔慈嶺九姓分王之康國  
也使車止此故名吾書紀其實焉外蕃異域之事學者罕  
習心竊疑之雖歷代外夷史皆有志而今昔不同要當隨  
時咨訪以求撫馭之宜非徒廣見聞而已今理藩院職掌  
者特臣屬朝貢之國耳天下有邊守在四夷豈可茫然存  
而不論乎瑩自嘉慶中每聞外夷桀驁竊深憂憤願匪心  
茲事嘗考其大略著論於識小錄矣然僅詳西北陸路其  
西南海外有未詳也及乎備兵臺灣有事英夷欽奉

康輜紀行

自敘

友人魏默深貽以所著海國圖志大獲我心故乍雅之役  
欣然奉使就藏人訪西事既得聞所未聞且於英人近我  
西藏之地與夫五印度俄羅斯之詳益有徵焉願行笥少  
書惟攜圖說數種未能博證然所見聞略近實矣大約所  
紀六端一乍雅使事始末二刺麻及諸異教源流三外夷  
山川形勢風土四入藏諸路道里遠近五泛論古今學術  
事實六沿途感觸雜撰詩文或得之佛寺綉樓或得之雪  
檣冰嶺晚歲健忘不能無紀也然皆逐日雜記本非著書  
故卷帙稍分更不區其門類既以日久所積遂多有一事  
前後互見者有一類前後紀載不同者殊不便檢尋乃列  
其條目於卷首復於本條各注其目俾易考焉昔蘇子瞻

在海南楊升庵在滇皆多所論著學向政望前賢庶貽同  
志明所用心而已博雅君子尙其審之姚瑩述

康輜紀行

自敘

康輶紀行目錄

卷之一

初至成都

奉使乍雅

發成都

邛州

名山縣雅州府

榮經縣

飛越嶺二條

大渡河

打箭鑪

康輶紀行 目錄

措把烏拉

賞蕃茶物

瑞都護

出關

提茹阿壤壩

高日寺臥龍石

給諭呼圖克圖

西俄落

火竹卡

烏拉行

訊曲濟嘉木參

曲濟嘉木參求兵

桐城姚瑩展和甫

乍雅兩呼圖克圖起

和卜陳二明府贈詩

新津縣

百丈

巖道山

大相嶺

瀘定橋

頭道水

打箭鑪規制

蕃人服制

打箭鑪災異

寄清昌詩

折多山

俄松多東俄落

八角樓中渡河

麻蓋

崇喜土司咱馬控洞

夢詩

火燒坡

賞裏塔土司

夷粟粟求

諭曲濟嘉木參不從

發裏塘

至成都

卷之二

從宣太守再使乍雅

魏鶴山手隸

黎頭驛

鍾公言藏事

柳楊

復設天主堂

二次出關

易九卦

康輶紀行 目錄

東俄落窟庶

易言古凶悔吝

蕃俗天葬火葬

蕃婦不禪

青稞措把

中渡換烏拉

麻格宗

蕃人斃馬不埋

王相國軼事

卷之三

進退存亡當不失其正

理藩院查呼圖克圖滿

定議回川

襲鼎形勢

節相人奏

再發成都

余小坡太守

湯海秋傳

再宿頭道水

曲濟嘉木參知懼

天主教源流

過雪山詩

逸民

牛羴

雪彈子水怪

蕃婦衣飾

蕃俗兄弟共婦

八角樓詩

鴉隴江

慶仲夷逸放言

程制軍

曲濟嘉木參始慢

易言悔吝不同義

曲濟嘉木參遵赴察木冬

廓爾喀投榜三條

英俄二夷搆兵

第里巴察訓英夷馬頭

中國佛教與西域不同

中國翻譯佛經

明祖崇佛安邊

前後藏事始末

宗喀巴與釋迦本教不同

明時有號番僧世襲

蕃地氣候

達賴刺麻封號

吐蕃始末

唐使至吐蕃道里

請路進藏道里

西藏疆理

厥呼圖克圖

卷之四

蕃人禮佛

刺麻寺樓詩

蕃僧明敗紅衣

夢詩

蕃人信呼圖克圖餘溺

讀衛藏圖識詩

康輶紀行

目錄

三

顏制軍西藏詩

馬若虛詩

西域烏鴉

古三危

黑水三條

甘肅黑水非禹貢黑水

禹貢黑水有三

曲濟嘉木參啓行

額凹奔松

裏塘土司轄地

刺麻了

明哲保身當衡以義

二郎灣

歸安愚者

守其知者無七情

立登三壩

松林口達麻花

大所塘

溫李得罪時相非其罪

唐宋人小說

小巴沖

巴塘

裏塘氣喘不關藥氣

巴塘規制

瀘水通大渡河

古雍州境兼陝計青海

河名大夏

五省土司地制

刺麻牧場

巴裏二塘餽呼圖克圖

巴塘風景

唐元宗楊妃年歲

狄梁公大人之義

坡公少年作老詩

宋代弛刑

明臣議撫馭外夷

卷之五

外夷形勢當考地圖

西域聞見錄

外夷講圖書

巴裏二塘食物

坤輿全圖

西藏外部落

小西天大西天

詳考外域風土非資博雅

達賴刺麻掣金瓶

西藏大蕃僧

康輶紀行

目錄

四

西藏僧俗官名

巴塘午日詩

皮船

空子頂二條

莽嶺

邦木窩靜山

金沙瀾滄二江分川藏界

南墩三條

古樹

江卡

西藏戍兵

師生名誼當辨公私

私恩不可妄受

郭汾陽不肯居朝

蕃爾雅

黎樹

木蘭生地時事考

五涼

阿足

卷之六

天人一氣感應之理

于鍾二廷討請託

張亨甫傳

洛加宗

阿尼河即勒楚河

乍雅

乍雅諸河二條

耶鈔

理藩院請修刺麻源

獲青蓮教匪

喀拉沙爾屯田

乍雅夷情刁悍

江巴廟碑

理數因

州牧

雪山行

昂地噶噶王卡

陳提督小傳

老龍溝

王卡守烏拉

左貢入藏道里二條

設備道議

巴貢

火焰苦弄二山

文昌星可以入神爲之

事物本原於道

康輜紀行

目錄

五

包墩猛

猛虎山小恩達

察木多二條

昂褚雜緒二河合拉楚河

建文帝爲呼圖克圖

乍雅兩呼圖克圖曲直

拉達克誘森巴犯藏

藏委堪布卓尼爾

哲孟雄聽披楞通道

卷之七

瓦合山海子

察木多西二十八站

拉里西十六站

類伍齊洛隆宗諸部

雅魯藏布江即藏河

金沙江源

黃河源

張禹附王莽詭言天道

子產言天道人道

孔光巧佞

陸喜論吳士不及張葛

梁琛善讀易

韋宗未能規國

黃教紅教之異

姚興論人才

西藏門戶

唐古忒兵近古制

明史烏斯藏之非

刺薩內寺廟二條

謝瞻顏延之保家

宋孝武帝改官制

前藏歲時蕃戲二條

人類萬殊聖人不一其教

廓爾喀九塔

達賴刺麻頂上雲氣

大士闍致敬

卷之八

丹臻江錯四倉儲巴至察

釋氏設心亦與孔老相似

象耕

丹臻江錯不敢過河

討罪外藩當權輕重

蔣作梅爲西藏城隍

丹臻江錯訴大呼圖狡詐

初訊丹臻江錯

康輜紀行

目錄

六

錄十六年斷驛

前後藏非天竺三條

鄭氏註禹貢三危

宗喀巴開教

達賴世派

班禪世派

大小詔佛像

唐公主修布達拉城

前藏四大寺

札什倫布

六輩班禪圖叙

班禪被掠

布達拉乃三普陀之一

觀音三十二應身

薩迦溝紅教

女呼圖克圖

岡底斯山阿耨達池

天人感應

再訊曲濟嘉木參

再訊丹臻江錯

盡物之性

聖人至德無非一誠

無住生心似克己復禮

儒釋二教皆從平實處起

四諦解	十二因緣解
學道從淺近處有把握	聖人設教在學者自爲
邵蕙西	朱濂甫陳頌南
桐城先輩	蕃存古禮
圓覺卽盡性	金剛經言布施
佛智妄議	佛言福德聖人不言福利
釋氏不切於用	唐代三迎佛骨
三訊曲濟嘉木參	萬壽聖節
仁兼四德	三訊丹臻江錯
察木多雪	丹臻江錯呈控達末
四訊曲濟嘉木參	秋寺詩
卽事詩	博高馬
康輞紀行	目錄
察木多園蔬	八月楊柳發新枝
蘇過	瓷器
太元經	卷之九
唐書吐蕃傳	二條
通天河	前藏三十一城
古書言異域	崑崙互葉爾羌和闐
康熙 上諭異域事	二條
西南二天竺	大人國
宣太守集議	西域富區
聖祖畱心地	艾儒略四海說
甲外四大水源	尼莽依岡底斯二山皆崑崙
	西藏賦言疆域
	西崑崙

巴勒布	易傳鐘言九卦
流沙卽沙漠戈壁	三苗非殺
鄭註九州五服	五天竺幅員
安息條支	葱嶺
元裝西域記	法顯佛國記
唐大食國界	華人著外夷地理書
卷之十	
痕都斯坦卽中印度	莫臥爾卽扎印度
俄羅斯方域	二條
南托都魯機	程文簡論莊
控葛爾	伊川坐講遵祖制
唐時官給月俸	綱目取孫甫唐史論斷
海島逸誌	
康輞紀行	目錄
烏臺詩案讞辭	二條
韓昭好略被嘲	蜀孟昶有善政
東坡烏臺供狀	酌丁成之詩
東坡諷刺不同誘訕	東坡自解諷刺詩
李贊皇五長史寫真記	益州名畫錄
韓拙論畫	浣花溪草堂寺
卷之十一	
蜀言	吳箕常談
曲濟嘉木參不受斷牌	六條
與竹虛夜話詩	何武傳贊
知縣與縣令不同	趙忠簡奏對
蘇文忠贈太師	張胡二忠簡奏對
	丹臻江錯緣斷碑

宋諸公證	宋舉制科
太學國子監不同	南宋錢賦煩苛
銀貴錢賤	異域產金銀
公使錢	宋孝宗原道辨
李伯微論配享二條	金字牌驛遞
卷之十二	
州縣相驗屍格	曲濟嘉木參訴藏
昌都河魚	諸蕃志
商賈說外夷有禪正史	海國古今異名
英吉利	四大洲
佛經四洲日中夜半	四洲四主
佛法興衰	外夷留心中國文字
康輶紀行	目錄
丹臻江錯回巢	陳壽譏蜀不置史
蜀漢諸賢蚤卒	晉時鵝極難得
東坡先生易簪事	鄭澆深詩
岳忠武降虜	州縣提綱
古人不死其親	三魂七魄
神悟道不貪血食	報川藏
禹貢四載	佛蘭西
英吉利幅員不過中國一省	
卷之十三	
尙書九州十二州	大九州
七始詠	三公
楊升庵說濮學	滕有男女之異

神籤字當作議	察本多闕歷
卜卦用錢代著	干支五情六情
干支五合六衝	蕃人員金縷衣
理當觀其會通	心經六根六塵
化治皆道家言靖室之名	六時
屠羊說辭賞	雪
管子言敬靜	管子用心天德
管子言教民	緯書言五藏
世俗貴古賤今	六破管子戰具寓農器
得家書	金人銘辭
洪範五行傳	古夢書
緯書當分真偽	鐵盆撥火詩
康輶紀行	目錄
郭翼筆記	李紳辨佛
極樂世界在人心	西方無極樂世界
魏默深論諸教	諸國教門考
虞文靖鳴鶴餘音	文貴沈鬱頓挫
劉改之詩	銀印龜紐
馬軋椅	齊武帝樂府
楊升庵說詩九條	草堂寺
王阮亭毀鄧艾廟	王陽明夢郭璞詩
東坡開杭州西湖二條	
卷之十四	
左擔道	古韻當辨方音
柳下惠	楊升庵都鄙說



五嶺

蠻婦席帽

岷江即汶江

手勢酒令

古人書疏體式

行過江源詩

棲鴉曉日詩

古韻標準

昌黎與大顛書

禹生石紐鄉

川中傳諭使歸

雲南山水

唐宋人論文二條

和同

修己安人守身治人

三大士佑人與鬼神同理

霍集占非回回種

王文成古本大學說二條

朱子學守孔子

四庫書提要駁西人天學

卷之十五

一貫忠恕之旨

伊川師道尊嚴

康輜紀行

目錄

十一

古人言恭敬有二義

察木多跳神

歲暮雜詩

察木多貧役

偶成二絕句

慰丁別駕詩

蕃酒鴉頭

夜坐詩

月令節氣二條

七政亂行

回教源流

西域葉爾羌外諸國

一腔熱血須真

鄉原亦不易及

王卡蕃狡詐阻差

示竹虛詩

醉馬草

僧齊已詩

竿橋

烏鬼

蘇文忠留題月丘

成都觀政閣記

龐士元有子

成事不說當觀何事

西域物產

西藏雙忠

感懷詩

川省批回

釋迦割母脇

湘水二妃

報啓行回川

食色乃性之欲

酬里中友人寄詩

西蕃歷法

憶伯兄詩

西藏閏日

載蕃酒詩

林制軍內召

察木多東還

四川復奏

卷之十六

中外四海地圖說

艾儒略萬國全圖

湯若望地球剖圓圖說

南懷仁坤輿圖略

康輜紀行

目錄

十二

李明徹地球正背面圖說

今定中外四海圖

新疆南北兩路圖說

新疆西邊外各國圖說

西藏外各國圖說

乍雅地形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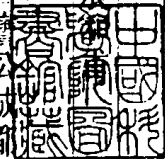
西人海外諸國新圖

目錄終

康輅紀行卷之一

道光二十四年瑩奉

桐城姚學展



恩命以同知知州至四川補用時大學士總督寶公成都將軍廉公布政使王公技察使潘公參謂甫畢即聞藏屬之乍雅有兩呼圖克圖相爭之事

右初至成都

乍雅者打箭爐西北富靜山界外前藏所轄之部落也地去四川布政司三千一百有五里舊為黃教正副兩呼圖克圖所據呼圖克圖者大蕃僧歷轉世間不迷本性之稱呼一作胡乍雅俗作乍丫四川通志衛藏圖識皆云即會典之札雅廟按會典作乍雅譯無正字官吏省文遂作乍了非也本唐吐蕃地宋後吐蕃大衰其眾離散各為部落

康輅紀行

卷之一

明季有蕃僧名高舉札巴江錯者與其徒創立寺院講經蕃人歸之漸乃分設倉儲巴以統其眾倉儲巴者管地方刑名錢糧之大蕃目也呼圖克圖統主僧俗而以講經習靜教眾寺院刺麻為業地方事皆倉儲巴為之事巨者及蕃目除罷則稟命呼圖克圖而行其次曰業爾倉巴為呼圖克圖及倉儲巴管理雜事卓尼爾者為呼圖克圖傳命之刺麻也又有中譯則本歲本達本諸職事刺麻高舉札巴江錯初在麻貢建寺曰札喜曲宗高舉札巴江錯死轉世第二輩納瓦四朗隆珠復於乍雅建寺曰噶德學朱青科爾寺與其徒桑金札喜分駐之通志所云正呼圖克圖駐坐乍雅大寺副呼圖克圖駐坐卡撒頂寺院是也卡撒頂即麻貢又名煙岱塘在乍雅西南歷三輩昂汪慈慎勒

珠四輩羅藏朗結時札喜曲宗舊寺被焚重建寺曰札喜陽青康熙五十八年太兵平西藏羅藏朗結供應夫馬有功得賜印及號紙其印文曰講習黃法那門汗之印那門者譯言經也汗者王也理藩院文作羅布桑木札勒者即羅藏朗結譯之異耳先是西藏平定遠賴刺麻安牀聖祖仁皇帝命自江卡以西至前後藏地悉予之乍雅及察木多皆在予中而兩處呼圖克圖如故未有更易雍正三年

世宗憲皇帝以乍雅察木多本呼圖克圖世管之地仍給還之乾隆十六年羅藏朗結死駐藏大臣以其徒弟二呼圖克圖羅藏丹巴八會管地方奏準護印理事是為二呼圖克圖稱名入奏之始自是乍雅二呼圖克圖之名及圖

康輅紀行

卷之一

寂轉世年月自第一輩桑金札喜至今五輩先在藏內冊檔者遂得併載理藩院矣康熙中乍雅號紙為火焚乾隆二十四年羅藏丹巴八護印復以為請理藩院如前給之大呼圖克圖第五輩羅藏丹必江策轉世嘉慶十八年死大臣奏以第五輩二呼圖克圖羅布藏丹怎嘉木磋護印即今藏中奏稱羅藏丹臻江錯者是也丹臻江錯訪民間小兒圖布丹濟克美曲濟嘉木參以為大呼圖克圖轉世第六輩時三歲矣與眾倉儲巴迎回大寺養之道光八年送藏學經十三年迎回登臺受印仍與同居商決公事曲濟嘉本參往參達賴刺麻達賴謂其性相不善戒之有謂其不能轄下者十五年歸與所親善卓尼爾達末謀立威民人犯法治以嚴刑眾怨復以藏用費鉅乍雅蕃民所派

差賈不足使倉儲巴補征之及向不應差之戶乍雅大倉儲巴四朗江折二倉儲巴白瑪奚曰非舊例也曲濟嘉木參令發還而別使羅卜江錯征取怨兩倉儲巴不爲己謀收誅而以羅卜江錯易之眾倉儲巴始見大呼圖信用達末皆不服及差費事將收誅白瑪奚等益自危麻貢倉儲巴阿札知之潛使告兩倉儲巴兩倉儲巴別征錢糧方走納懼而逃大呼圖以兵捕之不得焚其所居兩倉儲巴怨羅卜江錯與達未搆奪其職焚搶羅卜江錯公寓洩忿羅卜江錯亦焚掠四朗江折弟婦家將置巖洞中眾刺麻皆憤羣破羅卜江錯家逐之兩倉儲巴又攻其吳公寨曲濟嘉木參自率蠻兵請察木多署遊擊都昌阿往捕至麻貢大寺眾刺麻拒不納退至昂地遇兩倉儲巴擊敗之兩倉

康輜紀行

卷之一

三

儲巴走乍雅寺進圍之數日兩倉儲巴急取寺中財物擲出眾兵爭取兩倉儲巴乘閒逸據官角以叛倉儲巴阿札者大呼圖入藏爲集費以行曲濟嘉木參德之阿札年老將退無子請以己職予姪彭錯兄弟其姪之子也蕃人謂甥曰姪曲濟嘉木參許之及洩謀於兩倉儲巴乃怨阿札又有倉儲巴彭錯達吉者少而敏丹珠江錯護印愛之其父嘗爲倉儲巴死繼之者又死乃以彭錯達吉爲倉儲巴曲濟嘉木參在藏丹珠江錯使人往告許之及歸達末言其少因事革之乍雅舊規大呼圖升坐治事二呼圖旁坐同決達末初勸大呼圖希見羣下以自重恐二呼圖境其權場言乍雅惟一呼圖克圖耳向有二耶丹珠江錯不安出居察野寺丹珠江錯爲人寬厚又護印久厭樂之而不

直大呼圖於是歸二呼圖者四朗江折白瑪奚彭錯達吉三倉儲巴阿札谷喜二倉儲巴依違其間曲濟嘉木參見眾不附已亦出居八日寺從之者索斗達末之父也冷中吉達末之兄也俄洛曲錯羅卜江錯之弟也餘惟菊美亞斯彭錯歲本達本諸小蕃目而已十六年春藏中聞乍雅亂撤都昌阿遣前藏守備龍啓驥糧務知縣萬雲諭解之新駐藏大臣鄂公過乍雅親訊兩呼圖克圖將有所曲直二比聞之洵洵欲鬥乃使委員及察木多刺麻兩釋之彭錯達吉已長無過論復其倉儲巴復從察木多刺麻請使兩呼圖克圖互相爲禮如舊辦事二倉儲巴及諸蕃目各以夷例罰贖兩呼圖皆遵息矣曲濟嘉木參居八日寺負氣不歸十七年阿札告退倉儲巴有小蕃目缺丹珠江錯

康輜紀行

卷之一

四

自麻貢遣人以告曲濟嘉木參不答丹珠江錯遂以彭錯爲倉儲巴又自選人充小蕃目曲濟嘉木參益怒陰使人至德爾格特借兵將攻之十八年秋丹珠江錯聞德爾格特兵將至集眾倉儲巴謀使業爾巴昂珠往迎大呼圖回乍雅曲濟嘉木參不許有言昂珠欲爲大呼圖行刺阿札彭錯者彭錯殺昂珠別有業爾巴蚌底亦爲大呼圖之眾所殺阿札旋死或言大呼圖咀之於是彭錯白瑪奚與巴貢冷中吉互相攻掠大道不通十九年春乍雅守備楊占春聞於藏大臣遣察木多遊擊楊麟糧務知縣劉光第達爾罕堪布羅桑稱勒朗結博窩總管絨吉堆巴回占春諭解之撤兩呼圖至乍雅廟和會曲濟嘉木參聲言革除二呼圖不令管事蕃目亞斯彭錯撤二呼圖座遂聚兵廟內

相攻互有殺傷毀及大銅佛像兩呼圖克圖皆走德爾格特兵亦至駐乍雅廟外有紅教刺麻出爲說和文武委員亦諭之德爾格特兵退出濟嘉木參移兵吳公寨丹臻江錯移兵紅布溝藏委之堪布博窩總管開道走回九月關孟二大臣撤回楊麟更委遊擊姜希儒巴塘糧務通判吳文嘉千總買大倫通巴噶布倫丹臻策旺及前委之達爾罕堪布查辦二十年五月關大臣回京至洛家宗曲濟嘉木參以藏文有兩呼圖一體管事無大小之分語乞辨明大臣曰無此語恐轉譯之誤當責懲之又乞革逐丹臻江錯重治四倉儲巴罪許爲面奏遂行海大臣赴藏及王卡蕃眾遮訴撤吳姜二人限光第大倫一月竣事兩呼圖復聚兵王卡隔河而營摺差過老龍溝公文被毀白瑪奚攻

原輶紀行

卷之一

五

獨霸溝大呼圖居寺及冷中吉寨焚掠而去倉儲巴谷喜說和不成漢蕃委員皆被困大倫以礮擊之始退噶布倫堪布請藏調蕃兵往擊不許二人遂自巴貢回藏買大倫赴察木多劉光第走駐包墩曲濟嘉木參挾印信走巴貢草地至德爾格特欲再借兵復離藏大臣乃奏言乍雅兩呼圖克圖爭放頭人細故不睦釁觸相爭儘可不問乃白道光十五年至今互相攻殺委員查辦日久莫結阿足王卡諸塘汛爲川藏通衢糧餉設有疏虞所關匪細今改委裏塘糧務知縣王椿源守備謝國泰查辦原委之噶布倫堪布事未竣輒回請摘去翎頂仍同辦理四川亦奏言已飛飭王椿源等速傳兩呼圖克圖及諸頭人斟酌情形鎮靜剖解使釋爭端俾知蕃眾過往來差使各出烏拉

聽候雇用時曲濟嘉木參以德爾格特不允借兵思入京控愬行至少悟石爲打箭總文武所阻止裏塘之罷桑格堆滾刺麻寺中王椿源令回乍雅稱病不行遣蕃目隨往二十一年達賴刺麻貢期乍雅道梗貢使別由瓦合遠道左貢出石板溝至江卡東進七月藏中奏言曲濟嘉木參潛至德爾格特借兵未允遂往少悟石稱患病未回今遣文武往彼開導令回乍雅而不言阻止京控事

上慮所遣知縣守備不足彈壓令四川加委幹員乃遣保甯府知府瑞光瑞請與川北營守備賈獻庭俱許之十月王謝二人先抵乍雅與堪布噶布倫檄傳丹臻江錯白瑪奚等不至再促之覆云兩呼圖事十六年判定今如前判則可否則不能從也二十二年正月始見四倉儲巴於日

原輶紀行

卷之一

六

乃通從六百騎盛陳兵仗誘言兩呼圖數世以來師徒和睦自達末用事舊規盡改失和眾伎二呼圖求活乞於二比交界適中之地調集割斷十一日瑞太守至乍雅先是王椿源請於四川曰曲濟嘉木參自藏歸後任性妄爲用刑刻酷聽達末德德變亂舊章以致人心渙散羣依二呼圖克圖爲逃死抗拒之計聞章嘉呼圖克圖奉命至藏如能路過裏塘嚴切訓導草遂達末則白瑪奚等可俯首伏罪十五百章嘉呼圖克圖至乍雅言曲濟嘉木參未返丹臻江錯及眾當在前途候已約委員及乍雅蕃目僞爲送者遇於王卡曉譬連日兩呼圖之眾遵約罷兵章嘉呼圖克圖遂行瑞太守爲斷牌八條正大呼圖名分退二呼圖不令管事大道差使專責大呼圖供應烏拉革

四倉儲巴罰白瑪奚至裏塘轉經三年彭錯修損壞廟宇  
其大呼圖下達末革卓尼爾罰至西藏轉經二年羅卜江  
錯鑽營頂缺起衅罰至西藏効力贖罪羅藏江折亞斯彭  
錯斥革追照俄洛曲札冷中吉遲滯差使失察小頭人需  
索措勒各予記過四倉儲巴缺交谷喜暫行統辦四月十  
五日繕給斷牌大呼圖之眾具狀二呼圖之眾不服而去  
委員報至寶相國檄諸人回以道路已通夷情難詰覆奏  
完案二十四年二月琦大臣赴藏過裏塘曲濟嘉木參出  
詠未之查辦而孟大臣回京行及巴貢爲蕃眾阻困之五  
十餘日六月琦大臣奏言丹臻江錯抗斷復事劫掠乍雅  
之案未結往來餉鞘差使復有阻梗而不及畱困孟大臣  
事且云地去藏遠不歸唐古忒管轄

康輶紀行

卷之一

七

九月 上諭四川邊員復往務須折服其心勿令阻誤  
差使節相以瑩應 命瑩謂夷人畏威難德化兩呼圖  
克圖勢不並存漢蕃委員駁往不能平釋駐藏大臣出人  
敢肆侮困而莫如何此非振之以威不可瑩失職下僚予  
身往徒損 國威必不得已以大員往重其威權瑩副  
之不敢辭節相以爲張皇不許 右奉使乍雅  
陳息凡大令鍾祥聞余使乍雅作詩餞送依韻命之云怪  
底瑤華驚老眼相逢鸚鵡託深杯文章有道宵憎命山水  
多情未盡才萬里星軺功俾近五更邊月帳牙開康居禿  
髮君休問雪嶺冰天一騎來明日再疊前韻云揚子宅前  
櫺閣宇杜陵籬畔有餘杯錦江人去逢秋色蜀道吟成信  
異才燕墨風高宵幕迥雁行霜勁隴雲開無端消息傳南

海林邑驚心貢使來時聞西夷米利堅遣使欲朝京師有  
所要求粵帥卻之不能無感也

卜達庵大令葆鈞亦和詩見贈三疊前韻命之云冰雪嗟  
峨天外路霞文磊落掌中杯引心已見物交物遠害何知  
才不才別史恨長千載近奇文境險五丁開巴渝一唱頻  
煩和絕勝陽關曲裏來息凡見之亦以疊韻來余復命之  
云奉使唐蒙當蒞醬消醒西域問簾杯壯遊自詫儒生幸  
好友偏多上國才 二君皆 去日已看黃菊滿歸時休放碧  
桃開長沙不用嗟遷客贏得支機天半來 右和卜陳

十月一日發成都從行者家菊譜少尉族姪翰卿把總樊  
印川馬玉堂始委錢明府履和爲副不果行陳息凡及諸  
君於丞相祠相送張竹虛葉硯農馬菱江家葆叔柱臣振  
之攜濬昌別於南郊五里過萬里橋卽武侯送敬侯使吳  
處也三十五里宿雙流縣蜀都賦云帶二江之雙流縣名  
以此然惟岷江經此縣東境沱江則由崇慶州東流過成  
都之北至新都縣折而南爲中江距雙流縣遠矣此云雙  
流者當謂岷江與溫水耳二水夾縣東西而南流亦可云  
雙流也 右發成都

康輶紀行

卷之一

八

初二日南行十五里過黃水河水自溫江南流過縣東至  
彭山縣而入岷江十里入新津縣境二十五里宿新津縣  
漢武陽地也署令張君行忠雲南人其家去昭通府大關  
廳近作書託寄家子卿司馬張明府贈峩嶺山志一部  
右新津縣

初三日新津縣南計里過鐵索橋下有鐵溪傳武侯烹鐵於此二十里至斜江河邛州境也衛藏圖識云源出大邑縣鶴鳴山東委曲斜流故名矣由此西行六十里至邛州成都至此沃野平疇村樹不斷古稱天府豈虛哉邛州即古臨邛城郭壯麗慶市極繁城南大石橋尤為雄闊觀今民之殷富足想漢代卓王孫矣為一絕云碧水雙流日易斜楓林時復見霜花單車歷硤空文藻閒然臨邛賣酒家州刺史為朱東江紹恩家伯昂總憲門生也余往見于京師甚有豪氣 右邛州

初四日出南門過邛水一名南河源出蒙山東流合大邑新津雙流諸水南入岷江見通志三十里入蒲江縣境五十三里入名山縣境七里至百丈宿唐百丈縣故址也俗康輜紀行 卷之一 九

詛為白站地依山過此漸崎嶇矣 右百丈

初五日西行十五里道旁一池相傳為趙順平侯洗馬池三十五里至名山縣其北二十里為蒙山蜀人謂即禹貢蔡蒙之蒙揚升庵云非也山產茗貢品也佳者不易得尋常貿易者甚劣縣令穆君精阿見贈中品為詩謝之云名山邑小主能賢贈我能團逾半肩待取海西千丈雪一簞活火換新年飯後西南行登山十五里至金鷄關下山十五里渡平羌江以武侯平羌得名李太白詩峩嶠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是此水也又名青衣江源出天全州木坪土司境內東南流經雅州府城北又東南過洪雅縣至峩嶠縣東更至嘉定府城南入岷江即王阮亭詩騎馬青衣江畔路一天風雪望峩嶠者矣渡平羌江微雨十

里至雅州府晤余小坡太守召飲劇譚三鼓乃罷雅安縣治即漢嚴道縣也成二絕贈小坡云錦江西去接平羌青海遙通古塞長誰信白頭猶奉使笑他年少戍燧煌使君仗節古諸侯馳馬遙臨大波頭政好不嫌邊郡惡黎風雅雨足喧譁大渡河不流即瀘水宋太祖王斧畫界處在雅州府治南一百三十餘里府屬之清溪縣古沈黎郡地多風雅安多雨故諺云黎風雅雨 右名山縣雅州府

初六日雅州南行五里上嚴道山古鹿角山也唐元宗易今名通鑑胡注杜佑曰嚴道山以縣得名故元宗易之自此皆山西四十里至觀音鋪蚤飯十里躋嶺顛飛龍關甚雨下山十五里許宿芭蕉灣雅安榮經二縣交界處也康輜紀行 卷之一 十

右嚴道山

初七日冒雨行十里過七縱河即榮水也源出瓦屋山北流東折入平羌江相傳武侯初擒孟獲於此十里至榮經縣亦漢嚴道縣地作詩云榮水東流瓦屋山荒城人語半羌蠻怪他風雨時交會地在沈黎嚴道間徐明府佩榮廣東人敦樸可喜 右榮經縣

初八日西南行三十五里至安樂壩榮經縣西界也徐明府云前至清溪縣七十五里當過大相嶺畫短山峻難逾故止宿焉

初九日由山溝而上十五里至小關山綠溪林木障翳山谷陰森圖識謂其晴少雨多雲霧常作坳羅綿現者信矣時已冬令冰雪交凝山石犖确偏仄險滑異常偶見民居

村店屋皆覆板無復以瓦可知其艱矣成一絕云嚴霜草  
凍石稜頑峻嶺雲橫雪樹斑板屋數家雞唱曉歲寒人渡  
小關山更上十五里過大關山嶺上積雪盈尺一望晶明  
晴日照耀目爲之眩明史地理志云邛峽山上有九折坂  
西有大關山邛峽關在焉是也關今廢矣又十五里至嶺  
上卽大相嶺昔武侯屯兵於此故名上有丞相祠以有小  
相嶺在清溪至甯遠府道中故稱大以別之又稱長老坪  
昔有高僧居此後人并塑像祠內旣請祠題一律于壁云  
參差林磔桂冰條嶺日晴烘積雪消千載英靈丞相節一  
官落拓野田匏重承 明詔臨荒服敢惜微軀使不毛  
天步艱難時事異古來惟有中興朝通鑑五代蜀王建時  
南詔寇黎州王宗播等敗之於山口城破其武侯嶺十三

康輜紀行

卷之一

十一

寨又敗之於大渡河胡注曰黎州南界有潘倉武侯嶺等  
十一城意卽此嶺矣十五里下山過二十四盤卽古筇笮  
山也峻險逾甚十里至清溪縣此地西由打箭鑪赴藏南  
由建昌赴雲南爲兩路交集之所往者四川南路多種罌  
粟花爲鴉片煙近時英夷煙土由哲孟雄經後藏入雲南  
而至甯遠水路自嘉定沿江而下旱路則由清溪而至成  
都故邛州大邑及雅安匪民所在邀截販煙姦民亦聚眾  
行以禦之亦蜀中大患也余小坡云販煙者曰泥客槍煙  
者曰棒客棒客作備始於邛州某刺史當時煙禁初嚴洋  
煙不至建昌一帶所產烟泥盛行奸販如雲號爲泥客官  
慮兵役之不勝捕也則大張曉諭謂泥客本犯法民能逐  
捕者聽於是所在遊民遽起截劫泥客以爲利自稱棒客

蓋其初固以客自居也泥客不畏官而畏棒客則結黨  
持械以自衛相遇則死鬥門必有一敗敗者無食則擾及  
居民行旅而患更不可勝言矣旣而內地煙泥不甚行泥  
客稍衰而棒客反日眾旣無所得泥則害及行旅以搜泥  
爲名無所不至於是客之名遂變而爲匪今新津邛州一  
帶所患固在棒匪而不在泥客然其弊實濫觴於邛州某  
刺史也 右大相嶺

初十日出清溪縣西門下陡坡過長溝復折上山三十里  
至富莊早飯五十里至黎頭驛清溪尉駐此圖誌所謂自  
過清溪皆鳥道羊腸日益加險者也 右黎頭驛

十一日走山溝中由老君劍水急十五里過高橋上三角  
坪二十里至林口復行山溝紆折登山經伏龍寺古有寺今無之

康輜紀行

卷之一

十一

十里上飛越嶺唐於嶺下置飛越縣未幾卽廢至今猶以  
名嶺圖識云山勢陡峻怪石巉巖逼人面起終年積霜雪  
懶雲下垂山足行旅如在層霄此內地第一險阻山頂有  
隘過隘下山十五里陡坡無駐足處可爲極其形狀矣余  
作一律云瘦馬峻盤飛越嶺夢魂遙度折多山天心不隔  
華夷界地險何須虎豹關霽雪凍含雲黯黯陰崖愁見日  
閒閒健兒莫笑書生老一飲能朱鏡裏顏下山宿化林坪  
冷邊土司地也設泰甯營一都司兵五百名歸阜和副將  
轄圖識云化林坪峻嶺臨江斜盤鳥道余按所云江卽朱  
太祖王斧畫界之大渡河也署都司爲黎雅營守備李昂  
選其兵十名隨行蓋奉督牌令阜和協撥兵五十名爲余  
護衛西行也



通鑑後梁初黎雅蠻酋劉昌嗣郝元鑒楊師泰雖內屬於  
酋賞號錫金堡三王而潛通南詔爲之詞導蜀主以漏泄  
軍謀斬之毀獨金堡自是南詔不敢犯邊胡注劉音丁才  
翻蠻語多也唐書黎邛二州之西有三王蠻蓋梓都夷白  
馬氏之遺種楊劉郝三姓世爲長襲封王謂之三王部落  
蠻賢而居號錫舍至宋又有趙王二族并劉郝楊謂之五  
部落居黎州之西去州百餘里限以飛越嶺余按今自化  
林坪以西卽古三王蠻地而漢蠻混雜已久名爲土司其  
種類不可復辨今土司固多以漢人爲之矣

右飛越嶺化林坪

十二日小雪節西北二十里過沈村沈邊土司之地十里  
至冷磧又三十里爲安樂村冷邊土司轄地又十五里至  
康輦紀行

卷之一

七

瀘定橋四川通志以爲卽水經注之泚水廣約三十丈水  
勢深險而急上架鐵索橋圖議云康熙四十年建東西長  
三十一丈一尺寬九尺施鐵索九條覆木板於上余按此  
橋兩旁尚有鐵索各二條爲欄以防墜溺地屬雅州府天  
全州任橋工之役道光二十三年十月鐵索九條忽斷溺  
斃多人今年春中甫新修焉土人云康熙中初建東岸先  
繫鐵索已以小舟載鐵索過重未及對岸輒覆久之不成  
一番僧教以巨繩先繫兩岸每繩上用十數短竹筒貫之  
再以鐵索入筒縛之以繩數十丈於對岸牽拽其筒筒達  
鐵索亦至橋工以成橋之東岸民居百餘戶有小市設一  
巡檢一千總於此爲律向云泚水真如激矢行評詞終古  
不平鳴九龍鐵纜騰空勢萬馬洪流動地聲歷歷天星仍

北拱勞勞漢相憶南征殊方日漸通蠻語又聽蕃僧鬧鼓  
鉦

右瀘定橋

瀘定橋下水四川通志以爲泚水蓋自打箭鑪微外流入  
大渡河者按今輿圖水北自章谷土司境內西南逕上魚  
通下魚通受打箭鑪微外之水南過瀘定橋泰甯營冷邊  
土司西受松林河水東南流受老鴉漩河水東流過清溪  
縣南受流沙河又西受越嶺河水東至峩邊皆名大渡  
河又東則爲陽江入岷江矣以水經注考之蓋古若水之  
幹流所受諸小水卽古之鮮水大渡水繩水淹水嵩水温  
水孫水蜻蛉水貪水母血水涂水卑水瀘江水也水經云  
若水至契道縣入於江道元曰若水至契道縣又謂之馬  
湖江繩水瀘水孫水淹水大渡水隨決入而納通稱是以

康輦紀行

卷之一

十四

諸書錄記羣水或言入若或言注繩亦或言至契道入江  
正是異水沿注通爲一津更無別川可以當之注又曰大  
渡水出微外至旄牛道南流入於若水又逕越嶺大旄縣  
入繩詳道元此注是大渡入若在旄牛大旄之閒今之清  
溪古旄牛縣地今之冕寧古之大旄縣地也然則今瀘定  
橋之水正古之大渡水矣通鑑唐李晟追擊吐蕃於大度  
河外胡注大度河在雅州盧山縣寰宇記大度河自吐蕃  
界經雅州諸部落至黎州東界流入通望界於黎州爲南  
邊要害之地意卽今瀘定橋一帶也通鑑度字無水傍  
經云若又東北至犍爲朱提縣西瀘江水入之注曰朱提  
山名也應邵曰在縣西南縣以氏焉三蜀南中以爲至險  
有瀘津東去縣八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多瘴氣

鮮有行者益州記曰瀘水源自曲羅下三百里曰瀘水  
兩峰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為艱瀘水又下  
合諸水而總其目焉故有瀘江之名矣余按水經此文朱  
提縣西瀘江水注入今之屏山縣馬邊廳皆有古朱提縣  
地武侯所渡之瀘江當在未注若水之前即道元所云瀘  
津去縣八十里者是也然則武侯南征固取道馬邊與屏  
山可知瀘水所在蓋總歸若水輸流以入岷江固在蜀境  
或以為在雲南者非也 右大渡河

十三日過橋沈邊土司於此供夫馬之役三十五里過大  
烹壩上山沿坡十里過冷竹關下溝曲折十五里過瓦斯  
溝又十里至頭道水山路崎嶇圖識云高崖夾崎一水中  
流居民皆在山麓水聲碎句如雷霆巖上有瀑布天矯噴  
戾輞紀行 卷之一 五

碑亦一大觀余過瓦斯溝有詩云荆榛蔽石雜芳椒擊柝  
傳呼斥埃勞斜日破雲穿屋漏遠山橫路束褻腰序逢小  
雪驚時晚人耐卑官信容嘲此去魚通無百里渡瀘誰見  
水源高魚通長河皆明正土司所屬此水自打箭鑪關外  
流入蓋滋水上流也頭道水行館甚佳依山聽瀑小有園  
亭之趣為一絕云蒼藤萬仞兩絕壁瀑布一簾香露閒走  
雪飛花三十里始知銀漢在深山 右頭道水

十四日沿河行四十五里至沈坑明正土司率頭人來迎  
其銜名為明正長河西魚通遠軍民宣慰使甲木參齡  
錫年十九歲著人世襲衣冠從國制紅頂花翎其大頭人  
倉儲巴名穆登華皆著也三品頂戴花翎衣冠亦從國制  
或云甲木參齡錫祖本漢種其母蘇州人明正土司舊屬

凡四十九土司地最廣闊今猶為眾土司之長受轄於阜  
和協副將及打箭鑪同知十五里至打箭鑪張司馬聘三  
字莘田伊署協薩布宇濂江趙都關瑞連日見告西域蕃  
情打箭鑪四面皆山有土城東南北三關漢蕃互市之所  
蕃民數百戶有大寺喇嘛數千西藏派堪布主之漢人貿  
易者百數餘惟吏役營兵而已內外漢蕃具集市茶同知  
後其稅焉乃邊徼重地也無行館寓旅店中 右打箭鑪

打箭鑪昔為南詔所屬去成都西南一千二十里東西徑  
六百四十里南北徑八百三十里東至瀘定橋交冷邊土  
司界一百二十里西至瞻對抵熱泥塘界五百二十里南  
至雅隆江中渡交裏塘界二百八十里北至小金川界五  
百五十里東南至冕甯縣五百里西南至刺滾抵瀾滄江  
康輞紀行 卷之一 六

界四百八十里諸葛武侯征孟獲時遣將郭達造箭於此  
故名打箭鑪元時屬青海部落明永樂五年土目阿旺甲  
木參禱化授長河西魚通遠軍民宣慰使司頒給印信  
世襲閱三百年傳十數世最為恭順  
國朝因之康熙三十九年藏遣營官昌策集烈占據其地  
四川提督唐希順克復河西之猴子披扯索喇威杆泥子  
牛磨威林堪喇哩土司烹填諸處以昌策集烈安撫漢土  
人民宣撫司奢札察巴已故乏嗣其妻工喀承襲後遂傳  
其外孫甲勒參達爾結所轄十三莊蕃民明正宣慰司駐  
打箭鑪安撫司六土千戶一土百戶四十八仍聽打箭  
鑪同知阜和協副將節制為眾土司之首領以上見和泰  
庵西藏賦注 右打箭鑪規制

關外數千里皆食糶把炒青稞粉爲之麥之類也無米及諸蔬菜日用市買皆以物交易無用制錢者其最重之需惟茶蓄食糶把牛羊性皆熱一日無茶則病故尤以爲貴漢使出關數千里必齎行糧諸物皆備乃能就道夫馬皆名烏拉計余及文武兵丁僕從與夫雜役通事譯字官人數十行李糧食賞需茶煙綢緞布疋及諸物凡用烏拉百五十有四皆土司供役委員既予雇價復賞諸雜物日漸增加西行者無不苦之惟駐藏大臣及查辦夷情之文武官但予賞需不領站價大約每站用一烏拉給賞物價值銀一錢二三分較站價一錢實有浮也輿人雇自內地夫一人長行來往日給工銀三錢守日半之

右糶把烏拉

康輦紀行

卷之一

七

單備單者以紅布艾許纏其身左右搭肩上西域皆然內地僧之袈裟蓋即仿此刺麻數千入册給備單銀者千餘人糧臺歲給之不誦經者終日嬉遊街市男婦雜還無忌蕃皆蓄髮長則截畱數寸披之衣毯子如短袍而窄袖謂之褚巴足著履連襪如鞣以毯子或皮爲之其名曰康男婦皆然而不禪婦髮結細辮數十而委之亦有盤額者衣亦毯子下繫以圍及足如裝蕃人負物皆以竹籬侈口尖其底貯物而背之名爲背子取水則以木背子而無擔荷多蕃婦爲之重者則以牛馬矣

右蕃人服制

自打箭鑪至藏中賞諸土司蕃目皆以綢緞衣料帽緯荷包小刀鼻煙壺煙茶布佛頭哈達哈達者織素綾爲之每方約二尺中織佛頭六方爲一連凡蕃目及刺麻見貴客

不用名東奉哈達爲禮大刺麻則奉素綾一長幅或無佛頭即古人束帛相見之意也客受而還之亦予以哈達蕃禮神佛亦然會典西藏貢品有之而未言其制尋常小蕃所用哈達則絹爲之而無佛頭每方一尺五寸十方爲一連皆織自成都及西甯焉其次則五色布及煙而需茶尤甚茶凡三品上品曰竹篙斤值銀二錢次曰榮縣斤值銀六分又次曰絨馬斤值銀五分此鑪城市價也裏塔巴塘乍雅察木多以次遞增至二兩乍雅則三兩二錢爲最貴焉皆以飯蒸而搗之成餅每餅七斤或六斤爲之一飯裹以紙惟竹檔茶貼金而加圖記以示貴重餘則無凡茶四飯編以竹片而總包之外加牛皮始可行遠每牛一馱服四包賞需以茶爲主然後雜以他物余計半年之用市茶

康輦紀行

卷之一

八

百八十包從行諸人亦各買茶十數包而行米粳食物尙不計焉

右賞蕃茶物

打箭鑪地氣寒雖盛夏亦服單夾或棉裘同知所轄東自瀘定橋西至裏巴二塘凡土司一百六十餘處本年五月大水壞三道橋及城垣民居被淹九月火災市民被焚百餘家十月白土坎山崩壞火藥局

右打箭鑪災異

十八日西藏幫辦大臣瑞公自成都過打箭鑪公字少梅治亭制軍子也前在福建方伯時有舊連日晤對承贈新詩爲一律酬之云文采風流傳世德冰壺朗抱動高吟海西已上籌邊論天外交懷報國心白首征車慚歷碌青衫薄宦任升沈相逢郭達山前路禿髮懼迎絳節臨公在鳥什聞英夷事上言力陳議撫之書故及之

右瑞公詩

將出鑪關有作寄示潘昌云今年垂髮欲成童溽暑隨舟  
向蜀中曉放書聲輕駭浪夜貪月色坐微風九旬寓節魂  
方定一夕官符別太恩問我西行更何處雪山迴首蘆蒼  
穹濯龍錦水渺如煙杜宇蠶叢又一天奪色豈無人惡紫  
著經猶望汝通元蕭條門戶寒儒分袂驚蕃僧下吏權終  
是出關乘使傳得平蠻觸即安邊

右寄潘昌詩

十一月初二日已刻出南關文武諸君相送伊濂江祝余  
復官口占爲別云蚤年死夢出陽關投老西行過雪山佛  
國戍屯勞歲幣蕃僧師弟弄刀環重臣持節多邊計上相  
陳辭悅 聖顏奉使但期無辱命白頭敢望玷朝班

右出關

南行五十里皆荒山杳無人煙雖路尙迤邐而風景儼然

康輶紀行

卷之一

九

中外之殊矣遇斗木坪蕃三人赴打箭鑪買茶皆衣紅綠  
種種長袍束帶上嵌白金四周晃耀戴黃羊捲毛沿高胎  
大帽踏五色皮靴佩鳥鎗二腰懸利刃貌甚猙獰可怖見  
官長亦知下馬垂手立道旁候過頗恭順申刻至折多依  
山旅店一家有塘汎絕無民居蕃人謂鬼爲折此地多鬼  
故名

右折多山

初三日曉登折多山積雪彌漫南行三十里過破碕有碕  
樓三四皆壞無人居故以名地西行二十里爲提茹一路  
荒山漫坡行亂石中堅冰鏗然有聲成一律云堅冰亂石  
兩嵯峨臬兀肩輿任側頗樹短赤莖無綠葉山高白雪混  
銀河蠻荒竟日人煙斷野宿炊茶馬糞多千里裹糧騶僕  
眾烏拉辛苦莫輕呵土屋中小憩飲茶半歐南行二十里

過納哇下山東南行七五里漸平曠蕃種青稞收場已畢  
禾本尙盈田也過山水皆西流碕樓相望晚宿阿孃壩蕃  
百戶率眾來迎入其蠻寨疊石三層入門拾級而上四周  
約數十間中一樓最高有金頂曰供佛之堂也廊下環小  
牛皮箭十數中貫以柱男婦拽而轉之曰箭內皆皮紙寫  
各部佛經蕃人聰俊者誦經於佛堂不能則日夕轉此經  
箭以當課誦

右提茹阿孃壩

初四日曉發沙路平坦晴日烘煖西南行三十里至瓦切  
過俄松多河木橋頗高碕樓前後相接蠻中富庶之區也  
蕃人供役一路行歌有恬熙之象作長句云蠻寨夜宿阿  
孃壩危橋朝渡俄松多崔巍三日得坦曠與馬蕩蕩馳長  
坡蕃兒嬉笑紅日暖負戴踏冰行且歌憶昨百戶迎道左

康輶紀行

卷之一

三

牛酥跪進茶巨羅拾級導我禮佛處金頂矗上高巍我雜  
還男婦堂內外喃喃經咒能無訛蠢愚豈盡解梵誦經箭  
萬轉功恆河吁嗟乎西方金天氣肅殺淫凶殘很人偏說  
孔孟不到政教缺慈慈導化煩維摩  
聖皇馭世大一統因俗爲治平無頗迂儒小生強解事紛  
紛具論奚足訶西南行二十五里至東俄落日方過未有  
塘汎蕃民二三十戶旅舍頗潔主人吳姓成都人娶蕃婦  
家此與供薪水之蕃皆賞以茶布嗣後仿此取薪之蕃日  
打役汲水之蕃曰湯役

右俄松多東俄落日

初五日南行三十里登山至高日寺山頗峻蕃人十數以  
絳曳輿一如蜀中復加四牛更替曳之而上圖識言過大  
雪山二深林密菁藟如玉立人跡罕逢余所見略同惟積

雪半消林樹茂密作黝黑色耳至山上岡路寬平迥轉松杉夾道皆美材也蕃人不知所用惟作薪而已下山十五里至臥龍石宿旅店即汛兵所設漢人數家餘皆蕃矣

右高日寺即龍石

初六日依山西南行四十里過八角樓中渡汛兵來迎蕃屋小憩復山行四十里一路林樹青蔥可觀此地稍煖故也申刻至中渡又名河口即雅隴江矣河東明正司界河西裏塘界烏拉至此更易供役兩岸漢蕃約百餘家

右八角樓中渡河

初七日遣把總馬玉堂及譯字蕃書彭錯往濯桑格堆滾給諭曲濟嘉木參使至裏塘候訊

右給諭呼圖克圖

初八日過中渡河浮橋山行四十里一路深林至麻蓋素

康輔紀行

卷之一

三

稱險惡夾壩出入之區夾壩蕃盜也有戒心焉

右麻蓋

初九日西行上大雪山積雪半消四十里至剪子灣有塘汛下山復盤折登山四十里杉松參天夾道過波浪工有駐防外委二十里下山至西俄落蕃百戶率眾出迎地頗平坦居民三十餘家裏塘土司遣蕃日來候

右西俄落

初十日西南行上小山十數里曲濟嘉木參使卓尼爾達末率刺麻迎至言已自濯桑格堆滾至裏塘候見又數里

崇喜土司丁旺澤須率蕃日從二十餘騎迎謁綠氍毹大袍金帶紅毡高胎捲沿大皮帽上安藍色明玻璃項隨行上大雪山河冰甚堅林深谷邃亂石危崖四十里至咱馬拉洞塘汛達末入見跪獻哈達一方木盒一言大呼圖遣進食物卻之賞佛頭哈達五連紅綾一疋俾還予大呼圖

賞達末佛頭哈達一連五色布各二眾刺麻茶二包遣去復傳崇喜土司入見賞佛頭哈達二連色布五疋茶二包令還

右崇喜土司咱馬拉洞

十一日緣山溝行二十餘里過亂石窰上小岡轉折三十里途大山二十里至火竹卡駐防把總率隊出迎裏塘宣撫使松隆多吉來見令回裏塘

右火竹卡

余初至成都賦寓爲一聯語云智常無礙須彌小心自能亨蜀道平今晨道中忽有所觸卒成一律云天女修羅事幾更一燈如豆滅還明智常無礙須彌小心自能亨蜀道平蝴蝶夢中觀大化焦奈枝上足三生莊嚴世界知多少星斗高寒江水清

右夢詩

余行月餘矣身歷邊徼山川之險目睹夫馬長征之困慨

康輔紀行

卷之一

三

然有感作烏拉行云蕃兒蠻戶畜牛馬芻豆無須惟放野冬十一月草根枯牛瘦馬羸脊如瓦土官連日下令符十頭百頭供使者使者王程逾數千搭把難厭盤蔬寡備載餒糧羸半歲橐裝氍毹誰能拾天寒山高冰雪堅百步十蹶蹄踉蹌鞭垂橫亂噤無聲誰憐倒斃陰崖下我謂蕃兒行且休停車三日吾寬假艱難聊作烏拉行牛乎馬乎淚盈把

右烏拉行

十二日過小橋沿河行紆折登山二十五里至火燒坡下山即平原曲濟嘉木參率執事刺麻廿餘人設帳迎候跪進哈達余亦還以哈達入帳坐曲濟嘉木參侍坐獻茶果問起居畢余登輿行不一里裏塘大寺堪布率眾刺麻來迎停輿見之裏塘糧務黃明府慎修及守備正副土司皆

出申刻至裏塘依山阿爲土城寺宇叢聚約數百家其城外東南蕃居百餘戶正副土司所居也余行館在巴空寺內佛殿右 右火燒坡

十三日北向設香案文武齊集立案側傳曲濟嘉木參入余望闕行禮畢曲濟嘉木參亦行三跪九叩首禮跪聽訊問詰其何以久住裏塘不回供言乍雅案未結恐爲人害又問阿足六站差使爾例當承應烏拉何以阻誤供言糧臺糧餉委員均有頭人供役未敢阻誤問藏內現奈夏間阻誤何以言無供言惟五月間前任孟大臣到巴貢乍雅百姓言其在任六年未結控案求爲判結阻阻五十餘日後奉琦大臣諭立備烏拉送行小刺麻時在裏塘不知其事又問爾控丹臻江錯抗斷復肆搶劫是何年月在何地

康輜紀行

卷之一

三

名搶劫何人之物供此兩年來常在交界地方擾害不止一次亦不止一處問爾手下屬蕃亦有搶劫彼處人否供言亦有抵禦互相殺傷諭令且退收香案畢復傳入給以旁坐細詢之余曰佛法戒貪嗔爾既爲呼圖克圖當深明佛法何以與人相爭傷害生靈答云小刺麻朝夕誦經不敢爲非因丹臻江錯欺陵求除去事權歸一余云乍雅兩呼圖克圖辦事一正一副由來已久載在四川通志何能改變舊章且丹臻江錯未獲罪 天朝不過與爾分黨相讎爾敢阻侮大臣其咎甚重兩違犯法當公辦何能獨治丹臻江錯之罪乎

十五日曲濟嘉木參來言已商派大頭目隨行候訊俟奉斷牌即遵乍雅呈送親供大略相同

右訊曲濟嘉木參

十六日賞裏塘土司袍襪料二副馬料二件色網二疋巴緞二疋荷包四對小刀煙壺哈達茶煙緞布諸物副土司及刺麻蕃目以下有差令備烏拉西進以大呼圖所呈親供報川藏 右賞裏塘土司

十八日黃明府來言曲濟嘉木參有詞陳情求帶蕃兵三百名往滅丹臻江錯余曰伊有下情可使具呈欲以兵往滅二呼圖不能准也 右曲濟嘉木參求兵

十九日黃明府以夷稟來其言甚繁使人譯之兩日始竣大略歷敘其初奉佛命來乍雅講經說法轉世數輩及受印敕管理乍雅地方二呼圖丹臻江錯理藩院作羅布其徒桑金札喜轉世第五輩同白瑪奚諸人屢次欺陵求革逐其白瑪奚四人求依漢律重治其罪若不革逐二呼

康輜紀行

卷之一

三

圖重治四倉儲巴即以印敕交丹臻江錯自出雲遊且求以此情入 奏 右夷稟要求

二十二日傳曲濟嘉木參至諭以二呼圖克圖之名已數十年載在理藩院非自今日亦非私設前年委員僅不令管事尙不遵依今欲革逐非以兵往不可現奉 上諭務期折服其心未許用兵何得妄動即白瑪奚等與爾屬蕃互相攻殺亦不能獨罪一造爾宜三思 濟嘉木參躊躇未答達末等羅拜堅求曲濟嘉木參即復持前說知其不能自主乃更諭之曰爾係原控不至乍雅已無憑質訊復堅執一面之辭徒往不能結案往無益也始如所言回省請大憲具奏俟奉 上諭再行可也揮之出翼川據情報川藏曰大呼圖克圖以下達末之陰狡二呼圖克圖

以下白瑪奚之強橫殊出尋常兩呼圖克圖皆不能敵下  
曲濟嘉木參信任私人昏瞶尤甚三比本外夷佛教情事  
與中土迥殊既不為蠻觸之爭振以兵威斷非口舌空言  
所能折服可否據情覆奏稍示震讐待其悔悟別為處置  
右諭曲濟嘉木參不從

二十三日曲濟嘉木參聞余回省請奏大懼求於文武及  
裏塘眾刺麻代請還夷稟余曰兩呼圖克圖無禮甚矣十  
年來諸官員以其桀驁曲徇之益驕玩彼恃印符在手意  
在挾持今且還奏彼懼 朝廷震怒竟奪其印何能不  
悔悔懼後稍震懾之庶可聽命此稟豈可還耶眾皆曰善

二十五日東還曲濟嘉木參道送復諭慰之曰今為爾申  
達下情計來年二月當可得 旨或有同吾來者果否  
原輶紀行 卷之一 三五

如爾所求未可知也曲濟嘉木參慄然歸途感成一律云  
康衛迢迢萬里行崎嶇來往趁冬晴蠻山欲化千年雪梵  
寺空懸五丈旌蕃寺樓皆三層四  
角樹五色幡幢 帝德遠猶同覆載  
苗頑久自外生成小臣職在宣 恩意 天上應聞  
太息聲 右發裏塘

裏塘在打箭鑪西六百五十里西至巴塘五百二十里東  
至雅隴江交明正司界西至諾噶里布察多交瓦述土司  
界南至唾杓竹交雲南中甸界北至雄熱呢交瞻對界昔  
隸青海岱慶和碩齊部屬舊有刺麻寺一座堪布掌之康  
熙五十八年大兵道經裏塘青海遣達瓦藍占巴阻據前  
鋒都統法喇誘擒達瓦藍占巴及裏塘營官斬之革易其  
堪布專興黃教設正副營官董率大小寨堡十五處土司

二十名百姓五千三百二十戶大小刺麻寺四十五座刺  
麻三千二百七十餘名附近裏塘之瓦述崇喜毛雅毛茂  
雅長坦曲登五酋長皆呈戶口納糧馬雍正七年頒正副  
營官印授安奔為宣撫司康確嘉木磋為副土官五瓦述  
酋長授土百戶皆給印世襲五瓦述所轄地大小三十六  
處蕃民六千五百二十九戶刺麻三千八百四十九名此  
當時見於籍者也 右裏塘形勢

十二月二十二日至成都請稍示震懾並給諭德爾格特  
土司備兵候調不許 右至成都

十二月二十六日相國奏言此案奉 旨委員查辦該  
呼圖克圖白應即返乍雅聽候剖斷乃堅不回巢固執已  
見總以革逐二呼圖克圖重治白瑪奚等始快其意且恃

康輶紀行 卷之一 三五  
印信號紙任意挾制無論案情未定即使二呼圖克圖有  
罪亦非該呼圖克圖所得預行要挾即此一端其平日乖  
謬自用致失人心已可概見現在雖據自認於川藏往來  
差使分照地段承辦不敢遲悞然二呼圖克圖一比是否  
不敢阻梗且如何復行搶劫蕃民未得確情未便以大呼  
圖克圖不回懸案不辦查甯遠府知府宣瑛素稱明幹現  
復委令該府及試用通判丁淦同赴乍雅徹底查訊秉公  
剖斷惟地在南墩以西距省五十餘站較藏更遠委員到  
彼呼應不靈言語情形均難通曉大呼圖克圖尚如此不  
聽開導二呼圖克圖勢強人眾上次委員往已悍不遵斷  
如果劫殺滋擾事皆屬實其抗審不服尤在意中請  
敕下駐藏大臣揀蕃眾素所敬服復能辦事品秩較崇之



那們汗併熟諸蕃情之駐防後藏都司謝國泰會同川省  
委員審辦以資懾服委員姚望前在海疆閱歷有素非不  
能辦事之人卽因呼圖克圖不遵開導固執扶制亦當於  
具稟後聽候批示遵行今中途先自折回非惟畏難諉卸  
抑且有乖體制該員已補蓬州知州應請 旨摘去頂  
戴隨同續委之員前往且咨理藩院查兩呼圖克圖源流  
及乍雅是否川轄抑歸藏轄 右節相入奏

康輶紀行

卷之一

完

康輶紀行卷之一終

康輶紀行卷之二

桐城姚堂展和甫

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奉正月

上諭蓬州知州姚堂摘去頂戴隨同甯遠府知府宣瑛候  
補通判丁淦往乍雅查辦兩呼圖克圖之事十六日宣太  
守出成都入辭以委員數往乍雅蕃皆恃險負隅多所邀  
挾請於打箭鑪撤調兩呼圖克圖集訊以崇體制然後可  
判曲直而諭解其紛寶公難之更令至察木多其地西逾  
乍雅五百里距打箭鑪二千六百三十里亦藏內所轄部  
落也宣太守卽日先行 右從宣太守再使乍雅

康輶紀行

卷之二

右再發成都

二十六日宿新津縣晤張恕堂明府二十七日斜江河登  
飯蒲江縣地也去縣治六十里晚宿邛州晤朱東江刺史  
行館本土司公寓明嘉靖中改祀魏文靖公今爲試院庭  
軒極宏廠有鶴山手作漢隸雲吟山三字歲久剝落後人  
摹額之後一小樓奉文靖神位極狹隘余再過拜謁局脊  
久之惜營工者不學也 右魏鶴山手隸

二十九日張竹虛爲宣太守所畱余與丁別駕先發宿名  
山縣百丈驛雲南提督張公必祿自建昌入覲過此攜酒  
來飲夜分乃散三十日名山縣蚤飯晤穆明府精阿晚宿  
雅州府城余小坡太守召飲觀其近著文章出示梅伯言  
所爲湯海秋墓誌銘栗椽園河帥小傳小坡謂余道不行

矣曷不引身退乎曰此事思之孰矣得利則進失利則退此廉頗之客所謂市道交者可以之事君乎古之君子有辭美官者矣烏有降謫而避者哉義有所不安命有所當受耳小坡咨嗟而罷

右余小坡太守

三月初一日王平軒觀察見過時已引疾矣午刻行宿觀音鋪初三日過大相嶺晴日暄和晚宿清溪縣晤署令汪君徠溪甘肅壬午舉人以酉陽州同知署篆前在州頗強毅小吏中之矯矯者也雅州多雨清溪多風古有清風雅雨之諺余三過之殊不爾豈偶然耶

清溪即古沈黎

初四日富莊驛蚤飯晚宿黎頭驛

右黎頭驛

初五日林口蚤飯度飛越嶺晚宿化林坪是夜小雨覺寒初六日冷磧蚤飯晚宿瀘定橋因伯言作海秋墓誌銘有感更爲海秋作傳一篇二鼓就寢

初七日過大烹壩遇新哈密大臣鍾公芳自藏中還言乍雅兩呼圖克圖事非兵不可而苦無費昨過王卡頭人出候彼此猶不敢過界過裏塘見大呼圖克圖似有悔懼惟盼川省委員蚤至爲之訊辦也又云藏中達賴刺麻今甫九歲甚聰異應對接物如成人能決事是非人皆服之又云藏中至察木多山最險峻丹達山尤甚人輿倒行懸綆而下察木多以東稍易行矣又云達賴刺麻惟食牛乳酥

搭糌或糖煎大米飯自餘刺麻多肉食非如內地僧皆素食亦有勤苦刺麻習靜坐樹下經月不食者  
右鍾公言藏事  
是夜宿頭道水山澗水盛亂石中轟激如雷走雪翻銀三十里不絕洵奇觀也行館後石壁插天山巔瀑布直下數

十丈尤奇院中一小亭壁上有乾隆癸丑年諸公詩刻

右前宿頭道水

初八日過柳楊山澗水聲漸微昔人所謂柳陰密者今已無之閒見垂楊一兩株而已稱楊柳爲柳楊者蕃語也

右柳楊

明正司率蕃屬來迎申刻至打箭爐城

右曲清嘉木參知權

初九日宣太守張竹虛至初十日昭伊署協知曲濟嘉木參以余回省甚體呈打箭爐文武乞恩

十四日定議十七日出關留僕及兵丁護茶煙緞疋諸賞需之物續發十六日報出關日期余發省寓及余小坡書錄寄湯海秋傳彙伊濂江出示奉文准西洋人設天主堂

行教粵中奏言西洋人自前明入中國奉天主教無非勸人爲善因習教者假此誘淫婦女取人死後目睛嘉慶中

康輜紀行

卷之二

三

禁止今佛蘭西在五處馬頭設天主堂請弛中國習教之禁倘有誘淫婦女取人目睛者仍如例治罪係西洋人交夷目辦理

右復設天主堂

後漢書曰大秦國一名犁鞞以在海西亦名海西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爲城郭列置郵亭皆壁壘之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種蠶桑皆髡頭而衣文繡所居城邑周圍百餘里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水精爲柱食器亦然其王日遊一宮聽事五日後徧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至宮發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

謂之大秦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壁明月珠駭雜犀珊瑚  
琥珀琉璃環珠丹青碧刺金縷繡織成金縷羅雜色綾  
作黃金塗火浣布又有細布台會諸香煎其汁爲蘇合香  
凡外國珍異皆出焉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一與安  
息天竺交市海中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  
之交市故遮閔不得自達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  
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瑠瑁始乃一通其所表貢  
并無珍異疑傳者過焉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  
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  
近日所入則與今書異矣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莫有  
至條支者又云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  
庶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  
康輶紀行 卷之二 四

爲錢面鑿彌勒佛昔爲王名文獻通考曰唐史有拂菻國  
以爲卽古大秦也然大秦自後漢始通中國歷晉唐貢獻  
不廢而宋四朝史拂菻傳則言其國歷代未嘗朝貢至元  
豐始獻方物又唐傳言其國西瀕大海而宋傳則言西距  
海尚三十程其餘界亦不合土產風俗亦不同故以唐之  
拂菻附入大秦此拂菻自爲一國云明史曰拂菻卽漢大  
秦桓帝時始通中國晉及魏皆曰大秦嘗入貢唐曰拂菻  
宋仍之亦數入貢而宋史謂歷代未嘗朝貢疑其非大秦  
也元末其國人捏古倫入市中國元亡不能歸太祖聞之  
召見命齋詔書還諭其王復命使臣招諭其國乃遣使入  
貢後不復至萬歷時大西洋人至京師言天主耶穌生於  
如德亞卽古大秦國也其國自開闢以來六千年史書所  
康輶紀行 卷之二 五

王砌成飾以珍寶窮極美麗其費以三十萬萬其王德絕  
盛智絕高聲聞最遠中國所傳爲西方聖人疑卽指此也  
此地從來聖賢多有受命天主能前知未來事者國王有  
疑事必從決之其聖賢竭誠祈禱以得天主默啓其所前  
知悉載經典後來無不符合經典中第一大事是天主降  
生救拔人罪開萬世升天之路豫說甚詳後果降生於如  
德亞白德稜之地名曰耶穌言救世主也在世三十三年  
教化世人所顯神靈聖蹟甚大且多如命瞽者明聾者聽  
暗者言跛者行病者起以至死者生之類不可殫述有宗  
徒十二人皆耶穌縱天之能不假學力卽通各國語言文  
字其後耶穌肉身升天諸弟子分散萬國闡明經典教中  
要義數端一曰天地開至尊至大爲人物之眞主大父者

康輞紀行

卷之二

六

止有其一不得有二一卽天主上帝而已其全智全能全  
善浩無窮際萬神人物皆爲天主所造又恆賴其保持安  
養凡人禍福修短皆其主宰故吾人所當敬畏愛慕者獨  
有一天主也此外或神或人但能純一教人以事天主卽  
爲善人吉神若以他道誘人求福免禍是僭居天主之位  
而明奪其權其爲凶神惡人無疑崇信祭祀此類者不免  
獲罪一曰天地開惟一天主爲眞主故其聖教獨爲眞教  
從之則令人行眞善而絕不爲惡可升天堂永脫地獄若  
他教乃是人所建立斷未有能行眞善免罪戾而升天堂  
脫地獄者一曰人有形軀有靈魂形軀可滅靈魂不可滅  
人在世時可以行善可以去惡一至命終人品已定永不  
轉移天主於是乃審判而賞罰之其人純一敬事天主及

愛人如己必升天參配天神及諸聖賢受無窮眞福若不  
愛信天主違教犯戒者必墮地獄承受苦難也其苦樂永  
永無改更無業盡復生爲人及輪迴異類等事故實欲升  
天堂脫地獄只在生前實能爲善去惡無他法也一曰人  
犯一切大小過惡皆得罪於天主者也故惟天主能赦宥  
之非神與人所能赦亦非徒誦念徒施舍所能贖也今人  
生孰能無過欲求赦宥必須深悔前非勇猛遷改故初入  
教先悔罪有拔地斯摩之禮既重犯求解罪有恭焚桑之  
禮遵依聖教守戒所求必獲赦宥不然一生罪過無法可  
去地獄無法可脫也錢氏景教考曰冊府元龜天寶四載  
九月詔曰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  
建寺因以爲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

康輞紀行

卷之二

七

爲大秦寺天下諸州郡宜准此此大秦寺建立之緣起而  
碑言卽景教流貞觀中卽詔賜名大秦寺夷僧之夸辭也  
舒元輿重巖寺碑云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吾釋寺一小  
邑之數釋寺惟一夷寺有三摩尼卽末尼也大秦卽景教  
也祇神卽波斯也今據元輿記而詳考之長安志曰布政  
司西南隅胡祇祠武德四年立西域胡天神也祠有薩寶  
府官主祠祇神亦以胡人稱其職東京記引四夷朝貢圖  
云康國有神名祇畢國有火祇祠疑因是建廟王溥唐會  
要云波斯國東與吐蕃康居接西北距拂林其俗事天地  
日月水火諸神西域諸胡事火祇者皆詣波斯受法故曰  
波斯教卽火祇也宋人姚寬曰火祇字從天胡神也經所  
謂摩醯首羅本起大波斯國號蘇魯支有弟子名元眞居

波斯國大總長如火山後化行於中國然祇神專主事火而寬以爲摩醯首羅者以波斯之教事天地水火之總故諸胡皆詣受教不專一法也大秦之教本不出於波斯及阿羅訶者出則自別於諸胡碑言三百六十五種之中或空有以淪二或禱祀以邀福彼不欲過而問焉初假波斯之名以入長安後乃改名以立異若末尼則志盤統紀序之獨詳開元二十年敕云末尼本是邪兒妄稱佛法既爲西胡師法其徒自行不須科罰會昌三年秋敕京城女末尼凡七十二人皆死梁貞明六年陳州末尼反立母乙爲天子發兵擒斬之其徒不茹葷酒夜聚淫穢畫魔王踞坐云佛爲上大乘我乃上上乘蓋末尼爲白雲白蓮之流于三種中爲最劣以元奘三夷寺之例嚴而斷之三夷寺皆

貞觀紀行 卷之二

八

外道也皆邪教也所謂景教流行者皆夷僧之黠者稍通文字妄爲之詞非果有異于摩尼祇神也金石粹編曰按西洋奉天主耶穌或謂卽大秦遺教据碑有判十字以定四方之語與今天主教似合然日下舊聞考載天主堂構于西洋利瑪竇自歐羅巴航海九萬里入中國崇奉天主云云若大秦一名如德亞今稱西多爾其在歐羅巴南印度之西相距甚遠似不能合爲一也堂按此語迂謬天主大西洋耳今且自大西洋流入中杭氏謂唐時回紇卽今國矣况自唐至明幾千數百年乎回紇卽回紇卽今之回回說亦未然唐之回紇卽回鶻其地與薛延陀爲鄰距長安祇七千里若回回有祖國以今職方諸書考之在古大秦之東一名伯爾西亞今稱包社大白頭蕃與回紇隔遠亦不能合爲一也堂按此言亦非包社乃回回祖國既云祖國則近西域諸部爲其枝

源稱類明矣猶呂宋本國在大西洋與賀蘭佛碑稱大秦國上德阿羅本而唐書西域傳所載諸國惟拂菻一名大秦無一語及景教入中國之事唐會要稱波斯國西北距拂菻則波斯在拂菻之東南故長安志所載大秦寺初謂之波斯寺玩天寶四載詔書波斯經教出於大秦則所謂景教者實自波斯而溯其源於大秦也唐書西域傳波斯距京師萬五千里其法祠祇神與唐會要語同然亦無所謂景教者祇神字當從示從天讀呼煙切與從天者別說文云關中謂天爲祇廣韻云胡神所謂關中者統西域而言西北諸國事天最敬故君長謂之天可汗山謂之天山而神謂之天神延及歐羅巴奉教謂之天主皆以天該之唐傳載波斯國俗似與今回回相同此碑謂景教流稱常行碑也

貞觀紀行 卷之二

九

然真寂戢隱真威亭午昇真真常之道占青雲而載真經舉真字不一而足今所建回回堂謂之禮拜寺又謂之眞教寺似乎今回回之教未始不源于景教然其中自有同異特以彼教難通未能剖析姑備錄諸說以資博考至碑稱景教景字之義文中只二語云景宿告祥懸景日以破暗府是與景星景光流照之義相符然則唐避諱而以景代丙亦此義歟四庫全書提要曰西學凡一卷附錄唐大秦寺碑一篇碑稱貞觀十二年大秦國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卽于義寧坊敕造大秦寺一所皮僧二十一人云云考西溪叢語載貞觀五年有傳法穆護何祿將祇教詣關聞奏敕令長安崇化坊立祇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至天寶四年七月敕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

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  
波斯寺並卽改爲大秦寺天下諸州郡有者準此册府元  
龜載開元七年吐火羅國王上表獻解天文人文慕閣智  
慧幽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問詰教法知其人有如  
此之藝能請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段成式酉陽雜俎載  
孝億國界三千餘里舉俗事祇不識佛法有祇祠三千餘  
所又載德建國烏濟河中有火祇祠相傳其神本自波斯  
國乘神通來因立祇祠內無像於大屋下置小廬舍向西  
人向東禮神有一銅馬國人言自天而下據此數說則西  
洋人卽所謂波斯天主卽所謂祇神中國具有紀載不但  
有此碑可證又杜預註左傳次睢之社曰睢受汴東經陳  
留梁譙彭城入泗此水次有祇祠皆社祠顧野王玉篇亦

長輶紀行

卷之二

十

有祇字音阿憐切註爲祇神徐鉉據以增入說文宋敏求  
東京記載富遠坊有祇神廟註曰四夷朝貢圖云康國有  
神名祇畢國有火祇祠或曰石勒時立此是祇教其來已  
久亦不始於唐岳珂程史番禺海獠其最豪者蒲姓號白  
蕃人本占城之貴人留中國以通往來之貨屋室侈靡踰  
制性尚鬼而好潔平居終日相與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  
如中國之佛而實無像設稱謂誓牙亦莫能曉竟不知爲  
何神有碑高表數丈上刻異書如篆籀是爲像主拜者皆  
嚮之是祇教至宋之末年尙由賈舶達廣州而利瑪竇初  
來乃說爲亙古未睹艾儒略作此書既援唐碑以自證則  
其爲祇教更無疑義乃無一人援古事以抉其源流遂使  
蔓延於海內蓋萬歷以來士大夫大抵講心學刻語錄卽

盡一生之能事故不能徵實考古以遏邪說之流行也澳  
門紀略曰澳中凡廟所奉天主有誕生圖被難圖飛昇圖  
其說以耶穌行教至一國國人裹而縛之十字木架釘其  
首及四肢三日甦飛還本國更越四十日而上昇年三十  
有三故奉教者必奉十字架每七日一禮拜至期男女分  
投諸寺長跪聽僧演說蕃僧不一類三巴寺僧削髮披青  
冠斗帽司教者曰法王由大西洋來澳酋無與敵體者有  
大事疑獄兵頭蕃目不能決則請命命出奉之惟謹龍鬆  
廟僧亦削髮蒙毡內衣白而長外覆以青板樟廟僧不冠  
曳長衣外元內白復以白布覆其兩肩噶斯蘭僧服纁布  
衣帶索草屨不冠不靴出入持蓋僧有盡削其髮者有但  
去其頂髮者又曰天主教者西士曰天主耶穌漢哀帝元

康輶紀行

卷之二

十

壽二年庚申生於如德亞國其書所云五經十誡大都  
離天堂地獄之說而詞特陋劣較佛書尤甚嘗尋求其故  
西洋諸國由來皆崇佛教回教觀其字用梵書歷法亦  
與回同同源則意大里亞之教當與諸國奉佛奉回者  
無異特其俗好奇喜新聰明之士遂攘回回事天之名而  
據如來天堂地獄之實以兼行其說又慮不足加其上  
以爲尊莫天若天有主則尊愈莫若蓋其好勝之俗爲之  
不獨史稱歷法也昔西人有行教於安南者舉國惑之王  
患之逐其人立二幟於郊下令曰從吾者立赤幟下宥之  
否則立白幟下立殺之竟無一立赤幟下者王怒然破殺  
之盡至今不與西洋通市至則舉大礮擊之西人亦卒不  
敢往倭亦然噶羅巴馬頭石鑿十字架於路口武丁露刃

夾路立商其國者必踐十字路入否則加刃雖西人不敢  
違又埋耶穌石像於城闕以蹈踐之蓋諸蕃嚴惡之如此  
豈按福善禍淫雖本天道然此不過天道之一端耳至天  
道之精微廣大與人道之所以參贊化育克配天地爲三  
才者豈可以禍福言哉此義不但吾儒卽釋老二氏亦皆  
知之彼回教天主教者大旨精微止于敬事天神求福免  
禍正西域之婆羅門耳佛法未興時卽有之彼所謂傍門  
外教也以其粗淺鄙陋愚人易于崇信故行之最易而何  
足以當明智之論辨哉今此二教橫行恐吾人不知其所  
以爲教故詳紀之於此

通鑑唐憲宗元和元年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借來於中國  
置寺處之其法日晏乃食食葷而不食湮酪回鶻信奉之  
康輅紀行 卷之二 三

可汗或與議國事胡註引唐書會要回鶻可汗王令明教  
僧進法入唐大曆三年六月敕賜回鶻摩尼爲之置寺賜  
額爲大雲光明六年正月敕賜荆洪越等州各置大雲光  
明寺一所新唐史補蕃人常與摩尼僧議政京城爲之立  
寺其大摩尼數年一度往來本國小者年轉唐史回鶻列  
傳元和初再朝獻始以摩尼至通鑑又云唐武宗會昌五  
年先毀山野招提蘭若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  
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  
一寺分爲三等上留僧二十人中等僧十人下等五人  
餘僧及尼并大秦穆護祇僧皆勒歸俗胡註大秦穆護又  
釋氏之外教如回鶻摩尼之類是也時敕曰大秦穆護等  
祠釋教既已釐改邪法不可獨存其人並勒僧還俗遞歸

本貫充稅戶如外國人送遠處收管祇乎煙翻胡神也唐  
制祠部歲再祀磧西諸州火祇而禁民祈祭官品令有祇  
正蓋主祇僧也余按此言摩尼入中國及毀其寺事錢氏  
諸書皆未引之今補錄于此通鑑謂元和二年摩尼始入  
中國本之唐會要觀開元二十年教則其入中國久矣末  
尼卽摩尼也志盤統紀所引恐不及唐會要確

源流  
三條

右大  
主教

十七日未刻出打箭鑪南關得詩一絕云泚水噲咄惱客  
聽雲峯石劍路三經可憐關外猶春色幾樹麻楊向客青  
麻楊卽白楊葉短而幹直蕃人謂之麻楊是晚宿折多山  
右二次出關

十八日卯刻行三十里過雪山晴日晃耀十餘里下山陰  
康輅紀行 卷之二 三

雲霏雪尙不覺寒更十數里風雨橫斜乃大寒欲凍成七  
言長句云十里晴山千里雪紅日彤雲遞明滅日蒸乾雪  
不肯消十尺白鹽煎竈鐵雪山蜿蜒不可窮青海昆侖一  
望中枉說長江限南北車書萬里久來同罪臣來往乘使  
傳西域蕃僧數相見欲問金仙苦行時迷離梵唄無人辨  
蠻山三月草未青礪樓雖破猶堪停怪底輿中肌起粟無  
端風雨卻橫經是晚宿阿孃壩蠻寨中 右過雪山詩  
十九日宣太守以人眾與竹虛先行余與丁別駕留一日  
偶讀易至九卦之德孔子反覆言之然後知聖人之道可  
以處憂患也履虎尾之險而以爲德之基何也君子任重  
道遠非歷艱難不能有成立志之初若畏而不進則終身  
廢矣能知其難不自疑懼而力行之如履虎之尾然後志



器宏大故以爲德之基也謙者自卑而尊人既云自卑則貧賤過尤人所難甘之境皆身任之而不爭既云尊人則所遇崇高富貴驕泰者固以禮處之即貧賤卑幼愚不肖者亦必以禮處之持此以行乃有執持故以爲德之柄也復以一陽處五陰之下微且危矣如不自葆其光非特發之弗耀且爲五陰所惡必以非類去之何復之有惟時自惕厲善養其陽然後潛滋暗長陰將自退萬事萬物由此而生故以爲德之本也既能以卑自處厚培其本矣若頻更險阻仍復沮喪則所得仍失之矣必行之有恆如日月之長久然後不失故云恆德之固也行道若此能貞固矣未必所如皆合也或有不得於人或人不知我則損毀必至惟卽以其損自惕焉所謂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也前日

康輶紀行 卷之二

十四

之謙我自本處卑下今日之損乃我已卑下人更苛求我復愈自貶損修道莫大乎是故云損德之修也我能如此則道積厥躬悅從者自眾行日寬廣爲益多矣故云益德之裕也雖然數有乘除禍福相倚君子小人迭爲消長道至益裕忌者必至始猶不過損毀至此且將重傷之矣君子處此安能無困乎惟能固守其困強力不變素患難行乎患難以自驗其所守貞固若此非僅如前日之有恆而已若困困而失其所據則何德之可言乎至此而自守其常不失其所乃可以言德故云困德之辨也行道至此乃終底于成矣其象如井自居其所不動任人往來綆汲遷移而養物不窮豈惟一時之利哉故云井德之地也而其要總歸于剛其中而巽順其外以此立身處世如有定制

故云巽德之制也朱子本義謂九卦皆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而有序焉孔子不云乎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是朱子之所本也

損先難而後易朱子以爲損欲先難習熟則易損以欲言何也富貴功業聲譽下至服食起居凡便于己者皆欲也得之而喜失之而怒未得而求未失而患此欲之大者君子不然無論服食起居常取其損卽富貴功業聲譽或受人屈抑或自處貶損初行之時不無強制是先難也習行久熟日近自然故云後易本卦象傳曰君子以懲忿窒欲此之謂也

損以遠害何也富貴功業聲譽之崇服食起居之美人皆欲之有得卽有不得得者身處其中而甘之則晏安醜毒害卽伏于此矣吾能損其所有不以爲利尙何害乎不云無害而云遠害者聖人不易其言也天下事固有出於常情之外者矣故雖損以遠害復繼之曰困以寡怨

康輶紀行 卷之二

十五

困窮而通何也人至于困其道窮矣然窮于人不窮于天君子自履謙恆損以來自反于道無悖如是而猶困則非我之咎也人也人事境遇于道何傷人能困我之身不能困我之道大困之後吾道益彰通孰甚焉

困以寡怨何也境遇之困無非富貴功業聲譽服食起居之事此數者我苟有得而人無得必怨我身既困人復何怨有使有之亦必寡矣反是則放利而行怨有不多者乎

右易九卦五條

吾嘗讀論語逸民章乃知聖人論古之寬古人立身雖有

等差而不必強合也伯夷七子出處不同皆以逸稱者其道不行爲世所遺逸柳下惠三仕三黜猶之未仕耳自後人言之必以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爲是而非降志辱身矣身既隱居何又放言若虞仲夷逸柳下惠少連者不亦爲君子之所譏乎孔子則各舉其是於虞仲夷逸稱其身中清廢中權于柳下惠少連稱其言中倫行中慮然後知四子者固有其道非徒爲放言苟爲降辱也宜乎孟子以柳下惠與伯夷同稱曰聖恐七十子之徒未必皆見及此矣七子者其道雖見取于孔孟而孔子孟子皆不爲之心也其孔孟子聖非孔孟則寓爲七子也可

右蓮民

二十日卯刻行至東俄落五十五里止焉道既平坦天色晴霽旅店雖狹而潔心神一怡蓋此數十里者地稍平曠

康輶紀行

卷之二

六

可種青稞稠樓蠻寨相望儼然有富庶之象矣是夜雪

右東俄落富庶

二十一日晨起行平坡十數里至高日寺山下小憩飲茶踏雪上山山上松柏杉檜甚茂雪封枝幹森森峭立餘數十里亦異觀也山徑峻陡峭曲肩輿皆藉人牽曳而上復駕二牛助之上下者再人牛數易雪光晃耀深淵俯臨不能無恐爲長句紀之云山中夜添雪數尺天上寒雲帶愁積肩輿破曉驚山靈萬柏千杉森玉立西來岡嶺皆不毛惟聞石澗水怒號到此乍覺林泉異向來怪鳥鳴鴉山高徑仄苦難上蕃兒羣曳不可仰更駕雙牛汗喘登人牛喧雜行踉蹌去年經過前山滿牛行跌死猿猴恐蕃兒言之淚交流問我于役何時休往來熟識殊春秋相對忽忘

人白頭是晚宿臥龍石

右牛簿

繫辭言吉凶悔吝生乎動又曰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朱子謂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閒悔自凶而趨吉者自吉而向凶余謂易言天道人事無非示人以趨吉避凶之理而悔吝者吉凶之幾也吝者自遂其過必至於凶固可畏矣人能反是而悔其過則從義從善自可免凶况復可以獲吉乎六十四卦之辭言无悔者五言悔亡者十八言有悔者四言小有悔无祇悔虧悔厲者各一未有一凶者吾人苟思入德可不先從事于悔哉恥於悔過好爲文飾究之人已咸見其過何能文飾不悔則吝凶將至矣推其不肯悔過之心皆由無所忌憚耳能悔則憂憂者生之徒也不悔則肆肆者死之徒也

右易言吉

康輶紀行

卷之二

七

申刻晴日頗佳酉刻大風雨雪雹約二寸許蕃人謂之雪彈子聞打箭鑪山上有海子逢旱禱焉則雨中有神物臨之者不可語語則飛雹立至又巴塘外數站地名力黍過者亦然見四川通志丁成之別駕言松潘有海子不甚大中有二蝦蟆爲怪時吐冰雹害禾稼土人候之見海子有雲起即鳴官自城上然大礮轟之或延蕃僧咒之則雹不作道光十一年某同知不信其事巨雹屢害禾稼歲大歉民怨之羣毀其署土人云二蝦蟆大如車輪每盛夏烈日中登岸曬其腹皆赤色人不敢近余按書傳載蜥蜴蛇虺之類皆能吐雹蓋純陰之極物理有然不足爲異也界外深山大澤中木魃水怪固宜爾矣

右雪彈子水怪

蕃俗死者多火葬不知蕃從佛教乎抑佛從蕃俗乎蕃又有天葬水葬者水葬投諸江河以餉魚鼈天葬者人死問之刺麻宜從何葬刺麻察其家有力則曰宜天葬也其家設帳于野昇死入往羣刺麻爲之誦經畢以刀細割其肉而有烏鳶翔集其傍刺麻擲肉於空烏鳶爭接而食之內盡則屑其骨碎和以糶粳而飼之必盡乃已其家人乃相慶曰死者生天矣莊子云在上爲烏鳶食意殆指此耶

右蕃俗天葬火葬

打箭鑪外漢民娶蕃婦家于其地者亦多從其俗男猶漢服女則儼然蕃婦矣蕃民無冬夏皆衣毳褐謂之毡子或加羊皮腰繫博帶橫刀衣前後撮起帶上飲食器具皆貯其中男皆披髮婦人結髮成纒盤額上或爲數十細纒垂康輶紀行

卷之二

六

之頂插小銀盤爲飾大者如杯亦有如餅鑿花其上者肩加羊皮如荷蓋而委垂其後直綴銀餅十數或下垂纒絡皆繫長裙曳地而不禪前加長幅緯曳官輿及負戴官物皆男婦雜充其役謂之背子薪水之役則專以女木桶取水背荷之而歸

右蕃婦女飾

張司馬言昔在松潘蕃女短衣及膝不禪下綴纒絡取便渡溺其太夫人謂女不知羞作禪三百件令著之欲變其俗未半歲死者百數乃罷余謂三代以前皆未有禪故古人未有衣裳先惟有帶後製衣裳猶加帶示不忘初也今之蕃婦乃古遺制耳不足爲異松潘則稍殊矣往在噶瑪蘭蕃婦夏日皆赤身以蕃布一幅蔽前體而已余行令上高著禪三月後禪者數百人及後再至臺詢之云已無不

禪者西洋諸國風俗亦然

右蕃婦不禪

四川通志言西蕃兄弟共娶一婦生子先子其兄以次遞及余詢土人云蕃俗重女治生貿易皆婦主其政與西洋同計人戶以婦爲主蕃人役重故兄弟數人共婦以避徭役後遂成俗亦可哀也

右蕃俗兄弟共婦

蕃地多寒瘠不宜五穀惟賴青稞亦麥之類也山谷稍平則種之熟時刈歸于屋上擊取其實如中土之打麥者以無地可場而屋皆平頂故以爲場矣嘗宿蠻寨中見小蕃女四五打青稞于屋上羣歌相和與相杵無異打畢舂之炒熟磨粉貯之男婦行皆以二三升自隨復搗酥油成塊及茶葉少許備一木盃飢則熬茶取青稞粉以酥油茶調杵手搗而食之謂之糶粳余亦喜食之惟和以糖不用酥油頗適口故行人便之

卷之二

九

右青稞糶粳

二十二日卯刻行不數里兩至冒雨行四十餘里始霽幸沿山坡不甚險仄已刻至八角樓蠻寨三五相望雜漢人居所云八角樓者聳入雲際如塔而中實其下青稞被野長松彌岡流水小橋山桃一株正放出關以來所未見也茶憩片刻倚檻欣然爲一絕云長松掩映水流灣橋畔桃花颺笑顏八角樓邊晴雨後蠻中記取此青山

右八角樓詩

未刻至中渡河口明正土司界止此河西則裏塘土司界也出關之役明正司供烏拉送至裏塘河以東自役其舊不予值過河則裏塘土百戶出烏拉接替而明正司遣舊目于此給腳茶爲僱值其人關之役則裏塘土司送至打箭鑪逾河以東亦雇明正司之烏拉接替焉河中設浮橋

守以外委汛兵稽往來行者非有官票不能渡亦蜀藏之咽喉控扼之要津也夏水盛大則去浮橋蕃人以皮船渡

右中渡河換鳥拉

打箭鐘與裏塘交界之中渡河即鴉礮江也一作雅隴按今輿圖鴉礮江源出固察土司及稱多土司境內東南流至蒙葛結土司名瑪楚河又東南流百餘里始名鴉礮江又東南流入明正土司舊屬四十九土司境內有楚穆河西自上瞻對及霍耳孔撒土司境內東流來會南過喇滾土司瓦述曲登土司七兒堡土司稍西為打冲河又東南流至迷易土司南境入金沙江又按衛藏圖識中渡河之上流自上瞻對南流而來其西為甲楚河又名上渡南流過上渣壩中渣壩稍東流過喇滾土司而南至麻蓋之東

康輶紀行

卷之二

三

為中渡又東南流為下渡據此衛藏圖志所圖中渡河在喇滾土司之東南正與今輿圖合是中渡河即鴉礮江明且確矣圖識所云甲楚河即今輿圖之楚穆河也楚穆河在上瞻對之西正與圖識甲楚河在上渡之西相合其為一河異名無疑鴉礮江又作雅隴江  
右鴉礮江  
二十三日候換鳥拉已刻渡河自此登山上下石谷中四十餘里湖深嶺峻木蕭慘翳蔽天日夾壩之所出沒也申刻至麻格宗名麻蓋者譯之省也微雨數里  
右麻格宗  
逸民七人惟夷逸朱張無考孔子以夷逸與虞仲併稱隱居放言恐亦有其書或如莊子之類莊以前書皆簡古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不可見矣六經外如靈樞素問爾疋山海經皆未有放言者老子雖與六經異旨其言甚約不可

云放虞仲夷逸之書豈蒙莊之而歟伯夷叔齊非周人而及周有天下餘皆周人故孔子論列及之門人記于接與長沮桀溺丈人之後蓋云諸子出處各有其義天下後世必有行之者而要以孔子為歸也  
右虞仲夷逸放言

連日途中見斃馬詢之通事云一明正司蠻塘之馬一裏塘買茶之馬蕃俗倒斃之馬無人敢食亦不埋聽其腐爛而已蕃最惡病雖父母瘟痘皆出之于野云在家恐傳染也死則焚之西俄落地頗寬平蕃民風景與東俄落相似  
右蕃人斃馬不埋

丁別駕言程制軍祖洛風裁甚峻撫江蘇日公子自徽州省觀過浙一知縣餽食物二罌中途啓視則罌下貯金至以白公公移文浙撫具以金還其縣浙撫旋劾罷之嚴峻

康輶紀行

卷之二

三

如此而猶有誣公謂之程要金者至以上聞何耶余曰正以公之嚴峻耳公接下不假辭色批答公牘駁斥動數百言有人所難堪者雖於藩臬亦然以是人憾之誣以飛語然公殊受善駁詰雖嚴若以理爭未嘗不回怒聽也余令武進之前歲公與江督陶公奏濬孟瀆三河與工未幾以雨雪盛工壞奏緩工期及余受篆公檄使與工余上言時在春仲農事方興非作大工時且前議章程尙有宜更議者公怒嚴斥之云工已奏定安可改期該令能言之督撫督撫斷不敢奏之  
朝廷也辭甚厲余復上書曰水利之興原以利農人也今方春播種之時使民廢耕而工作非農隙也三河皆以淤不通江故請濬之以溉民田而濟漕運若興工則首尾築壩涓滴不入三河工長一百六十

餘里民田待灌者數十萬畝今悉斷其流是利未興而受害已大矣况前年之工以雨雪過盛而壞今方春仲鳩工必兼旬始能舉事則已春季矣大工用夫數萬竣工不止百日之期已及盛夏大雨時行工必再壞豈可不深長思之公見書怒解更批答曰該令以民事責本部院本部院安敢不遵已奏請改於秋後興工矣公之受言如此

右程制軍

言次及道光二十一年河南豫工事余聞之程明府言在工次親見蒲城王相國之臨工也公至河南力裁浮費初至日司供給者進燕窩公曰食以充腹此物何為無怪人言河員之侈也卻之且告河督巡撫深戒焉時方冬令諸公及河廳視工紫貂猓狽猶畏嚴寒公年逾七十服羊裘

康輜紀行

卷之二

三

每日辰初至河干坐胡牀督工申刻見火歸寓非粗糲不食時買民夫食物食而甘之或言過自苦公歎曰大工之役終日胼胝於風雪水土中者真力作之人也工成全賴若輩顧其衣食何如我輩坐而督工勞逸已霄壤矣裘衣而食尚謂苦耶且西夷方肆天子宵旰宮中戰士枕戈海上非大臣安逸之時夫卒聞之無不感動踴躍工日倍合龍期定而決口水深十數丈闊猶數十丈引河高于決口水不能洩請改期公不許曰不合龍者水口即吾死所耳移坐水口日夜督之眾方皇遽聞忽大風河下沙淤數十丈塞其水口復見一物如龍無首尾鱗甲長十數丈河工皆呼水底突至衝其引河頃刻宏深河口水洩遂如期龍合威歎公之忠誠所感

右王相國轅專

二十五日午馬行疲四十里止哨馬拉洞林谷深遠有塘汎崇喜土司納宗圖爾率蕃屬來迎附近裏塘四瓦述之一也四瓦述一曰崇喜二曰毛了三曰毛茂四曰曲登皆大兵定藏時迎師向化之酋長也二十六日谷行數里山不甚高而長一望荒草自此以下非復前此景象矣曲濟嘉木參屬蕃來迎見余摘頂戴禮貌始慢

右曲濟嘉木參始慢

康輜紀行

卷之二

三

康輜紀行卷之二終



易元龍有悔解者皆謂陽剛之過以時位言之

序成功者退若貪進不止則窮災必至而有悔是說也知

足之君子皆能之矣然此但言虛常之道而非虛變之道

也其在太平盛時懼名位太盛保泰持盈奉身而退河為

明哲保身之君子矣若不幸國家多難或主少國疑當此

之時而私計自全避位遠害則為不忠不義豈聖人教人

之意乎苟非持祿固寵則義之所在雖小臣亦當赴難蹈

死何計利害乎文王當紂之時以諫見囚羑里周公輔

成王之功因負屨而致流言之疑此二聖人者身為周易

而親履患難曾无所悔徵箕比于行跡不同孔子皆謂之

康輜紀行 卷之三

仁諸葛武侯鞠躬盡瘁岳忠武被誣見殺千古以來忠而

被禍諸公皆不可謂不知易者也孔子既以知進而不知

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明允之為言矣必申之

以聖人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則固有防乎後世之藉

口亢龍而失其正者矣故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也

右進退存亡當不失其正

繫辭吉凶悔吝四象皆生乎動既以四象示人矣乃易爻

辭復有言无咎者七十八言无大咎者二言何咎何其咎

者二十一又與无悔悔凶不同者何也悔者自見其過警

者人責其過也悔與吝對皆在乎己吝與譽對皆存乎人

悔在己者誠見其過則宜改之勿吝吝存乎人者即或無

過亦宜補之君子之過无多故易言无悔悔凶小有悔无

祇悔虧悔悔厲者三十一爻而已人之責君子者常多故言无咎无大咎何咎何其咎者至于八十四爻學者言行動止可不慎乎 右易言吉凶悔吝不同矣

二十七日出山行六十里至裏塘飛雪一刻旋霽糧務黃明

府慎修及眾刺麻出迎言曲濟嘉木參自余去歲回省即

甚畏懼今令赴察木多已肯隨往矣是日奉省行知理藩

院咨覆兩呼圖克圖源流奏其略曰臣院承辦呼圖克圖

刺麻事考核源流總以乾隆五十八年奏准呼圖勒罕印

冊為宗 呼圖勒罕者刺麻轉世年幼之稱印冊原載無名冊其冊生僅具魂魄尚未成人也

即不予查辦轉世以杜冒濫現據四川總督請查之呼雅

呼圖克圖臣等檢乾隆五十八年奏定之呼圖勒罕印冊

內無其人因于由藏調存臣院之駐藏呼圖克圖冊檔詳

康輜紀行 卷之三

查內載呼雅大呼圖克圖乍雅地方人自第一輩遞轉至

第三輩各有名字及轉世圖寂年月至第四輩名羅布桑

那木札勒康熙五十八年 欽差大臣赴藏供應烏拉

封那門汗給印敕雍正三年以乍雅地方為呼圖克圖世

管之地仍賞給管理 按據衛藏圖說先以江卡以西至

之圖寂後歷第五輩至第六輩轉世名圖布丹濟克美曲

濟嘉木參于嘉慶二十一年三月籤掣呼圖勒罕年甫三

歲奏以其印交第二呼圖克圖羅布藏丹怎加木磋護理

道光八年赴藏學經十三年回本廟接印十八年以勦辦

博窩蕃賊調派土兵捐助軍需 賞給敕書又冊檔內

載乍雅第二呼圖克圖乍雅地方人自第一輩遞轉至第

四輩名字及圖寂轉世年月亦詳至第五輩曾以大呼圖

克圖轉世鐵掣年甫三歲護印此臣等查乍雅大二呼圖克圖之源流考據設立年分及正副兩人並非定額同掌印信管事現在之第二呼圖克圖亦非奏設並無別有封號之案據也復以藏冊所開年月檢查院稿悉符嘉慶二十一年飭令第二呼圖克圖護印稿內有循照乾隆十六年前案辦理之語因跟查乾隆十六年清文稿內云康熙五十八年察木多地方吉瓦帕克帕拉呼圖克圖名達木拜呢瑪乍雅地方大呼圖克圖名羅布桑那木札勒各以所屬徒眾請 賜名給照各歸所屬議政處議以二人均係西方黃教大呼圖克圖請各給那門汗名號敕印嗣乍雅大呼圖克圖于乾隆十六年正月圓寂駐藏大臣班第據察木多遊擊饒建厚請以所遺印信交乍雅第二呼

康輜紀行

卷之三

三

圖克圖暫行管理駐藏大臣令查名字源流年歲覆稱乍雅第二呼圖克圖年十一歲係前輩大呼圖克圖之徒眾曾管乍雅地方駐藏大臣報理藩院奏准護印此嘉慶二十一年援照之案也四川總督請查乍雅現歸何處管轄自以歸藏管轄為斷 右理藩院查呼圖克圖源流

二十八日會宣太守丁別駕傳見曲濟加木參諭令至察木多集訊曲濟加木參請示行期諭以分三起行走宣太守以四月初六日行曲濟加木參以次起行余與丁別駕督其後是日未刻飛雪旋霧四月初一日會報川藏以曲濟加木參遵赴察木多集訊及先後行走日期 右曲濟嘉木參遵赴察木多

古天竺國一名身毒即五印度也地在後藏之西約一月

程後藏南為廓爾喀西渡小海港地名披楞即東印度披楞之南有地濱海名孟加刺明史作榜葛臘本東印度地為英吉利所據以利誘披楞為其所屬中國不知孟加刺為英吉利所據之馬頭但相傳為第哩巴察而已英吉利既據此地誘屬披楞復誘其傍地皆屬之乾隆五十七年廓爾喀侵後藏求助於第哩巴察其酋果爾那爾謂其國人在廣東貿易 天朝待之厚卻之廓爾喀既為大兵平服遂與第哩巴察及披楞有隙道光十九年請于西藏求借兵餉擊披楞不許其時英吉利先已聘張欲謀併廓爾喀以窺西藏矣廓爾喀王之正妃與次妃各生一子皆幼次妃有寵正妃恐已子不得立因次妃于疾潛使人藥殺之大臣有畢與者為大噶箕最貴官名當國王究藥殺狀辭

康輜紀行

卷之三

四

連舉與王誅之其姪烏大巴興逃入披楞道光二十年廓爾喀王遣使臣兩噶箕入貢未返烏大巴興因披楞之助回國廢其王立正妃之子盡殺治畢與獄者二貢使在其黨中乃籍沒其家二使臣返至藏中聞變不敢歸國中道亦逃入披楞先是披楞貽廓爾喀王木檳錫封甚固日中皆珍寶須王親啟大臣疑有詐使囚于空地啟之礮發斃囚益怨披楞廣東方有英吉利之事廓爾喀使告藏中日聞第哩巴察莫斯黨頭目之稱謂義律也與京屬打仗願借兵備助擊之大臣不知所云第哩巴察者即英吉利京屬廣東也奏入 上使查覆乃徧詢得前駐藏大臣和泰庵所著西藏賦注有第哩巴察乃西南徼外一大國語覆奏事遂寢廓爾喀乘孟加刺之虛自以兵往襲之大獲此二十



二年事也英吉利方肆擾浙江江蘇要求無厭聞第哩巴  
察敗亟分兵回救至孟加刺厚賂廓爾喀贖還所擄男婦  
千人以和廓爾喀既得志又以數請助藏中不許懷怨至  
是乃輕中國矣 今四川通志西域廓爾喀本巴勒布  
中一小部落其地正東自札格達至巴拉打拉罕計程十  
日正南自巴勒布至尼諾威克計程七日正西至庫  
爾卡計程六日正北至西藏之濟隆城卡二日自濟隆至  
藏計程二十日巴勒布本三罕曰布顏罕葉楞罕庫庫本  
罕雍正十年內附十一年奉表入貢嗣爲廓爾喀所併訖  
隆五十三年廓爾喀酋長刺納巴都爾又兼併哲孟雄作  
木朋洛敏湯諸部遂與西藏以交易滋擾 王師遠涉  
至聯噶爾震懾投誠遣魯瑪木野入貢五十六年復誘執  
康輶紀行

卷之三

五

西藏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由薩迦定日肆掠札什倫布而  
去餘賊屯濟隆絨轄聶拉木五十七年正月福大將軍同  
超勇公海蘭察四川總督惠齡進討大將軍自青海至藏  
聶拉木之賊先已爲領隊大臣成所破四月大兵次定日  
直取濟隆臨賊境克熱索橋六月庚午次噶多癸酉克其  
木城喇卡數十聶拉木兵亦克鐵索橋隴岡賊卡進至利  
底絨轄之賊遁去廓爾喀大懼乞降不許七月復戰于堆  
補木甲爾古拉直抵朗古廓爾喀酋再遣人詣營歸丹津  
巴珠爾等獻札什倫布所掠使噶策第烏達特塔巴進馴  
象蕃馬及樂工一部不可勝計奉表歸誠大將軍府崖紀  
功而還又曰披撈西南一大部落道路險遠在廓爾喀外  
自稱爲噶哩噶達其別部人稱爲披撈其蕃民奉回教部

長乃第哩巴察所放別爲一教不信佛惟阿雜拉刺麻有  
佛廟一距部長官寨不遠令刺麻一人在官寨通譯文書  
乾隆五十八年遣刺麻達齊格哩至藏投稟極恭順又曰  
第哩巴察在甲噶爾各部落中地土較廣所屬最多噶哩  
噶達爲第哩巴察屬部中部落與廓爾喀南界毗連爲  
邊外極邊之國披撈有小部落名巴爾底薩爾西通廓  
爾喀東通布魯克巴乾隆五十八年廓爾喀貢象馬由巴  
爾底薩爾部中繞行其部長備米草人夫護送奏賞之余  
按通志修于嘉慶中所謂西藏外諸部落皆據藏中文案  
及平定廓爾喀奏章當時但知披撈爲第哩巴察屬部以  
第哩巴察爲甲噶爾之部落初不知其卽英吉利也又  
稱披撈民信奉回教其部長乃第哩巴察所放別爲一教  
展輶紀行

卷之三

六

不信佛蓋卽天主教也又稱披撈之小部落巴爾底薩爾  
爾西通廓爾喀東通布魯克巴是時布魯克巴猶未爲廓  
夷所併也布魯克巴本紅教刺麻地與噶單分爲兩部其  
部長諾彥林親乾隆元年賜額爾德尼第巴印掌教刺麻  
爲札爾薩立布魯克谷濟呼畢勒罕俱住布魯克巴蜂湯  
德慶城中有大小城五十餘人民四萬餘戶刺麻二萬五  
千餘人其界東至綽囉烏魯克圖部落計程八日南至額  
訥特克圖計程十日西至巴木鍾嶺計程十日正北至帕  
克哩城乃西藏屬也見西藏賦注巴木鍾嶺疑卽香孟雄  
與披撈隔界之大嶺也  
自古九州萬國皆有圖籍掌于太史意章亥之所推步黃  
帝至大禹皆有其書春秋時左史倚相猶能讀八索九丘

後世乃無習者猶幸有山海經于大荒之地山川人物紀載略具後人行至異域往往所見符合可見莊子所言六合之內聖人存而不論者固欲其存不欲其亡也自太史公不信其書前代諸公多不留意凡涉外域諸書皆置之一旦有事茫然不知所為無怪談世務者罵腐儒也

瑩前在臺灣奉 旨查訊夷囚顛林俄羅斯與英吉利

兵也後見林尙書所譯西洋人新聞紙乃知北印度英俄

二夷構兵之事按澳門月報曰道光二十年七月澳門接

印度五月十四日來信魏云即中國論及俄羅斯欲攻打印度之事蓋我英國之印度兵攻取興都哥士山魏云近

南邊各部落而俄羅斯邊境在此山之北三年前尚有回

教四五國互隔英吉利與俄羅斯屬國之間各遠數百里

今止隔一大山而已俄羅斯近日直攻至韃靼里之機注

魏云韃靼里謂游牧各部如哈薩克布魯特之類東起蔥

嶺西至裏海南界印度北界俄羅斯皆是也魏注乃韃靼

約木哈臘亦韃靼里南方部同取阿付顏尼部以攻打印

度爲我英國兵頭沙阿力山及馬約里治堵禦故計不行

俄羅斯前在希臘巴社國東方部與巴社人立約欲收服

阿付顏尼以攻取印度亦因我兵頭律屋蘭所拒巴社國

國南抵海西界都後詭稱收回逃散奴僕突攻取機注及

木哈臘人皆謂俄羅斯既得此二地當必退兵乃又使人

康輜紀行 卷之三

七

康輜紀行 卷之三

八

日日學習印度事務又與木哈臘人立約同取阿付顏尼

不知俄羅斯人要何地方肯住手現聞俄羅斯使者已

自比特草起程由韃靼里到中國此韃靼里謂喀爾喀蒙

之韃也必德德中國人與英國人爭門弁欲得北京出論與

編甸人使前來攻擊不知何時使臣能到得北京我等切

不可閉目不理俄羅斯人曾以兵威自黃海攻至黑海以

廣其國境所以今日必要隄防其在荷薩士河駐札之兵

前來攻擊儻我將阿付顏尼防兵撤回則俄羅斯人必帶

領木哈臘之兵同攻阿付顏尼矣我等今年若將阿付顏

尼王復立于加模爾城阿付顏即應帶兵過興都哥士大

山取回沙蘇野所失之三部落一曰亥都斯一曰麻爾格

願之南 然我兵到彼必定遇俄羅斯兵與木哈臘兵約

會夾攻我兵我兵恐即擾亂而回亦或與俄羅斯人相持

大抵英俄二國在阿細亞洲交戰之事不久即至我等宜

先預備出兵矣魏源曰大海南洋曰印度海與後藏緬甸

相鄰而廓爾喀介其中其鄰廓夷之孟阿臘則東印度也

再西南之孟邁等部則南印度也瀚印度河北上爲痕都

斯坦則中印度也再北爲克什彌爾古屬賓國則北印度

也印度河兩岸凡巴社各白頭回國則西印度也門白其

國皆在蔥嶺西南接中國西域近日西洋英吉利自稱管

理五印度蓋惟北西印度未爲所據其東中兩印度半屬

英夷而南印度則分據于西洋諸夷此皆近日事也方康

熙雍正開英夷僅據有孟阿臘孟邁二埠未窺印度全境

而俄羅斯亦方與西北普魯社構兵未遑南牧凡蔥嶺以

西瀕地中海東岸皆統于天方之回教故乾隆中西域甫平痕都斯坦尙與巴達克山構兵雖旋爲愛烏罕所并占大月亦回教非西洋教及乾隆嘉慶以來俄羅斯兵出黃海攻取黑海各部又日沿裏海南侵而英吉利亦吞并痕都斯坦沂恆河北上于是蔥嶺以西白布哈爾愛烏罕諸大國外凡近裏海之游牧回部號韃韃里者皆并于俄羅斯凡夾恆河及南洋之城郭回國半屬于英吉利矣其英俄二境之中尙隔有數回國彼此各距數百里及道光十九年痕都斯坦北境有阿付顏尼部者與沙蘇野部相攻沙蘇野請救于英吉利英吉利遂起各印度駐防之兵攻滅阿付顏尼部阿付顏尼亦走懇于俄羅斯俄羅斯復起駐防韃韃之兵南攻巴社取機注取木哈臘欲恢復阿付

康輜紀行

卷之三

九

顏尼部以直攻印度英吉利兵據險力拒于是英俄二邊部僅隔與都哥士一大山而血戰無虛日矣興都即印度山界北中二阿付顏尼及沙蘇野二部皆在是山之南機注及木哈臘皆在是山之北而沙蘇野之部落亦有軼出山北者是爲英俄交惡之由與交兵之界沙蘇野王以道光十八年爲阿付顏尼破走投援印度英吉利鎮守印度之兵帥遂于十九年七月起孟阿臘孟邁痕都斯坦三部之兵使副兵帥沙機尼將之而沙蘇野猶自以所部兵鄉導時阿付顏尼酋自都于加模爾城遣其次子以兵三千五百守牙尼士城長子以兵數千守加布爾城牙尼士城本險固于其城門前復增重濠重牆守營甚固英吉利軍先營近郊誘戰不出乃督馬噶軍駱駝噶軍步噶軍三路

進攻又開天礮擊之天礮者仰空發礮飛墮城中遂逼城而營弁以兵扼加布爾援軍之路阿付顏尼酋遣其長子領千五百騎步兵三工由加布爾城赴援夾攻後路爲沙蘇野兵擊退次日遂會各營專攻城門更番迭進城內兵亦死力鏖戰既而天礮從空雨下城中震號爭潰迨比二晝夜拔其城禽其次子乘勝兩路進攻加布爾城阿付顏尼酋率其長子率兵萬有三千守格麻關而軍士奪氣望風解體父子率三百騎走保麻緬棄芻糗火礮輜械山積英吉利遂據二城沙蘇野王復國酌雷歐羅巴兵痕都斯坦兵及阿付顏尼新降兵助守其地此英夷侵北印度之事也阿付顏尼既遁麻緬則遣使乞師于俄羅斯鎮守韃韃里之兵帥俄羅斯久豔東南印度之富特隔于各回部

康輜紀行

卷之三

十

至是乘各部自開謀由巴社以圖印度巴社者回祖國即來粵貿易之白頭蕃所謂港腳是也小白頭爲痕都斯坦大白頭爲巴社巴社雖不屬英吉利而與英吉利睦故英帥律屋蘭者以兵助巴社拒之俄羅斯復以收逃奴爲名襲破機注及木哈臘二回部又攻取沙蘇野所屬三部之在興都哥士山北者遂駐兵荷薩士河與英吉利接界并使人習印度法律言語又購木哈臘人嚮導無一日忘印度而英吉利亦嚴兵阿付顏尼界爲備且議還阿付顏尼酋于故地以息外構而增藩蔽議未定而廣東之事起是年我大清怒西洋鴉片烟之耗蠹中國嚴禁鴉片烟罷英夷互市聲其罪惡布告諸國諸國如佛蘭西彌利堅蘇英夷者咸稱快廓爾喀亦白駐藏大臣願以所部兵

收東印度又傳聞俄羅斯使臣已自比革爾國都起程赴北京約中國兵由緬甸西藏夾攻印度事雖未行而是時英夷則惴甚按以兵法言之誠難得之事會也而是時中國不知其情豈非言語不通疏于通敵之故哉右英俄二夷構兵

和泰庵西藏賦云第哩巴察人隔重洋噶哩噶達道通近載自注曰第哩巴察西南微外一大國也曰噶哩噶達曰披楞曰阿咱拉皆其所屬乾隆五十七年廓爾喀犯藏境求伊助兵其部長果爾那爾覆云我國人常在廣東貿易豈助汝攻唐古忒乎又注云自布魯克巴取道約百日可至噶哩噶達諸部落余按此但知第哩巴察為微外一國尚不知其為英吉利之孟加刺也此以噶哩噶達披楞為二通志則云噶哩噶達即披楞蓋後為披楞所併也布魯

康輜紀行 卷之三

克巴在藏地西南本西梵部落雍正十年歸誠南行月餘即天竺國界 右第里巴察即英夷馬頭

釋迦二大弟子阿羅多聞總持如來凡所說法撰集諸部名經一無遺漏此佛之教也迦葉獨得如來法外別傳心心印不立語言文字此佛之心也佛教廣演遍十方界愈演愈繁惟心印之傳有一無二自迦葉受持衣鉢二十七傳至達摩東來遂盛行于中國其在天竺者未知何似若宗喀巴之教行于前後藏者則全是莊嚴法相以持誦經典不迷本性為宗蓋又阿難傳經教門之變也中國至今日宗教俱甚寥寥而印度之地漸為西洋人所據天主之教方興佛法不其微乎 右中國佛教與西域不同 朱子謂佛經本皆粗淺自入中國文人翻譯以莊列之旨

潤色敷衍遂益精深余謂梁魏開異域僧壘至皆能習漢文中國好莊列者先與往還講論深相契密及諸僧奉詔翻譯遂以華言潤色成之大義雖是辭句全非如梵文或數字成漢文一字安得截然有四字五字之傷乎然佛法大旨又自與莊列不同謂其竊取莊列則又不然而佛徒展轉相傳翻譯日多各以私意入之不可復辨則在所不免不但華人一房融也三教分立同出一性而旨歸迥異

學人見淺見深各尊所聞支派相傳不無差別厄言害道遂有湯假其名陰悖其實者亦必然之勢也六朝時諸僧闢說文字繁興復有佛圖澄寶誌輩專以詭異之蹟震炫人主幸達摩出而直指心源不立文字天台出而圓修止觀頓契佛心然後釋氏本旨大明蓋教法流傳久之不能

康輜紀行 卷之三

無敵吾儒且然况異域之教乎 右中國翻譯佛經

古時諸佛多在天竺諸國今之五印度是也廓爾喀在印度之東南後藏又在廓爾喀之北前藏又在後藏之東前地以近天竺故皆崇信佛教自佛入中國後諸祖相傳高僧代出皆有法嗣源流可考而西域傳教源流無人問津付之荒昧而已元時帝師帕克思巴大宣佛教必有梵冊紀載可以披尋明初徵聘儒臣纂修元史成書既速搜討更疎且深惡梵僧所為痛洗羶穢故一切削去不復紀載即宋潛溪所述教門禪門各有五宗傳授分明者亦皆中國之佛教非西域之佛教也明太祖深知佛法不可以治世崇禮儒臣講求二帝三王之大經大法綱紀規模為漢

唐所不及然勤求安邊之道知殊方異類不可不因俗爲治故于西域蕃僧仍崇其封號洪武六年置烏斯藏朵甘二指揮司及招討司萬戶府千戶所以元國公納木喀斯丹拜嘉勒藏等領之又授八思巴之後監藏巴藏卜爲大國師授烏斯藏僧答力麻八刺爲灌頂國師併賜玉印永樂中承太師之制復先後封其蕃僧爲大寶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闡教王闡化王輔教王贊善王護教王凡八王并給印誥或開歲來朝蓋終明之世惟以其教安撫徼外非以其教治中國如元代諸帝受佛戒而後爲天子也

右明祖崇佛安邊

四川通志唐吐蕃贊普始建牙于跋布川其國都號邏些城今唐古忒語邏些爲刺薩一統志謂土人相傳達賴刺

康輜紀行

卷之三

三

麻所居刺薩之地卽唐時吐蕃建牙之所有古碑可證以唐書考之當在今前藏布達拉之地蓋其俗以刺麻立牀處爲布達拉以藏王所居爲詔稱國曰圖伯特又曰唐古忒最尊者曰達賴刺麻曰班禪額爾德尼代刺麻理事者曰第巴又有汗則蒙古部長爲之蕃俗崇奉刺麻又在蕃王之上暨按贊普奉佛朝夕首戴而禮拜之故蕃民謂佛在王上本朝崇德七年達賴刺麻遣使歸誠至順治九年來朝賜以金冊金印授爲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普通以赤喇怛喇達賴刺麻其後遣使貢獻不絕迺志又云相傳有宗喀巴者居刺薩始興黃帽之教後世曰根敦佳木左立第巴以治國事索諾木佳木左始稱達賴刺麻又傳雲且佳木左阿旺羅卜藏佳木左時藏之薩巴汗威庫部

下毀棄佛教第巴乞師于額魯特顧實汗擊滅藏巴汗遂留其長子達顏爲汗及孫拉藏亦爲汗云康熙三十二年封第巴士伯特國王賜金印達賴刺麻示寂第巴匿不以聞潛與額魯特噶爾丹通好及召達賴刺麻班禪呼圖克圖來京第巴阻之四十四年達賴拉藏汗誅第巴

朝廷嘉之賜金印封爲輔教恭順王遣侍郎赫壽安撫其地又因拉藏所請以阿王伊西爲達賴刺麻其後準噶爾策妄阿刺蒲坦興師侵藏害拉藏汗焚毀寺廟迫逐僧家時達賴刺麻胡畢爾漢移住西甯塔兒寺五十九年四月特命撫遠大將軍十四貝子永聰平逆將軍延信統陝

西滿漢兵護送達賴刺麻歸布達拉廟定西將軍噶爾弼統荆州滿兵四川綠旗兵由巴裏二塘招撫進藏副都統

康輜紀行

卷之三

十四

伍格率江浙滿兵會雲南總兵趙坤副將郝玉麟兵由中甸進藏準噶爾聞風遁藏衛酋長分迎大兵九月十五日達賴刺麻升牀西藏平雍正元年撤西藏兵以貝子康濟鼐總理其地仍以大臣駐藏鎮之五年西藏噶隆阿爾布巴叛殺康濟鼐六年大軍進剿未至後藏札薩克台吉頗羅鼐率眾部落入藏檢阿爾布巴大兵至藏誅之七年以頗羅鼐爲固山貝子九年晉多羅貝勒理藏衛噶隆事乾隆四年晉多羅郡王十二年其子珠爾默特納穆札爾襲封十五年有罪誅十六年以藏地均歸達賴刺麻其轄國公三人一等台吉一人噶布倫四人皆給敕諭戴綳五人磔巴三人堪布一人均給理藩院執照分司職務一切賦稅獻之達賴刺麻二年一次入貢貢道由西甯入互市在

打箭爐 瑩按乾隆中制西藏貢賦俗官除授皆達賴刺  
麻主之駐藏大臣督官兵鎮壓而已達賴刺麻尊貴大臣  
見之皆行參謁禮五十七年大學士福文襄公至藏始奏  
改其制嗣是藏中事務歸駐藏大臣管理駐藏大臣除上  
山瞻禮外其督辦藏事與達賴刺麻及班禪額爾德尼平  
等噶布倫即噶以下蕃目管事刺麻事無大小均稟命大  
臣而行札什倫布公事亦令戴琿堪布稟之駐藏大臣事  
權歸一又議唐古忒兵原設五千一百六十五名毫無紀  
律請定其實額前後藏各設蕃兵一千定日江孜各蕃兵  
五百原設戴琿三人請以二人駐後藏一駐定日添設戴  
琿一人駐江孜戴琿即戴外更設加琿十二人甲琿二十  
四人定琿一百二十人皆由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刺麻以  
康輜紀行 卷之三 五

靡常由駐藏大臣給路票令達賴刺麻查造大小廟刺麻  
名數清冊所管地方及諸呼圖克圖之寨落人戶一體造  
冊存駐藏大臣衙門及達賴刺麻處以備稽查其蒙古王  
公遣人赴藏延請刺麻誦經亦由駐藏大臣給照凡刺麻  
私事往來概不准擅用烏拉亦不得私發信票若公事差  
遺須用烏拉必稟明駐藏大臣及達賴刺麻給印票始准  
應付又議向來達賴班禪用事親族及呼圖克圖往往聽  
富戶大族之託給免差照票苦樂不均應嚴加查禁免票  
概行繳銷不得專派窮蕃又議達賴班禪與外蕃通信應  
告知駐藏大臣商酌其外蕃部落差人來藏由邊界營官  
查報驗放進口有呈稟達賴刺麻者送駐藏大臣譯閱酌  
定諭帖遣回噶布倫以下不准私通又議西藏邊界向無  
康輜紀行 卷之三 六

卽不肯再轉法輪將滅度時文殊請如來再轉法輪如來  
曰咄文殊我說法四十九年豈嘗一轉法輪耶此如來之  
本旨也今藏中達賴刺麻皆以轉世立法始自宗喀巴創  
興黃教西域以迄蒙古諸部皆崇信之其法以當住輪回  
不迷本性教化眾生然宗喀巴遺囑二弟子亦止令達賴  
轉世六次班禪轉世七次而已今則世世轉生不特達賴  
刺麻已十數輩其在後藏則有班禪額爾德尼復有第穆  
呼圖克圖濟隆呼圖克圖青海則有哲布尊丹巴呼圖克  
圖衛藏圖識作額爾澤乍雅察木多類伍齊三處亦各有  
呼圖克圖皆以轉世爲教而在京師者則又有章嘉呼圖  
克圖爲各呼圖克圖之首領焉考其名位則達賴刺麻最  
尊班禪額爾德尼次之大呼圖克圖數十而以哲布尊丹

康翰紀行 卷之三

七

巴呼圖克圖爲第一章嘉呼圖克圖次之濟隆第穆察木  
多乍雅類伍齊以次序焉蒙古西域號呼圖克圖者尤衆  
何其多也蓋明成祖所封八王亦卽此類乃世之人主爲  
之迥非釋迦之教矣自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及諸呼圖  
克圖坐牀後多至前藏參禮達賴刺麻或禮班禪受大戒  
焉藏中參禮受戒必熬茶供僧眾大小招刺麻二三萬皆  
偏及之如中國之放齋者而達賴刺麻坐牀 上亦遣  
章嘉呼圖克圖至藏照料熬茶著爲例名秩尊卑森然不  
紊使殊方數萬里桀驁強很之人知所羣奉爲活佛者咸  
聽命焉其在禮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修其教  
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其此之謂歟

教不

右宗喀巴  
與釋迦本

明初西蕃諸部族酋長沿元制無不奉佛爲俗而有妻子  
世襲洪武中西甯蕃僧三刺建佛刹于碾白南川以居其  
眾來朝貢馬請救護持賜寺額帝從所請賜額曰瞿曇寺  
立西甯僧綱司以三刺爲都綱司又立河州蕃漢二僧綱  
司並以蕃僧爲之紀以符契自是其徒爭建寺帝輒錫以  
嘉名賜救護持蕃僧來者日眾永樂時諸衛僧戒行精勤  
者多授刺麻禪師灌頂國師之號有加至大國師西天佛  
子者悉給印許之世襲自是以後或由蕃僧而長其眾或  
本以酋長而得印救封號不可復辨矣事詳明史此皆紅  
教所云世襲者皆傳其子不傳其徒亦非如黃教之轉世  
也刺麻二字當時以爲禪師名號本不甚尊崇至達賴刺  
麻乃加達賴二字于刺麻之上今爲蕃僧最大之稱而眾

康翰紀行 卷之三

六

蕃僧仍皆名刺麻一如稱僧稱和尚耳  
初六日宣太守偕竹虛啟行連日陰晴不定時而日耀晴  
空時而陰雲霏雪立夏已數日猶重裘氣候如此土人云  
五月後始不雪以地氣寒不宜五穀故裏塘曠地甚多皆  
荒無耕者 右蕃地氣候  
達賴刺麻前後封號不一四川通志與衛藏圖識亦異常  
以會典爲正行筭無從訂之然西藏至今貢表稱西天大  
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刺但刺達賴刺麻自係  
最後之封通志謂順治年開有此封蓋未詳也明史烏斯  
藏傳永樂三年封哈立麻爲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  
智慧善普應佑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  
領天下釋教今達賴刺麻西天大善自在佛之封號蓋亦



本此然哈立麻猶襲元之帝師一派皆紅教也其時宗喀巴之教猶未行

右達賴刺麻封號

唐時吐蕃之地甚大本古氏羌也夏周皆謂之西戎平王東遷後內逼諸夏雜居隴山伊洛之間漢武帝令居塞上謂之西羌唐書稱其屬百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其酋有發羌唐旌等居析支水西或邏娑川後有鶻提勃罕野者稍併諸羌據其地或曰南涼秃髮利鹿孤之後隋開皇中倫贊索居牂牁西滅吐谷渾盡有其地建國居跋布川改姓爲勃罕野以秃髮爲國號訛爲吐蕃史言吐蕃地方萬餘里北抵突厥南隣天竺蓋今之西甯甘涼二州爲其北境阿里巴勒布緬甸爲其南境而甯夏洮州松潘黎雅大小金川大理前後藏皆其地也其俗謂雄強曰贊丈夫

康輜紀行

卷之三

九

贊普于閭懼盧川贊普夏衙之所也在遷梁川南百里虜入寇松州命將擊破之懼而退師謝罪復請婚以宗女文成公主下嫁弄讚親迎于河源而歸別築一城立棟宇居之高宗立授弄讚爲附馬都尉封西海郡王則天時棄隸縮贊立復請婚中宗亦妻以所養雍王女金城公主至吐蕃亦別築一城以居唐宗時請以河西九曲爲金城公主湯沐地與之元宗開元二年寇隴右薛訥大破之六年請和以舅甥署碑文九年以王君奭爲河西隴右大使十年犯北庭節度使張嵩大破之十五年王君奭擊之于青海西未幾盜殺君奭以蕭嵩爲河西節度使禦之十七年朔方節度使蕭肅攻拔其石堡城十八年入貢十九年金城公主請毛詩禮記左傳文選賜之正字于休烈肅諫不報

二十四年常侍崔希逸以殺白狗爲盟訛之破于青海復絕朝貢二十八年寇維州又破之得安戎城二十九年金城公主薨來告復請和親帝不許陷石堡城天寶五載王忠嗣大破之于青海積石七載哥舒翰築神武軍應龍城吐蕃不敢近青海入載攻拔其石堡城乾元後吐蕃乘唐亂盡有戎境肅宗年間遣使請盟郭子儀令于鴻臚寺獻血以申蕃戎之禮廣德元年京師失守因降將高庭暉入長安立廣武王爲帝郭子儀設疑兵遁去德宗建中二年請以賀蘭山爲界四年遣官盟于清水卽今大詔前甥舅

聯盟碑也興元元年助渾瑊破朱泚許報以涇靈二州未與劫渾瑊陷其軍瑊僅以身免遂大入寇貞元中韋皋數出兵大破之穆宗長慶元年復請盟劉元鼎充會盟使曰

康輜紀行

卷之三

十

贊普于閭懼盧川贊普夏衙之所也在遷梁川南百里虜河所流西藏之名始此吐蕃亦遣使隨元鼎來朝自是不復叛黃巢後阻絕其國亦衰族種分散無復統一矣宋時屢世授官爲大將軍節度使或加檢校太尉太保嘗助擊元昊遼時亦入貢有大蕃小蕃胡母思山蕃之別元初首領章古來朝封甯濛郡王鎮西甯于河州太祖四年設吐蕃等處宣慰使建元帥府以洮岷黎雅諸州隸之世祖以其地廣而險遠民獷而好鬥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縣吐蕃之地設官分職而領之于帝師明以其地爲烏斯藏乃吐蕃之一種別立爲國者也吐蕃中惟烏斯藏專以釋道教化頗柔順易服地多僧無城郭自元明迄今皆因俗爲治今自打箭鑪外以至阿里西境五千餘里無處

非僧不獨前後藏矣

右吐蕃始末

杜佑通典云吐蕃地直京西八千里距鄯善五百里其贊  
普居跋布川或邏娑川地理志天威軍初曰振武軍又西  
二十里至赤嶺其西吐蕃有開元中分界碑自振武經尉  
遲山苦拔海王孝傑米柵九十里至莫離驛又經公主佛  
堂大非川二百八十里至那緣驛吐蕃界也又經暖泉烈  
謨海四百四十里渡黃河又四百七十里至眾龍驛又渡  
西月河二百一十里至多彌國西界又經犁牛河渡藤橋  
百里至列驛又經食堂吐蕃村截支橋兩石南北相當又  
經截支川四百四十里至邏娑驛乃渡大月河羅橋經潭  
池魚池五百二十里至悉諾羅驛又經乞量甯水橋又經  
大速水橋三百二十里至鶻奔驛唐使入蕃公主每使人

庚翰紀行

卷之三

三

迎勞於此又經鶻奔峽十餘里兩山相崑上有小橋三瀑  
水注如瀉岳其下如烟霧百里至野馬驛經吐蕃壘田又  
經東橋湯四百里至閣川驛又經恕謀海一百三十里至  
始不爛驛旁有三羅骨山積雪不消又六十里至突錄濟  
驛唐使至贊普每遣使慰勞於此又經柳谷莽布支莊有  
溫湯湧高二丈氣如烟雲可以熟米又經湯羅葉遺山及  
贊普祭神所二百五十里至農歌驛這些在東南距農歌  
二百里唐使至吐蕃宰相每遣使迎候於此又經鹽池爰  
泉江布靈河一百十里渡姜濟河經吐蕃壘田二百六十  
里至卒歌驛乃渡藏河經佛堂一百八十里至勃合驛鴻  
臚館至贊普牙帳其西南跋布海今一統志云古吐蕃國  
即今衛地土人相傳達賴刺麻所居刺薩之地即唐時吐

蕃建牙之所且有古碑可證以唐書考之亦當在此瑩按  
通典所云唐使至吐蕃驛道蓋由陝出口西行之路也姑  
記此以存古蹟云爾 右唐使至吐蕃道里

王我師藏鑑總記西藏天文星次井鬼分野古號烏斯藏  
唐吐蕃地其縱橫連屬者南界雲南怒江北界西甯河源  
西極後藏業爾欽之沙漠東直達於打箭爐以近界而論  
東止於甯靜山界朗著特收其租賦各有刺麻專管實斷  
自洛隆宗為分限也觀其風土天氣嚴寒地氣瘠薄千山  
雪壓六月霜飛石多田少五穀難成間有粟黍豆菽之產  
者僅藏地巴塘彈丸區耳部落萬里惟藉青稞一種為麪  
名糌粑及牛羊酥酪以供朝夕第糌粑性熱酥酪滑膩非  
茶無以全其軀命故茶商聚於打箭爐蕃眾往來交易遂

庚翰紀行

卷之三

三

為通衢也自康熙五十八年安設塘站以鑪為始而裏塘  
巴塘乍雅昌都洛隆宗說板多拉里以抵前藏官兵塘汎  
地計八十七站若鑪城右出自霍爾之甘孜墨爾格至納  
奪抵昌都盡屬草地瑩按衛藏圖識打箭爐五十五里至  
竹卡四十里郎若堡四十里八桑塔五十五里上八表分路  
六十里鳴達五十五里洪馬塘三十里雀雅五十五里過山  
刺地塘六十里改隆七十里甲俄格十五里吉如格卡  
三十里過小山至霍耳章谷五十五里下山至江濱塘五十  
里竹窩三十五里過河至白利五十五里隆與侯四十里甲拉  
廿攷三十里過河至白利五十五里隆與侯四十里甲拉  
洛六十里益隆四十里至迭格界即德爾格或又各七登  
六十里羅登六十里吉馬塘五十五里林德六十里格泥拉  
山至巴戎六十里西河四十七里上光黨六十里草拉三十里  
卓裏工三十里過漫山至峽隆塔五十五里哈甲三十里哈  
合惟納 再由恩達至類五齊過江達橋由桐項至墨竹工  
下亦進藏之大道也 瑩按衛藏圖識察木多四十里俄洛  
橋分路六十里柯多四十里康平多

五十里類鳥齊五十里遠嶺八十里架喇族一百里江青  
六十里松里三岡松多八十里過小松四座多即耳松多  
七十里松里三岡松多八十里過小松四座多即耳松多  
八十里松里三岡松多八十里過小松四座多即耳松多  
九十里松里三岡松多八十里過小松四座多即耳松多  
一百里松里三岡松多八十里過小松四座多即耳松多  
... (text continues in columns)

康輜紀行 卷之三

雪

里宗密爾七十里插漢托灰七十里殺那吾舊六十里七  
氣哈爾七十里過大海六十里丹仲營六十里下賤倫頓八  
七十里中塔奔托洛海六十里丹仲營六十里下賤倫頓八  
浪羅倫自吾浪羅倫分四站每站六十里至古爾  
分索羅木即黃河合西寧進藏大路與王記又異雲南進  
藏者由塔城關過通江逾大小雪山直至察木多至于  
後藏之遼闊由札什倫布過阿里白布布魯克巴即與生  
蕃喇丹接準噶爾界再過初布寺剛吉拉愈荒渺矣  
於後藏以外茫然不能詳蓋記于雍正年間疆理尚未  
定也後藏圖識自後藏至蕭拉木路程曰札什倫布至乃  
堂尖拉兩宿計一百九十里半達尖錯宿計一百九十里  
札什倫布宿計一百九十里半達尖錯宿計一百九十里  
喜宋尖錯宿計一百九十里半達尖錯宿計一百九十里  
佳紀岡尖錯宿計一百九十里半達尖錯宿計一百九十里  
計一百九十里半達尖錯宿計一百九十里半達尖錯宿計  
九十里半達尖錯宿計一百九十里半達尖錯宿計一百  
九十里半達尖錯宿計一百九十里半達尖錯宿計一百  
... (text continues in columns)

康輜紀行 卷之三

雪

王記所云長河再則類五齊適姜黨之橋與唐家姑蘇之鐵  
江當作長河再則類五齊適姜黨之橋與唐家姑蘇之鐵  
索橋皆須設防者出類姜黨橋見前藏圖識自察木多  
西七十里通志無姜黨橋有塔章橋在類五齊北與額  
地爲通西海門戶唐姑蘇之鐵索橋未詳檢通志西藏  
鐵索橋有五一日蓬多鐵索橋一統志在蓬多城南三十  
河旁二日魯衣鐵索橋一統志在蓬多城南三十里  
里雅魯藏布江岸三日鄂納鐵索橋一統志在蓬多城南三十  
城北二十里鳴爾南江岸四日楚烏里鐵索橋一統  
志在楚烏里藏布江岸五日楚烏里鐵索橋一統  
水道提綱雅魯藏布江四里雅魯藏布江數十里受西  
北來一小水又東北過鐵索橋而至東南通志謂此鐵索  
橋在今前藏西南二百六十里曲水塘南雅魯藏布江穿  
流其下藏衛往來之要津也又乾隆五十七年大學士福  
公奏于濟甯外之熱索橋轟拉木外札木地方之鐵索橋  
絨轄均設立鄂博無所謂唐姑蘇之鐵索橋者惟唐書  
南蠻傳貞元五年南詔異牟尋大破土蕃于神川遂斷鐵  
索橋溺死以萬計一統志金沙江古名麗水一名神川一  
名犁牛河今蕃名木魯烏蘇王記所云唐姑蘇之鐵索  
橋豈即指此耶以鳥蘇右雍正間王我師所記鐵藏道里  
爲姑蘇或傳寫之訛耶

康輜紀行

卷之三

五

閣學士班第四川提督周瑛勘定川滇西藏疆界故能略  
舉之如此是時準夷未滅後藏亦未全通及乾隆中藏地  
大定衛藏圖識乃出其道路程站皆據乾隆五十三年軍  
需檔案固宜其詳而有徵也嗟乎中國輿地歷代文人學  
士多詳考之 本朝一統無外殊方異域皆我版圖况  
今夷務紛紜豈可不於此加之意乎 右諸路進藏道里  
和太庵西藏賦自注云前藏西北俱係草地有克哩大山  
納克產隘口北通哈真得十特爾其東接玉樹界又由羊  
八井至桑托羅海越紅塔爾山過拉納根山即騰格哩諾  
爾蒙古語天池也乃達木蒙古游牧之處又由吉札布至  
僧格物角隘口東北至噶勒藏骨全阿勒坦諾爾一帶皆  
塔斯頭難行經沙雅爾小回城過木蘇爾達巴罕通準噶

爾境又由後藏西北阿理城交拉達克罕庫努特外蕃界  
可通和闐及葉爾羌新疆其路有半月無水草

會典理藩院所掌西藏疆理西藏達賴刺麻所居曰布達  
拉是爲前藏班禪額爾德尼所居曰札什倫布在布達拉

西南包於前藏境內是爲後藏前藏東與四川邊外土司  
接界東北與西寧大臣所屬土司接界北與卓書特部落

接界西北踰戈壁與和闐葉爾羌接界西與拉達汗部落  
接界西南與廓爾喀接界南與哲孟雄部落接界東南與

雲南維西廳接界其餘各刺麻皆屬于達賴刺麻東起乍  
雅達呼圖克圖與四川邊外土司接界其西爲察木多吧

克巴拉呼圖克圖又西爲碩般多刺麻又西爲類烏齊呼  
圖克圖碩般多類烏齊之北皆與西藏大臣所屬土司接

界碩般多之南爲八所刺麻又南爲工布碩卡刺麻類烏  
齊之西爲墨竹宮刺麻又西爲噶勒丹刺麻類烏齊之西

北爲贊墊刺麻介居西藏大臣所屬土司各族之間其西  
爲呼徵刺麻噶勒丹之西爲色拉刺麻西與布達拉接界

噶丹之南爲瓊科爾結刺麻瓊科爾結之西爲文札卡刺  
麻又西爲松熱嶺刺麻又西爲邦仁曲第刺麻又西爲乃

東刺麻北與布達拉接界乃東之西爲瓊結刺麻布達拉  
之西北爲布勒綳刺麻西北爲羊八井刺麻羊八井之西

爲朗嶺刺麻西與札什倫布接界朗嶺之南爲仁本刺麻  
其西南爲江孜刺麻又西南爲岡堅刺麻岡堅之西爲協

噶爾刺麻協噶爾之西爲聶拉木刺麻朗嶺之西踰後藏  
爲撒噶刺麻又西爲雜仁刺麻

康輜紀行

卷之三

五

右西藏疆理二條

會典理藩院所掌事例駐京呼圖克圖曾加國師禪師封號者左翼頭班章嘉呼圖克圖二班敏珠爾呼圖克圖右翼頭班鳴勒丹錫呼圖克圖二班濟隆呼圖克圖皆列于

雍和宮總堪布之上其餘有洞科爾呼圖克圖果喇

呼圖克圖那木喀呼圖克圖鄂薩爾呼圖克圖阿嘉呼圖克圖刺果呼圖克圖貢唐呼圖克圖土觀呼圖克圖多倫

諾爾有錫庫爾錫呼圖諾顏綽爾濟皆出呼畢勒罕入于

院冊余按此皆京師熱河內地之大喇嘛也其西藏及蒙

古各部部落游牧刺麻據會典云前藏曰達賴喇嘛後藏曰

班禪額爾德尼其外有第穆呼圖克圖噶刺木巴呼圖克

圖色木巴呼圖克圖布魯克巴呼圖克圖嘉拉薩頓呼圖

克圖鄂朗濟永呼圖克圖朋多江達籠廟之呼圖克圖摩

康輜紀行 卷之三 三

珠鞏之誌鞏呼圖克圖貢瑪爾之嘉克桑呼圖克圖奈囊

保呼圖克圖朗呼仔之薩木黨多爾濟奈覺爾女呼圖克

圖覺爾隆阿里呼圖克圖楚爾普嘉爾察普呼圖克圖多

爾吉雅靈沁呼圖克圖倫色之覺爾澤呼圖克圖協布隆

呼圖克圖摩珠鞏之誌鞏小呼圖克圖達拉剛布呼圖克

圖凡十八人及沙布隆十二人皆出呼畢勒罕入于院冊

又云康熙三十年喀爾喀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率領喀

爾喀七旗於多倫諾爾地方朝覲三十二年封為大喇嘛

于喀爾喀地方立為庫倫廣演黃教雍正元年照班禪達

賴喇嘛之例給封號

賜金印勅書授為啟法哲布尊丹巴喇嘛是哲布尊丹巴

呼圖克圖其尊與班禪達賴等非諸呼圖克圖比余前言

呼圖克圖之名未詳今據會典詳之

右翼呼圖克圖

康輜紀行

卷之三

三

康輜紀行卷之三終

康輜紀行卷之四

桐城姚瑩辰和甫

初八日浴佛之辰裏塘諸寺集眾僧誦經蕃民男女皆禮佛一如內地惟寺僧自然酥油鑿燒旃檀香蕃人禮佛者不持香手執牛角遙望見寺每行一步畫地膜拜遍繞其寺而後入門頂禮余自打箭鑪至是所過刺麻寺多矣僧既穢濁其誦經喃喃皆在喉閉併無音節亦無鐘磬惟鉦鼓喧振雜以鈴鼓而已聞巴塘與藏中有梵音略如內地得一絕云聞道西來尋梵唄喃喃不辨鼓還鉦經過三百八十寺何處一聞清磬聲 右蕃人禮佛

是日將晚烏雲甚濃陣雨斜飛忽東西青虹長互頃刻晴空霽色山光仰景欣然成一絕云小樓終日對巒山積雪辰輜紀行 卷之四

時清草尚斑斕晚烏雲渾欲雨晴虹忽墮枕窗閉與丁成之別駕寓裏塘小刺麻寺樓上二十餘日督乍雅那們汗西行室裁方丈一窗如窻兩人對榻坐臥戶外晨夕炊烟作馬牛糞味散步無所元兀自嚙口占示別駕調之云丈室經旬似繫四炊烟糞味幾時休無端卻憶文丞相燕市三年一小樓又代答云生非博望使河源豈問祇陀孤獨爾又室自開獅子座文殊摩詰兩無言 右刺麻寺

佛經言律部沙門比丘服壞色衣及糞掃衣即今之緇衣也升座乃衣僧伽梨即今之紅袈裟也余自打箭鑪以西所見刺麻服色無不敗紅者黃袈惟帽作黃色耳紅袈刺麻則帽色亦紅從未見有緇衣之刺麻何耶近日中國僧

衣常服亦分宗教律三種律門緇衣宗門淡黃色衣教門梭色衣以此為別惟升座及禮佛則均紅袈裟猶古制歟 右蕃僧服緇衣

十二日土司饒牛肉一蹶飲酒未半頤陶然竟睡夢得一律云世事紛紛各有胎入還物我不須猜縱成木義形生橋慣作鷄栖心未灰泛海黑風時自警攫金白晝亦堪哀 青天亙古無中外倦馬臨歧首重迴 右夢詩

甚矣禍福之念中人深也西蕃崇信刺麻非以其教之善謂其能禍福人耳乍雅呼圖克圖住裏塘數年蕃人見之數十步外即五體投地匍匐蛇行而前儻呼圖克圖手摩其頂則大喜以為佛降福也或病有憂者得之則以為消災滅病矣或不驗亦惟自咎罪孽深重而已尤可憫者謂康輜紀行 卷之四

呼圖克圖修行數世元陽不洩並其涉溺亦寶重之曰得其一滴服之可以延年治病蕃僧皆樓居男婦有持器終夜守其下以待者蕃僧亦自珍貴以瓶盛貯而噴封其口非虔誠備禮求之不輕予嗟乎吾人聞此未有不笑其愚者豈知獻媚權門屈身昏夜得其咳唾以為珠玉者亦何異於是哉 右蕃俗信呼圖克圖錄

十四日陰晦霏霏竟日讀衛藏圖識漫題云細雪霏霏晚未闌重裘四月覺深寒攜來圖識多驚異薄酒鑿前擁被看 右讀衛藏圖識詩 乾隆中西藏平定當時諸公紀事陳風之作甚眾豔傳者如駐藏大臣和泰庵之西藏賦及顏惺甫尙書之衛藏詩皆採入通志顏詩八十韻今摘其中三十二韻云直北噶

丹界池南陽布連西洋爲後戶肥水即前川中拓數圻地  
三危別有天彌房衝月窟轟轟走雲輶醉醅手相接穩登  
夜自聯獺抵妖祀熾咒詛土風沿雪海無方漲冰天不肯  
旋飛橋搖鐵索危波鐵皮梯度阻蕃馬繩行拋竹篾層  
層踰嶺坂藹藹見原田細碎成村落縱橫展陌阡遶苗秋  
隱隱跋布水濺濺大小招相別黃紅教各詮渾無生死法  
但有去來緣般若凌霄峻浮圓射日圓雷聲轟鼓鼓井字  
列街塵乞食沙瓶鉢搜山鹿野駝牛羊紛牧放茶茗細熬  
煎蠻妓經營巧寶婆織紵便花裙甯窈窕楮面亦嬋娟不  
信清笳隊都教彩線纏瓢笙蘆管樂鳥鬼鶴王延辛布當  
胸挂重環綴耳穿多情聚鹿奇葬付鷓鴣引秋雜男女  
踏歌非醉顛有時棧碧屬隨意揀紅棉犬或獺頭惡鷄胡

康輶紀行

卷之四

三

象鼻卷紙光裁貝葉香爐熱龍涎閨日飛堯典瞻星失斗  
躔地原章步外人在閩風巔剝落唐碑臥婆娑古柳眠去  
華真絕遠殊俗若爲渝頗盡西藏風俗 右頤制軍西  
藏詩  
通志載馬若虛西藏雜詩四首頗具風格今錄之於此余  
本落拓子浪游川西東曾磨盾身書卅載三從戎飽飢五  
侯鯖禿穎居囊中有時草飛布下馬筆如風邇來藏直弦  
三語將毋同老成漸徂謝蓮夢醒槐宮來此億萬鄉習靜  
證六空回首望蜀道羌首如飄蓬 一 人生日營營苦爲利  
名逐袴褶騎寒馬迢遞向荒服如何典春衣斗酒醉平陸  
朝攜田閒侶暮向茅檐宿俯仰庭下松磔矧多節日長嘯  
視浮雲無心手翻覆不求姓名傳亦免污青竹 其二 暮春風  
日佳四山啼蜀魄憶我浣花溪柳棉已飛白時游丞相嗣

手摹青銅拍于今落蠻嶠誰與數晨夕渴羌難用武撈酒  
比瓊液但聞風怒號勢欲捲磐石閉戶送青春孤負遠游  
客三靈芝不爲瑞鵬鳥不爲炎鵬翼振九萬落鷄依蒿萊  
窮達由天賦衛雀生典臺涉海華胥境爛醉康衢杯熙熙  
樂無涯醒獨支其頤足跡如大章恨未窮九垓野馬不受  
羈天眞返童孩無端作孽語釋問非程材 右馬若  
虛詩  
西地烏鴉大如肥鷲聲若鴿鷓不巢樹而棲人樓屋上甚  
可憎爲詩云時步岑樓不出門密雲小霰易黃昏生憎窗  
外烏聲惡莫作長沙鵬鳥魂 右西域烏鴉

十五日曉起陰寒屋上存霜如雪旋消去午後復小霰半  
刻

舜竄三苗于三危乾隆中始考定其地爲康衛藏

康輶紀行

卷之四

四

之西滇微之南蔡木多及前後藏正其地也余按禹貢三  
危既宅正義引鄭氏注曰河圖及地記書云三危在鳥鼠  
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今輿圖甘肅鞏昌之渭  
源縣北有鳥鼠山以爲渭水之源所出是也然余行履巴  
裏二塘以西及察木多一帶鳥鼠多同穴處不獨鞏昌則  
三危之爲衛藏似矣但數千里皆山不知何者爲三危耳  
又疑黔滇湖南皆古三苗地謂之三苗必有三種舊說以  
爲兄弟三人始鼠一處後不悛惡乃更分析爲三而處之  
則三危之爲一山與否未可定也後漢西羌傳云西羌之  
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  
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章懷注三危山在今沙州燉  
煌縣東南山有三峯故曰三危也河關縣屬金城郡已上



並續漢書文據此是古說皆以三危在西而章懷所指在燉煌縣東南者更明傳此文下云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此文尤明白則三危地在今四川西北甘肅徼外正西蓋青海土爾扈特游牧之閒上距燉煌適在東南其西即鄂敦他拉海所謂河源者也古說三危山當在此處諸書皆合今察木多札雅巴塘裏塘皆在燉煌之東南上距燉煌已二千餘里與後漢書濱于賜支至乎河首者顯異康衛之說果信乎余謂以諸書考三危不若以禹貢考三危也禹貢三危在黑水之西南導川文云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今中國江淮河濟皆入東海其在占城交趾以南始為南海中國所不見也黑水入之其不在中國可知既

康輅紀行

卷之四

五

黑水是矣黑水既定然後可得三危 右古三危  
一統志云雅魯藏布江源出藏之西界卓書特部落西北三百四十餘里達本楚克喀爾公喀爾城東北喀爾招木倫江自北來會合而為一復東南流一千二百餘里經衛之南界過羅喀布占國轉西南流入尼納特克國會諸水注於南海此水源流甚廣不入中國按唐書吐蕃贊普居跋布川或邏娑川地理志跋布川在邏娑川西南涉藏河乃至其地疑此即跋布川也滇人謂之大金沙江張機黃貞元謂此真禹貢之黑水張機曰大金沙江發源崑崙山西北吐蕃地即禹貢黑水也雖與雲南小金沙江及瀾滄源於三江源邈不相近其下流亦十倍小金沙江及瀾滄

康輅紀行

卷之四

六

云黑水西河惟雍州又云華陽黑水惟梁州二州皆以黑水為界西河即河之西也華陽即華山之南也梁州北界既止于華山其南界何止乎紀之以黑水則黑水為梁州南界可知矣河水發源於中國之西故謂之西河雍州界起西河者雍州之東界也其西界何止乎紀之以黑水則黑水為雍州西界可知矣今陝西甘肅乃禹貢雍州之域四川雲南乃禹貢梁州之域華山為二州內界之分是黑水為二州徼外之界又可知矣求黑水者不惟當於徼外且當於雍之極西梁之極南水色黑而入南海者求之乃確明張機黃貞元皆以滇徼外山緬甸入南海之大金沙江當禹貢黑水一統志以其水遠在西南荒徼外去雍梁二州之境甚遠非之而以潞江之上流喀喇烏蘇當禹貢

三江之水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周文安辨疑錄云甘州志甘州之西十里有黑水流入居延海肅州之西北有黑水東流遠莫窮所之是其源入雍州之西流入梁州之西南也雲南志金沙江出西蕃流至緬甸其廣五里徑趨南海得非黑水源出張掖流入南海者乎黃貞元曰大金沙瀾滄三水雖皆入南海大小遠近迥不同瀾僅瀾四分之一大金沙十倍瀾瀾瀾所出地名鹿石山在雍望俱可窮源上源亦狹大金沙江上源相傳近大宛國白里麻茶山至孟養極北不聞有所往號亦野人境峭壁不可梯繩弱水不任舟筏土人惟遙見川外隱隱有人馬形殆似西羌之域也今姑略其源惟自經流支流入海可見者言之水流至孟養陸阻地有二大水自

西北來一名大居江或云大庫江一名檳榔江二水至此合流又名大盈江今騰越人總甸內諸水亦曰大盈江殆竊侈其名也江流至此夷人方名爲金沙江江中產綠玉黃金鑄子金精石黑水晶開出白玉濱江山下出琥珀滇人相傳名大金沙江若以別麗水北勝武定馬湖之小金沙江耳自此南流經官猛莫臘莫即至猛掌有一江自西來入大金沙江又南下昔朴怕蚌猛莫外經蠻莫有一江源自騰越大盈經鎮夷南甸千崖受展西茶山古湧諸水伏流南牙山麓出經蠻莫入大金沙江江又經蠻法勒孟拱遮龍營屯大菴蒲山峽小菴蒲山峽課馬孟養怕奔山峽戶董鬼哭山夏撒昔年緬人攻孟養以船運餉到夏撒爲孟養所敗者此江也正統中蔣雄率兵追思機發

康輜紀行 卷之四

七

爲緬人所歷殺於江中亦此江也大約江自蠻莫以上山聳水阻正統中郭登自章貢順流不十日至緬甸者亦此江也下流經溫板有一江源自騰越龍川江經界尾高黎共山隴川猛乃猛密所部莫勒江至太公城江頭城入於金沙江下流又經猛吉準古溫板又名溫板江又名流沙河皆金沙江也猛夏馬達刺至江頭江中有大山極秀聳山有大寺又有一江源自猛辨洗夏母南來入大金沙江又經止即龍大馬草底馬撒躡馬入南海其江自蠻莫以下地勢平衍闊可十五餘里舊云五里者非也經南江益寬流益緩緬人善舟如涉平地至是江海之水瀦爲一色矣按以上張賁二說所指大金沙江其上流即今雅魯藏布江也此水雖大但遠在西南荒徼外去禹貢雍梁二州

之境甚遠謂爲黑水其說難信

一統志又云潞江在羅隆宗城東北六十里蒙古名喀喇烏蘇蕃名鄂爾宜楚鑿按羅隆宗一作洛隆宗在巴塘西兩甯入其源出衛之刺薩北二百八十里百澤布喀廣四百五十餘里其水西北流百餘里入尼爾几根池池廣一百二十餘里又東北流五十餘里入衣達池衣一池廣一百餘里從此池轉東南流一百五十餘里入喀喇池池廣一百二十餘里從南流出名喀喇烏蘇稍東北流四百五十餘里至索克宗城南百餘里出衛境入喀木境名鄂爾宜楚轉東南二百餘里又稍東過羅隆宗城北流三百餘里折南流八百餘里經米喇隆池又二百餘里入怒夷界名怒江自怒夷界南流三百餘里入雲南麗江府界名潞

康輜紀行

卷之四

八

江經野人界又南經永昌府及潞江安撫司境流至緬甸入南海按舊輿圖西蕃之西大流沙之南湧出一澤名嘉湖即喀喇池也蒙古名黑爲喀喇水爲烏蘇明一統志源出雍望蒙古封爲四瀆之一此水大於瀾滄葉榆而色深黑故名其上源出於衛地之布哈大澤淵澄勁墨又多伏流以此爲禹貢之黑水則名稱猶舊較之指瀾滄葉榆爲黑水者猶爲略有依據也

鑿按潞江自源至流四千餘里水非小矣自衛之喇薩北行一千一百餘里其地接西甯甘肅外境即禹貢雍州也自北南流復入衛境一千五百餘里入雲南經麗江永昌二府至緬甸入南海中經喀木雲南古之梁州也然則此水曲折經行於雍梁二州徼外來往三危而入南海脈絡

分明與禹貢悉合且喇喀烏蘇之名正爲黑水不惟此水源流具備併可考見大禹時雍梁二州疆域之廣以經釋經是三危確在黑水之南黑水由此入南海非喀木與衛而何耶

右黑水三條

張氏以金沙江爲黑水固與黃氏同誤而援辨疑錄以甘肅二州之黑水爲禹貢之黑水又率合金沙江而一之謂即金沙江之源尤誤按今一統輿圖甘州西有黑水河北流七十餘里入山丹河又北數里有沙河自西南之祁連山二百餘里來會北過高臺縣有擺通河來會北出長城六十餘里名額濟納河又北流七十餘里有滔賴河自肅州之南亦出祁連山北流四百餘里來會稍東北流四十餘里名坤都倫河又分爲二支河入居延海是此

康輅紀行

卷之四

九

河之餘流本山丹河也黑水乃一小支河長僅數十里耳卽山丹河自祁連山至居延海亦不過數百里何足當雍州分界之識域乎况山丹河及黑水皆北流入居延海與禹貢至三危入南海之文顯異得非古今水道變遷之故乎瑩按公羊疏引鄭康成注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曰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於黑水也觀此則黑水又在華山之南若以雲南徼外之喀喇烏蘇當之其說亦合總之禹貢明言華陽黑水惟梁州又云黑水西河惟雍州二州一南一西相去數千里皆以黑水紀其疆域則水之大可知導川之黑水明言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則三危去南海當近而敘三危既宅于雍州之域則三危又不得在梁州此古註所以云三危在鳥鼠之南也然則黑水互雍梁二州當

時導黑水由三危西去使入南海其時水道必有可入之理古今數千年水道變更多矣不得以後世水道疑之也諸說紛紛存之備考可耳

右甘肅黑水非禹貢黑水

地理今釋按黑水之辨諸家紛如今考地圖禹貢之黑水有三正不必強合水經注所謂黑水出張掖雞山州甘至於燉煌今廢沙州此雍州之黑水也漢書地理志犍爲郡縣南廣注云汾關山符黑水所出南廣今北至犍道入江今敘唐樊綽亦以麗江爲古黑水云羅些城北有三危山城在府北境其水從山南行上流出吐蕃界薛季宣謂瀘水爲黑水沖河引鄺道元說黑水亦曰瀘水卽若水出姚州徼外吐蕃界中海經黑水之閒有若水是也以麗江之說爲非不知打冲河至大姚縣卽合金沙江會流入岷江薛

康輅紀行

卷之四

十

氏之說原與漢志相合此梁州之黑水也宋程大昌以瀾滄江爲黑水李元陽黑水辨亦云隴蜀無入南海之水惟滇之瀾滄江足以當之而元史載勸農官張立道使交趾竝黑水以至其國吳任臣山海經注亦以瀾滄爲古黑水此導川之黑水也蓋雍州之黑水其源在黃河之北梁州及導川之黑水其源皆在黃河之南有截然不紊者第以張掖燉煌尙在內地可以尋源而求而推其委不得遂託爲越河伏流之說夫崑崙爲地軸其山根連延起頓包河南接秦隴直達長安爲南山黑水自燉煌而南縱可越大河之伏流其不能越河以南之南山也明矣若狃於雍州三危既宅之說此是言雍州分域以內今終南鳥鼠皆在河之南而三危更在鳥鼠之南其與雍州之黑水又何涉

耶然主盧水麗江瀾滄之說者亦皆以意度未能確指水之分合不知瀘水麗江源異而流同麗江瀾滄源近而流別分合言之梁州之黑水有兩支而與導川之黑水實出一地也而古未有及之者蓋以二水僻在蕃界隔蔽南山阻與從古未通中國魏之法顯唐之元奘元世祖之南征邱處機之西游皆繞出崑崙以外歷西域諸國至於滇南絕未嘗經其地但從入中國之支流以古今分域配之料約爲某水某水而已今海內一統西南徼外咸入版圖爰遣使臣徧歷其地究源討委寫圖以誌支派經絡瞭如指掌諸家浮說有所折衷矣

右曲濟嘉木有三

十八日曲濟嘉木參來見告辭啓行赴察木多余詢其過乍雅有無延雷答未能定諭以爾數年不歸今週所轄地康輜紀行

卷之四

十一

方豈無公事應部署者惟此次遵

旨赴訊應蚤至察

木多不便遲延同丁別駕賞之而去

右曲濟嘉木參啓行

十九日晴霽偕丁別駕發裏塘西行路頗平廣數里過湯泉在道北小岡阜之下有浴池二十里過河有大木橋本年新修者過橋迤連上山三十里岡巒重疊人馬皆在亂石中行赤棘高丈許叢生遍地崎嶇礙艱苦殊甚馬旣屢蹶人與亦數覆焉衛藏圖識云此山名阿喇柏桑峻嶺層崖日色與雪光交燦今雖四月雪消過半而殘雪日光猶相映射申刻至頭塘扛山坡平坦處結屋數間爲往來棲止無人戶惟塘兵數人而已蕃名其地爲額凹奔松館舍敬斜欲祀宿者有戒心焉余與宣太守捐數十金交贊明府囑修葺之是晚雪

右額凹奔松

裏塘土司轄地數百里正南百數十里爲瓦述茂了土司又數十里卽雲南中甸界又三百餘里卽麗江府治矣其西有無量河卽麗江東入金沙江

右裏塘土司轄地

二十日曉起大雪迷山人馬冒雪而行爲一律云四月今逾半蠻山雪正飛馬牛毛蹄蝟男婦羣重衣怪石欺人立童山讓棘肥行行明霽色萬里亂光輝四十里至乾海子與中茶憩自裏塘至此童山怪石草木全無牛馬皆飢過乾海子半里始見青草貼地更十數里上下層巒疊嶂樹木交參泉流百匝天日晴霽山上積雪時有時無盤旋五折至刺麻雅山過拉爾塘四山霽雪全消時而震雷忽雨旋復日出小河迴轉數十道申刻至刺麻雅熱傲率蕃民十數來迎宿蠻寨中地頗平曠前後蕃民約二三十戶儼康輜紀行

卷之四

十一

然富饒矣

右刺麻雅

士大夫好爲明哲保身苟不衡以義則孔光張禹譙周馥道之流比肩接踵於天下矣士大夫好養生之術豈知單豹八十如處子稽康親箸養生論一則終爲虎食一則身遭刑戮乎士大夫好言先幾避亂余見嘉慶年間江西湖北訛言有亂士大夫多移家江甯然其故里三十餘年晏然無恙也道光二十二年英夷舟入長江一時江甯僑寓之家皆紛紛奔走故里喪失殊多豈不徒多往返耶嗟乎世人營營逐逐無非禍福利害四字錮結胸中耳苟知死生有命何如省己守義之爲得哉

右明哲保身當衡以義

二十一日入山緣澗上下三十餘里皆無草木過嶺乃見深林密菁水草遍地午刻至二郎灣地頗寬平而破獨前

後相望入戶絕少惟塘舖漢兵三人蠻兵數人而已此井  
宿站曲濟嘉木參昨夜止此換烏拉今日宿竹登三壩故  
同丁別駕止此待之 右二那詩

丁別駕言嘉慶中歸安袁家雁有村人幼而蠢愚其家不  
中資衣食不知好惡臥以美羹皆手碎之或臥豚圈側賊  
夜竊豚更爲賊驅其豚使去人莫不以爲愚而弄之然有  
言必中父本沽酒爲業作酒必問愚者獲利多寡而後置  
麴糵十不失一愚者不識字人或問節氣以指輪算之曰  
某日當某節氣未嘗不與曆書符合也有應童子試者問  
曰某今年入泮否愚者應之曰來歲已而果然鄉人患火  
置水龍廟中而踊其室愚者一日忽斷其鎖取龍頭出舞  
於市羣詬之還諸廟不三日市中火災乃知其異別駕徐  
康輜紀行 卷之四

訪之見於佛寺中村人方瓊弄之使觔斗爲戲愚者年二  
十許矣體頗豐壯卽於石地上爲觔斗以笨重輒仆羣大  
笑爲樂別駕試以何日清明愚者輪其指答曰昨日也果  
然若此者其殆隱仙乎余曰是人也蓋誠於天者也人受  
天地之氣而生惟得一則誠誠則明而幾於神矣今夫龜  
蠶物也然而卜者問之吉凶禍福其應如響鵲小鳥也望  
氣知人家之衰旺營巢知天風之嚮避物固有然矣是其  
知也得之於天者純一易嘗有師授之而勤學之哉惟能  
葆其純一而不雜以人智故能不失其知彼愚者不識美  
惡故能有所知惟誠故也使愚者衣服飲食起居一如人  
有嗜好焉則失其知矣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釋氏  
云一入凡情五通俱失 後漢清于恭家有山田果樹人成  
盜竊輒助爲收採則有心爲俗非

愚者 右歸安愚者

萬物之生皆二氣之動使然方其寂也若無所知覺及其  
動也知覺卽隨之而生飛潛動植之物無不有知非特人  
與鳥獸昆蟲鱗介也草木之榮枯山峙川流蘊生萬物非  
其知乎草木其細山川其鉅耳萬物能守其知者惟無七  
情無情故不以其知徇人人常昧其知者惟有七情有情  
故不能以其知自保 右守其知者無七情

二十二日登山緣河上下迂折五十餘里過木橋三未刻  
至立登三壩巴裏二塘交界處也有漢蠻塘兵各數人巴  
塘熱傲率小蕃來換烏拉是晚彤雲深布雪意甚濃  
右立登

二十三晨興大雪未已犯雪登巴山行三十餘里頗平  
康輜紀行 卷之四

坤衛藏圖識云上有海子未見下山則青松彌望紅日近  
午矣地名松林口一路十餘里穿林而行道旁二樹花一  
朱一白葉似枇杷花皆一輪數朵每朵攢十數小花狀如  
臘梅磬口檀心特色非黃耳詢其名曰達麻花也爲長句  
以賞之云蠻方風景日日殊人物詭異形難模千山石樹  
萬山雪一花如見傾城姝達麻之種經所無葉如枇杷青  
更腴朵開合抱花十數深紅淺白聊可娛檀心磬口牽裳  
裾臘梅方之色不如老夫倦眼行糝糊綠衣紅袖相迎扶  
退荒憐汝苦寂寞野鴿朝暮空飛呼 右松林口達麻  
未刻至大所塘一作大朔巴塘土司遣蕃日來迎賞以茶  
物遣回大所地寬闊水草青肥三面土山山上石壁峭聳  
奇峯異筍色多斑駁其可觀也倚山蕃戶數十家設漢蠻

塘兵各數名

右大旗塘

唐詩人溫李皆得罪時相被擯終身當時至以為戒曰為輕薄然考其得罪之由不過語言文字之小故耳令狐綯身為宰相不自咎其不學反恨飛卿直言義山乃其至戚又其父所賞識也綯既不加存錄反因九日題詩而大恨之此其褊狹忮忌為何如論者不責時相之忌才但咎溫李之輕薄是必以貢諛逢迎者為厚重載福矣此等議論正由重視宰相輕視人才使令狐綯而賢者知過能謝更加禮於溫李不當又以二人為氣節之士耶若夫狹邪之游織靡之作乃唐代習俗巨公多不能免人品邪正固不存乎此也唐文皇纖麗之詩不如隋煬帝長城飲馬之什而李林甫盧杞之不適聲色豈賢于郭汾陽白香山韓偓哉

康輅紀行

卷之四

十五

右溫李得罪時相非其罪

唐人好為小說率多不見其全宋時載入太平廣記者猶百數十種可見當日文士喜於記載然不甚決擇多出好惡之口不可遽信博學篤志者殆不易得宋以後乃稍決擇然亦不免好惡之偏求其是非得失稱量而書一治於大公至正者亦寡夫一言苟知徒徇一己之好惡不顧事理是非幸而其書不傳已可苟其傳之徒為識者所譏豈非自暴其不知乎載筆誠不可不慎也

右唐宋人小說

二十四日沿溝行寒甚逾大雪山谷邃峯高積雪盈尺樹木交橫亂石遍地泉聲刮耳三十里至山嶺鳥道羊腸殆不足喻也下山三十里亦如之人馬疲殆停輿坐石塊拈松枝煮澗水啜茗半甌復進迤邐曲屈十餘里過崩崖木

有蠻塘兵數人迎於道左又二十餘里乃至小巴冲山谷閉結蠻寨七八戶巴塘副土司索諾木衮布率眾蕃目來迎

右小巴冲

二十五日沿山溝行澗水皆西流上下三十里林谷幽窈過大木橋二山谷豁然開朗則已至巴塘矣巴塘地土饒沃青稞小麥併種惟無大米耳天氣暄和四時與內地無異三四月間亦有牡丹芍藥二種余來時花皆過矣地有都司及糧臺文武二員土官正副宣撫司二員正土官以年班入京未回大頭人護理正土司事副土司索諾木衮布能漢言識漢字堪布來見以乍雅大胡圖克圖從未過此求留住誦經三日整烏拉曲濟嘉本參來見亦言巴塘僧俗之意許之

右巴塘

康輅紀行

卷之四

十六

自打箭爐至小巴冲地氣皆寒節近芒種衣必重裘及至巴塘始覺暄暖可著棉衣矣衛藏圖識云打箭爐外折多山產大黃藥氣蒸使人氣喘以余所經不獨折多為然裡塘尤甚蓋自折多至巴塘乃止良由水性寒重使人氣下之故非關大黃也裡塘有湯泉巴塘亦有之皆地產硫磺與大黃之性相反何嘗數百里皆產大黃耶

右藥氣

巴塘西即藏界舊屬拉薩罕有大刺麻寺一座達賴刺麻委堪布一名掌理黃教拉薩罕委第巴二名管束地方康熙五十七年護軍統領溫普大兵入境至大喇第巴赴營投誠五十八年獻寨落三十三處土日二十九人蕃民六千九百戶刺麻二千二百人納糧承應差衛五十九年定

西將軍至巴塘蕃民竭力隨軍轉運雍正四年會勘界址歸滇歸川歸藏分定疆界於南墩適中之寧靜山頂建立界碑又於喜松工山與達拉山兩界山頂亦立界石山以內均爲巴塘所屬山以外爲西藏所屬雍正七年授巴塘土官札什彭楚克爲宣撫司大頭人阿旺林沁爲副土官頒給印信號紙凡土目二十五名大小頭人四百二十六人蕃民二萬八千一百五十戶刺麻九千四百八十八人每年上納折銀三千二百兩有奇所轄安撫司十一長官司七右見和泰庵西藏賦注余按康熙五十八年第八巴呈獻巴塘蕃民六千九百戶刺麻二千一百人至雍正四年僅七年耳乃蕃民遂至二萬八千一百五十戶刺麻九千四百八十名多逾三倍蓋初呈獻時猶多未盡也以此見巴

康輜紀行

卷之四

七

塘富庶過裏塘遠矣至今二塘氣象猶迥不同蓋地氣一苦寒一溫暖故也

右巴塘規制

武侯五月渡瀘瀘水所入卽今之大渡河也按今地輿圖大渡河水源出於松潘廳西北二百五十餘里物藏轄漫二土司境內南流三百五十餘里爲大金川河南經綏靖崇化章谷三屯小金川河自東北經撫邊懋功二屯來會始名大渡河西南流七十餘里有巴的河自打箭鑪東北會打箭鑪河東流入之南經冷邊沈邊二土司境有什丹河自西來入又南流至松林地土司境有老鴉渡河自西南來入自此乃東流六十餘里有清溪縣之流沙河自北來入又東流百餘里越倚河自西南來入東過我邊馬邊二廳峩眉縣境南謂之陽江又東二十餘里至嘉定府樂

山縣乃入岷江矣蓋大渡河卽古若水瀘水自越倚南來入之武侯當日南征所渡之瀘水卽此水也故今清溪縣東北有山土名大相嶺自清溪縣東南至甯遠府有山土名小相嶺皆以武侯經過得名蓋自成都南行界隔華夷之水莫大於此故武侯舉以言之若今之瀘州乃在成都東南大江之北若過此而南當云渡江不得云渡瀘矣不知後來何以名州也

右瀘水通大渡河

甘肅洮州之西三百餘里有西傾山卽禹貢之西傾因桓是來也又西南一百餘里爲積石山當日導河始此更西南七百餘里卽喀喇烏蘇河是洮州距喀喇烏蘇河僅千餘里耳黃河在其北喀喇烏蘇在其南以此爲雍州分界固自瞭然故云黑水西河惟雍州是可見禹貢時雍州境

康輜紀行

卷之四

六

兼陝甘二省且及青海一帶羌戎地矣

右古雍州境兼陝甘青海

洮州外河名大夏者以通古大夏國得名國名大夏疑以夏禹治河自大其國如西海之大秦國也大禹治水功莫盛於西陲故西戎皆稱中國爲夏至周末孔子猶言諸夏及漢武以後窮兵湖漠匈奴畏之至今蒙古皆稱中國爲漢人唐高宗元宗之世再下高麗南平六詔武功又莫盛於東南至今東南諸夷稱中國爲唐人皆從其功之盛者稱之也

右河名大夏

庸蜀羌髳自古列於要服周武王孟津之會八百諸侯有其人矣大禹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周末蜀乃不通中國余意蓋自平王東遷失諸侯始也及秦孝王伐之乃復通始皇因置蜀郡自是代有增建然猶未盡郡縣之以



今輿圖考之四川總督治成都府領府十二直隸廳六直隸州八廳六州十一縣百有十一其大小金川古稱化外者亦置五屯可謂盛矣然北至龍安西北至松潘西至雅州南至甯遠此外爲土司者二百六十有九土司屬地或大於郡縣豈不以地形險阻種族殊異之故歟今土司之地漢人日漸繁多蕃夷漸慕華風更千百年皆將用華變夷勢使然也又考甘肅九府六直隸州九廳七州五十一縣而土司之地四十二廣西十一府一直隸州五廳十六州四十七縣而土司之地四十六雲南十四府三直隸廳四直隸州九廳二十七州三十九縣而土司之地五十貴州十二府三直隸廳一直隸州十一廳十三州二十四縣而土司之地八十一是知 天朝撫育萬方惟在安其

康輜紀行 卷之四

五

人民初非貪其土地但使靖我邊陲不遽易其風俗卽封疆以內不妨從事羈縻更無論邊徼外矣 右五省土司地制 今輿地圖青海之南有達賴商上堪布刺麻牧場其西二百餘里有班禪商上堪布刺麻牧場地去前後藏甚遠何以牧場在此竊意前藏之亂達賴移居西甯塔爾寺時之牧場也西甯去青海裁三百餘里固宜有之達賴回藏後遂相沿不廢耳傳記未言班禪移居西甯之事何以青海亦有牧場又按圖內肅州之北五百餘里卽瀚海瀚海北五百餘里有額爾德尼班第達刺麻游牧烏里雅蘇台之南稍東三百里有尼魯班禪刺麻游牧又東北四百餘里有青殊克圖刺麻游牧又青海達賴刺麻牧場之南百餘里有察漢諾們罕刺麻游牧其地去甘肅貴德廳僅一百

餘里何刺麻游牧之多也良由西蕃崇信其教所在各以地子之青海一帶距藏遠故隨處設刺麻鎮撫猶之設官綏靖邊域耳 右刺麻牧場

乍雅呼圖克圖之去裏塘也堪布率眾刺麻寺餽銀百金茶二千五百斤正副土司餽銀百金茶一千五百斤各鄉蠻民供烏拉牛馬二百四十頭馱載人物外更饋銀五十金茶七百五十斤行過巴塘堪布及衆寺刺麻款住五日復饋以銀茶馬匹正副土司亦然其敬禮之如此余細詢呼圖克圖亦食牛羊衣狐羊諸裘初無異人處惟夜坐不眠所習經典較多耳巴塘刺麻寺眾少於裏塘經板亦在裏塘刷印而來堪布亦如內地地方丈自三品至八九品視所管寺院刺麻大小多寡爲差 右巴裏二塔餽呼圖克圖

康輜紀行 卷之四

二十

巴塘四面皆山中開綠野平疇周約三十數里青稞小麥彌望葱秀所居行館依近東山面西正副土司署皆在其北都司無署僦民房居之蠻民數百戶有街市皆陝西客民貿易于此舊有蠻城隍廟神像戎裝近建漢城隍廟及關帝廟其西山一帶則皆刺麻寺糧務署在寺內行館頗高潔可時眺望全塘在目儼如內地心神爲之一怡 右巴塘風景 唐元宗崩于肅宗寶應元年壬寅年七十八上溯當生於武后垂拱元年乙酉中宗景龍四年庚戌討韋氏之亂年二十六睿宗太極元年壬子八月內禪年二十八開元二十三年乙亥爲壽王册妃楊氏天寶四載乙酉以楊太真爲貴妃是時帝年已六十一矣楊氏以乙亥年册爲壽王

妃年少亦當十五以上更十年爲貴妃當亦二十五六歲十五載丙申死于馬嵬蓋三十七八歲也安祿山出入禁中爲兒在天寶六載丁亥楊氏年未三十元宗甫六十三歲何其昏賸乃爾耶計楊氏濁亂宮闈八年而祿山反十年而身死楊氏死元宗年蓋七十二回憶討韋氏時四十七年耳自古人主一身前後異轍未有如元宗者也右唐元宗楊妃年歲

狄梁公之事武氏前人議者衆矣皆以反周爲唐大其功或以事武氏爲屈其節未有知其用心所在也余嘗推而論之方高宗之未崩也親以朝政授之武氏天下稱爲二聖久矣中宗庸闇武氏蓋深知之故甫立而廢更立豫王夫以母廢不才子別立一子不可爲武氏罪也其罪狂也

康輅紀行

卷之四

王

元立武氏七廟耳然改元三年固嘗歸政豫王則未有移唐社稷之意也未幾復稱制蓋睿宗中下之材與中宗無甚大異武氏覺其不能勝任故復自爲之然後羣小爭進邪言武氏惑之乃大殺唐宗室矣拜洛受圖矣服袞冕大享神宮矣前後殺三宰相矣除唐宗室屬籍矣改正朔改國號改宗廟稱皇帝矣然猶以豫王爲皇嗣改姓武氏固未欲自絕其子不予以天下也是時也唐胄存亡如一髮耳仗義討罪非無其人前有李敬業後有琅瑯王沖越王貞皆舉兵不克則武氏材智實有大過人者矣勢不可爲懷忠抱義之士惟有潔身去耳然身則潔矣其如先帝六尺之孤何哉苟無人焉以其身冒不韙之名委曲調護之則廬陵王及豫王者不喪于武氏必喪于三思承嗣之手

唐室不其終絕矣乎昔屠岸賈之攻趙氏也程嬰公孫杵臼皆趙氏之忠相與謀曰殺身易乎存孤易乎嬰曰殺身易耳存孤實難杵臼曰然子強爲其難者嬰乃自埋身滅迹蒙歷艱難卒存趙氏天下皆服嬰之義而大杵臼之功駱賓王之討武氏也爲檄文曰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武氏讀檄至此瞿然而起是母子天性固未泯也梁公窺其微知天下之猶可爲也故毅然以二王爲己任焉

武氏亦知其忠于二王也二王者非他人子固己子也故深諒而信任之卒從其勸召還廬陵王未幾武承嗣死廬陵王爲太子豫王爲相王名分既正天下人心亦定而梁公之志遂矣所未竟者不及身奉廬陵王卽位復唐國號身先卒耳身不及爲者復薦五人成其志夫何憾乎若狄

康輅紀行

卷之四

王

梁公者卽程嬰杵臼存孤之心不惜屈其身以成義而事勢之難且十倍程嬰焉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梁公可與立矣復可與權非折衷孔孟安能知大人之義乎哉右狄梁公大人之義

東坡九月二十日微雪懷子由詩岐陽九月天微雪已作蕭條歲暮心又云白髮秋來已上簪按公是時爲鳳翔府簽判甫二十六歲乃有白髮之句又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詩云流年冉冉入霜髭子由時年二十四耳遂作霜髭語耶余向舉杜韓二公詩文皆以壯年作老人語此則未及三十之年而已如此蓋坡公是時方與陳公弼不洽子由又爲安石持告救之不下大都牢落昂藏之言

不必實有其事與杜韓徽不同也

右坡公少年作老詩

宋仁宗時王倫及羣盜剽掠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盜悅徑去不為暴事聞樞密副使富弼議誅仲約參知政事范仲淹欲宥之爭于帝前弼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守而使民贖錢遺之法所當誅不誅則郡縣無復肯守者矣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法所當誅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帝釋然從之時歐陽修為諫官言臣竊見近日盜賊縱橫蓋由威令不行如淮南一帶官吏與王倫宴率民金帛獻送開門納賊道左參迎苟有國法豈敢如此而往來取勘已及半年未能斷遣遂致張海等官吏依前迎奉

康輜紀行

卷之四

三

順陽縣令李正已延賊飲寢宿于縣廳恣其劫掠鼓樂送出城外其敢如此者蓋為不奉賊則死不奉朝廷不死所以畏賊過于畏國法伏望陛下勿行小惠以誤大事又言臣聞議者猶欲寬貸此由權要之臣多方營救不思國體但植私恩惟陛下以天下安危為計出于聖斷以厲羣下其晁仲約等乞重行朝典按慶歷君臣極一時之盛而仁宗寬厚又懲遠夏用兵無功反增歲幣積弱之形已成遂一切為姑息之政耳范公寬厚一德曲負有罪不可謂非賢者之過也是時韓公不在朝中使其在朝當與富歐同議惜方巡邊希文一意弛刑宋之終于不振也宜哉長編載仲淹告弼曰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而輒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

此恐傳聞之言似不足信若爾則范公竟以私心廢法矣更成何語耶雖然當時亦僅宥之不誅而已未以其克全境土為功而賞之也以仁宗希文之寬厚猶不出此此北宋所以猶能立國也歟

右宋代列傳

明嘉靖十二年閣臣夏言權臣王憲等議西域稱王者止土魯蕃天方撒馬兒罕如日落諸國稱名雖多朝貢絕少宏正開土魯蕃十三入貢正德開天方四入貢稱王者率一人多不過三人餘但稱頭目而已至嘉靖二年八年天方多至六七人土魯蕃至十一二人撒馬兒罕至二十七人今土魯蕃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馬兒罕五十三王實前此所未有宏治時回賜敕書止稱一王若循撒馬爾罕事類答王號人與一敕非所以尊中國制外蕃也蓋帝王之取外蕃固不拒其來亦必限以制其或名號僭差言詞侮慢則必正以大義責其無禮今謂本國所封何以不見故牘謂部落自號何以達之天朝我槩給以敕而彼即據敕恣意往來恐益擾郵傳費供億竭府庫以資裕壑非計之得也帝納其言國止給一敕且加詰讓示以國無二王之義十五年入貢復如故甘肅巡撫趙載奏諸國稱王者至一百五十餘人皆非本朝封爵宜令改正且定貢使名數通事宜用漢人毋專用色目人致交通生釁部議從之余謂外蕃之敢為姦詐欺中國者以中國無人留心微外事也苟每因其來有人焉訪其山川疆域國制民風互相考校久之必得其實則彼一有姦欺我有所據以折之彼知中國有人自可銷其邪惡惜乎明代諸臣徒知防其

康輜紀行

卷之四

三

詐偽而不知講求方略內而中樞外而邊臣皆不習地形不曉夷情一旦有事惟相與震驚如鬼魅雷霆以爲不可究詰罕不望風披靡者深可悼歎也夫明史言永樂十三年使人陳誠自西域還所經哈烈撒馬兒罕別失八里俺都淮入答黑商迷里迷沙鹿海牙賽藍渴石養夷火州柳城土魯蕃監澤哈密達失于卜花兒凡十七國悉詳其山川人物風俗爲使西域記以獻故中國得考焉是明初猶有留心此事者後乃絕少陳誠之書亦亡修明史時檢討尤侗撰外國傳徒知鈔襲王圻續文獻通考而王圻又本于明外史今明外史四庫書目固已無之僅見于圖書集成所引 右明臣議撫取外夷

康輜紀行

卷之四

三

康輜紀行卷之四

康輜紀行卷之五

桐城姚瑩



本朝武功莫盛於西北自內外蒙古青海回疆圖籍學人皆得以披考之矣惟東南島夷雖見四裔者及傳記苦不明了海國聞見錄海島逸志頗有圖說亦但據海舶所經圖之而海岸諸國及在陸諸國何者接壤孰爲東西孰爲遠近無從知之幸有西人艾儒略南懷仁所刻坤輿圖可以得其形勢蓋卽利瑪竇萬國全圖而爲之也惟方音稱名與中國傳說諸書各別某卽某地殊費鉤稽道光二十二年奉 命卽諸夷囚問英夷及俄羅斯遠近當以夷酋顯林等所繪近海諸國地名形勢錄供爲說覆奏倥傯軍旅之中未能詳加攷訂也第就其所繪圖取海國聞見錄與南懷仁二圖校之形勢實相符合嘗欲以此三圖參攷訂於其地同名異者逐一詳辨之旋爲北逮不果友人邵陽魏默深得林尙書所譯西洋四洲志及各家圖說復以歷代史傳及夷地諸書考證之編爲海國圖志卽十卷可謂先得我心余嘗得英夷圖書數部皆方志也皆無人翻譯覽之茫然顯林言伊國海船無不預方志以行蓋備風飄至未經之國以所見天文度數及人物山川稽之可知其爲某國也倘至粵中以其書覓人譯而出之不亦善乎

右外夷形勢  
當考地圖

七椿園西域聞見錄余三十年前卽見之所錄外蕃之國十八日哈薩克曰布魯特曰安集延曰博羅爾曰敖罕曰温都斯坦曰克什米爾曰巴達克山曰退木爾沙曰沙

記曰塞克曰鄂羅斯曰控噶爾曰郭罕曰退擺特曰轄里薩普斯曰哈拉替良曰布哈拉絕域之國十五曰瑪轄提爲一大國曰安他哈爾城曰看他哈爾城同一部落曰賽拉斯城曰查爾丹衣城同一部落曰噶拉特城曰查納阿拉巴特城曰摩勒城同一部落曰烏爾古特雅爾爲一部落曰盤家撒特城曰帕爾海城同一部落曰巴喇哈爲一大國曰科罕爲一國曰阿穆爾城曰哈拉多拜城曰巴拉城曰哈喇他克城同一部落曰噶爾洗爲一部落曰薩穆曰阿拉克曰哈他木曰阿諦各爲一國曰扎拉巴特城曰色里丹衣城曰別什克里城曰阿色里巴拉城同一部落余按外蕃諸國惟溫都斯坦及克什米爾在葉爾羌西南多江河近通海洋時有閩廣商船至其地餘皆在其西北

康輅紀行 卷之五

二

最大者爲鄂羅斯鄂羅斯即俄羅斯東北界海南鄰中國西北鄰普魯社東西距二萬里南北千里至三千里不等以南懷仁陳倫炯顛林三圖觀之已接近西洋諸國矣溫都斯坦克什米爾二國所通之海蓋即南海其地在印度與英夷所據烏鬼之地孟加刺及望邁等處相近克什米爾即陳倫炯圖內之克什米爾也其絕域諸國中以瑪轄提巴喇哈薩穆阿拉克爲最大而瑪轄提之銅礮薩穆之居室修潔阿拉克之人多巧思皆類西洋人其爲地近西洋諸國又可知矣所言阿諦國人長三四丈婦女一如常人則又卽海國聞見錄所言之長人國也惟言俄羅斯西北又有控噶爾國地包俄羅斯外云云大謬松相國及魏氏書皆辨正之溫都斯坦之溫當依今會典作痕都斯坦 右西域聞見錄

七精園謂回人文字有醫藥之書有占卜之書有堪輿之書有前代紀載之書有各國山川風土之書余嘗至英夷舟中見其會室內列架書籍殆數百冊問之所言亦與回人相似而尤詳於記載及各國山川風土每冊必有圖其圖雖武人而猶以書行且白夷泛海習天文算法者甚眾似童而習之者蓋專爲泛海觀星以推所至之地道里方嚮遠近必習知此乃敢泛海航所之也吾儒讀書自負問以中國記載或且茫然至於天文算數幾成絕學對彼夷人能無泚然愧乎 右外夷請圖書

住裏塘二十餘日食無蔬菜閒有爲豆腐者四方三寸值銀二分或易以黃煙一包余與宣太守丁別駕隨行弁兵與夫丁役殆百人月屠一豕而分之或有饒蔬菜者皆齋康輅紀行 卷之五

三

自他處數百里外及至巴塘則有青菘蘿白萵筍可日充庖饌矣有河魚尾可一二斤豬肉可開日市買羊亦壯時近端午富都聞餽食物蒸豚熟雞外猶以青菘蘿白萵筍爲禮居巴塘者亦不能食此物也巴塘有售木耳者甚肥而脆較內地白耳黃耳尤美產巴塘所屬之空子頂每斤值銀一錢五分 右巴裏二塘食物

南懷仁所刻坤輿全圖本爲二圖每圖圍圓一丈五尺國名島名山川人物風俗皆注之字細如蠅頭余取其國土山川之大者縮爲小圖臺人併陳倫炯顛林二圖刻之附余覆奏顛林圖說矣其艾儒畧南懷仁諸說余亦爲錄出意欲取凡外域之書蒼萃刻之名曰異域叢書俾究心時務者有所考鏡而見聞未廣尙待蒐討今魏默深有海國

衛藏圖載西藏外蕃民部落一曰阿里噶爾波在藏地之西與後藏扎什倫布三桑接壤即古北印度屬也其蕃民帽高尺餘尖其頂類同子帽形以錦與段為之緣不甚寬頂綴緯婦人帽如笠以珠下垂前後如旒密遮面項著圓領大袖衣繫襖裙見官長不除帽惟以右手指白額上念唵喇吽者三余按英夷見其國王免冠以手拔其額上毛三莖投之與此意同即稽顙叩首之意爾阿里部落地不小於後藏葉爾羌南後藏之西今輿圖有之二曰木魯烏素部落在藏之北稍東與西甯接壤余按今輿圖前藏東北駐藏大臣所轄三十九旗之外逾阿克達木山北三百餘里有木魯烏蘇河西自巴薩通拉木山東入玉樹

康輅紀行

卷之五

四

土司界此所云木魯烏素蕃民似即其地以烏蘇為烏素音之訛也然自此東至西甯尚一千數百里中隔玉樹土司土爾扈特青海諸地調與西甯接壤者玉樹以東皆西甯大臣所屬耳三曰布魯克巴部落在藏地之西南本西梵國屬雍正十年始歸誠其地和暖物產亦與中國相似南行月餘接天竺國界其蕃民披髮裹白布如巾幘然著長領褐衣披白單手持念珠婦女盤髮後垂加以素冠著紅衣繫花裙長裙肩披青單項垂珠石纓絡圍繞至背俗皆皈依紅教崇佛誦經余按此言南行月餘接天竺國界似即東印度也蕃民頭裹白布類白頭回子但回子不奉佛教未知孰是四曰狍狽茹巴野人在藏地之南數千里其人老卡止荒野蠢頑不知佛教嘴割數缺塗以五色

性喜食鹽不耕不織穴處巢居冬衣獸皮夏衣布葉獵牲

並捕諸毒蟲以食衛藏犯罪至此者解送怒江羣老卡止分而啖之余按既云怒江則與緬甸鄰矣怒江有怒夷不知即此種否但藏地治囚死罪既送蝎子洞何又越數千里解送狍狽耶此說恐有悞五日巴勒布即巴爾布亦名別蚌子在藏地西南與聶拉木接壤原注即尼雅爾木計程幾兩月天道和暖產稻穀蔬果細段木棉孔雀向有三罕一曰布顏罕和泰菴西藏賦作布彥二曰葉楞罕三曰庫庫木罕雍正十年遣使內附嗣為其族廓爾喀所併其蕃民皆薙髮蓄小辮聯鬢短鬚似西甯回鶻額塗白土二豎眉閒塗紅土一丸用金珠鑲花墜兩耳以布纏頭賤者以青貴者以紅著青白色小袖衫以布束腰踏尖頭革鞮短刀狀如牛角挽黑漆藤牌徑約三尺婦人披髮跣足鼻孔穿金銀圈亦梳洗尚潔乾隆五十三年廓爾喀會喇嘛巴都與西藏以文身捕兵六師遠涉震聲投誠遣使入貢至今已五十餘年貢道由川入陝至京師川人猶稱為別蚌子沿其舊也廓爾喀在後藏正南聶拉木及濟龍界外其東北為哲孟雄作木朗洛敏湯三部皆為廓爾喀所併其南即東印度也今為英吉利所據魏默深云廓爾喀界西藏及俄羅斯攝兩大國之間故內貢中國亦兼貢俄羅斯近日英夷西與俄羅斯構兵爭達達里之地其地橫互南洋俄羅斯得之則可以圖併印度故與英夷血戰雍正五年俄羅斯攻取西藏西南五千里之務魯木以其地向佛致遣人至中國學刺麻當即與廓爾喀相近余按魏此言恐悞俄

康輅紀行

卷之五

五

至中國學刺麻當即與廓爾喀相近余按魏此言恐悞俄

羅斯攻取之務魯木在西藏西南五千里外蓋西北印度之閒其中尚隔中印度東印度今皆爲英夷所據廓爾喀何由越英夷貢俄羅斯耶乃謂近俄羅斯非也

右西 藏外 部落

衛藏圖識又云由後藏塞爾地方行十餘日交白木戎界再半月至宗里口山崖壁立往來者必以木梯度之又數日始至白木戎住牧地所屬種類繁多一名蒙身著布衣不遵佛教一名總幼時即以五色塗成花面一種名納昂男女俱不著衣禪下以白布纏之臥時以木爲枕一種名仍撒男著短衣齊膝婦亦以布遮其下重著禪不著上衣惟白木戎男婦皆披藏緇偏單行坐必佩刀其地和暖出產稻菜青稞豆麥蔬菜大羯羴羊大耳豬崖羊野象獨角鹿

康輶紀行 卷之五

六

獸亦呼爲小西天地連朱巴中以已隆江爲界白木戎東至朱巴南至西天烏盆子西至白布北至日蓋子曰蓋子者札什倫布仍仲甯翁結巴寺之後山也由白木戎西去十餘日交小西天界再行十餘日始至小西天從此登舟涉海約半月即至大西天矣余按此言白木戎四至之界殊不可曉如云北至日蓋子即札什倫布仍仲甯翁結巴寺之後山既以仍仲甯翁結巴寺後山爲其北界則白木戎當在山之南矣山南即後藏東西甚廣何處著白木戎耶此山長短未知若何以意度之白木戎當在後藏之西南然後藏之西爲拉里噶爾渡南爲廓爾喀白木戎更在此二國之西南去仍仲甯翁結巴寺遠矣何得以寺之後山爲其北界乎此條上文但言自後藏之塞爾地方行十

餘日至其界不言西行南行按塞爾爲後藏極西南邊界有賽達爾山在濟隴西八百餘里南即廓爾喀也然則白木戎者其在廓爾喀之西北乎大約作衛藏圖識者未及見今輿圖第就所聞言之故有未確也此書本之四川通志及無名氏西域紀事西藏志二書皆抄本其中傳寫之訛在所不免馬少雲於乾隆末年以幕友剛采成書爲當時行軍之助盛梅溪從父官於打箭鑪復徵以所聞固不可以學人攷訂諸書論之也討論之事豈不有待於後人哉

右小西天大西天

歷代正史外夷列傳及諸方志皆必詳其山川人物風土者外夷言語不通文字各異且古今地名改易惟山川人物風土不易故以此志之雖千數百年後萬數千里外猶可舉辨習其山川則知形勢之險易習其人物風土則知措置之所宜非如文人詞客徒資博雅助新奇也故畱心世務者皆於此砭砭焉

康輶紀行 卷之五

七

今達賴刺麻爲十一輩其十輩於道光十六年圓寂相傳達賴刺麻每於圓寂時先示人以降生之處其弟子大堪布往訪得之小兒初見即能相識乾隆中乃發金瓶至藏財數小兒名掣發以防作偽圓寂後駐藏大臣行文各路民閒有呈報生子靈異者或有徵驗藏內則遣大堪布噶布倫持達賴生前常愛用之物數事雜以他物試之其兒指取不爽或見堪布出一二語乃睜圓寂時事則令其父母攜至德慶距前藏一 站地名如此者或一二人或三四人駐藏大臣覆驗擇日以金瓶掣籤前七日各大寺刺麻虔誠誦



經幫辦大臣至大招行禮用牙籤書各小兒名如其數人各一籤彌封貯瓶內蓋之駐藏大臣行禮啟蓋掣取其一對眾折封既知為某小兒名則率眾至德慶迎入大招堪布日夕守護具奏入呼畢勒罕冊 上命章嘉呼圖克

圖至藏照料坐牀六歲學經七歲受小戒即學禪坐不令臥藏內公事皆班禪或呼圖克圖代決十六歲乃自理事達賴刺麻有金印玉寶其金印文曰 敕封西天大善

自在佛統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拉咀喇達賴刺麻之印玉印文同惟不稱印而稱寶又有金冊玉冊玉冊長六寸餘寬約四寸頁厚二分邊刻龍文面書 敕封達賴刺

麻玉冊其字四體前漢文次唐古忒文次蒙古文最後清文國書右行實則先清文次蒙古文次唐古忒文最後乃

庚輜紀行 卷之五

八

漢文也冊凡十五頁不聯金冊大小如之亦十五頁而聯其腦如展書者矣皆紫檀座盛班禪額爾德尼有金印金冊無玉印玉冊 右達賴刺麻掣金瓶

達賴刺麻之下有二呼圖克圖一為濟隆二為第穆皆以所轄地名稱之濟隆在後藏之南第穆在工布又有二那門汗或作諾們罕一為榮增那門汗榮增者梵言師父為達賴授經之師也一為噶勒丹錫呼圖薩瑪第巴克什那門汗其人名阿旺札布巴勒楚勒齊木泚州人先時在京師以前輩達賴圖寂至藏為那門汗代理賞噶勒丹錫十

二十餘年跋扈不法十輩達賴刺麻之死藏人洵洵言其謀誘堪布及眾刺麻羣訴於大臣事無左驗莫能究也有不服者更以抵罪阿旺札布巴益驕黨羽日眾厚結大臣以自固至是敗竄黑龍江 右西藏大蕃僧

藏中管理寺院講習經典之僧官皆名堪布最大者曰總堪布次曰通巴堪布達爾罕堪布品級大小有差札薩克

三人乃濟隆第穆兩呼圖克圖及那門汗理事之大僧官也歲琿者達賴刺麻起居之內侍也其次曰森琿又次曰曲琿職司經卷又次曰孜仲職司熬茶歲琿以下皆堪布

之有職事者卓尼爾達賴之傳事者也達賴刺麻山上則金銀緞疋珍寶之內庫曰商上主庫之僧官曰商卓特巴日仔琿皆四品商卓特巴本即倉儲巴以諸處皆有故特

庚輜紀行 卷之五

九

異其名其主徵收者曰業爾倉巴五品主刑名詞訟者曰噶廈曰協爾幫五品主文書者曰大中譯六品曰小中譯七品通傳譯語者曰羅藏娃主馬廠者曰達琿六品分管地方曰希約第巴曰耶仔轄第巴皆五品掌戶口冊者曰密琿五品主兵者曰戴琿次曰加琿次曰甲琿次曰定琿代達賴理事者曰第巴統理兵馬刑名者曰噶布倫又作噶隆三品噶布倫凡四人格隆者戒僧也格隆之熟經典者曰格喜修行未深初轉一二世者曰沙布倫通稱刺麻弟子曰托音俗官初入籍者曰東科爾又有邊缺大營官小營官皆主地方及兵事其仔琿商卓特巴噶布倫有缺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刺麻選擬正陪二人請 旨補用餘皆會同揀放他如管門管草管摺托帳房牛羊廠諸職

事均聽達賴喇嘛自用之乾隆五十七年大學士福公奏定其制

右西藏僧俗官名

五月五日庖人具雞豚鮮魚蔬菜為饌蠻中不易得也申刻雷雨一陣遙望山色空濛麥田青秀如在成都郭外作一絕云輕雷飛雨麥翻風山色雲光態不同憶向成都行綠野幾人衰笠在空濛

右巴塘午日詩

初六日巴塘啟行初上小山路向迤邐十數里後則登大山入牛曳駕屈曲崎嶇下臨長河險甚四十里至牛古停輿茶憩片刻山下河益深廣即今輿圖內之巴楚河而流入金沙江衛藏圖識謂即金沙江者非也河干有小木舟一皮船二蕃人乘皮船順流而駛作皮船行云皮船形製如方鞋木口藤腹五尺裁受人三四一短楫並舟繩貫行

康輜紀行

卷之五

十

能借山高夾水湍流疾頃刻已過峯千迴嶮岬大石偶擊撞回旋輕輦無驚猜潘尙雖奇尙險絕此物穩迅誰所開讀書蚤年想奇製天使譚誦殊方來殊情詭物飽經見賦詩老矣慚非才沿山逐河又五十里至竹巴龍宿所住蕃樓面山俯臨大河斜陽方照景物如繪

右皮船

初七日渡河登山仍傍河行崩崖下亂石如劍鋒森立陟降之路一綫蜿蜒不能無恐四十里至公拉河稍淺與人涉水而過余與丁別駕皆乘馬渡水及馬腹憩古廟中觀四壁畫神佛鬼物猙獰怖人更換烏拉西進河轉東流乃不復見山谷約深樹木叢雜頗似麻格宗而險仄殊甚五里至空子頂山巔石盡綠草如茵黃花滿地蠻寨二三十家景物閒適綠鸚鵡數十飛鳴蓄女耕夫雜行麥蔬菜

哇閉恍如桃源雞犬別有天地矣

空子頂一小沙彌甚聰秀年甫十二已薙髮數載其父為蕃官甚憐愛之為淨室於家供諸佛像延僧教習經典擊鼓鳴魚誦聲清朗可聽檻外綠鸚鵡時來飛遶若有知者為二絕句贈之云善財幾歲得無生十地初參欲問名一隊綠衣飛不去朝朝檻外聽經聲其二云殊方政教不相如貴異還同釋與儒若向中華求俊秀老夫合送五車書

右空子頂二條

初八日空子頂啟行山路頗寬四十里至莽嶺勢益平遠遙望嵐光不斷地亦坦曠河流清淺綠草黃花如鋪如襯馬蹄輕輦如行沙堤沿途楊樹相望景物喧麗燥巴熱傲迎於道周停輿眺覽幾忘身在夷地矣為一絕云黃花貼

康輜紀行

卷之五

十一

地草如茵平遠山光欲笑春怪底輕寒風撲面雪峯數點又迎人衛藏圖識言空子頂山峻夾壩出沒莽里龍新山多積雪余所見殊不爾惟山外數峯殘雪而已

右莽嶺

西行十餘里過邦木設壘塘汛於此巴塘土司所屬麻本營官之弟昂明率蠻兵鎗馬來迎年十七八剪髮覆額紅呢犬帽綠袍圓領窄袖佩刀束金帶儀容甚都跪獻茶果卻之過此則山形聳峻矣數里躋其巔復寬衍峯巒秀稜即所謂甯靜山也迤邐久之見雍正五年所立界碑山以東為川轄山以西為藏轄碑裁三尺字已漫滅巴塘有巡兵數名於此山大而長東向一山如屏南北各起一峯翼之勢如龍虎朝拱內地自打箭鑪至此未有若此山者宜以甯靜得名也

右那木甯靜山

裡塘至藏中間最大之水有二一爲金沙江其上游自木魯烏素河東南流爲布壘楚河又南流至雷靜山而東有巴楚河自東來入巴塘以此得名又南爲金沙江東南至雲南北入四川合岷江此水之環流向內者也一爲瀾滄江其上游自類伍齊北之匝楚河南流歷察木多乍雅江卡過雷靜山爲瀾滄江西南流貫雲南至交趾入南海此水之環流向外者也雷靜山在二水之中前人於此立界有以哉

右金沙瀾滄二江分川藏界

下山迤南十餘里卽南墩達賴刺麻設台吉於江卡南墩其邊界也台吉三年更替現爲五品蕃營官俄楮班角署台吉事自江卡來迎率蕃目照料入境烏拉厚賞之

南墩爲川藏適中之所蕃民百餘戶有行館一漢人寺一

康輜紀行

卷之五

十一

屋覆以瓦每年秋間巴塘察木多兩地客民雲集貿易於此衛藏圖識所云如內地廟會是也通志作涌多塘謂卽南墩有老堪布閉關習靜四十餘年蕃人崇信之貨價高下行事吉凶皆取決焉今逾九十矣僕人往問乍雅兩呼圖事云甚難十月可安靜回省須歲盡也

是夜月色甚皎潔星斗爛然忽念伯兒輩悽然有異域之感爲一絕云浮渡龍眠未有期錦江春色亦迷離白頭中夜徘徊處雷靜山前月半規

右南墩三條

初九日傍山西行五十里至古樹坡路平坦間有石山崩崩自南墩至此山下皆可耕種一路青蒿地氣暗煖故也遇巴塘糧務錢明府自乍雅查營餉返言宣太守二十六日過乍雅曲濟嘉木參昨日至江卡古樹登山盤陟十數

里而下又十餘里至並拉有行館可棲地亦沃衍與南墩古樹同沿途蠻境舉號火以迎若烽燧然按古西域記云塞外無驛郵往往以烽代驛玉門關外有五烽皆藉烽其一也此其遺法歟烏拉皆蕃民供役刺麻無多圖識云刺麻供役以達賴刺麻所轄耳

右古樹

初十日過河山高水遠彌望清冽之氣使人心神俱曠隨行兵僕於平原中縱轡馳騁人馬爭健不覺壯念忻然口占云萬里關山度險巖衰年未肯負須眉平原淺草馳新馬一片愁心付健兒六十里至江卡有守備把總各一員與台吉駐此負山臨河警民百數十戶有刺麻寺地平曠對山下蠻民亦數十戶相望自古樹至此川原平沃開墾可得田萬頃足養數萬人非裡塘地寒可比惜蕃戶人稀

康輜紀行

卷之五

十一

所製僅足終歲之食而已內地生齒日繁地不加闢觀此能無不均之歎

右江卡

西藏額設馬步兵六萬四千內分刺麻馬兵三千後藏馬兵二千阿里馬兵五千稗壩馬兵一千黨子拉雜浪木錯諸地黑帳房蒙古共馬兵五千前後藏拉里共步兵五萬皆唐古忒與蒙古之兵也散在民間征調有時無常餉乾隆五十七年改定前後藏有常餉馬兵三千惟前藏札什布成駐紮營成兵六百餘名三年更替統以遊擊外江孜一守備定日一都司道遠餉鉅故不能多設成兵僅備彈壓而已昔新疆之設也大小名城層齒相接將軍參贊辦事領隊大臣提鎮數十員副將以下將備數百員哈密駐兵一千巴里坤駐備備兵一千綠營兵三千烏魯木齊

駐兵五十三百伊犁攜眷滿兵三千八百應役遺犯二千其環列惠遠城者已彥帶駐兵一千九百博羅他拉駐察哈爾攜眷兵一千他爾奇城烏哈爾里克城駐屯田綠旗兵二千六百流犯千餘伊犁河南八堡駐攜眷席伯兵一千以上伊犁凡滿蒙漢兵一萬三百而攜眷者五千八百人又遣流犯漢人應役者三千撻拉巴哈台設屯田漢兵一千滿洲蒙古輪班兵一千五百關展駐兵三百五十哈喇沙拉屯田防兵二百庫車城守兵三百烏什滿兵二百漢兵一千葉爾羌滿兵三百城守漢兵六百五十有五喀什喀爾滿兵二百五十漢兵二百五十以上各城滿漢兵又五千九百七十餘人此皆客兵也其回城本地之兵不與焉今前後藏自唐古忒兵外駐防綠營兵漢六百有

康輜紀行

卷之五

十四

奇蒙古駐防亦不過三十九族而已所恃者唐古忒習於佛教柔順易馴耳然無事之時固爲我用一旦有事能保其心不異耶自來駐藏大臣加意戍兵惠愛之無不至定例官兵姦民婦有罪惟西藏戍兵許僱蕃婦服役蓋所以慰遠戍者之心也近歲議者以爲戍兵姦生子日漸蕃衍將漸成其種類嚴禁革除然戍兵生子皆內地種人如果繁衍是變蕃人爲我族類我之利也何謂成彼種類乎新疆滿蒙漢兵既眾復令攜眷以往而召墾屯田亦皆用眷戶是固欲其蕃衍矣更以流遣應役故回城有事皆得其用夫罪人以我同類尙得其用况戍兵之子乎昔西洋夷人貿易廣東例不許其住眷恐有滋生於我不利也近時英吉利求五處馬頭墾我之禁必以許其攜眷爲約蓋欲

滋種於中國矣夷至中國猶謀增其種我在異域反自弱其人意殆別有所爲非顯蒙所能喻也

右西藏戍兵

凡人莫不願爲君子惡爲小人今頌人以公忠未有不喜責人以私佞未有不怒者然往往終身私佞而自不知此小人所以多也古人之事君也所寶惟賢不市已思所退惟不肖不避已怨故大臣舉用不使人知而受舉者亦不謁謝蓋市恩則望人之私報謁謝則爲人之私人也世安有君子而望人之私報甘爲人之私人者乎蕭何刀筆吏也舉韓信不遺餘力未嘗以爲信德及信有怨望復爲呂后謀誅之張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憾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絕弗與通李光弼固郭子儀所薦也然二將實不相能何嘗以薦引加厚他如婁師德之薦狄仁

康輜紀行

卷之五

十五

傑王且之薦寇準狄與寇二人初不之知此皆唐宋以來賢將相也後世一爲舉主則師生名誼不惟終其身且延其世何怪楊復恭罵唐昭宗爲負心門生天子乎夫師者必其人文章德行道義可爲師法故以師事之非師其名位也唐以禮部試士士之得舉者皆稱門生猶未以師禮事主試之人主試者亦不盡以弟子待所舉之士也若因感遇知己不忘舊恩則存乎其人而已及乎宋世乃有以主試所得士必當私報否則以爲荒莊者相習至今雖深明古義者亦不能免俗甚乃師生誼重君臣之義轉輕宵旰天子而不敢忤大臣甯負朝廷而不敢負私室以爲國求賢之大典竟爲植黨營私之善計私門之害國家甚於朋黨是可深歎也矣然則師生之誼將遂廢乎曰爲其

可廢也。誼主於愛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知己之感。誼何可忘。惟舉主以公忠報國。進德修業。望其門生。門生亦以公忠報國。不隕名德。望其舉主。則相得益彰。師生之名實。乃稱耳。夫舉主以得人報其君。門生即以報國家者報舉主。誼孰有大於此者哉。若世俗報施之事。思難相急之情。則一飯猶不可忘。知遇之感。不待言矣。私不廢公。乃可謂之君子焉。爾公義私恩。辨之不可不晰也。右師生名誼。當辨公私。人在貧賤患難之中。忽有人周其困乏。出之泥塗。烏能無知遇之感。然苟不擇而受之。是妄以身許人也。儻彼有所深求。安知異日不大受其累乎。蔡伯皆曠世逸才。猶失身於董卓。荀文若失身曹操。既悔之而死。此嗜賢者而不能免。無怪後世比附大姦。身敗名裂者。不絕於史書也。孟子

康輜紀行

卷之五

十六

曰志士不忘在溝壑。諺曰丈夫不受人憐。可不三復斯言乎。右私恩不可妄受。

郭汾陽以元宗天寶十四載乙未始為朔方節度使。是時安祿山已反。歷事肅宗。代宗。德宗。卒於建中二年辛酉。前後二十七年。常以藩鎮將兵於外。以時入朝而已。雖加尙書令而未嘗受蓋。所事皆中主。李輔國。魚朝恩。用事於內。元載依附之。以固其位。汾陽若為相。在朝力未能誅。必且不安其身。其時外患不已。故甯將兵於外。以重朝廷。而鎮撫四夷。中外倚之。然後社稷以安。身名俱泰。大智大勇。洵非他人所能及也。若夫身引重兵。入清君側。此權臣所為。豈忠純若汾陽者肯出此乎。雖然。唐之郭汾陽。宋之岳忠武。皆純忠也。幸乃為汾陽。不幸乃為忠武。若高宗者。其又

唐肅代德三宗之不若哉

古郭汾陽不若哉

往讀佛經中多梵語。不可曉。唐僧元應一切經音義多所解釋。又有佛爾雅一書。嘗見之矣。衛藏圖識載蠻語一卷。頗近梵語。有可通釋者。今採之為蕃爾雅十九篇。以資考證。備方言。釋天曰浪天也。尼囉口也。大瓦一曰達哇月也。噶兒囉藏曰宿米星也。真藏曰風包雲也。托藏曰音獨雷也。律電也。八木藏曰味霜也。味哇雪也。木罷霧也。攷爾罷露也。盆耳罷雨也。謝耳哇電也。弄風也。毒哇烟也。尼囉貢日出也。尼囉浪所日落也。達哇貢兒月出也。達哇浪索月落也。八哇桑金星也。卜耳不木星也。叭巴水星也。迷囉兒火星也。水巴上星也。拔息拔霜降也。弄浪風起也。弄拉風住也。半浪虛空也。擢音法界也。浪當天晴也。浪簇天陰

康輜紀行

卷之五

十七

也。真禿雲厚也。真素雲薄也。盆約有雨也。盆滅無雨也。弄達耳風慢也。納巴拉風寒也。尼囉波日照也。尼囉交日遮也。釋地曰薩地也。只頂世界也。甲息皇圖也。甲亢天下也。青密中國也。薩利地方也。出一曰楮水也。迷火也。奪石也。拉一曰喇山也。杰囉沙也。江錯海也。出稱江也。出窩河也。出迷泉也。稱罷井也。姜牆也。喇瓦園也。朗道也。散罷一曰三壩橋也。零長也。同知也。地零遠也。同他近也。丁饒深也。沒饒淺也。托高也。慢低也。羊寬也。奪窄也。甲扯廣也。竹目四方也。約動也。膩軟也。撒硬也。瀑流也。拉撒佛地也。桑結旦巴佛教也。罵出黃河也。出戎好水也。出恩惡水也。毒耳塵也。松奪街也。龍巴溝也。塔邊也。釋時曰吉卡春也。約卡夏也。段卡秋也。棍卡冬也。洛年也。達月也。尼日也。菊時也。

尼參晝夜也擦熱也章寒也卓煖也昔凉也恰涼也擦章  
也送逆明日也達洛今年也送迫明年也我馬昔也達達  
今時也于答永遠也尼麼晝也澤麼夜也阿卓早也赤卓  
藏曰尼嘛拉蓋晚也期拉半夜也洛鯉新年也洛逆舊年  
也 釋名曰安奔大人也甲本漢官也驚播宰相也甲薛  
王子也密本土官也育本地方官也牒巴頭目也破本文  
官也嘛本武官也洛本師傅也索嘛徒弟也更登僧人也  
滾巴藏曰朱巴道士也馬米藏曰甲米兵也蔥巴百姓也  
刺嘛有道僧也約因奴婢也洛孺聰明也業瓦親也羊滅  
曾祖也滅播祖也拔父也媽母也庫窩扯哇伯也庫窩叔  
也阿戎舅也不子也下磨女也撲窩藏曰冰冰兄也洛商

康輜紀行 卷之五

十八

藏曰角角弟也造窩姪也羊擦孫也結巴男子也雞滅一  
曰阿甲婦人也欽巴妻也出波富也物波貧也角巴緊也  
達波主也孛梭威也格波老也甲巴一曰夾壩賊也札巴  
和尚也覺麼藏曰阿妮子尼姑也拔牙繼父也媽牙繼母  
也撲奴兄弟也雜窩朋友也江波伶俐也其澤懶惰也  
釋體曰慮身也俄頭也吉窩頂也匪髮也密一曰雪密眼  
也密布眉也納瓦耳也納鼻也噶口也出唇也索齒也吳  
麻乳也喇巴手也辦巴肘也桑巴心也工巴脚也物氣也  
孰瓦一曰獨又曰筋支瘡也結舌也衣尺模樣也菊筋也  
涉摩力氣也我面也望盪福氣也端念也性尼心性也類  
想也章胸也核磨指也稱巴肝也落牙肺也入巴骨也布  
毛也綽血也整強也念蟲吐弱也 釋宮曰撥章宮殿

也亢罷一曰空罷房也喇亢寺院也商一曰作庫也中譯  
亢書房也本亢衙門也破梁也葛元瓦也棟馬椽也郭門  
也格亢窗也宗寨也車鄧塔也馬噶營盤也 釋器曰湯  
噶一曰替印也卓哇大碗也冲哇底小盃也撲麻碟也冲  
筒酒盞也薄銃一曰克斗也戎罷一曰札波盆也打札魯  
也絨一曰拉阿鍋也角一曰小杓也郭甲鎖也的鑰匙也  
申答車也直刀也熱直劍也東牙也撲牌也茹弓也達箭  
也明達鎗也達兒旗也起甲也磨盔也佳船也阿鼓也刹  
喇鉢也棄折鈴杵也箔破香爐也絳旛也卡阿鑼也搭巴  
繩也稍斗傘也哈一曰打甲鞍也令卜笛也渣居鏡也冬  
螺也丁赤座也麻滅一曰雪滅燈也格梯也 釋食曰薩  
凍一曰食也薩喫也薩嘛喫飯也直一曰土巴麵也折米也

康輜紀行 卷之五

十九

昌一曰哈又曰冲酒也札一曰甲大茶也楷把炒麪也脈  
兒酥油也章孜密也沙肉也甲昌黃酒也脈約清酒也擦  
鹽也艾一曰撥浪甜也渴苦也卓洗麥也 釋服曰拿薩  
官服也郭一曰楮巴民衣也熱帽也物熱官帽也康一曰  
夯靴也播又曰替禱也蕃無鞮與漢語同葛巾緞子也達  
綾也索麻納雜麻繩也行一曰浪布穩穩也孤巴一曰葛  
巾線也輟郭法衣也 釋色曰該布一曰葛葛白也烘布  
一曰拉拉藍也謝布一曰温布黃也脈布紅也黑納紫也  
卡奪五采也江納油綠也 釋佛曰詔如來也嘛絨節然  
燈也沙加免巴釋迦也吶神也折鬼也刺上也麻無也刺  
麻無上之稱也葛菊一曰益蓋藏經也當罷目錄也班播  
卷也列吾品也刺谷佛像也工卻桑三寶也勒頂一曰勒

角羅漢也丹轍妙法也 釋文曰別岔書也哆經也杓谷  
紙也納咱墨也奴谷筆也體物圖書也薩遺真字也插遺  
蕃字也慢遺醫書也且菊語錄也 釋方曰度耳東也奴  
西也洛南也降北也頂上也臥下也忽左也葉右也頓前  
也交後也囊內也且外也拔耳中也囊且內外也 釋卉  
曰密采花也甲一曰極木也申卜一曰酉樹也納林也咱  
草也奴麻竹也百麻蓮花也咱瓦根也腋枝也羅麻葉也  
其奪果品也萃蒟也阿立看布杏也看布桃也 釋禽曰  
答虎也席豹也新革獅子也出心麒麟也供彪也奪熊也  
瓦狐也沙瓦鹿也章谷狼也蛙哇鼠也郭鷹也安畝駝也  
作一曰克嘛牛也耳工一曰日工兔也律龍也直蛇也達  
馬也路羊也折一曰畢武猴也氣狗也怕一曰拔猪也麼  
康輜紀行 卷之五 三

亥水羊也坡達騾馬也郭嘛騾馬也速迷猫也窮窮鳳凰  
也卯甲孔雀也甲雞也昂巴鷲也念一曰阿魚也撲耳飛  
也啞鳴也廈宿也尋食也 釋貨曰木的珍珠也席瑪瑞  
也菊六珊瑚也不奢琥珀也合耳玉也謝兒一曰塞金也  
硬一曰藕銀也納一曰拉銅也然宜錫也渣鐵也出奢水  
晶也硬出水銀也章卡銀錢也拔梭象牙也 釋藥曰菝  
藏香也贊丹檀香阿葛盧沉香也甚艾甘草也噶布魯冰  
片也雜的豆蔻也看壓杏仁也素罷白芨也勝棍阿魏也  
擦郭硃砂也黎赤黃丹也吉望牛黃也 釋數曰吉一也  
逆二也桑三也日四也阿五也竹六也頃七也傑八也固  
尤也菊十也甲百也凍千也赤萬也忙多也濃少也甲杠  
一曰甲嘛一斤也松杠一曰張杠一兩也若杠一錢也喀

嗎杠一分也釐杠一釐也 釋人曰額我也卻爾也空他  
也扛誰也朗自也葛兒舞也六朝唱也噶喜也長情一曰  
又丕叩頭也棕笑也樸瓦樂也送去也弱來也准請也列  
刻也拔挫世職也裁尋也浪起也曳借也合知也悅在也  
念肯也入哇回也丁真也尊假也赤遲也角快也早奪商  
量也胖可惜也通見也麻通一曰門通不見也篤得太平  
也烏拉背夫也又馱畜也端聶兒公幹也查赤一曰約吉  
跟隨也董打也俄達投誠也丹連管待也官腳保佑也謝  
瞻也占同也倉瓦全也喇賞也輒罷罰也鯁新也宵舊也  
元登才情也俄洛反叛也亨藏團圓也 右蕃爾雅  
曲濟嘉木參初八日始過江卡計至乍雅給假五日後乃  
赴察木多余同丁別駕留江卡兩日以待之十三日啓行  
康輜紀行 卷之五 三

五十里至山根子茶憩登山園識所云終年積雪盛夏亦  
涼颯刺骨者余過時節近夏至山凹中積雪數處行人履  
之猶堅凍也氣候亦寒較江卡以東大異復覺微喘恍如  
折多道上水土之惡可知矣上下七十里至黎樹途中雪  
雹急雨數陣倏晴倏陰止後復雨雪半刻通志云黎樹  
不可語語則有雹豈信然耶此地蠻民二十三戶有塘兵  
十數人台吉遣頭人於此供應烏拉柴草十四日黎樹啓  
行沿山坡五十里至阿拉塘地屬阿布拉蕃人謂山為拉  
故以山得名地亦平廣蕃數十戶有刺麻寺熱傲在此備  
換烏拉輿中食雜子三枚復過一山遇雹再過一山遇雨  
旋霽申刻至石板溝止焉 右黎樹  
途中偶憶南北朝代父從軍之木蘭前人知為北魏人矣



然究屬北魏何時何代之人其從軍爲何時何地之事尙未考也。以余考之，木蘭蓋古武威，今涼州人也。其從軍事在孝文帝太和二十年，後宣武帝景明正始年，開何以見之？卽於木蘭辭中得之也。自古羌胡衣服與中國異，何況女子？今其辭云：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以羌胡女子而爲裳衣，顯然變服從中國。又云：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按孝文帝太和十六年始作明堂，行養老之禮。十八年始禁胡服，以此二事證之，故知木蘭爲孝文作明堂禁胡服以後人也。曷言乎武威人也？其辭云：朝辭耶嬾去，暮宿黃河邊。不聞耶嬾喚女聲，惟聞黃河水鳴濺。濺且辭黃河去，暮宿黑水頭。不聞耶嬾喚女聲，惟聞燕山胡騎鳴啾啾。詳此詩意，是木蘭之家去黃河僅一日，而所宿之黃河邊，康輅紀行

卷之五

三

去黑水亦僅一日。黑水距其家不過二日，非武威而何？黃河之水自積石而來，至入長城處已歷千里，且受大夏諸河之水，其流盛大，不得作濺濺淺水之鳴。且其家一日至黃河，黃河在南北去黑水八百餘里，安得且辭黃河，暮宿黑水乎？蓋辭本云：黃河邊遶者，近之謂耳。黃河東過大夏，有大通河自西北經祁連山過武威而來，會此水北距黑水之源不及二百里。辭云：黑水頭頭卽源也。祁連山在大通黑水二河之間，卽所云燕山也。支二山本一爲胡人要地，漢時匈奴失此二山，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如女無顏色。其爲屯兵重地可知。故木蘭宿黑水而聞燕山胡騎之鳴也。然則所云黃河邊者，卽今之大通河，以其南入黃河爲一水，故被

以黃河之名矣。木蘭所宿之黑水頭去其家僅二日，豈非武威人之確證乎？曷言其從軍在太和正始間也？武威在燕山東南，觀其去家至西北從軍，則非有事齊梁矣。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敗柔然於大磧，二十二年討破高車，明年帝殂，宣武帝卽位，改元景明。凡四年而改元正始。元年築九城於北邊，此十數年中皆有事西北。築城後乃定高車，柔然正在燕山之西北，木蘭從軍十年乃歸，且有將軍百戰死之語，度其從軍之久，情事多與史合，故知爲太和正始年間屢次用兵西域時事也。

漢時酒泉武威張掖三郡皆涼地，羌人所居。酒泉今之肅州，張掖今之甘肅，武威爲西涼，今之涼州是也。北魏明元帝泰常五年，西涼王李歆爲北涼沮渠蒙遜所滅。太武帝

卷之五

三

太延五年滅北涼，明年沮渠無諱寇酒泉，太平真君二年克酒泉，無諱西渡流沙，入據鄯善。又據高昌，李寶自伊吾入據燉煌，封寶爲燉煌公。四年自將擊柔然，五年無諱卒，李寶入朝，留之六年。伐鄯善，鄯善降，西域復通。八年平西域，十年自伐柔然，可汗遁，文成帝太安二年克伊吾。四年自伐柔然，刻石紀功而還。和平元年伐吐谷渾，獻文帝皇興四年擊敗吐谷渾，自將擊柔然，孝文帝延興二年柔然入寇，擊走之。三年吐谷渾入寇，擊降之。四年柔然寇燉煌，蓋北魏之世西北塞外歲常用兵，未有如木蘭從軍之久者，以非大將故史畧之，非無名氏一辭則奇女子竟湮沒矣。孰謂文章不足多乎？右木蘭生地時事考。

通典論涼州云：地勢之險，可以自保，於一隅財富之殷，可

以無求於中國故五涼相繼與五胡角立中州人士避難者多往依之楊升庵謂其風土可樂如此引唐韋蟻詩賀蘭山下果園城塞北江南舊有名稱其為塞北江南以此余按今甘肅省治蘭州府縣名皋蘭皆以賀蘭山得名也塞北江南殆指此地至今繁盛通典所論乃古之涼州非今之涼州也今之涼州在蘭州府西北六百餘里古之武威郡也晉時張軌據河西為前涼楊云今之甘州呂光繼之為後涼李暠遷酒泉楊云今之肅州又遷沙州號西涼楊云今在肅州西八百里沮渠蒙遜據張掖號北涼楊云今鎮番衛禿髮烏孤據姑臧號南涼楊云今之西甯也此之謂五涼通典蓋通論五涼之地云爾

右五涼

十五日過河沿溝迎日東行入山復東北行過大山二坡

康輜紀行

卷之五

路頗平時見積雪即圖議所謂大雪山矣五十五里至阿足皆東北行圖議云西南行誤也將至阿足大呼圖克圖之兄覺拉率頭人來迎詢大呼圖克圖云十三日至乍雅矣阿足乃乍雅首站山勢尙不甚險惡耕種之地數十頃蕃民數十戶塘兵十數人外委一員領之余與丁別駕宿關帝廟內覺拉及頭人入見稱大呼圖命呈送土物卻之令先回乍雅諭大呼圖五日假滿即赴察木多不可遲延覺拉言其弟出外數年今日始歸眾頭人百姓懇留一月未敢允許伊以手足之情乞准假十五日余許為伊展一日為眾頭人展一日致謝而去

右阿足

康輜紀行卷之五

康輜紀行卷之六

桐城姚瑩展和甫

或問天穹窿在上其於人事無不察者果以日月照臨乎抑以鬼神鑒察乎曰是矣而不止此也天無形質以氣為體氣無不在人在氣中不見氣猶魚在水中不見水鬼在土中不見土也六氣不時人感之而疾病此氣之動者耳不動之氣無時不有無物不在也何以見之於扇之生風見之室本無風扇動而風生豈扇有氣哉以扇搖動激其氣而成風耳有竅亦皆生風故當門者有風窺穴者有風蓋不動之氣渟滯空際觸物必動透竅必出也知氣無不出則知天無不在矣天以氣為體如人以血肉為身人在氣中如蟻蝨在人身隨動即覺豈有告之者乎故人一舉

康輜紀行

卷之六

動天即知之不待日月之照臨鬼神之鑒察也雖然天德含宏廣大苟即事物而禍福之則天不勝其勞亦不若是之苛也故陽授其權於日月陰授其權於鬼神日月鬼神者天之一氣凝聚之至精者也日月可見鬼神不可見可見者為陽司陽之權為天子日月不明則天子失其治矣司陰之權為鬼神鬼神之知能亞於日月能自禍福人而輔相天子為治者也人事萬殊天子有知有不知鬼神則無不知故天子之禍福有所及有所不及鬼神則無所不及鬼神之無所不及也一天之無所不及而已矣

右天人一氣

竟不敢見何並之類川過辭廷尉鍾元元弟威為郡椽而

賊元爲免冠請一等之罪並不許竟殺之論者皆美于而薄鍾余曰鍾未可薄也邑子本疏其託也可止威與元兄弟也爲親故求免一死其過也可原元之請並之殺一盡其仁一行其義已矣

右于鍾二廷尉請託

連日晴雨不時寒暄數易體中微有所感棉衣三重加狐皮馬褂尙覺惡寒惟食粥以清其胃通事與人亦多病者曲濟嘉木參復請展假停止一日爲亡友張亨甫作傳午刻雨申刻始止河水大漲

右張亨甫傳

十七日自阿足東北行二十里過阿足河水稍退勢猶洶湧肩輿難涉策馬以濟二十里過歌二塘川原平闊停輿候換烏拉寸里上山至洛加宗依山蠻戶二三十家爲一處數處相望對山一處則吳公寨兩呼圖相爭時白瑪奚康輅紀行

### 卷之六

二

所攻卽此余與丁別駕共棲土屋一開壁止土簌簌落余有覆牆之恐遠牆爲行牀焉雅守備遣卒十人來迎謝遣令去亥刻聞蠻房有傾覆者斃七人傷二人卽乍雅來卒所舍也卒去而差竣未反之蕃人宿焉遂遭其禍豈非數耶召其頭人厚卹之是夜亥時夏至

右洛加宗

阿足廡過河圖識謂之阿足河土名也按今輿圖當爲勒楚河卽瀾滄江東北一支之上流也瀾滄江來源幹流有二東北一幹最遠其源出玉樹土司之南中格爾吉土司境內之格爾吉河東南流至巴顏囊謙土司境內名匪楚河又東南流過察木多之南二百六十餘里勒索河自乍雅東南合色爾恭河楚楚河及乍雅西北之猛楚河來會西南流至阿足過江卡入西北一大幹流始名瀾滄江

右阿足河卽勒楚河

十八日沿河北行山坡雖平而迂曲四十里過大木橋卽俄倫多山頗險仄多偏橋三十里至乍雅駐防守備一員把總一員兵三十餘名詢曲濟嘉木參已於本日啓行矣胥守備言宣太守初二日至察木多遣通事齋諭傳丹臻江錯至王卡不能進別令土蕃齋往取夷稟而回未知覆詞何若也乍雅地勢平闊四面皆山會典所云乍雅廟在北山之麓卽曲濟嘉木參言其二輩刺麻四朗隆珠所修不果寺又名噶德學朱青科爾寺也中宏可容千人廟之左偏稍後爲頭輩刺麻札巴江錯金塔亂後廟內多傾圮中有大銅佛像亦爲烏鎗破壞現存刺麻僅百餘人居廟外之左其前爲轉經閣通志所云男女婚姻俱於此歌唱

康輅紀行

### 卷之六

三

以定者也餘皆頭人蕃民所居約百餘戶山下爲守備署其右爲江巴廟內有石佛眾刺麻誦經禮拜之所廟門左右有碑廟之西爲關帝廟更西則行館也民居約數十戶兵蕃雜處勒楚河自山之東南流入會楚楚猛楚二河西南流入瀾滄江自江卡來者東北過楚楚河有大木橋卽至乍雅其東傍山溝行三十里爲紅布溝卽白瑪奚轄地楚楚河自此流出至乍雅大寺前與勒楚猛楚二水會故名楚楚河也北行登山稍西卽往察木多大路山南雪水下瀾卽猛楚河南流合楚楚勒楚二河西去二呼圖所居寺院名卡撒頂又名麻貢土人名煙袋塘在乍雅之西馬行二日可至通志云乍雅在布政司西南三千一百零五里東至阿足一百七十里西至八貢三百四十里南界擦

哇岡北界官角乍雅土城周圍百餘丈余按乍雅今無土城惟麻貢有之曲濟嘉木參言札巴江錯始建廟在麻貢因其地高山高形似帳房故名其地爲乍雅然則乍雅之地本卽麻貢初不甚著及四朗隆珠又建廟於今之乍雅至羅藏朗結在此廟中受封號遂相傳以此爲乍雅矣  
右乍雅

四川通志云勒楮河在乍雅大寺前源出乍雅西北昂喇山下合甲倉楮河又有樂楮河源出乍雅西北作喇山合甲倉楮河甲倉楮河經流洛隆宗合樂楮河到乍雅界又有色楮河源出上納奪經流江卡西南流入察木多大河余按此云勒楮河者卽今輿圖之勒楚河也楮楚音同樂楮甲倉楮二河志說未詳通志又云昂喇山在乍雅西北康輜紀行二卷之六

危峻八十里進藏要道冬春多積雪余按自江卡至乍雅皆東北行乍雅至察木多乃北行昂喇山爲乍雅至察木多所必經山南雪水皆東流至乍雅大寺前會紅布溝之楚楚河而西南流山北別一水經王卡來亦西南流會色楮河入察木多大河其在王卡之河頗寬過王卡必過此河有大木橋以濟行人昂喇山北有地名昂地卽以山得名也

又按通志所云色楮河源出上納奪經流江卡等處西南流入察木多大河者以今輿圖考之上納奪土司境內惟有布壘楚河上承木魯烏蘇河經上納奪東南流過巴塘入金沙江與察木多大河入瀾滄江者不通且亦不過江卡惟上納奪土司所屬四土司之西有一小水發源於此

西南流入西楚河卽察木多之大河南流經乍雅之西境會楚楚河色爾恭河勒楚河諸水南過江卡入瀾滄江是色楮河者卽此水耳色楮與西楚音固相近也察木多在江卡之北上流數百里當云流經察木多大河南過江卡等處方合志言誤矣

又按今輿圖乍雅東南有水名色爾恭河發源東北西南入乍雅境合江卡東北境之勒楚河西北流入楚楚河卽通志之勒楮河也勒楮河源出乍雅東南在江卡之東北與乍雅西北之昂喇山無涉通志以爲源出昂喇其失遠矣  
右乍雅諸河二條

二十日發宣太守書巴塘錢明府寄示邱抄知劉次白中丞引疾鄧嶠筠先生經理屯田事竣授陝撫二月十六日康輜紀行二卷之六

事也 右邱鈔  
理藩院請修呼圖克圖刺麻源流冊其奏略曰 國家統一寰宇凡藏衛西甯之唐古忒呼圖克圖刺麻內外札薩克各旗之蒙古呼圖克圖刺麻向化輸誠或以功績優著或囚經典深通歷賞職名冊敕印信其銜有呼圖克圖那門汗班第達綽爾濟之次序其號有國師禪師之分冊印或玉或銀或鍍金各視其職銜名號大小爲定其圖寂轉世溯查遠年漫無規制遇有報出呼畢勒罕者但憑西藏唐古忒刺麻吹忠辨認是非乾隆五十八年定制於雍和宮暨西藏各設金瓶蒙古所出呼畢勒罕由雍和官籤名入掣唐古忒出呼畢勒罕由西藏大臣籤名入掣達賴喇嘛等俗家不得入掣凡駐札前後藏之唐古忒

刺麻達賴刺麻班禪額爾德尼西甯之唐古忒刺麻章嘉呼圖克圖內外札薩克所屬之蒙古刺麻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等共一百四十七名彙為一冊原有敕印可憑者准其補入轉世冊稿無名者恐不准其轉世立法至美且備惟後來奉行未善致雖有敕印而生前未及補入冊檔者有之或轉世後前輩確有敕印而礙於冊檔無名不能補入者有之又或憑其敕印奏准入冊而但於稿內聲明又或冊檔空列人名並無事跡可稽至於其人名下圓寂轉世地方年月僅載一輩其後垂今六十年未嘗修辦前此臣院查出吉勒圖堪尼爾德蒙額那門汗暨有敕印以遺漏入檔致圓寂後轉世將其敕印追銷不准轉世又四川咨查乍雅呼圖克圖早經入瓶籤掣而實未入檔俱已

康輅紀行 卷之六

六

隨時更正雖覺範與政體難以相提併論要必準情酌理有所依據若不及蚤修輯遇事憑何信守臣等酌議揀例案較熟司官數員請旨派章嘉呼圖克圖會辦詳查原冊定出規條分別應裁應留應補就平日調到各處文冊核對仍飛行前後藏西甯內外札薩克另造全冊送院以免遺漏

右理藩院請修刺麻源流冊

本年正月甘肅奏獲青蓮教匪夏長青等湖北亦奏獲教匪陳依精等皆稱聽從四川人李一沅傳教四川旋獲李一沅及其黨鄭子青六十餘人李一沅稱在湖北與陳汝陽設壇請無生老母降品令其傳徒錄有綾書經句十報十誠三版五戒之文稱彌勒轉生朱家總教主朱中立在湖北又號八年教分排次第一等曰內五行為陳依精彭

依法林依祕葛依元等在湖北傳徒二等曰十地在川陝各省掌教李一沅掌四川陝甘為一地三等曰一百零八盤分至各省傳徒右見邸抄及四川奏稿先是道光七年四川獲教首楊守一及其黨遺發新疆適有張格爾之亂諸遺犯從軍出力多赦歸至是復與其教幸早破獲然首惑人者朱中立也若得而誅之使天下知彌勒之邪說為偽庶愚民知誤否則其徒眾多可勝誅耶蜀中咽喉幾於徧地其黨日眾雖時有誅懲防緝亦嚴而伏莽終為可慮況益以教匪之眾若非比歲豐登能無惴惴乎嗟呼盜之為患自古然矣苟為上者誠心治盜必先清心寡欲而後可益心清則用人公明守令得人盜於何有

康輅紀行 卷之六

七

民屯田大學士長公議新疆流民多隻身日久不免故絕逃亡思欲皆成土著須廣招客戶庶人戶日增田土日闢當時奏准准惟喀什噶爾及巴楚喀爾喀兩處與屯為數無多近時議者多及邊外屯田事道崇二十四年喀什噶爾辦事大臣全慶奏原設屯工程地僅止六千餘畝今改招有眷民戶開墾三屯山地共十萬四千畝定界址開大渠每戶承種以二百畝為率每畝六升五合升科年可徵糧六千七百六十石餘支本處官兵口糧各官加增養廉鹽菜外尚有盈餘存倉其三屯每工設戶長一人具狀保結按畝升科道光二十四年秋後交納如有欠糧惟戶長是問仍令章京均勻分撥渠水各資灌溉喀拉沙爾為回疆門戶回眾與蒙古諸部落分錯其閒地勢雄險惟附近城地當

衝遠闊而少人煙今招徠耕民六百三十五戶所種地近往來大路堪爲城郭藩籬平時賴以耕耘有事資其捍衛此後民戶日多氣勢聯絡可以扼南路之衝要壯回疆各城之聲威以上見邸抄全公奏稿摘錄於此全公滿洲正白旗人道光己丑進士

右略拉沙爾屯田

二十二日復夜兩達旦胥守備言乍雅夷情刁悍地不生樹木營兵苦乏柴薪惟蕃人自紅布溝以牛糞來市買作薪馬食山草皆給價而後可近有馬偶多食之蕃人遂斷水草二十餘日其不馴如此塘汛之設不過走遞公文不能彈壓也

右乍雅夷情刁悍

江巴廟前有二碑一爲兵蕃捐修本廟緣起一則乾隆十八年癸酉七月乍雅克察頂江卡昂地駐防軍官兵爲呼康輶紀行

卷之六

八

圖克圖平減糧價之頌德碑也其文鄙陋不通敘列漢蕃官銜名稱管理克察頂一帶地方二呼圖克圖羅藏丹巴八管理乍雅一帶地方三呼圖克圖羅藏林欽則是二呼圖克圖分管地方由來久矣不惟有二呼圖且有二呼圖也卡察頂即通志之卡撒頂三呼圖不知廢自何時

右江巴廟碑

儒者言理術家言數釋氏言因凡事求其理而不得則參之數更推其數而不得則付之因三者若不同而實不相倍蓋理主其常反是則變天下不能有常無變也以數推之則可即常觀變矣數之變有萬而各有所起起即因也以所因究之則可即起知止矣常變起止可推可究非理乎一理明則數與因在其中矣事勢所必者理也數有千

萬而各處其一隨舉其一皆可爲起所起者異即所止之數千萬亦異尋其一而推之千百千萬可知非理乎數有盡而理不與同盡因有起而理即與之爲起故有一而後有萬一即萬之因也因有外來有自中起聖人不自起因坐以觀變故常主於靜

右理數因

州牧最尊貴始自唐虞諸侯伯之長也後漢時州牧統諸郡邑六朝稱刺史亦在郡守之上其權甚重如今督撫宋時改郡爲州分四等有節度防禦團練刺史之別刺史爲下等州然皆有屬邑實郡守也今之直隸州蓋宋刺史州矣世人書文詩歌中每文其稱曰刺史雖借而非古猶自有說若今府屬諸州秩雖五品實乃令宰耳不可稱刺史矣今一以刺史稱之非也至如院司公牘中毋論直隸屬

康輶紀行

卷之六

九

州同曰某牧混而無據不更借之甚乎

右州牧

二十三日晴覽拉告烏拉已齊沿山西北行遙望雪山凌霄插漢口占一絕云紫菊花開事遠游黃梅子熟尚悠悠蠻山亦自含愁重笏立千峯盡白頭三十里過雨撒蕃民數戶甚寥落又三十餘里上大雪山積雪甚厚一望無際滑險異常人馬數蹶通志云昂喇山上下約八十里進藏要道冬春積雪行者苦之是矣作雪山行曰夏至已過生一陰雪山雪甚愁人心崔巍高下渾莫辨神搖目眩誰則禁馬蹶數蹶骨欲折十人九仆還呻吟千年老鷹不敢過狐兔放膽時追尋日方卓午正騰耀雪光不受相欺侵白雪皚白黯無色惟見缺處杳杳青天青我聞丹達之山多雪窟井嘗數丈無其深昔人運餉此一隨數年雪化軀亭

亭官卑未卹名亦沒神廟赫奕猶垂今感念貞魂一灑淚  
崎嶇世路徒惺惺吁嗟乎勞人草草古所嘆我歌一闋君  
其聽三十餘里下山至昂地雪盡水流漫溢行者苦之曲  
濟嘉木參畱頭人於此供應烏拉其倉儲巴谷喜隨至察  
木多矣 右雪山行

二十四日順山溝西行三十里至噶嚕爲倉儲巴彭錯轄  
地丹臻江錯及彭錯彭錯達吉各遺業爾倉巴來候呈送  
土物卻之過噶嚕西上大雪山亂石崎嶇上下數十里極  
險峻積雪方化水流漫溢既下沿溝曲折崎嶇益甚自噶  
嚕西北六十里至王卡河西南流怒濤洶湧頗深廣意即  
察木多南來之匪楚河也王卡南北迂回十數里沿山砌  
樓巒寨約數百戶山下沃壤長河極爲富庶倉儲巴谷喜  
康輶紀行 卷之六 十

之轄地也曲濟嘉木參產此昨過王卡爾四日乃行使谷  
喜來以其情告谷喜云大呼圖甫行烏拉須返而供役牛  
馬疲乏求休息兩日許之令傳諭曲濟嘉木參至巴貢勿  
復畱滯也谷喜去巴貢頭人冷中吉來聞不許大呼圖之  
畱苦懇許以一口 右昂地噶嚕王卡

二十五日蚤起與丁別駕論近時將帥之廉勇無如陳提  
督化者爲作小傳別駕手錄其稿 右陳提督小傳  
未至王卡二十餘里水石縱橫人馬行巉巖峭壁下架偏  
橋以濟極險隘名老龍溝地多邪崇過者苦觸染蕃僧以  
二長繩貫溝兩岸小方布書符咒凡數十道懸以鎮之過  
溝里許蕃民數十戶有佛樓小院頗修整一刺麻於石壁  
上砌小屋方僅丈於中習靜無梯亦無門惟一小竇十日

一次人以等懸飲食進之老死乃開而火之自此至藏云  
多有之聞藏內尤眾有跌坐巖樹下經數年者月或一食  
右老龍溝

二十六日曲濟嘉木參遣告巴貢西即察木多界得察木  
多書云此行烏拉需五六百不能速集囑其緩進以書來  
請示許停三日余與丁別駕改以二十九日自王卡啓行  
書致宣太守告以緩故及傳諭丹臻江錯之事 右王卡守

烏拉  
嚕聞入藏之道目石板溝分路由左貢行十一站可至瓦  
合寨不由乍雅察木多一路即道光二十一年達賴刺麻  
入貢之路也自石板溝至瓦合寨大道由乍雅察木多行  
凡十四站左貢一路可少三站路甚平坦亦不過溜箭之  
康輶紀行 卷之六 十

險頃從常行此路者訪之乃得其詳蓋自石板溝分道九  
十里過大山至鍾玉喜 有寨落河六廿里過山至札喜打  
桑 乃橋名七十里至薩玉喜 無寨落有帳房八十里至  
左貢 有寨落設蕃官自石板溝至薩玉喜四站江卡台吉  
所轄也左貢六十里至天通 有寨落七十里至納隆喜 無帳  
房 有寨落七十里至奔達 有寨落九十里至曲札 有寨落自左  
貢至奔達四站左貢蕃營官所轄也夫馬柴草皆其供應  
曲札六十里至角達 有帳房六十里至葛金 有帳房一百二  
十里至瓦合寨復歸大道自曲札至葛金三站八宿蕃官  
所轄也夫馬柴草皆其供應以上十一站皆達賴刺麻之  
地惟札喜打桑鍾玉喜以東有二大山餘皆坦道  
藏至瓦合取道左貢十一站至江卡復有一路並記於此



曰白瓦合東南行濟仲刺麻所轄黑帳房地一站曰喇井  
有熱傲二站曰曲札有熱傲三站曰那達有大刺麻寺及  
蠻寨大熱傲四站曰田都有頭八蠻寨小刺麻寺五站曰  
左貢有大營官蠻寨六站曰烏鴉有蠻寨七站曰東達過  
山有蠻寨八站曰囉行有小公館次日過小山地名占更  
換烏拉九站曰角有蠻寨宿此明日過酒箭河十站曰拉  
窩過小山即江卡矣此一路乃達賴刺麻每年赴藏買茶  
大道也通計不及十一站上貢以上與前一道同喇井即  
萬金一百二十里至曲札道平一日可至那達即奔達也  
田都即天通曲札至此一百四十里晝長一日可至左貢  
以下乃分道六站而至江卡此一路近十餘歲運餉委員  
由藏返省皆取道於此以避察木多乍雅之頑悍惟酒箭  
康輜紀行 卷之六 三

稍險人馬懸渡 欽使不便耳十月後河冰凍合則人  
輿可通亦可以小舟渡矣 右左貢入藏道里

蕃性犬狼也兩呼圖克圖各用其私人構兵不已屢令文  
武勸諭之不為判斷之不遵冷中積葦敢阻困回京之大  
臣肆其挾制此而不振以兵威其有濟乎夫蠻觸相爭本  
可置之不問其所以不能置之者徒以川藏孔道臺站所  
在不可梗阻耳然川藏自有孔道非舍此不通何必沾沾  
此路哉乍雅一路蕃情刁狡難馴自昔已然乾隆中即有  
惡八站之稱見於衛藏圖識岳大將軍進兵西藏未由此  
路至今蕃人不識兵威每年委員解運藏餉臺站更替名  
為承應烏拉實食其利於雇價外更邀賞茶布煙物復有  
酒錢背手種種無厭每過一站刁索阻延無不苦之皆視

為畏途久矣故文武委員差竣回省多自察木多別雇驢  
馬由他道至江卡或阿拉塘復歸大道以避乍雅即民間  
貨物往來亦不由此路其惡可知矣今若別為備道則往  
來官民既便刁狡之蕃無所挾持即有蠻觸之爭而道路  
無虞梗塞彼此控懇或理或否我得操縱自如何致顧忌  
多端使車僕僕失體損威刁風日熾或曰徭役人情所  
不願也添設臺站其如他道之人不願何曰不然余所言  
備道者非他固達賴刺麻地也自江卡以西瓦合寨以東  
別有商賈往來之路既通商賈豈不可設臺站乎達賴刺  
麻一番僧耳受 國家養育之恩予以全藏地優崇之  
者至矣其土地人民何一非 天朝所有供此徭役理  
復何辭且此每年之役皆藏餉賞需初引他人之用即臺  
康輜紀行 卷之六 三

站之設亦皆為藏地聯絡聲勢 國家既予以全藏之  
地復設大臣重兵為之護衛以鎮撫人民捍禦外侮更不  
惜歲費數萬 帑金越數千里委員饋運成都以西內  
而州縣外則土司為藏地勞費多矣區區數百里之役以  
藏人供藏用尚何言哉道光二十一年乍雅兩呼圖克圖  
之眾相爭達賴刺麻貢使即由彼所轄地行矣近年委員  
如朱錫保武來兩劉光第寶鏡徐賡昌皆自他道回省即  
商賈往來大道非不毛之地也稍一轉移便利實多若因  
循仍舊其害無已惟明者察之而已 右設備道議  
二十九日王卡啓程沿河北行十數里至熱水塘過河為  
二呼圖克圖界又北行十餘里至三道橋復為大呼圖克  
圖界頭人冷中磧在此迎候又北行二十餘里至巴貢地

不甚寬石山南北對峙察木多大河自此流入形勢險阻如石闕然

右巴貢

三十日自巴貢西北行登大山卸巴貢山也河北石山接連四十里石峯巉削高下林立色赭如火焰故土名火焰山過山略下蟬聯相接為苦弄山乃乍雅察木多交界處也蕃人語風曰弄山高而多風行人苦之故名苦弄又山多石穴望之如窟俗遂訛為窟窿山矣此山又四十餘里乃至包墩陟降崎嶇較巴貢山尤為陡峻誠如圖識所云終日蹀躞於荒山者也惟云多偏橋未見蓋數十年來情形改變矣按苦弄山又名窟窿山見衛藏圖識而四川乍雅巴貢界或謂此山然云不甚 在察木多西南接 餘峻上下約二十五里似又不 右火焰苦弄二山

康輶紀行

卷之六

十四

著論謂文昌六星本司祿命非世所傳之梓潼神也徵引古書其說甚辨余謂考古之學自不可少而天人之理實不可誣人本二氣五行所生其始未有非二五之精者也精則明明則神之與星一物耳星之精氣可降生而為人人之精氣何不可上升而還為星乎傳說般相也歿為箕尾之星梓潼神歿升為文昌之星亦猶是耳化書所云雖若怪誕然人物死精氣不散感而復生實陰陽變化之理不可以三生之說出於釋氏而誕之也精氣本體無人物之可名其感而生也可以人亦可以物世儒惟知貴人賤物獨不思人有貴賤當辨其賢愚不可概以為貴猶之物有貴賤當別其靈蠢不可概以為賤也桀紂操莽有何可貴麟鳳龜龍豈可言賤人為桀紂操莽之行則即豺狼

蛇虎之心也人其形而豺狼蛇虎其心戾氣所聚雖死不散感而復生各以其類烏能不為豺狼蛇虎乎此不必有地獄之神罰之極之也自為之物有麟鳳龜龍之德則即聖賢豪傑之心也物其形而聖賢豪傑其心秀氣所鍾死亦不散感而復生亦從其類何必不為聖賢豪傑乎此亦不必有天曹之神賞之命之也自為之也然而實有神焉賞罰之而極之命之何也天地無心而有主宰天地之神聖人無心而有主宰人物之君人物之賢愚靈蠢能自為之而世運之治亂隆污人運之盛衰修短不能自為之必有司其權者而後整齊畫一人物以之而定否則散而無統大亂之運也故人所能自致者身心之善惡耳所不能自主者名位之貴賤氣數之修短也人貴其德本有可

康輶紀行

卷之六

十五

貴其位之理人善其心本有可修其數之理而不必盡然則司其權者別有道焉非人所能知而亦不必知之矣文昌之星司人祿命天星也可以人神為之人惟自修其德安知異日不可為神不可為星哉不強其志不究其理徒執書傳一言妄為辨難此亦泥古之過也六月初一日駐包墩丁別駕言梓潼縣文昌神廟事記此

右文昌星可以人神

天下事物莫不有所由來由來者事物之本原本原即道也事物可見本原則或見或不見智者明其理愚入泥其跡愚者多智者少道之所以不明也六經自秦火後賴漢儒傳之經傳即聖人之道以傳漢之大儒伏生歐陽申公董仲舒大小夏侯后蒼二戴孔安國劉子政鄭康成賈逵

服虔粗明聖道願所講說訓詁詳於名物度數而簡於道  
理者道德性命之精微即寓於名物度數之中上智者可  
即此而見且名物度數之事古人童而習焉目見而身用  
之其學之也易後世三代法物皆不可見惟於方策是求  
其學之也難窮年畢世即粗者猶不能盡曉况其精微者  
乎有所及則有所不及非謂道德性命可不必事事也此  
數大儒者其於性命何若吾不能知固皆身蘊道德矣迨  
孔光張禹劉歆馬融輩但以傳經爲業不以道德爲重乃  
至身附篡逆猶自詡通儒是大叛乎聖人而爲王者所必  
誅矣由不知道德性命爲所當事也及乎宋世諸大儒出  
深有以明道之本原知聖人著述六經之旨固欲以治人  
善世非加有司之徒存其器典守其法也名物度數漢儒  
康輜紀行 卷之六 十六

既已詳明學者可以考索而得惟道德性命之精微漢儒  
有所未及故以其身所究明者闡發以示後人自是六經  
之旨乃明聖人之道乃備矣學者由漢儒所傳有以觀聖  
人之跡復由宋儒之說有以得聖人之心是兩代大儒皆  
吾父師也近世諸人因宋元明以來習漢儒之學者少從  
事於此妄自夸詡遂欲蔑棄宋儒矢口詆毀又以宋儒之  
學皆修身齊家正心誠意之事不敢昌言攻之也思宋儒  
所專精用力者無如四子書三尺童子無不習之則曰大  
學中庸本出戴記當還其舊若謂此不過數十篇中之二  
篇耳欲行其炫博矜奇之說則以聖賢切實精微之旨雜  
置繁文度數中使人厭棄之然後得自顯其長是其用心  
全爲自矜自炫之私初何嘗爲聖人之六經及世道人心

起見乎由其陷溺已深見宋儒之說有大不便於己故爲  
邪說以排距之然民有秉彝好是懿德天下何能受其欺  
乎 古事物本原於道

初二日夜雨達曉未已包墩沿河西北行過小山二大山  
一偏橋險峻崎嶇難行復值雨滿人馬苦困六十里乃至  
猛下雨猶未已察木多支遊府藏委會辦乍雅案之謝部  
圖及糧務高明府均遣人迎候 右包墩極下  
初三日西北登山愈形險峻汛卒曰猛虎山也上下三十  
里有地曰小恩達以察木多北去二百餘里有恩達寨也  
又曰柳林子察木多之北數十里有大柳林乃呼圖克圖  
避暑所蓋蕃僧稱其圖皆曰柳林也有蕃人數十戶復上  
山陟降三十里乃至察木多 右猛虎山小恩達

康輜紀行 卷之六 十七

察木多通志云在布政司西南三千五百二十五里東至  
包墩界一百四十里西至牛屎溝界三百九十里南至結  
黨北至隆慶界又云察木多在乍雅西北即古康地古稱  
前藏一名喀木界通川滇其北河有四川橋南河有雲南  
橋江巴林寺係江心濯結所建寺北水名昌河寺右水名  
都河故又名昌都昔屬闡教呼圖克圖康熙五十八年大  
兵進討西藏頒正呼圖克圖印信其文係闡講黃教額爾  
德尼那門汗之印清字蒙古字夷字三篆住坐察木多大  
寺其副呼圖克圖住坐邊壩之西甲喇大寺有昌諸巴  
副呼圖克圖有五家札聰所管大小寺院五十座今按察木多正  
副呼圖克圖有四皆住昌都大寺內倉儲巴有二一

和泰庵西藏賦云察木多三藏之一喀木名遙自注西至類伍齊二百二十里南至結黨北至隆慶昔屬闡教呼圖克圖康熙五十八年頒結帕克巴拉呼圖克圖諾們汗之印亦係三譯篆文曰闡講黃教額爾德尼第巴諾們罕之印其二呼圖克圖號錫瓦拉三呼圖克圖號甲喇克大小寺院五十座刺麻四千五百名蕃民七千六百餘戶其俗崇信浮屠生子半爲刺麻其地則層巒疊嶂岫奇峯乃西藏之門戶古所云康云喀木者卽此合前後衛爲三藏俗名昌都也共投誠蕃地隸之者二十處

右察木多二條

舊通志云昂楮河在察木多左源出中壩因通雲南亦名雲河雜楮河在察木多右源出九茹因通四川亦名川河二水合流入雲南界今按川河在左雲河在右舊志誤也

康輶紀行

卷之六

六

西藏志云裏角大山積雪五十里離瓦合一柱拉三日過山至昌都二日乃川滇西藏三界之中最爲重地兩山環抱左右有大木橋東走四川南達雲南西通西藏北通青海乃扼要之區余按察木多大寺今在山上南嚮其山自西北來開大嶂寺後屏開三疊左右雙峯聳峙中出一支迤邐而下二里許如龍飲水左右二河自山後環抱而來交會山前其外高山四周形勢非常昔岳大將軍見而惡之駐軍山上移刺麻於下斷其山脈而還之今山上刺麻數千山下土城爲遊擊戍兵及糧務駐所城外蕃民四五百戶漢人貿易者數十家與蕃雜處

又按一統志瀾滄江二源一名巫楚河一名鄂穆楚河皆發源於匪坐里岡城西北俱東南流至匪坐里岡城東北

三百餘里察木多廟前二水合流名拉楚河又南流九百餘里至雲南塔城關西入麗江府界爲瀾滄江經永昌順甯蒙化景東諸歷阿瓦國老撾地入交趾界注於南海然則此山前左右二河來源皆千餘里而交會無怪昌都形勢獨勝也通志昂楮河卽鄂穆宜楚雜楮河卽匪楚也

右昂楮雜楮二河合拉楚河二條

蕃人相傳察木多之大呼圖克圖爲明建文帝轉世雖無稽足見當時天下憐建文異域亦久而不忘也感成一絕云異代興亡殘骨肉千年遺憾託浮雲長陵抔土空神武西域人猶愛建文

右建文帝爲呼圖克圖

宣太守言兩次檄調丹臻江錯四倉儲巴不至今使人三路召之且使紅教刺麻勸其來因論兩呼圖曲直以丹臻

康輶紀行

卷之六

九

江錯爭權奪印爲非余曰蠻夷政教與中國殊自古不繩以法爲因俗羈縻而已然曲濟嘉木參以蕃僧受印救安撫教化是其職也不能安撫其下致眾畔散身自出亡已非國家設那們汗安撫蕃黎之意况乍雅不責貢賦惟供大道烏拉之役使者往來復予雇值而任其屬蕃多所邀索時阻王程人皆視爲畏途比反多取道他塗避之國家安用此那們汗爲耶彼自不德眾叛出亡朝廷不討其罪數遣王官勞費遠涉爲之調輯安撫十年不能定猶不自反敢令屬蕃阻畱大臣五十餘日要求無狀此去叛逆一聞耳丹臻江錯謨印與羣倉儲巴訪諸牧豎之中收養及歲送藏學經迎回授印以爲那們汗曾何負於彼而反以爲怨耶如有爭權奪印之心則不收養送

藏迎回授印矣且丹臻江錯謾印理事乃大臣奏請印已交還何猶言奪至五倉儲巴之放則四朗江折木曲濟嘉木參自放谷喜白瑪奚彭錯達吉皆在丹臻江錯謾印之時彭錯則以其叔倉儲巴阿札有功於曲濟嘉木參許以其姪接充後復從乍雅營官捕盜被殺故使爲之丹臻江錯初何嘗爭其權乎

右乍雅兩呼圖克圖曲直

後藏之西爲阿里其西北界近底穆岡城東有拉達克城本一小部落也東西境長一千五百餘里北至葉爾羌十八站西北爲克食米爾西南爲森巴南爲哲孟雄洛敏湯廓爾喀又西南爲披楞其西境內有茫玉納山自茫玉納山以西有地曰補仁又西曰達壩噶爾又西曰雜仁又西北曰堆噶爾本又西北曰茹妥皆拉達克之地堆噶爾本

### 康輶紀行

#### 卷之六

三

產金五輩達賴刺麻盛時奪取此五處拉達克不敢較道光十年有張格爾餘黨自葉爾羌逃至其地拉達克酋長拾獻賞五品頂戴又嘗入藏禮達賴班禪後爲西界外野蕃森巴侵佔其地走唐古忒求救駐藏大臣拒之弗納拉達克怨反投森巴誘之寇唐古忒欲復茫玉納山西故地森巴者其部有三最大而遠者曰然吉森次曰索熱森曰谷朗森道光二十一年索熱森會俄斯爾遂因拉達克來侵藏遣噶布倫往禦卒少不勝補仁五處皆爲所奪大臣以聞發唐古忒大兵勦之森巴勇悍善鎗箭銅礮而不耐寒藏有紅教刺麻宜瑪湯者能誦經祈雪深數尺森巴大凍唐古忒乘雪以連環鎗進攻森巴大敗陣斬俄斯爾掄八百餘人盡復所奪地迨至森巴界河而營督唐古

忒兵者噶布倫策墊奇吉戴珍比喜也俄斯爾之妻率眾繼至聞敗大懼然吉森以爲俄斯爾之勇猶陣亡又森巴得唐古忒營中護法神像忽自行動大驚乃使人請初未成決河水淹唐古忒營兵皆走依山策墊奇吉比喜率騎入森巴營責讓之森巴乃奉約而退還所侵拉達克地以處其曾

右拉達克誘森巴犯界

十五日藏中委曲瑋堪布增卓堅參及卓尼爾阿旺改委至察木多會辦乍雅事曲瑋堪布者職司經卷堪布中爲第五等卓尼爾則爲達賴供奔走傳宣者

右藏委堪布卓尼爾

前藏西南小部落名哲孟雄西南鄰廓爾喀南接披楞去後藏之帕里三日程北至江孜三百餘里又北一百餘里卽札什倫布舊屬廓爾喀乾隆五十七年廓爾喀平後修

### 康輶紀行

#### 卷之六

三

好於唐古忒貢服 王化人強健而地小素畏披楞其通披楞之處中隔大山有道一綫僅容羊行天生險隘也藏人言近爲披楞鑿寬此道設卡其上哲孟雄不敢較蓋披楞欲窺西藏爲廓爾喀所阻哲孟雄路近而小弱故思取道於此

右哲孟雄聽披楞通道

康輶紀行卷之七

桐城姚瑩展和甫

察木多西去三百餘里有瓦合山入藏所必經也衛藏圖識云高峻百折山上有海子煙霧迷離有望竿合周天度數矗立土臺之上大雪封山藉以嚮導過者戒勿聲遠則冰雹驟至山中鳥獸不棲四時皆冷上下逾百里無炊煙通志云瓦合大山在類伍齊西南山大而峻歷一百二十里到瓦合寨謝都圖云海子周四十里每年十月十五日結冰次年三月十五日冰解如期不失人俟有野獸行跡即從冰上往來海子中有獨角獸大如牛過者見之以爲祥瑞蕃人謂之海神 右瓦合山海子

康輶紀行

卷之七

曰拉貢曰恩達寨曰牛糞溝曰瓦合寨曰麻利曰嘉裕橋曰鼻奔山根曰洛隆宗曰曲齒曰碩般多曰中義溝曰巴里郎曰索馬郎曰拉子曰邊壩曰丹達曰察羅松多曰郎吉宗曰大窩曰阿蘭多曰破寨子曰甲貢曰大板橋曰多洞曰擦竹卡曰拉里凡一千五百里 右察木多西二十八站  
拉里而西尖宿十六站至前藏曰阿咱曰山灣曰常多曰甯多曰拉松多曰江達曰順達曰鹿馬嶺曰推達曰烏蘇江曰仁近里曰墨竹工卡曰拉木曰德慶曰蔡里曰西藏喇薩凡一千一十里 右拉里西十六站  
自察木多以西地皆達賴刺麻遣蕃官管理部落六者曰類伍齊一作類烏齊在察木多西北爲草地入藏徑道有紅教呼圖克圖住坐大寺康熙中 賜印文曰協理黃

教那們汗之印清之蒙古唐古忒三篆有土城其眾刺麻皆居城內所部蕃民多黑帳房居土房者少去四川布政司三千七百四十五里次日洛隆宗一作羅隆宗在布政司西南四千一百一十五里其地有嘉裕橋爲藏鑰通津路江在其城東北六十里蒙古名喀喇烏蘇蕃名鄂宜爾楚其下流爲路江又作怒江又有匝楚河在其城東北一百六十里其下流爲瀾滄江次日碩般多一作說板多一作蘇班多一作舒班多在洛隆宗西去布政司四千二百七十五里乃青海之捷徑也築土甃石爲城枕山臨河僧眾蕃民皆在城內建房屋以居次日達隆宗在碩般多南即邊壩又名賓巴去布政司四千五百五十五里有沙工喇山在其西崇峻上下八十里相連魯工喇山平行八十

康輶紀行

卷之七

餘里通志云二山冬春每積雪難踰衛藏圖識作魯貢拉山云峭壁摩空一小溝蜿蜒上下夏則泥滑冬則一冰雪槽行人拄杖魚貫而進又有丹達山上有雪城路徑奇險在魯工拉山東十五里相傳康熙中有雲南解餉官過此墮雪窖中沒爲山神靈異土人祠焉今過山者必虔祀之否則冰雹立至成都府城及入藏一路多丹達王廟其靈異可知矣當時徵員歿於王事竟未以聞不蒙卹典無有知其姓名者乃自以神顯可慨也次日拉里一名喇里在達隆宗西北通志云察木多與西藏中通之咽喉也林拉一山爲喀喇烏蘇大道直通青海昔準噶爾軍零敦多布侵藏此地有黑刺麻僞稱河州刺麻迎大兵爲嚮導陰截軍餉定西將軍噶爾弼遣副將岳鍾祺擒誅之別使刺麻

治其地仍隸西藏至今服役極恭順矣地去布政司五千二百八十五里拉里大山甚危峻上下二十餘里四時積雪大寺在山之腰通志云山勢如龍前後左右俱極險峻惟右有路盤旋而上建大寺設大刺麻一人掌之眾刺麻皆在山上蕃民住土房者十餘戶居黑帳房者百餘戶次曰江達即工布在拉里西南通志云有三星橋甲桑橋二水會合之地乃東西要津所轄之章谷并鄂說與墨工接壤又北通西海之要隘也瑩謂此西海當即青海也準噶爾昔侵藏地工布人民堅禦之敵不能入衛藏圖識所謂憑山依谷形勢險要者是矣地去布政司五千七百三十五里類伍齊拉里外洛隆宗碩般多達隆宗江達設熱傲或磔巴掌之以供賦役江達以東山皆險阻以西惟鹿馬康輅紀行

卷之七

三

嶺雖高約四十里而平易不險無復冰雪峻嶒怵心劇目者矣圖識云墨竹工卡正北接察木多草地之路其水西流至藏即藏河也水驛有皮船四十里至拉木余按定西將軍平西藏疏所云進據墨竹工卡準噶爾堆木品宰桑堅守噶爾招母倫渡之兵皆遁此渡即藏河也招母一作招木一統志稱噶爾招木倫江墨竹工卡會典作墨竹宮右類伍齊洛隆宗諸部

水道提綱曰雅魯藏布江經楚舒爾城南又東南至日喀爾公喀爾城北有噶爾招木倫江自東北合諸水西南流經衛地喇薩來會疑即古吐蕃之藏河也噶爾招木倫江源有二一曰米的克藏布河山墨魯公喀城東北三百里米的克池西南經蓬多城東北而西南一源來會曰達穆

河出蓬多城東北二百里之查里克圖嶺二源既合乃名噶爾招木倫江又東南流受西來二水之合東注者又東南折而東流受北一小水又東折而南而西南百里又折而東北數十里經傲那廟北又東乃折而東南受東來岡噶拉嶺水乃西南流過鄂納鑣索橋又南經墨爾公噶城西又南折而西曲曲百餘里經噶爾剌廟北又西經第巴達克城南又南稍西有一河西北自溫主普宗城合三水東南流來會又南數十里經得秦城北又折西流曲曲經刺薩之南即唐時吐蕃國都今爲達賴所居也伊克詔廟有長慶碑西北有庫庫石橋噶爾招木倫江又西北流十餘里至董鄂爾城東南受東北來一小水又西南流數十里經日噶牛城北有羊巴尖河合楚普河自西北合四大康輅紀行

卷之七

四

水東南流三百餘里來會又南流八十里折西南流受西北來二小水又西南經楚蘇拉城東南又西南至日喀爾公噶爾城之北而雅魯藏布江自西來會

右雅魯藏布江即藏河

又曰金沙江者一統志云古名麗水一名神川一名犂牛河今蕃名木魯烏蘇一名布賴楚河又名巴楚河源出衛之刺薩西北入百餘里有山形如牛蕃名巴薩過拉木山譯言乳牛也水出山下名木魯烏蘇東北流九百餘里至那木唐龍山北轉東南流八百餘里入喀木

即察境名布

拉楚河又南流少西入百餘里至巴塘西六十里名巴楚河又轉東南流六百餘里至雲南麗江府界爲金沙江自麗江府雪山之北折而東南經永北武定二府至四川會



川衛西南入四川界與打沖河合折東北經東川府西馬湖南至敘州府與川江合自發源處至入內地流四千餘里受大水數十小水無數水深流急沿江煙瘴最多以江出沙金故名唐書南蠻傳貞元五年南詔異牟尋大破吐蕃於神川遂斷鐵索橋溺死以萬計又西域傳多彌木兩羌屬吐蕃號難磨演犂牛河土多黃金又地理志渡西月河二百一十里至多彌國西界又經犂牛河渡藤橋百里至列驛明一統志金沙江古名麗水源出叶蕃界犂石下名犂水訛犂爲麗坐按梁周嗣興千字文云流經巨津通金生麗水則其稱名久矣流經巨津通安寶山三州按犂石者以其石如牛也其水因之得名故有犂牛之稱舊志謂此即古若水不知若水即今鴨隴江其下流名打沖河非金沙江也或謂此即繩水按水經註

康輜紀行 卷之七

五

若水逕越嶺大筏縣入繩繩水出徼外山海經曰巴遂之山繩水出焉東南流亦爲二水其一水枝流東出逕廣柔縣東流注於江其一水南逕旄牛道至大筏與若水合自下亦通謂之繩水矣今金沙江下流正與打沖河合其說似之唐樊綽以麗水爲禹貢之黑水按麗與驪古字通驪黑也故樊綽云爾云與瀾滄江合東人南海程大昌疑其源流狹小不足以合雍梁二州疆境然今金沙江自與大江合不入南海非黑水也明僧宗泐望河源詩自記云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蕃人呼黃河爲抹處犂牛河爲必力處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則流入犂牛河東北之水是爲河源今自黃河源至金沙江源僅三百六十餘里中隔巴顏喀喇山河源在山之東金沙江源在山之西南宗泐之言

與今源合必力處即布勒楚聲相近也又徐宏祖溯江記源云禹貢言岷山導江乃汎濫中國之始非發源也中國入河之水爲省五入江之水爲省十一計其吐納之水倍於河按其發源河自崑崙之北江亦自崑崙之南非江源短而河源長也宏祖蓋以金沙江爲大江之正源前人已言之者第非出於周覽故其言雖是而未能條析凡水之源必以遠且大者爲主而近者小者附之金沙江自發源歷雲南至敘州府行七千里始與岷江合較岷江之源遠三四倍大亦倍之昔人守禹貢岷江之文不敢別有異辭然岷山特導江所始非即江源猶導河積石非即河源也以今考之江凡三源最遠而大者莫如金沙其次則鴨隴又其次則岷江三源金沙最西中爲鴨隴東爲岷江鴨隴江流至四川會川衛西先合金沙江金沙江流至敘州府又與岷江合斯爲大江也按徐宏祖所言江源考之輿圖頗得源委至云河自崑崙之北江自崑崙之南則以巴顏喀喇山爲崑崙以星宿海爲河源不知崑崙在回部極西河源初發在葱嶺和闐諸山其南境與阿里地之岡底斯山相接什倫布一千五百餘里東北去和闐一千五百餘里中皆涸淤之地有札哈伊克二池池即湖也其旁小池甚多皆涸淤之池巴山伊克二池池即湖也其旁小池甚多皆涸淤之池巴山伊克二池池即湖也其旁小池甚多皆涸淤之池巴山伊克二池池即湖也其旁小池甚多皆涸淤之池

康輜紀行 卷之七

六

源長者未及見今日輿圖沿舊說而云然也明僧宗泐所言亦同此誤今辯正其說如此 右金沙江源

西域聞見錄云土爾蕃哈拉和卓城即漢都護班超駐劄之所又西南五百餘里爲賀卜諾爾城賀卜諾爾者卽世傳黃河之源星宿海也自關展西至和闐四五千里之南自和闐南至後藏四五千里之東周迴萬里皆星宿海之海無煙無人煙間有途途非戈壁卽泥淖直峯側嶺曠野平川無地非泉或如鏡懸或如瀑布或錯落散布而來如星之躑度或萬點湧地而出如珠之走盤水色赤黃數其泉不可以萬千計派流莫考沮淤無垠無一非夾淤夾沙洶湧旋流之水加以雪山之陽回疆數千里各河東南長趨俱匯於賀卜諾爾爲黃河極大之湖濼洄渟瀉旋轉而伏其東其北皆峻嶺高峯以障蔽之數百里出山始見黃水一綫按爾雅河出崑崙虛色白其自山下湧出如溝渠川色黃川指出山言正與此合

康輶紀行 卷之七

七

耳東北流入中國卽黃河也有回村二處皆名賀卜諾爾各四五百家其人不耕不牧惟以魚爲生瑩按漢書及元史所言河源皆不誤至本朝其說益明魏默深曰河源出葱嶺行數千里始匯于羅布淖爾卽古蒲昌海是淖爾但可謂河之委非河之源也七椿園謂和闐後藏之土魯蕃周迴萬里皆星宿海者約略之辭實止二千里耳爾雅謂河出崑崙墟墟者虛土無人之稱卽所謂非戈壁卽沮淤也河源始崑崙至此散見故謂之出及再伏地出山一綫東北流入中國則謂之川乃知古經簡明精確不可及也因江源併及河源備記之 右黃河源

漢成帝時更民上書言災異多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至張禹家帝辟左右親以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恐爲王

氏所怨對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爲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况淺見鄙儒之所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信愛禹由是不疑王氏此佞臣假經術以欺人主附和大姦致成篡國之言朱雲所以請尙方劍斷其頭也乃近世儒者輒謂性與天道子貢所不得聞而譏宋儒言性理之非是其所爲經術者亦張禹之徒以爲取富貴之具耳始自公孫宏以明經致富貴其後紛紛誦六藝以文姦言致禍極於王莽可不懼哉 右張禹附王并說言天道

康輶紀行 卷之七

八

修政事不欲以元遠之言惑世誣民也故雖以言折裨寵而繕修火具以防火災則未嘗不心善其言而從之也政事既修人道可回天道故鄭亦不火此修人道之驗豈天道之無憑哉成帝之世天道卽云難知人道之失豈不彰著王氏之擅權後宮之邪嬖主德之淫昏何一非失政之大者禹爲師傅不一正君之非天既屢示災變復爲姦佞之言阿私罔上此並人道而不知與子產若水火之異何得援以爲說乎張睢陽罵賊曰未識人倫安知天道吾子張禹亦云 右子產言天道人道

孔光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政事上有所問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彊爭以是久安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爲彰主之過有所舉薦惟恐其人聞知沐日歸休燕語不及

朝事此史臣稱光之言也後世稱賢相者多以此爲法而  
明人非之謂爲不忠不直巧佞成性其削疏濛正欲自益  
其讒詔耳光當時位太師在王莽太傅上嘗稱疾不敢與  
莽並莽所欲搏擊輒爲草以太后旨風光令上之莽眊眊  
莫不誅傷光疏如是猶有人心乎宜其不令冀見於天下  
後世也余謂光希外戚權臣之旨苟合如是史乃稱其不  
希上旨苟合耶及罷丞相免爲庶人哀帝使董賢私遇之  
光下車拜謁以是黃緣復相與董賢並爲三公及哀帝崩  
董賢自殺則又希太后旨舉王莽爲大司馬卒成篡逆烏  
在其舉薦惟恐人知耶漢史所言殆光自言之以欺人耳  
然本傳但著其美而散見其惡於他傳蓋史法也後世人  
但見本傳猶以爲師法者徒取其謹慎可保祿位而免禍

康輜紀行

九

耳夫身爲大臣表帥百僚不思守義持正盡忠巨輔國家  
而孔光是法徒以保祿免禍爲心非孔子所云患得患失  
之鄙夫乎幸逢聖世得全終始亦淺之爲賢矣不幸而主  
非聖明其又何所不至哉 右孔光巧佞  
吳薛瑩入晉爲散騎常侍卒陸喜論之曰孫皓無道吳國  
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  
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政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  
微益者第四也溫恭修慎不爲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  
不足復數觀瑩之處身本末其四五之間乎余謂陸喜之  
言善矣然當時吳臣張悌以身殉社稷諸葛觀不受晉侍  
中之拜終身不向晉朝而坐此皆仗節守義不愧臣節者  
喜不及之是其論猶未盡吳國之士也豈喜祝守義仗節

尙不甚重耶抑有所諱耶益嘆宋儒名教之功繫於天下  
萬世者大矣 右陸喜論吳士不及張瑒

燕梁琛使秦苻堅欲留琛不可及還燕慕容暉收琛之符  
堅入鄴釋琛謂曰卿不能見幾而作反爲身禍可謂智乎  
琛曰臣聞爲臣莫如忠爲子莫如孝是以烈士臨危不懼  
見死不避以徇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  
家國臣雖知之尙不忍爲况非所及耶余謂孔子繫易有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之言後世莫不以見幾爲知於  
是愛名德者以去位爲美好功利者以望氣爲先庶幾易  
中之一端矣然聖人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似不如是也易  
本文之上固云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下文  
又曰介如石焉甯用終日斷可識矣一則曰不諂不瀆再

康輜紀行

十

則曰介如石不終日聖人之意固謂君子有確然堅貞之  
守以爲上交下交之用非教人巧爲趨避也作者用事能  
斷之謂亦非必超然遠舉故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  
之望豈如後世之云乎如後世解易正梁琛所謂心達安  
危身擇去就不顧家國者耳夫爲人臣子心懷去就是有  
貳心也豈所云介如石者乎其言不終日者何也論語曰  
見義不爲無勇也君子既有見於吉凶之幾則先事豫防  
沈謀有斷毅然行之確乎其不可拔孟子亦云知其非  
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此不終日之說也後人之解但以  
趨利避害爲言恐與聖經相背若不權之以義豈所安耶  
且卦辭文王所作爻辭周公所作而文王見囚羑里周公  
見謫流言二聖人豈不見幾者哉惟能知吉凶之義斷然

行之以貞而吉所以爲聖又如孔子明知道之不行而栖  
栖天下當時隱者皆不謂然惟子路知夫子曰君子之仕  
也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聖賢立教垂世如此梁  
琛之言其善讀易者乎

右梁琛善讀易

秦姚興使韋宗覘禿髮檀傳檀與論當時大略縱橫無  
窮宗退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  
乃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余謂雄才大略本於  
天授此不可學而能也然自古以上智之姿猶不廢學者  
聖人之道大中至正損有餘補不足苟恃其姿質而自縱  
焉何能善其終哉孔子曰苗而不秀者有以夫秀而不實  
者有以夫韋宗之言書生之見耳未爲能覘國也宗歸甫  
五年傳檀爲西秦襲滅被執死議論縱橫果足恃乎

康輜紀行

卷之七

七

右韋宗未能明國

紅教刺麻有法術能咒刀入石復屈而結之又能爲風雪  
役鬼神非虛也然自屈服於黃教蓋黃教惟誦經典習  
靜禪坐不爲河法而諸邪不能侵之故蕃人雖愚其敬黃  
教尤在紅教之上此佛圖澄所以不如鳩摩羅什而鳩摩  
羅什又不如達摩也然藏中達賴刺麻及班禪額爾德尼  
僅以清心無漏爲轉世法他無異處其轉世亦在可知不  
可知之閒如來上乘似不爾也駐藏大臣以那們汗阿旺  
札布巴勒楚勒齊木不法革遣之達賴尙幼訪於班禪以  
成其獄失蕃人心及班禪返後藏蕃人敬禮大衰班禪泣  
而悔之乍雅大二呼圖克圖既以構兵結訟類伍齊之大  
二呼圖克圖亦以爭權不睦西方之教不亦衰甚矣乎

右黃教紅教之異

秦姚興命羣臣舉賢才右僕射梁喜曰臣累受詔而未得  
其人可謂世乏才矣興曰自古帝王未嘗取相於昔人待  
將于將來隨時任才皆能致治卿自識拔不明安得遠誣  
四海乎興言是也然國家之興亡盛衰自有其運人才之  
屯否通塞亦有其命求之而不遇者多矣况無求才之誠  
復無知人之鑒乎至若朝廷以阿順爲賢宰相以直節爲  
忌羣小盈廷人才野伏斯又千古之所同病矣王褒之頌  
豈易言哉

右姚興論人才

會典西藏之地有四一曰衛一曰藏一曰喀木一曰阿里  
凡轄六十餘城拉擦即喇薩居諸藏之中又名中藏至京師  
萬有二千餘里後藏在前藏之南當作中藏西南至京萬有三千  
康輜紀行

卷之七

七

餘里喀木在衛藏之東至京九千餘里阿里在衛藏極西  
至京萬有四千餘里余按今輿圖西藏之東界爲江卡即  
達賴刺麻所轄然中隔乍雅若論形勢當以察木多爲藏  
之門戶以其地本古之前藏東達四川南達雲南也東至  
四川打箭鑪二千六百餘里南至雲南維西中甸不過一  
千餘里是雲南近而四川遠矣故察木多食雲南米而川  
米不至

右西藏門戶

一統志藏內三十一城量地大小人之多寡各設宗布木  
一二人管理民事五戶出一兵每馬兵二十五人步兵二  
十五人設一丁布木轄之其兵多之地一城有數十丁布  
木者凡人馬糗糧器械皆按戶均派有用時傳集事畢仍  
爲民其東北與青海諸部接界處喀喇烏蘇設一堪在喇

麻木魯烏蘇設一蒙古宰桑供應往來使者馬匹鄉導及  
文移郵遞余按今內外土司之地猶皆古制兵民不分故  
兵多而費少觀於西藏可知其大凡矣

右唐古賦  
兵近古制

明史西域烏斯藏傳稱其地多僧無城郭羣居大土臺上  
不食肉娶妻無刑罰亦無兵革鮮疾病佛書甚多土臺外  
僧有食肉娶妻者余按此云無城郭今一統志有三十一  
城者志于喇薩城下註云本無城有大廟土人共傳唐文  
成公主所建今達賴刺麻居此有五千餘戶所居多二三  
層週有事即保守此地其餘凡有官舍民居之處於山上  
造樓居依山爲塹即謂之城余按今自打箭爐外蕃人所  
居蠻寨皆累石爲牆架木爲樓二三層人居其上牲畜在  
下明史所云大土臺者即山阜也衛藏圖議云去西藏五  
康輶紀行 卷之七

康輶紀行 卷之七

主

里此云西藏謂喇  
薩之大詔寺也平地突起雙峯一爲布達拉建金頂大  
寺達賴刺麻坐牀於此一爲招拉筆洞建樓房二所係有  
行刺麻靜修處中建一塔峯巒蔚秀梵宇清幽西方勝境  
也據此所言即明史之土臺上僧矣惟所云無刑罰兵革  
鮮疾病則不然兵革見前一統志圖議云西藏相沿蕃例  
三本凡四十一條刑法甚酷大詔旁有黑房數間拘孽罪  
人不論犯法輕重皆禁於內繩縛四肢以待援法爭鬪死  
者屍棄水殺人者罰銀錢入公爲屍親誦經或牛羊若干  
無則縛水中籍歿其家搶奪劫殺者不分首從皆擬死或  
縛柱施以鎗箭較射飲酒死則斬首懸示或送狍獐野人  
食之或送曲水蝎子洞令蝥之若攫人財物則監禁倍數  
比追完仍扶日劓鼻或去手足犯姦止罰銀錢量其貧富

或賣釋無男女皆褫衣責於市亦有枷號者又云西藏醫  
名尼木氣其藥與中國異或購自西洋不炮製開用丸散  
遇病亦診視而後用藥其診視以左手執病者右手右手  
執病者左手一時並診疾重始然若小疾以酥油通體塗  
之曝日中陰晦則覆以絨單燒柏葉薰之病無輕重必延  
刺麻誦經或朱巴祈禳朱巴道士之類也或令童男女唱  
佛曲祛之百餘年來與明史之言不同如此

右明史烏  
斯藏之非

刺薩內寺廟甚多其最巨者爲大詔在刺薩東南面臨藏  
江蕃人又稱爲老木郎圖藏云建自唐時周圍樓閣及殿  
宇瓦蓋飾金中塑佛曰覺釋仰摩尼云自唐初侍公主來  
藏年十二成佛或云鑄自中國左廊有唐公主吐蕃贊普  
同巴勒布國王女像其內神佛萬計一統志作伊克招廟  
康輶紀行 卷之七

主

云蕃語謂大爲伊克廟爲招猶言大廟也有唐碑在大門  
外之右刻唐長慶初與吐蕃會盟文至今完好圖議云大  
詔前有唐碑二一爲德宗盟碑一爲穆宗盟碑即世傳長  
慶碑也今惟德宗碑文尙存然亦剝蝕不可讀矣蓋圖議  
在一統志後故云而一統志以存者爲長慶恐悞大詔北  
半里爲小詔圖議云蕃名刺木契亦唐建宏殿壯麗不亞  
大詔中塑佛曰珠多吉一統志作巴漢招廟云相傳贊普  
所娶巴勒國女所建巴漢譯言小也此二廟內刺麻二三  
萬人又有別蚌寺在刺薩西十五里內有園亭乃達賴避  
暑之所刺麻萬餘大堪布一僧官二理之甘丹寺在刺薩  
東五十里甘丹山相傳宗喀巴成佛處有土城壯麗如大  
小詔大堪布掌之木幢寺在大詔東爲諸僧習經之所西

有經園刊布經文色拉寺在刺薩北十里依山建金殿三  
達賴歲至講經刺麻三子餘人俱於寺旁石室中居桑高  
寺在東南與甘丹寺近樓閣經堂佛像俱裝金與大小詔  
相類刺麻數千內奉漢壽亭侯神像云唐以前地多怪異  
爲害神除之始安因建寺祀焉多機札古寺附近築爲在  
渣羊宗山巔高二千餘丈梯而上有石穴內白土可餐味  
如糝粳食盡還生其穴須然火入後有一海惡人至此必  
墮蕃不敢近有噶瑪霞寺又名垂仲殿一作吹忠譯之異  
也在大詔東半里許神像猙獰凶居護法垂仲其人衰東  
如刺麻而有妻子世傳其術益巫之類也每月初二十六  
日下神金盛雞羽背插五小旗白哈達纏身虎皮靴手執  
弓刀登壇爲人判吉凶輒應出則從人裝飾鬼怪旗鼓導  
康輜紀行

卷之七

五

引各大寺皆有垂仲或亦以女爲之佛地有此蓋猶沿紅  
教之詭異而達賴亦藉之以驚愚俗無怪蜀中巫覡之多  
也  
圖識云前藏拉撒譯言佛地也羣山朝拱碧水環流阡陌  
腴饒徑塗平衍其西突起布達拉一山梵書云普陀山有  
三布達拉其一也奇峯聳翠飛閣流丹靈秀所鍾遂成勝  
境而峯巒相向則有招拉筆洞爲之輔山前浮圖鼎峙山  
後湖水清漪稍北爲祿康插木在布達拉後有一池約四  
里中建八角琉璃亭又名  
水閣中建水閣登覽者濟以舟風景絕佳山詔而上布達  
拉有琉璃橋橋下水勢浩瀚曰噶爾招木倫江即藏部民  
江  
夾岸而居具豐樂之象江水澄澈有綠松石翠色欲滴  
若盞盞淘泥掘石則身大如象不可取玩也山之東五里

許有大詔寺金碧璀璨其後毘連者曰小詔山之南七里  
許按此南字誤當有札什城漢兵居焉其色拉別蚌桑窩  
甘丹諸大寺或近效其靈或遠挹其秀而又有宗角卡  
園經園諸勝錯綜其間爲達賴往來遊憩地春冬桃柳松  
柏相映自然梵宇花宮不亞中土  
右刺薩南  
寺廟二條

南北朝謝晦爲晉右將軍自彭城還都賓客輻輳兄瞻爲  
中書侍郎驚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趨乃爾豈門戶  
之福耶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晦佐命宋朔位任  
益重瞻愈憂懼遇病不療而卒遺書以啓體幸全無憾勉  
晦爲國爲家余謂此懼貴盛驕泰爲門戶禍賢矣瞻以晉  
臣爲宋豫章太守臣節不能無愧也方晉恭帝遜位百官  
拜辭祕書監徐廣流涕哀慟及劉裕登壇即位廣又悲感  
康輜紀行

卷之七

夫

流涕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爲宋朝佐命身  
是晉室遺老悲懼之事固自不同方之于瞻不猶賢乎然  
劉裕受禪次年九月弒零陵王瞻時爲豫章太守遇病不  
療以十一月卒是猶有故君之慟也第不敢顯爲烈士之  
行懼取怒新朝以覆其宗斬先人之祀用心亦良苦矣顏  
延之爲光祿大夫子竣爲右將軍丹陽尹凡所資供不受  
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嘗乘羸牛笨車逢峻齒簿卽屏道側  
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  
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  
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佚如  
此其能久乎竣後竟被禍延之清儉知子之明正與謝晦  
同美家訓所以作也然文帝遇弒延之不能不立于凶

之朝技能佐孝武草檄討逆與晦之既佐命而又謀逆者豈可同日語哉

右謝瞻類延之保家

宋道武帝不欲權在臣下分吏部置二尚書又選名士爲散騎常侍蔡與宗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爲輕重人心豈可變耶沈約曰君子小人類物之通兩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釣爲周師傅說去版築爲殷相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晚代分爲二途也魏立九品蓋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而俗士憑藉世資用相凌駕周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矣余謂國家立法各有其制而用法則存乎人惟明主賢相能因時損益而變通之制度一定可以爲中人之

### 康輶紀行

卷之七

法守欲久而無弊不可得也沈約之言其切中晉世之弊歟

右宋道武帝改官制

圖識又云西藏行歲亦以建寅孟春爲歲首節令多與內地不同如十二月大建則以元日爲年節小建則以初二日爲年節每遇年節商民停市三日各以茶酒菓食物相餽爲禮其日達賴刺麻設宴於布達拉上延漢蕃官會飲有跳鉞斧之戲選幼童十餘人著綵衣戴白布圍帽足繫小鈴手執斧鉞前列設鼓十餘面司鼓者亦裝束如前凡觥觴交錯時相嚮而舞聽鼓聲之淵淵而隊兆疾徐咸中節越日觀飛神乃後藏蕃民供此役以皮索數十丈繫於布達拉山寺上下人捷如猿攀援而上以木板護於胸手足四舒而下如矢離弦如燕掠水亦異觀也過此擇日大

詔內聚集翠山寺刺麻擁達賴刺麻下山謁佛登臺講大乘經謂之放朝凡蕃民越數千里來者踵相接以金珠寶玩陳列炫麗舉于首而獻之達賴刺麻若受卽以塵尾拂其首或手摩其頂者三出則誇耀於人以爲活佛降福也一元口懸燈於大詔內蓋木架數層安設大燈萬餘盞以五色油麪爲人物龍蛇鳥獸窮極精巧自夜達旦視天之陰晴雨雪及燈焰之晦明占一歲豐歉十八日揚兵集唐古忒馬步兵三千戎裝執械繞詔三匝至琉璃橋南施巨礮以驅鬼魅礮大小不一中一最大者鑄自唐時刊威勦除叛逆五字演畢商上出金銀綢緞布茶勞之并布施僧眾爲誦經之資越二日或四日噶布倫戴琿刺麻各出幼童選快馬馳騁自色拉山寺東麓至布達拉後約三十里

### 康輶紀行

卷之七

疾驅角勝先至者受上賞復以幼童裹體跳足自布達拉西至拉擦東約十餘里一時爭道而趨亦以先後較勝負如力不勝親友旁觀者以冷水灌頂爲之助此爲一年奪標之戲也二十七日迎色拉寺之飛來杵至詔三十日諷經畢送老工夾布卽通志所謂打牛魔王也以刺麻一人僞爲達賴刺麻於蕃民中擇一人面塗黑白色作牛魔王直詣其前詆其五蘊未空諸漏未淨達賴亦以理折彼此矜尚灑力各出毆一枚如核桃大達賴三擲皆虛魔王三擲皆梟蓋六面一色也魔王驚懼而逸於是僧俗不執弓矢鎗礮逐之先時於對河牛魔王列帳房待牛魔王人擊以巨礮迫以遠颺而止凡作魔王必以賄得之蓋於魔王避居處預儲數月之用以待之食盡始歸耳二月初二日



達賴刺麻上山仲春下旬或暮春之初大詔寺中寶器珍玩陳設殆備謂之亮寶翼日布達拉懸大佛像其像五色錦段堆成自第五層樓垂至山麓約長三十丈又有刺麻裝束神鬼及諸蕃人物虎豹犀象等獸繞詔三匝至大佛前拜舞歌唱如此一月始散四月十五日寺門洞開亦然燈達旦任蕃人遊玩六月三十日別蚌色拉兩寺亦懸大佛像有垂仲降神蕃民男婦皆華服豔妝歌唱翻桿相撲諸戲咸備亦二寺之大會也七月十五日任碟巴一人以司農事其地之蕃自從之遊佩弓挾矢旗旛前導遍歷郊圻觀田禾射飲以慶豐年然後土民刈穫亦所以重農事也七八月間臨河遍設涼棚帳房男女同浴於河即上已祓禊之意十月十五日唐公主誕辰蕃民盛服至大詔頂

康輶紀行

卷之七

九

禮二十五日相傳宗喀巴成聖日或云卽然燈佛舉國皆於牆壁間然燈相映燦若列星亦以燈卜其歲除夕木槌寺跳神逐鬼有方相氏司儺遺意男女盛飾羣聚歌飲帶醉而歸以度歲節

嗟呼人情不甚相遠也雖異域豈有殊耶夫佛法精深上智猶難盡識寂滅之說欲以化導愚蠢之蕃民其誰信從之乎人莫不有好惡好莫如生惡莫如死生矣則更求其福而樂也死矣則又懼其罪而苦也釋氏深有觀乎民情非徒清淨寂滅所能動其信從也於是莊嚴色相使民崇敬而不敢褻更炫之以富貴生其歆羨之心以爲從我者如是之福可極樂也不惟此生樂之且生生世世樂之雖中智亦欣慕焉况愚蕃乎猶恐人見佛之死不見其生變

爲妄也更爲轉世以示其蹟民曰佛果轉世而有福如是也欲不堅其信得乎至於死後之事項不得而見也則告之以地獄果報神鬼夜叉兇惡慘酷以怵其心復示之變相以駭其目雖君子亦有戒心况小人乎宋以前古佛諸祖雖有三生之說佛經亦但云應劫而已宗喀巴出乃實其事確與否吾不得而知然西域蒙古二萬里人皆信服而心悅之數百年矣雖聖帝明王威德及於遐荒不能不藉其教以化凶頑而安邊徼此豈尋常智識所能及哉觀於西藏聽民以百戲相悅與中國無異凡所以宣滯導和鼓舞人心使皆熙熙皞皞遊於光天化日而不爲亂也意深哉雖非古佛之制而古佛之所許也昔明太祖既定天下思以銷兵革之氣於金陵設十四樓出官錢賞酒食實

康輶紀行

卷之七

十

以官妓接待四方之士而草澤英雄之氣遂以潛消帝王大略如此雖儒者之所譏非通智之所善歟宗喀巴者其雄傑豈在諸祖之下哉

右前藏歲時蕃戲二條

天之生物也萬殊而翹出爲人人之爲類也萬殊而各爲君長天不欲人疾病夭折也復生萬物以養之君長不能人人衣食之也使人自以技爲養不得其養則爭而殺奪侵陵之禍起有餘其養則侈而淫佚驕縱之念萌天旣爲君長以督約之復生聖人以教化之君長以約其身聖教以化其心而天之能事畢矣夫人類萬殊一聖人不能盡天下也天若曰聖者覺吾民而已何必其一哉中國有孔子又有老莊焉西域有釋迦又有三大士焉至於回部歐羅巴亦各有穆哈默德與耶穌其人者他外夷吾不能知

知天必不能忽然置之也此數子者皆體天道以立教者也其教不同至於清心寡欲端身淑世忠信好善而不殺則一矣道者何猶路也道之大原出於天猶王人奉使同出京師其之四方則南北東西不能一轍矣水以舟陸以車山以樛泥以橈各有宜也可相廢乎天若曰吾使此數人者示人以路而由之免為凶暴淫佚同躋仁壽之域而已故使人皆躋仁壽者天之心也必非議而相攻是舍本而求末豈天之心哉雖然吾中國之民也中國有孔子吾終身由其道猶未能盡烏能半塗棄之更從他道哉歧道而徬徨雖畢其生必無一至矣譬如六月盛夏見美裘而好之豈能釋吾葛而從裘也乎人能無惑乎此斯可為知道者歟孔子繫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同歸從則非矣故又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康輅紀行

卷之七

三

謝都圖言廓爾喀有九塔相傳自天竺飛來西域花卉不多亦不常有惟此九塔上諸花咸備中國名花西域所無者皆有之每十二年達賴刺麻遣人往修塔一次近有一塔金頂忽飛去不知所之蕃人以爲神奇余謂塔者佛之表識觀其來去可以卜地之興衰余家自明萬厯開先副使宅內忽一鐵鑊飛至滿貯麥飯猶熟自後人物科名益盛乾隆中鐵松中丞改宅建祠鑊貯樓上今猶無恙塔之飛也亦猶是耳興則爲禎祥敗則爲妖孽天之道也

謝都圖又言今達賴刺麻道光十五年生於裏塘之泰甯其祖父本陝人以業窯至泰甯父習其業母蕃女也昔蘇

中亂時達賴刺麻嘗移牀泰甯故亦爲勝地達賴生甫三歲藏中蹤跡得之自其家移大寺中有五色雲覆頂初不之信及迎至藏將近布達拉親見其上有五色雲如蓋隨至布達拉大寺坐牀後始散乃知靈異非虛余謂達賴出微賤一旦置身青雲始在孩提即爲天子隆重二萬里王公僧俗男婦無不誠心敬禮苟非福德殊異何能臻此昔漢高祖所在其上常有雲氣韓魏公廷唱第一太史奏五色雲見古有之矣天降靈祥必非無意今之達賴其有殊乎抑當思之人之始生本二氣之精與星辰同體惟受生後物欲習染蔽其靈明展轉死生精氣耗剝乃與常人無異耳守貞抱一之士與豪傑奇偉之人精氣堅凝或以時發現理固宜然不足怪也漢高祖韓魏公與此刺麻之雲非山川之雲乃其本體之精氣所發見也豈但異人凡大軍所在或千人之聚其上皆有雲氣蓋眾氣所凝雖庸人亦然不過盛衰明暗之殊耳

康輅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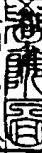
卷之七

三

余與丁成之寓大士閣初至燕香敬禮朔望亦然或曰土木之形耳得無過耶余曰不然昔程子入佛寺致敬不肯像而坐人問之程子曰但具人形即當致敬余謂禮者天秩也無在不當致敬以禮敬人正以禮自處也今至貴人家必致禮於主人豈有寓佛寺而無禮於佛者乎禮祀有功德於民者佛與三大士福佑中外人民即以百神言之不當敬禮耶耳食庸言執門戶之見吾所不取也吾不佞佛不敢不敬天道今人有能清心寡欲正己端身以淑世者猶必加敬况佛乎

右大士閣致敬 康輅紀行卷之七終

桐城姚瑩展



七月初四日丹臻江錯及四倉儲巴隨從蕃兵

右丹臻江錯  
倉儲巴至察

雲南橋西住帳隔河山下使人報到  
人受陰陽五行之氣而有身受天地之中而有性此身此  
性既受之天地即當盡此身此性之事乃可以對天地而  
無負吾儒之教不待言矣即老子言玄理何一非治世之  
事特作用不同耳非後世服食長生之說也釋氏秉家苦  
行以求明心見性乃與孔老判然兩途矣然必苦口說法  
度人則仍以出世為治世也其設心與孔老何嘗異耶三  
教同一善世吾人立心立命當以為善始以為善終一息  
尚存善根勿斷善莫大於無私即不能無私而不可不克  
康輶紀行 卷之八

能克一分之私斯有一分之善積之日久所得不已多乎  
學者且不必爭儒爭釋但求自克其私而已自克未能徒  
攻人以口舌亦德之賊也孔子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右釋氏設心亦與孔老無異  
傳言舜耕於歷山象為之耕鳥為之耘余按象南方之獸  
也歷山有象殆即孟子所云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者  
於此可見遠洪水既治虎豹犀象被驅中國乃漸少諸獸  
其後犀象皆貢自外夷以為奇異矣今之廣南緬甸印度  
馴象甚多夷人畜之一如牛馬駱駝使之耕沒極為馴善  
考古九州極大今之雲南前藏皆禹貢梁州之域也緬甸  
接近雲南以象行耕豈非大舜之遺教乎  
右象耕  
初七日傳丹臻江錯及蓋目聽訊覆云前駐藏大臣鄂及

章嘉呼圖克圖諭斷已遵奉無違無可復求判斷之事因  
蒙札調不敢不來前與差官言大呼圖人眾詭詐不測不  
敢過河求在雲南橋外設帳房訊問差官允許請如前約  
右丹臻江錯不敢過河

國家撫馭外藩封止其王若其部屬如何制度皆聽自為  
之各因舊俗不為區處而變易之也有不服或闕貢大則  
六師討之小者置吏移文責讓之而已圖布丹濟克美曲  
濟嘉木參幼為羅布藏丹怎嘉木磋收養教習送藏學經  
迎回授印非有無禮之加也丹怎嘉木磋護印十餘年地  
方無事曲濟嘉木參受印未幾信用羣小自大立威加派  
差費革易無罪之頭人不令丹怎加木磋管事激亂人心  
此其不德固無道之酋長且其印文曰講習黃法那門汗  
康輶紀行 卷之八

乃忘其本教弄兵虐民羣蕃十年攻殺不已即以彼教言  
之亦黃法之敗類也若兵以義動方將革去昏暴另擇有  
德者為之主而重法誅其叛臣誰敢不服今  
天子洪仁覆幬不討其罪一再遣使和其人民使者自宜  
俯順輿情輯定蕃庶令曲濟嘉木參率德改行乃可以安  
其位耳善乎明臣之論安南也昔莫登庸篡黎氏帝怒欲  
征之廣東按臣余光言莫之篡黎猶黎之篡陳不足深較  
但當罪其不庭責以稱臣修貢不必遠征疲敝中國及黎  
氏請兵上以仇鸞總督軍務毛伯温為參贊將討之如登  
庸束手歸命則待以不死于是登庸請降削安南國為安  
南都統使司授登庸都統使及莫氏漸哀黎氏復盛互相  
構兵莫氏列狀告當事黎氏亦款關求貢廣西撫臣陳大

科等上言蠻邦易姓如奔棋不當以彼之叛服爲順逆止當以彼之叛我服我爲順逆今黎維潭雖圖恢復而莫茂洽固天朝外臣安得不請命而戮之竊謂黎氏擅與之罪可不問而莫氏予遺之箱亦不可不存廷議如其言今不用兵乍雅總當震以虛威兩聲其罪使之知所儆畏而薄治之庶可聽命否則益增玩耳卽乍雅覽甯而縱玩外夷將不叛彼而叛我者繼至矣蓋兩呼圖相攻乃彼部中之叛服而不遵判斷阻辱大臣要挾上書則得罪於天朝輕重自有別也

右計罪外藩當權輕重

嘉慶中前藏糧務知縣蔣作梅得兵蕃心正月攢詔有漢民爲蕃毆斃藏例每攢詔遠近蕃人畢至日數千達賴選精幹刺麻四人曰格死鬼俾以鐵棒各從十數人在詔彈

### 康輜紀行

三

歷不法滋事者立擊殺之至是罪人不得蔣究格死鬼甚急濟仲刺麻求緩其獄蔣不許乃毀之於大臣某公又有夷情主事某與蔣有隙謂之遂以侵虧餉銀勒索刺麻敷成其獄奏請斬決 旨至成都總督常公以法不當決爲之奏請而未敢阻 旨仍行藏中竟寘於法漢蕃兵民咸爲蔣寃此嘉慶十五年正月事也漢蕃人數千爭累石其死處爲之招魂頃刻成塚自是每年五月十五日累石以爲故事復廟祀之其濟仲刺麻夷情主事未一歲皆嚼舌死先是總督奏至京 睿皇帝曰既知藏中擬罪不當卽宜暫留前旨何以仍行嚴申飭之赦詔至藏已無及十八年蔣示夢於藏人曰上帝憐吾寃命爲前藏城隍矣藏人祀之至今益虔

右蔣作梅爲西藏城隍

十九日丹臻江錯之眾訴言道光十六年鄂大臣過乍雅親訊令兩呼圖照前和睦一切如舊例行不得違悞大道差使龍萬二委員斷牌皆已遵依具結至今不敢違詞曲濟嘉木參翻案不遵二十二年委員不查前案所斷不公求查案自明若兩呼圖與一廢一雖天地翻覆不能遵也

右丹臻江錯訴大呼圖復計

二十日宣大守使人往錄十六年斷牌且使察木多副倉儲巴帕克帕札喜偕卓尼爾往諭以不滅二呼圖之意

右錄十六年斷牌

余前以禹貢三危卽察木多及前後藏地蓋本一統志頃得和泰庵西藏賦自注云三危者猶中國之三省也察木多爲康布達拉爲衛札什倫布爲藏合三地爲三危又名

### 康輜紀行

卷之八

四

三藏窺三苗於三危故其地皆苗種此猶可據也又引括地志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五天竺大國隸屬者二十一在崑崙山南謂康衛藏在天竺之東卽東天竺泰庵此言則悞矣考衛藏圖識由後藏塞爾地方行十餘日交白木戎界再半月餘至宗里口又數日始至白木戎住牧地由白木戎西去蓋按此言西去則以上皆南行可知十餘日交小西天界再行十餘日始至小西天從此登舟涉海約半月卽至大西天矣據此言之去後藏之塞爾地方兩月餘且需涉海乃至大西天西天者蕃人稱佛國之謂諸佛出此故以大西天名之此真天竺也卽小西天不必涉海亦尙在後藏之西南界外則後藏非小西天明矣若康衛藏爲東天竺則藏人當自以爲小西天矣何反指後藏外行將兩月之地

為小西天乎且唐時王元策襲執天竺國王其時吐蕃贊  
普已以邏娑川為國都前後藏皆吐蕃地既稱天竺必非  
藏地明甚何得混藏地為天竺乎佛經所言山水地名今  
前後藏皆無之則其去天竺遠矣樓炭經云蔥嶺以東名  
震旦蓋西域稱中國之名也初祖達摩曰當往震旦設天  
法樂遂泛重溟達於南海傳法觀此益可見諸佛國自南  
而往本尚隔海則五天竺俱不得在今藏地斷斷然矣今  
之藏地或即括地志所云五天竺隸屬之國耳括地志明  
言五天竺在崑崙之南若前後藏則在崑崙之東矣豈可  
混耶

唐史言天竺去京師九千六百里指長安而言也今陝西  
西安府至成都二千一百餘里成都至後藏七千四百餘  
里台之正當九千六百餘里然則天竺者其今後藏外之  
阿里以西地乎阿里在後藏西地千餘里其東有岡底斯  
山與後藏接壤北與和闐葉爾羌諸山相聯屬蕃人謂即  
梵書之阿耨達山其南有池謂即阿耨達池地名阿里者  
即以此山得名衛藏圖識言阿里噶爾渡之民見官長不  
除喇以右手指額念唵嘛呼者是其為天竺之教無疑  
第未審其為天竺何境大約近北中二天竺之閒也

辰翰紀行 卷之八

五

然為  
阿耨達池出四大水東流為黃河西南流為恒河為薄帶  
河今黃河源距岡底斯山數千里如何可通不以蕃人之說  
欽定蒙古源流以額納特阿克為中印度而魏默深據新  
唐書及西人四洲志定痕都斯坦為即中印度之境以克  
什彌爾為北印度以甲噶爾為東印度云余按甲噶爾者

即明史之榜葛刺一作孟加臘其邊城則披楞也披楞一  
名噶里噶達又云披楞久為英吉利屬國與廓夷積寧福  
公康安進兵征廓夷嘗破近廓夷東境之哲孟雄宗木布  
魯克巴西面之木作則南面之甲葛爾披楞等部同時進  
攻許事平分裂其地由此觀之是西藏與天竺接界而非  
即天竺明矣續文獻通考亦云榜葛刺本折都州府西天  
有五印度此即東印度也國最大從蘇門答刺海西北行  
二十日抵喇地港自港至瑣納兒江有城池街市聚貨通  
商再行至板獨哇酋長居焉王及諸官皆回回人男祝髮  
白布纏頭圓領長衣余謂此即今英夷所據地也廓爾喀  
哲孟雄界在西藏乃披楞之中為西藏之外藩屏障英夷  
此誠不可以失馭者也豈可以福公時事衡之耶

康翰紀行 卷之八

六

禹貢導黑水至於三危正義引鄭注曰地理志益州滇池  
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今中國無也地說曰三危  
山在烏鼠之西而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山是  
字祠黑水出其南勝余按據此益州滇池既祠黑水可見  
雲南西徼外之喀刺烏蘇是黑水所在此水出三危而入  
南海則三危非衛藏之山而何耶古地志說皆以三危為  
山名并非一處一統志及和泰庵以三危為三省皆本康  
熙五十九年 仁皇帝上諭 右鄭氏注 禹貢三危  
西藏賦注云明蕃僧宗喀巴名羅布藏札克巴生於永樂  
十五年丁酉幼而神異精通佛法號甲勒瓦宗喀巴在大  
雪山修苦行穆隆經者所立也穆隆經者即今之摩羅木

也摩羅木譯言讚詔蓋達賴刺麻至大詔眾刺麻所誦經也宗喀巴初出家時學經於薩迦廟之呼圖克圖乃元時帕思巴之後為紅帽教之宗宗喀巴修行既成為著眾所敬信衣紫衣相傳其受戒時染僧帽諸色不成惟黃色立成遂名為黃教其教大行最盛於前藏今拉薩諸廟咸供奉其像余按泰庵此注本之布達拉經簿蓋刺麻之家譜也凡刺麻歷代源流事蹟無不具載亦時有續修各處刺麻皆有之稽考前代必以經簿為據和賦成於乾隆五十八年癸丑時為駐藏大臣故得見之而經簿所載止及五時後無聞焉據此言之是黃教之先本亦出于紅教矣

右宗喀巴開教

經簿云達賴刺麻宗喀巴之大弟子也班禪額爾德尼宗喀巴之二弟子也頭輩達賴刺麻名根敦珠巴生於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在喀那木薩喀木青熙饒巴處出家二十

康輅紀行 卷之八

七

歲受大戒創建札什倫布廟誦穆倫經其時有博洞班禪在雪地修行聞名信附遂號根敦珠巴為湯徹清巴壽八十七歲按經簿前云宗喀巴生於永樂十五年丁酉此之生後於根敦珠巴二十七歲根敦珠巴二十歲受大戒時宗喀巴未生當其受之他師也第二輩名根敦嘉木磋生於明成化十二年丙申按根敦珠巴生於洪武辛未年壽八十七歲則當死於成化十三年丁酉若創建尋科爾汪十二年丙申其人尚存足徵轉世之謬創建尋科爾汪廟第三輩名索諾木嘉木磋生於明嘉靖二十二年癸卯親赴各蒙古地方布行黃教蒙古王等咸稱為達賴刺麻班禪額爾達拉按此與通明萬應開封為大國師明史烏有僧瑣南聖錯者能知已往未來事稱活佛順義王掩容亦崇信之萬應七年以進活佛為名西侵瓦刺為所敗此

僧或以好殺勤之東還袍答亦勸此會通中國乃自甘肅遺書張居正自稱釋迦摩尼比邱求通貢饋以修物居正不取受聞之於朝帝命受之而許其貢由是中國亦知有活佛化諸王亦皆俯首稱弟子自是西方只知奉此僧諸及闡化諸王亦皆俯首稱弟子自是西方只知奉此僧諸王徒據虛位不復能施其號令矣按明史所云瑣南木之譯音經簿所云第三輩索諾木嘉木磋也瑣南即索諾木二年親赴各蒙古王即俺答又云萬應開封為大國師額爾達拉其通貢時事明史編第四輩名雲丹嘉木磋生於明萬曆十七年己丑生蒙古地方敬格爾家十五歲至藏

康輅紀行 卷之八

八

在噶勒丹寺坐臺之桑結仁慶處出家班禪羅卜藏曲津處受大戒萬應開封為沙布達多爾濟桑結能驅邪逐鬼會於石上踏雷足印第五輩名阿旺羅卜藏嘉木磋明萬曆四十五年生於前藏崇結薩爾合王家其生之日與釋迦牟尼佛同在班禪羅卜藏曲津處出家受大戒

康輅紀行 卷之八

八

朝崇德七年達賴刺麻同班禪刺麻差烏巴什台吉達盛京進貢約行善事順治元年達賴刺麻差人進貢九年入覲世祖章皇帝賜居黃寺封為掌天下黃教西方自觀在佛足墨多爾濟嘉木磋刺麻金冊十五頁第六輩名羅卜藏林沁倉洋嘉木磋康熙二十二年生於蒙巴拉沃松地方按通志康熙四十四年因拉藏汗請以阿王伊西為達賴刺麻疑即此人第七輩名羅布藏噶勒桑嘉木磋康熙四十七年生於裏塘地方在察漢諾們罕家出家按此即圖識所云噶爾藏嘉慕也十三歲康熙五十九年賜達賴刺麻名號統領黃教敕書金印雍正二年賜西方湯徹清巴巴木載達賴刺麻掌天下釋教金冊金印第八輩名羅藏丹碑旺楚克江巴爾嘉木磋乾隆二十三

年戊寅生於後藏托結地方按此言達賴封號與通志及見冊文自當以經簿為準他家世守冊文右達賴未

又云班禪第一輩名刻珠尼瑪綽爾濟勒布格爾生於

明正統十年乙丑按頭輩達賴喇嘛根敦珠巴是時年五

闡名信附計其修行信附至早亦二十餘歲則根敦珠巴

亦將八十歲矣宗喀巴生於永樂十五年丁酉至正統乙

近之惟前云博洞班禪人名與此不同何耶第二輩名

珠拜旺曲索諾木綽爾濟勒布生年缺第三輩名結珠拜

旺曲羅布藏敦玉珠巴生明宏治十八年乙丑第四輩名

班禪羅卜藏綽爾濟嘉勒參生於明隆慶元年丁卯

國朝崇德七年遣使進貢 太宗文皇帝詔令班禪

達賴二人內年少者拜年長者為師學習經典壽九十六

歲按藏中至今達賴班禪轉第五輩名班禪羅布藏伊喜

康輶紀行 卷之八 九

生於康熙二年癸卯五十二年 賜金冊印注明札什

倫布各廟守地方屬班禪管理第六輩名班禪哲布尊巴

勒丹伊喜生於乾隆三年戊午三十年 賜金冊四十

五年入覲 賜四體字玉冊玉印第七輩生於乾隆四

十七年壬寅經簿所記未著其名 右班禪世派

又云西藏蕃王傳七世至綽爾濟松贊噶木布迎唐公主

為妻又迎巴勒布王鄂特色爾郭恰之女拜木薩為妾唐

公主帶來釋伽牟尼佛像拜木薩帶來墨珠多爾濟佛像

藏王擇地興建大詔供奉之余按此說得之蓋圖識所云

大詔之覺釋迦摩尼即唐公主所帶之釋迦牟尼像也小

詔之珠多吉即拜木薩所帶之墨珠多爾濟像也十二歲

之說何其妄耶 右大小詔佛像

又云唐吐蕃王綽爾濟松贊噶木布好善信佛頭頂納塔

葉佛在拉薩山上誦旺固爾經因名為布達拉西藏蕃眾

瞻仰每日焚香坐禪人定不思他往唐公主同拜木薩恐

有外侮遂修布達拉城垣後因藏王莽松作亂經官兵折

毀僅存觀音堂至五輩達賴刺麻掌管佛教兼理民事修

立白寨又有代辦事務之桑結嘉木磋修立紅寨及內外

房屋金殿佛像重修平樓十三層盤旋而上其上有金殿

三座下有金塔五座西殿有宗喀巴手足印世傳為達賴

刺麻坐牀之所 右唐公主修布達拉城

又云甘丹寺本名噶勒丹寺在拉薩東五十里噶勒丹山

其形勢與布達拉略同經獲佛像與大詔略同乃宗喀巴

坐牀之所示寂於噶勒丹寺彌勒前為黃教發源之地黃

康輶紀行 卷之八 十

教堪布主之色拉寺在拉薩北十里色拉山宗喀巴建因

其弟子甲木慶綽爾濟沙克伽伊喜明時入中國為禪師

賜物甚盛還藏後宗喀巴令其在色拉山建立大寺以旃

檀香雕刻釋迦牟尼佛十八羅漢及諸佛像依山麓金

殿三座層樓高聳寺中供降魔杵一長不足二尺唐古忒

語名多爾濟相傳為飛來者別蚌寺在布達拉西二十里

圖識作十五里宗喀巴之弟子札木洋綽爾濟札什巴勒

丹在聶烏居住夢神人語此地宜修寺院賜五千徒眾無

量水泉敬處覺而告其師宗喀巴乃令修寺凡出世之呼

畢勒罕及遠近大小刺麻初學經者皆聚處於此桑嘉寺

在拉薩山南行二日地名薩木葉唐時藏王綽爾濟松贊

噶木布之五世孫綽爾濟赤松特贊修造五頂四面八方



以象星宿

右前藏四大寺

又云拉藏西南行九日乃後藏也寺名札什倫布按通志此寺名

形如蠟螯夾抱其後山自西北來蜿蜒隆突如蜀棧之龍

洞背也樓高四層上有金殿三座亦係金瓦宏敞壯麗為

班禪額爾德尼坐牀之所其外來瞻禮布施者與布達拉

同僧規謹嚴戒律清淨蕃僧必於此山朝禮為受大戒其

地平廠曠達南北六七十里東西百餘里遠山為案其北

大山後又有崇巖峻嶺冬夏積雪不消其東有大江自南

北流入東北山後按今與國即雅魯藏布江也江在札什

東南有年楚河自江後按北流至噶則城入江又札什倫布之

拱北流至山後按北流至山後其西山勢遠互西北達彭楚嶺西南入薩

入雅魯藏布江

康輅紀行

卷之八

右札什倫布

所損祖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張鷟

仆求哀祖與金而去即此義也達賴亦以避兵移牀非惟

道有魔劫亦物忌太盛理宜然耳佛豈能違天道乎

右班禪被掠

和泰庵云梵書言天下普陀山有三一在額納特克國南

海中山上有石天宮乃觀自在菩薩游舍處此真普陀也

一在浙江定海縣南海中為善財第二十參觀音菩薩處

一在圖伯特之布達拉亦觀音菩薩化現處余按泰庵此

說亦本康熙 上諭圖伯特即唐古忒布達與普陀音

相近也唐古忒謂釋迦牟尼佛曰沙迦吐巴綽爾濟乃通

經典者稱之俗曰曲結謂觀音菩薩曰江來孜格陀羅尼

右布達拉乃三普陀之一

康輅紀行

卷之八

士

如來有三十二相觀音有三十二應身楞嚴經云是名妙

淨三十二應入國土身皆以三昧聞薰聞修無作妙力自

在成就注觀音俱現三十二應現十法界身而為說法也

右觀音三十二應身

布達拉經簿云薩迦廟之呼圖克圖乃元哈思巴之後為

紅帽教之宗仁育菩薩之後人也其教有家室生子後坐

牀掌教不復近家室矣其始祖名昆貢確嘉卜通達經典

見薩迦滿之奔布山風脈佳勝欲創建廟宇從業主降雄

固刺哇班第仲喜納密酌克敦三人乞售三人乃施捨其

地不取直遂建廟供釋迦牟尼佛附近土地人民廟宇僧

眾皆其所屬世代相傳至今七百餘年其廟平地起閣周

堵甚固中殿楹柱皆古樹三人台抱高三丈餘不加雕飾

刀入室將害六祖祖置金與衣於方丈張揮刀者三都無

達賴班禪受四方供獻珍異之寶積富久矣廓爾喀利其

所有故取之班禪能舍而予之是也昔張初昌受囑夜懷

其皮節文理如生樹然又有海螺堅白如玉左旋紋向明  
吹之背現觀音相寺僧寶之有藏經數萬卷架函充棟廟  
北依山僧樓梵宇約數千間亦有浮屠金殿供諸佛像皆  
紅帽刺麻居之其所誦經與黃教無異西南通拉攷大道  
山南通野人國界 右薩迦清紅教

圖識云多爾吉拔姆宮在羊卓白地海中山上寺極宏麗  
有瀛洲蓬島之勝寺中乃女呼圖克圖多爾吉拔姆所居  
云北斗之精化生昔磔巴三節亂藏時化豬遁去藏地呼  
豬曰拔故名 磔巴即第巴事在康熙四十年間 余按會典朗呼仔之薩木  
黨多爾濟奈覺爾女呼圖克圖疑即此人 右女呼圖克圖

又云岡底斯山在西藏之阿里東北周一百四十餘里四  
面峯巒阻絕積雪如懸崖山頂百泉聚流至麓即伏寶諸  
康輅紀行 **卷之八** 三

山之祖梵書所謂阿耨達山也余按今輿圖岡底斯山在  
阿里東境其北數十里爲僧格喀巴布山其南數十里有  
瑪珀穆達賴池圖識又云馬珀家喀巴珀山形似孔雀打  
毋朱喀巴珀山形似馬郎于喀巴珀山形似象生格喀巴  
珀山形似獅均與岡底斯山相連綿互入百餘里所謂阿  
里大山也余按此說本之康熙五十九年 上諭所云

生格喀巴珀山即輿圖之僧格喀巴布也生僧珀布音同  
字異耳圖識云阿耨達池在岡底斯南即輿圖之瑪珀穆  
達賴池也又云自札什倫布至阿里夏開隨地皆水謂之  
陸海怒江在藏之南險不可渡 右岡底斯山阿耨達池  
見邸抄云四月京師缺雨 上命查庫案內本身及子  
孫追賠限滿未完現滯在部及直省監追者俱即釋放五

月復缺雨 上命刑部清理滯獄流徒罪以下減免福  
建道監察御史朱琦請推廣直省 上命刑部查案行  
之即日雨天人之感應如此 右天人感應

二十四日傳訊曲濟嘉木參供如所稟求革逐丹臻江錯  
治四倉儲巴罪 右訊曲濟嘉木參

二十九日宣太守至雲南橋羅卜藏丹臻江錯及四倉儲  
巴四郎江錯白瑪奚彭錯彭錯達吉設帳房二座候訊丹  
臻江錯年七十餘矣供言乍雅地方本伊頭輩桑吉札喜  
同頭輩大呼圖克圖高舉札巴江錯建造寺院開創一切  
轉世數輩皆係年小者拜年長者爲師互相傳經受戒講  
習黃教經典地方之事皆倉儲巴管理兩呼圖克圖不問  
遇有要事兩呼圖克圖會商而行彼此敬重坐次大呼圖  
康輅紀行 **卷之八** 四

居上二呼圖在下今第六輩大呼圖克圖自三歲爲所收  
養教經受戒長成後同眾倉儲巴經營竭力送藏學經數  
年迎歸登臺受印又赴藏參調達賴刺麻熬茶眾倉儲巴  
皆盡心奉事不料信用小人以眾倉儲巴乃我護印時所  
用欲盡革之換無根基之人以致眾心不服十六年藏中  
鄂大人同委員訊斷令照舊和商辦事二造已具遵依大  
呼圖後又調兵滋事非伊眾等翻異今惟求准復舊規和  
商辦事無不遵依四倉儲巴供同以理藩院文交閱明日  
覆言印雖大呼圖克圖執掌而地方公事實係兩呼圖克  
圖商辦此乃百餘年舊章不自今始但求率由舊章別無  
他意 右訊丹臻江錯  
中庸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可悟原始要終之義蓋性本於天兩間人物無非天之所生一本同原各得之以爲性性在天地譬諸大海之水蛟龍魚鼈以至蝦蛙百族莫不得水爲命惟所受之重有大小清濁不同耳水族百種同養於水人物萬類同育於天百族猶一族也萬類猶一類也殊其形不殊其性天地之大德曰生人能生育一物卽贊天地生育一物也人物情狀不同同一好生惡死吾不能盡知人物之性但使人物各全其性而不戕其生是卽盡物之性也聖人治天下豈人人物物而飲食之哉 右盡物之性

聖人極功至德無非一誠誠可以格天地動鬼神感人物小誠小效大誠大效至誠則有不可思議之效然其效也康輅紀行 卷之八 五

非揣量計較而得之也有揣量計較之心則不誠矣父母有疾戚戚焉憂之百計求愈其疾而已豈嘗計之曰吾以爲孝乎哉國家有難不顧身家以赴之惟期有濟於國事豈嘗計之曰吾以爲忠乎哉惟不自知其忠孝乃所以爲忠孝也莫之爲而爲者誠也誠於親則孝矣誠於君則忠矣其爲物不貳不貳者無揣量計較之心也蹈湯火赴白刃而不辭其不辭也不見其可畏也心專於一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何畏之有此誠之說也 右聖人至德無非一誠

其心者無有我人眾生壽者諸見之真心卽吾儒所謂道心也無住而生之心卽應住之心矣所謂渣滓盡去清光大來也孔子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己者何人心是也意必固我四者皆己也孔子絕是四者自然而無無事處克從容中道之聖也顏子猶待克之故未達一問釋氏之無所住其卽吾儒克己之謂乎無所住而生其心其卽吾儒復禮之謂乎釋氏用功惟在無所住著而有生心之功吾儒用功惟在克己更無復禮之功釋氏並非無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吾儒心本有禮必能克己斯復其禮苟不克己惟事是己非人匪但得罪聖人抑亦見譏於釋氏矣善現問如何降伏其心佛答以應無所住此降伏法也降伏卽克之謂善現問如何應住佛答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卽應住之心矣生卽復也孟子于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此卽無住生心之說也釋氏說法度人一切苦厄非吾儒惻隱之心乎受持誦讀佛經免爲人所輕賤非吾儒羞惡之心乎以世尊之尊人所敬重猶親自率眾行乞而食非吾儒辭讓之心乎分別有無智識摧滅魔道外教非吾儒是非之心乎心性皆同爲善去惡又同孟子不云乎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 右無住生心以克己復禮

金剛經爲大乘上智者說蓋已能通澈諸法復以此教之俾得究竟之義鈍根小智者固不可與聞苟未通諸法卽欲聞之是躐等也鈍根小智既恐墮入魔道未通諸法

亦恐認賊作子如來以筏喻法苟未有筏身未度河何云能捨乎自宋以後南宋宗門大盛俗僧輕易說法苦行全無惟以口舌機鋒取勝以妄爲真不得爲得其於如來真實不虛之旨大相違害矣豈非釋氏之罪人乎此等不但欺人實是欺心以欺心人說法勢必墮入惡孽是可哀也先聖有言下學而上達又曰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也學者且莫談空說渺先從平實地處做起方是真種子耳行遠自邇登高自卑爲儒者且說子臣弟友爲釋者且通四諦十二因緣是爲入德之門世甯有不入其門先入其室者哉究之至深微妙之理不出平淺實地之中室亦不在門外輕易語人不若使深造而自得之也

右儒釋二教皆從平實處

康輜紀行 卷之八

七

佛經注云四諦者一苦諦卽逼迫之義二集諦卽招集之謂三滅諦卽寂滅之謂四道諦卽通達之義心經無苦集滅道古註云此四諦法也無苦者圓覺菩薩諦審五陰十二入之法皆卽眞如實無苦相可捨也無集者一切煩惱塵勞不生因性本清淨實無招集生死之相也無滅者生死涅槃體元不二實無生死逼迫之苦可斷亦無涅槃之寂滅可證也無道者一切諸法皆卽中道離邊邪見實無煩惱之惑可斷亦無菩提之道可修從來諸佛度人先說四諦得度者萬千今言無者既到彼岸後無所用矣

右四諦解

又云十二因緣者一曰無明謂妙法本明因一念妄動而有迷昧故號無明二曰行本體湛然因無明鼓動而有遷

流故名爲行三曰識既遷其體則智轉識矣此三項乃前世因也四曰名色蓋因必有果今識乃四大色身和合有名有相故爲名色此初投胎之始受形之原住胎凝滑之相也五曰六入既入其胎六根完具已具入塵之義故名六入六曰觸六根既具形成出胎根與塵接故爲觸七曰受領納所觸違順諸境故爲受此三項乃今世果也八曰愛以受必生愛也九曰取以愛心取執也十曰有益取必造業既造其業後果不忘又生後有此今世因也十一曰生既有業因而後果隨之故有生十二曰老死既有生終歸老死此後世果也心經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古注云眾生不知悟道故有無明等世間因果圓覺從此十二因緣悟道故有無無明等出世間因

康輜紀行 卷之八

六

果若悟正菩提則不但無世間相並無出世間相所謂無無明盡至無老死盡則不但本無並無亦不受謂之曰無是爲滅無盡相也

右十二因緣解

聖賢教人從淺近處說吾人學道從淺近處做蓋淺近處有把握也得一尺是一尺得一寸是一寸及至工夫將到深妙處只用一點即醒若無工夫而蚤醒猶未醒耳有以言黑白無以知黑白乃學人之通病也

右學道從淺近處把握

深水大河興建長橋更設船筏皆渡人之具也臨河觀望不肯舉足其柰此人何哉故佛不能度人人當自度聖人設教亦在學者自爲如來云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孔子云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右聖人設教在學者自爲

癸卯在京師仁和邵位西壽辰非議陽明之學余曰陽明自有是處我輩不及陽明處多矣未可議之邵曰學者當先辨志余曰不學陽明即辨志矣議論何益於事位西經史之功頗深有志力行今學人所罕余因梅伯言識之

右邵位西

桂林朱濂甫瑞學行篤實文章醇樸爲言官數有陳論皆見其大不趨權要雖舉主無所阿附亦不以攻訐見長此真言官也與晉江陳頌南慶同以亢直稱頌南初上封事語其弟曰章上禍且不測以家事累弟矣弟慨然任之及奏入上爲之收回成命且嘉其亢直敢言嗟乎非

至誠不能格天非

聖明何能納諫濂甫之言雖未盡

施行未嘗不優容於

聖主可謂幸矣

右朱濂甫 陳頌南

康輿紀行

卷之八

九

吾桐經學始於錢飲光先生澄之理學始於何省齋先生唐博學始於方密之先生以智古文始於方靈皋先生苞及戴潛夫先生名世詩學始於齊荅川先生之鸞昌於劉海峯先生大櫬至於博究精深兼綜眾妙一無理學考據文人之習則先薑塢編修及惜抱先生實後學所奉爲圭臬無異辭者也今方植之東樹學問文章體博思精其亦編修與惜抱先生之後塵矣乎奉使異域離羣索居與念故人記其敬愛之意如此

右桐城先輩

蕃人有合古者數事女衣裳前著幅一也蕃僧見人必以哈達卽古之束帛二也蕃見官長必僕若旁行卽古一命而偃再命而僕循牆而走之義三也官長有問必掩口而對四也禮失而求諸野不其信乎

右蕃存古禮

釋氏言圓覺吾儒言盡性只是一義人性本於天之分量何若卽吾性之分量何若一分未到卽性有未盡也一分未覺卽覺有未圓也往嘗疑天下只有一理何以聖賢大儒互古以來言之娓娓不已千佛菩薩苦口辯才豈非多事今乃知此理澈上澈下無有中邊苟有一分窒滯不通則所爲理者皆棄不住故必充類致義反覆推明既可覺人亦以自覺非弄唇舌逞才智也若甫有一隙之明卽自謂性已盡覺已圓此非也障耳

右圓覺卽盡性

一部金剛經攝盡諸法何以但舉布施言蓋佛所言布施不止財物凡出我以加乎人者皆布施也以財予人以身及人以言教人以意感人以法度人皆布我之有以施於人無非布施也天下萬事無非人我之境或交不交殊耳

康輿紀行

卷之八

三

我雖未交已自具交之理交則布施也故佛以布施爲六波羅蜜第一義般若波羅蜜者第六波羅蜜以智慧爲究竟實則六波羅蜜只是一波羅蜜並無二義舉布施言卽攝盡諸法皆在其中矣蓋人貪著種種皆由不舍我見故也舍則無貪以我予人卽是無我之見無我卽是無人一舉而兩善備焉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有此一端推行擴充以盡其委廣大精微無所不至則吾性之分量全體具焉故仁包四德之全布施貫六波羅蜜之終也

右金剛經言布施

佛告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方植之解之曰佛智空而無住妄識住而不空凡言不空但妄識不能空非眞實不空也苟忘

懷而達之則無所不喻也此卽元珪告獄神但無情於萬物則都無礙世所謂眞實皆空矣此所以爲破相之宗莊子曰子孫非汝有身非汝有是眞實皆空也空眞實以智爲本智者離相也離相則見世人皆妄識顛倒余謂全部佛經只是天道無心而成化聖人無爲而成能二語足以虛之學者明澈無心無爲四字不必受持誦讀可以隨取諸經解說而通證之矣先聖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此卽天道無心聖人無爲之證也有鑿之智卽妄識也無事之智卽佛智也自釋氏言之精深玄妙自吾儒言之何等平實平實卽誠也釋氏亦云眞實不虛

康輜紀行

卷之八

三

佛言眞空卽吾儒之言至誠老子之言自然豈有二理哉理一故其爲物不貳

右佛智妄談

佛既空諸法相何以又言福德爲凡夫可以轉聖也凡夫學道非福德不能發其入道之心吾儒亦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又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天道有感必應本是實理非聖人之誑人也特聖人爲善無求福之心而福自至耳凡夫爲善有求福之心而福亦至者善感則福必至不問聖凡如人之有影人在則影隨之豈問貴賤老幼乎惟聖人無求福之心其善無量卽福亦無量凡夫有求福之心其善有量卽福亦有量此其異耳譬如士人讀書意求功名及得功名其福止矣聖賢讀書惟在明理一無所求斯

無所應而無所不應蓋理無盡也其福豈有量哉福德不同轉凡可以入聖此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佛言福德聖人不言福

嗟乎釋氏之說余反覆推究其言心性之旨未嘗不與吾儒同其終始故程子朱子皆謂其言近理然不可合吾儒而從之者高而不適於用遠而不切於事則不中之過也未生以前本有未生前事既已往而不可問既死以後自有既死後事方未來而不可求惟此現有之身則有此身之事修其五德敬其五倫推己及人推人及物身修而家齊國治而天下平自始生至終死既善既誠卽未生以前有惡何惡不除儻既死以後有禍何禍不報作百善言何如行一善事以無私之心行事事雖煩冗何損清明心既

康輜紀行

卷之八

三

清明事皆利濟一誠積至上下與天地同流性本於天不失其性則身死而性自存身親乎地不失其身則歸土而身亦完匪惟不害其身且亦不害其性一修身而性無不在此中庸之道所以貫始終而澈前後也佛老皆究人生前死後之事吾儒之學只說現在爲人之事佛書專談六合以外吾儒只談六合以內三教或主出世或主治世各行其是不相爲謀也

右釋氏不切於用

昌黎諫迎佛骨表言人主事佛愈虔年代尤促余按唐代三迎佛骨始自德宗貞元六年詔出岐山無憂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示諸寺傾都瞻禮施財巨萬二月遣中使復葬故處是時僅取觀之旋復埋之未甚崇奉也然十九年德宗崩甫一紀耳憲宗元和十四年正月迎佛骨

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施捨惟恐弗及有竭  
產充施者有然香臂頂供養者崇奉過于德宗矣十五年  
正月憲宗爲陳宏志所弑才一年耳懿宗咸通十四年四  
月迎佛骨至京師導以禁軍兵仗公私音樂沸天燭地綿  
亙數十里儀衛之盛過於郊祀上御安福門膜拜流涕迎  
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國崇化寺宰相以下競施金帛不可  
勝紀崇奉又過于憲宗矣是年七月懿宗崩明年王仙芝  
又明年黃巢亂起僖宗出奔昌黎之言不其信哉佛不能  
福人可以觀矣人苟修其政事正其身心盡其所當爲者  
而爲之無傷天理無拂人性未有亡其身家社稷者蓋天  
之所佑佛亦佑之反是則天惡之矣佛何能違天而佑之  
哉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  
康輅紀行 卷之八

之後佛何益佛又豈受人諂媚者哉 右唐代三  
迎佛骨

初九日宣太守傳曲濟嘉木參至諭以去年裏塘之稟已  
爲入奏 大皇帝令理藩院查明大呼圖克圖係掌管  
印信號紙之人二呼圖克圖雖非額設自乾隆以來卽協  
同管理地方兩次奏准護印自第一輩至今五輩名字圖  
寂轉世年月俱在冊檔與大呼圖克圖同未便因彼此不  
和遽行革去自應如昔年舊章協同辦事其不法之人酌  
量除去以靖地方曲濟嘉木參狡稱乍雅向無二呼圖克  
圖理事亦未嘗護印以理藩院文反覆詰之無可復辯則  
謂丹臻江錯心術不端實難共事曉諭百端未卽服夜分  
令退 右再訊曲濟嘉木參

初十日

萬壽聖節恭設香案於所寓廟中同宣太守丁別駕行禮

右萬壽聖節

論語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集註云知足以  
知此理而私欲開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以無私欲釋仁  
其義精矣余謂仁心之安宅也事必求其心安卽仁也知  
足以知此理必求實踐無違不能實踐則心不安斯謂仁  
能守之矣不惟知也卽義禮信三德皆非仁不能守蓋仁  
乃存心之德義禮知信則德之交物者也四者皆由心出  
一有不得於物則心不安故仁爲四德之全雖寂然不動  
無感於物而四者無不具於心有感則應之而已此仁之  
體也譬如身有百骸五官既已具足隨時隨事可用豈待  
臨時現覓耶 右仁兼四德

康輅紀行 卷之八

二

十一日宣太守過河往訊丹臻江錯言年已七十兩人本  
無嫌隙因大呼圖克圖自藏中回改易舊章不尚同行事  
是以眾心不服嗣後果復舊章自必相安倉儲巴彭錯達  
吉言父祖皆爲倉儲巴父死接充者二人一革一死眾蕃  
乃舉達吉道光十二年接充時大呼圖克圖在藏二呼圖  
克圖使人告知進奉百金大呼圖克圖受金許之及十三  
年回藏既分其所轄巴貢地予達末之兄冷中吉復以達  
末言其年幼革之十六年鄂大臣而諭兩呼圖克圖復以  
爲倉儲巴白瑪奚言爲倉儲巴已二十餘年先是乍雅初開山各村  
落民人敬信兩呼圖克圖樂予布施給役戶口貧富不等  
自此爲例乍雅巴貢 卽十二大寺各設一簿依昔時戶口



歲往征收戶口雖增不增其賦亡絕者眾戶均之每一村落有頭人司其事倉儲巴收畢貯二大寺公所支應兩呼圖克圖及眾刺麻頭人一歲之用其有大事及呼圖克圖赴藏皆別有征納謂之差費有四方流蕃日漸聚處無室廬者謂之黑帳房向不征輸大呼圖克圖入藏差費皆已交納不意十五年自藏中回言此種人戶未納差費令倉儲巴補征眾蕃不願大呼圖克圖別令頭人羅卜江錯往征之又有達海牧場乃眾刺麻誦經之業第四輩大呼圖克圖會給照免其賦役今大呼圖克圖復令征輸眾情不服完納稍遲大呼圖克圖聽遠末言謂兩倉儲巴有弊令革二人治罪二人聞之逃匿大呼圖克圖調兵往捕二人無罪被害不服是以抗拒走歸二呼圖克圖此其致叛之

庚翰紀行

卷之八

三

由也彭錯言其舅倉儲巴阿札經營大呼圖克圖入藏有功面求大呼圖克圖以年老欲退倉儲巴缺請于其甥大呼圖克圖許之予彭錯之兄未及充從汛官捕盜爲盜所殺乃於十七年接充已在兩呼圖克圖不睦白瑪奚等拒捕之後歸二呼圖所屬 右再訊丹臻江錯

陰雨旬日山上有積雪皆羊裘矣十二日乃霽 右察木

十四十五日丹臻江錯之眾呈控達末等謂兩呼圖公同辦事已百餘年若大呼圖克圖不肯復循舊章即各管地段民人各供 天朝之役不能服大呼圖克圖一人轄治受其殘害達末亦使人呈請滅二呼圖克圖是夜謝都圖張竹虛來飲寓寺罷散後望月感懷爲一絕云投老方爲異域行解紛何似請長襟番兒應笑陳湯批拉楚河邊

空月明

右丹臻江錯呈控達末

十八日宣太守復傳曲濟嘉木參至諭以漢法地方乃掌印官專責政教寬平人民安樂則有慶賞政事苛急人民困苦則有誅罰若眾人怨叛則是不能教化地方官亦有應得之咎爾謂丹臻江錯不當縱令四倉儲巴率百姓與爾打仗試思倉儲巴皆爾屬蕃以不爲爾加征差費爾欲治罪而逃爾即以兵往捕乃聚眾叛爾與二呼圖克圖無涉倉儲巴固不當叛而所以致叛者爾行事不服人心也若依漢法彼固當誅爾亦不能無罪案情始末川藏深知念爾乍雅本係夷地不忍以漢法相繩 大皇帝如天覆憐乃格外之恩故委員矜全於爾何尚迷而不悟耶今再明白教導將來斷牌惟持公平不能盡如爾意也

庚翰紀行

卷之八

三

兩呼圖克圖事持不下久寓佛寺秋日無聊爲一律云年來况味是行僧踏遍千山雪裏冰塵榻鼠跳聞夜雨佛龕香冷坐秋銜江湖鷗鷺原無競吳越罌花謝未能嫋嫋西方吹落葉祇陀圍畔聽呼鷹 右秋寺詩

所寓大士閣爲戍兵眾建無居僧一老卒守香火巢鷓鴣殿中皆滿羽毛遺糞紛落坐席蕃女上酥油鐙者朝夕不絕菊花盛時獻者尤眾萬壽一種以爲上品深紫淺紅及白者最多或栽數本於階下爲卽事一首云掃地焚香不見僧尚憐老卒髮鬢誓空王紺殿秋巢鷓鴣蕃女毳裘夜上鐙金菊玲瓏栽萬壽寶華圓燦悟三乘崑崙卽此通西極欲借驂騑試一登崑崙山在後藏之北和泰庵及衛藏圖識

皆以阿里之岡底斯山下大池爲阿耨達池云相傳卽王母瑤池也 右卽事詩

察木多西北博窩野蕃多出名馬以去青海近故也地在博謨博集大山下馬四窺有肉塊行愈遠則肉塊愈大余過打箭鑪張莘田司馬囑購之丁別駕得其二余亦得一擬贈張及伊濂江別駕故與張竹虛善騎日乘試之竹虛偶墜傷面詩以調之云天馬曾聞出渥注武皇上廐幾名騮而今千里尋常見西海原來屬漢家書生萬里走西陲更欲窮尋阿母池騾驥不須降一馱追風善墮是男兒 右博窩馬

打箭鑪以西菜味甚不易得行過巴塘餽瓜蔬者如管異味焉察木多有四圍戶日市蒿苳菘菹喜而賦詩云菜根康輿紀行 **卷之八** 三

百歲爲儒餐千里西來人饌難佛地伊蒲甘露好滿園香 右察木多園蔬

察木多八月楊樹皆已脫葉而幹下白抽青枝且放新葉蓋高處風寒下得地氣故也蕃地每七八月間多雨山上雪已封嶺人且重裘矣 右八月楊柳發新枝

東坡上文潞公書云在湖州就逮時僅一子蓮稍長徒步從行餘皆幼稚所云幼者次于迨稚者過也公就逮爲元豐二年己未元祐八年癸酉八月繼娶王夫人卒于京師公時爲端明侍讀二學士明年甲戌爲紹聖元年十月到惠州寓居嘉祐寺與幼子過同遊白水佛迹浴于湯池距己未十六年矣猶稱幼子則過是時亦只十餘歲近二十耳先生五十九歲丙子七月朔雲卒長子邁授韶州仁化

令丁丑閏二月學家到惠州五月公謫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卽儋耳也遂留家于惠州獨與幼子過渡海是時過年殆二十許矣邁在官所迨留惠州顧其家且韶在粵北瓊在海南惠地適中可通音問故惟以過自隨此當日事理之必然者也王夫人朝雲皆已先亡先生孑然乃邁得官韶州全家過嶺就之謂非天之佑公不可也過隨公於患難中獨久宜異時詩况勝其伯仲矣 右蘇過

今人飲食之器皆瓷爲之按說文瓷瓦器也玉篇瓷器也亦作瓷集韻陶器之緻堅者文選潘安仁笙賦傾標瓷以酌鄙李善注縹青白色字林淡白瓶長頸鄒陽酒賦曰醴醅成綠瓷既啓又曰其品類則沙洛淥鄒吳錄地理志曰湘東鄒以爲酒有名據此言之是瓷乃漢晉時酒器之康輿紀行 **卷之八** 三

名說文玉篇但云瓦器未言何用然亦以爲成器更以鄒潘二賦及字林考之其爲貯酒之用明矣蓋古之酒瓶其形則字林所謂長頸瓠字善注云大果切檢字書無瓠字大約長頸瓠腹如今之瓶後人以其瓦質緻堅凡飲食諸器皆用此種爲之遂蒙古人酒器之名通謂之瓷以別于瓦爲精麤之分失其本義矣唐代多爲茶器以作茶盃陸羽茶經曰盃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壽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處越州上殊爲不然若邢瓷類銀越瓷類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類雪則越瓷類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綠邢不如越三也晉杜毓賦所謂器擇陶揀出自東甌甌越也甌越州上白唇不卷底卷而淺受半升已下越州瓷岳瓷皆青則益茶

茶作白紅之色邢州資白茶色紅壽州資黃茶色紫洪州資褐茶色黑悉不宜茶陸經所言益以色辨其益茶不論其質精麤也許次紆茶疏云茶歐古取定密兔毛花者亦關礙茶用之宜耳其在今口純白爲佳兼貴於小定密最貴不易得矣宣成嘉靖俱有名審近日做造開亦可用次用真正回青必揀圓整勿用苦窳則明人但以色白爲貴不以辨味矣程大昌演繁露云東坡後集從駕景靈宮詩云病貪賜茗浮銅葉按今御前賜茶皆不用建瓔用大湯鬻色正白但其制樣似銅葉湯鬻銅葉黃褐色也瑩按觀此是資器尚白宋世已然又在北宋後矣世以茶一盃爲一甌甌非器名以甌越資器最上故借名之耳不可不知所本也

右資器

康輜紀行

卷之八

无

惜翁書錄論揚雄太元曰聖人之道原本盛大以仁義中正順播於萬事惟變所適而物得其理於是作易以教世錯綜萬端經緯人事雖庸愚不肖苟筮之而見所以處事應物者皆合乎聖人之道也故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得義爲吉失義爲凶故易者導民於義者也白孔子之時老聃之說興其道以觀乎陰陽運行屈伸循環制爲用舍進退之度因時而爲業若有同於易者然而古之聖人當隆盛治平之世居位則裁成輔相乎天地而維天下萬世之安非第不居盛滿功成身退而已易曰勿憂宜日中是也當否避之日有濟天下之心有進德修業及時之志又不幸所遭禍亂必不可避則致命遂志非第全身遠害之爲善也故有休否幹蠱者又有過涉滅頂凶无咎者以老

子之懦弱謙下而終不涉乎世患視世之驚於功利名譽之徒其賢則多矣及以聖人之道揆之然後知老氏之爲陋也孔子歿七十年之徒傳誦六藝轉相爲說或得或否眷亂本真其時雜家並興仁義蒙塞而漢世尤重黃老之書蓋至元成之間蜀嚴君平以老子爲教揚雄少而學焉故雄嘗美君平之湛冥及自著書覃思竭精貫律歷之數究萬物之精而旨不出乎老氏而已蓋彼不備知聖人之道而以所窺乎老氏者爲同乎易於是作太元以擬易而無齋也其晦家上九贊曰晦冥冥利千不明之貞淵曰晦冥之利不得獨明也此特老氏之和光同塵於易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之訓不亦遠乎瑩按惜翁此論允矣雄本辭人相如枚乘之流也既而薄之又見任祿不進乃以道自處雖較勝于孔光張禹而利祿之見未化由不明于孔子之仁義也蓋以孔子之道觀之雄不免春秋之貶黜若以老子之道觀之雄其猶賢乎哉後世君子世治仕進但以不居盛滿爲戒亟亟功成身退而不問輔相裁成爲何事世否身危則但亟亟全身遠害而或疑致命遂志爲近名曾未有衡以聖人之義者其皆疏廣揚雄之支派乎然其言則皆曰吾不爲二氏也其亦未之思矣

康輜紀行

卷之八

三

魏默深見余此處亂世則爲黃石公爲南山四節爲盛公爲嚴君平可也豈肯制泰美新法言須安漢公之德乎貴肯好奇字取投關之禍乎講確有當于老氏吾未之敢許也余謂惜翁言旨不出乎老氏第就太元言之則其異於周易非許其人當于老氏也默深讀矣

右太元經

康輜紀行卷之八終

康輜紀行卷之九

桐城姚瑩展和甫

舊唐書吐蕃傳言其人隨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頗有城郭屋皆平頂高者至數十尺貴人處於大氊帳名為拂廳寢處汗穢絕不櫛沐接手飲酒以毡爲盤捻麪爲盤實以羹酪并而食之余按唐時至今千餘年俗亦不盡爾矣今蕃人皆室廬芻寨惟窮蕃有隨畜牧者以黑帳房爲居處耳貴人居室頗壯麗行以氊帳自隨飲食亦有木盤盃貴人刺麻多用銅器有以金爲飲食器者捻麪即今糝粳也昔以羹酪今則酥酪內多加以茶亦有淨用熬茶者惟賤者無男女皆不知櫛沐圖識謂其性不好潔殆信然也

新唐書言吐蕃以麪塗面爲好婦人辨髮而蒙之余按婦康輜紀行 卷之九 一

人辨髮至今猶然精面之俗則唐時已革蓋自贊普娶唐公主公主惡其人精面贊普不得已令國中權罷之遂至今矣巴勒布人至今眉額間猶精之是其遺俗亦猶中國婦人之傅粉也精白雖殊習則尙之何足訝乎新唐書又謂其吏治無文字結繩齒木爲約今自打箭鑪至前後藏皆有文字以細木爲筆引墨橫書如髮字皆有行謂之唐古忒字略如西洋夷書不知始自何代何人爲之大約宋元間也梵經漢時已入中國釋迦說法阿難傳經始自周匡王時則天竺有文字古矣唐時吐蕃尙無文字益見前後藏地非天然也 右唐書吐蕃傳二條

一統志載前藏三十一城曰刺薩城在打箭鑪西北三千四百八十里札什城在刺薩南七里得秦城在刺薩東南

三十八里奈布東城在刺薩東南二百二十里桑里城在刺薩東南二百五十一里垂佳普郎城在刺薩東南二百六十里野而古城在刺薩東南三百一十里達克匝城在刺薩東南三百三十七里則庫城在刺薩東南三百四十二里滿撮納城在刺薩東南四百四十里拉巴隨城在刺薩東南四百四十里達刺馬宗城在刺薩東南五百六十里古魯納木吉牙城在刺薩東南六百二十里碩噶城在刺薩東南六百四十里朱木宗城在刺薩東南七百五十里東順城在刺薩東南七百七十里則布拉剛城在刺薩東南八百七十里納城在刺薩東南九百六十里吉尼城在刺薩東南九百八十里日噶牛城在刺薩西南三十里楚舒爾城在刺薩西南一百一十五里日喀爾公喀爾城在刺薩西南一百四十里有蕃民二萬餘家爲衛地最大之城岳吉牙來雜城在刺薩西南三百三十里多宗城在刺薩西南四百二十里僧格宗城在刺薩西南四百三十里董郭爾城在刺薩西南三十里地巴達克匝城在刺薩東北九十二里倫卡卜宗城在刺薩東北一百二十里墨魯茶噶城在刺薩東北一百五十里蓬多城在刺薩東北一百七十里余按前藏三十一城其在西南者僅五城在西者一城餘皆在東蓋西去六百九十里外卽後藏也前藏疆域東至甯靜多松工二山交巴塘界三千七百六十五里內除察木多乍雅類伍齊各有呼圖克圖掌理自洛隆宗爲界只二千一百四十五里西至谷喜塘交後藏界六百九十里南至奕爾交洛壩生番界北至木魯烏蘇噶爾藏

康輜紀行 卷之九 二

胡父交青海界

右前藏三十一城

前藏東北一千四百里之哈喇烏蘇河口及東北二千九  
百里之木魯烏蘇河口皆青海與藏交界之要隘也伊犁  
葉爾羌至西藏本有徑道中隔大戈壁故由西甯青海繞  
道而至木魯烏蘇河蕃人又名通天河即大金沙江之上  
流也以其來源最遠故以通天名之 右通天河

大地徑三萬里崑崙當地之中為大地最高處即漢書之  
蔥嶺佛書之阿耨達山也古云蔥嶺之水東注河源西注  
洋海蓋山勢最高而適中積雪萬古故其水滂沱四潰而  
下中國江河二條皆發源於此山下七椿園云蔥嶺即雪  
山也自嘉峪關起東西綿亙九千餘里至葉爾羌乃西南  
折入痕都斯坦復折而西直達西海余按中國地界西北  
康輅紀行 **卷之九** 三

盡葉爾羌東北盡黑龍江徑萬五千里中自嘉峪關至黑  
龍江徑五千里則葉爾羌以西喀什噶爾河所出之蔥嶺  
固大地適中矣河源在葉爾羌之西境江源在葉爾羌之  
南境是所謂崑崙者其山固半在今中國界內也蔥嶺之  
長數千里或斷或續互東西之中七椿園謂在中國最大  
而著名者於烏魯木齊為博克塔班於哈喇沙拉為莫勒  
士斯於伊犁烏什之交為穆肅魯塔班此皆南北兩路所  
共之天山非蔥嶺也葉爾羌之米勒一作爾按後台塔  
班則近崑崙之支幹古云崑崙山片玉此山之中皆玉意即  
所云懸圃者耶西域聞見錄云去葉爾羌二百三十里有  
山曰米爾台山徧山皆玉五色不同有大至千萬斤者在  
絕高峻峯之上人不能到土產犛牛慣於登陟回子攜具

乘牛攀援鉅鑿任其自落而收取焉每歲春秋二季葉爾  
羌貢玉七八千斤至萬斤不等又云葉爾羌和闐玉瓏哈  
什哈琅圭塔克河中產之玉無定額盡數入貢由台站  
輦送至京其山距喀什噶爾之河源頗近觀此益信為崑  
崙之近幹禹貢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又云厥貢球琳  
瑯玕在梁州者是矣兩域聞見錄言米爾台徧山皆玉然  
多石夾玉玉夾石欲求純淨無瑕者則在峻峯之上此可  
為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之確証也近時徐星伯太守著新  
疆賦鈔本及漢西域志補注見貽其於山川物產考訂尤  
詳惜行笥未攜無從證之

右余所記據西域聞見錄疑在葉爾羌之米勒台山近于  
崑崙蓋以其山皆玉而證之也地理今釋一統志則以在  
康輅紀行 **卷之九** 四

和闐之尼莽依山當蔥嶺按今輿地圖和闐之南百餘里  
為尼莽伊山東西亙千餘里葉爾羌在和闐西北七百餘  
里其境內之山東南自尼莽依山綿亙而西至英吉沙爾  
之南百餘里為玉山玉山之北有玉河與葉爾羌之米爾  
台山皆出玉皆崑崙之近幹但皆非河之正源地里今釋  
即以和闐河為河源故以和闐玉山為崑崙此說雖本于  
漢書西域傳較之執崑崙在吐番在青海者已為彼勝于  
此崑崙本即蔥嶺甚長特其主峯龍池則在喀什噶爾其  
支幹橫亙則隨在異名耳二說固相通而無悖以意逆之  
可也 右崑崙互葉爾羌和闐二條

古書所傳荒遠之區事不經見者迂儒孤陋輒以為誕妄  
然有數千年後涉遠者親歷其地往往與古書不爽乃知

古人非鑿空妄言雖或小有訛誤或傳聞之異或今昔變  
更未可輕相非議要必有其近是者不妨存以待考乃為  
善讀書人彼輕於非古者非孤陋則浮薄君子不取也孔  
子曰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者又曰君子博學於  
文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世傳穆天子傳乘八駿至  
西王母觴於瑤池書雖偽撰然其人固嘗博覽異域之山  
川也爾雅山海經確有西王母之地今葉爾羌和闐實有  
產王之河豈非瑤池所本乎千里馬實出西域大宛諸國  
豈非八駿西行所求乎傳固有言穆王好遊將使天下皆  
有車轍馬跡焉必古有其事且有其地然後得以附會成  
書惟博覽者辨其真中之偽而得其偽中之真耳舉此類  
推學者可以覽古矣

康輶紀行 卷之九

五

子傳異不  
足辨也 右古書言異域

古稱龍伯國大人釣鼈幾成寓言矣余觀陳倫炯海國聞  
見錄泛海舶者嘗遇其人長三十丈見中國人喜而攬之  
以柳條貫人頸繫十數人於腰閒而行如貫魚狀有裂脰  
而墮得逃歸者長人亦不之覺豈非龍伯之類歟又如西  
域聞見錄絕域諸國有阿諱者在西海之濱其國男子皆  
長三四十丈婦女如常人而與長人為夫婦但不能生育  
必浴於河而後成孕生女如其母男則數十丈此所言阿  
諱者似即陳倫炯所言之長人也龍伯之說不其信然耶  
西域回子又有郭罕之國其人男女皆二尺餘魁梧倭偉  
者亦不能過三尺是古所云小人國者復有驗矣今西蕃  
風俗兄弟數人共妻自打箭鑪至西藏皆然而伊犁西北

之哈薩克葉爾羌西之博羅爾亦然博羅爾不惟兄弟四  
五人共妻其無兄弟者與戚里共之天下之大何所不有  
人之見聞幾何未可以其所及廢其所不及也

康熙六十年三月 上諭大學士諸人曰今日出榜黃

霧四塞靈沙蔽天如此大風榜必損壞或因學問優長聲  
聞素著之人不得中式怨氣所致或此次中式之人將來  
有大姦大惡亂臣賊子亦未可定邵子于天津橋間杜鵑  
卽知南人有入相者此皆書冊所載信有明徵其他亦有  
不可盡信者如云唐明皇焚珠玉于殿前珠可焚毀玉可  
焚毀乎又云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風不鳴條則無力以散  
天地抑鬱之氣鼓盪萬物雨不破塊何以播種又云囊螢  
讀書旅舍收取百枚盛以大囊照書字畫竟不能辨此書

康輶紀行 卷之九

六

之不可盡信者然亦有似乎荒渺而竟實有其事者東方  
朔記北方有層冰千尺冬夏不消今年俄羅斯來朝其地  
云北極二十度以上名為冰海堅冰凝結人不能至始知  
東方朔所云不謬又從前有書吏三人徧傳西邊異獸部  
議重罪朕從寬免死令其往覓是獸後將軍那里德等來  
自軍前奏云果有是獸目在乳旁口在臍旁巡哨侍衛曾  
親見之蒙古名其獸為鄂布又有飛者名為積布蒙古名  
惡人為鄂布太積布太是即山海經所謂刑天無首以乳  
為目以臍為口也故將發遣書吏放還又神異經云北方  
層冰之下有大鼠肉重千斤名為鼯鼠穿地而行見日月  
光卽死今俄羅斯近海北地有鼠如象穴地以行見風日  
卽斃其骨類象牙土人以製盤碟梳篦狀說見其器方信

爲實又古人以天市垣爲中國分野朕始疑其說細玩天球合以地圖中國去赤道二十四度至四十四度在穀雨立夏小滿三節直上天市垣亦去赤道二十度恰與中國對照始知古人分野之說確有可據此又書之不可信而可信者也

右康輶

上論異域事

致富莫如經商山國不及澤國乃一定之理西域賈胡自古稱富近世所傳極富之國如控噶爾痕都斯坦科罕薩穆阿拉克及大西洋千絲臘諸國大抵以舟船爲利然必其本國衣食充足物產豐饒乃能附益之非瘠薄之士也究其所云富者不過金銀珠寶眩異矜奇原屬可有可無之物非賴以爲命者何如中國聖人之教寶此布帛菽粟乎嗟乎三年饑饉雖有黃金白璧無所用之眾人皆飢殍康輶紀行

卷之七

七

富適足爲累一人之富干人之所怨也有國有家者不可知所本計哉

右西域富區

和泰庵西藏賦注藏南行程月餘爲布魯克巴部落其長名諾彥林親乃紅帽教之地天氣和暖物產與中國相似再南行月餘卽南天竺交界又云布魯克巴界址正南至額訥特克國爲界計程十日額訥特克國西南海中大西洋也楞嚴經咒乃額訥特克字譯爲唐古忒字又云甲喇爾部落在南海貝葉經皆平頭垂露文譯出唐古忒字其地能織金銀絲紗緞產孔雀明成化時札伽思蘭國進貢卽此地也札音伽又名札馬天國又云由白木戎行十日至小西天布爾雅王子住處從此上船行半月由海中至大西洋相傳漢張騫曾至其地余按據此言布魯克巴南

行月餘爲南天竺界不云過海而以南十日隔海之額訥特克國爲太西天是不以南天竺爲大西天也額訥特克甲喇爾皆佛經所出云在南海中徒以其隔海故謂其在海中似不知此乃南海水之出入者耳漢夷商船聚此接白頭回子與痕都斯坦諸國境藏南諸國皆在其東額訥特克甲喇爾諸國在其西自藏往彼須渡此海故稱之爲大西天其實仍在海岸以內若由藏之西北一路仍有陸路可通非四面皆海如海島諸國也蓋此二國者卽所謂中天竺矣

右西南二天竺

西洋人艾儒略四海總說曰海有二海在國之中國包乎海者曰地中海國在海之中海包乎國者曰寰海寰海極廣隨處異名或以州域稱則並亞細亞者謂亞細亞海近康輶紀行

卷之九

八

歐羅巴者謂歐羅巴海他如利未亞如亞墨利加如墨瓦臘尼加及其他小國皆可隨本地所稱又或隨其本地方隅命之則在南者謂南海在北者謂北海東西亦然隨方易向都無定準也又云海雖分而爲四然中各異名如大明海大平海東紅海字露海新以西把尼亞海百西兒海皆東海也如榜葛臘海百爾西海亞刺比海西紅海利未亞海何摺亞諾滄海亞大臘海以西把尼亞海皆西海也而南海則人跡罕至不聞異名北海則冰海新增白臘海伯爾作客海皆是至地中海之外有波的海窩窩所德海入爾馬泥海泰平海北高海皆在地中可附地中海又云海島之大者附載各國之後大率在亞細亞者蘇門答臘日本浮泥最大在歐羅巴者諸尼利亞最大在利未亞者



聖老楞佐島最大在亞墨利加者小以西把尼亞最大在墨瓦臘尼加者新爲匿亞最大余謂此寰海之說即騶衍所云大瀛海也艾儒略以爲裨海大瀛屬近荒唐無可證據特西人自矜所見之廣博而輕中國之古說耳默深云諳尼利亞即英吉利國余按南懷仁坤輿圖說無諳尼利亞有昂利亞其北接斯可齊亞豈異名耶艾儒略在明季距南作圖時前七八十年諳尼利亞之轉音也自明季時艾即以諳尼利亞與日本并稱則英吉利之強大久矣特後來更盛耳

右艾儒略四海說

二十一日察木多卓尼爾見曲濟嘉木參勸諭之不從宣太守集眾議曰曲濟嘉木參久失眾心丹珠江錯入眾勢強未能即散且藏中原奏謂其世爲師徒幫辦公事理藩院文亦言二呼圖數世名在冊檔兩次護印地方安靖應斷令分居寺院一切復循舊章倉儲巴四朗江折白瑪奚罪在不赦念其不從大呼圖苛斂情尙可矜應革退倉儲巴免其治罪彭錯之叔倉儲巴阿札年老求退請以本職予姪接充曲濟嘉木參先已許之惟不當附從白瑪奚爲叛應革退倉儲巴降爲小頭人効力贖罪彭錯達吉本無過失以達末言其年幼革退十六年前藏大臣諭許復充亦未同白瑪奚等拒敵應置倉儲巴之職與彭錯罰金修廟丹臻江錯與大呼圖不睦致啓釁端復收畱罪人致壞寺院亦令輸金修寺以示懺罰曲濟嘉木參舉措乖方本有應得之咎念其初意尙欲整飭地方免予置議達末弄權妄構是非實爲致亂之由應革退卓尼爾交其父兄嚴

康輅紀行 卷之九

九

行約束不許復充職事亞斯彭錯當十八年兩呼圖印會時撤二呼圖之座以致債事復起兵端應革退頭人不許復充嗣有倉儲巴缺令兩呼圖公同選舉報藏中請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刺麻酌定仍由大呼圖自行酌放至大道差使責成大呼圖督頭人供應烏拉毋得刁難遲悞囑丁別駕草斷牌稿

右宣太守集議

西藏賦注岡底斯者阿哩東北大雪山也周一百四十餘里峯巒陡絕積雪千年不消山頂百泉聚流至山麓仍入地中乃諸山之祖脈梵書所謂阿耨達山也遠近蕃民以朝禮此山爲幸不能登其下阿耨達池相傳卽王母瑤池梵書云四大水此其源也余按和泰庵此言與衛藏圖識同乃西域蕃人相傳如此考今輿圖岡底斯山直北一千五百餘里爲葉爾羌稍東爲和闐自尼莽依山迤邐而西南折與岡底斯山若斷若續西至痕都斯坦岡底斯山東北至尼莽依山東南非大戈壁卽沮淤澤或謂卽阿耨達池也然其地在山之南麓而不在山顛梵書以阿耨達山爲天下諸山之祖以阿耨達池爲四大水之源四大水者江河二水流入中國其二水西流入西海與岡底斯山不合余謂尼莽依山及岡底斯山距蔥嶺之崑崙近者千餘里遠者二三千餘里番人相傳皆被以崑崙之稱猶之太行遠至塞外皆爲一山而有起伏斷續耳觀岡底斯西去千餘里之山蕃人至今猶以西崑崙名之可見崑崙廣遠不必執蔥嶺之崑崙遂謂他處不得爲崑崙也阿耨達池自當以在蔥嶺之崑崙爲是以岡底斯山之瑪珀穆達賴池

康輅紀行 卷之九

十

當阿耨達池蓄人訛傳耳和泰庵似未深考

瑤池在崑崙下或以葉爾羌之玉池即阿耨達池為瑤池  
皆自有說第不審周穆王所至為在葉爾羌耶阿里耶以  
事理推之似葉爾羌為近默深云倘非河源不如蔥嶺上  
之大龍池水分注東西大海者為確也或又謂尼芬依乃  
須彌二字之反切即梵書之須彌山亦非地理今釋曰崑  
崙山在今西蕃界有三山一名阿克坦齊禽一名巴爾布  
哈一名巴顏喀拉總名枯爾坤譯言崑崙也在積石之西  
河源所出案漢書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在  
西王母石室西有弱水崑崙祠此蔡傳所據以為崑崙在  
臨羌者也然漢志言西有崑崙祠非言山在縣界漢臨羌  
縣在今陝西西甯衛西崑崙山不當若是之近通典云吐

庚輶紀行 卷之九

十一

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河之所出唐書吐蕃傳云劉  
元鼎使還言湟水入河處西南行二千三百里有紫山直  
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蕃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  
黃河重源出其間蓋即今之枯爾坤然非西域之崑崙也  
右尼芬依岡底斯二山皆非崑崙

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 上諭朕於地理從幼留心故  
遣使臣至崑崙西蕃諸處凡大江黃河黑水金沙瀾滄諸  
水發源之地皆目擊詳求載入輿圖大槩中國諸大水皆  
發源於東南諸莫渾烏巴西大幹內外其源委可得縷悉  
也黃河之源出西甯外枯爾坤山之東眾泉渙散不可勝  
數望之燦如列星蒙古謂之敖敦他拉西蕃謂之梭羅木  
中華謂之星宿海是為河源匯為薩陵鄂陵二澤東南行

折北復東行由歸德堡積石關入蘭州岷江之源出於黃

河之西巴顏哈拉嶺七七喇哈納蕃名岷尼雅克撮漢書  
所謂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是也而禹貢導江之處在  
今四川黃勝關外之乃褚山古人謂江源與河源相近禹  
貢岷山導江乃引其流非源也斯言實有可據其水自黃  
勝關流至灌縣分散數十支至新津縣復合為一東南流  
至敘州府與金沙江合流金沙江之源自達賴刺麻東北  
烏尼尹烏蘇峯流出烏尼烏蘇峯中華謂之乳牛山其水  
名穆魯斯烏蘇東南流入喀木地又經中甸入雲南塔城  
關名金沙江至麗江府又名麗江至永昌府會打衝河東  
流經武定府入四川界至敘州府入岷江經夔州府入湖  
廣界由荊州東流至武昌府與漢江合漢水源出陝西甯

庚輶紀行 卷之九

十一

羌州北蟠冢山名漾水東流至南鄭縣為漢水入湖廣界  
東南流至漢陽縣口合岷江此諸水在東南諸莫渾烏  
西大幹之內源發于西蕃委入于中國也瀾滄江有二源  
一源于喀木之格爾機雜嘴爾山名雜楷河一源於濟魯  
昔他拉名敖母綽河二水會于察木多廟之南名拉克楷  
河流入雲南境為瀾滄江南流至車里宜撫司名九龍江  
流入緬國瀾滄之西為喀喇烏蘇即禹貢之黑水今雲南  
所謂怒江也其水自達賴刺麻東北哈拉腦兒流出東南  
流入喀木界又東南流入怒夷界為怒江入雲南大塘隘  
更名潞江南流經永昌府潞江安撫司境入緬國潞江之  
西為龍川江龍川江之源從喀木所屬春多嶺流出南流  
入雲南大塘隘西流為龍川江至漢龍關入緬國此諸水



險怒江... 未嚙拉... 珠貢寺... 靜朝陽... 北南稱... 至西所... 有銀索... 海西索... 卷之九... 康輿紀行... 山遊紀... 古游紀... 城遊紀... 及葉爾... 達葉爾... 五華達... 戶在達... 津蒙古... 開共古... 年勤定... 管轄近... 手於邊... 頭精於... 木巴勒... 本分三... 十二年... 險怒江... 未嚙拉... 珠貢寺... 靜朝陽... 北南稱... 至西所... 有銀索... 海西索... 卷之九... 康輿紀行... 山遊紀... 古游紀... 城遊紀... 及葉爾... 達葉爾... 五華達... 戶在達... 津蒙古... 開共古... 年勤定... 管轄近... 手於邊... 頭精於... 木巴勒... 本分三... 十二年...

易有成... 者頭目... 物產其... 林親所... 藏地人... 賜額林... 姓四萬... 止南五... 爲界計... 克橫行... 爾之一... 一崖高... 山崖上... 屬百姓... 康輿紀行... 卷之九... 網昂無... 衣人遊... 地什連... 北至住... 至其地... 者作木... 雄也聖... 天在野... 結巴寺... 後山也... 岸邊東... 唐亦爲... 所併爾... 嘉慶元... 遣人赴... 重洋嚙... 易有成... 者頭目... 物產其... 林親所... 藏地人... 賜額林... 姓四萬... 止南五... 爲界計... 克橫行... 爾之一... 一崖高... 山崖上... 屬百姓... 康輿紀行... 卷之九... 網昂無... 衣人遊... 地什連... 北至住... 至其地... 者作木... 雄也聖... 天在野... 結巴寺... 後山也... 岸邊東... 唐亦爲... 所併爾... 嘉慶元... 遣人赴... 重洋嚙...

武之樂愷後藏西南邊外地名廓布乃廓爾喀所併巴勒  
納巴都兩乾隆五十七年經大將軍和琳奏請設  
海蘭察統帥進剿深入其境震攝天威投誠恭順每五  
年一次遣噶頭人右和泰庵為駐藏大臣撰西藏賦復  
赴京恭進表貢  
自為之注時在乾隆之末嘉慶初元廓爾喀平後其於藏  
中山川風俗制度言之甚詳而疆域要隘通諸外藩形勢  
尤為講邊務者所當留意不僅供學人文士之披尋也故  
摘錄之於此 右西藏賦言疆域

賦注又云岡底斯之東有泉流出名達木珠喀巴普達木  
珠者馬王也喀者口也巴普者盛糝糞木盒也以山形似  
馬口故名岡底斯之南有泉流出名朗卜切喀巴普朗卜  
切者象也以山形似象故名此東南二大水之源也岡底  
斯之北有泉流出名僧格喀巴普僧格者獅子也以山形  
康輪紀行 **卷之九** 七

似獅名也岡底斯之西有泉流出名瑪卜伽喀巴普瑪卜  
伽者孔雀也以山形似孔雀名也此西北二大水之源也  
余按此言四山名與圖識音同字異楊升庵云阿耨達池  
一名藹又從琉璃馬口出似亦聞此說而未得其詳也  
右中外四大水源

又曰札克洞山日洞山赴巴則嶺大道曲水過河上甘布  
拉吉稱西崑崙又曰噶如山出宜椒東溝口壘多爾濟帕  
姆宮在海子東岸山麓世有女呼圖克圖居之其海子名  
曰洋卓雍錯海又名雅木魯克玉木楚海廣四百五六十  
里周岸行四十八日其中有三大山一日密納巴又曰鴨  
波士一日桑里其水時白時黑或成五彩過甘布拉嶺沿  
海岸經白地亞喜浪噶攷始進宜椒山口二百餘里僅其

西北角耳余按此言女胡圖克圖寺名海名與圖識皆音  
同字異而賦注較詳稱甘布拉為西崑崙者彼以岡底斯  
山為崑崙此在其西故著人名之 右西崑崙

廓爾喀本與巴勒布為鄰國部落初不甚大自乾隆中侵  
取巴勒布三罕之地又兼併哲孟雄洛敏湯作木朗三部  
遂以強大乾隆五十三年以互市事擾藏大兵進討甫遣  
其頭人瑪木薩野入貢五十七年復事侵擾大學士福公  
徵之兵至陽布畏懼投誠至今安靖五十餘年矣巴勒布  
自唐時立國于有餘年而為廓爾喀所併廓爾喀復以其  
人擾藏擾藏者廓爾喀也非巴勒布矣 右巴勒布

權務高明府殿臣有宋人徐總幹著易傳鏡借讀之大旨  
謂易為聖人言天命之書而尤致意於中興之際蓋南宋  
康輪紀行 **卷之九** 八

隱君子也序云嘗師呂東萊祖謙唐說齋仲友二先生其  
論九卦之德云九卦之德聖人獨於九卦言之而不以他  
卦者蓋九卦君子在下不違其時之用因時制行聖人美  
之故于九卦各言德而又重復讚之也履之初九九二處  
六三柔履剛之下初九素履以往九二幽靜守正故美其  
德基於履而又讚其履和而至以和行也謙之初六六二  
處撝謙勞謙之下初六謙卑自牧六二鳴謙守正故美其  
德執於謙而又讚其謙尊而光以制禮也復初九七日來  
復能不遠修身致六二之下七六四之從道故美其德本  
於復而又讚其小而辨於物以自知也恆當君子立不易  
方之時九二能久中而悔亡故美其為德之固而又讚其  
恆雜而不厭以一德也貞當損下益上之時初九適往酌

損九二中以爲志故美其德之修而又讚其損先難而後易以遠害也益當損上益下之時初九大作不厚事元吉无咎故美其盛德之裕而又讚其益長裕而不設以與利也困當剛掩有言不信之時九二剛中自守酒食自養故美其困德之辨又讚困窮而通以寡怨也井當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之時九二雖无與九三雖不食而九二剛中不變九三行惻受福而致六四之井我上六之勿幕故美其爲德之地而又讚其井居其所而遷以辨義也巽當小人武治小亨之時九二過於用巽紛若其言以免咎九三頻於用巽至於志窮而致吝故美其爲德之制而又讚其巽稱而隱以行權也九卦先後殊時制行不同聖人均論其德前有基柄本固修裕之殊蓋明其時之可爲也後有

康輶紀行

卷之九

九

辨地及制之別蓋明其時之難處也基培於履柄執於謙本反於復固守於恆修爲於損裕充於益茲其處於平時者德爲可與也困窮而能通井居其所而能遷巽稱而能隱君子處於難居之時其德重爲可嘉故九卦之序後有困井及巽茲聖人所以作易有憂患也徐氏此言九卦之德分別處於平時及處難居之時最爲明晰處憂患者所宜深玩瑩按此說九卦之德專指在下位者尤切於用惟巽稱而隱本義及諸家說義多未明余謂巽順之德人所稱美也而有時當避其巽順之名而不居泰伯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是也

右易傳筮言九卦

余前考論黑水言禹貢雍梁二州極今陝甘滇蜀衛藏之域頃思禹貢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又曰西被

於流沙史記注引鄒注曰地理志弱水出張掖地說云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流沙在居延西北名居延澤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人於流沙通於南海余謂流沙卽今之戈壁也巴里坤及哈密以西回部皆稱戈壁嘗行千里皆沙有水無草或水草俱無深處人馬常陷不見西北各處尤多哈密至伊犁和闐葉爾羌及後藏之北所在有之皆流沙也合黎山在今肅州高臺縣邊牆外東北百里居延海在合黎山北三百餘里居延海之北及東橫互千餘里卽瀚海弱水既入合黎山腹餘波入於流沙則此流沙當指居延澤而西域之戈壁皆得稱流沙遼史蕭罕嘉努言太祖西征至於流沙準布望風悉降準布卽後來準噶爾今之伊犁是其證也然則雍州之域可知

康輶紀行

卷之九

三

矣惟天下之水自崑崙以東皆東流或北流或南流皆入東北二海故河水江水皆匯眾水東流弱水在河源之東其水源出自張掖北流至居延大澤未見西流無緣通於南海地記所云豈謂入於合黎山腹遂由地中行耶自合黎山至海萬數千里中隔崑崙大山地中之行何悲見之乎

右流沙卽沙漠戈壁

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正義引鄭氏注曰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爲堯臣不忍刑之禹治水畢乃流四凶又注分北三苗曰流四凶者卿爲伯子大夫爲男降其位耳猶爲國君所竄三苗爲四裔諸侯者猶爲惡乃復分析流之據此是三苗兄弟先竄一處後更分析則三危爲一山非三處矣既云猶爲四裔諸

侯未知兄弟三人孰為諸侯抑皆為諸侯乎其後分析者  
夏離而遠之懼其聚而為亂也鯨治水不成當罪然禹能  
修其功而底平成之績亦已幹父之憂舜為大聖必不忍  
殺鯨鄭注降其位猶為國君者是也左傳言誅四凶誅者  
罰其罪而罰之非必殺萬章始云殺三苗于三危蓋當  
時傳聞之異耳殛字亦未即是殺言降謫至羽山後即死  
於其地不復歸耳鄭注於理為優當從其說方宗誠曰說  
也讀若虞書殺三苗之數又穴部窟也從鼠在穴中管  
異之曰古書之辭凡言人必自匿乃曰窟國語不窟失官  
自窟戎狄之隙是也三苗入三危乃舜塞之而非其自匿  
曰窟宜也虞書作窟殆誤耳且三苗未嘗死孟子殺三苗  
者可以窺殺形逆而謫耳右三苗非殺

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  
鄭注曰奄大九州四海之土敷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

### 康輅紀行 卷之九

三

至於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為方萬里師長也九州州  
立十二人為諸侯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  
職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  
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  
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今五余按  
字疑是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  
令字為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五千里者四十九  
其一以為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禹朝  
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  
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為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  
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  
國在圻內與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

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  
國七十有疇至於圻內則子男也余按鄭氏此言通計禹  
時九州萬國之數蓋併名山大川計之其實九州或平原  
曠衍或山陵藪澤廣狹不同何能截然比齊不過約略計  
之如此未可以辭害意也其言崑崙山之東南禹所荒度  
合堯之九州共為九州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蓋堯之五  
服小而禹之五服大也觀此益可見今之滇蜀藏衛皆禹  
時荒服之國九州之域矣九州分其地土之界五服次其  
遠近之制非要服盡九州也以古證今確乎不爽學者不  
見古書未歷今地識自狹小豈知域內之大哉此山海經  
一書所以雖出秦漢人屢雜之作非伯益原書而猶可寶  
貴也太史公禹本紀山海經所言怪物余不敢道者特孔

唐輅紀行 卷之九

三

子後世有述吾弗為之之意耳豈謂無之哉右鄭注九  
州五服  
宋程大昌考古編曰五天竺皆釋氏地五天竺與波斯接  
五天竺皆在長安西南唐史記其地去都城九千六百里  
以其東行所經諸國及中州地理併數之尚不及萬里唐  
史信世之所傳謂為幅圓三萬里則已夸矣僧元奘西域  
記乃言五印度境周九萬里一何荒誕之甚耶又元奘以  
正觀三年往至十九年回其間以年計自當得五千餘日  
而已三分其日之一以為屆止詢訪之日則其在行者不  
過十年不知十年之力何以能周徧九萬里而經涉他國  
地理又未在數此可見其妄甚明也魏默深云唐書幅員  
三萬里者圍員之數圍三徑一計之裁萬里耳乾隆中開  
闢新疆二萬餘里然天山南北路縱橫皆不過六千里則



所謂二萬里者亦圍員之數非徑一之數程氏誤認周圍  
爲徑廣元樊則以開方爲徑廣胥失之矣然則五天竺果  
徑萬里乎曰明史歷志謂天方回國在烏斯藏西八千餘  
里其地爲西印度之極邊而西藏緬甸亦皆東印度邊境  
此東西徑萬里之明證也北印度至南印度海濱約計六  
七千里而南海中三千里爲僧伽刺島亦佛說楞伽經之  
地屬南印度此南北徑萬里之明證也徑一則圍三故知  
唐書幅員三萬里之說確不可易余謂魏說得之而以西  
藏緬甸爲東印度邊境則未必然今西洋人言俄羅斯幅  
員二百零四萬方里又有所得新藩地東抵海北抵冰海  
西界歐羅巴洲內部落南界中國蒙合索倫幅員五十萬  
方里又言阿丹國東西距千二百里南北距千五百里幅  
康輅紀行 卷之九 三

員百十六萬六千方里可見凡云幅員百十萬方里者皆  
以開方法言如阿丹國幅員百十六萬六千里而言其東  
西距僅千二百里南北距僅千五百里耳新唐書又云波  
斯居達過水西距京師萬五千里而贏夫五天竺之境既  
云西抵波斯又東距長安九千六百里則是五印度之境  
東西約六千里西藏波斯皆非天竺也其南北雖不可知  
要亦不過數千里耳元樊所云周九萬里當亦以開方計  
之特少一方字遂爲詭病但開方法方千里者爲方一里  
者百萬五印度地姑以方五千里計之當二千五百萬方  
里元樊所云周九萬里者以方里言之猶多未盡蓋昔人  
以遐方異域不復深求卽元樊未必了然無論宋人矣  
皇清文獻通考言四裔曰俄羅斯以千步爲里後改五

百步爲里然則較中國里數其狹甚矣幅員方里之說烏  
可以中國類之耶 右五天竺幅員  
范蔚宗西域傳論曰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  
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余按安息條  
支皆五天竺以西之國也前書西域傳言烏弋山離國王  
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  
日行東與罽賓西與犂鞞條支接烏弋地暑熱莽平有師  
子犀牛俗重妄殺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  
烏弋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西得安息班書所言烏弋山  
離卽今中印度之痕都斯坦也所言地暑熱莽平出師子  
重妄殺與今西域聞見錄合其爲此地無疑中印度去長  
安萬二千二百里轉北而西得安息不言里數蔚宗乃言  
康輅紀行 卷之九 三

拒玉門陽關四萬餘里計中印度更北而西至裏海卽古  
之西洋不及萬里條支安息得有四萬餘里耶觀蔚宗  
所云靡不周盡四字則是據甘英足所經歷自玉門陽關  
至條支安息四萬里耳蓋併往來紆曲之數言之非徑直  
四萬餘里也 右安息條支  
宋釋法顯佛國記言自于闐西行二十五日至子合國自  
此南行四日入蔥嶺山到於摩國行二十五日到竭又國  
其地山寒不生餘穀惟熟麥云國當蔥嶺之中從此北行  
向北天竺在道一月得度蔥嶺冬夏有雪又有毒龍度嶺  
已到北天竺據顯此言是蔥嶺在于闐西南凡二十九日  
程步行日六十里計之幾二千里矣自入蔥嶺行二十五  
日至竭又國不言所向大約仍西南也二十五日約一千

五百里為蔥嶺之中自此北行向北天竺又凡一月約二千里而後度嶺至北天竺此云北行不言西者西南斜行已盡乃更北行耳然則其所經行自入蔥嶺歷於摩爾竭又國度嶺至北天竺凡三千數百里是遠今前後藏之北而至克什彌爾也觀此則蔥嶺之廣長可知蓋於摩竭又二國皆在蔥嶺之中矣然其所包互豈止此二國哉

右蔥嶺

唐釋元奘西域記十二卷言北印度之北境最大者迦畢試國所屬有溢波國那揭羅曷國健馱羅國烏仗那國鉢露羅國咀又始羅國此皆迦畢試國之部落非國也其南境最大者迦涇彌羅國即古罽賓所屬有僧訶補羅國烏刺戶國半笈毘國葛羅開補羅國黎迦國那僕齊國閼爛

原輪紀行

卷之九

三

達羅國屬露多國設多國盧國亦皆迦涇彌羅之部落非國也此皆北印度也中如琛迦國衣服鮮白少信佛法多爭天神豈非回教耶似即今之大小白頭回子矣 中印度諸國為波理夜咀羅國林菟羅國薩他泥涇伐羅國卒祿勒那國秣底補羅國婆羅吸摩補國即東女國毘毘羅國亞醯擊咀羅國毗羅國拏國劫比國曲女城國阿踰陀國鉢羅那伽國拘跋迷國鞞索迦國伊爛拏鉢伐多國羯米温祇羅國奔那代渾那國室羅伐悉底國迦毗羅衛國波羅奈國毗舍離國弗栗恃國尼波羅國摩竭羅國憍薩羅國摩涇伐羅補羅國凡二十七國如來入金剛定成正覺處在摩竭陀國出家修行還家見父及涅槃處皆在迦毗羅國波斯匿王城須達長者祇陀林給孤獨園在室

羅伐悉底國即舍衛國也元奘所記佛蹟國名與法顯所記不同蓋相去數百年國有興廢更易也如來演說寶雲等經之靈山在摩竭陀國苑伽河南有故花宮城西南四百里大山雲石幽蔚又西南四十五里波尼連禪河至迦耶山溪谷查冥峯巖危險前代之君莫不登封自此東渡大河則前正覺山即如來入金剛定處矣 東印渡諸國為伽摩縷波國三摩咀吒國望利差咀羅國迦摩浪迦國隨羅鉢底國伊賞補羅國摩訶曠波國即林邑國閼摩那洲國毗摩栗底國羯羅蘇國伐刺那國烏茶國僧伽羅國凡十三國諸國人多貌黧俗獷蓋今英夷所據之烏鬼地是矣又云迦摩縷波國東山阜連接無大國都其境接西南夷計兩月可入對西南境似即今之哲孟雄廓爾喀一帶也 南印度諸國為羯菟伽國安達那國大安達羅國珠利耶國達羅毗茶國枳秣羅國僧伽羅國唐言師子國恭建那補羅國摩訶刺陀國跋祿羯婆國摩臘婆國即南羅羅國阿吒釐國契吒國北羅羅國郎蘭衍羅國鄭枳陀國凡十六國摩臘婆一作摩臘羅此云阿吒釐國商賈為業貴財賤德縱有信福但事天神是元奘時已有天方天主之教矣又云枳秣羅國海船所聚瀕海有秣刺耶山山東有布咀落伽山山頂有池池側有石天宮觀自在菩薩往來遊舍按此即今之戈什峽也是為南海矣相傳觀自在菩薩有三落伽山如今浙江之普陀前藏之刺薩皆為落伽山但非南海耳 西印度諸國為阿難陀補羅國祿刺陀國瞿折羅國信都國茂羅三部盧國鉢伐多國阿點

原輪紀行

卷之九

三

羅伐悉底國即舍衛國也元奘所記佛蹟國名與法顯所記不同蓋相去數百年國有興廢更易也如來演說寶雲等經之靈山在摩竭陀國苑伽河南有故花宮城西南四百里大山雲石幽蔚又西南四十五里波尼連禪河至迦耶山溪谷查冥峯巖危險前代之君莫不登封自此東渡大河則前正覺山即如來入金剛定處矣 東印渡諸國為伽摩縷波國三摩咀吒國望利差咀羅國迦摩浪迦國隨羅鉢底國伊賞補羅國摩訶曠波國即林邑國閼摩那洲國毗摩栗底國羯羅蘇國伐刺那國烏茶國僧伽羅國凡十三國諸國人多貌黧俗獷蓋今英夷所據之烏鬼地是矣又云迦摩縷波國東山阜連接無大國都其境接西南夷計兩月可入對西南境似即今之哲孟雄廓爾喀一帶也 南印度諸國為羯菟伽國安達那國大安達羅國珠利耶國達羅毗茶國枳秣羅國僧伽羅國唐言師子國恭建那補羅國摩訶刺陀國跋祿羯婆國摩臘婆國即南羅羅國阿吒釐國契吒國北羅羅國郎蘭衍羅國鄭枳陀國凡十六國摩臘婆一作摩臘羅此云阿吒釐國商賈為業貴財賤德縱有信福但事天神是元奘時已有天方天主之教矣又云枳秣羅國海船所聚瀕海有秣刺耶山山東有布咀落伽山山頂有池池側有石天宮觀自在菩薩往來遊舍按此即今之戈什峽也是為南海矣相傳觀自在菩薩有三落伽山如今浙江之普陀前藏之刺薩皆為落伽山但非南海耳 西印度諸國為阿難陀補羅國祿刺陀國瞿折羅國信都國茂羅三部盧國鉢伐多國阿點

婆翅羅國狼揭羅國臂多勞羅國阿葦茶國伐利那國凡十一國其最南境阿點婆翅羅國臨信度河鄰大海余按唐以前皆名信度河即今之印度河信印音近也魏默深恆河考則謂信度河即西恆河說伽河即東恆河一水分流入海則以佛經及各經注證之亦前人所未發也以上五印度諸國元奘所記詳矣宋代及今國名數有更易然猶可有所考按故備記於此 右元奘西域記

法顯佛國記四大塔處佛法相承不絕四大塔者一佛生處在迦羅衛國白飯淨王故宮是也二佛得道處在迦尸國婆羅奈城鹿野苑精舍是也三轉法輪處在毗舍離國城西三里是國王于放弓仗處爲賢劫千佛是也四佛般泥洹處在揚夷那竭國城北雙樹開希連河邊是也般康翰紀行 卷之九 三

泥洹即般洹滌此云滅度凡此四大塔處皆在中天竺又有佛說首楞嚴經處在摩竭提國阿闍世王所造王舍新城耆闍崛山五山圍繞中峯最高有佛及諸羅漢弟子各坐禪石窟數百又有佛自切利天下爲母說法處在僧伽施國元奘云在劫比他國也又有波斯匿王請佛說法處在揚薩羅國舍衛城即波斯匿王所治城也城南門外千二百步即祇洹精舍有波斯匿王所刻牛頭旃檀佛像佛住此處最久又有阿難般涅槃處在毗舍離國放弓仗塔東四由延五河合口阿難於河中中央分身作二分各在一岸俾兩國主各得半身舍利起塔又有佛現神足降惡龍處在師子國自多摩翠嶺國海口舟行西南十四晝夜可到國在大洲上東西五十由延南北三十由延左右小洲

百數皆統屬大洲 右法顯佛國記 通鑑唐德宗貞元三年李泌對德宗曰大食在西域爲最疆自蔥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國胡注曰大食既併波斯突厥施又亡其地東盡蔥嶺西南際海方萬餘里余按波斯在天竺之西大食又在波斯之西唐時尚有吐火羅地在波斯大食之間此云東自蔥嶺西南際海萬餘里者是大食極盛時兼併諸國極于天主降生之如德亞似所謂弗林亦在其中矣所際之海即西紅海地 右唐大食國界

自來言地理者皆詳中國而略外夷史記前後漢書凡諸正史外夷列傳多置不觀况外夷書乎然今存者宋釋法顯佛國記乃異域傳書之始自是而唐釋元奘辨機有大康翰紀行 卷之九 天

唐西域記十二卷宋徐兢有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四十卷趙汝适有諸蕃志二卷朱輔有溪蠻叢書一卷元周達觀有真臘風土記一卷汪大淵有島夷志略一卷明董越有朝鮮賦一卷黃衷有海語三卷張燮有東西洋考十二卷西洋艾儒略有職方外紀五卷鄭露有赤雅一卷朝鮮無名氏有朝鮮志二卷西洋南懷仁有坤輿圖說二卷 國朝圖里珠有異域錄一卷 皇輿西域圖志五十二卷 皇清職貢圖九卷滿洲源流考十二卷 盛京通志一百二十卷熱河志八十卷蒙古源流八卷陳倫炯有海國聞見錄二卷王大海有海島逸志二卷七十四有西域聞見錄四卷松筠有綏服紀略一卷和泰庵有西藏賦一卷近時徐松有新疆賦一卷及魏默深海國圖志六十卷出而

桐城姚瑩展



默深以痕都斯坦為中印度余按南懷仁坤輿  
 有地曰印度斯單即痕都斯坦之音轉也印度者地名斯  
 單斯坦者國王之稱亦作算端亦作算灘亦作士丹皆君  
 長之稱也坤輿圖之奔加刺即孟加刺亦即東印度其西  
 有安日河長四千八百里分七岔入海而印度斯單在安  
 日河之西其西南為本斯利巴當西北為莫臥爾其西為  
 西天竺又西為印度河長四千里然則印度斯單正在其  
 中此可為痕都斯坦即中印度之證 右痕都斯坦  
 即中印度  
 南懷仁又云莫臥爾印度有五僭南印度仍其舊餘四印  
 度皆為莫臥爾所并其國甚廣分十四道象二千餘當攻  
 康輜紀行 卷之十

西印度其王統兵五十萬馬十五萬象二百每象負一木  
 臺容人二十載銃十門大者四門每門駕牛二百載金銀  
 五十巨罌以禦不勝盡為莫臥爾王所獲東印度有大河  
 名安日謂經此水浴作罪悉得消除五印度人咸往沐浴  
 莫滅罪升天余按據此之言莫臥爾兼四印度則痕都斯  
 坦亦在所并內矣圖內莫臥爾在印度斯單之北明為二  
 地印度斯單既是痕都斯坦為中印度則莫臥爾當為北  
 印度豈即克什彌爾耶圖內印度斯單及西天竺之南有  
 國曰阿里沙曰古爾官韃曰木斯利巴當曰加納刺曰昆  
 斯納加又總名曰印地亞蓋皆南天竺矣 右莫臥爾  
 即北印度  
 一統志曰俄羅斯在喀爾喀楚庫河以北東南至格爾必  
 齊河北岸自大興安嶺之陰以東至海與黑龍江所轄北

境接界西接西洋西南至土爾其特舊國及波斯爾界北至海堂按海國聞見錄俄羅斯在細密里也之西南濱死海西接普魯社死海又名裏海死海之南爲東多爾其西多爾其西多爾其臨地中海俄羅斯西南之境或有近中海者若其西境則隔普魯社外黃那荷蘭佛蘭西是也呀葡萄牙諸國方至西洋約近萬里少亦六七千里不能接也南懷仁坤輿全圖無俄羅斯惟死海之西稍北有我羅定其北有沒倫斯未亞一作莫哥斯未亞艾儒略職方外紀云亞細亞西北有大國曰莫哥斯未亞東西徑萬五千里南北徑八千里中分十六道魏默深云即俄羅斯也頭林圖死海之北有北叻思國又北有羅沙國余謂羅沙國即俄羅斯國都北叻思國蓋其南藩新地耳歐羅巴人四

康輜紀行 卷之十

二

洲志曰俄羅斯舊國即古時額利西意大里之東北邊地所謂西底阿土蕃是也近數百年始強盛疆域甲於諸洲有在阿細亞洲者有在歐羅巴州者有在墨利加洲者其在歐羅巴洲七區曰東俄羅斯西俄羅斯南俄羅斯大俄羅斯小俄羅斯加陞俄羅斯並有所得南隅回教之新藩地東界阿細亞洲內部落西界波蘭普魯社及歐塞特界南界都魯機北抵冰海幅員二百零四萬方里又有所得阿悉亞洲即阿細亞洲南懷仁作亞細亞洲之新藩地共四部落總分二區曰東悉比里阿西悉比里阿東抵海北抵冰海西界歐羅巴洲內部落南界中國蒙古索倫幅員五十萬方里在墨利加洲內部落者僅葛西模斯一小隅之地方里無紀載其國都原建於大俄羅斯之莫斯科後改都於東俄羅

斯之比特格今仍還舊都余按四洲志所言方里者開方法也開方法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爲方一里者萬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方一里者一百萬今云在歐羅巴洲者幅員二百零四萬方里是僅長二千里寬一千里又長二百里寬二百里耳衍而伸之以方五百里計亦僅長四千里闊五百里又長二百里寬二百里耳在阿細亞洲者五十萬方里以方二百里計之當長二千五百里寬二百里然東自黑龍江之東海邊西至普魯社實近二萬餘里此方數殊不合則所云方里者不足據也志又云在阿細亞洲者戶百有三萬八千三百五十六口在歐羅巴洲者戶六千五百萬口既有戶口之數則幅員方里不應不確豈譯數有誤耶如職方外紀所云東西萬五千里南北徑八千里者似爲近之若西域聞見錄言其國東西距二萬餘里南北窄狹自千里至三千餘里不等猶約略之辭耳

康輜紀行 卷之十

三

默深西洋沿革圖死海之西南有南都魯機一名度爾格又名西女國其西北爲北都魯機一名度爾格又名獨力西又名尼勒祭又名呶呶呻余按此云南北二都魯機皆俄羅斯之南屬即陳倫炯圖內之東西多爾其也西人地圖作土爾其土都音近呶呶呻又在西多爾其之西北陳圖不誤默深謂呶呶呻即北都魯機恐誤又按南懷仁圖死海之南臨小西洋東接回回有地名法爾齊地產五色石金剛石青石其西北又有地名百爾西亞在莫斯科未亞之極南疑即陳圖之兩多爾其魏圖之兩都魯機也南

圖百爾西亞之北爲大白理斯單東連回國即陳圖之  
包社大白頭耶大小白頭皆回國也號深以百爾西國陳  
倫炯曰大小白頭二國北接三馬爾丹即噶爾且之本國  
也三馬爾丹之北鄰細密里也國細密里也之西爲俄羅  
斯國小白頭東鄰民呀國民呀人黑穿著皆白類似白頭  
英機黎荷蘭佛蘭西聚此貿易民呀之東接天竺佛國民  
呀東南遠及暹羅民呀之南臨海民呀之北接哪嗎西藏  
及三馬爾丹國屬余以南懷仁圖考之五印度莫臥爾之  
北有撒白勒斯單即三馬爾丹也東南隔大流沙爲西蕃  
即天竺佛國矣北有箇拉散似即陳圖之噶爾丹也又北  
有阿被河長七千二百里其河之西北近冰海爲西北里  
亞亞也音相近似即陳圖北近冰海之細密里也

康輜紀行 卷之十

四

西域聞見錄言鄂羅斯之外有控噶爾國更大於鄂羅斯  
余以歐羅巴人四洲志考之所云控噶爾國在鄂羅斯西  
北即普魯社其北即冰海其西爲緩林國那威國連國瑞  
丁國大尼國其南爲波蘭國即波羅尼爲歐色特里阿國  
一作莫爾大未亞其西南即地中海據此言之控噶爾初  
不甚大何至如聞見錄之所云乎蓋西子行商其國彼國  
人故作夸大之詞而七椿園以所聞記之非其實也松湘  
浦諸人已辨之矣 右控噶爾

而神已達了無形迹得爲拘閔矣其曰遊豈真遊哉精神  
之運心術之動念慮所及莫非遊也其遊也與聖人過化  
之過同也其不遊也與聖人存神之存同也而可求諸足  
跡踐履閒哉夫遊而得至於此則既從心不踰矩而猖狂  
蹈大方矣借欲舉以告人亦將無地可以寄言則夫託物  
以喻遊而絕迹以明無乃其出意立則與人致覺者也是  
故鳩之決起鷁之騰躍鯉鵬之搏擊列子之御風雖大小  
精粗絕不倫等率皆於假物乎言道非徒設諸怪以騁辨  
博而已也二蟲笑鵬物是未及于培風者也不風之藉而  
羽翰之恃正如下愚自用不從格物以求致知雖作勢而  
上樁枋掄翔蓬蒿稍起輒墮無與爲力焉故也鵬搏扶搖  
上至九萬里由北海至南海背負青天而風反在下無一  
辰輜紀行 卷之十 五

與引繩排炭一切斥爲異端此爲世立教者所當然也然而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尙見稱於夫子則周之所以自處者清淨無欲而其所排棄者又皆推見禮法敗壞之自而歸諸見素抱樸之域其折衷輕重有深意雖放其言亦隱避疾邪者之常不足多責也若夫談道之極深見蘊奧或時假設古人專爲以發其欲言之心肖寫世間物象以達其難言之妙凡魯論周易微見其端者至周而播敷展暢煥乎其若有狀可觀而有序可循何可少也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周之言其當槩廢乎至於放言已極太無町畦周亦自傷其過也則又取治道本末而究言其精如九變五本使遇堯舜之君出爲陳之其真放蕩無檢

康輅紀行

卷之十

如起提絕滅所云乎哉余謂文簡之言於莊子可謂得其要矣當周程張子諸大儒講明理學之時文簡能爲此言是其天資誠有過人者矣右見程氏致古編 右程文簡論莊攷古編今外官給津驛券其色目有餘錢人有衙官本唐制也唐制在官者給防閑伏身白直親事守當等人以供役使已乃敕身當是役者出錢代役數各有差開元二十四年令百官防閑庶僕俸食雜用以月給之總稱月俸則始以所入防閑白直等願錢正供百官俸入也今其事日遠而給券者猶載其初色目多少之則余按百官自有食俸其在官之人供役使者自不可少故定其制其身當役而不能供者出錢於官願他人代役耳非徒出錢已也若役可免則當裁其役矣豈得敕使出錢乎今制外官有俸

有養廉皆給本官又有役食以給吏役諸色官人皆徵自地丁由布政司給領按月計之卽唐制遺意也惟養廉一項始自本朝雍正年間前古所無程文簡謂唐以所入防閑白直等願錢正供百官俸入恐非也 右唐時官給月俸

程伊川爲講官坐而授經哲宗不悅以爲妄自尊大此小人不悅於伊川讒害之也程文簡考古編曰舊講筵雖當講者亦坐仁宗富於春秋乃立侍便於指示遂爲故事然則宋之初制講官本得坐講伊川依祖宗舊制何妄之有續通鑑宋神宗熙寧元年呂公著王安石等言故事侍講者皆賜坐自乾興以來講者始古之而侍者皆坐聽臣等竊謂侍者可使立而講者當賜坐禮官韓維才約胡宗愈宜

康輅紀行

卷之十

如天禧舊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劉放曰侍臣講論於前不可安坐避言語乃古今常禮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道樂德也若不命而請則異矣龔鼎臣蘇頌周孟陽王汾韓忠彥皆同放議曰乾道以來侍臣立講歷仁宗英宗兩朝行之且五十年豈可輕議變更帝問曾公亮公亮曰臣侍仁宗書筵亦立後安石因講賜畱帝面諭曰卿當講日可坐安石不敢坐遂已瑩謂呂王之言臆矣劉以經術名者而其言卑鄙如此何哉既知使坐以示人主尊道樂德則不使坐者爲不尊道樂德矣何不以尊道樂德成其君之美而陷其君於惡乎又不命而以請爲異獨不思一爲定制卽上命矣况此坐講本乎祖宗之命乎且講官自請或猶以爲嫌呂王當時非請官何得以請爲嫌耶仁宗



幼年登阼不知坐講故事而其後遂無言者諸臣之誤也  
今不從天禱以前之美而蹈乾興以後之失何取乎經術  
哉龔蘇以下更不足責矣明道是時亦以侍者皆坐而講  
者獨立爲悖疏論之明道亦未爲講官也神宗既納此言  
命坐而安石不敢是亦爲微言所惑矣

右伊川堂  
請道祖廟

嘉慶之末余令龍溪得邑人王大海所著海島逸誌嘉慶  
初年刻本也載東南洋及西洋海國風俗地圖遠近甚詳  
自琉球小呂宋噶喇巴至英吉利諸國悉備與陳倫炯海  
國聞見錄二書摛至臺灣爲觀察胡公承瑛借去本之作  
海天客話余罷官以憂內渡二書未還其所著海天客話  
亦未之見也道光十八年余復至臺購得海島逸誌刻本  
則已非原刻其原書言英吉利蓄心巨測製爲鴉片煙土  
廉翰紀行

卷之十

八

以毒中國既竭我之財又病我之人而於其本國夷人立  
法甚嚴食之者死其說甚長王蓋隨其鄉人賈於噶喇巴  
之巴寶瓏養於呷必丹久之乃歸故習諸洋夷國情事也  
後刻之本不知出何人手凡言鴉片烟事皆全削去胡公  
已歿原刻無從得之惟海國聞見錄則書坊猶多舊刻而  
字多漫漶矣

右海島逸誌

朱子修綱目編年書法多采前人論說之善者如三國之  
帝蜀漢蓋從書鑿齒之漢晉春秋也唐中宗廢爲廬陵王  
每於歲首必書帝在房州世以爲從春秋書公在乾侯之  
例不知此從孫甫唐史之論斷也孫之論曰武后僭竊位  
號唐史臣修實錄撰國史者皆爲立紀繫后事於帝王之  
年列僞周於有唐之史名體大亂史法大失矣後史臣沈

既濟奏議曰中宗以始年登大位季年復大業雖尊名中  
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昔魯昭公之出也春  
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併太  
后紀合中宗紀每於歲首必書中宗所居曰某年春正月  
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則紀稱中宗而事述太  
后俾名不失正禮不違常此得春秋之法足正唐史之失  
也改從其所議書武后事于中宗紀中武后改年是皆妄  
作今起嗣聖繼以景龍武后所改但存其名備證他事而  
不以表年焉所以正帝統而黜僭號也右論如此是唐世  
史臣已有正議而孫從之故爲千秋之公論非一人私言  
也孫守之翰應官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  
制兼侍讀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其所修唐史始以仁

廉翰紀行

卷之十

九

宗康定元年庚辰至皇祐四年壬辰草具嘉祐元年丙申  
成書七十五卷未上而病但有紀傳而無表志以意在明  
治亂昭法戒制度儀交則有司存也古人著書皆採輯眾  
善言多冊重例不標明所自非如考訂家以多證爲長也

右編目取孫油唐史論斷

蘇文忠烏臺詩案起於元豐二年三月御史裏行何太立  
摘其出知湖州謝上表中語指爲訕謗未及他詩文也奏  
入神宗但批送中書而已至七月御史裏行舒亶始搜取  
外間印行詩文四冊奏之請用重典付有司國子博士李  
宜之亦摘靈壁張氏園亭記奏之上猶批送中書是時厚  
公著爲相未究按之也於是御史中丞李定遂爲四可廢  
之奏請斷自天衷特行典憲神宗意動乃令以前後四狀

并冊子送御史臺根勘矣御史臺檢會送到冊子題名是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全冊內目錄一卷詩文三卷錄付中書門下奏據審刑院刑部尚書刑部狀御史臺根勘到祠部員外郎直史館蘇軾爲作詩賦并諸般文字訪訕朝政及中外臣僚絳州團練使駙馬都尉王誥爲曹蘇軾譏諷文字及上書奏事不實按之是當時提勘到御史臺者惟公及晉卿二人其詩文牽涉諸人初未按勘也公自徐州改知湖州以元豐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到任七月二十八日中使皇甫遵至湖州勾攝八月十八日起御史臺根勘二十日供狀除山村詩外其餘文字并無干涉時事九月二十三至二十七日始供自來有與人詩賦往還人數姓名有此罪愆甘伏朝典十月十五日奉御寶批

康輜紀行

卷之十

見勸泊蘇軾公事應內外文武官會與蘇軾交往以文字譏諷政事該取會驗問看若干人聞奏至十一月二十一日准中書批送下本所伏乞勘會蘇軾舉主奉旨李清臣按後聲說張方平等並收坐又奉旨王鞏說執政商量等言特與免根泊外其餘依次結按聞奏二十八日權御史中丞李定劄于云蘇軾公事見結按次其蘇軾欲乞在臺收禁聽候敕命斷遣奉旨依奏三十日御史臺根勘結案狀云前令王誥送錢與柳校丞後留僧思大師畫數軸并就王誥借錢一百貫爲婢出家及札讖僧與王誥處許將祠部度牒也來取并會將畫與王誥裝褙并送李清臣詩欲於國史中載所論并湖州謝上表譏用人生事擾民准敕臣僚不得因上表稱謝妄有詆毀仰御史臺彈奏又條

海行條貫不指定刑名從不應爲輕重准律按又條也爲行條貫者海內通行之條貫也凡諸不應爲事理重者杖八十斷合杖八十私罪又到臺累次虛妄不實供通聖按通明也如今准律別制下問按推聖按制者報上不以實徒一年未奏減一等合杖一百私罪聖按此條一作詩賦等文字譏諷朝政闕失等事到臺被問便具因依招通聖按因依如今之犯事人自具准律作匿名文字謗訕朝政及中外臣僚徒二年准較罪人因疑被執職狀未明因官監問自首依案問欲舉自首又准刑統聖按刑統犯罪按問欲舉而自首減二等合比附徒一年私罪係輕更不取旨聖按此條一作詩賦及諸般文字寄送王誥等致有鐵板印行各係譏諷朝廷及謗訕中外臣僚准敕作

康輜紀行

卷之十

匿名文字嘲訕朝政及中外臣僚徒二年情重者奏裁准律犯私罪以官當徒者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准敕館閣貼職聖按貼職如今之兼許爲一官或以官或以職臨時取旨聖按此條據按蘇軾見任祠部員外郎直史館并歷太常博士其蘇軾合追兩官勒停放聖按勒停放者靴准勅比附定刑慮恐不中者奏裁其蘇軾係情重及比附并或以官或以職聖按官者附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使本州安置不得發書公事聖按王安石所薦也陳襄彈之未行問除御史宋次道李太臨蘇子容不草制封還之固宜與此獄矣右余從高樞務假得烏臺詩案錄其始末如此蘇公事稍涉史者無不知之惟獄具之辭及宋時根勘官中文狀文學之士多未見故詳記之宋以前未有以詩文構禍者唐

人於明皇楊太真事播爲詩歌人主曾不宣問蓋存古  
人賤賦賦誦之義昭法戒於來茲俾人主知有言其  
子慈孫不能諱祖宗之惡也前乎此者惟周厲王使巫  
誘者告則殺之道路以目三年流王於彘自此後人主  
之至宋神宗專信王安石始不畏天怒不畏人言然安石  
在朝時不過貶黜言官異己者茲已去位而其黨乃與文  
字之獄前古以來所未有也御史臺劾援引律文初無  
文字誘誦應作何罪名之條不得已比附作匿名文字徒  
二年律夫匿名者匿己之名作爲飛語陷害他人也今友  
朋文字來往以詩賦寓諷刺之義是古人騷雅之作也聞  
者不知爲戒反怒而罪之者羣小也觀神宗見表初  
不問之既見御史彈奏亦僅送中書數月不問是猶有人

庚轡紀行

卷之十

三

君之度也迨獄既成始予貶謫猶存員外官階非始終愛  
才之主乎以此見宋朝忠厚寬大德澤於士大夫者不可  
及也仁宗時衛尉寺丞邱瞻作詩諷執政請誅之帝曰  
乃薄降德州軍事右烏臺詩案錄辭二條  
五代孟昶時蜀中久安賦役俱省斗米三錢城中人子弟  
不識稻麥之苗村落間巷閒絃筦歌聲四合筵會晝夜相  
接城上盡種芙蓉九月間盛開望之皆如錦繡利謂左右  
曰自古以蜀爲錦城今日觀之真錦城也其後石曼卿爲  
芙蓉城主故知爲成都之神矣後苑有瑞牡丹其花雙開  
者十黃白各三紅白相間者四烈宴羣臣皆有賦詩又于  
芳林園賞紅梔花青城山中所進其花六出而紅清香如  
梅亦異品也嘗八月遊浣花溪富民夾江皆制亭榭遊賞

之處都人士女傾城遊玩珠翠綺羅名花異香馥郁  
刺御龍舟觀水嬉上下十里人望之如神僊之境利曰曲  
江金殿鎖千門殆未及此王廷珪賦詩曰十字水中分島  
嶼數重花外見樓臺其盛如此今則浣花溪去江頗遠岸  
上民居亦寥落矣孟知祥頗好學性既寬仁待人以禮有  
威惠愛之日蜀人甚哀之昶亦好學愛民爲文皆依理嘗  
以王衍浮薄好輕醜之辭非之今所傳戒州縣文爾俸爾  
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蒼難欺者其所作也戒文凡二  
十四句此四語尤警策洵足怵目動心矣又嘗刻石經於  
成都宋世書傳蜀本最善又嘗纂集本草作書林韻會宋  
儒黃公紹韻會舉要蓋祖之也五代僭偽之君文學惟昶  
爲最其父子享國四十年上下太平無事蜀構机稱王全

庚轡紀行

卷之十

三

滅入蜀昶降歸宋登舟行日萬民擁道哭聲動地昶以袂  
掩面而哭自二江至眉州沿路百姓慟絕者數百人得民  
如此於歷代亡國之君洵爲可取也右蜀孟昶有善  
政  
王衍時韓昭爲吏部侍郎判三銓昭受賂徇私選人詣鼓  
院詠之又嘲曰嘉倉邛蜀侍郎骨肉導江清城疑當作侍  
青城  
郎親情果園二州侍郎自留巴蓬集壁侍郎不惜昭後爲  
王宗弼所殺梟其首金馬坊百姓皆溺之右見張唐英蜀  
橋机余爲詩弔之曰廣南自古著貪泉蜀錦澄江色更鮮  
猶有巴蓬能不惜坊過金馬爲君憐唐時果州今順慶府  
府閬中縣壁州今通江縣集州今南江縣也宋爲雅州  
唐人撰有雅州通江縣集州今南江縣也宋爲雅州  
之蜀右韓昭好路被嘲  
大士閣階下楊柳一株舊葉方脫新葉青已滿枝成之別

駕轉益思歸余酌酒爲一絕慰之曰又是黃花爛漫天錦  
城秋色憶無邊階前楊柳還相妬蚤遣青枝忤客筵  
右酌丁成之詩

東坡烏臺供狀云祠部員外郎直史館蘇軾年四十四歲  
本貫眉州眉山縣高祖祜曾祖杲並不仕祖序故任大理  
評事致仕累贈職方員外郎父洵故任霸州文安縣主簿  
累贈都官員外郎軾嘉祐二年進士及第初任河南府福  
昌縣主簿未赴任開應中制科授大理評事鳳翔府簽判  
覃恩轉大理寺丞磨勘轉殿中丞差判登聞鼓院試館職  
除直史館丁父憂服闋差判官詒院兼判尚書祠部權開  
封府推官磨勘轉太常博士通判杭州就差知密州磨勘  
轉祠部員外郎就差知河中府未到任改差知徐州未滿  
康輜紀行

卷之十

古

就移知湖州元豐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到任歷任舉主陝  
西轉運副使陸詵舉臺閣清要任使提點兩浙刑獄晁端  
彥舉外擢任使權兩浙提刑潘良器京東安撫使向京並  
舉召還侍從權京東路轉運副使王居卿轉運判官李察  
並舉不次清要任使安撫使陳薦蘇澥舉外陟侍從提舉  
李清臣舉不次外擢任使提刑孔宗翰奏乞召還禁近軍  
判章字嗣此軍別當是章傳奏乞召置侍從安撫使葉廉奏乞顯用  
提舉李孝孫乞召還侍從安撫使賈昌衡奏乞召還近侍  
軾任鳳翔府簽判日爲中元節假不過知府廳罰銅八斤  
任杭州通判日不舉駁王文敏盜官錢官員公按罰銅八  
斤皆公罰並無過紀親當作犯款拓登科後來入館多年未甚  
進擢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見與軾不同以此撰作詩

賦文字譏諷意圖眾人傳看以軾所言爲當軾與張方平  
王銍李清臣黃庭堅司馬光范鎮孫覺李常會鞏周那蘇  
轍王鞏劉摯陳襄錢藻顏復盛僑王紛錢世宏吳瑄王安  
上杜子方戚秉道陳珪相識其人等與軾意同卽是與朝  
廷新法時事不合及多是朝廷不甚進用之人軾所以將  
譏諷文字寄與右東坡先生履歷官階及當時舉主往來  
同志之人具於所供狀內記之於此爲慕先生者有所考  
觀亦見宋時對簿之制

右東坡烏臺供狀

東坡烏臺詩案自說詩文最爲明白遊孤山詩曰誤隨官  
旌落塵土坐使鞭笞環呻呼言朝廷新法行後公事鞭笞  
之多也又曰追香保伍罪及笞百日愁嘆一日媒言鹽法  
收坐同保妻子移鄉法太急也又曰歲荒無術歸亡通鶴

康輜紀行

卷之十

主

則易成虎難模言歲既饑荒欲出奇畫賑濟又恐朝廷不  
從乃畫虎不成反類狗也戲子由云任從飽死笑方朔肯  
爲兩立求秦優意取東方朔傳侏儒飽欲死及滑稽傳優  
旃謂陞楯郎汝雖長何益乃兩立我雖短幸休居言弟轍  
家貧官卑而身材長大所以比東方朔陞楯郎而以當今  
進用之人比侏儒優旃也又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  
舜終無術是時朝廷新興律學軾意非之以謂法律不足  
以致君於堯舜今時專用法律而忘詩書故言我讀萬卷  
書不讀法律蓋聞法律之中無致君堯舜之術也又云勸  
農冠蓋闌如雲送老叢監甘似蜜以諷朝廷新開提舉官  
所至苛細生事發謫官吏惟學官無吏責也弟轍爲學官  
故有是句又云平生所慚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笞是時

多徒配犯鹽之人例皆作類餓貧言鞭筆此等貧民軼平生所慚今不恥矣以譏朝廷鹽法太急也又云道逢陽虎欲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是時張觀俞希旦作監司意不喜其人然不敢與爭議故毀詆之爲陽虎也又山村詩第三首云煙雨濛濛鷄犬聲有生何處不安身但令黃犢無人佩布穀何勞也勸耕是時販私鹽者多帶刀杖故取前漢龔遂令人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則自力耕不勞勸督也第二首云老翁七十自腰鎌慚愧春山有蕨甜豈是開韶解忘味迺來三月食無鹽意謂山中之人饑貧無食雖老猶自採筍蕨充飢時鹽法峻急僻遠之人無鹽食動經歲月也第四首云杖藜晨飯去忽忽過取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言百姓雖得青苗錢立便

康輶紀行

卷之十

六

於城中浮費使卻又言鄉村之人一年兩度夏秋稅又數度請納和預買錢今更添青苗助役錢因此莊家子弟多在城中不著次第但學得城中語音而已以諷青苗助役不便也又差開運鹽河云居官不任事蕭散羨長卿胡不歸去來畱滯愧淵明鹽法星火急誰能卸農耕薨薨鼓動萬指落溝坑天雨助官政泣愁淋衣纓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下馬荒堤上四顧但胡棚淺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歸田雖賤辱豈識泥中行寄語故山友慎勿厭藜藿是時盧秉提舉鹽事學畫開運鹽河差夫千餘人軼於大雨中部役其河只爲般鹽既非農事而役農民秋田未了有妨農事又其河中閒有湧沙數里軼宣言開河不便自嗟泥雨勞苦羨司馬長卿居官而不任事又愧陶淵明不

早棄官歸去也農事未休而役夫千餘人故云鹽事星火急誰能卸農耕又言百姓已勞苦不易天雨又助官政勞民轉致百姓疲役人在泥水中辛苦無異豬鴨軼亦泥中與牛羊爭路而行若歸田豈至此哉故云寄言故山友勿厭藜藿而思仕宦以諷朝廷開運鹽河不當妨農事也知徐州日寄和李清臣祈雨云高田生黃埃下田生蒼耳者耳亦已無更問麥有幾蛟龍睡足亦解慚二麥枯時雨如洗不知雨從何處來但聞呂梁百步聲如雷試上南城望城北際天菽粟青成堆飢火燒腸作牛吼不知待得秋成否半年不雨坐龍慵但恐天公不怨龍今年一雨何足道龍神社鬼各言功無功日盜太倉粟嗟我與龍同此責勸農使者不汝容因君作詩先自勸言本因龍神慵懶不行

康輶紀行

卷之十

七

雨卻使人心怨天公以譏大臣不任職不能燮理陰陽使人怨天子以天公比天子以龍神社鬼比大臣及百執事又自言無功竊祿與大臣無異也又和李清臣云五十塵勞尙足畱閉門卻欲治幽憂差爲毛遂囊中穎未許朱雲地下遊無事會須成好飲思歸時欲賦登樓羨君幕府如僧舍日向城西看浴鷗軼爲屢言新法不便不蒙施行以朱雲自比言聖明之世無誅戮之事故軼未許與朱雲地下遊王粲在荊州依託作登樓賦中有懷鄉思歸之意軼亦欲作此賦也清臣差修國史送詩云珥筆西歸近紫宸太平典策不緣麟傳君此事全書漢載我當時舊過秦門外想無干斛米墓中知有百年人看君兩眼明知鏡休把春秋坐素臣軼於仁廟朝曾進論二十五首皆論往古得

失妄以賈誼自比欲清臣於國史中載所進論也次章傅  
韻云馬融既依梁班固亦事實效輩豈不欲頑質謝鐫鏤  
梁冀竇憲因時君不明遂躋顯位竊威福用事而馬融班  
固二人皆儒者並依託之賦詆毀當時執政大臣不能效  
班固馬融苟容依附也送劉述云君王有意誅驕虜推破  
銅山鑄銅虎聯翩三十七將軍走馬西來各開府是時朝  
廷遣使諸路點檢軍器及置三十七將官賦將謂今上有  
意征討胡虜以誦朝廷諸路遣使及置將官張皇不便又  
云南山伐木作車軸東海取簾櫛戰鼓汗流奔走誰敢後  
恐乏軍資汚刀斧保甲連村團未便方田訟牒紛如雨適  
來手實降新書決剔根株窮脈縷詔書惻怛信深厚吏能  
淺薄空勞苦以誦朝廷法度屢更事目煩多吏不能曉又

康輜紀行

卷之十

六

云况復年來苦饑饉剝啄草木咬桑土今年雨雪頗應時  
又報蝗蟲生翅股憂來洗盞欲強醉寂寞空齋臥空齋  
廚十日不生煙更望紅裙踏筵擗又云近來屢得山中信  
只有富歸無別語猶將鼠雀偷太倉未肯衣冠挂神武意  
謂邇來饑饉飛蝗蔽天之甚以誦朝廷政事闕失新法不  
便之所致也酒食無備齋廚索然以誦朝廷行新法減削  
公使錢太甚公事既多早蝗又甚二政巨藩尚如此窘迫  
所以言山中故人寄信令歸但賦貪祿未能便挂冠而去  
也又云四方冠蓋闌如雲歸作二浙湖山主以誦朝廷近  
日提舉所至生事苛碎故劉述之宮觀歸湖山也穎州別  
子由云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爲弟轍曾在制置條制  
充檢詳文字爭議新法不便也杭州寄子由云獨眠林下

夢魂好回首人閒憂患長殺馬破車從此誓逝當作子來何  
處問行藏又云眼看時事力難勝貪戀君恩退未能意謂  
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煩雜不可辨亦言己才力不能勝任  
也遊徑山題云近來但覺世議隘每到勝處差安便以  
譏朝廷之用人多是刻薄褊隘之人不少容人過失見山  
中寬閒之處爲樂也杭州觀潮第四首云吳兒生長狎濤  
淵冒利忘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  
蓋言弄潮之人貪官中利物致其閒有溺死者故朝旨禁  
斷賦謂主上好興水利不知利少而害多東海二句言此  
事之必不可成諷朝廷水利之難成也依黃庭堅韻答和  
古風云嘉穀臥風雨莨莠登我場陳前謾方寸玉食慘無  
光以譏今之小人勝君子如莨莠之奪嘉穀又云大哉天

康輜紀行

卷之十

九

字間美惡更良香君看五六月飛蚊隱回廊茲時不少假  
俛仰霜葉黃期君看蟪蛄此日終一嘗顧我如苦李全生  
依路傍紛紛不足惜悄悄徒自傷意言君子小人進退有  
時如夏月蚊蚋縱橫至秋自息比庭堅俟蟪蛄進必遲自  
比苦李以無用全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以譏當今  
進用之人皆小人也差往湖州相度堤堰利害與知州孫  
覺云若對青山談世事直須舉白便浮君言時事多不便  
更不可說說亦不盡又云天目山前淥浸蕪碧瀾堂下看  
銜鱗作堤埤水非吾事閒送若溪入太湖賦爲先曾言水  
利不便卻被轉運司差相度堤埤本非興水利之人以譏  
時世與昔不同而水利不便也題張方平樂全堂雜詠云  
人物已哀謝微言難重尋清談未足多感時意殊深晉元

帝時衛玠初過江左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賦意  
言晉元帝時人物衰謝不意復見張方平之文章才氣以  
譏今時風俗衰薄也以衛玠比方平故云清談未足多感  
時意殊深言我非獨多衛玠清談但感時之人物衰謝微  
言難繼此意殊深遠也又云少年有奇志欲和南風琴荒  
林蝮蠶亂廢沼蛙蠶淫遂欲掩兩耳臨文但噫暗言賦少  
年本有志欲和天子薰風之詩因見學者皆空言無實雜  
引佛老異端之書文字雜亂故以荒林廢沼比朝廷新法  
屢有變改事多荒廢致風俗虛浮學者誕妄如蠶蠶之紛  
亂故遂掩耳不欲論文也又云蕭然王郎子來自緱山陰  
云見浮邱伯吹簫明月峯遺聲落淮泗蛟鼉爲悲吟以王  
子晉比王鞏以浮邱伯比方平也壁按公時在徐州方願  
平令王鞏將詩來

康輜紀行

卷之十

三

公正王度所招繼情據楚靈王欲求九鼎於周求地於  
諸侯令尹子革諫王其詩曰所招之情情式昭德音思我  
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楚靈王不  
能用以及於難軾欲張方平勿爲虛言之詩當作譏諷朝  
廷政事闕失如祭公作祈招之詩也右東坡自  
解諷刺詩  
披公在烏臺初不肯延累取人王晉卿先以往還詩文陳  
出李定等又執詩冊苦詰之公遂暢所欲言欲悉以上聞  
冀神宗之有感悟也堂嘗論人臣事君固當稱美而不稱  
惡乃作爲詩歌昌言譏諷朝廷之失可乎曰譏諷可也諷  
諷則不可有別乎曰有所謂譏諷者心在君國不謀己私  
見有不利於君國之政不利於君國之人力不能去言不  
見用則假物以陳言因事以明狀陳小民之疾苦昭前人

之炯戒俾得輾轉上聞庶幾吾君有萬一之悟耳不幸而  
終不能悟或更以爲罪雖九死而無悔此其忠愛之誠惟  
知有君國其譏諷也猶之在位之諫諍也是小雅駁人之  
旨也且必君國之失已明章於天下天下之人皆已嗟怨  
吾君非可隱諱之比在位亦既言之爭之未嘗面欺而腹  
誑也不用出外不忘吾君又親見民之困苦憔悴於虐政  
顧如未見者而置之則向日所言所爭者何事乎拳拳不  
已復欲言之爭之而職非言官既不得顯然上奏班非侍  
從更不能面對從容計無復之不覺其即事即物而感發  
也夫徒有感發而九重高遠何由上達則思從而播之如  
風之動於四方上下乃可以達其順而爲君子采之以進  
耶誠所願也不幸而爲小人摭以構焉亦所弗怨也曰吾  
目見於外欲告吾君者果得告之猶之夫前此之言前此  
之爭之心云爾而以所目見者爲言較前益爲切實安知  
吾君不憬然悟而信之乎卽不遽信亦必有惕然不安於  
中者則庶有萬分之一緩民命而利吾國者矣此忠臣之  
所以爲譏諷也小人則不然何者有利君國何者有害君  
國泛泛然不切於心也心志之所存步趨之所嚮惟知有  
身家耳子孫耳何以利吾身家曰富貴何以利吾子孫亦  
曰富貴故有能益我之富貴者則師之且父之矣不問其  
人之姦否也如有損我之富貴者則怨之且讎之矣不問  
其人之賢否也彼其所師所父者深矣更何知有君哉此  
私門所以有死黨而公家所以少忠臣也小人失位則以  
爲嗟怨雖不利於國亦歸過於君而捕其君之愆是之謂

康輜紀行

卷之十

三

爲嗟怨雖不利於國亦歸過於君而捕其君之愆是之謂



訪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誦上者下流者小人也焉有君子而誦上者哉觀烏臺詩案然後知蘇公之所以爲忠也

石東坡諷刺不同誦誦

宋景德中李叟作益州名畫錄自唐肅宗乾元初至宋太祖乾德開圖畫之精者目之所擊五十八人品以四格選格一人孫位號會稽山人倍宗時入蜀畫西方天王部眾人鬼相雜矛戟鼓吹縱橫馳突交加聲響欲有聲響龍水松石筆精墨妙雄壯氣象不可記述神格上品二人趙公祐長安人寶曆開成間爲李贊皇所薦范瓊不知何許人開成中與陳皓彭堅全蜀蜀中皆善畫天王佛像鬼子天女大悲變相人物妙格上品六人陳皓彭堅不知何許人畫之六法一曰氣運生動是也二曰骨法用筆是也三曰

康輅紀行

卷之十

三

應物象形是也四曰隨類賦采是也五曰經營位置是也六曰傳移模寫是也六法名輩少該唯范瓊與皓堅俱盡其美而范爲冠張騰太和末年止蜀川趙溫奇公祐子德齊溫奇子唐乾寶蜀光天開三代居蜀一時名振虛構伽京兆人明皇時自汴入蜀張素卿簡州人爲道士乾符中居青城山有老子過流沙五嶽朝眞九皇五星老人星諸圖二十四化眞人像容成子董仲舒嚴君平李阿馬自然葛元長壽僊黃初平葛永瓊寶子明左慈蘇耽十二僊像妙格中品十人辛澄建中開在蜀李洪度蜀人元和中武元衡重之左至蜀人寶曆中畫諸佛變相張南本中和年間寓成都相傳於金華寺大殿畫八明王纒畢一老僧入寺殿仆於門下不知是畫但見大殿遭火所焚其時孫位

畫水南本畫火代無及者又於寶曆寺畫天神地祇三官五帝雷公電母岳瀆神僊自古帝王一百二十餘幀高道與成都人攻雜畫觸類皆長房從眞成都人攻畫甲馬人物鬼神有甯王獵射圖羌人移居圖冷朝陽王昌齡常建官雪人京圖陳登斫輪圖趙德元雍中人天福年入蜀畫車馬人物屋木山水佛像鬼神獨步川中裴孝源公私畫錄云自魏晉以來終於貞觀祕府并人開畫共集成二百九十八卷張懷瓘云昔梁武帝博雅好古鳩集名畫令鑿者數人共詳名氏兼定品格供御賞玩及侯景作亂江陵府將陷元帝先焚內庫書畫數萬卷深可歎惜其後帝王亦有兼愛人多進之又盈祕府天后朝張易之奏召天下名工修諸圖畫因竊換眞本私家收藏僞本將進易之歿

康輅紀行

卷之十

三

後爲薛稷所得稷歿岐王所獲慮帝忽知乃盡焚焚吁天下重寶再經灰燼當時天府所藏多涉於僞人間所畜或乃是眞古畫類經焚燒積年散失能祕在者得非稀世之寶耶蜀因二帝駐蹕昭宗遷幸自京入蜀者將到圖書名畫散落人閒固亦多矣杜天師在蜀集道經三千卷儒書八千卷德元將到梁隋及唐百本畫或自模搨或是粉本或是墨跡無非祕府散逸之本相傳在蜀後學之幸也常榮雍京人也咸通年入蜀路巖禮之榮善傳神雜畫有七賢像六逸像女媧伏羲神農像謂之三皇圖立釋迦像孔子西周問禮像名醫下盤像龍樹驗丹圖一作煉玉局化壁道門尊像甚多常重胤榮之子僖宗幸蜀回日蜀民請置寫御容於大聖慈寺宣令重胤中和院上壁及寫隨駕文

武一百餘人黃筌成都人幼有畫性才處士教之竹石花  
雀又學孫位龍水松石李昇山水竹樹皆曲盡其妙孟知  
祥建元授翰林待詔淮南通聘有生鴉數隻蜀少主命筌  
寫鴉於偏殿之壁警露者喙若者理毛者整羽者啜天者  
蹇足者精彩體態更愈於生往往生鴉立於畫側蜀主歎  
賞遂目爲六鶴殿又於八卦殿壁畫四時花竹兔雉鳥雀  
五坊仗呈進白鷹誤認殿上畫雉爲生擊臂數四蜀主歎  
異命翰林學士歐陽炯撰壁畫奇異記以旌之筌有春山  
圖秋山圖山家晚景圖山家早景圖山家雨景圖山家雪  
景圖山居詩意圖瀟湘圖八壽圖妙格下品十一人李昇  
成都人小字錦奴山水天縱不從師學每含毫就素必有  
新奇桃源洞圖武陵溪圖青城山圖峨嵋山圖二十四化  
康輜紀行 卷之十 五

而不可得也太平興國初太宗搜訪古畫給事中程羽收  
蜀以貫休羅漢十六幀進呈張詢宋藝道士李壽儀僧令  
宗邱文曉右畫錄敘五十八人凡二卷余摘記之蜀故名  
畫詩畫名人畢萃於此亦盛矣哉 右益州名畫錄  
各畫錄載李贊皇重寫前益州五長史真記曰益州草堂  
寺原註成都記云寺在府西七里上流花亭三里列畫前長史一十四人原註節度使不帶尹則帶長史非今實任也代稱絕跡余嘗於數公子孫之家獲見圖  
狀乃知草堂績事靡不造真昔巖野旁求徒聞審相稽山  
高謝唯上銘金孰若託之丹青妙畫神照然楚國祠廟魯  
王宮室暨此邦文翁舊館皆圖歷代卿相粲然可觀唯有  
慕於前良曾莫究於形似與夫年代既遠遺像猶存入廬  
室而煙霞暫披拂浮埃而瑤林斯睹余以精廬甚古畫壁  
康輜紀行 卷之十 三五

寺四十餘年記文稱草堂寺而李碑乃在正覺寺似即一

地不知何時改正覺又改龍興也宋太宗淳化五年賊李

順陷成都遣宦者王繼恩討平之成都記宋人撰所云兵

火蓋指此也本書前敘房從真畫云王蜀先主於浣花龍

興寺修聖夫人堂則龍興之名舊矣豈以僖宗幸蜀名之

耶非帝王之興不得有此名也容齋隨筆云成都龍興寺

碑前蜀王時所立及唐諸帝諱皆闕畫云正覺名寺又在

龍興前是正覺龍興皆唐代寺名草堂至此三易名矣然

贊皇記云草堂寺列畫前長史十四人又云精廬甚古畫

壁將侵計其時至宋淳化五年凡一百六十五年何得尙

有武臨淮像且贊皇記稱前長史十四人此只一人亦屬

不合豈浣花草堂寺外別有正覺寺耶是可疑也武公即蜀在草堂

康輜紀行 卷之十 三

南康後順宗永貞元年也明年憲宗元和元年武公人相距贊皇帥蜀蓋二十五年矣 右浣花

宋韓拙山水純全集曰昔人云畫有六要一曰氣氣者隨

行運筆取象無感二曰韻韻者隱露立形備儀之俗此四字未

詳三曰思思者頓挫取要凝想物宜四曰景景者剝皮時

用搜妙創奇五曰筆筆者雖依法則運用變通不質不華

如飛如動六曰墨墨者高低暈淡品別淺深文彩自然似

非用筆有此六法者神之又神也瑩按此言六法與李叟

不同蓋各以所得言之 右韓拙論畫

康輜紀行卷之十終

康輜紀行卷之十一

桐城姚堂展和甫

宋人崔敦禮劄言三卷上卷言政中卷言行下卷言學示

愛其言治曰得民之勞者昌得民之憂者康得民之死者

強不有逸之孰為勞之不有樂之孰為憂之不有生之孰

為死之又曰醫之活人方也殺人亦方也人君治天下法

也亂天下亦法也方能治病而不能盡天下之病遇病而

不通於方殺人矣法能治變而不能盡天下之變遇變而

其一履焉則履者不能為俗藉衣墨服舜之刑寬矣而民

愈避斷支體殘肌膚秦之法嚴矣而民愈犯民非畏寬而

易嚴也法寬則刑者少刑者少則民為恥矣法嚴則犯者

康輜紀行 卷之十一 一

多犯者多則民為玩矣舜之民十人而九履者也秦之民

十人而九跣者也又曰危國若實安國若虛盛世若不足

衰世若有餘危國若實府庫溢當作也安國若虛損在上

也盛世若不足民儉而重本也衰世若有餘俗偷而縱欲

也又曰尊卑殊貴賤異民至卑賤而不改爭者也尊逸而

卑勞貴榮而賤辱民至勞辱而不敢怒者也不敢爭則欲

之至矣不敢怒則怨之至矣怨欲在心如物之有毒如蓬

之藏火亂之所蓄與是故聖人之治不曰不爭不使敢欲

不曰不怒不使可怨祿不以功爵不以德啓民之欲者也

法禁煩徭賦重賈民之怨者也又曰媒妁譽人非不美也

而人莫之德取庸而強之飯非不勤也而人莫之惠有所

利而名仁者非仁也也有所要而稱義者非義也慈父之愛

子不可移於性非爲報者也聖王之養民不可改於心非  
求用者也是故至仁不爲恩至義不爲功至仁所施不知  
親而親之至義所加不知尊而尊之又曰非弓矢無以射  
非法令無以國人有愛射之不中者曰是弓矢之過也調  
弓矯矢而去愈遠憂國之不治者曰是法令之過也變法  
更令而亂愈甚矣是故弓矢中之具也非所以中也法令  
治之具也非所以治也其言行曰譽人而無要譽毀人而  
無反毀斯毀譽之當也譽人而人亦譽之則是自譽矣毀  
人而人亦毀之則是自毀也自譽仁之賊也自毀義之賊  
也又曰鶴巧而危離拙而安離或作鳩巧不足則鶴脫其危矣  
拙不足則離失其安矣是故智不欲有餘愚不欲不足智  
不足者厭事者也守常者也畏行險者也愚不足者無能  
而爲有能無用而爲有用無智而爲有智者也智不足可  
以免過愚不足乃以失宵又曰君子之爲善貴乎有止也  
爲仁止於愛爲義止於宜爲禮止於敬爲智止於知愛而  
不止不仁矣宜而不止不義矣敬而不止不禮矣知而不  
止不智矣又曰福者禍之先也利者害之始也恩者怨之  
媒也譽者毀之招也君子不要福故無禍不求利故無害  
不廣恩故無怨不敢譽故無毀又曰好賢者輕譽好仁者  
輕予好義者輕許輕譽失實輕予失恩輕許失言又曰古  
之隱也將以爲止也今則將以仕也古之儉也將以爲廉  
也今則將以爲貪也古之禮也將以爲遜也今則將以爲  
爭也又曰設機以拒禍者禍之標的也任數以防亂者亂  
之藪澤也局鑄固而盜賊至矣權量作而鬭爭興焉革堅

康輶紀行

卷之十一

二

而兵刃利焉城成而衝或作生焉智不可以勝姦也勇  
不可以禦暴也辨不可以釋誹也險不可以避患也其言  
學曰工求其工學者亦求其工乎曰雕鏤削剝木之病也  
織織組麗絲之羶也穿鑿破碎道術之衰也鈎棘排偶文  
章之弊也工乎工乎拙者笑之矣又曰持寶以求市者不  
欲人誇之擇善而求友者不欲人譽之薄我貨者欲與我  
市者也訾我行者欲與我友者也故君子因譽而情疎因  
諄而友密又曰相入者相賊不相入者相息膠漆之投天  
下莫解焉而同歸於物冰炭之反天下莫合焉而各全其  
天故情壞於所溺心壞於所雜君子之性惡其有入也  
右辨言

康輶紀行

卷之十一

三

吳箕常談云輶今人所乘竹輿也漢書嚴助傳輿輶而踰  
嶺輶之義與今正同服虔音橋謂橋梁隘道輿車也臣瓚  
謂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輶音旗廟反  
師古以服音爲是而項氏爲繆以今世俗所呼則服音爲  
繆余按橋中高而前後下輶形似之故字從喬喬高也俗  
人不知音義故從項說

常談又云何比干孝武時爲廷尉張湯持法深刻而比干  
務仁恕數與湯爭所濟活以千數其子孫至肅宗時猶有  
顯者湯之後亦累葉貴盛至東都益顯善惡之報果何如  
耶余謂湯已身受禍矣故更無殃及子孫而身爲大臣執  
法不市已恩有爲國受惡之義子孫之昌亦其宜也

又云史臣譏漢宣帝爲不用儒術宣帝非不用儒其不用  
者妄儒爾且漢之賢輔孰如魏相剛直篤學孰如蕭望之

帝則任相爲宰相又以望之經明持重議論有餘材任宰相既羣試其政事位御史大夫相明經以賢良登第相與望之非儒而何張禹匡衡當時皆有薦者又經試問疑若可用帝悉罷歸其後二人皆懷姦匡衡之畏事不顯張禹之依阿王氏終亡漢室至於僮鄉之封幾同壘斷肥牛之請貪汙身後漢之大姦無若二人帝之不用儒者如此賢矣哉余按嗣之儒者而持論如此由與金谿游講明義理故也嗟乎子夏聖門文學之科也不惟深通六藝而尤以講習禮樂制度爲事夫子他日顧謂之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君子小人者義利之辨而已即子夏自言亦曰事父母竭力事君致身交朋友有信雖曰未學必謂之學世之俗儒何不一猛省也

康輜紀行

卷之十一

四

又云世俗於清明前一日謂之寒食在春最爲佳節其俗以爲由介之推火死故爲之不舉火而食熟物寒食之義始此然以史考之周舉爲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之推火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輒冬中一月寒食莫敢煙爨民甚不堪歲多死者舉乃作帛書以宣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所忍爲民俗難革卽此考之則子推之死當在十一月民寒食故在冬中也今之寒食乃在三月初節與盛冬益遠豈亦自有所謂龍忌之禁章懷以心星爲言亦未必不然荆楚歲時記云冬至後一百五日必有風雨謂之寒食魏武令云冬至後一百五日民多寒食又豈周舉所謂盛冬去火殘損民命者耶瑩按介之推晉人於荆楚無涉

一在冬中一在春季時亦不同自是兩事意周舉作帛書後太原之俗遂革而荆楚之俗猶存附會者遂以爲一事耳又案寒食不同之說始於洪景廬北宋人在吳筠之前查初白云汝南先賢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口寒食鄴中記云并州冬至後一百五日爲介之推斷火冷食三日作乾粥後世以清明前一日爲寒食本此馮星實云荆楚歲時記引琴操以介子推作介子綏以清明前一日爲五月五日不得舉火舉鄴中記又不同瑩按介子推事最先見者後漢周舉傳其後乃有汝南先賢傳鄴中記琴操及荆楚歲時記當以後漢書爲正鄴中記晉人所作魏武時已稱爲冬至後一百五日矣琴操最後又以爲五月五日此等姑存而不論可矣

康輜紀行

卷之十一

五

又云補官舊用板宋明帝泰始中因子勛之難板不能供始用黃紙唐語用綾然亦有用紙者士大夫多自書今顏平原語有存者手筆甚奇余按世以銜名通謁紅帖爲之而名手板觀此可知其由來也釋名曰書姓名於刺上作再拜起居字皆畫其體盡邊如畫刺平交用之下官刺上官中央一行而已記此見古人手板投刺之制

又云房元齡杜如晦同功一體元齡任公竭節心無媚忌務爲寬平宜若有後一傳而隕其家不若如晦之後累葉宰輔與國終始何也史稱元齡善謀如晦長斷豈陰謀之罪造物所不貸耶陳平亦曰我多陰謀道家所忌吾世卽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宋廣平清節剛正而六子皆以不肖斥益人太察則失之不忍非所以貽後此

吳嗣之說也。瑩觀世之貪人，鄙夫身既顯榮，子孫復盛者，多矣。豈其自居卑下，或能多所寬容乎？清風勁節，聲聞百代，而後人往往不振，或有無後者，大都自處過高，不能容物，高而能下，清而不刻，其庶幾乎虞書曰：「敬敷五教，在寬。」又曰：「教胃子寬而栗，湯誥曰：寬而無虐。」論語曰：「寬則得眾，寬者仁之基也。」安有仁人無後者哉？小人能寬，尚可保身，有後，况君子乎？

右吳箕常談六條

初七日，曲濟嘉木參使頭人菊美來稱，昨雅係藏轄願就藏訊詢之蓋理藩院方改造呼畢勒罕冊藏中，檄察木多及乍雅詢大呼圖克圖外，復有幾人印信號紙，得自何年，係何人執掌，曲濟嘉木參得此以為藏中直大呼圖紉二呼圖也，故欲至藏訊初九日，宣太守遣卓尼爾持斷牌付

康輅紀行 卷之十一

六

丹臻江錯受之遺包千總持付曲濟嘉木參不受，是日有餽葡萄酒者，感成一律云：殊方三值思親日，可奈茱萸憶弟時。駿馬新求西域種，葡萄還似故園枝。伯兄宅中葡萄一林味極相似不食已十五空聞節使和鉤町，未許軍丞斬郅支。聖主如天明詔美小臣何敢惜煩辭  
右曲濟嘉木參不受斷牌  
漢書何武等傳贊曰：武嘉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又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於受爵位也。魏鶴山嘗錄此語，余感為五言一首云：一簣障江河，違俗道當失。三危居半歲，殊異未可述。信知九州廣，奚必戀蓬室。寂寓憶陳言，久坐消白日。階前菊已衰，枝上楊未密。志曠居無陋，行孤動斯室。誰言柳下和，已信三黜直。  
右何武傳贊

與竹虛夜話自癸卯二月由臺灣入都，假回桐城，至成都奉使西域中，更裏塘往返及今行經二萬八千里，矣思慕相依壯懷猶昔，不覺身之衰老也。贈一律云：二年二萬八千里，雙騎東西南北人。故國江山隨過眼，蠻天風雨舊隨身。篋中賸有楞伽字，囊下空勞汲黯薪。一語應輸葛藤客，此行猶未到崑崙。  
右與竹虛夜話詩

宋趙忠簡公鼎著有建炎筆錄三卷，記高宗乘輿播遷，逐日諸軍進退及紹興中進用奏對事，益有鑒於哲宗寶錄之誣目，賄同時姦人並進懼紀載之失實，故筆之也。又蘇誣筆錄一卷，則眾姦排擠賤責後於貶所筆之也。紹興七年公為左僕射，上前泛論時事，因及國史上曰：前日觀朱墨本內用朱勾去者，也是太冗。公奏曰：朱勾者，最是美事。

康輅紀行 卷之十一

七

皆蔡卞等不喜之語，亦以其不學，故不知去取耳。如吳奎傳載上神宗疏曰：臣願陛下為堯舜之主，不願陛下為唐德宗猜忌之主。卞等簽云：所引狂悖，今刪去。臣謂載之乃見神宗之聖，蓋主聖然後臣直也。使唐魏徵王珪傳卞下，載當時獻替之言，則後世亦安知太宗為納諫之君，上深以為然。公又曰：使一部盡作諛詞，此豈美事古謂之不諱之朝，蓋屢聞直聲，德盛故也。帝王一代之典，是非褒貶，非子孫所敢為者，所以使後代人君常懷儆懼之心，不敢為非。此孔子作春秋之意也。姦人常以春秋為諛者，大亞諱小惡，必諱而書之不隱也。如吳奎之疏，皆諛言，正論之所難堪者，神宗能容之，是乃盛德事。謂之大惡，可乎？何諱之有。上曰：卿所論甚正，非他人可及也。趙公此奏後世修

國史者不可不知人主觀史尤不可不知也淮西之變張魏公已落職上猶盛怒之公每隨事開解一日內降周祕石公揆李誼彈章後批張浚謫授散官安置嶺表公封批未即行榻前解救再三乃許安置永州上曰浚平日兄事卿卿一旦去國浚所以擠陷卿者無所不至今浚得罪天下卿乃極力營救賢於浚遠矣此事可見公之不以私憾廢公是也公守元鎮晚號得全居士有自誌一篇歷敘生平出身官階至於貶謫公謫後八年卒於海外吉陽軍貶所年六十三為紹興十七年丁卯去岳少保被殺已七年矣

右趙忠簡奏對

漢唐及宋縣官皆稱某縣令宋乾德中乃有知縣之稱自是與令不同後乃混而為一李燾長編云乾德元年六月康輜紀行

卷之十一

八

命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縣常參官知縣自嶼等始也注實錄建隆二年十一月以祠部郎中王景遜為河南令不知諸書何故乃言知縣始此豈令與知縣不同乎李心傳高聞證說云按京朝官出為赤縣令者不復帶本官自唐以來皆然如建隆四年以水部員外郎李瑛為浚儀令之類至是奚嶼始帶大理正出知館陶縣故史臣云常參官知縣自嶼始也然建隆二年六月曹州冤句令曹陟以清翰聞擢任左拾遺知縣事又在奚嶼之前則常參官知縣不自嶼始矣豈非陟以就任改秩之故不得為事始而史臣特取常參官自京都出知外縣者而記之耶大抵國初之制朝官出為縣令則解內職朝官出為知縣則帶本官由此言之令與知縣不同甚明瑩按縣令者本官也言知縣

者非本官也宋時以某官知某縣事猶之以其官知某府州軍皆仍帶京朝官言銜大而職小今守牧或以京官除授而不帶本官縣令則無京官除授之事元明以來縣令皆曰知縣蓋昧其名官之本義矣今直省官惟督撫學政兼帶京朝官銜督撫即不由內官除授者亦得兼京銜以鈐轄兵馬故兼兵部尚書及侍郎以糾彈舉奏故兼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宋敏求曰九節度州為三品刺史州為五品國初曹翰以觀察使判潁州是以四品臨五品也同品為知隔品為判自後唯輔臣宣徽使太子太保僕射為判餘並為知州

右知縣與縣令不同

李心傳朝野雜記孝宗隆興初湯思退復相王諫議大寶上章論列不從奉祠臺諫多引退者張忠簡闡為工部尚書面言之上謂士大夫多賣直故難其選張曰直言士之所尚陛下開納則有益於國家胡忠簡為左史因造朝以此事實之上曰朕以張闡言臺諫事當辨曲直非謂賣直也明日張請對又論臺諫一空上曰卿與胡銓昨日議論一同得非傳會朕止欲辨所論曲直非惡直也張曰陛下當受垢納污若較曲直是非便是拒諫上改容納之降興主聖臣直蓋如此

右張明二忠簡奏對

蘇文忠未嘗執政孝宗乾道末贈太師朝野雜記載其事曰仁宗時蘇儀甫嘗為翰林學士元祐中以子貴贈太師始儀甫嘗游金山題詩曰僧依玉鏡光中住人在金鰲背北行至是蜀僧寶印住金山摘其詩名軒曰玉鑑囑張安國大書而刻之張跋云此翰林學士贈太師蘇公所賦也



碑成僧墓以遺大瑞甘昇一日上過其直廬外望見索觀之意以為又忠也時文忠曾孫季真為給事中他日上更書文忠詩以賜之識其末曰故贈太師蘇軾詩季真拜賜疑之前白曰先臣紹興初嘗贈資政殿學士未嘗贈太師今蒙聖恩乞白朝廷行下上愕曰朕記贈太師久矣季真不敢白問為執政言之執政因奏以為言上始喻金山寺詩乃蘇紳也即曰如軾名德昭著亦嘗贈太師於是降旨施行然上實雅敬文忠居常但稱子瞻東坡舍人草制有曰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翁山之書蓋詞無所憑故但為好語耳余謂文忠之文章氣節異世猶重於人主孝宗所謂名德昭著當贈太師者誠千古之盛事是即所憑矣願遂於因子榮貴而贈官耶伯徵此言欠斟酌矣

康輅紀行

卷之十一

十一

十三日丹臻江錯及西倉儲已以稟來乞恩宣太守不許斷牌亦令繳回蓋丹臻江錯彭錯達吉已遵白瑪奚被革亦服惟彭錯與四郎江折以被革乞恩求為查追搶失財物也  
右丹臻江錯繼斷牌  
宋一代名臣最多說部諸書皆稱其謚今略記其常見者如趙韓王忠獻曹曹秦王武惠彬曹武穆璋潘武惠美呂文穆蒙呂文靖夷李文正昉宋惠安琪宋元憲祥宋景文祁楊文莊徽呂正惠端李文靖沆王文正旦寇忠愍準張忠定詵富文忠弼韓忠獻琦文忠烈彥博范文正仲淹曾宣靖公亮歐陽文忠修蘇文忠軾蘇文定轍劉忠定安世楊文公億趙清獻沐李文定迪司馬文正光畢文簡士安狄武襄青王文正會錢宣靖若水薛簡肅本孫宣

公輿蔡文忠齊張文節知白明文烈錫吳正肅青余襄公靖孫溫靖固向文簡敏中魯肅簡宗道陳文忠堯叟張忠獻呂忠穆頤浩韓蘄王忠獻世忠岳鄂王忠武飛李忠定綱劉武信光世宗忠簡澤劉忠武錡吳武安玠馮文簡當世陳忠肅璋鄒忠公浩虞忠肅允文洪忠宣誥洪文惠适洪文敏邁王文公珪王文忠堯臣曾文安鞏洪文安遵胡忠簡銓張忠簡闢丁文簡度李文簡意范文穆成大黃文節庭堅范忠文鎮胡文公宿種忠憲師道趙忠定愚陳正獻後卿胡文靖晉臣  
右宋諸公謚

宋時舉行制科蓋以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而設也舊制命兩省學士官考試於祕閣御史監之試六論每首五百字以上於九經十七史七書未詳國語荀揚管子文中子正

康輅紀行

卷之十一

十一

文內出題四通以上為合格仍分五等以試卷繳奏御前折號入四等以上召赴殿試其日上臨軒親策限三千字以上宰相撰題并用註疏對策先引出處然後言事紹聖後廢制科南渡復舉有司請除疏義不可久之無應者孝宗乃詔權於經史諸子正文出題僅得李垢一人應詔治熙四年復舉賢良方正垢弟李塾及朝官姜凱鄭建德馬萬頃應詔近侍貴璫恐制策攻已共搖沮之舍人錢師魏承襲近旨奏言制舉甚重請難其題因差師魏考試故事六題一明一暗原註上下文有度數師魏所命皆暗題試卷內多不知題出處有僅及二通者上命賜束帛罷之舉者皆放罪李垢時為著作郎被旨考上舍試策問本朝制科典故有云薛洵皆嘗黜落富弼張方平粗識題意亦不

免錯悞遂爲臺官所攻罷去明年言者又論註疏命趙益以觀其博洽謂宜復舊又從之十二年李獻之以右史直禁林面奏賢良之舉肇自漢文本求讜言以神闕政未聞責以記誦之學也使其才行學識如晁董之倫雖註疏未能盡記於治道何損乃復罷註疏命趙右見李心傳伯微朝野雜記余謂事當顧名思義制科所舉名爲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而乃欲以觀其博洽與設科之義何涉夫不又有博學鴻詞之舉乎國家取士人材原不一途要以植品立行通達治理爲有體有用之學得之乃可相與爲治如博學鴻詞之士不過人才中之一端耳較之體用兼賅者固猶後焉矣而乃逐末遂忘其本則雖有管葛姚宋之儔亦皆下第矣豈但晁董之倫哉爲人君者求治之誠既有

康輜紀行

卷之十一

十一

所不足而執政變遷又恐對策者或攻其短則惟以隱僻雜藝之事難之使不暇於言治而其言則曰欲以觀其博洽也嗚呼非英明特識之主其能不爲所蔽惑也哉

石宋舉制科

前代太學以養天下之士國子監以養胄子宋時太學養士最盛於崇甯大觀年間紹興中詔以七百人爲額上舍生三十員內舍生百員外舍生五百七十員每三年科場率四人而一若積行校藝而升上舍者則不待選舉而釋褐焉國子監生員皆胄子也行在職事官同姓總麻親釐務官大功親屬補試入學每三年科場率三人而取一然太學生皆得以公私試積校定分數升舍惟國子生以父兄嫌但寄理而已須父兄外補乃移入太學而後得升是

太學與國子監判然兩學明矣又有宗太學即今之咸安宮學也今之景山官學八旗官學即古之國子監也乃諸官學不云國子而以太學爲國子監名實似有舛異蓋沿明制未之釐正學者不可不知

右太學與國子監不同

李伯微言宋初混一天下歲入緡錢千六百餘萬太宗以爲極盛兩倍唐室矣天禧末所入增至二千六百五十餘萬緡嘉祐間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餘萬緡至熙豐間合苗役等錢所入乃至六千餘萬元祐之初除其苛急歲入尙四千八百餘萬渡江之末字恐東南歲入不滿千萬遠淳熙末遂增至六千五百三十餘萬緡今東南歲入之數獨上供錢二百萬緡此祖宗正賦也其六百六十餘萬緡號經制蓋呂元直在戶部時復之七百八十餘萬緡號總

康輜紀行

卷之十一

十一

制孟富文秉政時創之四百餘萬緡號月椿錢蓋朱藏一當國時取之自經制以下錢皆增賦也合茶鹽酒算坑冶權貨總本和買之入又四千四百九十餘萬緡宜民力之困矣 經制錢者宜和末陳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制比較酒務即頭子錢頭子錢即唐德宗除陌錢之法五代國初亦取之以供州用康定元年始令具數申省政和四年又令給納條省錢物每貫取五文及亨伯爲經制遂令凡公家出納每千取二十三文其錢止供十三州縣及漕計支用靖康初廢高宗建炎二年在維揚四方貢賦不能如期至行在戶部尙書呂元直翰林學士葉少蘊乃請復之三年冬遂命東南八路提刑司收五色經制錢赴行在一收添酒錢二量添賣糟錢三增添田宅牙稅錢四

等請受頭子錢五樓店務添收三分房錢紹興十年又增頭子錢十三文充經制東南歲入凡六百六十餘萬緡而四川不與焉凡公家出納每千經總二制共取五十六錢視宣和時過倍。總制錢者紹興五年高宗在平江孟富文提領措置財用請以總制司為名專察內外官司隱漏遺失從之於是首增頭子錢為三十文登按原制二十文今增七文又請收者戶長庸錢抵當四分息錢轉運司移用錢勘合朱墨錢常平司七分錢入戶合零就整二稅錢免役一分寬贖錢官戶不減半民戶增三分役錢常平司五文頭子錢並令諸州通判諸路提刑催充總制乾道元年又增頭子錢每貫十三文。四川經總制錢額五百四十餘萬緡其一百三十餘萬緡贖軍一百三十四萬緡應副湖廣總康輜紀行

卷之十一

十四

其直者視鄰田估之。產去券存者皆倍其賦細民基地亦有算納錢除威茂珍州長甯軍及關外四州不括凡三十三郡共得錢四百六十八萬緡成都等二十四州未見數明年沈德和為制置使首以蜀中折白契錢不便為言議者亦謂其斂怨乃詔自登極赦前是年宗登極有帶白契者皆蠲之即已輸許對折二稅。稱提錢者四川益梓利三路茶鹽酒課及租佃官田應輸錢引者每千別輸三十錢為鑄本。月椿錢者蓋自紹興二年淮南宣撫使韓世忠駐軍建康令江東漕臣月椿錢三十萬緡以酒租上供經制等錢應副其後江浙湖南皆有之雖命以上供經制係省封椿等錢充其數然所椿不能給十之一二故郡邑多橫賦於民如江南之科罰湖南之麴引在上者無以禁之大為東南之患。身丁錢者東南淮浙湖廣等路皆有之自馬氏据湖南始取永道郴州桂陽軍茶陵縣民丁錢納米麥嘉祐四年詔無業者與除放有業者減半然道州丁米歲猶二千石人甚苦之紹興五年守臣趙坦請以一分敷於田畝二分敷於民丁詔下其議漕司言如此則貧民每丁當輸二斗有奇乞盡敷於田畝言者以為太重請損其一分詔漕司相度六年樞密院檢詳王迪又請兩路丁錢隨田帶稅不果行十四年知永州羅長源言於朝遂盡放湖南諸郡丁錢然上供椿數則如故後十餘年楊良佐邦弼為漕乃奏除之。江東諸郡丁口鹽錢者李氏有國日所初也蓋以秦當作秦州及靜海軍州今通鹽貨計口俵散收錢入官其後失淮南鹽不可得既又合折綿絹輸之民

卷之十一

十五

益以爲病明道二年范文正公爲江淮安撫乞會稽一路王戶以見在鹽價於春時給鹽食用隨夏稅送納價錢奏可其後謂之蠶鹽者此也 兩淮身丁錢者始未行鈔法以前每丁給鹽一斗輸錢百六十有六謂之丁鹽錢皇祐中諭民以紬絹依時值折納謂之丁絹自鈔法行後鹽盡通商民無所給每丁仍增錢爲三百六十謂之身丁錢大觀中始令三丁納絹一匹當時絹賤未有倍費其後物價益貴乃令每丁輸絹一丈綿一兩皆取於五等下戶民病之建炎三年詔以一半折絹一半納見錢紹興二十五年上念浙民困特免丁絹錢綿一年以內府錢帛償戶部乾道三年免兩浙災傷郡邑身丁錢十三萬七千緡絹十六萬三千匹臨安駐蹕所在每三年輒下詔除免一年至開康輦紀行

卷之十一

十六

禧元年御筆浙路身丁錢永與除免 兩淮丁錢者不知所從始乾道末詔民戶一丁充民兵者本身丁錢勿輸二廣丁錢亦不知所始廣西郡縣貧薄凡民間父祖年六十以上而身丁未成者亦行科納謂之掛丁錢大抵丁錢多僞國所創嘗謂唐之庸錢已均入二稅矣後世差役復不免焉是力役之征既取其二也本朝王安石令民輸錢免役而紹興後所謂者戶長保正催錢復不給焉是取其三也合丁錢而論之力役之征蓋取其四矣而一有邊事則免夫之令又不得免焉是取其五也孟子曰有布縷之征有穀粟之征有力役之征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葦用其三而父子離今布縷之征有折稅有和預四川路有激賞而東南有丁絹是布縷之征三也穀粟之征有稅

米有義倉有和糴之勸而斗面加耗之輸不與是穀粟之征亦三也通力役之征而論之蓋用其十矣民安得不困乎右李心傳伯微朝野雜錄通載宋時丁賦之弊如此蓋南渡偏安又軍旅數興故也而當時民心不以爲怨則祖宗忠厚之澤深矣後世謀國用者所當考鏡也文獻通考或有未詳余故喜而錄之宋時封樁蓋如今之封貯樁者封之不動以備非常此與公使錢皆法之最善者也宋時又有僧道士免丁錢紹興十五年始取之自十五千至二千凡九等大率律院散僧丁五千禪寺僧官觀道士觀散眾丁二千長安知觀知事法師有紫衣師號者皆次第增錢六字四字師號者又倍於是咸人緡錢約五十萬隸上供二十四年以紫衣師號不售乃詔律院有紫衣若康輦紀行

卷之十一

十七

師號者輸錢視禪利禪僧及宮觀道士有之者丁輸錢一千三百有奇 祠部度牒自治平四年冬始鬻之熙寧之直爲百二十千渡江後增至二百千其後民間賤之止直二十千而已紹興中李仲允人見言今歲鬻度牒萬是失萬農也積而累之農幾盡矣上納其言十二年罷兵遂不復鬻久之復以其絕產隸郡國養士二十六年王大寶爲國子司業復請放行上諭大臣曰人多以鬻度牒爲利亦以延人主壽爲言朕謂人主但當事合天心而仁及生民自當享國長久如高齊蕭梁奉佛皆無益也僧徒不耕而食不蠶而衣無父子君臣之禮以死生禍福恐無知之民蠱教傷民莫此爲甚豈宜廣也輔臣皆稱善然諸路僧尼猶二十餘萬人道士女冠萬餘人明年遂詔換給不盡度

曠皆歸禮部二十一年間虜金亮欲敗盟始放度牒增直為五百千隆興初詔減為三百千因出度牒二萬鬻於江浙湖南福建計直去百萬緡期以一年州縣皆抑以與民民大以為擾御史周元特言之乃損為二百五十千自辛巳後九年之閒鬻度牒十二萬道孝宗知之詔權行住賣乾道六年又增為四百千海熙初又增五十千復詔四川度牒每道估川錢引八百千自後四川總領所歲得度牒六百六十一道以補還酒課蠲減之數而東南諸路委都司官給賣歲亦不下二千三百有奇然僧道士有金錢而度牒不可得故蜀中度牒官直千引民間至直千六百引嘉泰二年朱晦翁為浙東提舉遇饑歲亦請度牒於朝以備糴濟益度牒已為緩急所仰不可復廢矣度牒初以黃

康輜紀行 卷之十一

六

紙紹興五年易以絹七年又易為綾瑩謂僧道出家所以講習經法脫遺世俗修身心也乃以數百緡千緡買度牒為之何哉是其所利必有十倍於度牒者矣高宗所云蓋政害民者誠中其弊也徒以軍興絀費遂自反其汗至大儒亦因饑歲請用以救荒蓋當時寺觀歷經人主崇奉士大夫亦好為方外之交長住產業本豐又益以不時之施入金錢廣積與其供不肖緡黃之侈奉母甯損其所有以贍軍用而活民命也權其輕重誰曰不宜

右南宋錢賦頌詩

今時自京師至直省皆患銀貴錢賤乾隆嘉慶之閒銀一兩易錢一千文嘉慶末年易錢一千二百文道光以來益增十五年後每銀一兩直銅錢一千五六百文至今莫能減也說者皆以紋銀西北出邊東南出洋為病是則然

矣然嘗考南宋時諸道士供銀皆置場買發蜀中銀每法稱一兩用本錢六引而行在左藏庫折銀才直三千三百文民間之直不滿三千是今時極貴之銀價尚不過南宋時銀價之半直也李心傳朝野雜記言宋初諸道歲貢銀額一千八百六十餘萬兩考其時惟廣南江浙江西浙東浙西福建有銀坑渡江後復停開銀坑八十四處所出產者本少故貢額不及二千萬 本朝各直省歲征各項額銀五千四百餘萬兩歲入銀數倍半於宋而銀鑛停閉已久民間所貢輸者皆明季國中之餘積也用而無繼何能不匱即無出邊出洋之患猶不能使其不貴况出外者滔滔無已耶古人有言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夫道無古今其為物也虛故用之無盡寶之在地非千數百年蘊氣含

康輜紀行 卷之十一

七

構不能產之其為物也有數當其竭也地即欲不愛之而不能人值其際惟撙節之以待其繼而已強欲其盈豈可得哉 右銀貴錢賤 異域諸國產金銀者班書言罽賓國有金銀銅錫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烏弋山離國錢貨金珠皆與罽賓同其錢獨文為人頭藉為騎馬以金銀飾仗安息國亦以銀為錢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大月支國錢貨同安息范書言大秦國在海西多金銀奇寶以金銀為錢銀錢十當金錢一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利有十倍天竺國土出金銀銅鐵鉛錫趙汝适諸蕃志言闍婆國領兵者歲給金二十兩勝兵三萬歲亦給金有差婚無媒妁但納黃金女家罰罪者隨輕重罰金以贖以銅銀

錫雜鑄爲錢錢六十準金一兩蘇吉丹國民閒貿易用雜白銀爲幣狀如骰子上鑲蕃官印記六十四隻準金一兩名曰開婆金大食國巨富金銀以量爲秤晉拔國產生金蘆眉國金銀爲錢冥陀蠻國有大山有井每歲兩次水溢流入於海所過沙石經此水浸皆成金合山人常祭井如銅鐵鉛錫用火燒紅取水沃之輒變成金坤輿圖說言熱爾瑪尼亞之屬國波夜米亞生金塊有重十餘斤者河底常有金如豆粒諾而忽惹亞國歐羅巴稱第一富庶多五金財貨貿易不以金銀以物相抵莫諾木大彼亞國黃金最多地無寸鐵特貴重之百爾西亞國一塔以黃金鑄成亞喇比亞國土產金銀以西把尼亞國產五金有名城曰巴未利亞近地中海爲亞墨利加諸船所聚金銀如土歐

康輜紀行

卷之十一

二十

羅巴州大小七十餘國出五金以金銀銅鑄錢爲幣伯西爾國有銀河水味甘美湧溢平地水退布地皆銀沙銀粒金加西臘國地出金銀天下稱首其鑛有凹坑深者二百丈役者常三萬人所得金銀國王什取其一其山麓有城名曰銀城百物俱貴獨銀至賤貿易用銀錢五等大者八錢小至五分金錢四等大者十兩小者一兩歐羅巴自通道以來歲歲交易獲金銀甚多白露大小數十國廣袤萬餘里出金鑛取時金土互潮別之金多於土故金銀甚多國王宮殿皆黃金爲板飾之獨不產鐵兵器用燒木鋸石今漸知用鐵然至貴餘器物皆金銀銅三種爲之右凡海外異域諸國產金銀者略見於此以余所聞見蜀滇諸司境內及打箭爐外至京後藏及阿里其產金之地尤多

而土司夷人皆愛惜之甚恐漢人開採大吏亦體盛代示禁之意恐生邊釁皆寘之不復事採取故邊境稍安此豈外夷貪利所能仰企萬一者哉

右異域產金銀

蘇長公送劉述詩憂來洗盞欲強醉寂寞空齋臥空艸公廚十日不生烟更望紅裙踏筵擗公在烏臺自解此詩云酒食無備齋廚索然以譏朝廷新法行減削公使錢太甚余按李心傳朝野雜記公使庫者諸道監帥司及州軍邊縣皆有之蓋祖宗時以前代牧伯皆斂於民以佐廟傳是以制公使錢以給其費懼擾及民也然正賜錢不多而者令許收遺利以此州郡得自恣若帥憲等司則有撫養備邊等庫以助公使又云公使苞苴在東南爲尤甚揚州一郡每歲餽遺見於帳籍者至十二萬緡江浙諸郡每以酒

康輜紀行

卷之十一

二十一

遺中都官歲五六至必數千瓶清熙中王仲行尙書爲平江守與詞官范致能胡長文厚一飲費千餘緡又有蜀人守潭及以總計攝潤者視事不半歲過例餽送至四十五萬緡供宅酒至二百餘斛孝宗怒而絀之近蜀中會聚打組率以三百五十千爲準有一身適兼數職者則併受數人之餽陳給事峴爲蜀帥馮少卿憲爲成都漕就以所遺原物報之陳怒奏其容覆贓本朝廷移之逮陳敗乃得直時芮國器侍郎趙子直丞相相繼爲西江漕凡四方之聘幣皆不入家置養濟院於南昌以養貧者朱少卿時敏爲潼川守受四方之饋每以其物報之趙德老鎮成都受而別儲之臨行以散宗室之貧者此皆廉節之可紀者也右李所記公使錢本末如此是州軍以下正賜錢外復許



收遺利宜可自恣觀南渡後所費之侈殊不如蘇公之所云也竊意當日神宗見公詩必有感悟而寬恤臣下者其後章蔡當國四方饒賒爭致州軍所取於公使遺利之外者不知凡幾矣豈僅見於帳籍之數乎蜀道去京師遠自古稱銅山之富宜帥此者如貪泉之飲也朱趙諸公何殊吳隱之之在廣州耶

右公使錢

宋高熙中孝宗嘗作原道辨大略謂三教本不相遠特所施不同至其末流昧者執之而自爲異耳以佛修心以道養身以儒治世可也又何惑焉文成使人持示史文惠浩史公時再免相侍經席奏曰臣惟韓愈作是一篇唐人無不敬服本朝言道者亦莫之貶蓋其所主在帝王傳道之宗乃萬世不易之論原其意在於扶世立教所以人不取

康輜紀行

卷之十一

三

議陛下聖學高明融會釋老使之歸於儒宗末章乃欲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是本欲融會而自生分別也大學之道自物格知至而至於天下平可以修身可以養生可以治世無所處而不當矣又何假佛老之說耶陛下此文一出須占十分道理不可使後世之士議陛下如陛下之議韓愈也望稍寬定末章則善無以加矣程泰之以刑部侍郎侍講席亦言之於是易名三教論孝宗又嘗觀批劉後溪策論科場取士之道後數百言略曰用人之弊人君患在乏知人之哲寡於學而昧於道况又擇相不審至於懷姦私壞紀綱亂法度及敗而逐之不治之事已不可勝言矣宰相不能擇人每差一官則曰此人中高第眞好士人也終不考其才行何如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

而誤國者大將而敗軍師者皆未嘗誅戮之要在人君必審擇相宰相爲官擇人懋賞立乎前嚴誅設乎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御筆既出中外大聳一日上遣持示史魏公浩史公曰唐虞之朝四凶極惡止於流竄而三考之法不過黜陟幽明而已未嘗有誅戮之科也若甘誓允征所云乃爲行師用眾設耳蓋誅戮大臣乃秦漢法也漢之七制可稱治主然見爲雜霸不得進於三代此其大疵也太祖皇帝深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爲戒制法以仁待臣下以禮列聖傳心至仁宗而德化隆洽至於朝廷之上取言人過故本朝之治獨與三代同風此則祖宗之家法也而聖訓則曰過於忠厚夫爲國而底於忠厚豈易得哉而豈有過者哉臣恐議者以陛下欲行刻薄之政而歸過祖宗此

康輜紀行

卷之十一

三

不可不審思也若必欲宣示於外乞改曰一於忠厚尚庶幾焉丞相疑是趙亦言宰相如司馬光恐非懋賞嚴誅所能勉有孝宗悔乃改削其辭宣示仍付史館李伯微謂史公爲人重厚進說上前務存大體多有裨益余按史浩自編節峯漫語有回奏御製原道辯及策士聖訓載此事家惜抱先生曰浩謂恐其君過語傳於天下是以致辯欲掩其失今反載之已集是揚君過而已爲名也况孝宗所云國朝以來過於忠厚此於事頗得實未爲失浩之斤斤致辨徒爲將相誤國失事者地耳浩頗主和議與張魏公異議特尚喜薦人才故爲朱子所稱伯微遂盛稱浩此二事要當以惜翁之言爲允云李伯微非惟熟於朝章典故明於政事得失且議論醇正余深服之如論高宗配享以呂



忠穆顧浩趙忠節韓忠獻張俊配而不及張魏公其議首  
建於洪景廬則詳記楊廷秀<sup>其</sup>之奏以明洪議之非復自  
著曰呂元直不厭人望張俊晚附秦檜力主和議誣殺岳  
飛不宜在預享之列又曰魏公不得預享但以富平淮西  
符離三敗之故而考曹彬岐溝之役其喪師感國亦不  
下於富平與符離今以一青掩其大德蓋景廬兄弟皆湯  
思退舊客風有恨於魏公故以復辟之勳歸之呂元直也  
又論光宗配享不及周益公必大雷衛公以學黨之故  
則謂前朝如富公司馬公皆嘗被罪於熙寧紹聖之間而  
不害其配享未可以此致疑又論宣聖配享以未去王安  
石父子為恨且曰周二程張四先生繼絕學於千載之後  
正人心明天理自游夏諸賢有不能及其視馬鄭諸儒之

康輜紀行 卷之十一

三

功孰多雖以配享也可然論道統之傳則當升曾子子思  
於堂上而始列四先生及朱先生於從祀余老矣自念不  
及與朝廷之議會有達者舉行之云余按朱子卒於高宗  
慶元六年庚申伯微此書著於嘉定九年丙子其持論如  
此是時距朱子卒甫十六年耳及理宗淳祐元年辛丑遂  
詔以周張二程與朱子並從祀孔廟黜王安石距丙子蓋  
二十五年恐伯微不及見之矣正論蚤定其合天理服人  
心如此非有見於聖人之學者其能為此言乎

源道

又記孟子廟配享從祀云自元豐以孟子為鄒國公配食  
先聖而鄒國公廟在兗州之鄒縣政和五年春乃詔樂正  
子克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加封爵焉樂正子克利國侯

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浩生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  
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僂源  
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邱蒙項城  
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盆城括萊陽伯季孫豐陽伯  
子叔子陽伯叔字下當有脫字  
子陽似當作濞陽自渡江以後鄒魯隔絕而  
孟子無廟其配食從祀學者多不及知故表出之

宋孝宗為南渡令主而溺於藩邸舊人龍大淵會觀帝以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受內禪是月龍大淵即自左武大夫  
為樞密副都承旨會觀自武翼郎帶御器械兼幹辦皇城  
司二人帝為建王時內知客也其年十月劉汝一度除右  
諫議大夫入對首論待小人不可無節明年三月上奏劾  
大淵輕儇浮淺恃恩寵入則侍帷幄之謀出則陪廟堂

康輜紀行 卷之十一

三

之議搖唇鼓舌變亂是非凡皇聞宴昵之私宮嬪嬉笑之  
語宣揚於外以自夸諛上累聖德伏望斥退又進故事因  
論京房指謂石顯元帝亦自知之而不能益不能以公  
議勝私欲耳反覆數百言尤為切至越日詔大淵除知閣  
門事觀權知閣門事汝一言臣欲抑之而陛下揚之臣欲  
退之而陛下進之臣欲使之畏職而陛下示之以無所忌  
憚是臣所言皆為欺罔乞賜貶黜不報張直父震為中書  
舍人繳其命至再侍御史胡周伯沂亦論二人市權招士  
望并遠之以防其微給舍金彥行安節周子充必大再封  
還錄黃言二人功過能否臣等初不詳知但見縉紳士民  
指目者多今論其職事則或捨劇就閒論班次則皆遷矣  
帝以為朋黨眾人相繼乞去大淵自左武大夫宜觀察使

幹辦皇城司除知開門事不三年帝察其姦欺諸人相繼  
召用大淵卒以斥死可謂明矣而其後會觀卒爲節度使  
除少保當時論觀者尤眾中外皆惡之帝獨憐觀不之恤  
也嗟乎自古以來特藩邸東宮之舊雖爲士人而輕儇浮  
淺市權招士如王任王叔文者有之豈獨若輩哉人君亦  
既知之乃或黜而死或已黜而卒爲使相豈小人富貴亦  
有其命雖明主亦無如之何耶幸而人主英明不能爲患  
設如漢之桓靈明之熹宗不其殆哉

右李伯微論配享二條

秦檜趨召岳侯自朱僊鎮班師用金字牌未聞其制頃見  
朝野雜記云近歲郵遞之最速者莫若金字牌遞凡赦書  
及軍機要務則用之仍自內侍省遣撥自行在至成都率  
十八日而至蓋日行四百餘里乾道末令樞密至軍期急

康輜紀行

卷之十一

三

連文字牌雄黃青字日行三百五十里紹熙末改作黑漆  
紅字牌奏委逐路提舉官催督歲終校其遲速最甚以議  
賞罰仍命逐州通判具出入界日時狀申省久之積緩復  
如故邱宗卿帥蜀始勅擺鋪以健步四十人爲之歲增給  
錢八千餘緡月以初三十八兩遣平安報至行在率一月  
而達自後私書叢委每遞至數百由是往來稍逾期自成  
都而東猶不過月自行在而西或三十五六日云余按南  
宋所云行在者杭州也當時陝豫不通取道皆由湖北江  
南而至浙西金字牌文日行四百里十八日而至蓋凡七  
千二百里也當時軍機急速日行僅四百里今則自三百  
里遞緊至六百里而紅旗大捷之報且八百里矣孟子置  
郵傳命古註云置驛也郵馴也揚升庵據說文馴傳也驛

置也以爲置緩而郵速驛遲而馴疾置有安置之義如今  
制云日行一程郵有過而不留之義如今制云倍道兼行  
也更引左傳楚子乘駟車會師於臨品之上邲奚乘駟而  
見范宣子子太使駟調諸王又云吾將使駟聘問諸首左  
傳四駟字皆速馳之義後世吏牘俗書以駟爲驛之省文  
春秋大全遂盡改左傳四駟字爲驛作者之精意隱矣又  
曰漢制四馬高車爲置傳皆君與大夫所乘其行安舒一  
馬二馬爲輶傳軍書使命之用不得不急漢文帝自代來  
乘六傳車亦取其速由此言之可以考古人傳命之制矣  
故因金字牌而附及之

右金字牌驛遞

康輜紀行

卷之十一

三

康輜紀行卷之十一終

桐城姚瑩展和甫

今制州縣官相驗命案皆依部頒屍格官親率刑作驗畢刑件高聲喝報某處傷有或無本官親以硃筆逐一填註此格存案刑吏照錄屍格五本著驗官銜名及刑件結狀姓名用印申報所司此制蓋亦創自北宋始先檢驗之法甚備其後郡縣玩弛或不即委官或所委官不即至亦不親視甚則以不堪檢覆告由是吏姦得肆冤枉不明獄訟滋熾清熙初浙西提點刑獄鄭興裔乃創為檢驗格目排立字號分界屬縣遇有告殺人者即以格目三本付所委官凡告人及所委官屬行吏姓名受狀承牒及到檢所時日廨舍去檢所遠近傷損痕數致命因依悉書填之一

康輶紀行

卷之十二

申所屬州縣一付被害之家一申本司又言於朝乞下刑部鑲版頒之諸路提刑司准此從之遂著為令此清熙元年五月事也見建炎以來續朝野雜記元明至今格式相因惟小有更異此法則自鄭創始也興裔平陽人後徙開封徽宗后戚也早以後澤入官歷有政績仕至武泰軍節度使諡惠肅宋世州縣官不自相驗始自太宗至道元年命節度至刺史勿與金穀刑獄止委通判及判官見宋史右州縣相驗屍格二十六日察木多大倉儲巴來言始見兩呼圖克圖勸解已各有悔意詎大呼圖連得藏檄達末冷中吉德憑之已決計訴藏求訊二呼圖克圖聞之亦決意回巢矣右

察木多河魚不甚大而味殊佳刺麻及蕃漢民皆食措把

牛羊肉而已不解鮮食故少賣魚者蕃童偶釣得魚余與丁別駕輒買之尺魚一尾約銀二分嗣是有魚每持來余為一絕贈魚童曰兩三土屋傍河干十五兒童解釣竿賣去素鱗勒阿母措把幾日足朝餐右昌都河魚

趙汝适諸蕃志東南南海中有毘舍耶國語言不通商販不及袒裸時唯殆畜類也泉州有海島曰彭湖隸首江縣與其國密邇時至寇掠其來不測多罹生噉之害居民苦之清熙開國之酋豪常率數百輩猝至泉之水灣圍頭等村恣行凶暴戕人無數淫其婦女已而殺之喜鐵器及匙筋人閉戶則免但刳其門圈而去擲以匙筋則俯拾之可緩數步官軍擒捕見鐵騎則號刳其甲駢首就戮而不知悔臨敵用標鎗繫繩十餘丈為操縱蓋愛其鐵不忍棄也余

康輶紀行

卷之十二

按此云毘舍耶國即今之臺灣也其言人之情狀與今生蕃在山中者正同道光元年余至噶瑪蘭其人男女猶多袒裸者生蕃喜鐵善用標鎗至今猶然而山外熟蕃則衣冠飲食多與漢人同亦知耕種五穀矣南宋去今八百餘年耳臺灣自明季始為紅毛所據鄭氏父子驅逐紅毛而有之本朝康熙二十七年八版圖至今得沐聖化教養近二百年已變華野睢富庶若此更百餘年山後之地盡闢豈非海外一大都會耶吾人生居中土但見 盛世文物聲明如書籍所載太古清樸陋野之風徒存想像以余所見臺灣生蕃則已身遊洪荒之世矣今又來茲異域暢覽夷風然後知六合之內人物由樸而華作之君師其理一也右諸蕃志

西南諸夷自漢迄明載於正史者略備矣大抵皆入貢之國馬賁與四裔考亦與史相出入而不及元以後自明成宣二帝屢遣內侍遍歷洋島由是華人益造海舶逐利至今數百年間見益真而諸蕃亦自改奪相仍國名今昔互異制度風俗由樸而華古時奉佛諸國自歐羅巴耶穌以後多已改奉天主之教又翻譯語言文字時有訛誤欲指今時某地即古之某國誠茫然也講地理者於中國古今郡縣猶多未能確指况外夷乎雖然字內之事無非以漸而開其始莫不荒渺必有人焉畱心採訪隨時紀載以貽後人積久考訂可以得其梗概故商賈之言時神正史國家或有事邊海時亦有需於此豈徒夸學人之博物哉以余所見正史外夷傳魏法顯唐元奘佛國記及趙汝适諸康輶紀行

卷之十二

三

蕃志艾儒略職方外紀馬端臨四裔考南懷仁坤輿圖說陳倫炯海國聞見錄王大海海島逸志七十四西域聞見錄松相國綏服紀略數種稍得其概欲論著之未果近歲邵陽魏源字默深得林尙書所譯歐羅巴人四洲志更以舊聞異域之書十餘種遍加考證作海國圖志六十卷通中外之異言訂地名之沿革諸國崇奉佛教回教天主教之異同源流大山巨澤之原委分合五天竺俄羅斯吉吉利佛蘭西彌利堅利未亞各域內區分之部落貿易攻戰之所長金銀貨貝之所出無不詳載言之如指諸掌皆有據依非憑臆說余數十年之所欲言所欲究者得默深此書可以釋然無憾矣

右商賈說外夷有裨正史

默深有海國古今沿革圖余略爲考訂之今錄於此古今

異名可以一覽瞭然

東南洋諸島國

日本古曰倭

琉球古曰中山

臺灣古曰昆侖耶曰鷄籠山

小呂宋一曰蠻里刺

苗里霧一作貓里霧

萬老高無異稱

丁機宜無異稱

美洛居一作木路各一作馬路古一作米六合

吉利門一作西里米一作筆尖關

大新荷蘭古曰婆羅島曰婆泥曰大瓜哇內有息和太山

康輶紀行

卷之十二

四

各國環之爲馬辰國一作馬神文萊國一作文郎與蘇祿國朱葛焦刺國而四

新學古曰板榔嶼曰交欄山一作勾欄山

小新荷蘭古曰呀瓦曰小瓜哇曰葛雷巴一作交雷巴一作加雷巴

蘇門答刺古曰婆利曰亞齊

三佛齊古曰勃林曰舊港曰于陀利曰萬古屢

下港古曰閩婆一作社婆曰訶陵曰順塔曰莆家龍

東南洋岸國

朝鮮古曰高句麗曰高麗曰新羅曰百濟

越南東都古曰象郡曰交趾越南西都古曰越裳曰日南

日林邑曰占城越南西都濱海之地曰龍柰一作農耐一

作祿賴古曰賓龍一作賓陀羅又曰賓龍盧明以來入貢中國曰港口英夷稱之曰干陀底阿

暹羅古本二國曰扶南

暹羅之東瀕海地曰東埔寨自稱曰甘李智古曰真臘一陸真臘曰名蔑一水真臘曰本底

南掌國車里國老撾國皆介暹羅之西緬甸之東古史無整線整邁即古大小八百息婦國八百息婦之東南斗入

大海各國環錯一曰未膳勝亦作宋卡一作末腳亦曰大况亦作大年一曰吉蘭丹一曰丁葛奴亦作丁加羅一曰

彭亨亦作邦項一曰新加坡亦作新忌利坡亦作新州府古舊柔佛國也亦曰烏丁焦林一曰滿刺加古曰頓遜亦

曰哥羅富沙亦曰麻六甲緬甸古曰驃國曰朱坡今稱之康輜紀行 卷之十二 五

曰烏士

又有吉德國沙刺我國大葛蘭小葛蘭國皆在東印度大金沙江東岸疑古之柯枝國盤盤國也

東印度之北境曰廓爾喀即哲孟雄洛敏湯作木朗三部又并古巴勒布及布魯克巴二國地

東印度一作東天竺其河曰東恒河大金沙江入之英夷稱之曰安日得河一作安市治河一作激治新河

西南洋諸岸國 西洋古里西洋瑣里坎巴皆見明史今無聞地在東印度

東恆河北岸 北印度克什彌爾國一作乞石米爾一作伽澄彌羅古曰

巽賓北印度之北境巴達克山古曰烏稅曰觀賀羅曰梵

衍羅

北印度之西境愛烏罕國古曰畢迦試曰喀布爾

機注國一曰東多爾其又作土爾其即小白頭回國也

中印度即中天竺亦作身毒亦作痕都亦作溫都斯坦亦作忻都古曰舍衛國摩竭陀國烏戈山離國元代曰額納

特河克南懷仁圖說之莫臥爾國海錄之金眼回子地皆指此也

東印度孟加刺國明史作榜葛刺夷曰孟阿刺夷曰明阿刺夷曰明絞管在東印度東恆河南岸今為英吉利大埠

南印度曰曼達刺薩古分數國見大唐西域記在印度南橫隔恒河斗入海中今則西洋各國市埠環之英埠曰笨

支里佛蘭西埠曰馬英曰固貞荷蘭埠曰加補曰西嶺曰康輜紀行 卷之十二 六

即社甸甸牙埠曰淡項英吉利埠曰孟邁一曰望邁一作孟買又埠埠曰馬刺他甸甸牙又埠曰戈什塔古曰補陀落

伽山 西印度古曰安息曰大食曰巴社一作報達二作高奢一作包社坤輿圖謂之伯爾西亞明史謂之忽魯謨斯即大

白頭回國也其水曰乾陀衛大江亦名枝扈黎黎大江裏海古曰雷翥海亦曰北高海亦曰鹹海亦曰騰吉斯湖

亦曰格騰里澤英夷謂之加士比唵海 東紅海一曰過達水

南都魯機古曰西女國曰度爾格國曰惹鹿惹亞坤輿圖謂之西多爾其

西印度之如德亞古曰拂林曰大秦即耶蘇本國

西印度之天方古曰條支曰波斯明史曰阿丹曰默德那  
坤輿諸圖謂之亞刺伯曰亞辣波亞曰亞黎米亞  
小西洋諸岸國

伊緝圖坤輿圖謂之麥西曰厄日多一作厄入多元史曰  
馬八爾

阿邁斯尼國坤輿圖曰亞毘心域元史曰俱藍地跨泥淥  
河兩岸即黑人域也

東利未加八國俗謂順毛烏鬼一作馬黑牙斯  
申利未加三十國古無稱是否黑人未詳

大浪山古無稱今曰兀賀與荷蘭英吉利分兵守峽即海  
國聞見錄之呬也

南利未加四國俗謂閩年烏鬼  
康輿紀行 卷之十二 七

危黎彌安河貫利未加洲其河南十四部皆卷毛烏鬼曰  
工鄂蘇麻勿今葡萄牙準曰西霸得曰彌黎只耶今英吉  
利準

西利未加河北十部皆卷毛烏鬼有英吉利準

北利未加四國曰馬羅可一作摩羅果曰弗沙一作苗利  
苗亞古本二國今分爲四皆海賊佛蘭西以兵守之

大西洋諸岸國  
俄羅斯國都元史曰阿羅思一作鄂羅斯一曰羅刹一曰

羅車一曰莫哥斯未亞一曰葛勒斯一曰縛羅苔一曰幹  
魯思一曰兀魯思顛林圖作北叻思又曰羅沙國

黑海坤輿圖曰黑阿底湖  
波蘭坤輿圖曰波羅尼曰麻底阿

黃海坤輿圖曰死海

普魯社一曰埔魯社一曰埔魯寫異域錄曰圖理惟英夷  
謂之破路斯坤輿圖曰比阿爾彌亞西域聞見錄誤爲控  
葛爾乃汗名非國名也

北都魯機古曰額力西一作厄勒祭曰度爾曰呬年坤坤  
輿圖曰西多爾其

綏林坤輿圖曰匪馬爾與那威本一區而以論佛釐尼斯  
山爲界

那威坤輿圖曰波的亞顛林圖作那委  
璉國坤輿圖曰雪祭亞曰蘇厄祭曰吝因

瑞國一作瑞士國坤輿圖曰綏亦古曰大馬爾齊粵人謂  
之藍旗英夷謂之綏沙蘭亦曰赫底委爾噉司在洲中海

康輿紀行 卷之十二 八

嶺南坤輿圖曰盈黎馬祿加曰大泥亞海國聞見錄曰黃  
祈粵人謂之黃旗

耶馬尼坤輿圖曰熱爾麻尼亞一作亞勒瑪尼一作亞咩  
里隔一作阿理曼一作日爾曼一作亞勒墨尼亞今分二  
十五國

歐塞符里坤輿圖曰中莫爾大未亞曰奧地利亞粵人謂  
之雙鷹以其旗名之

寒牙里坤輿圖曰博尼美尼曰班那里阿

意大利亞一作意達里亞一作伊達里亦曰羅問國又曰  
羅馬國今分爲九國

瑞丁在洲中海北一名諾爾勿巷與海南之瑞士國各別

荷蘭古曰法蘭得斯又曰和蘭

彌爾尼王與荷蘭連一作北儀國

大呂宋坤輿圖曰以西把尼亞一曰是班牙一曰斯扁亞

佛蘭西即明史之佛郎機又作佛朗機一曰法蘭西一曰

拂那祭祭一作察刻本之誤也

布路亞一作博爾都嘴亞一作葡萄牙即澳門之大西洋

也顧林圖曰布度基

英吉利一作諸厄利一作英圭黎一作英機黎一作鷹吃

黎坤輿圖曰昂利亞又曰斯可齊亞

葛斯蘭島坤輿圖曰思爾齊亞今屬英吉利

意爾蘭大島坤輿圖曰喜百尼今屬英吉利

皇清四裔考曰英吉利一名英圭黎國居西北方海中南

康輅紀行

卷之十二

九

近賀蘭紅毛蕃種也距廣東界計程五萬餘里國中土地

平衍宜麥禾果豆有一山名閉允產黑鉛民為開採輸稅

入官國人出入處左有那村右有加釐皮申村皆設立礮

臺二村中皆有海港通大船海邊多產火石王所居名蘭

倫有城距村各百餘里其俗信奉天主每七日一禮拜誦

經男女不問年少長以相悅而成婚姻或有以媒合者女

率贅男而居婦亡則更贅於女不置妾媵男戴三角帽其

鞋襪衣制窄小男下體著褲女則施裙而已色以紅綠白

為吉青為凶相見脫帽握手為禮多佩刀飲食用金銀器

人有喪即日營殯葬所親送葬相與掩土而歸男女閉戶

號泣不設位斷烟火所親饋之食則食七日後始開門生

火王姓名世系遠者不可考其近者為弗氏京亞治傳子

昔斤京亞治傳孫非立京亞治即今之王也乾隆三十四年

開英吉利始來通市後數年不復來雍正七年後互市不

絕初廣東碣石鎮總兵官陳昂奏言臣徧觀海外諸國皆

奉正朔惟紅毛一種奸究莫測其中有英圭黎諸國種族

雖分聲氣則一請飭督撫關部諸臣設法防範乾隆七年

十一月英吉利巡船遭風飄至澳門海面遣夷目至省城

求濟廣東總督策榜令地方官給資糧修船隻先是其互

市處所或於粵或於浙二十二年部議英吉利不准赴浙

貿易於是皆取泊廣東每夏秋之交由虎門入呈產則有

大小絨啤噤羽紗紫檀火石及所製玻璃鏡時辰鐘表等

物精巧絕倫二十四年方嚴絲綉出洋之禁兩廣總督李

侍堯奏言近年英吉利夷商屢違禁令潛赴甯波今絲綉

康輅紀行

卷之十二

十

禁止出洋可抑外夷驕縱之氣惟本年絲綉已收請仍准

運還奏入報可是年英吉利夷商洪任輝妄控粵海關陋

弊訊有微商汪聖儀者與任輝交結擅領其國大班銀一

萬三百八十兩接交結外國互相買賣借貸財物例治罪

二十七年英吉利夷商白蘭求照前通市兩廣總督蘇昌

奏准照東洋銅商搭配綢緞之例酌量配買每船准買土

絲五千觔二蠶湖絲三千觔其頭蠶湖絲及綢綾緞疋仍

禁止不得影射自是英吉利來廣互市每船如額配買歲

以為常其明年并准帶綢緞成匹者二千觔海錄曰英吉

利在佛朗機西南對海山散爹里向北少西行經呂宋佛

朗機各境約二月方到海中獨峙周圍數千里民少而家

富房屋皆重樓疊閣急功尚利以海船商買為業海中有



刊之區域欲爭之貿易者徧海內以明牙刺即刺孟達刺薩孟買爲外府民十五以上供役於王六十以上始止又多養外國人爲卒伍故國雖小而強兵十餘萬海外諸國咸懼海口埔名嶺倫山口入舟行百餘里地名蘭倫國中一夫市鎮也樓閣連亘林木葱鬱居人密庶有大吏鎮之水極清甘河有三橋謂之三花橋橋各爲輪激水上行以大錫管藏地中接注通流人家用水不煩挑運各以小銅管接於道旁藏牆間別有小輪激注於器其禁令嚴無敢盜取者國多倡伎有盛宴則少女盛服歌舞富貴家女亦幼習之以爲樂四洲記曰英吉利本荒島始自佛蘭西人因戈倫瓦產錫最佳有商船往買於彼耶蘇末紀年以前蠻分大小三十種居於西者曰墨士尼居北者曰木利庵

康輜紀行

卷之十二

十一

斯尼於南者曰西魯力斯居於孺爾和者曰委力斯曰矮西尼居腹地者曰薩淺曰墀底伊尙有諸蠻俱居於彌特色斯舊皆茹血衣毳文身惟墨士尼數種漸興農事創技藝制器械修兵車各蠻效之爲意大里國征服旋叛旋撫至耶魯紀歲百五十年漢孝桓帝和平元年分英地爲七大部落日景曰疏色司曰依掩那斯曰委屑司曰落滕馬蘭曰伊什曰麻可臘與鄰部塞循各自治理八百年唐德宗貞元十五年委屑司之伊未遂并七部爲一國始名英吉利建都蘭頓從此不屬意大里國又二百年宋真宗咸平三年爲領墨所攻遂屬領墨其後叛服不常公舉壹貨爲王傳至顯利二代王先得愛倫即哀次得斯葛蘭顯利四代王棄加特力教而尊波羅特士教至顯利七代王娶依來西白刺爲國都英夷稱其

王始革世襲之職皆憑考取錄用開港通市日漸富庶遂爲歐羅巴大國其職官曰律好司衙門管理各衙門事務審理大訟曰巴理滿衙門額設甘彌底阿付撒布來士一人專轄水陸兵丁甘彌底阿付委士菴棉士一人專司賦稅凡遇國中事甘文好司至此會議甘文好司者理各部落之事並付巴薩滿衙門會議凡六百十八人由各部落議舉殷實老成者充之曰布來勿因色爾衙門掌理機密之事供職者先立誓後治事曰加密列剛色爾衙門額設十名分管庫印各口曰古色利衙門專管審理案件及判事之職曰經士冕治衙門專司審理上控案件曰甘文布列衙門專審理職官爭控之案曰盜士知加衙門專理田土婚姻之案曰阿西士菴尼西布來阿士衙門專司

康輜紀行

卷之十二

十二

審訊英吉利人犯曰依尼拉爾戈達些孫阿傳釐比士衙門每年審訊各部落人犯四次曰會臘達文衙門此官職事原缺曰歷衙門每年派馬落百人稽查各部落地方是否安靜歸則具結一次此外額設律占麻連官值宿宮衛馬士達阿付釐夥士專司馬政色吉力達爾押窩專司收發文書特里舍釐阿付利尼微管理水師船勃列士頓阿付釐墨阿付特列阿付特列專司貿易委士勃列士頓阿付釐墨阿付特列副理貿易比馬士達阿付釐夥士專司支放錢糧阿付特列士達依尼拉爾專司馳遞公文流底南依尼拉阿付釐曷南士協理火礮法士甘廉孫琴阿付釐蘭利委奴管理田士錢糧押多尼依尼拉爾即總兵官疏利西多依尼拉爾即副總兵官共軍伍額設水師戰艦百有五十甘彌孫百

六十人管駕水師戰艦水師兵萬人水手二萬二千英吉  
利陸路兵八萬一千二百七十六名阿悉阿洲內屬國兵  
一萬有九千七百二十名其政事凡國王將嗣位則官民  
先集巴釐滿衙門會議必新王背加特方教而尊波羅特  
士頓教始即位國中有一會設有用兵和戰之事雖  
公議乃行大事則三年始一會議設有用兵和戰之事雖  
國王裁奪亦必由巴釐滿議允國王行事有失將承行之  
人交巴釐滿衙門議罰凡新改條例新設職官增減稅餉  
及行楮幣皆王預巴釐滿轉行甘文好司而分布之惟除  
授大臣及刑官則權在國王各官承行之事得失勤怠每  
歲終會覈於巴釐滿而行其黜陟蘭頓建大書館一所博  
物館一所渥斯賀建大書館一所內貯古書十二萬五千

康輜紀行

卷之十二

十三

卷感彌利赤建大書館一所沙士比阿彌爾頓士達薩  
特彌頓四人工詩文富著述俗貧而悍尚奢嗜酒惟技藝  
靈巧土產麥豆稻不敷民食仰資鄰國商販千八百年各  
國封港外糧不至本國竭力耕作糧價始略減所產呢羽  
皆不及佛蘭西紡織器具俱用水輪火輪亦或用馬母煩  
人力國不產絲均由他國采買其國在歐羅巴極西四面  
皆海南距佛蘭西僅一海港東近荷蘭羅汶東臨大海與  
士千里那威那對峙西抵蘭的北抵北極幅員五萬七  
千九百六十方里戶口千四百一十八萬有奇國東平蕪  
數百里西則崇山峻嶺大部落五十有三小部落四百八  
十五曰彌特色部即蘭頓國都其首部也都在甜河北岸  
東西距八里南北五里領小部落三日落勝司蘭部領小

部落十七曰良馬倫部領小部落二十三曰育社部領小  
部落四十三曰委士摩舍部領小部落七曰蘭加社部領  
小部落十七曰支社部領小部落七曰那彌部領小部落  
七曰訥鼎舍部領小部落八曰領戈吾社部領小部落二  
十二曰勒倫部領小部落三曰利洗達部領小部落六曰  
斯達賀部領小部落七曰奈勒社部領小部落九曰佛凌  
部領小部落二曰領彌部領小部落五曰格那完部領小  
部落四曰敷尼里西島部領小部落四曰麻里垣匿社部  
領小部落四曰悶俄墨里部領小部落三曰加爾裏部領  
小部落三曰拉落社部領小部落四曰希里貨部領小部  
落五曰注洗士達部領小部落五曰窩盜部領小部落七  
曰落斯舍頓部領小部落五曰韓鼎倫部領小部落二曰

康輜紀行

卷之十二

十四

感密力治部領小部落四曰落爾和部領小部落一十五  
曰伊什部領小部落三十曰薩漢部領小部落七曰赫賀  
部領小部落四曰脈賀部領小部落五曰墨經舍部領小  
部落五曰惡斯賀部領小部落五曰俄羅洗斯達部領小  
部落八曰墨力諾部領小部落三曰格爾馬廷部領小部  
落三曰賓日鹿部領小部落四曰額臘磨凝部領小部落  
七曰滿茅治部領小部落三曰戈倫和爾部領小部落一  
十七曰里完部領小部落二十三曰疏馬什部領小部落  
十四曰落爾什部領小部落十曰稔社部領小部落十一  
曰舍社部領小部落十六曰疏色司部領小部落十六曰  
景部土曠而沃物產豐盛所屬落注之新圭博在國之南  
海船出入要港距蘭頓甚近對海即佛蘭西實蘭頓咽喉

之所設立落哇大礮臺水師巨艦多船此及渣威兩地所有軍裝器械火藥火礮均貯渣威庫領小部落十七日合利部領小部落七日脈社部領小部落五日特爾舍部領小部落九日萌島部小部落四英吉利所屬斯葛蘭島者本三島相接愛倫島人所開爲士都軌部落於千六百有三年明萬曆三十三年爲英吉利所滅設官通商然其眾心至今向士都軌而不向英國也其幅員二萬九千六百方里大部落三十領小部落三百三十八以伊鄰麻社爲首部愛倫國者亦英吉利所屬在英吉利西少北獨峙一島佛蘭西始開懇耶穌紀年九百始屬於領墨二百餘年爲英吉利侵奪設官約束法令嚴刻止准貨物運售蘭頓不許通他國部眾劫於威心皆不服遂於千六百四十年明崇禎十三年康輜紀行

卷之十二

十五

聚眾屠殺英人四萬盡驅餘眾出境旋爲蘭頓平服後乘英國與彌利堅連年爭戰愛倫人始得漸與他國貿易于七百九十八年嘉慶三年英國與佛蘭西爭戰佛蘭西陰結愛倫人爲助愛倫遂復叛軍無紀律佛蘭西不及救數月仍爲英吉利所平自後英國亦斂其苛政設愛倫總理大員駐劄臘墨領建書館貯書十萬卷賦稅每年徵收銀二千二百萬四百七十六圓愛倫幅員三萬方里大部落三十二小部落四百四十二以臘墨領爲首部魏源曰西洋國皆奉天主教故其紀年以耶穌生於如德亞當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爲託始今英吉利關天主教不供十字架而其書稱一千八百四十年九月二十日卽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五日者以舊爲歐羅巴屬國猶隨歐羅巴之稱也

其國所宗教主曰葛尼其神曰巴底行距今千有六百二十六年神有鬚髮一爲立而合掌仰天之像一爲跪而合掌仰天之像在家人奉之亦有佛像曰巴底利出家僧供之僧尼緇衣大袖無髮以三月九日祭天無木主惟入廟誦經追薦而已國中女子之權勝於男子富貴貧賤皆一妻無妾妻死乃得繼娶雖國王亦止一妃宮女有祚者生子亦歸正嫡止可謂私幸不得有嬪妾名號其子亦不得稱庶母也道光二十二年瑩在臺灣訊取英吉利囚顛林本國陸海兩路形勢爲圖說入奏臺人已具梓矣其時默深海國圖志猶未出也以上諸說爲顛林所未及今摘錄於此可全得其要領矣臺灣原奏圖說已刻入海國圖志第三十五卷 右英吉利

康輜紀行

卷之十二

十六

戰國時鄒衍大九州之說其書不傳釋氏乃有四大洲之說曰東勝神洲南瞻部洲西牛賀洲北具盧洲又曰東弗婆提洲南閻浮提洲西瞿耶尼洲北鬱單越洲異其名者各舉方言也近世西人則以天下爲五大洲始自利瑪竇而艾儒略南懷仁詳之以佛說爲妄魏默深申佛說而以西人之亞細亞洲歐羅巴洲併利未加洲總爲南瞻部洲以南北墨利加洲爲西牛賀洲曰佛經四洲西人止得其二其二洲未見以西人所言墨瓦臘尼加洲爲東勝神洲阻於南冰海西士但知有其地未遇其人也默深之說甚詳詳海國圖志地總論中未知孰是然默深所云釋氏以北極南極分上下而以前後左右爲四方與儒家六合之說相符其謂天頂爲北者乃中土人一方斜視之見其實

天頂辰極豈偏於北安得以南極爲南乎此說余頗取之

右四大洲

起世經言南閻浮提日正中時東佛婆提日則始沒西瞿耶尼日則初出北鬱單越正當夜半易地皆然又閻浮提洲所謂西方瞿耶尼洲以爲東方瞿耶尼洲所謂西方鬱單越洲以爲東方鬱單越洲所謂西方佛婆提洲以爲東方佛婆提洲所謂西方閻浮提洲以爲東方南北亦然樓炭經云日繞須彌山東方日出南方夜半西方日入北方日中如是右旋更爲晝夜余按西人地體渾圓之說自幼聞之以爲信然獨疑其說地下人與地上人足相抵果爾則是地下人足皆履地不知海水在於何處謂地下之人首上戴天可也謂其人首上戴海可乎及觀釋氏所言則

康輅紀行

卷之十二

七

天上下地仍有定分海自在地之下日月環繞地之東西非環繞地之上下其日月經行之道則更在海外人以所立之地斜視之則若日月更行海底耳其實非也此說於理乃足西人之言固未審矣周髀算經亦云日運行處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在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在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在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凡此四方者天地四極四和然則中國之有此說久矣樓炭經安知非譯經之人依傍算經而爲之乎理足之言可謂善於依傍矣

右佛經四洲日中夜半

釋典云贍部洲中有四主東人主即震旦南象主即印度北馬主即蒙古哈薩克西寶王即大小西洋默深謂是阿細亞歐羅巴利未加皆屬贍部洲之證余謂此釋氏自以

所生之國在印度者爲中國其言四方皆據中印度言之也印度向南之國象最多耕田載運戰陣無不以之蒙古哈薩克之地馬最蕃衍大小西洋諸國專重貿易寶物最富故以其方所產最多者爲主誠然若震旦之人主則默深所據西洋人之書其證明矣澳門新聞錄曰中國人民居天下三分之一生齒之繁無國可比即如俄羅斯地方百四十一萬四千四百方里口不過四千一百九十二萬五千名而中國只湖廣一省廣不過十四萬四百七千方里已有戶口四千五百零二萬名江南地方九萬二千九百方里戶口即有七千二百萬名由此觀之中國只有一省即抵佛蘭西英吉利歐羅巴特釐阿三國之人民又華事夷言曰中國繁庶甲乎四海但即廣東一省之人可

康輅紀行

卷之十二

十六

敵他方十餘國各國皆地廣人稀即印度戶口最稠亦尚有曠土中國則不惟平地皆田即山巔嶺側無不層層開墾寸壤不遺其散布於海外各國者尚不知凡幾其繁庶誠四海所未有默深云由是觀之則東方之宜人信矣余謂天地之性人爲貴此佛法所以東來震旦穆哈默德耶蘇之徒亦無不景企中國也

右四洲四主

魏默深曰隋書經籍志佛說滅度以後正法五百年象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考耶蘇生漢哀帝元壽間上距周莊王十年恆星不見佛生閱八十歲涅槃當周匡王六年凡六百有二歲而天主耶穌生力距佛教此正法五百年之應漢元壽下距開皇十四年回教穆哈默德辭世之歲共五百九十四年內除其生世數十載正五百餘年驅僧毀

寺變西北諸印度爲回教此像法千年之應是則自周至漢至隋佛教東流而天主與天方迭據印度代興持世入主出奴各乘氣數皆懸記於千載之前而符合乎千載以下天時人事有開必先不翅五德迭王交質遞尚焉而近日夥縣愈正變作釋迦文佛生日論獨謂佛生於漢成帝元延元年四月丁丑沸星四面下至地之日或耶穌生同時至隋世回教興始爲正法五百之歲由其說則佛生距漢明永平三年感夢之時僅七十二歲是佛與明帝同時容面聆口授乎至像法千年則俞氏以佛授此旃檀像於佛滅度千年後像往震且當之見釋耕即使宋如所論而旃檀佛像以梁天監十年四月五日至揚都 元法苑 距周

康輜紀行 卷之十二

匡王六年佛滅度時千有百載亦正合千年之說若佛滅於漢章帝時則至梁天監僅四百餘年耳佛滅四百載旃檀佛像已離西域適中土安得謂西方像法至千年乎俞氏於漢永平之夢則欲滅佛壽爲六十七歲以就之於像法千年又有旃檀像至宋太平興國始移東都當之不以其離西土之歲而以其在中土遷移之歲則此像至今尚存燕京旃檀寺不將謂像法二千年耶考證彌勤踰蓋彌遠天方關佛天主豈不關佛乃以正法之替獨歸之回教乎計道光二十有二年距周匡王五載佛滅度之歲凡二千有四百四十四年距漢元壽初天主耶穌降生之歲二千有八百四十二年距隋開皇十四載回教主辭世日千有二百五十年今列 國西洋年表而以回教佛教年歲較

其後云榮謂家語孔子言黃帝之德三百年曰服其教者百年畏其神者百年蓋在崩後然天下被其德者萬世豈止三百年而已釋氏正法五百年象法千年之說彷彿其意固實有事證未可盡以爲荒誕也特中土未得異域之書足不出乎房闈輒以聞見不及而誕之此何異夏蟲語冰乎佛生之歲前乎孔子行其教於西以先聖之多聞甯不之知特不欲以惑吾人故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不曰後世有作則固明有所指矣列子乃有西方聖人之稱託其說於孔子此豈孔子之言哉及乎今日異域之言已盈天下乃猶爭之曰無有是事則愚矣故錄佛教天主回教之大凡俾世知其說無相震驚也 右佛法與哀

康輜紀行 卷之十二

尼國爲最普魯社次之順治十七年則有普魯社之麻領部一士人著書談中國現駐在國庫內又有普魯社之席希彌阿部落教師亦曾譯出中國四書一部又有普魯社之般果羅尼部落一名士曰阿且士渣著書論中國風土人情但用其本國文字嘉慶五年間有人曰格那字羅執請中國文字但恃才傲物又有耶馬尼國之紐曼曾到廣東回國著一書論佛教一書論中國風土將帶回書籍與耶馬尼諸國人考究又繙出詩經一部又有力達者著中國地理志一本說中國如極樂之國今耶馬尼人人驚異又有耶馬尼之包底阿現在佛蘭西國雕中國活字板普魯社亦出財助成其事又有歐色特釐阿一人曰巷里查亦著一書論中國錢糧又曰中國官府全不知外國之政

事又不詢問考求故至今中國仍不知西洋猶如我等至今未知利未亞洲內地之事東方各國如日本安南緬甸暹羅則不然日本國每年有一抄報考求天下各國諸事皆甚習神安南亦有記載凡海上游過之峽路皆載之暹羅國中亦有人奮力講求由何路可到天下各處地方於政事大得利益緬甸有頭巨曰彌加那者造天地地球地甲圖遇外國人即加詢訪故今緬甸國王亦甚知外國情事中國人果要求切實見聞亦甚易凡老洋商之歷練者及通事引水人皆可探問無如驕傲自足輕慢各種蠻夷不加考究惟林總督行事全與相反署中嘗有善譯之人又指點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處探聽按日呈遞亦有他國夷人甘心討好將英吉利書籍賣與中國林係康輅紀行

卷之十二

三

聰明好人不辭辛苦觀其知會英吉利國王第二封信即其學問長進之效驗又曰道光十七八年澳門有依淫雜說乃西洋人士羅所印由英吉利字譯出中國字以中國木板會合英吉利活字板同印在一篇序云數百年前英吉利會有一掌教僧將本國言語同訥體那言語同印今仿其法所言皆用中國人之文字此書初出時中國人爭購之因其中多有諷刺官府之陋規遂為官府禁止中國居天下人中三分之一其國又居阿細亞洲地方之半周圍東方各國皆用其文字其古時法律經典皆可長久其勇敢亦可與高加薩人相等性情和順靈巧孝親敬老皆與歐羅巴有王化國分相等惟與我等隔一深淵即是言語文字不通馬禮遜自言只略識中國之字若深識其文

學即為甚遠在天下萬國中惟英吉利留心中國史記言語然通國亦不滿十二人而此等人在禮拜廟中尚無坐位故几撰字典撰雜說之人無益名利只可開文學之路除兩地之坑塹而已堂謂中國周有象符之官所以通四方夷狄之言語也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如晉乘楚檮杌之類大抵不出禹貢九州之域蓋三代以來不勤遠略非復黃帝神農以前德被遐荒之舊矣儒者習於所見皆以侈談異域為戒而周穆王之享西王母漢武之通西域無不詭其夸侈為其病中國也然而古今異勢非可拘談三代王畿不過千里其外自侯甸以逮要荒屏藩以次鞏固自無事於遠求及秦漢以來天下一統則昔之所謂要荒者今皆吾接壤直侯甸耳豈勤遠略哉謂固我屏藩不勞

卷之十三

三

師於異域可也若坐井觀天視四裔如魑魅罔味無知懷柔之術坐致其侵陵曾不知所憂慮可乎甚矣拘迂之見誤天下國家也平居大言謂一事不知為恥乃勤於小而忘其大不亦舛哉觀英吉利普魯社耶馬尼之畱心中國文字日本安南緬甸暹羅之講求記載是彼外夷者孜孜勤求世務而中華反茫茫昧自安無怪為彼所訕笑輕玩致啓戎心也然如西洋士羅所印說英吉利留心中國史記言語亦不過十二人禮拜廟中尚無坐位豈葉公好龍中外有同慨耶余於外夷之事不敢憚煩今老矣願有志君子為中國一雪此言也

右外夷畱心中國文字

三十日丹臻江錯使人告辭回巢兵從三百餘騎鼓吹而行自憤失職無權坐視兩呼圖克圖築驚莫能禁服也為一律曰萬方藥甲慶承平小吏嚴符敢憚行冰雪未消千

里凍獨坐難能十年爭憂時綆短肱空折懷古心長淚欲傾佛火一龕忘異域宵來猶待曉鐘鳴

右丹詩江 指回樂

陳壽譏蜀不置史注記無官以故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若此之類猶未周焉宋唐庚辨之曰禮記人君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而周官不聞有所謂左右史者雖有太史然不以注記為職是時諸侯皆有史豈天子獨闕乎春秋時卜田宅者占雲日者皆稱太史則太史殆陰陽家流然書趙盾者書崔杼者亦稱太史則太史又掌注記蓋方是時學者通知天人而卜與廢者亦不純用著龜太史伯以祝融之功而推楚國之必興太史趙以虞舜之德而占陳氏之未亡其議論證據有絕人者故陰陽注記得兼掌之漢司馬談父子為太史令以論著為己任而康輅紀行

卷之十二

三

又掌天官則兼掌之效於茲可見魏晉之際始置著作郎自是太史之職分而為二孔明之時未也後主景耀元年史官秦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而曰蜀不置史矣矣余按唐子西此言是矣然承祚之意蓋以貢諫晉人特置著作郎謂孔明猶未及此如諱司馬懿畏蜀則謂孔明不長將略耳景星之奏豈自忘之耶譙周之識天文固即太史也使蜀無置史記注時事不知承祚為先後二主逐年紀事又憑何書之

右陳壽譏蜀不置史

子西又云雁德公以孔明為臥龍士元為鳳雛則士元之齒當少於孔明孔明卒時年五十四而士元先卒二十有二年則士元物故尚末三十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始王漢中是歲關侯卒明年黃忠法正卒又明年張桓侯卒又

明年馬超馬良卒基業未就而一時功臣相繼淪謝如有物奪之者明年後主踐祚舊人獨有孔明趙子龍後七年子龍卒又五年孔明卒而勳舊於是乎盡正卒時年四十五超年四十七良年三十五自餘不著其年桓侯傳稱關侯年長數歲飛以兄事之則卒時年纔五十許霍峻年四十此數傑者皆以高才早逝而譙周至七十餘而終天不祚漢明矣余按蜀漢諸人年歲子西所考備之記此有同慨焉

石蜀漢諸賢蓋卒

世說王右軍愛鵝至手書道德經換之竊疑鵝一常物耳何愛之若此頃見宋趙叔向青紫錄云今自淮而北極難得為南渡以來虜人奉使必載之以歸晉宋以前雖南方亦不多得武陵王至手自割炙劉毅謂康悅曰身今年未

卷之十二

三

康輅紀行 得子鵝豈能殘炙見惠庾不答至為死饑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王右軍求市不得至攜親友命駕就觀又為道士寫五千言而易鵝則知當時亦難得見也唐時價每隻猶三二千觀此乃知右軍愛鵝之說

右晉時鵝極難得

趙又記東坡先生易簣事云東坡建中靖國初寓居毘陵無何以疾請老疾亟一日折簡錢世雄濟明云昨日齒中出血如蚯蚓狀無數益是熱毒根深不淺即今諸藥盡推人參茯苓麥門冬瀰湯湯即飲之莊子云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三物可謂在宥矣此而不愈則天也又徑山長老惟琳來問疾說偈各曰與君皆兩子各已三萬日一日一千偈電往那能詰大患緣有身無身即無疾平生笑什麼神咒真浪出琳問神咒事索筆書昔鳩摩羅什病亟出



西域神咒三蕃令弟子誦以免難不及事而終併出一帖云某嶺海萬里不死歸宿田里有不起之憂非命也耶但死生亦細故耳爲佛法爲眾生自重蓋絕筆也迨將屬纊聞觀先離琳叩耳大聲曰端明宜勿忘西方先生曰西方不無但簡裹著力不得錢濟明云先生平時踐履至此更須著力曰著力卽差語絕而逝蓋謂先生生平胸襟灑落脫離塵垢蓋由天分之高更貫穴百家精通內典閱歷身世功名患難一切明了其於死生之際脫然一無罣礙不其宜乎然西方者特諸佛所生之地今則無矣徑山猶以西方二字囑付何其滯也佛果必在西方耶四維上下虛空別有佛境先生答語高於徑山而余亦不能無疑著力卽差四字則洞然耳

右東坡先生易簣事

康輅紀行

卷之十二

三五

鄭夾深先生專精考博發其拙於詩也得其遺稿詩殊清腴有味如穀城山松隱巖云青嶂迴環畫屏倚晴窗倒入春湖水村村叢樹綠於藍列列行人去如蟻新秧未插水田平高低麥隴相縱橫黃昏倦客忘歸去孤月亭亭雲外生送芹齋云千載清風去不留何人能伴赤松遊乞骸直到影歸去告老須臨老盡頭元亮田園何處有向平婚嫁幾時休湖州別駕發深省掛卻朝冠便自由題溪東草堂云春融天氣落微蕪草惹芽脈脈肥植竹舊竿從茂謝裁桃新樹忽芳菲天寒堂上燃柴火日煖溪東解風衣與動便攜樽到嶺人生真性莫教遲湘妃怨云黃埃遊鞞轂弱日冷旌麾龍去攀梅遠鷺孤對影微魂沈江縹緲淚染竹依稀枯樹空千載寒松已十圍蘆花深月色燐火劇螢

飛橫笛滿湘暮哀援何處覓北山石云西風曳曳片雲閒一夜寒泉臥北山倚杖巖頭秋獨望稀疎煙壘是人閒偶錄數首不愧高人風味也

右鄭夾深詩

岳忠武王以紹興十一年十二月除夜死於臨安獄中明年元夕常州有人扶鸞箕重不可舉忽大書曰辛苦提兵十二秋功多怨少未爲讎主恩未報遭讒謗幽壤含悲暗點頭其後書飛押字是時猶不知王坐獄及死事也後有人至臨安茶肆中偶與人言遂爲邏事者所捕以送棘寺窮治其獄事見趙叔向尙繁錄余謂王之冤獄互古所無乃神自言之忠厚乃爾殊無怨憤精忠之義生死不殊讀之使人悲敬孫白谷太司馬於乾隆開嘗降箕詩於灤州曰一代英雄付逝波壯懷空執魯陽戈廟堂有策軍書急

康輅紀行

卷之十二

三五

天地無情戰骨多故壘春生新草木游魂夜覽舊山河陳陶十郡良家子杜老吞聲意若何後書杏園敗將知爲孫公事見紀文達深陽銷夏錄忠義之辭先後一轍如此

右岳忠武降凡

宋陳襄字述古東坡先生所與往還同志者也著有州縣提綱其目曰潔己曰平心曰專勤曰奉職循理曰節用養廉曰勿求虛譽曰防吏弄權曰同僚貴和曰嚴內外之禁曰防私覲之欺曰戒親戚取鬻曰責吏須自反曰燕會宜簡曰吏言勿信曰時加警察曰晨起宜早曰事無積滯曰情勿壅蔽曰四不宜帶講親隨僕友中不宜帶醫卜僧道也曰三不行刑一醉二彼醉三羸瘠也曰俸給無妄請曰防市買之欺曰怒不可遷曰盛怒必思曰疑事貴思曰勿聽私語曰勿差人索迂凡二

十七則皆切要語也夫理人情去私杜弊居官者不可不讀今摘其目可以知其書矣元人章貢黎志遠刻之吳草廬爲之序

右州縣提綱

檀弓子游曰始死脯臚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讀此可見古人不死其親之義夫鬼神一氣耳人生而有血肉之養死則饗血肉之氣熟食以後之人死而不薦以熟享者其愀然矣薦熟則必溫之欲申其氣庶鬼神可饗也今人祭祀或不以熟或熟而不熟皆未之思爾

右古人不死其親

人之有魂魄也古人言之矣魂之有三魄之有七何也曰魂魄者人所受於天而以之爲知覺運動者也運動由氣

康輜紀行

卷之十二

知覺者氣中之精主此氣而運動之其爲物也不貳卽心卽性虛靈不昧所謂魂者此物所謂魄者亦此物也曷爲其魂之而且三之又曷爲其魄之而且七之乎曰魂者知覺之清虛而靈者也念念清明無感不動動焉而慈祥惠愛則謂之仁動焉而聰明敏慧則謂之知動焉而發強剛毅則謂之勇其德有三皆清虛而靈者爲之故其物也陽明而上申斯有魂之名矣魂惟一也以具此三德遂從而三之曰三魂魄者知覺之昏濁而蠢者也昏庸沈滯執迷不脫展轉於喜怒哀懼愛惡欲之七情其感不同而情有七變清虛爲昏濁變靈爲蠢故其物也陰暗而下降斯有魄之名矣魄惟一也以迷於七情遂從而七之曰七魄賢者保其三德不墮七情則有魂而無魄非無魄也魄從魂

化也愚人淪於七情失其三德則有魄而無魂非無魂也魂爲魄囚也余嚮有言至人以魂化魄不以魄囚魂者此之謂也

右三魂七魄

少時見一書言一方崇祀一神極其靈顯香火血食之盛異常有老僧過之曰墮落哉神也其夜神果乞僧超度僧爲說法其神感悟而去自是民人所禱不靈香火遂絕讀之初不甚解亦未究其所說何法也頃聞思之蓋惡其貪著耳夫聰明正直之謂神乃以血食香火之故久作威福於一方是弄其聰明正直也以其聰明正直而沾沾於血食香火惡在其爲聰明正直乎凡夫愚劫不能自脫者皆爲貪著一念展轉沈淪耳心無貪著則威福胥忘并聰明正直亦自忘之而何有於香火血食何有於一方哉吾不

康輜紀行

卷之十二

三六

難於老僧之說法而難於此神之聞言感悟也自世人言之反疑此神經老僧一過失其靈矣豈知神之得失非世情之得失哉嗟呼人能不自有其聰明正直是乃所以爲聰明正直也

右神悟道不貪血食

右報川藏

十月初六日宣太守以兩呼圖克圖不遵判報川藏

禹貢四載古說不同孔安國云水以舟陸以車泥以楯山以標此一說也夏本紀云水乘舟陸乘車泥乘楫山乘楫河渠書作山乘橋溝洫志作山卽楫此二說也許叔重注淮南子云水宜舟陸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楫此三說也而許自爲說文又云水乘舟陸乘車山乘楫澤乘輶此四說也尸子云行塗以楯行險以楫行山乘標行沙乘輶此

五說也其解之者如漚云橈以板置泥上通行橈以鉄如  
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使不跌孟康云木橈形如  
箕擗行泥上羅泌楊慎皆從尸子羅以輶軌橈橈是曰四  
載舟車常所乘宜不在四內其字之音讀則諸家以橈作  
藹祖芮切橈音鞠橈與輶同敕倫切橈力追切羅謂橈非  
輶也宜音橈險所乘者橈與輶同即橈也富讀如濟潔之  
潔其音作橈者殆榻之轉音楊合諸家爲之說云行塗以  
橈行險以橈行山乘橈行沙乘軌塗即泥也橈即輶也輶  
也橈也狀如長狀穿程當作長穿繩前後著兩金而關軸焉其  
狀庫下而寬廣故行塗用之橈即橈也如晉人登山履今  
人之脚澁中用木故字從木上係用繩故字從彘下用鐵  
釘之使不跌故行險用之橈即橈與周禮輶車同制如今

康輶紀行

卷之十二

无

之泰山橋以人拽繩爲牽去周禮所謂輶以任載器也故  
登山乘之軌車最使涉不能陷故行沙乘之行塗行險曰  
以行山二字當有行沙曰乘蓋有升車與徒步之別總名曰四  
載云余按尸子之說亦有可疑夫泥沙與山皆險也泥沙  
之險爲其陷山之險爲其跌今於泥山沙外又列之以險  
將何指乎山如不險又何用載豈以山有高大而不險者  
故出險以別之歟如升庵之解以橈如登山履使不跌則  
橈與輶皆登山之載矣謂橈與輶車同制如今之登山輶  
此說良是夏本紀山乘橈河渠書作山即橈可見二者一  
物橈字從木從共車非今之山輶而何以橈爲輶俗字固  
有所從來也升庵又謂行險行塗曰以行山行沙曰乘此  
自以解尸子可耳再黃明言予乘輶載何嘗分別耶載即

有乘義特乘以人言載以物言皆謂人有憑駕以行者豈  
升車徒步之說乎自來說經諸家往往詳於傳注而不覺  
其背於本經是以謂之支離 右再黃四載

明史曰佛郎機古不知何國正德中據滿刺加國逐其王  
十三年正月遣使臣加必丹未等貢方物請封詔給方物  
之直遣之還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李已而黃緣中貴許  
入京武宗南巡其使火者亞三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時學  
其語爲戲其留懷遠驛者益掠貨良民築室立寨爲久遠  
計御史邱道隆言滿刺加乃我敕封之國而佛郎機敢併  
之且陷我以利邀求封貢必不可許御史何嵩言佛郎機  
最凶狡兵械較諸蕃獨精前駕大船突人廣東會城礮聲  
殷地留驛者違制交通入都者桀驁爭長今聽其往來貿  
易勢必爭鬪殺傷南方之禍殆無紀極乞悉驅在澳蕃船  
及蕃人潛居者禁私通嚴守備庶一方獲安疏下禮部言  
道隆先宰順德龍順德人故深悉利害宜俟滿刺加使臣  
至詰佛郎機侵奪鄰邦擾亂內地之罪奏請處置其他悉  
如御史言報可明年武宗崩亞三伏誅絕其朝貢其將別  
都盧率其屬疎世利等駕五舟橫行海上擊破巴西國嘉  
靖二年寇新會之西草灣指揮栢榮百戶王應恩禦之生  
擒別都盧疎世利等四十二人斬首三十五級獲其二舟  
餘賊復率三舟接戰應恩陣亡賊亦敗遁官軍得其馘卽  
名佛郎機副使汪鉉進之朝九年鉉爲右都御史上言今  
塞上墩臺城堡未嘗不設乃寇來輒遭蹂躪者蓋墩臺止  
瞭望城堡又無制遠之具此所以往往受困也當用臣所

康輶紀行

卷之十二

三

進佛郎機其小止二十斤以下遠可六百步者則用之墩臺其大至七十斤以上遠可五六里者則用之城堡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大小相依遠近相應可坐收不戰之功帝從之其後巡撫林富上言粵中公私諸費多資商稅藩船不至則公私皆窘許佛郎機通市有利部議又從之自是佛郎機得入香山澳為市而其徒又越境商於福建至二十六年朱統為巡撫嚴禁通蕃其人無所獲利犯漳州之月港浯嶼副使柯喬等禦之二十八年又犯詔安官軍進擊于走馬溪生擒賊首李光頭等九十六人餘遁去統用便宜斬之怨統者御史陳九德劾其專擅帝遣給事中杜汝楨往驗言此滿刺加商人歲招海濱無賴之徒往來鬻販無僧號流劫事統擅自行誅如御史所劾遂被逮

康輅紀行

卷之十二

三

自殺蓋不知滿刺加即佛郎機也自統死海禁復弛佛郎機遂縱橫海上  
皇清四裔考曰佛郎機一名和蘭西亦紅毛蕃種也東與荷蘭接其國都地名巴離土至中國水程五萬餘里從羅令山峽出口境絕險風俗略同荷蘭英吉利諸國順治四年八月廣督佟養甲疏言佛郎機國人寓居壕境澳門與粵商互市於明季已有歷年後因深入省會遂飭禁止請嗣後仍準蕃船通市自是每歲通市不絕惟禁入省會職方外紀曰佛郎機即佛蘭西國在荷西把尼東北南起四十一度北至五十度西起十五度東至三十一度周一萬一千二百里地分十六道屬國五十餘其都城名把理斯設一共學生徒嘗四萬餘人併他方學共有七所又設社

院以教貧士一切供億皆王主之每士許費百金院居數十人共五十五處中古有一聖王名類斯者惡回回佔據如德亞地與兵伐之始制大銃因其國在歐羅巴內回回遂築稱西土人為佛郎機祭而銃亦沿襲此名是國之王天主特賜寵異自古迄今之主皆賜一神能以手撫人瘡瘡應手而愈至今其王每歲一日瘡人先期齋戒三日凡患此疾者遠在萬里之外預畢集天主殿中國王舉手撫之祝曰王者撫汝天主救汝撫百人百人愈撫千人千人愈其神愈如此國王元子別有土地供其祿食不異一小王他國不爾也國土極膏腴物力豐富居民安逸有山出石藍色質脆可鋸為板當瓦覆屋國人性情溫爽禮貌周全尚文好學都中梓行書籍繁盛甚有聲聞又奉教甚篤所建瞻禮天主與講道殿堂大小不下十萬初傳教于此國者原係如德亞國聖人軒雜球乃當時已死四日蒙耶穌恩造命之復活即此人也澳門每月統紀傳曰法蘭西國東連阿理曼國西及大西洋西班牙國南及地中海意大理國北及英吉利海峽北利潤國廣大六百二十萬正方

康輅紀行

卷之十二

三

里葉翰池云藏方外紀言佛蘭西國周一萬一千又二百里以一千二百里為長兩短其一萬里作四方實地每面當二千五百里縱橫相乘得六百萬二十五萬方里外紀又言佛蘭西南起四十一度北至五十度每度二百五十里九度當二千四百一十里西起十五度東至三十一度相距十六度當四千五百里補短亦僅方二千五百里與此所言分八十六部落田四十萬三千有餘頃園圃山林萬八千有餘頃歲出土產約價銀九萬三千五百七十四萬員戶三千二百五十萬口英吉利戶口才四百一十二萬五千五百是多是馬二百十七萬牛六百九十七萬羊千英吉利一倍有餘

四百五十萬歲出葡萄酒價銀約萬有六千萬員絲蘭足  
用有餘織綢緞極精巧巨戰艦三十六隻中戰艦三十五  
隻火輪舟八隻各項水師船百八十六隻水師武官稍手  
共萬有四千九百商船稍手三十二萬八千營兵二十三  
萬歲入國幣銀二千五十四萬員出二千七十萬員當中  
國漢代前此國土豈強硬化外攻鄰焚掠羅馬國帥領兵  
平服蠻族以其地為本國屬部齊明帝二年土酋擊敗羅  
馬之兵創立新國旋進天主教立廟建殿傳至其苗裔耽  
聲色委政臣下回回國來侵舉國震恐有臣曰鉅者血戰  
三才破走敵寇其孫甲利泰甫于唐德宗六年登位才德  
出眾創立法制東界土蠻疊侵甲利敗之將和而羅馬之  
教皇遣使來約淨除土蠻甲利遂進擒蠻王禁之復進攻

康輅紀行

卷之十一

三

回回敗還世子作亂東疆恃叛甲利旋師虜四千五百人  
糜爛之自赴羅馬國都與教皇定議遂為西朝之君羅馬  
大里亞為天主教之宗國稱曰教皇凡西禮賢與學文教  
洋各國王即位必得教皇札付而後立  
日進其所建創至今遺蹟尚存崩後諸子分國戰爭國中  
五爵各自擅權故王威福不行在宋朝時有民赴猶太國  
觀耶穌所活之地又拜聖墓往彼聖域回回族惡之監禁  
天主教之信士殺之五爵盪起兵擊回回國取聖城國王  
乘其遠出籍其家產人心遂離宋理宗二年路易王登位  
兵政由舊判事明允人心悅服拒破英吉利之兵攻破回  
回名揚四海嗣王復戰勝英吉利恃勝而驕國政混亂垂  
及百年忽有童女勸民出力驅逐叛逆法蘭西王先發新  
教賢女教之捕焚新教廣布善教明正德年間與阿里曼

國連戰王為所虜後歸復統他國報復勝負相當萬曆二  
十五年顯理王復興正教百姓歸之為邪教之黨所弑其  
孫接位好武用兵諸國來朝驕傲凌辱諸國怨之糾軍協  
攻王憤辱而崩當康熙五十三年其孫登位縱情背理佞  
臣媚妓弄權奢用公錢兵敗國虛漸王嗣位是時北方亞  
墨里加與英吉利交戰王助亞墨里加戰勝然其餉錢漸  
減故招爵僧民三品會集行聚斂之法國人棄工獄之七  
年國政混亂有臣曰那波利稔武功服眾嘉慶八年為王  
弟嗣位復激民變逐王而別擇親屬立之道光十年新王  
創立國家受諫寬仁百姓安堵論西國之權柄大有勢力  
我英吉利為第一俄羅斯為第二法蘭西為第三焉顏斯

康輅紀行

卷之十二

三

徐海防餘論曰佛蘭西地廣人多旗色純白可與英吉利  
抗衡自古有大仇不能解釋每二三十年爭戰一次每戰  
輒數年而後各國為之講解罷息近與荷蘭連結改旗號  
紅白藍三色而暨用荷蘭國旗則三色橫用海島逸誌曰  
勃蘭西居西北海與和蘭英圭黎鼎峙為鄰其狀貌衣服  
器用並同惟字跡言語則異性甚強悍少經商之徒所以  
罕至葛雷巴者和蘭每受紅毛欺陵則倚以為助勃蘭西  
國大人眾英圭黎所畏懼也 右佛蘭西  
按歐邏巴人四洲志云英吉利幅員五萬七千九百六十  
方里大部落五十三小部落四百八十五所屬斯葛蘭島  
幅員二萬九千六百方里大部落三十小部落三百三十  
八愛倫島幅員三萬方里大部落三十二小部落四百四

十二通計三處地不足十二萬方里澳門人言中國湖廣一省十四萬四百七十里以此觀之是英吉利本國與二屬島尚不及中國湖廣一省地也第不知近年所佔中東二印度地幅員何若大約不過斯葛蘭島及愛倫二島之地耳以較俄羅斯之地方二百五十四萬方里者僅及十分之一差強較之中國且不及十分之一矣宜其畏吾中國與俄羅斯也再以人戶考之澳門新聞錄云中國人民生齒之繁無國可比只湖廣一省已有戶口四千五百零二萬名江南一省戶口已有七千二百萬名由此觀之中國只一省已抵佛蘭西英吉利歐羅巴特釐阿三國之人民又華事夷言云中國繁庶甲乎四海但即廣東一省之人可敵他方十餘國各國皆地廣人稀即印度戶口最

康輜紀行 卷之十二 三

稠亦尚有曠土中國則不惟平地皆田即山巔嶺側無不層層開墾寸壤不遺其散布于海外各國者尚不知凡幾誠四海所未有嗟乎海外諸國其地之幅員何若其人之生齒何若吾不知也海外夷人講求世務者乃能知之而且言之併吾中國之土地人民亦能知之言之確與否吾亦未知也然大略可觀矣夫以中國土地之大人民之眾甲乎四海如此海外諸國無不震驚而尊之如此彼區區英吉利者地不及吾二十之一人不及吾百之一且其本國有佛蘭西其新開西海之地有彌利堅新開印度之地又有俄羅斯皆強鄰逼近與為仇讎者彼之患在肘腋實有旦夕之虞苟能知其虛實與其要領何難籌制馭之方略乎曷不盡取外夷諸書與畱心時事者日講求之更進

外夷之人素讎英吉利者日咨訪之乎

右英古  
員不  
過中

康輜紀行 卷之十二 三

康輜紀行卷之十二終

桐城姚瑩展

楊升庵經說解肇十有二州曰春秋緯云神農

之表淮南子曰神農大九州桂州迎州神州等州是也

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于神州之內分爲九州括地象曰

崑崙東南萬五千里名曰神州是也黃帝以後少昊高辛

皆仍九州惟舜時暫置十二州故書曰肇十有二州肇之

爲言始也至夏還爲九州左傳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

牧可證按舜改九州爲十二州建置十二牧如舜典所

載乃舜受命以後事堯猶在也大禹治水書不言始於何

年竣功告成又不言何歲大約治水亦在虞舜受命禹作

司空之後及治水告成乃更還定爲九州皆有虞一代之

康輜紀行 卷之十三

事也自堯典至甘誓文尙書皆謂之虞夏書故堯舜禹

三聖人事皆通紀之以揖讓相承故通紀之曰受命至商

周以征誅改易稱之曰革命然則舜之十二州猶堯命之

禹之九州猶舜命之云爾非易姓改制之謂也人皇氏兄

弟九人分治九州卽大九州也大九州之分始此蓋天皇

地皇之世其德盛神遠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皆其所治混

沌溘悶人事未開其所動作神靈有不可思議者矣人皇

之世土宇漸廣人物漸繁勢須分理故兄弟九人分地而

治春秋命歷序曰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爲九州

謂之九圍各居其一而爲之長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輔似

卽括地象所云也括地象又云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

之文德及而不治由此言之伏羲神農女媧之世治猶及

遠黃帝之世乃專治神州然八州之地猶有治所及者自

此以後則治不及矣治既不及紀載無稽故尙書斷自唐

虞惟治所及者詳之而已括地象言崑崙東南萬五千里

名曰神州蓋中州也鄭注尙書引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

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較括地象少一萬里鄭解之曰此

禹弼成五服之殘數也鄭意似亦少之未知鄭所據地記

何書康成好用緯識括地象乃河圖緯書之一不應舍之

別取今天下輿圖崑崙東南實萬五千里所云地記書豈

卽括地象命歷序等乎以非一書故總稱地記耳日月出

入大地外乃云神農地過日月之表緯書侈言可笑

右尙書九州十二州

康輜紀行 卷之十三

鄒衍云九州之外復有九州史記及河圖括地象皆同其

說隋代郊天嘗以其名入從祀之位史炤通鑑釋文曰此

九州其崑崙統四方之九州乎或曰神農地過日月之表

蓋神農之九州也淮南子諸書云九州東南神州曰巨土

一作晨土正南邛州曰深土邛一作迎深一作沃西南戎

州曰滔土正西弁州曰升土弁一作垓井一作拜正中冀

州曰白土西北桂州曰肥土正北元州曰成土元一作營

東北咸州曰隱土隱一作急正東陽州曰信上此大九州

之說出於戰國時周太史所掌三皇五帝之書及楚史倚

相所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或猶有存者似可信也道經

云海外有五岳靈山一曰廣乘之山天之東岳也在東海

之中爲發生之首上有碧霞之闕瓊樹之林紫雀翠鸞碧



藕白橋主歲星之精居九氣青天之內二曰長離之山天  
之南岳也在南海之中上有朱宮絳闕赤室丹房紫草紅  
芝霞膏金醴主熒惑之精居二氣丹天之內三曰麗農之  
山天之西岳也在西海之中上有白華之闕三素之城王  
衆之宮瑞林瑞獸主太白之精居七氣素天之內四曰廣  
野之山天之北岳也在北海弱水之中上多瓊樓碧闕金  
液龍芝主辰星之精居五氣元天之內五日崑崙之山天  
之中岳也在八海之間上當天心形如偃蓋東曰樊桐西  
曰元圃南曰積石北曰閼苑上有瓊華之闕光碧之堂瑤  
地翠水金井玉梁主鎮星之精居於中元一氣天中焉此  
道經所言海外五岳則無稽之談因大九州之言而衍之  
不足信矣卽如崑崙一山今已入版圖矣何嘗有如所云  
康輅紀行

卷之十三

三

漢書律歷志引古文尙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  
以出納五言孟康云七始者天地四時人也史繩祖據此  
以今文在治忽爲近於傅會升庵取史說而七始之義不  
取孟康白爲說曰今之切韻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  
半徵蓋牙齒舌喉唇之外有深喉淺喉二音此卽所謂七  
始詠卽韻也汗簡隸古七始詠夾始蓋古文七作黍黍  
與夾相近而誤猶可驗史氏之說爲是由此言之切韻之  
法自舜世已然不起於西域胡僧又可知余特表出之豈  
按升庵以孟康說七始爲意料之言其所自說亦意料也  
然舜言聲律之事忽雜以天地四時人實爲不倫孟說誠  
非楊以牙齒舌喉唇深喉淺喉當七始詠似近理或疑六

律五聲八音皆主樂言何以及於文字之聲韻蓋樂必有  
歌歌者人聲皆自牙齒舌喉唇出歌則有字有文有聲矣  
苟無韻以比齊之其聲不燥亂乎故又曰聲依永律和聲  
永卽詠也聲依永以歌者言律和聲以樂器言也人聲既  
依其詠六律復和其聲然後入音克諧無相奪倫矣本朝  
江慎修作古韻標準以今之韻卽古之均本周禮大司樂  
爲據正與升庵同義 右七始詠

尙書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書大傳曰太師天公也太傅  
地公也太保人公也煙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祀風雨不時  
雪霜不降責在天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陸責在  
地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在人公此說三公  
分天地人必有所本楊升庵以爲後漢張角弟兄稱天公  
將軍地公將軍人公將軍蓋竊古義余謂此升庵憤後世

卷之十三

四

三公不職痛詆之比黃巾賊耳張角之教何知古義耶升  
庵又有言曰古之三公論道經邦後世三公則擇其老病  
不任事依違不侵權唐史所云禁聲伴食宋代所云敏迹  
縮手者居之張禹孔光李志曹掾由此其選也漢唐以來  
三公濫受莫甚於宋之宣和所授非人固不待言而名體  
有未正者蓋耶王肅王輩爲之是以子爲師傅也童貫爲  
之是以廝役爲師傅也近代又以十三身襲富平侯及平  
生不讀半行書者爲之不知何道可師何德可傳何功可  
保乎觀升庵此言可知以張角稱三公將軍爲竊古義者  
洵憤詆之詞矣余謂唐宋以後不過以此三公之號爲榮  
寵貴臣之加銜耳有銜無職虛而不實予者受者皆未嘗

顧名思義久矣然世之居官能稱其職者幾人豈獨三公也哉宋英宗時賈黯奏近者皇子封拜竝除檢校太傅案官儀大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師子爲父師於義不可前後因循失於釐正請自今皇子及宗室屬卑者皆毋兼師傳官中書亦言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傳者國朝以三師三公皆虛名故因而授之宜正其失詔可則當時已非之矣時在中書者韓忠獻歐陽文忠也 右三公

升庵說攷誓微盧彭濮之濮曰伊尹爲四方獻令正南百濮鄭語楚蚡冒始啓濮劉伯莊曰濮在楚西南左傳麋人率百濮伐楚迪典有尾濮木棉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黑蚡濮爾雅南至于濮鉛周書王會篇卜人以丹砂注云西南之蠻蓋濮人也諸濮地與哀牢相接今按哀牢卽永康輜紀行 卷之十三 五

呂濮人今名濮蠻其色黑折腰文面是其飾也濮與蒲字音相近而訛耳又解庸蜀羌髻之髻曰髻卽叟也音搜史西南夷傳自嵩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苻都取大注徙苻都二國名也徙音斯相如難蜀文略斯榆謂斯與樛榆也此斯卽西南夷之徙王篇作鄭注狄國夏爲防風氏周爲髻漢之寶叟地在蜀之邊今按髻也徙也斯也叟也鄭也寶也一種夷人古今隨呼而易其名因易其字非博考何以別而合之豈按叟卽禹貢渠叟謂之西戎在蜀徼外今西南諸夷不知何地當之竊意渠之言大也名曰渠叟其人之大可知禹會諸侯防風氏後至戮之骨節專車渠叟卽防風氏之類國語謂卽長狄孔子云汪芒氏之君也後遷于北文獻通考曰長人國在新羅之東人類長三丈鑑

牙鉤爪黑毛覆身不火食噬禽獸或搏人以食其國連山數千里有峽固以鐵關號關門新羅常以弩士數千守之是爲大人國之證豈卽莊子所云龍伯國耶西域聞見錄有阿訶國在西海之濱其國人男子長三四丈豈卽防風渠叟之裔耶西南諸夷舍此更無大人之國矣 右揚升庵說濮髻

升庵說詩江有杞小序媵之義取戴埴鼠璞之言曰鄭引公羊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昏禮注古者女嫁姪姊送之媵翁以此詩不見勞而無怨之說以序爲疑余固不敢妄議然考經傳媵特送婚之名猶喪之贈與賻史記載伊尹爲有莘媵臣古史載湯婚有莘乃以伊尹爲媵送女春秋載公子結媵陳婦於鄆與執康公及井伯以媵秦穆 康輜紀行 卷之十三 六

姬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初不言某國之女爲某國之媵妾也左氏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不過爲同姓至親可講餽送嫁女之禮異姓則可略也然春秋書齊人來媵與衛晉無異詞書人不書女其事甚明矧當時魯爲弱國嘗爲齊晉所陵猶恐不屑以女爲媵齊晉大國肯以女爲從妾乎及升庵異日說左傳姪從其姑則又曰穀梁傳姪姊者不孤子之義一人有子三人緩帶注姪音迭姊音第姪之爲言迭也姊之爲言第一也 更迭次第御于君也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同姓媵之易曰其君之袂不如其袂之袂良後世自兄弟之子爲姪夫男子而字從女六書之義舛矣又變迭之音而爲直何啻千里又按于令升左傳注曰姪姊者同姓媵兒之稱也兒之女來媵曰姪妹

來賸曰妹若兄之女不賸者但曰兄之女而不曰姪妹下從賸者但曰妹不曰姊古人之正名審稱如此由此論之姓之字不惟不可加於男亦不可混稱於兄之女也瑩按升庵前說取戴埴同姓國不賸女後說又取于令升姪姊為同姓賸女之稱蓋後說意在辨兄子不可稱姪而忘其自礙前說也余意賸女以同姓者或以本國之同姓如秦伯妻公子重耳以懷贏為賸是也異姓之國或但有賸臣無賸女耶若兄弟之子則爾雅字本從人曰侄不從女曰姪右賸有男女之義

今人禱於神祠問事休咎神示詩詞言未來吉凶輒驗人皆名其詩詞曰籤神詩不一或百首或數十首問者人既不一所問之事亦各不同故多設其詞而以木或竹為條

康輿紀行

卷之十三

七

如其詩詞之數狀如官府遣役施令之簽以紀其數又如古人標架上書目是書第幾圍幾部之牙籤故俗人遂名神祠為簽而文士則目之以籤也其事始見於蜀王衍聞唐師至禱於張亞子廟得籤詞云云沿襲至今天下神廟皆有之矣余按事未來而先辨其吉凶之兆本於卜筮繫之以辭則謂之繇其在周易則謂之彖爻及周秦之季處士或聖門弟子因六經而作七緯楚漢之間乃有十三讖之作又因七緯而衍之皆預言未來之事而為隱語相傳于貢子張之徒所作蓋緣子張百世可知之問而為之也漢宣王莽皆以符命與光武以合讖文得天下雲臺二十八將又離合讖文得其姓名自是讖緯之學與六經同重大儒多習之康成至用以解經此皆術數之學與卜筮之

書同示人以未來之言也神祠之籤即其遺意字當作讖較之曰籤曰簽為典而有本矣賈誼服鳥賦發書古之讖有彼讖右神籤字當作讖

察木多少雁立冬後偶一聞之蓋北方塞外苦寒故秋必入關此地雖塞外而在西南不甚苦寒故雁無容入關也感而賦之云十月長河已上冰數聲寒雁若驚猶旅人莫問湘湖事北嚮南翔總未曾右察木多聞雁

古人占易以著草物不易得而儀繁焦頰京房以于支配八卦創為飛伏世應為之辭曰易林嚴君平因改為錢卜唐詩并有君平擲卦錢是也自是火珠林法起人皆以錢卜而賣卜者各自為說古法盡變古義亦寔亡矣今士大夫猶知設著誠潔占之以易卦象爻辭解所謀事往往其應如響即易林亦有應者余家有著草未能攜帶每行次以錢代卜如世法更以占卦象爻辭斷之亦無不驗蓋鬼神教人無乎不在惟存乎其人精神心氣所感而已楊升庵云古之占法一爻變以變爻為主二爻變占事之始終三爻變以二卦象辭占事之始終四爻變以二爻不變占事之始終全不變以本卦象為主全變以變卦象為主

康輿紀行

卷之十三

八

韓文公陸渾山火詩女丁夫王傳世婚董彥遠曰元冥之子曰壬夫娶祝融之女曰丁等俱學木倦是為溫泉之神升庵謂董解不知所出又引風角書曰五情者天干也甲乙為本情丙丁為合情戊己為刑情庚辛為沖情壬癸為鉤情六情者地支也申子為貪狼寅午為廉貞亥卯為隱

右卜卦用錢代著

賊己酉爲寬大戌丑爲公正辰未爲奸邪六情之中分喜  
怒好惡哀樂喜行寬大怒行陰賊奸行貪狠惡行公正此  
富有哀行樂行奸邪陽主生故天干有合甲己爲中正之  
廉貞四字庚爲仁義之合丙辛爲威權之合丁壬爲淫泆之合  
戊癸爲無情之合陰主殺故地支有衝升庵謂可補翼奉  
傳之遺余謂古之聖皇造爲天干地支陰陽配偶合於五  
行行於六氣天運之盛衰人事之休咎莫不由之誠學者  
所當究心也秦漢以上多習問之後乃僅流於術數之家  
儒者不屑言之而所爲天人之際者皆以習見之理爲言  
所不可通者則概委之曰是數也云爾於是古今以來遂  
分理數而二之謂不可以合且若理有不能勝數者豈知  
天地之道惟貞夫一數卽理也烏有二道哉惟數之所以  
康輜紀行 卷之十三 九

爲理者古書云亡儒者莫知其義一二微文殘說僅存於  
星日風角者流衍而推之以行其術或自眩神奇祕其所  
本或妄爲謾說假託古書真偽混淆不可復辨而古聖皇  
制作闢天成務以明天道而全民用者其義其說徒付之  
不可知且以爲不必知也不深可歎惜也哉 右于支  
五情六情

風角書云陽主生故天干有合陰主殺故地支有衝此古  
說也今世所傳星命六壬占卜諸書天干五合地支六衝  
皆祖古說而地支則又有三合之說以地支六情變爲四  
局申子配辰爲水局寅午配戌爲火局亥卯配未爲木局  
巳酉配丑爲金局分寄辰戌丑未于四局蓋有二義一以  
土旺於四季一以木水金火四行必有所附以成形猶萬

物之歸附于土也故以辰戌丑未爲四庫又謂之四墓皆  
收藏之義言四行之歸皆於此也其言十干五行各有生  
死衰旺之義此非術士所能造其必出於古說可知惜未  
得其本也惟地形家以廉貞爲火與此寅午爲廉貞之  
義合而以貪狼爲木與此申子爲貪狼者又異至若文曲  
水武曲金巨門土破軍土等說則又本之奇門大乙與此  
風角所謂六情者迥不同矣卽六壬星命諸書亦未有言  
此六情者豈各有所祖耶抑未之知耶漢藝文志有六合  
隨典二十五卷轉位十二神二十五卷在五行家 右  
于支五合六衝

唐人有金縷衣曲少時以爲如今之金綫織成耳楊升庵  
云宋徽宗宮人多以麝香色縷金羅爲衣裙引元裕之詩  
康輜紀行 卷之十三 十

北去穹廬千萬里書羅休縷麝金香又云僊女天衣有金  
縷單絲錦縠銀泥五暈羅裙見許老翁傳余謂宋宮人衣  
裙旣以羅稱亦不過縷金綫於其羅上爲飾耳非織眞金  
也縷字當作縷從絲至僊女之衣則尤取輕軟故有五銖  
之稱更非織眞金而成然西域諸國實有抽眞金銀絲織  
錦縠爲物者宋趙汝迺諸蕃志云大食國王所居簾幙用  
百花錦以眞金綫夾五色絲織成天竺國出金縷織成金  
罽羅眉國產開金開絲織錦綺七楛園西域聞見錄云鄯  
羅斯國人喜樓居開窗四達飾以各色玻璃或縷金銀絲  
以隔蔽之科罕國人富饒以金銀絲縷噶拉明鏡爲衣倭  
緞爲緣以金銀絲繡之温都斯坦國人習技巧制作精奇  
抽金銀爲絲織綢緞遍貨於西域諸國謝都圖言今前後

藏中邊賴刺麻班禪額爾德尼有真金絲織蟒袍皆別國所獻其入貢諸品物內亦有真金絲織蟒袍古稱西域賈胡多奇富誠然又按唐六典曰金十四種曰銷金曰拍金曰鍍金曰織金曰研金曰披金曰泥金曰鏤金曰磨金曰俄金曰囷金曰貼金曰嵌金曰裏金胡侍真珠船曰黃金漢時最多白西教盛行棄之于土木者既不勝計而衣物之飾又曰趨于華靡有金線金箔泥金銷金貼金鏤金開金釵金圈金鍍金解金剔金搥金陷金明金楞金背金影金關金盤金織金慶金蒙金指金鍍金流金滲金減金抽金煮金灑金皮金遍地金其名號至夥耗費若斯焉得如昔之多燕翼貽謀錄曰大中祥符元年二月詔金箔金銀線貼金銷金開金慶金線裝貼什器土木玩好之物並行

康輶紀行 卷之十三

十一

禁斷非命婦不得以金爲首飾據此言之是中國亦舊有織金特未以之爲衣不過裝飾器物耳若去其耗費富豈不若諸胡耶 右蕃人真金縷衣

天下道理只是一般智者常觀其會通愚者強生其分別舜好問而好察邇言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古人於邇言芻蕘猶必察之詢之况賢哲乎世人耳目膚淺未嘗用心惟以門戶之見強爲分別此皆客氣自矜豈智者會通之道乎夫邇言芻蕘未必盡是亦未必遂無一是乃一概置之曰此無可察無可詢也豈其然乎譬如過世家之門者肅然與敬有延迓者必忻然入矣過市人之門者皆望望去之雖強邀亦未肯入也殊不知彼世家者子弟不肖父祖之遺書家法實已蕩然而擣蒲酒肉是事此市人者

身無惡行敦樸自守家有子弟能好詩書其中相去不啻霄壤也及後知之豈不愕然悔哉此門戶之見強爲分別之過也嘗歎古今賢豪之士習聞二氏之說爲先儒所闢皆置其書不觀屏其人不接拒之若毒蛇猛虎及身既衰老或頽更患難困抑無聊之中忽遇方外高人晤談竟日不覺禱慕傾心復索其書觀之身心漸爲安定神氣忽爾清明煩惱頓除怨尤胥泯然後知向之以爲毒蛇猛虎者固清心治病之良方也若是者何哉其始皆客氣矜心輕浮淺躁乘之及血氣既衰躁妄復去故前後若兩人焉則皆不思之過也若此者非惟不知二氏實於吾儒之道亦未嘗學焉卽有平日自謂博雅著作等身者皆聖賢之精相並未嘗從事於身心人己日用之間雖自命爲儒抑豈

康輶紀行 卷之十三

十二

所云學道之君子哉 右理高觀其會通 心經以眼耳鼻舌身意爲六根色聲香味觸法爲六塵或疑法者所以破此五塵淨此五根何以亦指爲塵而與五塵等列且本經上文明言五蘊皆空五蘊非五根五塵乎何以此處又添出一根一塵曰此乃所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蓋五蘊兼六根六塵言之五根在我五塵在物我自我物自物耳我惟意動然後物之色入我之眼物之聲入我之耳物之香入我之鼻物之味入我之舌物之身觸我之身我若無意則此眼耳鼻舌身者如士卒未得將令安坐營汛不爲敵人所誘則色如無色聲如無聲香如無香味如無味觸如無觸矣其所以著此五塵者皆意動而後五根從之是著五塵者雖是五根而意乃五根之主

人翁也欲制此主人翁非法不可意於何動即心是也未動爲心發動爲意則心又意之主人翁也主人翁欲制五根必先制意夫心住於法隨塵而有法住塵消五根自淨若意未發動即不見心心本無心法亦無有菩薩心淨爲賢者說不爲愚者說賢者之五塵非愚者之五塵也所以異者賢者已得正法五塵已清五根已淨然猶心住於法不能舍法則法亦是塵意即五根之根故總而言之謂之六根六塵矣有此一塵則五蘊仍不能空只能到得色不異空空不異色仍是意識境界未能到得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有得皆無所得境界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譬喻經云五根之禍劇于毒龍五根如箭意思如弓其言雖淺正是心經注脚自吾儒言之先做工夫必須非禮勿視

康輜紀行

卷之十三

三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及克己復禮之後仍是予欲無言周子云太極本無極也釋氏說法萬四千卷皆爲恆河沙數鈍根人說其上等大更無多說不過金剛經心經二兩部足矣孔子曰中人以不忒可以語上也朱子深得孔子著六經之意一生議論說向中人以下者十之七八說向中人以上者十之二三而已惟老子莊子不然只爲中人以上者說中人以下皆置之不論學者不可不知

右心經六根六塵

世傳蜀中文昌二十四化皆作教化之化解揚升庸謂奉道之室曰化又曰治治字音雉猶今之曰宮曰觀耳其說出六朝詩話云錢唐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靈運生於會稽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

十五方還故名客兒注治音雉奉道之家靖室也按六朝詩話以道家靖室爲治蓋本道書陶宏景寇謙之等所撰集也道書正一經曰張道陵學道於蜀鶴鳴山時蜀中人鬼不分災疾競起感太上老君降授正一盟威法始分人鬼置二十四治至今民受其福又按太平寰宇記平都山漢陰長生白曰昇天即此張道陵二十四化之一也據此言之蓋所云治如今郡縣治之治理事之所也道陵治鬼置二十四治蓋其治鬼之處有二十四所或以治作化爲二十四化言化導人鬼亦治之義耳文昌二十四化豈因道陵而附會之歟後又轉爲變化之化矣王蜀時李昇善畫有二十四化山圖則謂張惡子非道陵也是時蜀中已盛祀張惡子矣又令人多以靖室作淨室亦非靖猶

康輜紀行

卷之十三

四

治也 右化治皆道家言靖室之名 升庵又云唐張喬詩遠公獨刻蓮花漏猶向山中禮六時按佛藏云遠公弟子惠要患山中無刻漏乃於水上制十二銅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別旦夕以爲行道之節名蓮花漏何北詩芙蓉十二池心漏簷荷三千灌頂香是也六時者僧規以六時經行六時燕坐六時日幽谷時寅也高山時卯也日照高山平地時辰也可中時巳也正中時午也鹿苑時未也至申則旦過而退坐被朱子半日讀書半日翻坐蓋本此

右六時

劉向新序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何賞之言王曰強之說曰



大王失國非臣之罪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  
王曰見之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見今臣之  
知不足以存國勇不足以禦寇吳軍人鄂畏難而避寇非  
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  
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  
高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說曰三旌之位吾知其貴  
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  
可以貪爵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  
屠羊之肆遂不受也新序說苑皆子政所著其論古事亦  
互相出入世但知魯仲連辭賞余謂仲連猶有豪士之風  
屠羊說義更敦樸其言皆人所不肯言者始不受違心之  
賞終且不使君有妄賞之名此其篤行類有道矣不又加  
康輿紀行 卷之十三 五

於仲連一等哉嗟乎世之妄希寵利者豈可不聞此風誼  
乎 右屠羊說辭賞

二十六日曉起白雪盈庭亦已晴霽立冬至是三雪矣皆  
微不及寸今始約三寸耳未刻一老卒自頽板多至云諸  
處皆盛雪久矣察木多四面山高障風地氣獨煖雖隆冬  
雪不盛大山外則不然也爲詩云五月千山時積雪冬來  
翻覺雪時稀殊方竟歲重裘憤不畏宵深炭火微 右  
管子曰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  
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靜  
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大定又曰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權  
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愛慾靜之遇亂  
正之勿引勿推禍將自歸彼道自來可藉與謀靜則得之

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  
失之以躁爲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瑩按管子一書皆言  
治道而推原人生之本必先理其性情而歸之於心蓋理  
其性情莫非心之爲用一則曰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大  
定再則曰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大哉此霸者之言也而猶  
諄諄於心性靜敬之功况王者之佐乎古今治道王霸二  
者盡之矣此有宋大儒講學所以必首心性靜敬之功也  
世人著書立說動執子貢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一語苦詆  
碎朱是殆未嘗讀管子者况孔孟之書乎嗟乎聖人之道  
無非修己治人之術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  
占人之學者道也舍修己治人之道又何學乎世之君子  
讀書稍多往往自矜博洽而不問古人著書之本義良可  
康輿紀行 卷之十三 六

歎也 右管子言敬靜

管子又曰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乃  
能戴大圓而履大方鑒於太清視於大明敬慎無惑日新  
其德偏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是謂內得又曰守善  
勿舍逐淫澤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全心中不可蔽匿  
和於形容見於膚色善氣迎人親於兄弟惡氣迎人害於  
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  
余謂管子此篇前言正靜敬慎此德之充於內者也後言  
全心中不可蔽匿此氣之發於外者也大學云誠於中  
形於外心廣體胖孟子言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眸  
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中庸言君子  
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斧鉞正



與管子之言相發明人但知管子之霸功豈知其用心於天德者固若是哉宜孔子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也

右管子用心天德

管子又曰知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爲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爲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於賈非誠工不得食於工非誠農不得食於農非信士不得立於朝堂按此所言者乍聆之與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似相反一若管子不肯欺其民孔子乃欲愚其民者細思之固同一義也蓋天下萬事萬物各有其迹亦各有義迹者其當然指以示人人皆見之義者其所以然虛以語人惟賢知者見之愚不肖者莫能見也士農工商今教

康輿紀行

卷之十三

七

之曰安其業可以得食不安其業則不得食此人人能知其當然故莫不由之矣今必語之以天之所以生民聖王所以安民四民所以各自爲安之義則學士大夫畢世窮年有莫能究也而可以責之蚩蚩者哉此爲民可使由之可使知此爲愚者可知拙者可能管子之言即孔子之言也孔子非欺其民而愚之也孔子他日繫易亦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天地自然之理如是焉耳

右管子言教民

春秋元命苞論五藏曰目者肝之使肝者木之精蒼龍之位也鼻者肺之使肺者金之精白虎之位也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上爲張星陰者腎之寫腎者水之精上爲虛危口者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上爲北斗主變化者也余按以五藏配五行此古人不易之論人辨乎此故能養生

而治病乃更以上應北斗二十八宿則侈言無用義復不精周秦閒子書之陋習也分別觀之可耳

右律書言五藏

駁猶謂不及造父之御也雖有連城之珍猶謂不及楚人之位也雖有起羣之人猶謂不及竹帛之所載也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太元見啜於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耀今月不及古月之朗重所聞輕所見非一世之患矣昔之破琴斲絃者諒有以乎余謂美不見知乃美之精也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何必斤斤於俗士哉孔子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老子云知其白守其黑又曰和其光同其塵

右世俗貴古賤今

康輿紀行

卷之十三

六

太公六弢曰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耰之具其矛戟也蓑苴笠笠其甲冑干櫓也鑿鑿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衽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鋸草棘其戰車駟也夏藉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監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取芻其廩庫也春秋治城郭修溝渠其壘壘也故用兵之具盡於人事也

當按人事當

子亦曰什伍以爲行列賞誅以爲文武繕農具當器械耕農以當攻戰推行銚耨以當劍戟披蓑以當鎧鎬直笠以當盾櫓故耕器具則戰器備農事習則戰功巧矣楊升庵

謂合六強管子觀之可見古人寓兵於農之意  
右六  
管子戰具篇

十一月初一日閩中縣田明府憲田運餉赴藏過察木多

攜余省寓書及桐城信至知家中戚友頗多物故感愴不已方植之馬元伯光律原皆有詩見懷戴生蓉洲書來求撰桐鄉書院敘蓋去歲過孔城所許也孔城爲吾桐四大鄉鎮之一在縣治北三十里面桐梓山一峯獨秀大河環繞東南至縱陽入江戴南山先生產此近復有劉孟塗皆孔城人也  
右得家書

古金人銘辭備載皇覽合錄於此武王問尙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尙父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爲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

康輿紀行

卷之十三

五

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事多害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塞終成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無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惡之我獨不徙內藏乃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惟能於此也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堯之居民上也振振如臨深淵舜之居民上也慄慄如夕不見且武王曰吾拜殷民居其上也翼翼懼懼不敢息尙父曰德盛

者守之以謙威強者守之以恭武王曰如尙父言因是爲戒隨躬余按金人一銘全是老子所本故世以黃老並稱  
右金人銘辭

洪範五行傳曰維王后元祀帝命大禹步於上帝維時洪祀六沴用咎於下是用知不畏而神之怒若六沴作見若是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章於下若六沴作見若不共禦六罰既侵六極其下禹乃共辟厥德受命休令爰用五事建用王極長一事首也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鷄禍時則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次二事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恆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大禍時則有康輿紀行

卷之十三

二

口舌之病時則有白眚白祥雜木沴金次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愆厥咎舒厥罰烜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保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雜木沴火次四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雜火沴水次五事曰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恆陰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金木水火沴土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蛇龍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維五位復見辟沴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

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聽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朔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右五行傳說出於劉向皆行洪範爲之以諸咎徵戒人主也六沴皆五行反其常德所云維火沴水惟木沴金是也此本三事曰維水沴火水本尅火之物不得言沴又五事曰時則有金木水火土語勢與上文四沴不類義亦費解此必有訛誤疑三事當作維水沴土五事當作維土沴木記此更檢正之又一事下少一沴是有漏也共禦共辟之共義與恭同詩曰靖共爾位是也 右洪範五行傳

康輜紀行

卷之十三

壬

也陰陽感成吉凶驗也夢者語其人預見所造過失如其賢者知之自改革也夢者告也告其形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魂出遊身獨在身心所思念念身也受天神戒還告人也受戒不精忘神言也名之爲寤告符籙也古有夢官世相傳也昔聖帝明王之世神氣昭然先見古堯夢乘龍上泰山舜夢擊天鼓禹夢其手長湯夢布令天下其後皆有天下桀夢疾風壞其宮紂夢大雷擊其首齊襄夢爲大禽所中秦二世夢虎嚙其馬其後皆失天下余按此言夢乃人魂出遊受天戒還告人者誠然矣魂即人之神常棲於心心有所思者神之動也五官百骸皆受命於心心復受命於神德善過失皆心爲之即己神爲之也人神不自知其吉凶惟天神知之或愛其人也則以告或惡其人也

亦以告愛之告也爲喜而賀之也惡之告也爲憂而戒之也余少時嘗夢在朝端憤殺大姦爲人所刺譴戍出關行見邊外曠野或古木蕭穆夜藉敗葉尺許爲牀以漢書枕首而臥恣登一亭曰望雨亭題詩一絕記後二語云試看址上渾忘死今日還登望雨亭寤後以爲讀書懷古之妄夢耳及臺灣獄起乃知神固先數十年告我也其時自當有遠戍及出獄竟得免而復予官心竊訝之今卒有乍雅之行始以出使繼復獲咎然後知夢之不爽也如此又常夢在古廟殿上左右侍者皆古宮人服飾殿庭甚大古柏參天鴉鳴鵲噪每月一再夢至授室乃已及壬寅之歲則夢至一廟殿上神坐極眾皆古衣冠而多敗落旋聞江漸用兵不利余亦被劾殆其驗也至夢中出關以漢書枕

康輜紀行

卷之十三

壬

首之故蓋漢書始有西域傳余將赴西域使詳知西事乎 右古夢書

春秋元命苞曰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州之爲言殊也合同類異別其界也昂畢間爲天街散爲冀州分爲趙國立爲常山牽牛流爲揚州分爲越國立爲揚山軫星散爲荊州分爲楚國荆之爲言強也陽盛物堅其氣急悍也虛危之精流爲青州分爲齊國立爲萊山天弓星主司可弩流爲徐州別爲魯國徐之爲言舒言陰收內安詳也五星流爲兗州兗之言端也隄精端故其氣纖殺 未詳分爲鄭國鈎鈐星散爲豫州豫之言序也言陰陽分布各得處也東井鬼星散爲雍州分爲秦東距峭坡西有漢中南含高山北阻居庸得東井動深之萌其氣險也紫參流爲

益州益之爲言隘也謂物數並決其氣急切決烈也箕星散爲幽州分爲燕國幽之爲言窈也言風出入窈冥敏勁易曉故其氣躁急榮室<sub>室即營流</sub>爲并州分爲衛國之鎮立爲明山并之爲言誠也精舍并其氣勇抗誠信也余按此言九州之解與諸書多異又以某星流爲某州尤無理解義亦謬妄且以梁州爲益州周秦皆未有益州及漢中居庸之稱也張衡以爲成哀閒僞撰無疑康成用以解經已屬牽強後人作疏益大援之宋儒棄而不取不可易也近世文士喜其華藻必諱注疏之短苦與<sub>宋儒</sub>僞爲難其然哉或曰緯與議遂可廢乎曰緯書始自周秦諸子原有真者其亡已久武帝求書漢人乃依傍僞撰魏晉所傳已真僞莫辨識則全是漢人所爲此其異耳至於今日則均爲

康輅紀行

卷之十三

三

古書可貴而中有悖理者不可一類從之也

右錄書當

連日風雪假得鐵盆手自撥火殊不知寒丁別駕始見笑之既亦仿焉慰之以詩曰鐵盆撥火夜猶溫一覺能招天外魂行處但須清夢穩家人無事罵章惇

右錄詩

元人郭翼字義中著雪履齋筆記偶論經義注疏說有勝集註者折衷取之辭氣粹然非如文士浮夸自矜習氣也筆記之作蓋亦遭逢擯抑能以理自遣者淵源有自亦非冬烘膚學者所能今錄其數則於此一日陸務觀云忠州最號窮陋白樂天詩乃有今夜酒醺羅綺煖被君融盡玉壺冰之句忠州豈有此景當時不堪司馬閒冷驟易刺史故亦見其樂爾可憐哉又鄧栢欄云王涯諷白樂天出爲江州司馬及甘露之禍朝士殆無遺者而樂天方在洛中

遊香山寺然則涯果能陷樂天否乎小人無知欲以人勝天類皆如此但可憐耳兩君一憐樂天一憐王涯輩然樂天江州數載徒倚匡廬瀑布之閒仰觀山俯聽泉傍晚竹樹雲石至欲引妻子抱琴書以終老豈肯受人之憐若王涯輩者乃當如栢欄之言耳又一則云阻風京口三日同泊千餘舟忽東風呼號耶許之聲如雷瞬息過郭璞墓迴視波間突兀巔所謂金山一點大如拳也前後岷影層疊懸挂遮卻半江非茲地不能得此壯觀非滯石尤累日不能得賈船客船如許之盛乃知世閒失意處反成就無限快事要須耐煩等耳又一則云山兀然不動而已能使之斷續隱顯又能使之多少者雲爲之也觀雲可以慨悟身世又一則云有治有亂有盛有衰有得有失有憂有喜有

康輅紀行

卷之十三

三

毀有譽刪除一件不得若欲占住一邊推去一邊此天地鬼神所不能也其閒分數之多寡或有偏在一邊者亦但就百年以內許量耳試從歷劫曠觀定無銖兩輕重又一則云孔子論中庸之聖只遊世不見知而不悔他日贊乾初九乃析爲二語曰遊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遊世自我而言不見是則所謂一國非之天下非之幾於俯仰踟躕樂至於不見是則所謂一國非之天下非之幾於俯仰踟躕至此而能無悶直是不見一物洗心退藏之學何以復加此等人出而用世則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又安有亢龍之悔哉觀前三則猶不過達觀之見後二則非知道者不能爲此言矣雖然余更進一解曰得失不過一身是非或關乎天下苟事止一身得失置之可也若明明見有害

吾君國者亦概以達觀置之可乎小弁離騷之作惡能無怨於彼婦說人哉孔子曰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元人李神日聞錄惡世人奉佛之誣辨之凡數千言蓋亦嘗涉獵佛書然皆以麤淺者言之精深之義未有聞也元代蕃僧污穢中國與世之求福利而奉佛者不可不使聞之耳

右李神辨佛

世非無佛但釋迦本旨爲世人纏縛於富貴聲色惡孽無邊思救之故以身說法屏絕情欲使不累心並父母妻子王位皆棄不顧成道後已爲國王供奉大眾尊榮猶不安居受享日僅一食偏乞城中食已則說法度人以示不肯素食之義何等謙卑何等志願宜其爲天人鬼神之所欽

康輜紀行

卷之十三

五

服也其以禍福言者世人愚昧非禍不足以生其恐懼戒謹之心非福不足以生其嚮往悅慕之心猶之帝王治天下爵祿刑賞以激天下之意云爾然佛本欲人不貪富貴聲色若仍以此富貴聲色欲動世人則非立教本旨矣故別爲福德之說曰若能舍此世間之富貴聲色自有世外之富貴聲色不可思議即所謂極樂世界者也此世界中各人現處之地先時纏縛沈迷於富貴聲色得之則忻喜歡愛貪戀不捨失之則憂懼憤怒愁苦怨恨展轉煩惱此心若焚一旦恍然大悟此皆浮雲幻相變滅須臾非實境則煩惱頓除無所罣礙心神爽然耳目開朗如脫離火宅遍體清涼豈不快哉人猶是人也事猶是事也地猶是地也日月猶是日月天猶是天世界猶是世界也我前曰

所爲忻喜歡愛貪戀不捨憂懼憤怒愁苦怨恨之心纏縛沈迷無限煩惱者今一旦爽然開朗出火宅而就清涼心境一變則所見所聞所思別是一世界是即口前之極樂世界矣凡夫愚昧以妄爲實故佛既說種種法已復恐人既知眼前富貴聲色之非實又思種身後來生之福終不離人天果報則是妄中轉妄故金剛般若心經隨說隨捕反覆叮囑付囑欲人捨渡河之筏也凡夫愚昧不能解佛所說法其求極樂世界之心仍是求富貴聲色之心其欲生淨土之心仍無異求人天果報之心六朝以來世主好佛好僊無非富貴聲色已極貪著不已或更求長生或種福死後其好佛也猶是求僊之心耳豈佛所以立教救世之心哉此達摩東來面斥梁武福田功德之問曰此但人

康輜紀行

卷之十三

五

天小果有漏之因也嗟呼名教自有樂地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顏子之箪瓢陋巷不改其樂也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有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又曰樂人之樂者人亦樂其樂此則吾儒真實之樂即佛所謂極樂也蓮池大師學佛者也其言曰我見極樂實無可樂若見可樂與若何殊

右極樂世界在人心

吾儒以治世爲教佛法以出世爲教出世者離此五濁惡世而超天界法界也愚人執著西方以爲佛界夫世俗所謂西天者特昔時諸佛所生之地耳其風土人物與諸蕃無異其人依然有死生疾病困苦聲色貨利戰爭姦盜猶

夫中國故佛生其地說法以教其人何嘗以彼爲極樂之國乎然則佛天自有其處不在西方明矣吾見學佛者往往猶以往生西方爲念其愚妄邪見何足以當高僧一棒乎

右西方無極樂世界

魏默深海國圖識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長一國一時師長數十國數百世故自東海以至西海自北極以至南極國萬千億里數人恆河沙數必皆有人馬魁之桀之綱之紀之離之合之語其縱則西域自佛未出世以前皆婆羅門教以事天治人爲本即彼方之儒自佛教興而婆羅門教衰佛教衰而婆羅門教復盛一盛爲耶穌之天主教再盛爲穆罕默德之天方教皆婆羅門之支變婆羅門教游方之內者也佛教游方之外者也語其橫則自中

康輜紀行

卷之十三

三

南東三印度而緬甸暹羅而西藏而青海漠南北蒙古皆佛教自西印度之包祖阿丹而西之利未亞洲而東之葱嶺左右哈薩克布魯特諸游牧而天山南路諸城郭皆天方回教其大西洋之歐羅巴各國外大西洋之彌利堅各國則皆天主教與中國安南朝鮮日本之儒教離立而四語其支派則佛教分爲三一墨那敏教則印度國舊教一名興杜教一大刺麻教即西藏之黃教一墨魯赫教即西藏之紅教一名墨低蘭教天方回教分爲三一由斯教即婆羅門舊教一馬哈墨教即穆罕默德所創行於阿丹者一比阿釐教則其兄子所傳行於巴社都魯機者天主教總名爲克力斯頓教亦分爲三一加特力教乃意大利亞所行天主教一額利教一婆羅特士頓教則諸國所後

起大都有不供偶像而尙供畫像及禮拜前賢生日者有一切不供惟敬天主者有供十字者有不供十字者世傳西洋惟英吉利一國獨闢天主教不知英夷所闢者加特力教爾故英夷國王將立則國人必會議約新王背加特立教而尊婆羅特士頓教始即位英夷何嘗盡闢克力斯頓教哉又有道教散處各國子身修煉名巴柳士良教歐羅巴利未亞洲皆有之特不及各教之紀年建朔云自道術分裂儒分八墨分三釋道亦各分數支同中立異門評堅固於一教中且自相胡越况欲並包殊方及其畛域會其大同此必不然之數廣谷大川異俗民生其間剛柔輕重遲速異齊皇清能並回部不能使天山南路舍回教而被儒服能服蕃蒙不能使西藏漠北舍黃教而誦六

康輜紀行

卷之十三

三

經鄂羅斯兼並西北英吉利蠶食東南而不能使白帽黃帽之方盡奉天主教故曰因其教不異其俗齊其政不異其宜

右魏默深論諸教

海國圖志諸國教門表曰東南洋海岸之國除安南兼儒佛二教外暹羅緬甸佛教南掌老撾整線各國並同東南洋海島之國除日本琉球兼儒佛二教外小呂宋島舊本土蕃無教門明以來西洋據此地行加特力教大瓜哇島蘇祿文萊等舊佛教今回教小瓜哇島葛雷巴等亞齊島蘇門答刺三佛齊等皆舊佛教今回教西南南洋五印度各國除西藏及蒙古皆刺麻黃教外東印度榜葛刺南印度孟邁錫蘭等中印度温都斯坦皆墨那敏佛教西印度包社舊佛教今比阿釐回教或曰即巴柳士良教西印度阿

丹舊佛教今馬哈墨回教又由斯回教北印度克什彌爾  
舊佛教今馬哈墨回教南都魯機舊佛教今阿比釐回教  
兼由斯回教又有加特力教其慈嶺以西之哈薩克布魯  
特巴達克山愛烏罕布哈爾放罕慈嶺以東之八城回部  
自明以來皆改佛教爲馬哈墨回教小西洋利未亞洲各  
國內伊根國由斯回教額利教加特立教亦有佛教阿邁  
司尼國由教加特力教東利未亞洲八部內六部未詳何  
教其二部屬阿丹馬哈墨回教北利未亞四部馬哈墨回  
教西利未亞廿四部小國土蠻祀鬼不知教門南利未亞  
四部亦小國土蠻祀鬼不知教門中利未亞二十五部馬  
哈墨回教大西歐羅巴洲各國葡萄牙國加特力教荷  
蘭國婆羅特土頓教彌爾利王與荷蘭同國而別奉加特  
康輅紀行 卷之十三 无

力教佛蘭西國加特力教英吉利國婆羅特土頓教意大  
里國加特力教耶馬尼國土十七部半加特力教半婆羅  
特土頓教歐塞特釐阿國加特力教婆羅特土頓教塞牙  
里與同國亦兼有三教波蘭國加特力教綏林國婆羅特  
土頓教領墨國瑞國皆加特力教普魯社國或由教或墨  
低蘭教或加特力教或婆羅特土頓教北都魯機國阿比  
釐回教北洋俄羅斯國各部內大俄羅斯十七部西俄羅  
斯八部東俄羅斯五部小俄羅斯三部南俄羅斯五部加  
厘俄羅斯四部皆額利教西南新藩俄羅斯五部馬哈墨  
回教以本回部故也東北新藩俄羅斯四部刺麻佛教以  
近蒙古部落故也外大西洋墨利加洲各國內北洲彌利  
堅國二十七部或加特力教或婆羅特土頓教北洲智利

國或加特力教或婆羅特土頓教其餘北洲內墨西哥等  
國南洲內序露國金加西臘國伯西爾國智加國教門未  
詳余按默深此表蓋本歐羅巴人四洲志而作四洲志言  
加特力教萬有千六百人額利教七千萬人婆羅特土  
頓教四千二百萬人由教約四五萬人馬哈墨教萬有二  
千萬人巴柳士良教七千三百萬人墨那敏教七千萬人  
大刺麻教五千萬人墨魯赫教四千萬人共計各教六萬  
七千一百萬人默深曰克力斯頓乃西洋本教或能悉其  
多寡至西藏蒙古之佛教新疆南路之回教與各洲之道  
教英夷何由籍其人數耶余謂夷人夸其博識與僧徒道  
流撰經好爲誇張以聳人聽信何所不至固非吾儒大中  
至正徵文考獻之比即天主既分三教互相攻擊爭奪取  
康輅紀行 卷之十三 三

勝彼此未必肯以實在人數相告則所云萬有千六百萬  
人七千萬人四千二百萬人者且不足信况其他耶是亦  
不足嗤矣 右諸國教門考  
虞道園有鳴鶴餘音爲蘇武慢十三闕晚年退閒與馮尊  
師唱和之作也在詞家雖非當行然讀之飄然有凌雲之  
意今錄其十闕云自笑微生凡情不斲輕棄舊磯垂釣走  
馬長安聽鷺上苑空負洛陽年少玉殿傳宣金鑾陪宴屢  
草九重丹詔是何年夢斷槐根依舊一葦江表 天賜我  
萬疊雲屏五湖煙浪無限野猿沙鳥平明柴閣日宴元洲  
晞髮太霞林杪蒼龍騰海白鶴衝霄顛倒一時俱了望清  
都獨步高秋風露洞天初曉 其一 山月來時海風不動平  
地玉樓瑤宇桂子飄香露華如水自按洞簫如縷杳杳冥



冥泠泠歷歷青鳥頻傳芳語太微中鸞鶴相求盡是舊時  
眞侶 君聽取列豹重關鼓雷千吏天界更多官府石女  
簪花木人勸酒爲我此閒聊住高唱微吟揮毫萬丈塵世  
等閒今古看空山一色青靑何處斷雲殘雨其三皓月清  
霜釣舟如葉閒渡小溪澄碧銀漢無聲玉虹橫野斗柄正  
垂天北半幅烏紗數莖華髮一雨野鳧飛鳥問回僊城南  
老樹能見幾何今昔 西華頂十丈高花九天秋露結就  
翠房瑤室脫屣非難凌空何遠三咽雪融冰液辟穀神方  
餐霞眞訣一去更無消息笑人間長住虛空誰似一輪紅  
日其五對酒當歌無愁可解是箇道人標格好風過耳皓  
月盈懷清淨水聲山色世上千年山中七日隨處慣曾爲  
客盡虛堂北斗南辰此事有誰消得 曾聽得碧眼胡僧  
康輜紀行 卷之十三 三

布袍滄海直下釣絲千尺專取鯨魚風雲變化不是等閒  
奇特寒暑相推乾坤不用磨劫不爲陳迹可憐生忘卻高  
年長伴小兒嬉劇其六憶昔坡公夜遊赤壁孤鶴掠舟西  
過英雄消盡身世茫然月小水寒星大何似漁翁不知今  
古醉傍蓼花燃火夢相逢羽服翩翩未必此時非我 誰  
解道歲晚江空風帆目力橫槩賦詩江左清露衣裳晚風  
洲渚多少短歌長些玉宇高寒故人何處渺渺予懷無那  
歎乘桴浮海飄然從者未知誰可其七十載燕山十年江  
上慣見半生風雲對雪無舟泛舟無雪不遇並時高潔漸  
港殘沙今茲何夕一似剡溪歸越但揪蓬數尺梅花人迹  
鳥飛俱絕 君不見五老峯巔浮邱絕頂笑我早生華髮  
返老還童易爲妙定有九還丹訣霽景浮空天光眩海

一體本無分別便堪稱六一僊公千古太虛明月其八六  
十歸來今過七十感謝聖恩嘉惠早眠晏起渴飲飢餐自  
己了無星事數卷殘書半枚破硯聊表秀才而已道先生  
快寫能吟真是去之遠矣 漫尋思拄箇青藜雙芒屨  
走去波頭觀水逝者滔滔來之滾滾不覺日斜風細有一  
漁翁驀然相喚你在看他甚底便扶攜穿起鮮魚博得一  
樽同醉其十十年窗下見古今成敗幾多豪傑誰會誰能  
誰不濟故紙數行明滅亂葉西風遊絲春夢轉轉無休歇  
爲他憔悴不知有甚干涉寥寥無住閒身盡虛空界一片  
中霄月雲去雲來無定相月亦本無圓缺非色非空非心  
非佛教我如何說不妨跬步躋蟾飛上銀闕未附無俗元  
念一首  
詩人四大家文靖學問湛深文九醞厚此雖小詞亦足使  
康輜紀行 卷之十三 三  
人嚮往也 右虞文靖詩餘音

古人文章妙處全是沈鬱頓挫四字沈者如物落水必須  
到底方著痛癢此沈之妙也否則仍是一浮字鬱者如物  
蟠結胸中展轉縈遏不能宣暢又如憂深念切而進退維  
艱左右室礙塞阨不通已是無可如何又不能自己於是  
一言數轉一意數迴此鬱之妙也否則仍是一率字頓者  
如物流行無滯極其爽快忽然停住不行使人心神馳騁  
如望如疑如有喪失如有怨慕此頓之妙也否則仍是一  
直字挫者如鋸解木雖是一來一往而齒鑿巉巉數百森  
列每一往來其數百齒必一一歷過是一來凡數百來一  
往凡數百往也又如歌者一字故曼其聲高下低徊抑揚  
百轉此挫之妙也否則仍是一平字文章能去其浮率平

直之病而有沈鬱頓挫之妙然後可以不朽楚辭史記李杜詩韓文是也嗟呼此數公者非有其仁孝忠義之懷浩然充塞兩間之氣上下古今窮情盡態之識博覽考究山川人物典章之學而又身歷困窮險阻驚奇之境其文章亦烏能若是也哉今不求數公之所以爲人而惟求數公之所以爲文此所以數公之後罕有及數公者也

文貴沈鬱頓挫

南宋劉過字改之詩名龍洲集七言佳處頗近黃陸風格今錄其數首於此喜雨寄徐東陽云和州昔有賢從事今作東陽父母官百里望風皆畏易四郊得雨及時難秋成有望米價減水滿不爭民業安詩事定多公事少不妨閒寄故人看呈胡季解云老病疏慵藥不醫癡狂罵坐欲何康輜紀行

卷之十三

三

爲前生縱使希真是已死尙存忠簡知顛倒六經鸚鵡舞瀾翻一曲竹枝詞雖然結纜王孫僧人以此賢張釋之南康邂逅吳運判云一節西來已駭傳不堪歸去便湘川舟行彭蠡輕文種酒到潯陽酌樂天臺諫久無公議論朝廷新有驟除遷臣心畢竟終憂國不敢瞻烏涕涼然張帥幹席上云海樹婆娑日出東一年窮處已殘冬春衫溼到西湖雨魂夢覺來長樂鐘梅擲白英樓壓鳳燈挑紅焰劍纏龍便教分間持麾去未慙平時錦繡胸放翁坐上云林霧霏霏曉意涼野柁纒纒已傳香幸哉世事日相遠怪底詩情老更狂臘蟻三盃浮重碧春膏一幅研輕黃何如放浪形骸外盡乞江湖作酒鄉贈永嘉張相士云青城遊遍蜀中山歸看公卿飽已諳桀鵲稍能兒德祖興亡何闕百曹

參諸公富貴紙上語滿座風雷終日談我似北人君記取偶然畱滯在東南南康天開圖畫樓云樓外煙波渺去鴻樓頭廬阜翠摩空故知造物鋪張巧不費丹青點染工赤壁江山橫夜月輞川亭館臥秋風祇今滿地無圖書盡在西灣杳靄中自述云扁舟送客出姑蘇曉泊吳江夜雨餘波浪稍平風力定青黃相開橋林疏匆忙旅館催行酒草率盃盤旅買魚與我壁間題歲月無人爲作小王書精神凋耗鬢毛衰劫火光中第幾回無可柰何教老去有時猛省忽愁來師崇道學元非僞客寄蘇州卻類欵明日重陽又佳節得錢且醉菊花盃改之嘗與辛稼軒楊誠齋周益公陸放翁諸人以詩往還晚作學官詩雖工緻不及諸公而清曠之氣非胸次凡俗者可及也詩中已死尙存忠簡

康輜紀行

卷之十三

三

知豈謂趙忠簡耶趙公以紹興八年戊午再罷相十年庚申被竄海南遂卒於貶所在紹興十七年丁卯計其年似不相接疑當是胡忠簡也又有張忠簡與胡皆孝宗朝人又云師崇道學元非僞陳賈請禁道學在孝宗淳熙十年癸卯是時王淮方和未幾周必大畱正趙汝愚相繼秉政邪說尙未橫行及甯宗慶元元年乙卯趙汝愚以貶竄死余端禮京鏗謝深甫相乃禁用僞學之黨削朱子官竄蔡元定召陳賈爲侍郎矣詩言臺諫久無公議論朝廷新有驟除遷指此事也興亡何闕百曹參或謂葛邲陳自強輩耶

右劉改之詩

古人印綬皆佩帶在身其印製小不過寸漢書嚴助言陛下以方寸之印尺二之組鎮撫方外是也至宋史輿服志

諸王及中書門下印二寸一分樞密宣徽三司尚書省諸司印方二寸節度使印方一寸九分餘印方一寸八分則較古印倍之然未有如今印之大也古印印品以上銀爲之紐作龜形蓋本于漢制漢百官表凡吏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注衛宏漢舊儀曰諸侯王印黃金象龜紐文曰璽列侯黃金印龜紐文曰印丞相將軍黃金印龜紐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紐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銅印鼻紐文曰印謝靈運詩牽絲及元與解龜在景平李善注牽絲初任也解龜去任也余按元興乃晉安帝年號安帝以丁酉年卽位戊午年爲劉裕所弑景平乃宋營陽王年號甲子年爲徐羨之所弑是年八月後卽文帝元嘉元年靈運旋見誅矣謝仕晉宋開前後蓋二十年于此可見

康輅紀行

右銀印龜紐

卷之十三

三

今人所用馬軋椅卽古之胡牀也其製以四木交叉兩長兩短中以皮爲座長木後靠作背可仰臥故有牀名始製自北邊外軍中用之行則收合可挾以走故曰胡牀其後非軍中亦用之矣晉劉琨坐而嘯咏通鑑唐征高麗郝處俊據胡牀食乾糲胡注曰胡牀卽今之交牀者是也亦可挂壁聞魏裴潛爲兖州太守嘗作一胡牀及其去留以挂柱梁簡文帝詩不學胡威絹甯挂裴潛牀大白詩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牀觀此是古時貴者所坐今則常人通用之矣吳梅村投贈馬開府詩五管風清持使節百蠻風靜據胡牀可見 國初時猶不能妄用也 右馬軋椅 樂府載齊武帝作估客樂云昔經樊鄧役阻湖梅恨清感

意追往事意滿辭不敘自作此曲令釋寶月被之管絃布遂敷乘龍舟遊江中以絳越布爲帆綠絲爲帆絳篙者悉著鬱林布作淡黃袴舞此曲用十六人云楊升庵謂史稱武帝節儉自言朕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然其從流忘反之奢如此貽厥孫謀何怪乎金蓮步地也余謂帝王歌辭自有氣象如漢高帝大風之歌何嘗不於富貴後感慨故鄉貧賤時而其意則欲得猛士以守四方故能開四百年基業今齊武於貴後感往時阻潮梅潛覺今日貴爲天子遂自謂意滿何其氣象之隘耶宜國祚之不永也至於帝王遊幸龍舟用布帆絲絳舞人著淡黃布袴此不足爲奢侈較諸錦帆彩女爲何如耶升庵之譏似未爲得爾寶月以僧人而預天子歌舞之事與倖臣無異蓋當時佛法盛行風氣已如此矣蓬摩烏得不東來乎 右齊武帝樂府

康輅紀行

卷之十三

三

升庵詩話謝朓酬王晉安詩南中榮橘柚甯知鴻雁飛後人不解此句之妙晉安卽閩泉州也南中榮橘柚卽諺云樹蟹不落葉也甯知鴻雁飛卽諺云雁飛不到處也樹不湖雁不到本是瘴鄉乃以美言之此是隱句之妙升庵此言善矣古人詩支用意無不婉切所以情味耐玩今人詩文只一覽便盡故情味淺泛由不知隱句露句之別也其實不難曉只是明說不如暗說正說不如反說順說不如倒說爾總之古人詩不苟作故妙今人詩文不及古人病正在一苟字無情而作無才而作無學而作無爲而作皆苟也升庵又愛梁元帝韋應物螢火二詩謂比之杜子美

則杜似太露元帝詩曰奉隨秋草并今與夕風清紫空若  
星隕拂樹似花生屏疑神火照簾似夜珠明逢君拾光彩  
不惜此身輕蘇州詩曰月暗竹亭幽螢光拂席流還如故  
園夜又度一年秋暫愜觀書興何慙秉燭遊府中徒冉冉  
明發好歸休余謂蘇州咏物不著滯故應佳勝元帝之作  
惟末二語意味佳前六語亦退之編帶銀盃之比耳何能  
勝子美耶升庵性好六朝以同時何李皆尊尚子美故其  
說如此

升庵詩話云庾信之詩爲梁之冠絕啓唐之先鞭史評其  
詩曰綺豔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豔清新人皆  
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余嘗合而言之曰綺多  
傷質豔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詩綺而有質  
康輅紀行

卷之十三

毛

豔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爲老成也若元人之  
詩非不綺豔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詩則強作老成態  
度而綺豔清新槩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謂兼之矣右升庵  
論庾詩可謂得之矣其論宋詩則非宋人妙處升庵何嘗  
知之由其不喜宋人詩也歷代詩人不一其體各有長短  
當取其盛者言之豈可一語抹煞耶元人若虞道園吳立  
夫未嘗不老成也升庵謂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  
詩主理去三百篇卻遠矣匪惟作詩也其解詩亦然余謂  
此言誤矣三百篇惟國風多言情耳雅頌諸作八九言理  
直賦其事何嘗盡主情耶至於春秋時列國卿大夫及周  
秦兩漢諸子援引詩辭何一不主理言至於聖門說詩尤  
主理言論語孝經禮記所載指不勝屈豈聖門諸賢解詩

皆非反不及唐人耶姑舉一兩端言之孔子謂可與言詩  
者莫如子夏子貢二子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  
爲絢兮夫子答以繪事後素而子夏遂有禮後之悟若自  
升庵言之則正喜巧笑之倩美目之盼爲形容美人之工  
謂作詩者當極力揣摩倩盼二字矣又如夫子與子貢論  
貧富而子貢卻舉切磋琢磨之詩爲言此詩本篇中何嘗  
言貧富乎若如升庵言則子貢之說直是支離矣升庵自  
好爲六朝唐人之詩可耳何必如此說三百篇乎其所爲  
詩話極以聲情綺麗爲尙雖亦詩之一端然不得以此繁  
盡詩道也

升庵他日又云宋詩信不及唐然其中豈無可匹體者在  
選者之眼力耳如蘇舜欽吳江詩月從洞庭來光映寒湖  
康輅紀行

卷之十三

毛

凸四顧無纖塵魚躍明鏡裂王半山雨詩云山中十日雨  
雨晴門始開坐看蒼苔紋欲上人衣來孔文仲早行云客  
行謂已旦出視見落日瘦馬入荒坡霜花重如雪崔鷗春  
日云落日不可盡丹林紫谷開明明遠色裏思思暝鴉回  
寇平仲南浦云春風入垂楊煙波漲南浦落日動離魂江  
花泣微雨郭功甫水車嶺云千丈水車嶺懸空九疊屏北  
風來不斷六月亦生冰蘇子由中秋夕云巧轉上人衣徐  
行度樓角河漢冷無雲冥冥獨飛鵲旅行云猿狖號枯木  
魚龍泣夜潭行人已天北思婦獨江南朱文公雨詩云孤  
燈耿寒焰照此一窗幽臥聽檐前雨浪浪殊未休張南軒  
題南城云坡頭望西山秋意已如許雲影度江來霏霏半  
空雨東港云團團陵風挂宛在水之東月色空林影卻下

碧波中麗澤云長吟伐木詩伋立以望子日暮飛鳥歸門  
前長香水西嶼云繫舟西岸邊幅巾自來去島嶼花木深  
蟬鳴不知處采菱舟云散策下舸亭水清魚可數御上采  
菱舟乘風過南浦五詩有王維輞川遺意誰謂宋無詩乎  
余謂升庵此言蓋當時何李諸人詆薄宋人太過不能厭  
服人心故取其近於唐音者摘錄數首以塞眾口耳宋人  
任篇何止此耶

升庵說詩善處自不可沒如謂作詩用字當有出處語意  
須有含蓄自是正論又歷舉古人詩不知其用意用字所  
本不可妄改余記其數條於此曰古書不可妄改如曹子  
建名都篇膾膾膾胎蝦寒驚炎熊膳此舊本也五臣妄改  
作魚鼈不知李善注云今之時餽謂之寒蓋韓國饌用此  
康輅紀行 卷之十三 无

法鹽鐵論羊淹雞寒崔駰傳亦有雞寒曹植文寒鴛蒸慶  
劉熙釋名韓雞爲正古字韓與寒通也蓋按此所引書  
矣豈皆韓國之饌耶蓋饌用燕食者其常也而亦或有時  
以寒食爲美今人熟物之後冷而食之或連羹來食者多  
矣王維老將行恥令越甲鳴吾君此舊本也近刻改作吳  
軍不知此出劉向說苑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曰昔者  
王田於囿左轂鳴單左請死之曰吾見其鳴吾君也今越  
苑英華改和作秋不知孫子兵法兩君相對曰和戰國策  
章子爲齊將與秦軍交和而舍又楚策開西和門註軍門  
曰和而蜀牛嶠楊柳枝詞吳王宮表色偏深一簇煙條萬  
縷金不分錢唐蘇小小引郎松下結同心松下用古樂府  
小小歌何處結同心西陵松下牛詩用此意詠柳而賦

松唐人所謂尊題格也後人改作枝下語意索然矣蓋按  
西陵松栢之語蓋用魏武遺教銅雀伎堂  
存西陵臺田意蘇小亦伎故比事用之耳又曰觀樂生愛  
收古書言有一種古香可愛余謂此言未矣古書無詭字  
贈刻轉訛莫可考證余於滇南見故家收唐詩紀事抄本  
甚多近見杭州刻本則十分去其九矣刻陶淵明集遺季  
札贊草堂詩餘舊本古坊射利欲速售減去九十餘首兼  
多訛字余抄爲拾遺辨誤一卷先太師收唐百家詩皆全  
集近蘇州刻則每本減去十之一如張籍集本十二卷今  
止三四卷又傍取他人之作人之王維詩取王涯絕句一  
卷人之託於人曰此維之全集以圖速售今王涯絕句一  
卷在三舍人集中將誰欺乎此其大關繫者若一句一字  
之誤尤多略舉數條如王渙李夫人歌修娉媵華銷歇盡

康輅紀行 卷之十三 四  
修娉訛作德所武元衡詩劉琨坐嘯風清寒訛作生苑劉  
現在邊城則清寒字爲是焉得有苑乎杜牧詩長空澹澹  
沒孤鴻今妄改作飛鳥沒平仄亦拘矣蓋按此語不無飛  
健沒孤鴻乃常語耳楊  
如靡弱之音故不喜也杜詩七月六日苦炎蒸俗本蒸作  
熱豈我唐太宗詩云世皆苦炎熱我愛紛紛戲蝶過開幔  
夏曰長杜或本此何便以爲俗乎紛紛戲蝶過開幔  
俗本開作閒不知子美父名閒詩中無閒字蓋按子美父  
名開其字从  
木乃防閑之義與以還歡卜夜關今俗本作卜夜閒會閑  
月之閒靜字似不同還歡卜夜關今俗本作卜夜閒會閑  
朱旗北斗殷妄改殷作閒成何文理前人已辯之矣劉巨  
濟收許渾手書其詩湘潭雲盡暮煙出今俗本煙作山亦  
是淺人妄改湘水多煙唐詩中流日暮見湘煙是也煙字  
大勝山字李義山詩瑤池宴罷西王母金屋修成阿嬌  
俗本作玉挑偷得憐方朔似小兒語耳蓋按此二本未易  
僞劣皆用內傳事

而王母與阿嬌兩以婦人言未免犯後書所以貴舊本者則不如用方朔事而王母在其中也  
可以訂訛不獨古香可愛而已又曰陝西近刻左克明樂府本節郭茂倩樂府詩集歌字尤多如讀曲詞云通髮不司料憔悴為誰覩通髮謂髮之散亂未料理也今改作通髮何解也又烏棲曲云宜城醞酒今行熟醞酒重醞酒也不知何人改作投泊醞酒熟則有理投泊豈能熟也雖郭本亦誤按北堂書抄云宜城九醞酒曰醞酒并引此句看白紵舞辭羅絳徐轉紅袖揚何承天芳樹曲微颺揚羅絳皆誤絳作鞋又曰甯戚飯牛歌康浪之水白石爛康浪水在今山東見一統志可考今樂府誤作滄浪之水滄浪在楚與齊何涉駱賓王文云觀梁父之曲識臥龍於孔明歌康浪之歌得飯牛於甯戚此可以證近書坊刻駱賓王集

康輜紀行 卷之十三

學

又妄改康浪作康衢自是堯時事與甯戚何涉也又如梁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十二牒李白詩屏風九疊雲錦張牒即疊也宋詞屏風疊疊開紅牙今改疊作曲非王季友觀於舍人壁山水畫云野人宿在人家少唐音誤人家作山家既云野人何得少宿山家耶杜牧之江南春云十里鶯囀綠絲紅今本誤作千里千里鶯囀誰人聽得千里綠映紅誰人見得若作十里則鶯囀綠紅之景村郭樓臺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豈按此亦不然杜詠江南春乃總言百八十寺若十里之中如何容得許多寺且十字亦犯複自以千里為是又寄揚州韓綽判官云秋盡江南草未凋俗本作草木凋秋盡而草木凋自是常事不必說也况江南地暖草木不凋乎豈按江南草木未凋但稍遲此時杜牧在淮南一帶而寄揚州人者蓋厭淮南之

搖落而羨江南之繁華若作草木凋則與青山明月玉人吹簫不是一套事矣又如陸龜蒙宮人斜詩草著愁煙似不春只一句便見墳墓悽惻之意今本作草樹如煙似不春草樹如煙正是春景如何下得不春字讀者往往忍之亦食不知味者也

又引范元實詩話曰白樂天長恨歌工矣而用事猶誤巖窟山下少人行明皇幸蜀不行巖窟山也當改云劍門山豈按劍門乃入蜀大道可云少人行乎白以巖窟為蜀中名山其下人行甚少以言蜀道艱難常人且少行者明皇耳豈如博士作記里鼓耶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長生殿乃齋戒之所非私語地也華清宮自有飛霜殿乃寢殿也當改長生為飛霜則善矣按鄭嵎津陽門詩金沙洞口長生殿玉崇峯頭王母祠則長生殿乃在驪

康輜紀行 卷之十三

學

山之上夜半亦非上山時也又云飛霜殿前月悄悄迎風亭下風颼颼據此元實之所評信矣豈謂元實范祖禹子秦少游壻也升庵喜以考博談詩未免好新尚異之過如元實言以長生殿為齋戒之所自必有所本固不敢妄定是非若鄭嵎之詩可據則驪山自有長生殿矣驪山為巡幸之所華清宮之建以湯泉在此所謂離宮別館也齋戒大事豈有建至山上遊幸之理若是齋宮當在大內考雍錄云華清宮開元十年建初名溫泉宮天寶六載始改華清明皇每歲十月往幸歲盡乃歸與通鑑正合或十月有事則十二月正月從無七月往者白詩既云七月七日則非驪山矣若云齋宮豈有攜妃嬪往者似亦非齋宮也此歌前以華清溫泉與昭陽殿蓬萊宮雜舉未嘗以長生殿

屬驪山且亦鴻都道士虛渺之言詩人迷離其詞何可徵實耶

升庵謂李太白始終學選詩杜子美好者亦多是效選詩後漸放手初年甚精細晚年曠逸不可當升庵此言良是六朝人詩字句意格無不精造生新故少陵云熟精才選理李杜大家特變其貌耳後人不知此理輕易開口下筆故流易淺俗雖名家不免此病其去古人之遠莫不由此升庵說杜詩白首重閤止觀經引佛經云止能捨樂觀能離苦又云止能修心能斷貪愛觀能修慧能斷無明止如定而後能靜觀如慮而後能得也余謂捨樂離苦二義解止觀甚精包括一切矣修心修慧已是賡語升庵更援定慮之義似可不必又解波漂菘米沈雲黑四句云皆有所

虞翰紀行

卷之十三

星

本但變化之極其妙耳隋任希古昆明池應制詩曰回眺牽牛渚激賞鑣鯨川便見太平宴樂氣象今一變云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讀之則荒煙野草之悲見於言外矣西京雜記云太液池中有雕菰紫籜絳節鳧雛雁子嗷喋其閒三輔皇圖云宮人泛舟採蓮爲巴人權歌便見人物游嬉宮沼富貴今一變云波漂菘米沈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讀之則菘米不收而任其沈蓮房不採而任其墜兵戈亂離之狀具見矣杜詩之妙在翻古語因悟杜詩之妙如此四句直下與三百篇牂羊羶首三星在罏同升庵此說甚好

升庵解舍南舍北皆春水引韋述開元譜云倡優之人取酒食居於社南者呼之爲社南氏居於北者呼之爲社

北氏杜詩正用此事後人不知乃改社作舍余謂杜公卜居浣花溪者取其偏僻也故又有詩云幽棲地僻經過少與此詩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情景正同若作社南社北則是倡優繁華之地與幽棲地僻全相反矣何以云皆春水又何以云但見羣鷗乎且杜公雖狂放亦何至自託倡優所居閒擇言不倫若此乎宜爲錢牧齋之所糾也

升庵又摘韓文公贈張曙詩云久欽江總文才妙自歎虞翻骨相屯以忠直自比而以奸佞待人豈聖賢謙己恕人之意哉考曙之爲人亦無奸佞似江總者若曰以文才論何不以鮑照何遜爲比而必曰江總乎此乃韓公平生之病處而宋人多學之謂之占地步心術先壞矣何地步之

康翰紀行

卷之十三

四

有余謂升庵此論可謂深文矣唐人推重江總文才由來久矣前身應是陳江總名總還須字總持非唐人語乎當時欽羨才人以江總爲比可見江總才名盛於唐代也六朝才人多矣獨言江總者以其身入唐代爲一朝文人之先聲也韓公以江總稱張曙不過以其文才相似稱之且曰久欽文才之妙語義甚明何嘗以奸佞待之虞翻謫廣州韓公亦貶潮州同一嶺南故以自歎何嘗以忠直自誇如此論詩是舒直李定輩有心鍛鍊烏臺詩案也不亦大傷風雅乎又如少陵以庾信比太白又以自比若以人品言之則庾信以南朝人屈身北朝歷事數姓豈以譏太白且自譏耶又如劉夢得送李僕射云稚子爭迎郭細侯若必求其疵則郭似自哀平閒辟大司空王莽時爲并州牧



及光武時復爲并州亦非佳士安得完人而稱之乃無語病故張曙蜀人升庵每誇蜀中名賢疑昌黎輕之又生平厭宋人言理學遂泝源而誣及昌黎豈洛蜀分黨之見異代猶不能忘歟此明人所以有正楊之作也

條九

右楊升庵說詩

今成都西城外五里草堂寺有康熙十年碑司理朱嘉徵撰文曰益州西郊十里梵安寺古刹也亦名浣花溪寺不知創自何代杜少陵築室其西白題曰草堂今地以人重因名草堂寺引曹能始名勝志冀國任夫人爲旭上人浣衲溪中百花俱滿溪由是名寺蓋在公之前又引唐書肅宗上元元年公至成都寓浣花溪寺二年裴冀公冕出牧爲公卜築浣花溪居云云是但知寺在草堂前而猶以草

良輶紀行

卷之十三

四十五

堂名寺在公後也余按錢牧齋杜詩箋云北山移文李善註引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容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鍾山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山茅所謂草堂之靈也草堂寺自梁時已有之故李德裕記云精舍甚古甫卜居浣花里近草堂寺因名草堂志云寺枕浣花溪接杜工部舊居草堂俗呼草堂寺此大誤也右錢義甚明康熙十年作碑者不見錢書故仍沿俗說今此碑具完其文載通志恐誤後人特舉錢說正之且知杜公以草堂名其居有所本非漫然也

右草堂寺

王阮亭漁洋詩話言奉使蜀中道過劍州鄧艾廟命地方官毀之改祀姜維且題詩曰劍閣至今思伯約蜀巫翻祀棘陽兒此事大快人心風力不小余按唐人唐彥謙過鄧

艾廟詩云昭烈遺黎死尙羞揮刀斫石恨譙周如何千載雷遺廟血食巴山伴武侯則鄧艾有廟久矣此人心之所同恨也獨怪千百年宦蜀諸公名賢不少何以無人料理及此直待漁洋一過客爲之然後知興廢有數雖血食一方之鬼猶必有待而更替也按王象之蜀碑記隆慶府有魏太尉鄧艾神廟記唐長慶四年刺史邢丹題又有鄧艾衛聖侯碑唐中和五年刺史郭淮立石是唐時鄧艾之祀方盛故唐彥謙不然之也宋隆慶卽今劍州象之又云南平軍有姜維碑在吹角壩穴內相傳爲姜維碑今已磨滅余按宋南平軍今重慶府南川縣也吹角壩在涪州堡象之云壩有古磨崖風雨股剝苔蘚侵蝕惟識建安二字他不可辨

右王阮亭毀鄧艾廟

康輶紀行

卷之十三

四十六

王陽明夢郭璞示詩極言王導之姦寤而作紀夢詩人少見其詩也升庵詩話全載之陽明本不以詩鳴景純作頗淺陋不類蓋歿已千數百年情靈雖存不能以生前之工力望之矣今錄於此曰愼嘗反復晉書目王導爲叛臣頗爲世所駭異後見崔後渠松窗雜錄亦同余見近讀陽明紀夢詩尤爲卓識自信鄙說之有稽而非謬也其自序曰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臥小閣忽夢晉忠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余且極言王導之姦謂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實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錄覺而書其所示詩於壁復爲詩以紀其略嗟乎今距景純若干年矣非有實惡深冤鬱結而未暴宵有數千載下尙懷憤不平若是者耶詩云秋夜臥小閣夢遊滄海濱海上神僊不可到金銀

宮闈尙嶙峋中有僊人芙蓉巾顧我宛若平生親欣然就  
語下煙霧自言姓名郭景純攜手歷歷訴衷曲義憤感激  
難具陳切齒九深怨王導深姦老猾長欺人當年王敦覬  
神器導實陰主相緣實不然三問三不答胡忍使敦殺伯  
仁寄書欲拔太真舌不相爲謀敢爾云敦病已篤事已去  
臨哭嫁禍復賣取事成同亭帝王貴事敗仍爲顯命臣幾  
微隱約亦可見世史掩覆多失真袖出長篇再三說覺來  
字字能書紳開窗試抽晉史閱中間事迹頗有因因思景  
純有道者世移事往千餘春若非精誠果有激豈得到今  
猶憤噴不成之語以箠戒敦實氣沮殞身人生生死亦  
不易誰能視死猶輕塵燭微先幾炳易道多能餘事非所  
論取義成仁忠晉室龍逢冀勝心可倫是非顛倒古多有

康輜紀行

卷之十三

哭

吁嗟景純終見伸御風騎箕游八垠彼教之徒草木冀土  
臭麻同沈淪郭景純夢中詩曰我昔明易道故知未來事  
時人不我識遂傳耽一技一思王導徒神器良久覲諸謝  
豈不力作仁見其底所以致者傳罔顧天經與地義不然  
百口未負託何忍置之於死地我於斯時知有分日中斬  
柴市我死何足悲我生良有以九天一人拊膺悲晉室諸  
公亦可恥舉目山河徒歎非攜手登亭空灑淚王導眞姦  
雄千載人未議偶感君子談重與寫眞託固知倉卒不成  
文自今當與類謀戲儻其爲我一表揚萬世萬世萬萬世  
石王陽明夢郭璞詩

升庵又云東坡先生在杭州潁州許州皆開西湖而杭州  
之功尤偉其詩云我在錢塘拓湖淥大堤士女爭昌阜六

橋橫絕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山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  
席卷蒼雲空此詩史也而注殊略今按宋長編云杭本江  
海之地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故井  
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所溉千餘頃然湖多葑近歲  
廢而不理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遼河  
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湖湖渾多淤河行闌閘中三年  
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茅山鹽橋二  
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湖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  
閘以爲湖水蓄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閒至湖上周視良  
久曰今願去葑葑田如雲將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環  
湖往來終日不達若起葑田積之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  
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堤成杭人名之曰蘇公堤云合是

康輜紀行

卷之十三

哭

觀之則公之有功於杭人大矣嗚呼治水之難久矣宋之  
世修六塔河三股河安石以范子淵李仲昌專其事聽小  
人李公義宦者黃懷忠之言用鐵龍爪濬川杷天下皆笑  
其兒戲積以數年糜費百十萬之錢穀漂沒數十萬之丁  
夫迄無成功而猶不肯止積敗功圯而姦臣李清臣爲考  
官猶以修河問策欲掩護之甚矣宋之君臣愚且憊也視  
東坡杭州潁湖之役不數月之間無糜百金而成百世之  
功其政事之才豈止十倍時流乎升庵論蘇公此事可謂  
善矣余謂蘇公杭州之事後人有難繼者二論語曰君子  
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夫濬湖民之大利也  
而二十五萬丈之葑田主之者必眾矣其肥也可食其枯  
也可薪民習已久一旦去之愚民必有泪之者矣公以諫

新法不便而出守天下皆信其愛民况杭人乎信而勞之  
故民見其利不見其勞一也宋民以前有力役之征大工  
大役官得用其民不盡給雇值今世但有雇役無力役凡  
有工官皆計工給值而後行以二十五萬丈之葑田掘而  
爲堤此其大工不少則工費金錢甚鉅而云無糜百金此  
必不能行之事時勢不同二也盡心民瘼者惟先期大信  
於民因其利而爲之更相度時勢不傷大費慮乎其可耳  
郭璞江賦標以翠翳泛以遊菰播匪莖之芒種擬自然之  
嘉蔬升庵云菰卽葑也指爲嘉蔬其美可知故詩云采葑  
采非無以下體長編卽李燾原文升庵頗有剛節長編蓋本之子由所作稊說  
又按西湖去葑之議本杭州舊制史載仁宗慶厯初鄭戩  
知杭州有錢塘湖溉民田數十頃錢氏置撩清軍以疏導

康輜紀行 卷之十三

兜

淤滯既納國後不治葑土壅塞爲豪族僧坊所占冒湖水  
益狹戩發屬縣丁夫數萬闢之民賴其利事聞詔杭州歲  
治如戩法大約其後復弛及東坡守杭時葑復壅塞公乃  
大修之耳故知百世之利非一時之功矣爲下必因川澤  
與民利者可不善所因乎 右東坡開杭州西湖二條

康輜紀行卷之十四

桐城姚瑩展

杜公愁坐詩曰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十月  
城水氣昏葭萌氏種迺左擔犬羊存終日憂奔走歸期  
敢論夫羈旅窮愁之人未有不急切思歸者今日擊蜀道  
之險反以奔走爲憂至不敢論歸期其愁思更何如乎然  
葭萌左擔險矣猶內地也以余今日則望左擔如故鄉矣  
因反其意云白頭來異域竟歲狎侏僂赦手人如堵塗酥  
曝作醫天中冰雪嶺屋角鬼神旗左擔休驚險能歸亦解  
眉楊升庵說左擔云按太平御覽引李克蜀記云蜀山自  
綿谷葭萌道徑險窄北來擔負者不容易肩謂之左擔道  
又李公胤益州記云陰平縣有左肩道其路至險自北來

康輜紀行 卷之十四

一

者擔在左肩不得度右肩常豫南中志云自樊道至朱提  
有水步道九道有黑水及羊官水道度三津至險難行故  
行者謠曰檣溪赤水盤蛇七曲盤羊烏權氣與天通床降  
賈子左擔七里又有牛叩頭馬搏坂其險如此據此三書  
左擔道有三綿谷一也陰平二也朱提三也義則一而已  
朱提今之烏撒雲貴往來之西路也 右左擔道

沈約以吳人作聲韻其韻皆吳音也四聲之說初起南朝  
一時文士莫盛于南故言韻者莫不從之自唐禮部以取  
士更爲遷王之制矣其實四聲出於五音五音出於五方  
水土之輕濁不齊五方之言不同其音者天地自然之音  
也烏得以一方之音而比齊之乎古人書可以同文未聞  
言可以同音者文山人造音白天成故也宋以後漸覺沈

韻之非乃從六朝以前古人有韻之文逐類求之遞元明以迄今日古韻古音之學乃大明矣余少時讀吳才老際第顧亭林邵子湘江慎修諸家之說深喜之而惜其於古人之音往往彼此牽合未能各以其方求之猶不能得其真也欲自三百篇爲主下逮楚辭及周秦漢魏諸子詩賦有韻之文皆彙取其全以地分人再取其文比附其音訂爲一書以求古音之真嘗語友人頗然其說而蚤以飢驅奔走四方及從宦後吏事紛紜不暇蒐討此念至今猶耿今老矣方使外域更何能言學偶見楊升庵論沈約之韻未必悉合聲律而今詩人守之如金科玉條若作填詞自可變通甚取元人中原音韻之作余因記此姑引其端以俟後來賢哲周德清中原音韻余家有之乃近世之音非

康輿紀行

二

古音也然亦可見南北音韻之大凡矣

姑古韻當辨方音

孟子稱柳下惠曰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憚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七篇之中凡再三言之孔子亦稱其言中倫行中慮而其妻之誄辭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誠信而與人無害乎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呼惜哉乃不世兮庶幾遐年今歲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諡宜爲惠兮合觀孔孟之言與其妻之誄辭然後知柳下之德之全當其生時所見稱於人者特其小焉者耳傳記所載事祇二三不足以彰其

實而孔子稱其行中慮孟子稱其進不隱賢其妻稱其蒙恥救民意其爲士師時政事之及於民者多矣三黜之事雖不可考其爲不能枉道以直見黜可知孟子不稱其直而稱其和其妻亦不稱其直而稱其惠者與其自言不類者何也直者君子之一節自好者優爲之不足以盡柳下也和者其德之盛惠者其行之實非柳下不足以當之後世論法全濫至以和惠二字爲中人之德矣循名責實無愧者幾人哉嗟呼宋元以前猶有私諡是清議之所存也私說廢而清議亡矣大官貴戚莫不以有諡爲榮究之賢佞忠姦公論仍在天下又何嘗以一字爲輕重哉師保之名宋明闕寺且被之矣易名之稱復不足恃是以人貴自立也

右柳下惠

康輿紀行

卷之十四

三

楊升庵譚苑醍醐說都鄙二字甚確今記於此都何以訓美都者鄙之對也左傳曰都鄙有章淮南子云始乎都者常卒乎鄙蓋天子所居輦轂之下聲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雍容閒雅之態生今諺云京樣卽古之所謂都相如傳車從甚都是也邊氓所居叢爾之邑狐狸豺狼之所嗥改其閭閻學畜村陋之狀出今諺云野樣卽古之所謂鄙老子云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是也

右楊升庵都鄙說

升庵考五嶺曰裴氏廣州記云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鄧德明南康記云五嶺者臺嶺之嶠五嶺之第一嶺也在大庾騎田之嶠五嶺之第二嶺也在桂陽都龐之嶠五嶺之第三嶺也在九真萌渚之嶠五嶺之第四嶺也在臨賀越城之嶠五嶺之第五嶺也在始安都龐水經注作

郭龍蒞涪輿地志作明諸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淮南子曰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守罽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註罽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九疑在零陵番禺在海南南野餘干在豫章其說五嶺又不同併志之於此余按五嶺者皆以南越言之裴鄂二說近是顏漢書注從裴說見張耳陳餘傳淮南子乃言五軍所駐之地不云五嶺其文如番禺之都餘干之水豈可以橫言耶尉屠睢即尉佗也徐廣與淮南子文不相應未可強合

右五嶺

余初至廣東過大庾嶺見婦人擔負者首戴席帽如草笠空其頂以出髻有帷四垂深約四寸軒其前輕其後嗣至

康輶紀行

卷之十四

四

閩中婦人擔負者亦然嘗語友人曰此卽古者女子出門擁蔽其面之義寬夫其帽使可視地深其帷所以蔽面也今乃淺其帷而軒其前若以爲飾者失古意矣雖然猶存古制彷彿橫以內未之見也士大夫家則越閩亦不然蓋出以人輿無事徒步故不用耳朱子守漳州乃制婦人出門以藍夏布一幅圍罩其首及項亦寬其前使得視地身穿大布寬衣拄杖而行皆良家婦也妓女行則擊雨傘半展以罩其首爲良賤之分至今漳州婦人稱蔽首之布曰文公兜衣曰文公衣杖曰文公杖蓋變古制而得其意者也升庵云古時官人騎馬多著罽羅全身障之又首有罽帽謂之席帽垂絲網之施以珠翠今演劇中至場帝淫侈欲見女子之容詔去席帽戴罽羅巾而以席帽油之禦雨

云唐永徵中皆用帷帽施裙到頸漸爲淺露開元初宮人馬上著胡帽靚妝露面古制蕩盡矣今山西蒲州婦人出以錦帕覆面至老猶然雲南大理婦人戴次工大帽亦古意之遺焉按錦帕覆面卽朱子爲制之意次工大帽殆卽闡廣之制

右蠻婦席帽

蜀之岷江岷古字作汶史記引禹貢岷嶓既執及岷山之陽岷山導江皆作汶蘇秦傳蘇代約燕王曰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皆指岷江而言司馬溫公類篇曰字通用也三國志蜀後主至前登觀坂觀汶水之流五代史蜀主王建貶衛尉少卿李鋼爲汶川尉徐無黨注汶讀作岷升庵以今讀作問非

右岷江卽汶

康輶紀行

卷之十四

五

之下以鈎戟差玉柱之傍潛虬闕玉柱三分奇兵闕潛虬一寸死其三洛生其五峯謂之招手令解之者曰虎膺謂手掌私根謂指節蹲鴟大指也鈎戟頭指玉柱中指也潛虬無名指奇兵小指也死其三洛謂彈其腕也生其五峯通呼五指也此名五指甚奇余謂唐代佛書盛行以五指屈伸作手勢蓋佛經所謂手訣也唐人戲效之爲酒令耳升庵讀五代史史肇宏與蘇逢吉飲酒酒令作手勢引唐人酒令謂其類此識其以將相大臣而爲此態甚於劍弁起舞二人宜其權禍余謂漢晉以後酒宴之閒自爲起舞各出新名多矣何足讓耶

手勢令見通鑑胡注

右手勢酒令

余幼時見家存先薑塢編修及惜抱先生與人手啓皆空其尾書敬餘二字蓋古人尺牘皆然以俟友朋批答也本

以施於尊貴王子敬作佳書與謝安意其必需安就其後  
批答還之子敬大恨是其事也今時官中陳事公牘亦然  
特詳册有正副正書於册副則摘錄事要謂之簡文以俟  
批示可否上司錄批於册首簡有公案而還其文以存屬  
案至奏疏對策則空其首幅以待 上批更無副本疏  
則括其所疏大略揭帖於前以紙細書謂之貼黃考之於  
古蔡邕獨斷載漢代章奏之式所謂需頭者蓋空其首一  
幅以俟詔旨批答陳請之奏用之不需頭者申謝之奏用  
之此其制之所仿也古人奏事朝廷其狀曰疏 國初

臣下奏事皆用疏其後分疏摺二體凡公事循例者皆用  
疏奏上發內閣中書稽核票籤擬其可否然後進呈取  
旨其事尚未定先陳事之情形非定例可循者則用摺  
康輅紀行 卷之十四 六

先至 御前閱之殊筆批示或傳示軍機大臣擬  
旨此制初為軍務機密行之後遂非軍務亦然分別題本  
為疏奏事為摺今內而部科外而各省督撫將軍奏事有  
所論建舉劾皆摺也而其身後彙刻其文者概以疏名  
之乃文之耳 右古人書疏體式

我家江水初發源宦遊直送江入海東坡金山詩句也余  
家江南來此西域過岷山江源又三千餘里矣更反其意  
云海入江流是我家江源行過路還賒西來寒日多長景  
為伴羈人駐歲華 右行過江源詩  
家惜翁在鍾山書院日有句云空庭殘雪尚飄蕭時有棲  
鴉語寂寥久坐不知身世處起登高閣見江湖乃深得寂  
靜中境界語也余頃寓察木多久之境味不同而白口荒

寺惟事筆墨雖已近冬至殊不覺晝之短二鼓後就枕熟  
睡甫再醒日已照窗開矣窗外楊柳一株上有棲鴉時作  
獨語憶惜翁詩似有所得未知同異也為向紀之云寒窗  
遲日度疎櫺驚嶺秋來已斷青欲問此身真住處棲鴉時  
復語空庭又有曉日一首云曉日玲瓏照檻清山高未許  
障光明負喧無限萌櫺叟先動宵虛挾續情 右樓曉日詩

余始讀江慎修古音標準及四聲切韻表言三代以上即  
有聲韻舉大司樂皆均之以入聲言韻即古之均也深服  
其論頃見楊升庵譚苑醍醐云唐書樂志古無韻字均即  
韻也五帝之學曰成均均亦音韻書曰命汝典樂教胄子  
論語曰成於樂是成均之說也周人立太學兼五帝及二  
代之名東學為東序西學為瞽宗北學為上庠南學為成  
康輅紀行 卷之十四 七

均宜學言語者處之成均則均之為韻也益明矣潘安仁  
笙賦音均不恆曲無定制註均古韻字鵠冠子五音不同  
均然其可喜一也唐書李綱傳引周禮均工樂否不得列  
於士伍據此則均之為韻其說舊矣既恨向來讀書之少  
復怪江氏當時何以未及此也茲楊所引固為詳明而大  
司樂之言乃均之根據江氏既得其根據遂無事繁稱博  
引歟 右古韻標準

韓公與大顛書世皆疑之余謂昌黎所惡於佛者惡其徒  
之惑世誣民耳若大顛者清修一身屏絕情欲世間富貴  
榮利之事一切不以累其身貧賤威武患難之境一切不  
以動其心吾儒自反或有未之能者惡能不之致敬乎世  
儒恥為自反徒負氣大言豈孔子無我無固之教哉譬如

告子之不動心及其言性與孟子有水火之別然孟子未嘗不敬其人老子之書與孔子六經相反然孔子從之問禮數其猶龍自謂竊比何嘗有輕慢之意世人不在道德眞實處講求惟於門戶影響苦爭閒氣恐眞儒不如是也韓公無此書則已如其有之正韓公不可及處而疑之無乃淺人之見乎

右昌黎與大顛書

易林舜升大禹石夷之野後漢戴叔鸞傳云大禹生西羌水經注禹生於蜀之廣柔縣石紐村楊慎曰今之石泉縣也石紐村今之石鼓山其山朝暮二時有五色霞氣又有大禹採藥亭在大業山其地藥氣觸人往往不可到地志不載聞之士人云余按舜生於餘姚越人也都在冀而崩於蒼梧之野禹生於石紐蜀人也都在安邑而會稽有禹康輜紀行

卷之十四

八

陵蓋亦巡狩而崩蜀爲禹生地少君西羌得江河二水之源竊意伯繇亦以此故當時治水莫有如其父子者良有以也升庵謂太史公所探之禹穴卽蜀石泉謂之禹穴其石查深人迹不到儀封劉遠夫修蜀志搜訪古碑刻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誤余按史記敘傳二十而南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于沅湘是時遷未入蜀也則此禹穴自當從張寔說以在會稽爲是敘傳下又云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印笮昆明還報命蓋至此乃入巴蜀距探禹穴之時遠矣何得牽禹穴于蜀中耶升庵說古事多不考上下本文又自以蜀人喜張大之耳李白書禹穴字安知非好事者爲之乎果使太白爲之亦自錯誤不足据也

右禹生石紐鄉

十七日成都華陽二縣來書云相國符諭爾呼圖克圖事聞難結宜即返勿久畱生玩

右中傳諭使歸

升庵雲南山川志曰玉案山在雲南府城西二十五里一名列和蒙山秀麗多泉石有紫盤山北平坡中有三泉如盆池郡人春日遊賞於此山中有玉案蘭若 金馬山在府東二十五里西至碧鷄山中隔滇池山不甚高而綿亘西南數十里有長亭下有金馬關 碧鷄山在西南三十里東瞰滇澤蒼崖萬丈綠水千尋月印澄波雲橫絕頂雲南一佳景也漢宣帝時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神可祭祀而致遣王褒往祀至蜀而卒顏師古言金形如馬碧形如鷄未知果否 太華山在碧鷄西北 救雲山在嵩盟州東四十里世傳蒙世隆征烏蒙得四女歸至此

康輜紀行

卷之十四

九

山四女遙望故鄉俯仰歎息忽山巔霧結三峯纒謂三爲救霧爲雲其山嶺崢嶸登眺則雲南悉在目中又名峻葱山 滇池在府城南一名昆明池一名滇南澤周廣五百餘里合龍盤江黃龍溪諸水匯爲此池中產衣鉢蓮花豔千葉葉分三色下流爲螳螂川中有大小臥納二山史記滇水源廣末狹有似倒流故曰滇漢武帝欲伐滇國於長安西南穿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 點蒼山在大理城西高千餘仞有峯十九蒼翠如玉盤互三百餘里山頂有高河泉深不可測又有瀑布諸泉流注爲錦浪等十八川 當作十 蒙氏封爲中嶽 鳳羽山在浪穹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羅浮山相傳蒙氏細奴邏興時有鳳翔於此故名鳳羽後鳳死每歲冬羣鳥哀弔其上故又名鳥弔至今土人



於鳥來時舉火取之鳥見火輒赴火自死 九曲山在河  
海東百餘里峰巒攢簇狀如蓮花九盤而上又名九重巖  
上有石洞人莫能通 西洱海在府城東也大理古葉榆河  
也一名洱海又名西洱河源自鄧川合點蒼山之十八川  
而匯於此形如人耳周三百餘里有羅荃濃禾赤厓三  
島及四洲九曲之勝下流合於漾備江濃禾島形如几案  
故亦名玉案山 判丈山在臨安府城南二十里高千餘  
仞中有三峯削出形如筆架昔段思平外舅驛判死居其  
上因名有祠在焉 碧玉峯在甯州北五十里巖石磷磷  
下瞰撫僊湖波光涵浸如碧玉上有碧玉神祠傍有石如  
懸鐘又名石鐘崖 玉壁山在定遠縣東六十里亭可千  
仞望之色如玉壁其東有鳳羽山南有易者字塚山北有  
康輅紀行 卷之十四 十

歲之豐凶至者見水溢以爲吉兆穴下相通取左穴水則  
右穴水涸取右亦然又山下有一石狀如鼻二泉出焉一  
溫一涼號爲玉泉故又名玉泉山 博雨山在永平縣西  
南四十里一名金浪顛山一名丁當丁山極爲險隘乃蒲  
蠻出沒之所 瀾滄江經司城東北八十五里羅岷山下  
漢明帝兵開博南行者愁怨作歌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  
越瀾津渡瀾滄爲他人舊渡處以竹索爲橋後廢洪武末  
鎮撫華岳鑄三鐵柱於岸以維舟 方丈山在鶴慶府城  
南一百里巍然峻拔山半有洞中有池深不可測水洶巖  
下如方響音昔蒙氏羅閣鳳琢觀音像於壁故又名觀音  
山南詔名山凡十七此其一也 蒙樂山在景東府北九  
十里一名無量山高不可躋連互三百餘里有石洞深  
康輅紀行 卷之十四 十一

巖石深百步中有石橫臥於下長丈餘好事者鑿爲佛建寺覆之扁曰雲巖臥佛其左有洞洞門高三尺深十丈餘寺外築臺建門臺下有池東望沈澹足爲佳麗 羅岷在城北八十里卽瀾滄江西岸高千餘丈延袤四十里舊傳蒙氏時有僧自天竺來者名羅岷常作戲舞山石亦隨而舞後沒於此後人立祠祀之巖下時墜飛石過者驚趨俗謂之催行石按飛石本巖上野獸拋踏而下相傳有人於將曉時見石自江中飛上霧中甚多羅岷之南爲險山勢極峻絕週年循鳥道闕仄路以通來往行人便之 易羅池在龍泉門外之九隆山麓泉由地噴者九竇滾滾沸出不含晝夜郡人神之因名曰九龍池周遭築以磚石內有荷花夏月盛開西岸有二亭其一舊名觀瀾御史陰汝登

康輅紀行

卷之十四

三

重建題曰龍池春曉其一跨沸泉之上舊名倍樂副使郭春震重建題曰九龍清派泉石澄清游人絡繹足爲一方形勝 右滇中山川升庵所記名勝略備矣地既僻遠開闢最後名人遊至者少余因備藏之紀全錄之 右雲水

唐人李肇論文曰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有德之又信無德之文許臯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沒而偃軻作焉蓋六經之意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遠六經之道遯矣淪及後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漫以微矣蕭穎士論文曰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

而不能經賈誼文辭最正近於治體枚乘相如亦壞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楊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曉曹植豐贍王粲超逸嵇康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于寶著論近王化根源此後曼絕無聞焉近日惟陳子昂文體最正右李蕭二人之論可謂得文章之大體矣而不及昌黎柳州李習之之精蓋各以所得言之耳余合唐宋以來及本朝諸公至吾家惜翁之論總括之曰文章之道惟志正而體賤學博而思切辭約而義精氣足舉辭光不掩質是之爲美至於繁簡宏纖曲直微顯則審時發情各得其當無有定也願與深於此事者商之

康輅紀行

卷之十四

三

宋晏元獻論韓柳二公文曰退之扶導聖教剷除異端則誠有功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史下籠百世橫行闕視於綴述之場者子厚一人而已晏公此論世人多不謂然而非無所見也王半山評歐文云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滄濤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淅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詞宏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又稱老泉之文云其光芒燦爛若引星辰而上也其逸騖奔放若挾江河而下也蘇子瞻論王半山云文字之衰末有如今日者也其原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而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蒿此則王氏之同也善乎蘇子之言文矣豈惟文哉古今學術亦猶是也余嘗語友人曰天下之人不同貌而同一好善

惡惡之心自古聖賢不同道而同一樂天濟世之志孔子六經不同文而同一修己安人之術千古忠臣孝子不同行而同一竭力致身之義世人不求其所以同而惟於其不必同不可同者曲求其肖彼即真肖吾猶以為非况必不能肖哉愚舉前人之論文者可以悟矣家惜翁古文辭類纂之說所以為大公至正也

右唐宋人論文二條

國語周史伯曰今王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神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聽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命千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務和用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康輿紀行

卷之十四

十四

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而與刺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此論和與同之得失可謂盡之矣左傳晏子辨和同亦云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自古以來能知和同之辨者鮮矣平居空言類能了然而臨事取人仍不免於黨同伐異良可歎也

右和同

孔子言修己安人孟子言守身治人曰修己安者順乎天則行所無事聖人之道也曰守曰治者強力而行務盡其道賢者之事也君子當行賢者之事以求合聖人之道有行之而不至者矣未有不行而能至者也有知之而不行者矣未有行之而不知者也

右修己安人守身治人

或曰世傳三大士靈蹟豈皆妄歟曰曷為其妄也佛以覺世為心為人作福固佛之本願也三大士者皆以佛願為

願者也世有大善至誠往往獲佑於鬼神者其靈爽昭昭矣三大士之靈蹟何殊於他鬼神乎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三大士不能違天道而福惡人明矣人第強力為善百神罔不佑之豈惟三大士哉故曰鬼神不能禍福人也人自求之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今終日為惡而求福利鬼神必且惡之三大士何異焉明於鬼神之理則洞然於三大士矣不求身心求三大士何益

右三大士佑人與鬼神同

欽定西域圖志曰回部世系其始祖青吉斯汗為第一世即元大子察罕岱為第二世太祖次子分封回部者是為地哈喇拜蘇畢喇克為第三世達瓦齊為第四世巴爾當為第五世巴圖爾博汗為第六世圖墨訥為第七世阿沽

卷之十四

十五

斯為第八世海都為第九世元世祖時有海都薩木布瓦為第十世特木爾圖胡魯克為十一世克則爾和卓為十二世錫喇里為十三世錫喇瑪哈木特為十四世瑪木特為十五世玉努斯為十六世阿瑪特為十七世賽葉特為十八世阿布都里錫特為十九世阿布都喇伊木為二十世巴巴汗為二十一世阿克巴錫為二十二世阿哈木特為二十三世莽蘇爾哈色木為二十四世阿布都勒拉為二十五世即順治十二年上表之葉爾羌回汗也又曰回教之祖派噶木巴爾第一世同祖兄子阿里為二世鄂賽音為三世再努勒阿畢丁為第四世瑪木特巴爾為第五世札丕爾薩氏克為第六世木色伊喀則木為第七世阿里伊木西里雜為第八世賽葉特勒塔里布為第九

世阿布勒拉爲第十世阿布雜勒爲十一世阿布都勒拉爲十二世阿哈瑪特爲十三世瑪木特爲十四世沙喀三爲十五世沙額色尹爲十六世札拉里丁爲十七世克瑪里丁爲十八世布爾哈尼丁爲十九世米爾氏瓜納爲二十世瑪木特爲二十一世布喇尼丁爲二十二世札拉里丁爲二十三世瑪哈圖木阿雜木爲二十四世瑪木特額敏爲二十五世瑪木特玉素普爲二十六世伊達雅圖勒拉和卓爲二十七世雅雅和卓爲二十八世瑪罕木特爲二十九世波羅尼都霍集占爲三十世又曰瑪罕木特子波羅尼都霍集占即大和卓木小和卓木兩逆酋也其第二十五世共十二支析居布哈爾痕都斯坦諸處第二十世之哈色木後遷布哈爾木薩爾後遷拜勒哈世次不

康輅紀行 卷之十四

六

備載西域水道記曰瑪木特玉素普之初遷喀什噶爾也土人羅雅瑪獻所居地爲寺死即葬焉墓在回城東北十里許回人即墓爲祠堂曰瑪哈爾魏源曰西域自唐以前無論葱嶺西東皆有佛教無回教其以回教稱者自隋唐之閒始且其教止盛行於極西而未及葱嶺以東其盛行葱嶺以東者自明季始教雖東行而山南各回城酋長尙皆元太祖之裔於回裔無與其被滅於準夷則自國朝康熙閒始以此三事證諸羣書則其言西域自古皆佛教者見於晉書鳩摩羅什傳及晉僧法顯魏僧惠生唐僧元奘使西域之記見於魏書舊唐書宋史西域各傳見於今日葉爾羌城內之古浮圖阿克蘇城外數十里河岸之千佛洞及石佛洞庫車城西六十里之大佛洞皆像好莊

嚴梵經肆刻是回疊之舊皆佛教昭如星日其言回教舊在極西明季始被葱嶺以東者見於唐書西域傳之大食波斯西域傳之天方默德那又見於回部之自敘世系此志所引及西域水道記蓋隋唐時譯罕默德崛起天方臣服諸國創教事天西域尊曰天使語曰派罕巴爾其地在葱嶺西萬餘里二十五世始分十二支適布哈爾痕都斯都斯坦克什彌爾巴達克山諸國至二十六世瑪木特玉素普始東遷喀什噶爾立寺行教死即葬焉即霍集占高祖是爲新疆南路回教之祖然仍以極西之祖國爲天堂故回疆習教之人終身必赴西海禮拜一次是葱嶺東之有回教近始明季又昭如星日其言新疆回酋 國朝以前皆元裔者見於元史明史見於 欽定外藩王公表傳

康輅紀行 卷之十四

七

所載順治初年之 上諭康熙中之貢表與夫張勇班第黃廷襄先後之奏蓋元時葱嶺以西爲太祖駙馬賽馬爾罕封地葱嶺以北之阿羅思欽察爲太祖長子朮赤封地金山以北爲太宗孫海都篤娃昔里吉等封地葱嶺以東天山以南爲太祖次子察罕代封地建闡於葉爾羌其苗裔分王南路各城其見元史者如于闐爲宗王阿魯忽所封見明史者哈密爲元威武王所封皆察罕代之孫而朝廷別建南路元帥府於別什八里北路元帥府於阿力麻里以控禦之元末天山爲強臣脫歡所距別爲準部於是元裔惟有天山南路 國初順治中回酋表貢尙以葉爾羌酋爲太宗稱臣成吉思汗裔承蘇齋滿汗業其諸弟分長八城即元裔之二十五世也至康熙中並滅於準

夷拘各城元會遷之山北雖康熙三十五年滅噶爾丹時  
縱回會歸葉爾羌亦終於不振自後汗位遂絕故乾隆蕩  
平準部時各回城無復元裔於是霍集占以回教橫起據  
之前此從無回教酋長表貢之事是霍集占以前之皆元  
裔非回裔亦昭如星日而近日西域圖志獨以新疆南路  
從古皆回教盡斥歷代西域傳之謬然無以處夫唐以前  
也則取元成吉思汗至順治初凡二十五世之藩封併移  
諸上古謂其更在派罕巴爾以前與元太祖同名又以派  
罕巴爾即遷喀城始祖而無如回教祖墓在天方極西載  
在明史也則析派罕巴爾與穆罕德為二人謂回城酋  
長自元明即皆回教而順治間表貢之元裔酋長何人竟  
置不問於 欽定外藩表傳之官書亦置不問推原其

康輶紀行

卷之十四

六

故皆由明季回教由天方至喀城時諸元裔酋長靡然奉  
之故康熙初土魯蕃貢表署千八十三年此元裔改奉回  
教之證故華人遂誤以元裔為回裔並誤以新疆自古皆  
回教此皆鑿柄之至大者今特盡錄諸書於前案而不斷  
以昭慎重唐書言于闐疏勒俗事祇神宋史言其佛寺外  
有末尼寺及波斯寺此回疆舊兼有天祠之事又豈得謂  
西域自古皆天主教乎佛經屢言婆羅門外道事大自在  
天祠雖佛世不能盡絕豈得謂天竺自古皆祇神教無佛  
教乎堂按此當云豈得謂自古皆佛無唐時長安有大  
婆羅門教乎蓋祇神仍本婆羅門耳秦波斯寺今京師及澳門有天主堂各省有禮拜寺又豈  
得謂中國皆奉祇神無他教乎惟回疆南路之祇神昔特  
間有其祀不及佛教十分之一至其數千里並為一教家

喻戶曉佛教掃迹不行則實始於明之末葉不特此也回  
鶴回回皆慈嶺以東國名其教創於天方本名天方教不  
名回教其慈嶺以西奉教各國亦皆不名回回德之蒙古  
崇佛教豈可并稱印度為蒙古教耶今中土稱天方為回  
回教并稱為回回國不知回部之去天方萬有餘里正猶  
天主教行歐羅巴即古之大秦後人因并稱天主所生之  
如德亞為大秦不知實隔地中海也豈按回回種類奉天  
方教者今其人徧中國已與齊民無異矣而霍集占之遺  
孽在教罕者未除如近日西域圖志以元裔為回裔并謂  
新疆自古皆回回教豈非更助逆焰乎默深此辨不可不  
使天下知之且使回人知霍集占祖父未嘗君長回部也  
右霍集占非回回種

康輶紀行

卷之十四

七

王文成有旁註古本大學一卷朱竹垞經義考盛稱之喜  
其與朱子立異也竹垞雖於聖人之道無所不知其好古也  
正文中子所謂今之好古也聚財者也文人之習厭故喜  
新爭相誇尚但知唐帖不如晉帖周鼎不如商彝耳其於  
古聖賢所以制作垂世教人之本義則置不問未嘗深思  
力行於身心家國也講考古者皆喜而附和遂競為漢學  
以駕宋儒而上之究何益於身心家國之用乎竹垞盛稱  
文成旁註古本大學之善試問文成之學在致良知以誠  
意為大學之主竹垞之學以淹博為能辭章為美其於文  
成不啻千里之遠况孔門明德親民之旨乎講漢學者於  
聖學之體既未嘗究心聖學之用又未嘗從事惟日夜孜孜  
於新異假古勝今自託經儒此文成之所不屑為者矣雖

然六經之有古本自爲可貴譬日月經天萬物各被其光  
江河在地僂鼠各滿其腹仁見爲仁智見爲智朱子之本  
朱子之說也戴記之本戴記之說也文成之註文成之說  
也執朱子所訂之本遂棄戴氏原記之本不讀文成古本  
之記不問亦非也今雖異域何敢忘之

陽明既取古本大學爲之旁注復自爲序曰大學之要誠  
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  
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已謂之明德以言  
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  
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格  
物以誠意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復而體正體正而  
無不善之動矣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求之於外也而  
原轅紀行

卷之十四

三

反復其辭舊本折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本於誠意而  
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  
支與虛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  
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旁爲之  
釋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也罪  
我者其亦以是夫

古王文成古本大學說二卷

陽明講學本於陸子出收放心之說而擴之爲致良知與  
朱子顯異明儒當時多非之莫詳於羅整庵辨正三書此  
明儒一大公案也余何敢妄議先儒弟以孔子之言折衷  
之似朱子之言爲得甚正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學  
者何道是也故又曰志於道道體至大無物可名恐其墮  
於空虛也必有所據依乃不生於離畔故曰據於德依於

仁德仁二者皆必於人事見之舍人事而言德言仁則師  
心自用有認賊作子者矣苟非從事於學恐所謂德與仁  
者猶未盡善也曰志於道者所志之本也曰志於學者道  
之所從事也言道則高遠言學則切近矣學之從事奈何  
曰文是也孔子自言曰文不在茲乎是孔子所自命者文  
矣孔子教弟子者亦即以此顏淵亞聖其言夫子之善誘  
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匪惟顏子言之即孔子亦曰君子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又曰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由孔子顏子之言觀之則孔門之學可知矣孔子  
又嘗自言之曰下學而上達下學者何文是也上達者何  
道是也又曰哉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多聞擇  
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中庸之稱孔子則曰祖述堯

康輅紀行

卷之十四

三

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皆孔子好古敏求之實  
也夫道有大小精粗醜駁不同亦本末體用經權互異生  
知之聖莫如堯舜而一庭咨詢何等懇切未嘗師心自是  
也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曰古昔  
聖人勤學好問如此不敢自恃其資質之美如此孔子自  
言與弟子之稱述又如彼何嘗有若陽明之說者哉陽明  
徒見孔子語曾子子真皆有一貫之言且謂非多學而識  
以爲此乃孔門心法其平日所言乃教人淺近之法耳試  
問孔門弟子穎悟莫如顏子其次子貢孔子何不於其入  
門即教以精深而以淺近者教之乎可見學問之道必先  
由粗入精由淺入深乃所謂下學而上達也中庸明言之  
矣曰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又曰

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陽明截取孔子之言以教人何怪人不肯從之乎即如大學本書明言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自格物致知以至家國天下先後次第反覆言之陽明則以誠意二字爲主貫澈前後自覺與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之言有礙也則又彌縫之曰脩身工夫只是誠意夫中庸言聖人之德之實無非一誠造乎其極則曰至誠故又曰不誠無物天下萬事萬物莫不以此身心家國天下非誠其意心何以正身何以修家何以齊國何以治天下何以平乎然大學不曰壹是皆以誠意爲本而曰以脩身爲本者發意猶在心內虛無可見惟身乃內外人已事物之交莫能遁飾必以此言然後著落實際有把握也此聖賢所

康輜紀行

卷之十四

三

以立法教人之苦心至萬世而無弊也陽明深於禪者禪家教人亦以筏喻未渡河必用筏河既渡筏當舍今人尙未渡河先教人舍筏有是理乎且陽明悟道已在貶龍場驛丞之後並非少即能之其未暇以前亦嘗泛濫於百家之說閱歷於萬物人事之交及身遭憂患澄心渺慮然後得之是其自己亦是用筏渡河之人乃舍筏後遂不以筏示人可乎十一月辛巳冬至後二日記

右朱子學  
宗孔子

四庫全書存目提要曰天學全函諸書二十五言一卷明利瑪竇撰西洋人之入中國自利瑪竇始西洋教法傳中國亦自此二十五條始大旨多剽竊釋氏而文詞尤拙蓋西方之教惟有佛書歐羅巴人取其意而變幻之猶未能甚離其本厥後既入中國習見儒書則因緣假借以文其

說乃漸至蔓衍支離不可究詰自以爲超出三教上矣附存其目庶可知彼教之初所見不過如是也又天主實義二卷明利瑪竇撰是書成於萬曆癸卯凡八篇首篇論天主始制天地萬物而主宰安養之二篇解釋世人錯認天主三篇論人魂不滅大異禽獸四篇辨釋鬼神及人魂異天下萬物不可謂之一體五篇排辨輪迴六道戒殺放生之謬而明齋素之意在於正志六篇解釋意不可滅并論死後必有天堂地獄之賞罰七篇論人性本善併述天主門士之學八篇總舉泰西俗尙而論其傳道之士所以不娶之意并釋天主降生西土來由大旨主於使人尊信天主以行其教知儒教之不可攻則附會六經中上帝之說以合於天主而特攻釋氏以求勝然天堂地獄之說與輪

康輜紀行

卷之十四

三

迴之說相去無幾特小變釋氏之說而本原則一耳又畸人十篇二卷附西琴曲意三卷明利瑪竇撰是書成於萬曆戊申凡十篇皆設爲問答以申彼教之說一謂人壽既過誤猶爲有二謂人於今世惟僑寓耳三謂常念死後利行爲祥四謂常念死後備死後審五謂君子希言而欲無言六謂齋素正旨非由戒殺七謂自省自責無爲爲九入謂善惡之報在身之後九謂妄詢未來自速身凶十謂富而貪吝若於貧窶其言宏肆博辯頗足動聽大抵攝釋氏生死無常罪福不爽之說而不取其輪迴戒殺不娶之說以附會於儒理使人猝不可攻較所作天主實義絕涉支離荒誕者立說較巧以佛書比之實義猶其禮懺此則猶其談禪也未附西琴曲意八章乃萬曆庚子利瑪竇朝覲



京師所獻皆譯以華言非其本旨惟曲意僅存以其旨與  
十論相發故附錄書末焉又七克七卷明西洋人龐迪我  
撰書成於萬曆甲辰其說以天主所禁罪宗凡七一謂驕  
傲二謂嫉妬三謂慳吝四謂忿怒五謂迷飲食六謂迷色  
七謂懈惰於善迪我因作此書發明其義一日伏傲二日  
平如三日解貪四日熄忿五日塞饕六日防淫七日策怠  
其言出於儒墨之門就所論之一事言之不爲無理而皆  
歸本敬事天主以求福則其謬在宗旨而不在詞說也其  
論保守童身一條載或人難以人俱守貞不婚人類將滅  
乃答以儻世人俱守貞人類將滅天主必有以處之何煩  
過慮其詞已逝又謂生人之類有生必有滅亦始終成毀  
之常若得以此終以此毀幸甚大願則又詞窮理屈不覺

康輜紀行

卷之十四

三

遁於釋氏矣尙何關佛之云乎又辨學遺積一卷明利瑪  
竇撰乃其與虞浩熙論釋氏書及辯蓮池和尚竹窗三筆  
攻擊天主之說齊固失矣楚亦未爲得也又交友論一卷  
則利瑪竇遊南昌與建安王論友道因著是編以獻其言  
不甚荒悖然多爲利害而言醜駁參半如云友者過譽之  
害大於仇者過譽之言此中理者也又云多有密友便無  
密友此洞悉物情者也至云視其人之友如林則知其德  
之盛視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德之薄是導天下  
以濫交矣又云二人爲友不應一富一貧是止知有通財  
之義不知古禮惟小功同財不概諸朋友一相友而即同  
財是使富者愛無差等而貧者且以利合又豈中庸之道  
乎王肯堂鬱岡齋筆塵曰利君遺余交友論一編有味哉

其言之也使其素熟於中土語言文字當不止是乃稍刪  
潤著於篇則此書爲肯堂點竄矣又西學凡一卷明西洋  
人艾儒略撰儒略有職方外紀已著錄是書成於天啓癸  
亥天學初函之第一種也所述皆其國建學育才之法凡  
分六科所謂勒鐸理加者文科也斐錄所費者理科也默  
第濟納者醫科也勒義斯者法科也加諾搦斯者教科也  
陡錄日亞者道科也其教授各有次第大抵從文入理而  
理爲之綱文科如中國之小學理科則如中國之大學醫  
科法科教科者皆其專業道科則在彼法中所謂盡性致  
命之極也其致力亦以格物致知爲本以明體達用爲功  
與儒學次第略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數之末而所窮之理  
又支離神怪而不可詰是所以爲異學耳又靈言靈勺二

康輜紀行

卷之十四

五

卷明西洋人畢方濟撰而徐光啓編錄之成於天啓甲子  
皆論亞尼瑪之學亞尼瑪者華言靈性也凡四篇一論亞  
尼瑪之體二論亞尼瑪之能三論亞尼瑪之尊四論亞尼  
瑪所同好惡之情而總歸於敬事天主以求福其實即釋  
氏覺性之說而巧爲敷衍耳明之季年心學盛行西土慧  
黠因摭佛經而變幻之以投時好其說驟行蓋由於此所  
謂物必先腐而後蟲生非盡持論之巧也又空際格致二  
卷明西洋人高一志撰兩法以火氣土水爲四大元行而  
以中國五行兼用金木爲非一志因作此書以暢其說然  
其窺測天文不能廢五星也天地自然之氣而欲以強詞  
奪之烏可得乎適成其妄而已矣寰有銓六卷明西洋人  
溥汎際撰書亦成於天啓中其論皆宗天主又有圖滿純

體不壞等十五篇總以闡明彼法案歐羅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製作之巧實逾前古其議論夸詐迂怪亦爲異端之尤 國朝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具存深意右四庫書提要辨駁西人天學大旨如此世未見西人書者皆震驚疑怪而不知其所以爲說觀此則亦淺陋之甚耳故悉錄提要俾無惑焉魏默深有辨天方教天主教二篇極詳善文繁不能載也 右四庫書提要駁西人天學

兵事不外戰守戰在鼓氣守在固心氣不能鼓不可戰也心不能固不可守也何以鼓之固之見在者夷務軍興以來智慮之士紛紛陳策友人方植之 東樹 鄒陽陳伯游方海皆以書生建議伯游有禦寇籌軍費二議皆可用植之所言尤得其本若魏默深諸論則已自刻于海國圖志

康輜紀行 卷之十四

三

中是皆有可採者然主兵不得其人則亦空言無補而已 右兵事不外戰守

康輜紀行卷之十四終

康輜紀行卷之十五

桐城姚瑩展和甫

或問聖人一貫之旨曰曾子明言之矣忠恕是也不必說向精微高妙而精微高妙之至忠者盡己之心即孟子所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恕者推己及人即孔子告仲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又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孟子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也忠以成己恕以成物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成己則內聖也成物則外王也德不至於聖人不可爲成己功不及於天下不可爲成物此聖道之大全也曰既有人己內外則貳之矣易爲其一也曰忠恕一物也合而言之曰仁而已仁以全愛爲

康輜紀行 卷之十五

一

心成己者愛己也成物者愛物也己有未成則己之愛未全物有未成則物之愛未全至者何生是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物受生於天莫不有其性命一有傷焉則無以全其生矣如何而可以全其生乎曰仁而已仁於己之謂忠仁於物之謂恕人物雖有外內之分而吾之仁則一是一之謂一貫曰德有五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今舉仁一德言之可乎曰義者所以正吾仁也不得其正則辟矣禮者所以序吾仁也不得其序則亂矣智者所以辨吾仁也不得其辨則愚矣信者所以守吾仁也不得其守則失矣故仁爲天德之體四德者天德之用輪仁道而行之仁者譬其君四德則公卿大夫士也帝典曰惟精惟一中庸曰其爲物不貳孟子曰不同道共趨一也一者何曰仁也

楊龜山先生程門立雪一事學者盛稱之余竊以為疑禮曰侍坐於長者不命之退不敢退伊川先生與坐之時未命故有待焉宋儒教人半日讀書半日靜坐平時常有暇坐弟子待而不退是日暇坐不覺成寐久之適門外雪既覺乃命之退耳然禮又有之曰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攬杖履視日之蚤莫侍坐者請出矣此敬老之禮也既言攬杖則年逾六十可知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坐久精神倦怠侍坐者當望見顏色不待命退而自請出以便老者安息不宜復拘命退之文也宋代諸儒惟伊川先生年逾八十想其精神強健必有過人者然既因暇坐成寐則此時之倦可知乃不請退猶立待之毋乃過乎且父坐子立禮

康輿紀行 卷之十五

二

也師弟之禮席開函丈立則侍立坐則侍坐今伊川坐而龜山立以此見伊川師道之過於尊嚴龜山執禮之近於拘泥也又疑明道之學所得者粹然以和其氣如春其式如玉類乎顏子伊川之學所得者肅然以厲其氣如秋其式如金類乎孟子朱子於二程之言更不分別統稱之曰程子蓋明道先亡伊川享年最永門人所聞明道之言多得之伊川故也然所得不同道詣差別雖曰其道則一譬如孟子之言以為顏子之言可乎 右伊川師道尊

宋儒講學以敬靜為主蓋本孟子求放心之說以此為操存之功也孔子亦云修己以敬又曰敬以直內敬之為道大矣然聖門雅言恭敬二義實有不同其分言之如曰恭已正南面而已曰恭而安曰恭而無禮則勞曰恭則不侮

曰篤恭而天下平曰柳下惠不恭曰賢君必恭儉曰恭者不侮人凡此言恭皆修己之端莊也曰敬事而信曰事君敬其事曰為禮不敬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曰敬鬼神而遠之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曰臨之以莊則敬曰行篤敬曰祭思敬曰為人臣止於敬曰敬大臣也曰齋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曰君子不動而敬曰君臣主敬曰禮人不答反其敬曰敬老慈幼曰敬兄敬叔父曰迎之致敬以有禮凡此言敬皆接物之誠肅也其合言之如曰居處恭執事敬曰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曰貌思恭事思敬曰恭敬之心禮也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以在己言敬以接物言其義分明若此古銘辭曰火滅修容戒慎必恭恭則壽亦以修己言也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亦

康輿紀行 卷之十五

三

以敬事言也管子亦曰內靜外敬能反其性皆與後來言敬不同竊意恭字從心謂兩手奉持一心蓋執持其心如所謂拳拳服膺弗失也心有執持體自端莊無有妄動而靜在其中矣正與宋儒主一無適同義但以恭言覺端莊之中不失溫和以敬言則誠肅之中不免嚴厲耳濂溪明道孔顏之徒也伊川朱子孟子之徒也橫渠顏孟之開也諸儒資質不同學問所得氣象亦異學者各以所近求之不必一塗然學明道可以服王荆公學伊川不免洛蜀之黨夫學問必有所主孔子之教人曰主忠信忠信者誠實無妄之謂人能誠實無妄尚何放心之患哉孔子教子張以忠信篤敬並言此聖門之全功也 右古人言恭敬

二十七日察木多山上大詔誥神倉儲巴請往觀宴卻之

使人往視云大詔內刺麻數百分行列坐於地誦經廟外設場刺麻二十四人執五色旗分立四方二十四人各執鼓一面分立東西而擊之上坐刺麻三人皆鳴大鐵場中設銅鑪二熱檀香刺麻四人二持大瓶貯茶水二持盤盛青稞麪覆之以錦下立刺麻十五人戴面具或如神鬼或如羊鹿頭角詭異身以彩畫洋布衣裙手執器械其外層又立刺麻十五人不面具戴高冠頂上刻一小鬼頭半其身兩手上托如擎物狀身著青綢大袍闊其袖肩披彩繪如朝衣之披肩狀前後綴長彩纒四手執拂塵地畫各人所立方位聽鼓鉦之聲則面具者舉器械鬼頭冠者揚袖舉拂塵節迴旋而舞但不歌耳舞有數成畢則執瓶盤者至舞者前各出一小杯受茶及青稞麪隨執瓶盤者下至

康輜紀行

卷之十五

四

山尼河邊設一假人皮身手足皆具伏於側岸散其茶麪而返場之四角各立刺麻一人執鐵棒謂之格死鬼以鎮壓游觀者是日蕃人男婦雜集如堵牆云余謂此即藏中刺麻為蕃戲以悅神人之意在中國則村巫之陋耳然夷人以爲誠信不易其俗雖佛教亦然 右察木多跋神  
十二月初一日與成之飲酒且醉得七言五首云濁酒盈厄莫縱狂漢書誰與醉滄浪效顰幸免依梁竇東髮先曾薄孔張慘澹風雲空騁轡徘徊歧路惜亡羊多情一片天山月照我殷勤似故鄉巫峽丹楓思渺茫不須玉露歎淒傷九天鳴鶴曾垂地六月飛蚊尚隱廊鐵索縱橫通滿國金輪歷碌轉山王破軍殺馬從君誓林下誰知憂更長老去方知世事艱側身千古孰躋攀木灰鹽菜思商院穢構

筆訝訝黃鵠漫尋天地闊青松久謝水雲閒少陵絕塞愁豺虎落日孤城且閉關青山何處覓埋憂白髮蕭蕭倦倚樓星近不知霄漢迴身危始覺海漚浮碑尋選些餘長慶江間金沙更上游關道瑤池能宴飲飄然還欲小神州愛古誰能不薄今古山今海自高深功名已付闔帟論著作常懷覆瓿心茶粥沙城喧鼓角晏陀蠻水變鉛金西來便到天盡處枉事成連學撫琴 右崧暮雜詠詩

察木多駐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干把總各一統領江卡乍雅察木多碩板多十三汛糧務知縣一員形勢可謂重矣察木多夷情雖不似乍雅桀驁而貪狡過之成兵漢人雇用蕃婦者歲飲河水每歲終刺麻皆使人索取水錢他可知矣 右察木多貪狡

康輜紀行

卷之十五

五

初六日偶成二絕云唐宋元明各有人詩成不解若爲隣欲尋羣怨興觀旨衽服紅妝漫鬥新歌行律句總心聲風月江山別有情底事樓頭翻水調湘娥一夕淚縱橫 右偶成二絕句

查芥久竭貸於西賈艱甚延望省批不至成之有憂色詩以慰之云萬里乘槎欲到天星霜迴首易經年大官自惜封樁庫異域難求公使錢未必張騫留漢渚還如夸父飲長川人生逆旅尋常事猶勝穹廬吹雪氈 右慰丁別駕詩

宜城酒有九醞古人謂之酸酒以爲佳釀酸字田候切讀如豆今時久不聞有此酒矣蜀酒以大麴爲善亦麥酒也其去西北高梁之味頗遠打箭鑪以西並大麴不可得蕃人以青稞爲之甫釀微酸卽云成熟蕃謂之沖多飲亦能

醉人余令作酒者重釀之稍可飲戲爲詩曰會聞九醞自  
宜城雷得微酸亦有情絕域逢人休道惡須知薄醉勝清  
明東坡詩惡酒如惡人意彼時惡人猶可避耳若處今日  
之地尙能別其佳惡哉蕃女多無夫父母不問聽自爲生  
與妓無異不知妝飾但梳髮洗面耳察木多賣酒之家數  
十戶皆有蕃女名之曰冲房冲讀如銃戍兵刺麻雜選其  
中歌飲爲樂日釀青稞四五百桶蕃人稱婦無少長皆曰  
鴉頭蓋漢人教之也爲一絕云鴉頭三十曳氍毹解唱夷  
歌不見夫佛子健兒同一醉不知何似舞巴渝

右番酒  
鴉頭

初六日夜坐有作云男兒富貴劇堪憐第近城南尺五天  
受縛名王羞伍噲失官故相敬迎賢成都有桑八百樹地  
下空將十萬錢斥鴳鷓鷃莫相笑御風列子亦冷然入宮  
康輜紀行 卷之十五 六

見妬爲蛾眉作客還聞叫子規世事何嘗異今古解人或  
許共懽悲棲身遼海原無計賣卜成都未是癡天漢懸名  
辭不得怪君終日下簾帷 右夜坐詩

蜀人李調元著月令氣候圖引明人張鼎思云今甲午正  
月一日雨水二月二日春分三月三日穀雨四月四日小  
滿五月五日夏至六月六日大暑七月七日處暑八月八  
日秋分九月九日霜降十月十日小雪十一月十一日冬  
至十二月十二日大寒節氣之改月與日符考癸辛雜著  
元至元甲午正月一日立春歷至十二月十二日小寒自  
元至今蓋四百年而再遇云瑩按張氏所云今甲午者開  
神宗萬曆二十二年也自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至  
是計之裁三百年耳言四百年者誤也至元甲午年十二

月節各如其日之數萬曆甲午年則十二中氣月日各如  
其數夫歷法推氣盈朔虛而置閏故有大小建之異節與  
中氣安得十二月皆與日符不知當時之大小建如何乃  
十二月皆透推一日也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庚辰頒行郭  
守敬授時歷推算甚精至甲午歲甫十餘年斷不有悞即  
萬曆中西洋歷回回歷及中法并用講求備至更益精密  
乃三百年而節氣日月符合如此七政運行之贏縮誠有  
不可妄測者哉

本朝雍正十二年甲寅正月一日戊寅卯時立春小建二  
月二日戊甲丑時驚蟄大建三月二日戊寅辰時清明小  
建四月四日己酉寅時立夏大建五月五日庚辰巳時芒  
種六月以下不符乾隆十八年癸酉正月一日立春大建  
康輜紀行 卷之十五 七

二月以後不符三十七年壬辰正月一日立春小建二  
月二日驚蟄大建三月以下不符嘉慶十五年庚午正月一  
日立春小建二月二日驚蟄大建三月二日清明小建四  
月四日立夏大建五月五日芒種大建六月以下不符道  
光九年己丑正月一日立春小建二月二日驚蟄大建三  
月二日清明小建四月四日立夏大建五月五日芒種六  
月以下不符九十六年而五見元日立春則歲朝春猶爲  
常事矣 右月令節氣

或問古人皆以七政亂行占國之殃咎自西法入中國而  
推步家以爲七政自有行度無關人事則占驗家之說遂  
可廢歟曰胡可廢也試以譬言之國有王公卿士所以布  
政於四方者也政有常經布行有序則四方受其福矣王

公卿士或失其道起居無節號令不以其時謂國方之民安乎否乎王公卿士皆七政精氣之所主故治亂常相感應或人事失修則七政示變或七政順軌亦人事休和數也而理存焉焉可委諸度數而不知所敬畏乎西人不知道理惟自矜其術吾儒當明天道以教之奈何反爲所惑耶 右七政亂行

西印度之阿丹因唐以前名條支唐以後爲波斯阿丹天方默德那等國新唐書曰波斯居達過水西距京師萬五千里而慮東與吐火羅康國接北鄰突厥可薩部西南皆瀕海西北羸四千五百里接佛森界其先波斯匿王大月氏王別裔因以姓爲號治二城有大城十餘祠天地日月水祠夕以麝揉蘇澤彰顏鼻耳西域諸胡受其法以祠祇拜必

康輅紀行 卷之十五

八

交股俗跣蹤丈夫祝髮衣不割襟青白爲巾幘緣以錦婦編髮著後隋末西突厥葉護可汗討殘其國其孫奔柵蘇國人迎立之貞觀十二年遣使朝貢其王爲大會所逐奔吐火羅半道大食擊殺之吐火羅以兵納其子龍朔初天子遣使者到西域分置州縣以疾陵城爲波斯都督府俄爲大食所滅不能國西部獨存明史曰天方古鈞冲地一名天堂又曰默伽水道自忽魯謨斯四十日始至自占里西南行三月始至其貢使多從陸道入嘉峪關嘉靖十一年遣使來貢稱王者至二十七人天方於西域爲大國人皆願頑男子削髮以布纏之婦女則編髮蓋頭不露其面相傳回回教之祖曰馬哈麻即謨罕首於此地行教死即葬焉墓頂常有光日夜不熄後人遵其教久而不衰故

人皆向善國無苛擾亦無刑罰上下安和寇賊不作西土稱爲樂國按此俗禁酒有禮拜寺月初生其王及臣民咸拜天號呼稱揚以爲禮寺分四方每方九十間共三百六十間皆白玉爲柱黃甘玉爲地其堂以五色石砌成四方平頂內用沈香大木爲梁凡五丈以黃金爲閣堂垣墉悉以蕃藪露龍涎香和土爲之守門以二黑狗和使西

洋時傳其風物如此又曰默那德回回祖國也地近天方宣德時其酋長遣使借天方使臣來貢後不復至相傳其初國王謨罕慕德生而神靈盡臣服西域諸國尊爲別諸拔爾猶言天使也國中有經三十本凡三千六百餘段其書旁行兼篆草楷三體西洋諸國皆用之其教以事天爲祖而無像設每日向西虔拜隋開皇中其國撒哈入

康輅紀行 卷之十五

九

撒阿的幹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國迄元氏其人徧於四方皆守教不替不食豬肉嘗以白布蒙頭又曰阿丹國在古里之西順風二十二晝夜可至永樂十四年遣使表貢方物地膏腴饒粟木人性强悍有馬步銳卒七八千人鄰邦畏之王及國人悉奉回回教杭世駿景教續考曰西域三教曰大秦曰回回曰末尼大秦則范蔚宗已立傳末尼因回回以入中國獨回回之教種派蕃衍回回之先即默那德國國王穆罕默德生而靈異天方古史稱阿丹奉真宰明諭定分定制傳及後世千載後洪水泛濫有大聖努海受命治世使其徒眾四方治水因有人焉此去阿丹降世之初蓋二千餘歲後世習清真教者乃更衍其說曰阿丹傳施師師傳努海海傳易卜欣欣傳易司馬儀儀傳母撒

撒傳達五德德爾撒爾撒不得其傳六百年而後穆罕默德生命曰哈聽猶言封印云具見天方古史又言國中  
有佛經三十藏自阿丹至爾撒凡得百十有四部如討刺特降與母撒則通爾德之經名引支納之經名皆經之最大者自穆罕默德按經六千六百六十六章名曰甫爾加尼此外為今清真寺所誦習者又有古爾阿尼之寶命真經特福西爾噶最之噶最真經特福西爾咱吸堤之咱希德真經特福西爾白索義之大觀真經蜜邇索德之道行推原經勒瓦一合之昭微經特卜緩爾之大觀經侏侏味任不可窮詰而其隸在四譯館者曰回特為八國之首問之則云書兼篆楷草西洋若土魯蕃天方撒馬爾罕占城日本真臘瓜哇滿刺加諸國皆用之今考其教之入中

康輜紀行 卷之十五

十

國者自隋開皇中國人撒哈入撒阿的幹思葛始故明初用回回歷其法亦起自開皇至唐元和初回回紀再朝獻始以摩尼至其法曰晏食飲水茹葷屏連酪二年正月庚子請於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許之明洪武時大將入蒸都得祕藏之書數十百冊稱乾方先聖之書中國無解其文者太祖敕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譯之而回回之教遂盤互於中土而不可復遺矣至於天方則古筠沖地亦名天堂本與回回為鄰明宣德開始入貢而今之清真禮拜寺遂合而一之念禮齋拜朝五之類月無虛夕異言奇服招搖過市恬不為怪亦可謂不齒之民也矣右見道古堂文集西域圖志曰回人尊敬造化之主以拜天為禮每城設禮拜寺始生教主曰天主也天主再世號曰派噶

木巴爾每日對之誦回經五次拜畢則宣贊其美云至尊至大起無初了無盡無極無象無比無倫無形無影大造化天地主兒凡有職之人與夫誠心守教法者莫不如是每七日赴禮拜寺誦經一次務集四人令誦不論貴賤貧富皆然回人通經典者口阿湮為入誦經以贖災迎福又回國前有得道者如哈帕體和卓布楚爾哈爾和卓輩共有七人每月四次眾人餽送阿湮向七和卓像禮拜誦經西域聞見錄曰回地始立教者曰嗎哈木啞回人稱之曰馬魯克也牌罕帕爾也謂去今時乾隆三十七年凡一千一百七十餘年所傳經一卷曰闊爾罕凡三十篇經內皆教人敬天積福行善禁服紅赤謂招兵劫之患男服白女服黑謂火勝金水尅火也 右回教源流

康輜紀行 卷之十五

十一

七椿園謂西域一大國曰塞克在敖罕西絕非回子種類稱其王曰汗部落數百處城池巨麗人民殷富居室寬廣整潔人家院落中各立木竿向之禮拜冬夏和平風俗坦白去葉爾羌二萬餘里西北與俄羅斯薩穆接壤或曰與阿喇克等國犬牙相錯大抵世俗所傳之大西洋也魏默深曰既云接敖罕西則去葉爾羌不過二千里即至俄羅斯界亦不過五千餘里松筠奏疏敖罕西有布哈爾大國統屬百餘城介鄂羅斯敖罕之閒不應更有他國也阿喇克即哈薩克之音轉塞克即薩克之音轉蓋布哈爾即西哈薩克國哈薩克有四大部左哈薩克其東部右哈薩克塔什干其中部布哈爾其西部也此三部外尚有北哈薩克偏近鄂羅斯不通中國疑即此所謂阿喇克者歟左



右二部爲古康居西北二部爲古大夏而分有大宛西境  
明時爲賽馬爾罕地自明末賽馬爾罕分裂故罕得其十  
之三布哈爾得其十之七近日布哈爾又滅故罕而有之  
則兼并大宛大夏之城矣瑩按明史賽馬爾罕即漢屬賓  
地隋曰漕國唐復名屬賓元太祖蕩平西域盡王諸王駙  
馬易前代國名以蒙古語始有撒馬爾罕之名去嘉峪關  
九千六百里元末爲之王者駙馬帖木兒也洪武二十年  
首遣回回滿刺哈非思等來朝默深按明史撒馬爾罕即  
漢屬賓地此語沿王圻續文獻通考之謬賽馬爾罕沿約  
林河今在撒罕西北塔什干西南則是古大宛大夏地故  
罕布哈爾皆元撒馬爾罕所轄之地與屬賓無涉

康輅紀行

卷之十五

三

今錄之曰塞勒庫勒在葉爾羌城西八百里爲外蕃總會  
之區達外蕃凡三道自塞勒庫勒南十四日程曰巴勒提  
又東南一日程至其屬邑曰哈普倫哈普倫南十六日程  
曰土伯特即藏地由巴勒提西南行二十九日程曰克什  
米爾地出研蠟紙又西南四十三日程曰痕都斯坦善鏤  
玉以上皆各自爲部不相屬自塞勒庫勒西五日程曰黑  
斯圖濟又西南三日程曰乾竺特歲貢金一兩五錢又西  
四日程曰博洛爾其地南即巴勒提會貢劍斧七首乾竺  
特西北九日程曰拔達克山其汗素爾坦沙獻霍集占首  
貢刀斧八駿又北五日程曰塔木干又北三日程曰差雅  
普又西南三日程曰渾渚斯又西北三日程曰塔爾罕與  
噶斯呢爲鄰自黑斯圖濟至塔爾罕皆噶勒察種也博洛

爾西二十日程曰愛烏罕亦曰喀布爾乾隆二十七年其  
酋愛哈默特沙攻痕都斯坦殺其汗其子逃竄愛哈默特  
沙取札納巴特城以伯克守之自居拉固爾城又統兵至  
固珠喇特攻克什米爾執其頭目塞克專二十八年貢刀  
及四駿其屬邑曰拉虎爾距葉爾羌六十二日程自塞勒  
庫勒北三日程曰滾又西北二日程曰幹罕又西北二日  
程曰差特拉勒分二道北一日程曰羅善西一日程曰克  
什南乾隆中有與葉爾羌阿奇木伯克鄂對爲仇肆凶暴  
名曰沙圖機者即克什南頭目也又西北二日程曰達爾  
瓦斯自滾以下亦噶勒察種達爾瓦斯北爲喀爾提錦部  
布魯特羅善北爲霍汗霍汗城東南距塞勒庫勒十日程  
其屬城曰瑪爾噶浪在東北一日程曰安吉延在東北三

康輅紀行

卷之十五

三

日程曰窩什在東南八日程曰納木干在西南二日程曰  
塔什罕在西北四日程曰科拉普在西北五日程曰霍占  
在西南五日程其大伯克自稱曰汗居霍罕城其塔什罕  
城舊爲舍氏和卓與摩羅沙木什二人分治舍氏和卓漸  
強摩羅沙木什被其侵奪訴與霍汗乞師復還侵地舍氏  
和卓又會西哈薩克攻殺摩羅沙木什二子額爾德呢遂  
攻塔什罕丕色勒來援哈薩克後得之終入霍罕霍罕與  
回部分界處有二嶺曰噶布蘭曰蘇提布拉克額爾格納  
部布魯特居之嶺東爲回部嶺西爲霍罕西十五日程曰  
布哈爾亦大國東南距塞勒庫勒三十二日程曰拜爾哈  
在東北三日程曰噶斯呢在西南十日程曰坎達哈爾在  
西南二十日程瑩按此云霍罕蓋即故罕又曰浩罕自瑪

爾囑浪至霍占等即所稱放罕入城也逆回張格爾遺孽所居即此地或云張格爾婦放罕女也遺孽未除不可不畱意焉故詳記此

右西域葉爾羌外諸國二條

或謂余一腔熱血何必掬以示人余謂君血自未真熱耳所謂熱血者視天下國家之事皆如己事視人之休戚痛癢如己之休戚痛癢展轉於懷不能自己夫是之謂熱血豈可輕易言之耶試思三教聖賢苦心苦口著書垂訓所為何事千古忠臣義士剖心瀝血又是為何世人只知自己身家名利於他人是并得失不甚關痛癢又習見世俗輕狡巧薄以為此處世之道當然也不但古聖賢忠義之所以存心為人者未嘗體會即前輩誠樸忠信之風亦所未見故見有正直不時趨者則詭而怪之矣此事存乎其

康輅紀行

卷之十五

四

人豈口舌所能喻哉昔方靈皋先生見人苦口言事一巨公謂人曰靈皋學問人品誠不可及惟好強聒常使人厭當時論者皆哂此公以為失言嗚呼惟好強聒此靈皋之所以為靈皋也

右一腔熱血須真

今有以鄉原稱人者其人怫然曰奈何薄我曰鄉原未易及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君自問已能及此否其人口未也曰君所自以為是者不過曰何以是謬謬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君之所見不過如此其賢於世俗之汶汶者不已多乎然而非狂狷之志或曰吾所謂狂

者內省諸已無欲於外視眾人若沈若浮內藏我知不示人技不合我者冷之而已余曰此老子之似也庶不失已矣荷蕢有言曰深則厲淺則揭

右鄉原亦不易及

初八日察木多統領得乍雅守備報云十一月二十六日有噶噶小蕃槍王卡小蕃帳房牛馬傷人王卡蕃亦率眾搶傷噶噶二比互相防守王卡頭人言若有差使烏拉

右王卡蕃槍王卡頭人言若有差使烏拉

竹虛乘醉以書述志寓見規之意為詩謝之云顏壽彭殤未可齊漫漫長夜叫天鷄蚤聞宵威歌牛角晚讀蒙莊廢馬蹏一錯已知成鑄鐵三緘真願學為谿寸陰苦惜今垂老又現曇花到海西

右示竹虛詩

康輅紀行 卷之十五 五

避之不食內地馬貪其肥則昏然欲睡不能動食矣余初至察木多困人不知誤引馬於山上食之馬醉乃悟古云西域有藤為盃可解酒病名消醒杯余訪之今已無惟有木名札木札鴉以為杯盃可解飲食毒耳然亦不易得嘗見乍雅二呼圖有一盃外裹以金其貴重如此

圖識云藏二種一名札木札鴉木色微黃堅潤有細紋能避毒一名澤拉爾木色微黃花紋略大亦能避毒其價昂昂

右瞻馬草

五代僧齊己以詩投錢武肅王曰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錢王大賞之得得究作何解明時蜀人李實蜀語曰小兒學行狀曰踣亦作得陸魯望云非得得行不可適其下觀此乃知此句之妙

右僧齊己詩

蜀有笮橋李實曰笮音作松潘茂州之地江水險急既不

可舟亦難施橋於兩岸鑿石鼻以索經其中往南者北繩稍高往北者南繩稍高手足循索處皆有木筩緣之護于易達不但渡空人且有縛行李於背而過者前漢西域傳度索尋橦之國後漢書跋涉懸波唐獨孤及云復引一索其名爲竿人尋半空渡彼絕壑是也余按今江卡至藏開道亦有之謂之酒筒人馬貨物皆縛於筒而懸渡焉惟十月後水結堅冰人可由冰上行馬與重物則仍懸渡也右竿橋

杜詩家家養烏鬼注家以爲鸕鷀也李實蜀語曰蜀人好祀壇神名主壇羅公黑面持斧吹角設像於室西北隅去地尺許歲暮則割牲延巫歌舞賽之攷炎徽紀聞曰羅羅本盧鹿而訛爲羅羅有二種居水西十二營甯谷馬場涓辰輪紀行

卷之十五

十六

溪者爲黑羅羅曰烏蠻居慕役者爲白羅羅曰白蠻羅俗尙鬼故曰羅鬼今市井及田舍祀之縉紳家否杜詩之烏鬼卽此余意恐未必爾

右烏鬼

王象之蜀碑記有蘇文忠公雷題注引成都志云極樂院有文忠公壁間雷題至和丙申季春二十八日眉陽蘇軾與弟蘇轍來觀廬榜伽筆迹今存余按今存者王象之謂作記時也丙申爲宋仁宗嘉祐元年何以公稱至和丙申至和建元二惟甲午乙未無三年蓋是年改元嘉祐公雷題時方在蜀中未之知也明年歐陽文忠知貢舉公與子由登第矣

右蘇文忠雷題月日

蜀碑記成都有觀政閣記注秦漢至唐領太守刺史節度使之職有功績可考者畫像得二十八人別圖於他閣而

榜曰觀政呂大防成都志云二十有八人李冰文翁王遵張堪第五倫廉范仲景李膺高朕諸葛亮王濟高儉陸象先蘇頌嚴武翟寓韋皋高崇文武元衡段文昌李德裕楊嗣復杜悰魏謩牛叢夏侯攷高駢陳敬暄余按此記不著何人作畫像二十八人中頗不倫第取其有功績於蜀中耳其人之賢否自不具倫非比雲臺之選也視李文饒重寫益州五長史真記抑有閒矣

右成都觀政閣記

蜀碑記云涪州有涪陵太守闕書漢涪陵太守龐肱闕肱卽士元之子涪熙中賢良任子宜舟過涪陵於小民家見漢隸隱然遂載以歸碑在左綿任賢良家至今猶存余按蜀志本傳統子宏字巨師剛簡有臧否輕傲尙書陳祗爲祗所抑卒於涪陵太守肱卽宏也士元有賢子不可不表

康輅紀行

卷之十五

十七

右龐士元有子

或謂已誤之事不必再議徒滋是非余曰子言卽孔子成事不說之意也然當分別言之齊陳恆弑君何與魯事孔子何以沐浴請討季氏舞八佾三家以雍徹事行已久孔子何以一再非議之季氏已旅泰山孔子何以責冉有弗救非皆成事之後乎後世唐明皇初寵祿山赦其罪張九齡爭之不聽祿山反明皇幸蜀乃思其言時九齡已歿猶遣使祭其墓唐室所以能中興也宋高宗信用秦檜殺岳飛忠義之臣貶竄殆盡檜死乃復張浚胡寅張九成等二十九人官岳贈王爵皆當時言官追論之南宋所以能偏安也若執成事不說一言是蘇味道之模稜豈聖意乎

右成事不說當觀何事

打箭鑪至藏地物產亦各有同異曰青稞曰牦牛長毛曰山羊曰酥油曰圓眼似雞曰白菜鑪城產也曰麩金山葡萄根木盤曰鳳眼菩提子曰貝母曰冬蟲夏草出藏工曰天鼠似貓皮曰水銀曰犁牛曰青稞曰豆豌豆曰麥曰黃蠟曰蜂蜜曰酥油曰白菜曰圓根曰韭菜曰桃曰李曰西瓜味皆曰牡丹曰芍藥巴塘產也曰松蔬石曰梨乾曰葡萄曰核桃曰獼牛曰綿羊曰青稞乍雅產也曰稗稻曰生薑曰黃連曰麝香曰熊膽曰波裏凹曰牛羴曰牦牛曰山羊曰青稞曰大麥曰圓眼曰豌豆曰核桃曰松蔬石察木多產也曰鐵曰騾曰馬曰鹿曰雞曰牦牛曰綿羊曰酥油曰牛羴類伍齊產也曰犂牛曰山羊曰青稞曰青金石洛隆宗產也曰青稞曰苜蓿曰牛曰羊曰酥油碩般多產也曰麩金山曰銀礦曰梨乾曰核桃曰馬曰騾曰牦牛曰青稞曰酥油達隆宗產也曰獼牛曰綿羊拉里產也曰青稞曰毛羴曰青精石曰大面羴曰稗稻曰大面偏單曰大面羊羴曰白菜曰筍曰竹片弓曰竹箭桿曰騾曰大頭狗工布江達產也曰稗稻沼中畜水為圩多種之其耕耨亦如中土但牛具微小有五頭作一者曰青稞曰蠶豆曰小麥曰豌豆曰菜子曰黃豆曰綠豆曰四季豆曰葱曰蒜曰蘆荳曰白菜曰莧菜曰菠菜曰蒿

康嶠紀行 卷之十五

六

曰菽絨曰細毯即綴曰種子曰花緞曰花布曰藏紅花曰青金石曰松蔬石曰瑪瑙曰琥珀曰蜜蠟曰珊瑚曰碑磔曰礪砂曰阿魏曰黃連曰胡連曰茜草曰紫草曰馬曰騾曰驢曰犏牛曰犁牛曰黃牛曰犍羊曰牦牛曰青羊曰綿羊曰豬小至大不一曰鷄曰黃鴨曰白鴨曰蒼鷹曰雉曰兔曰狐曰天鵝曰細鱗魚曰牡丹曰西天花美曰剪碎絨曰蜀葵曰金盞曰米囊花曰芍藥曰山丹紅白二曰賽蘭香曰藏菊花有紅黃二色曰松曰柏曰白楊曰來禽西藏產也以上所記余據衛藏圖識以較迺志大略相同惟志云藏中又有礪砂馬品木達賴池旁出者最佳有紫黑二色豌豆作莞豆苜蓿麥作蕎麥藏中又有金銀銅鋤鉛又有登豆云俱見舊唐書吐蕃傳又有藏紙搗拓皮為之長徑丈寬約二尺質堅色白此紙余及見之乍雅兩呼圖所具夷窠皆此紙也與英吉利夷紙同特不及高麗之細緻光潔耳藏中復有紫檀梅花圖識皆無以余所見巴塘有米囊花甚多與察木多皆有鴉有魚乍雅之昂地出雪裏蓮花有紅白二色云可治血證空子頂有黑木耳甚肥脆勝內地察木多之包藏山中有白鷄似雉能飛而無尾名馬鷄即西藏賦所云雪鷄大如鴛也又有小竹鷄如班鳩雜色二種味與雉鳩無異兔狐頗多亦有狛獺水獺則云來自藏中也並記於此以補諸書所未及

康嶠紀行 卷之十五

七

喇薩有雙忠祠祀傅公清及拉公布敦乾隆十五年傅公

以都統與左都御史拉公駐藏時朱爾墨特那木札爾奠其父頌羅鼎郡王爵不法公裁抑之遂有異志公密以聞

上慮公孤懸絕域不欲輕舉命都統班第代誌公未

至那木札爾反謀益亟駐藏大臣一舉動皆偵察之禁郵

遞不得通將盡誅異已者潛結準噶爾為外援公知事發

必死與拉公密謀十月十三日稱有 旨議事使其黨

羅卜藏達什召那木札爾那木札爾以公勢孤不之疑二

公登樓以待止其眾於樓下隨者僅四五人公見之如平

時引入臥室闔門親掣刀砍之而僕從者復格擊其首立

斃羅卜藏達什在外聞格鬥聲知變挾臆跳走告其婿第

巴喇布坦以賊眾至焚樓公手辦數賊身被三傷自刃而

死拉公亦被創死班公及四川總督策楞至賊黨悉就擒

康輅紀行 卷之十五

三

誅蓋采魁已戮無能為也事聞詔書褒嘉與拉公俱增一

等伯入賢良昭忠二祠復 命建雙忠祠遣大臣致祭

子孫以一等子世襲大學士福公康安傅公姪也五十六

年至藏新其祠而為之碑 右西藏雙忠

是日感懷有作云絕域滔滔送歲窮誰將長劍倚空同奉

祭曹沫羞三北瞻馬荀卿欲再東遠水迷離紫客夢番兒

詰曲學華風隴西老將頭如雪醉尉宵來近幾逢 右

感懷詩

十二日川省文至督批宣太守報云二呼圖克圖既已返

巢該委員等即速回省面詢情形以憑具奏宣太守即日

行知大呼圖克圖移察木多文武傳牌察東各站使備鳥

拉 右川省批回

佛書言釋迦剖母脇而生儒者誕之不知史記楚世家陸

終取於鬼方氏曰女潰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脇獲三人

焉剖其右脇獲三人焉毛詩疏亦引之吳越春秋女媧吞

薺薇而孕剖脇而生高密高密即禹也則剖脇而生古有

之矣諸說皆在佛書未入中國前後世自以目所未見詭

為奇異耳萬物之生育不可以常理測者豈少也哉鬼方

即西域也然則剖脇生子固不足異 史記楚世家吳回生

而胎其左脇三子出焉其右脇三子出焉 陸終生六人

論余亦疑此事 九南作古史考以爲作者妄記廢而不

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強胸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

康輅紀行 卷之十五 三

詩人之言明古之婦人常有剖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

通災者故美其無害也 陸終生六人 陸終生六人

錄正之并記于寶之言於此 右釋迦剖母脇

自楚辭九歌有湘君湘夫人謂娥皇女英二女之神又禮

記云舜葬蒼梧三妃未從文人相沿太白遂有古別離之

作余嘗思之舜生三十徵庸帝使二女事之古者女子二

十而嫁是二女小於舜十歲也舜崩年百有十歲二女若

在亦近百歲矣相從南巡已似可疑既從至湘水何以不

至蒼梧或以九嶷嶺高難逾抑或聞舜崩而至於湘時舜

已葬遂止湘而終未可知也水經注言舜之陟方也二女

往征溺于湘江神遊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然則記云

猶作少女之貌可乎或云湘水之神乃舜二女非二妃也

帝王世紀舜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琴比  
生二女宵明燭光湘水之神蓋宵明燭光故楚辭稱帝子  
此帝指舜按舜納娶比生二女其年不可考即以在位後  
言之計崩時二女年亦非少且不應無夫而同沒於湘也  
又不若二妃之爲近理矣或曰古人善養顏色雖老不衰  
麗妝玉貌本後人想像爲之也翠羽明璫亦以後世服飾  
加之譬如宣聖追封塑像則爲王者之服矣况楚人尙鬼  
屈大夫時亦從俗爲辭耶又舜生時已禪位於禹受命  
神宗固在帝都禹既受命即當行天子之事而巡狩舜既  
不爲天子何以百有十歲之人猶遠狩蒼梧此亦理事之  
不可解者豈舜晚年禪位後亦如黃帝之問道崆峒故至  
蒼梧耶黃帝之崩世傳鼎湖昇僊雖云出於方士不可信

庚輪紀行 卷之十五

三

然古帝聖神其生死靈奇之蹟亦豈後世經生所能臆度  
者哉精華已竭寰寰去之當入伯和歌星爛雲縵之日帝  
意已復乎遠矣此說尤妄舜禪禹時有苗而死遂留葬焉  
復叛焉爲天子當征之何爲舜往征之乎右湘水二妃  
十四日宣太守定稿報川藏云十八日啓行旋省 右  
報啓行回川

告子曰食色性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  
後動性之欲也二說必兼看其義乃備食色本皆物自外  
至何以云性蓋物雖外至而有感斯動者我也我何以有  
感斯動則欲之故我本有此欲然後外物能感若我本無  
此欲外物何能感動乎感者兩相交之謂也食色之感不  
待教而能受之於天非性乎然同一食色而有邪正之殊

則非純乎天矣故以爲性之欲善乎孟子之言也曰養心  
莫善於寡欲不曰無欲而曰寡欲甚以無欲之難也可謂  
從容不迫矣 右食色乃性之欲

方植之馬元伯光律原聞余西域奉使皆寄詩見慰各依  
其體寄酬酬植之云深思好學邈先儒頭白猶聞力著書  
自守元經貽范望何須羽獵似相如考槃半字精無對紅  
樹青山健有餘念我題詩來異域蓬萊征路欲迴車考槃  
君自名詩集也君著  
作甚多詩其一種耳商聲古調入君絃掩抑金徽幾歲年  
召飲偶開元亮徑卜居常近范公泉 余前歲歸再飲君家  
義一介 射蛟臺樹藏春艇投子山鐘隔暮煙自有醍醐堪  
灌頂不煩薏苡覓三千 何兆詩薏苡三千灌頂香  
原云黑髮歸田閱歲華成書直欲滿千家輸君終始神僊

庚輪紀行 卷之十五

三

侶老我遲回博望慳自毀劉安鳴木鐸虛鮮郭璞笑蘭葩  
郭璞云蘭葩豈虛鮮黃河灌溉空前語何似朱明天半霞  
余昔嘗與律原書曰君如天半朱霞雲中白鶴可望而不  
可及某則如黃河之水一曲千里雖涓流細滴亦足以灌  
漑田園而兼挾風沙中不免於污雜蓋三十年前語也酬  
馬元伯兼壽其七十云譚經絳帳是家風蚤歲才名冀北  
空虎觀自通申魯說君若有  
詩經郎官常濟水衡功畫圖出塞  
鳴笳壯遶海還家得句工不信龍眠山色好看君七十七  
如童 右酬里中友人寄詩

歷法今年無閏察木多乍雅皆用藏曆本年春人有閏九  
月今十二月蓋蕃人之十一月也今時憲書頒行外藩者  
盛京雅克薩城黑龍江三姓伯都訥吉林朝鮮琉球越南

諸土司之地則三雜谷黨壩綿斯甲布金川勒烏圖金川  
噶拉依瓦寺革布什咱布拉克底小金川美諾巴旺沃克  
什明正木坪皆測其太陽出入晝夜時刻與節氣時刻惟  
前後藏及察木多午雅回疆內外蒙古雖隸版圖設立王  
官而不予頒律時憲書亦未列其太陽出入時刻與節氣  
云 右西番歷法

十月中得家書言伯兄近頗衰憊心常憂之以余比年多  
故兄之衰有由來也祀竈日念及悽然有作云伯子傳聞  
近益衰故鄉絕域不勝悲百年身世常憂患十口親情半  
別離兄子繼光以買與神方遲大藥昔在儀徵處兄晚歲  
備諸藥尚容閩中營成先兆患痺得再造丸方購  
不可得致延未就兄嘗蒙先祖近有  
謀遷人關一事聊馳慰滿載歸鼓佛國詩右德伯

康輜紀行 卷之十五

和泰庵西藏賦云減凶辰而閏日別正朔以為年自注藏  
中朱爾亥如初一初二初三初二日凶則減去初二日閏  
初三日故無小建又云其正朔與中國不同止有八次節  
其交節之日亦前後差數日三年置閏亦與中國異考舊  
說西藏用地支而不用天干非也今見藏中紀年如甲子  
年則云木鼠乙丑年則云木牛丙寅火虎丁卯火兔戊辰  
土龍己巳土蛇庚午鐵馬辛未鐵羊壬申水猴癸酉水雞  
以此推之亦六十甲子仍用天干也又引十六國表云  
有趙跋傳河西燉煌人善天文算數據云傳自西域瑩按  
今察木多與乍雅諸蕃地年月置閏皆與藏中無異乃知  
不頒時憲書之所由也 右西藏閏日  
余既與成之別駕貸得蕃賈茶值千金謝都闔見贈博窩

馬各一余復買蕃酒一瓶繫以詩云西蜀靈芽萬里還博  
窩驕驥耀塵寰蕃兒驚訝歸裝富更買新醪醉入關  
右載蕃酒詩

聞少穆先生以九卿內召喜而有作云白髮丹心出玉關  
清風皓月滿天山五年中外同翹首一夕烏孫報 賜  
環 明詔應收父老淚花磚仍冠上卿班三吳故吏如  
存問新探江源雪嶺還 右林制軍內召

二十八日卯刻宣太守東還已刻余與丁別駕發察木多  
察木多東還

二十六日二月十七日宣太守至成都二十六日余及丁  
別駕謝都闔續至余上乍雅地形及左貢入藏二道圖以  
備異日之用四川覆奏曰宣守等行抵察木多查訊各執  
康輜紀行 卷之十五

已私抗不遵斷臣查二呼圖克圖管理地方已非一世蕃  
眾依附者多遽予斤革固無此辦法白瑪奚等聚眾滋事  
本谷有應得然亦由大呼圖克圖相逼而成且大呼圖所  
屬之達末等互相爭鬪答亦相同乃檢閱呼圖克圖等屢  
次譯稟在大呼圖克圖非重辦白瑪奚等斷難輸服二呼  
圖克圖總欲如舊管事各倉儲巴亦仍前安設及不遂所  
欲即請提審或自颺散似此頑梗斷非口舌所能折服惟  
地處口外且皆西方黃教蠻觸相爭其於川藏往來差事  
餉鞘文報并無阻誤又未便攝以兵威現控之件據白瑪  
奚等稱自二十二年後并無劫殺即大呼圖克圖亦不能  
確切指證是大呼圖克圖在藏所控已無可查辦當即就  
此完結毋庸提審以免煩擾該委員等臣於接稟後即批



令回省此後餉鞘文報儻有阻誤之處隨時查明懲辦達  
州知州姚瑩前于具稟後不候批示輒中途折回經奏明  
摘去頂戴今該呼圖克圖固執已見不遵審斷其所控之  
件亦無可查辦雖非委員等辦理不善惟姚瑩前于具稟  
事件不待回報即自轉回究屬非是應請開復頂戴仍交  
部議處事下理藩院議曰乍雅與前後藏不同其呼圖克  
圖廟宇徒眾錢糧等級皆不由官經理是以理藩院則例  
不載即乾隆五十八年呼畢勒罕源流冊檔亦無其名因  
會蒙賜封始擬補人冊檔今呼圖克圖各執私見蠻觸相  
爭應如四川所奏文報餉鞘是否日久不候隨時查明相  
機辦理以妥夷情而肅郵政吏部議姚瑩罰俸一年均得  
旨如議行 右四川覆奏

康輶紀行 卷之一五 三

康輶紀行卷之十五 終

康輶紀行卷之十六 桐城姚瑩具

附中外四海地圖說  
歷代疆域沿革中國通人猶難言之勿四裔絕  
荒其國地名稱遠近方位欲一一舉之不其妄歟然而無  
難也在有心者求之耳泰以前無論矣自漢武窮兵大漢  
通西域而東南西南諸夷始見班范諸史北魏土字兼有  
中外紀序尤詳隋唐宋遼金元明四夷列傳日益廣博皆  
有徵矣顧未有圖也明成祖宣宗數遣中使至海外遍歷  
諸國頗以圖還而人閒未見及萬厯中西洋人利瑪竇以  
萬國全圖來獻維時廷臣多誕之莫信其徒艾儒略嗣作  
職方外紀世乃稍聞其說然利圖亦在內府未出變亂後  
莫知所在今惟傳艾儒略圖圖一方圖四亦曰萬國全圖  
崇禎中湯若望本之為坤輿全圖  
本朝康熙甲寅南懷仁又有坤輿全圖之作刻于京師士  
大夫多與之遊亦以西人外之莫有究其說者乾隆中英  
吉利始通中國又西南海船日盛則有南澳總兵陳倫炯  
著海國聞見錄圖海外諸國辨其遠近方位是為中國民  
閒有圖之始其書先播後收入 四庫倫炯闖人也嘉慶  
中海洋多盜講修防者乃爭購其書亦第考中國沿海諸  
圖至其海外全圖仍茫如也道光己亥庚子之間尚書侯  
官林公以英吉利事至兩廣求粵人通曉西洋事者得歐  
邏巴人所撰四洲志及澳門月報凡以海洋事進者無不  
納之所得夷書就地翻譯于是海外圖說畢集邵陽魏源  
固專勤世務而素以宏博聞者得林公四洲志更取平日

考徵諸書繁引而辨證之更爲新圖考其沿革分別海岸  
海島著海國圖志五十卷起自漢代以迄今時首末具備  
而中外地輿形勢以全可謂盛矣望以道光二十二年備  
兵臺灣獲夷會顯林

上命訊其情形更使顯林繪圖爲說以聞惜其未備也嘗  
取南懷仁陳倫炯及顯林三圖考共同異別訂一圖欲自  
成書不果今得魏著余可輟筆特不欲自棄其說乃附於  
康輿紀行之末以中多及茲事故也

### 艾儒略萬國全圖說

明萬曆中西洋人利瑪竇進萬國圖誌本西洋文字中國  
無知者上命西洋人龐我迪繙譯之其本圖固藏內府也  
其後艾儒略以天啟三年本利龐二家舊說更潤色之爲  
康輿紀行

### 卷之十六

二

職方外紀自教云吾友利氏齋進圖誌已而吾友龐氏又  
奉繙譯西刻地圖之命據所聞見譯爲圖說以獻但未經  
刻本以傳今上御極儒略偶從蠹簡得觀所遺舊稿乃更  
取西來所攜手輯方域梗概爲增補一編名曰職方外紀  
是此書此圖實外域地圖之權輿也至崇禎時西人湯若  
望作地球圖爲十二長圓形

本朝康熙中南懷仁又作坤輿全圖大有增益今攷外紀  
艾圖爲圓圖一方圖四圖圖按天度經緯劃三百六十度  
著南北二極及赤道晝短晝長三線又作弧線十度一規  
方圖復據圓圖中五大州界按天度各自爲圖圖既爲方  
則晝線不免稍變改作直線十度一方以定方域之準顯  
爲精密今復增虛線以別五大州曰亞細亞曰歐羅巴曰

利未亞曰亞墨利加曰墨瓦辣尼加并錄其五大州總圖  
界度解于左

其解曰天體一大圓也地則圓中一點定居中心永不  
動蓋中心離天最遠之處乃爲最下之處萬重所趨而地  
體至重就下故不得定居中心稍有所移反與天體一  
邊相近不得爲最下處矣古賢有言試使掘地可通以一  
物繩下至地中心必止其足底相對之方亦以一物繩下  
至地中心亦必止可見天圓地方乃語其動靜之德非以  
形論也地既圓形則無處非中所謂東南西北之分不過  
就人所居立名初無定準也天有南北二極爲運動樞兩  
極相距之中界爲赤道平分天之南北其黃道斜與赤道  
相交南北俱出二十三度半日躔黃道正交赤道際爲春  
康輿紀行

### 卷之十六

三

秋分規南出赤道二十三度半爲冬至規北出赤道二十  
三度半爲夏至規黃道之樞與赤道之樞亦相離二十三  
度半其週天之度經緯各三百六十地既在天之中央其  
度悉與天同如赤道之下與南北二極之下各二十三度  
半二極二至規外四十三度分爲五帶其赤道之下二至  
規以內此一帶日輪常行頂上故爲熱帶夏至規之北至  
北極規冬至規之南至南極規此兩帶因日輪不甚遠近  
故爲溫帶北極規與南極規之內此兩帶因日輪止照半  
年故爲冷帶赤道之下終歲晝夜均平自赤道以北夏至  
晝漸長有十二時之晝有一月之晝有三月之晝直至北  
極之下則以半年爲一晝矣往南亦然以南北距度攷之  
不得不然也其在東西同帶之地凡南北極出人相等者

晝夜寒暑節氣俱同但其時則有先後或差一百八十度則此地爲子彼地爲午或差九十度則此地爲子彼處爲卯餘可類推也居赤道下者平望南北二極離南往北角二百五十里北極出地一度南極入地一度行二萬二千五百里則北極正當人頂出地九十度而南極入地九十度正對人足矣從南亦然此南北緯度也至于東西經度則天體轉環無定隨方可作初度而天文家亦立一法算之以日行天周三百六十度每時得三十度如兩處相差一時則東西便離三十度也以此推之東西之度可攷驗矣古來地理家俱從西洋最西處爲初度即以過福島子午規爲始仿天度自西而東十度一規以分東西之度故畫圖必先畫東西南北之規後攷本地離赤道之南北福

辰翰紀行

卷之十六

四

島之東西幾何度分乃置本地方位譬如中國京師先知離赤道以北四十度離福島以東一百四十三度即于兩處經緯相交處得京師本位也但地形既圖則畫圖必于極圓木毬方能肖像如畫于平面則不免直割之爲一圖即隨員形自北極或橫截之爲兩圖循赤道線割故全形割至南極爲直割或橫截之爲兩圖循赤道線割設爲二種一長如卵形則兩極居上下赤道居中間一圓如盤形南北極爲心赤道爲界或橫截者原又于二全圖外各設爲一圖曰亞細亞曰歐邏巴曰利未亞曰墨利加也而墨瓦蠟尼加則國土未詳圖不另立圖中南北規規相等皆以三百五十里爲一度赤道之度亦然其離赤道平行東西諸規漸近兩極者其規漸小里數亦以次漸狹別有算法其方圖者畫線不免稍變畢竟惟圓形之圖乃

得其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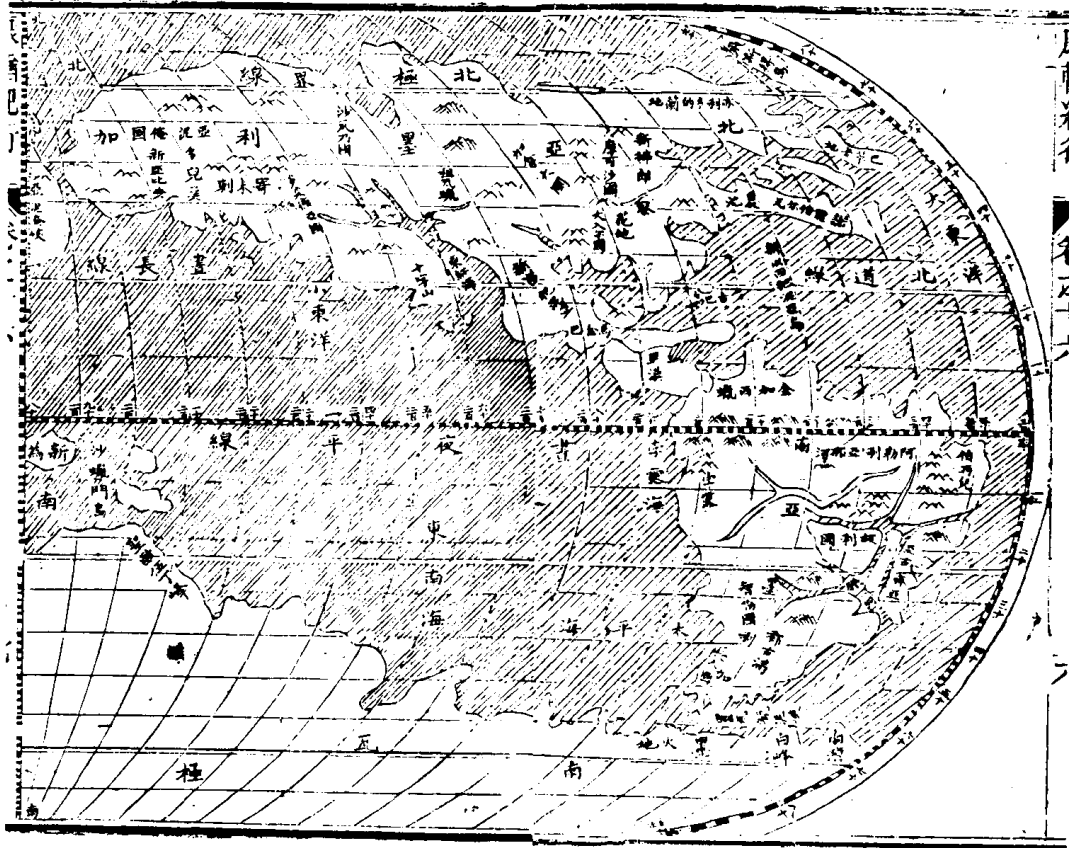
圖所以輔書之成也書非圖不顯圖非書不明原解多難亂頗難卒讀大抵翻譯有誤也因重加校勘其繁蕪正其訛謬增其註解蓋汰去沙礫精金乃見云蒙棠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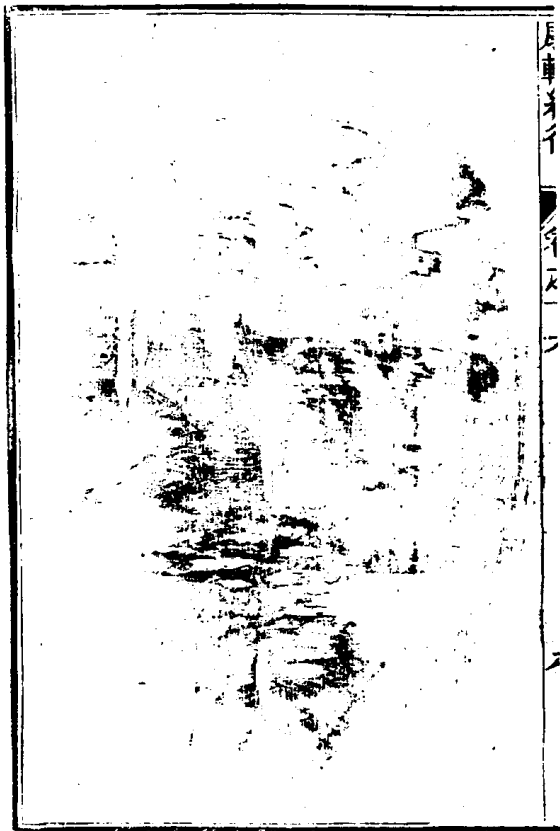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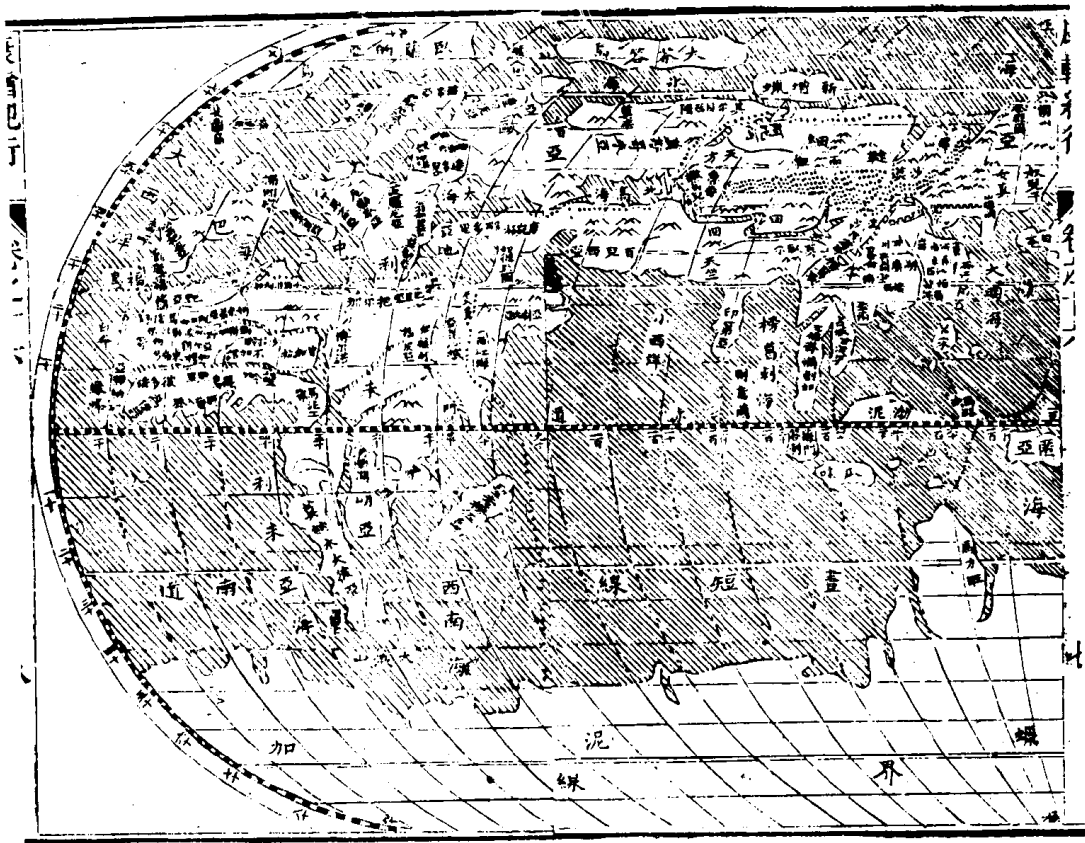
辰翰紀行

卷之十六

五

# 艾儒略萬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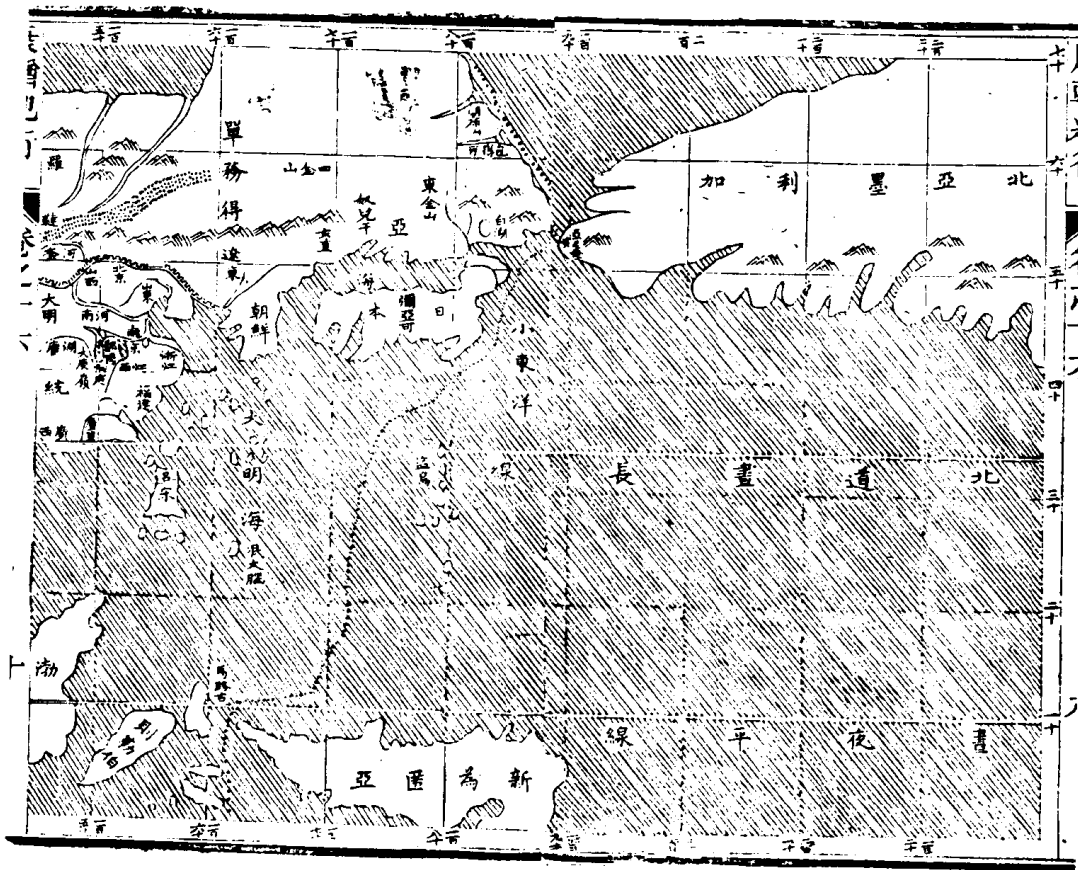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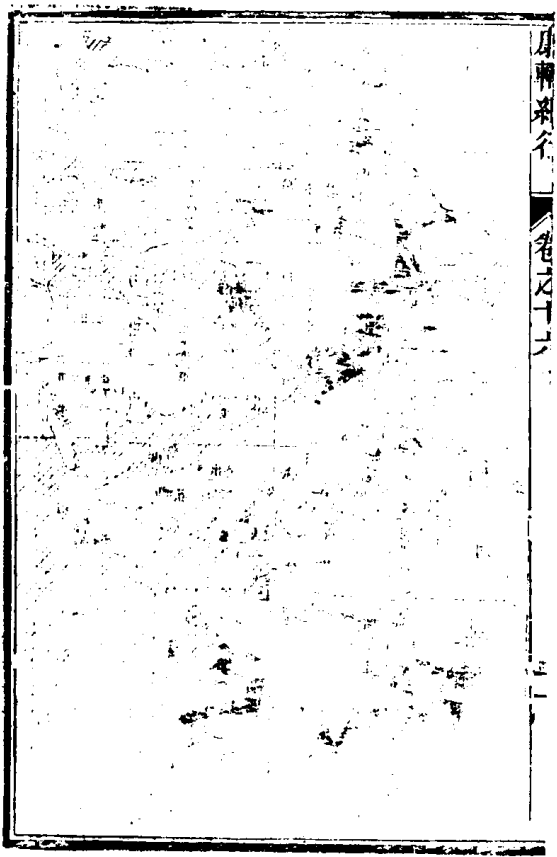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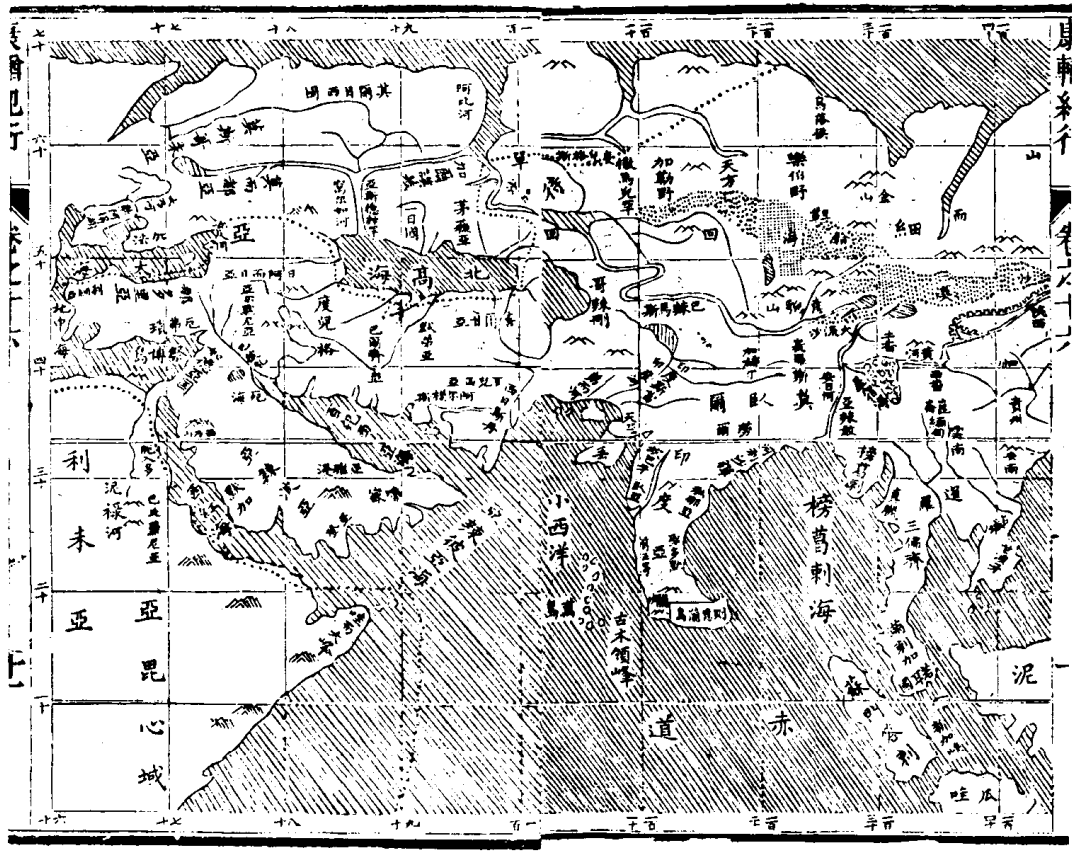
# 亞細亞洲全圖

庚酉也丁

卷一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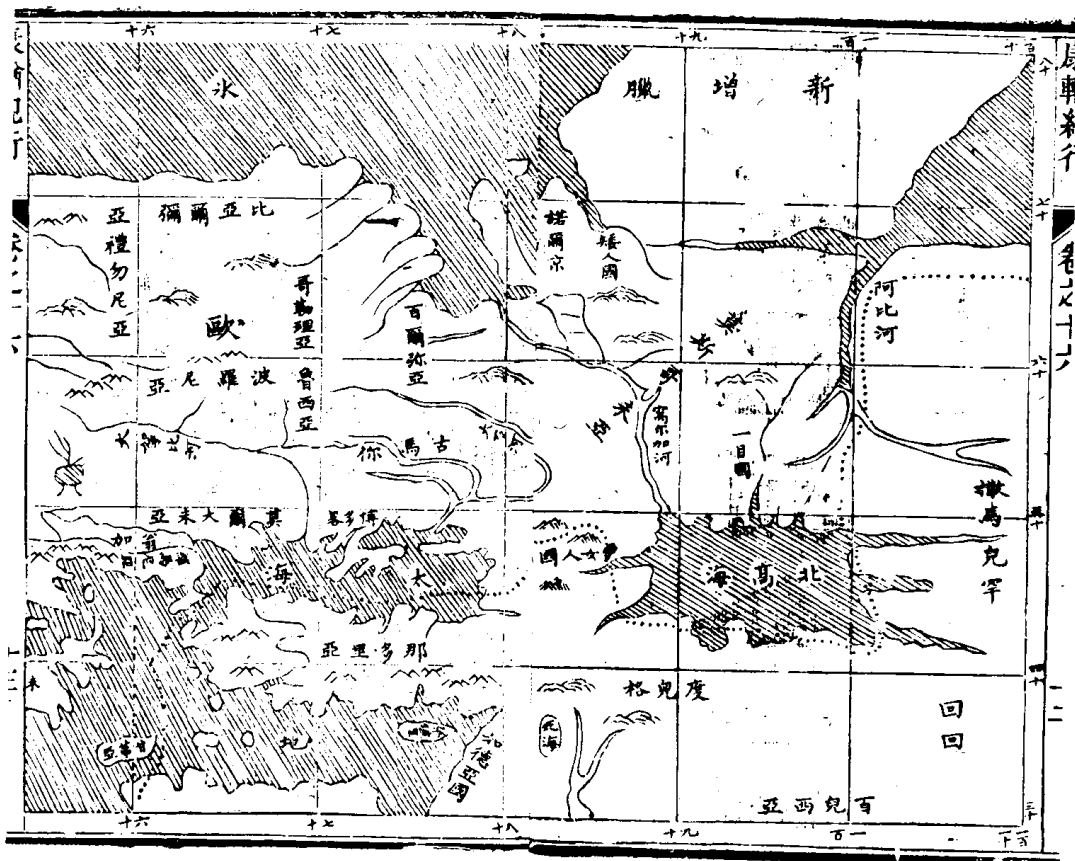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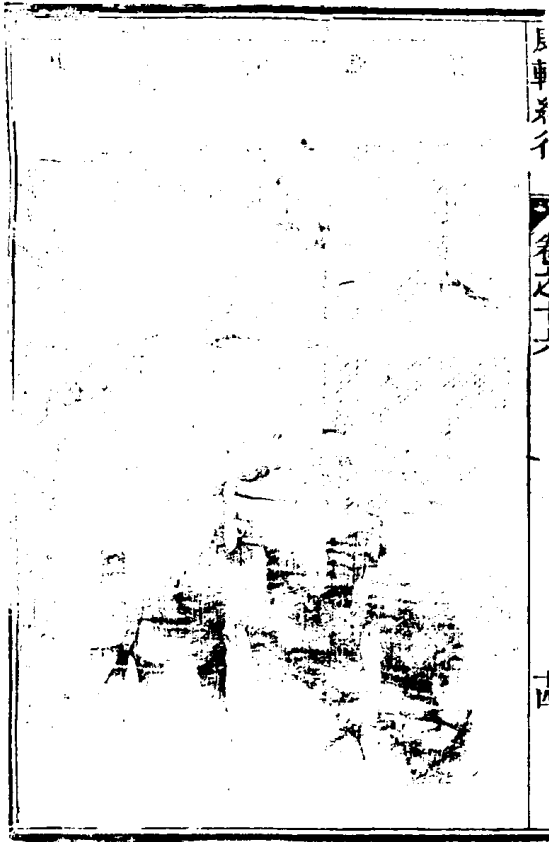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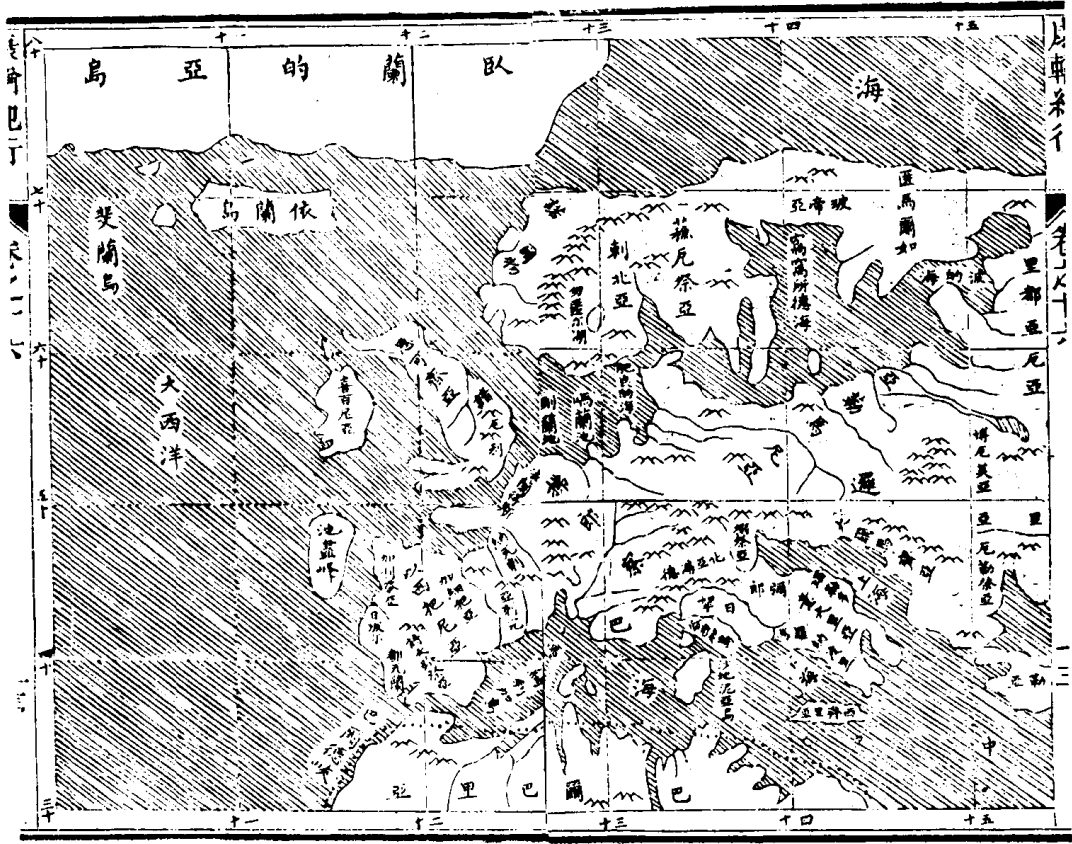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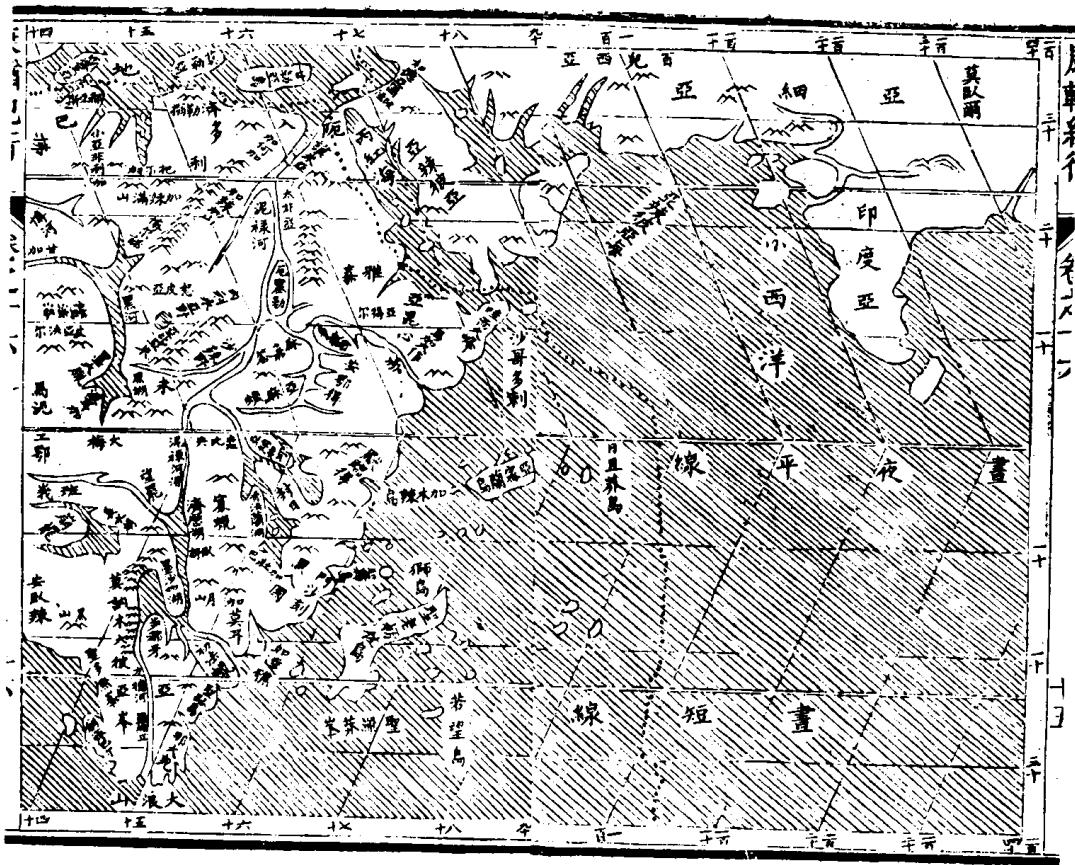
# 歐羅巴洲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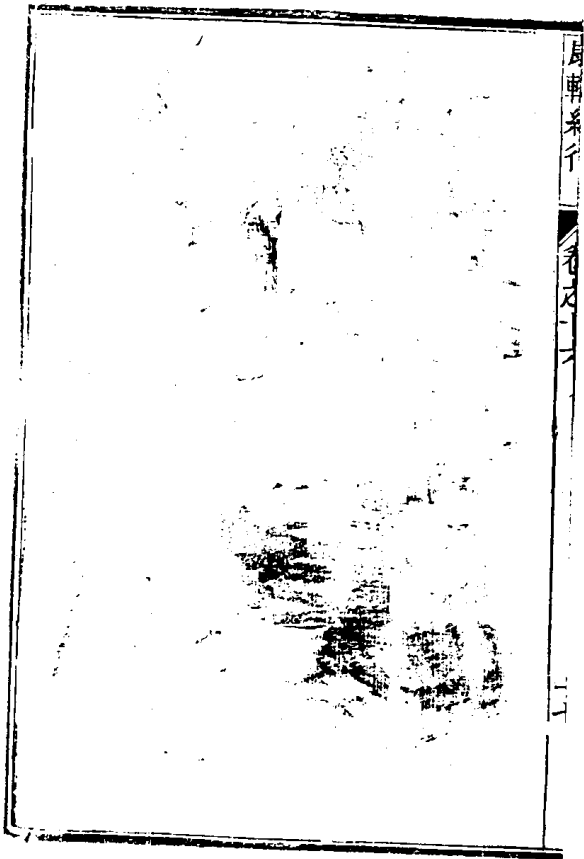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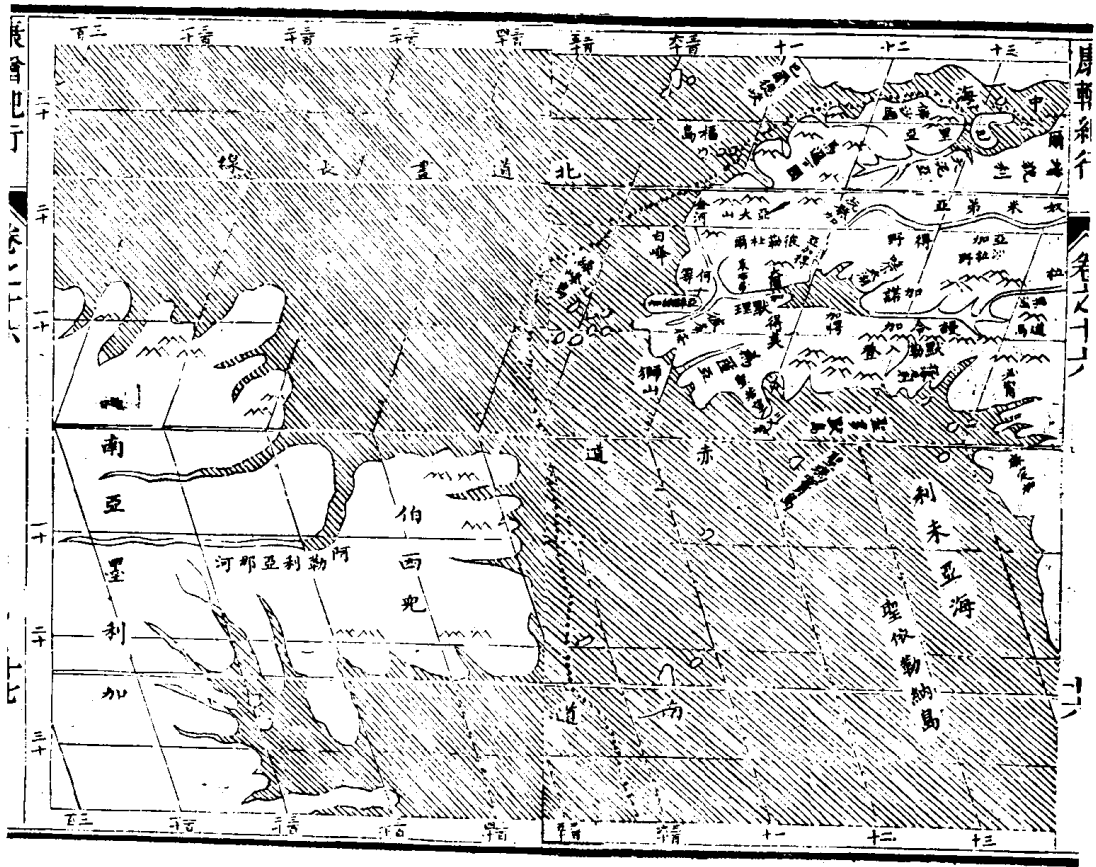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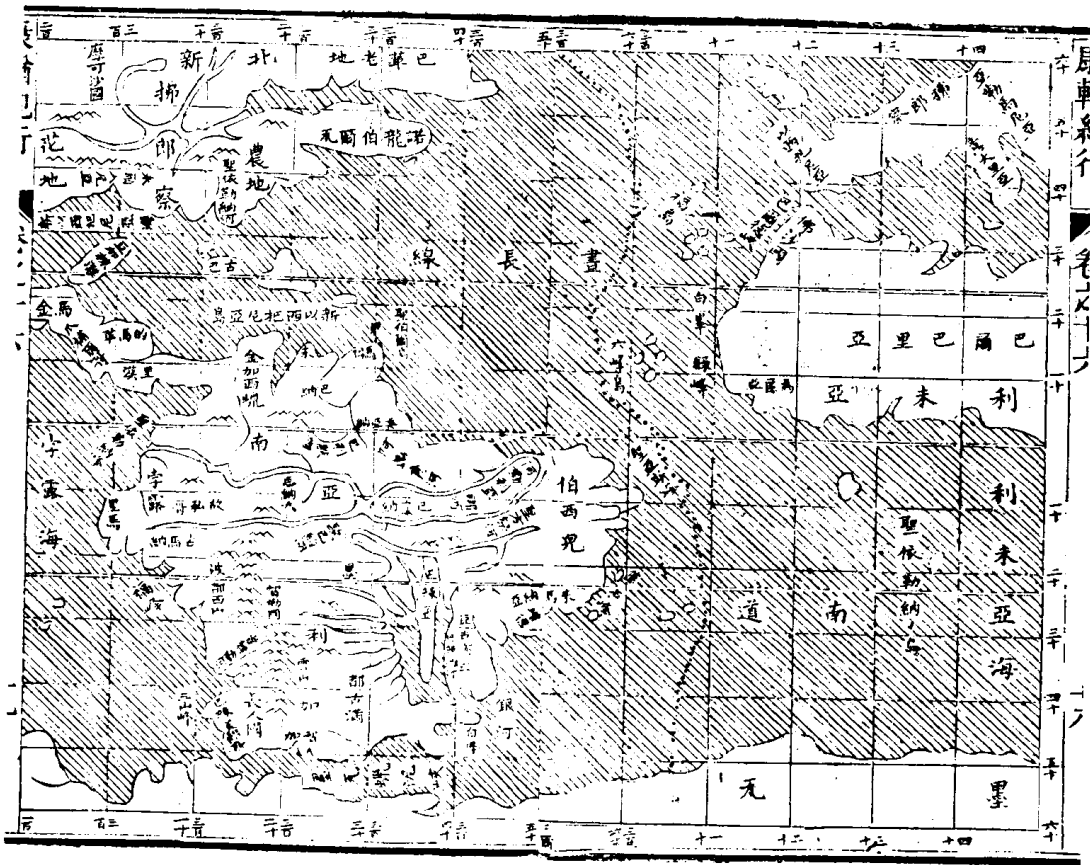
英圖巴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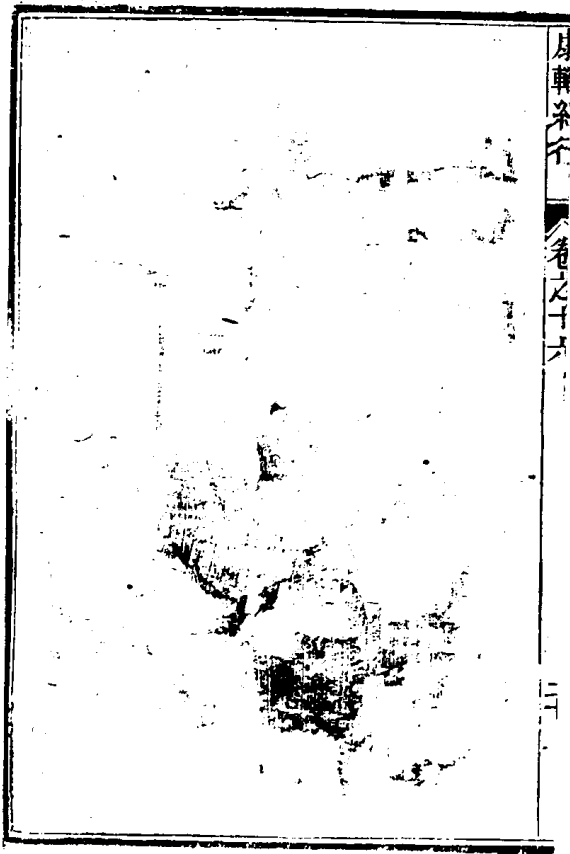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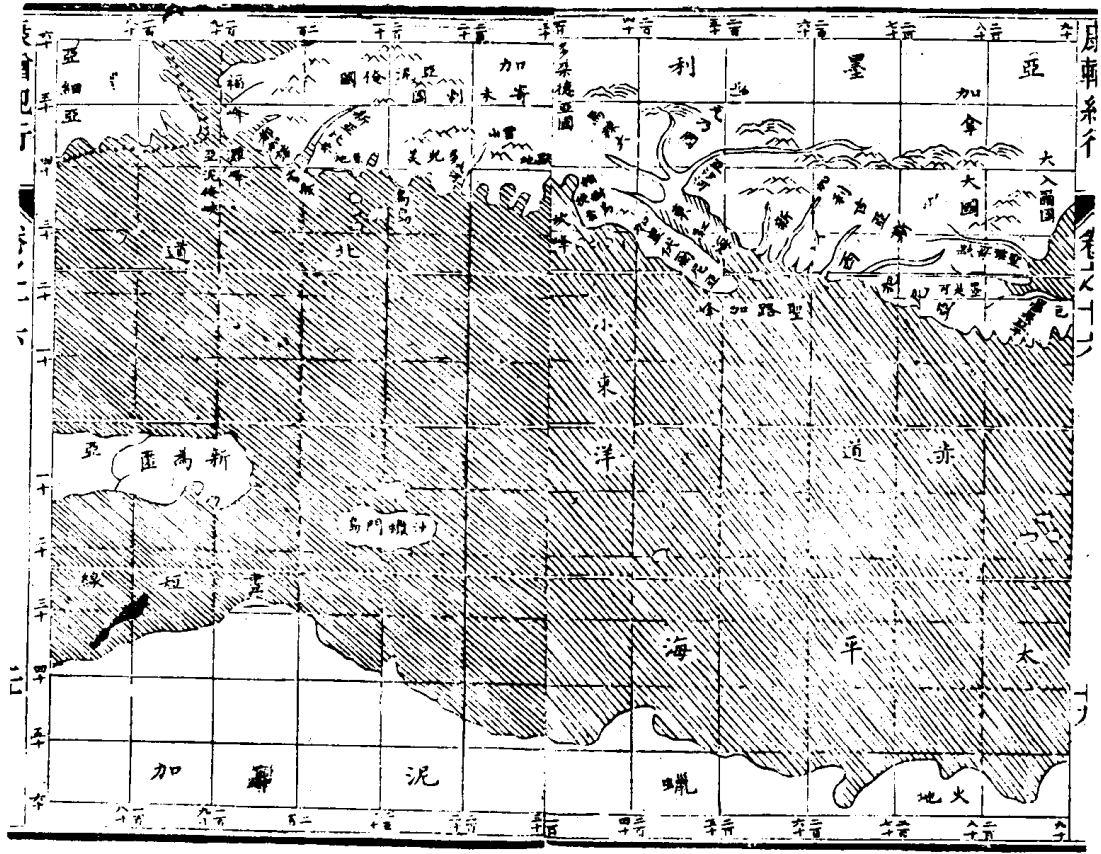
# 利未亞洲全圖





# 亞墨利加全圖





西人湯若望坤輿全圖說

湯若望作地球圖為十二長圓形蓋地球之南北極循環直剖之而成者也北極居上南極居下赤道居中赤道北二十三度半為夏至晝長線又北四十三度為北極界線赤道南二十三度半為冬至晝短線又南四十三度為南極界線其經緯亦各分三百六十度每十度一規又因圓未盡圓形至兩極中尚差十度復作兩圓以補之各十二平分而中心為兩極可合前圖成圓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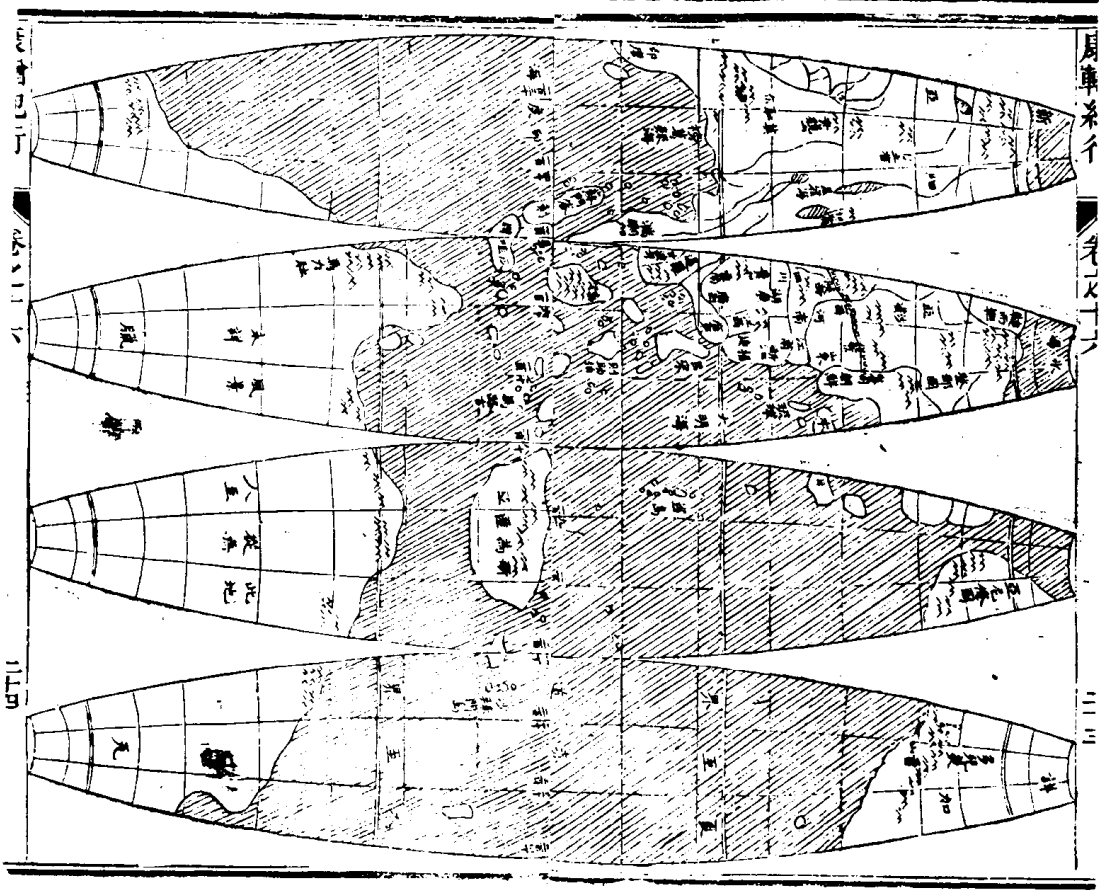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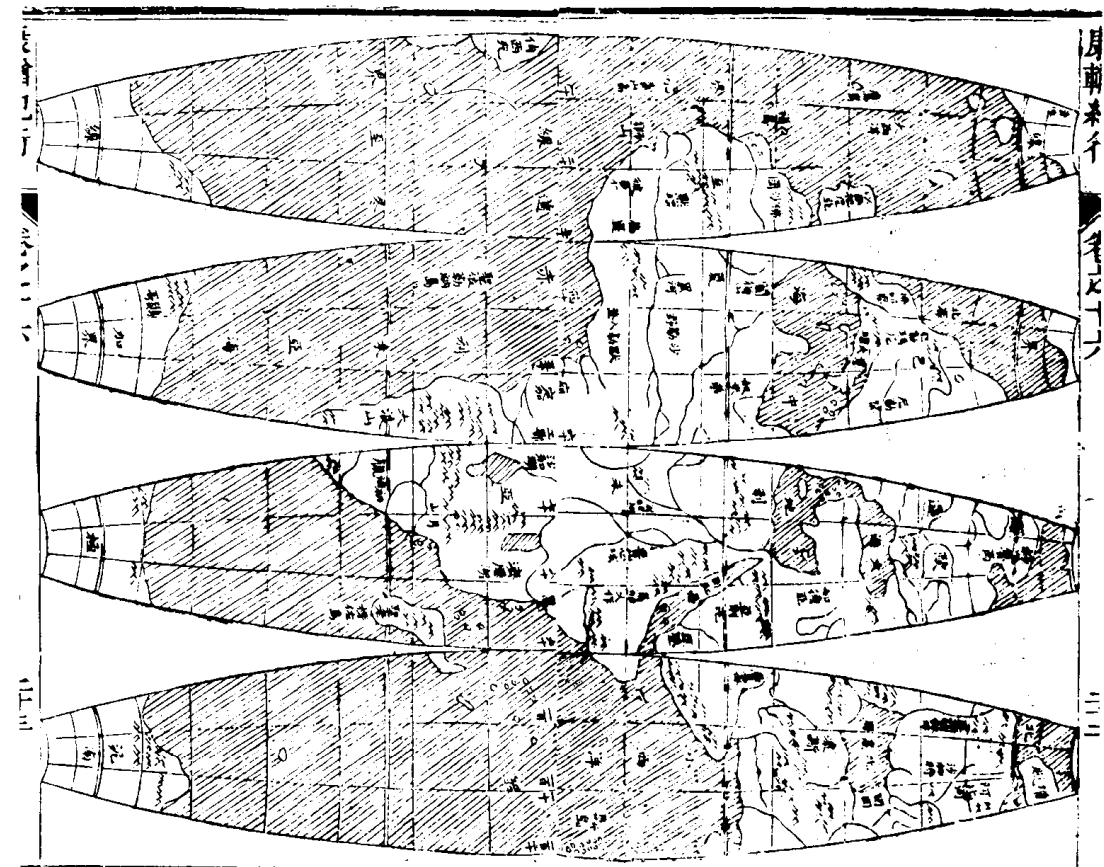
康輅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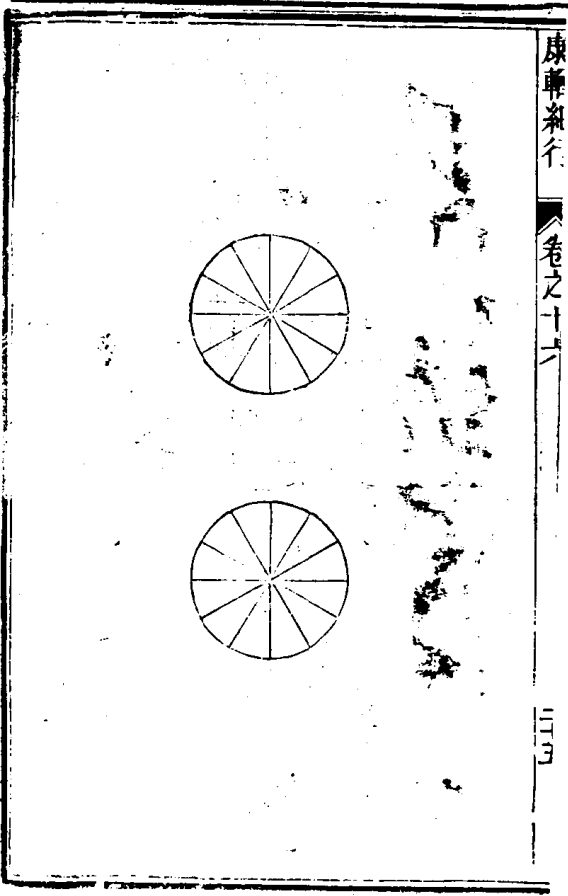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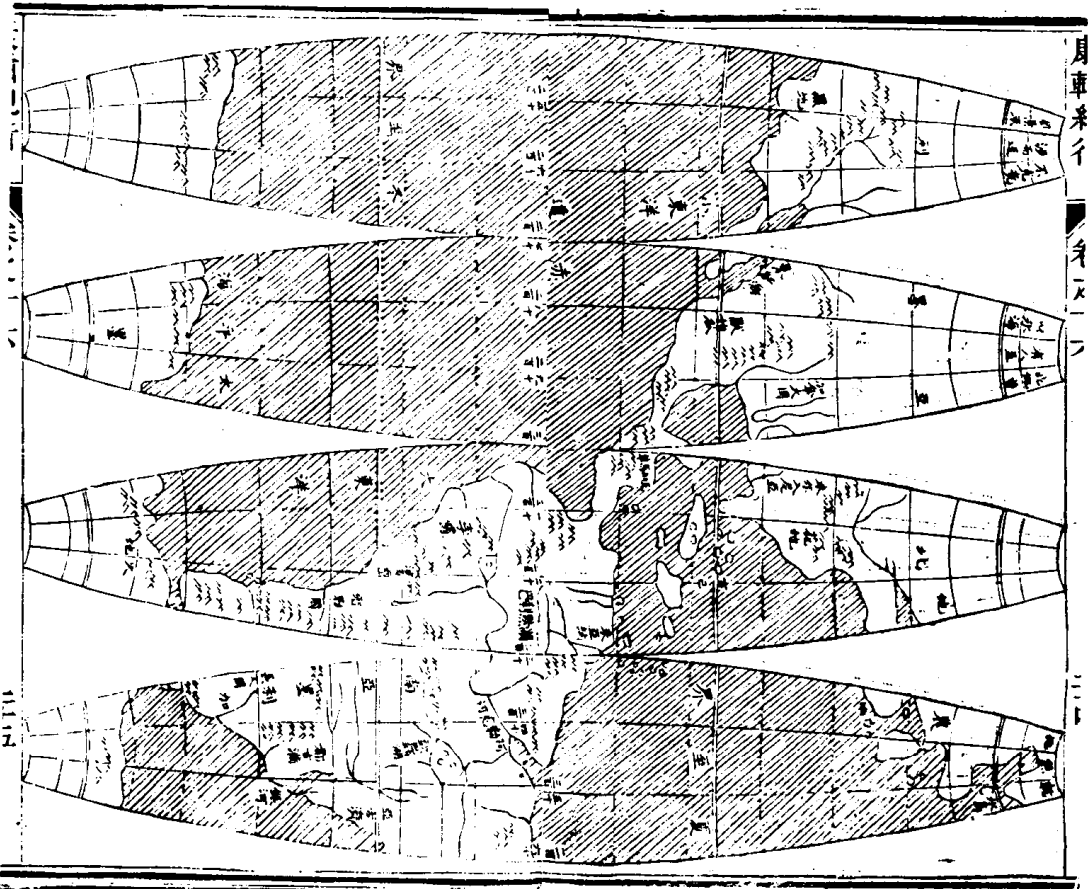
卷之十六

二十三

# 湯若望地球圖







南懷仁坤輿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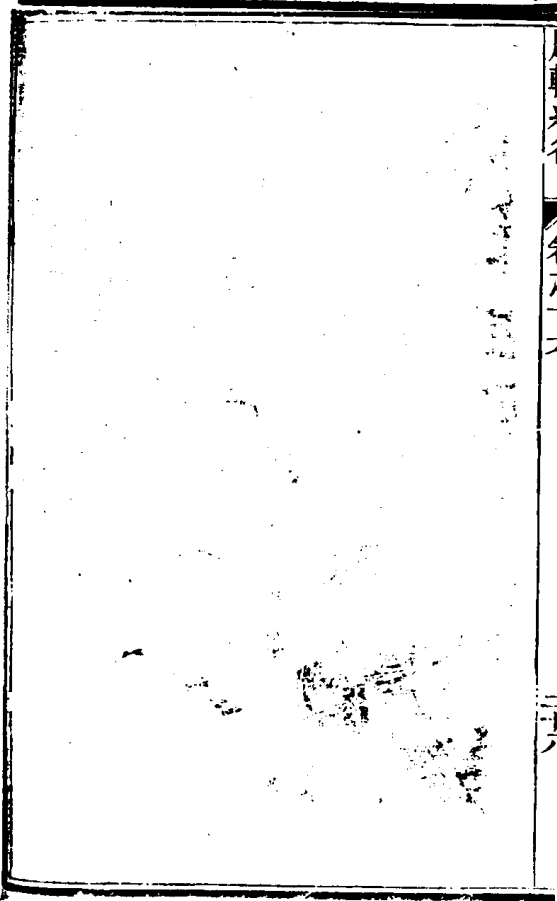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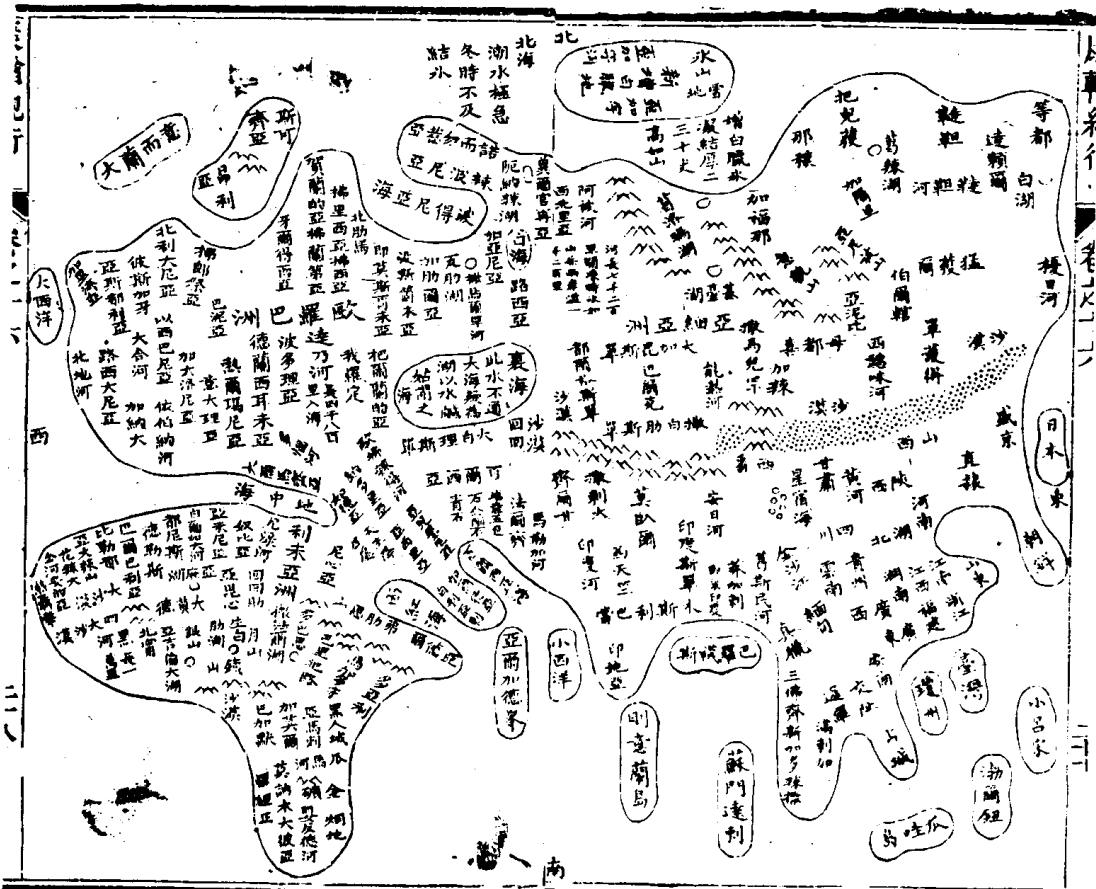
南圖凡二以亞細亞洲歐邏巴洲利未加洲三洲為一圖  
東起日本小東洋西至以西把尼亞大西洋北至冰海增  
白蠟南至則意蘭島南極下又以南北亞墨利加洲羣真  
臘尼加洲二洲為一圖蓋二洲轉出亞細亞歐邏巴三洲  
後其東接大西洋其西即接日本小東洋也地球本圓亞  
墨利加二洲之東乃亞細亞三洲之西亞墨利加二洲之  
西乃亞細亞三洲之東猶夫天文之分南北極為二圖耳  
其圖各圍圓丈有五尺山川國名異物甚多字細如蠅耳  
縮之尺幅不能全載僅擇其大而顯著者圖之故稱略云

康輿紀行

卷之十六

二十六

南懷仁坤輿圖



陳倫炯四海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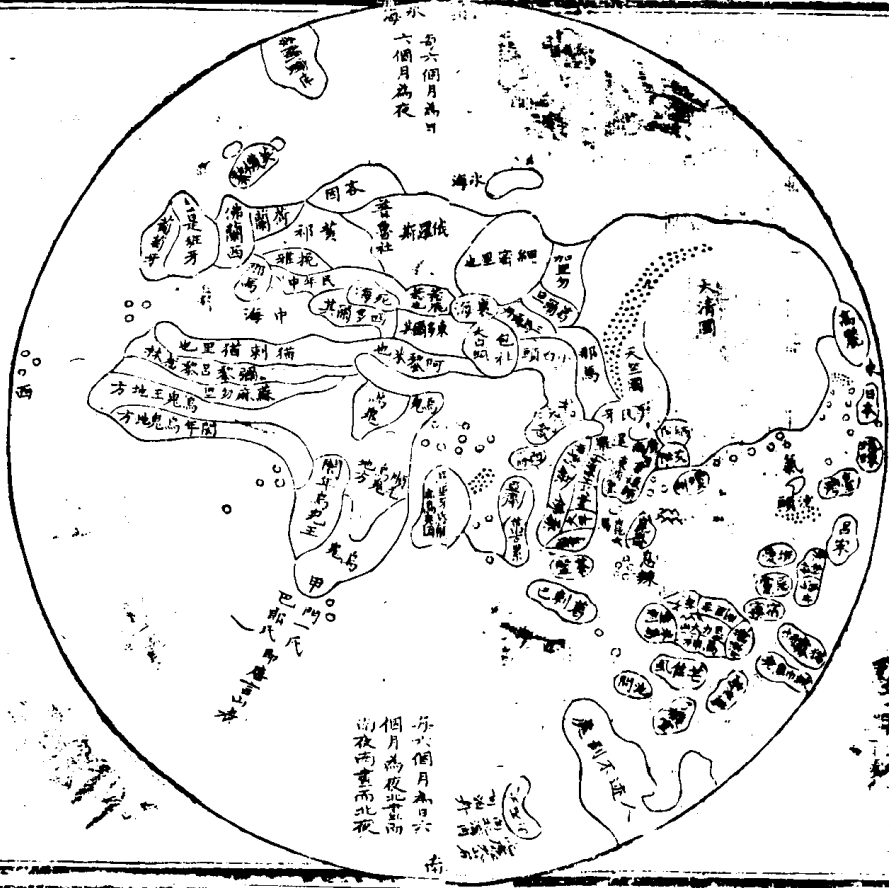
陳圖有六一曰四海總圖二曰沿海全圖三曰臺灣圖四曰臺灣後山圖五曰澎湖圖六曰瓊州圖其云沿海者指中國言之東起盛京西迄交趾其他外夷不及也四海總圖乃東至日本西至葡萄牙北至冰海南至大石山總為一圓圖不及南懷仁之詳備即異域國名地名殊異以得自海舶老商所譯語音各別之故然形勢大略亦與南同特無五洲之說耳蓋陳武人未見南圖也今依原本圖之餘五圖皆習見不具載

康輶紀行

卷之十六

二十九

陳倫炯四海總圖



每六個月為日  
每六個月為夜

每六個月為日  
每六個月為夜

夷酋顛林繪圖進呈說

顛林者英吉利酋道光二十三年犯臺灣就獲者也會五人就獲奉

上命訊其國情地去俄羅斯遠近顛林能作圖授紙筆使繪之既得其國情海陸形勢頗具乃爲說并圖進呈惜其僅知西南海陸事自俄羅斯東北未能悉也其說詳余原奏臺人已有刊本今載魏著海國圖志中茲錄原說併載此圖可與南陳二圖參閱

英吉利國又稱英機黎或作膺吃黎氏通稱紅毛在大海極西北隅四面皆海其國都名蘭鄰北枕大山名哀鄰隔海而南與賀蘭佛蘭西大呂宋鄰近相去皆千餘里又有米利堅在其西南海中相距約萬餘里國皆強大不相統

原翰紀行

卷之十六

三十一

屬惟大呂宋稍弱近中國之屬島名小呂宋者久爲英吉利所據不能爭近七十年英吉利謂其地少利呂宋始以金贖回賀蘭亦常爲英吉利侵陵倚佛蘭西爲援佛蘭西大於英吉利也然佛蘭西人不善經商今廣東貿易之夷自西洋外有英吉利米利堅賀蘭黃那佛蘭西諸國惟英吉利船多年常六七十艘諸國無公司獨英吉利有之公司者其國王自以本錢貿易故名諸國至廣東十三行商公建樓屋居之如客寓諸夷商去來無定非如大西洋之常住澳門也英吉利通商廣東自云二百餘年矣英吉利王城東西南北周六十里東南城外車行半日即海本國雖不甚大人精巧善製器械以其強點稱海中小國皆爲屬島自王城稍西海中一島名埃倫又南爲彌參喇

王城至此舟行十五晝夜彌參喇之西北一島名急時煙

士又西北爲那古士哥沙又西南爲開擊喇皆其所轄彌參喇之西南隔海一大國名米利堅即華言花旗國之北境也其北至南境陸地大於英吉利數倍船廠如之英吉利入中國必由其海面改畏之而於米利堅之東據一小島名的賒士設埠頭又於的賒士隔海相對一高山名散打連亦設一埠頭又於散打連之東名金山設一埠頭三處相望其用心之密如此義律即的賒士人也自散打連而南爲士嬌也自金山而南爲急卜碌即海國聞見錄所云呷也蓋海中大地西南一角之盡處由彌參喇至急卜

碌舟行五十日夜皆自西而南自此以後則舟行轉向東北初爲馬喇加時架更東北爲馬哩詢又東北爲息賒釐

原翰紀行

卷之十六

三十一

又北爲士葛打喇又北爲煙其東爲望邁自急卜碌至望邁舟行五十日夜更自望邁而南爲士哪又東北爲祿打喇沙北爲孟呀刺即孟加刺又東南爲磨面又南爲檳榔嶼一名新埠又東爲馬叻格即明史所云麻六甲也前明本滿刺加國爲佛郎機所滅後歸賀蘭英吉利有一地在其南名孟姑倫與賀蘭互易而有之乃於其地之西新開檳榔嶼爲大埠頭又東爲新地波自急卜碌至此本皆黑鬼地而英吉利據之總稱牛撈油華言無來由是也自望邁至新地波舟行二十五日夜其東北即近安南更舟行向東七日夜即廣東明史西洋利瑪竇言其國至中國九萬里英吉利又在其北海道可知罵哩詢之極南又有路士倫又東北有蝶士多釐耶皆英吉利屬島佔自他國以



爲聚積貿易之所謂之埠頭蓋華言也自埃倫至新地波凡二十六島皆設官主之諸島在海中相去或千里或二千里勢相聯絡其左右復有別島或自爲國或爲賀蘭及他國所屬者尙數十而以英吉利爲最此其海路之形勢也其陸路自本國外別無土地國之東北隔海而地相連者爲士祿國羅委國叻倫國顯夢國一名黃那國更東爲什卑釐國又東爲撻地釐國其北卽北海極寒冰厚二三丈盛夏不解人無敢往者其國之東南隔海而地相連者最近之東爲賀蘭國自此而南爲拳打倫國米莉菴國佛蘭西國捷羅那國布度基卽華言大西洋國也廣東澳門卽大西洋所居納稅文官名加文打華謂之番差武官名知你茹華謂之兵頭賀蘭之東迤南爲鴉沙爾國布路

康輜紀行

卷之十六

三十四

今俄羅斯之哈屯汗本大西洋國女乃前哈屯汗之外孫女也其表兄襲汗娶以爲妻然則俄羅斯與大西洋世爲婚媾英吉利本近大西洋婦人爲王其俗同人之狀貌又同則其近可知俄羅斯人有在京者傳詢當得其實然英吉利既隔海而俄羅斯尙隔黃那賀蘭佛蘭西諸國未必與英吉利交結故顯林及律比皆不知之若回部則以南懷仁及陳倫炯之圖攷之相去甚遠所隔國尤多矣至的記之東爲已羅又東爲茂加又東南爲七加喇又北爲亞巴賒又東北爲烟你士丹皆烏鬼地其自的記轉南沿海而西者爲衣接埠頭爲禮卑釐爲埃治也爲都利士埠頭亦皆黑鬼地正與海國聞見錄形勢相同顯林言伊船內本有四海各國全圖船破失水不知所在今據所能記

康輜紀行

卷之十六

三十五

沙國記利時國埃地利國大呂宋國又東爲的託國自西洋以東如大呂宋埃地利記利時布路沙至的記諸國皆沿中海此其國以東陸路之情形也問以俄羅斯及回部皆茫然不知惟言賀蘭之東北爲羅沙國又東稍南爲北叻思國與海國聞見錄載俄羅斯隔普魯社卽係黃那賀蘭之境相似乾隆年間俄羅斯女王卽西洋國之女則其相去當不甚遠特地名字音各別或卽所云羅沙卽北叻思也顯林未至東北諸國故不能明然其所繪圖與康熙年中西洋人南懷仁之坤輿圖說乾隆年中總兵陳倫炯之海國聞見錄形勢大略相同二書收入

四庫中可以參攷故大學士臣松筠嘗爲臣姚瑩言俄羅斯大臣多西洋人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貢使瑪噶爾言

至定海之統帥其人名沙連彌僕鼎查其官爲比利呢布  
 顯刺衣彌最貴一切由其調度各官雖授自國王有事故  
 則僕鼎查遣代其次主兵之官爲贊你雷其人名沙有哥  
 哈卽巴噶又主船政之官爲押米嘍其人名沙外廉巴加  
 卽思亞敕力巴敦時皆在浙江其在廈門管船者官爲善  
 用叻彌沙人名時篋又稱士勿在廣東香港者文官爲馬  
 釐士列華言馬禮遜其人名贊臣武臣爲善用哈沙其人  
 名禮也時凡管理貿易及船政官皆名甲畢丹卽明史所  
 稱加必丹末又稱急敦如華言船主也船上管黑夷者頭  
 目有正副正名沙冷副名燉底大船一正五副中船一正  
 二副小船一正二副此次至內地夷船名百餘隻其實不  
 過七十餘艘且多貿易之船配以夷官非盡兵船也又火  
 輪船亦不過十隻用以急遞信息爲諸船導引黑夷皆雇  
 自諸島月給工費番銀二三元至七八元不下數十萬其  
 官自僕鼎查年給俸銀三萬元以等遞減小者亦數百元  
 凡造一船費數萬計礮械火藥費用尤多閉市後洋貨不  
 售有私售者貨價大減用兵日久復多喪失亦自苦之其  
 女王之出戴金絲冠四面綴珠身衣紅色多羅連長袍或  
 羽毛爲之胸前繫金珠爲飾乘大馬上用平鞍後有靠背  
 左右扶手前後隨者有步有騎夷人見王不跪惟免冠手  
 拔額上毛數莖投地爲敬其國人肌膚皆白長身貓睛高  
 鼻類在京之俄羅斯而髮拳黃故稱紅毛亦有肌白而髮  
 黑者不貴也初奉佛敎後奉天主教淨髭鬚其產鴉片煙  
 土者凡三處一爲的記二爲望邁皆出小土每塊重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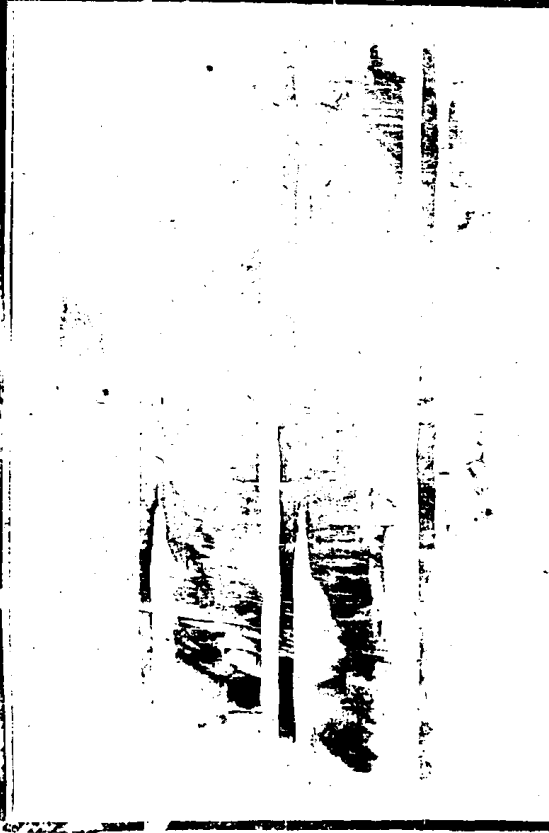
康輜紀行 卷之十六

三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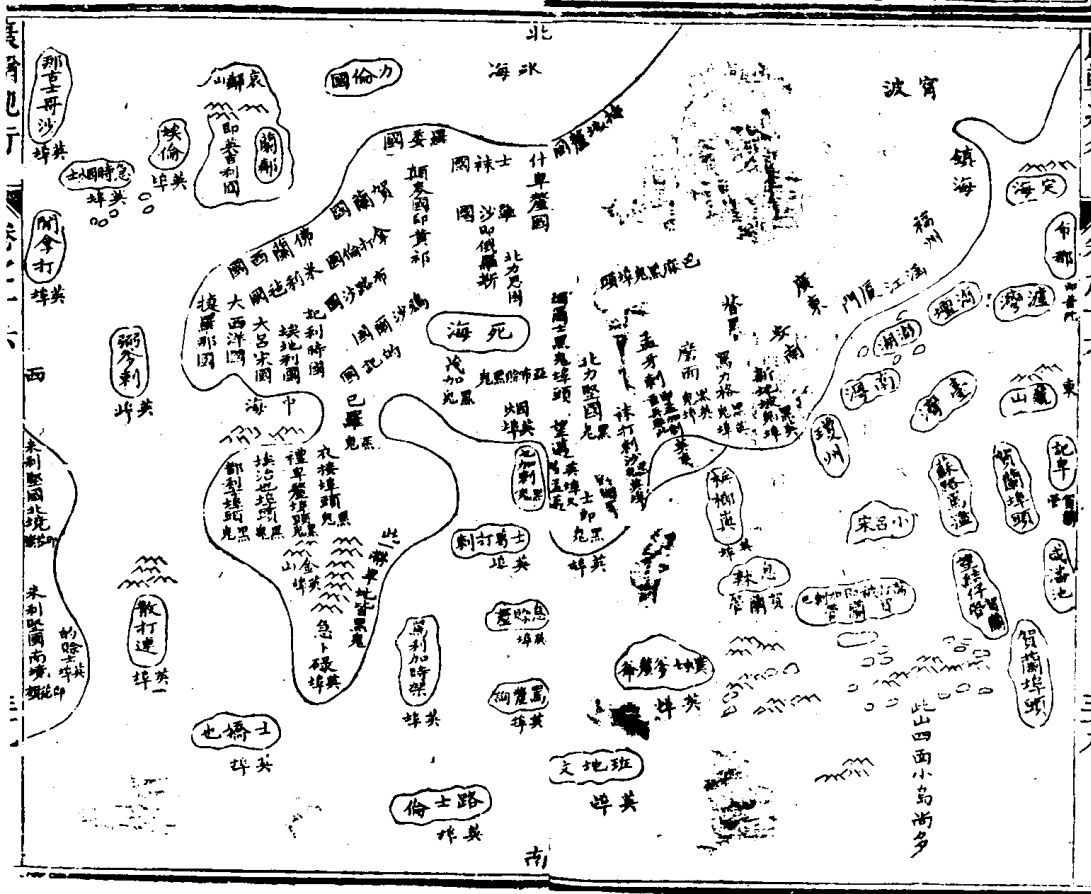
兩惟孟加刺出次土每塊重四十五六兩海外諸國皆以  
 其所有易其所無自洋布多羅連羽毛紅木紫檀花梨冰  
 片龍涎香海參燕窩丁香油之類數十種鴉片特其一而  
 望邁孟加刺皆英吉利埠頭故其國貨船此物獨多各國  
 人皆不食卽英吉利亦自不食惟華人及黑夷多嗜之凡  
 貿易諸船皆商賈自爲之王收其稅亦有領國王本錢者  
 謹據夷囚顯林律比供及圖證以諸書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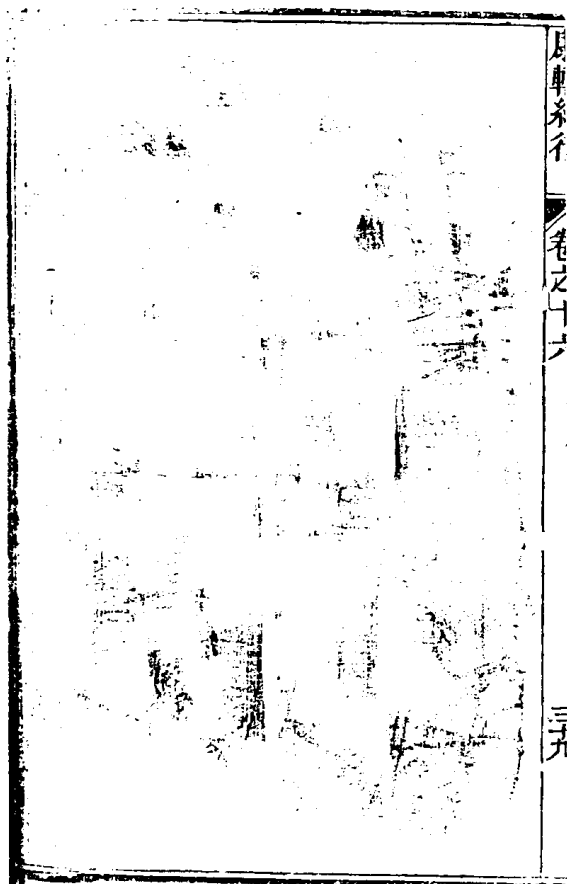
康輜紀行 卷之十六

三七



# 夷酋顛林輿圖





康輜紀行

卷之十六

三十九

李明徹地球正背面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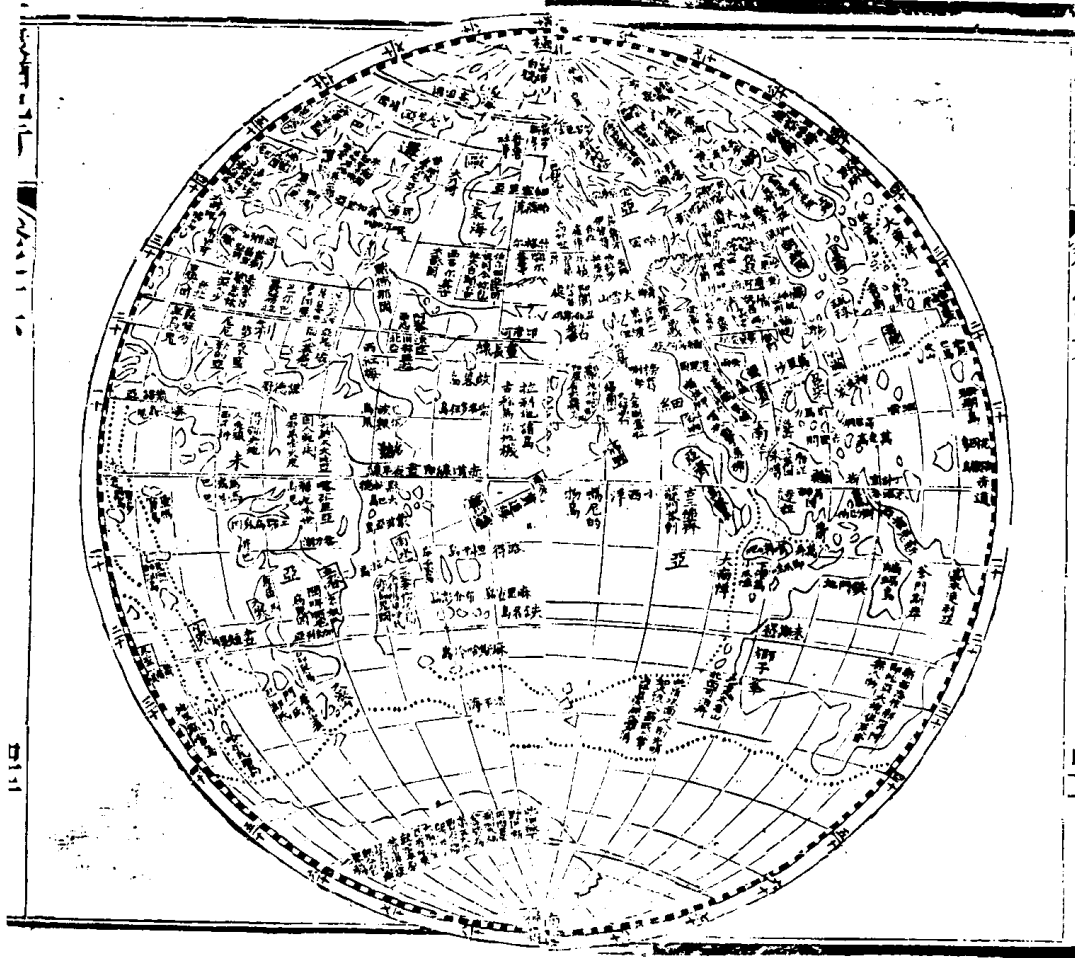
粵人李明徹字青來著圖天圖說三卷有地球正面背面二圖蓋粵人多通習西洋人說以澳門為諸國夷舶所集通譯者多故也其圖亦以周天三百六十度割圖為之亦著赤道晝長晝短三線所載外洋諸國不及南懷仁圖之詳而形勢無異今載之以備參考近南北極處圍線甚狹諸國不能容寫閱者以意會之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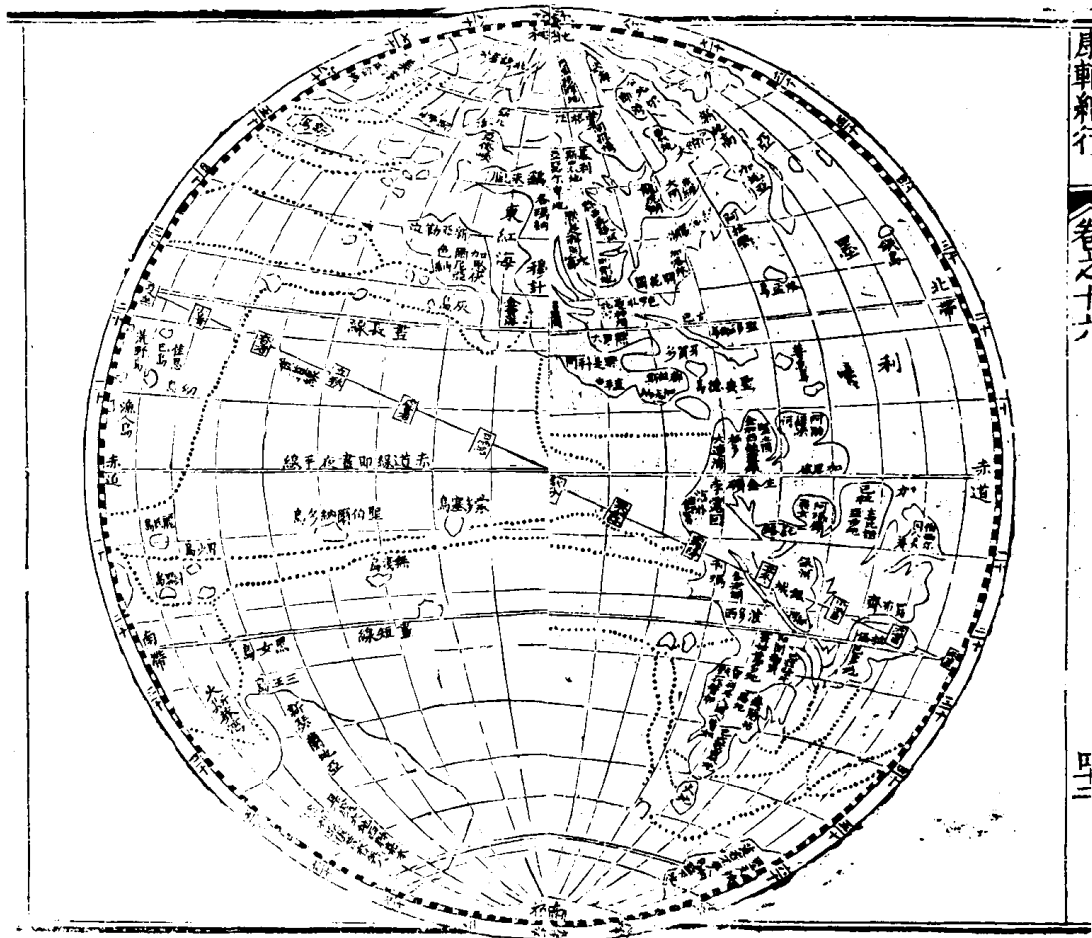
康輜紀行

卷之十六

四十

# 李明澈地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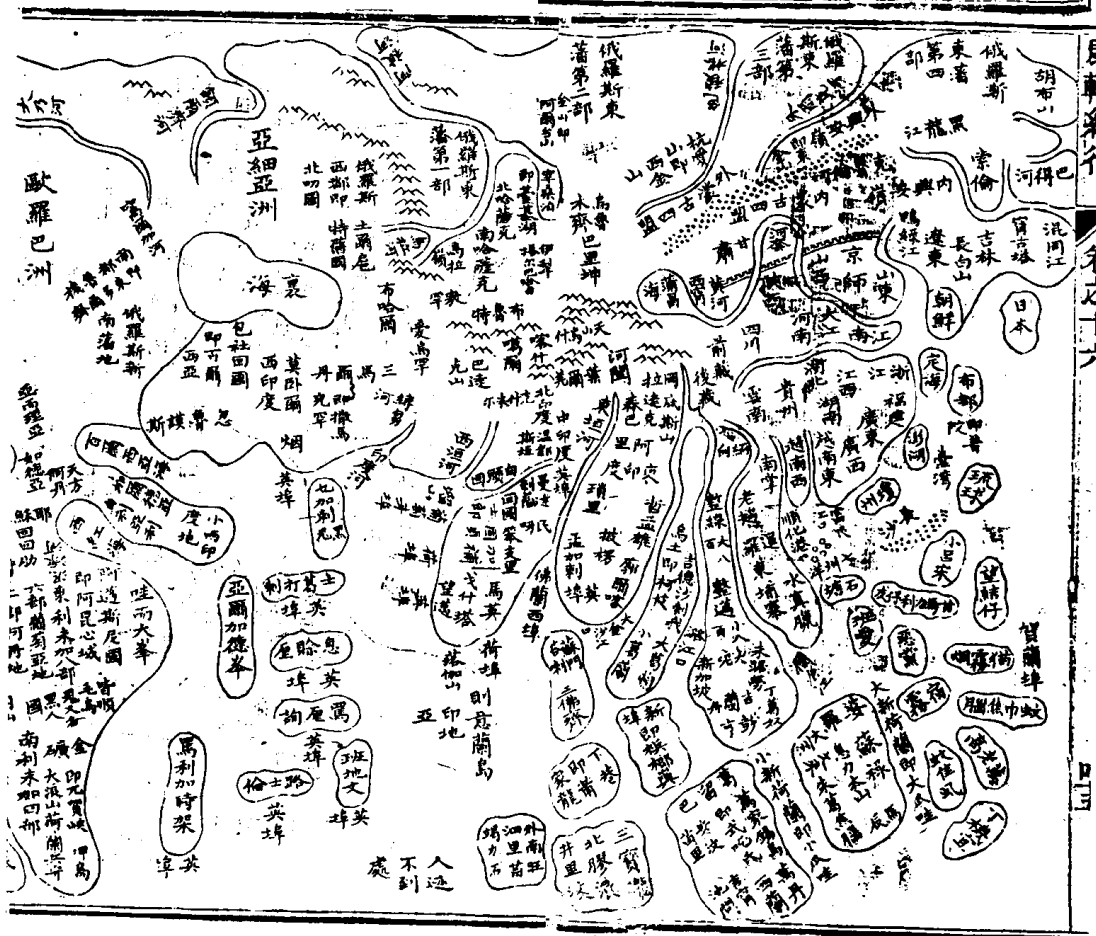
今訂中外四海輿地總圖

前載諸圖方位大畧彷彿而國名地名互有異同或此有彼無余更取魏默深書以今時地名參互考訂之作此圖其不備者可按原書明乎此然後四海萬國具在目中足破數千年茫昧異時經略中外者庶有所裁焉余尚有英夷諸國圖冊俟得通夷文者譯之詳加釐正俾無舛誤其所裨益當何如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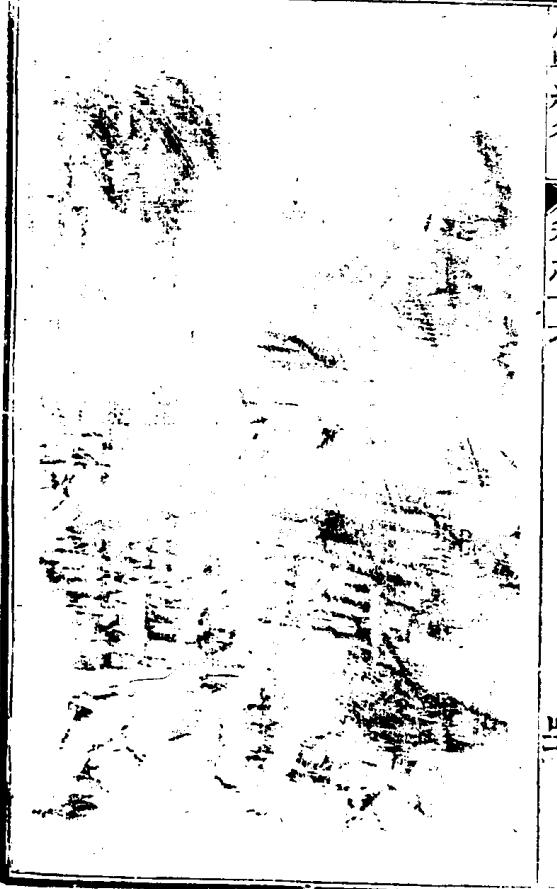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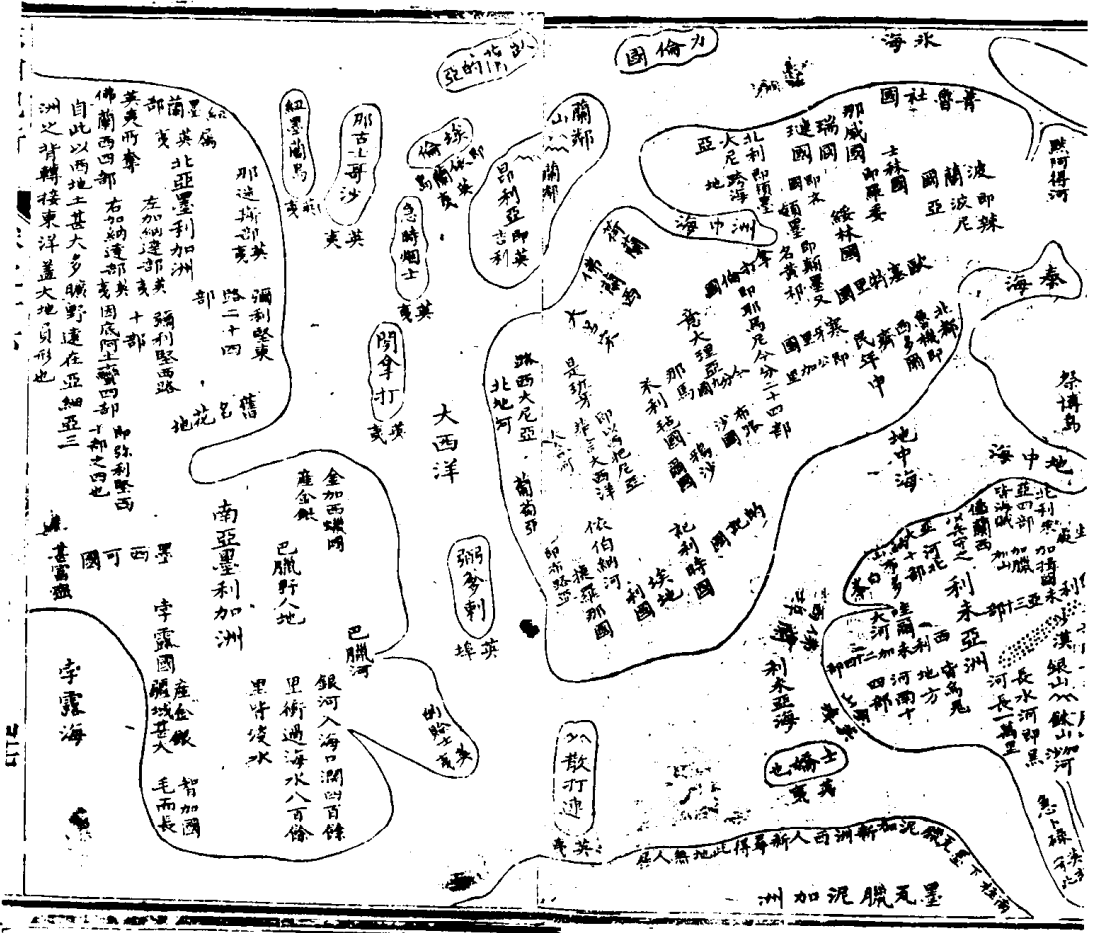
南懷仁圖有地中海東自如德亞西至布路亞橫互幾及萬里歐羅巴洲在其北岸利未亞洲在其南岸蓋大西洋海水之橫入地中者也西洋入地中海其口外有巴爾德大峽海舟至地中海出入皆經此峽惟如德亞在其東盡聯貫二洲陸地東西約二千里如德之東即西紅海則南康輅紀行 卷之十六 四十四

洋海水之汎也大西洋諸國海舟至東南二洋諸國須遠利未亞一大洲道遠二萬餘里故每以如德亞之閒隔為恨又有洲中海者在歐羅巴洲西北境內小於地中海寒牙里耶馬尼領墨荷蘭佛蘭西諸國在其南岸緩林那威瑞國跨海地領墨國跨海地璉國皆在其北岸此洲中海更東盡於南都魯機為泰海歐寒特里國在其北岸翁加里國南都魯機在其南岸又有裏海者在亞細亞洲境內四面不通外海俄羅斯在其北敖罕在其東巴耐回國在其南南都魯機在其西明乎二洲境內有此三海然後沿海諸國可得而求矣亦猶中國言地理者當明四瀆也

# 今訂中外四海總圖







康維紀行  
卷之十六

新疆南北兩路形勢圖說

新疆之地南北兩路皆以伊犁為總匯重地天山北路以塔爾巴哈台為極邊其北邊外與哈薩克接界天山南路以喀什噶爾葉爾羌為極邊其西邊外為敖罕及巴達克山諸國界天山北路本準部見魯特之種南路自哈密以西皆回部也準噶爾之種自大兵剿滅後今其餘存之反魯特皆昔為準噶爾所虐賴

天朝出水火而覆轡之者久已傾心服役無他獨回部之酋自大小二和卓木為隋唐之世始創回教諱罕默德之三十世孫其高祖瑪墨特者當明之末年遠從天方東踰蔥嶺至喀什噶爾與教諸回部翕然從之一如蒙古之崇信刺麻而實非其種類也和卓木者回子尊奉之稱如華康翰紀行 卷之十六 四十六

言聖裔耳大和卓木布那敦一作波羅尼都小和卓木霍集占先為準噶爾所囚

天朝拯而出之不知感德反行叛逆大兵既誅之撫眾回部與齊民無異亦皆安堵百餘年矣而布那敦之子有逃匿邊外諸回國者眾以為瑪墨特之裔皆保護之故敖罕於道光六年復助布那敦之孫張格爾為逆張逆旋已伏誅矣道光二十二年敖罕會長亦為西域大國布哈爾一作布爾所滅而布那敦之支種猶有存者在諸回部中時復煽惑回眾云然助張逆者敖罕之酋也布哈爾既滅敖罕虜其酋長實嘗告捷於卡倫若乘此遁好于布哈爾而控馭之得布那敦之遺種而區處之西邊庶可以久安矣乎自京師西至蘭州三千八百八十五里又西二千二百四

十里出嘉峪關外為安西州又西九百里至哈密哈密北行過大雪山名騰格里山即古之天山也其山互數千里西接蔥嶺南入痕都斯坦山莫大于此故古以天山名之山以北自巴里坤至伊犁皆舊準部山以南皆回部也哈密西行天山南路七百七十里至關展又西二百餘里為土魯蕃又西八百餘里為庫車又西六百餘里為阿克蘇又西二百餘里為烏什自烏什而南八百餘里為和闐烏什西南九百餘里為葉爾羌烏什西南稍北又九百餘里為英吉沙爾自烏什西南又稍北九百餘里為喀什噶爾此其遠近之形勢也哈密以西諸城皆鎮以防兵設參贊辦事領隊大臣是為鎮城本回城之大者皆以重兵守之其左右仍各有回城參錯以居回子又有布魯特一種在康翰紀行 卷之十六 四十九

諸回城西北與回子素仇皆游牧于西北諸回城之間此皆可為我用以制諸回者也阿克蘇以東皆安靖烏什以西諸城最易反覆有事則伊犁西踰冰山出阿克蘇以應之諸城只宜自為防守不能恃為應援也自哈密而北踰騰格里山三百里為巴里坤巴里坤西二百里為古城又西五百里為烏魯木齊又西千數百里則伊犁矣塔爾巴哈台又名雅爾在伊犁之北一千九百里其西北邊外皆哈薩克界也自伊犁而西約二千里南踰冰山可至喀什噶爾及阿克蘇一帶故東以哈密為通衢西則以阿克蘇為開道焉總而論之新疆北盡俄羅斯界東盡喀爾喀界西盡布魯特界南盡烏斯藏界及青海東西七千餘里南北三千數百里此其大略也今自京師至

葉爾羌并西北諸部爲二圖于左皆依  
皇朝輿地全圖而兼採諸家之說云

北邊口外自盛京吉林黑龍江不紀外以八旗蒙古爲首  
蓋有內外旗之別內旗者科爾沁等四十九旗札薩克王  
公是也外旗者喀爾喀七旗札薩克王公是也內札薩克  
四十九旗本元世後裔共有六盟游牧均相聯絡其極東  
界連盛京吉林者爲科爾沁扎薩特等十旗謂之哲哩木  
盟迤西則有喀喇沁土默特等五旗謂之卓索圖盟其游  
牧南與山海關外老邊九關臺及關內喜峯口接西與熱  
河圍場東崖口接又圍場東北有巴林奈曼敖罕翁牛特  
克什克騰等十一旗謂之招烏達盟迤西轉南與直隸張  
家口外察哈爾八旗蒙古界接有烏竹木親霍齊特阿巴  
康輶紀行 卷之十六 五十

噶那爾宿尼特等十旗謂之錫林果勒盟又西南與山西  
歸化城土默特八旗界連爲四子部落烏喇特茂明安等  
六旗謂之烏蘭察布盟又西南與陝甘界連爲鄂爾多斯  
等七旗謂之伊克格盟此即明之河套西通甯夏者也近  
甯夏有阿拉善厄魯特親王一人其游牧遙通青海此爲  
內八旗之極西邊者矣至喀爾喀者其全部環包六盟游  
牧之外亦元之後裔也本兄弟七人分居大漠謂之七旗  
自康熙二十七年喀爾喀全部內附乃定制以一札薩克  
爲一旗凡四部八十札薩克是爲八十旗其游牧在阿拉  
善北與科布多邊地相近者爲札薩克圖汗部東爲三音  
諾顏部又東爲土謝圖汗部又東爲車臣汗部自此南與  
錫林果勒盟游牧界接東與黑龍江將軍所轄呼倫貝爾

索倫達呼爾界接右內外旗凡六盟四部均有特授之正  
副盟長其外則俄羅斯矣

西域自漢唐之世皆隸王官皆嘗設都護以鎮撫之元代  
悉以皇子分藩諸部當時區地皆極分明而後之學士文  
人罕所討論元世地志尤爲荒略漢書西域傳所載諸國  
今在何處未有確然指證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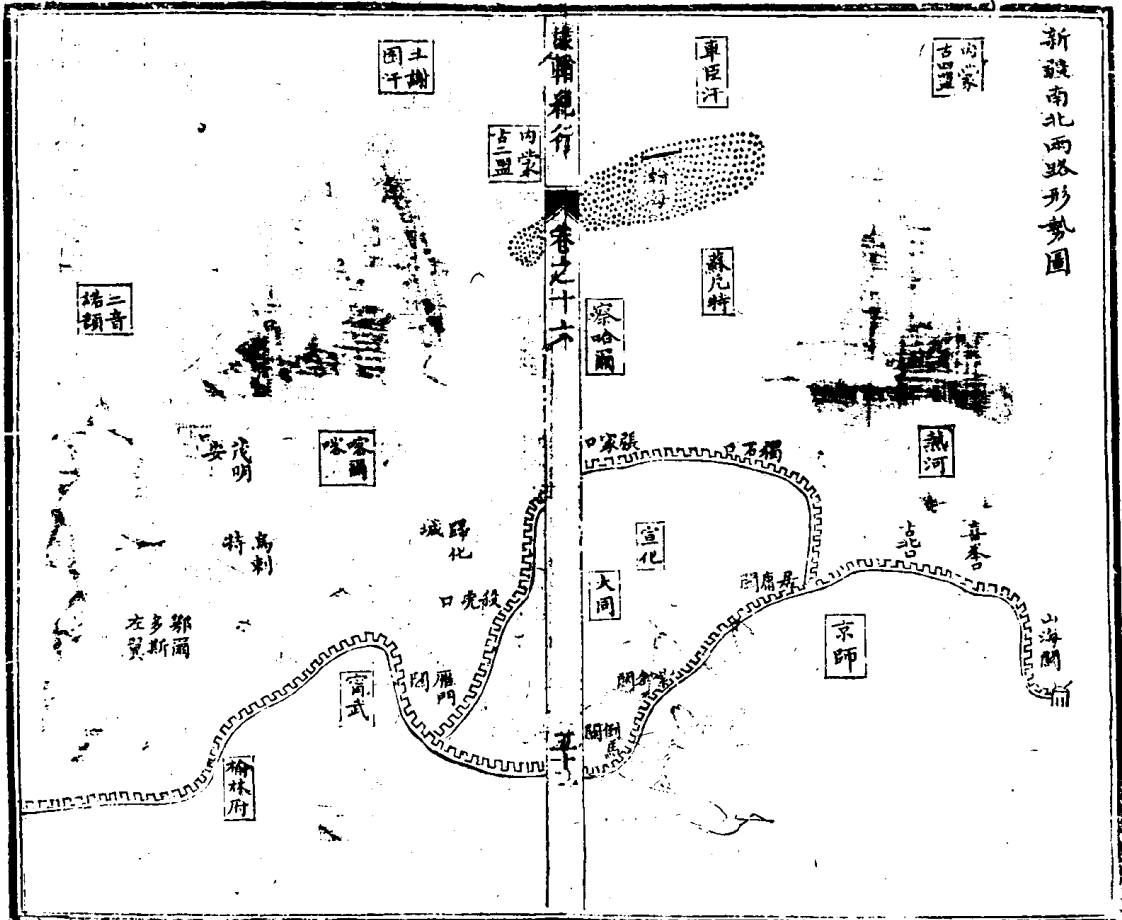
本朝底定新疆後乃遣大臣馳往勘其道里疆域山川使  
儒臣蒐討而考證之

欽定西域圖志貫串漢唐大約今之伊犁當古之烏孫今  
之吐魯蕃當古之車師前王庭今之烏魯木齊當古之車  
師後王庭今之塔爾巴哈台當古之北匈奴今之左中部  
哈薩克當古之康居今之右部哈薩克及安集延敖罕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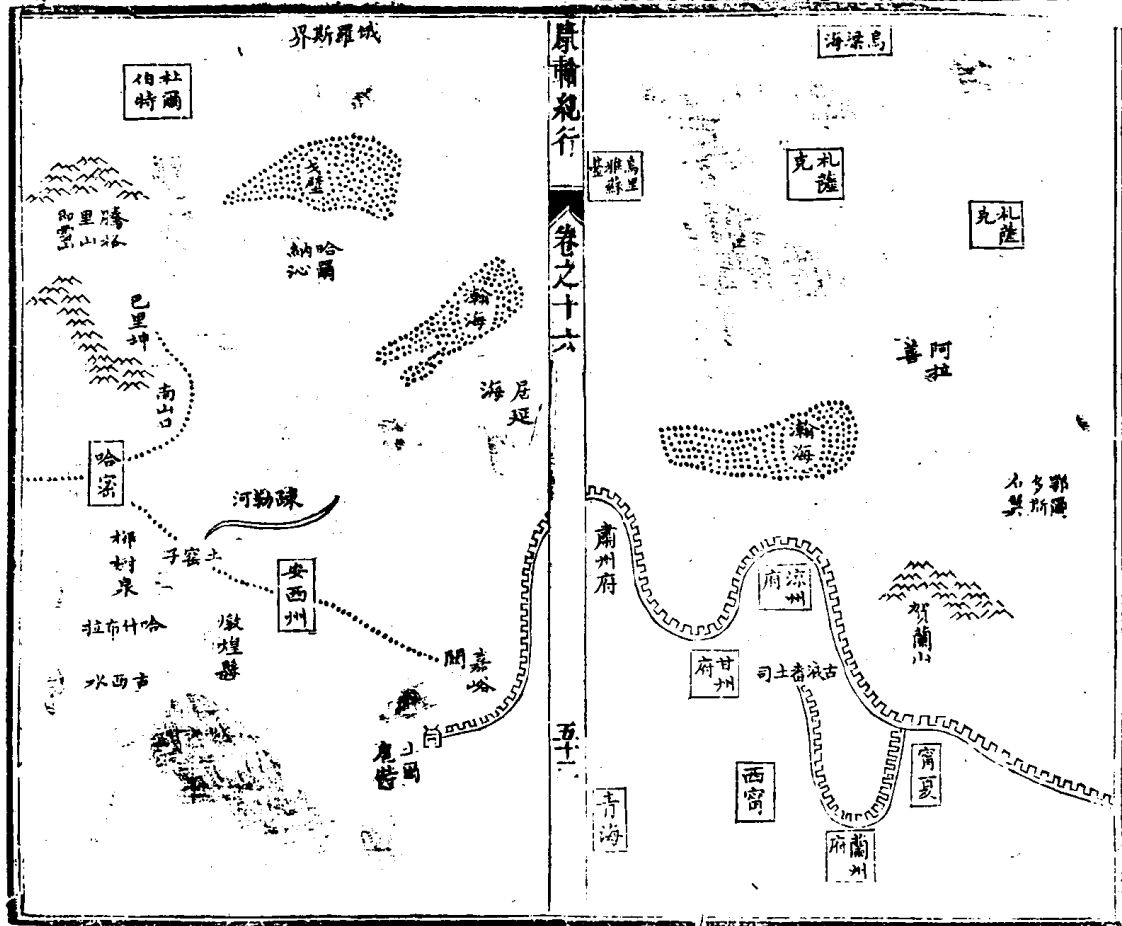
康輶紀行 卷之十六 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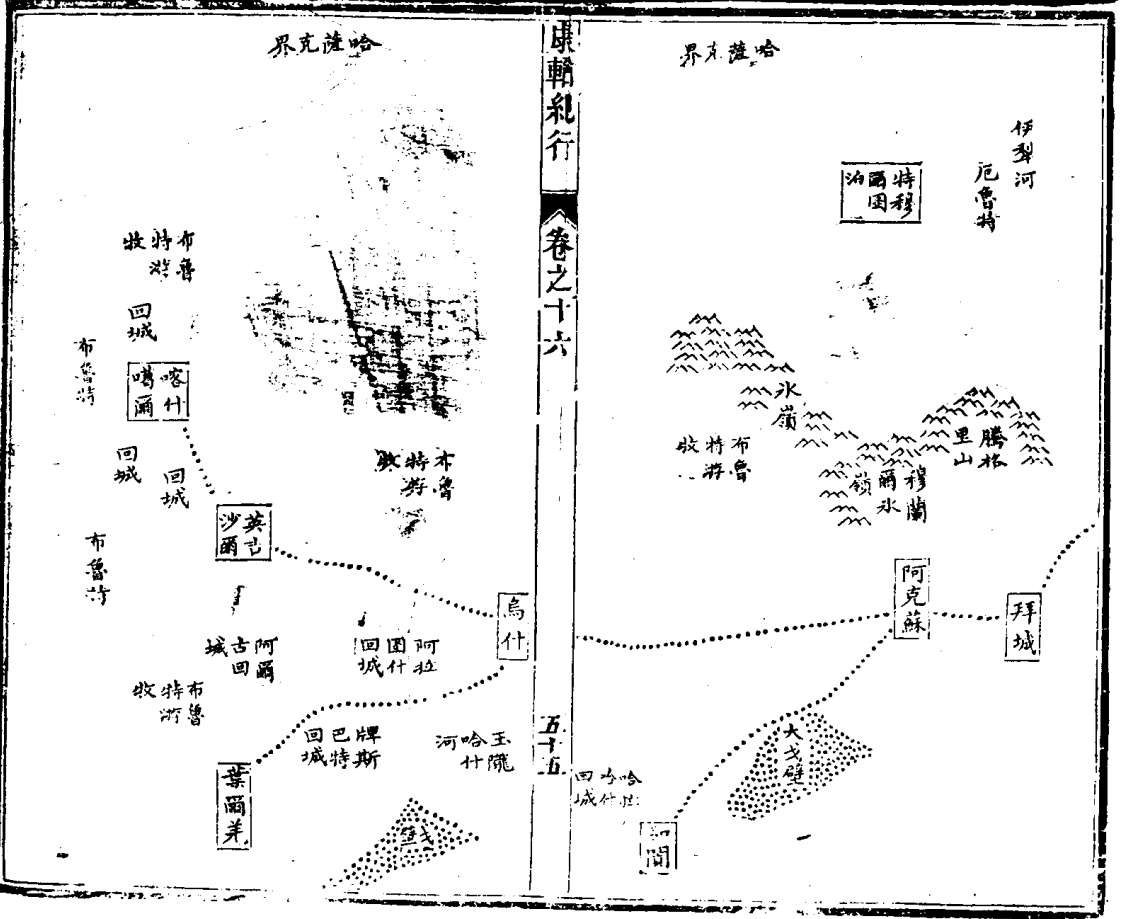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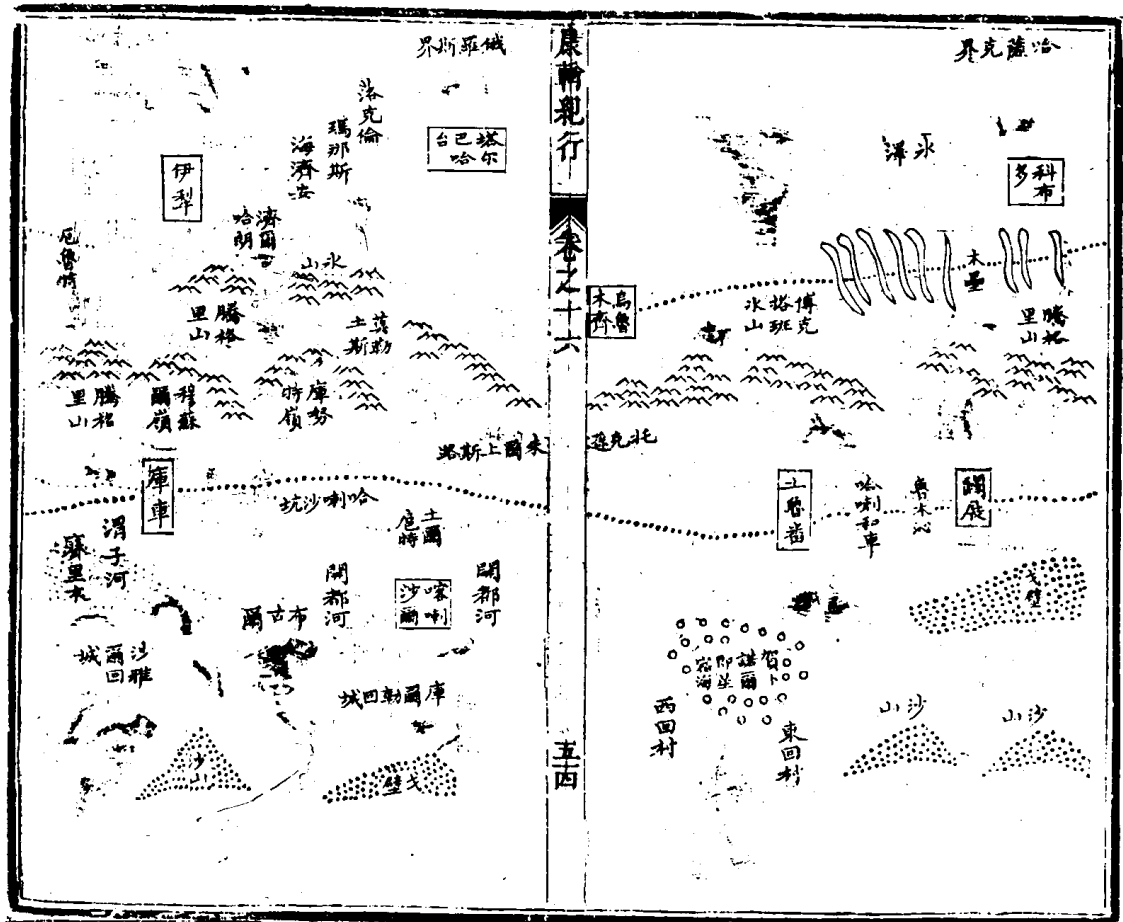
古之大宛今之喀葉二城當古之疏勒高車諸國今之布  
魯特當古之循休捐毒今之巴達克山當古之烏秣今之  
愛烏罕當古之大月氏殆其然也

新設南北兩路形勢圖



邊疆總行 卷之十六





西邊外蕃諸國圖說

皇朝一統輿地全圖不載邊蕃外國更無論未與

朝貢之地矣其遠者尚可姑置勿論若其近邊諸國時或  
侵擾于我或臣服于我烏可不悉其情形以求撫馭之宜  
耶七椿園作西域圖見錄頗及外藩而不能詳其所在亦  
時有傳聞之誤

皇朝文獻通考四裔考中所載為詳而能實言近邊諸國  
之方位遠近者則莫覈于西域水道記按水道記曰塞勒  
庫勒在葉爾羌城西八百里為外蕃總會之區達外蕃凡  
三道自塞勒庫勒南十四日程曰巴勒提又東南一日程  
至其屬邑曰哈普倫哈普倫南十六日程曰土伯特則藏  
地由巴勒提西南行二十九日程曰克什米爾地出呀囉  
康輜紀行 卷之十六 五十六

紙又西南四十三日程曰痕都斯坦善鑊玉以上皆各自  
為部不相屬自塞勒庫勒西五日程曰黑斯圖濟又西南  
三日程曰乾竺特歲貢金一兩五錢又西四日程曰博洛  
爾其地南即巴勒提會貢劍斧七首乾竺特西北九日程  
曰拔達克山其汗素爾坦沙獻霍集占首貢刀斧八駿又  
北五日程曰塔木干又北三日程曰差雅普又西南三日  
程曰渾渚斯又西北三日程曰塔爾罕與噶斯呢為鄰自  
黑斯圖濟至塔爾罕皆噶勒察種也博洛爾西二十日程  
曰愛烏罕亦曰喀布爾乾隆二十七年其酋愛哈默特沙  
攻痕都斯坦殺其汗其子逃竄愛哈默特沙取札納巴特  
賊以伯克守之自居拉固爾城又統兵至固珠喇特攻克  
仁米爾執其頭目塞克專二十八年貢刀及四駿其屬邑

曰拉虎爾距葉爾羌六十二日程自塞勒庫勒北三日程  
曰滾又西北二日程曰幹罕又西北二日程曰差特拉勒  
分二道北一日程曰羅善西一日程曰克什南乾隆中有  
與葉爾羌阿奇木伯克鄂對為仇肆兇暴名曰沙關機者  
即克什南頭目也又西北二日程曰達爾瓦斯自滾以下  
亦噶勒察種達爾瓦斯北為喀爾提錦部布魯特羅善北  
為霍汗霍汗城東南距塞勒庫勒十日程其屬城曰瑪爾  
噶浪在東北一日程曰安吉延在東北三日程曰窩什在  
東南八日程曰納木干在西南二日程曰塔什罕在西北  
四日程曰科拉普在西北五日程曰霍占在西南五日程  
其大伯克自稱曰汗居霍罕城其塔什罕城舊為舍氏和  
卓與摩羅沙木什二人分治舍氏和卓漸強摩羅沙木什  
康輜紀行 卷之十六 五十七

被其侵奪詎霍汗乞師復還侵地舍氏和卓又會西哈薩  
克攻殺摩羅沙木什二子額爾德尼遂攻塔什罕不色勒  
來援哈薩克後得之終入霍罕霍罕與回部分界處有二  
嶺曰噶布蘭曰蘇提布拉克額德格納部布魯特居之嶺  
東為回部嶺西為霍罕西十五日程曰布哈爾亦大國東  
南距塞勒庫勒三十二日程曰拜爾哈在東北三日程曰  
噶斯呢在西南十日程曰坎達哈爾在西南廿日程瑩按  
此云霍罕蓋即敖罕又名浩罕自瑪爾噶浪至霍占等即  
所稱敖罕八城也逆回張格爾遺孽所居即此地或云張  
格爾孀教罕女也遺孽未除不可不留意焉今據此記繪  
具西域近邊屬國一圖  
水道記言西邊外屬國詳矣新疆識略云距葉爾羌十三

站者曰瓦罕曰綽禪曰赫斯圖濟距葉爾羌十五站者曰沙克位曰什克南曰羅善曰乾竺特距葉爾羌十八站者曰達爾瓦斯曰窩什距葉爾羌二十站者曰博羅爾曰巴爾替距葉爾羌二十三站者曰哈普隆曰瑪爾噶朗曰依色克距葉爾羌二十七站者曰納木干曰塔什干距葉爾羌三十站者曰霍占曰科拉普曰塔爾罕曰渾渚斯曰鄂勒堆拍距葉爾羌三十七站者曰濟雜克曰拜爾哈距葉爾羌三十九站者曰圖伯特即西距葉爾羌五十站者曰噶斯呢距葉爾羌六十站者曰坎達哈爾距葉爾羌六十二站者曰拉虎爾雖通貿易不能自達于天朝或即各大國之附庸右說可補水道記之所未及當參考之

康輅紀行 卷之十六 五十六

哈薩克分左右三部左部在準噶爾西北右部在準噶爾西皆北界俄羅斯東去塔爾巴哈台南去伊犁皆千里其左部曰鄂爾圖玉斯東西千里南北六百里環境皆山西北境曰伊什河地苦寒其汗惟盛夏居之餘時逐水草遊牧廣莫蕃茂谷量牛馬風俗物產文字略同準部其右二部曰齊齊玉斯曰烏拉玉斯亦稱中部西部其地東南接準部南接布魯特安集延納木干諸部西南踰塔什干西六百餘里地在葱嶺上游有哈喇庫勒即釋典所謂阿耨達龍池蓋崑崙之巔也其哈沙斯河錫爾洽河之間岡嶺綿亙北爲騰吉斯大澤尙有北境接俄羅斯至今未通中國

布魯特分東西兩部東部五西部十有五東部在天山北準

部之西南近葱嶺距伊犁千四百里每部長皆以鄂托克爲名舊游牧于特穆圖泊左右爲準部所迫西遷寓安集延王師定伊犁始復故地其西十五部則在天山南回部喀什噶爾城西北三百里道由鄂什踰葱嶺而至其部落每部所轄或二百餘戶或七百餘戶或千有三百餘戶乾隆中共二十餘萬口今殆倍之矣皆以額德納部長之逐水草游牧衣冠風俗同東部

敖罕葱嶺以西回國也有四城俱當平陸最西爲敖罕城亦曰浩罕又作霍罕其渠居之最東曰安集延與布魯特毗連去喀什噶爾城五百里好賈遠遊徧南北二路從安集延西百八十里爲瑪爾噶朗城有二萬餘戶又西八十里爲納木干城萬餘戶納木干一日奈曼又西八十里爲

康輅紀行 卷之十六 五十七

敖罕城三萬餘戶皆濱那林河岸四城皆有伯克而敖罕城額爾德尼爲之長又有塔傑于等城以三和卓分轄其眾亦附庸于敖罕故亦稱敖罕八城然塔什干乃哈薩克族實不盡屬敖罕也其西又有布噶爾國環之世爲勅敵敖罕風俗略同南路諸回城而鸞勇倍之

巴達克山扼葱嶺之右去葉爾羌千有餘里西北至伊西洱河有城郭負山扼險戶口十餘萬乾隆二十四年逆回會霍集占兄弟爲王師所敗西奔巴達克山詭言假道往墨克國謁其教祖而縱兵肆掠其會素爾坦沙因執博羅尼都而以兵攻圍霍集占會而拘之副將軍富德進軍瓦漢城移檄索賊素爾坦沙以逆會與已同牌罕巴爾之裔欲縛獻恐爲諸部所責既而霍集占復陰約塔爾巴斯國



使攻巴達克山而痕都斯坦國亦興兵謀奪霍集占兄弟  
太軍又煙境檄索乃圍霍集占兄弟于密室殪之而馳獻  
其馘率所部計萬戶及鄰部博羅爾三萬戶納款乾隆五  
十年尙入貢云

愛烏罕在巴達克山之西大回國也有三大城曰喀賓曰  
堪達哈曰默沙特其喀賓城三面皆山堪達哈城四面依  
山其汗所都默沙特城舊屬伊蘭部爲愛烏罕所并遂兼  
治三大城每城相距皆二十餘程地廣數千里北界布噶  
爾南界痕都斯坦東界巴達克山勝兵十有五萬惟火銃  
刀矛無弓矢重農桑鮮物采商旅罕至自兼并痕都斯坦  
後于是金絲之緞工鑊之玉奄豎傳令聲明文物出諸國  
上乾隆二十七年入貢爲中國回疆最西之屬國于古爲

康輶紀行

卷之十六

本

大月氏境再西爲默克等部即回教祖國中隔沙漠過此  
卽海南有思布部落過此亦海皆古安息條支境域然其  
海皆西人所謂地中海非大西洋之海也以上見新疆識  
略及松相國奏回疆事宜兼西域圖志

克什米爾在巴達克山之南七椿園曰距葉爾羌西南馬  
行六十餘日中隔冰山回子一大國也其人深目高鼻黃  
睛多鬚衣圓領窄袖稱其君曰汗所屬回眾數十萬戶余  
按卽古北印度地

多資舟楫往來所轄大小回城百有數十亦回子一大國  
也余按此地卽古之中印度北核布哈爾今爲布哈爾兼  
并其北境英吉利據有其南境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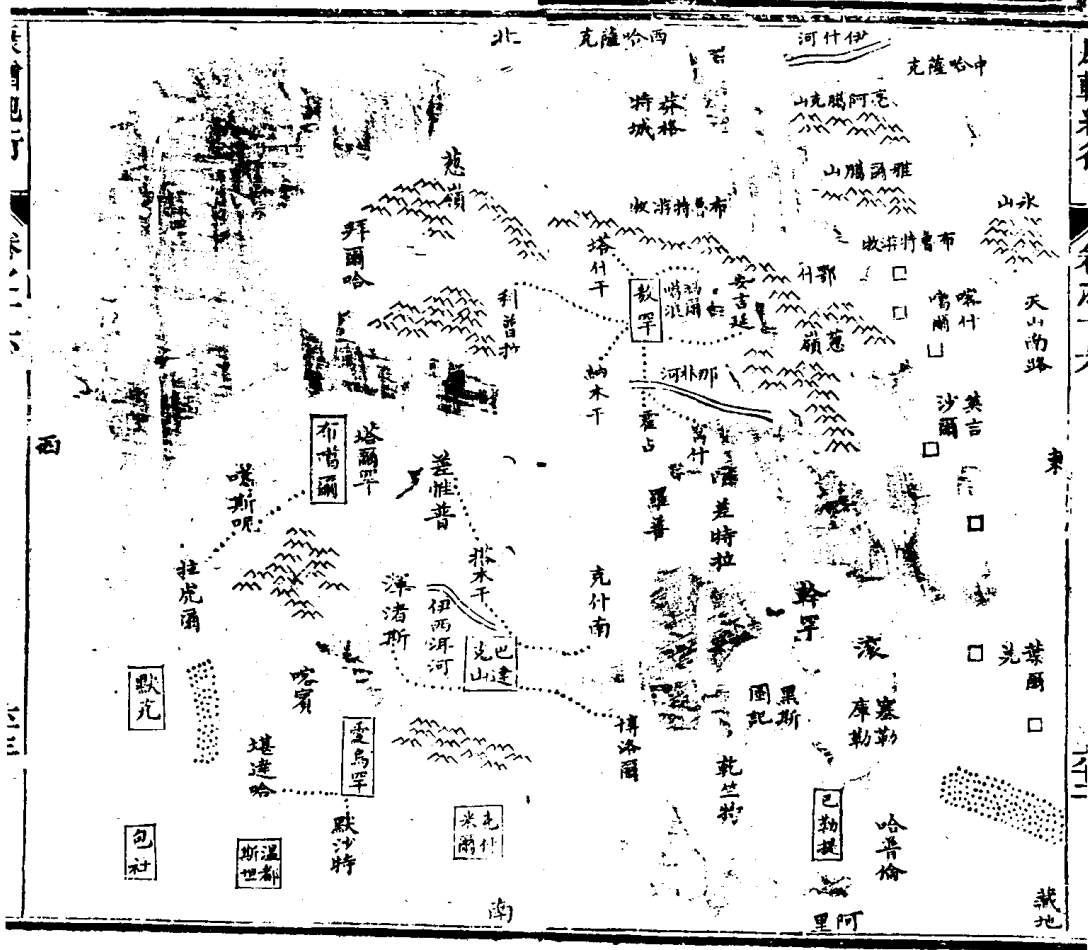
布哈爾一作布噶爾在敖罕之西痕都斯坦之北回子極  
西之大國地方數千里兼并敖罕及痕都斯坦之地卽西  
域聞見錄所云之塞克也非準非回別爲一種稱其王曰  
汗部落數百處城池巨麗人民殷富居室廠潔人家院落  
中各立木竿而禮拜之人多力善射發必命中

康輶紀行

卷之十六

本

# 新疆西邊外屬國圖





月華錄

卷之十六

三

西藏外各國地形圖說

前後藏本古吐蕃地又名唐古忒元嘗郡縣之設宣慰司元帥府明為烏斯藏

本朝復入版圖其東北通青海西甯交界北通和闐葉爾羌東與四川東南與雲南交界後藏之南聶拉木界外為廓爾喀所兼併之哲孟雄作木朗落敏湯三小部落又南即廓爾喀所兼併之巴勒布及布魯克巴二國地其國舊都名陽布又南即披楞蓋英吉利所併東印度之地也披楞西南為孟加刺明史作榜葛刺藏人呼為第里八察本東印度一大國為英吉利所據蓋東印度全境已據其七八矣廓爾喀本亦東印度小國兼併各國今皆名廓爾喀藏人呼為別蚌子廓爾喀地自乾隆五十八年平定後三度輪紀行

卷之十六

六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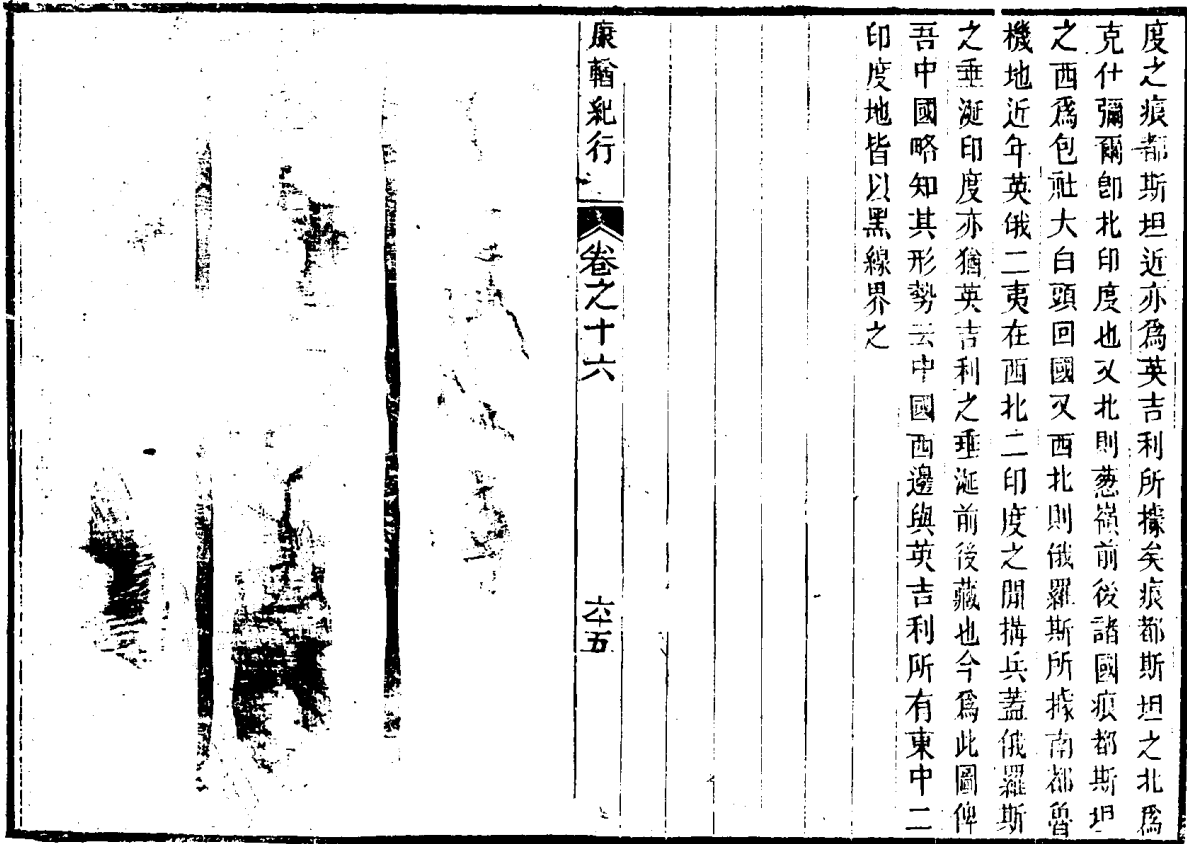
年一貢已為我全藏藩籬而與英吉利有隙道光十八九年開英吉利初擾廣東廓爾喀求助之餉往攻第里八察大臣不知第里八察即英吉利之孟加刺也不許及英夷大擾江浙廓爾喀乘其虛自以兵往攻直至孟加刺大有破獲英夷自閩浙廣東抽兵回救不及乃以所得中國銀百萬贖被擄男女千人以和廓爾喀既以請助餉不與有憾于我又中國和英而彼大勝益有輕中國心先是哲孟雄與披楞隔界有大山甚險阻無路有一綫道可容羊行近為英人所據屯兵其上鑿寬山道可以長驅抵藏矣後藏之西為阿里亦藏之境也阿里西邊外為拉達克本有阿里半境而為達賴刺麻所有道光二十年嘗誘森巴入寇森巴在拉達克之西北其南為白木戎又南即通中印

度之痕都斯坦近亦為英吉利所據矣痕都斯坦之北為克什彌爾即北印度也又北則蔥嶺前後諸國痕都斯坦之西為包社大白頭回國又西北則俄羅斯所據南都魯機地近年英俄二夷在西北二印度之間構兵蓋俄羅斯之垂涎印度亦猶英吉利之垂涎前後藏也今為此圖俾吾中國略知其形勢云中國西邊與英吉利所有東中二印度地皆以黑線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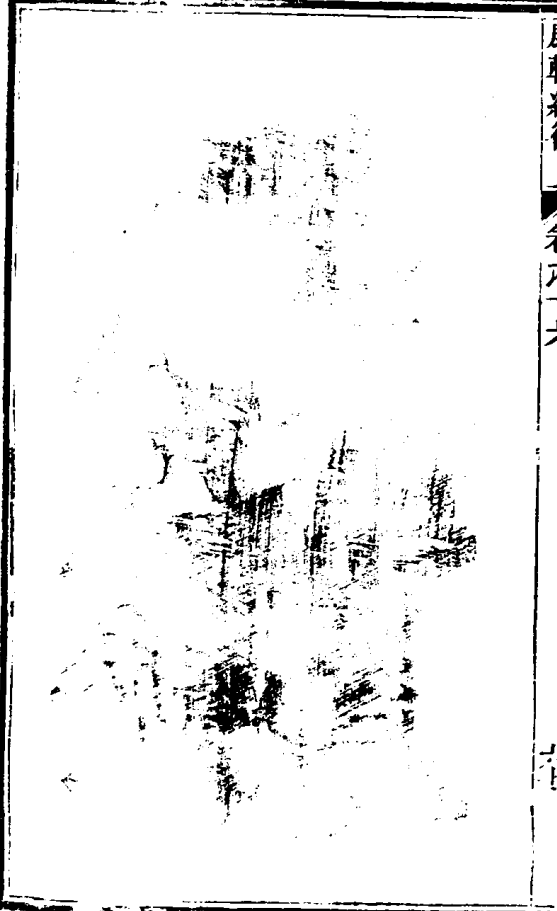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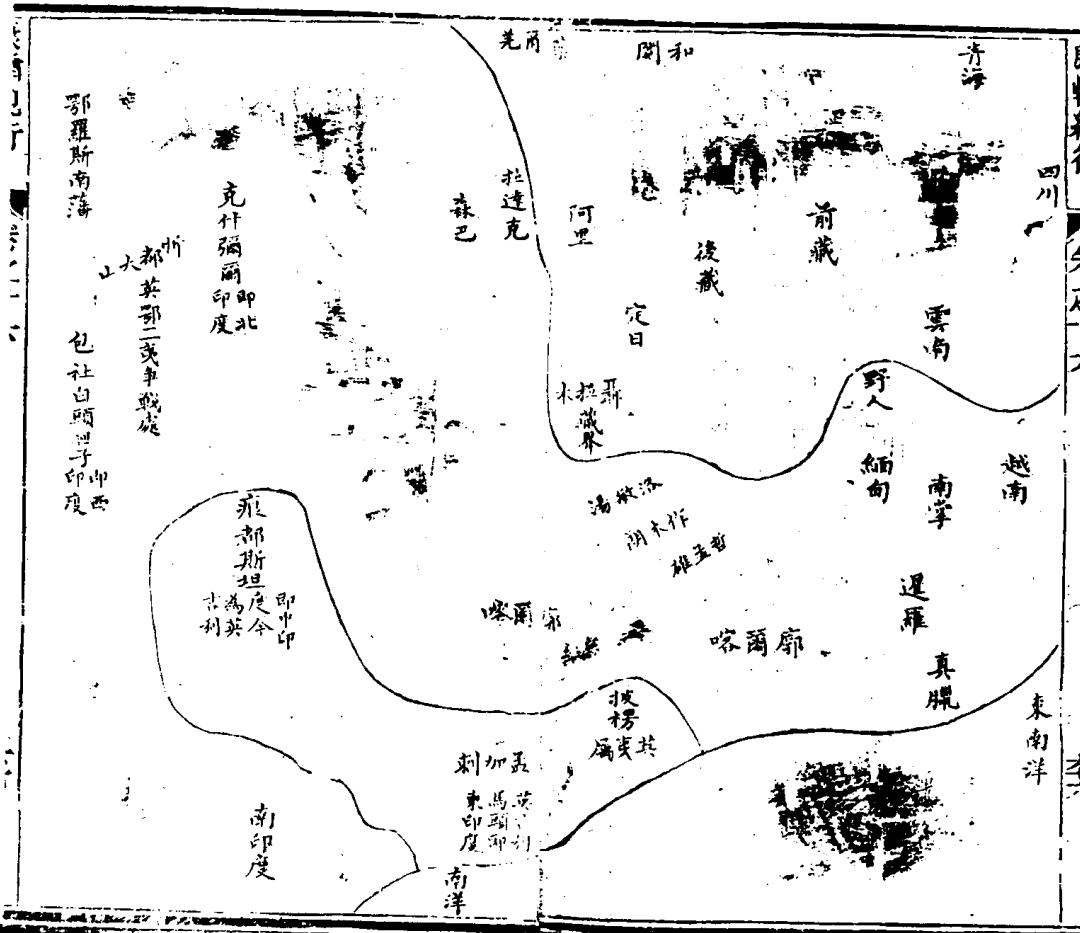
康輶紀行

卷之十六

本五



# 西藏外各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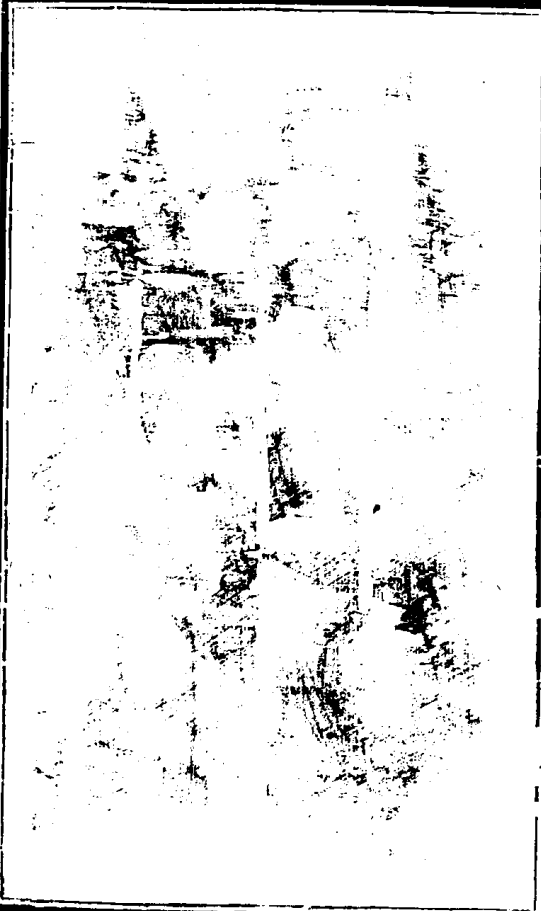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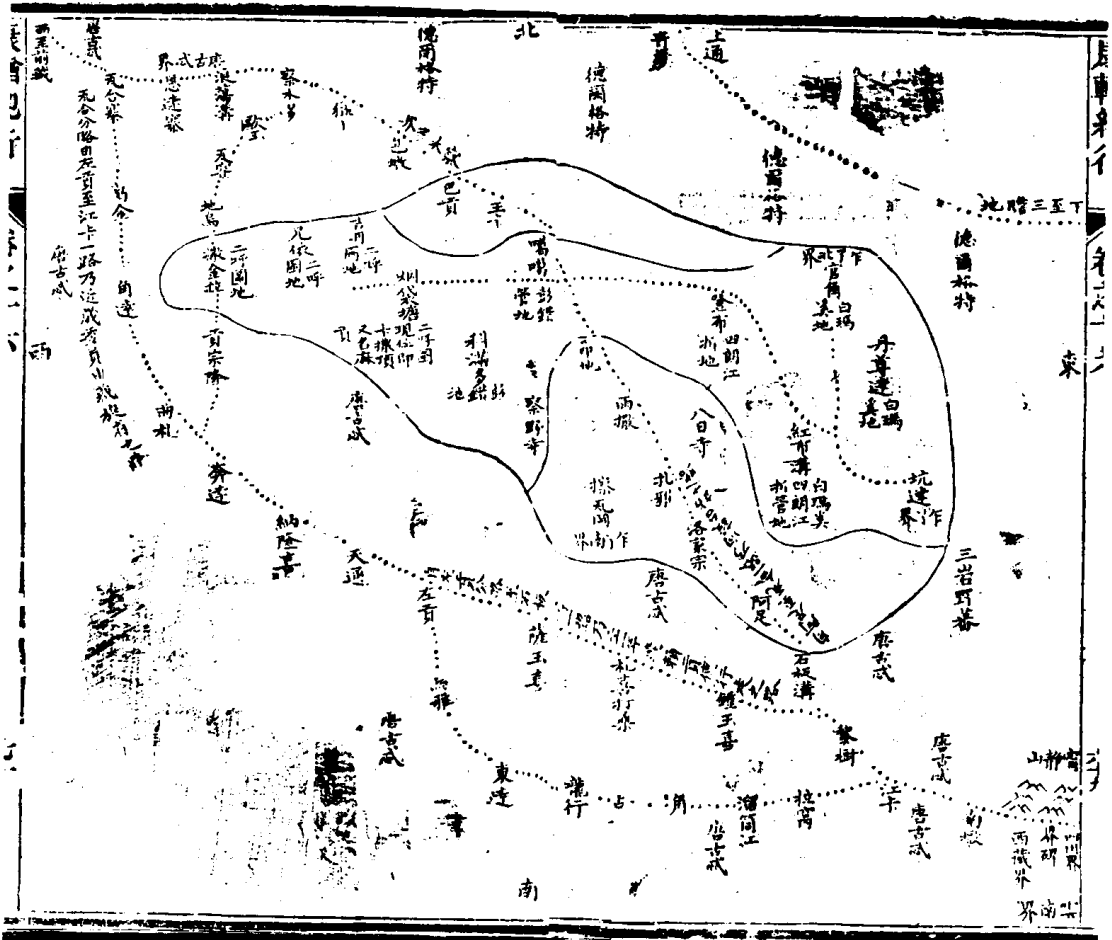
乍雅地形圖說

乍雅地形東西不足五百里南北不足四百里圖內外緣是其疆域內幾二是兩呼圖克圖現在之分界也自阿足至昂地又自王卡至巴貢大呼圖轄之東自坑達西至撒金拉二呼圖轄之本五倉儲巴分地倉儲巴既分屬故地亦隨之而分非舊制也大寺院二坐一在乍雅即通志所云正呼圖駐坐之處一在煙袋塘又名麻貢即通志所云副呼圖駐坐之卡撒頂也八日寺乃大呼圖初次出避之小寺察野寺乃二呼圖初次出避之小寺乍雅東界南界外為唐古忒之江卡台吉所管西南界外為唐古忒之左貢大營官所管西北界外為察木多胡圖之地正北東北界外為德爾格特土司之地東南界外則三巖野蕃之地

康輿紀行 卷之十六

皆駐藏大臣之所轄也故乍雅形勢不過彈丸但驅檄界外諸蕃四面蹙之塞其走越即無能為况兩呼圖內訌人心叛散兵威遙振彼必惶懼聽命我乃撫其順馴討其頑梗何所施而不可哉自乍雅築寨十年諸蕃皆不直之及再見阻辱大臣莫之詰問諸夷皆將效尤其患甚多乍雅一定則全藏皆安矣至入藏之道舍乍雅外尚有左貢一路為唐古忒轄地藏中茶客往來皆由于此近十餘年至藏委員回省者皆取道左貢以避乍雅道光二十一年達賴喇嘛貢使亦自此行至石板溝復歸大道若設台站亦易事耳

乍雅圖



長壽縣志 卷之二十一



跋

康輜紀行一書石甫先生在蜀中兩次奉使乍雅撫諭蕃僧記其途中道里遠近山川風土或博考古今或暢言得失或登樓遠眺或臨流賦詩感慨係之所由作也戊申夏退還龍眠重加繕寫釐爲十六卷列圖于卷末命余繪成復出全部命余校正訛誤並屬作記竟讀再周然後知此書因紀乍雅使事而連及外蕃天竺五印度更廣求天方回回并詳考西洋歐羅巴各國方域情事諸教源流又泛論古今學術兼言天人心性政治文章以及理數星象律秣小學雜藝之屬無不備載言皆徵實義必折衷嗚呼可謂盛矣然外蕃異域之事學者罕習讀此書者亦第與山海經十洲記諸書同類並觀而不知有裨國家實政闔乎康輜紀行

卷之十六

七十一

世道人心真濟世之津梁豈徒資學人之博覽也哉先生夙夜在公懋勤職業而心閒若水孜孜好學用其心於人所不用之處世不多觀蒙自慚學淺敢不勉竭鄙思以仰答下問之勤乎校讎卒業用記蕪言同邑後學葉棠謹跋

跋

右康輜紀行十六卷吾桐姚辰和先生奉使西藏撫諭諸番隨時劄記之書先生學問文章政事海內知名久矣著書若干種皆雕板行世先生于復恆爲姑才復恆少時往來先生家獲聞緒論自粵西寇起先生以憂勞卒軍中及桐城陷沒此書藏板遂燬去年冬復恆來安福官舍適外弟慕庭重刊先集出是書囑爲校對繪圖復恆細讀一過觀其所記風土人情山川形勢實有以證海國諸書之虛實而救其罅漏者又泛及天人性命學術政治之源星象理數制作雜技之末無實不是無義不精蓋先生身歷時艱實有見夫事勢之枕楨而大懼于將來因使車所止窮考西方諸國及異教源流俾天下曉然不爲蠻夷所欺原康輜紀行

卷之十六

七十一

其憂 國憂世之心豈不深遠也哉復恆學識淺陋無所闡明讀先生書而環顧宇內不禁廢然浩歎矣校既竣敢記數語于卷末亦藉以不朽云同治六年孟夏月同邑後學憫愚姪方復恆謹跋

〔明〕胡宗洵輯

省身集要四卷

明萬曆十六年刻本

省身集要序

余友計部胡師蘓篤行君子也嘗謂余曰洵不佞竊有志于行古入之道而麓哀寡念無所得切劇益則欲採古之立心行事善可為澆而不善足懲者為一編以自省以自附于藏吾增

省身集要

序

壘之義且獻之海內同志者茲殺青竟矣請子一言識之余受而卒業不忍釋手則嘆曰憂深哉斯言之于世道也夫入聞聖道出見紛華始戰不相下而卜商氏竟用理勝詎匪以得良師友益耶猶之病者遇示鵠操鏡

一不以進而沉痾去體也不然侵

尋膏育矣中人之性大都不相遠非有勸誡孰端軌轍古人一善一行皆足為身心助俾手是編朝而夕之觸目警心師友在前將進于善也忽焉退于不善也倏焉其為叔世之禾鵠亦多

省身集要

序

矣顧余猶慮風靡日久或不無迂而晒之者雖然胡君志在行古之道也古道可興違恆其他假令世無晒此者則此書復何庸作茲正所謂于世道有深憂者乎胡君蘧然曰吾何敢聊以自藥保已之不至膏育已爾第

同志者聞子言必大有當于心者可藉手獻矣余曰唯唯因次而書之簡端

萬曆戊子秋杪之吉

賜進士出身奉直大夫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前福建道監察御史友弟壽亭龔仲慶拜手書

省身集要

序

前三

叙省身集要語

省之為言約也聖門善學無如顏曾顏子潛心仲尼其仰鑽瞻忽而恍乎未有所據則未竭才于約也及聞仁體之訓乃請事于克己之學而視聽言動戒其非禮于是湛一之天一無所染故夫子美之曰庶乎屢空蓋謂

叙省身集要語

乙

其超脫形骸之外而踐形惟肖是善省身者也曾子由踐履入其言曰吾日三省吾身自治切矣夫子知其可進于約故以一貫覺之曾遂豁然大悟發明其所謂一它日論治平之道摯端絜矩而歸本忠信則忠恕之指而一之妙用也故曰曾氏之傳獨得

其宗皆自省身始矣。嗣是思孟浚源，周程揚緒，曰戒懼，曰集義，曰無欲，曰識仁，斯學大明如日中天。故諸賢士夫之有志于理性情，遵道義，平好惡者，往往各以其真志實功，苦心貼體者，筆之于書，雖言人人殊，見非一轍。而其根理道透性靈著善以示法者，否以示誠，則譬諸射之鵠，舞之節，御者之有度，即千百言如一口，也是編尤分門纂要，返本還實，善學者誠因言會意，反躬飭厲，則庶乎圓可規，隨方與矩，會其駸駸乎升顏曾之堂，有梯矣。善乎舒濂之學于程子也。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媿斯。

自省身集要語

二

可以為學近世涇野呂先生自年十七八時即夢見明道東萊諸君子升階質疑噫由前則慎獨之遺矩由後則辨志之符驗也此豈愚之臆說哉程伯子有言孔子夢周公此聖人存誠處則省身之的先儒明示之矣萬曆戊子孟冬吉旦

自省身集要語

三

省身集要目錄

第一卷 存

存心類 學

修己類

為學類

德量類

言行類

交游類

毀譽類

容忍類

應接類

第二卷

持滿類

謹畏類

攝生類

志節類

田宅類

勤儉類

聲色類

貨利類

質素類

第三卷

義命類

人品類

政術類

清介類

公恕類

陰德類

報應類

出處類

省身集要 目錄

第四卷

惇倫類

正家類

睦族類

恤鄰類

四禮類 四

禍福類

善惡類

訓戒類

儇薄類

雜著類

省身集要 目錄

二

京山胡宗洵師蘊甫輯

存心類

人之容貌服飾皆可矯強欺人惟此心最不可欺  
盖心之所棲即吾神也心不安即是神不安雖  
夢寐中亦昏昏擾擾無清明氣象故人先要存  
此心欲存此心只在每日隨事體認時時提醒  
要一念一事都在天理上所謂不求人知而求  
天知是也省心錄

省身集要 一卷

一日子而亥一歲春而冬一生少而老操存此心  
如過獨木橋如御逸馬如俯懸崖如見大賓而  
對上帝使主心常存客氣聽命則病根自除而  
病症不形方為第一流也若徒制其外而不從  
事於內譬操萬斛之舟於長江大河遇狂飈巨  
浪舍舵而惟篙櫓是仗馬吾見其危矣羅一峯  
薛文清公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  
理則恬然安寢或有不合即展轉不能寐思有  
以更其失又慮始勤終怠也嘗書以自警公持

守最嚴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續自營編

心水也汚入之而流濁故君子去舊入之汚心鏡

也垢積之而光昧故君子卻積累之垢開尹子

東廓子謂其門人曰子知仁義之為稻梁利欲之

為醜毒矣乎曰知之曰子之於仁義能如稻梁

而時食之乎曰好馬而未能恒也曰子之於利

欲能如醜毒望而避之乎曰惡馬而未能去也

曰若是則子尚未能致其知矣鄭東廓

夫鼎鑊陷穿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

蹈乎是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

惡皆歸焉固無異鼎鑊陷穿也而士或蹈之而

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故也使其真知為不善

如蹈鼎鑊陷穿則孰肯有為不善者耶揚龜山

于其善心之萌也若食者之求飽也若抱赤子而

履春冰惟恐其或陷也若捧萬金之璧而臨千

仞之崖惟恐其或墜也于其不善之萌也若鴆

毒之投於羹也若虎蛇之橫集而思所以避之

也若盜賊之侵害而思所以勝之也王陽明

省身集要 一卷



習俗之溺人如醉者之酣於酒寐者之酣於夢所  
貴乎君子者醉而能醒寐而能覺也習俗之醉  
夢人非獨一樣富貴凡詩文之必於工科名之  
必於得皆是也須特地猛省作急回頭始得不  
然醉夢了此一生矣 釋一峯

孔門教人忠恕二字若能從自家身上體會此理  
終身受用不盡先儒解忠作盡已之心恕則推  
己及人若能盡自家這點真心無一毫虛套哄  
人如事父母實心盡孝事兄長實心盡敬讀書

省身集要

一卷

三

便實心去讀書做生理便實心去做生理始如  
此終亦如此此外如此內亦如此惟只求盡我這  
箇真心即是忠了人以非禮分外之事加我我  
心下忿然不平詞色蹙然不悅便想着我若以  
此加人之嗔我亦必如此寧可使我受之以  
理遣他開去切莫以此復加於人即此推之凡  
事都以責人之心責己愛己之心愛人這便是  
恕了此雖儒生常談人所共聞然為人緊要處  
實不外此能存此心無一念一事忘之不惑不

做好人矣 愚得

吾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覺  
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為淡然無懷  
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  
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  
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  
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  
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為  
氣所亂便常做箇羲皇以上人 王陽明

省身集要

一卷

四

伊川先生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  
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  
知自家身與心已先不好了 胡子粹言  
人心中容著一物不得才著一物即有礙且如要  
做功業固是美事若心心念念只在功業上此  
心便不廣大便是有累之心是以聖賢之心廓  
然太公感而後應不感則不應 陳子  
蘇黃門曰衣冠珮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以  
却猛獸定心寡欲可以服鬼神 鶴林玉露

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天

淵懸絕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

心者如鷄豚出於罅柵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

鷹隼翔於雲霄而縑鏃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

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荒蕩能放者開闢

荒蕩者失其本心開闢者全其本心鶴林王露

天下有有形之寇有無形之寇欲之寇人甚於兵

革禮之衛人甚於城郭有形之寇其未有方猶

可禦也至於無形之寇游晏之中有陷筭焉談

笑之中有戈矛焉堂奧之中有虎豹焉鄉鄰之

中有戎狄焉藏於杳冥之間而發於卒忽之際

非聖人禮以為之防則人之類滅矣呂東萊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

風波而不疑樵談

晁文元曰非理外至當如逢虎即時而避勿恃格

虎之勇非理內起當如探湯即時而止勿縱染

指之欲自警編

范忠宣公嘗曰我平生所學惟得忠恕二字一生

用不盡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善人則明雖有

聰明恕已則昏但當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

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古今樂石

凡人行檢不修只為氣習不正性情失調中庸從

喜怒哀樂中節處就到位天地育萬物故常能

調理自己性情合於當然之理則為子必孝為

臣必忠自然事事和順彼背君棄父傷生敗倫

而不悟者皆由此心之乖戾耳吁可戒哉愚得

心術要正大舉動要光明如青天白日乃不負乎

平生虛齋密箴

耕堯田者有水患耕湯田者有旱憂耕心田者無

憂無患日日豐年樵談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而

赤舄几几孔子厄陳而絃歌自如皆至人也不

濡不熱言其心耳非謂其血肉之身也鶴林王露

鑑非求鑒於物而物自投之橐非求飽於氣而氣

自實之是故鼻以虛受臭耳以虛受聲目以虛

受色舌以虛受味心何為獨不然譚子釋

省身集要 卷一 五

省身集要 卷一 六

勸君莫著半點私但著半點私終無人不識勸君  
莫用半點術但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君不見  
巍巍溫公律身嚴與人忠赤心質神明素行孚  
狡童蔡虛齋

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耶如此心一念之刻  
即非仁一念之貪即非義一念之慢即非禮一  
念之詐即非智此君子貴慎獨也文清祥言

周子之幾超凡之梯張子之豫作聖之據程朱之  
敬立身之命敬以立身實地斯存豫以作聖吾  
省身集要 一卷

計始定幾以超凡一躍入關名三實一靜虛動  
直際虛齋

修己類

趙清獻公無一事不可以告天司馬溫公無一事  
不可以告人嗚呼必如此庶幾可謂不欺心崔  
駟曰交淺而言深者愚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  
嗚呼必如此庶幾可謂不失言謝疊山曰窮而有  
明道無負於孔孟學者所當勉也達而行道有  
負於孔孟學者所當戒也嗚呼必如此庶幾可

謂不負所學此陳兩峯公所書諸賢格言也予  
嘗刻錄之以自警而願學焉雪亭雜言

書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道德經曰良  
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人苟有所長  
自當雍容涵養益加韜晦方可成德所謂聞然  
而日章也彼輕躁淺露之人每矜誇已長暴露  
於外卒之的然而日亡則何益矣感應篇

枝乘曰欲人無聞莫若勿言欲人無知莫若勿為  
又曰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  
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

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文選  
寡言則省謗寡欲則保身務名者殺其身多財者  
殺其後孔子

君子不鏡於鏡而鏡於人蓋鏡於鏡知面知容鏡  
於人知吉知凶墨子

世之死於醜者千萬人而一人耳死於宴安者天  
下皆是也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而莫不仁於  
康衢水之於舟莫仁於瞿塘而莫不仁於溪澗

何者戒險則全玩平則覆也端居之暇嘗試思之使吾志衰氣惰者誰歟使吾功墮業廢者誰歟使吾歲月虛棄者誰歟使吾草木同腐者誰歟使吾縱慾忘返而流於惡者誰歟凡此皆宴安之爲也是宴安者衆惡之門以賢入者以愚出以明入者以昏出以潔入者以汚出殺身滅國項背相望豈不甚可畏哉

呂東萊

目不留采色故明全耳不留聲音故聰全舌不留

甘苦故味全君子養其聰晦其明而忘其味是

省身集要

卷一

九

之謂真詮

譚子

才用而不已則有遺才智用而不已則有遺智故

善用才智者如刃解牛當用則時而出之既用

則技而藏之苟用之不已其不缺且折者幾希

龍川子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

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歛得憤怒嗜慾正到騰

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

能也

王陽明

邵康節問陳希夷持身之術希夷曰快心事不可做得便宜處不可再往

言警錄

豫章旅邸有題十二字云願天常生善人願人常行善事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為奇語吾鄉前輩

彭執中云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

則行一日好事皆名言也

鶴林玉露

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爲也凡不可與父

兄師友爲者不可道也

麓清獻公

倪宗玉書室中有帖子云德業觀前面人名位觀

省身集要

卷一

十一

後面人愚問觀之將何如宗玉曰從前觀之祇

見我不如人而益勵思齊之志從後觀之祇見

人不如我而自銷蹭蹬之憂

雪亭雜言

反觀吾之所行果不當爲耶方且愧懼之不暇何

敢誇人果當爲耶則亦饑食渴飲之常耳何足

誇人舜之孝禹之功臯陶之謨稷契之忠夷齊

之清孔孟之學冠萬世而絕出者其實皆人之

所當爲也即今之居官者以廉爲異衆不知士

大夫之廉猶女之潔乃居官之本分耳如鳥能

善鳴而號於人曰我能鳴焉可乎鄒韜子

良農不以盛衰而輟耕老漁不以歲寒而罷釣芝

蘭不以無人而不芳故君子不以夜浴而改容

不以昏行而變節樵談

說人之短而乃護己之短誇己之長而乃忌人之

長皆由存心不厚識量太狹耳若能克去此弊

豈惟進德且以遠怨愚得

張無垢曰用明於內者見己之過用明於外者見

人之過見己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己也見人之

省身集要 一卷

過者視天下皆不知己也此智愚所以分與又

曰操守欲正器局欲大識見欲遠自警編

衣垢不煎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慙色行垢不煎德

缺不補對天豈無愧心省約三書

潛溪宋太史歸田之日銘於楹曰積丘山之善尚

未得為君子貪絲毫之利便自陷於小人嗚呼

吾輩其念之哉東谷贅言

金之在冶經烈焰受鉗錘當此之時為金者甚苦

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煉而惟恐火力

錘煅之不至及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摧折煅煉

之有成矣某平日亦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

之心後雖稍知懲創亦惟支持抵塞於外而已

及謫貴州三年百難備嘗然後能有所見始信

孟氏生於憂患之言非欺我也王陽明

木有所養則根本固而枝葉茂棟梁之材成水有

所養則泉源沃而流派長灌溉之利溥人有所

養則志氣大而識見明忠義之士出人可不豫

養哉景行錄

省身集要 一卷

齒以堅毀故至人貴柔刃以銳摧故至人貴渾神

龍以難見稱瑞故至人貴潛滄溟以汪洋難量

故至人貴深內篇

辯含於訥巧隱於拙剛蓄於巽直蘊於謙明養於

晦五者藏用之道也憬然錄

見秋毫之末者不能自見其睫舉千鈞之重者不

能自舉其身何者知人則易而知己則難也是

故自知者莫先於知人而知人者莫貴於自知

延陵氏

自心先生曰謹則無憂忍則無辱靜則常安儉則常足又曰知足常足終身不辱知止常止終身不耻又曰立身之道內剛外柔正家之道上遜下穆不和不可以接物不公不可以馭下此皆至言也 新知錄

識高則量大氣盛則聲宏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方為一事即欲人知淺之尤者 薛文清

蚓無筋骨爪牙之利而意之所到盤旋曲折每有安居蟹六跪二螯無託身之所而寄頓於蛇蟻

省身集要

卷一

十一

之穴此之謂何蚓有一心蟹有躁心故曰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倉頡之書后稷之藝羿善射造父善御自古及今未有兩而能精者故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 內篇

生事事生省事事省柔弱護身之本剛強惹禍之因 景行錄

靜能制動沉能制浮寬能制褊緩能制急察其偏而悉矯之則氣質變矣 薛文清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

自是者悖聞 景行錄

寇萊公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古今藥石

顧尚書東橋公璘嘗著二警詞以自勵其左警詞

曰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享慮及疾病則用儉其右警詞曰好辯以招尤不若認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索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

省身集要

卷一

十四

若省事以守儉呈能以誨姪不若韜精以示拙噫二詞真藥石之語也 新知錄

聖賢不能無過况人非聖賢安得每事盡善人有過失非其父兄孰肯誨責非其契愛孰肯諫諭泛然相識不過背後竊議之耳君子惟恐己之有過密訪人之有言求謝而思改小人聞人之有言則好為強辯絕往來而起爭訟者多矣 省

約三書

心可逸形不可勞道可樂心不可憂形不勞則怠

情易蔽心不憂則荒淫不立故逸生於勞而常  
休樂生於憂而無厭是逸樂者憂患其可忘乎  
省心雜言

張橫渠曰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榮  
利為樂有味哉其言之也蓋君子學求為己者  
也故憂樂超於所遇之外如此新知錄

陳白沙公獻章成化間游太學邢祭酒讓試和楊  
龜山此日不再得詩曰能饑謀燕稷冒寒思植  
桑少年負奇氣萬丈摩青蒼夢寐見古人慨然

省身集要

卷一

十一

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  
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芒聖學信  
匪難要在用心臧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戕道  
德乃膏腴文詞固秕糠俯仰天地間此身何昂  
蕤胡能追逸駕但欲漱餘芳持此木鑽柔其如  
磐石剛中夜攬衣起沉吟獨徬徨聖途萬里餘  
髮短心苦長及此歲未暮驅車適康莊行遠必  
自邇育德貴含章邇來十六載臧迹聲利場閉  
門事探討蚘俗如驅羊隱几一室內兀兀同坐

忘那知顛沛中此志竟莫強譬如濟巨川中道  
奪我航顧茲一身小所繫乃綱常樞紐在方寸  
操舍決存亡胡為漫役斲喪良可傷願言各  
努力大海終回狂新知錄

蔡虛齋公清嘗題卧處曰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  
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天又曰善愛其身者  
能以一生為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  
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際盛時操名器徒就  
一己之私而已所謂如入寶山空回手也又曰

省身集要

卷一

十一

分陰不惜學力不充當事臨疑口耳無所歸手  
足無所措又曰處今世亦自有許多當避嫌處  
不可便以聖賢自擬吾學編  
顏淵曰君子攻其惡毋攻人之惡子貢方人子曰  
夫我則不暇呂希哲有言君子攻其惡者日夜  
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即不懌於心矣豈有工夫  
點檢他人是道亦云君子所以不言人之過  
者不謂口不臧否人亦不謂先自治而後治人  
也祇是自治為常恐自家身心有錯檢檢在此



何暇更管別人耶極余錄

詩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孔子曰三人同行必有

我師又曰明鏡所以見形往古所以知今賈誼

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今已事可知也前車覆

後車誠今轍迹可見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

京房曰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古也杜牧之曰人

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從人哀之而不鑒之是

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嗚呼戒之哉畢身錄

今夫山恃土石草木以崇其勢塊而視之欹斜破

卷身集要 一卷

七

碎叢雜蕪穢不可勝指也其在百十里外朝煙

暮鵲紫翠如滴橫如蛾眉矗比螺髻山其不以

遠為美乎江河之流溝渠泡沫潢潦汙濁以益

其委勺而計之臭腐垢澆汙敗便惡溢濫灌注

不可勝道也其在千萬頃間涵天浴日上下同

澈圓光藏珠方景凝壁水其不以大為潔乎嗚

呼美以遠著潔以大致弗崇弗益則亦弗能至

矣君子觀此置身之地弗遠大焉可乎橋如錄

為學類

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

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

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閑過了

日月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

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得耳伊川

今人姑息自恕不思進學乃謂過今日尚有明日

殊不知過一日無一日也可不懼哉省約三書

蘇黃門云人生逐日胸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

煖衣惟利欲是念何以自別於禽獸余歸蜀當

省身集要 一卷

六

杜門著書不令廢日只效溫公通鑑樣作議論

歲久成書自足垂世也眉山文錄

人生精神命脉元是具足但入聞仁義出見紛華

東奔西鶩疲精竭神而兩無所就譬如兩頭蛇

未得須臾寧靜而畢竟不能千里須是專心致

志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若大鵬之圖南息

以六月而扶搖萬里其孰能禦之蘇東郭

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

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

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惰慢則不能研精，燥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嘆窮廬，將復何及也。諸葛武侯

方伯夏公寅，幼岐嶷，有巨人志。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肆力問學。自筮仕為郎，二十年為憲副。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吾學編

可止可足者，求利之心不可止不可足者，進學之

省身集要

一卷

九

心求利之心不止不足者，眾人也。進學之心不止不足者，君子也。省約三書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王陽明

于將莫邪青龍鉅闕，世稱神物，不淬礪不得人力，則不能斷割。驊騮駉駉，織離的盧，古稱良驥，廢啣轡無造父亦不能一日千里，乃質美者可廢學哉。內篇

進取功名易變化，氣質難痛，須加猛省，莫負好衣冠。蔡虛齋

古之為士者，急乎實之，不至今之為士者，急乎名之不著。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耻也。陳白沙

王端毅公嘗問曰：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蔡虛齋曰：是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如生少知章句訓詁，便入學宮矣。未幾作經義，甫成篇，便得補廩矣。又未幾作三場文字，纔可讀。

省身集要

一卷

九

便迫迫期中舉中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自無暇於學，或自以為無用學矣。仕而能學者無幾，且又或有過時扞格之患。夫識見既淺，踐履心薄，規為必粗，所謂不俟其熟而食之者也。况自幼入小學，而其所學者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乎？人才之不如古者，以此故。雖有異質，亦不能成異才。公曰：然。灼文集

陳白沙自臨川歸，足跡不至城府，閉門讀書徹夜不寢。小困則以水洗其足，久之乃嘆曰：夫學貴

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遂築一臺曰春陽，靜坐其中，足不出闕外者數年。士範

朱子曰：人作差了事，須省察悔悟，以速改之，不可因循含糊。若能省察悔悟以改之，則後事尚可。寡過若不悔改，則終身學不長，而過失愈多也。  
胡子粹言

學者讀書貴於能用。若讀書而不能，則雖博如書肆，辭若懸河，猶為無益。孔子所謂雖多亦奚省身集要一卷

以為者也。故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彼蓋一無所得，所謂能讀而不能者也。與未嘗讀書者何以異哉？郭登咏蠹魚詩曰：瑣瑣如何也賦形，雖無鱗甲有魚名。元來全不知文意，枉向書中過一生。今之學者，其殆蠹魚之類乎？可慨已 新知錄

人多耻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蓋聚天下衆人之善者，聖人也。此舜

所以好問而孔子所以無常師也。教家要義人之病痛不知則已知，而克治不勇，使其勢日甚，可乎哉？志之不立，古人之深戒也。康齋日記

張子韶曰：伊川云，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害亦不細。此格言也。予聞尹彥明從學於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正，如服烏頭，苟無以制之，則藥發而患生矣。顯道之言，誠可為淺露者之戒。自警錄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見賢思齊，見不賢而省身集要一卷

內自省，則德修。毋謂己為已知，而輒以誨人，毋謂人為不知，而輒以忽人。終日但見己過，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則於道也其庶矣乎。王陽明

清江陳德雅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邈世無悶。聘君吳康齋雅敬重之。陳白沙嘗以周易疑義質於康齋，康齋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往謁之。適龍潭雨中策笠犁田，乃延至家，與之對榻，信宿辨析疑義，白沙嘆服而去。龍潭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也。雪亭雜言

宋文憲公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致仕居青羅山關一室曰靜軒終日閉戶纂述人不見其面一黍上能作十餘字嘗曰古人為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詞複說道之弊也吾學編

陳公茂烈髫年喪父繼戎役勵志邁俗不與群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曰省豈非學之省身集要 一卷

法歟廼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時奉使廣東師事白沙語累日甚喜白沙曰學須靜一逸作靜思錄為御史以母老乞終養力供甘旨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水妻子服食粗糲皆人甚不堪者公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吾學編

陳白沙憲章曰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為大死生之為變

而況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誣信子奪之間哉新知錄

王文成公寄諸用明書云得書知邇來學力之長甚喜君子惟患學業之不脩科第遲速所不論也况吾平日所望於賢弟固有大於此者不識亦嘗有意於此否耶聞階陽諸姪去歲皆出投試非不喜其年少有志然私心竊以為不然不幸遂至於得志豈不誤却此生耶凡後生美質須令晦養深厚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况人

乎花之千葉者無實為其英華太露耳為不以吾言為迂闊當自有進步處矣言 一卷

孫榮僖公文任南京駕部主事時每日散衙後諸僚輩各歸私第或出訪客或携朋脩飲奕賦詩習以為常公獨退處一室默坐觀書至晚方歸或以為言則曰對聖賢語不猶愈於對賓客妻妾乎三原王公時為大司馬嘉其有志甚愛之後累官至戶部尚書致仕平生言論恂恂誠慤清慎恬雅始終一致云劄記

魯公希文幼舉動異常兒稍長肄業邑庠攻苦食淡篤志經史雖祁寒酷暑不少休息嘗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之語於座右毅然以清操自勵士範

岳蒙泉公正讀書箴曰莫高匪天書括其玄莫厚匪地書載其理莫大匪道書盡其要惟不讀書遂成頑愚涵養德性變化氣質惟書斯功惟讀斯力勉之勉之開卷有益戒之戒之不學無術新知錄

德量類

有杯孟之量有池沼之量有江海之量有天地之量雨暴而沼溢酒暴而卮翻沼之所受有常限卮之所容有定分踰其限過其分雖欲不滿而不可得矣我不為沼何憂乎十日之霖我不為卮何憂乎千釀之醴吾以是知自期之不可小也東萊

德厚者無盈色德薄者無卑詞如鐘磬焉愈厚者聲愈遠薄者反是揚子

管觀山勢高峻直截者即生物不暢茂其合輻環者則生物之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則水急而魚鱉不留淵潭深則魚鱉之屬聚焉人之峭急淺露者必無所蓄積必不能容物作事則輕易而寡成寬緩深沉者則所蓄必多於物無所不容作事則安重有力而事必成噫觀山水可以觀我矣薛文清

人之不幸莫過於自足恒若不足故足自以為足故不足甕盎易盈以其狹而拒也江海之深以其虛而受也虛已者進德之基灼文集

凡觀人之術無他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即壽考人作十事若一一中理無可議者也自難得况終身作事中理邪其次莫若觀其所受此最切要升不受斗不覆即毀物理之不可移者太史雜志

孟子三自反後比妄人為禽獸是猶未免英氣太露故不若顏子犯而不校為得萬物一體之意朱子曰犯而不校蓋是他分量大有犯者如蚊

手過前自不覺得何暇與之校耶西銘二句說  
得好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顏子不校之意蓋如  
此新知錄

常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為人言之陋亦  
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八群視之若無者分  
定故也從政名言

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庶  
幾君子景行錄

凡人有思於我須是念念不忘凡我有思於人不  
省身集要 卷一

必事事責報惟求無愧於心而已愚得

或問夏原吉公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  
嘗不怒始忍於色終忍於心久則自熟殊不與  
人較何嘗不自學來灼艾集

度量如海涵春育應接如行雲流水操存如青天

白日威儀如鳳文麟趾言論如敲金戛石持身

如水清玉潔襟抱如光風霽月節槩如泰山喬

嶽今名嶽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察察者有所不見

恢恢者何所不容家語

王丞相為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同諸從

事見公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和獨無

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

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為察察之政丞相咨

嗟稱嘉諸從事自視缺然也世說新語

陳忠肅瓘在言路知無不言然彈擊未嘗及人陰

私蘓丞相頌在杭州日有士人以私事囑公公

不聽其人後當言路乃懷忿極口詆公或勸公

上其曩日請託書劄公笑曰許人之私吾豈為

之胡公宿知湖州前守滕公大興學校費錢數

十萬未幾罷去群小肆謗皆以滕公用錢不明

同僚皆不肯書其簿公于坐中折之曰諸君佐

滕侯幾時矣假有不臧何不早告僕其去乃爾

許之豈美事乎一坐大慚噫若數君子者非甚

誠德何以有此彼許人之私形人之短者可以

戒矣自警編

狄仁傑為并州法曹時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

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晝永編

柳宗元初遷柳州刺史其友劉禹錫得播州宗元

曰播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

理欲請於朝願以柳易播晝永編

邵伯溫少時讀文中子至使請為武侯無死禮樂

其有興乎因著論以謂武侯霸者之佐恐禮樂

未能興也康節先生見之怒曰汝知武侯猶不

可妄論况萬萬相遠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興

省身集要 卷一

禮樂哉後生輒議先賢亦不韙也伯溫自此於

先達不敢妄論自警編

漢卓茂性寬仁恭愛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者茂問

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

心知其謬即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他

日幸歸我已而馬主別得亡者乃詣茂還馬叩

頭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後遷密令舉善而教

口無惡言吏人親愛不忍欺之自警編

趙忠獻公普謂人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

喜遇抑挫未嘗懼真台輔之器呂公正惠公端也古今藥石

慶曆中大盜張海過高郵晁仲約令百姓斂金帛

牛酒勞之海悅徑去不為暴事聞富鄭公欲誅

仲約范文正不可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而

多方阻之何以整衆范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

殺臣下此盛德事柰何欲輕壞之他日主上手

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不以為然其後富

公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國門未測朝廷意終夜

省身集要 卷一

徬徨不能寐思范公語繞床歎曰范六大聖人

也鶴林玉露

韓魏公琦帥武定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

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以袖拂之而作書如故

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

視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遜齋閑覽

呂蒙正拜相之日入朝堂有朝士於簾下指之曰

此子亦叅政耶蒙正佯為不聞既而同列欲詰



其姓名蒙正止之曰若一知之終身不忘不如勿問也古今藥石

狄武襄青為副帥一日與孫沔宴有劉易者亦與坐易見優人以儒為戲乃勃然曰黥卒乃敢如此甚至詬罵不絕口俄擲樽俎而起時孫沔觀武襄公氣色自若不少動言笑愈溫易歸方自悔則武襄已踵門求謝矣灼文集

王文正公旦在中書寇萊公準居密院偶中書有事關密院事礙詔格寇公持以聞上上以責旦

省身集要

一卷

三

旦拜謝引咎堂吏皆遭遣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寇公大慙中書又偶倒用印寇公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曰汝等且道密院當初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云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自警編

張文定公齊賢為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後文

定為宰相門下廝役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沾祿奴乘間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盜我銀器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安敢以盜賊薦邪念爾事我日久今與汝錢三百千爾去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既發爾平昔事爾其有愧於吾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鶴林玉露

省身集要

一卷

三

韓魏公琦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一日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為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時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自警編

寇萊公數短王大尉於上前而大尉專稱萊公之長上一日謂大尉曰卿雖稱其美彼每談卿惡大尉曰臣在相位久又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

益賢大尉 涑水紀聞

趙清獻公抃為御史范景仁鎮為諫官以論陳恭

有隙熙寧中王介甫執政懷景仁數計之於上

前欲因事中之一日上問景仁於介甫介甫曰

問趙抃便可知其為人上問抃對曰忠臣也上

曰卿何以知其為忠曰嘉祐中仁宗不豫鎮首

請立皇嗣以安社稷非忠而何既退介甫曰公

不與之有隙乎抃曰何敢以私廢公某所以直

言者先國家而後私讐也若趙公者真所謂公

省身集要

一卷

三五

爾忘私者也

尚友編

韓魏公於小人欺已處明足以照之終不道破愚

謂此正魏公德量最高處明知其欺則終莫能

欺苟許其情則激怨矣怨則不肖之心生不中

傷之不已也古來豪傑敗於小人者多昧此幾

噫魏公之智遠矣

綠雪亭雜言

蘇東坡與人相處不問賢愚貴賤和氣藹然嘗曰

我心平易上可以陪玉皇下可以陪田夫乞兒

曾見同寮齊瑞卿書此於齋中跋其尾曰予性

褊急不能容物服此以為瞑眩之藥也

東谷賢言

大市夏忠靖公原吉襟宇靜淵閔廊不見涯淡嘗

才隸人污公織金賜衣懼欲逃公曰污可浣何

懼為又有吏壞公寶石硯匿不敢見公召諭之

曰物固有壞時吾未嘗惜此慰遣之公自幼端

謹好學出入鄉閭其長老皆忘年賓禮之喜怒

不形於色有被酒侮慢公者里人共擊之詈之

曰汝小人不知鄉有君子邪

言行錄

省身集要

一卷

三五

張莊簡公為御史時年二十七巡按山東初抵臨

清往文廟行香偶一酒家酒標掛低掣落冠帽

左右驚懼公恬不為意命取冠拂塵戴之而去

明日州官鎖押酒家詣公乞罪公徐語之曰爾

所居是上司過往之地今後酒標須要掛得高

此徑遣出仍命州官勿督責之公之寬大仁恕

蓋出於天性不假脩習者

續自警編

凡人語及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韓

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

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尚論錄

張知常在上庠日有白金十兩藏於篋中同舍生因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曰非吾金也同舍生感公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謂公遺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湘山野錄元至正壬辰斬黃妖寇犯龍泉章公溢與其從子孝仁避亂山中而孝仁為賊所執公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兒幼無所知我願代之賊聞公名方購求之及得公大喜賊帥問計於公公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為此滅族事耶賊怒繫之柱以刃磨其脅曰不降且死公不為屈賊壯之不敢加害公夜給守者乘間脫歸乃集里兵不旬日擊却之洪武初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屑屑於細故或以為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當先養人廉耻使之避而不犯豈直搏擊為能哉吾學編

尚書楊公養性最寬厚隣家搆舍溜桶水出公庭

家人語於公公曰晴日多雨日少也又或侵其基址公有詩云普天之下皆王土更過世世也不妨隣翁生兒恐驢鳴驚之賣驢徒行又其先人墓碑為數田兒戲推仆守墓者奔告公公曰傷兒子曰否公曰幸夫為語諸兒家善護兒勿驚懼馬度量寬洪類如此世之褊狹者可以愧矣新知錄

嘗於寺壁見一詩云漫誇李白與劉伶荷插騎鯨得令名肯許二公偏喜酒只緣世事不宜醒愚謂不宜醒者君子處世之微權也而常醒醒者君子處身之大法也屈原自謂獨醒矣然量之未弘自投汨羅陷於賢智之過雖曰忠清潔白千載一人而善道猶未也二翁蓋能有見於不宜醒矣然亦能常醒醒否耶新知錄

量隘者福不廣氣輕者祿不厚志卑者功不崇行短者年不長此性與命相通事與理相應振古及今莫之或違也戒之哉翁躬長語

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第一要有渾厚

包涵從容廣大之氣象只觀其氣象便知涵養之淺深薛文清

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愈收斂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戒太察太察則無含

弘之氣象薛文清

植物中木槿楊柳幹截而枝斫之場圃之邊陂池之際橫插倒植無弗生者歷月閱歲鬱然成樹

其長又甚易也然其膚理疏而骨體弱華不終晦而悴葉常先秋而殞夫造化於物亟成者亦

省身集要

卷一

三

亟敗人之欲亟成者何為哉則壯錄

齊劉計自少至老不見喜怒之色每於可兢之地

輒以不兢勝之或有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余

少而剛褊事後不能無愧悔故嘗書晉人衛玠

所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義相干可以理遣

之語以自警省云冬餘錄

或問書云有容德乃大言有量也曾子曰自反而

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言有勇也然則量之與勇

將奚從乎愚曰凡橫逆之來祇速我躬者固當

弘量以容之如蘭相如謹避廉頗之辱李沆不

校狂生之訕呂蒙正不問朝士之名可也若事

于天常人紀之大當裁之以義豈容姑息如舜

之誅四凶周公之誅管蔡孔子之誅少正卯漢

高祖之斬丁公是皆發於義理之勇也謂之無

量可乎苟徒以姑息為事不知以義裁之小如

胡廣馮道之頑鈍無耻大如魯莊公宋高宗舍

垢包羞忘父兄不共戴天之仇是皆見義不為

無勇也謂之有量可乎易曰包荒用馮河包荒

省身集要

卷一

三

量也馮河勇也知易之道其知勇與量之用乎

雪亭雜言

言行類

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

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

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

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閑遠而危其身好誅人

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家語

歷代縉紳之過多肇於言語文字之激是故誹謗

激坑焚之禍清議激黨錮之禍清流激白馬之禍堂諫激新法之禍禍生於激何代不然其始也一人倡之群起而和之不求是非之歸乃謹馬狂馬牢不可破其平也不可收拾則所傷多矣舊唐雜言

元城於不妄語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上蔡別伊川一年方只去得個矜字而明道少年之獵心猶不覺其躍然於十二年之後也故曰言之非難先行其言堅苦強忍作工夫古之人皆然蔡

省身集要 一卷 二十九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薛文清

言不中理不如不言稠人廣坐一言之失顏色之差便有悔吝景行錄

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長短要當已有真見方可薛文清

寡詞者可以杜忌寡行者可以藏拙寡智者可以

習靜寡能者可以節勞內篇

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薛文清

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佞人乃多言爾夫未有多言而不妄者也蔡虛齋

唐天寶間河壯大林寺有巨鐘一口紋綉而篆古光潤閃爍如漆人甚竒之以為宏聲必振海宇矣乃小叩之不鳴大叩之亦不應當時唾為唾

省身集要 一卷 四十一

鐘而棄之散地及唐武宗大剪佛教名祠珍宇毀撤如掃而鐘獨以啞得全幸矣彼其於世方且竦竦然懼也又安敢復鳴其不鳴乃所以為真鳴也其不應乃所以為神應也是以保身全

軀而得投閒於散地亦可謂善藏其用矣故范蠡泛湖張良辟穀彼豈無見哉屈原以忠鳴而殞身韓彭以功鳴而見戮是皆不能韜晦而履其咎者伏馬之不鳴豈亦聞鐘而悟歟亦或別有所見耶高穎湖

廬山之麓有老儒杜了翁者或勸之從陽明先生  
講道了翁曰吾聞聖人之道在論語某於其中  
言忠信行篤敬六字敏求之四十餘年未之有  
得又惡乎講哉或曰道豈言行可盡耶了翁曰  
吾聞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主也又聞言行  
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若外言行而講道某不  
願聞也他日陽明先生聞之嘆曰不可謂深山  
窮谷無人

東谷齋言

陳了翁雜記云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

省身集要

一卷

望

不言人是非長短利害雖多言無害所謂終日

言而未嘗言此其所以無口過也

自警編

親戚故舊因言語而失歡者未必其言語之傷人

多是顏色辭氣暴厲能激人之怒且如諫人之

短語雖切直而能溫顏下氣縱不見聽亦未必

怒若平常言語無傷人處而詞氣俱厲縱不見

怒亦須懷疑古人謂怒於室者色於市方其怒

時與他人言必不卑遜他人不知所自安得不

怨故盛怒之際與人言語尤當自警前輩有云

戒酒後語忌食時嗔忍難忍事恕不明人常能  
持此最得便宜

寶退錄

交游類

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馨即與之  
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  
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  
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焉

孔子家語

曾子曰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  
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

省身集要

一卷

望

戴禮

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砧砧相為然諾不啻膠

漆若也及勢利一接少有毫末之差蹴然而變

乎色又從而憎惡陷害之甚矣心術之善移也

子華子

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甘芳溢頰聞小

人諂笑如嚼糖冰爽美之後寒沍凝腹

雜談

與剛直人居心所畏憚故言必擇行必謹初若不

相安久而有益多矣與柔善人居意覺和易然

而言必予贊過莫予警日相親好積尤悔於身  
而不自知損孰大焉故美味多生疾痰藥石可  
以長年西疇常言

或云人情叵測殊難處以予言之人豈真難處哉  
但能儉約而有惠庶不爲人所怨慈和而有威  
庶不爲人所狎簡直而有禮庶不爲人所厭嚴  
毅而有容庶不爲人所忿渾厚而有斷庶不爲  
人所欺含蓄而有量庶不爲人所忌故九夷雖  
可子欲居豚魚無知信猶可乎人豈真難處

省身集要  
哉省躬長語

與邪佞人居如雪入墨池雖融爲水其色愈汚與  
端方人處如炭入薰爐雖化爲灰其香不滅推  
人之性行雖有所短必有所長與人交游若常見  
其短不見其長則時刻不可同處若常念其長  
不顧其短雖終身與人交游可也袁氏世範  
范敦夫曰與賢於己者處則自以爲不足與不賢  
於己者處則自以爲有餘自以爲不足則日益  
自以爲有餘則日損蒙南鄉約

勢交者近勢盡而絕財交者密財盡而疎漢書

翟公爲廷尉既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貴一  
賤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切罷  
相樂聖且銜孟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蓋炎  
而附寒而棄從古然矣灌夫不負寶嬰於擯棄  
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  
別臨賀後山出境而見東坡宜其足以響千載  
之齒頰也鶴林玉露

魏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求交胡質質辭

以疾遼出遇質曰僕委心於君何以相孤如此  
質曰古人之交多取知其不貪奔敗知其不怯  
聞流言不信纔可善終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  
將軍稱不輟口今因睚眦遂成嫌隙如質才薄  
豈能終好故不願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嗟乎  
若胡質者所全多矣厲阜錄

程思廉與人交有終始或有疾病死喪問遺賙恤  
往返數百里不憚勞仍爲之經紀家事撫摩其  
子孫又好汲引人物或者以爲好名思廉曰若



避奸名之譏人不復敢為善矣 畢相錄

人有恒言霜降水涸涯涘乃見諺曰若不同床卧

安知被裏破蓋朋之合替誰無情誼必西其終

然後見君子小人之用心昔東坡謫海南故人

巢谷年已七十三矣自蜀往唁之死諸途子於

此見君子交誼之真也伊川編管涪州或諷其

故人邢恕救之恕曰便斬程頤萬段恕亦不救

子於此見小人反覆之情也 東谷贅言

毀譽類

省身集要 卷一

昔人有言何以止謗曰無辨人之是非毀譽如水

之濕如火之熱久之必見豈能終掩其實者故

有其事不可辨也無其事不必辨也無其事而

辨之是自謗也有其事而辨之是益增己之惡

而甚人之怒也皆非所以自修而平物也 王陽明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

人衆必非之所以良田每敗於邪徑黃金多鑠

於衆口投杼且起於三疑市虎亦成於三人噫

青蠅簧鼓何世無之是以君子貴先覺也與 文

中子

人當自信自守雖稱譽之承奉之亦不為之加喜

雖毀謗之侮慢之亦不為之加沮 薛文清

是非毀譽所不能無者是則歸人非則歸已聞譽

則謙聞毀則受無尊無卑處之皆當如是前輩

云恩欲已出怨將誰歸此真博太君子之言也

官箴集要

嘗見極余錄中有曰稱人之善或過其實不失為

君子揚人之惡或損其真寧免為小人子謂此

省身集要 卷一

語可為善善長惡惡短之註疏也 東谷贅言

抱朴子曰漸漬之久則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骨

肉乖析 古今名喻

譽人不增其義則聞者不快於心毀人不益其惡

則聽者不滿於耳故鳥之曲頸銛距者羽類畏

之獸之方喙鈎爪者毛群畏之魚之哆唇鋸齒

者鱗族畏之入之利口謔諂者人共畏之蛾眉

為醜女所妬貞潔為讒邪所嫉昔直不疑未嘗

有兄而讒者謂其盜嫂第五倫三娶孤女而讒

者謂其撻婦翁此聽虛而責響視空而索影情倒理誣罔之甚也故小人之謔君子猶朝日洞明霧甚則不見天沙石至淨流濁則不見地爾劉子

人之奉承我誇譽我不可遽喜必反而思之我果有好處猶退然讓之如無好處而以此加我必利我者也必畏我者也必假此以試我者也必柔媚小人不顧禮義而妄徇我者也吾方自愧之不暇而况偃然當之哉人之侮慢我毀謗我

省身集要

一卷

四

我必有不是處或所行雖是而性氣偏執不能從容委曲不然或疑似之迹而人不相諒或傳聞之誤而人未加察故爾我惟自責自修日後自明彼自愧服若遽生忿心與人爭辯不已或詈罵繼之反起釁端戒之戒之思得

容忍類

書曰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事乃濟君子處世未有不處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者容則能恕人忍則能耐事是故大丈夫當容人而不可為人

容當擴天地之量而不可限斗筲之量觀丙吉婁師德之為人可以鏡矣彼一毫之嘔一事之違即勃然而怒憤然而發者安所稱德量耶政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搆訟夫

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讎讎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遺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為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王陽明

辱之一事最所難忍自古豪傑之士多由此敗者竊意辱之來也察其人何如彼為小人耶則直

省身集要

一卷

四八

在我何怒之有彼為君子耶則直在彼何怒之有世之人不審辱之所自來一以怒應之其所以相仇而相害也歟薛文清

事無大小只當以理為主然理雖在我所遇之人愚者不知理強者不畏理奸猾者故意不循理則理又有難行處便當審度事勢何如從容處之事小便含忍過去寧我讓人可也事大則質之官府告之親友辨白曲直終越理不得自然輸服若恃我有理悻悻生忿直要儘力作到十

分不肯退步容忍則愚者終不明強者終不屈  
奸者必百計求勝或有理翻成無理矣古人謂  
事到七八分即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此亦處  
事者之法愚得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為人不能為之事

功畧有與人計較長短意思即是渣滓消融未

盡許文清

親族隣里所居甚近相與甚久凡生畜之侵害童

僕之囑鬧言語之有觸忤行事之有錯誤其勢

省身集要

卷一

聖元

必不能無者惟在以心體心彼此相容不必詳

責於人只知反求於己方能久處若不忍小忿

遽生嗔怒或自恃財勢智謀必欲求勝吾恐怨

怨相報終無了時其勢必不能兩存矣可不戒

哉愚得

尚氣好勝者固常情所不免而易發難制忿心為

甚夫惟忿心一熾無能制過以致相詈相毆者

居多當此之時惟知爭小利而不思有大害知

爭虛氣而不思有實禍故有或因尺地而賣數

十畝以爭者或因百錢需用數千貫以爭者或

因一言之觸遂致忘身及親以爭者人能識破

此意含容忍耐以聽人和解則省財省力心身

安寧比之忿爭鬪訟拘囚苦楚荒廢本業亡身

及親者相去一何遠哉切宜深戒訓善錄

人有詈人而人不答者必有所容也不可以為人

畏我而必求以辱之辱之不已人或起而我應

恐口禁而不能出言矣人有訟人而人不校者

必有所處也不可以為人畏我而更求以攻之

省身集要

卷一

年一

攻之不已人或出而我辨恐理虧不能逃罪矣

袁氏世範

凡為子孫者當以忿怒致爭為戒忿怒致爭者其

初甚微其禍甚大語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

其親此之謂也臨海彭氏曰性猶火也方發之

初滅之甚易既已炎矣則焚山燎原不可撲滅

鄭氏曰我寧容人毋使人容我若人屢相凌逼

者當以理遣之此皆格言也宜深誌之王氏家

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爭嘗於案几間大書

忍字至於悻悻之屬以繡畫爲之明皇知其姓  
字非時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  
字尤見用心守和曰臣聞堅而必斷剛則必折  
萬事之中忍字爲上帝曰善賜帛以旌之闕元遺事

劉文肅公忠脩勵行檢時國家無事翰林程李輩

有文學詞藝好交遊有聲譽公獨卷歛沉默方

正寡合一介不苟得嘗云薛文清言二十年治

一怒字尚未消磨盡以是知克己最難蓋粗暴

之氣不惟損德招尤其損身尤甚于平生被此

省身集要

卷一

五

南雍劄記

字害最多因書公言以自警焉

吳康齋嘗語門人陳白沙曰七情惟怒最難涵養

夜來因家僮失一鴨怒而詈之不覺動氣白沙

惕然遂作忍字箴曰七情之發惟怒爲遽衆怒

之加惟忍爲是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

愈忍愈厲過一百忍爲張公藝不亂大謀乃其

有濟如其不忍傾敗立至

續自警編

有人問呂榮公希哲曰爲小人所詈辱何以處之

公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

辱自然無忿怒心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

人彼是何等人若是答他與他一樣如此自處

忿心自消晉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臂

奮拳而往伶曰鷄肋不足以當尊拳其人笑而

止此能消忿而不與人爭鬪者也

遊齋閑覽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

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爲里監門里

吏嘗笞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

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若言何如今見小辱而

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泝水

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

智大勇必能忍小耻小忿彼其雲蒸龍變欲有

所會豈與瑣瑣者校乎東坡論子房穎濱論劉

項專說一忍字張公藝九世同居亦只是得此

字之力

鶴林玉露

應接類

應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

當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

處之薛文清

或問平居應接人事將同耶異耶予曰無害於義同可也若苟且而同焉人將鄙之為鄉愿矣有害於義異可也若激激而異焉人將忌之為怪物矣東谷贅言

幹天下事非有操守有氣節者不能故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惺然錄

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此待己之道也天下之善不己已出此待人之道也能行斯二者於道其庶幾乎省身集要

官箴集要

處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弊也流而無立持身而不撓者其介乎其弊也履而多過介以植其內和以應乎外斯庶幾乎灼艾集

人好剛吾以柔勝之人用術吾以誠感之人使氣吾以理屈之天下無難處之人矣古今樂石

日每燕會交接之間人品不齊或行檢有玷或相貌不全或今雖尊顯而出身本微或先世昌隆而後裔流落以類推之人所忌諱甚多須用心

檢點一番切勿犯人所忌令其愧憤亦君子長者之厚道也愚得

接物大宜寬宏如行曠野而有展布之地不然太狹而無以自容矣故曰長者之懷汪洋而無涯褊人之情刻覈而繁瑣薛文清

人有求於我力能應則應之如有不能當和顏異語告以難應之故而辭之固不可疾言怒色拒之太嚴亦不可托故延展令其失望愚得

處已於暗處物於明暗能燭明處已於明處物於暗明於我何有內篇

省身集要

莫因事變之未便倉皇失措先定己之心心定自有區處惺然錄

與人相處雖貴情意相投形迹相忘然亦不可狎昵太甚如齒有長幼還當序齒分有尊卑還當明分內外男女之間還當有別笑語戲謔之言還當有節勿攻訐人陰私勿故犯人忌諱斯嫌疑既遠而可與久處矣愚得

人有過失或素相親厚欲其改悟只宜僻靜處面

與其人委曲言之出我之口入彼之耳方是相  
愛相成之意彼亦知感若向他人聲揚不已或  
對衆面責彼必不樂且或強辨不從如此豈惟  
失忠厚之道亦歛怨招禍之端也愚得

世之庸夫俗子不能一槩禮待鄉曲富貴貧賤設  
為高下等級見有賞財有官職者則禮恭而心  
敬賞財愈多官職愈高則恭敬又加焉至視貧  
者賤者則禮傲而心慢不少顧恤不知彼之富  
貴非我之榮彼之貧賤非我之辱何用分別如

省身集要 卷一  
此有識君子必不然也表氏世範

昔人謂人世為塵海仕途為宦海以喻險也嘗觀  
雲間顧公剩語為之三復語曰天下之險有五  
而至險不存焉一曰塗險二曰山險三曰水險  
四曰物險五曰兵險五者之險猶可測也惟天  
下有至險羊腸蜀棧不足以喻其艱太行秦嶺  
不足以喻其峻呂梁瞿塘不足以喻其深封狐  
雄虺不足以喻其毒快族利刃不足以喻其害  
鬼蜮爾形魑魅爾心設機置罟變詐橫生蜜口

劔腹貝錦聚蚊笑中有刀膾裏藏兵諧人若潤  
膚翹切身轉眼敬蒙覆背無親嗟哉險乎惟人  
心之不平可奈何哉雖然嘗讀易而得之需言  
險在前也習坎言重險也聖人皆以有孚勉之  
至於中孚又以利涉與之然則吾儕涉世其安  
身立命之道固有在哉他非所宜計矣新知錄

省身集要

卷一

五

京山胡宗洵師蘓甫輯

持滿類

孔子觀欬器喟然嘆曰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  
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  
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何如孔子曰聰明睿智  
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  
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  
道也 韓詩外傳

省身集要

二卷

七

張飽帆於大江馳駿馬於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

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嗤樂莫

大馬 省心錄要

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銜於外則鮮有不敗者

一如利刃物來則割之若恃刃之利而求割乎物

則刃與物俱傷矣 邵子

盛未易履功未易居機介於玄禍胎於忽行人測

養由之弛顏氏察東野之敗二子且未能窮意

所欲况下技未能者後其有瘳乎 內篇

謙卦內三爻皆吉外三爻皆利謙受益也既濟六

爻皆無吉利之詞初爻深致其戒僅得无咎滿

招損也何仲默曰器虛則貯之滿則撲之木小

則培之大則伐之故虛可處也滿不可處也小

可處也大不可處也有以也夫 新知錄

昔人有言莫使滿帆風須留轉身地觀曹操空國

而伐吳符堅空國而伐晉皆是使盡滿帆風故

一敗即當稅駕無所 畫永編

人家常要有不足處若十分快意便自有不恰好

處 胡文定公

省身集要

二卷

二

象以牙而成擒蚌以珠而見剖翠以羽而召網龜

以殼而致亡雉以尾而受羈鸚以舌而取困麝

以臍而被獲犀以角而就烹金鐸以聲自毀膏

燭以明自煎故驍勇之士多死於鋒鏑聰明之

士多敗於壘蔽好遊水者溺於水好馳馬者墮

於馬各因其所長而禍之也君子慎毋以炫露

而招損哉 什類書

峻高者潰葉茂者摧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成功者



名成者虧功蓋天下者不賞夏震主者身

危文選

李文達公每以盈滿為懼取毛詩中語扁其堂曰

臨深以寓安不忘危之意雖位極三孤不治田

宅不蓄女侍其容粹然見者如坐春風中論者

謂自天順以來所以正君德恤民生進賢才廣

言路抑佞倖却戎狄皆公之力吾學編

長沙有朝士某者還鄉意氣滿盈賓至則鼓吹喧

闐里中有執友來謁之朝士曰公素好誦詩近

日誦得何詩執友曰近誦得孫鳳洲贈歐陽圭

齋一詩甚有味乃朗然誦之曰圭齋還是舊圭

齋不帶夢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

鼓鬧如雷朝士聞詩默然明日賓至門庭寂然

劉忠宣公大夏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所至愛民如

子民亦愛之如父母遇事有當行未嘗先洩有

疑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

述其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

心力不相欺負功名富貴子孫福澤泊如也嘗

預作壽藏於東山之陽記曰子嘗見士大夫家

子弟愛其父兄者俟其身後必求名儒大筆鋪

張行業以誌於其墓作史者或憑而采之予無

似承祖宗世澤竊科甲官祿前後四十年在家

在邦無一事可述者萬一後人私所親謬言以

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愧於地下也耶用是

述平生履歷書而勒諸石付兒祖生等藏之以

俟他日其詞雖俚其事則核予心安焉公嘗曰

居官以正己為先所謂正己不特當戒利亦當

遠名李東陽曰東山乃昔人所謂與物無競臨

事有為者也吾學編

謹畏類

老子往問常樅曰先生何以教諸弟子樅曰過故

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樅

曰嘻是已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

其敬老耶樅曰嘻是已復張口以示老子曰吾

舌存乎老子曰然曰吾齒存乎曰亡樅曰子知

之子老子曰夫舌之存也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非以其剛耶縱曰嘻是已吾何以語子哉古今名喻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敬謹益甚子路問其故回對曰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矰繳尚得而加之虎豹之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夫人為善者少為讒者多此身若在安知其免禍也嗚呼世之志僕偃之恭肆偃蹇之傲者多矣如成回者幾人哉妙明子

修身集要 二卷

五一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鞞鞞至闕而止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墮行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伯玉可謂真君子矣灼艾集

南晉顏延之子峻事孝武帝為吏部尚書領驍衛將軍權傾一朝廷之嘗早過峻遇賓客盈門峻方卧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樽節福之本也驕狠傲慢禍之胎也况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霄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君子以為名言教家要畧伊川云近世士習淺薄以相歡狎為相契厚以無圭角為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一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為主也自發言端

修身集要 二卷

六一

陳忠肅公瓘雖閒居容止常莊言不苟發雖盛夏見子孫革衣冠未嘗不正一日嘗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退而自責者累日曰豈吾嘗有欺於人耶何為有此問也家塾記范文正公嘗言吾每夜就寢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若相稱則鼾睡熟寢無復愧怍苟或不然則終夜不能安枕呂申公每言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富鄭公亦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前輩謹畏如此况肯逸樂過度乎自發言端

薛文清公曰常人見貴人則加敬見敵已者則敬稍衰於下人則慢之而已聖人於上下人已之間皆一誠敬之心續自警編

自信者人亦信之胡越皆兄弟自疑者人亦疑之身外皆敵國至於推誠則不欺守信則不疑非但六合之內可行動天地感鬼神亦以是爾省

心雜言

以簡傲為高以諂諛為禮以刻薄為聰明以闢茸為寬大胥失之矣省躬長語

省身集要

二卷

七

羅竹谷以所自得者著畏說一篇其詞曰大凡人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曰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是也外則畏師友古語曰凜乎若嚴師之在側詩曰豈不欲往畏我朋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是故非禮不敢為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為之震掉一事

有差則顏為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

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內不畏父母尊長

之嚴外不畏朋儕師友之議仰不畏天府不畏

人猖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懼其不日而入於小

人之歸也由是習以性成居官則不畏三尺任

職則不畏簡書攫金則不畏市人嗚呼士而至

此不可以為士矣夫以天子之尊且有所畏詩

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孰謂士大夫而可不知

所畏乎聖賢之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畏天命

省身集要

二卷

八

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不知所畏

乎然則畏之時義大矣鶴林玉露

夏忠靖公與蹇忠定公同飲於所契之家夜歸值

一雪過禁門有不欲下馬者曰雪大寒甚公曰居

子不以冥冥情行公之盛德雖緣事納忠而其

本則在此敬慎爾南雍劄記

彭文憲公閒居無惰容飲食不聞七箸聲尤不喜

紛華先後蒙賞賚白金綠幣冠帶衣服書籍器

玩鞍馬飲食之類有加而公處之泊然終歲不

一二宴會會未嘗有音樂於物有愛憎雖片紙

寸墨未嘗輕擲續自警編

楊公翥嘗夜夢誤入林園私食人二李既寤深自

咎曰吾必且晝義心不明以致此也羞澁無地

三日不餐馬士範

王虎谷平生坐立言動皆不苟處私室如在公門

自少至老如一日暇日未嘗不對聖賢語為性

嚴察吏不能肆奸與人交侃侃不脂韋臨生死

禍福之際不苟趨避守官清介人不敢干以私

省身集要

卷二

九

古今藥石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

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為子而傲必不能孝

為弟而傲必不能悌為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

不仁丹朱之不肖皆是一傲字結果了一生傲

之反為謙謙字便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

須是中心恭敬樽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

虛已受人故為子而謙斯能孝為弟而謙斯能

悌為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

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

王陽明

攝生類

能攝生者當先除六害然後可以延年何名六害

一曰薄位名二曰禁聲色三曰廉貨財四曰損滋

味五曰屏虛妄六曰除疾妬六者若存則養生

之道徒設爾未見其有益也養生類纂

形勞而不休則敝精用而不已則竭水之性不雜

則清不動則平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

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莊子

省身集要

卷二

十

易言懲忿窒慾亦養生家要語蓋忿不懲則心火

上炎而性天雲蔽慾不窒則腎水下枯而苦海

波翻所係於吾身者非小也當時時省之愚得

枚乘曰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濃命曰

腐腸之藥龍門子曰行遇刃者必避食遇鴆者

必含懼害已也麗色藏劍厚味腊毒則弗之察

愚矣哉龍門子

抱朴子曰凡夫俗子不知益之為益又不知損之

為損也夫損易知而益難知尚不悟其易又安

能識其難哉夫損之者如燈火之消脂莫之見也而忽盡矣益之者如禾苗之播殖莫之覺也而忽茂矣故治身養性務謹其細不可以小益為不足而不修不可以小損為無傷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損一所以致億也若能愛之於微成之於著者則知道矣灼艾集

怒甚偏傷氣思多太損神疲心易役氣弱病相縈勿使悲歡極當令飲食勻再三防夜醉第一

戒晨嘔孫真

省身集要

十一

寡思慮以養神寡嗜慾以養精寡言語以養氣薛

文清

吳文正公曰嘗觀天下之人氣之溫和者壽質之

慈良者壽量之寬洪者壽貌之重厚者壽言之

簡默者壽予嘗以此說驗之里中黃耆之老良

然間有不然者蓋稟賦氣數之或差也東谷贊

硯與筆墨蓋器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

獨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

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體也筆最銳

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天乎其為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天乎吾於是而得養生焉以鈍為體以靜為用唐子西

節食養胃清氣養神口腹不節致疾之因念慮不

正殺身之本驕富貴者戚戚安貧賤者休休所

以景公千駟不及顏子之一瓢景行錄

人身未嘗有疾也疾之生也必有致之之由誠能

預謹於飲食嗜慾之際而慎察於喜怒哀樂之

省身集要

十一

間以固其元氣而調其榮衛使寒暑燥濕之毒

不能奸其中雖微藥石固不害其為生泄敗之

壞傷之而恃藥石以為可免於死此死者所以

接踵於世而不悟也方遜志

力除閑氣固守清貧勿以妄想戒真心勿以客氣

傷元氣康齋日記

多思則神散多念則心勞多奕則臟腑上翻多言

則氣海虛脫多喜則勝胱納容風多怒則腠理

奔浮血多樂則心神邪蕩多愁則頭面焦枯多

好則智氣潰溢多惡則精爽奔騰多事則筋脉乾急多機則智慮沉迷茲伐人之生甚於斧斤蝕人之性猛於豺狼也

養生類纂

僕舊苦臟疾偶遇人語曰但不食豚足以試之一歲果爾按本草云其肉不可食令人暴肥而召風又耗心氣又文人尤所當戒且食多忘吳菜萹白花菜蕎麥皆不可同食由是久不食而他病亦鮮且覺氣爽而讀書日益悟始信不食豚之大功

山家清事

省身集要

卷

三

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譁浪或竟日偃卧如此是撓氣昏神長惰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睡眠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謂之致力於學問者

王陽明

養生以不傷爲本此要言也如才所不逮而困思

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強舉之傷也悲哀憔悴傷

也喜樂過度傷也多言雄譁傷也寢息失時傷

也挽弓引弩傷也沉醉嘔吐傷也飽食即卧傷

也跳走喘急傷也是以養生之方唾不及遠行

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極視坐不至久卧不及

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饑而食食不可

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可過多凡食多則致

積聚飲多則成痰癖也不欲甚勞甚逸不欲起

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車走馬不欲極

目遠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

數沐浴不欲遠願廣志冬不欲極溫夏不欲窮

涼不欲露卧星下不欲眠裏見扇大寒大熱大

省身集要

卷

十四

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

多傷脾苦多傷肺辛多傷肝鹹多傷心甘多傷

腎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傷者初亦不覺久

則損壽爾

養生類纂

濟寧王士能者生元至正甲辰入成化癸卯已百

二十歲矣所居城東僻處老木深巷敗屋數間

室中卧榻外無長物對客多靜坐寡欲之說問

以元末國初事曰一身之外皆非所知也楊南

峰公嘗微服訪之叩其所以致壽曰無他術但

平生不好色不識數不爭氣爾續自警編

鄺子元有心疾每疾作輒昏憤如夢或曰真空寺

有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子元往叩之老僧

曰公之疾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

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

離合及種種閑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

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豫不

決此是見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

如其願或期望功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

省身集要 卷二

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

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忽然而生忽然

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

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

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又曰公此疾亦原於

水火不交凡溺愛治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

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治容或成宵寐之變禪

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之欲綢繆染着皆消耗

元精若能節之則腎水自然滋身可以上交於

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雖

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炎

可以下交於腎故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

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

恍然如失雪亭雜言

抱朴子曰水之有源其流必遠木之有根其葉必

茂屋之有基其柱必正人之有精其命必長真

修行之人每在動處靜處一切境界裏行住坐卧

念念在道逢魔不變遇害不遷安穩處亦如此

省身集要 卷二

險巖處亦如此拚此一身更無回顧精進直前

生死不懼便是箇有志底人也真詮

太上玄鏡曰純陽上升者謂之氣純陰下降者謂

之液氣液相交於骨脉之間者謂之髓氣髓相

交於膀胱之外者謂之精心氣在肝肝精不固

目眩無光心氣在肺肺精不實肌肉瘦弱心氣

在腎腎精不固神氣減少心氣在脾脾精不堅

齒髮浮落五臟之中腎為精樞心為氣館真精

在腎餘精自還下田真氣在心餘氣自歸元府



真詮

志節類

名節之於人不金幣而富不軒冕而貴士無名節猶女不貞雖有他美亦不足贖故前輩謂爵祿易得名節難保爵祿或失有時再來名節一虧終身不復矣士君子能以此言銘諸心庶不易所守而趨勢附人也哉官箴集要

人開口皆能談禮義論名節及見利必趨見勢必附又不知禮義名節為何物也薛文清

省身集要

二卷

七十一

韓魏公稱司馬溫公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當與有志之士同有執鞭之願嗚呼丈夫豈不在自立哉魏公何如人也其於溫公又為前輩也而推重溫公如此溫公所立何如哉蔡虛齋人有終身而為廉者能辭萬鍾於朝廷而不能不拾一金於無人之地人有終身而為禮者能整衣冠於廣眾而不能不脩其容於暗室之間呂

東萊

君子視名譽為韁鎖而巧於取名者以為拙視金

玉為沙礫而巧於謀利者以為拙當舍生取義則視死如歸而巧於偷生者以為拙是果真拙哉魯參之魯顏氏之愚孟子之不遇似拙矣而巧於為聖人之徒儀秦之辨鞅斯之智似巧矣而拙於謀其身噫安得天下之人皆舍巧而趨拙哉羅一峯

此身立脚處當超然流俗之表而亦不必過為高峻絕人已甚惟以道義自處而已如權勢在人便即阿附權勢在已便即雄逞一遇困乏則又

省身集要

二卷

六

醒齷卑污不能自拔皆由中無所主而立脚未定故也大丈夫顧如此哉愚得藤蘿附千尺松上干雲霄一日匠氏有明堂之役過松目而攝之率眾斷松藤蘿亦因以碎裂枝體而無完膚青蠅附驥行未千里中道脫輟敗轅而蠅斃無延粉馬濡需豕蟲也擇疏鬣自以為廣居大園奔啼曲隈乳間自以為奧室幽居不知屠子一旦鼓臂繫豕操煙火注浴湯而已與豕俱溺也附松附驥是謂上附濡需附豕是

謂下附而俱不免與附者同其禍然則世之附人者又安能脫然而無累耶吁可鑒哉內篇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陳白沙

古之君子其立身行已苟一節孤高足以洗濯汚習其他嘉言善行雖不盡傳可以無遺憾焉其立言也苟一篇撰述得罪名教即平生著作充棟將焉用之是故稱楊伯起者以其辭暮夜之金北溟楊子雲者以其獻美新之文也東谷贊

省身集要

二卷

九

以篤實信天下以大節竦天下以器量包天下以學識周天下以規模駕天下以實才猷實事業副天下嗚呼豈不真烈烈然世之大丈夫哉蔡

虛齋

廳廳昏出而鷓鴣夜號乘開妄動物多有之吾不意堂堂丈夫而有此態也惜哉什譚子

科舉之文興天下無文辭矣孝弟之名聞天下無善俗矣循廉之行著天下無良吏矣貞操之事彰天下無烈婦矣記誦之習勝天下無真儒矣

穿鑿之學多天下無六經矣忠直之行顯天下無全節矣是皆衰代事也治世則反是龍門子人之生也必以三代之士自期必以三代之事自任庶不負於七尺之軀若隨小夫呻吟於佔畢間陋甚矣龍門子

樂莫樂於日休憂莫憂於多求古之人雖疾雷破山而不震雖貨以萬乘而不酬惟胸中一點堂堂者常有以屹砥柱於中流蔡鹿齋

壽五福之一也得之者有幸不幸焉彼得壽以成名者幸也得壽以敗名者不幸也雖然壽何負於人哉人負壽爾是故申公年八十餘而應聘使其先數年而死則為治不在多言之對不登漢史矣夏貴七十九而降元使其先數年而死則志君事仇之耻不穢宋史矣東谷贊言

省身集要

二卷

二十

荀爽謁李膺為之御歸而喜曰吾今日得為李君御矣趙咨過營陽曹嵩迎之咨不為留嵩以不得見為天下笑遂棄印綬追謁之夫一得御何足為榮而爽以為喜一不得見似無可愧而嵩

恐為天下笑此足以定李趙二公之品矣唐人  
有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者意蓋  
類此自警編

狄仁傑之為相也有盧氏姨居于午橋南別墅姨  
止有一子梁公每遇伏臘暇朔修禮甚謹一日  
天雪多休暇因候盧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  
携雉兔來歸膳味進於北堂顧揖梁公意甚輕  
簡公因啟姨曰某今為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  
力以如其旨姨曰相自貴爾有一子不欲令其  
省身集要 二卷

事女主公大慙而退松窓雜錄

蕭嵩為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  
卿卿何庸去嵩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  
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  
遂乎宋王荆公乞罷機政神宗未許其去公喚  
老僧化成為作一課更欲看命化成曰三十年  
前與公看命今仕至宰相復何問公曰但力求  
去上未許只看旦夕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  
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凝何卜

公悵然歎服去意遂決嗟乎人臣之欲去位者  
味蕭嵩化成之語庶可以免後時之殆矣室病錄  
包孝肅尹京時民有自陳某人以白金百兩寄我  
其人死矣以金還其子子不敢受願召其子還  
之尹召其子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寄人  
兩人相遜者久之彭仲剛雜錄

衛青為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  
馬名之所稱豈在富貴李將軍廣恂恂如鄙人  
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  
省身集要 二卷

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亦奚必文章藻  
飾為哉極壯錄

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在北門九日讌  
諸曹有詩曰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  
香李彥平深敬此語嘗大書於壁以為晚節之  
規自警編

楊誠齋先生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  
僅庇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  
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蓋紀實也聰明強健

享清閒之福十有六年寧皇初與朱文公同召  
文公出公獨不起嘗自贊云江風索我吟山月  
喚我飲醉倒落花煎天地爲衾枕又云青白不  
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  
月清風鶴林玉露

張乖厓自成都召還華山寄陳搏詩云世人大抵  
重官榮見我西歸夾路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  
真喪盡得浮名侯鯖錄

王文正公旦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  
省身集要二卷

人默默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群臣異  
同公徐一言以定自警錄

司馬溫公薦劉元城充館職因謂元城曰知所以  
相薦否元城曰某獲從公遊舊矣公曰非也某  
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某位政府足下獨無  
一書此某之所以相薦也尚論編

張忠定公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正  
恬退之士嘗曰彼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  
灼文集

胡公安國仕止久速由道據義惟心所安其欲出  
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輒留朱震被召問  
公出處之宜公曰子發學易二十年至有成說  
則此事當素定矣某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  
切切詢究若夫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寒溫  
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自警錄

周濂溪先生慶曆間以部使者薦調南安軍司理  
參軍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  
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  
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  
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囚得不  
死大儒治行

東坡云養猫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  
蓄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蓄不吠之犬余謂  
不捕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不吠猶可  
也不吠盜而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擊  
去之非捕雞乎委心權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  
乎鶴林玉露

至元丙子淮南閩帥夏貴歸附元授中書左丞至  
已卯歲死有人贈以詩云自古誰無死惜公遲  
四年問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人吊其墓  
云享年八十三而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  
名不朽昔宋褚淵身事二姓弟焯歎曰使淵作  
中書而死不當是一名士今德不昌令有期頤  
之壽哀哉 三朝國史

勝國許公衡少時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  
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衡曰非

省身集要

仁卷

三五

所有而取之不可也人謂世亂此無主衡曰梨

無主此心獨無主乎 畢相錄

林艾軒曰予五十之年只合僻處袖手自稱老夫  
如何更對人稱得門生從來懶見人懶作書合  
此二懶便應出人前不得愚考艾軒平生不求  
人知不求苟合真是脚跟立得定所謂懶者蓋  
耻為奔競云爾豈真懶於人事者哉 雪亭雜言  
俗情濃醜處淡得下俗情勞擾處閒得下俗情苦  
惱處奈得下俗情牽纏處斬得下方見學識超

越處也譽而喜毀而愠利則競害則撓汨汨然  
役於物而不悟囿於俗而不知自振吾耻之 耿  
楚侗

趙東山垂髫有詩名里中有二執友其一因投荒  
過家其一以磨勘需調皆栖栖桑榆猶戀雞肋  
者一日同訪東山見庭下有鋸匠解木因以命  
題東山口占絕句曰一條黑路兩人忙傍晚相  
看髮有霜你去我來何日了虧他扯拽度時光  
二執友知詩意風已也相與感嘆而去 雪亭雜

省身集要

仁卷

三五

薛文清公瑄擢為大理左少卿時中貴王振當權  
聞公名以同鄉故雅欲見之或邀拜其門公曰  
安有受爵公朝而拜恩私門耶後遇諸途公違  
衆不下禮振滋不悅會有民病死三年其妻欲  
出嫁妻不聽遂誣妻魘魅夫死獄具公辨其冤  
都御史王文希振意誣公出入人罪繫獄處以  
死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辨寃獲咎死何愧焉手  
持周易誦讀不廢至覆奏將決家人祈代死得  
免放歸田里 名臣言行錄

楊志襄公少處郡庠足不涉茶房酒肆同舍欲壞其守携之出飲託言朋友家實娼館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娼艷粧而出公愕然疾趨而歸取其衣焚之流涕自責人徒見忠襄以金陵一倅唾罵元不視死如歸豈知其自爲布衣時所立已卓然矣續自警編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云道經江陵獨不爲縣令所禮乃天台范理也文定深重之即薦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左布政或勸當致書范

省身集要 二卷

公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於理也聞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古今藥石

劉忠宣公大夏爲兵部郎中時有右侍郎缺中官有欲薦公者遣人言於尚書冀一往見公巽詞謝之其人猶迫促不已公乃自求出爲福建叅政初公郎中秩滿三年朝中諸老欲以太僕處之公知其故私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今幸

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况郎中一出非知府則叅議官階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負官爾後爲大司馬日嘗言今日所以至此者得叅政布政之力也名臣錄

戶部尚書黃公福持正不阿卓然自立 宣廟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圖碁曰臣不會看碁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 上默然吾學編

李文正公云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省心錄

省身集要 二卷

邵文莊公寶平生操履端飭自登第至侍養家居一切餽遺例不苟受篋無長物惟圖書金石遺文蓄之甚富大司馬幸菴彭公緘附節孝堂三字遺之嘗曰願爲真士大夫不願爲假道學於聲色貨利嬉嫵事絕口不言惟賢人君子前輩舊德則敬之弗衰公於家稱孝子於國稱名臣於世稱純儒傑然爲天地間完德君子續自警編

南海龐弼唐先生嵩曰有志之士須常佩服不忘  
溝壑四字方能策勵做好人然今時之弊惡人  
直守又須充養完粹如玉溫潤而栗不爲角立  
不求近名若稍抑人揚己非惟節不可終亦將  
其身不保故忿戾暴疾爭恨小故以身殉之者  
是謂客氣絕類離群圭角太露是謂英氣視理  
曲直以爲勇怯殺身成仁死且不避是謂義氣  
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相忤逆是謂和氣仕止  
久速辭受取與無適無莫惟其時是謂太和之  
省身集要 二卷 三九

元氣乾之用九曰見群龍无首吉坤之用六曰  
利永貞達斯義者守其庶矣 新知錄

王文恪公鏊高文清節守道見幾歸吳屏絕塵囂  
翛然山水之間究心理性尚友千古其與人清  
而不絕於俗和而不淆無貴賤少長咸敬慕悅  
服有所興起吳中士大夫所尚珍玩遊觀之具  
一無所好惟喜親文辭翰墨至是亦皆脱落雕  
繪出之自然中年著明理克己二箴以進德砥  
行嘗自贊有曰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校書

結髮勵行曰首於道茫然無聞者乎爵廁公孤  
官居臺閣志懷忤忠幾昧納約卒無以致君澤  
民者乎貴戚赫炎不能附麗權璫狂獪不能燬  
阿一有違者超然去之不辱其身者乎過事直  
前不知顧忌見利思義不知規避歸卧空山家  
徒立壁晏然居之以忘其貧者乎斯人也其量  
則隘其才則庸無裨於世自潔其躬跡其所至  
蓋知慕首陽之節而不知柱下之工知希止足  
之疏傳而不能爲應變之姚崇者乎 吾學編

省身集要 二卷 三九  
劉瑾用事日諸司有事必先往白之見則長跪何  
編修瑋約相見惟長揖不得與諸司同其僚以  
事謁瑾畏其勢不覺屈跪何公疾聲曰禮惟長  
揖何以爲此瑾曰先生之言是不敢少有屈懾

高德錄

武宗北狩南巡人心危疑黃公鞏時方爲兵部郎  
中以其事出江彬誘惑心竊惡之顧彬方席寵  
擅權無敢指及之者鞏獨抗疏論之彬大怒必  
欲寘之死遂下詔獄廷跪五日杖百餘除名鞏



以詩遺弟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  
然及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款食米鄰村  
日中未舉火亦不以屑意嘗曰人生仕宦至公  
卿大都不過三四年惟立身行道爲千載不  
朽世之人往往以彼易此何耶

吾學錄

予行役關西嘗由漢陰入子午谷山行崖壁截業  
林木翁鬱見水滲二叟策杖行歌意似逍遙者  
迺揖而問之曰叟何許人對曰山中學究也又  
問何以能自適如此一叟對曰力田收穀可供

省身集要

二卷

三

醴粥釀林爲酒可留親友臨野水看閑雲世事  
百不聞一叟對曰濬池養魚灌園藝蔬教子讀  
書不識催租吏不見縣大夫予乃作而謝曰真  
太古之民哉

東谷贅言

予往謁麻城毛鳳崖先生於山中留宿因問請曰  
先生婆娑丘樊以何事爲樂鳳崖曰某平居恒  
以禮義灌溉此心以廉耻潤澤此身以勤儉訓  
飭子孫此外奚所事哉

東谷贅言

田宅類

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夕營  
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  
寒而業屬之他人讎家群起而報復子孫反受  
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王陽明

凡田地基址相連處不可遷有吞謀併得之意或  
人因家貧事故轉售於我亦必以實價與之不  
可因彼事勢窮蹙故意推託欲其減價賤售諺  
云田是主人人是客自天地開闢以來此田此  
地賣者買者不知曾經幾千百人而後傳至於

省身集要

二卷

三

我我今得之子孫縱賢而能守能必其世世相  
承千百年而不失乎終亦遞相賣買無定主爾  
自吾有知識以來見吾鄉華屋腴田迭更數主  
其在他日可知已故魯文恪公云養兒強如我  
買田做甚麼養兒不如我買田做甚麼又云財  
也大產也大後來子孫禍也大財也少產也少  
後來子孫禍也少此先輩確論也彼罄智畢力  
勞勞役後厚自封殖其亦未之思乎

愚得

上元姚三老贊甲閣右嘗買別墅於勞勞亭之北

投書浦之南其中有池有亭有假山皆太湖怪石鈎闢甃堦奇崛玲瓏又有飛閣曲房藥欄花徑逶迤斗折粧點如畫周遭又有老樹壽藤葱蒨相糾秀色映發魚鳥親人良愜賞心一日狂客王太痴來遊焉留酌池上酒半酣太痴曰樂哉茲墅翁費值幾何三老曰費千金也太痴曰二十年前老夫曾觴詠於此主者告我費且萬金翁何得之易耶三老曰我謀之久矣其子孫無可奈何只得賤售太痴曰翁當效積皇公刻

省身集要

二卷

三

石平泉垂戒子孫異時無可奈何不宜賤售三老聞其言愀然不悅既而躍然引觴浮白謝之且曰太痴真達者之言哉老悖空與兒孫作馬牛矣

雪亭雜言

趙韓王宅園國初詔將作營治故其經畫制作俾於禁省韓王以太師歸是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池亦以局鑰為常高亭大榭花木之淵數歲時獨廝養擁篲負春鍾者棲止其間而已吁可鑒哉

洛陽名園記

王文正公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爭財為不義爾公奉身至薄所居甚陋真宗嘗欲治之公以先人舊廬懇辭而止

見錄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營園圃以為佚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廼謀治第樹園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

省身集要

七卷

五

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為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調宗族爾曹遵吾言毋以為慮

自警編

郭威襄公家居簡靜好讀書天文地理靡不通曉教訓子孫以儉素力學為務時公卿多置田產公獨不治上問之對曰臣一布衣荷陛下寵靈叨有封爵子孫衣食餘饒安敢增益俾生侈心

上善之嗟歎良久曰廷臣若郭某之忠誠朴實諸人不及也

古今樂石

慈湖先生曰先君一日閒步到蔬園顧謂園僕曰  
吾蔬園為盜者竊取汝有何計防閑園僕有余  
姓者曰須拚一分與盜者君可先公因忻然顧  
某曰余僕吾師也吾意釋然又云凡可怒者皆  
小人也然怒或動心則與小人相去一間爾

警編

華亭錢學士在告里居營第役煩里夫里夫有情

者學士譴之覺額對曰病矣學士問曰何病對

曰往時黃提刑營第老夫實受役傷督焉黃之

省身集要

上卷

三五

第今敗瓦頽垣矣老夫猶病痛不即死茲役之

不力何敢辭罪學士聞其言憮然遂謝遣里夫

雪亭雜言

吉水一豪家造樓占踰其孀嫂孤姪地基僅一間

弘治二年五月內一夕忽大雷電風雨移其樓

空其地以歸孤孀至曉又視之不失尺寸此可

為欺孤凌寡者之戒

瑣綴錄

子怨父貧弟攘兄富妻妾視豐儉為悲歡奴僕視

盛衰為勤惰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

貴則賤詩書矣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  
則志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也戒之哉

漁談

住宅墳塋栽培樹木衛之暢茂可觀如人衣冠整

潔自然令人望之起敬余每過鄉村見林木茂

盛者多昌盛之族而斫伐蕭條必家運陵替者

也堪輿家謂修竹茂林可驗盛衰之氣象信矣

信矣試凡居家竹木取用雖不可廢然必有節

有時常存愛護培植之意令其生生相繼方好

古人恭敬及於桑梓重親之所植也若先人所

省身集要

上卷

三五

手植者恣意妄伐漸至濯濯此人家退敗之徵

而不孝莫甚焉戒之

愚得

錢糧差役輸納自有定期惟先期辦理依期完納

免於公差催擾自然快活若託故推辭延及不

納使他人受比併之苦而我亦終不能免則何

益矣至於厚賄吏書飛詭稅糧求以避重就輕

而一旦敗露為罪尤大縱能隱秘不露而冥冥

之中鬼神譴責豈肯放過可不戒哉

愚得

斗斛秤等之類所以平物價而一人情也今人或

用二樣大入小出重入輕出其意只是要便宜爾然便益在我虧損在人與暗計竊取者何異故必較量大小輕重得中一件只用一樣出入皆同自然人已無虧况貧富有命算計全不在此愚得

嘗觀古人有云目所可見者護爾經營目所不及見者不須置之謀慮此有識君子之語也胸中何如寬泰許氏家藏

勤儉類

省身集要

卷一

三七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故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說苑道德經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墨子曰非無安居也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無足心也世之人衣不過被體衣千金之裘猶以為不足不知鶉衣緼袍者固自若食不過滿腹羅萬錢之珍猶以為不足不知簞食瓢飲者固自樂室不過蔽風雨峻宇雕牆猶以為不足不知繩樞

甕牖者固自安器不過適用玉杯象箸猶以為不足不知污尊坏飲者固自適惟其不足是以心之放僻意之奔馳無所不至以有限之年濟無厭之欲何時足耶歲月易邁狂迷不復死而後已悲夫感應篇

唐肅宗為太子時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臠上顧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污漫在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懼肅宗徐舉餅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柳氏舊聞

省身集要

卷二

三八

東坡言人心一息不可縱放閑散既久毛髮微事便自不堪誠哉是言也余平日之病正坐於此自小以讀書為業除把筆攻文外世事茫然不知纔有毛髮事則蹙蹙不自寧矣蓋懶惰之害也如此陶侃豪傑士也朝運百甕於齋外暮運百甕於齋內豈無所用其心哉正以人心一懶則百體俱怠百體俱怠則心日荒而萬事廢矣續白鷲編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

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頽然甘寢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故淵明詩曰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患于是勤可以遠淫僻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是勤可以致壽考也故大禹必惜寸陰鶴林玉露

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番澹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

省身集要

卷二

神志若疏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足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續自警編

日費千金爲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餒者幾千百人處眇軀以廣厦何如庇寒士以一席之地手  
省心詮要

天地所生財物固以供人之用然必樽節愛惜若有不得已而後用之之意雖所處有餘常懼不

足方能用度相繼倘務奢侈淫縱任意妄費不惟所用易竭而暴殄天物必爲造化所忌安能父享福祿乎  
愚得

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甚至袒衣皆綺綾之類宜其顛覆之無日此余目覩其事者可爲貪侈之戒續自警編

風俗奢侈所關不小如古今階亂者多在太平富庶之後其反治者乃因國亂民貧得之惺然錄

省身集要

卷一

與其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與其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與其侵奪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與其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李元衡  
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物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美麗布帛之蠹也口腹縱恣穀梁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故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蓋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動儉者

好靜奢者好驕淫儉者好恬澹有保一器終身  
無學者有衣一裘永年不敝者斯人也可以親  
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掌符璽

譚子

飽肥甘衣輕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不  
知止者殺身

省心錄

楊誠齋公夫人羅氏年七十餘居家寒月黎明即  
詣厨作粥一釜徧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  
東山公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我自樂  
此不知寒也汝爲此言必不能如吾矣東山守

省身集要

二卷

望一

吳夫人嘗於園圃種芋躬紡績以爲衣東山月  
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既愈出所積俸曰此  
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今宜悉以謝  
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布絹  
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饑人之子以哺吾子最  
誠何心哉誠齋父子視金玉如土芥誠齋司漕  
江東有俸給幾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東山帥  
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短椽土  
堦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史良叔守廬陵官滿

來訪入門升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  
法者因命畫工圖之而去夫誠齋東山清介絕  
俗固皆得之天資學問而婦道母儀所助亦已  
多矣

鶴林玉露

凡宮室器具衣服飲食交際禮儀之類只宜隨自  
家力量所能爲者務在豐儉得中如財本充裕  
故作貧寒之狀人鄙其吝用本窘乏故爲富貴  
之態人笑其侈君子均弗與也

愚得

聲色類

省身集要

二卷

望一

聲色勢力皆有魔皆能憑人皆有魔皆能中人乃  
憑其魔中其毒者每有死亡之禍世之人方熙  
熙然走死地如鶩趨大禍如享大牢而不自知  
也彼有法者可以戒魔有物者可以瘳毒實則  
謂何抱泊守素甘拙且愚

內篇

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爲  
甚俗以爲樂余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清慾寡則  
氣平體胖樂可知矣

詳文清公

上蔡云色欲已斷二十年來矣蓋欲有爲必須強

盛方勝任得故斷之也問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省心註要

要做好人全被嗜慾沉溺則嗜慾吾之讎敵也今人以此得嗜慾為快者是所謂借寇兵而資盜糧與憬然錄

書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民之所亂亡喪德者此聖人防民之沉湎于酒者至切也昔夏辛商受之喪邦稔康阮藉之喪德蘇易簡王全之喪生莫非酒也故范魯公質曰戒

省身集要

二卷

聖一

爾無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凶愴

類古今傾頹者歷歷皆可紀其言信哉自警編

酒之流禍聖人所深戒也然自昔賢豪亦每寄情

於此或名為太和湯或名為忘憂飲或稱歡伯

或稱紅友其曰但得醉中趣勿為醒者傳若有

深契焉者此其意豈在酒也哉彼盖有所託焉

爾故觀於酒誥則知古人防患之遠觀於酒頌

則知古人託興之深嗚呼士大夫豈能絕酒耶

惟勿溺於酒而已矣孔子曰不為酒困孟子曰

既醉而強酒聖賢之訓所當三復也新知錄

繒繳繁而鳥加給竿叢而魚逝故情不可極慾不

可窮達人以道馭情以理勝慾其庶幾乎內篇

晏子曰古者飲酒周觴五獻過之則誅漢法三人

以上無故群飲者罰金有差宋法夜聚飲酒而

曉散者坐死罪皆所以嚴酒禁防酒禍也皆祖

酒誥執拘歸殺之意也我國家湛恩汪濊無

群飲夜飲之禁而世之不檢者往往沉酣麴蘖

卒至亡身而喪家則酒之毒亦甚烈矣慎德君

省身集要

二卷

聖一

子獨不能一節之乎東谷齋言

淫穢一事極能損行瀆倫獲罪最重故陰律謂淫

人妻女者得絕嗣報吁可不戒哉感應篇

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

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蘇東坡

山雞自愛其毛終日影水目眩則溺人亦有溺於

自愛者芙蓉山有異鳥其名曰鴉愛形顧影不

自藏為羅者所得士之惟於世網皆由其不肯

自藏故爾夜蛾撲繞燈燭驅去復來弗至焦爛



弗止利祿聲色之在人往往甘其心而死之何以異於是哉極餘錄

關中隱士駱道耕嘗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座右左右夏至宜節色慾冬至宜禁色慾蓋一陽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且色慾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相爭之時尤損人爾馬永卿曰不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煖冷物以元氣佐喜

省身集要

士卷

四

自警編

怒此亦可為座右銘也耕道曰然自警編  
內詮曰人不斷淫慾猶蒸砂為飯雖有千劫只名熟砂謝上蔡謂有子後一點不宜漏泄每見世人論此便目之為迂而間亦有以為然者終非談虎色變余嘗即而譬之夜間燈油滿盞或一敲而油盡者必是燈草加多或延至二敲三敲以及終夜者必是燈草加少故欲此燈長久只肯愛惜盞內之油則燈亦可盡夜矣噫嘻人自情竇既開或有茂年中年而死於色者皆不自

愛惜者也肯知愛惜則元精日固而耳目聰明身體輕捷老者益壯壯者益強自可長生久視矣是以古人于此恒有節度如伊川以忘身狗慾為耻雖至七十而筋骨無損於盛年豈非明驗哉世之沉溺者如牽牛往屠市步步近死所而猶恬不知畏反以此說為迂甚至輕信房中採戰之術或手按尾間或飲伏劫藥以閉其淫佚之精謂之曰不泄豈知善牧畜者謹饗勒於未放善養生者謹思慮於未萌若欲泄而不泄他日未有不成奇疾而乾枯以死者吁膏燭以明而自煎枯木抱蠹而自朽世之人何不自愛惜也歟延陵氏

省身集要

二卷

四

貨利類

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之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曾子  
東南之美有荆山之麝臍馬荆山有逐麝者麝急則挾其臍投諸草莽逐者趨焉麝因得以逸令

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人有弗如之者以賄  
亡其身及其家何其智之不如麋耶郁離子

上蔡先生云透得利名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  
夫何足道真能言之鸚鵡也朱文公曰今時秀  
才教他說廉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是會說  
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即能言鸚鵡也

鶴林玉露

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

不明諸此往往於仕宦中冒昧禮法取不義之

省身集要

卷二

四七

財欲為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

雖無立錐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

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

矣如宋之呂文穆范文正諸公咸以寒微致位

將相富貴兩極曷嘗有賴於先世之遺財乎然

則取不義之財欲為子孫計者惑之甚矣從政各言

東陽陳同夫資高學奇跌宕不羈常與客言昔有

一士鄰於富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鄰之樂一日

衣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

齊沐三日而後予告子以其故士人如言復謁

乃命待於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贄始揖而進

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

富不可致士人請問其目富翁曰即世之所謂

仁義禮智信是也士人聞之愕然而退曰如此

致富其即死不願也同父每言及此輒掀髯曰

吾儒不為五賊所制當成何等入耶程史

寶器珍玩不可示之於權勢之人古琴名畫不可

夸之於貪污之士一動其心必索於我有識畏

省身集要

卷二

四六

禍者與之可也不然誅而薦賄無及矣筆疇

石崇被收歎曰若輩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致害

何不早散之某以為散之不如勿聚之為愈也

齊曹武被收歎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

止欲取吾財貨妓女爾但恨令眾輩見之武之

歎即崇之歎也噫世之營聚者可以鑒矣園塗錄

晉人有好利者入市遇物即攫之曰此吾可服也

此吾可食也此吾可資也此吾可器也攫已即

去市伯隨而索其有晉人曰吾利心忽熾雙目

暈熱四海之物皆若已所固有不知為爾物也  
爾幸與我若富貴當爾償市伯怒鞭之奪其  
物以去旁有哂之者晉人攘臂罵曰世人好利  
甚於我往往百計而陰奪之吾猶取之白日豈  
不又賢於彼哉何哂之有

龍門子

迷於利欲者如醉酒之人人不堪其醜而已不覺  
也

薛文清

阮汧云曾使封谿見邑人說猩猩在山谷數百為  
群里人利其血染毳剝色鮮不黠每設酒路側

省身集要

卷二

四九

又織草為屨更相連結人伏伺其旁猩猩見酒  
及屨則知為餌已遂相與斥罵其人且戒曰勿  
墮若計中舍之而去復相謂曰試共嘗之既而  
染指知味則冥冥忘夙戒相與沾濡不覺大醉  
因取屨着之顛連頓仆卒為人所擒余謂猩猩  
獸也曾何足道人為萬物之靈乃有贖貨好色  
貪爵戀祿迷而不知止者不亦猩猩之類也乎

三餘贅筆

海中有寶山焉衆寶錯落其間白光燁如也海夫

省身集要

卷二

五

有得徑寸珠者舟載以還行未百里風濤洶簸  
蛟龍出沒可怖舟子告曰龍欲得珠也急沉之  
否則連我矣海夫欲棄不可不棄又勢迫因剝  
股藏之海波遂平至家出珠股肉潰而卒越西  
有山氓鑿井得裹蹄金者在法民間發土藏必  
聞之官否則且有罪人有發其事者官捕氓索  
金氓隱金斷其陰而亡嗟夫天下之至貴者身  
爾人乃貴外物而喪其身身死雖寶奚用焉何  
其惑之甚也雖然世人死利者太半豈特二豎  
哉

龍門子

余渡江遇風以舟子善操舵且善轉蓬而舟幸無  
恙適有客於京師賈姓者放舟中流貨積萬斛  
江濤洶湧幾欲覆之旁有漁艇逐迎賈氏號泣  
曰漁者能生我耶寧以萬斛易漁者挽客入小  
艇客已驚怖如喪心人須臾風弱萬斛亦倖免  
其客大喜登舟議謝乃舉一敝裘且吝且予漁  
者笑曰裘值萬斛乎客曰生而死之則惜命死  
而生之則惜財漁者竟以不受去耕野子聞而

笑曰：泯泯而生，遑遑而索，戚戚而朽者，獨一賈氏云哉。耕野子

丁鴻問於龍門子曰：君子何以處貧也？龍門子曰：安之。曰：安之未能也。請問其次。曰：忍之。曰：忍之之道奈何？曰：茅茨土階，視如華棖，飛翬之麗，柴車蹇乘，視如文茵，飛黃之良，垢裘敝屣，視如繡裳，朱鳥之珍，藜羹糗飯，視如五鼎八珍之美，醜妻惡妾，視如毛嬙西施之艷，則羨念不生矣。是忍之道也。忍之，則自然矣。能自然，則安矣。

省身集要

卷二

五

虞丹子在傍聞之，啞然笑曰：吾處貧四十年矣，居之以道德，乘之以仁義，被之以禮樂，飽之以忠信，友之以廉潔，雖凍餒瀕死者數四，未嘗啓齒一言。蓋驪然若有晉楚之富，不知所謂貧也。是何也？心無愧怍也。苟有一毫外慕之念，則愧怍生矣。愧怍生，縱富貧也。况實貧乎哉？夫子盍以是告之，而徒陳說彼區區者，不亦誤乎？龍門子

天不能家訓，戶飭賢一人以誨衆人之愚，天不能家贍，戶給富一人以濟衆人之貧，非以賢私一

身富私一家也。灼艾集

夫惟出乎富貴者，然後不為富貴之所誘。何則？彼固有以破其誘也。市井之人，窮日之力，竭智巧以爭錐刀之利，人人自以為得，不知登山而下視之，此與蟻蚓之爭糞壤，有以異乎？非彼之暗而吾之明也。彼方居其中，而吾則立其表也。然則破富貴之誘者，必立乎富貴之表者也。孰為富貴之表？禮義是也。君子者，生夫禮義之山下，視禮義之市，而明見富貴之糞壤，則天下之富

省身集要

卷二

五

貴有不破者乎？古今名喻

夫世之貪夫，谿壑無厭，固不足責。至若常人之情，見他人服玩，不能不動，亦是大病。大抵人情慕其所無，厭其所有，但念此物若我有之，竟亦何用？使人歆豔於我，何補？如是思之，貪求自息。若夫天性澹然，或學已到者，固無待此也。陸放翁

劉下功有云：常人以嗜慾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晝永編

大駟鄴氏初家貧甚偶獲錢一千詣市門以粥蔬  
為事海賈見其巧給俾操舟海上久之分母錢  
與之俾商林邑扶南間而中析其利又久之犀  
象玳瑁香藥金翠珠貝之屬充牣左右又久之  
富遂與海賈齊被花帽文繡衣置麗姬十人朝  
夕擲管彈絲以為樂又久之遂盡挈貨寶東歸  
將泊岸鄴先登問家有無一夜颶風作舟盡覆  
無遺者鄴視纏腰者僅一千錢獨存鄴號痛欲  
絕龍門子往辭之曰汝向以千錢行今以千錢

省身集要

二卷

五三

返無所失矣又何以痛為汝以寶貨為可恒有  
物哉龍門子

有貨利則有好惡有聲色則有好惡然好惡在此  
不在彼故無欲為上不見次之是以至人不去  
聲色貨利而去識內篇

洛陽布衣申屠敦有漢鼎一得於長安深川之下  
雲罇糾錯其文爛如也西隣魯生見而悅焉呼  
金工象而鑄之淬以奇藥穴地藏之者三年土  
與藥交蝕銅質已化與敦所有者略類一旦持

歷禮貴人貴人寶之饗賓而玩之敦偶在坐心  
知為魯生物也乃曰敦亦有鼎其形酷肖是第  
不知孰偽孰真爾權貴人請觀之良久曰非真  
也衆賓次第咸曰是誠非真也敦不平辯數不  
已衆共折辱之敦禁不敢言歸而嘆曰吾今然  
後知勢之足以變易是非也龍門子聞而笑曰  
敦何見之晚哉天下不獨一鼎為然也龍門子  
南都守備某者嘗建玉皇閣於私第延方士煉丹  
方士知守備奪人玉縑環價值數鎰乃給之曰

省身集要

二卷

五三

玉皇好繫玉縑環守備即獻之方士并丹鼎竊  
之而去有滑稽作詩刺之曰堆金積玉已如山  
又向仙門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原不  
繫縑環雪亭雜言

晉人有終胥氏阨於貧窶盡無斗儲身無完衣與  
其妻謀曰古語有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  
攘攘皆為利往予安得獨死貧乎予將貨百金  
而學賈焉其婦悅而聽之終胥氏去三年所向  
輒不利其憔悴益甚楚人有羊熊氏好使氣凌

踐同類衆譁然弗從共起而折辱之羊熊氏恚  
曰彼非能辱我也辱吾之無勢爾淮陰起於亡  
虜絳侯出於織薄樊將軍興於屠狗古今若是  
者何可勝數予何以異彼哉彼能而我不能愧  
也於是瀝觴自誓曰所不能取金印如斗大者  
有如是酒言已拂衣徑去徧詣五侯之家無見  
禮者如是者亦三年流離困頓愈有所不堪一  
日會終胥氏於逆旅各言其故相與流涕不止  
逆旅主人恠而問之二人以實計以旅主人反  
分身集要 卷二 五

反不自知乎二人相顧駭曰何謂也曰範圍至  
道妙契天符初無聲臭不分遠近非至寶與其  
博無際其厚無涯其高無上其深無下非至寶  
與函天包地載陰負陽日月同明鬼神同妙非  
至寶與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終古特立不遷不  
變非至寶與二人欣然笑曰吾二人窠亦覺矣  
於是如獲萬金之資上公之爵而歸龍門子  
今夫傭工道丐之人微幸得十數錢則買銷市酒  
欣然大醉自以爲天下之樂莫踰於已而千金  
省身集要 卷二 五  
之子苦身乞乞以程錙銖日夜恒不足若以爲  
人之生於天地間種種嗜好無一之可少者不  
知人之所甚愛而至不可少者莫如七尺之軀  
乃其住於世也則又有備有短卒無不腐爲野  
土化爲瓦礫而後已者則此七尺之軀亦終不  
得自有矣而又何種種嗜好之足有哉惑亦甚  
矣唐荆川  
人行仁義而惡衣服者是素纁韞玄珠也外若賤  
而內實貴人徇利欲而美冠裳者是芳綺覆糞

九也外雖馨而內實臭龍門子

終南有猛虎逐鹿鹿走崖窘甚自謂必死乃墜崖  
虎貪鹿亦隨而墜并死深崖中獵者遇而獲之  
玄微子曰吁嗟哉虎知虎之能死鹿而不知崖  
之能死虎也故貪鹿而忘險於崖豈惟虎為然  
耶秦失鹿項羽逐之鹿走垓下羽隨而逐於垓  
下不知垓下為漢高之崖而韓信輩又崖中死  
羽石也鹿逐而羽亡并為漢高獵之使虎不貪  
暴崖惡得而死之使項羽不貪暴垓下惡得而  
死之嗟夫虎不悟而死於崖項羽不悟而死於  
垓下亦可謂貪暴者之戒矣穎胡子

質素類

李文靖公沈厭營利世務罕以嬰心所居陋甚不  
以屑意堂前藥欄壞亦不問其夫人戒守者勿  
葺以試沈沈終不以言夫人曰藥欄壞亦不問  
何也沈笑曰安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又請治第  
沈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固可管辦但佛家以  
此為缺陷世界我安得皆圓滿如意必求稱足

耶終不聽自警編

今人飲饌務尚豐腴一筵之設水陸畢具賓客入  
口無幾祇以厭飫諸僕從爾不知此何益也司  
馬溫公言其先公判群牧時客至未嘗不置酒  
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  
棗柿殺止脯醢菜羹器用磁漆當時士大夫皆  
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  
士大夫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  
皿非金銀滿案不敢會賓友嘗數日營聚然後  
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  
俗而靡者鮮矣風俗頹弊如有世道之責者  
既不能禁忍助之乎溫公之在洛也與文潞公  
范忠宣公相約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  
從不問一日潞公有詩云粟盡甘顏子陋食  
鮮不愧范郎貧范和之云盍簪既屢宜從簡為  
具雖踈不愧貧公和之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為  
具更微誰笑貧諸公節用惜福極力救弊真百  
世師也今之士大夫盍亦倣而行之圖涂錄

者身集要

二卷

五



杜祁公語錄云公為相食於家惟一麪一飯而已  
或議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爾名位服用皆國  
家者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  
敢盡以自奉乎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為  
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灼文集

范忠宣公親族間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惟儉可  
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終身佩  
服公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麤糲每退  
自公布衣短褐率以為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

省身集要

卷二

五

達官始終如一古今藥石

寇萊公為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  
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豈  
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  
蓄財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惟務施與公  
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  
時有破壞則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諷之笑荅  
曰彼詐我誠雖敝何傷且不忍處之久而以敝  
復棄也諷者愧服頌輔寶鑑

真率銘曰吾齋之中弗尚虛禮不迎客來不送客  
去賓主無間坐列無序真率為約簡素為具有  
酒且酌無酒且止清琴一曲好香一炷閒談古  
今靜玩山水不言是非不論官事行立坐卧志  
形適意冷淡家風林泉清致道誼之交如斯而  
已羅列腥膻周旋布置俛仰奔趨揖讓拜跪內  
非真誠外徒矯偽一關利害反目相視此世俗  
交吾斯屏棄灼文集

省身集要

卷二

六

蘇長公在黃州嘗書云東坡居士自今以往早晚  
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  
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  
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  
曰省費以養財則陽錄

鷓鴣子曰唐末京師人春遊以牡丹花為勝賞劉  
淵邀客賞花乃繫水牛數百頭於前曰此劉氏  
黑牡丹也夫牡丹花之富貴者也彼愛之者亦  
不過草頭露爾若擬淵之牛不猶寶藏中之八  
卦絲竹中之風雅邪鷓鴣雜著

全華俞君大有敦愿而有禮好古而能文閒雅不  
喜自耀深居退處若能遺世者所居之齋題曰  
養素其言曰世道之降也我知之矣雕棟刻楹  
丹漆黝堊文窗綺䟽錦幃繡幄者居室之華也  
於我乎何加我則土壁而茅簷繩樞而甕牖匡  
牀席門僅容俯仰以養吾素而已狐袖豹褊烹  
肥膾腴青紅奪目甘醴淪膚者服食之侈也於  
我乎何與我則被褐而束葦飯糗而茹藜粗糲  
淡泊僅禦饑寒以養吾素而已脅肩累足拱手  
省身集要 卷二 空一

屈膝屏氣卑聲傾歌詭及者禮之繁也我則不  
能惟知率情任質直躬正色無求於人不忤於  
物以養吾素而已剽雋掠竒絺章繪句彩雜炫  
露為祿之資者辭文之麗也我則不為言務其  
達文以適意不求世知惟理之務以養吾素而  
已彼恃其華我以為陋彼快其侈我安吾約彼  
逞其繁我執吾簡彼眩其麗我守吾白去偽存  
真以全吾之天而返道之樸庶幾乎立兩間而  
無一愧怍也乎 方遜志

莊簡公悅以兵部尚書致仕歸杜門不出公私  
事一無所預見風俗奢靡日甚於是益崇節儉  
以率子孫嘗有言揭屏間以示人曰客至留饌  
儉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  
擡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侈奢而可久亦將  
免煩勞以安生公清儉素約自小官至重任終  
始如一為縉紳表率者四十餘年 名臣錄  
章文懿之學自日用飲食動靜以至出處進退之  
大惟循乎心之安求不倍於道而已未嘗炫竒  
節飾異行以取尚於人者至於粹養獨得深造  
遠詣於義利是非之際凜乎有死生不易之介  
海內之士翕然稱楓山先生為古君子也嘗曰  
學者奉身務要儉約不可好華侈苟好華侈必  
至貪得他日居官必不能清白 吾學編  
朱恭靖公歸吳趨里中市貨溢衢紛華滿耳入公  
之堂蕭然如村落中見野翁環堵出與賓客遊  
魚魚雅雅宛如崑山舊弟子里中後生思畏名  
檢者欲一有為則曰恐朱玉峯先生知也 士範

金溪胡九韶從吳康齋學易造詣潔修家甚貧課

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九頓首謝天賜

一日清福其老妻常笑之曰一日三餐粥何

名為清福九韶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

幸一家骨肉飽煖無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

囚人非清福而何予為童子時聞長者談此事

輒笑之逮正德辛未被華林之寇已卯遭宸濠

之變避難山中饑渴頓踣至無所容身始信九

韶清福之言良然敬清江

省身集要

二卷

三

省身集要卷之三

京山胡宗洵師稔甫輯

義命類

修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夕思

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

其不知命也薛文清

人之貧富貴賤壽夭皆有一定之命改換不得加

減不得只當隨處安之然人不安命只由心不

知足爾若能就人不如我此量一番如此心

省身集要

三卷

乙

欲富便思世人有終歲勤苦衣不蔽體食不充

腹者今我既得衣食雖是粗惡然可免饑寒何

必求美即此推之凡事皆然便知知足便能安

命不復過求矣愚得

子弟之賢不肖係諸人而世人不以其不肖為可

憂子弟之貧富貴賤係諸天而世人乃憂其貧

且賤而多為不義之事以求富之貴之得非倒

見耶畫永編

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

與人不合即尤人纔不得於天即怨天其心愈

懷勞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何嘗天壤薛文

人事盡而聽天理猶耕墾有常勤豐歉所不可必

也不先盡人事者是舍其田而弗芸也不安於

靜聽者是揠苗而助之長者也孔子進以禮退

以義非盡人事歟得之不得曰有命非聽天理

歟錄冬粹言

士之出處當安於義命許魯齋曰世間巧拙俱相

半不許區區智力爭此言宜念薛文清

榮與辱相倚得與失相勝負成與敗相循環古

今未有榮而無辱得而無失成而無敗之理雖

天地之運陰陽之化物理人事莫不皆然處之

不以道則纖毫之寵必搖而一唾之辱必剝矣

故君子於外物重輕皆所不恤顧其在我者何

如爾自昔大聖大賢不幸橫罹禍患恬然不易

其素者灼見乎此而已矣省克錄

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人惟起居飲食日順

其常福莫大焉昧者不悟其為福而徒歆慕名

利不知名利外物也顧可常哉樂善錄

予在湖南一日山行午飲農家見其壁上有詩四

絕意甚警策第不知作者為誰或曰晦翁詩也

其一曰鵲噪未為吉鴉啼豈是凶人間凶與吉

不在鳥音中其二曰耕牛無宿草倉鼠有餘糧

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其三曰翠死因毛貴

龜亡為殼靈不如無用物安樂過平生其四曰

雀啄復四顧燕寢無二心量大福亦大機深禍

亦深雪亭雜言

大凡人遭困厄失意時當反顧回思不然便齟齬

不堪矣唐王叡作解昭君怨詞云莫怨工人醜

畫身莫嫌明主遣和親當時若不嫁胡虜祇是

官中一舞人會此意可以處窮矣黃山谷云余

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抱

被出宿於城南余所僦舍雖上雨旁風無所蓋

障市聲喧聒人不堪其憂余以為家本農桑使

不入仕途則田中廬舍自當如是又不可不堪其

憂邪山谷之見可謂達矣新知錄

馮瀛王詩雖淺近而多諸理世亦盛傳但罕見其  
全篇如云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但知行好  
事莫要問前程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  
觀此理天道甚分明又云莫爲危持便愴神前  
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  
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  
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嗟乎此不知安  
義命者所宜三復也青箱雜記

子路勇於義嘗言曰人不能甘勤苦不能恬貧窮

省身集要

四

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余觀其爲  
親負米百里之外非其能甘勤苦乎衣敝緼袍  
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非其能恬貧窮乎仕衛  
赴孔悝之難結纓而死非其能輕死亡乎嗚呼  
此所以爲仲由也修相錄

趙飛燕讒班婕妤好呪詛於成帝婕妤曰鬼神有  
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理明辭  
辯深足感人范滂繫獄吏俾祭臯陶滂曰臯陶  
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

益詞語與婕妤類後人達此可以廢無益之禱  
祝矣極壯錄

楊損宅舍與路巖比鄰巖方爲相欲易其廬以廣  
第時損族仕者十餘人議曰家世盛衰繫權者  
喜怒不可拒損曰今尺寸土皆先人舊賞非吾  
等所有可奉權臣邪窮達命也卒不與談資

蘓東坡詩曰蝸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  
疲竟作粘壁枯邵康節詩曰安分身無辱知幾  
心自閒雖居人世上却是出人間此語可爲知

省身集要

三卷

五

進不知退者之戒夫人皆以人事可以致富貴  
計謀可以致功名不知一作一轍有物宰之爲  
之而成者非其能也命之至也况爲之而不成  
者多乎造物無言也人不可以惑其聽造物無  
形也人不可以瀆其公世之人役役敝敝於百  
年之間無頃刻之自安不亦深可哀邪自警編  
李應字舜工知絳州還朝閣門祇候李康伯謁之  
因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爲  
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曾相識盍一往見之

倭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馬能隨群逐隊趨炎赴熱看人肩睫以冀推挽乎道之不行命也尚論編

伊川謫涪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知此是舍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與之言已去不可追矣余謂惟達故舍達是智舍是勇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使未聞道必有貪生怖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哉可者委順而無貪怖之

省身集要

卷二

六

心也朝聞道是達夕死可矣是舍達須是平時做工夫舍則臨事自然如此鶴林玉露

蘇平仲曰吾嘗自安東浮海至於崑山三遇颶風再遇淺一遇寇自分必死視吾身如無馬颶也淺也寇也亦視之如無馬故吾起居飲食言笑與平時無異舟中之人皆戰慄如立冰雪間蓋上下作聲無復人色吾慰之曰四面皆水矣無所往矣葬於魚腹血於兵刃命矣懼亦死不懼亦死孰若不懼哉畢竟舟泊平沙俱無恙愚謂

吾輩當窺透此關庶幾平日有定見定力不幸而遇逆境自能順受而方寸不亂也雪亭雜言

豐城涂副使爲諸生時祈夢於九鯉湖仙祠夢入古寺花木映簾泉聲滿戶壁間有唐詩一絕云月華星彩坐來收。嶽色江聲暗結愁。半夜燈前十年事。一時和雨到心頭。既覺悵然自分科目絕望矣越數年登進士爲御史以仙祠之夢不足信後爲廣東副使巡海至山中古寺風景依然如夢仰見所夢唐詩濃墨大字書於壁間乃

省身集要

卷三

七

惕然驚疑達旦不寐次日乃得罷官之報蓋仙祠之夢多驗於結局也類如此雪亭雜言

江東有太守某者文雅風流頗著時名在郡二年遣吏携數百金入京賂劉瑾求速化苞苴既入矣越數日劉瑾事敗伏誅太守亦以鑽刺落職初太守遣賂入京也尋慮事不諧悔之乃禱紫姑仙以決疑仙姑降筆曰幾樹甘棠種未成使君何事苦經營雷霆怒擊冰山碎只恐錢神也不靈噫人之作僞行險而鬼神之不可欺也如

此哉言

羅整菴父栗齋先生家居日三子已鼎貴公禮部

尚書欽德按察副使欽忠通政使其初輒迎養

後乃更疊在告依依親庭不忍舍去滿門孝義

海內賢之公官兩都時留家子視家事訓飭相

繼如曰勢位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又曰愛好

人窮貪嚼不爛人以爲確論仲子謁選未嘗通

書故舊瀕行酌卮酒而訓之曰前程有分定惟

安義命便是比授官有期欲圖南方以便省問

省身集要

卷三

八

乞公一達相知公復之曰數字本不惜但似于

信命欠確爾竟不與南雍劄記

人品類

君子如青天白日小人如陰霾晦霧君子如祥麟

瑞鳳小人如乳虎蝮蛇君子如古栢喬松小人

如叢棘蔓刺君子如圭璧小人如砒砒此君子

小人之氣類窮天地古今而異趨者也君子以

義合小人以利合君子得君則務正救小人得

君則務詭隨君子出處狗道小人向背狗利君

子明白正大則其勢易踈小人迂回曲屈則其

勢易親君子無利口言或不達其心小人有俟

舌心實不副其言君子既退則身安山林雖使

之終老無所憾也小人既退則眼穿市朝凡可

以自售無不爲也此君子小人之心術必審觀

詳察而後見者也吳履齋

劉忠肅公摯論人才大槩曰性忠實而有才識上

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次也有才而難保可

借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

省身集要

卷三

九

人終不可用自警編

君子如嘉禾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

草不種而生而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去而

治者也蘓東坡

挺特自守者必君子攀援附阿者必小人傲則仰

慚則俯邪則敬正則平人心寬平則光明狹險

則幽暗光明者君子幽暗者小人薛文清

小人詐而巧故人悅之者衆君子誠而拙故人知

之者寡省心銓要



問邑之貴則數高位者以對問邑之富則數積財者以對問邑之人物則數脩德勵行濟世範俗者以對而富與貴不齒焉故肆志一時者為軒鶴為牢豕尚友千古者為景星為喬嶽鄒東郭遠而望之儼乎如王公大人弁冕端委圭佩玉坐於廟堂之上使人一見而敬心生焉近而視之澹乎若岩壑幽人被薜荔帶女蘿餐菊為糧紉蘭為佩呼吸日月摩挲雲煙使人一見而塵心息焉楊誠齋

省身集要

卷三

十

文路公處大事以嚴韓魏公處大事以膽范文正公處大事曲盡人情三公皆社稷臣也朱文公論本朝人物以范文正公為第一東谷贊言

張東海過蘓步坊賦詩曰京坡昔日此閑行此地遂留蘓步名何事章惇瘞毛骨子孫羞認是先塋愚按東坡投荒嶺海章惇實為之而後世流芳遺臭乃如此欺謂人心無春秋哉雪亭雜言  
劉瑾擅權日簸頓關紐禍福縉紳南床彈文有曰借春色以繁桃李奔走庸人假威力以運風雷

銷磨正氣然考其汲引者多匪人而君子亦有與焉者矣羅織者多君子而匪人亦有與焉者矣及瑾事敗蒙其汲引者槩斥之被其羅織者槩起之嗚呼君子小人幸不幸類如此雪亭雜言

省身集要

卷三

十一

或問姦人與小人何以異予曰敢於為惡而無忌憚者小人也為善之名終無為善之實有為惡之心初無為惡之跡者姦人也斯人也從君子則君子愛之從小人則小人愛之彼奴顏婢膝昏夜乞哀姦之柔者也口蜜腹劍深情厚貌姦之戾者也姦之柔者志在於希寵姦之戾者志在於毒人東谷贊言  
或問張無垢曰人於倉卒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抑其識耶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恐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又問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清脩集  
自處超然處人藹然無事澄然有事斬然得意欲

然拂意泰然此非養盛者不能也燕居獨處汨  
汨然群居類聚施然沒會沒理軫軫然臨境  
上穀俵俵然志得意適揚揚然困窮拂鬱戚戚  
然則其所養可知已矣 耿楚侗

政術類

人有恒言爲治之道必先除弊以悅民心然後興  
利以造民福蓋除弊以解懸民心即喜興利便  
須用民財勞民力非得其心則民將生怨故二  
者當有先後然非真知利弊之詳確則是非混

省身集要

三卷

十一

淆吾以爲利而興之而不知其爲害以爲害而  
除之而不知其爲利或興除之際未得其法則  
弊隨生而害又起故又在於廣詢博訪取決賢  
智不專一己之見而求通輿論之公如古人所  
謂合人情宜土俗而不失霸王之意然後興除  
各當而德澤及於民矣 厲學錄

文中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切

中後世祿仕之病

自警編

或問初入仕途讀律當以何者爲先子曰先讀治

已之律若不能律已而遂律人難矣哉如出入  
人罪故禁故勘平人決罰不如法老幼不携訖  
之類皆治已之律宜書座右奉以周旋不然八  
將議其後而當路者或毀其課矣 東谷贅言

當官不接異色之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媪宜踈絕  
至於工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不宜  
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  
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  
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即墮其術中如房瑄

省身集要

三卷

十一

爲相因一琴工黃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  
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踈遠亦清心省  
事之一助 薛文清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  
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  
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於公卿皆得  
咬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  
何愁無飯喫 鶴林玉露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

爭自息 景行錄

民至愚而神不可欺也。惟至誠足以動之。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分所當為。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受惠多矣。 薛文清

前輩教人居官。廉不言貧。勤不言勞。愛民不言惠。鋤強不言威。事上致敬。不言屈已。禮賢下士。不言志勢。庶於官箴無忝。 東谷贊言

治獄有四要。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薛文清

正以立心。廉以律已。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居官之七要也。 薛文清

諫議大夫崔公孺。韓魏公夫人之弟也。性亮直。善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孺曰。

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

置之通衢。以爲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 自警  
王荆公新法煩苛。 晚歲歸鍾山作放魚

詩云。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而以麩代犧牲者。何殊。余嘗有詩云。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疎。幅巾投老鍾山日。辛苦區區活數魚。 鶴林玉露

余子俊正不詭俗。廉不近名。嘗語人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慎勿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之地。 名臣錄

程明道先生攝邑。盛夏塘堤大決。法當言之。府府言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是則苗稿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果大熟。 自警編

范文正作守時。歲荒且疫。公與徭役以勞之。曰。使民得食其力。又氣血運動。而疾病不生。 晁氏容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曰。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邑宰皆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

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痒切吾身。

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  
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蓋祖述梅溪而敷衍  
之者約文集

楊文襄公一清曰當今為政之務在省事不在多  
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  
不在煩苛自警編

陳恭愍公選有云居此官即欲盡此職行此事即  
欲盡此心名臣錄

工於謀者有術中之隱禍詳於禁者有法外之遺  
省身集要 三卷

奸風林無寧翼湍水無縱鱗奸宄之熾皆緣禁  
網之嚴罅漏之多每由防範之密故聖人寧受  
不足之名而推其所餘以遺後人不忍盡用其  
術以求多於天下龍川子

真西山帥長沙郡人為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  
於壁間者其辭曰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若欲  
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  
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修齡不須更作生  
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鶴林玉露

杭州有太守某初下車僚佐釀飲請遊西湖且言

湖中三竺六橋山水之奇畫船蕭鼓清歌妙舞  
之樂為南國遊觀之甲太守曰某往時銜命秦

川曾登西華絕頂俯瞰層巒疊嶂如列蟻垤計  
西湖之山不過如是又嘗勾當荆南公事泛樓

船浮洞庭忽怒風驅濤撼地刮天魚龍踊躍墻  
歌柁折計西湖之水不過如是至於歌舞之事

素心厭之况職務填委莫知頭緒不能從諸公  
游敢謝不敏僚佐皆汗顏而退自是太守在任

三年而西湖樂事殊不諠譁東谷贊言

惟士之廉猶女之潔苟一毫之點污為終身之玷  
缺毋謂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愛心之神明其

何可欺黃金五六駝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以為  
榮千載之後有餘戮彼美君子一鶴一琴望之

凜然清風古今王雁軒

古者於民饑溺猶已饑溺心誠求之若保赤子嗚  
呼入室笑語飲釀嗜肥出則敲朴曾痛痒之不  
知人心不仁一至於斯淑問之澤百世猶祀酷

吏之後今其餘幾誰甘小人而不為君子

王肅

厚熹近小人尹氏不平於秉鈞開試心布公道

武侯獨優於王佐故曰本心日月利欲能之大

道康莊偏見室之聽信偏則枉直而惠奸喜怒

偏則賞僭而刑濫惟公生明偏生暗

王肅

爾服之華爾饌之豐凡縷絲與顆粟皆民力乎爾

供居焉而曠厥官食焉而怠其事稍有人心胡

不自愧昔者君子靡素其餐炎汗浹背日不辭

難警枕計功夜不遑安誰為我師一范一韓

王

省身集要

卷三

六

臞軒

杭有市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

而金色人爭鬻之余質其一剖之如有煙撲口

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恠而問之曰若所市

於人者將以實邊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銜外

以惑愚瞽也甚矣哉其為欺也賣者笑曰吾業

是有年矣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

於子乎世之為欺者多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

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臯比者澆洗乎干城之

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畧耶峨大冠拖長紳者昂

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周之業耶盜起而

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

不知理糜廩粟而不知耻觀其坐高堂盛騶從

醉醇醪而飲肥鮮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

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

子是不察而以察吾柑何也余默然無以應

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憤世疾

邪者耶而託於柑以諷耶

劉履齋

省身集要

卷三

九

清介類

漢吳郡陸公績仕為鬱林太守泛海歸吳行李蕭

然舟輕恐覆取巨石為裝蓋其廉如此公家妻

門內石留於家至今猶存而埋沒土中僅露其

背過者猶能指而稱之曰此漢陸公鬱林石也

然未有表識之者御史樊君祉按吳中聞而美

之謂太守史侯簡曰先哲遺物固宜表識且有

可以風勵乎人者在顧其石僻在東城非官吏

朝夕屬目之所其為埋沒等爾吾將有以置而

立之侯以為然於是曳置察院之側作亭覆之而樊君名之曰蕪石石始僻而通久湮而顯觀者闕然足跡不絕皆曰古之才御史必以揚清為事樊君此舉其有功於風紀甚大且又自茲以往凡過而視之者其蕪士固欣然摩挲愛玩以益勵其操若夫貪者將俛首赧顏趨而過之有不動心改行者尚得為人類乎吳文定記

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東山先生嘗為予言

省身集要 三卷

十一

士大夫清蕪便是七分人了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伯子誠齋公冢嗣也清節高文趾美克肖其帥番禺將受代有俸錢七千緡盡以代下戶輸租有詩云兩年在鬢霜華照管南人沒一此七百萬緡都不要脂膏留放小民家又別石門詩云石門得得泊歸舟江水依依別故侯擬把片香投贈汝這回欲帶志來休蓋昔吳隱之守五羊不市南物歸舟有香一片舉而投諸石門江中用此事也鶴林玉露

世之蕪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為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苟取猶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為次也薛文清

揚伯起性公蕪不受私謁子孫嘗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勸之開產業公不肯曰使後世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頤輔實鑑

省身集要 三卷

十一

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斲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管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他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古今樂石  
張無垢在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書不肯轉官人皆以為好名之過無垢曰既請月俸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於我心實有不安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貪者往往不覺尋思

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醫人。既不自知病，又惡人醫病，猶婦人妬者，非特妬其夫，又且妬人之夫，其惑甚矣。無垢此喻甚切。世降俗薄，貪濁成風，反相與非笑，廉者諛佞成風，反相與非笑，直者軟熟成風，反相與非笑，剛者競進成風，反相與非笑，恬退者侈靡成風，反相與非笑，儉約者傲誕成風，反相與非笑，謙默者賈子云：莫邪為鈍，弓鉛刀為銛。東坡云：變丹青於玉瑩，弓乃反謂子為非智。風俗至此，豈不

省身集要 三卷  
可哀 灼文集

盧坦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矣。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棠驚其言。談資  
管寧少時，與華歆為友，嘗與歆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與瓦石無異。歆撻而擲之，人以其知其優劣，余謂二子蓋賢智之過者也。撻之中

道猶未盡焉。昔程伊川行雍華間，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忘之，則涉水而墮也。伊川不覺嘆曰：千錢可惜，坐中一學者應聲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嘆乎。伊川曰：使人得之，乃非亡也。吾嘆夫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為用矣。呂與叔曰：誠如先生之言，彼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即是觀之二子蓋賢智之過者矣。雖然，末世風俗澆漓，人心愈趨愈下，日夕營營，惟貨利是求。若二子者

省身集要 三卷  
豈多見哉 新知錄

孔顛為司徒長史，二弟東還，顛迎之，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顛命置岸側，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東還作賈客耶。命燒盡而去。談資  
張文節公為宰相，所居堂室不蔽風雨，服用飲膳與始為河陽書記時無異。其所親或規之曰：公月入俸祿幾何，而自奉儉薄如此。外人不以公清儉為美，反以為有公孫布被之詐。文節嘆曰：以吾今日之祿，雖侯服王食，何憂不足。然人情



由儉入奢則易由奢入儉則難此祿安能常恃  
一旦失之家人既習於奢不能頓儉必至失所  
何若無失其常吾雖違世家入猶如今日乎聞  
者服其遠慮溫公家範

胡威之父子以清慎名世祖問威之卿清孰與父  
對曰臣清不如臣父帝曰何以勝汝曰臣父清  
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以不如杜正獻公嘗  
言居官清廉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檢者  
衆必譖已爲上者不加明察適取禍爾但優游  
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漫叟拾遺

吳訥家居環堵蕭然周文襄公巡撫江南見公宅  
窄隘欲爲創新第於舊址公曰某素不愛華麗  
何爲勞民傷財以重吾罪耶文襄乃止名臣錄  
薛西原公里居十七年儉約自居常如貧士雖村  
翁野監接之盡禮人以非義干者即婉言却之  
人亦無怨嘗自書曰雖小事不可爲人囑託縱  
能救人於患難而自損廉耻多矣已之德與他  
人之事孰輕孰重此事當銘之於心不可忘也

誓之於死不可改也其介如此古今藥石

劉東山公自入任以來不營田宅之利官至大司  
馬不爲子孫求恩澤忤瑾被逮故人贈遺皆謝  
絕不受至肅州貧無所資潘臬諸司畏瑾不敢  
謁穀三學生徒相繼食之其清約如此灼艾集  
耿公裕爲禮部尚書時嘗曰吾暮自部歸必經過  
三原王公之門見其老蒼頭每持秤買油吾自  
入仕未嘗買油故每過輒面城而行蓋愧也後  
耿公代王公爲吏書嘗以此語人其心服如此

可謂賢也又朝士嘗言王公之子自三原來京  
省公只如貧士自催一驟毫不干涉有司公一  
女適宋監生止乘市井所覓兩人小轎嘗發銀  
二兩命家人託雲南張知印買寶石叮嚀切勿  
令公知其刑于之化非一日矣續自警編  
宋潛溪臨財廉嘗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餓而死不  
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爲名言權要索文者非其  
人雖置金滿囊一字不與縱與之亦不受餽日  
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爲獻公却不受上以

問公公對曰天朝侍從之臣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吾學編

熊恭簡公平生清節一介不取其巡撫雲南平蠻

公宴之日乃受金花彩段或者疑焉次年公還

京召有司領金花彩段貯庫始知公不肯以清

病人也不然當日公不受誰敢受此與張平崖

納侍女之事頗相類東谷叢言

天台魯公穆平生力學清苦祁寒盛暑不廢嘗書

人咬得菜根斷則百事可做之語於座右毅然

省身集要 三卷

以清操自勵登進士還鄉杜門讀書戒行有司

贖鈔萬緡辭謝弗受或曰贖亦禮也柰何拒之

穆曰筮仕之始未有益於鄉里而先厲之可乎

拜御史密奏漢庶人不法以敢言者名常州大

賈坐法當死餽白金三百兩乞減死公叱而麾

之其人復以請遂執以聞竟寘之法為人剛正

清慎內恕外嚴歷事中外三十餘年家無餘資

被服如寒士有羔羊之風焉續自警編

于肅愍公謙巡撫河南山西遷大理卿前後幾二

十年其入京議事獨不持土物賄當路汴人嘗

誦其詩曰手帕磨菰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

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問閭話短長名臣錄

山襄毅公雲沉毅有謀用兵如神廉正自持淡然

儒素出鎮廣西時帥府有鄭宰者老隸也性鯁

敢言公呼而問曰世謂為將者不忌貪廣西素

饒珍貨我亦可貪否宰曰公初到正如一新潔

白袍有一點污如白袍點墨終不可滿公又曰

人言土夷餽遺苟不納彼疑且忿柰何宰曰居

省身集要 三卷

官贖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乃畏蠻子耶公

舉手禮牢曰教我教我吾學編

羅文毅公倫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

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

以為意南雍劄記

廖恭敏公莊為人易直表裏坦然不子子以為異

接對士類不見有纖毫貴勢態尤篤於鄉里故

舊賓至卮酒豆肉輒與為懽既為法官所親或

勸稍謝往來以遠嫌疑公笑曰昔人有言臣門

如市臣心如水吾無愧吾心而已沒之日無以爲歛足以見公之平生焉。續自警編

都督王公信沉毅簡重被服儒素出入省駟從歷

鎮大邦不營私產平居默坐展玩經史寬袍緩

帶糲飯蔬羹故人婚喪傾心賑恤無所顧吝出

鎮三十年筭無華衣廐無肥馬鈴閣之下寂無

人聲金玉歌玩一無所好被命總理漕運即日

就道嘗語人曰荷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

江水洗滌肺肝少盡區區爾。吾學編

省身集要

三卷

三十一

胡公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性清

儉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一月烹二雞

胡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

年嘗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全始終之志爾今

好大嚼詎不爲吾累乎胡三宰大邑不携妻子

之任或曰子之名固美矣柰妻子何胡笑曰此

庸人見也吾豈無糟糠之義而不念乎嘗於是

思之爛熟爾吾輩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

孰不欲砥礪名節以守志及登仕路則以

耳日玩好聲色之物敗身家者比比焉矧婦人

小子輩其性猶水有以金珠錦繡搖目之物

其性彼必欺吾而取之借使僥倖不露吾去任

後人必詈笑曰胡某外佯廉而內實貪以是計

之故不欲妻子之累身也。灼艾集

林見素公性簡儉居官尤廉約不取隸金不費公

廬蕭然若寒素深厭末俗奢侈欲以身爲表率

一時同德諸老推先焉。士範

士大夫若以一官之廩祿計則不知其爲素餐請

省身集要

三卷

三十九

以驅役之卒承奉之吏供帳居處詳陳悉筭則

凜然如履冰及然如臨淵有媿於方寸者多矣

若使奉公治民之道不加之意其與竊人之財

而爲盜者何異哉。省心錄

公恕類

張繹曰鄒志完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伊川

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

當於無過中求有過。自警編

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審察時宜寬緩處之切

不可聞惡遽怒先自焚燒况傷乎急暴而有過  
中失宜之弊乎經曰毋忿疾於頑子子曰膏受  
之愆不行皆當審察詳文清

律已當嚴待人當恕以已之癩病人之貪取怨之  
道也景行錄

漢之黨起於甘陵一部唐之黨起於牛李二人宋  
之黨起於程蘓門下士盖皆操上人之心以求  
快一時之氣而不知其弊之流至於壞士風傷

國體也苟能順事恕施隨感而應如武公之公  
省身集要 三卷 三十一

平魏公之寬厚明道之和氣了翁之責已則何  
隙之可乘何嫌之足避而黨何緣而起耶時見錄

要畧云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又曰  
禍莫大於縱已之欲惡莫大於言人之非又曰

以言傷人者利於刀斧以術傷人者毒於虎豹  
皆名言也自警編

君子不可以已之長露人之短天地間長短不齊  
物之情也最爾之軀豈能事事而長哉必欲炫  
已之長而露人之短則跬步而成讐矣何也諱

諱乎已之短樂莫樂乎人之掩其短彼既揚  
吾短矣不憾者千百人一人耳然則言人之短  
者可謂之種禍省心錄

今人一相抵觸忿謗蜚興豈忠厚存心者哉至於  
閨門事所繫尤重孔子以為人之所信者目目  
亦有不足信者凡傳聞之言吠聲畫影豈可挈  
清白之人而置之腥穢之坑塹乎設或萬一有  
之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假若厚誣其  
人使抱終身不滌之醜由是夫棄其婦父逐其  
子口舌紛擾骨肉殘夷者吾見多矣可不戒哉  
教家要畧

省身集要 三卷 三十一  
蘓氏曰不以已之所能而責人之所不能不以已  
之所長而責人之所短蒙南輝約

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  
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  
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咎往日  
之過并棄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  
無可用之才也以是處心刻亦甚矣薛文清

范忠公戒子弟曰恩讐分明此四字非有道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之言也

蒙南鄉約

士大夫居家能思居家之時則不至干請把持而撓時政居官能思居家之時則不至狼懷暴恣而貽人怨每見見任官多稱鄉官之豪橫而鄉官亦多談見任官之不韙皆不怨也吁可戒哉

省躬長語

何文定公曰凡居人上有勢分之臨惟以恕存心可以容下故行動必先聲歎步遠則有前導燕

者身集要

卷三

三

坐則毋簾窺壁聽是故君子不發人陰私不掩人之所不及也

西疇長言

杜正獻公衍嘗曰今之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是誠不恕也衍知兗州及提轉安撫未嘗害一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怠惰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因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

自警編

王沂公曾與一朝士有舊欲得齊州公曰齊州已除人矣乃與廬州不就朝士曰齊州地望卑於

廣州但於私便爾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當亦不難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惟是均平若奪一與一此一物不失所則彼一物必失所其人大慙而退

鶴林玉露

陳忠肅公權性醇謹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惟微示意以警之人多愧服尤好獎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則譽揚不置

時見錄

韓忠獻公億在中書日見諸路憲司撫拾官吏小過輒不憚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蠹魚草木皆欲得所况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則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以下亦望京朝幕職柰何錮之於聖世乎

者身集要

三卷

三

呂正獻公晦叔議者或咎公持心太恕令除惡不盡將失有罪為異日患公曰為政去其太甚爾人才實難當使之自新豈宜使之自棄耶

灼艾集

王文正公旦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

之必得而後已 古今藥石

韓魏公與歐曾同事兩府歐性素褊曾則齷齪每  
議事至厲聲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後  
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服 自警編

王質判蘄州太守黃宗旦得銷鑄者百餘人以託  
質質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宗旦曰吾以術陰  
釣之而得公愀然曰仁者可以術害人於死地  
乎宗旦慙服悉出其獄稱公曰君子也 灼文集

王沂公曾為相士大夫有以差遺為請者則必正  
省身集要 三五

色却之既而其人擢用絕口未嘗與言子弟曰  
曷不使之知乎公曰用賢人主之事若使之知  
是我徇私請而市私恩也思欲歸已怨使誰當  
噫古人之用心類如此 自警編

宋大觀中有葛繁者嘗為鎮江守有士人問其所  
行繁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  
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  
為利人事繁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  
感人足予為正之若人渴予與盃水皆利人事

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  
以行唯在乎常久而已 極余錄

都御史韓公雍征大藤峽出令五鼓戰將領聞賊  
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  
問以違令之罪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  
不用命而敗柰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 畜德錄  
胡端敏公為主事時嘗自贊云信而未孚者多言  
也正而未諒者多戲也周而若比者好稱人之  
善也怒而若刻者多發人之奸也過有甚於此

省身集要 三五

者輕賤粗疎也然則無一長可取歟曰瞞人之  
事弗為害人之心弗存有利於國之事雖死弗  
避三者吾將持是以終身焉而前數者氣質之  
偏則予庶乎其有改也卒不媿其言 吾學編

嘉靖癸卯冬四川藩臬長吏將述職北上巡撫劉  
東阜公餞之且告之曰來春黜陟幽明合屬賢  
否考語公等幸留意哉又言先年曾見監司填  
考語只以清慎勤三字為準綜覈名實而殿最  
之藹然有愛惜人才之心初無求全責備之意

成作而謝曰謹奉教次年考察邸報至蜀中夕  
官去留甚愜輿情東谷贅言

### 陰德類

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盡守積書以遺子孫  
子孫未必能盡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  
爲子孫常久之計司馬溫公

竇禹鈞燕山人年三十無子夜夢祖父謂之曰汝  
早修行緣汝無子且不壽禹鈞唯諾鈞爲人素  
長者先有家僮盜用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

省身集要

三卷

三

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背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僧  
所負錢自是遠適禹鈞見而憐之即焚券囑其  
妻曰善撫之既笄以錢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  
僕聞之乃還感泣訴以前罪禹鈞不問又元夕  
於元慶寺得遺銀二錠金三十兩持歸明旦詣  
寺候失物者一人涕泣來公問之對曰將贖父  
罪驗其實遂還之復加贈賂同宗外姻有喪不  
能舉者爲出錢葬之前後凡二十七喪有女貧  
不能嫁者爲出錢嫁之凡二十八人故舊窘困

由公而活者數十家四方賢士賴公舉火者不  
可勝數公每歲量所入除伏臘供給外餘皆以  
濟人家惟儉素器無金玉之飾室無衣帛之妾  
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  
儒延致師席四方孤寒之士無供需者咸爲出  
之無問識不識聽其自至故其子聞見益博後  
復夢祖父曰汝無子壽且促已嘗告汝數年來  
汝名掛天曹以有陰德特延壽三紀賜五子榮  
顯仍以福壽而終後五子儀禮部尚書儼禮部

省身集要

三卷

三

侍郎皆爲學士侃左輔闕偁左諫議大夫叅大  
政僖起居郎公年八十二歲談笑別親戚而卒  
後八孫亦皆貴顯世稱教子者必曰燕山竇十  
郎云范仲淹記

韓魏公琦在政府時以三十萬緡買婦女張氏姿  
色美麗券成張忽潛然琦問故張曰妾本供職  
郎郭守義妻也往歲官湖南部使者挾私劾以  
敗官今家計蕭條恐闔室餓死願沒身於人以  
活守義兒女琦惻然憫之遣張持錢還舍令語



守職敗官果非辜可訴之朝事自汝却歸我亦  
然而去郭後辨雪調官准右張氏來如約琦  
不使至前遣人謂曰吾位宰相豈可娶士人妻  
乎向錢費用應盡取前券付之仍以二十金助  
其夫之官張涕泗感激再拜而去琦之隱德如  
此者最多後琦薨贈尚書令謚忠獻子五人忠  
彥官至左僕射封儀國公端彥右贊善大夫粹  
彥吏部侍郎嘉彥尚齊國公王駙馬都尉孫治  
太僕卿曾孫胃資政大學士昌熾無比善慶錄

省身集要

三卷

三九

范文正公遣子純仁歸姑蘓取麥舟次於丹陽見  
故人石曼卿三喪未舉純仁以舟麥五百石悉  
付之歸而拜父於庭文正曰東吳曾見故人否  
純仁曰見石曼卿自述三喪未舉文正曰何不  
以麥舟濟之純仁曰業已與之矣嗟乎文正父  
子用心之厚如此世之重利輕義者可以愧矣  
純仁仕至尚書謚忠宣

自警編

朱承逸樂善好施嘗五鼓趨郡過橋聞橋下哭聲  
甚哀使僕視之有一人携一妻二子在馬問其

故云欠勢家錢三百千督索無以償將赴水而  
死朱惻然遣僕護歸自往其家見債家悍僕群  
坐於門朱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錢將使四命  
死於水於汝安乎幸吾見之爾汝亟歸告若主  
吾為代償之可亟以原券來債家聞之慚懼聽  
命即如數取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為奴婢朱  
不聽復以錢二百千資給之後值歲饑以米八  
百石煮粥散貧人甚德之朱以福壽而終子孫  
俱登第遂為吳興名族

勸善錄

省身集要

三卷

三九

曹彬攻金陵與諸將焚香為誓曰克城之日幸無  
妄殺一人明日城下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  
其城不下屠之彬之子至今貴感翰死未幾子  
孫有乞丐者夫二將成功雖一然用心相遠故  
其報亦異

鶴林玉露

尚書張詠守成都時嘗夜夢詣紫府真君繼請到  
西門黃承事真君降階接之其禮甚恭揖張公  
坐於承事之下夢覺莫知所謂明日訪知黃承  
事命左右召來既至果如夢中見者所以所夢

告之問平生有何陰德真君乃禮遇如此再三叩之承事云別無他長惟每歲收成之日出錢數百緡收糴米穀候至來年新陳未接之際糶與細民價值不增升斗如故爾張公嘆曰此宜居我之上也使兩吏掖而拜之其後承事子孫青紫不絕人以爲陰德之報云 畫永編

蘇東坡自儋北歸卜居陽羨有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公公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爲樂邵爲公買一宅值緡五百公傾囊僅能償之卜吉

省身集要

卷三

四

入居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一婦人哭極哀公徙倚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公泣自若公問嫗何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日遷徙來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吾所以泣也公亦爲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即公以五百緡所得者也因再三撫慰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當以是居還嫗即命取券對嫗焚之呼其子翌日迎母還舊居而不

索其值 深夜偶談

李公謙值歲荒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荒人無以償公即對衆焚券曰不須復償及歲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後復大荒公仍竭家貲糶濟之賴全活者以萬計死者復爲瘞之人咸曰公陰德可謂大矣一日夢紫衣人告曰上帝知汝有陰德報在汝後言訖而去後謙百歲而終子孫位皆通顯 續自警編

南海太守某見配崖州人例以五百爲率過其數

省身集要

卷三

五

則推先到者於海乃奏白於朝云所以不殺而宥之遠方欲生之也今推之於海是復殺之矣不若量移先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不殺之仁上亦感悟遂可其奏太守無子一日忽設香案作拜以手於案上若取物置於懷中狀人問之曰天地因我活人以五小盤盛五男子賜我後果生五男皆登第以此知仁人之言其利溥而造物厚其報 勸善錄

鍾離瑾宰江州德化縣將以女歸許氏一日諭胥

行市婢隨行翌日胥與老嫗引一女子來問其何許人嫗設詞以對女受嫗囑亦不敢言遂留之一日鍾君視事歸見女涕泗有戚容疑被詿杖詰之曰不然某之父亦曾宰是邑不幸與母俱亡時某年五歲無親戚相倚育於胥家十餘年矣今明府欲買婢故胥以某應命見明府視事因追念先人不覺悲也鍾君大驚呼胥嫗訊之果然遂戒家人易其服飾養之如己出書抵許告緩期將輟資奩嫁焉許復之曰君侯能抑

家無以償乃謀之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之訣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色衰愛弛則棄為溝中瘠矣孰若與我旁舍生曰不意君之厚賂小人如此且以女與君即不獲一錢猶愈於商人數倍顧某業已書券納直柰何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於官旁舍生然之公即與錢四十萬約曰後三日以其女來吾且登舟俟君於郭門之外旁舍生如公言商人果不爭至期携女以往而公之舟去已三日矣其女後嫁為士人妻極其榮顯云影響錄

程彥賓為羅城使進攻遂寧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有姿色時公方醉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因手自封鎖置於一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守早建旌節賓曰旌節非敢望但得死而無病便是好也其後官至觀察使年九十七無疾而卒諸子皆仕勸懲錄

史弼為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諸郡承望風旨

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誣陷甚衆唯獨無  
所上詔書切責從事坐傳曰青州六郡其五有  
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彊理天下畫  
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  
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刑濫罰  
以逞非理則平原之民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  
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奏弼欺隱會黨禁中解弼  
以俸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其後子孫繁庶  
祿仕不絕 勸懲錄

省身集要

三卷

四

趙抃爲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偽造印者吏皆以  
爲當死抃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  
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  
皆服及知成都劔州民李孝忠聚衆二百人私  
造符牒度人爲僧或以謀逆告獄具抃不畀法  
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符牒餘皆得不死  
喧傳京師謂抃脫逆黨朝廷取具獄問之卒無  
易也召爲殿中侍御史京師號爲鉄面御史以  
太子少保致仕卒贈少師謚清獻子屹杭州於

潛縣令 訖書考功員外郎 勸懲錄

李紱爲兵部員外郎嘗舟行與一商吳姓者舟楫  
相次吳忽病革邀約相見既至乃以二夜光珠  
遺約且以二女爲託女絕色明日吳死財寶數  
萬一舟之人莫不窺覷約乃悉籍其數寄之於  
官二女立爲擇配乃殮當殮之時復以所得夜  
光含之人無見者後吳屬來理財約請官發視  
夜光在馬時人莫不稱嘆約竟福祿綿延子孫  
貴顯 勸懲錄

省身集要

三卷

星

孫叔敖幼時出遊而還憂而不食母問其故叔敖  
泣對曰人言見兩頭蛇必死兒今見之是以憂  
母曰蛇今安在曰恐後人又見兒因殺而埋之  
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汝必興楚矣長  
爲楚令尹 勸懲錄

蘓東坡與朱鄂州書云昨武昌寄居王殿直天麟  
見過偶說一事聞之辛酸爲食不下天麟言鄂  
岳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則殺之  
尤諱養女以故民間少女多鰥夫初生輒以冷

水浸殺之其父母亦不忍常閉目背而以手  
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有神僊鄉百姓石  
揆者連殺兩子去歲夏中一產四子楚毒不堪  
忍母子俱斃報應如此而愚人不知創艾天麟  
每見其側近有此輒馳往救之量與衣服飲食  
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無子息人欲乞其子者  
輒亦不肯以此知父子之愛天性固在特牽於  
習俗爾聞鄂人有秦光亨者方其在母腹其舅  
陳遵夢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訴其狀甚急遵  
省身集要 三卷 吳  
獨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應是乎  
馳往省之則兒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今秦  
已登第為安州司法云 善慶錄  
虎狼性至惡猶知有父子人為萬物靈柁何不如  
彼生男與生女懷抱一而已生男則收養生女  
顧不舉我聞殺女時其苦狀難比胞血尚淋漓  
有口不能語咿嚶盆水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  
母心殘忍一至此我因勸吾民勿為殺其女荆  
釵與裙布未必能貧汝隨分而嫁娶男女俱得

所此歌散民間萬民當記取 周石梁  
章丹少在洛陽嘗騎驢至中橋見數百人喧集水  
濱乃漁者網得大鼃繫之橋柱下丹不忍問曰  
幾錢可贖曰五千丹曰吾驢直三千可乎於是  
與之放鼃於水徒步而歸 唐語林  
蘓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近年始能不  
殺猪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  
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殺一物有餉  
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即  
省身集要 三卷 吳  
使不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覲而已親經  
患難不異鷄鴨在庖厨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  
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  
物也 厚德錄  
貪生畏死人與物同但人有知物無知人能言物  
不能言爾今人辦一食不止殺一物如食鳩鴿  
鶴雀殺十餘命方得一羹食蚌蛤蝦蜆殺百餘  
命方得一羹甚 王蓄養雞鷄犬彘擇肥而殺生  
蟹投糟欲其味入 鞭魚造膾欲有經紋聚炭燒

此環火逼羊開腹取胎刺喉瀝血巧意烹煎惟  
求適口少不如意即怒罵厄人以為飲食合當  
如是而不知成生害命所損多矣余謂腥羶不  
能斷絕惟量力戒除市買見物不加親殺亦培  
養善念之一助近時若冢宰嚴公實所司寇陸  
公五臺戒殺放生意蓋如此真是法也愚得

報應類

張九齡以功名忠義奮振一時可謂君子矣然或  
者謂其處士大夫之有辜者必致窮絕之地以

省身集要

三卷

四

故一念不仁所以無嗣人心之不可不仁如此  
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趨利避害世之常態置  
一物於必窮之地者君子不為也况作好惡於  
其間耶九齡盛德之士也一念之差猶不免於  
絕嗣丁謂盧多遜之輩當何如耶筆晴  
天之助人為善也至快至周而畧無毫髮之慳天  
之報人之惡也亦至信至密而畧無毫髮之或  
漏細考之遠計之當自見爾蔡虛齋  
積善如挑土築臺非一簣可成凡陰陽方便之事

每日隨吾見聞所及力量所能者即傾心為之  
日久所積自多天地鬼神亦必默祐若暗計害  
人自為得計而不知損心滅理甚矣况冥冥之  
中自有報應能不畏乎愚得

龔勳老嘗問龍潭老人曰近世善惡報應頗覺差  
池豈蒼蒼者亦憤憤耶龍潭指天而語之曰此  
老雖不急性却有記性要其終觀之可也愚按  
天不急性有記性元人盧疎齋有是語矣龍潭  
此答豈祖述其語耶抑所見暗合耶雪亭雜言

省身集要

三卷

四

殷仲文遷東陽太守性貪縱多納賄家累千金常  
若不足及桓玄為劉裕所敗隨玄西走珍寶玩  
好悉藏地中皆變為土一日照鏡不見其面未  
踰時與其弟並伏誅勸德錄  
尚霖為巫山令邑尉李鑄感疾遽至困劇霖憐之  
因請所托尉拭淚以老母少女對及卒霖為割  
俸送其母及函其骨歸河東為嫁其女於士族  
一夕夢尉拜且泣曰公本無子感公之恩已為  
力請於帝今得為公子矣是月霖妻果孕明年

解官歸又夢尉曰某明日當生翌日果然因名

曰頴及長敦厚篤孝官至大理丞勸懲集

虞允文知太平舊制民舉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

萬小民貧而有子無錢輸官故生子多不舉允

文惻然憐之為措置蘆荻稅錢對補百姓添丁

錢闔郡感激生子並舉丁口日增先是允文艱

於嗣明年雙誕二子自茲子孫蕃衍勸懲集

後唐劉延朗少帝時常掌機密專任事諸將當得

州者不以功次為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

省身集要 三卷 五

無賂者得惡州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

過其家嘆曰吾積錢三十萬於此不知為何人

所取遂為追兵所殺勸懲錄

葉知遠知嵐谷縣其子私受巨室財謀妄入人罪

誣以劫掠勢炎罪及千家知遠覺其情力為

明辨拜其子申于朝遂免千家之罪被釋者競

禱於神為知遠祈福夢城隍云知遠壽限當終

今為申奏上帝令延壽一紀一年內妻妾生二

子後皆榮貴勸懲集

昔丁謂為相貶李迪於衡州寇準於雷州必欲置

之死地初擬準崖州馮拯曰崖州再涉風波乃

改雷州後丁謂敗遂貶崖州有以詩送之者曰

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丁謂道經

雷州準以蒸羊逆之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

天道報復安可誣也感應篇

曹文忠公為為人疏通俊爽初授教官不樂為願

得繁劇一職改泰和典史職專巡捕左右捕得

民間婦女居於驛其中一女姿色艷異若有親

就於公意公奮然曰處子可犯乎乃以筆書片

紙曰曹為不可四字書之不輟至天明方已亟

召其母家領回後太廷對策忽空中飄一紙墜

案前取視之有曹為不可四字宛然在上於是

文思沛然賜狀元及第續自警編

蘭州彭幸庵尚書平生銳志功名蜀賊藍鄙作亂

公總制諸軍討平之晚年落職居林下嘗夜卧

寔中寢語曰殺得好殺得好既覺夫人問曰適

來作何夢公曰適夢在西川督諸軍殺賊乘勢

省身集要 三卷 五



如破竹乃大叫曰殺得好殺得好夫人蹙然曰  
公往年殺賊無辜之民多有枉死鋒鏑者公之  
嗣息或者天譴之也胡為夢寐尚不忘戰耶公  
亦蹙然與夫人相對泣下

雪亭雜言

劉元城貶梅州章惇必欲殺之郡有土豪兇人也  
以賞得官往來京師見章惇自言能殺元城惇  
大喜即除本路轉運判官驅車速還及境郡守  
遣人告元城元城畧處置後事與客笑語飲酒  
以待之至夜半忽聞鐘聲問之則其人忽嘔血

首身集要

三卷

垂一

死矣秦檜晚年嘗一夕秉燭入小閣治文書至  
夜分益欲殺張德遠胡邦衡諸君子凡十一人  
區處既定只候明早奏行之四更忽疾作數日  
而卒檜父為古縣令守帥胡舜陟欲為立祠以  
為逢迎計縣令高登剛正士也堅不奉命舜陟  
大怒文致其罪送獄備極慘毒登幾不能堪未  
數日舜陟忽殞登乃獲免近時廷評彭夢昱以  
直言貶象郡過桂林帥錢宏祖欲害之未及施  
行亦暴亡嗚呼謂天不佑忠賢可乎

灼文集

近世有一士人早失父母依於叔父產業俱叔父

總理叔有七子一日叔謂姪曰吾當與汝析居

姪曰如何析產叔曰分之為二姪曰誠不忍諸

兄弟共一分當為八分叔固辭姪曰不可遂作

八分之纜十七歲預薦入京時同館者二十

餘輩有術士徧視之曰南宮高第獨此少年諸

貢士咸斥術者曰汝何謬耶吾等皆大手筆父

歷場屋豈不如一乳臭兒術者曰文章非我所

知但此少年滿面陰德必積善所致及放榜果

首身集要

三卷

垂一

獨名餘皆不第

應驗錄

京師人程楫居湖州四安鎮年五十無子繪觀音  
像懇禱甚至其妻方妊夢白衣婦人以盤送一  
兒甚俊秀妻大喜欲抱取之一牛橫隔其中竟  
不可得既而生子彌月不育又禱如初有聞者  
告曰子酷嗜牛肉豈謂是歟楫竦然而誓合家  
不復食牛其妻復夢前婦人送兒至抱得之乃  
生子為成人

善慶錄

出處類

聖處世出有出的道理處有處的道理盡得道  
理出也好處也好今人志於富貴功名所以見  
得處不如出也憬然錄

軒冕不足為吾高而塵埃在我或有所不得避昔  
人謂居軒冕之間當有山林之意然則處塵埃  
之內不可有市井之習屬身錄

爵祿名譽外物也公物也其來也不可却也實鴻  
跡之寓也非吾得也得非吾得吾奚羨又奚求  
其去也不可止也實歲曆之遞遷也非吾失也

翁身集要

三卷

五

失非吾失吾奚戚又奚悲內篇

或問如何斯可以安心李樂菴曰樂財安若早夜  
戚戚然以得失榮辱為慮雖一日亦不能安古  
人窮亦樂通亦樂未有其心不樂而能安者也  
又云順逆之境一也世之昧者方居順境則揚  
揚而意得迨遭逆境則鬱鬱而喪志惟智者處  
之以無心故窮亦樂通亦樂自發編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  
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蓋言以瓦

盆盛酒與傾銀壺注玉盃同一醉也尚何分別  
之有由是推之蹇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  
也松床莞蓆與繡帷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貧  
富貴賤可以一視矣晝永編

爵三公祿萬鍾達矣謂道必待達而後達則公孫  
之相徒足為曲學阿世之資飯糗茹草曲肱飲  
水窮矣謂道必以窮而遂窮則顏氏之巷乃適  
借之以心齋坐忘之地嗟夫吾然後知富貴者  
中人之膏肓而貧賤者君子之穀梁歟古今名

翁身集要

三卷

五

人之一心自有天下之至樂與生俱生初未嘗倚  
於富貴利達之中人惟反身而誠則仰不愧俯  
不怍無入而不自得焉齊富貴於夢蝶等榮辱  
於蝸角寄一身於富貴榮辱之場一逆旅也起  
一心於富貴榮辱之外一虛舟也外物於我何  
有哉噫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猶不改其樂顏  
子之樂其真樂乎楊子

富莫大於蓄道德貴莫大於為聖賢貧莫大於不  
聞道賤莫大於不知耻任能行道之謂達貧不

安分之謂窮流芳百世之謂壽得志一時之謂

天方效卷

念有生之歸盡雖百年其必至惟有文為不朽與  
有子為不死雖然身如浮雲無去無來無亡無  
存則夫不死與不朽者又安足云云積東坡

古詩云一日看除日三年損道心余謂人患道心  
不存爾道心果存豈看除日所能損哉彼慕羶

麩餌之念洗滌未淨往往身寄山林而心存朝  
市跡履泉石而意繫軒冕視山林泉石及簞籠

省身集要

三卷

五

檻桎括宜其看除日而心為之損也特所損者

人心爾豈道心哉鶴林玉露

顏回貧而樂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寢孔子曰回來

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

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圃十畝足以

為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於夫子

足以自樂回何仕焉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

之意也高士傳

曾參不仕而遊居於衛緼袍無表顏色種會足

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

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絰而歌天子不得臣

諸侯不得友魯哀公賢之致邑馬參辭不受曰

參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

驕我豈無畏乎終不受高士傳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

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彈

琴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巷不容

軒來見原憲憲韋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

省身集要

三卷

五

嘻先生何病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

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夫希

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

患車馬之飾憲不忍為也子貢逡巡而有慙色

終身耻其言之過也高士傳

莊周少學老子為蒙縣漆園吏遂遺世自放王公

大人皆不得而器之楚威王使大夫以百金聘

周周方釣於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

神龜死二千歲矣中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

龜寧無爲留骨而貴乎寧生掉尾塗中乎大夫曰寧掉尾塗中爾周曰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或又以千金之幣迎周爲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爲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高士傳

老萊子楚人也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爲墻蓬蒿爲室枝木爲牀著艾爲席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

省身集要

三卷

夫

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撻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爲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聞其論而蹙然改容焉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人用之莫知其所終也高士傳

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爲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

狂楚王聞其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

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

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老豈違之哉門外

車跡何深也妾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

耕以自食親績以爲衣食飽衣煖其樂自足矣

不如去之於是夫負金甌妻戴經器變名易姓

游諸名山食桂櫨實服黃菁子隱蜀峨眉山壽

數百年俗傳以爲仙云高士傳

林類者魏人也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穗於故

省身集要

三卷

五元

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

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

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

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

何悔耶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

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

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

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

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

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  
一反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  
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又安知  
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  
還以告夫子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高士傳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途中有遺金  
顧披裘公曰取彼金公投鏤瞋目拂手而言曰  
何子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  
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

省身集要

卷三

三

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也

高士傳

陳仲子齊人也其兄戴爲齊卿食祿萬鍾仲子以  
爲不義携妻子適楚居於陵楚王聞其賢欲以  
爲相遣使持金百鎰至於陵聘仲子仲子入謂  
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  
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  
在其中美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  
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  
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夫子之喪厥軀也於

是出謝使者遂相與逃去爲人灌園高士傳

榮啓期者不知何許人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  
子遊於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  
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一  
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  
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  
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  
死者民之終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高士傳

省身集要

卷三

三

時屈原爲三閭大夫名顯於諸侯爲上官靳尚  
所譖王怒放之江濱被髮行吟於澤畔漁父見  
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斯原曰舉  
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  
放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於萬物故能與世推  
移舉世混濁何不揚其波汨其泥衆人皆醉何  
不鋪其糟歎其醜何故懷瑾握瑜自令放爲乃  
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  
以濯吾足遂去深山自閉匿人莫知焉高士傳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  
荆州刺史劉表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  
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  
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  
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  
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  
妻子耘於前表詣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  
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  
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  
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  
采藥不返高士傳

省身集要

三卷

空

嚴君平隱居不仕常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以  
自給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為事蜀有富人羅冲  
者問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為君  
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爾非不足也我有  
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  
金子無擔石何謂有餘君平曰不然吾嘗宿子  
家見子晝夜汲汲無有足時今我以卜為業不

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  
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冲大慙君平嘆曰蓋  
我貨者損我神榮我名者殺我身故不仕也時  
人服之高論編

杜舍人牧弱冠成名當年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嘗  
與一二同年城南遊覽至一寺有禪僧擁褐獨  
坐與之語其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具  
以對之又云修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  
曰皆不知也杜歎訝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  
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  
門意味長灼文集

省身集要

三卷

空

唐白居易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  
株臺榭舟車具體而微先生安馬性嗜酒耽琴  
淫詩往往乘興肩輿適野尋水望山率情便去  
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因自吟咏懷詩云抱琴榮  
啟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瞰青山任頭生白髮不  
知天地內更有幾時活從此到終身盡為閒日  
月吟罷自晒揭甕發醅又飲數盃兀然而醉古

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醉吟先生云小隱書

杜生穎昌人不知其名人呼為杜五郎所居去縣

三十里有屋兩間其前空地丈餘即為籬門生

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問其不

出門之因生指門前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納

涼其下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爾問

其所以為生日唯與人擇日及賣一藥以具饘

粥後子能耕自此食足擇日賣藥一切不為問

常日何所為曰端坐爾問觀書否曰二十年前

亦曾觀淨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忘之并書

亦不知所在又矣時盛寒布袍草屨室中枵然

一榻而已軫嗟嘆留連久之乃去夢谿筆談

王冕諸暨人幼依僧寺讀書及長屢應舉不第棄

去携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

花李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為

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為梅花屋人

至不為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則食都不

必辭謝小隱書

謝承祐海陽人少游京師見勢利烜赫快快不樂

歸過寶雲山中見野鳧飲啄沙岸悠然自得語

其友白人生斯世如輕塵依弱草而乃以儒冠

拘繫良可耻也於是結齋郡南有長溪曠野可

以游適買驢一頭舟一隻與至幅巾野服任意

所之既倦而休休而復作謂唐虞事業盡在是

矣小隱書

松江漁翁不知其姓名每掉小舟往來波上扣舷

飲酒酣歌自得聞人湔裕自京師調官回遇而

異焉揖之曰先生氣貌非漁釣之流願丐緒言

翁瞪視曰君不凡若誠有意能過小舟語乎裕

欣然過之翁曰吾厭喧煩處閒曠遯迹於此三

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言後觀釋氏書今皆

棄去唯飽食以嬉裕曰先生澡身浴德若此盍

仕乎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

巖穴追園綺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

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

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子勉之裕請

省身集要 卷三

卷三

省身集要 卷五

卷五



其舍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况居室耶使裕友其所鼓柅而去小隱書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與徵士戴顓等共為人外之遊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既不入吾郡何為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元嘉初徵為散騎侍郎乃逃於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小隱書

宿身集

卷一

李

江南李建勳嘗蓄一玉磬尺餘以沉香節按柄扣之聲極清越客有談及猥俗之語者則急起擊玉磬數聲曰聊代清耳一竹軒榜曰四友以琴為嶧陽友磬為泗濱友南華經為心友相竹榻為夢友澄懷錄

李太白詩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東坡赤壁賦云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成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化之無盡藏也東坡之意蓋自太白詩句中來夫風

月不用錢買而取之無禁太白東坡之言信矣然而能知清風明月之可樂者世無幾人清風明月一歲之間亦無幾日就使人知此樂或為俗務牽奪或為病苦妨障雖欲享之有不能者然則居閒無事遇此清風明月既不用錢買又取之無禁而不知為樂是自生障礙也玉壺冰

宿身集

卷一

李

韓持國許昌私第涼堂深七丈每盛夏猶以為不可居常穎士適自郊居來因問郊居涼乎曰涼持國詰其故曰野人無修簷大厦旦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後胸中無他念露形挾扇投足木林視木陰東搖則從東西搖則從西爾語未竟持國亟止之曰汝勿言吾心亦涼矣避暑錄

窮居而隱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韓昌黎

唐子西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剥啄

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麕獮。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窓間。隨小大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茗一杯。出步溪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稍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齒此句。可謂妙絕。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覺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鶴林玉露

目所不見。彼自華靡於我。何干耳。所不聞。彼自喧轟於我。何與。是以脩道者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也。王壺水

山林交與市朝異。禮貴簡言貴直。所尚貴清。善必相薦。過必相規。疾病必相救藥。書尺必直言事。稱呼以號。及表字。不以官。講問必實言。所知所聞。事毋及時。政飲饌。隨所具。會次坐貴賤。序齒飲隨量。詩隨意坐起自如。不許越席。之使令。則躬執役。請必如期。無速容。例有幹實告。及歸不必謝。凡涉忠孝友愛事。當盡心毋慢嫉。前輩須接引後學。以共追古風。山家清事

嘗登高山下。視城市。殆如蟻垤。不知其間幾許人。從高望之。真可一笑。山之高於城市。能幾何已。自如此。况真僊在太空中。下視塵世。又何翅蟻捏乎。王壺水

人生世間。如白駒之過隙。而風雨憂愁。輒居三之二。其間得閒者。十才一爾。况知之而能享者。又百之一二。於百一之中。又多以聲色為樂。殊不知吾輩自有樂地。悅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聲。明窓淨几。焚香其中。佳客玉立相映。時取古人妙跡。以觀鳥篆。蠅書。奇峯遠水。摩挲鐘鼎。親

見商周端硯湧岩泉焦桐鳴玉佩不知身居人  
世所謂受用清福孰有踰此者乎洞天清錄

新第落成市聲不入耳俗執不至門客至命坐青

山當戶流水在左輒談世事便當以大白浮之

孫尚書尺牘

東坡醉書云俚語有可採者處貧賤易耐富貴難

安勞苦易安閒佚難忍痛易忍癢難人能耐富

貴安閒佚忍癢真有道之士也則陽錄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所

省身集要

為而為之者為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

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

金之謝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羸蹶

項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

之上左太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盧李

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石噫世降俗

末乃有激變稔禍欺君誤國殺人害物以希功

賞者是誠何心哉鶴林玉露

唐人有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蓋曠世人希進躐榮守資待次沉酣於名利中

而莫知止者也吉水羅念菴洪先建言許肯歸

田之日當道交章屢薦堅志不起嘗有詩曰獨

坐空庭一事無秋風春雨自團蒲而今始解閑

非偶到得能閑幾丈夫永豐羅一峯倫以抗章

忤權貴謫官而歸作詩曰五柳先生歸去來芟

荷衣上露漼漼不由天地不由我無盡烟花無

盡杯別樣家風幽澗竹一般春意隔牆梅老來

只怕風濤險懶下瞿塘灑灑堆沿山費健齋宏

省身集要

以總角狀元及第為黑頭宰相請告家居年尚

未五十日居小樓名曰至樂大學士王守溪鑿

寄以詩曰橫林特地起高樓樓上書多擬鄴侯

日與聖賢相對語身於天地復何求三峯有意

當窓見一水無聲繞檻流試問主人何所樂本

來無樂亦無憂吁若三公者可謂超然遠覽知

進而知退者哉新知錄

古者士大夫閒居必有高人韻士與之杖履徜徉

於水聲林影之間尋幽吊古以暢冲襟如杜少

陵之於錦里先生青蓮居士之於范野人是也  
或有禪客與之爐薰隱几散慮忘情如坡公之  
於佛印涪翁之於黃龍寥寥是也幸而生於多  
賢之邦又有天壽平格之老爲衣冠真率之會  
如雅陽香山洛社耆英諸會是也東谷養言

省身集要卷之四

京山胡宗洵師蘓甫輯

惇倫類

今之人涉獵經史博古通今遂謂學問在是而於  
五倫之道不講夫學者惟學乎人倫而止爾明  
此人倫則謂之大識見行此人倫則謂之大踐  
履弘敷此人倫則謂之大事業若離人倫而爲  
言開口便錯離人倫而爲行動脚便差五倫之  
外更有何學問可言耶陳氏述訓

忠孝本非二事孔子曰夫孝始於事親終於事君  
又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資於事父以  
事君而敬同曾子曰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  
敬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忠與孝豈二事哉  
要之忠以孝爲本未有孝而不忠者古人謂孝  
立則忠遂可謂能識聖賢之心自誓編  
君容而斷臣恪而忠父嚴而慈子孝而敬兄愛而  
訓弟恭而勞夫和睦而莊婦守正而順人倫之  
道盡矣處內以睦處外以義檢身以正交際以

誠行己之道至矣省心雜言

內不溺於妻子者事親必孝外不欺於朋友者事君必忠省心註要

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闢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顯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豫章辨言

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須要溫柔敦厚如子瞻詩多於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誠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豈可以事君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揚龜山丙吉深厚而不伐張安世謹慎周密皆可為人臣之法自警編

唐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厚德不露圭角處小人故詭邪莫能害薛文清梁公以一身繫唐宗社之重扶陽抑陰光復唐

祚事載簡冊昭如日星可謂大有功於唐矣賢者識其心自白雲一念中來故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陳白沙

韓魏公范文正公皆一片忠誠為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薛文清

杜正獻公衍一日憂見於色門生曰公今日何以不悅公曰適觀朝報行某事行某事非便所以憂爾又一日喜見於色門生未及問公曰今日某人進用某人進用社稷之福也公又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第衍荷國恩之深退居以來家事百不關心獨未能忘國爾灼文集

羅豫章先生曰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須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為心而不以民為心者故范希文謂居廟堂之上則愛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愛其君諒哉時見錄

嘗觀孝弟之風。敦於貧賤之族。而衰於富貴之家。  
蓋貧賤之族。骨肉相愛之情真也。富貴之家。勢  
利爭奪之私勝也。東谷贊言

羅仲素云。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闕而善之曰。  
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之不忠。  
子之不孝。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爾。續自警編

父母者。子之天地也。子若欺瞞父母。即欺瞞其天  
地。褻慢父母。即褻慢其天地。莫大之罪也。故曰  
敬父如天。敬母如地。汝之子孫亦復如是。家南

慈烏反哺。彼不顧父母之養者。烏之罪人也。青鸞  
愛子忘親。彼孝衰於妻子者。未羽之鶩也。錄冬  
或問人有恒言。慈父敗子。然則父可不慈耶。予曰。

不慈則不父。傳曰。爲人父。止於慈。止之云者。無  
或過也。過於慈。則溺愛。不明。故多敗子。必也義  
方乎。義方主嚴。過於嚴。則傷恩。君子不忍子之  
無良也。寧傷恩。雖然。陶靖節非無義方者。五男  
兒皆不好紙筆。何耶。此之謂教亦不善者也。韓  
文公。朱文公。皆蚤孤也。俱卓然命世。何義方之

聞耶。故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東谷贊言  
父母於諸子中。有獨貧者。往往念之。常加矜恤。飲  
食衣服之類。或有所私厚。子之富者。如有所獻  
則轉以與之。此乃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  
或以生怨。殆未之思也。若使我貧。父母必移此  
心於我矣。袁氏世範

司馬溫公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  
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  
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

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  
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已志。雖所執皆  
是。猶爲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自警編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  
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  
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  
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  
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  
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

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

温公家範

唐太常少卿蘓頲遭父喪睿宗起復為工部侍郎

頲固辭上使李日知諭旨日知終坐不言而還

奏曰臣見其哀毀不忍發言恐其殞絕上乃聽

其終制

温公家範

徐孝克母患病欲粳米為粥貧不能常辦母亡後

孝克遂終身啖麥有遺粳米者對之悲泣不忍

食鮮于文宗父喪以種芋時明年芋時對之嗚

咽如此終身

教家類纂

省身集要

卷六

六

唐張說累遷工兵二部侍郎以母喪免既期詔使

為黃門侍郎說固請終制祈陳哀切時世俗衰

薄士以奪服為榮而說獨以禮終天下高之

唐史

徐積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

人所嗜或不獲即奔走關市若有所亡人或慕

其純孝損直以售之太夫人飲食時先生率家

人在左右為兒戲或謳歌以悅之故太夫人雖

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吏不快也夫

人以疾終先生號慟嘔血絕而復蘇哭不輟聲

呂溱造廬下聞其號哭曰即鬼神中夜聞此聲

亦須為公泣也

自警編

胡敬齋公家居日以悅親為事父病劇嘗糞不異

古人篤宗族訓子姪不倦執親之喪哭踊骨立

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祠堂四時月朔之

祭悉遵古禮

續自警編

公遠自戶部主事歷兵部尚書居官四十年家

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吾少事親不足

今安忍有餘

士範

省身集要

卷七

七

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然世有不孝之子

而未嘗受不孝之刑者只因父母之心本於慈

愛子孫悖慢不欲聞之官司爾富貴者恐貽羞

門戶貧賤者亦望其反哺而曲加含忍容隱故

不孝者或免於刑然父母吞聲飲恨之際不覺

怨氣所感是以世之不孝者或斃於雷或死於

疫或後世必至衰微蓋王法可幸免天刑終不

可逃人可不惕然省乎

愚得

父之兄弟謂之伯叔父其妻謂之伯叔母服制咸



於父母一等蓋以其撫字教育有父母之道與親父母不相遠而兄弟之子謂之猶子者亦以其奉承報效有子之道與親子不相遠故幼無父母者苟有叔伯父母則不至於無所養老而無子孫者苟有猶子則不至於無所歸此先王制禮立法之本意今人或不然愛其子而不顧兄弟之子尚有因其無父母而兼併財產百端侵害者何以責猶子之孝故猶子亦視其伯叔父如仇讐矣袁氏世範

省身集要

卷四

八

兄弟同受形於父母雖生有先後其初只是一人之身所謂骨肉至親也人惟不明此理故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猶胡越居雖同室迹若路人不知薄兄弟即是薄吾父母矣可嘆可嘆愚得世之人設樽俎會集賓客雖日費萬錢畧不掛意至於同胞兄弟分門析戶視若秦越或因寸土尺地斗粟尺布爭訟不已是誠何心哉蒙南鄉約人家兄弟不和多因爭財產之小利溺婦女之私愛爾不知財產乃身外餘物婦女乃異姓相聚

終不如我兄弟至親後漢薛包好學篤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頽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隋牛弘為吏部尚書弟弼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無所怪問惟答曰作脯坐定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如二人者

省身集要

卷四

九

彼於兄弟之愛豈財產婦女所能奪也愚得梁江陵王玄紹兄弟三人特相愛友所得甘旨新異非共聚食必不先嘗孜孜色貌相見如不足者及西臺陷沒玄紹以鬚面魁梧為兵所圍二弟共抱各求代死解不可得遂并命温公家範宋祠部尚書蔡廓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郝氏書求夏服時軌為給事中廓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

無容別寄鄉使廓從妻言乃乖離之漸也溫公家範

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

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

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

子也於十數字之間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為

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為幸友之意溢於

言外嘗賦不欺詩有云室明室暗兩奚疑方寸

常存不可欺莫問天高鬼神惡要須先畏自家

知其人品可際見矣鶴林玉露

修身集要 卷四 十

劉君良累世同居兄弟至四從皆如同氣尺布斗

粟相與共之隋末天下大饑盜賊羣起君良妻

欲其異居乃自取庭樹烏糞交置巢中於是羣

鳥大相與鬪舉家恠之妻乃說君良曰今天下

大亂爭鬪之秋羣鳥尚不能聚居而况人乎君

良以為然遂相與析居月餘君良始知其謀夜

攬妻髮罵曰破家賊乃汝耶悉召兄弟哭而告

之立逐其妻復聚居如初鄉里依之以避盜賊

號曰義成堡宅有六院共一厨子弟數十人皆

以禮法貞觀初詔旌表其門溫公家範

江州朱原虛為學究有詩名二弟在髫年而父母

死馬原虛匿父所遺綾錦十餘篋又逐二弟居

外流離不振一日鄰人降紫姑仙原虛適在坐

乃請曰聞仙姑能詩幸見教仙姑降筆曰何處

西風夜捲霜鴈行中斷各淒涼吳綾越錦成私

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虛得詩惶恐乃召二弟

還家與之完聚教之業儒後二弟俱登科典州

郡事原虛如事父焉雪亭雜言

修身集要 卷四 十一

隋蘇瓊除清河太守有百姓普明兄弟爭田積年

牽累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

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何

如因而下淚諸證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

外更思遂還同居和好如初為文集

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可

不慎歟為人妻者其德有六一曰柔順二曰清

潔三曰不妬四曰儉約五曰恭謹六曰勤勞夫

天也妻地也夫陽也妻陰也天尊而處上地卑

而處下陽唱而生物陰和而成物故婦人專以  
貞順為德不以強辨為美也鄙諺云生男如狼  
猶恐其虺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  
敬避強莫若順敬順之道婦人之大禮也溫公家範

周宣王姜后齊女也宣王嘗晏起后脫簪珥待罪

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之淫心見矣至

使君王矢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

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后

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

省身集要 卷中

中興之名溫公家範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

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

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

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

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

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衣與宣共梳

鹿車歸鄉里拜姑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

稱之溫公家範

唐義宗妻盧氏畧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

夜有盜數十人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

竄唯有姑獨在室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為賊捶

擊幾至於死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盧氏曰

人所以異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隣里有急尚

相赴救况在於姑而可委棄若萬一危禍豈宜

獨生其姑每云古人稱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

凋也吾今乃知盧新婦之心矣溫公家範

宋女宗者鮑蘓妻也養姑甚謹鮑蘓去而仕於衛

省身集要 卷中

三年娶外妻馬女宗之養姑愈謹因往來者請

問鮑蘓不輟賂遺外妻甚厚女宗之姒謂女宗

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姒曰鮑君既有所好

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以專一為貞以善從為

順貞順者婦人之所寶豈以專夫室之愛為善

哉若抗夫室之好苟以自榮則吾未知其善也

夫禮天子妻妾十二諸侯九大夫三士二今吾

夫固士也其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有七去而

七去姒則為首姒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使

吾為見棄之行將安用此遂不聽宋君聞而美之表其間號曰女宗溫公家範

記禮者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夫死亦可以許友特以親存不許爾隨武子忘其身不遺其友是身可忘友不可遺也左儒爭其友於君之前謂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卒友以違君友誼之重如此君子可不慎諸餘冬錄

程子曰始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多矣故結交貴乎謹始伊川訓言

省身集要

卷四

四

唐楊憑為季夷簡所劾貶臨賀監友人無往視者徐晦獨送憑監田不顧夷簡之怒而夷簡復表用之曰君不負楊賀監肯負國乎續自警編

鄒志完浩為諫官以諫立后事得罪謫新州其友田畫迎諸途浩出涕畫正色責曰使志完隱然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夫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又曰願君母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此言有助人百尺竿頭更進之力

自警編

修梁裡先生既病語家人曰朋友中惟鄰居同年陳汝同心地好且有家法孤子女可託也汝同蓋國子祭酒致仕陳古菴先生云梁病篤先生往視之已不能言惟指以手左右具述其言先生垂涕諾焉後梁氏居第及子女嫁事皆先生經紀之終始如一噫友道凋喪義矣如陳先生者何可多得哉續自警編

吳文定公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榮利則退避如畏惟篤厚倫誼未第時嘗讓貢於其友為

省身集要

卷四

五

備撰時有同年賀恩遺疾京師將不起欲易箒公即遷於家及卒奉殮於中堂使其子衣素以答吊者遣人護喪歸既官尚書還里第惟步行未嘗乘輿士無賢愚見者靡不傾心焉畜德錄  
東湖吳公平生篤於友誼見良士身下之忘其人已以太學兄事羅圭峯玘病劇會僕死公為煖粥負之登廁一晝夜十數返玘病瘥同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也四十年後獻臣生我也灼艾集

世傳聽讒詩云：讒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疎，骨肉聽之絕。堂堂八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詞意明切，俾倫君子所當玩也。續自警編

### 正家類

房玄齡治家有法度，嘗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聖賢家誡書為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漢袁氏累葉忠節，吾心所

省身集要

內卷

六

尚爾宜師之。古今藥石

陸象山家於撫州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疇，或主租稅，或主出納，或主廚爨，或主賓客，家人計口而食，賓至則卮酒杯羹，久留不厭。晨興率子弟致恭祠堂，聚揖於廳，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告於官司，屏之遠。晨揖擊鼓三疊，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

還懶惰，必饑寒，莫到饑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定。鶴林玉露夫治家莫如禮，男女之別，禮之大節也。故治家者必以為先，禮男女不雜坐，不同梳妝，不同巾櫛，不親授受，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策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溫公家範

省身集要

內卷

七

家法嚴明，風化所關，惟分義不明，閨門無度，讒間日生，而恩義睽矣。人能正身修德，以為一家表儀，父子必親，兄弟必讓，夫婦必和，莊慈行於僕御，防範嚴於內外，勿事偏聽，勿私寵惠，教戒慤懃，使一家皆得其所，斯善矣。蒙南鄉約胡文定曰：善保家者戒興訟，善保國者戒用兵，訟不可長，訟長雖富家必敗，兵不可久，兵久雖大國必誅。蒙南鄉約

漢太子太傅疏廣乞骸骨歸鄉里，天子賜金二十

斤太子贈以五十斤廣日令家具設酒食請宗  
族故舊賓客相與娛樂金幣且盡或勸廣買田  
宅以遺子孫者廣曰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顧  
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以共衣食與凡  
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爾  
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  
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  
過而生怨溫公家範

陶侃為縣吏嘗監魚池以一鮓鮓遺母毋封還責

省身集要

十一

曰爾以官物遺我不能益我乃增吾憂爾溫公家範

唐中書令崔元暉初為庫部員外郎毋盧氏戒之  
曰吾聞辛玄馭云兒子從宦者貧乏不能自給  
此是好消息若財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是惡消  
息吾常重其言比見仕宦者多以金帛獻遺父  
母父母但知忻悅不問金帛所從來若以非道  
得之此乃為盜而未發者安得不憂而更喜乎  
汝今坐食俸祿苟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吾  
雖食不下咽也玄暉卒以廉謹著名教家類纂

南唐中書令周本好施或勸之曰公春秋高宜少  
留餘貲以遺子孫本曰吾繫草屨言吳武王位  
至將相誰遺之乎溫公家範

吳庠妻謝氏其子名賀賀與賓客言及人長短夫  
人屏間竊聞之怒笞賀一百或解夫人曰臧否  
士之常忍笞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者必取三  
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使知義命而出  
語忘親豈可父之道哉因涕泣不食賀由是恐  
懼謹默卒為名士自警編

省身集要

四卷

十九

唐相李義甫專橫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  
其毋曰義方為御史視奸臣不糾則不忠糾之  
一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為不孝二者不能自決柰  
一何毋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  
忠以事君吾死不恨也溫公家範

太子少保李景讓毋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親教  
諸子父兩宅後古墻頽陷得錢滿缸奴婢喜走  
告鄭鄭焚香祝之曰天蓋以先君餘慶憫妾毋  
子孤貧賜以此錢然妾所願者諸子學業有成

他日受俸此錢非所欲也亟命掩之溫公家錄

公每戒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以

求之徒喪所守慎勿為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

有夤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為知己今忝三公所

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矣馬可誣哉公之自守

如此自警編

張簡肅公曰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

分况乃事奢華軒軒傲里閭僕僕過形衙不知

禍所伏方謂勢可誇勢亦有時歇禍來或無涯

省身集要 四卷

不如慎德業庶幾永無譴雪亭雜言

顏氏家訓曰人之愛子多不能均自古及今弊也

久矣不知賢俊者固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

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實所以禍之共叔之死

毋實為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

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為靈龜明鑑也古今藥

世之愛其子者坐之高堂食之芻豢足跡未嘗及

門自以為愛之至矣彼鄰人之父則不然使其

子躡履擔簦犯風雨冒霜雪以從師取友於千

里之外伶仃顛頓雖道路之人莫不竊議其父

之不慈也及觀其終則有一人焉不辨菽麥頑

嚚無知問之何人也乃向之足跡未嘗及門者

也有一人焉知類通達為世名儒問之何人也

乃向之顛頓數千里者也彼為人父者將使其

子無知為愛耶將使其子有成為愛耶雖甚愚

者亦知所擇矣呂東萊

人家尊卑大小內外名分固是肅然然中間情意

常要流通和暢無所滯礙方好如衣食居處禮

省身集要 四卷

儀疾苦等事或心有所欲口難直言俱要推心

體悉方可久處一家人如一株樹為根為幹為

枝為葉大小固有不同都要氣脉貫通方能長

養不然必有枯槁者矣愚得

頃見一士大夫其先亦國朝名臣也家甚富而最

吝嗇斗升之粟尺寸之帛必身自出納鎖而封

之晝則佩鑰於身夜則置鑰枕下病甚將絕子

孫竊其鑰開藏室發篋笥取其財其人後蘓求

鑰不得憤怒而卒子孫相與爭匿其財遂致鬪



訟雖其處女亦家首執牒自許於公庭以爭嫁資爲鄉黨笑蓋由于孫自幼及長惟知有利不知有義故也夫生生之資固人所不能無然勿求多餘多餘鮮不爲累矣使其子孫果賢耶豈蔬糲布褐不能自營至死於道路乎若其不賢邪雖積金滿堂奚益哉多藏以遺子孫吾見其愚之甚也溫公家範

親族鄰里有狡獪子弟能恃強凌人損彼益此者富貴家多用之以爲爪牙且得目前快意此輩

省身集要

四卷

三

內既姦巧外常柔順訾罵狎玩亦所甘心人多受之不知他日所以鼓惑吾子弟而誘引爲非者皆此等輩爾故唐史有言妖禽孽狐當晝則伏息自如得夜乃爲不祥此輩之謂也若平昔延接忠實剛正之人雖言語多拂人意而子弟與之久處則有身後之益所謂快意之事常有損拂意之事常有益凡事皆然宜廣思之教家類纂

家中子弟奴僕與外人爭鬧人來告愬只當責備自家子弟奴僕或訪知事情可惡即加懲戒以

警其後則家人無生事之擾外人亦諒我無所縱而不怨矣愚得

今夫千金之家必有爲之司管鑰者焉必有爲之司會計者焉既得其人則任之既任其人則信之然後人得以盡其忠而主得以享其樂苟付以管鑰會計之任而瑣瑣焉日慮其見欺而疑其爲盜則人孰不爲盜哉揚子

家僕年及十五以上惟有大燕會大工伎方許入內庭趨事事畢即出其平居小事呼遣止於前

省身集要

四卷

三

廳門側勿許擅入愚得

奴婢小人最是難處凡衣食疾痛勞苦之事皆須體悉周密莫使嗟怨則彼感我之恩其有犯處無心小過或可容恕若故意違犯輕則輕責之重則重責之必不可縱然亦不必先期發於聲色使之畏而逃不必過後追稱其失使之疑而畏庶爲得體愚得

每見富貴之家於僮僕便捷有才幹能管聚財貨者則以爲紀綱之僕而信用之有忠實馴謹者

則以爲不稱己意而踈棄之辭如人好食菜口之物而不知積久終成痼疾也故便捷之僕雖雖得其資助快我心意日後恃寵驕恣生事買禍卒致壞家業玷名節其害可勝言哉諺云養痲奴乘羸馬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洪氏家訓

### 睦族類

范文正公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踈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於其里中買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群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

省身集要

內卷

四

娶凶壘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而力之未逮者二十年既而西帥以至叅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終其志公既沒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既沒之日身無以爲殮子無以爲喪惟以施貧活族之仁遺其後而已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鄙功名滿天下後必有良史者書之予可無書也獨書其義田以警世云

錢公輔記

古人脰族非止同宗以族服考之父族母族妻族

皆是昔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以爲隱君之賜晏子曰自臣之貴父族無不乘車者母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爲隱君之賜彭君之賜乎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踈且遠者是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晏子可謂善睦族矣今人不明此義故有千金飾裘馬而同氣競錙銖一日食萬錢而宗族不免於饑寒者何可

省身集要

四卷

五

勝道也此其人可與晏子同日語哉厚於人倫者當不若此省之省之

愚得

劉漫塘每月朔日必治湯餅會族曰今日之集非以酒食爲禮也尋常宗族不睦多起於情意間隔今日會飲有善相告有過相規有故相抵牾者彼此相見亦相忘於杯酒間庶爲有補裨爾今人只以酒食爲報施之禮凡相會時言不及義殊無古人睦族之意

劉氏族約

族人實共一氣所生彼病則吾病彼辱則吾辱理

勢然也須要委曲庇覆勿使失所切不可恃勢  
凌轢以忝厥祖鄭氏家規

子孫有官守者及於家必須謙遜見尊長當執子弟禮不可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若自高自大矜已傲物者族長會族人聲罪切責之王氏家訓

宗族親戚貧富不一只以名分尊卑相愛相敬方是親親之誼今人有於宗戚中貧者坐不讓席行不讓路乘馬肩輿相遇而不下自處亦甚薄矣可戒哉愚得

省身集要 卷四

子孫有家富身榮者必須愛敬宗族調給孤貧不能嫁娶者為嫁娶之不能壅埋者為壅埋之不能教養者為教養之弗寧沽名勿希報答斯為善行矣王氏家訓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過壽張幸其宅召見公藝問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為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成無

後尚能相與忍之則常睦雍矣溫公家範

范文正公叅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克也今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待矣汝母亦已早逝吾所恨者不忍令若輩享富貴之樂也吾宗族甚衆於吾雖有親疎然自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疎則饑寒者吾安得而不卹之自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卹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又何顏入家廟乎於是俸祿之餘均給族人云諭俗編

省身集要 卷四

恤鄰類

楊玠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訟於官以狀白玠玠署紙尾曰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舍先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灼文集  
趙清獻公杼寬厚長者與物無忤家於三衢所居甚隘弟姪有欲悅公意者以厚直易鄰翁之屋

期廣公第公聞之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為隣  
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自警編  
呂公僧珍以販葱為業及貴兄子求官於珍珍曰  
汝等自有常業但當速歸葱肆爾不聽宋季雅  
居其左貧市其它人問價幾何曰一千一百萬  
文人駭之宋曰一千萬買鄰一百萬買宅為人  
所敬重如此教家要畧

王吉居長安東家有棗樹垂吉庭中其婦取以啗  
吉吉知之乃去其婦東家聞之欲伐其樹鄰里  
共止之因請吉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

樹王吉去婦東家棗全去婦復還古人之睦鄰  
里一棗亦不妄取如此今之以強凌弱侵奪無  
厭者可以鑒矣愚得

余聞眉山蘓仲先為人疏達輕利好施救人之急  
孜孜若不及歲凶賣田以賑鄰里豐熟人將償  
之公辭不受由是破散其祖業迫於饑寒然公  
未嘗以為悔而好施愈甚遇人無疎密輒傾心  
焉或欺而侮之公亦不變色人莫測其用心後

生子曰洵孫曰軾曰轍皆顯名天下人以為善  
恤鄉鄰之報又聞唐貞元中海鹽戴文者家富  
而性貪剋剥最甚有鄰人與之舉債收利數倍  
隣人深恨數年文病死鄰人牛生一黑犢腸下  
白毛成字曰戴文文子耻之乃求以物焚去其  
字而鄰人從之既而文子以牛身無驗乃訟鄰  
人妄稱牛犢有字追至官則白毛復出字愈分  
明但呼戴文牛則應聲而至人以為不恤鄉鄰  
之報今之居鄉里者或因侵越以起爭或以兼

併而速訟由是不相來往視如仇敵豈惟不能  
為蘓公且有甚於戴文者夫諭俗編  
鄉里親族凡有鬭毆爭訟之事只宜勸解和息切  
莫唆哄結怨曾見世上有此等人多不善終蓋  
暗箭射人天道必誅宜深戒之愚得

士有寬餘義當軫念窮乏然孰能徧愛之哉骨肉  
則論服屬疏戚友朋則計情義厚薄以次及之  
如力所不逮亦勿強也西疇常言  
四禮類

程伊川先生曰冠禮廢而天下無成人古男子

十而冠必先稟於家長凡童年有穢行者不冠  
有過三不改者不冠霍氏家訓

凡子弟未冠者不得以字行冠而字之母得犯古  
先聖賢及先世之諱陳白沙

子弟當冠須延有德之士庶可責以成人之道其  
儀式並遵文公家禮鄭氏家規

梁沈約冠子箴曰敬擇良辰元服肇加成德既舉  
童心自化行之則至無謂道賒敦以秋實食以

增身集要春華無耻下問乃致高車子孫千億廣樹厥家  
教家類纂

凡議婚姻先當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如何  
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

之不富貴乎苟為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時之  
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

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  
其舅姑者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為患庸有極乎

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

之志者能無媿哉司馬溫公

胡文定公曰嫁女必須勝吾家娶婦必須不若吾  
家人問其故曰嫁女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

必敬娶婦不若吾家則事舅姑必執婦道張晴湖烈文曰夫婦人倫之始聖王所重惟尚財

而不論行取勢而不論年因之敗德盡家離間  
骨肉者多矣人能思良婦為起家之本務在配

德勿援權門必求真賢勿貪貨利苟得貧家勤  
慎之女彼必安貧守分孝親和家尤為生福之

增身集要世俗好於襁褓童穉之時輕許為婚亦有指腹為  
婚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有惡疾或昔富

今貧或昔貴今賤遂至負信棄約連獄致訟者  
多矣是以先祖太尉嘗曰吾之男女必俟既長

然後議婚既通書不數月必成婚故終身無悔  
乃子孫所當法也司馬溫公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為娶婦須遠求小姓使  
足生子天之福人不在貴族芝蘭無根醴泉無

源表氏世範

王公達善曰貴族大姓有為富不仁奢福已民而

禍必至吾苟與之締姻鮮不為其所及也時見錄

凡男女婚嫁以時男子未及十六女子未及十四

成婚者謂之先時男子二十五以上女子二十

以上未成婚者謂之過時先時者天過時者病

皆不能順陰陽交際以保合太和也陳白沙

婚姻乃夙緣一定自不可改所遇貧富賢愚不一

當隨分安之或嫌貧悔盟或恃強奪娶均於天

理人情未安倘事質於官狗情曲斷是所成供

案即為彼代作雜書也最損陰陽必遭冥譴可

不戒哉愚得

今之嫁女在在奢侈而吾邑尤甚至用金四五十

兩用銀數百兩人心競勝務奢棄世業而為

之者豈不得罪祖宗彼亦豈不自知愛惜但為

人情所移而家世無一定之規爾今酌之立為

定法夫用金已自違制如家富者欲循俗用之

只許用金數兩可備首飾用銀止許三四兩

若過多以違犯教令論港甘泉家規

古人云娶婦論財夷虜之道夫夷虜者豈非人人

之所耻乎乃有甘心於是者吾之子孫宜深戒

之只觀得婦財成家者有幾多至放縱不檢非

本家之舊業亦有耗散因而亡其性命者今酌

聘親之禮務有定數不許過多亦不許需索婦

家財物甘泉家規

唐裴坦為相性儉素其子娶楊收之女資給豐厚

器用多犀玉坦見之盛怒命壞之曰殃我家矣

省身集要四卷 收終以賄敗而坦號太平宰相洪氏家規

范仲宣公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為幃幔者公聞

之不悅曰羅綺豈幃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

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自警編

劉廷式既定婚入太學越五年登第及歸則定婚

女已雙瞽矣廷式消日成禮女家辭曰女子已

為廢人何可奉箕帚廷式竟娶之生二子卒哭

之哀孺子瞻慰諭之曰吾聞哀生於愛愛生於

色子娶盲女愛何從生廷式曰某之所亡者妻

所哭者妻不知其有目與無目也其後二子相

繼登第 雪亭雜言

鄭叔通定夏氏為婚入太學遂登第既歸夏氏女

已啞其伯叔欲別擇叔通堅不可曰此女某若

不娶平生遂無所歸况無恙定婚因疾不娶豈

人情哉後叔通官至朝奉大夫夏氏生子貴顯

為時聞人 教家類纂

曾子喪妻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曾子曰高宗以

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

省身集要 四卷

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漢王吉

之子駿為少府喪妻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

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魏管寧妻卒親故勸

其再娶寧曰每省曾參王駿之言意嘗嘉之豈

違其本心哉予觀今之繼娶者慘酷孤遺離間

骨肉以致亡人之家者比比皆然古昔賢哲所

以不再娶者其有見於是歟 自警編

孟子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然送死惟棺為急恐

遇暑月難以於暴露故人子當度親病速為

治之今人有生時自製壽器者不為無見雖有

稱家之說不可太泥古人云得為而不為與不

得為而為之均為不孝以予論之不得為而為

之其失也厚得為而不為其失也薄為人子者

寧處於厚顧可自處於薄乎至於擇地而殯當

有深遠之慮必使五患不及方可亦不宜全信

葬師反覆多端以致不殯而求自利縱使殯葬

之地實能致福亦奚忍使親暴露伊川曰奇玩

之物尚宜寶藏固密况親身乎人子之事親欲

省身集要 四卷

無後悔尚鑒於茲 陳氏述訓

葬者藏也藏者完歸於土之義人子於親之完歸

乃假之為身家謀為後嗣計一惑於風水再惑

於年月各執其房分而阻於卦例星辰之吉凶

各持其年命而撓於支干龜筮之生剋遂至累

數年或數十年而不克葬豈思生者禍福之來

尚未可必而死者暴露之久已大可傷哉故親

終必依常期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惟風不露水

不滿蟻不親足矣宋儒之言曰有棺不之無



風以散之此風水之說也合葬獨葬各隨所便但築礮不宜磚石磚石易於頽圯樹根得以乘隙穿刺惟三合土熟鍊而堅築之久則結成全石與天地同不朽矣其他繁文縟禮如擺列諸色從葬人物殊無意謂及佛家追薦之說尤屬茫昧難知皆於禮制不經所宜禁革許氏家則李百藥父母喪還鄉徒跣數千里雖除喪容貌癯毀者累年孔帖

凡孝子居喪不得易凶為吉赴他人酒席鄉俗有省身集要四卷

旬七會飲及葬有山頭等酒會皆深為害義犯者罪之陳白沙

大觀中劍州羅肇在太學學有神祠甚靈每以前程事默祝一夕夢曰子有罪宜即還鄉肇曰肇平生無過願告以得罪之因曰子無他過惟父母久不葬爾肇曰家有兄弟罪獨歸肇何也曰以子習禮義為儒者故任其咎餘子碌碌不足責也肇既寤悔恨束裝亟歸同舍者訝之肇以夢告行未及家而卒今人惑於葬師之說惟欲

預圖後陰選期卜地延數十年不葬其親者尚其以羅肇為鑒哉感應篇

伊川先生曰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皆怨此厚於奉養而薄於祖先甚不可也蒙泉鄉約

葉氏門祭禮古今事體不同行之多窒礙如何朱子曰有何難行但以試敬為主其他儀物隨家豐約如一羹一飯皆可自盡其誠蒙泉鄉約

今人於賓朋燕會必務豐潔至窮水陸殊品然後為敬乃祖宗祭享多從苟簡甚者失時不舉宴然自安生而踈者結其歡親而死者忘其報此之謂不知類也余謂燕會之禮惟宜稱家所有舉之不宜過豐而祖宗歲時祭薦如生日忌日

春秋掃墓元旦元宵端陽中元重陽冬至等節須依期而行其酒饌果品之類亦稱家厚薄備之惟期於將此心之誠敬而已倘謂死者無知廢而不舉悖德逆理甚矣冥冥之中能無鬼責乎愚得

鄭氏家規曰一起祠堂三閭繚以周垣以奉先世

神主其儀式並遵文公家禮所有祭器祭服不許他用子孫入祠堂當正衣冠即如祖考之在上不得嬉笑偶語疾步教家要畧

凡祖考忌日子孫自有哀慕悽愴之心是日素服不飲酒食肉居宿於外曾祖以上不逮事者服淺淡衣而禮殺之陳白沙

古人重忌日則生日之重可知矣必別生死日榜於祠堂庶幾不忘蒙泉鄉約

蜀太子賓客李鄴年七十餘享祖考猶親滌器人省身集要 四卷 三八

或代之不從以為無以達追慕之意此可謂祭則致其嚴矣溫公家範

夢餘錄云儒者多執古不墓祭之說雖朱子亦謂神主在廟而墓所藏形骸爾故不宜祭然周禮已有家人之官凡祭於墓則以為尸蓋此禮始於周公豈得謂之非古也耶且孝子於故衾遺履尚當起敬形骸所在拜而祀之禮不為過縱使上古所無當以義起矧周公之文明甚而可棄之以自陷於薄哉教家要畧

祖宗墳墓子孫當依時拜掃近塋竹木不可剪伐至於作塋制度宜依文公家禮不必奢華年遠墳墓更為立石深刻名氏弗使湮滅難考其有平塚淺露者以土益之王氏家訓

身烏乎生祖考之遺汝哺汝歆祖考之資此而可忘孰不可為尚嚴享祀式敬且時方希古 重祀儀

鄭氏家規曰一撥常稔田五十畝別蓄其租專充祭祀之費其田券印某郡某氏祭田六字字號步畝亦勒石祠堂俾子孫永遠保守教家要畧

姚氏曰祭田五十畝以上惟巨室可為之其次或十畝以至廿畝亦可士如無田只隨時酒食使可奉祀所謂溪澗沼沚之毛可羞於鬼神也但要誠敬以將之教家類纂

劉東山公嘗以先世二宗族屬疏散墓幾不可識作敦本堂歲舉二祭祭畢有燕以合族人且為家規誦燕所教子讀書兼力農務嘗曰習勤志勞習逸成惰吾困之將以益之也續自警編

善惡類

善以自益惡以自損故君子務其益以防損非以  
求名且以速辱顏子

欲為君子非積行累善莫之能致一念私邪立見  
其為小人故曰終身為善不足一旦為惡有餘  
吾輩其念之哉賓退錄

人有喜聞人善而樂道之者亦有喜聞人之惡者  
管仲云鮑叔牙一聞人之善終身不忘曾子云  
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灼文集

厲人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

省身集要

四卷

四

已也惡人生子恐其似己是自知其惡也彼且

自知而世之感者皆不自知則不如厲人矣子

楊子雲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或疑斯言也幾於

惟予曰害盈福謙鬼神所司高明氣焰之家其

惡易盈鬼寔瞰之善則降之百祥惡則降之百

殃此感應自然之理無足恠者雖然必瞰於室

何也予曰凡欺天罔人之惡多萌於暗室之中

謂人莫我知也不知冥鑒孔昭恒在茲哉東谷贊言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

人教亦不善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

謂也吉也者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

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

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知就芝蘭避惡知畏蛇

蝎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

樂禍疾良善如讐隙犯刑憲如飲水小則殞身

滅性大則覆宗滅族故傳有之曰吉人為善惟

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邵康節

作德日休為善最樂黃山谷嘗手書此八大字以

省身集要

四卷

四

訓示子孫人見其字皆珍襲之夫山谷去今世

遠矣而世人得其手墨者殊加寶玩豈非賢人

之立德足為千百世之矜式續自警編

為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

雖鬼神亦陰相之為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

叛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積善

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王陽明

見人之為善我必愛之我能為善人豈有不愛我

者乎見人之為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為不善人

豈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爲不善至於殞身  
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王陽明

凡人有勢不可倚。盡有福不可享。盡貧困不可欺。  
盡此三者。乃天地循環。週而復始。故行善者福  
雖未至。禍自遠矣。行惡者禍雖未至。福自遠矣。  
行善之人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  
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損人  
利己。切宜戒之。應驗錄

柔仁者有後。剛暴者難繼。仁者陽之屬。天之道也。  
省身集要  
生之類也。暴者陰之屬。地之道也。殺之類也。故  
曰好生者祥。好殺者殃。灼艾集

徐文靖公溥。少學時。性甚沉質。言動不苟。嘗效古  
人以二瓶貯黃黑豆。每舉一善念。道一善言。行  
一善事。投一黃豆。不善則以黑豆投之。始黑多  
黃少。漸積相半。久之黃者乃多云。平生如是。雖  
貴不輟。南雍劄記

蜀中有梁參議周御史。先後在告里居。豪橫皆爲  
讐。家賊殺之。越數年。金堂有小吏往時嘗邀遊。

二公間一日過銅梁。月夜獨行至小溪上。秋木  
蕭蕭。突然見二公在焉。吏驚怖莫知所措。二公  
慰安之。相與佇立。已而梁顧吏曰。過家煩語吾  
兒。不可爲惡。吾在冥司。徒有悔心而已。周獨悵  
然無語。吏曰。何以見教。周曰。過吾鄉。煩語鄰人  
張七公。先人墓在南原。麥飯無主。歲時幸爲我  
呵護。樵牧則冥感無極。夫俄有黑風蓬蓬而來。  
二公忽不見。此子聞之。方伯羅循舉者。雪亭雜

### 禍福類

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所以人  
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人心起於  
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其有曾行惡事。後  
自改悔。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感應篇  
有日者謁黃直卿云。善善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  
吾亦有箇大算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  
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傳曰。言悖而出者。亦  
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算亘古今不  
差。豈不優於子之算乎。鶴林玉露

天下之禍不生於逆而生於順。劍楯戈戟未必能  
敗敵，而金繒玉帛每足以滅人之國。霜雪霍霧  
未必能生疾，而聲色遊宴每足以殞人之軀。熊談  
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衆人皆知利利，而不  
知害害。惟聖人深識倚伏，知害之爲利，而利之  
爲害也。文選

塞上翁馬亡入胡，人吊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有  
駿馬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其子騎折解，  
人吊之。翁曰：又安知非福乎？後兵出丁壯者戰

省身集要 死，其子以折解得免。君子謂塞翁識倚伏也。選文

蕭允曰：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  
顧希武曰：積財可以備患，患亦生於多財。與其  
因患而積財，孰若無財而無患，皆名言也。則勝錄

慶者在門，吊者在閭。福與禍鄰，莫知其門。故曰：禍  
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樵談

人爲事，遂志不可輒喜，有不遂志，不可遽憂。其中  
禍福難知故也。省約書

訓戒類

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  
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  
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理其室而瓊其室，羅  
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  
池其酒。大寶箴

遠非道之財，戒過度之酒，居必擇鄰，交必擇友，嫉  
妬勿起於心，讒言勿宣於口，骨肉貧者莫踈，他  
人富者莫厚，克己以勤儉爲先，愛衆以謙和爲  
首，常思已往之非，每念未來之咎，若依朕之斯

省身集要 言，治家國而可久。宋神宗

真君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未嘗害民，酷吏周

人之急，濟人之乏，容人之過，憫人之孤，一心如

此，聽命於天，若依此行，天必降福，饒一着，添子

孫之福壽，退一步，免隙駒之易過，忍一言，免驕

馬之難追，息一怒，養身心之精神，谷神讚曰：誠

哉斯言，謹守行之，福祐自天。救劫寶章

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  
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

盡之福以還子孫 四留銘

司馬溫公我箴曰誠實以啓人之信我樂易以使  
人之親我虛己以聽人之教我恭己以取人之  
敬我自檢以杜人之議我自反以息人之罪我  
容隱以受人之欺我勤儉以受人之侵我警悟  
以脫人之陷我奮發以破人之量我遜言以免  
人之詈我危行以銷人之鄙我定靜以處人之  
擾我從容以待人之迫我游藝以備人之棄我  
勵操以去人之防我直道以伸人之屈我洞徹  
以解人之疑我量力以濟人之求我盡心以報  
人之任我契端切須勿始於我凡事無但知私  
於我聖賢每存心於無我天下之事盡其在我  
教家要畧

省身集要 四卷

閑居慎勿說無妨纔說無妨便有妨爽口物多終  
作疾快心事過必為殃爭先路徑機關惡近後  
言語滋味長與其病後方服藥不若病前能自  
防研康節

張思叔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

必慎節字畫必措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整潔  
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  
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  
惡如己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坐  
隅朝夕視為警 寶鑑

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謙接  
物者強以善自衛者良 景行錄

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  
教訓童穉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足矣若能布

省身集要 四卷

衣草履從事農圃足跡不至城市更是佳事關  
中村落有魏鄭公莊諸孫皆為農張浮休過之  
留詩云兒童不識字耕種鄭公莊不仕則農無  
可憾也但切不可迫於衣食為市井小人事爾  
戒之山谷訓子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  
忘世譽不足慕惟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  
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藏在湮貴不淄  
曖曖内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彊行行鄙

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多恒久恒久自芬芳崔子玉

胡文定公每晨昏子弟定省必問何所業有合意則曰士當志於聖人勿臨深以為高見怠惰不度必嘖感曰流光可惜無為小人之歸子弟或赴宴雖深夜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所談何客所論何事率以為常每誦曾子之言曰君子之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姑息故不以詞色假借子弟與學者亦未嘗降遜言苟為唯諾以祈人之悅也陸氏家訓

但願温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辟不願狂燥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耻煽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各座私戒

范魯公質為宰相從于杲嘗求奏遷秩作詩曉之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弟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耻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已相鼠與茅鷄宜鑒詩人刺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凶險類古今傾

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眾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危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為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忿怨容易生風波當時趨膺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為玩戲所以古人疾遽除與戚施舉世重游俠俗呼為義氣為人赴急難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慙慙戒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誇還為識者鄙我本羈旅臣



薄冰蹈之惟恐墜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閉  
門歛踪跡縮首避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  
恃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急走  
多顛躓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湖畔松  
蓊鬱合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  
諸郎躁進徒爲爾續自警言編

楊文懿公示其子茂元曰見除目知汝預問刑之  
選吾一喜一憂又一恨蓋近時進士多外補鮮

省身集要

卷四

五

得京職吾官京久矣汝今又幸京官父子相聚  
足樂此所以喜也凡刑官必須仁厚明斷而又  
夙夜勤慎無懈庶幾寡過否則縱有罪責無辜  
災及於身家毒流於百姓此所以憂也吾幼嗜  
學欲以道德文章名世老而無成每念常自愧  
見汝少若穎悟一以聖賢之學誨汝冀汝長而  
成吾志揚吾不朽不意汝慵不力僅能取仕若  
在閑曹尚可鞭策今官於彼將役役於案牘其  
暇學乎不學少文則異日雖或能建勳立業亦

不過一俗吏爾吾既不能爲大儒汝又爲俗吏  
今雖暫容一時而竟漸沒於千百世之下與凡  
氓同此所以恨也不審汝有以解吾之憂而思  
釋吾之恨否南雍劄記

王陽明先生在廣西書示子姪正思等曰近聞爾  
曹學業有進有司考校獲居前列吾聞之喜而  
不寐此是家門好消息繼我書香者在爾輩矣  
勉之勉之吾非徒望爾輩但取青紫榮身肥家  
如市俗所尚以誇市井小兒已也須以仁禮存

省身集要

卷四

五

心以孝弟爲本以聖賢自期務在光前裕後斯  
可矣吾惟幼而失學無師友之助逮今中年未  
有所成爾輩當鑒吾既往及時勉力毋又自貽  
他日之悔如吾今日也習俗移人如油漬麵雖  
譬者不免况爾曹初學小子能無溺乎然惟痛  
懲深創乃爲善變昔人云脫去凡近以游高明  
此言良足以警小子識之續自警言編  
羅一峯先生爲人不視惡色不聽惡聲不耻惡衣  
惡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見一

善人則愛之如祥麟形鳳見一惡人則惡之如  
 封豕長蛇見一饑寒凍餒之人則傾家所有以  
 賑之大率義之所在毅然以必為人之毀譽欣  
 戚事之成敗利鈍已之死生禍福皆所不顧也  
 及第後以書寄子弟其畧曰為人祖宗父母者  
 誰不願有好子弟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  
 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  
 與日月爭光與山嶽爭重與霄壤爭久足以安  
 國家足以風四夷足以養蒼生足以垂後世如  
 汴宋之歐陽修如南渡之文天祥輩是也若  
 求飽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好  
 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也足以辱祖宗殃子孫  
 害身家出而仕也足以污朝廷禍天下負後世  
 甚至子孫有不敢認如蔡京秦檜輩豈祖宗父  
 母之所願哉想其氣焰官爵富貴容止亦有如  
 今日鄉里中一二前輩也而今安在哉然則所  
 謂好子弟者亦在父兄有以成就之爾南雍劄記  
 清貴容仁貴斷莫苛刻以傷厚莫矜確以沽名母

借公道遂私情勿施小惠傷大體憑怒徒足損  
 已文過豈能欺人處忙更當以閒遇急便宜從  
 緩分數明可以省事毀譽忘可以清心正直可  
 通於神明忠信可行於蠻貊張洪陽  
 猥薄類  
 祝期生為人猥薄好彰人短有體貌不具者譏笑  
 之妍美者疾毀之愚者輕侮之智者評品之貧  
 者薄之富者誇之官則計其陰邪士則發其隱  
 曲無可擬議者則求其短以毀之晚年病口瘡  
 每作必刺血數升乃已既而復作又復刺之竟  
 至舌枯而死故馬援戒子曰聞人過失如聞父  
 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其垂訓  
 切矣應驗錄  
 人之病在乎好談其所長長於功名者動輒夸功  
 名長於文章者動輒夸文章此皆露其所長而  
 不能養其所長者也惟智者不言所長故能保  
 其長筆晴  
 宋謝晦為荊州都督每以年少自矜或問其年答

曰三十五或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為老矣晦有慙色晦之慙生於自矜年少何足矜士君子得位顧功德何如老少非所計也始晦為宋臺右衛遂都趨迎賓客輻輳兄瞻驚駭謂晦曰吾家素以恬退為業汝勢傾朝野豈門戶福邪乃離隔戶庭曰吾不忍見此又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祖父位不過二千石弟晦年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高祖不聽晦

省身集要

卷四

五

遂建佐命功寄任益重瞻憂懼成疾晦不警於其兄之言而慙於他人之問持此心志竟至誅滅吁可鑒也已厲陔錄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時二公皤然老矣大年每論事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為何如翰不能堪正色謂之曰君莫欺侮我老亦終留與君昂曰莫留與他免得後人又欺侮他厥後大年不及五旬而終求為老翁亦不可得此事可以為少年英俊侮老慢賢之戒雪亭雜言

新昌有士人某者少年負氣貌然皎厲茲仕得岩邑瀕行謁梁石門請教石門曰清慎勤乃居官三字符也子力行之夫復何言士人曰雖然天德王道之要獨不可聞乎石門微笑而答之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士人退而語人曰石門議論平平爾越三年士人以不檢罷官歸里中語人曰吾不敢再見石門先生雪亭雜言

省身集要

卷四

五

鄭國諸生訕議執政咸陽諸生誹謗君上幸而遇子產則不毀鄉校不幸而遇祖龍則便下毒手後之誦法孔子者當以此為殷鑒何者古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執政乎况君上乎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祖龍無道甚於虎狼括囊自晦猶慮其及之也矧身無言責顧呶呶而橫議乎迨宋南渡以後此風猶競卷堂有文畢竟何益我朝深懲此弊監卧碑於學宮戒諸生不許言事其所以洗濯士心培養士氣如保處子意深遠矣東谷贅言

胡東洲提學兩浙時有士子某者不帥教懲以夏  
楚明年其人狀元及第官翰苑東洲以述職至  
京師其人設席款之以新得古哥窰盤盞行酒  
且曰此器世所寶也但俗眼不識爾其意蓋譏  
東洲往時不知已也東洲曰以老夫觀之此器  
脆薄容易破綻終不若良金美玉之器為可寶  
也其人深悔失言雪亭雜言

穎川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穹隆博厚四面均焉  
規制頗類顏魯公所書茅山碑者州人侍郎某

省身集要

卷四

至

營壽域欲割碑三分之一以刻墓表畏州守難  
之乃曲意懇之州守曰吾聞姚尚書子孫微矣  
莫有主者况其碑甚厚便割三分之二有何不  
可侍郎喜出望外乃命工割之或問州守曰侍  
郎割尚書之碑子不能禁又從而過許之何也  
州守曰吾意欲使後人割侍郎之碑者猶得中  
分爾侍郎聞之慚悔無地遂不割碑古今藥石  
秦人有申生者饑餓於燕甌屢生塵矣權貴人移  
粟起之且薦於上以漸至於言官權貴人勢衰

申生輒背去別附相國相國惡權貴人欲劾之  
申生久與之游甚習遂歷陳其陰事疏已往告  
權貴人曰相國將不利於公予雖同列弗能獨  
沮即沮不過以死爭於公亦無益爾奈何權貴  
人曰子幸告我是弗後我昔日之心也於是悉  
出寶貨於庭期為賂免申生收以歸越三四日  
復哭而往權貴人問之弗答益加慟權貴人大  
驚曰將赤吾族耶申生乃徐曰公哲士豈不自  
知而必俟予言也申生蓋利其貨欲令之自殺

省身集要

卷四

至

爾權貴人中其計自經幾絕左右救之獲免明  
日疏出但黜還田里無他異也權貴人上馬去  
連呼申生之名者三自是無人無不穢申生之  
行未幾其身見殺龍門子聞而嘆曰人心之險  
有如是哉太行之嶽巖巫峽之暴迅殆康莊爾  
人心之險有如是哉其初用計以殺人卒乃自  
殺其身是尚謂無天道哉龍門子

雜著類

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可謂離世絕

俗矣。然不念舊惡，未嘗流於刻薄也。柳下惠視袒裼裸裎，焉能免我，可謂和光同塵矣。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未嘗流於苟賤也。此其所以為百世師歟。東漢徐孺子，矯矯特立，諸公薦辟，皆不就。然及薦辟者，死，爇雞清酒，萬里赴吊。於清高不混俗之中，有忠厚不忘恩之意。其為東漢人物之冠冕，不亦宜乎。鶴林玉露

齊景公時大旱，乃召群臣問曰：「天久不雨，民有饑色，寡人欲少賦斂以祀靈山，可乎？」晏子進曰：「不

齊身集要

四卷

五八

可。祠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茅為髮。天久不雨，而髮將焦，身將蕪，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吾欲祀河伯可乎？」曰：「夫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鱉為民。天久不雨，百川將竭，國民將亡矣。彼獨不欲雨乎？」景公曰：「柰何？」曰：「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其憂，其幸而雨乎？」景公如其言。三日果大雨。談資

魯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臣聞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

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公曰善。談資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凱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散，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世說新語

梁武帝平齊，盡有其內，獲侍兒十餘輩，頗娛於目。為却后所察，動止皆有隔拘，憤恚將成疾。左右進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鶴鷓為膳，可療使勿妬。」

齊身集要

四卷

五九

盍試諸梁武從之。却后之妬滅殆半，帝神其事。左右復進曰：「願陛下廣羞為膳，徧食群臣，使不才者毋妬於有才，挾私者不妬其奉公，濁者不妬其清，貪者不妬其廉，亦助化之一端也。帝然其言，將詔虞人廣捕之，會方崇內典，誠於血生，議遂寢。」談資

司馬德操括囊畏謹，有以人物問者，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疑於君，君一皆言佳，豈咨君之意乎？」答曰：「如君言亦復佳。」談資

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皆不屏姬妾及廬祀至則

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恠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

內檢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矣松憲雜錄

古之權臣跋扈必藉名儒為之宗主毅然後古之

禮文以厭群志然後敢行大事彼名儒者冒昧

依附欲資其勢而行其志不知當時國事且日

非矣禮文雖復古何補哉故西京郊社之禮至

王莽輔政而後定劉歆主之也東京宗廟之制

至董卓入朝而後定蔡邕主之也東谷贅言

省身集要

四卷

卒

蘓峻作亂既至石頭百僚奔散惟侍中鍾雅獨在

帝側或謂鍾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

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而

坐待其斃耶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

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進矣談資

李德裕貴盛時賓客無敢忤惟杜顓數諫正之及

被謫李嘆曰門下愛我皆如顓吾無今日談資

後漢向子平潛隱於家安貧樂道嘗讀易至損益

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

一死何如生爾敬虛子曰富不如貧貴不如賤

山林一種逸味細細咀嚼方覺美出若對世

俗人言之鮮有不嗤笑者小隱書

元行冲狄仁傑器之謂狄曰下之事上辟富家積

儲以自資也脯腊膾腍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

防疾疢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

石可乎仁傑謂曰此正吾藥籠中物也世說新語

人有恒言破家縣令滅門刺史予謂此言強宗豪

右當常誦之庶幾不敢作姦犯科為龔黃卓魯

省身集要

四卷

卒

者不可自誦此言也夫破家滅門豈盛德事哉

豈盛世事哉東谷贅言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給之有人葬母

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

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世說新語

李義琰無正寢弟義璉為市堂材送之義琰辭不

受義璉曰凡仕為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

偏下哉答曰不然事難兼遂物不兩興既處貴

位又居廣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談資

呂正獻公既薦常秩秩後差改節公嘗對程伯淳

有悔意伯淳曰願侍郎寧受人欺不可因是而

懈好賢之心公敬納焉自警編

宋王嘉祐禹偁子也為館職寇準曰吾尹京外議

云何對曰人言丈人且入相準曰於吾子意何

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不若不為相之善也相則

譽望損矣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

其君臣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臣主

俱榮今丈人負天下重望中外有太平之責丈

省身集要

四卷

三

人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準大喜執其手曰

元之雖文章魁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是所不逮

也元之禹偁字談資

司馬溫公當世大儒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貴顯而

刻苦記覽甚於韋布嘗為某言學者讀書少能

自第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

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尤性最專猶嘗患如此從

來惟見何汝學士案上惟止一書讀之自首至

尾正錯校字以至讀終未終卷誓不他讀此學

者所難也大史雜志

明道先生為御史襄行神宗召對問所以為御史

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贊朝廷則可使臣撿拾臣

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嘆賞以為得賢

談資

西山先生問傅公景仁以作文之法傅云長袖善

舞多財善賈子歸取古人書熟讀而精味之則

蔚乎其春容董乎其蘭馥有日矣世說新語

方遜志曰貧國有四而荒凶不與焉聚歛之臣貴

省身集要

四卷

三

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勲戚任子則國貧賄

賂行於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

平刑簡也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昭儉而尚

德也此富國之本也省約三書

敬虛子曰楊慈湖遺書云人生一世只忙迫一場

便休又曰凡有家者或棟宇可居穀粟可食園

蔬足用已屬於富惜人不知是以得知足之樂

者甚鮮予謂人惟鮮得知足之樂所以只忙迫

一場便休不知自苦孰甚焉達觀者若能遣去



此苦則可自由自在矣夫自由自在本生人無上之快事而世皆迷而不悟哀哉小惠書

富貴於人造物所斬人至晚景得富貴者未免置

第宅售妓妾以償其平生之所不足如樂天詩

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司空曙

詩云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讀此

二詩使人凄然吁可戒哉南溪詩話

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駭

曰何謂也迂叟曰衣冠所以為容觀也稱體斯

省身集要

卷四

益

羨矣世人舍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

耳視者乎飲食之物所以為味也適口斯善矣

世人取果餌而刻鏤之朱綠之以為盤案之玩

豈非以目食者乎涑水迂書

隔適之事天常限人近聞南中一富翁每緣公務

入城殊憚其煩揭四字於室曰望城欲哭一日

焚香告天曰願薄田二十畝自為耕獲老於山

林足矣忽空中應聲云欲富貴則與之此則不

可是知閒適勝於富貴天不輕以與人也敬齋

子嘗自憶一身備有三竅用世頗殷乃窮於遇待

人頗怨乃窮於交反身頗嚴乃窮於行噫嘻胡

為乎然哉又嘗自憶一身備有三拙謹戲無能

是為口拙博奕無能是為手拙機變無能是為

心拙噫嘻胡為乎然哉又嘗自憶一身備有三

懶跋涉良健顧懶於出誦讀良勤顧懶於言探

索良深顧懶於文噫嘻胡為乎然哉雖然太史

公曰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

是窮未嘗無益於人也吾當以是而自勵矣周

濂溪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

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是拙未嘗無益於人也

吾當以是而自信矣蘓東坡曰達似放靜似懶

是懶未嘗無益於人也吾當以是而自考矣新

知錄

省身集要跋語

余祿守留曹日久有慨於世態之愈趨愈  
敝也思所以維之而不得公餘之暇間取  
古今載籍時一披閱其中有託物而鑄意  
者有闡幽而微顯者有假粗以示精者言  
人人殊而其裨益身心則一輒不自揣妄  
以己意擇其犁然當心者分門列類漫錄  
成帙因命名曰省身集要而付之剞劂氏

省身集要

跋

馬廼時之先後詞之雅俗無論已顧知局  
識淺難免掛一而漏萬而管窺蠡測或可  
舉此以該彼使吾儕觸目警心隨事而體  
驗之則援古證今未必非敦樸還淳之一  
助也儻曰陳言繁詞無關於世請以備覆  
瓿障牖之需云

萬曆戊子秋九月之吉古郢幼泉胡宗洵

書於金陵思補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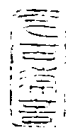
〔清〕于光華輯

心簡齋集錄六卷

清乾隆三十五年尊聞堂刻本

乾隆庚寅春鐫

金壇于惺介編



# 心簡齋集錄

尊聞堂藏版

叙

漢秦延君說書者然  
乎哉曰是無取法說也  
然而韓子曰惟其是而

叙一

已是則何多之與有昔  
之為學者有經解矣  
又有著錄又有書院  
規條又有劄記筆記

歆其詳且多乎歆其  
約而已然歆其約而轉  
不免乎文字之滋多  
何也曰非知之艱斤

叙二

之惟艱起此義而言  
之多寡博約皆宜矣  
予之始視學于粵惟  
日舉金壇己山王檢

討之論文以驗多士既  
而問其所讀者皆己山  
也又由予言而依仿之  
所從事者無非史漢

叙三

莊騷唐宗十家也予於  
是乃不與爭諸論說  
之間而實取其文一一  
校核之迨茲四年之

久而康其俗眎其教  
者學者漸始知有  
史漢莊騷唐宗十家  
與夫所謂已山之緒論

叙四

者蓋惟一譚藝而力  
行之雖如此故於于  
君此編叢之印書  
為教

乾隆戊子重陽前一日  
大興翁方綱



叙五

世之擬魏科取高第者在制藝而制  
 藝之根抵在經史名家如孔孟之微旨程  
 朱之真旨以及前人之詩古文詞語言筆記  
 可考者指而為生宜講明而切究之以為  
 根抵學問曩隨 先大夫竹御之宦遊京師  
 受業於 清漣先生門下凡七年 清漣之堂誦  
 及此之仲子次之與余同掌研因慨然曰吾  
 家士阮晴川者以庶幾乎情其苗滯南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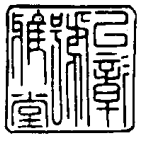
序

不一至考門也丁卯秋 清漣之以疾卒於系  
 師次之扶掖物里院又遠迤即畢視學洪干  
 予亦東馳山左西入劍門萍花雲葉次之且示  
 可觀而晴川更後切伊人之慕耳歲辛巳予  
 量移嶺嶠偶于溫都查明方素於見集錄  
 一書為晴川手編擇焉而精語焉而詳聞  
 我古昔之微旨與旨亦極明且確予于是接  
 雅曰次之之言詢不誣也急訪之寓居極子恨

相見晚立勅付梓以之全好或曰是孔生所  
 著訪与父笑予為之耶予曰不也嘗以崇  
 古實學早志之士少思奮勉而父之指示不精  
 師友之講求多舛童而習焉不乃指由以至  
 皓首窮年而濡沒以終年可勝道哉晴川此  
 大鈞元擊為指點迷途其嘉惠後學較之夙  
 雲月露之章相去何如也先父貞子之言詩者第  
 予之生讓古人之句極而春明巨之所欣賞晴

序

川自束髮時名噪貴官訪文為帖括家徒誦  
 久之而此區之在又何不讓之古人也後綴數  
 語于簡端而付之梓併請寄質次之世誦生以  
 予之為然也  
 乾隆歲次己丑正月上海澤州陳名檢書於  
 新寧署齋





金壇素稱人文之藪淵源有自意必  
有得其闡奧者予自為諸生時即留  
心耳之歲丁亥量移東粵聞晴川名  
因訪之旅館以識其人恂恂篤雅君  
子也戊子冬遣使馳聘為兒曹師晴  
川貽予言曰某以主人情重不可辭

序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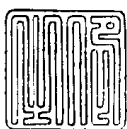
然承君雅意又不當固却今有手錄  
前輩緒餘及夙昔得之師傳者集為  
一編奉寄賢郎倘不鄙夷而觀覽焉  
則能自得師矣予展而誦之見其語  
必透宗言必指要即單詞隻字一經  
指示無不精審確當足以訂頑愚振

聾瞶破前人之貽誤証村師之謬解  
此誠有本有源之學於先儒闡奧具  
有心得而薈萃之者豈泛然編輯陳  
言者比哉爰寄質諸姻好溫郁堂明  
府謂凡有志斯道者皆宜各置一編  
藏之家塾奚忍私為一己有也乃與

序二

諸寅好協力梓之以行於世非謂於  
晴川之學有以窺其底蘊而嘉惠後  
學其亦晴川之志也夫

乾隆歲次己丑仲春仁和 high 昱曲江  
氏書於信宜公署



古人讀書必先明字義  
正音韻精考核然後研  
究夫天人性命之理融會  
乎起承轉合之法由是以  
至於博通淹貫無難焉  
故發為文詞則氣醇力

序

温一

厚有典則經辨夏金  
石議論驚鬼神佈之當  
時傳之後世生為也哉  
今以制藝取士辭雖變而  
義則同數者之功又何可  
缺一胡為乎寂者與學者

皆略焉而弗講即予宦  
遊被議滯跡羊城尚且  
金壇于晴川先生者人爭  
延之家塾而不能得心竊  
異之及聆其言論并閱其  
心簡為集錄一書然後知

序

温二

其侯士有得寂人弓方而  
又歎夫諸先哲何語之詳  
而晴川何擇之精如此也因  
勸其急付棗梨公諸當世  
倘人之能遵循此編即不能  
驟希夫古人厚免貽譏於

大雅雖未遊晴川之門而其  
受晴川之益者必廣矣晴  
川曰唯之因囑予為之叙遂  
妄書如言於篇首云  
乾隆庚寅天中節後之  
日大真弟溫葆文序

序

溫三



序

集錄學者之常事也沾沾  
自喜而遽思災梨禍枣適足  
為識者覆瓿具耳何足貴知  
不足貴而余弟晴川猶孜孜汲  
汲於辨句讀訂聲音審好尚

序

于

明次第并及輿圖都會朝代  
山川前賢篤論彙錄成集以便  
生徒指授彙頭考核而固却  
同人之請不敢以之問查則其心  
良有不能已者矣學者躬逢文  
明日啓之辰載籍大備之際發

軒之初紛紜馳騫亦自謂漁獵  
浩繁迨日引月長捫心中夜  
或反茫無依擣疑阻萬端及  
覽斯編而恍然於心目間者注  
徃而有也故羣推為卷帙約  
而補益多者誠者得于甘辛

序

于二

者也夫自媒自炫固學者宜  
以為羞不可一萌其意而衆  
謀僉同又何必拘為固執初  
為也且名公鉅儒已弁諸簡  
端矣雖不足貴乎姑一嘗試焉  
藉以下識者之果履孰與否

乾隆歲次己丑仲冬上澣

辛練在衡書



序

于三

乙酉春華自瀨水浪跡羊城課徒於心簡書屋凡所以口授而指畫者悉本夙昔師傳及諸前輩之緒論恐生徒不盡記憶隨舉而隨筆之三年集成一帙分為六卷命諸生藏之篋笥得常注目以示毋忘心簡主人見而歎曰此實根柢之學凡有志斯道者皆當奉為指南以正其承訛踵謬之習紛紜馳騫之思豈獨有益於童蒙哉急請付梓以公同好嗟乎華自束髮受書以來日稟父師之訓冀得寸進以酬萬一乃質本庸愚又不自努力因循苟且以迄無聞更不得已而奔走衣食崎嶇艱難之際十餘年間不遑

心簡齋集錄 自序

寧居幾失故我今而得理舊業風雨晨夕惟兢兢於夙昔所見聞為生徒勸以無負所從來斯已幸矣生徒之有益與否尚不敢知何足為外人道而為有識者羞也乾隆三十三年秋七月二日良常于光華惺介氏書

心簡齋集錄總目

卷一

王圻山四書朱子本義匯參序發凡附

塾課分編八集論

蔡珠淵舉業適中序

徐曉亭塵談筆存

授硯堂集抄古今尺牘論文 論讀書

卷二

吳芥菴讀書論

心簡齋集錄 總目

于得興訓蒙四則

心簡書屋四書句讀辨

心簡書屋四書集註緩讀辨

文照堂四書字音辨

伍更齋字音正謬卷首文光樓四聲調法附

裏如堂四書字體辨

陳瑤賓四書字迹核

于得興塾課四則

王潤洲虛字啟蒙

論讀文法

王虛舟 澍 學庸本義自序

語類圖說 并圖

性道圖說 并圖

蔡璿方 元瑋 動靜體用分屬圖

五行分屬圖

仁義互分體用四圖

卷三

陳祖復 見復 十三經字辨序

心簡齋集錄 總目

二

陳瑤賓 十三經字辨校畫

十三經字辨校音 附訂詩經叶音

卷四

于泉莊 琰 文選字辨

邵子相 長蘅 古今韻畧 附詩韻辨

詞韻定式

卷五

張默翁 去病 詩談聲調譜

江孟亭 浩然 叢殘小語 摘錄字辨音釋三十九條

沈歸愚 德潛 說詩碎語 摘錄字辨十一條 初學明文讀本字辨附

紹聞堂金壺字考抄

紹聞堂字書誤讀抄

于得輿輿圖直指上

卷六

于得輿輿圖直指下

王虛舟 書法良模

心簡齋集錄 總目

三

心簡齋集錄總目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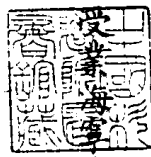
心簡齋集錄卷一

三三三

金壇于光華惺介編

王己山四書朱子本義匯叅序

六經易最難言。邵子以數。程子以理。而朱子之注易也。本聖人作易之初。原其義所由起。曰周易本義。明乎易本為卜筮作。俾學者象占分曉。而理與數自引伸。類長於其中。由是觀之。讀聖賢書。不可不通乎本。



陳敬修校  
敬修與

心簡集錄 匯叅序

卷一

義審矣。步青嘗稟此以讀四子之書。四子書之本義。固以朱子為宗。而朱子書之本義。則必折衷於章句。集註以為斷。蓋朱子於章句。嘗引溫公之言。謂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於集註則謂某會等稱。過來增減一字不得。此其於孔會思孟之微言大義。提要鉤元。精審愨實。益不復稍留毫髮憾矣。自餘亡論漢唐注疏。及宋元明諸儒。庚續發明。後先錯出。即以朱子之書亦夥矣。或問則設為問答。以暢其旨。語類則生徒辨論以析其疑。文集則敷陳往復。以抒其醞。以視章句。

心簡集錄 匯叅序

卷一

集註。非不更詳且悉矣。而言各有當。其義指要。亦不能無所異同。可覆而按也。明永樂時。詔儒臣編纂四書大全。頒之學宮。著為功令。文學之士。家奉一編矣。然考其書。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論者皆以謂當年奉敕諸臣。迫於成命。襲取吳氏集成。倪氏輯釋。倉卒應詔。而不知由。未嘗稟章句集註為權衡。故雖以或問語類諸書。點竄塗改。多所齟齬。且質焉不察。又何有於本義之有異有同。必較其分寸。豪釐疏通證明。以衷於一是也。自時厥後。蒙存繼作。不少發揮。終鮮駁正。以至講章盛行。兔園學究。既沒溺於高頭俗說。而不知其陋。而嗜奇銜博之徒。則又考索愈煩。贅惑滋甚。朱子有言。學者談經之大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夫章句集註。不可謂卑且近也。學者童而習之。口相沿以熟。遂忘乎其為布帛之文。菽粟之味。探蹟索隱。以務名家。而本義模糊。浸尋畔道。陽朱陰陸。異說譁起。隆萬以下。益多有之。職思其故。有自來矣。我

國家

列聖相承。昌明正學。廣厲師儒。興賢育德。

皇上性學崇深。續承統緒。誕敷文教。道一風同。步青生逢盛世。自為諸生二十六年。登賢書。又九年成進士。入史館。凡五年。嬰疾告歸。仍理故業。於今復十有八年矣。追憶曩時從事帖括。習復四子之書。與生徒口講指畫。間有心得。劄記簡端。輒復塗乙。不知幾更矣。三數年來。屏當一切。繙繹舊聞。研尋本註。仰見朱子竭一生之精神。發明四子之義蘊。精微洞徹。銖兩悉稱。確

心簡集錄 匯叅序

三

卷一

然信以為此朱子之本義。即孔會思孟之本義。學者第虛心涵泳。切己體察。惟默會其意。言指趣。而或問語類文集。皆所以疏通證明。其間有異有同。可以章句集註斷之。而曉然於其孰為已定。孰為未定。夫然後旁參眾說。自漢唐以至今日。凡前後乎朱子者。胥有以博稽其義類。而辨別其指歸。單詞隻義。苟有當焉。無不可以互相發。而其非者。則固所必汰也。爰輯此書。竊取朱子所以注易之指。而惴惴乎懼弗當也。題曰本義。匯叅藏之家塾。俾兒孫輩知所取裁。庶由

是心解力行。以適於聖賢之路。毋徒以資帖括而已。書既成。容有見之者。遂請授諸梓。夫步青則何敢遽爾。惟念平生鄉道之私。所願以質諸

當代宗工而未果者。今其藉手正焉。儻幸鑒其愚而糾

其繆。步青老矣。蓋尤跂予望之。乾隆十年歲在乙丑

秋七月穀旦。金壇後學王步青書於竹里草堂時年

七十有四

發凡

一大學一書。首尾連屬。載在禮經。漢唐註疏。可按也。自

心簡集錄 匯叅發凡

四

卷一

朱子別為聖經十傳。於古本有大更動處。而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綱目燦然。條理較密矣。中庸亦載禮經。並無章次。考其詞。今本雖與註疏所傳無甚異。而支分節解。段落分明。頓改舊觀。故此二書實自朱子釐定章句。而意理相承。血脈相貫。所為註解。詳審精明。修改縝密。其不曰集註。而曰章句。志經始也。嘗語學者曰。此書豈可以章句求。又曰。此書全在章句。蓋治經之道。固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學者第即是沉潛反覆。於句讀文義之間。其為本義自瞭然



心目矣。

一朱子於語孟則曰集註。蓋從前說語孟者衆矣。是書則朱子集羣說之當者。淺深詳略。裁以己意。與孔孟之言。脗合無間者也。朱子云。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聖賢之言。每下一字。實處則義理判於毫芒。虛處則神思運於呼噏。若非融會貫通。冰釋理順。欲以語言湊合。終覺經是經。我是我。况先儒歷有成書。博觀約取。尤非易事。集註將如許前言。約以數語。而理要自極分明。精神自然流露。以至訓釋一

心簡集錄

匯參發凡

五

卷一

二字。胥有來歷。隨手拈來。自然的確。其於大義。或叅取諸說。或自出心裁。或挈大綱。或分細目。一一與本文宛轉關生。故朱子又嘗云。某於論孟理會四十餘年。中間逐字稱等。不教偏些。子學者將註處。宜子細看。此所以斷然為朱子之本義。與章句並宜恪稟。以衡量諸書者也。

一或問一書。朱子設為問答。所以發揮經義。申明傳註。兼以剖析羣言。而衷於一是者也。顧語孟與學庸不同。即中庸亦與大學小異。朱子晚年嘗自言諸書都

修得一過。大學所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按此乃答

潘恭叔需論語或問而云然。則所謂比舊詳密。蓋兼章句或問而言之也。至答友人問中庸編集。則曰緣前輩諸公說得多了。其間儘有差錯處。又不欲盡駁難他底。所以難下手。按前輩諸公。蓋即指輯略諸家言也。又按中庸章句序。既云取石氏書名。以輯略。遂云別為或問。以附其後。則此二書本合為一。當日所云不欲盡為駁難。可想見朱子意中。儘有未盡處。然亦惟論辨輯略諸條。有可刪節。至所以發明本文及

心簡集錄

匯參發凡

六

卷一

申說章句之指。則固已精矣。故愚於學庸或問均照永樂大全例。大字單行。而以諸書可與證明者。雙行注其下。第大全另為一編。而此則各附逐章逐節之後耳。至語孟或問。則朱子嘗云。此書久無工夫。修得只集註。屢更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按此可見朱子精神自在。集註而或問儘有未定之論。後來有援或問疑集註者。第弗深考也。集中採其精要。與諸書並雙行分列于集註之下。以便參觀。不與學庸同例。蓋亦竊取朱子之意云。

一語類初名語錄。乃朱子與門人問答。門人退而私錄之。厥後黃子洪病其繁複。以類而分。是名語類。今考其書。師弟一堂。往復詰難。勉齋嘗云。其辨愈詳。其義愈精。讀之如侍燕閒。承警欬。歷千載而如會一堂。合衆聞而悉歸一已。可見是書之傳。誠非小補。然隨問隨答。問非一人。故有淺深之不同。記非一手。故有詳略之各異。而其中朱子已定未定之論。不無後先錯出焉。今一以章句集註斷之。孰爲本義。孰爲旁義。孰爲餘義。大抵所論合于註解者。朱子已定之說也。其

心簡集錄

匯叅發凡

七

卷一

不合于註解者。未定之說也。或又有不合于註解。而其義自可相參。要當仍以註解爲定。而精審于次第。實主位置之間。則本義既得。而旁義餘義不致遺漏。亦不虞喧奪矣。昔李二嶠語類序云。語與四書異者。當以書爲正。而論難往復。書所未及者。當以語爲助。四書蓋謂章句集註也。愚故于集中載語類頗多。而苟有彼此互岐之說。必次第其後。先區別其義類。與章句集註互相疏通。其連及或問者。亦與爲割。悉不敢仍大全割裂本。并不敢如後來纂輯大全者抄錄。

原文略無統緒。要蘄無失乎朱子之本義云。一朱子文集。乃合一生之著作而成編。其間講學論道。與友朋往復。有關四子之書者。頗不少。或以單辭隻義。而剖析必精。或以大義微言。而闡明必悉。但亦不無中年晚年之別。而說之已定未定。因之蓋朱子之學。與年俱進。至晚年其論始定。而與四子脗合焉。永樂間編入大全。與語類概稱朱子。辭句尚多割裂。混淆。又無論矣。茲集于其可仍者。仍之。不可仍者。檢元本錄之。必註明文集。別于語類。或偶不及檢者。則仍

心簡集錄

匯叅發凡

卷一

大全本概稱朱子。不敢意爲更也。總之朱子諸書。惟大學或問。自云修改詳密。中庸已不欲自信矣。語孟則或問作于前。集註更于後。至文集語類。則四子皆通前後。而並存。故必均以章句集註爲權衡。而後諸書之說始定。一或問小註。世或疑爲贗本。謂朱子年譜未有此書名。其原序四篇。又集中亦無有也。且所載語類。或與後人說相同。當是後來竄集成書。其崇信之者。則謂是書成于淳熙己酉。朱子年已六十。于章句集註或問。

之外。為學者添一小註脚。訂舊增新。天理爛熟的無可疑。其與後人相同者。焉知非後人偶用成語。而未為注明來處耶。前輩亦嘗極論之。愚按書中刪定舊說處。頗非苟然。所增新義。儘有與章句集註相發明者。集中亦概為增入。真贗且置勿論也。

一中庸之有輯略。語孟之有精義。皆朱子所手訂。則亦猶朱子之書也。輯略初名集解。本石子重採二程先生與其弟子游楊侯呂輩之說。朱子芟之為輯略。精義則朱子集二程先生講明孔孟之義。取橫渠張子

心簡集錄

匯參發凡

九

卷一

及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九家之說。以附益之。朱子嘗言二程先生發揮語孟。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至橫渠以下。雖非敢謂盡合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疎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故此二書或問中辨論頗悉。是集于中庸則或問大字單行。而以輯略附註其下。語孟則或問概用雙行。而精義中之要妙。與其未盡曉暢者。則先載精義。而以或問申之。其或有未當。而恐以疑誤後學。亦先載精義。而引或問論之。若

與或問不甚相屬。則單舉精義。附于集註之下。而其不必錄者。則此二書皆闕焉。蓋以或問為權衡。實以章句集註為權衡也。

一漢魏諸儒註疏。朱子嘗謂其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功云博矣。然學者所以求夫聖賢之意。初不在此。故集註第于典故。頗或採之。而其所闕略者。愚亦間為補入。然于義理。則每多駁雜支離。無可依據。何敢妄為蔓引。昔艾千子有言。學莫陋于厭蕪成祖。表章之大全。而驕語漢疏。以為古。遂欲駕馭馬鄭王杜。

心簡集錄

匯參發凡

十

卷一

于程朱之上。不知漢儒于道。十未窺其一二也。宋大儒之所不屑。而今且尊奉其弃餘。其好名而無實。概可見矣。竊謂此論雖難。槩律通材。而好奇嗜瑣之徒。亦可以旋其面目矣。

一大全本為明儒奉詔編次。自朱子或問語類諸書外。所輯諸家。或為朱子執友。或為朱子門人。及再傳而下。所嘗私淑者。非無精當可採之論。而醇襍不分。支離複沓。茫無統紀。閱者每為白日欲臥。茲集一準。以章句集註合者存之。不合者汰之。不合而為人所久

惑者必申明本義以折之。非敢謂別裁悉當。聊亦免于陳陳相因。

一經解內。若南軒論語解。孟子說。胡氏四書通。西山真氏集編。趙氏纂疏。及朱氏通旨。蔡氏集說諸書。有可採者悉纂入。

一永樂大全以後。若蒙存諸書。以至說統翼註。皆後來輯大全者所博採。然亦不敢多載。惟擇其與本義相發明者錄焉。

一明儒講學之書。若薛文清讀書錄。胡敬齋居業錄。羅

心簡集錄 匯叅發凡

十一

卷一

整菴困知記。根極理要。程朱的派。錄其有關四子書者。至陽朱陰陸之家。承訛踵謬。概不敢列。明季則有柏廬朱氏所著學庸講義。中多警發處。而外間罕知之。其精華故自不可沒也。

一吾家高伯祖方麓先生紹聞編。曾伯祖宇泰先生論語義府。行世已久。而紹聞于四子書之理。尤精研切實。故集中所載尤多。近則族從若林。有學庸困學錄。書雖晚出于章句。亦堪為羽翼也。

一重訂大全

本朝自陸平湖先生于永樂原書外。載入蒙存淺達之說。

盛行以至今。但考此書。較于先生卽世之後。觀其自叙。第以為舊本。序中亦頗不自愜。竊意先生設天假之年。親見此書之刻。或當尚稍稍整頓。然數十年來。天下學者不沒溺于高頭講說。而知從事大全。實自此書始。厥後惟過喜本于原書。力為較正。功非小補。但不無偶與添出闕文。自餘增訂諸家。亦多附以己意。有可採者。悉為纂入。所不滿者。間亦微志別裁。至有兩說三說。理同語異。詳略互見。環峯朱氏。叅和

心簡集錄 匯叅發凡

十二

卷一

成文。名以集解。其于下學實為便覽。雖未註明姓氏。非同掠美也。竊做此例。凡遇可採者。附叅鄙意。不必盡錄原文。而集解之名。其義渾涵。集中故嘗通用。

一朱子云。解說聖賢之言。要使義理相接。如水相接。去則水流。不礙舊時大全。其割裂破碎者。勿論。卽後來鑒前此之非。自立條例。章句集註外。先某書。次某書。于義似未為不可。然但論言者之後。先不顧所言之倫次。以致更端迭出。彼此參差。首尾橫決。安能使本義瞭然。愚謂必先于註義。劃清腠理。以註為綱。諸書

為目。循次解釋。要使義理相承。銜接一片。語言雖簡而不嫌其略。稱引雖多而不覺其繁。條分縷析。以類相從而言者之後。先固所不必泥。即如論語首章集註。列尹氏于程子之前。可倣也。至于參附已見。他本必至諸說既畢。而後以意斷之。愚謂不若各條之下。孰是孰非。孰同孰異。孰為正解。孰可互參。即為隨手疏明。閱者尤易別白。此則區區之私竊願下學之士。一目了然。不恤見笑于方家者也。其或書愚按。或書按。文法偶殊。指歸自一。

心簡集錄

匯參發凡

十三

卷一

一。程子有言。不。求。于。本。而。求。于。末。非。聖。人。之。學。何。謂。求。其。末。考。詳。略。採。同。異。是。也。愚。按。四。子。書。中。古。今。制。度。山。川。人。物。大。全。原。本。撫。拾。不。一。適。喜。齋。增。訂。大。全。其。于。顧。寧。人。日。知。錄。閻。百。詩。釋。地。繁。稱。博。引。備。極。該。洽。但。周。禮。王。制。頗。多。傳。會。朱。子。已。不。能。無。疑。况。漢。唐。以。後。制。度。與。三。代。不。同。援。此。互。證。而。欲。以。疑。朱。子。之。未。當。尤。難。盡。信。前。人。故。嘗。論。之。至。如。井。田。封。建。孟。子。一。則。云。此。其。大。略。再。則。云。嘗。聞。其。略。而。後。之。人。必。欲。詳。辨。極。言。其。將。駕。于。孟。子。之。上。然。乎。集。中。凡。遇。此。等。第。

為志其大都。不敢支離蔓引。庶幾學者從事根本之學。潛心體認。所得較多。

一。聖賢之書。所以講學明道。俾學者心解力行。而探觚之士。徒以為帖括計。陋已然。實字觀義。理虛字審精神。未始不即為行文之要法。朱子嘗云。某那集註。無一字閑。那箇無緊要。閑底字。越要看。夫俗儒所謂閑底字。大都是虛字也。集中每千一二虛字。定提撮分明。摹神會意。要使聖賢句中。句外。意言。俱隱躍流露。讀本文。如是。讀章句集註。亦如是。孟子所謂以意逆。

心簡集錄

匯參發凡

十四

卷一

志其道不外乎此。學者第解此以行文。自是寫生妙手。而聖賢之義理。當自益明。

一。是集稟承本義。綴以匯參。義本禹貢東迤北會為匯之文。竊謂講明斯理。譬若導水。然四子書乃其發源。羣儒講學論道。為其支派。而章句集註。則其總匯。彼磨磨小言。與離經畔道之說。所謂斷港絕潢。終古無由至海者也。夫眾言淆亂。則折諸聖。是集不獨漢唐宋元明儒書具在。一以章句集註為折衷。即以近世理學宗工所傳緒論。以至時賢之見諸制義評騭者。

苟一言一義。犁然有當。無不書其所自參。伍證明。凡以沂流尋源。疏通本義。引伸類長而已。易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要使殊途百慮。胥統匯于同歸一致之中。此愚者編輯是書之微意。而兢兢乎惟恐失之者也。

學者究心四書。為入門第一義。但講章俗說。乖隔分離。誤人不淺。玩先生此序及凡例。可以知所折衷矣。同邑後學于光華謹誌。

王已山塾課分編八集論

論啟蒙

山下出泉。其象為蒙。童年一蒙象也。自經書既畢。粗讀古文。亦止依文訓義。至教以入股。方知四子書命題為文。文一字一句。無不與聖賢語言相比附。而心源於是乎漸啟矣。然題有題旨。文有文義。須剖析分明。又須貫穿融洽。頗難猝急理會。所與開發之文。必其理易明。其文易入言。無道情筆。無溢字。虛和導引。意緒尋生。讀者胸中不覺天機淳淳。如山下之泉。自然闕抑他不住。即異日江河之勢。

已肇端於此。題曰啟蒙。於象為近。錄文如于首。簡嚴易直。在先正中。亦不多採。後賢且從略。為初學計。不敢溷也。作文必先相題。在初學尤所宜講。實字觀義。理虛字審精。神此前人。不刊語也。些小題。亦必有實字。有虛字。或似實而虛。或似虛而實。或一字而介在虛實之間。或虛實之義俱備。或繞上。或注下。實義不明。則措語必多浮詞。虛神不審。則出筆定成呆相。而初學每於虛處。易忽塾師。尤宜切講。蓋實義尚俟研尋。虛神不可抹撥。必於文之折皺。題之窾卻。指點分明。如兩鏡相引。回環顧盼。則後生自解生機。

一呼一頓。一灣一瀉。都有神會矣。

為文必解。篇法其細。微曲折。開合變化。非幼學所能知。而前後呼應。層次分明。則不可不講。故此集皆簡易。員活之文。看語不多。而開合反正。一氣相生。解此自無疊牀架屋。及前後背馳等弊。其中一挑半別。皆井井有條。尤不可忽視。

先輩論文三字訣。曰典。顯。淺。是集為初學設。尤以顯淺為要。故不獨文義易明。文法易曉。即選言下字。未嘗不衷之於典。要亦一見了然。雖或不盡知來歷。而自不患於深僻。

心簡集錄八集論

十七

卷一

難解。

每見坊間兔園本子。謂便於初學。一味苟簡。題下不列名氏。文特粗具形模。股皆合掌。語多似是。前後布置及開合字面。不論何題。率多依樣葫蘆。邨師取其易曉。以課後學。口耳相傳。未有不致心源。若廢井者。聞北方鄉塾。尤所盛行。而南中矯此。又或多示以成宏。點淡之文。及萬歷間游戲之作。愚謂皆非初學所宜。故此集慎之又慎。易曰。蒙以亨行。又曰。蒙以養正。初筮之告。斷於無所苟焉而已。

論式法

揚子雲云。斷木為棋。挽革為鞠。亦皆有法。况於文乎。深於文者。文成而法自立。下此則必法熟而文始工。然余初集啟蒙於篇法。略引其端。而未嘗細論。以初學在先。導其心源。不必瑣瑣。遽言法也。至心源漸啟。智慮漸開。不急授以繩尺。後生或小有才。奮其私智。鹵莽焉爾矣。故講求式法。寔是塾師要著。

為文必解。篇法。此特言其大綱耳。劉舍人云。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菁英。字不妄也。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篇章句字。莫不有法。初學於篇章。

心簡集錄八集論

十六

卷一

或遞難通徹。而句字必先務端詳。略句字而講篇章。則字有齟齬。句先杌隉。復安能謝萼相銜。首尾一體。此謀篇之道。必先句字。讀先輩佳文。句割字酌。不可不細意講求。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夫文亦然。有呼必有應。有實必有主。有反必有正。有虛必有實。而其大致。則開合二字。盡之先呼後應。則呼為開。應為合。先實後主。則實為開。主為合。推之。反正虛實。莫不皆然。此昔人所以論荆川之文。惟一開一合。而先生聞言。謂平生苦心。被一語道盡也。夫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往來不窮。制而用之。謂之

法童子未可深言。集中所與申明，皆其淺顯易見者。文忌平頭直瀉，但觀先輩一破承，順破則逆承，逆破則順承。以至或明或暗，或正或反，不過數語而還相爲宮。自有天然節扣，何況自原起及通篇體勢，其中提繳起伏，向背往來，淺深開合，與題相生，不與題相迫，用意固爾，而法即因之。未嘗一筆凌躐，塾師須就循循規矩之中，指點曲折游行之趣，則平直之病庶乎免矣。

文忌合掌。陳大士先生嘗自言爲文，獨得在分股。前人定爲八股者，言之不已，而再言之，明爲必如是而後盡也。若

心簡集錄

八集論

十九

卷一

每股合掌，則四股可矣，何必八股。而其病且將并一股而忘之。蓋對股與出股一字不同，對股既嚴，而後出股不苟。若概而同之，則出股無論接句，即開頭一句，已苟無思矣。其言最爲痛切。余謂今人所以率犯此病者，胥自童子試筆，塾師謂不必深求，而不知其沿習之久，至病入膏肓，不可救藥也。文家須知所忌，然後能工。此與前一條尤初學所易犯，故特揭之。簡首餘自散見評論中。

是集單題最備，旁批亦獨詳。蓋此爲初學入手，而前輩亦以此爲最難。余故瑣悉言之，然亦皆其顯易者。深心大力

之文，則尚有待也。篇額倍於初集，以論法自不容簡也。載本朝之文，復多于明文，風氣日近，邊幅較寬，學者初試筆時，俾塾師可量材而投焉。律以前人之法，卽有時翻譜爲新，未嘗不造車合轍。

論行機

以法行機，以機化法。韓求仲嘗以此二語，感推同安。其時遂專尚員機，日趨猥薄，而宏正前渾朴之風，寔微寔息矣。文以機勝，固文運之衰也。然是說不可以論小題，尤非所語於初學題之小者。單句題必以機而運，掉始活搭，截題

心簡集錄

八集論

二十

卷一

必以機而呼，應始靈繁，重題必以機而驅，駕始捷。况在童子，初受時文，繩尺方自見，爲苦難，而所讀復多方幅板樣之文，向自開發性靈，使之躍躍欲試，此吾於式法之後，繼以行機，求伸之言，不可廢也。

走機之文，易流於滑行之以法固所宜爾矣。然必有意以密運乎機之先，有力以斡旋於機之內，夫然後取之於心，注之於手，轉輸由我，而能發能收，集中所擊節嘆賞者，可。按也。否則如時下迅筆直掃，三排四疊，自謂得機，不過一打油腔子耳。童子捉筆效之，入考場時亦弋獲，甚或終身



實此為金符。近日自號名流中。余所見概亦不少。是集亦姑取其不甚俗惡者。問收數藝。略資髫年。弄筆或稍長。輒思厭去。其人必能自樹立。異乎尋常之徒。

用機之最上者。熟精書理。浩氣盈胸。縱手而成。掀雷抉電。此為妙極。機神非可遽語於初學。其次則為機勢。為機杼。為機鋒。為機趣。又其次為機調。余集中並登之。皆文家所不能無。亦相題之所應有。而得心應手。則由於與會使然。並非可以猝辦。在初學則須熟讀古今文。并知靜養。此心不為繁雜。澗擾擲管時。自覺活潑潑地。意動天隨。此則尤

心簡集錄 八集論 卷一 三十一

為用機本領。塾師所宜。平時刻提撕。到命題為文。更無可申說處。

論參變

文有正有變。其關乎風會者。端賴主持文運之人。或障川迴瀾。由變而力反諸正。或因勢利導以變而愈益。神明於正。此非可進塾師而家喻之也。若夫相題行文。同此命意。而推陳出新。同一布格。而化板為活。要在小變而不失其大常。開後生之智慧。破俗子之拘牽。此式法行機所為。必進以參變。則法可生巧。而機漸通神。自是文家所必歷之

境。

文章之變多端。有理不變而意變者。反言而正論。益伸翻案而成局。愈定有意不變而法變者。人詳我略。而略轉勝於詳。人實我虛。而虛仍運夫實。有變在體格。而分題錯出者。題整離之使散。而運掉因其固。然題散制之使整。而搏挽得其要領。有變在色韻。而同題互見者。或辭約義微。或態濃意遠。而濃淡可以相參。或壹倡三嘆。或急管繁弦。而徐疾無妨。迭奏其他。移步換形。隨機制勝。不可枚數。集中粗舉其槩。塾師從此引伸。文心之慧日生。文陣之奇日闢。

心簡集錄 八集論 卷一 三十一

其於此事。思過半矣。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况在小題。尤易弄筆。率爾翻新。自謂高出前人。而不知其適墮於滅裂。其甚者如前數十年。倒插之說。盛行頭未訖。而手已生日。降而足上。出流弊至今未艾也。故變法非可輕談。余列于式法行機之後。學者既嘗成竹在胸。機神湊泊。自是錯綜參伍。杼柚予懷。縱不必遽大開生面。而筆端鼓舞。要自不受前輩牢籠。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英妙讀吾斯集。必有憬然思躍然起者。昔人論書。謂永之法。妍以婉。芾之體。峭以健。彼妍我峭。惟

妙惟肖。蓋永禪師書骨氣深穩。一稟王氏典型。而米老天骨開張。筆力雄杰。如怒猊扶石。渴驥奔泉。皮相者疑為盡變古法。而不知其神合志通。要能得法外意。故爾卓然成家。吾家虛舟自魏晉以來。法書並有樞本於南宮。尤入神妙。嘗自謂米書故從大令出。吾以大令法臨之。自不落米家習氣。行文須解此秘妙。則變而益神明於正。吾將以是集為斯人發軔焉。

論精詣

凡物必由粗而致精。而文為甚。前四集余於相題行文之

心簡集錄 八集論

二五

卷一

道為學者粗陳其概。過此則不可不引而深之。以致其精。蓋學者既嘗啟其心源。教以成法。達之以機。參之以變。果能得諸心。而應於手。採芹食餼。定已如取。如攜。其或竟由是得氣以去。而無事再透重關。世間頗亦不少。要之於此事。則猶為門外漢也。故教人自為。不可不復有後四集之引伸。而是集精詣。則尤緊要關頭。潛心深造。是所望於善學者。非復塾師之所能為矣。以意為主。以文傳意。范蔚宗之論云。然此精于鍊詞。必先精於造意也。然意自理。生理從題出。若非精審題分。採取

驪珠。但解搜尋新意。雖畫奇辭。其為不切。陳言去庸俗無幾。而受病抑且甚篤。蓋庸俗猶可諱。以時趣新奇。必且墮入惡道。故文有率爾而造。極或精思而愈疎。則審題與不審題之別也。

昔吳松陵每閱人課藝。輒掩卷問何題。注思良久。則問子謂題何疑義。而作何解。已又問更進步。題復何疑義。而子作何解。如是三四問。深入骨理。若射穿七札者。僅至六札之半。猶嫌與不穿一札者等。苦心孤詣之士。一題入手。憔悴專壹。至較其分寸毫釐。少陵云。意匠經營慘淡中。每念

心簡集錄 八集論

二五

卷一

當年特下一慘字。彌嘆魏武為文傷命之言。自是個中人語。實字觀義理。虛字審精神。余自啟蒙已標此二語。至此集為成材進境。而文家精詣實亦此二語盡之。况小題不惟題位偏仄。即題氣亦每在有無斷續間。深於文者當夫冥心孤往。直湊單微。揮毫落紙。而文外之重旨。篇中之獨拔。虛實相涵。神理具足。他如援古必確。與證明論事不苟。為緣飾。以至單辭隻義。無不覩指。知歸立竿見影。自非心精密運。安能筆墨所到。動若有神。故此集與式法所錄。體格

差近。而境地自殊。讀者豈容一字鹵莽。

朱子論讀書之法。一曰虛心。涵泳。一曰切己體察。余謂行文之道亦然。夫聖賢言語。其意象時或寄諸髣髴。惟與之虛而委蛇。不獨得其詞理。乃兼會其神趣。極之談嘲笑謔。往往亦造於精微。而其義指雖一字一句。不外人情物理之中。若認作紙上空言。豈惟虛際難以會心。即實地定多隔壁。故須逐字當身勘驗。語言警欬。脫口如新。不覺意境頓開心花自吐。此為獨照之匠。削墨應繩。正復無他。謬巧若但取艱深。無關體要。戰鬪觸於蝸牛之角。亦徒自苦耳。

心簡集錄 八集論

二十五

卷一

論大觀

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愈深。本是文家合下一串事。而境候亦有不同。孟子曰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吾前所論精詣。文家美境也。是集大觀。則充實而有光輝之謂也。別為二集。而于士衡二語若倒置焉。鄙指蓋亦本諸是。文之大者。根抵由於經術。氣局出自韓歐。不入尖新。不為繁縟。常理而獨闢宏裁。片語而動關體要。嶽峙淵渟。不足方其度也。龍驤虎奮。不足喻其神也。咫尺有萬里之觀。警

效接千年之脉。要是一縷心思。蟠天際地。莫非浸淫卷軸。磅礴行間。彼虛鋒漲墨。外疆中乾者。無從望見脚板。

文家動謂小中見大。又曰小題大做。此事故不可強為。黃鵠一舉。知山川行曲。再舉知天地員方。所處高斯。所見遠也。獅子搏象。用全力搏兔。亦用全力。其力大。其神全也。為文雖此小題。定有其命脉。非眼高于頂。不能知。非力大於身。不能運。試觀正希康子曰。夫如是。及大士充類。諸篇是何等心眼。何等神力。

心簡集錄 八集論

二十六

卷一

大匠畫宮。千門萬戶。盈尺而曲盡其制。大將將兵。五花三疊。捺百萬之師。如使臂指。文家須是欄柄在手。縱筆所之。高下縱橫。無不如意。曾何捷徑。窮步之足。為我難。魏文典論云。文以氣為主。而韓昌黎亦謂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制義中洋洋大篇。根于理。足于氣。固是千人共見。至有寥寥短頁。而精神團結。函蓋天地。橫亘古今。無他。其氣盛也。集中所錄。有明大家諸作。率以是律之。若不相其神氣。而惟體貌之。是求龐然一物。吾見亦夥矣。

吾友方文翰嘗語余。書謂今人之文。如買菜求益。市瓜取

肥。巨。瓠。雖。堅。迺。無。竅。牛。後。雖。大。乃。出。糞。此。雖。善。謔。幾。於。虐。矣。然。其。言。未。嘗。不。切。中。也。文。不。由。殫。精。覈。微。而。遽。欲。廣。已。而。造。大。其。弊。必。至。乎。是。余。列。是。集。于。精。詣。之。後。夫。亦。重。有。鑒。焉。爾。矣。

### 論老境

天地之氣。春夏蒸發蒼蔚。秋冬蕭瑟清深。而歲功之成。必俟天高潦盡之後。學者少年意盛。為文須得春夏氣。則筆端蓬勃。氣象崢嶸。迨積久功深。歷致精造大之候。非刊除枝葉。若嚴霜之肅草木。是為有春夏而無秋冬。其于文章。

心簡集錄 八集論

二十七

卷一

老更成之境。尚自有隔。此余於是集。願學者淨洗鉛華。歸於淳實。為能得天地之尊嚴氣。夫惟到此境候。知其必領吾言。

東坡論陶柳詩。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此其所以貴于枯淡也。若中邊皆枯淡。亦何足道。文章老境。正須讀者能分別其中邊。方識得老作家。不多着墨。而書味自深。理趣自足。

平淡為絢爛之極。此名甚美。實則非有成法可求。夫文之所以漸老漸熟。乃造平淡者。固法老使然。然惟識老氣老。

而後可言法。老多讀線裝書。古聖賢經世傳心之要。搜擇融洽。意見都捐。精誠冥合。此何如識。又平時積靜養之功。

滌盪紛拏。真機洋溢。臨文一字一義。心疑形釋。悠悠乎與灑氣俱。不動聲色。而吞吐闡關。涵孕萬有。其精深華妙。不在行墨間。此所以為絢爛之極。若非識養之是先。而求絢爛於平淡。禪家所謂空向枯樁舊處尋。更有何理會。

每歎世間耳食之徒。以直抄傳註為書旨。以空踈迂拙為先輩。其病豈特優孟衣冠而已。試讀集中文。體未嘗不簡貌。未嘗不蒼。而其古在骨。其腴在神。藏匠巧於渾成。寄至。

心簡集錄 八集論

二十八

卷一

味於澹泊。所載雖止小題。未足盡斯文之勝。而持擇惟謹。其為理醇氣穩。風骨高寒。自王錢以來。辨香亦已略見於。是學者第息心探討。當自悉古人深處。非壯年淺學之所能幾。

### 論別情

余因塾課集小題。啟蒙累而上之。至於老境。文之能事畢矣。而猶有未盡者。夫文人弄筆。亦聊以適已事焉。韓公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柳子不苟為炳炳烺烺。而送窮乞巧。諸篇酣嬉淋漓。乃大類於以文為戲。有所拘者有所縱。故曰。

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八股但解作公家言。更安得有奇思。渺致傳言外之言。開境外之境。吾錄別情。附是書之末。以此。

題有別解。文有別調。必概律以常解。常調於理法固無可議。而意趣亦少衰矣。然或別解而於理大乖。別調而於法為舛。旁驅橫騫。恣汗漫之遊。其與乘車入鼠穴。何異。吾集中所錄諸篇。運心意于微妙之中。寄高韻于豪放之外。備不傷道巧。不入俳謝朝華。而啟夕秀。其於此事。盡態極妍。即單行自可耳。題以別情何也。自古文人不可磨滅之處。

心簡集錄 八集論 二十九 卷一

固由理勝。亦以情深。記曰情深而文明。世固未有泊然無情。而文足以引人入勝者。一印一壑。自須其人胸次有之。作小題不主故常。而別開突奧。夫亦視其情之所寄。而又何常解常調之煩。灌灌焉。文到至處。未有不深於古者。况領異標新。睥睨一切。事外立象。意外振奇。非平時書卷功深。安能觸手生情。動與古會。故此境不獨非貪常嗜瑣者所知。即好奇愛博之徒。亦難猝乍領取。而世俗競為纖詭浮豔。支離攘臂於其間。盡虎不成。顧不恤為馬。伏波所嗤笑。可乎不可也。夫文人之

心怪怪奇奇。亦復何所不有。惟書味在胸。則情韻自別耳。然即其工且至者。集中亦不敢多載。此正如蠅蚌江蟻。柱足盡廢盤餐。多食輒恐發風動氣。可為知者道。迺自古歎之矣。

作文之法。如鹿門四則。華亭九字。訣及郭青螺沈虹臺諸先輩論之詳矣。而塾課之方引而未發。已山先生八集分編。專為塾課說法也。誠見夫時師指授。不少雜舉。漫投無論中材以下。不得其門而入。即資性明敏者。亦無自歷階而升。深為憫惜。爰舉斯編。以開覺路。海內

心簡集錄 八集論 三十 卷一

久已宗之。但學者每讀其所選之文。而不得其選文之旨。是猶掇其枝葉。而忘其根柢。不無紛披眩目之慮。且制義日新月盛。可讀者不盡。所選者不盡。能讀惟將此次第論。列熟玩而深思之。得其指歸。則衡文自有把握。授徒自有節次。正不必拘拘於所選之文也。 同邑後學于光華謹誌

蔡珠淵舉業適中序

擇舉業文之不隨風氣轉移而悉協乎人之好尚者二百七十首而名之曰適中適中之義非惟篇幅短長之謂蓋過濃過枯過儉過平過剽過鍊過密過疏皆不取也曷為而兼大小題也曰相資以為用也況今試有大小題不分大小也曷為而小題較多也曰重初學之入門也少年誤讀一邪路之文有終身受其痼者矣茲之所選皆蕩平正路自初學至成材即為名家大家而亦莫能外也曷為明文今文墨卷考卷之兼收也曰備其當讀者也分選則安

心簡集錄舉業適中序

三十一

卷一

得盡可讀者而當讀者遺矣故合之也所謂當讀者何也曰理法骨氣神韻詞采缺一不可也此分見於諸篇而合之乃成全美也所以分見者以題體之有異也而究不可以分視也夫作文首重審題有重在實字者有重在虛字者不得題之窾會詞雖工謂之無一字可也故於善審題之文特多選以為嚮導也審題尚矣而文則必以雅為歸而斬免於俗也何以云俗也曰意不出於題分詞不本於經史氣不得於古文法不衷於先輩皆俗也言其外貌則起講至四五層粘題說盡者俗也非扇題而多用排偶

者俗也。股股以排句住者俗也。節去當用語助而以為整

齊卓鍊者俗也。股法不一氣而疊牀架屋者俗也。生發貧

多自謂無意不搜而通篇熱鬧者俗也。題本閒淡而節外

生枝以求附益者俗也。好為大言而不精切者俗也。於字

句求新而已成習套者俗也。不得古文之氣味而襲取其

句調者俗也。前人自成一家之文本非中道而摩倣求似

者俗也。至於冒無一物純以杜撰之句鄙俚之詞闕湊成

篇以徼幸取售者此并不可以俗言而選家或不之辨也。濃圈密點而賞為高華贊為典雅以阱無識之。父師而毒

其子弟而曾莫之悟也。若名手所選則或以為不足投時

而遠之矣。余故以近乎人之所好者引之而救之也。是以

評必著夫題旨及作者審題用意之所在也。文之精細貼

題者旁批必納題於文及字句之各有貼切者必為標出

恐讀者之混忽也。有用舊評者注其所自出。不掠美也。其

所見略同者不盡注也。評只論文不暇他及。而書同文及

滄浪篇附論字學韻學者以其為學者所當知。故詳之也。文有當選而或遺者以集本甚隘。及案頭未備者。俟續選也。文取供乎讀而合吾適中之體。故名家大家不必皆備

心簡集錄舉業適中序

三十一

卷一

其文也。所相識之人。非名稿及老學已故者不載。示無私而杜請托也。以是為序也。可以為凡例也。可。時乾隆歲次己巳季春望日金壇蔡詠書於京江洞天精舍之枕松閣

理法骨氣神韻詞采八者兼備之文得數十首而寢食

於其中斯道或庶幾乎同邑後學于光華謹誌

徐曉亭塵談筆存

論文

六經之文。如日月之明。江河之流。天地賴以照。動植賴以生。遂又如布帛菽粟。人一日不得則饑寒無以自勝。最愛宋潛溪先生詩云。古聖製為經。白日行黃道。流光逮幽隱。爛然天下曉。誰秉熒爝微。欲以開元造。若非靈臺昏。致此明目眇。曷以七尺軀。不解辨白皂。設子雲仲淹輩。早得是詩而三復之。其借擬之思。當亦無自萌矣。

於經論語似易。大學似書。中庸似禮。孟子似春秋。統而論之。四書乃六經之階梯。未有不由階梯而能直造峻極者也。嘗竊怪論語一書記孔聖之言動。真成千古絕筆。而其人之姓名。不傳。程子以為出自有子。曾子之門人。愚謂此非親炙至聖而窺見道德崇深。何以及此。意此即有子曾子之自記。其門人編集合為一書。因并記其師及諸子之語。以附列其內也歟。

左氏所見甚陋。其載孔子論贊語。出於偽造者甚多。漢儒不肯尊信其學。良有以也。然三代而下。文之溫雅有度者。

斷推左傳。其中所列詞命。備極其工。且妍至。叙事精妙。如國手下圍碁。偶投一着。便得一眼。殆無一子虛下。後來窺其秘者。獨太史公一人而已。按左即明姓左。即名明先賢。為姓左而稱。即明別誤矣。朱氏避孔子諱。故止稱左氏。或以竹垞嘗有此辨。今附列焉。

內傳總記列國事。如絲聯繩牽妙矣。外傳分列各國。各自為篇。其結構靈奇。或短或長。皆一一有章法。真開無限法門。無限巧妙。然內傳詞語省淨。外傳蕪詞頗多。如太子晉諫塞二川。及管仲寄內政等篇。須刪去煩蕪。然後可讀。文至國策。始以氣相勝。其雄奇瑰麗之作。自成文章。鉅觀。

心簡集錄 塵談筆存

三五

卷一

然讀之最足壞人心術。以其尚夸詐而動用劫持。非出於誠篤之論。所謂外強而中乾者也。內中惟樂毅報燕惠王書。詞本血誠。武侯前後出師表。似從此脫胎而出。史遷論贊。着紙盡皆煙雲。真成千古絕調。叙事一本左氏提掇。照應斷續。離合錯綜。變化之法。而筆力馳騁。雄壯似得力國策。莊子文居多。至或出於忿激。怨懣而議論不得其平。或出於輕信好奇。而紀載未考其實。昔賢所譏。皆切中之論也。班掾前漢書。主於頌揚本朝。極得史臣正體。其叙致研鍊。

莊重似欲駕史遷而上之。然逸氣實不逮。遠甚大抵史公以天才勝。班掾以學力勝。史公文多自然。班掾文多作意。然詳考班所自撰。乃具於後漢書中。至自為書。則武帝以前多主史遷所撰。昭宣以後多主馮奉世。劉向楊雄等所撰。班掾不過從而損益之耳。

范蔚宗撰後漢書。直接班孟堅。至所處時世。乃後於陳壽。宜其風格有不逮也。論贊蔚宗。咸自誇許。然亦何能及馬班。以氣弱耳。紀傳章帝以前主班孟堅所撰。多通緊雄厚。質冲以後主蔡中郎所撰。多蕭散閒遠。

心簡集錄 塵談筆存

三六

卷一

陳壽三國志。叙次極為簡淨。然其中遺漏處不少。未可為全書。晉書所載韻人韻事。皆蕭然出塵埃之外。故其書為世所稱。細考事迹。誕謾初無闕典。要可刪者甚多。惟天文書所記垣宿。最為詳且。後代言天文者。多於此考衷。韓昌黎文。如杜少陵詩。根柢來頭。處甚大。兼以天才靈逸。腕中自具風雨。又所主持。在尊孔孟。斥佛老。識見議論。皆極醇政。故其文特高於人。叙事不臨摹史公。亦以學從六經三傳出來。故能俯視一切。然觀其送董鄧南序。節短而



波致叠生。亦何嘗不類史公諸論贊固知用心文字人於古人佳處自靡有不到耳。前昌黎而起者有柳冕。獨孤及後昌黎而起者有李翱。皇甫湜。要皆以清靈見長。至雄灑何能與韓相敵。

柳子厚能持議論。有百折不回之致。觀其書其論盡然。但氣少和耳。記傳與峭勁特。自具夷猶之致。大抵其生平得力處。具於自論文中。所云抑之欲其與揚之欲其明。然不獨子厚。古今文人。未有不兼此而卓然有立者也。

歐公文字。脫胎昌黎處甚多。然另自一種風調。其所作誌

心簡集錄 塵談筆存

三十七

卷一

銘及五代史感慨跌宕神駿絕類史公。然公所擅長處亦非一。蘇長公叙六一居士集。謂公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子長。詩賦似李白。此數言庶乎足盡公之蘊藉矣。

南豐之學。根抵六經甚厚。得力中壘父子文字。尤其深。故其為文。議論醇。氣體厚。調法逸。春容委蛇。沉鬱古茂。真儒者之文也。同時蘇王。雖能與公爭長。然欲如公文。愈讀而愈有味。則渺乎不相及矣。

荆公文誌。銘絕佳。直上與廬陵相抗。餘所謂小絃。廉折亮

以清者。惟上神宗書。灑洒萬餘言。令人讀之。惟恐其盡。知其於此道用力甚深。

老泉之文。似縱橫家言。大抵自戰國時人文字出。至族譜引送石昌言。引乃摹李習之文字。宜其稱李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也。張益州畫像記。為老泉生平極得意作。盡如此等。追步昌黎。廬陵有餘矣。

坡翁海外文。更高於前一格。以其能脫去一種策畧習氣。為近古耳。然亦猶以辨論取勝。如表忠觀碑。直追西漢高古。生平無二作也。范文正公及司馬溫公墓表。甚有筆力。

心簡集錄 塵談筆存

三十八

卷一

有氣。皦第其順流而下一。往徑盡無曲折。至赤壁前後二賦。飄然霞舉。獨步詞壇中。更誰與為敵手。

子由之文。光皦不及父兄。然氣清語沉。根柢處甚得其正。古史一書。多前人未發之論。卓乎可傳。

明三百年中文之上。溯孟韓荀揚者。首推宋潛溪。次則方正學。又次則顧涇陽。文之直。追史漢歐曾者。首推歸震甫。次則王尊岩。又次則黃陶菴。得六先生文集而讀之。餘雖置之不觀。亦可無憾矣。

論時文

習舉業者不可不讀明文。以為高曾規矩也。然明文之支派亦自各別。王守溪、唐荆川、瞿昆、薛方山諸先生皆以時文為時文者也。其所主在理而法未嘗不密。詞未嘗不精。降而為陶董雖過圓熟猶未離乎典則。更降而為湯霍林、韓求仲則枯美虛機而庸俗之腔調盛行矣。錢、竊、難、歸、熙、甫、張、小、越、胡、思、泉、諸、先、生、皆、以、古、文、為、時、文、者、也、其、所、主、在、氣、而、理、未、嘗、不、醇、體、未、嘗、不、重、降、而、為、金、陳、雖、稍、粗、稍、率、尚、未、至、於、橫、決、更、降、而、為、陳、臥、子、夏、其、仲、則、聲、聲、調、而、時、文、之、法、紀、蕩、然、矣、大、抵、四、書、文、字、含、理、與、法、而、

心簡集錄 塵談筆存

三十九

卷一

漫矜才氣便是莽。捺一流設飲才與氣而求之。模稜圓融。乃是光道一輩任斯文之責者。勿令時文入此兩途。庶文風於以日上。世道於以日昌乎。

明文如嵇川南、諸理齋、周萊峰等作。飄洒橫逸。若無意為文。而文自至此。雖不可為法。然譬之老莊闕列。當亦是教外別傳。

天崇時文尚知守先正理法者。楊維斗、錢吉士二公而已。但楊學嘉隆而過於放。錢學化治而過於板。以世教衰士皆遺於鑪錘之外。欲求完材為難得也。西江諸公極意振

剗然所造亦自有有限緣。未能於平處著脚。大處著眼耳。國朝沿明舊制。仍用八股取士。百餘年來。名臣良相。理學鴻儒。均未出於制舉業之外者也。其間有謹守前人法度尺寸不敢或違。亦有自出機杼。而波瀾意趣。未嘗不與前人合者。譬之於詩。前明諸先正文。如三唐之大家名家。已彪炳赫奕於前。

國朝諸名公文。如兩宋之大家名家。亦繼起迭興於後。是烏可視為浮詞誇藻。徒泛波逐流。而弗務深考哉。余上下四百年時文。靡不覽而靡不究。因於評論先正時文而外。

心簡集錄 塵談筆存

四十一

卷一

復哀集

國朝能文諸家。為之條其軌途。別其流品。用以昭示乎來。茲蓋尊

王制而逾典型。且得藉是以默寄其微顯闡幽之意。故有取焉。至如梁武有書評。鍾記室高仲武等皆有詩評。余非肯效他人之贖。以希後世之末名者。竊不欲比余於是耳。魏相鄉。魏介。似晁董之文。兼內有蘆桂之性。

熊鐘陵。如河北俠少。英爽異常。張譽并。除味曲包。

劉克壯有垂紳措笏之度。

王言遠楚楚衣冠。

張玉立才情振拔。

張爾成如霜皮黛色。骨幹堅老。

李石臺得於文選者深矣。

戚价人刻意鍛鍊。

史雲次學雲間包宜壑一派。全以韻致取勝。

陸湘靈振奇側出。

趙明遠警言銳可人。

心簡集錄 塵談筆存

張京江如時之春。如玉之溫。

馬章民詞華氣和。

李巨來英挺不羣。

俞琰氣體鍊淨。無一閒字冗句。

李安溪義理醇確。氣格嚴重。力求復成宏先正。嘉隆以後。

薄焉不為。

陸稼書似筍蔬盤饌。甚易經營。却為珍饈之所不及。

徐健菴有楷模流俗之概。

錢紹文氣爽筆健。

韓慕廬慕廬先生文。當時推為振衰式靡。今觀其鮮新浩

落處。真足震耀耳目。厭服心思。

汪薇清音獨遠。

金德嘉全從八家文脫胎。元墨尤渾雅。

高東生如高松盤雲。清流入澗。

金穀似雲中逸鶴。

俞長城力求簡實。

劉抑之理解清真。筆端靈妙。雖規撫先正。却不為虎賁中

即之似時義中之有典。有則可法。可傳者。莫公若

心簡集錄 塵談筆存

矣。乃以地處北方。獨唱寡和。遂使陽春白雪。寂寂

無賞音之人。可歎也夫。

儲同人純以清古之氣行文。

于君俞風格超逸。

方百川獨絃哀歌。風調自爾。各別使天假之年。其所造當

更不知何若。叢蘭欲茂。秋風敗之。惜哉。

王汝璣思清筆靈。遇其厚重。更自俊爽勁快。

魏篁中瑩澄心以凝思。渺衆慮而為言。雖吉光片羽。亦足

為人世珍惜。

沈近位山思理確詞醇。雖軌轍異於李厚菴先生。其拔地倚天

則一耳。

陸麟度初習便娟。晚作乃造平實。

劉大山理實氣充。有辟易萬夫氣概。

汪思退越中有雅味。知得於沉浸者深。

方靈草獨得古人蒼深之致。此與其兄百川文迥非時義

中蹊徑。

方文翰深思大力。卓爾不羣。聞晚年益進於古。却未獲覩

所作。

心簡集錄 塵談筆存

四十三

卷一

儲禮執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

王虛舟謝所見甚卓。

董思恭如千里逸足。絕塵而奔。

會循逸渾古昌灝似嘉隆大家之文。

崔元適紀氣雄力健。骨格珊珊。

儲六雅文。有智珠。筆無纖翳。元墨三首。尤卓乎可傳。

李麟生想入雲端。聲流絃外。

姜穎新如得道之士。見容無羞澁之容。

盧生甫別有俊氣。橫心骨。

儲虛賓清雅絕俗。

王漢階善體會語言神理。而加以研鍊精切。采色敷腴。其

於文也。可謂秀外而惠中矣。

張百川清靈一派。晚就沉著。

曹一士神智內充。晶光外徹。

陳祖范資清而化。玄氣以霏。

吳方來從開爽入。漸造精微。

周振采苦心孤詣。子子獨造。

論詩

心簡集錄 塵談筆存

四十四

卷一

漢魏古詩。以用意勝。而氣格自爾極超。晉宋詩韻。度絕佳

氣格稍降至齊梁而下。全以藻績黼黻勝。而氣衰力靡。格

愈下矣。唐至拾遺。清音再振。有王孟李杜高岑諸公。繼之

而詩道乃益大昌。然其中同一尚氣格。而所稟之才調。所

具之骨次。有各不同者。如王孟以靜遠勝。彭澤康樂之亞

也。太白以超逸勝。陳思俊儀之儔也。少陵以豪健勝。參軍

開府之後身也。高岑以清拔勝。太冲越石之嗣響也。至論

其渾涵沉雄。囊括衆體。則少陵為獨步矣。中唐以後。非力

求閒遠。即刻取清新。窮工極微。搃不出此二格。惟柳之冲

淡昌黎之浩瀚。牧之之豪邁。為能特拔眾中。宋詩家如永叔東坡誠齋放翁其才其學。並皆不讓李杜。餘則若後山若山谷若趙昌父劉潛夫亦均不愧為詩人。元詩首推遺山。而虞揚范揭四家亦為傑出。明三百年作者鵲起。而尤莫盛於明初。要之支派各殊。其源則一。固未有不探古人之奧。徒擷華採漆。便可自負為能詩者也。至於格律聲調之不同。隨乎其時。昧者遂以此妄生議論。欲判唐宋為鴻溝。殆所云螻蛄不知春秋者耳。

心簡集錄 塵談筆存

四十五

卷一

韓昌黎於此道中獨能另樹旗幟。少陵尤造詣深遠。直上凌建安諸子。下蓋開府叅軍。至若王孟章柳則學陶謝而能逼肖者耳。唐人七言古詩少陵第一。太白次之。高岑又次之。此外若李長吉則多鬼語。若盧玉川則涉牛鬼蛇神。若任華劉叉亦未免好奇而過於縱。若元白則又為新聲。去古益遠矣。唐人五言律詩應獨推摩詰。襄陽其妙境殆非李杜高岑之所能到。錢劉二公刻意效學。終在下風。至後來姚合賈島之徒專攻五言。故其時有吟安五個字。然斷幾莖鬚之

咏然欲追踪王孟。殆如仙凡之判。隔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

七言律詩。至老杜方為到家。餘非律切未調。即氣體卑弱。元慶諸才子。惟杜司勳稍為近之。次則推許丁卯。其他即文采爛然。風骨不逮遠矣。

唐人七言絕句。摩詰似空山鼓琴。沉思獨往。龍標似騷鷲。跨竄游戲雲端。太白似落葉滿山。難尋行跡。三家並臻神品。無處更置低昂。少陵朴直老蒼。風調似與之別。然少陵正自有少陵獨立處。高叟不知。遂以此體為非此老所優。

心簡集錄 塵談筆存

四十六

卷一

亦適形其固而已。

唐人五言絕句。以摩詰輞川詩為超凡入聖。李杜尚在下風。況餘子乎。

六言體詩。唐人作者亦多。然惟摩詰獨至。昔人謂其詩中有畫於此見之。

五言排律。多至百韻。少亦不下三四十韻。唐人惟杜少陵及白香山集中有之。少陵長篇鋪陳排比。如龍驤虎步。骨骸開張。顧盼奕奕。香山何能及之。然就香山而論。詞豐采蔚。步驟秩然。雖多不亂。信茲事之有獨能也。乃選唐人排

律者於少陵僅取其短章一二於香山則竟在所遺此譬如叙天下名山大川却置五嶽四瀆不論欲不謂其愚得乎

唐人早朝詩舍人首唱獨高同時諸公屬和之詩非惟不相及且復可笑以舍人所咏乃臣子之早朝諸詩所咏乃君王之早朝蓋但求冠冕堂皇而不知共離却本位也至王詩中衣冠凡六見而結語尤無氣力岑詩中二聯實寫犯復而結句亦屬牽強杜詩後四句於屬和意極寫得纏綿周至而首聯次睽其病亦與岑王同安能與首唱相頡

心簡集錄 塵談筆存

四十七

卷一

頑哉

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適逢會心。遂忘對偶。歐公賞之。妙契固獨有在。然不若王右丞古木無人境。深山何處鐘。語出神會而對屬自精工也。

詩家報抵全在胸次。陶謝之詩所以獨絕千古者。胸次高起故耳。謝公於山水愛好入骨。陶公於邱園隴畝樂而安焉。故說來寫來都極蘊藉極深。至他人有意效颦。初非從自己胸中流出。何能上與比方。能為詩者應律協呂。自具一種真詩。能為文者含毫吮墨。

自成一種。至文若欲強求詩之工。焉能得工。欲強求文之妙。焉能入妙。然此境驟以語人。人罕能會。惟功造純熟者自得之耳。

婉中有筋。縛中有骨。盛唐諸名篇皆如此。後來崇尚氣骨。則不能婉。縛若一涉。婉縛又絕。少筋骨。此所以不及前人也。

孔子贊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乃後人取詩。專以樂而淫。哀而傷為極。至風教之日衰。由於人情好惡之相反。不得不決江河而下也。欲維持風雅。而不知取正乎聖言。將

心簡集錄 塵談筆存

四十八

卷一

以何者為維持乎。

詩至於譁浪笑傲。亦風雅之蠹。此端自李太白開之。及蘓長公更甚。學二家詩者。不可不防其流。

作詩之要。全在寫景寫情。融洽入化。或意有諷諭。第於抑揚抗墜間。微露其幾。切忌攔入議論。情趣索然。使風雅之道。邈乎其不可即。

學詩之要有四。先鍊意。次鍊格。次鍊句。次鍊字。知鍊意。鍊格。則無闕。奏冗雜之病。知鍊句。鍊字。則無油滑率易之病。而尤欲於起結用工。蓋起得有勢。則通篇之氣脉全振。結

得。有。致。則。通。篇。之。情。味。倍。深。老。杜。詩。云。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爲。此。言。起。有。勢。也。又。有。云。詩。罷。意。有。餘。篇。終。語。深。省。此。言。結。有。致。也。

詩。貴。響。浮。脆。之。響。非。響。也。詩。貴。工。摹。擬。之。工。非。工。也。詩。貴。典。填。砌。之。典。非。典。也。詩。貴。雄。莽。鷲。之。雄。非。雄。也。詩。貴。遠。曠。蕩。之。遠。非。遠。也。詩。貴。空。幻。虛。之。空。非。空。也。欲。神。似。而。非。貌。似。非。近。而。返。諸。性。情。深。而。求。之。學。問。烏。能。以。自。得。哉。作。散。體。詩。通。篇。無。解。散。處。作。律。體。詩。通。篇。無。失。律。處。作。絕。句。詩。通。篇。無。斷。絕。處。方。可。謂。之。成。章。

心簡集錄 塵談筆存

四十九

卷一

詩家用意高則格調自高用意下則格調自下唐人連昌宮絕句云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何等意正而格高乃近見王阮亭施愚山並稱一詩云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此正所謂用意下則格調亦卑下者也二公賞之亦獨何哉  
流連風月描寫林泉此古今隱逸詩之一派若語於詩之真源及詩之實際則尚未會在  
陳白沙先生論詩專以風韻為主夫冒次逸則作詩自有

風韻若其陳言俗語填塞胸中粗氣籠才馳騁筆下風韻於何而取乎

詩不可執一而論專尚氣格者其失則俗于鱗是也但求意趣者其失則幽鍾譚是也審其清濁辨其高下達於四始六義之源合於孔聖說詩之旨斯可與論詩矣

以詩史贊杜詩者愚也詩豈可為史以詩聖贊杜詩者妄也杜豈足於聖第就杜律詩論之才力健氣格雄脉絡貫通如出一線此其可為律詩法者也就杜古詩論之興致豪波瀾潤干起干落忽放忽收變化不可思議此其可為

心簡集錄 塵談筆存

五十

卷一

古詩法者也至其天性友愛滿腔忠孝詞源之根柢又皆出於純正斯誠工部高人一等處若其中勉強應酬率畧填湊之作亦時有之概以為杜詩而推尊贊頌之不已非好杜而入於顛入於迷者乎

時代愈降則詞章之變體愈多要其本末源流不可混而一也三百篇乃詩之祖騷乃賦之祖能為詩者賦未必麗能為賦者詩未必精昔人以騷雅合稱失之矣

香山之失比於佞溫李之失流為淫然香山詩有一種真率處令人越咀越有味有一種生新處令人愈看愈有致

不得慨以爲佞而棄之也。若溫李則去其華縵之篇，餘皆成淺薄而不足觀矣。

近人選詩有置香山取溫李者，以爲香山輕溫李重耳。殊不知香山真溫李，假香山高溫李，下未分涇渭而漫別去取得乎。

楊誠齋詩力求超脫，范石湖詩力求精工，却不道詩從至性至情流出，不求超脫而自超脫，不求精工而自精工。此妙惟陸放翁先生得之。南渡以後，詩斷宜推此老爲第一。詩質而華，是爲真詩。詩近而遠，是爲妙詩。意適而和，是謂

心簡集錄 塵談筆存

五十一

卷一

詩叟力雄而健，是謂詩豪。

附詩解

古詩十九首作非一人，人非一代。按陸平原所擬鍾記室所稱皆止十五首，今之所傳頗與昔異。外又有上山採靡蕪二章新奇奪目，亦云古詩。是所傳又不止十九首也。乃近有不分體裁不辨聲調，漫認十九首爲一人之作，鑿空支綴，強爲註解者，此其誕妄甚明。顧或奉爲枕秘而加之信好，其爲無識不亦甚乎。

解杜詩南有龍吟在山湫章

子美在同谷所咏者同谷之事耳。玄肅之喻既爲不倫，安文之亂亦復何涉。胡塵暗天，旌旗滿眼，皆指他處而言。同谷僻處西陲，幸獲無敵，乃復以此攔入，何爲者耶。蓋當時軍興費繁，催科令迫，同谷之吏必有借此而橫征暴斂，肆行毒噬者。上官不知問閭里，不能堪，故子美用以為嘆。南有龍吟在山湫，古木龍嵒枝相樛，蓋指大吏所處而言也。木葉黃落，龍正蟄，所謂長官頭腦正冬烘也。蝮蛇東來，水上遊，蝮蛇指貪虐之吏而言。柳子厚謂賦歛之毒有甚於蛇，此其証也。貪虐之吏來自長安，故曰東來。我行怪此安

心簡集錄 塵談筆存

五十二

卷一

敢出怪若輩，何竟肆然無忌而敢出此也。拔劍欲斬且復休，殆子美意欲爲驅除而絀於事權之不屬，且姑爲置之。故結尾云溪壑爲我迴春姿，蓋甚望其去此而令民得蕪也。詩義塵封歲久，經余拈出，始覺惺然。

論秋興八首

秋興八首之妙，全在欲增一首不能，欲減一首不得。今人得一題動成數首，試從而加增不爲多，從而節減不爲少。其亦但效贖於西子而未識贖之所以美也。

附論作時文四則



作文之要在於審題。審題之要在於明理。理具儒先書中。平時不能講明而切究之。及逢一題到手。乃或用私智測。億或聽邪說。張皇此鑄錯之患。有較之蹈常襲故而彌甚。者以是為能審題。不如其不審矣。至論語載曾子之言。謂出辭氣。斯遠鄙倍。語出辭而兼以氣為言。蓋氣之係乎辭。有非淺鮮者。氣蒙則詞必不能豁。氣弱則詞必不能振。氣。囂則詞必不能沉。氣俗則詞必不能雅。此窮理與養氣兩。者為古今文人所並宜講求。不可缺一者也。明人詩云。所。嗟文愈做。不復理為衡。夫文不根乎理。失其本矣。又并氣。

心簡集錄 塵談筆存

五十三

卷一

而不之求。文人憊憊。曷有極乎。古文時文。非不可通。然古文有古。文體裁。時文有時。格。律。古文用單行。時文用排偶。古文馳騁上下。可以隨吾所。見。時文低昂輕重。必一準諸聖言。錙銖有違。天地隔矣。今。世操觚之士。其庸近卑陋者。既各人俗套相師。而不知返。或偶有高者。傑出乎其間。則又以為時文宜宗古體。不必。俯徇乎今。於是盡破崖岸。大放厥辭。以求所為古。而時文。之格律。蕩然無有矣。此譬如作近體詩者。不屬對。不拘韻。乃向人誇詡曰。吾能以古詩為律詩也。有不共笑其妄者。

乎。況古在神骨。在氣脈。不在文字之整散。安見散者為古。而整者遂非古。又安見整者非古。而散者遂為古也。至長。題不能用對做。或不得已而出於散行。然觀隆萬以前。如。錢兼山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全章題文。歸震川宋樞將。之。焚全章題文。又何嘗不用對做也。惟今人才力弱。識見。低不能為耳。吾願導。王制者。共思範我。馳驅勿妄為騁。而左右學先輩文字者。貴得其神理。與其法脈。不必拘拘形似之。是求觀廬陵之。學史遷。南豐之學西漢。其面目未嘗與史遷西漢相肖也。

心簡集錄 塵談筆存

五十四

卷一

而神韻骨脈儼乎真史。遷真西漢。則惟不泥其迹。而能化。焉耳。今之輕薄為文。置高曾規矩於勿問者。固不必論。其。有一二規模先正之士。以為時文必依次挨講。短比承接。乃為不失先民矩步。詎知文章隨時遷改。幾見由兩漢而。六朝而宋。而元明文體有相師不變者乎。故善學先輩者。惟觀玩其神理。詳審其法脈。師其提掇。關鎖。照應。股維長。而一意到底。幅維廣。而一脈相生。如此則不獨考之先正。無或違。即質之史漢八家之文。亦豈有或悖哉。黃山谷謂。子弟凡百可醫。惟俗不可醫。夫文章追逐時好。固俗襲取。

前人面目亦不免俗化俗之道其以前言求之而已。水之發源遠者其流必清木之文理順者其枝必秀惟文之爲道亦然今世時文充棟就中可爲誦法者常未易多得。教子弟者不嚴爲審擇而令其涵濡浸灌乎此又不早培其本而令其徒仰賴乎時文此譬如猷澮之水焉能不混濁泥拳曲之木焉能忽吐芳秀其謏劣其訛謬固其所必致矣。今欲勸操觚之士以六經四書爲根柢以宋五子爲準繩以左國史漢等書爲含咀以韓柳歐曾之文爲濬導至於時文先精選明人大小題文一二百首讀之再選

心簡集錄

塵談筆存

五十五

卷一

取時下之有本有源不隨時趨不落魔境者熟讀一二百首如此則蘊蓄既厚採擇復精其播之於文必粹然斐然無畔道離經之憂亦無勦襲雷同之患將來爲

朝廷黼黻爲後學津梁其所造就豈淺淺云爾乎。

古今文作之難讀之尤難讀之而不知其指歸雖終身佩服而茫無一得讀之而不知其疵類之所在即終身受其病而不可解。先生此書自六經書史以及詩古文詞諸子百家高下得失犁然在目其悉當與否非華之末學所敢知但讀書必如此剖析而後取舍進退自

具隻眼不爲古人瞞過這纔是我讀書非以書讀書也。同邑後學于光華謹識

心簡集錄

塵談筆存

五十六

卷一

授硯堂集抄古今尺牘

論文

白樂天與元九

凡人為文私於自是不忍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

杜牧之答莊充

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詞彩章句為之兵衛未有主強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如鳥隨鳳

心簡集錄 論文尺牘

五十七

卷一

魚隨龍師眾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繞前捧後如入闥闈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

蘇子瞻自評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名山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蘇子瞻與姪

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絢爛之極也汝只見爺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學此樣何不取舊日應舉時文字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當但學此善思吾言

蘇子瞻與友

頃歲孫莘老識歐陽文忠公嘗乘閒以文字問之云無他術惟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愚作文字少懶讀書每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

心簡集錄 論文尺牘

五十八

卷一

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

方遜志答林公輔

願足下以古人自鑒而裁其高下勿為諂妄小生所戲僕輩之不及古人正以好諂自盈故無日進之階耳且使人攻擊吾之過闕寧不早有所聞而迷情至此哉前時好作文字諂子動以班馬韓歐相誑時聞其言心亦自喜今思之使果如前諸公亦未足道而况不及萬萬哉

王陽明示徐曰仁應試

入場之日切勿以得失橫在胸中令人氣飲志分非徒無

益而又害之。場中作文先須大開心。目見得題意大緊了。了即放膽下筆。縱沒出處。詞氣亦條。今人入場有志氣。局促不舒展者。是得失之念爲之病也。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寧有成。耶。將進場十日。前便須練習調養。蓋尋常不曾起早得慣。忽然當之。其日必精神恍惚。作文豈有佳思。須每日鷄初鳴。即起盥櫛。整衣端坐。抖擻精神。勿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期不自覺辛苦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蕩浪。或竟日偃臥。如此是撓氣昏神。長傲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

心簡集錄 論文尺牘

五十九

卷一

謂哉。務須淡飲食。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志。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每日或倦甚思休。少偃即起。勿使昏睡。既晚即睡。勿使久坐。遠場前兩日。即不得翻閱書吏。雜亂心目。每日止可看文字一篇。以自娛。若心勞氣耗。莫如勿看。務在怡神。適趣。忽充然。滾滾若有所得。勿使氣輕意滿。益加含蓄醞釀。若江河之浸。泓行泛濫。驟然決之一瀉千里矣。每日閒坐時。衆方囂然。我獨淵默。中心融融。自有真樂。蓋出乎塵垢之外。而與造物者游。

唐荆川與馮午山

秀才作文。不論工拙。只要真精神。透露。如有真精神。雖拙且滯。必是英俊奇偉之士。公考試看文。不必論奇論平。論濃論淡。但窺其真精神所向。如肯說理。肯用意。必是真實。學子如無理無意。而但掇取浮華。必是作偽小人。此是闕卷大關鍵。

馮琢菴答王康宇

應試之文。不必平。不必奇。但以機杼自出。爲佳。耳。譬如飲食。無論穀蒸。無論蔬藪。新則可食。若稍留時。日顏色不鮮。

心簡集錄 論文尺牘

六十

卷一

雖龍膏豹髓。難下箸矣。

陶石簣寄弟君興 五則錄一

少年學文。正須直尋。旁討多讀古書。多看時賢名筆。浸灌日久。範我馳驅。自是秀穎特達。不可自縛。逸足反慕。駑馬也。今人不曉作文。動言有奇。平二轍。言奇言平。註誤後生。吾論文亦有二種。但以外分好惡。不作奇平論也。凡自胸膈中洩寫出者。是奇。是平。爲好。從外剽賊沿襲者。非奇。非平。是爲劣。骨相奇者。以面目。波濤奇者。以江河。風恬波息。天水澄碧。人曰此奇景也。西子雙目。兩平。人曰此奇麗。

也。豈有二哉。但欲文字佳勝。亦須有勝心。老杜言語不驚人。死不休。陸平原曰。謝朝華於既披。啓夕秀於未振。昌黎曰。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難哉。自古不新不足。爲文不平不足。爲奇。鎔范之工。歸於自然。何患不新。不古。不平。不奇。平時文雖小技。然有神機。須悟得之。能悟者。看一句書。明經書。皆明讀古人一篇文字。得其機杼。全部在。是作一篇文。便如百十篇。若看一句止。是一句。做一篇。止當一篇。則何益哉。并其一篇一句。亦非矣。伺初曰。妙悟便是神。意無奇。平新陳可說。

吳因之與友譚文五則

心簡集錄 論文尺牘

六十一

卷一

文字不論奇正。何如先以說題透瑩爲主。說題既透。然後觀其運用之活與不活。神氣之厚與不厚。然要說得題倒。須先識題。夫有題之皮膚。有題之筋骨。吾舍其皮膚而操其筋骨。故片言而有餘。不然費盡心力。只成一篇訓詁。文字增一絲。見不如增一絲。識愈高。則文愈淡。識愈卑。則伎倆愈多。而品愈下。惟平日善看書。則識進。識進則臨時。迅手拈來。頭頭是道。整容。容歛。襟而談。亦可嬉笑。怒罵。而談亦可雄猛。如鉅鹿之戰。亦可問暇。如圍棋賭墅。亦可簡峻。如片言折獄。亦可一滾而出。如萬斛之泉。亦可循規蹈

矩。亦可忽入九天。忽入九地。亦可故無敷衍補綴之勞。而神采自王者。無如識其墮落脂粉者。三年而成一葉之說也。

如今作者。儘會弄筆頭。儘會粧點小世界。只不曾另闢乾坤。創個天下大觀。豁人胸襟。所謂另闢乾坤。又非鑿空弔詭。只爭看得破。看不破耳。亦見戲傀儡者。手線索在手。則踞拜起立。無不如意。夫題亦有線索矣。其精神結聚處。是也有數句。而結聚於一句。數字。而結聚於一字者。有本題而結聚於上文者。有結聚於實字者。有結聚於虛字者。有

心簡集錄 論文尺牘

六十二

卷一

不在句字之中。而結聚於字句之外者。看不破。則我在微纏繩縛之中。欲左則牽於右。欲右則牽於左。無適而可。看得破時。膽壯神活。兩翼風生。如庖丁解牛。如巨魚縱壑。虛者實之。實者虛之。而不爲破格。風雨驟過。而不爲傷氣。直據本質。而不爲少文。脫胎換骨。前無古人。而不爲離音。回視。淺淺小巧。如置身霄漢。下視塵寰。非無景物。摠不入目矣。大抵文字。只看一篇大規模。大機軸。如何大段卓越。縱字句小疵。不足介意。如神不王之人。耳目口體無恙。長桑君望而却走。則句修字削。而機軸不佳之故也。今後直須

大。大。發。美。儘。力。與。題。鏖。戰。一。場。決。有。日。異。而。月。不。同。處。  
文。之。貴。講。貴。實。尚。矣。然。人。但。知。講。之。講。而。不。知。以。不。講。為。  
講。但。知。實。之。實。而。不。知。以。虛。為。實。夫。講。之。為。講。而。實。之。為。  
實。誠。一。句。繞。是。一。句。說。一。字。繞。是。一。字。其。於。句。字。之。外。已。  
不。能。通。而。於。句。字。之。中。又。渾。非。其。解。故。意。不。透。露。而。機。不。  
玲。瓏。惟。夫。不。講。而。講。虛。而。實。也。而。後。為。批。大。卻。導。大。竅。而。  
後。能。極。文。之。致。搥。之。貴。議。論。而。不。貴。鋪。排。貴。決。其。所。以。然。  
而。不。貴。贅。其。當。然。當。然。者。傳。其。形。所。以。然。者。傳。其。神。鋪。排。  
者。銖。積。寸。累。而。無。功。議。論。者。挈。領。提。綱。而。了。了。故。一。言。可。

心簡集錄 論文尺牘

六十三

卷一

當。千。百。言。反。言。可。當。正。言。無。言。可。當。有。言。以。意。言。之。為。至。  
實。以。機。言。之。為。至。虛。至。於。善。用。虛。而。所。謂。精。深。者。澹。宕。者。  
皆。舉。之。矣。  
凡。作。性。理。題。著。一。句。玄。遠。語。不。得。著。一。句。幫。襯。語。不。得。玄。  
遠。者。起。於。光。景。之。未。真。而。揣摩。其。近。是。幫。襯。者。起。於。本。質。  
之。已。窮。而。借。功。於。粉。飾。若。胸。中。見。得。了。了。自。無。此。弊。至。如。  
平。淡。題。必。須。反。復。論。得。痛。快。然。後。看。者。悚。然。大。凡。平。淡。題。  
目。自。有。精。深。議。論。非。必。每。題。另。出。一。見。然。後。動。人。  
或。問。詞。調。之。於。人。何。如。曰。詞。者。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著。一。

分。詞。便。拚。一。分。意。意。思。到。時。只。須。直。寫。胸。臆。家。常。話。兒。儘。  
是。精。光。閃。爍。何。以。詞。為。至。於。頓。折。屈。伸。自。是。文。中。絕。不。可。  
少。然。此。須。文。勢。大。段。變。化。條。而。坦。然。平。麓。倏。而。峭。壁。摩。天。  
起。者。不。得。不。起。而。伏。者。不。得。不。伏。豈。區。區。句。字。之。調。為。哉。

黃貞父與友臨場論文

近。與。諸。君。談。藝。贈。一。光。明。眼。藥。方。蓋。虞。主。司。眼。力。不。同。而。  
勸。士。子。以。妙。文。作。妙。藥。開。之。也。凡。三。劑。一。曰。托。神。凡。議。論。  
識。見。道。理。須。托。出。紙。上。使。覽。者。觸。眼。便。豁。如。摩。尼。珠。如。明。  
月。光。不。令。其。低。頭。回。想。也。破。題。入。題。處。尤。是。空。青。一。點。一。

心簡集錄 論文尺牘

六十四

卷一

曰。通。氣。凡。筆。陣。氣。機。隨。手。掃。來。隨。口。讀。去。條。達。飛。動。不。打。  
口。喫。不。聲。齒。牙。如。走。馬。如。流。雲。又。如。順。風。之。帆。一。息。千。里。  
也。起。繳。過。接。處。尤。是。金。針。一。度。一。曰。現。色。凡。落。句。下。字。皆。  
眼。前。通。用。古。人。文。法。及。今。名。家。短。俏。俊。拔。之。調。頓。挫。鏗。鏘。  
之。韻。勿。沉。腐。勿。冗。長。勿。沉。晦。勿。崛。強。令。覽。者。如。聞。清。夜。鐘。  
如。攬。赤。城。霞。如。逢。采。蓮。美。人。自。不。忍。放。手。也。其。摘。題。中。字。  
面。場。題。外。韻。折。尤。勝。琥。珀。散。搥。之。以。清。心。為。君。逸。興。為。佐。  
神。氣。為。水。煎。煮。通。徹。為。候。反。是。即。有。沉。深。精。義。絕。妙。好。詞。  
鬱。滯。不。伸。長。漫。不。掉。吾。文。不。見。吾。美。好。而。適。以。蒙。主。司。之。

疑反自撮一料毒霧昏陣之藥。於主司無預也。敢以此方為同病相憐之助。

吳震元與友

人品文章著一點柔媚不得。一柔則立朝無膽力。處世無骨力。讀書無眼力。作文無腕力。如行墟墓中。了無生氣。如游女國中。了無丈夫氣。文章安得而不陋。人品安得而不卑。

論讀書

蘇東坡荅王庠

心簡集錄 讀書尺牘

六十五

卷一

少年為學者。每讀書。皆作數過盡之。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此雖迂鈍。而他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也。

楊升菴先生云。嘗有人問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嘗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

而事事精核矣。此言也。虞邵菴嘗舉以教人。誠讀書良法也。

黃山谷荅曹荀龍

讀書勿求多。惟求貫串。使義理融暢。則欲下筆時。不蹇吃也。

唐荆川寄莫中江

大率讀書以治經明理為先。次則諸史。可以脩見。古人經綸之迹。與自來成敗理亂之幾次。則載諸世務。可以應世之用者。此數者其根本枝葉相湊。皆為有益之書。若但可

心簡集錄 讀書尺牘

六十六

卷一

以資文詞者。則其為說固已未矣。况好文字與好詩。亦止在胸中流出。有見者。與人自別。正不須藉此。零星薄子也。向見子良舟中所携書多。非要緊。竊以今之世。清修自潔。如子良。篤志好學。如子良。而或不免耗精力於無所用。至於所最當留意者。或且束閣而不暇也。知愛之深。不敢不盡其愚。

表了凡諭社讀書法

今諸生修業。三六九作文。餘日則看書幾板。隨將時文選定。此通行之法。實至陋之規也。蓋工夫最貴。專一如一日。

作文而兩日不作。文思何由聯屬。意趣何由貫通。又看書既非心得。則必杌捏而易忘。即一年能完經書。明年茫然不省。而選文已復不時。又將從前選起。此終身不究竟之功也。汝輩當作焚舟計。如作文便併去別項工夫。將題目一眼看著。念念思著。一篇纔完。便呈友人批抹。應時改定。又換一題。如此用功月餘。文機便活。文勢便熟矣。熟則三六九試筆可也。如看書除素所明白者。且不必再看。其稍有未明者。細心理會。必俟融通。透徹然後看第二篇。由此而看前日已明之書。則明白處更覺生意無窮。即看所未

心簡集錄 讀書尺牘

六十七

朱一

見之書亦可因文理會。至於時文集定。俟作此題。然後簡其文。何處是彼神到。何處是彼意到。何處是彼理到。何處是彼詞到。蓋不以時文看時文。而以我看時文。所謂轉法華。不隨法華轉也。

洪都與友

無處不可讀書。無刻不可讀書。若有等待。有揀擇。便不成事。好文集成一部。日間吟玩。須尋味。其神髓如出手一般。閒暇時切須潛玩。經書透露得入。臨文自有發揮。若待考時。趨迫便慌忙潰亂。耗散精神。文愈不佳矣。

魏叔子與彭中叔

史鑑雖古人陳跡。然百法具備。識時務者。但須揀擇用之。絕不消自己添出一毫物事。謂是補古人所無。先儒云。讀史易使人心羸。如云過獨木橋。易跌。是要人細心讀史之意。非謂橋不須過後人誤認。此語有志道學者。只看性理語錄。史書置之高閣。卽或涉獵。幾等稗官小說而已。伊川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其成敗。然後再看有不合處。又更思之。其間有幸而成。不幸而敗者。不得徇其已然之跡。與衆人之論。此正是怕心羸處。愚嘗謂道學先生讀史。蓋

心簡集錄 讀書尺牘

六十八

卷一

如此。恐今日自負才氣。淹通史學者。未必如是也。又嘗觀龜山議燕雲河朔事。經濟如許。故知道學原貴經濟。陸子靜所謂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晦翁不能攝服。同甫若遇王文成。當無告密結壇。以銀爲鐵。種種辨論矣。

魏叔子與王若先

日讀西漢文。殊嘆息。大須熟讀。唐宋八家。乃見其妙。文似無間架。無鍼線。然錯綜曲折。照應牽拂。最巧妙。但文古朴。法不易見。非如八家起伏轉折。徑路可尋耳。拙處愈篤。生處愈韻。朴處愈華。直處愈曲。折粗俗。處愈文雅。前輩嘗云。



西漢風韻。今人但以麗厚當之。流為癡重。肥窒。失之遠矣。東漢文高者。一二足追配。弊薄。輒流六朝。特魏晉中不乏佳趣。如詩盛唐之有晚唐也。古人文。開卷便益神智。客難解。嘲答實戲。釋難之屬。作者乃如嚼白蠟。述做者使人還作惡吐。嘔耳。後人做艾而張君馬黃。吾望見篇題便知了。無佳作。急手翻過去也。

魏叔子與門人王愈融

初學古文。不可急求好。用力誦讀揣摩。當有好日。聖人所謂先難後獲也。吾少時見事風生。動輒成篇。和公嘗笑云。

心簡集錄 讀書尺牘

六十九

卷一

兄可謂題見怕。然余十年內。所斥抹廢毀者。不知幾許。亦每自笑。金聖嘆費壽語。殊耐咀嚼。余作文頗敏。頃刻數紙。特搜剔。刪削。每旬日不休。大較用工作之十三。琢之磨之十七也。為文有驕心。怠氣。疎慢。苟足之情。皆不可以入室。及其至處。工候所到。自然臻之。嘗看大文。微巧之妙。若須一一想。頭布置。雖十年不能成。似只信手。湊泊天機。相觸。然非工。苦積久。不可妄希。

昌黎答李翊劉正夫二書及柳州答韋中立書其論文論讀書之法。詳且盡矣。讀之者。苟能一一師其意而力。

勉之。雖未必即如所云云。亦庶幾其近似。而後來先正又惓惓而不已者。亦以見古人切磋之功。三益之助。後先一轍。非但若今人之徒以浮文往來。稱莫逆也。豈今之人。果不古若耶。抑能受盡言者少。而友顧難置。喙也。華與同志者。宜何如惕厲焉。丁亥仲春于光華識。

心簡集錄 讀書尺牘

七十

卷一

心簡齋集錄卷一終

心簡齋集錄卷二

金壇于光華惺介編

受業海寧陳敬修校

吳玠菴讀書論

訓誨子弟之道。前言往行。載諸典籍。但校試既重。時文而  
選。舉專求實學。苟入門不慎。終涉歧途。今名公宿儒。誘掖  
後進。無不人操寶鑰。家奉南車。獨教法各成一家。多有尋  
常忽而不計者。不揣固陋。敢質高明。如童子六歲啟蒙。受

心簡集錄讀書論

卷二

業原利其渾沌未鑿。堅白難移。近日惑於七顛八倒之說。  
姑息從事。直至九歲始令入學。不知蒙者昧也。謂其昧於  
世事也。一至九歲則不昧矣。以不昧世事之人。紛華漸染。  
乃督其執經問道。在沉潛聰慧。猶可勉驅。若遇椎魯浮誇  
之資。縱多教導。有不能令其識一字。誦一言者。識字誦言  
尚難。況其大者乎。愚謂七顛八倒之說。非緩期於九齡。乃  
刻限於六歲耳。至於讀書。須先令其識字。未讀者細心指  
示。已讀者令其存想。如存想不出。隨查讀過。寫過之字。與  
之印証。讀時務使口到眼到心到。寧可緩念。使句讀清楚。

敬修校

心簡集錄讀書論

卷二

母貪捷誦。令吐字含糊。生書則寧少而勿多。多讀不若勤  
理。退前添後。是為良法。又蒙童習字。先用紅影減筆。令其  
描繪。甫能持筆。即當教以後。先次及周正。及脫手能書。不  
克遠就。為師長者。或先邊旁。或先寫上半。俾有徑可循。為  
則不遠。慎勿省手。巧寫積慣。難改。為後累。又四書小註。  
羽翼經傳。今功令盡掃。葛藤橫斥。新說洵為舉業正鵠。  
尊者中式。背者見遺。有志觀光。何可不熟。而其中學庸小  
註。尤為吃緊。倘子弟資質中下。苦難記誦。莫若先讀論孟。  
再及學庸。取其字句明顯。易於入口。且字既識多。熟路輕  
車。亦易成誦。至於本經小註。尤不可率意多刪。一求捷效。  
便妨日後進取。張本。再如未讀經時。工夫儘暇。當與調聲  
叶韻。講解故事。蓋聲韻調熟。則文章自有音律。故事博通。  
則屬對亦必精工。非徒為詞賦小道也。其日記故事。俱載  
前人嘉言懿行。以其雅俗共賞。易于通曉。講解透徹。不獨  
啟其效法之心。且足令其漸知文義。經書既定。又當熟誦  
古文。旁觀史鑑。本經之外。兼涉諸經。庶腹笥既充。下筆自  
然典雅。否則說理雖然明暢。其如修詞單弱。何至開筆為  
文。先須講明題旨。闡透來踪。去路一章。重在何節。一節重

在何句一句重在何字。想得融會貫通。方可下筆。破承只須彌月。開講要作半年。若開講未精。遠徵全學。中等筆性。斷然生硬。迨至開講。明通則又當令其竟為全文。切勿出股對股。扶牆摸壁。圍其知識。今日縱循規蹈矩。異日必不能自起爐竈。成篇之後。作文會期。切勿間斷。擗管構思。毋蹈腐舊。毋襲陳言。要在隨時變化。揣摩風氣。仍須獨出心裁。切忌油腔滑調。一切時文。構在干多。選貴于少。少選以供吟咏。體貼之功。多構以為推廣。識見之益。準之以墨。裁參之以先輩。而刻文與我。或慝美懸殊。或新舊異調。尤貴心簡集錄 讀書論

三 卷二

於看同會勝我之文。比如一題到手。在我苦思構就。猶屬牽強。在人意到筆隨。悠優合拍。某處窘于題面。何以寬然有餘。某處亦合念頭。何以詞不達意。觸類旁通。發效更捷。所謂從師亦要取友也。總之自開蒙以至舉業。全在師長靜專。嚴督因材。造就迎機。而導不徒專事鞭朴。又曰師者範也。言行動靜。皆可為式。噫。師豈易言也哉。讀書箴曰。莫高匪天。書括其旨。莫厚匪地。書載其理。莫大匪道。書盡其要。惟不讀書。遂成頑愚。涵養德性。變化氣質。惟書斯功。惟讀斯力。勉之勉之。開卷有益。戒之戒之。不學

無術。

人之讀書。不貴於多。而貴於不可間斷。如一暴十寒。終無進境。古有十三經。今取士止用四書五經。至於孝經。近日取用論題。統而計之。日誦二百字。不過六年。則五經皆讀。若止習一經。更覺易於為力。今將經書字數附後。

大學一千七百三十三字 中庸三千五百五字 論

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 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

字 以上四書共五萬一千六百二十八字。若中易經二

萬四千一百七字 書經二萬五千七百字 詩經三

心簡集錄 讀書論

四 卷二

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 禮記九萬九千一十字 春

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 孝經一千九

百三字 以上六經共計三十八萬六千七百九十九字

十四日 計算六年之內。可畢若每日誦三百字。止

三年零七個月。工夫則六經本文可畢。如再加讀集註

六經。盡可全讀矣。

家後樂 諱視學閩省有一小童生。年十二。稟背十三經

後樂異之。令默寫爾雅一段。隻字無訛。筆畫端楷。因問

其何以至此。對曰。某自六歲破蒙。係某父自教。每日早

上生書十行。晚上生書十行。午刻即默寫所誦之書。迄

今六載一日不間斷耳。據此則玠菴先生不貴於多而貴於不可間斷之論信哉。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陳疏云嚴師如考經嚴父之義。謂尊禮嚴重之也。然則嚴之云者非師長鞭朴之謂矣。凡為父兄者尚深體乎嚴字之義而為師長者亦當審所自處焉。

心簡集錄

讀書論

五

卷二

于得與訓蒙四則

大學之功。基於小學成人之道。端在童蒙。每見父兄以幼小為可忽。師長以訓蒙為易事。而因循苟且。子弟之受累不淺。心竊慨之。因贅數語。分為四則。以証同人。

一明句讀

音豆

語氣已住為句。旁點在語氣略斷為讀。點在如大學之道四字呼在新民句在止於至善句又如知止高聲讀此為句。而後有定句定讀而後能靜句靜而後能安句安讀而後能慮句慮讀而後能得句

心簡集錄

訓蒙四則

六

卷二

二字直趨到能得。後住而其中却有節次。故定靜安慮。略作一頓。為讀能靜能安。能慮。作一小住。為句。句讀之。辨即此。又如首節章句云。明德者。起宜句。人之所得乎天。讀而虛靈不昧。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也字然。德者者字相應。此一呼一應法也。自人之所得乎天。至此共二十一字。中間雖有兩讀。實只一句耳。以行文之法。而論開口直提明德與。但為氣稟所拘。讀人欲所蔽。讀則有時而昏。氣稟人欲雖兩項分開。玩上面但為到有時而昏。方住此十五字。只一句。但為二字拓開。說到有時而昏。與上文不昧相反。此一層就是反承了。然其本體之明。讀則有未嘗息者。此十二字為句。故學者。三字接八。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讀以復其初也。四十

字爲句。說判復其初。與人之所得。凡聖賢語氣。須從句。乎天。首尾相應。此一層便是合了。凡聖賢語氣。須從句。讀中理會好文字。亦須從句讀中得來。且句讀清。則文氣便無隔碍。而行文之法。自見從小讀書便知。句讀層次。則將來讀文。如駕輕車就熟路。不多歲月。而文理可就矣。爲師長者。尚加意焉。

一辨四聲

平上去入韻叶宮商音分喉舌宮商角徵羽不可隨口滑過。必依正韻讀之。如一字有兩音三音者。各有解義。以角上發圖爲別。平聲圖左下。上聲圖左上。去聲圖右上。入聲圖右下。

心簡集錄

訓蒙四則

七

卷二

則義明。童蒙時分別清楚。至試筆爲文。聲韻自諧。卽詩古平仄亦易調矣。最易混者上去二音。上混爲去。去混爲上。總係滑口之故。略自究心。便無訛誤。非甚難事也。

一訓字義

童蒙時講解雖不甚曉。却易記憶。初上生書。卽將容易字面。如孝弟忠信時。習勿來酒食先生等類。隨便解說。且遇著卽解。久久自明。則小兒又易成誦。將來講書又易明白。究只如閑談白話。不費師長多功。而子弟之受

益正自無窮也。

一謹刪節

朱子當年集註四書。何等謹密。豈有閒字閒句。待人剛節。只因初學資稟不同。不能遍誦。遂將習見習聞。較易明白處。暫行緩讀。然須詳其語氣。審其段落。或節一段。或節數語。必與前後文語意無碍。如語意不絕。無礙落可住。竟整節不讀。俟將來講書時。令其熟玩可也。若任意刪節。或漫省虛字。使語意不圓。文理不貫。轉多貽誤。又註中載明某氏曰者。一則不掩人善。一則分別各人

心簡集錄

訓蒙四則

八

卷二

見解不同。以備參考。何可一概節去。以致上下互異。文理不通。且將先賢氏上漫加勾點塗抹。不敬莫大焉。願塾師痛懲此習。

以上四則。先生嘗示莘等命謹錄之。又嘗語莘曰。凡爲師長者。誤人子弟罪過不小。或一無所知。而藉以餽口。或實有學問。而不肯盡心。均之罪過。而不肯盡心者。尤甚。蓋爲父兄者。慕其名。尊其學。早禮厚幣。極忠且敬。爲子弟造詣計者。甚篤。而乃妄自尊大。藉口名流。或聚逐游談。或終朝偃息。午後講得幾句課

期批得數語自謂吾事已了生徒之用心不用心吾無與焉不知子弟幼小疲玩者十居七八師長督責不嚴彼亦遂巡懈怠漸且性靈昏雜日就歧途或致多方不肖為其父兄者或被欺而不知或知之而隱忍雖濫叨西席或止半載一年而一刻千金時乎不再人禽判矣嗚呼誤人子弟人亦誤其子弟天理昭彰絲毫不爽可乎哉可乎哉謹誌之不敢忘因并集諸前輩及同人各辨於後以証吾師之訓至明且切未必非幼學之一助云爾  
受業弟光華謹誌

心簡集錄 訓蒙四則

九

卷二

心簡書屋四書句讀辨語已絕為句點在字旁語未絕而略斷為讀點在字中。讀音豆

大學  
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十五字為一句俗神理或不便童蒙誦習將見君子一讀可也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中庸

君子、而時中下小人句同凡君子小人宜重類及中有子中庸二句層折者讀之若直下句不宜概讀如上君便不宜讀矣 舜、其大知也與舜字宜讀舜其大孝句而隱費字不宜讀此而字非折轉語乃合併語也坊本解作讀句每遇而字上必讀大誤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 洋洋乎、發育萬物 峻、極于

心簡集錄 四書句讀辨

十

卷二

天 吾學周禮、今用之為句。俗或將周禮而世為天下道三句三而字係縮上非折下不可將動行不敬三句各而字一例坊本並將上數字作讀者非仲尼句祖述堯舜

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十字只屏謂之樹器小章註屏字不宜點斷 子路聞之、喜 吾與女弗如也上三字不可讀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八字子謂仲弓句曰 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 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欲罷、不能 既竭吾才、如有

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病閒、曰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俗將如斯夫為讀非子謂顏淵 曰 惜乎未之思也是句非讀

下論

詩大雅抑之篇 曰南容三復註中七字為句由也問聞斯

行諸、子曰有父兄在下二句同凡覆述鼓瑟希句鏗

爾、舍瑟而作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質直、而好義句

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 與師言之、道與 偃之言

心簡集錄 四書句讀辨 十一 卷二

、是也 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佛胎召註或將

公待孔子句 曰 鳥獸、不可與同羣 不仕、無義

上孟

叟不遠千里而來吳氏程曰叟非絕句當連下文王曰何以利吾國七字

或將王曰二 臣聞之胡齧曰六字我非愛其財句 而易之

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俗將上也毀諸、已乎

取之、何如 是謀、非吾所能及也 孟施舍之守

氣句又不如會子之守、約也 無是、餒也 諛辭

、知其所蔽下三句同汙、不至阿其所好 知皆擴而充之

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俗將之矣善、與人同

其尊德樂道不如是、八字一讀或將道許行之言曰六

為句或將上 夷子憮然、為問、曰 命之矣 皇皇如

、有求而弗得之意周霄註中俗將他日其母殺是鵝也

、與之句食之句

下孟 欲為君盡君道句欲為臣盡臣道二句俗分暴其民句甚

、則身弑國亡 仁、不可為眾也 惠、而不知為政

心簡集錄 四書句讀辨 十二 卷二

而不相泣者、幾希矣上十一字略讀俗帝亦知告馬則

不得妻也十字為一句俗牛羊、父母牛羊二字宜讀

並讀 子、天民之先覺者也 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

救民十一字天誅、造攻自牧官 金聲、而玉振之也

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九字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

連讀 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十五字為

讀 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

十三字略讀 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十一字繆公

亟見於子思句 曰 彼長、而我長之 彼將曰敬叔父

彼將曰三字不宜讀下兩彼將  
曰子曰亦曰並不宜句讀  
二字連  
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十二字作  
好善、

足乎 言句將行其言也、則就之 周之句 亦可受也

順受、其正 求之、有道句得之、有命 摩頂放

踵利天下、為之 或將摩頂為讀 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

上下 俗將焉字 為句非

句讀為書理所關每為俗本訛傳貽誤幼學茲特稍為  
提出以備點逗細心讀書者由此遍推共明斯道則華  
之所望也非敢謂四書中所當辨者止此數句也

心簡集錄 四書句讀辨

十三

卷二

心簡書屋四書集註緩讀辨

大學

穆穆文王節註 文王是個得止樣子人所當止不盡於仁  
敬孝慈信故註中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

類以盡其餘二句正當理會  
或自學者於此截住不讀非

前王不忘節註 味歎語供其味深長二語正深得此章引  
詩意言不盡之妙俗自此兩節截住不讀

非○傳九章末節註內其味深長最宜潛玩二語旨同  
○集註中凡遇此等語似無緊要其實緊要之至不可

不讀

中庸

天命節註 中庸為明道而發說性說教本指只在道上提  
出天字乃探原之論是中庸喫緊處故註中結

心簡集錄 四書集註緩讀辨

十四

卷二

引董子語正於三者之中特提道字歸根天字  
為下節單承道字伏脉或獨截此句不讀大非

致中和節註 偶見一讀本竟將是其一體一用以下  
截去不讀是直不曉人事者無復思辨

道不遠人章 註凡三引張子所謂  
各有要義不可不讀

鬼神節註 註凡三段意理相承而語氣各別俗將程子曰  
張子曰愚謂等句節去直似疊床架屋不成文

理矣○凡註中某氏曰某子曰愚按愚  
謂等字實為文氣所關概不宜節

大凡子弟認真讀書者學庸正註一句不可節省章  
句兩序尤宜先讀願為父師者詳之

上論

學而節註 學之為言效也之為言三字然有分別玩語類  
自明或者作學效也欠詳○凡註中用為言猶



言猶字等類俱有  
分別不可節去

有所不行節註嚴而泰以下宜全讀或  
截住毫釐有差四句非

吾與回言章註愚聞之師曰句是朱  
子推本處不必節去

繪事後素節註謂字按上考工記曰來  
俗或節去此四字非

幾諫章註所謂等句皆引內則之文故首將此章與內則  
之言相表裏一句提明俗或截去不讀則下文

所謂字皆無  
根矣大非

以能章註以爲顏淵是也來俗將馬氏句節去非  
白文止說吾友註中顏子之心根上馬氏

子絕四章註四者相爲終始以下有三節意周  
匪之至或截住一節二節者非

下論

心簡集錄 四書集註緩讀辨 十五 卷二

何爲其莫知節註然深味其語意以下雖是朱子推論云  
爾而文氣必須如此纔圓足宜全讀

子一以貫之節註彼字根上第四篇來  
俗將說見句截去非

夫子之得邦家節註程子曰以下兩句畫出  
通節全神不宜緩讀

上孟

權然後節註俗或截去上半節從今王思及禽獸讀起則  
下文輕重長短失其當然之序如何解來且

止解得請王度之句心爲甚以  
上極要緊處竟置之不解大非

敢問夫子之不動心節註然凡曰可者二句正復解可字  
之意爲下若論其極轉身地俗

每節  
去非

是集義所生者節註告子不知此理以下正解告子外義  
正文從然則句直下俗或讀至然則

句止  
大非

何謂知言節註集註於知言養氣兩節俱解到告子身上  
以終前不得於言至勿求於心不可之說

故上節如告子以終前不得於言至勿求於心不可之說  
彼告子者起至無所疑我俱不可不讀

孔子懼節註亦一治句根上文孔子作春秋數句來玩是  
亦字可見不宜止讀是亦一治也句吾爲此

懼節註亦宜從孟子  
雖不得志於時讀起

下孟

生之謂性章總註從愚按起俱宜全讀或  
截去上下半節者非

盡心節註以大學之序言之  
數句並宜全讀

盡心章總註凡某氏曰某子曰斷不可節去前已詳及之  
矣而此總註中程子曰張子曰愚謂與中庸

心簡集錄 四書集註緩讀辨 十六 卷二

鬼神節註同一文法尤爲至要  
節去直不成文理讀者玩之

右所辨二十四節皆宿承 師訓謹誌勿緩此外尚多

當辨處同志明以教我則華之幸也○凡讀傳註必視

童蒙資稟高下爲量宜簡宜繁總須體認語氣段落大

約每章總註及說性理處概不可緩章內前後節脈絡

貫通或前後章相承照應者並宜細玩不得隨手點畫

遺前忽後抹煞先賢苦心

文照堂四書字音辨前後互見不重出不依次凡白

大音代睿千芮切兆上聲復音伏往來也返也又第

兄弟之弟上聲射蛇去聲又音石凡泛言射則

仰之貌顏音魁回切裔音異閣上聲非熹讀作

同俯之開音當讀平聲頗上聲差錯之差初加切

補傳開當之開讀去聲道訓治訓導者並去聲

雌氏上聲道由訓治訓導者並去聲

之善去聲拘音居去聲從本音凡除去去之去

切音兒按而兒爾耳二貳等字並在止攝日母下

心簡集錄

四書字音辨

十七

卷二

處本上聲凡處所之處借讀治本平聲修治字借為

上上之上去聲下下之上去聲朱子於下字註去聲

惟慮以下人一下字此誤上聲非去聲同厚去聲

外上下不當妄增去聲壽上聲是去聲同厚去聲

非上論平聲垢非去聲受壽上聲是去聲同厚去聲

聲同隈音威象上聲非愈上聲非咏去聲非上聲

諷同視音正富方副切否去聲非情詠詠並同

平聲視音正富方副切否去聲非情詠詠並同

聲並同養養育長養之養上聲凡紂上聲非左

義並同操持之操上聲之聲父音輔又音府音甫

去聲與第音某俗讀模上聲或舅上聲非犯上聲

母讀米音方音汁音非本音也

音音翅俾音彼遠遠近之遠上聲過去聲凡經過士時

聲非誤讀去聲召潮去聲許也凡召公召伯衷音中巨

梁上音武避諱也後人讀開平元年改日辰戌字為

聲非親同倚上聲省省察之省音醒上聲誘上聲非

去聲非予音與賜也又據余同我也按予無余音字與

本宰平字我似証甚明但據正韻既分兩音從之亦非無

讀余音為工檻音胡覽切咸上聲既分兩音從之亦非無

初初同為音圓觀音詣造音韻若見切而當作刃去聲非

未音去聲當讀如字但按景綱卷學庸啟蒙有願行願

心簡集錄

四書字音辨

十八

卷二

似似鵠正鵠之鵠音措常棟之常如字俗每讀作棠

同音劍又壽上聲壽之壽音植音植朱註音植其成之

祀上聲非踐上聲履音里社上聲非葦音委葦音委

使令之委委積之積音積委積之積音積委積之積音積

聲平聲委委積之積音積委積之積音積委積之積音積

下本上聲善本上聲反宜音酌也釐音離夏音夏之夏

自當從本音讀不得妄分梓註其說近是然字義顯明

並有兩音不知察名譽之譽音平聲其說近是然字義顯明

平聲非上聲閣音上正音政不當讀征愧上聲非

非去臭俗將無聲無臭之於臭並音與誤

聲去臭俗將無聲無臭之於臭並音與誤

聲去臭俗將無聲無臭之於臭並音與誤

心簡集錄

四書字音辨

十九

卷二

戌音恤 嬉音希 墮音妥 蓮音渠 被音避 俗音備 備音避 俗音備 暇音

去聲非 倫音籍 范音正 仍音日 母音禪 婉音淵 探音平 躅音

母音茵 逾音其 限音甚 飲音自 識音飲 食音與 探音平 躅音

同音韻 飲音自 識音飲 食音與 探音平 躅音

類音解 饌音轉 又音聲 識音飲 食音與 探音平 躅音

諸音心 何音遠 融音融 識音飲 食音與 探音平 躅音

象音山 頓音悟 之音言 融音融 識音飲 食音與 探音平 躅音

皆音用 後音後 之音言 融音融 識音飲 食音與 探音平 躅音

章音註 舉音錯 得音義 坊音逐 一音細 玩音自 明音載 通音大 全音衡 音恆 識音切 寐音去

聲音屬 去音緯 非音非 盼音攀 去音攀 葉音音 今音載 任音載 大音衡 音恆 識音切 寐音去

從音之 坊音本 無音此 五音字 如音字 下音同 五音字 車音刻 掾音去 履音去 愉音

幾音讀 上音發 凡音訓 幾音何 幾音多 者音綴 累音平 交音伏 屢音去 愉音

音音聲 辨音辨 同音同 同音同 義音義 辨音辨 致音致 具音具 或音或 辨音辨 並音並

平音聲 腐音聲 非音非 圍音語 上音聲 柱音柱 非音非 穀音穀 於音於 之音之 通音通

音音聲 於音於 徒音徒 沂音沂 吏音吏 抒音抒 除音除 庾音庾 音與 閒音閒 新音新 陳音陳 氏音氏 曰音曰 未音未 達音達

孟音子 其音其 間音間 煽音煽 誣音誣 去音去 痠音痠 開音開 燕音燕 居音居 之音之 燕音燕

不能音不 以音以 寸音寸 煽音煽 誣音誣 去音去 痠音痠 開音開 燕音燕 居音居 之音之 燕音燕

之音之 燕音燕 居音居 之音之 燕音燕 居音居 之音之 燕音燕 居音居 之音之 燕音燕 居音居 之音之 燕音燕

扶音扶 去音去 聲音聲 非音非 拒音拒 上音上 距音距 且音且 同音同 誅音誅 音音音 寢音寢 去音去 聲音聲 進音進 校音校 同音同 穢音穢

音音音 誅音誅 音音音 寢音寢 去音去 聲音聲 進音進 校音校 同音同 穢音穢

音音音 誅音誅 音音音 寢音寢 去音去 聲音聲 進音進 校音校 同音同 穢音穢

心簡集錄

四書字音辨

二十

卷二

烏音謂 淳音子 荼音問 陶音臯 天音天 散音宜 生音生 韋音為

威音去 聲音聲 非音非 喟音快 韞音氣 上音上 忤音忤 音音音 著音著

有音著 去音去 處音處 枝音枝 音音音 卜音卜 忤音忤 音音音 著音著

聲音聲 非音非 入音入 聲音聲 通音通 之音之 如音如 字音字 非音非 屏音屏 屏音屏

中音中 屏音屏 氣音氣 寧音寧 除音除 而音而 且音且 安音安 適音適 也音也 屏音屏 屏音屏

並音並 屏音屏 氣音氣 寧音寧 除音除 而音而 且音且 安音安 適音適 也音也 屏音屏 屏音屏

愉音愉 屏音屏 氣音氣 寧音寧 除音除 而音而 且音且 安音安 適音適 也音也 屏音屏 屏音屏

韻音韻 反音反 當音當 二音二 音音音 讀音讀 去音去 聲音聲 任音任 上音上 杖音杖 之音之 聲音聲 之音之 廢音廢 音音音 闕音闕

聲音聲 非音非 去音去 拖音拖 駝音駝 上音上 綏音綏 音音音 與音與 雉音雉 上音上 非音非 嗅音嗅 音音音 具音具 音音音 已音已 節音節 吾音吾 徒音徒

已音已 絕音絕 之音之 當音當 彥音彥 音音音 頰音頰 音音音 撰音撰 去音去 免音免 反音反 給音給 音音音 已音已 上音上 已音已 音音音

作音作 已音已 紀音紀 誤音誤 彥音彥 音音音 頰音頰 音音音 撰音撰 去音去 免音免 反音反 給音給 音音音

音音音 頰音頰 音音音 撰音撰 去音去 免音免 反音反 給音給 音音音

音音音 頰音頰 音音音 撰音撰 去音去 免音免 反音反 給音給 音音音

音音音 頰音頰 音音音 撰音撰 去音去 免音免 反音反 給音給 音音音

音音音 頰音頰 音音音 撰音撰 去音去 免音免 反音反 給音給 音音音

音音音 頰音頰 音音音 撰音撰 去音去 免音免 反音反 給音給 音音音

音音音 頰音頰 音音音 撰音撰 去音去 免音免 反音反 給音給 音音音

音音音 頰音頰 音音音 撰音撰 去音去 免音免 反音反 給音給 音音音

音音音 頰音頰 音音音 撰音撰 去音去 免音免 反音反 給音給 音音音

音音音 頰音頰 音音音 撰音撰 去音去 免音免 反音反 給音給 音音音

音音音 頰音頰 音音音 撰音撰 去音去 免音免 反音反 給音給 音音音





伍更齋字音正謬序

學者讀書。先須識字。字如誤讀。則所學可知。伏獵杖杜之謔。音貽笑千古可鑒也。余足跡半天下。見南北各閒去聲。有誤識字音。而未有如吾邑之甚者。不惟稀見。稀用之字。為然。乃至經史所常見詩文所常用者。亦多混讀。匪但毫釐之差。竟有千里之謬。推原其故。蓋緣塾師襲謬已久。貽誤蒙童。學者自幼習慣。膠固難移。後有以正音告之者。反覺澀口。聾牙憚於遷改矣。余幼承先中憲公口授標射翻切之法。每讀一

心簡集錄

字音正謬序

二五

卷二

字必以等韻切之。故無甚差謬。然聽之者。或反以不狂為狂。可歎也。欽惟我

皇上躬上聖之資。懋維熙之學。

睿藻天葩。金聲玉振。建千古風雅之極。邇者

特沛

綸音。科場取士。增試排律詩一首。欲使山陬海澨。音皆知

托雅揚風。以鳴

國家之盛。於是。有志之士。烝烝向風。爭言聲律。多以所為試體詩就質。余見其中。平仄失粘。字義誤用者。不

勝平聲指摘。爰彙鄉俗誤讀諸字。為去聲之。指其舛錯。示

以正音。復去聲命兒輩。徧檢字書。參互考証。毋令平聲絲

毫少差貽誤。來學。輯為此書。名曰字音正謬。書內但

取經史所常見。詩文所常用之字。正之。至稀見稀用

者。則姑實焉。又原未誤讀者。亦槩不收錄。蓋為去聲吾

邑初學指南。惟從簡易。俾音閱者展卷瞭然。便於改

正耳。儻欲求詳務博。則古今字書具在。又奚俟余之

贅駢為哉。乾隆己卯春日。祁陽伍澤梁撰

凡例錄一

心簡集錄

字音正謬序

二六

卷二

一是書徧檢康熙字典及洪武正韻字彙。音正字通。字

統說文補韻府羣玉。五車韻瑞。郭忠恕佩觿。音顏元

孫千祿字書。釋適之金壺字考。顏愨楚俗書證誤。王

雱字書誤讀。呂忱字林。李世澤切韻射標。張位發音

錄。焦竑俗書刊誤。諸書細加考証。諸書中惟康熙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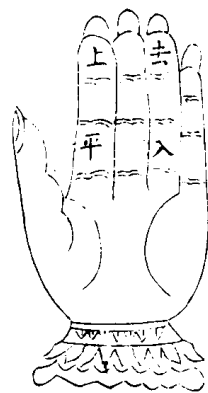
典一書精確。詳明折衷。盡善集字學之大成。其他則

閒去聲聲。有抵牾不合者。而坊刻字彙。竝非梅宣城原本

中間尤多有被俗手淆亂之處。茲悉辨晰。是非一以

字典為正宗。務歸至當。去聲學者察之

四聲指掌圖



平聲平道莫低昂  
上聲高呼猛烈強

去聲分明哀遠道  
入聲短促急收藏

調音貴得其  
平故初發聲  
為平聲升上  
為上過去為  
去四聲盡則  
入矣

心簡集錄 四聲指掌圖 分五音法

三七

卷二

分五音法

宮 商 角 徵 羽

喉音。其聲極長極  
下極濁。

齒音。其聲次長次  
下次濁。

牙音。其聲在長短  
高下清濁之間。

舌音。其聲次短次  
高火清。

唇音。其聲極短極  
高極清。

欲知宮。舌居中。

欲知商。開口張。

欲知角。舌縮卻。

欲知徵。舌拉齒。

欲知羽。撮口聚。

按此從字母分音法與後五行分屬圖有別學者詳之

圈發四聲圖



音厭足也  
詩有厭其  
傑

音厭伏也  
鎮也左傳  
將以厭眾

音掩惡也  
論語天厭  
之

音淹安也  
詩厭厭夜  
歎

心簡集錄 圈發四聲圖

二十八

卷二

吾邑初學多不曉平仄為何謂因教以平聲為平上  
去入三聲為仄其有未解者則教以指掌圖法初發  
聲為平次轉聲為上三轉聲為去四轉聲為入而猶  
有未解者因於諸字中檢得一厭字四聲分讀音義  
各備乃創為此圖於厭字四隅圈發將音義分別注  
證俾學者順口一氣讀之得淹掩壓壓四聲從此悟  
入遇字皆知調聲而平仄可識矣

六書大義

一曰象形謂畫其跡也如日篆字從口圓象月篆字從月  
關象田字象阡陌井字象溝洫之類是也  
二曰指事謂直著其事而可知也如人目為見鼻鼻為鼻  
兩戶相向為門兩手齊下為拜之類是也

三曰會意謂合文以成其義也。如止戈為武。力田為男人。言為信之類是也。

四曰諧聲謂本一字以定其體而附他字以諧其聲也。如江河左從水以定其體而諧聲在右。鵝鴨右從鳥以定其體而諧聲在左。裘裳諧聲在上。簾箔諧聲在下之類是也。

五曰轉注謂一字數義。後轉注釋也。如禮樂樂。竝音。樂音。樂音。故又為歡樂之樂。樂音。為人所好。故又為好聲。樂音。如數目數。字有數聲。則可數。上聲。故又為數聲。往之數。上聲。有數聲。則密。故

心簡集錄 六書大義 二十九 卷二

又為疏數。朔音。朔音。又有本其意而轉聲用之者。如著衣曰衣。聲去。以女嫁人為妻曰妻。砌音。之類是也。舊考老轉形

六曰假借謂本無其字。因他字聲意而借用之也。如能。能。豪。物也。而借為賢能英豪之類。此聲借也。如內外之內。作收內。納音。伯仲之伯。作王伯。霸音。此意借也。

又如占卜占字之為占。佔音。奪。女子。女子。字之為爾。女音。房舍舍字之為取舍。捨音。骨肉肉字之為肉。柔去。好皆借聲不借義是也。

按自黃帝之史蒼頡作書。天下義理盡歸文字。天下文字盡歸六書。周官有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宣王時太

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秦時。趙高作爰歷篇。李斯作蒼頡篇。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省改。謂之小篆。及程邈復增減大篆。去其繁複。謂之隸書。即今楷書也。宋歐陽文忠公集古錄。始誤以八分書為隸書。考唐六典云。校書郎正字。所掌字體。五。一。古文。二。大篆。皆不奏。公私小篆。印。用。之。四。八。分。碑。刻。用。之。五。隸。書。今之楷書。即隸書也。附識於此。

三十六字母分九音法

見溪羣疑。是牙音。端透定泥。舌頭音。知徹澄孃。舌上音。滂並明。重唇音。非敷奉微。輕唇音。精清從心邪。齒頭音。穿牀審禪。正齒音。曉匣影喻。是喉音。來日。半舌半齒音。

按等韻三十六字母。為字音標準。學翻切者。先須調熟。

心簡集錄 字母音法 三十 卷二

倘字母錯讀。則切韻皆錯矣。今錄分九音法於此。學者熟記此訣。每切字必平心靜氣。從喉舌牙齒唇上。細細調之。須與字母脗合。始得正音也。茲編圖字繁。具載字彙

古今字書源流。按字書之源。助於爾雅。世傳釋詁。周公書也。餘篇孔子子夏叔孫通梁文。先後增益之。秦李斯作倉頡七章。趙高作爰歷六章。胡毋敬作博學七章。漢與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許。作急就。凡五十五章。後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史游作急就。凡五十五章。篇。楊雄作訓纂。編凡八十九章。班固續作十三篇。凡一百二章。無複字。追許慎作說文十四篇。凡五百四十一部。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後世文字。宗之。宋中興。則有一百二十家。難。以悉舉。其傳而未甚顯者。不具論。最著者。如魏李登聲類。晉呂靜韻集。齊周頌切



韻。梁沈約四聲韻譜。顧野王玉篇。隋秦王俊韻集。陸法言廣韻。其後唐孫愐加字。凡四萬二千三百八十韻。類編禮部韻略。司馬溫公名苑。釋鑿聿韻總定。丹僧行均龍龕手鏡。吳域韻補。僧守溫三十六字母圖。金韓道昭五音集韻。元黃公紹韻會舉要。明宋濂等受詔修洪武正韻。屠隆篇海類編。梅膺祚字彙。字凡三萬三千一百七十九。其端其終。悉以數多寡。閱者稱便。

國朝廖文英復溯源篆籀。作正字通。凡此諸書。皆能流通。當世衣被。後學。然推論之。率互有同異。不無醇疵。自我。仁皇帝御纂康熙字典。一書。蒼萃百家。取其精粹。正其訛舛。凡切音解義。必詳徵博證。折衷盡善。然後學。者獲觀字書之大全。馬約而言之。文字之學。不出三端。其一。體制。謂點畫有縱橫曲直之殊。其二。訓詁。謂解說有古今雅俗之異。其三。音韻。謂呼讀有清濁高下之不同。三者雖各名家。皆小學之類。但漢魏以前。

心簡集錄 古今字書源流 卷二 三十一

止言音。不言韻。自晉以後。始重韻學。今說文翻切。乃南唐徐鉉所加也。考切韻之法。起自西域。轉入中國。舊傳十四字。而音韻之道。始備。今所傳釋神珙等切譜。十六字。或云。紅字之圖。刻於沈約。則等切非始神珙矣。是也。後世字書。合體制。訓詁。音韻。而詳著之。其學益密。而後世字書。反不畱心此事。致訛謬日甚。可歎也。今略叙源流。於此。俾有志者。知所考焉。又按周制。人生八歲。入小學。保氏教以六書。漢興。有尉律。學。僮。年。逾。十。七。試。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立。誦。最。者。以。為。尚。書。史。吏。民。士。書。字。或。不。正。輒。舉。劾。之。唐。選。舉。法。四。而。指。法。適。美。居。一。焉。宋。洪。皓。松。漢。紀。聞。云。金。制。策。論。試。士。首。重。書。法。士。作。字。偏。傍。點。畫。誤。者。必。坐。以。雜。犯。是。六。書。一。道。古。人。垂。諸。律。令。定。有。勸。懲。之。法。所。關。甚。重。然。考。顏。氏。千。錄。字。書。所。載。諸。字。有。正。通。俗。三。體。則。偏。傍。點。畫。偶。爾。隨。俗。書。寫。猶。可。少。恕。若。字。音。隨。俗。誤。讀。以。致。誤。用。則。為。害。不。可。言。余。曾。見。一。詞。林。因。考。試。賦。內。競。

字誤押平聲。被融。可為炯戒。故此編尤以正音為亟。亟。學者不可不勤披而熟記之也。

以上各條俱係字音正謬。卷首指示初學切韻之法。故備錄之。至其考正四聲疑似誤讀諸字。已散見於十三經字辨及字書誤讀金壺字考中矣。不贅入。按字義有動靜虛實之分。靜實本音也。動虛借音也。故一字數音。義各有當。今人混讀者不少。即昔人詩中趁韻通用者亦多。此等不可為訓。初學熟玩集中字辨推類考。正以無失六書本旨。幸勿狃於簡便。效顰誤用藉口。昔賢也。

心簡集錄 古今字書源流 卷二 三十二

附錄

文先樓四聲調法

四聲。平上去入也。凡字不出此四聲。如詩有便訣音語。念熟八字。則詩音二字為平聲。有語二字為上聲。便念二字為去聲。訣熟二字為入聲。今具圖式於左。凡字傍發圈者。即平上去入之定位。且每字並備四聲。每聲並具兩音。注明開口合口唇齒喉牙各音。分別初學熟念此八字。則字字口語自轉。中有圈者。無字有音。不妨隨口念去。其音自出。敏者半刻。鈍者一天。無不深曉。

<p>呼口合</p> <p>音牙 涓捲眷訣 音齒正 專○拙</p>	<p>呼口開</p> <p>音唇重 駢扁便別 音頭齒 先○線泄</p>	<p>心簡集錄 四聲調法</p> <p>三十三</p> <p>卷二</p>	<p>呼口開</p> <p>音喉 尤有宥藥 音牙 鳩九救角</p>	<p>呼口開</p> <p>音齒正 詩史世失 音上舌 知微智涉</p>
---	---	---------------------------------------	---	---

<p>呼口合</p> <p>音齒正 殊監樹熟 音齒辭 如汝○琢</p>	<p>呼口開</p> <p>音頭舌 拈然念涅 音齒辭 然染○熱</p>	<p>心簡集錄 四聲調法</p> <p>三十四</p> <p>卷二</p>	<p>呼口合</p> <p>音牙 魚語遇玉 音喉 於○飲郁</p>	<p>呼口開</p> <p>音喉 音○陰邑 音頭齒 深沈○溼</p>
---	---	---------------------------------------	---	--











智凡六見性無善章二見一日暴之章二見又仁義

辟與避同而莫之知辟也賢者辟世章四見楚狂章一

避子益避禹之子四避字勿誤辟之

期其月也期之喪期已久矣期可已矣勿誤期

强中庸第十下孟為莽之喪勿誤期

心簡集錄 四書字迹核 卷二

疆固不強而後可

辟與譬同辟如行遠節兩見辟如天地

譬譬如北辰能近取譬譬如為山譬如平地譬諸小人

說以說語之說為喜悅之悅中庸論語及

于非引詩引書古語而作于者論語五見吾十有五而

下民到于今稱之孟子九見定于一邑于岐山之下

汝汝非汝所知也下孟其于子治人能充無

饋饋子饋藥朋友之饋老弱饋食饋孔子蒸豚饋

餽餽饋年饋饋歲齊饋皆指穀

飢飢餓宜從幾作饑勿從几

心簡集錄 四書字迹核 卷二

導則君使人導之出疆

原刻凡例 學憲崔校士江蘊命題只寫起止令生章

自默全題寫差者甚多故補遺有字迹同異之載



于得與塾課四則

一課程宜有別也。學者質既不同。功候亦異。教者必量其質之高。下功之淺深。分類而授。如醫之對症用藥。不可執方也。倘不論生徒多寡。資稟高下。槩授一藝。自謂日課如是。不知所授或高下者不可仰而幾。所授或下高者無以引而上。甚至紛紛外繆。格不相入。如載牛羹而餉嬰。乳進豨苓。而與引年。鮮不潰敗。同人以造就為心。慎勿因循蹈茲陋習。

心簡集錄 塾課四則

四七

卷二

善導之。使性靈日開。以為受教之地。如講書不必拘常。候觸著即解。或一節或一章。依類旁推。款譬曲喻。如講仁。便將四書中講仁處會集講去。分別各章章旨。合發大處源頭。詰難更端。使之了無疑義。而後止。推之講禮。講義。講孝弟之類。莫不皆然。初學雖不盡理會。而恰得融貫之法。一題到手。自會搜尋意義。不至寂寞矣。讀文不必拘常。格毋論古今文宜先取一種。空靈有血性者。授之。使其胸中鼓舞。動盪清虛。日來渣滓漸去。鍊出一副手筆。然後可教作文。不必拘常。一題做不合法。即

令改作。須至合法。然後換題。或連作一月。連作兩月。其餘則三六九試筆。亦可。過幾時。復如此作法。筆機有不活。文勢有不熟者。平聞袁了凡先生在吾鄉。課徒實創此法。造就甚多。幸有志者遵之。

一立教宜務實也。時文與古文本無二道。初學讀文。既將時文中有典有則者授之。使知時文作法。即宜取唐宋八家。近於時文者引之。入古自是。而史漢而左國。漸推漸廣。總與時文間讀而並授之。蓋多讀爛熟時文。不如多讀清淡古文也。初學稍知解悟。出筆自然不凡。如無

心簡集錄 塾課四則

四八

卷二

悟性。多讀爛熟時文。愈塞其心源而已。且文章原出五經。時師但解四書。而不解五經。是數典而忘其祖也。程子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語類云。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此皆身心性命之學。推本而約言之耳。今為制義說法。不得不博學而詳說之。聞之先輩云。一年參一經。五年即參過五經矣。功在從容有序。夫何高遠之有。課徒亦當如是。至於史帙浩繁。非初學所能及。亦非師長所暇授。但講解經書時。每有所觸。即為指點一二。

亦甚有趣味。所謂以史證經而經益明。猶之以經解書而書愈透也。此務實之道。實有裨於初學不淺。同人慎毋視爲迂談而忽之。○口授古文。先將離合起落大關鍵處。指點明白。其句法調法。及氣味骨幹。令其熟讀。自能理會。未易驟語也。

一居心宜自虛也。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是教與學原有相長之機。古今典籍。無論諸子百家。不可勝覽。即十三經爲宜讀之書。秦漢六朝三唐兩宋所宜讀之文。苟非中人以上之資。亦難遍讀。時師焉得盡此飽。

心簡集錄 塾課四則

四九

卷二

學而爲之。惟講授古今文。遇有不知出處字典。不知原委故事。即宜質諸博雅。或俟諸將來。竟不妨明示諸生。以。關。疑。之。處。人。各。有。能。有。不。能。切。不。可。耻。于。不。知。強。作。解。人。附。會。穿。鑿。令。初。學。奉。爲。著。蔡。不。復。考。究。貽。誤。匪。淺。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吾。嘗。三。復。斯。言。

立教有法。自在師長。而立志以爲受教之本。尤在生徒。橫渠張子曰。有志於學者。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惟患學者不能堅勇。謝上蔡亦

云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木有根本。然後培養得成。合抱之木。故立志爲學中第一義。人。不。立。志。雖。有。賢。父。兄。鼓。之。而。不。進。雖。有。良。師。友。翼。之。而。不。前。此。華。於。先。生。約。言。之。外。更。自。下。一。鍼。砭。也。嗚呼。教亦多術矣。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可不勉諸。  
受業弟先華謹誌

心簡集錄

塾課四則

五

卷二

王潤洲虛字啟蒙

夫字提空突起有振衣千仞之勢其象如春雲出岫飄忽  
飛舉又如晴絲獨裊竟達長空或發想開端或層出拓步  
得此便如劈地湧泉騰躍而上可以獨探鴻濛直追無始  
曠論六合隨舉萬端文峯筆勢頓覺森秀動搖無平沓鬱  
滯之患矣前輩惟金正希先生慣用此字作橫空搖曳之  
致行文妙處全在用虛用疎欲避實而就虛變密而為疎  
莫如用夫字作丹頭也

蓋字是緊頂上文而申明其故之詞以下議論必能探天  
心簡集錄 虛字啟蒙 卷二 五

根躡月窟直扶其所以然用此領頭乃能跳脫若語涉膚  
庸無透頂探源之論雖貌似申明而理不足徒見行文之  
呆重伏過而已蓋字重濁不及夫字輕清夫字勢頭向上  
展拓得開蓋字勢頭向下緊抱本意故高明手筆多用夫  
字少用蓋字  
甚矣是有所感悟于心而唱歎之詞其神氣寬舒而不急  
迫不及夫字勢聳却亦可作唱歎開拓之詞與蓋字緊抱  
上意者不同  
且字是撇却上意挖進一筆之詞如前論其膚此更創其

膚而刺其骨也或另生一意較前更深更大亦可用其語  
勢陡峭不似夫字之飄颻單用且字文勢須短勁若有數  
行馳騁議論寬綽縱橫須用且夫字領頭乃足以舉之也  
今夫是就目前事論援古者不得悞用且夫是更進一層  
展步不拘古今皆可用

然字是大轉闕之詞舟人搖櫓有推有扳文士行機有閉  
有合然字即文機之合猶之舟人之扳也

乃字是折合之詞上文小作開筆此特紐轉正面與然字  
不同然字是論其理與論其事大都有是無非有直無曲

心簡集錄 虛字啟蒙 卷二 五

多結穴論斷之語乃字只是就事論事其中曲直是非俱  
有不必盡是折衷定論也

荷字是反掉之詞與不然者神理相似又振起之詞是設  
或期望意思朱註訓誠也猶言果如所望耳

雖字是閃變開縱之詞如平流之水忽起一波直走之岡  
突作一曲絕處逢生死中求活行文不拘長短大小皆須

此字以運機關真乃一粒靈珠隨物點化即成至寶也鈍  
根平筆直須刻刻存想此字步步湊泊此字便是脫胎換  
骨之藥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其無中生有

多從雖字開發也。

則字是頂上直下之詞。又從上生下之詞。要之本句必較上句深一層。進一步不得。復上重行使。則字無骨節靈緊之妙也。

而字是跟上轉下之詞。有一意相承貫下者。如學而時習之是也。有由上反意轉下正意者。如貧而無怨。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句可參看。有上下兩意。平列用而字。連屬中間。作挑擔句者。如正己而不求于人是也。而字與則字直下者。迥不同。與然字大轉闕者。亦異。而字在句中嵌用者。

心簡集錄 虛字啟蒙

五三

卷二

居多。然字直是句頂用着。然而連用。則以然字屬上文。作一頓。而字屬下文。轉闕非一樣字意。複用也。

以字訓用也。有順使句法。如君使臣以禮。管仲以其君霸之類是也。有倒裝句法。如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之類是也。

之字是有所指。而以虛代實之詞。或指理。或指事。或指人。如學而時習之。之字指性命之理。言不得中行而與之。指傳道言焉。知賢才而舉之。指賢才言。每下此字。必有著落。不可脫空。又一義訓往也。作實字用。

其字亦是有所指。而以虛代實之詞。指人者居多。要須上文提明某種人。不便重見。以累句法。用其字以代之。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二其字即指工。說事父母能竭其力。其字即指事父母者。說何其多能也。其字即指夫子說。

若上文未見某人。突用其字。便嫌無著。所字是包括一切之詞。如知所先後。有所好樂之類。亦有作實地說者。如居其所。愛得我所之類是也。君子無所爭。本是包括一切意。國初文一篇。竟作君子心中無受爭之地。講亦頗精鑿透關。

也字是平穩押脚之詞。與者字作一呼一應。但有押住作應者。有雖押住而仍未斷然。作虛虛停頓。拖逗下文者。如如知為君之難也。其為人也。孝弟之類皆是。矣字是斷然無疑之詞。較也字口氣更寬大。滿足。如萬物皆備于我矣。大人之事備矣。句皆是。而亦有滿允本句逗起下句者。如子謂韶盡美矣。苟志于仁矣之類。

心簡集錄 虛字啟蒙

五四

卷二

焉字是平漾輕泊之詞。較也字更活動。一作實字。訓何也。而已。猶言止于此。無他道也。而已矣。更覺決絕。無餘望耳。字是輕輕縮住之詞。如作字懸針筆法。尖處收回向上。

非滿放語氣耳矣。便干謙中兼得。任意焉耳矣。更加搖擺之致。手字是反喝之詞。口氣輕盈婉約。須用恬吟密味。乃得也。手勢畧悠揚矣。手勢較寬宕耳。平勢益春容。

哉字較乎字更濶大老足。

耶字較乎字多踟躕之致。

歟字較乎字多宕漾之神也乎也歟也哉也耶俱可參用。

向使猶言從前若如此也是反掉之詞假使是為此說不

必實有此事也。設或較假使更虛活浸假是由漸而變之

心簡集錄 虛字啟蒙

五五

卷二

意。

固字是現成已往之詞言不足為奇也。既字亦是已往之

詞俱可襯剔又字神理針鋒相對。

故字是上文已說透所以然用此作一總頓以接出下文

所當然也。

雖然是安頓上文另開一說之詞猶言上意不足為定準

也。

者字是兜裹一切之詞或作人或作事或作理俱可

顧字是緣上側轉之詞合但字乃字二意方盡其神

猥字與乃字顧字同義却不用作轉關提頭中間嵌用

豈字是反喝提頓字樣下用手哉耶歟等字押之。

夫亦曰是欲約不自放之詞下多用而已矣與已耳押脚

抑字是一說之外又有一說層出叠起之詞故對股用此

提頭畢竟較前比另是一意即一意相承亦必略深略實

乃不負抑字語意若與前比合掌則抑字殊覺無謂也觀

求之與抑與之與可想。

奈之何是不應如是而竟如是有出乎意外駭異不滿口

氣往往用作折合本題轉關却是單就不好事說也。

心簡集錄 虛字啟蒙

五五

卷二

胡為乎是詰問其所從來之詞胡字與何字同義

盍訓何不曷字則但作何字解不得悞同

亦字即俗說也字口氣似又字而微有別

噫字是歎息聲吁字則聲較噫字略宏嘻字又于歎息中

兼寓哂之意嗟乎是長歎聲吁嗟乎則聲更悠長所感發

于中者遠且大也嗚呼與嗟乎同

是則字是頂上直接再加收足一層語氣

要之是收拾通篇之意而會計之以結出主意也與總之

相似是故是上已發明所以然而頂接起下所當然之詞

此之謂是切指其說而專屬之詞亦責備之詞言非此則不足謂也。

意謂是推原其意而代為立說也。

若曰是虛擬其說也與若謂同意。

甚哉是驚異喝起之詞言其太過而非尋常所有也。

吾今而知是恍然頓悟口氣猶言前此不知今此方知也。

烏乎只作何字意解。

大抵是總括其意而約舉之詞與大畧大約相同。

特字與但字第字同義言獨一無雙也。

心簡集錄虛字啟蒙

五七

卷二

會字與嘗字同義猶言從前有過也。

與其是放寬一着之詞此意中所不取而故予之也以下

須用寧字作收合。

寧字亦有與豈字同用處。

嘗聞吾師云初學須會用夫字雖字筆底便靈動便開

展即可教矣今觀潤州先生所論此二字獨暢發透關

即此意也至豈字下或有用矣字也字焉字押之者須

在上下文神氣中辨之非可驟語初學也故不及

王潤洲論讀文法

文之色澤當如錦繡文之聲調當如律呂使觀者刮目聞

者傾耳也無色澤固如黃茅白葦無聲調亦如巷議街談

焉得如詩之可咏如樂之可歌乎佳文出風入雅未有風

雅而不能使人聞聲心感者也。教曲譜者按之以官商

角徵羽俗工排之以工尺四上六五故歌者罔不合調其

皆須註明者緣歌者不解文義只憑口誦故必作呆譜以

教之也文人自知理解神氣輕重高低緩急之聲音自當

依傍神理而出之此乃以人籟為天籟自然合調雖無四

心簡集錄論讀文法

五八

卷二

上工尺之譜而自能與之暗合者也。至于句語段落自有

鈎畫點撥逐步詳列則又何嘗無譜之可按乎若謂土音

不能改移何以齊人能學楚語何以曲尚吳音天下學崑

曲者南荆北越西晉東閩無一不以吳音為歸聞其語者

各判一方聞其曲者則皆吳音無二調也此善學之故也

有心人當力摹之。

讀時文法 古文讀法亦不外此

破題以兩句總揭通篇之綱領其語簡其義括其體莊重

宜用和平中正之聲讀之破實理之句讀之宜斬截破虛

神之句讀之宜悠揚婉轉。所謂涵泳得之也。然聲不宜太長。以句本短少無多文也。如水之始出源泉。其後雖有萬里之川。然發源處不過涓滴小窪。無風濤洶湧波瀾起伏之勢。故聲音只宜渾涵濔濔為妙。

承題是承明破題未盡之義。有反正開合矣。反處即是颺開之筆。文法縱宕聲音即可流動不拘。轉正處平穩讀結句聲宜畧加舒長。以其結足全承。兼且繳足破題餘義也。起講為通篇之籠罩。入勢函蓋如人一身之有元首首目。乃聚全篇之精華。發現于此。使人一見驚心動魄也。宜大

心簡集錄 論讀文法

五九

卷二

放厥聲以讀之。

起筆大抵皆緊擄。題意題字取勢必聳拔。振筆必飛揚。取調必高明。讀之當如鸞鳴九霄。雷出山谷。宜緊趕而不宜脫節。貴朗誦而不貴低吟。此如龍之有首首之有角。甫經出海。斷不能委頓下垂。而無剛猛之勢也。

承筆或用蓋字申透。所以然或用轉換變動之筆。大都其勢寬展如山之有平陽也。聲音即當畧加平緩。不得仍與起處一例高讀。若一味高則反顯不出起筆之聳拔飛揚。高朗矣。故接筆畧平。正以顯其起筆之高。猶之有平陽乃

顯峯巒耳。

轉筆是自開而合。中間過脉讀法宜略緊略快。如水之赴壑。圓轉流利而無復濔濔。如馬之奔泉。迅疾專一而不能留滯。庶幾得之。

合筆乃從轉筆合到正面收束。全理全神。回應起承兩層。有回龍顧祖之勢。聲音宜舒長。滿足餘韻。悠然所謂口讀收句。心想起句。心光眼光俱回向前文也。若無此光景。則必合筆不能收束。全理全神矣。何以為結局乎。

開講起承轉合。固當如此讀。即一切起承轉合。皆當照此。心簡集錄 論讀文法

六

卷二

調而讀之。

起講下提筆。是通篇之起筆也。讀之當如旭日升于海嶠。當如神龍跳于天門。當如匡廬峯插于九霄。當如黃河源騰于西極。想此光景。聲音自不得平沓委靡。當有高唱入雲之響矣。

起股體勢如龍之有雙角。特起其股。短勁竦拔。調宜高而聲不宜長。大抵用秃起。秃住者居多。非悠揚婉轉文境。宜以高聲聳調讀之。附論作起比。起比如人身之有肩勢。宜聳拔堅挺。不得平沓下垂。又如鳥之有兩翼。當作飛揚

奮起之勢。使通篇之文體得此為之一振。乃足壯觀。故命名曰起意。取創始開頭。當與起講並作層層湧疊之勢。此前行文字。最要爭奇奪勝也。意取精刻詞取鮮明。氣取壯旺。調取高朗。須字字揀選。句句調和。務求有聲有色。有氣有勢。乃稱盡善。通體宜作一起一承。兩層已足。長不過之句。短不過四句。只要理足意警。少可勝多。若一涉敷衍平庸。必須刪去。另做。起句宜用禿起。不宜用間雜虛字。使涉鬆疲。住句亦宜用禿住。乃能踞題之巔。而有崩岩墜石之勢。股頭須緊跟領題句。一脉相生。文勢方緊。此

心簡集錄 論讀文法

卷二

處須大放眼光。觀準題之精髓。注射命意。如端箭者之注鵠眼。既能明手。方能辣。含糊影響之見。不得輕易下手。起比下有頓句。養局其意承接起比。而申足之。漸近本題。而逼出之。多用四句。此處却不宜高讀。當有唱歎咀味。意思較起比略加和平。此猶點龍睛之有眼。毫眉。畫日月之有彩。雲烘托也。當以細膩調頭讀之。此四句有專意。鉤神者。尤不可疾讀高讀。或用單句承接。或用兩小比。養局讀法亦如之。出題句。調不宜緩。不宜長。以上文神理已舉。此只一點。便足如蜻蜓點水。畫龍點睛。點字非呆滯重濁之筆。以輕靈

為妙。中比長大厚重。如身之有腹。如屋之有廳。如一生有壯盛之年。題之正面實義真神。在此發揮。必有起句。如高堂之有柱。如高山之有峯。其勢突兀。有一句領起一股者。所謂天外奇峯。所謂巨刃摩天。揚所謂胸中五岳墳起。所謂劈地抽森秀。所謂屹天柱于東南。皆起句之形容也。讀此句處。必用全副精神。氣力以高舉之。承句及申透之句。則如虎卧鳳閣。不妨平平讀之也。折轉字。又是中間跳起之筆。須加高朗。實疏處。多用排句。調宜平穩。如走平地

心簡集錄 論讀文法

卷二

不須跳躍也。中有宕筆。作搖曳之致。則須咏歎悠揚。當有餘韻。或再有總束之筆。復作突起之筆。與起句相應。當抖擻精神。作高調讀之。結末之句。則平穩沉重。以足通股之神理。氣調宜長。宜足。不妨作尾聲也。後股有翻起者。有陡起者。有反起者。皆宜提高聲。以讀之。折轉之聲。與中股同。中間推宕折合。申足結束。俱與中股同。結束之筆。用單行。與前提筆相應。宜高聲讀之。使神氣足以應通篇也。結末處。多承上文。直下。只宜重讀。取足神氣。不宜如起筆之。另作高聲也。



東比。又是束筆後結局。肢短節緊。多用禿起禿住。讀法與起比。逕應宜高不宜長。畧加充足。使精神周於題外。周於篇外。或迴應上文來龍。或激起下文去路。皆於此二東比內照管。故讀法不可平。疲不可率。畧不可過。鬆不可過。促結束一段。或作餘波。或結未盡之旨。或稽往古。或引後來。或更進一層。或全翻通篇。所謂神龍掉尾。取其靈變出色。不取凡庸老實。又謂江上數峯青。言其高遠有神致也。又謂桃花流水杳然去。又謂篇終接渾茫。言其一望無際也。又謂餘霞尚滿天。言末了花團簇錦。特作組織工麗之句。

以出色也。如此妙處。不可枚舉。皆當量情。以用聲稱景。以協調使聞者自然領會。作者之妙。則盡善矣。

宜急讀者。雖數十字為一句。數十句為一段。亦當一氣貫注。以讀之。如流泉之赴曲澗。動蕩搖擺。直貫到底。然後頓住。中間不得稍作遲滯。斷續以塞鼓盪之機。

宜緩讀者。雖一字為一句。或數字為一句。其句雖短。却為前文數行數十句之結束。鉤勒亦當舒暢。其音悠揚。婉轉以讀之。使元氣流動。充滿周於題前題外文前文外。不得以短音促節了事也。

鍊句宜斬截。讀之宕句宜舒長。讀之足句宜緊。讀之開句宜搖動。讀之合句宜謹飭。讀之領句宜挺拔。讀之煞句宜充足。讀之。

有停腔有頓腔。有曲調有折調。有起聲有落聲。抑揚高下。輕重疾徐。雖憑心而自造。實量文而受裁。不忝律呂。而自合宮商。人籟自然。即成天籟。可咏可歌。亦風亦雅。則文調諧于韶濩矣。

此論讀文法。即是作文法。讀文如此。揣摩作文亦當如此。著意脫稿後朗誦一過。如有不合腔不合調處。便是疵類。刻即改定。必至合腔合調而後止。久久成熟。則振筆疾書。自然應弦合節。不煩繩削矣。故塾課貴先教讀法。也不會讀。必不會解。不會解。必不會做。初學之心地。明白與否。即於其讀法而知之。可不慎諸。

王虛舟大學中庸本義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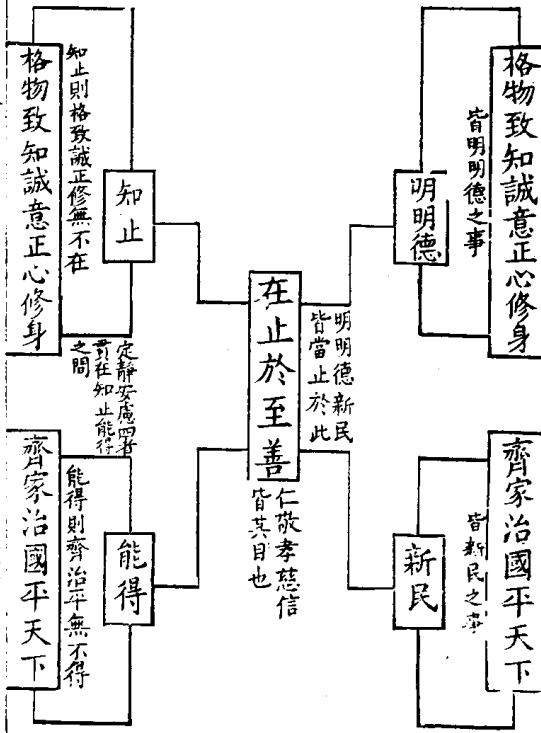
澍幼苦窶艱無力從師問業十歲後先子授徒游學即侍以行先子酷愛程朱凡程朱談四子書之說一字一句必手自鈔錄曰此古聖賢人之心也大學中庸二書尤善鑽研朱子集注或問語類文集必載與俱曰朱子平生于茲然啣辛苦吾曹幸生理明義備之後可不知所遵守乎故凡明儒之說稍不合于程朱者一字不關于口苦口啣期期不能出語輒手疏問難及澍自授徒一本先子教法每有所見輒條疏令其自答更詰難之務令理明義盡無所

心簡集錄 大學中庸本義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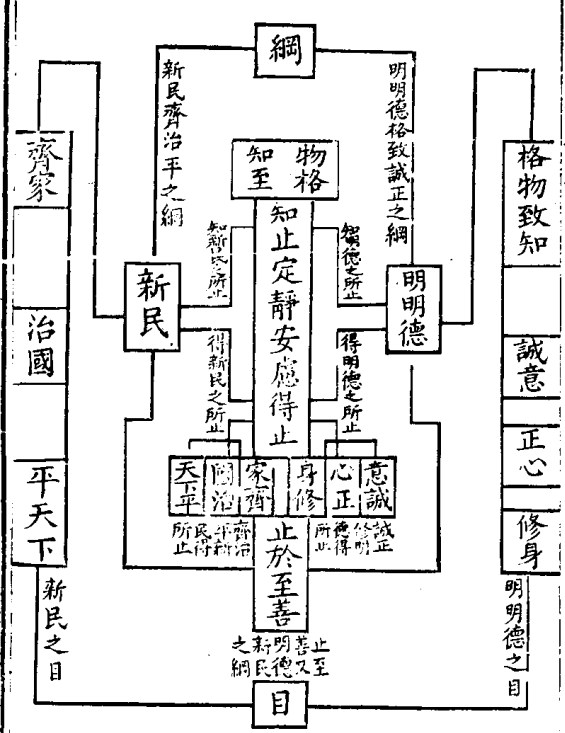
卷二 李五

含糊乃止每見塾師說書師徒展卷環坐口誦講章及其卒也學徒坐睡師亦憤然深以為恨故每說書蠲去本子與學徒抵掌立談間以笑樂無不心花怒開多有心得故于困學錄外復有本文及全本二種以盡大學中庸之義之變以為說書不兼論文則義不顯不得古人用意之奧今合此三種統名曰本義以見此三種皆曾子子思本旨為朱子義所自有且本諸庭訓非敢以私智鑿也曩在京師新建友人裘魯青見而是之及令歸安遂為余板以行世而書其大指于上乾隆二年春正月二日良常王澍書

語類原圖



今校正圖



問語類所載大學圖。其次第節目詳矣。今復更定此圖何也。曰原圖所載。如格致誠正修爲明德之事。齊治平爲新民之事等類。按之經傳。固無可議。獨其所云知止則格致誠正修無不在。能得則齊治平無不得云者。與章句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者不合。則固不容以無辨也。蓋物格知至。是知止之由。意誠心正身修。是明明德之得所止。家齊國治天下平。是新民之得所止。今乃以格致誠正修爲知止之事。齊治平爲得止之事。則是以知止爲明德。能得爲新

心簡集錄

語類圖說

卷二

卷二

民。是明德但有知。新民但有行。於理有所歉而不可通矣。不知知止能得。皆貫明德新民。即物格知至。亦匪獨明明德之事。物無不格。知無不至。則身心之理固明。而家國天下之理亦得。此知止之所以貫乎明明德新民而非可。但以爲明明德之事也。曰朱子云定靜安慮得五者。一知止自然相因而見。非實有等級之相懸。今圖於知止下能得上。皆置黑畫以別之。又似有節次何也。曰既知止。則自得止。相去固不甚遠。其間四節。只就一時並進中歷歷抽出。以見知止之妙。有如此。非非有所

積漸而然。但知止能得。是此一節之綱。定靜安慮四者。皆知止能得中事。是固不可無分別也。曰安慮之間。又置小畫以別之何也。曰定靜安。是事未至之前。慮是事方至之際。其節候不同。又況慮之一節。較定靜安三者尤緊要有力。蓋到此是知止發用。爲能得機關。故朱子曰。此去得字地位。雖甚近。然只是難進。人多。是到安處住了。玩此則慮與定靜安。固當微有分界也。曰物格知至。即是知止。意誠以下六者。即是能得。今列物格知至於知止之上。意誠以下六者於能得之下。不又成兩極

心簡集錄

語類圖說

卷二

卷二

乎。曰唯物格知至。然後能知所止。而意誠以下六者。則皆得止中條目。故不得不明列之也。且列於上下。而仍相聯屬。雖微分界限。而脈理自一。立象示人。其法固當如此。曰知止至能得。其在經文。知至意誠之間乎。曰是也。章句云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圖以物格知至列於知止之上。意誠以下六者列於能得之下。實本此耳。曰身修家齊之間。獨置兩畫以別之何也。曰此明德新民之界也。曰以格物知至一節。置之止於至善之上何也。曰自物格至天下平。皆

是止至善中條目。八者有一不盡。或盡而不至。皆不得爲止至善。故列止至善於其下。以見必八者無所不盡。然後爲至也。曰八條目各有界限。獨於格物致知雖分界限而相聯屬何也。曰格物致知。雖爲兩目。而實非兩事。格物即是致知之功。一物格即一知至。程子所謂才明彼即曉此。如形與影非有二也。故經文不言先而言在。以其有二名。故分界限。以其實非兩事。故仍相聯屬也。曰八條目相去皆均。獨致知與誠意其間獨遠何也。曰此知行之分界。又以見格物致知之功。雖屬明德而

心簡集錄 語類圖說

李九

卷二

其用力直貫新民。故與誠意正心修身。稍示分別以見其意也。曰右明德而左新民何也。曰古人以右爲上。以見必先明明德而後可以新民也。曰終之以止至善何也。曰格致誠正修。皆所以明明德。齊治平。皆所以新民也。而明德新民。又皆當止於至善。其右明德而左新民。以見當先己而後人。其上知止而下能得。以見當先知而後行。而要其歸皆止于至善。以見止至善。乃明德新民之標的。知止能得之盡境。故以止至善終焉。曰朱子於大學直看到前人所不到處。乃其爲圖亦復有失何也。

曰語類一書。本當時門人所記。朱子之語。非出朱子手筆。此圖蓋亦其門人聞朱子之言。因本其意作爲此圖。而于師說偶或有失耳。故今復作此圖以正之。雖異原圖之說。而實一本朱子之旨。觀者熟玩章句。或問。而以斯圖印之。方知一點一畫。皆非創入也。

性道圖

天

性

道

氣稟本過不及 教

天者理而已矣。此理流行充塞於天地之間。本無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但未有氣質理無所麗。故人物未

心簡集錄 性道圖

七

卷二

生以前。止可名爲理。未可名爲性。程子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也。及乎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有是形氣。即莫不有是義理。不以聖愚而有加損。孟子所謂性善是也。既有是性。則感物而動。不待思爲。不假勉強。但一循其性之自然。便有條理。而至當不易之則出焉。所謂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道也。在彼者。親義序別信。亦道也。在物之分。雖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內外一而已矣。是皆人心所同然。吾性所固有。隨其喜怒哀樂之發。則愛必有差等。敬必有節文。所感者重其

應也亦重。所感者輕。其應也亦輕。雖以禽獸草木之無知。而隨其氣之所通。凡所為知覺運動。榮瘁開落。亦莫不各有自然之理焉。是可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隔。其分雖殊。其理一致者也。是性也道也。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殊。而其理未嘗不一。至於氣稟所賦。則在人在物。雖同此性命之理。而所稟不能不殊。不特人與物有靈蠢之分。即人之與人。雖同得形氣之正。而其清濁厚薄。亦有不能齊者。是以賢智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失之不及。而得於此者。或不能無失於彼。而私意人欲。不

心簡集錄 性道圖說

七

卷二

免橫生於其間。故於性之本體。遂至昏昧錯雜。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其于道。因亦乖戾舛逆。而無以適乎所行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少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為之品節防範。以為法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是則所謂教也。然是教也。雖若出于人為。而實原于天命之本然。率性之自然。初非有矯揉造作。而強人以本無。率人以所難也。何也。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雖相混同。當分實主。自天命。命以至于道。如木之自本而榦。自榦而枝。上下洞達。天

人交通。乃天理之流行。道心之發見。心之主德之宗也。至于氣質之稟。有過不及之差。雖亦性之所動。然皆人心之發見。私欲之流行。不過客寓旁支而已矣。聖人施教。正欲人去其客寓。刪其旁支。以就其宗主。使過不及者。一歸于仁義中正之途。以無失其天命率性之正而已矣。豈有人力私智之為也哉。或疑修道之教。恐聖人。不免矯揉造作。于其間。未必盡原于天命之所固有。故為是圖以示之。而復推本朱子之意。而為之說如此。

先生精研六經。洞徹理奧。生徒請益。無不為之剖疑。

心簡集錄 性道圖說

七

卷二

晰微。故於大學中庸。著有困學錄。本文及全本三種。名曰本義。久經付梓。行世。因其令嗣宦游四方。藏版散佚。流傳未遠。錫山華氏思為廣布。遂購歸塾。本出資補刊。分困學錄。本文為大學中庸各二種。併學案及朱子白鹿洞規條。共六種。統名曰積書巖六種。久為世所共珍。己山先生學庸本義。滙叅所載。有困學錄云云者。即其一種也。但華氏藏版。又為散佚。全書遂不及遠播。深為可惜。茲謹錄其自序及語類圖說。性道圖說。并各繪圖。以示同人窮理一則。而先

生塾課之法此書之精不略見一斑也哉夫以初學為不曉事絕口不談性理因以學庸為性理絕口不談學庸者不知聖賢語意何句不是性理何句不可通於學庸即如學而時習之所學何事孝弟為仁之本孝弟為何事仁為何事隨將此等明白處引入性理即將性理說入此等觸類引伸遠譬曲喻初學雖不盡解而日積月累久久自能通貫若將四子書看成一章各章書看成一屋散錢無索子貫串難為運用誠得先生講書法并此圖說而會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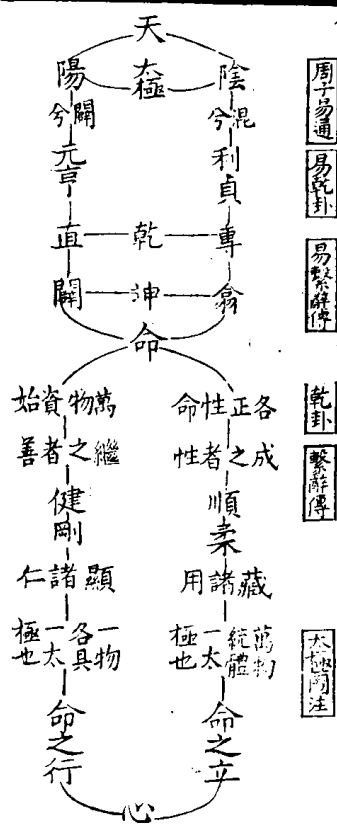
心簡集錄 性道圖說

七十三

卷三

之則學庸不難解而性理不難明矣 同邑後學于光華謹誌

蔡璿方動靜體用分屬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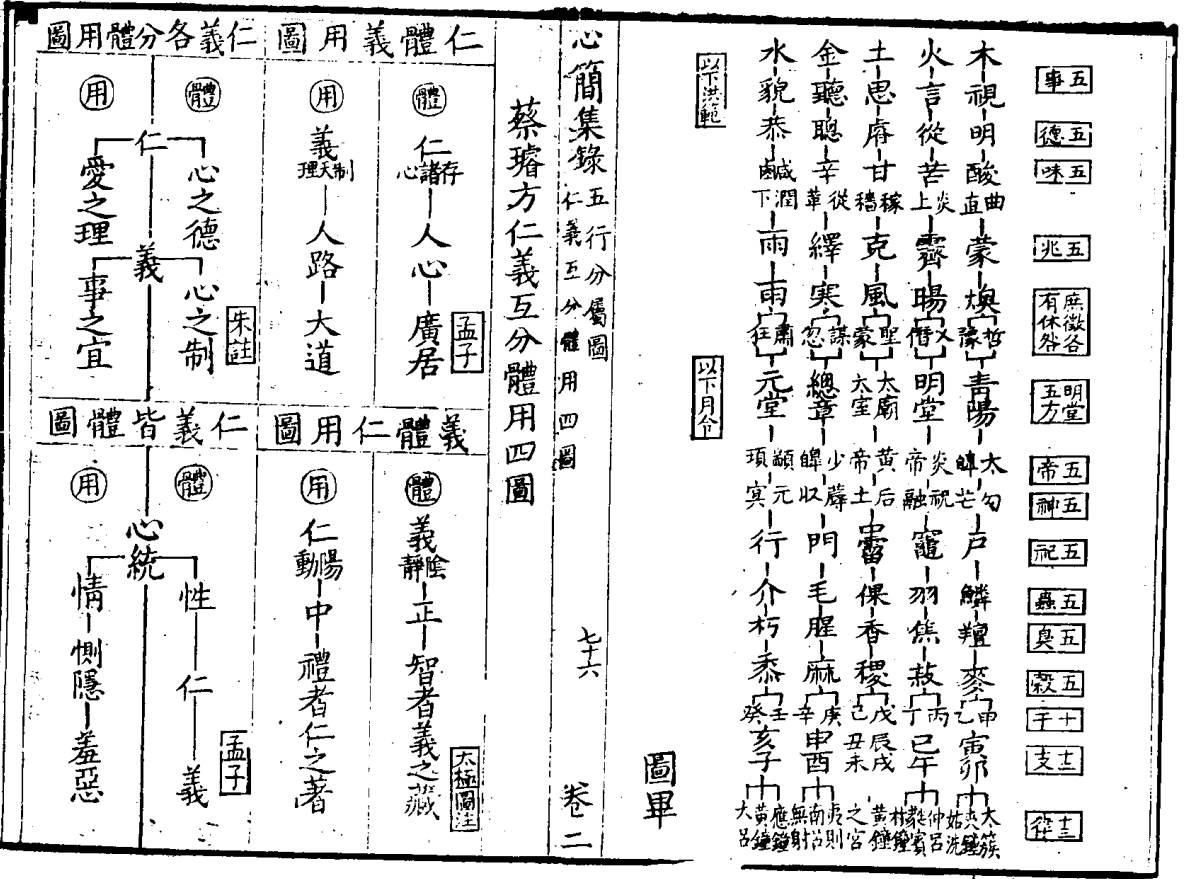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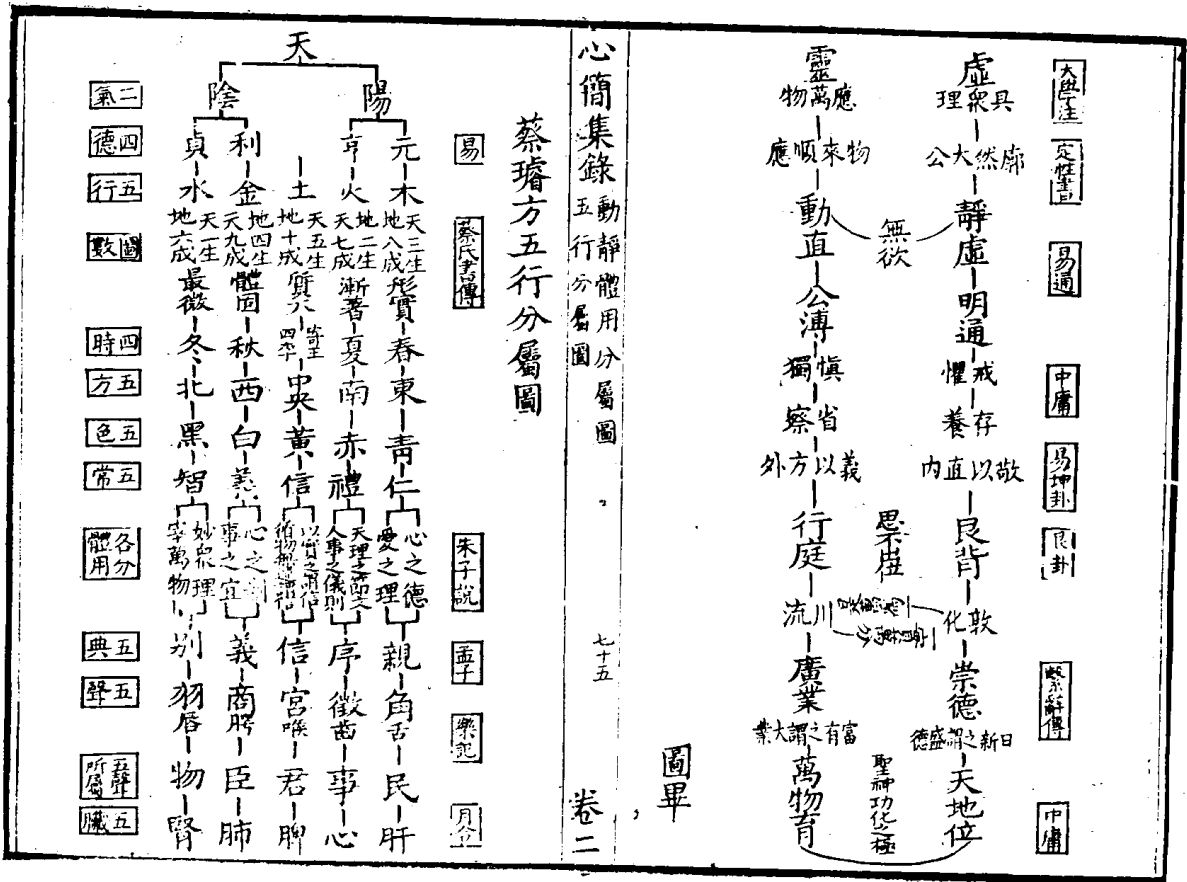


心簡集錄 動靜體用分屬圖

七十四

卷二





蔡璿方師講授經學源流各有圖說解論貫串證據多諸儒所未發明約五十餘篇成自弱歲珍為枕秘久矣客夏館增城毛氏家塾慘遭肘篋併彙抄尊聞編八種盡失底本嗟乎好學如吾師窮老無嗣畢生心血不獲傳於來世可勝痛哉以上三圖常舉以示學侶略能記憶錄而存之悅接當年之警效也麟甲鳳毛永寶勿替是成之責也夫乾隆己卯暮秋受業劉達成識

丁亥秋適過友人館中得尊聞編所載性理圖說至明且盡分晰微茫瞭如指掌急携歸錄示諸生并附劉氏

心簡集錄 仁義互分體用四圖 卷二 七七

記言以誌蔡翁授徒之苦心而劉子謹守師訓如此則凡為師若弟者宜何如自勉也

心簡齋集錄卷二終

于光華惺介編  
受業海寧陳敬修木  
陳見復十三經字辨序

凡人之生。承訛襲謬。日用而不知者。所在皆是。未有甚于名為讀書。而膏不識字者也。一舉筆而形誤矣。一啓口而聲誤矣。十人而誤者九。反笑一人之不誤者。為迂為拙。彼一人者。亦將杜口擱筆。而况乎十人之俱誤者也。將誰與

正之。其故由于保氏不教六書。外史不達書名。不以通史書者補官。如西漢之制。則人既無所藉於考正。而義之俗書。專趨婀娜。巧便復起。而艷誘之。於是談楷隸者。但問工拙。不計是非。但期悅目。不求當理。信筆增損。任意改移。而倉籀斯邈之迹。不可復問矣。甚至偏旁不識。其名徒舉。形似如曰耳旁。曰寶蓋。曰走之。曰雙豎。人俚俗猥語。浸淫出於學士之口。豈不重可嘆哉。陳君瑤賓。憫焉。就五經四書。童蒙所服習者。為字辨。其言曰。因其當然。推其所以。然各還字之本來面目。而先儒註釋之旨。愈推愈明。可謂

卷三



智者之事而仁者之心也。夫文之華而為字也。有母有子。母一而子百變。一字而具數義者。有根有枝。根在此而枝行而日遠。必一一窮其源流。析其疑似。證其相禪相假之故。乃可以言識字。杜子美云。讀書難字過。韓退之云。士大夫宜略識字。蘇子瞻暇則勤看字書。古賢達且猶若茲。況吾黨哉。誠能一日識十字。一歲即可遍識眼前日用字。非甚難事也。患忽而不為耳。夫帖括之文。語助相綴。詞章之習。粉飾為工。小學之不明。其於諱世取寵。誠亦無害也。然欲求至乎古之立言者。根柢堅深。爾雅茂密之學。必於是。

心簡集錄 字辨序 二 卷三

乎始矣。虞山陳祖范書

按自五經分而樂經亡。五經之內分周禮儀禮禮記為七經。七經之外益以孝經論語為九經。以春秋分三傳為三合。孝經論語為一。於是為十經。以六經加六緯。於是為十二經。以詩易書三經春秋三傳加孝經論語孟子爾雅而後謂之十三經。

笑爾昂然七尺身。拋荒事業依違民。典衣沽酒獨兒過。破產營書信有因。陷溺迷途忘晝夜。耽酣局局誤春。回頭試看兒孫統。忍把燒風累後人。

陳瑤賓十三經字辨校畫 無辨者不載。不經見者不載。

集中辨畫分部本梅氏其增出部首悉以相似之字並列觀之。庶鬚眉畢現而似是之非以明內有各部從類之字聚歸一處者。於制字之義未合而于初學為易稽且易記也。至於兼載本作某及俗作某者。使初學之士知字體由來與俗書更變之別。間有知其為俗字而仍之者。以刊本經史俱從之。難于驟易耳。

一說文惟初大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凡又持十俗加點作文非。丙從一入門。化或萬物。凡又持十俗加點作文非。丙從一入門。化或萬物。凡又持十俗加點作文非。

心簡集錄 字辨校畫 三 卷三

部一 部廿 部卅 部卅

部一 一 說文惟初大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凡又持十俗加點作文非。丙從一入門。化或萬物。凡又持十俗加點作文非。

部廿 廿 音入二 革 凡革之屬皆從黃。黃之屬皆從董。董從廿。廿音入二。革凡革之屬皆從黃。黃之屬皆從董。董從廿。廿音入二。

部卅 卅 音拱兩手相對意。弁弄異。弈圍棋也。從卅。奕葉之。弈音拱兩手相對意。弁弄異。弈圍棋也。從卅。奕葉之。

部卅 卅 音入二 革 凡革之屬皆從黃。黃之屬皆從董。董從廿。廿音入二。革凡革之屬皆從黃。黃之屬皆從董。董從廿。廿音入二。

部卅 卅 音入二 革 凡革之屬皆從黃。黃之屬皆從董。董從廿。廿音入二。革凡革之屬皆從黃。黃之屬皆從董。董從廿。廿音入二。

從川疏流莽從犬從犬善逐兔董大雅董茶如鉛

免蕘按董字有三音上去二音蕘今省作葱蕘一作

從艸其平聲音芹從土從黃省蕘蕘今省作葱蕘一作

蒙字從蒙蓋蓋同蕘蕘非蕘蕘又音現易犬卦蕘陸

夫夫從寬字從此上從山羊細角

廿非本作廿音拐羊角也今省作廿二橫不穿過廿

正字通入列今從

音哀

非仕角切音泥僕業樓業鑿對等字從此非上

豐豐邦拜等字從此

豐豐邦拜等字從此

豐豐邦拜等字從此

豐豐邦拜等字從此

豐豐邦拜等字從此

豐豐邦拜等字從此

豐豐邦拜等字從此

心簡集錄 字辨校畫 卷三

辛音介三畫皆斜今或作辛從一撇二切音恰凡契

之類皆從此契凡契楔瘦瘵鏗

切初從非契凡契楔瘦瘵鏗

害從人曉然知不善之害接

九音凡完

乘俗作

久從此

久非類乍作昨詐醉之類乖非乘

承音吟衆立也出衆當從目深字從此衆非聚類擊之

辰派本字派音源從瓜作脈俗從永靈音麥今

瓜音登爭愛為瓜名脈作脈

瓜音登爭愛為瓜名脈作脈

瓜音登爭愛為瓜名脈作脈

瓜音登爭愛為瓜名脈作脈

瓜音登爭愛為瓜名脈作脈

瓜音登爭愛為瓜名脈作脈

瓜音登爭愛為瓜名脈作脈

瓜音登爭愛為瓜名脈作脈

瓜音登爭愛為瓜名脈作脈

瓜音登爭愛為瓜名脈作脈

瓜音登爭愛為瓜名脈作脈

瓜音登爭愛為瓜名脈作脈

瓜音登爭愛為瓜名脈作脈

瓜音登爭愛為瓜名脈作脈

心簡集錄 字辨校畫 卷三

上音頭亨從上從口凡享烹亭亮毫高毫亡本作

亡望忘妄等字亥非亮正字通下從壹壹非

望之望忘妄等字亥非亮正字通下從壹壹非

望之望忘妄等字亥非亮正字通下從壹壹非

面從月俱從口六經惟面字

從月俱從口六經惟面字

從月俱從口六經惟面字

從月俱從口六經惟面字

從月俱從口六經惟面字

從月俱從口六經惟面字

從月俱從口六經惟面字

從月俱從口六經惟面字

從月俱從口六經惟面字

從月俱從口六經惟面字

從月俱從口六經惟面字

從月俱從口六經惟面字

從月俱從口六經惟面字

從月俱從口六經惟面字

從月俱從口六經惟面字

從月俱從口六經惟面字

心簡集錄 字辨校畫 卷三

今從人從月俱從口六經惟面字

從人從月俱從口六經惟面字

從人從月俱從口六經惟面字

從人從月俱從口六經惟面字









<p><b>部干</b>  <b>开</b> 音堅 說文平也象二千對構上平也 邢形刑型荆妍研開  <small>作帶非 俗從世</small></p>	<p><b>部巾</b>  <b>市</b> 音帶 肺帶等字從之  <small>俗從世</small></p>	<p><b>部鼠</b>  <b>鼠</b> 音象 上象齒下象腹爪尾俗作鼠  <small>俗從世</small></p>	<p><b>部鼠</b>  <b>鼠</b> 音象 上象齒下象腹爪尾俗作鼠  <small>俗從世</small></p>	<p><b>部鼠</b>  <b>鼠</b> 音象 上象齒下象腹爪尾俗作鼠  <small>俗從世</small></p>	<p><b>部鼠</b>  <b>鼠</b> 音象 上象齒下象腹爪尾俗作鼠  <small>俗從世</small></p>	<p><b>部鼠</b>  <b>鼠</b> 音象 上象齒下象腹爪尾俗作鼠  <small>俗從世</small></p>	<p><b>部鼠</b>  <b>鼠</b> 音象 上象齒下象腹爪尾俗作鼠  <small>俗從世</small></p>	<p><b>部鼠</b>  <b>鼠</b> 音象 上象齒下象腹爪尾俗作鼠  <small>俗從世</small></p>	<p><b>部鼠</b>  <b>鼠</b> 音象 上象齒下象腹爪尾俗作鼠  <small>俗從世</small></p>	<p><b>部鼠</b>  <b>鼠</b> 音象 上象齒下象腹爪尾俗作鼠  <small>俗從世</small></p>
---	--	---	---	---	---	---	---	---	---	---

<p><b>部心</b>  <b>意</b> 說文從心察言而知意也並非惡惡非聖聖之類  <small>赤是其驗也俗為作耻而情心階聲從惠說文從心為</small></p>	<p><b>部心</b>  <b>急</b> 從心急非恒一類從心非惡惡非聖聖之類  <small>赤是其驗也俗為作耻而情心階聲從惠說文從心為</small></p>	<p><b>部心</b>  <b>恒</b> 從心恒非恒一類從心非惡惡非聖聖之類  <small>赤是其驗也俗為作耻而情心階聲從惠說文從心為</small></p>	<p><b>部心</b>  <b>恐</b> 從心恐非恐一類從心非惡惡非聖聖之類  <small>赤是其驗也俗為作耻而情心階聲從惠說文從心為</small></p>	<p><b>部心</b>  <b>惡</b> 從心惡非惡一類從心非惡惡非聖聖之類  <small>赤是其驗也俗為作耻而情心階聲從惠說文從心為</small></p>	<p><b>部心</b>  <b>惡</b> 從心惡非惡一類從心非惡惡非聖聖之類  <small>赤是其驗也俗為作耻而情心階聲從惠說文從心為</small></p>	<p><b>部心</b>  <b>惡</b> 從心惡非惡一類從心非惡惡非聖聖之類  <small>赤是其驗也俗為作耻而情心階聲從惠說文從心為</small></p>	<p><b>部心</b>  <b>惡</b> 從心惡非惡一類從心非惡惡非聖聖之類  <small>赤是其驗也俗為作耻而情心階聲從惠說文從心為</small></p>	<p><b>部心</b>  <b>惡</b> 從心惡非惡一類從心非惡惡非聖聖之類  <small>赤是其驗也俗為作耻而情心階聲從惠說文從心為</small></p>	<p><b>部心</b>  <b>惡</b> 從心惡非惡一類從心非惡惡非聖聖之類  <small>赤是其驗也俗為作耻而情心階聲從惠說文從心為</small></p>	<p><b>部心</b>  <b>惡</b> 從心惡非惡一類從心非惡惡非聖聖之類  <small>赤是其驗也俗為作耻而情心階聲從惠說文從心為</small></p>
--	--	--	--	--	--	--	--	--	--	--











穩 稂非穢

禾 音雞 頭石出而平宜分別觀之 稂 稂從禾尤音

竝 亦作竟 樂曲盡為竟從音從章 章 說文樂竟為一章從音從十十數之終也

竹 影漳曉積等 境鏡之類從音從章 章 說文樂竟為一章從音從十十數之終也

等 筋 從肉從竹從訛 筭 論語何足筭筭一作筭見

米 說文粟實也象禾 粵 從禾從宋 粵 粵非

系 孫係 說文細絲也 糾 糾音九 糾 糾音九 糾 糾音九

絕 統 統非絲 絲 絲非糾 糾 糾音九 糾 糾音九

心簡集錄 字辨校畫 卷三 二十四

岳 從山從丘 岳 岳非 岳 岳非

羊 義 義非 義 義非 義 義非

羽 翬 翬非 翬 翬非 翬 翬非

老 者 者非 者 者非 者 者非

耒 耒 耒非 耒 耒非 耒 耒非

聃 聃非 聃 聃非 聃 聃非

聃 聃非 聃 聃非 聃 聃非

聃 聃非 聃 聃非 聃 聃非

聃 聃非 聃 聃非 聃 聃非

聃 聃非 聃 聃非 聃 聃非

肅 說文持事振敬也 肅 肅非 肅 肅非

臥 臣 臣非 臣 臣非 臣 臣非

臭 臭非 臭 臭非 臭 臭非

致 致非 致 致非 致 致非

白 白非 白 白非 白 白非

致 致非 致 致非 致 致非

白 白非 白 白非 白 白非

致 致非 致 致非 致 致非

白 白非 白 白非 白 白非

致 致非 致 致非 致 致非

白 白非 白 白非 白 白非

致 致非 致 致非 致 致非

白 白非 白 白非 白 白非

致 致非 致 致非 致 致非

白 白非 白 白非 白 白非

致 致非 致 致非 致 致非

白 白非 白 白非 白 白非

致 致非 致 致非 致 致非

白 白非 白 白非 白 白非

致 致非 致 致非 致 致非

白 白非 白 白非 白 白非

致 致非 致 致非 致 致非





部 龜 俗作 鼈 字彙

部 龜 一作 龜 說文 外 龜 本字 經史 從此 字者 多

部 鼎 俗作 鼎 音 莖 小

部 鼓 俗作 鼓 鐘 鼓 之 鼓 從 支 鼓 舞 之 鼓 從 支 今 概 從 支 不 從 支 矣

部 齒 凡 齒 之 屬 皆 齒 部 見 尸

部 龍 說 文 從 肉 飛 之 形 童 省 聲 徐 鉉 曰 象 宛 轉 飛 動 之 貌 凡 龍 之 屬 皆 從 龍 龍 非

部 龠 從 品 從 侖 作 龠 俗 省 作 二 龠 吹 本 龠 禾 同 和 龠 音 裕 天 頁 龠 聲 則 龠 非 俗 字 龠 音 裕 天 龠 書 正 龠

吳玠菴千字文直解後附日用字考云伏羲畫卦六書

心簡集錄 字辨校畫

三十

卷三

肇興軒轅黃帝史臣倉頡廣之字跡蕃庶字學精微能究心於此道者寥寥也自海篇篇海行於四方宣城梅氏字彙繼出而字學漸著但部籍浩渙繙閱煩難讀書懷古之士苦志芸臆留心博物且不暇及况蒙師哉不必泥古不必傷今謹擇日用切要者以供後生觀覽使知一點一畫一撇一捺皆有自來皆有分辦為蒙師者不厭不倦細心導引教人適所以自教也童而習之長而安焉庶幾天下無棄人則道人之願遂矣按六書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會意五曰轉註六曰

諧聲今將字辨所載說文正譌諸解間存一二以便指示初學備見聖人造字之義精妙若此亦玠菴先生諄切道人之意云爾

附錄許漢昭字體訣

決瀆澆涼須水成

滅泯淨滅非格

衆彖彘彘俱上互

黜默黜黔宜左黑

騁聘由頭曰叟嫂

靡靡雙亦禾歷獲

綖洩及曳有點非

戰筆禪憚無點得

從執惟熱勢與藝

褻誓藝外俱從執

心簡集錄 字體訣

三十一

卷三

陽暢湯傷音等易  
沒作刀又段作及  
回非回裏受非文  
奮莫作臼青莫月  
閒無從日館無舍  
直本十頭真本匕  
念含貪上惟今棟  
害憲中間應一丰  
活适舌邊話舍舌  
惕惕賜錫當知易  
暇從假段虎從虎  
廛非黑上衡非魚  
糾勿為斗賓勿眉  
龜豈四點稟豈示  
致不文邊鼓不皮  
尋帚侵頭是弓形  
俎僉橫豎是雙人  
聖廷王下任任壬

臭屬自頭具犬目

谷當八字分開看

脚旁叩却卿即御

在左為卩無P形

從已汜褻危巷犯

往既非生亦非主

已上全缺妃記杞

膺胸肖肯月中來

冠覆無點寇則有

市通一市頭

谷似人頭合寫明

水下滕黎暴黍黍

在黍慕恭非水所

從舟朕勝服朝喻

畿知非四亦非鼠

已口半開微別已

凡關骨體非月裏

邦左從半拜以手

心簡集錄 字體訣

凡斂是文莫錯欠

羸羸亡口推餘類

替諧潛兮一兢是

內俞兩全全是入

凡凡一點分高下

類逸讒寬省戒點

蹈稻滔兮白上爪

速束觥賴中畫存

用口為周牛口告

吠畝非么當作久

大略田邊勿壓頭

鑽鑽贊兮兩先求

步賓歲陟少中收

亘互中間別日月

猷拔與髮總非友

陷詔歆兮刀下白

棗棘策刺整無有

三才成眾三土堯

卷三

逢是季今逢是季

水邊豐豐分澧澧

諫石訛東非是諫

瓜裏瓠瓠孤窳窳

聲關冢椽俱從豕

幸多一畫須成幸

倚寄奇頭惟大可

尊搏傳轉從專用

將壯狀牆戕共辨

切非力幼非刀

卅下由田別苗苗

罌中作貢豈真罌

采頭悉審與蟠番

音入詹澹盡屬言

祇下添橫即是祇

愛憂慶內係心欠

傅搏博博盡專為

姬熙頤藍蹟俱臣

心簡集錄 字體訣

察祭蔡頭非欠部

旁別示衣須各體

更將鬪鬪分門鬥

米禾木豎直無鈎

白召下畫多連

譌體偏旁難備舉

漫稱學者誤形聲

字體浩繁所辨多在微

目因復登此以便記憶雖不備詳亦略可得其概矣

癸登發首莫祭岐

頭分卅卅類宜推

還把鐫鐫判雋雋

糸下無鈎亦非點

惟白中開分一綫

惟期逐字留心辨

貽笑大方真面覷

字體浩繁所辨多在微

目因復登此以便記憶雖不備詳亦略可得其概矣

卷三



陳瑤賓十三經字辨枝音 四書音釋已從文照 堂坊本見前不復載

易經

造 大人造 音肫 說 音吐 活反者 脫凡註 音生上聲

渝 音于 盤 音盤 褫 音取 畜 音旭 比 音避

畜 音觸 攀 總平聲 啞 音經 跛 波上聲 比 音避

夫 音怪 陂 音秘 吡 音陶 哀 音杯 搗 音壓

盱 音吁 簪 音平聲 顯 音魚容切 噬 音善 肝 音子

皤 音婆 翰 音汗 牯 音谷 矚 音楚 眈 音眈

撓 音開 洵 音薦 窞 淡上聲 奎 田入聲 眈 音眈

心簡集錄 字辨枝音 卷三

註 音帝 肥 音翠 脆 俗肥字

誨 謀上聲 腓 音肥 悼 音充 姆 音枚 摧 音淮

嗃 音塞 制 癡去聲 劓 音異 隼 辛上聲 遄 音平聲

頰 音遠 夫 音怪 腎 音豚 次 音次且 且 音次且

扼 尼上聲 躡 呈入聲 躡 音逐 論 音藥 跪 音跪

碗 音兀 沆 音肫 溲 音辱 啜 音細 餗 音速

渥 音握 鉉 音法 號 音隙 啞 音厄 餗 音速

躋 平聲 衍 音看 封 音奎 沫 音妹 閱 音翁

兌 音隊 切 繻 音須 衾 音茹

註 音權 嶠 音橋 緘 音梗 劉 音屋 跨 與跨同 音導

繫 音宅 蹶 音宅 撰 音舌又 奇 音羈 劫 音勒 叡 音容

躋 音宅 趣 音設 包 音包 像 音象 剗 音枯

剗 音聲 楫 音接 白 音上聲 苞 音苞 蝮 音郭切 剗 音枯

贏 音羅 熯 音熯 蓀 音裸 萑 音完 鼻 音註 喙 音誨

書經 吳 豪上聲 賜 音陽 餞 音箭 毡 先上聲 隩 音臭

心簡集錄 字辨枝音 卷三

駝 音戎 倂 樓上聲 圮 批上聲 媯 音規 汭 音芮

扑 鋪入聲 怙 音護 狷 還入聲 斯 音鏘 罷 音卑

僚 音聊 刊 音平聲 出 音去聲 頌 音硬入聲 拊 音府

祝 音祝 敵 音語 賡 音耕 脞 音坐 脞 音坐

嶽 音酷 奕 音軟 牌 音彼 餐 音鐵 登 音音

嶽 音占 項 音旭 瞽 音茂 輶 音春 標 音雷

嶽 音嶽 堙 音因 耑 音止 緘 音秩 錐 音道

蝻 音壘 黠 音轄 桶 音統 鈕 音與 錐 音道

蝻 音壘 黠 音轄 桶 音統 鈕 音與 錐 音道

蝻 音壘 黠 音轄 桶 音統 鈕 音與 錐 音道

蝻 音壘 黠 音轄 桶 音統 鈕 音與 錐 音道

蝻 音壘 黠 音轄 桶 音統 鈕 音與 錐 音道

蝻 音壘 黠 音轄 桶 音統 鈕 音與 錐 音道

屬音樹	睢音揮	符干上聲	博音團	劇音極	酈音聲	逾音囚	粘音夏	匯音上聲	心簡集錄	岍音牽	璆球同	荷音歌	砮音弩	柚音右	嶧音亦	淄音支	書夏	簞音曼	毓音真
洮音切	湔音煎	梗便平聲	挺音延	韜忍去聲	澗音冠	殲音光	要音腰	沈音行	字辨校音	底音指	鏤音漏	壚音虛	籛音路	柁音椿	蟻音貧	泉音徒	碣音傑	櫟音歷	
翊音弋	郭音皮	雋前上聲	跨音去聲	沐音便	濠音平	訖音同	訖音同	跛音卑	三六	仵音丕	狸音離	紵除上聲	桔音戶	榦干去聲	籛音小	鉛音沿	漼音瘳	陔音該	
燉音豚	瀟音尋	灑音繩	鄒音婆	黏音嚴	如音如	扈音上聲	台音夷	台音夷	卷三	溼音普	沔音勉	岷音民	匱音克	枯與檜同	蕩音蕩	壓音掩	墳音焚	箭音箭	
煌音皇	溷音恩	差音詐	淳音開	臧音殫	悍音翰	畋音田	銍音質	銍音質	三六	漾音恙	涇音京	潘音波	菁音精	砥音紙	卉音諱上聲	埴音寔	繇音遙	燾音導又	

腆天上聲	鷲音質	鬚音謀	酒音勉	漑音概	曳音由	整音釋	臍音齋	眈與睚同	心簡集錄	陰音菴	迓牙去聲	敷音效	書商	穉音比	復音黃	穗音遂	健音堅	坂音反	猗音姚
救音米	變音屑	濮音卜	剗音枯	時音止	饒音饒	耐音附	者音苟	黠音讀	字辨校音	瞑音麪	腎辰上聲	儉音暹	賁音臂	卽音底	聞音民	港音講	陝音閃	鄣音撞	
印音剛切	霽音祭	貔音皮	剔音惕	槻音蕪	輶音患	澡音早	攘音聲	雒音遼	三六	沃音屋	弔音的	燎音料	酣音耶	卽音底	媯音森	珥音二	嵐音夔	峽音洽	
斐音非	蕪音武	藪音叟	俊音詮	誹音斐	正附	鯁音梗	昵音禮	戲音堪	卷三	躐先上聲	賁音焚	撲音朴	辟音壁	卽音底	敢音攢	滇音顛	沁音去聲	漚音留去聲	
毗音皮	穫音入聲	鉅渠上聲	斲音捉	鷓音庵	正附	祧音挑	昵音禮	戲音堪	三六	筍音思	亮音良	任音任	逴音換	卽音底	仿音旁	鈞音劍	窳音崇	殘音殘	

磴 音意 劓 音義 要 音腰 慙 音兌

畫 音號 屬 音燭 恬 音甜 暨 音忌 拙 音菲

暑 古巖字 倅 音崩 馥 音豔 獲 音茫 拒 渠上聲

壽 音舟 詛 阻去聲 憤 音至 綴 音拙 阪 音反

展 衣上聲 純 音準 筍 辛上聲 琬 淵上聲 琰 鹽上聲

畫 音焚 塾 音孰 綦 音奇 肥 音士 瞿 戮同

銳 讀若允 瑁 音帽 咤 茶去聲 齶 音劑 美 音有

瘳 丹上聲 便 平聲 掬 音卓 黥 音擊 鏗 音還

荆 肥去聲 扞 音旱 敷 音聊 敵 音矯 獲 音話

心簡集錄 字辨校音 卷三

斂 音聶 穿 音淨 峙 池上聲 芟 音交 仵 銀入聲

編 音纏 隄 音孽 正附 其 嗚呼曷其之其音基四字句絕

註 炮 音庖 謚 音密 烙 音絡 鄂 朔上聲 盱 音幹

痕 音止 肱 音弦 焜 魂上聲 隗 音委 飯 音陵

謹 奉去聲 洵 音胃 掩 庵上聲 喋 甜入聲 銳 音尹

齟 音阻 齟 音語 淬 音翠

詩經 增訂叶音。讀詩先要理會義理音韻次之然詩之大體必須依韻三百篇內自然叶韻者十居六七其有乘者或古韻或方言耳朱子云古人作詩皆押韻與今人歌曲一般今日信口讀之全失古人詩歌之意可知讀詩貴叶韻也且音韻相叶便好吟詠以審音節道理亦易見即令童蒙習之亦可使知音韻之

御纂 增入或他說可參另以附正別之至如服叶蒲北反

音韻 音韻直注音某非所以考核雖不免蛇足之嫌而于初

難為通曉遂藉口于童蒙不便依韻恐記正字並置

所自來未為無益但古韻既不可考傳註又多叶反

音韻直注音某非所以考核雖不免蛇足之嫌而于初

傳所闕叶及無韻未詳處悉遵

音韻直注音某非所以考核雖不免蛇足之嫌而于初

音韻直注音某非所以考核雖不免蛇足之嫌而于初

音韻直注音某非所以考核雖不免蛇足之嫌而于初

音韻直注音某非所以考核雖不免蛇足之嫌而于初

音韻直注音某非所以考核雖不免蛇足之嫌而于初

音韻直注音某非所以考核雖不免蛇足之嫌而于初

音韻直注音某非所以考核雖不免蛇足之嫌而于初

音韻直注音某非所以考核雖不免蛇足之嫌而于初

音韻直注音某非所以考核雖不免蛇足之嫌而于初

心簡集錄 字辨校音 卷二

威 叶於良反音華 許 厚反音吼 許 候反音莖

音韻直注音某非所以考核雖不免蛇足之嫌而于初

音韻直注音某非所以考核雖不免蛇足之嫌而于初

音韻直注音某非所以考核雖不免蛇足之嫌而于初

音韻直注音某非所以考核雖不免蛇足之嫌而于初

音韻直注音某非所以考核雖不免蛇足之嫌而于初

音韻直注音某非所以考核雖不免蛇足之嫌而于初

音韻直注音某非所以考核雖不免蛇足之嫌而于初

音韻直注音某非所以考核雖不免蛇足之嫌而于初

音韻直注音某非所以考核雖不免蛇足之嫌而于初

音韻直注音某非所以考核雖不免蛇足之嫌而于初

<p>孫 音須倫反 虞 音五紅反 車 音尺奢反</p> <p>蛇 音唐何反 三 音疏簪反 昂 音力求反 悔 音毀上聲</p> <p>角 音見周南反 牙 音五紅反 家 音各空反 皮 音蒲何反</p> <p>下 音戶後放反 敗 音蒲窳反 夜 音預後放反</p> <p>居 音姬御反 御 音魚據反 事 音市上反</p> <p>葭 音嘉 渚 音主 麇 音均 龍 音茫 緡 音民</p> <p>注 擱 音軟平聲 欽 音溪 堤 音氏 扱 音插 飼 音寺</p> <p>南 音召 角 音虛谷反 枚 音莫悲反</p>	<p>心簡集錄 字辨校音</p> <p>泳 音于旺反 仇 音弋亮反 方 音甫妄反 馬 音滿補反</p> <p>置 音于余反 仇 音渠之反 有 音矣羽反 廣 音光去聲</p> <p>行 音戶即反 楷 音基後放反 懷 音回後放反 觥 音古黃反</p> <p>芰 音邈音莫 階 音居奠反 采 音此禮反 友 音矣後放反</p> <p>服 音蕭北反 禪 音益 息 音作休思 秣 音去略反 頰 音稱</p> <p>捋 音驚入聲 顧 音益 采 音此禮反 友 音矣後放反</p> <p>張 音設之聲 故 音註未音 異 音如字 或 音讀異 非 音</p> <p>窵 音調上聲 母 音某 赴 音九 施 音兔置篇並如字</p> <p>國 音風 窵 音調上聲 母 音某 赴 音九 施 音兔置篇並如字</p>
--	---

<p>儀 音牛何反 旗 音俄後 天 音鐵因反 埽 音蕪后反</p> <p>風 音鬚 醞 音上聲 茨 音慈 瑱 音天去聲 掃 音替 瑳 音礎上聲</p> <p>註 鳥 音下害 害 音二子乘舟章 思 音終風章新才反</p> <p>鮮 音想徒反 洒 音先典反 澆 音美辨反 景 音舉反</p> <p>敦 音都回反 遺 音夷回反 哉 音將其反 門 音眉貧反</p> <p>孽 音下介反 歎 音他涓反 漕 音徂侯反 管 音古充反</p> <p>南 音尼心反 衛 音衛讀若</p>	<p>心簡集錄 字辨校音</p> <p>赭 音陟略反 謀 音悲反 久 音紀後放反 姊 音濟上聲</p> <p>救 音居尤反 售 音市周反 否 音蒲美反 友 音離後放反</p> <p>軌 音居有反 鴈 音魚肝反 否 音蒲美反 友 音離後放反</p> <p>仲 音上仲宋反 信 音斯人反 顧 音古後放反 來 音離後放反</p> <p>淵 音一均反 風 音芬後放反 野 音野上與反</p> <p>訖 音于其反 弟 音弟上聲 後 音上聲 野 音野上與反</p> <p>齊 音齊上聲 弟 音弟上聲 後 音上聲 野 音野上與反</p> <p>鬱 音除上聲 劬 音獨 鷺 音香 牡 音某 鼯 音閱</p>
--	---

道 徒厚反 頭上  
 聲後放此  
 袞 便平聲 顏 訖力反 媛 于權反  
 上 辰羊反 麥 丑後放此  
 虛 起呂反 京 居良反 命 彌并反 田 地困反 兄 荒虛反 中 音章反 宮 音光反  
 千 倉新反 母 滿補反 命 彌并反 田 地困反 兄 荒虛反 中 音章反 宮 音光反  
 為 吾禾反 蠱 謨郎反 尤 于其反 命 彌并反 田 地困反 兄 荒虛反 中 音章反 宮 音光反  
 囚 音訊 紬 耽上聲 旒 音由 繆 音宵 繆 音宵 繆 音宵  
 衛 蛾 我平聲 憤 音焚 歲 音齡 賄 辰上聲 悸 音忌  
 心簡集錄 字辨校音 四十二 卷三  
 會我勢御一會字音層 則不音層者未便讀層  
 音叶 倚 於何反 諼 况遠反 簣 側歷反 湖 居賢反 寬 樞權反  
 音匹見反 丘 祛奇反 關 圭員反 甚 音知反 耽 音持反  
 音貧反 爽 音霜反 右 音羽反 弟 音滿反 望 音武反  
 音帝反 瓜 音孤反 玖 幾後放此 增 甲 音古反  
 注 附 帶 丁計反 瓜 音孤反 玖 幾後放此 增 甲 音古反  
 正 反 音愷 疆 口平聲 戊 音怒 推 退平聲 慨 音慨 歎 與嘯同  
 風 王 噓 音謁 叱 訖同 檻 呼覽反 毳 吹去聲

懷 胡厥反 音 蒲 滂古反 脩 式竹反 歎 息六反  
 音叶 揮後放此 標去聲 憂 音要反 母 音後放此  
 羅 音羅 穴 戶橘反 燭 同熱 挑 音叨 蔓 音萬 邂 音械  
 注 裴 衫上聲 寒 音牽 燭 同熱 挑 音叨 蔓 音萬 邂 音械  
 音叶 館 古玩反 蓆 音勺反 畏 於非反 兄 虛陽反  
 音徒沿反 狩 音始反 好 許厚反 數 音素反  
 音女古反 御 音駕反 鴉 音補反 慢 音牛反 罕 音虛反  
 音古反 御 音駕反 鴉 音補反 慢 音牛反 罕 音虛反  
 音 抽 音救反 好 許厚反 英 於良反 候 音胡反 陶 徒候反  
 音 彦 音軒反 祛 音去反 醜 音丑反 好 許厚反 候 音胡反 陶 徒候反  
 音 宜 如字 老 音柳反 來 音來反 好 許厚反 候 音胡反 陶 徒候反  
 音 和 戶圭反 餐 音千反 消 音消反 丰 音芳反 華 音無反  
 音 廖 音聊反 佩 音卑反 溥 音士反 願 音阮反 渙 音員反  
 音 蘭 音堅反 願 音阮反 渙 音員反  
 音 儼 音眩 執 音詣 彌 音宵 孳 音覽 瑪 音與 茜 音去聲  
 風 齊 注 韌 音刃 彌 音宵 孳 音覽 瑪 音與 茜 音去聲  
 心簡集錄 字辨校音 四十三 卷三

閑賢後放此	顛見齊風	猥音險	楹音益	居音歸于其據	者音章與反	鵠音居號反	考音去九反	邁音力制反	心簡集錄	唐蜂音率	餐音見鄭風	偕音舉里反	魏摻音衫	亂音靈眷反	夕音祥為反	雙音所終反	素音孫租反	明音茫後放此
賢後放此	顛見齊風	猥音險	楹音益	居音歸于其據	者音章與反	鵠音居號反	考音去九反	邁音力制反	字辨校音	音率	音見鄭風	音舉里反	音衫	音靈眷反	音祥為反	音所終反	音孫租反	音茫後放此
賢後放此	顛見齊風	猥音險	楹音益	居音歸于其據	者音章與反	鵠音居號反	考音去九反	邁音力制反	四十四	音率	音見鄭風	音舉里反	音衫	音靈眷反	音祥為反	音所終反	音孫租反	音茫後放此
賢後放此	顛見齊風	猥音險	楹音益	居音歸于其據	者音章與反	鵠音居號反	考音去九反	邁音力制反	卷三	音率	音見鄭風	音舉里反	音衫	音靈眷反	音祥為反	音所終反	音孫租反	音茫後放此

亦徒上聲	邦去聲	依傳註音	並入泰韻	說音輸帶反	祓音都外反	結音訖力反	受音時倒反	心簡集錄	葉音韻	翮音殖有反	翮音受反	翮音賢反	翮音堅反	翮音堅反	翮音堅反	翮音堅反	翮音堅反	翮音堅反	翮音堅反
亦徒上聲	邦去聲	依傳註音	並入泰韻	說音輸帶反	祓音都外反	結音訖力反	受音時倒反	字辨校音	音韻	音殖有反	音受反	音賢反	音堅反	音堅反	音堅反	音堅反	音堅反	音堅反	音堅反
亦徒上聲	邦去聲	依傳註音	並入泰韻	說音輸帶反	祓音都外反	結音訖力反	受音時倒反	四十五	音韻	音殖有反	音受反	音賢反	音堅反	音堅反	音堅反	音堅反	音堅反	音堅反	音堅反
亦徒上聲	邦去聲	依傳註音	並入泰韻	說音輸帶反	祓音都外反	結音訖力反	受音時倒反	卷三	音韻	音殖有反	音受反	音賢反	音堅反	音堅反	音堅反	音堅反	音堅反	音堅反	音堅反

音叶  
火 虎委反  
發 方吠反  
烈 力制反  
禍 許例反  
下 見音  
或 發音  
雪 烈音

音叶  
畝 滿彼反  
庚 古郎反  
表 見秦風  
下 見音  
或 發音  
雪 烈音

我 床下八  
子 音五  
稻 徒苟反  
壽 上聲  
稔 音回

音叶  
穆 六直反  
陰 於容反  
韭 已小反  
觥 見周南  
子 入聲

音叶  
閱 眉貧反  
家 古胡反  
歸 韻未詳  
無 見周南

音叶  
垓 地一反  
至 音入  
嘉 居何反  
錡 音巨  
何 反

音叶  
瑕 音孤  
歛 吹同  
鳩 音休  
鷗 音雷  
殺 音晒

音叶  
小 鹿鳴反  
雅 音釜  
閱 音赫  
儂 賓去聲  
於 去聲  
狩 除上聲

音叶  
咳 音該  
常 移常棟  
倣 傳註仍  
之 明是兩  
物混讀  
非

音叶  
筌 音霜  
昭 音側  
傲 音胡  
湛 音持  
戎 音而  
主反

音叶  
婦 見柳風  
簋 音久  
章 音內  
許 音莫  
狩 音顧  
一

音叶  
愆 起淺反  
服 音後  
享 音虛  
福 音筆  
後反  
此

音叶  
作 則故反  
與 音租  
去聲  
章 音內  
作與  
莫

音叶  
華 讀花與  
車 音讀  
碑 音斤  
於反  
矣

音叶  
牧 莫秋反  
載 音節  
後放  
此

音叶  
旆 音蒲  
寐 音反  
降 音見  
召南

音叶  
戒 訛力反  
哀 音依  
後放  
此

音叶  
疢 音訛  
力反  
福 音筆  
後反  
此

音叶  
阪 音而  
主反

音叶  
戎 音而  
主反

音叶  
湛 音持  
戎 音而  
主反

音叶  
戎 音而  
主反

音叶  
戎 音而  
主反

四六  
卷三

音叶  
母 音美  
瘡 音上  
轉反  
至 音朱  
力反  
近 音渠  
紀反  
入 音子  
須反

音叶  
註 音美  
去聲  
稍 音稍  
至 音朱  
力反  
近 音渠  
紀反

音叶  
白 音華  
華 音華  
樂 音五  
效反  
又 音夷  
昔反

音叶  
茂 音莫  
口反  
者 音果  
五反  
後 音下  
五反  
音

音叶  
寫 音想  
羽反  
爽 音平  
聲  
豈 音去  
禮反

音叶  
空 音孔  
銅 音同  
鮫 音混  
鮎 音拈  
籠 音泥

音叶  
心 音沉  
軒 音顯  
平聲  
隼 音辛  
上聲  
焯 音退  
平聲  
堵 音堵

音叶  
囊 音古  
號反  
疇 音大  
到反  
儀 音尺  
由反  
安 音於  
連反  
憲 音許  
言反

音叶  
試 音上  
革 音見  
召南  
醜 音尺  
由反  
草 音於  
連反  
猗 音阿  
去聲

音叶  
馳 音徒  
卧反  
戊 音莫  
口反  
禱 音丁  
口反  
俟 音于  
紀反  
寡 音果  
五反

音叶  
澤 音徒  
洛反  
宅 音達  
各反  
旂 音渠  
斤反  
海 音喜  
後放  
此

音叶  
友 音羽  
軌反  
檀 音見  
魏風  
獨 音音  
濁  
髒 音飄  
上聲  
隅 音偶  
平聲

音叶  
註 音音  
虛  
鶻 音音  
耀  
獨 音音  
濁  
髒 音音  
飄  
上聲  
隅 音音  
偶  
平聲

音叶  
之 音音  
什  
瘥 音音  
坐  
平聲  
傭 音音  
充  
正 音音  
政  
惇 音音  
瓊  
窘 音音  
君  
上聲

四七  
卷三





戒見鹿鳴位力入反告古得反飽補荷反考見唐風  
 旬徒隣反或於逼反瓜公乎反考孔五反千見廊風  
 否見小旻反敏母鄙反阜子荷反火見幽風白僕各反  
 左祖之什反決無韻未詳韻寫見白華  
 註羶扇平聲薊同香鞘音梢  
 桑扈那儒平幅音偏殿顛去聲猱音鏡  
 之什胡見聲難乃多反秣莫佩反艾魚肺反栢通莫反  
 奕灼反懌音藥反炳音旺反臧音臧反牽見叩風  
 教居交反射音都反仰音五反秩未詳後三四章做此  
 心簡集錄字辨校音  
 設音質反抗音居反的音當入聲反奏音宗五反湛音持林反  
 能音效反仇音求反又音由反反音便平聲反幃音同反  
 郵音移反怠音養里反識音知反又音夷益反豈音去幾反  
 泉見小旻反旂音斤反居見小旻反紆音上與反戾音即之反  
 遠於圓反讓如羊反後音下故反屬音殊遇反髦音莫離反  
 療音于例反邁見唐風  
 註劑音拘 媒音薛 綈音律  
 之全卷音權 蕞叙去聲 輦連上聲 遐何同 漉音鹿  
 烘音平聲 苑音苑 苑音結

音叶 撮音租悅反厲音落蓋反 蠶音初邁反 襜音都甘反 詹音多甘反  
 弓見鄭風牛音魚其反幽音於交反 愛音許既反 茅音莫候反  
 痲音喬移反亨見北山燔音汾乾反 獻音虛言反 象音陟略反  
 醉音洛昨反炮音蒲侯反朝音直高反 飽音見北山 玄音胡勻反  
 矜音居陵反 暇音後五反 炕音抗  
 註髮音計 捷音乾  
 大雅 文王 挾音接 洽音合 倪音揮 彭榜平聲 瓚音機又  
 之什 桎音丑成反 祐音胡上聲 按音帖 戶音祐字典及各韻書皆  
 音編 從上聲 傳音上聲 蓋音本音非叶音也惟正  
 心簡集錄字辨校音  
 字通皆去 夏音假 馘音國 虞音渠上聲 樅音聰  
 音叶 聲不宜從 躬音姑宏反 臭音初尤反 孚音房尤反 上音辰羊反  
 身音尸商反 集音昨合反 穴音見王風 伉音苦即反 奏音見桑扈反  
 趣音此荷反 楫音籍入反 降音呼攻反 備音見北山 男音尼心反  
 入肆戎章及下 赫音黑各反 宅音達各反 据音紀庶反  
 拓都故反 悔音見各南 岸音魚戰反 池音徒何反 安音於肩反  
 馮音滿補反 臺音見白華 孚音浮 孝音許六反 翰音胡田反  
 正音見新父 錫音唐 櫻音蕤 迨音噴 櫂音巢去聲  
 註 郇音合本 錫音唐 櫻音蕤 迨音噴 櫂音巢去聲



誨 呼位反 富 方味反 喪 平聲 上 韻未詳 引 韻未詳

中 見秦風 躬 見文王 舊 見前 附 韻御聲 正 韻音顯

註 帶 音見 慎 音冥 搯 音厄 弱 音弱 靚 音淨

邗 音弁 漢 音羹

頌 葉韻未詳 其說 不 纁 音浮 肅 音谷 哀 音格

周 見生民 饒 音去聲 紆 音浮 皆 舉里反 造 音隸 反

音 育 見什 界 音力 斨 音妬 活 音整 達 音悅 反

考 音祛 孝 音去聲 報 音北 山 活 音整 達 音悅 反

糾 音其 角 見周南 人 無韻 未詳

心簡集錄 字辨校音 五十四 卷三

註 沐 音泰 錄 音廉 棘 音孕 桐 音同 遂 音同 笛

魯 雜 音洛 鵠 音焦 鵠 音聊 亡 與氓同 福 音壁

音 才 前西反 釋 音藥 斨 音藥 駟 音孤 邪 音徐 反

音 旂 其斤反 昭 音照 茆 音柳 老 見鄭風 馘 音翁 反

音 陶 夷周反 逆 音宜 遲 音陳 穆 見幽風 功 音居 古反

子 見幽風 解 見之 多 音貴 衡 音戶 羹 音虛 當反

弓 見鄭風 續 音息 富 見之 背 音蒲 大 音特 計反

艾 五計反 害 音係 尺 音約 反 烏 音龍 碩 見秦風

奕 見義 駘 音聰 鬣 音獵 尊 音純 清 音泣

註 驕 音鄰 駘 音聰 鬣 音獵 尊 音純 清 音泣

附 音附 駘 音聰 鬣 音獵 尊 音純 清 音泣

頌 采 音迷 孫 音倫 衡 見魯頌 殆 音養 共 音居 反

音 淵 於巾反 龍 音丑 動 音上 達 見周頌 解 見什

嚴 音刻 山 見新反 丸 音胡 安 見彤 解 見什

春秋 嚴 音刻 山 見新反 丸 音胡 安 見彤 解 見什

心簡集錄 字辨校音 五十五 卷三

公 隱 音煙 咍 音煙 賜 音諷 祭 音債 綸 音須

公 邠 音奕 疍 音崩 疍 音本 苜 音平 戴 音再

公 射 音亦 虛 音區 趙 音上 樂 音鹿 又歷

公 孫 音遠 馮 音憑 絀 音屈 邨 音倪 俘 音敷 莖 音啞

公 乾 音干 勺 音芍 殲 音尖 郵 音蒼 僕 音奚

公 般 音班 卷 音春

公 胡 音宗 卷 音春

公 傳 音宗 卷 音春

公定	公昭	胡	公襄	公成	心簡	胡	公文	公傳	公傳	公傳	公傳
場	鵠	綯	罷	溟	翬	懼	孺	鄒	縉	陘	無
音漾	音薄	音切	音皮	音吳	音安	音悚	音均	音專	音民	音刑	
觀	乾	蚡	耶	般	咎	攢	躋	郭	訾	侂	
去聲	音干	音焚	音寒	音班	音高	音攢	音齋	音詩	音子	音詭	
姓	濫	比	鄆	澶	鯁	邲	含	鞫	鄆	鄆	
音生	音藍	音皮	音單	音輝	音臭	音弼	去聲	音讀	音繪	音又	
卷		鄆		羯	戲	婁	郤	六反	音又	音情	
音權		音舉		音訐	辰上聲	音間	音若	音孰			
疆		鸚		座	勻	敦	麋	音均		鷓	
口平聲		音渠		坐平聲	音蓋	音對	音均			音逆	

心簡集錄 字辨校音 五十六 卷三

上	禮	下	曲	註	副	禮	公	胡	脈
鬢	禪	苞	苞	髮	華	分	瀨	坊	脈
音翅	音鐸	如字	音殍	音備	音花	音草	音擴	音方	辰上聲
稅	肅	厭	厭	奇	華	音下	音嶽		
音駝	音純	音突	入聲	音羈	音去	音貴	音嶽		
披	涖	籛	籛	欵	綏	音上	音二		
音賁	音鉞	音坐	與聲同	音稅	音綏	音上	音二		
綢	綦	縣	音玄	緜	載	音駮	音駮		
音切	音聊	音玄		音稅	音戴	音駮	音駮		
旒	睨	焦	音醜	緜	載	音駮	音駮		
音趙	音睨	音醜		音稅	音戴	音駮	音駮		

心簡集錄 字辨校音 五十七 卷三

苦 音干  
折 音提  
筭 音于  
齊 音劑  
封 正字通說  
文 音關  
訓 音關  
喪 音關

葬 下土禮記謂之封周禮謂之空  
空 封義同字異音別讀封為空非  
瑱 天去聲增疑女於夫子之疑當讀  
註 輔音倩  
度 音詭  
禡 音捐  
突 音香  
肆 音四  
棊 音人  
其 音平  
萎 音聲

下 音搖  
猶 音搖  
奪 如字字典云  
讀 奪為兌誤  
植 直吏反  
唵 同訥或  
繆 音鳩  
竇 他昆反  
苛 音何

墟 音區  
于 迂同  
植 音綴  
唵 同訥或  
繆 音鳩

綏 音蕤  
暴 音僕  
註 空 貶去聲 數 敷同

心簡集錄 字辨校音 五十八 卷三

王 音班  
制 音班  
造 音粒  
馮 音罵  
馘 音烟  
覆 音福

杪 音藐  
封 如字  
沮 去聲  
羸 音裸  
會 音司  
會 音檜

給 音禁  
跋 波上聲  
攬 音控  
疍 音連  
反 貨同忒  
焱 音標  
洗 先上聲

飭 音宙  
滄 音肉  
疆 強上聲  
倮 音禡  
橈 音鬧

鵠 音鳥  
雌 音適  
反 燥 音驕  
棊 音關  
恒 音互

會 音耽  
註 斬音祈  
菲 音漬  
酉 音孕  
棊 音關  
恒 音互

綏 音髓  
註 無

世 音王  
文 音織  
將 音廉  
反 倅 音翠

禮 音衣  
汗 音敷  
桴 音敷  
學 音賈  
明 音君  
者 音所  
明 音也  
舊 音讀  
如 音澹

讀 音節  
內 音三  
明 音字  
俱 音存  
參 音衆  
繪 音情  
變 音辨  
槓 音與  
藪 音同

註 肫 音土  
了 音反  
肫 音女  
六 音反  
肫 音女  
六 音反

心簡集錄 字辨校音 五十九 卷三

禮 音云  
器 音云  
殺 音色  
介 音反  
嬰 音雲

儀 如字  
甕 音密  
杓 音勺  
葆 音寶  
槲 音杉

撫 音職  
釀 音渠  
燭 音同  
燄 音燄  
池 音徒  
何 音反  
溫 音於  
閏 音反

筮 音上  
聲 蘇 音甲  
定 音訂  
禱 音前  
跋 音祕

則 音考  
綖 音蹤  
脩 音脩  
上 音聲  
澆 音澆  
上 音聲  
禡 音獨  
噓 音於  
月 音反

內 音考  
綖 音蹤  
脩 音脩  
上 音聲  
澆 音澆  
上 音聲  
禡 音獨  
噓 音於  
月 音反

噫 音陞 咳 音概 跋 悲去聲 擬 音貴 綻 游去聲  
 紉 音人 燂 音潛 莖 音齒 稱 音脣 曉 音鴉  
 濫 音覽 醜 讀為養 蝸 力戈反 糝 上聲 卵 卵鹽如字  
 柿 俗作柿 赤實果又去聲 木片也 查 同查  
 薤 音械 釀 娘去聲 尻 考平聲 撰 音選 粗 非加反  
 攢 同鑽 膈 音酉 臛 飄上聲 淳 音詳 糝 脩上聲  
 洩 音叟 朕 音枚 捶 追上聲 咳 音類 袴 音庫  
 媿 音晚 絳 音壬 綃 音旬 齧 音饒 蝨 音如 肫 同肫  
 註 音整 穰 音老 齧 音饒 蝨 音如 肫 同肫

心簡集錄 字辨校音 卷三

使 音脫 稅 音駝 搗 音葉 擢 音濁 拖 上聲 紉 陳上聲  
 學 音的 繞 音繞 提 音底 焦 側角反 孺 音孫又  
 學 音的 術 當為州 比 音避 樂 樂去聲 蛾 同蟻  
 學 音的 術 當為州 比 音避 樂 樂去聲 蛾 同蟻  
 比 音避 嗶 音開 懣 音憤 賁 音憤 煦 音許又  
 柔去聲 肉 好 省 音醒 撥 音跋 緣 音願  
 蘇肉並同 殞 音洩 擾 音撓 楊 同楊 橫 廣去聲  
 淫 音啖 憲 按諸韻書叶音軒不叶則不必從也  
 鮮 音同 精 于去聲 襖 音襖 禮 展同 縲 音早  
 綏 音綏 衽 音粘 拾 音笈 穎 與裝同 濟 音劑  
 音彼 瞿 音據 輟 音塊 依 音倚 菲 同菲  
 音展 拾 音笈 楔 音屑 差 音磋 扉 音費  
 音展 併 評上聲 第 音子 纂 上聲 統 耽上聲  
 音展 併 評上聲 第 音子 纂 上聲 統 耽上聲  
 音展 併 評上聲 第 音子 纂 上聲 統 耽上聲  
 音展 併 評上聲 第 音子 纂 上聲 統 耽上聲

心簡集錄 字辨校音 卷三







鞅音上聲 鞅音半 旅音虛 隊音墜 瞞音滿

莢音吹 愁音去聲 厘音親 緹音墜 獸音上聲

重音重 青音上聲 閒音閑 秩音經 派音馳

丘音敬 家音結 每音枚 謀音梅 相音平

附辨句下、拜句登、受先君之敗德及句可數乎昔

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為其所得者棺而

出之且視之句病將殺之

公羊音弭 躡音煩 且先且躡 躡音煩 先音線

心簡集錄字辨校音 卷三

窟音紕 祁音元 杼音紆 樂音公 鄆音皮

矐音賈 庇音比 董音謹 蓐音辱 劓音枯

徵音北 商音聿 公音即 扶音此 鄭音搜

椿音春 彫音而 邠音規 駢音端 愁音去聲

塞音塞 譟音掃 還音旋 妃音配 菑音繼

纓音嬰 句音鈎 颯音狷 蚘音焚 裨音皮

儵音儻 蕝音徹 鋌音庭 邲音審 隕音頰

鼓音艾 檇音檇 檇音檇 戴音衍 敦音敦

號音叨 餐音鐵

宣音宣 輅音輅 植音治 睥音緩 皤音婆 那音挪

彈音平 盛音成 轅音聊 汰音泰 螻音鳩

輶音睪 天音上 杼音杵 輶音惠 臨音臨 洵音酌

著音旨 知音智 飲音去 復音復 鄆音鄆 部音部

覲音倪 魏音曲 逢音逢 韜音同 鯨音擎

穎音穎 牙音池 壇音善 祖音祖 增音增

成音成 膊音博 縣音縣 繁音繁 來音來 皮音皮

心簡集錄字辨校音 卷三

穎音穎 牙音池 壇音善 祖音祖 增音增

成音成 膊音博 縣音縣 繁音繁 來音來 皮音皮

宛音宛 屬音屬 殷音殷 屬音屬 宛音宛

緘音緘 屬音屬 屬音屬 屬音屬 屬音屬

居音居 鄆音鄆 窮音窮 甌音甌 屬音屬 屬音屬

倂音倂 縣音縣 繁音繁 來音來 皮音皮

寐音寐 緜音緜 渾音渾 肱音肱 祭音祭 郊音郊

寐音寐 緜音緜 渾音渾 肱音肱 祭音祭 郊音郊

寐音寐 緜音緜 渾音渾 肱音肱 祭音祭 郊音郊

寐音寐 緜音緜 渾音渾 肱音肱 祭音祭 郊音郊

寐音寐 緜音緜 渾音渾 肱音肱 祭音祭 郊音郊

寐音寐 緜音緜 渾音渾 肱音肱 祭音祭 郊音郊

寐音寐 緜音緜 渾音渾 肱音肱 祭音祭 郊音郊

心簡集錄 字辨校音

檣音同柁 驚音粥 找音亦 鞦音渠 捕音步 祭音債 董音謹 鷹音聞 奮音本  
 痺音旦 純音脈 鉞音批 堵音堵 拮音几 窳音眊 耶音鄒 暴音僕 揭音菊  
 瘍音羊 穀音覺 瘦音記 比音毗 陪音旬 歹音席 虎音斯 底音旨 吾音鈕  
 含音去 衿音琴 黔音琴 湛音上 菁音孟 蓋音孟 奠音綿 積音資 味音畫  
 駿音宗 萩音秋 纒音催 詢音與 干音幹 嗥音豪 軛音豚 祖音詐 唯音牽

駘音臺 矜音戲 跣音先 公音上 附音辨 誦音丘 洹音袁 攷音叻 賁音艾 帶音帶 御音候  
 鬚音過 過音于 員音云 望音之 則音句 祝音祝 蘇音妹 蹙音感 洵音藥 洵音藥  
 庀音披 杼音除 御音上 馳音句 而音騎 而音從 之音句 則音決 澁音澁  
 介音古 紕音覈 澆音亮 澆音亮 澆音亮 澆音亮 澆音亮 澆音亮 澆音亮

駢音尻 汗音子 窕音挑 躑音同 躑音同 躑音同 躑音同 躑音同 躑音同 躑音同

李九  
 卷三

心簡集錄 字辨校音

膏音膏 貫音貫 填音覓 涓音首 降音市 時音止 澗音護 婉音護  
 齊音齊 侯音侯 與音與 之音之 言音言 伐音伐 晉音晉 敢音敢 問音問 降音降 階音階 何音何 由音由 風音風  
 齊音齊 侯音侯 與音與 之音之 言音言 伐音伐 晉音晉 敢音敢 問音問 降音降 階音階 何音何 由音由 風音風

瀆音豆 耐音宙 傅音附 儻音樓 關音福  
 瀆音豆 耐音宙 傅音附 儻音樓 關音福

第音子 亨音烹 儂音樓 居音基 戲音義 句音句  
 第音子 亨音烹 儂音樓 居音基 戲音義 句音句

瀆音豆 耐音宙 傅音附 儻音樓 關音福  
 瀆音豆 耐音宙 傅音附 儻音樓 關音福

李九  
 卷三

去聲非戌	尹戌並音區	虛太畔之	艾音以艾	與庚音餘	賈音市賈	葉音攝	盱音幹	羹陳音蔡不	率音蟀	心簡集錄字辨校音	始音庵入聲	鬣音獵	馮音憑	鮮音仙	區音區	崇音詠	揭音慨	公耶音罷	頃妻句不可娶也
從一不	或讀輸	焮音燬	齏音醜	恢音奎	厭音聲	俾與俾同	頗音坡	掉調去聲	鄭音梗	字辨校音	妃音水妃	最音萃	恩魂去聲	規音羅	燠音同	超音逃	阮音隘	姚音森	
縛音專	擱開上聲	柶音附	戴音員	底音旨	罷音皮	祗與祗同	鍼音同	塌音崩	感音楚	七十	躒音力	儻音呂	芋音千	机音几	休音休	焜音混	瞽音茂	蔡蔡蔡俱如字	
苑音員	鄭音古	鴟音一	縣音玄	蒲音伏	公音子	祗音支	祗音支	澗音經	蓮音去聲	卷三	婺音務	偃音於	過音平	過音壽	壇音開	嬪音頻	震音中	蔭於禁反	
詢與語同	戌音皇	鵲音骨	賈音成	湫音租	跨音去聲	惜音陰	儁音同	儁音同	會音會	七十	鈺音拔	嫺音周	蹶音貴	蹶音貴	喙音頰	嬙音牆	參音森	蔭於禁反	

讀附辨句	為人之異也	子亦長矣而在下位句	辱句	必求之	然而前知其	淮音瀕	冒音貪	鄴音羣	且音丑	諛音道	隄音依	胸音衝	心簡集錄字辨校音	賈音賈	孺音如	犴音片	燿音尖	時音山	廷音旺	雉音甘	煎音瓜	疥音成
十字作一句讀舊辨	前知為句殊貴解	下位句	辱句	必求之	然而前知其	野音野	衰音速	賈音賈	食音食	區音區	顛音茲	刺音拂	字辨校音	茹音家	夜音申	鸚音渠	歎音慨	鄴音尋	睢音睢	雉音雉	苻音苻	疴音廉
		下位句	辱句	必求之	然而前知其	野音野	衰音速	賈音賈	食音食	區音區	顛音茲	刺音拂	七十	茹音家	夜音申	鸚音渠	歎音慨	鄴音尋	睢音睢	雉音雉	苻音苻	疴音廉
		下位句	辱句	必求之	然而前知其	野音野	衰音速	賈音賈	食音食	區音區	顛音茲	刺音拂	七十	茹音家	夜音申	鸚音渠	歎音慨	鄴音尋	睢音睢	雉音雉	苻音苻	疴音廉
		下位句	辱句	必求之	然而前知其	野音野	衰音速	賈音賈	食音食	區音區	顛音茲	刺音拂	七十	茹音家	夜音申	鸚音渠	歎音慨	鄴音尋	睢音睢	雉音雉	苻音苻	疴音廉
		下位句	辱句	必求之	然而前知其	野音野	衰音速	賈音賈	食音食	區音區	顛音茲	刺音拂	七十	茹音家	夜音申	鸚音渠	歎音慨	鄴音尋	睢音睢	雉音雉	苻音苻	疴音廉
		下位句	辱句	必求之	然而前知其	野音野	衰音速	賈音賈	食音食	區音區	顛音茲	刺音拂	七十	茹音家	夜音申	鸚音渠	歎音慨	鄴音尋	睢音睢	雉音雉	苻音苻	疴音廉
		下位句	辱句	必求之	然而前知其	野音野	衰音速	賈音賈	食音食	區音區	顛音茲	刺音拂	七十	茹音家	夜音申	鸚音渠	歎音慨	鄴音尋	睢音睢	雉音雉	苻音苻	疴音廉
		下位句	辱句	必求之	然而前知其	野音野	衰音速	賈音賈	食音食	區音區	顛音茲	刺音拂	七十	茹音家	夜音申	鸚音渠	歎音慨	鄴音尋	睢音睢	雉音雉	苻音苻	疴音廉
		下位句	辱句	必求之	然而前知其	野音野	衰音速	賈音賈	食音食	區音區	顛音茲	刺音拂	七十	茹音家	夜音申	鸚音渠	歎音慨	鄴音尋	睢音睢	雉音雉	苻音苻	疴音廉

焉在 不有是句事其能終乎 而不能送亡句君請  
待之絕句非陽不克莫句將積聚也 名之不可不慎

也如是夫 連下句讀

**公定**

幾 音易幾 駕 音加或作駕

馳 音石

勺 音芍

綺 音與舊同

莢 音蕭莢

嘖 音責

洗 音先上聲

基 音忌

阨 音隘

睢 音水名音雖又七

繁 音繁氏

到 音景

鑪 音又作鑪

璵 音于

璠 音煩

闈 音因

葉 音葉公

惟 音小惟子

囿 音濁

黨 音黨氏

揆 音奪去聲

抗 音與腕同

咋 音乍

辨 音辨舍爵

鋏 音挈

慈 音窻

心簡集錄 字辨校音

還 音茲無還

秕 音比

稗 音耕

頗 音平聲

憤 音策又

廣 音乘廣

莫 音莫矣

行 音三行

差 音夫差

句 音句須

廣 音去聲

莫 音莫矣

行 音三行

差 音夫差

豨 音加

澆 音堯去聲

羶 音戲

暴 音暴骨

絕 音素

話 音孔去聲

嘔 音於口戶

瀋 音呈上聲

錯 音格

販 音攀

邗 音于

輕 音吳輕而遠

蹻 音慶按左傳輕則寡謀秦師輕

椽 音椽

椽 音椽

輕者肆焉 其可吳王輕則失其黨援若使

輕字並音 慶前未備釋因并及

鑄 音擬

股 音鍛

椽 音椽

標 音漂

頃 音頃丘

藥 音藥

潘 音潘沐

阮 音丘庚反

標 音漂

頃 音頃丘

藥 音藥

潘 音潘沐

阮 音丘庚反

卷三

屏 音屏

幾 音幾日以

穎 音穎

鏡 音鏡

方 音方羊

般 音班

鄭 音諱

黑 音黑

甬 音甬

繁 音繁

實 音徒與

設 音設

訂 音訂

瓜 音瓜

附 音附

以故兆詢句可也

寡君敢辭句上介

寡君敢辭句上介

寡君敢辭句上介

芋尹蓋對 舊將上介連

喬焉大國 宜向讀從之

喬焉大國 宜向讀從之

喬焉大國 宜向讀從之

喬焉大國 宜向讀從之

公羊傳

昧 音滅與

昉 音傲

俠 音協

俠 音協

公桓 音桓

蝮 音蝮

蝮 音蝮

童 音童

蛇 音蛇

公隱 音隱

蝮 音蝮

蝮 音蝮

童 音童

蛇 音蛇

心簡集錄 字辨校音

公羊傳

公羊傳

公羊傳

公羊傳

邨 音談

高 音豪上聲

實 音實

恂 音恂

恂 音恂

公莊 音莊

賈 音賈

澁 音澁

痢 音痢

省 音省

般 音班

僂 音僂

澁 音澁

痢 音痢

省 音省

公僖 音僖

郭 音郭

藏 音藏

帖 音帖

帖 音帖

公文 音文

胸 音胸

藏 音藏

帖 音帖

帖 音帖

公宣 音宣

贖 音贖

贖 音贖

贖 音贖

贖 音贖

公宣 音宣

贖 音贖

贖 音贖

贖 音贖

贖 音贖

公宣 音宣

贖 音贖

贖 音贖

贖 音贖

贖 音贖

卷三

周禮	公邪艾音義與訪通	公囊創音義有矢創	公成樓音樓別	公宣鄧音了	公文菽音秋	公僖給音臺上聲	公莊緬音勉	心簡集錄字辨校音	公桓憲音塘去聲	公隱寰音同縣	穀梁傳	公哀闕音說然息脫	公定迥音峻	公囊噓音董	公成跨音紀
	欒音臬與擊音戰	斛音求	掄音脫	聖音惡又	慎音同顛	咍音同登	聶音偷上聲	穀梁傳	邛音丙	郃音該	麿音均	賁音侵	駮音味	著音矢酌	汜音古流字
	益音益			居音居				七十四						昧音維彼視舊	眈音舜
	跣音聶							卷三						祭音餘祭	希音希

纒音益	禮音贈	厥音歆	遺音上	齊音五齊	養音慈	疝音消	豆音供豆脯註	心簡集錄字辨校音	莞音考	胖音判	泠音零	魚音仙	共音恭	扶音頌	縫音扶用反	亨音同烹	官天大音宰大府音
句音劬	畫音話	稍音去聲	帶音亦	鴛音同煮	醢音貪	瘍音羊	酏音移	周禮	籊音昨又	齊音去聲	臙音飄上聲	覬音渠	示音祗神示地	眦音通	追音堆	獻音同漁	胥音上音
綏音與	揄音搖	淳音準	敦音對	醫音偃	鸞音泥	剗音刮	體音豐	七十五	廩音排又	大音大	狸音鬱	鱗音肅	含音涵去聲	灑音古法字	腊音音	胥音上音	
展音同	臨音去聲	齋音資同	挫音陞	麋音音	桌音古栗字	緹音題又	稹音體	卷三	贏音螺	齋音菜同	睫音接	臊音騷	衰音斜	責音稱責	削音所教反	賈音古註中物	
緣音同	概音九正	正音九正	桓音互	箔音持	籛音酒正藥人	醫音師如字	放音孤	羸音遲	菰音裸	膺音呼	廝音由	獲音甕	劑音音	匪音匪	祝音音	賈音古註中物	

心簡集錄 字辨校音										官地																	
敦	汎	墮	信	相	靛	藥	勑	磨	緜	緜	兩	緜	匯	媿	媿	贏	什	遺	去聲	去聲							
敦每敦一	汎音銳	墮音委	信仲同	相去聲	靛音低	藥音助	勑讀為	磨通歷	緜音標	緜音五	兩音兩	緜音反	匯音同	媿音美	媿音本	贏音祿	什音古	遺音去	去聲	去聲							
讀日	凡	純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音次	音次	音次	音次	音次	音次	音次	音次	音次	音次	音次							
緜	緜	緜	緜	緜	緜	緜	緜	緜	緜	賈	帳	榮	媿	媿	庫	抗	抗	抗	音特	音弗	音詠	音同	音同	音定	音卑	音由	音通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馮	馮	馮	馮	馮	馮	馮	馮	馮	馮	馮	馮	馮	馮	馮	馮	馮	馮	馮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馮	馮	馮	馮	馮	馮	馮	馮	馮	馮	馮	馮	馮	馮	馮	馮	馮	馮	馮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音特							

心簡集錄 字辨校音										官秋											
魃	魃	魃	魃	魃	魃	魃	魃	魃	魃	魃	魃	魃	魃	魃	魃	魃	魃	魃	魃	音幽	音幽
音幽	音幽	音幽	音幽	音幽	音幽	音幽	音幽	音幽	音幽	音幽	音幽	音幽	音幽	音幽	音幽	音幽	音幽	音幽	音幽	音幽	音幽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音齊

心簡集錄 字辨校音 卷三

族 音簇	恭 拱同	稔 音茶	矜 音焚	鮑 音靴	匍 音靴	萬 矩同	竝 讀如絃	竝 讀如絃	竝 讀如絃
駮 音耗	眼 音耗	地 音耗	鮑 音靴	匍 音靴	萬 矩同	竝 讀如絃	竝 讀如絃	竝 讀如絃	竝 讀如絃
駮 音耗	眼 音耗	地 音耗	鮑 音靴	匍 音靴	萬 矩同	竝 讀如絃	竝 讀如絃	竝 讀如絃	竝 讀如絃
駮 音耗	眼 音耗	地 音耗	鮑 音靴	匍 音靴	萬 矩同	竝 讀如絃	竝 讀如絃	竝 讀如絃	竝 讀如絃

心簡集錄 字辨校音 卷三

注 音畫	个 音幹	阿 音竹	楊 音竹	網 音殺	畏 音殺	需 音尋	燁 音尋	數 音促	願 音慳
數 音促	願 音慳	觚 音慳	豆 音慳	灸 音救	窮 音救	里 音救	棹 音救	服 音救	屬 音救
服 音救	屬 音救	棹 音救	窮 音救	里 音救	棹 音救	服 音救	屬 音救	棹 音救	窮 音救
服 音救	屬 音救	棹 音救	窮 音救	里 音救	棹 音救	服 音救	屬 音救	棹 音救	窮 音救

<p>記 盼 音班</p> <p>食 音壺</p> <p>記 帥 音宗</p> <p>穉 音宗</p>	<p>聘 音價</p> <p>賈 音獵</p> <p>歸 音歸</p> <p>帥 音宗</p> <p>孫 音遜</p>	<p>儀 音遜</p> <p>驚 音遜</p> <p>縱 音騷</p> <p>乘 音皮</p> <p>拚 音奮</p> <p>閔 音間</p>	<p>大 音大</p> <p>射 音射</p> <p>干 音干</p> <p>籜 音籜</p> <p>蕩 音蕩</p> <p>捆 音渾</p>	<p>燕 音大</p> <p>大 音大</p> <p>錫 音昔</p> <p>園 音圓</p> <p>觚 音沽</p> <p>胥 音胥</p>	<p>旌 音旌</p> <p>心簡集錄 字辨校音</p> <p>今</p>	<p>記 職 音職</p> <p>與 音與</p> <p>糝 音糝</p> <p>脰 音豆</p> <p>髻 音休</p> <p>竟 音境</p>	<p>鄉 音鄉</p> <p>勺 音勺</p> <p>縣 音元</p> <p>豫 音序</p> <p>還 音還</p>	<p>記 亨 音亨</p> <p>揆 音枯</p> <p>共 音共</p> <p>如 音如</p> <p>辨 音辨</p> <p>何 音何</p>	<p>酒 音酒</p> <p>禮 音禮</p> <p>斯 音斯</p> <p>撓 音撓</p> <p>定 音定</p> <p>何 音何</p>	<p>疑 音疑</p> <p>歸 音歸</p> <p>中 音中</p> <p>刺 音刺</p> <p>厭 音厭</p>
---	---	---	---	---	---------------------------------------	---	---	---	---	---

<p>記 搥 音搥</p> <p>肥 音肥</p> <p>膾 音膾</p> <p>髻 音髻</p> <p>綏 音綏</p> <p>淖 音淖</p>	<p>士 音士</p> <p>廝 音廝</p> <p>廝 音廝</p> <p>廝 音廝</p> <p>醋 音醋</p> <p>謾 音謾</p>	<p>記 朧 音朧</p> <p>朧 音朧</p> <p>朧 音朧</p> <p>朧 音朧</p> <p>猴 音猴</p> <p>緝 音緝</p>	<p>既 音既</p> <p>杵 音杵</p> <p>笮 音笮</p> <p>拈 音拈</p> <p>焯 音焯</p> <p>裊 音裊</p> <p>裊 音裊</p>	<p>馮 音馮</p> <p>髻 音髻</p> <p>焯 音焯</p> <p>裊 音裊</p> <p>裊 音裊</p> <p>裊 音裊</p>	<p>心簡集錄 字辨校音</p> <p>今</p>	<p>記 鞞 音鞞</p> <p>久 音久</p> <p>髻 音髻</p> <p>髻 音髻</p> <p>髻 音髻</p> <p>髻 音髻</p>	<p>禮 音禮</p> <p>適 音適</p> <p>髻 音髻</p> <p>髻 音髻</p> <p>髻 音髻</p> <p>髻 音髻</p>	<p>服 音服</p> <p>免 音免</p> <p>袷 音袷</p> <p>袷 音袷</p> <p>袷 音袷</p> <p>袷 音袷</p>	<p>夫 音夫</p> <p>食 音食</p> <p>食 音食</p> <p>局 音局</p> <p>局 音局</p> <p>局 音局</p>
---	---	---	---	---	---------------------------	---	---	---	---



特牲饋 所音 按 規反 換 音蒸 暮 同韻 料 音主 尻 考平聲

食禮饋 己 音紀 概 音槩 挑 音挑

少牢饋 己 音紀 概 音槩 挑 音挑

徹有司 脰 音挺 鼓 音尋

爾雅

魇 音茫 筓 同罩 旺 音質 艘 音宗 緝 音琛

魇 音同 鼻 古罪字 齶 音倪 故 音閤 急 音去聲

顛 音性 顛 音愧 碩 同順 蕭 音零 羨 音漾

蠱 音密 勳 音緬 勸 音慮 擊 音慳 睢 音往

藐 音莫 禕 音衣 颯 古協字 擊 音契 擊 音啾

心簡集錄 字辨校音 卷三

習 同攝 瘡 音勳 癢 音驚 痲 音肥 瘡 音齊

禱 音斯 諍 音因 燻 音燃 頰 與須同 瘡 音路

譏 音祈 汔 音蓋 竺 音篤 逡 音誦 頰 音挺

覲 音麥 鬃 音蒙 語 音滂 皆 通作皆 髮 音嗟

聶 音怪反 難 音諱又 覲 音麥 溷 音骨 沃 音吠

疏 音詭 碧 音略 拏 音擘 拏 音崩 拏 同葉

諺 音侈 雍 與甕同 會 古答字 臚 音間 憾 音戒

遂 音逝 荐 音賤 臞 音衛 桃 光去聲 俾 音貳

餽 音福 裴 音匪 鹵 同 誣 音贅 倂 稱本

炷 音威 熒 藏上聲 馱 作朗切 馱 音敷 慎 音軫

迺 音誤 頰 音訂 藪 頑去聲 矜 音暉 惜 音叢又

楮 音支楷柱並從木 紈 音秩 紈 音秩 矜 音叢又

塙 音偏 曷 音眠 媯 音括 翮 音以 寒 音牽

姪 音係 蔡 音釐 媯 音通 媯 音奇 慝 厭平聲 媯 音題

憊 音慕 慄 音蕭 懣 音奇 懣 厭平聲 媯 音題

爆 音電 僂 音蒙 燼 音同 澤 音騷 鎧 音黃

心簡集錄 字辨校音 卷三

儵 倏本字 倏 音遙 倏 音遙 倏 音遙

冑 音夷 公 音鐘 公 音鐘 公 音鐘

末 音亡 窟 音溜 窟 音溜 窟 音溜

筓 音耀 閉 音初 閉 音初 閉 音初

甬 音割 甬 音移 甬 音移 甬 音移

鑿 音酌 刺 音移 刺 音移 刺 音移

椽 音森 泚 音岑 泚 音岑 泚 音岑

罽 音拙 視 音倪 視 音倪 視 音倪

視 音倪 視 音倪 視 音倪 視 音倪

綈 音營 綈 音營 綈 音營 綈 音營

媛 元去聲 媛 元去聲 媛 元去聲 媛 元去聲

棗 音秩 棗 音秩 棗 音秩 棗 音秩

根 音根 根 音根 根 音根 根 音根

摘 音的 摘 音的 摘 音的 摘 音的

倚 音寄 倚 音寄 倚 音寄 倚 音寄

斫 音助 斫 音助 斫 音助 斫 音助

綫 音宗 綫 音宗 綫 音宗 綫 音宗

翼 音瓜 翼 音瓜 翼 音瓜 翼 音瓜

斲 音竹 斲 音竹 斲 音竹 斲 音竹

陝 音狹 陝 音狹 陝 音狹 陝 音狹

籜 音移 籜 音移 籜 音移 籜 音移

案 音節 案 音節 案 音節 案 音節







某韻者恐或以正音為叶音耳。然有一音即有一義。非是義而借用是音者。仍謂之叶。如簡能之能叶音台。棲宿之宿叶音秀。駮乘千乘之乘叶平聲。簡易之易叶入聲等類。又悉註明叶字以別疑義。總期同人研求韻學。考據詳明之意。

一字音有前後叠見者。音已見前。不復重出。間有一字數音如纒字。西都賦音史。甘泉賦音師。上林賦音蹤。又菴字。西都賦音齒。離騷音采之類。各從古音。並見不敢訛混。

心簡集錄 文選字辨例言

二

卷四

一字辨專為初學而設。初學讀文選。每苦字音信。無不難色。為父師者。須照字辨及韻略。查明音叶。註在字旁。然後使之成誦。自然響叶。宮商無聲牙之患矣。

丙寅歲 先生以手評文選一部授華。令華熟玩旁註音釋。考訂甚詳。并命華摘錄一本。加之例言。廣布同人。同人稱便。爭就抄者。接踵越十餘年。吳郡余仲林先生。文選音義。出大略相同。而先生此書。較為簡便。於初學尤宜。因急登之。以見前輩引道後學之苦心。後先一致。且文選一書。各體具備。繁稱博引。足

為學古取材。昔人有言。文選爛。秀才半。此不特為枵腹子說法。即博雅君子。亦當熟精其理。不可徒以摭拾稱能也。華有文選集評一書。即出。受業光華謹誌。

心簡集錄 文選字辨例言

三

卷四

視 審 鳴 暑 級 笛 免 景 芒 蓓 楊 務 馬 維 產 履 修  
綫 幸 牛 智 敦 柳 產 海 處 研 幸 橫 異 錯 珠 差 香  
風 引 趙 奔 傳 首 齊 樞 紫 進 戲 塵 影 息 暮 庭 對  
秋 散 教 珠 源 庭 叔 叔 茲 松 棘 獨 蕭 去 邊 蕭  
浮 刺 綺 擗 扣 共 叔 卷 醉 陶 茗 奇 綠 海 息 稱  
難 共 對 河 字 破 碎 謀 弄 投 報 極 臨 枝 義 帝  
啼 畫 偶 對 飄 鄰 邱 歎 好 流 免 幸 重











心簡集錄 文選字辨  
卷十  
赫則夕液宅  
石並從木音  
勳漾香擲  
踏之訛舩  
餘緡麗  
柝存石  
叶錯一從  
讀壑若  
赫則夕液宅  
石並從木音  
勳漾香擲  
踏之訛舩  
餘緡麗  
柝存石  
叶錯一從  
讀壑若  
...

心簡集錄 文選字辨  
卷十  
誤本祓  
斯曲聲  
織路後漢  
絡吟囉  
並平聲  
深潛五臣  
作潛  
...





於安嬰五臣作江南已對亦作西浙六臣盛

城嬰五臣作江南已對亦作西浙六臣盛

感弟酬從悟疑作

二夜埃當從焱音惻誤側

奉答鵲嘯訛肅甚也改丞

內兄鵲嘯訛肅甚也改丞

翹頰平聲又聲在樓夕遲

植治道中凡五枕臣夕遲

元亮傳道中凡五枕臣夕遲

新秋月作初發曾宋本茗茗

宋本初發曾宋本茗茗

入華潤當作曾宋本茗茗

心簡集錄文選字辨

卷四

二北使艱作宋難雲一作

七浴盡善作已揮六臣下有竊慕負鼎

一畫善作已揮六臣下有竊慕負鼎

遐路首起猶獨宋本願屬朽對姿二句

當作崇詠行長歌乃徒五臣宋本

名都光六臣驛作宋本王明之曲

二從軍風飄郭作焦宋本撫一作

八行軍風飄郭作焦宋本撫一作

為曲說以安長乘當作子集撫一作

風猶西風兌為乘當作子集撫一作

甚矣或如詩度其鮮原之鮮詰為善

貫慶雲恰對江淹雜擬許微君自

敘詩注中引此句作鮮風今正之

當作會音會東武謙廉收作牧

宵東門復還一謂會稽武謙廉收

行疑作還一謂會稽武謙廉收

堂疑作還一謂會稽武謙廉收

九詩古轅軻坎珂十牽女當作

義士燕趙一趙燕中六臣生五臣

四愁屈原五依上作風希朱未

詩序屈原五依上作風希朱未

日夕宿六臣作風希朱未

三群作張景陽五歐五遠行依五

心簡集錄文選字辨

卷四

迴集宋本謝陰去聲和謝鑒作覽

擬鄴王祭像作象徐幹建當作逮

中詩鄴王祭像作象徐幹建當作逮

繫五臣繼像作象徐幹建當作逮

一重行行上道長六臣作鮑擬

常長作李都雙南當作中王侍

人長作李都雙南當作中王侍

為一作盧中虛作五臣喻作中王

謝光昭五川謝臨凌作五臣喻

祿昭五川謝臨凌作五臣喻

三離昭五川謝臨凌作五臣喻

於當作人休上蓋當作顏特

於當作人休上蓋當作顏特

於當作人休上蓋當作顏特

於當作人休上蓋當作顏特



六臣封偶作偏一為范及躬及當或四或字為蕭揚

作府望梁書始興而稱五臣無山頂峴立

三九客書繅索隱之氣作器珠宛駕敢西有向字下齋濟平

上書新垣漢書下獄中中山善無下中投以上更有

吳王新垣漢書下獄中中山善無下中投以上更有

富貴之樂漢書無立彊兵沈下有帷墻作帷而不留

重諫昨下聞漢書下山東謝修下當賜此二字奪禮

梁書退二子才二鵠善作忠貞墓當賜此二字奪禮

心簡集錄 文選字辨 卷四

十卷 彈曹 景宗 劬 女 俗 切 字 鄧 穎 指 縱 六 臣 隨 違 當 作 彈 劉 婁

是以五臣斛斗失物五臣無及母無及闕葺非作葺

源王宓姬作亞賈古宸衣上施衿訛衿點世點去

田入辭隨抽南齊書浮作游到大嘉梁書作清作造

勸進增南史梁書王室梁書作臺閣公蔣羣英音書作史

之曰晉書日王室梁書作臺閣公蔣羣英音書作史

卷四 答蕪此芮切酪洛刺威每攘善無不得免善無得

不得復得應疑是少卿任而用善作自點去聲旬月

與不可復得應疑是少卿任而用善作自點去聲旬月

十卷 彈曹 景宗 劬 女 俗 切 字 鄧 穎 指 縱 六 臣 隨 違 當 作 彈 劉 婁

五臣無之符漢書符之表表作見如作見且事訛士守

奇守字半漢書如積音志人之死善無于見且事訛士

能由同報孫朽行五臣作自守漢書作豈得全其由

無其字趙女試玄鼓瑟訛琴餘力當作餘錄方經五臣無

論威評三國志註作溺善作溺善作溺善作溺

孝章評三國志註作溺善作溺善作溺

四權孫灑二音小人大人善本兩人善本兩人

五臣駕而五臣無駕字與吳况乃訛况樂也五臣無

何圖字無圖間者無者大理鍾王書王字昉芳不遇未

心簡集錄 文選字辨 卷四

宗惠惠說德與祖楊此魏典略此不間作開改定讀訂佳

猶言改正定亦改也今人多因相字誤會夫本意矣改定

焉上撫同解則與卿何所疑難意不屬訛聲訛倚

與重無由善作久無小吏疑作夫君子此五臣無善

無聞下不應遠及鞍小吏疑作夫君子此五臣無善

川長剪瓜一說與從扶五臣作膚發於每發郵質鉤作

令善無師官作官增說增吾每五臣無少加晉書作之賢作之

十卷 絕交 不修 常作 吾每 五臣無 少加 晉書作 之賢 作之

十卷 絕交 不修 常作 吾每 五臣無 少加 晉書作 之賢 作之

會顯去會字顯下增為字從潘本得志五臣得自試下有  
 必顯奴鳥切與與興五臣盤桓游擊滄流海作遂  
 隆晉書作先主江介通流武作巨  
 相上作八衝八伯陳與與獨遊幽幽武武巨  
 疑作翅五伯陳與與獨遊幽幽武武巨  
 距中今諸刻刻常讓太太七七五五在在朝朝不不脩  
 每不恨恨者者謬謬常讓太太七七五五在在朝朝不不脩  
 無不恨恨者者謬謬常讓太太七七五五在在朝朝不不脩  
 十卷四四四喻喻巴巴閩閩番番馬馬棘棘而而爵爵彌彌重重范范史史作作惟惟強強  
 融融顯顯假假位位范范史史假假鋒鋒協協魏魏氏氏春春秋秋彌彌重重范范史史作作惟惟強強  
 心簡集錄 文選字辨 二四 卷四

我五臣無戎戎車車魏魏志志車車新新野野五五臣臣新新規規蜀蜀侯侯魏魏志志作作  
 聞也五五臣臣無無及及已已也也各各具具魏魏志志各各上上有有其其詳詳知知聞聞  
 知知聞聞也也五五臣臣無無及及已已也也各各具具魏魏志志各各上上有有其其詳詳知知聞聞  
 眠眠跋跋來來茲茲來來訛訛修修誦誦漢漢書書修修忽忽音音之之字字五五臣臣  
 夫夫天天作作五五臣臣今今夫夫時時雖雖不不用用無無漢漢書書蠡蠡羅羅朝朝創創無無容容徒徒有有  
 欲欲常常君君詠詠居居椒椒陶陶立立談談有有間間字字下下卷卷漢漢書書同同聲聲同同作作固固開開高高危危宗宗高高作作之之笑笑徒徒之之作作體體枯枯亞亞切切聲聲上上體體純純小小顏顏注注  
 也也固固開開高高危危宗宗高高作作之之笑笑徒徒之之作作體體枯枯亞亞切切聲聲上上體體純純小小顏顏注注  
 十卷四四四蒙蒙士士循循作作五五臣臣無無主主引引思思歸歸播播於於五五臣臣無無怨怨行行晉晉書書行行侈侈義義作作  
 盈盈作作停停孤孤舟舟南南史史孤孤尋尋南南史史同同序序尚尚書書八八索索覽覽之之者者  
 詩詩曰曰無無曰曰客客主主無無主主引引思思歸歸播播於於五五臣臣無無怨怨行行晉晉書書行行侈侈義義作作  
 瞪瞪眇眇一一作作五五臣臣無無蓋蓋謂謂謂謂作作願願曲曲米米宅宅當當作作刑刑侈侈義義作作  
 翰翰勳勳牘牘作作放放都都內內會會都都詩詩序序水水者者已已五五臣臣已已奇奇幹幹作作  
 茂茂有有典典字字幾幾有有庶庶字字留留心心也也下下有有集集序序  
 心簡集錄 文選字辨 二五 卷四



十卷四得賢予漢書作捋頌璞作謙嘔喻呼俞酒德鋒音

七臣頌木注抒泄也功臣鬱鬱信以別陰音新

信之參音睿同睿慮四慮五臣哭作送天地命地作東方

貴五臣乃研乃作棄俗顏神交神友處倫類作旋臣

游三國東物五臣物作魏志九人起至字玄伯九一

亭晉書戲作贊陞上聲世出五臣出

十卷四封禪宵下有詔史記可得聞五臣無可字泐物格

號榮作榮曰於音烏劇秦狙獷覲覲宛葉克攝豈知

六臣知引典頤首善本又有猶啟猶下有華後漢書亦

心簡集錄文選字辨卷四

猶亦作屯用後漢用僉爾五臣爾蔡幸恁王俞作諭紉

崩然作景炎作景炎

十卷四公孫明漢書晉紀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八字當移

非羣六臣非天綱綱作庶桀晉書桀名儉儉儉作啗點點

融事而五臣事功下有蕩蕩晉書作之讖五臣之皇紀論

八品後漢八華少後漢作貴人後漢下有潘今本後

漢作未賢非未作故人下有兼通五臣無戮五臣所加下有不

十卷五將論皆序兼皆作兼通五臣無戮五臣所加過二字不

未賢非未作故人下有兼通五臣無戮五臣所加下有不

宮闈官闈書作皆腐五臣無逸論觀五臣介性後漢作

弋者何慕當依注作逢萌音逢逸人字避謝靈運

無或作或二班宋書作比作綴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

而今本宋書思傳論通五臣且士任郡縣郡作吏宋

史狎作侍述高同五臣且士任郡縣郡作吏宋

世祖范武書作先善作旗作鋒紀述成光允漢書光

十卷五論秦召滑史記召國之無之矜權鍛殺去招翹俗誤

非有先覽作聽裂作列四子講晉書昔作斷五臣歌

生下有夫杌能改齋黜曉

心簡集錄文選字辨卷四

十卷五論王命慶漢書作今卒善無為宰無宰貪不貪上有無

為無論典場聲去稱是稱去論六代周之五臣無赦

同四十當三聘作馳弊將無將餘人魏志人冠五臣無拔

深魏志拔能傾無能所安所安五臣無論奕蓋聞善無之

才作賢而吳五臣無翫作既野拐於戰於道無兩外

十卷五論養生天作妖請無五臣非能作所非之通五臣無內外

內作外為受而上有醇白白作怨作庶之通五臣無內外

屈厄作受不亂作不得矣作得飲河水下有賞作災披鋪

屈厄作受不亂作不得矣作得飲河水下有賞作災披鋪

辨亡 未有 五臣作 昭晉書 內及下篇 同義 五臣 屠晉書 界珍貴

論上 珍離 志注 晉書 並同 之患 晉書 志 論辨亡 怨矣

五 兩矣 字無 劉公 晉書 公 相脩 五臣 作 未見 見訛 萌作

四 祚矣 五臣 無 之禮 體 五等 之 下 之 萬 作 經

方天 無方 中人 晉書 中 利圖 利 作 論命 云爾 無爾 則

高 則五 臣無 古則 句注 以則 字為 迴還 梁書 作 密微 五臣

固 知同 作不 測極 作鳳 作鳥 生人 非 作小 則利 五臣 無 鳴哀

五 廣紀 人靈 作倫 靈 聽 字古 晒 電 作雷 則利 五臣 無 鳴哀

十 卷 五 女史 既 作始 燕然 舅 曰 五臣 無 徂 善 作 劍閣 夢

陽 孟 作 興實 洞 二句 晉書 在 石 關 昔 在 五臣 無 而 樊 無

字 審曲 直下 有 新刻 乘 天 承 乘 布 在 五臣 作 盼 作 所 失 知

來 知作 無 藏 無 作 揚 荆 州 誅 江 海 漢 偽 師 作 偽 武 誅 仲

輜 椿 哀元 悼惶 作章

卷 五 元 皇 后 遷 座 五臣 無 遷 淪 宋書 作 想 逾 遙 動 六臣 司 造 作

化 淦 疾 肆 四 敬 皇 后 九 月 上 存 鍛 炎 碑 文 大 丘 大 將

軍 吊 五臣 無 掾 吏 史 作 成 時 成 時 碑 文 而 成 五臣 無

用 人 無 之 分 介 之 矜 帶 作 矜 龕 作 戲 令 之 令 作 野 序

趨 作 趨 碑 文 寺 陲 俗 陀 諱 誼 南 史 安 陸 昭 立 行 五臣 行 殷

首 負 卑 毀 首 塗 聲 首 去 下 機 不 作 劈 作 劈 領 衛 字 無 領 蝶 沿 東

心 簡 集 錄 文 選 字 辨 王 行 狀 王 幾 庶 五臣 作 其 西 辰 作 於 外 施 作 外 屨 腳 趨

卷 六 文 宣 王 幾 庶 五臣 作 其 西 辰 作 於 外 施 作 外 屨 腳 趨

乃 五 臣 無 妓 作 伎 總 帳 上 有 崔 作 爵 葬 葬 非 祭 文 古 眞 眞 作

而 善 作 遺 作 餘 偏 作 櫬 祭 祿 敬 陳 奠 饋 奠 子 饋 敬

邵子湘古今韻略例言

今韻始於齊梁。按經籍志。齊中書郎周顒始作四聲切韻。

梁沈約繼之。有四聲一卷。久失傳。隋仁壽初。陸法言撰切韻。

五卷。唐天寶中。陳州司法孫愐以切韻為謬。略增字至四

萬二千三百八十三。見孫愐序。更各曰唐韻。宋祥符初。陳彭年

丘雍重修。易名曰廣韻。按玉海云。廣韻凡二萬六千一百

一萬六千一百八十九字。據此則廣韻較唐韻減

字。或云廣韻即唐韻。非。景祐初。詔宋祁等重加刊脩。丁度

李淑詳定。書成。凡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字。較廣韻新增

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字。較唐韻增多一萬一千一百四十二字。

心簡集錄 古今韻略例言 卷四

名曰集韻。今切韻唐韻二書。元本無傳。集韻藏書家僅有

存者。予及見之。病其太繁。不能流通。惟廣韻五卷。不著重

脩姓氏。而冠以孫愐唐韻舊序。本朝康熙初。吳郡顧炎

武關中李因篤等重鏤板行。然非今詞家所用。

宋時有國子監刊行禮部韻略。為應舉詩賦悉遵之。韻略

止收九千五百九十字。又申明續降一百八十三字。見黃

韻會。凡例。紹興末。衢州免解進士毛晃。增入二千六百五十五

字。見晃進表。按黃公紹韻列稱毛氏。增一千七百一十字。與晃表互異。各毛氏增脩禮部韻

略。理宗末。江北平水劉淵。又增四百三十六字。各壬子新

刊禮部韻略。元初黃公紹又增六百七十六字。凡一萬二

千六百五十二字。名古今韻會。頗行於世。按唐韻部分凡

二百又六。上平自一冬至二十八。山下平自一先至二十

九。凡上聲自一董至五十五。范去聲自一送至六十。枕入

聲自一屋至三十四。之。毛晃韻部分。猶仍其舊。平水劉氏

始併通用之韻。以省重複。自上平一東至入聲十七洽。凡

為部一百又七。而黃公紹因之。元時又有陰氏。時中兄弟

著韻府羣玉。其部分依劉氏。刪併上聲之拯部。存一百六

部。字數較劉氏刪減三千一百字。存八千八百餘字。此即

心簡集錄 古今韻略例言 卷四

今時通行韻本也。亡論沈陸。蓋迥非唐宋之舊矣。老生腐

儒。目不見古人遺書。往往有目今韻為沈韻者。可為擲楸

明初。太祖詔宋濂等刊修洪武正韻。刪併部分。省為七十

六韻。濂等又奉勅校刻廣韻。遵洪武正韻分合例。注則仍

舊。見宋濂題後。然書竟不行。惟平水劉淵韻自元至今。詞人相

承用之。而經陰氏刪併。已失其舊。邇來俗刻紛員。純陋。逾

甚。就坊行本校之。則上海潘氏詩韻輯略。差善矣。潘名息

嘉隆間人。其本今通行。予因取以為草藁。詳加訂正。云

按詩韻輯略。原收八千八百餘字。校集韻僅十之二。廣韻

僅十之四。按劉黃韻亦僅及四之三。字則一遵陰氏韻府。注則采之黃氏韻會居多。其間闕略抵牾。蓋亦不鮮矣。學者承用既久。難於更變。故是刻大概仍舊。惟取經史中字。可備采擇者。每韻增收數字。或十餘字。隨音押入。仍注从某氏增。如禮部韻注从禮韻增毛氏劉氏黃氏增。而刪正其訛。復六十九字。見末卷。至於注釋。略者補之。譌者正之。冗者俗者芟之。敢於今本。云有微長。各韻增收凡七百八十一。皆有之。从毛氏增者。禮韻所無。从劉氏黃氏增者。又毛韻所無。蓋毛氏遵禮韻。劉黃又遵毛韻。而遞有增入者也。惟注从廣韻則諸本未收。今增。

心簡集錄 古今韻略例言 卷四

古時字少。往往借用。故六經左史兩漢諸子中。通作之字最多。宋人韻惟毛注頗援出處本文。近來俗本刊落殆盡。僅臚或作某。又作某某字。翻令覽者眩替。是刻於通作之字。詳徵出處。斷引原書。令有據依。或有字而無考證者。多从刪。或一字而數易者。注某書作某字。某書作某字。以廣參稽。亦讀書識字之一助也。

今韻平聲三十部。入聲止十七部。無入聲者凡十三部。元周德清作中原音韻。元無入聲。以入聲十七部分配諸韻。多所未安。明章氏補。字道常。著韻學集成。較定四聲。以屋

沃覺三韻為東冬江之入。質物月曷黠屑六韻為真文元寒刪先之入。藥韻為陽之入。陌錫職三韻為庚青蒸之入。緝合葉洽四韻為侵覃鹽咸之入。支微齊佳灰魚虞蕭肴豪歌麻尤十三韻。有上去而無入。調叶精當。凡古韻通轉之故。亦可於此類推。雖百世不易也。今錄圖如左。其分併部頭。章氏依洪武正韻例。

東韻 併冬 東董 四聲  
齊韻 齊 齊 三聲 無  
模韻 模 姥 三聲 無  
支韻 併微 支 紙 三聲 無  
魚韻 魚 語 三聲 無  
灰韻 灰 賄 三聲 無

皆韻 皆 解 三聲 無  
寒韻 寒 旱 四聲  
先韻 先 銑 四聲  
交韻 併豪 交 巧 三聲 無  
麻韻 效 馬 三聲 無  
庚韻 併青 庚 梗 四聲  
侵韻 侵 寢 四聲  
鹽韻 併咸 鹽 琰 四聲  
真韻 併文 真 軫 四聲  
山韻 山 產 四聲  
蕭韻 蕭 篠 三聲 無  
歌韻 歌 哿 三聲 無  
陽韻 陽 養 四聲  
尤韻 尤 有 三聲 無  
覃韻 覃 感 四聲

以上論今韻

心簡集錄 古今韻略例言 卷四

古之有韻。自六經始。六經中如虞書。賡歌韻之。最古者也。毛詩風雅頌。皆韻。周易象小象。雜卦。皆韻。屈原離騷。楚辭。揚雄太玄。焦贛易林。無不韻。漢儒皆能通曉。今注疏中某字讀作某字。某人作某讀之類是也。自沈約束以四聲。而古韻寔失傳。唐人精通古韻者。惟子美退之。香山。柳州。數君而已。然散見於篇什。考據為難。至宋吳才老。械作韻補。而古韻始有成書。朱子釋詩注騷。盡从其說。又引沙隨程可久之言曰。吳說雖多。其例不過四聲互用。切響同用。二條如通其說。則古書雖不盡見。可以例推。蓋才老韻補為心簡集錄。古今韻略例言。

三十四

卷四

朱子所推服如此。

六書始於象形。終於轉注。許氏說文以老考為轉注。後世因之。宋毛氏乃斥考老為非。其說謂老从匕考从万。苦造切音考各自成文。非反匕為万。周禮六書轉注。謂一字數義。展轉注釋。而後可通耳。趙氏六書本義。又備論轉注流別。有五。而足以方音叶音。其說逾備。明楊升菴。慎取其說。著轉注古音略五卷。其博采經典注疏。子史雜家。及論旁音叶音。雖不無好奇之過。而亦寔有補才老所未備者。二書蓋古韻之權輿也。

昌黎言。凡為文宜略識字。愚以謂作詩亦然。古韻惟不可施於律絕。古體便須參用。至賦頌碑志銘辭誄贊之屬。定用古韻。譬如宗廟必用敦彝豆俎。雅樂必用鐘磬祝。若撤法物而陳以竹根康瓠。廢宮縣而雜以琵琶。拍失其倫。已才老韻補。寔有功詩學。為不可廢之書。惜其與今韻。胖離。見之者少。上海潘氏。雖知附古叶於今韻之後。而盡削引證諸書。學者茫無據依。不敢輕用。僅成贅疣。設今不為表章。恐古學日就湮沒。此予古今韻略所由作也。略者何。未備之辭也。書為古韻而作。而仍先以今韻。便於流通。心簡集錄。古今韻略例言。

三十五

卷四

也。

吳氏古韻有二。曰通曰叶。通者如東冬江相通。支微齊佳灰相通之類是也。叶則音韻俱非。而切響通之。毛詩離騷。謂之叶。楊氏謂之轉注。義則一耳。茲編凡采白韻補者。白文鐫吳字冠之。采自轉注古音者。白文鐫楊氏冠之。別有采撫以補二書之闕。則白文鐫增字以別之。或注有未備。間亦采補。仍鐫增注小字。大約每韻引證少。或一條。多不過三條。取可據依。非徒逞博。至於宋人之作。才老已收者存之。餘不汎及也。

吳氏古叶。所收頗廣。有本韻已收而仍叶者。如東韻叶童。馮洛支韻叶雌。私茲之類。有本韻可通而仍叶者。如東韻叶壅。檀江邦之類。支韻叶齊。佳灰等韻字之類。不可枚舉。蓋一字在此韻。有此韻之切。在彼韻有彼韻之切。吳氏意主諧聲。故切響不容偏廢。若以供詩家採用。似不必爾。愚以謂韻元可通。無須更叶。茲編凡本韻通韻入叶者。盡刪之。以省重複。庶俾覽者。展卷而瞭如也。

古韻通轉。亦吳氏發之。詩家多不曉其義。有何洛文者。明嘉隆閒人。作古音序有云。嘗閱韻書。注脚通用轉用字。蓋心簡集錄。古今韻略例言。卷四。三十一。

疑蓋久。屢經質之。徐子與王元美。吳明卿。汪伯玉。徐叔明。諸名人。而未得其義。又云。一日翻詩話中。輓轡韻。所云。雙出。雙入。單出。單入者。乃悟轉韻。亦輓轡之類。自謂得之。不知律詩原無轉韻。輓轡進退。自是南宋陋格。若古詩轉韻。一首之中。四聲惟其所用。又何有單雙出入之拘。閔耶。予心陋其說。而未有以斂之。燈下偶繙韻補。反覆至再。啞然曰。吳說本易解。正坐後人誤之耳。按才老韻補。於微齊韻下。注古通支。於佳皆韻下。注古轉聲通支。於灰咍韻下。注灰通咍轉。蓋謂微齊灰與支音。可以逕通。佳皆咍與支音。

必聲轉而後通。今韻書中多有云。某音轉某音者。正與此轉字同解。始悟通轉之分。不指用韻。原主音聲而言。逕通者曰通聲轉。而通者曰轉。其施於用則一也。後人於通字下。妄贅一用字。又妄改轉聲為轉用。遂失吳氏之旨。成數百年疑團。一旦釋然。為之一快。

古韻可通者。始東冬支微魚虞之類。皆確然無疑。獨平韻之真。先與庚青入聲之質。月與陌錫等韻。以韻補分。合考之。杜韓詩互有異同。平韻如真與文元通。先與寒刪通。庚青蒸侵韻。皆可通真。而真與先不通。此韻補例也。杜韓心簡集錄。古今韻略例言。卷四。三十七。

詩。則真文元寒刪先六韻皆通用。庚青蒸自相通。而不通真。此異同者。一入聲如質與物通。月與曷黠屑通。陌錫皆可通。月職緝皆可通。質而質與月不相通。此韻補例也。杜詩。則質物月曷黠屑六韻皆通用。而陌錫職緝等韻。不通質。月此異同者。一推之上去二聲。異同亦復如是。予自學詩聲韻時。即蓄此疑。竊謂宜从杜韓為是。已未入京師。邂逅關中李天生。因篤天生深於韻學者也。言與予合。又言顧寧人。炎武韻學最深。其說亦如是。今歌者度曲。必有譜畫。奕奕亦有譜。杜韓即詩家之譜也。我輩學詩。舍杜韓奚宗。

哉予心是其言。取杜韓集及漢魏樂府古詩詳考之。往往昭合。最後於京師友人處。見鄭庠古韻本。宋人平聲則真文元寒刪先六韻相通。侵覃鹽咸四韻相通。四韻通亦與韻補異說見。入聲則質物月曷黠屑六韻相通。緝合葉洽四韻相通。確然無疑。益信李氏持論。原是有本。今刻遂取四聲悉訂之一。正俗本之訛謬。仍錄杜韓詩目。如干首。附左方。以杜異同之喙。又漢魏樂府古詩與韻合者。閒亦采錄如左。

杜甫  
彭衙行二十三韻真文元寒刪先六韻通不通庚青蒸韻

卷四

杜鵑十四韻真元先通

石壕吏詩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

出門看僅三韻耳真元寒通用亦是一証

揚旗十二韻庚青通不通真文等韻以上平聲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質物月曷黠屑六韻通

不通陌錫等韻

北征七十韻質物月曷黠屑六韻通

留花門十四韻質物月曷通其它一二韻偶通者不能遍舉

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陌錫通不通質月等韻

憶昔七古十一韻質屑通

送李校書二十六韻陌錫通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十八韻陌錫職通

鄭典設自施州歸二十五韻陌錫通

八哀詩李光弼二十韻葉洽通俱不通質月等韻以上入聲

韓愈

謝自然三十四韻先真文元寒刪通

秋懷詩卷卷落地葉十韻元寒先通

江漢一首七韻寒元刪通

心簡集錄 古今韻略例言

三九

卷四

剝啄行四言十八韻真元寒刪先通

孟東野失子二十八韻真元寒刪先通

雜詩古史散左右十八韻真文元寒刪先通

古樂府漢魏樂府古詩中真文元寒刪先六韻通轉不勝枚舉隨手采錄數篇以概其餘

雁門太守行古辭蘇和帝在時一首真文元寒先通

董逃行古辭吾欲上謁從高山一首真文元寒刪先通

豫章行古辭白楊初生時一首真文元寒刪先通

魏武帝陌上桑駕如蜺一首真文元寒先通

魏文帝燕歌行別日何易會日難一首元寒刪先通

傳玄董述行歷九秋篇坐咸碎兮沾歎一首

焦仲卿詩交語速裝束一首

陸機挽詩重阜何洋窺一首

紫驕馬歌辭燒火燒野田一首

晉綠珠懊儂歌絲布澀難縫一首

漢邪徑謠邪徑敗良田一首

漢天水謠出吳門一首

自陸機挽詩以下皆真先二韻通轉按吳氏韻補真與文元通先與寒刪通真先為分部關紐故特存此四篇

心簡集錄 古今韻略例言 四十 卷四

以見真先二部之必可通也

漢古詩四坐且莫諠一首

高彪清誠詩天長而地久一首

班固寶鼎詩七言嶽脩貢兮川效珍一首

魏文帝遊芙蓉池作乘輦夜行遊一首

曹植送應氏步登北邙阪一首

晉張協雜詩述職投邊城一首

陶潛連雨獨飲運生會歸盡一首

古詩六韻通轉者。辰卷即是。今於漢魏晉每代僅錄其

二又錄班固七言一章以備體云。所歷引諸詩。從無一字闌入庚青蒸侵韻。則四韻之不通真文。益是無疑。按質物月曷黠屑六韻。即真文元寒刪先六韻之入聲也。平聲通轉瞭然。則入聲通轉可知。少陵之外。可以無須別証。

以上論古韻

評宋元韻書七則

唐以前韻書無存。今存者宋元人韻耳。亦不能盡見。僅就余所繙閱如千家條其卷目。略論次之如左。

心簡集錄 古今韻略例言 四十一 卷四

宋槧廣韻五卷。前有孫愐唐韻序。宋史藝文志云。陳其年

丘雍重脩。大概因陸法言切韻。孫愐唐韻而刊益之者。註

簡而有古意。後來諸家往往引用為據。依今存韻書。惟廣

韻猶近古。世儒或亦稱唐韻云。

集韻十卷。鈔本宋景祐開直史館。宋祁鄭戩國子直講王

洙奉敕刊。脩知制誥丁度李淑詳定。書成。賜今名。前有韻

例無序。是書撰集務從該廣。故所收或作之字最備。而註

釋頗略。余觀其韻例。頗訾彭年雅多用舊文。繁略失當。今

閱是書。尚出廣韻下也。



禮部韻略五卷。宋景祐四年詔國子監頒行藝文志。載景祐禮部韻略五卷。又淳熙監本禮部韻略五卷。吾意當時雖有廣韻集韻二書。不甚通行。蓋廣韻多奇字。集韻苦浩繁也。禮韻雖端為科舉設。而去取寔亦不苟。每出入一字。必經兩省看詳。禮部頒下。故又有申明續降諸字。字既簡約。義多雅馴。學士歛然宗之。中間奇字僻韻。多遭刊落。頗為者古者所少。其實沿用至今。諸家雖互異。要之仍禮韻而增損之者也。

毛氏增脩互註禮部韻略五卷。亦宋槧。宋紹興三十三年。心簡集錄 古今韻略例言 四十一 卷四

衢州免解進士毛晃增註。男進士居正校勘重增。前有晃進表無序。自謂精力盡在此書。其增收二千餘字。頗與雅箋注繁略適中。引用六經子史諸書。譌誤亦少。故明初宋濂諸人註韻。悉依其舊。最稱善本。  
壬子新刊禮部韻略五卷。宋淳佑間江平水劉淵增脩。按韻目元二百六部。不知的起於何時。大較隋唐以來有之。其獨用同用字。或是唐人註。以便聲律之用耳。平水劉氏始盡併同用之韻。為一百七部。至今仍焉。字稍增於舊。註釋大抵从毛氏。

古今韻會舉要三十卷。元昭武黃氏公紹編輯。熊氏中舉要。前有廬陵劉辰翁。武陽熊中二序。劉序題壬辰十月。蓋元世祖至元廿九年也。至順二年。又敕應泰翰林文字余謙校。正有翰林侍講學士前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字木魯狎序。是書分併依劉氏壬子韻略。字僅增六百餘。而箋註攬撫頗博。卷褻比舊增十五。雖復病其太繁。訛誤時有。要之於韻學不為無補。獨其字次先後。尼七音三十六母之說。考之舊韻顛倒錯糅。予常謂唐宋韻部分亡於劉。音紐亂於黃。蓋紀實也。

心簡集錄 古今韻略例言 四十二 卷四

韻府羣玉二十卷。元陰氏時夫編輯。其弟中夫編註。前有翰林滕賓江邨姚雲二序。題至大庚戌。卷首又有趙孟頫題二十二字。是書於元人最後出。要是排纂事類為剽錄之學。亡足論。獨憾其於諸家韻字刊削大甚。蓋即今行韻也。明初至今。遵之莫敢輕議。世之挾兔園冊者。往往葆之為沈韻淹雅之士。亦指目為平水韻。而不意其陰氏一家之書。三百年來。此語實自余發覆。今陰氏書具在。可案也。是書於禮韻毛劉韻刊落三千餘字。有字極古雅。而遭刊者亦有譌字俗字禮韻所不收。間闌入者。譌字如東韻收葦收埤麻韻收

如宿韻收鶴之類俗字如較劉氏原本便恍如司隸衣冠  
冬韻收體黠韻收微之類假令古人有知休文固當軒渠九京平水亦不免呼冤地  
下然則天下事之口習而不登者槩如是耶

詩韻輯略五卷明上海笠江潘恩輯前有潘自序題隆慶

已巳入本朝太倉梅村吳偉業又序之是書韻依陰氏

注多采之黃氏惜其愛博而決擇不精訛誤冗俗往往而

有又多刊去引用書名大概不堪與宋元駢騁第就今行

本猶為彼善余初彙實託始於此後凡再易彙而成則是

書亦余筆路藍縷也乃附著之明崇禎間有梁應圻者取

心簡集錄古今韻略例言 四十四 卷四

更名詩韻釋略每卷首列關中梁某訂入本朝其子又  
翻板行世漸勘有知是書出潘氏者今坊行韻大抵皆梁  
本也為之一笑

古今韻略目錄

各韻注獨用同用字係唐韻部分蓋卽沈陸以來相承  
之二百六部也唐宋人為科舉詩賦韻雖許通部分秩  
然至平水乃併通用韻為一百七部今韻又刪併平水  
上聲一部為一百六部並刻仍之第列舊韻部於各韻  
下以見分併所自廣韻有數條與禮韻異同者亦附見  
韻目

上平聲 古二十八韻 今十五韻

一東 獨用

二冬 鍾同用

三江 獨用

心簡集錄 古今韻略目錄 四十五

卷四

四支 脂之同用

五微 獨用

六魚 獨用

七虞 模同用

八齊 獨用

九佳 皆同用

十灰 咍同用

十一真 諄臻同用

十二尤 欣同用 廣韻文殷

十五刪 山同用

十三元 魂痕同用

十四寒 歡同用

下平聲 古二十九韻 今十五韻

一先 僊同用

二蕭 宵同用

三肴 獨用

四豪 獨用

五歌 戈同用

六麻 獨用

七陽 唐同用

八庚 耕清同用

九青 獨用

十蒸 登同用 十一尤 侯幽同用 十二侵 獨用

十三覃 談同用 十四鹽 添嚴同用 廣韻添同用

十五咸 銜凡同用 廣韻咸 凡同用

上聲 今二十九韻

一董 獨用 二腫 獨用 三講 獨用 六語 獨用

四紙 旨止同用 五尾 獨用 六語 獨用

七麌 姥同用 八霽 獨用 九蟹 駭同用

十賄 海同用 十一軫 準同用 十二吻 隱同用

十三阮 混很同用 十四旱 緩同用 十五潛 產同用

心簡集錄 古今韻略目錄 四十六 卷四

十六銑 彌同用 十七篠 小同用 十八巧 獨用

十九皓 獨用 二十哿 果同用 二十一馬 獨用

二十二養 蕩同用 二十三梗 耿靜同 二十四迥 獨用又

等俱併八迥 二十五有 厚黝同 二十六寢 獨用

去聲 今三十韻 二十七感 救同用 二十八琰 泰才同 二十九謙 檻范同

一送 獨用 二宋 用同用 三絳 獨用

四寘 至志同用 五未 獨用 六御 獨用

七遇 暮同用 八霽 祭同用 九泰 獨用

十卦 怪夫同用 十一隊 代廢同用 廣韻

十二震 撐同用 十三問 問焮各獨用 廣韻

十四願 恩恨同用 十五翰 換同用 十六諫 欄同用

十七霰 線同用 十八嘯 笑同用 十九效 獨用

二十號 獨用 二十一箇 過同用 二十二禡 獨用

二十三漾 宕同用 二十四敬 諍勁同 二十五徑 獨用又

登俱併入徑 二十六宥 侯幼同 二十七沁 獨用

二十八勘 闕同用 二十九豔 榛驪同 三十陷 鑑梵同用

入聲 今十七韻 心簡集錄 古今韻略目錄 四十七 卷四

一屋 獨用 二沃 獨用 三覺 獨用

四質 術櫛同用 五物 獨用 六月 沒同用

七曷 末同用 八黠 轄同用 九屑 薛同用

十藥 鐸同用 十一陌 麥昔同用 十二錫 獨用

十三職 德同用 十四緝 獨用 十五合 盍同用

十六葉 帖業同用 廣韻帖同用 十七洽 狎之同用 廣韻洽

古今韻略 今韻以佩文詩韻為正茲不贅錄

一東

古韻通 二冬 三江

古韻叶 吳 控 枯公切 禽 渠容切 登 都籠切 棟 音東

調 徒紅切 洞 慟唐全 徵 陟隆切 寵 音籠切 崩 近珠平聲

分 膚容切 方 切全上 朋 蒲蒙切 憑 符風切 房 切全上

尊 祖寘切 誦 牆容切 訟 頌切全 心 恩容切 彰 音鍾

謔 鈕弓切 深 書容切 乘 神融切 繩 切全上 應 於容切 音

膺 陰切全 變 烏工切 薨 呼公切 薨 切全上 興 火宮切

心簡集錄 古今韻略 四十八 卷四

弘 切全上 湛 羊戎切 用 音全上 龔 盧東切 臨 良中切

陵 切全 楊 榮 音融 萌 音蒙 潭 音同 明 音蒙

岡 音工 盲 音費 梵 符中切 衆 平聲 增 虞 五紅切

牙 切全上 家 各空切 章 之戎切 陽 七公切 堂 音同

僵 音躬 誌 市隆切 國 古紅切 邦 卜工切 降 音洪

錄 江 音公 憲 音崇 雙 所終切 邦 卜工切 降 音洪

龐 盧東切 音籠 又 卷 音衝 邦 卜工切 降 音洪

復 如前例言所云但諧聲切響初學亦不可不知今將

通韻所叶如江音公但諧聲切響初學亦不可不知今將

以叶支韻之類附錄一二以示聲轉而通

之大凡其本韻入叶者概不復贅餘放此

之

四支

古韻通 五微 八齊 九佳 十灰

古韻叶 吳 加 歌 居之切 蠲 居為切 化 全上 丘 祛其切

蚪 全上 裘 渠之切 求 仇斬切 義 音宜 誼 魚義議全

牛 魚其切 逃 田黎切 能 年題切 旋 全上 波 班慶切

否 普悲切 佩 蒲枚切 旃 配果全 浮 符非切 謀 漢杯切

沫 全上 濟 賤西切 疇 切全上 莎 碎回切 絞 音支 移 切

多 志全上 春 川佳切 沙 山宜切 蕪 疏灑全 試 申之切

是 平聲 憂 於希切 柯 全上 毀 平聲 諱 呼韋切

心簡集錄 古今韻略 四十九 卷四

緯 全上 訖 于其切 尤 耽怠猷 悠 由遊易蛇 我 音並

運 于非切 畏 全上 羅 凌之切 人 如之切 次 才資切

禍 胡隈切 壞 和全 楊 邪 音移 墨 屎 音眉 牢 音離

駭 音怡 難 音泥 鼎 平聲 增 除 音疑 書 商之切

舒 全上 先 息旦切 兕 音詞 何 音醫 矣 平聲

待 音啼 久 音荇 利 音梨 事 平聲 態 音梯

又 音怡 地 音依 喜 音嬉 出 赤知切 異 全上

一 音兮 制 音支 媚 音眉 尾 音肥 底 音低

德 都回切 民 鄰溪切 祀 音祠

附佳音稽皆全上  
 淮熙回街音規乖全上諧音奚孩全上  
 排遜述切懷揮回釵音鷄柴權宜切來音離  
 胎音怡財音齋哀音依開虧欺哉音貴  
 臺音題饋全上眩音沂懸音私枚音迷  
 雷音崇裴音非摧音妻○按所謂轉韻者即例言  
 此則但支音可以迺通佳皆咳與支音必復強支轉而後通齊  
 街皆哈矣如東韻中空音腔以通江支韻中思音肥齊  
 音才以通哈之類概不錄入且所附錄止以示初學齊  
 轉之一則非倚載此等以破韻略之例也故凡一聲同  
 音如皆階借借皆並音稍則裁並音齊或災並音貴之  
 心簡集錄古今韻略 卷四 五十一

類止各舉一以概其餘學者依文類推可也餘放此

古韻通 七虞  
 龜驕並全素音孫租切瓜葭故全據斤於切鈎溝歌鳩獨  
 衙音牛居切頭音同都切去音丘於切丘全上恢空胡切  
 朝持並全能音女居切杯音奔謨切兵全上溥滂模切  
 華音芳無切傅音全上庶音撫無切謀音蒙哺切纂音鬚毛旌媒  
 整墓伴幕髦並全上

求疆於切仇全上一消詢趨切修全上邪詳余切  
 那囚適全周專於切州洲舟昭朝並全  
 巢林魚切舍音商居切奢全上酬常如切謳觀平聲  
 憂妖全上灰音荒胡切仍音人余切照音甸于切休麻嬉嬉上  
 侯音洪孤切駮瑕音呼切霞音如候音如音並  
 芽全上偷音容朱切喻全上遊音羊諸切由尤全上  
 樓音凌如切婁音樓慮陵音流音留察全上資音魚  
 斯音相若切思音詞驚全上戲音虛疑史朝鮮傳  
 著音直居切條音陳如切娘音與車叶  
 心簡集錄古今韻略 卷四 五十一

十一真  
 古韻通 十二文 十三元 十四寒 十五刪 一先

古韻叶宮音俱倫切躬音若員切徑音堅靈切功音居銀切  
 冑音若思切覲音渠申切沂音魚斤切遜音徒均切遁音近屯切  
 甸音池隣切風音敷文切憤音符符切悶音眉貧切閔音泯全上  
 命音彌賓切燼音咨幸切進音全上宗音蹤倫切替音他因切  
 信音斯人切章音之人切診音知鄰切闡音稱人切禱音全上  
 愠音紆云切韞音怨全上厥音紆勤切揮音許云切熅音訓全上

心簡集錄

古今韻略

五十二

卷四

運 <small>音余倫切</small>	刀 <small>音而鄰切</small>	勅 <small>音全上</small>	潤 <small>音天切</small>	彥 <small>音狃堅切</small>	慢 <small>音民堅切</small>	懾 <small>音魚軒切</small>	監 <small>音古嫌切</small>	運 <small>音余倫切</small>	刀 <small>音而鄰切</small>	勅 <small>音全上</small>	潤 <small>音天切</small>	彥 <small>音狃堅切</small>
西 <small>音仙辛</small>	衍 <small>音尼然切</small>	遠 <small>音于元切</small>	和 <small>音音桓</small>	倭 <small>音叶年</small>	慢 <small>音民堅切</small>	懾 <small>音魚軒切</small>	監 <small>音古嫌切</small>	運 <small>音余倫切</small>	刀 <small>音而鄰切</small>	勅 <small>音全上</small>	潤 <small>音天切</small>	彥 <small>音狃堅切</small>
西 <small>音仙辛</small>	衍 <small>音尼然切</small>	遠 <small>音于元切</small>	和 <small>音音桓</small>	倭 <small>音叶年</small>	慢 <small>音民堅切</small>	懾 <small>音魚軒切</small>	監 <small>音古嫌切</small>	運 <small>音余倫切</small>	刀 <small>音而鄰切</small>	勅 <small>音全上</small>	潤 <small>音天切</small>	彥 <small>音狃堅切</small>

心簡集錄

古今韻略

五十三

卷四

圍 <small>音音焜又</small>	溫 <small>音音淵</small>	吞 <small>音音天</small>	繁 <small>音音天</small>	丹 <small>音音顛</small>	關 <small>音音連</small>	官 <small>音音涓</small>	端 <small>音音專</small>	團 <small>音音田</small>	圍 <small>音音田</small>	溫 <small>音音淵</small>	吞 <small>音音天</small>	繁 <small>音音天</small>	丹 <small>音音顛</small>	關 <small>音音連</small>	官 <small>音音涓</small>	端 <small>音音專</small>	團 <small>音音田</small>
圍 <small>音音焜又</small>	溫 <small>音音淵</small>	吞 <small>音音天</small>	繁 <small>音音天</small>	丹 <small>音音顛</small>	關 <small>音音連</small>	官 <small>音音涓</small>	端 <small>音音專</small>	團 <small>音音田</small>	圍 <small>音音田</small>	溫 <small>音音淵</small>	吞 <small>音音天</small>	繁 <small>音音天</small>	丹 <small>音音顛</small>	關 <small>音音連</small>	官 <small>音音涓</small>	端 <small>音音專</small>	團 <small>音音田</small>

古韻叶(吳)矯居絞切 多都勞切 農奴刀切 廟眉庶切

笑思邀切 愁鋤交切 舟涉遙切 幽於交切 休虛嬌切

劬何交切 媮餘昭切 踰全上 瘳憐蕭切 姪音姚

揚秋七遙 嗽全上 由音妖 兆直遙切 速尺駱切

糾音交 雷音魯刀切 丘音苦刀切 嚼音焦 憂于喬切

優乃刀切 侯與鬻驕叶 音猱 音尉佗贊

五歌

古韻通 六麻 高切全上 姦音苦禾切 滂枯全上

心簡集錄 古今韻略 五十四 卷四

儀音牛何切 義議移宜 齒並全上 為音吾禾切 都音當何切

胎音湯何切 徒唐何切 途圖全上 池音陀 旋音囊何切

播音通禾切 皮音蒲波切 罷蒲蟠全上 披音禾切 佐音遭哥切

曹音木何切 徂全上 罷蒲蟠全上 披音禾切 佐音遭哥切

猗音於何切 錡全上 化音呼戈切 豪音寒歌切 罹音良羅切

離音全上 衰音素 蠡音螺 懷音巢 柴音蹊

墮音多 斯音梭 塗音唐何切 虞音牙 火平聲

烏音鷓 下音緞 者音遮 螭音丑歌切 籬音良何切

奇音古河切 罷音彼何切 倚音居何切 地音湯何切 虧音苦家切

把平聲 坨宅加切 嗟遭哥切 沙音篆 家音歌

差車並音 蛇音駝 瓜音戈 霞音何 遮之戈切 讀

呀音呵 葭音叢 牙音蛾 葩音坡 擗音若挫平聲

七陽 古韻通 無因庚而併通 青蒸因江而併通 東冬益汗漫無

古韻叶(吳)觥音光切 功肱攻公 並全上 宮俱王切

躬恭全上 京音居良切 金荆今驚競經 並全上 庚音居郎切

阮坑更上空 枯音腔切 慶墟羊切 卿全上 抗音丘岡切

傾音曲王切 窮音渠狂切 迎音語疊切 東都郎切 燈音登全上

端音多汪切 冰音筆良切 丁音當陽切 通音他王切 聽音他陽切

桐音讀若湯切 同童談洞 壇並全上 錫音徒郎切 庭音徒陽切

停音亭全上 農音奴當切 寧音泥良切 中音陟良切 漲音長全上

懲音仲良切 程音沖全上 兵音甫旁切 崩音封全上 并音卑陽切

放音分房切 風音全上 烹音鋪郎切 豐音敷康切 豐音全上

蓬音皮江切 僉音全上 祈音蒲先切 彭音芳全上 平音皮陽切

逢音符方切 明音謨郎切 蝨音音近旁切 鵬音盟鳴冥民名並全上

心簡集錄 古今韻略 五十五 卷四

伍輯 14 - 686

八庚

龍音麗 蒙音蒙 夢音蒙 矇音蒙 並音蒙 上  
 宗音祖 精音精 將音將 聰音聰 千音千 剛音剛 切  
 秦音秦 情音情 晴音晴 上音上 顏音顏 蘇音蘇 郎音郎 切  
 鍾音鍾 蒸音蒸 象音象 瞻音瞻 終音終 並音並 上  
 極音極 撐音撐 抽音抽 剛音剛 切 錚音錚 全音全 上  
 叢音叢 崇音崇 仕音仕 莊音莊 切 重音重 傅音傅 王音王 切  
 往音往 王音王 切 雍音雍 全音全 上 亨音亨 火音火 剛音剛 切  
 上音上 辰音辰 羊音羊 切 成音成 承音承 城音城 誠音誠 慵音慵 並音並 上  
 英音英 於音於 良音良 切 瑛音瑛 全音全 上 泓音泓 烏音烏 光音光 切  
 享音享 興音興 全音全 上 轟音轟 呼音呼 荒音荒 切 雄音雄 胡音胡 匡音匡 切  
 橫音橫 光音光 切 鎧音鎧 弘音弘 鴻音鴻 上音上 全 恙音恙 余音余 章音章 切  
 朗音朗 全音全 上 令音令 呂音呂 張音張 切 隆音隆 虛音虛 王音王 切  
 讓音讓 如音如 陽音陽 切 壤音壤 全音全 上 蹤音蹤 卽音卽 王音王 切  
 觀音觀 音音 光 柄音柄 音音 怗 盪音盪 音音 湯 創音創 音音 昌 障音障 音音 章 曠音曠 音音 匡  
 黨音黨 平音平 聲 降音降 音音 胡 剛音剛 切 尚音尚 音音 常 完音完 音音 胡 光音光 切 瓊音瓊 音音 渠 陽音陽 反  
 江音江 雙音雙 切 全 邦音邦 音音 航 刑音刑 音音 黃 笙音笙 音音 霜 爭音爭 音音 章  
 丹音丹 徒音徒 黃音黃 切 幢音幢 助音助 莊音莊 切 美音美 音音 仲 良音良 切 訟音訟 音音 祖 卽音卽 切 命音命 音音 謨 卽音卽 切

心簡集錄

古今韻略

五十六

卷四

五十六

卷四

龍音麗 蒙音蒙 夢音蒙 矇音蒙 並音蒙 上  
 宗音祖 精音精 將音將 聰音聰 千音千 剛音剛 切  
 秦音秦 情音情 晴音晴 上音上 顏音顏 蘇音蘇 郎音郎 切  
 鍾音鍾 蒸音蒸 象音象 瞻音瞻 終音終 並音並 上  
 極音極 撐音撐 抽音抽 剛音剛 切 錚音錚 全音全 上  
 叢音叢 崇音崇 仕音仕 莊音莊 切 重音重 傅音傅 王音王 切  
 往音往 王音王 切 雍音雍 全音全 上 亨音亨 火音火 剛音剛 切  
 上音上 辰音辰 羊音羊 切 成音成 承音承 城音城 誠音誠 慵音慵 並音並 上  
 英音英 於音於 良音良 切 瑛音瑛 全音全 上 泓音泓 烏音烏 光音光 切  
 享音享 興音興 全音全 上 轟音轟 呼音呼 荒音荒 切 雄音雄 胡音胡 匡音匡 切  
 橫音橫 光音光 切 鎧音鎧 弘音弘 鴻音鴻 上音上 全 恙音恙 余音余 章音章 切  
 朗音朗 全音全 上 令音令 呂音呂 張音張 切 隆音隆 虛音虛 王音王 切  
 讓音讓 如音如 陽音陽 切 壤音壤 全音全 上 蹤音蹤 卽音卽 王音王 切  
 觀音觀 音音 光 柄音柄 音音 怗 盪音盪 音音 湯 創音創 音音 昌 障音障 音音 章 曠音曠 音音 匡  
 黨音黨 平音平 聲 降音降 音音 胡 剛音剛 切 尚音尚 音音 常 完音完 音音 胡 光音光 切 瓊音瓊 音音 渠 陽音陽 反  
 江音江 雙音雙 切 全 邦音邦 音音 航 刑音刑 音音 黃 笙音笙 音音 霜 爭音爭 音音 章  
 丹音丹 徒音徒 黃音黃 切 幢音幢 助音助 莊音莊 切 美音美 音音 仲 良音良 切 訟音訟 音音 祖 卽音卽 切 命音命 音音 謨 卽音卽 切

古韻通

九青 十蒸  
 躬音躬 全音全 上 頸音頸 音音 經 盈音盈 切 敬音敬 音音 居 鄉音鄉 切  
 古韻通 無  
 十一尤  
 期音期 衝音衝 鼻音鼻 上音上 隅音隅 音音 侯 丘音丘 切 愚音愚 全音全 上  
 龜音龜 糾音糾 全音全 上 駟音駟 音音 居 侯音侯 切 高音高 馨音馨 膠音膠 上音上 全 寥音寥 音音 刀 求音求 切 救音救 音音 居 尤音尤 切  
 正音正 諸音諸 盈音盈 切 均音均 全音全 上 顛音顛 音音 典 因音因 切 乾音乾 音音 渠 中音中 切 元音元 音音 餘 輕音輕 切  
 奠音奠 音音 唐 丁音丁 切 山音山 音音 疏 簪音簪 切 悶音悶 音音 眉 兵音兵 切 旁音旁 音音 補 耕音耕 切 病音病 音音 蒲 明音明 切  
 筓音筓 音音 先 青音青 切 人音人 音音 親 音音 明 身音身 音音 眞 音音 平

心簡集錄

古今韻略

五十七

卷四

五十七

卷四

古韻通 九青 十蒸  
 躬音躬 全音全 上 頸音頸 音音 經 盈音盈 切 敬音敬 音音 居 鄉音鄉 切  
 古韻通 無  
 十一尤  
 期音期 衝音衝 鼻音鼻 上音上 隅音隅 音音 侯 丘音丘 切 愚音愚 全音全 上  
 龜音龜 糾音糾 全音全 上 駟音駟 音音 居 侯音侯 切 高音高 馨音馨 膠音膠 上音上 全 寥音寥 音音 刀 求音求 切 救音救 音音 居 尤音尤 切  
 正音正 諸音諸 盈音盈 切 均音均 全音全 上 顛音顛 音音 典 因音因 切 乾音乾 音音 渠 中音中 切 元音元 音音 餘 輕音輕 切  
 奠音奠 音音 唐 丁音丁 切 山音山 音音 疏 簪音簪 切 悶音悶 音音 眉 兵音兵 切 旁音旁 音音 補 耕音耕 切 病音病 音音 蒲 明音明 切  
 筓音筓 音音 先 青音青 切 人音人 音音 親 音音 明 身音身 音音 眞 音音 平  
 年音年 音音 奴 京音京 切 今音今 音音 經 天音天 音音 他 經音經 切 音音 一 陵音陵 切 綬音綬 音音 息 稜音稜 切  
 領音領 全音全 上 楊音楊 音音 以 征音征 切 營音營 音音 伊 盈音盈 切 雄音雄 音音 離 珍音珍 切 嶺音嶺 音音 離 貞音貞 切  
 延音延 音音 諸 盈音盈 切 爽音爽 音音 星 生音生 切 譽音譽 音音 伊 盈音盈 切 雄音雄 音音 離 珍音珍 切 嶺音嶺 音音 離 貞音貞 切  
 政音政 音音 諸 盈音盈 切 爽音爽 音音 星 生音生 切 譽音譽 音音 伊 盈音盈 切 雄音雄 音音 離 珍音珍 切 嶺音嶺 音音 離 貞音貞 切  
 靜音靜 音音 于 廷音廷 切 姓音姓 音音 桑 經音經 切 旋音旋 音音 松 倫音倫 切 中音中 音音 諸 仍音仍 切 終音終 音音 衆 全音全 上  
 佞音佞 音音 奴 輕音輕 切 逞音逞 音音 癡 眞音眞 切 命音命 音音 彌 井音井 切 夢音夢 音音 莫 藤音藤 切 寢音寢 音音 千 尋音尋 切  
 磬音磬 音音 苦 丁音丁 切 慶音慶 音音 全 上 謙音謙 音音 輕 因音因 切 定音定 音音 唐 丁音丁 切 男音男 音音 尼 心音心 切



古韻通 十三覃 十四鹽 十五咸

十二侵 郊音鳩 驕音於 踈音張 時音酬 之音周 髦音莫 德音當 膚音房 弓音膠 經借為 卷帙之卷 疑音牛 又音由 逢音將 右音優 手平聲 無武平聲 畫音周 虛音邱 擗全上 濡而由切 孺饒全上 楊繪音鉤 口音強 搖陶腴全上 昂力求切 雷聊繚僚並全上 牢音樓 灰全上 嗥胡鉤切 號全上 渝音周 榆揄餘遙謠

心簡集錄 古今韻略 五十八 卷四

滔全上 條徒繆切 絢徒侯切 讓奴侯切 農全上 傲尼猶切 怡丑鳩切 臭全上 蜩音倚 濤倚廚全 苞通侯切 衰切全上 孚音芳 麩全上 貌音蒲 咆袍炮全上 夫音尤 符扶全上 茅迷侯切 務媒全上 苗眉彪切 諤全上 災將侯切 遭全上 焦音將 趨雌由切 曹音祖 漕才全上 消思雷切 須霄蕭全 騷先侯切 叟臛全上 岫徐由切 芻初尤切 誅之由切 昭招朝全上 鑣必幽切 珠音道 巢音愁 蕭疎鳩切 佳音時 殊全上 休音虛 樞音烏 嵩音呼 倦音時 殊全上 休音虛 樞音烏 嵩音呼

古韻通 五尾 八薺 九蟹 十賄

古韻叶 吳音起切 久音己 舊音鹿 各音上 儀音上 期全上 舊音鹿 各音上 儀音上 牝音補 等音多 負音薄 寶音補 容全上 濛音莫 楊音在 任音上 古韻叶 吳音動切 口音礦 虹音上 鴻音上 往音尹 容全上 濛音莫 楊音在 任音上

心簡集錄 古今韻略 五十九 卷四

古韻叶 吳音周 甚音知 崩音與 風音手 楓音全 尊音才 衆音音 槩音經 曾音監 鑑音全 中音疏 能音奴 興音音 封音平 諗音音 陰音於 昏音心 斂音平 困音音 漸音音 詹音音 甜音音 咸音音 談音音 潛音音 一董 漸音音 詹音音 甜音音 咸音音 談音音 潛音音

婦阜並音 母音 啟茂敏上全 奠此禮切 鮮音少禮切 疥全上 所襄里切音徒又 狙壯搗切音視 時全上 手書璣切 守狩首上全 施尸是切音始 禍音虎委切 火全上 友羽軌切 有右園雨全上 嬉音許已切 錄解舉里 駭音喜 灑所綺切音起 悔音喜 嬾同音 澆音米 海音喜 宰獎里切 在才里切 怠音以 改苟起切 采音泚 亥音喜

六語 古韻通 七虞

心簡集錄 古今韻略

古韻叶 顧音果五切 寡故學椒廣上全 考音果許切 垢苟晷軌久糾上全 口音孔五切 可叩全上 考音果許切 起糗全上 咎音巨許切 臼舅全上 藕五舉切 偶耦全上 雅音阮古切 峨瓦我全切 鳥音都樓切 倒董五切 妥音統五切 圖音動五切 塗社蕩道脰豆墮上全 娜音暖五切 表音博舉切 保音被五切 飽寶蚌鴉上蒲音普 否音匪父切 婦音奉甫切 馬音滿補切 媽碼母畷募謀茂老謨妖慶天壯音並 子音近祖 走音子與切 湊酒全上 作音總古切 左音並 草音葦五切 鑿全上 寫音洗與切 叟音蘇五切 嫂掃叟上全

卷四

嘔音委羽切 藪全上 坐音祥上聲 者音掌與切 斗音腫庚切 味全上 肘音冢庚切 趙音支呂切 踏全上 鮮音阻 齒音徹呂切 醜音哆全上 助音牀舉切 士音所 仕全上 首音賞呂切 手守狩舍產並全上 使音疎土切 史事全上 野音賞呂切 桎音古野 受壽音上 紆音委羽切 杏全上 姪音於五切 海音火五切 悔全上 駭音喜語切 朽虛全上 下音後五切 夏音鎬鄙后暇後厚禍跨壺毀火候 柳全上 紐音碾與切 楊音步讀作堡音轉音 秀音演女切

心簡集錄 古今韻略

卷四

古韻通 十二吻 十三阮 十四旱 十五潛 古韻叶 諫九件切音蹇又 幹九件切 懲音以淺切 壇音上聲 洩音美辨切 萬音無阮切音晚 薄音上充切 願音五遠切 舌音倉衍切 水音舜上聲 楊音神音引 春音上允切 啓音與遣 增音磐音滿切

卷四

附苑委粉切返音扁管古轉切鏗音闡辰音軫

演音引沈音尹吮音盾

十七篠

古韻通 十八巧 十九皓

古韻叶吳非舉天切署聲鳥切楚初絞切增惻胡老切

酒子小切受時倒切咎切全上

二十哿

古韻通 二十一馬

古韻叶吳大待可切駝上聲補邦火切揚敎盡與治通

心簡集錄古今韻略 卷四

增推判上聲

附者阻可切炮音舵野鳥果切雅語可切假古我切

寡全上

二十二養

古韻通 無

古韻叶吳景舉兩切騁齒兩切炳彼兩切芒母明切

勇羽兩切洋倚兩切影全上楊傍音榜鈕音莢

增競其兩切柄彼兩切梗古黨切張音長

二十三梗

古韻通 二十四迥

古韻叶吳典觀挺切編彼忍切上矢忍切寧乃挺切

楊蔡音景凝上聲庭音挺

禮部併韻平上各三十部通轉均等獨去聲三十一部

按去聲刪證平水劉氏之誤上聲僅廿九部較平去獨闕

誤也蒸韻既全無三聲且上聲僅廿九部較平去獨闕

氏一部其韻謬不待言近來好古之士欲仍出極韻復劉

心簡集錄古今韻略 卷四

之用分併不可不辨及韻供古詩之用則梗迥與原

同一通轉似無爭於分與併也今本相沿已久姑仍之

二十五有

古韻叶吳軌已九切籃晷旭全考去九切拷巧起麴全

草此苟切舊巨九切虬全上禱當口切擣臨全上

鳥丁柳切芻楚九切隅語口切道他口切討全上

瑞乃后切包補苟切飽苞保寶鵝全上

父扶缶切釜全上茂莫後切卵全上

造此苟切阜采採全上埽音藪后切嫂全上

狩音如九切

少 全上 憂 於糾切 天 全上 好 許厚切 老 朗口切

擾 忍九切 乳 全上 楊女 音鈕 念 音鈕 休 音久切

醜 奴口切 稍 徒苟切 稟 背走切 翻 殖有切 衰 徐九切

秀 忽久切 迨 狠口切 音柔 音厚

二十六寢

古韻通 二十七感 二十八琰 二十九賺

古韻叶無

一送

古韻通 二宋 三絳

心簡集錄 古今韻略

古韻叶 吳 仲 救眾切 雲 莫鳳切 病 被旺切 楊翁 音如汲

附 卷 紅去聲 津 虹 上

四寘

古韻通 五未 八霽 九泰 十卦 十一隊

古韻叶 吳 疾 居氣切 決 居悸切 訣 全上 結 吉詣切

括 古外切 歸 求位切 闕 睽桂切 屈 闕缺 上全 輻 去例切

竭 全上 傑 其例切 窟 苦對切 期 渠記切 畿 近 全上

疑 魚記切 孽 蛻 全上 泉 牛例切 霓 霓 一作 瓦 魚貴切

月 危睡切 題 徒帝切 迭 禡 蹄 怠 待 並 全上 達 徒對切 音兌

突 篤 闔 撮 脫 並 全上 追 馳 偽 切 秩 直 晉 切 馳 牙 全上

蒂 方 味 切 蔽 絳 紉 髮 法 富 傳 上 發 方 吹 切 拂 全上

瞥 匹 例 切 音 配 又 浮 音 蒲 昧 切 時 勃 載 上 蹕 音 界 切

弼 平 秘 切 音 毗 祭 切 伐 音 扶 廢 切 罰 音 上 秣 音 莫 佩 切

靡 音 祿 切 龍 音 龍 切 滅 沒 密 上 節 音 子 計 切 跡 全上

卒 音 將 遂 切 祭 音 祭 切 竊 音 七 計 切 絕 音 此 芮 切 窺 音 華 切

疾 音 秦 二 切 嫉 音 祭 切 訊 音 息 悴 切 戒 音 須 銳 切 豕 音 施 智 切

死 音 息 利 切 祠 音 祥 吏 切 抽 音 朱 類 切 折 音 哲 全上 旨 音 脂 利 切

實 音 全上 織 音 昌 志 切 拙 音 朱 類 切 侈 音 克 鼓 切 室 音 式 吏 切

心簡集錄 古今韻略 卷四

瑟 式 失 設 適 並 全上 水 音 式 類 切 守 衰 全上 士 側 吏 切

殖 音 時 吏 切 時 全上 述 音 樹 偽 切 舌 音 食 偽 切 石 音 常 義 切

威 音 紆 胃 切 溢 音 於 既 切 抑 音 固 利 切 擡 音 一 全上 謁 音 於 蓋 切

賦 音 許 記 切 海 音 學 化 全上 抑 音 固 利 切 擡 音 一 全上 謁 音 於 蓋 切

穴 音 胡 桂 切 血 全上 佑 音 于 貴 切 祐 音 許 瀾 切 害 音 係 切

且 音 羊 慧 切 哈 音 胎 全上 移 音 以 豉 切 列 音 力 制 切 烈 音 洌 來 釐 列

並 全上 日 音 而 至 切 楊 音 才 音 蔡 理 音 賴 材 音 賣 在

淚 音 屢 增 儀 音 義 雁 音 麗 虧 音 武 義 切 喜 音 許 既 切

好 音 全上 翟 音 都 計 切 畫 音 胡 對 切

附泰 音替 蓋 音既 帶 音蒂 大 音地 蔡 音祭

賴 音利 磕 音器 沛 音避 會 音祭 害 音係

蒺 音備 艾 音刈 藹 音翳 外 音制 解 音記

怪 音貴 隘 衣去聲 蔡 音祭 派 音配 介 音記

德 音避 敗 音蒲昧切 快 音悒 殺 音試 隊 音遂

態 音替 代 音地 悔 音穢 載 音祭 慨 音器

槩 音記 礙 音詣 愛 音穢 菜 七計切 退 音替

佩 音微 礙 音詣 愛 音穢 菜 七計切 退 音替

六御 心簡集錄 古今韻略 卷四

古韻通 七遇 古韻叶 吳 葉 音御 切 稻 音徒 故 切 圍 音牛 據 切 駕 音古 慕 切

稼 音都 故 切 到 音倒 關 音徒 故 切 途 音塗 態 音全 邪 音奴 怒 切

柘 音都 故 切 到 音倒 關 音徒 故 切 途 音塗 態 音全 邪 音奴 怒 切

霸 音博 故 切 伯 音霸 又 音伯 富 音方 遇 切 暴 音蒲 故 切 負 音符 遇 切

阜 音婦 全 上 謨 音莫 故 切 蓼 音麥 茂 音布 全 上 溱 音沮 去 聲 切

鑿 音倉 故 切 驟 音縱 遇 切 嗣 音存 故 切 瀉 音息 據 切 寫 音全 上

索 音蘇 故 切 朔 音全 上 序 音祥 祚 音切 謝 音全 上 誅 音株 去 聲 切

畫 音蘇 故 切 詔 音朱 戍 切 燭 音屬 全 上 詐 音莊 助 切 熾 音昌 據 切

書 音蘇 故 切 詔 音朱 戍 切 燭 音屬 全 上 詐 音莊 助 切 熾 音昌 據 切

古韻通 七遇 古韻叶 吳 葉 音御 切 稻 音徒 故 切 圍 音牛 據 切 駕 音古 慕 切

據 音全 上 宙 音廚 遇 切 舍 音春 遇 切 赦 音首 獸 全 上 觸 音如 遇 切

野 音常 怒 切 事 音常 御 切 艘 音鳥 故 切 涸 音呼 固 切 假 音胡 故 切

暇 音獲 夏 沔 壺 獲 候 音全 上 夜 音具 遇 切 迎 音虞 全 上 與 音俞 成 切

耀 音欲 慾 音全 上 絡 音魯 故 切 鏤 音龍 遇 切 如 音汝 倨 切 揚 音裕 音緒

鋤 音助 古 音增 訐 音王 遇 切 射 音都 故 切 駒 音去 聲 後 音下 故 切

取 音娶 十二震 古韻通 十三問 十四願 十五翰 十六諫

古韻通 十三問 十四願 十五翰 十六諫 心簡集錄 古今韻略 卷四

古韻叶 吳 賓 音必 切 名 音全 上 實 音時 刃 切 翦 音即 刃 切

勳 音訓 運 切 輪 音聖 閏 切 婉 音胡 玩 切 返 音手 綸 切 坂 音反 全 上

管 音肩 駟 切 言 音魚 戰 切 暖 音乃 卷 切 返 音手 綸 切 坂 音反 全 上

幸 音音 散 切 蠻 音眼 見 切 識 音楚 歡 切 澣 音形 向 切 限 音懸 援 浣 全 上

苑 音紆 願 切 懶 音蘆 健 切 延 音羊 薦 切 楊 音刊 去 聲 引 音以 慎 切

填 音音 殿 切 涎 音徒 見 切 悍 音尺 戰 切 幹 音經 電 切 看 音牽 去 聲

漫 音音 面 切 贊 音則 縣 切 竄 音倉 甸 切 算 音音 訕 音斷 音徒 眷 切

漢 音詩 建 切 梁 音倉 甸 切 換 音音 院 音觀 音涓 去 聲 玩 音二 音彥

附 怨 音音 蘊 旦 音都 眷 切 悍 音尺 戰 切 幹 音經 電 切 看 音牽 去 聲

古韻通 十三問 十四願 十五翰 十六諫 心簡集錄 古今韻略 卷四

古韻叶 吳 賓 音必 切 名 音全 上 實 音時 刃 切 翦 音即 刃 切

勳 音訓 運 切 輪 音聖 閏 切 婉 音胡 玩 切 返 音手 綸 切 坂 音反 全 上

諫 經電切 鴈 音岸  
瑱 音鑣 宴 音案 訕 音扇  
絢 須閏切 患 院換  
綻 音電

十八嘯

古韻通 十九效 二十號

古韻叶(吳)憂 音要切 梟 居號切 高 離鵠全 繡 先弔切

激 吉弔切 虐 宜照切 醕 大到切 朝 直照切 飄 匹妙切

濯 直教切 藐 音貌切 謬 彌笑切 招 之笑切 昭 霄全上

韜 音套 膏 去聲 慘 則到切 增 倒音到 學 後教切 楊 搖以照切

心簡集錄 古今韻略 卷四 六十八

二十一箇

古韻通 二十二禍

古韻叶(吳)可 音口箇切 地 唐過切 話 胡臥切 野 羊和切

整 式夜切 獲 華胡化切 派 音駕切 楊 赫呼訝切 嘒 音借

狩 於箇切 馳 徒臥切 靡 音模切 詐 音佐 謝 音坐

附 下胡佐切 稼 音箇 霸 補過切 詐 音佐 謝 音坐

舍 始賀切 化 音呼臥切

二十三澆

古韻通 無

古韻叶(吳)竟 居亮切 鏡 全上 方 甫妄切 病 防被旺切

炳 全上 命 音眉旺切 盟 猛全上 競 音其亮切 梗 音口浪切

夢 莫浪切 霜 色壯切 傷 商去聲 映 音於亮切 泓 音于放切

光 音桃 袒 音丑兩切 轉 音作暢

二十四敬

古韻通 二十五徑

古韻叶(吳)境 音居慶切 心 息吝切 上 音慎 榮 音為命切

亂 音力敬切 龍 音力定切 揚 音名 局 音徑 凝 音牛孕切

二十六宥

心簡集錄 古今韻略 卷四 六十九

古韻通 無

古韻叶(吳)告 音居候切 藁 較全上 殼 音丘寇切 具 音忌救切

軸 音真祐切 朝 音全上 鄂 敷救切 孚 報赴全上 哺 音蒲候切

附 符又切 冒 音莫候切 駑 音去聲 聚 音組救切 趣 音于候切

羞 息救切 數 音先奏切 築 音職救切 鑄 音全上 少 音舒救切

讎 音承咒切 憂 音憂救切 稂 音全上 好 音許候切 孝 音狩全上

裕 音余救切 流 音力救切 梳 音全上 乳 音如又切 考 音祛候切

抽 音救救切 受 音承呪切 造 音徂候切 陶 音徒候切

猶 音于救切 集 音疾救切 道 音徒厚切 六 音力救切 考 音祛候切

二十七沁

古韻通 二十八勘 二十九豔 三十陷

古韻叶無

一屋

古韻通 二沃 三覺

古韻叶吳

迪徒沃切

伯博木切

歎息六切

心簡集錄 古今韻略

役余玉切

楊繫音

奏音族

四質

古韻通

弱奴歷切

穆全上

沕楚乙切

音七

垢音六切

寶徒谷切

縵音木切

脩音條

域音六切

增音穀

驅音穀

家全上

閣圓全上

樂音虛

孝音許

豹音角

訊全上

屬音職

國音古

覲全上

嘿默全上

活呼八聲

閣圓全上

樂音虛

孝音許

豹音角

讀音序

替他吉切

寐音密

萃全上

屬音職

叔音失

德音都

出音張

感音干

脩音疾

洛全上

孝音許

豹音角

讀音序

替他吉切

寐音密

萃全上

屬音職

叔音失

得音都

直音直

脩音疾

洛全上

孝音許

豹音角

讀音序

替他吉切

寐音密

萃全上

屬音職

叔音失

屬音職

叔音失

索音色

菘音上

外音魚

雲音直

昧音莫

歲音蘇

駢音於

臘音全

破音音

心簡集錄 古今韻略

谷音魚

附音月

察音直

軋音音

十藥

古韻通

古韻叶

玉音音

音倫

蠹音常

汲音吉

齋音五

沛音蒲

摯音質

稅音大

銳音欲

岳音音

厲音音

子音入

木音莫

發音音

刺音音

殺音音

八音別

拔音音

黠音音

聒音音

告音音

蠹音音

洽音胡

袂音古

但音音

斃音音

制音音

蛇音音

衛音音

玉音音

厲音音

子音音

祕音音

闕音音

聒音音

八音別

拔音音

黠音音

聒音音

告音音

蠹音音

類音以

袂音音

但音音

斃音音

制音音

蛇音音

衛音音

玉音音

厲音音

子音音

祕音音

闕音音

聒音音

八音別

拔音音

黠音音

聒音音

告音音

蠹音音

位音力

袂音音

但音音

斃音音

制音音

蛇音音

衛音音

玉音音

厲音音

子音音

祕音音

闕音音

聒音音

八音別

拔音音

黠音音

聒音音

告音音

蠹音音

心簡集錄

古今韻略

七十三

卷四

碩實若切 石躐食 又作射 沃 音鬱 赫 音閱 各切

黑全上 啞 音惡 獲 音黃 郭 切 護 全上 闔 音曷 各切

鵲全上 檄 音奚 約 切 敷 音弋 灼 切 慥 音奕 釋 夜 液 譯 腋 邑 全上

標歷各切 祿 音近 譴 切 增 教 音入 聲 毫 音莫 庶 音職 略 切

薦 音即 略 切 赭 音陟 略 切 慘 音錯 各切 芼 音慕 各切 絳 音去 略 切

十一陌 古韻通 十二錫 十三職

古韻叶 吳 戒 音託 局 音覺 毅 疾 菟 甲 並 全 曲 區 聿 切

契 音詰 歷 切 瀆 音亭 歷 切 牘 全上 虐 音宜 戰 切 業 全上

號 音光 鑊 切 客 音克 各切 闕 音曲 臆 切 業 音逆 約 切 葉 音逆 並 全

額 音逆 各切 頤 全上 的 音子 藥 切 德 音得 各切 脫 音闕 各切

惕 音起 汀 藥 切 澤 音直 各切 擇 音宅 全上 滌 音毒 藥 切 迪 音託 全上

溺 音起 入 聲 切 濯 音直 各切 權 音全 上 直 音秋 略 切 柏 音卜 各切

伯 音伯 全上 登 音必 藥 切 白 音僕 各切 帛 音匹 各切

潑 音木 各切 陌 音木 各切 沫 音末 木 全上 跡 音即 略 切 醜 音匹 各切

昨 音疾 各切 烏 音七 約 切 躡 音櫛 倫 切 籍 音藉 全上 昔 音息 約 切

惜 音全 上 蓆 音祥 倫 切 席 音近 灼 切 夕 音上 灸 音職 略 切 蹠 音息 約 切

尺 音勅 略 切 斥 音全 上 屋 音約 釋 音施 約 切 式 音識 室 適 全上

心簡集錄

古今韻略

七十三

卷四

獲 音古 穴 切 藝 音五 結 切 遭 音他 結 切 浴 音欲 雪 切 鴨 音乙 結 切

擲 音昵 格 切 際 音子 結 切 增 鞠 音各 額 切 子 音悅 則 告 音託 得 切

界 音託 力 切 解 全上 熟 音蒲 北 切

十四緝 古韻通 十五合 十六葉 十七洽

古韻叶 吳 隔 音託 得 切 告 音居 立 切 對 音都 聿 切 泰 音湯 得 切

宿 音思 積 切 忽 音盧 屈 切 戾 音力 入 切 勃 音便 入 聲 芟 音蒲 麥 切

跋 音全 上 密 音莫 結 切 碎 音昌 說 切 增 厲 音力 入 切

靄 音呼 全 切 邁 全上

疑 音鄂 力 切 玉 音域 獄 音谷 全上 答 音的 代 音湯 得 切

弱 音奴 歷 切 躡 音直 律 切 福 音筆 力 切 輻 音伏 腹 覆 之 富 音並 全

背 音必 盆 切 馥 音弱 力 切 法 音全 上 服 音鼻 墨 切 僕 音全 上

牧 音莫 秋 切 藐 音睦 目 全上 足 音子 悉 切 載 音職 律 切 雜 音素 入 切

夙 音思 積 切 肅 音粟 削 全上 歲 音須 聿 切 粥 音準 入 聲 毒 音昌 石 切

叔 音式 律 切 縮 音束 全上 蠹 音常 隻 切 隘 音伊 昔 切 意 音乙 力 切

葉 音全 上 聶 音虛 屈 切 洽 音胡 急 切 鑊 音胡 麥 切 或 音越 逼 切

郁 音全 上 鶯 音余 律 切 育 音欲 全上 又 音夷 益 切 祀 音亦 異 全上

穆 音錄 直 切 陸 音六 來 祿 麓 全上 愆 音女 力 切 緝 音而 聿 切



附合 音翕 榻讀若忒 洽胡頰切 夾公上 插音妾

零音誓 跋七入切 音葦

按此書首列今韻繼以古通古叶故顏之曰古今韻略但今韻當以佩文詩韻為正不復贅錄至古通古叶俗多齟齬二三其說惟韻略叶音主具才老通轉宗杜韓援据精確增刊不苟 蔡珠淵先生常為華稱道之華於詩經增訂叶音悉遵朱註朱註悉本才老雖大概可得而條分縷析韻學淵流未及一二因更錄此以供有志古學者講求而切証焉

心簡集錄 古今韻略 七十四 卷四

附錄

蔡珠淵詩韻辨

方今崇尚古學則韻理不可不明。四六律賦只如律詩之韻。不比古賦可用通韻。餘體用通韻者必遵古人。勿沿俗謬。前古之韻且無論矣。而韻書倣于魏晉。則六朝至唐人之詩賦。其韻可歷據也。今時本詩韻所注通轉。率承南宋以來之謬。如真文而謬通庚。青庚青而謬通侵。寒刪而謬通覃。咸先而謬通藍。上去聲一例。至入聲則更乖舛。按諸古人所作。無一合者。惟邵子湘古今韻

略。可為準繩。其通韻本于宋鄭庠之分六部。而合以明

章輔之配四聲。蓋東冬江陽庚青蒸為一部。上為董腫。講養梗迥去為送宋終漾敬徑。入為屋沃覺藥陌錫職。真文元寒刪先為一部。上為軫吻阮旱潛銑。去為震問。願翰諫霰。入為質物月曷黠屑。侵覃鹽咸為一部。上為寢感琰賺。去為沁勘艷陷。入為緝合葉洽。支微齊佳灰為一韻。上為紙尾蒼蟹賄。去為真未霽泰卦隊。魚虞歌麻為一部。上為語麌駁馬。去為御遇箇禡。蕭肴豪尤為一部。上為篠巧皓。有去為嘯效號宥。三部無入聲。凡在

心簡集錄 詩韻辨 七十五 卷四

一部之內者。以協于樂律。古人多通用。出一部之外者。雖順于俗。口斷不可通用也。今人當于同部中音諧者通之。

蔡珠淵詞韻定式

平東冬 上董腫去送宋

平江陽 上講養去絳漾

江陽雖通。但陽韻甚廣。無藉於通。至江韻宋人小令獨用者最妙。當取法。

平支微齊 上紙尾養去真未霽

平支微齊 上紙尾養去真未霽

右韻雖有岐音。既成詞讀。求原不拗口。李笠翁瑣分無謂。

平魚虞 上語麋去御遇

右韻有以吳越土音入支紙韻用者。謬。笠翁分析更不通。

平佳灰 上蟹賄去泰卦隊

佳灰二韻詩詞自來通用。不必從沈去矜割灰韻一半入支微。佳字本音街。其中字與麻韻同者。音俱與麻韻異。如涯字麻韻音牙。佳韻音崖。豈可混讀。但蛙

心簡集錄 詞韻定式

七十六

卷四

娃媧媧等字只在麻韻中用可耳。去聲卦挂畫話等字當從唐人古詩移入禡韻用。此去聲較平上多一韻。蓋卦音如怪。為佳蟹之去聲。泰隊皆灰賄之去聲。三聲逐字比對。自見不同。平聲次第。

平真文元 上軫吻阮去震問願

元韻唐人魂痕同用。宋人併為一韻。而次序至今未亂。魂字下音同真文。從沈去矜詞韻割用為宜。此係抵喞音與庚青蒸為鼻音。侵為閉口。各不相通。前人有混用者。詞雖有佳句。不得入選。

平寒刪元 上旱潛阮去翰諫願

元韻中番煩二音同寒刪當合用。此與覃咸閉口音各不相通。

平先元 上銑阮去霰願

元韻言軒等字音同先堅。元萱等字音同涓權。當合用。此與鹽韻閉口音各不相通。至寒刪先從來通用。而分用則尤諧也。

平蕭肴豪 上篠巧皓去嘯效號

平歌 上哿去箇

心簡集錄 詞韻定式

七十七

卷四

平麻 上馬去禡

平庚青蒸 上梗迥去敬徑

平聲三韻而上去只各二韻。因宋人以證韻併於徑。元人又以極韻併於迥也。唐人詩詞庚青通用。蒸多獨用。今亦不拘。若混通真侵。則無是理。

平尤 上有去宥

有韻中母畝。否可入語麋韻用。婦負及宥韻富副。可入御遇韻用。

平侵 上寢去沁

從不通他韻。

平覃咸 上感賺去勘陷

平鹽 上琰去豔

此可與覃咸通用而分用為尤諧。

入聲定式

一屋二沃

右東冬韻之入聲也。四聲各相配。東董凍篤。東字在

送韻。篤字在屋韻。餘可類推。東冬通。故屋沃亦通也。

三覺 十藥

心簡集錄 入聲定式

七十八

卷四

江講絳覺陽養漾藥。江陽通。故覺藥亦通。

四質 五物 六月 鶻忽 等音

右真文元之入聲。真軫震質。文吻問物。元阮願月。真

文通。故質物亦通。月韻內鶻為魂之入聲。骨為昆之

入聲。忽為昏之入聲。皆如此分配也。沈去矜平聲其

文元既通。而不通他韻。則入聲質韻何以不通。物月

而反通。陌錫職緝夫陌錫職為庚青蒸之入聲。緝為

侵之入聲。平上去既不相通。而入聲何以獨通。汪退

谷詞韻謂入聲最難判斷。姑就去矜所分者分之。總

由不知四聲配合之理耳。以下各韻皆一一相配。自

有吟域。確然不移。

七曷 八黠 六月 發伐 二音

寒旱翰曷。刪潛訕殺訕字在諫韻。殺字在黠韻。元韻

內番煩既同。寒刪用。則四聲番反。販發煩晚萬伐而

發伐亦同。曷黠用也。

九屑 六月 月歇 等音

先銑霞屑屑為先韻之入聲。先既通。元韻之半與寒

刪分用。則月韻何以不分。按元阮願月。軒慙獻歇。配

心簡集錄 入聲定式

七十九

卷四

合顯然。則月歇同屑韻用。與元軒同先韻用。一也。寒

刪先通。則曷黠屑亦通。又按古詩真文元寒刪先六

韻皆通。故老杜北征詩。通用質物月曷黠屑六韻。平

仄皆六韻可通者。惟入聲用之。不甚拗口。但不得混

陌錫職緝葉一字耳。

十一陌 十二錫 十三職

右庚青蒸三韻之入聲也。庚梗更格。格字在陌韻。青

精龍威。威字在錫韻。蒸拯證職。拯證二韻併入他韻

而配合則如此。庚青通。則陌錫自通。蒸韻古人多獨

用而職韻亦多獨用。詞韻庚青蒸只此三韻通。則陌錫職亦惟此三韻通。何得後與質緝相混也。職韻中北字入屋沃用。歷來有然。至庚韻凡榮等字則不可入東冬韻用也。

十四緝

侵寢沁緝。侵韻獨用。無通。則緝韻亦獨用。無通。

十五合 十七洽

合為覃之入聲。洽為咸之入聲。覃咸通則合洽亦通。

十六葉

心簡集錄 入聲定式

八十一

卷四

鹽琰豔葉鹽可通覃。咸則葉亦可通合洽。鹽不通文元。而謂葉可通物月。有是理乎。按平聲三十韻而入聲只十七韻者。以支微齊魚虞佳灰蕭肴豪歌麻尤。但有上去聲而無入聲也。其餘四聲皆各相配合。沈去矜詞韻。其平上去三聲除灰韻不必分外。餘俱無可議。而入聲則多舛謬。茲所定入聲。即從彼之三聲而歸併一途。其源則出自宋鄭庠六部之分。而毘陵邵子湘古今韻略。所據以正時本通轉之謬者也。此不獨為詞韻。凡作古詩以及各體用韻之文。但本

此則宜古宜今。無適不可矣。

先生精研韻學。釐訂詩詞三十餘年。著有韻書四卷。及詞式一十六卷。嘗示華曰。吾此中煞費苦心也。癸未歲華集同人共襄刊布。未竟華即來粵。越今四載。聞不果竣。抱疚靡已。今附錄此。以見二書之大。凡并以誌華不克終事之咎。  
乾隆丁亥三月望日。後學子光華謹識於羊城心簡書屋。

心簡集錄 入聲定式

八十一

卷四

心簡齋集錄卷四終

錄卷五

光華惺介編

受業海寧陳敬修校

言談聲調譜

以必用聲調說

星地化五行。人成五府。而感而遂通。以氣化相蒙。乖相應。五聲自五府所出。故聲調之入人。也能達臟。聲之寄也。曩因不得其解。遂置聲調于弗論。不知

詩談聲調譜

卷五

詩之所寫樂彰。禮用宣和。以達人情。風會之推移。舍聲調無以入也。大哉聲音之道。其感人也深矣。緣人出口。即有聲成句。即有音能。其長短曲折。起落高低。即有調。皆自然之相生者。別無扭捏。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特一講明其用以醒夫底蘊。使天下詩人知聲調不自外來。乃已身所固有之物。一加整飭焉。爾聲調能得性情。必正。故雍門子謁微吟。孟常君為之鳴。嗟。高漸離悲歌擊筑。而荆軻俯首。是聲調感之也。太史公所謂清廟之音。理而民。曲動而心。淫。豈非聲調之有以變乎性情者耶。

是詩必合乎聲調而始

合而和。始能感。感而遂通。

不有以融翕乎其性情者。

三百篇。半出牌門里巷。

上

八音集金

卷五

箴規諷諫。有以弼正大君者。編入樂府而奏之。非為不入樂府者。則可聽其亂聲調也。當今崇尚古學。詩法正。不可不講。古用鐘鼓管籥。歌詩贈答。所以禮人而以相淑也。否則雖工何用。而况不工者。即曰詩道性情。其餘可置。試問道無性情之性情乎。道有性情之性情乎。豈以人同土。木僅有物而不化之性情。而又何以詩為者。則亦物而已矣。第聲調之說甚繁。不若便易之能藏拙也。分宮商角徵羽。合平上去入。而論正變。是風詩之有正變。而聲調亦即從之。而有正變也。凡人之喜怒將發。而神色先形。此聲調

之于詩可證也。聲有陰陽清濁調有高下起落音有剛柔偏全非平仄所能盡其蘊然舍平仄即有不可勝窮者故姑以平仄論之若即總而樂論又恐學者得難分晰通註杜律作意一書即分講于各篇之後以別其體格調法然亦不能徧及而一隅三反是所望于高明者今將五聲分辨聲調用法並平仄論聲調法截梓一冊以公同好他日之就正有道者尚俟完譜。

五聲分辨聲調用法

宮上商平下羽去角入徵上

心簡集錄 詩談聲調譜

三

卷五

相生以達其體

徵 尅商 尅角 尅宮 尅羽 尅徵 相生以成其用

宮商角徵羽為平上去入之性情平上去入為宮商角

徵羽之體用緣人腹藏五府天應五星地應五行自用

則為五聲蓋五府精神之發動也五聲未發則平上去

入並無著落五聲既發無平上去入仍不能調其用故

五聲發自臟腑四聲即辨自唇舌齒腭合而為聲調也

是詩本發于五聲而成句者豈能舍聲調而為之耶有性情而無體用將必有亂其性情者此余聲調之所以

作耳凡屬宮商皆平聲徵羽角皆仄聲宮聲大而莊重稍板商聲平活長亮而哀角聲啞而脆徵聲響而慷慨羽聲清高而細雖同屬仄聲之用而仄有響啞之分平有板活之辨是聲之所集而迭為賓主此調所以有高下而用之所以不窮也宮聲之起而正以羽接則化其板而並可以節其用商聲之起必以徵和提其溜而節其哀憤發之字多以角起則啞得其用節之以商慮其促而不轉羽聲之起而每以宮壓為其輕細不重恐失之于薄徵聲之起繼之以羽恐其過激若竟接之以宮

心簡集錄 詩談聲調譜

四

卷五

商則響入雲霄矣如特其亮躁處處用之則轉為病此

中用法正變莫窮其底此僅論梗槩仍列唐詩二首畫

一依樣葫蘆以就正有道然學者果能據理析義盡心

摸索亦足以得其用矣

平仄論聲調法

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者余昔問諸趙秋谷先生微得其槩後余以宮商按之自有法也乃四聲為五聲之用而平仄為四聲之用也平上去入四聲惟平字體用不易其上去入三字同為一仄聲也故用平易用仄難

凡詩一句有一三五字一章有一三五句一三五之字乃聲之轉關換息之處其勢方圓得氣為妙平仄可以借還不比二四六坐定平仄無由得易故曰不論分明者此也如用平平起句首一字忽用仄是為借仄第三字則宜用平為之借仄還平如此處勢不能還平則第五字宜用平為之暗還若再用仄硬而方是為戾聲矣但第一與第七句格局稍寬有三不還而五仍用者必有高擢之意其餘句則斷乎不可若仄仄起句首一字忽用平是為借平第三字應還仄如此處不還則第五

心簡集錄

詩談聲調譜

五

卷五

字斷不宜用平若再用平則聲溜而調卑下矣五六不易而亦有時易者以下句必是兩平接脚此上句第三四五字俱是平聲則嫌其調熟故將平仄一易以挑其調接後句照常平仄則聲調俱振又有非挑調而五六易位者是其連字不便分割所謂為料所屈如羌笛何須怨楊柳勢不能換作楊怨柳又不可作楊柳怨是也又五六易位若截句只在第三句見律詩在第三句第七句見餘句未有如是者若對句五六字平仄兩易則是拗調非挑調矣如百年強半仕三已五畝就荒天一

涯是也又句首一字易平而下句首一字復易平非借還之謂乃不還之還為對換法第二句三句用之為接換法然若處處用之則亦不成其為調矣唐詩句中五六七三字如仄韻詩有上句用三平落脚下句用三仄者平韻詩有上句用三仄落脚下句用三平者為救正法按仄韻三平落脚接句用三仄可以振其卑弱而調法轉新平韻詩上用三仄下句必不可用三平用之乃熟滑之聲為之窮調不但軟弱音亦流蕩而衰頹矣不救可耳凡詩一章第三五七句乃聲調換息開闔轉

心簡集錄

詩談聲調譜

六

卷五

變之所最宜思索圓轉而用之此處一字之活前後俱動一意之活則全體俱動矣才高者固妙而力厚者方深此山人之所深望者也君子裁之

平 仄 平 平 平 仄 平 平 平 仄 仄  
雲 宮 想 上 衣 宮 裳 商 花 商 想 徵 容 宮 春 宮 風 宮 拂 角 檻 羽  
仄 平 平 仄 平 平 仄 平 平 仄 仄  
露 羽 華 商 濃 宮 若 角 非 宮 羣 宮 玉 角 山 宮 頭 商 見 羽 會 羽  
仄 平 平 仄 仄 平  
向 羽 去 商 瑤 宮 平 臺 宮 月 角 入 羽 下 去 逢 宮 平

此一句聲大而響。而調不得不高。次句雖以宮頂而連。接角羽以和其用。若再接以徵羽。則難收拾。總以首一句格局稍寬。故爾放縱。然係太平和樂之響。故曰清平調。

論平仄。首一字為借平。第三字正宜用仄。為借平。還仄。今仍用平字。未免失之。脫唐人中雖李杜不免有此無怪。後人直以一三五為不論也。然此詩高興勃勃。一氣寫來。若一存想。轉多阻滯。故仍係正調。才高學博而力大也。

心簡集錄 詩談聲調譜

七

卷五

仄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渭羽 城商 朝商 雨去 挹角 輕商 塵官 客角 入舍 青商 青商 平

仄 仄 平 仄 平 仄 仄 仄 平 仄 平  
柳上 色入 新平 勸去 君平 更去 進去 一角 杯平 酒上 西平 官

仄 平 平 平 仄 平  
出 入 陽平 關平 無平 故去 羽人 官

此調悲傷。首以羽商相夾。而成音。其聲清亮而細長。至角則哽噎。少頃再亮。微而且大。宮曲而伸。伸而曲。曲伸至再次句。雖接以角羽。而徵商復繼。皆薄激成音。所為

哀調

論平仄。首一字借仄。第三字還平。三四二句第一第五二字。平仄互易。而調則變矣。是為拗調。

五言聲調

卽以七言平仄各句截去首二字。卽是調。

按此譜初習亦似甚難。且有疑其為迂者。試卽以四聲詩韻字字熟習。日積月累。何聲何調。動合自然。無復疑為難疑為迂矣。

心簡集錄 詩談聲調譜

八

卷五



江孟亭叢殘小語 錄字辨音釋三十九條

針芥

吳志虞翻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針。過而不存。不亦宜乎。俗言針芥之合本此。虎魄與芥合。磁石與針合。但言針芥。語本不全。未知所出。義尤難曉也。

獨速

孟郊詩獨速舞短蓑。陳陶紫竹詩。嘯風清獨速。皆狀其聲也。

心簡集錄 叢殘小語

九

卷五

束脩 說文脩脯也。修飾也。分為二。今脩修通。

吳會漫錄云。論語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前輩多以束脩為束脯。按後漢馬援杜詩。延篤傳注。皆謂年十五束帶脩飾之意。乃知束脩為束脯者。非是。野客叢談云。後漢傳注出於唐人之說。未可以為據。觀鹽鐵論桑宏羊曰。臣結髮束脩得宿衛。此正明驗。漢人之語。以束脩為束帶脩飾矣。且在馬援諸人之先。可無疑者。然又觀北史劉焯不行束脩。未嘗有所教誨。此又可以驗程門諸先生之說。要之二說皆通。不可謂束脩為束脯非也。近又見明張鳳

翼譚輅云。束脩二字。人知為子弟餽師之禮。不知鄧后紀云。故能束脩不觸羅網。注以約束脩整釋之。又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圭潔其行。束脩其心。劉般束脩至行。俱是此意。可見自行束脩以上。言能飾躬者皆可教也。何朱註以禮物言。以訛傳訛。遂不辨明。愚按束脩二字。古無束帶脩飾之解。後世乃別有此一義耳。檀弓云。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又少儀乘壺酒束脩一犬。又穀梁傳。隱公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來云。

心簡集錄 叢殘小語

十

卷五

束脩之由不行竟中。此朱注所本也。措大荒於經傳。只解撫拾羣書以駁先賢。真堪恨恨。

竈

海客日談云。馬前蹄之上有兩空處。名竈門。馬之良者。後蹄印地之痕。反在前蹄印地之前。故名跨竈。言後步趨過前步也。人解跨竈。謂竈上有釜。殆為強說。按此條雖翻新而亦近理。又揚升庵集載。茄子根煎湯濯足。能治竈瘡。竈瘡。足根凍瘡也。則人足亦有所謂竈矣。聊識之。以廣見聞。

隱囊

顏氏家訓云。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駕長簷車。跟高齒。展坐綦子方褥。憑班絲隱囊。王維詩云。隱囊紗帽坐彈碁。隱囊形製。未有詳言者。蓋即今之圓枕。俗名西瓜枕。又名拐枕。內實棉絮。外包綾緞。設於牀榻。柔軟可倚。正尚清談。喜晏佚者一需物也。隱音印。即隱几之隱。

了鳥

李商隱詩。鎖門金了鳥。展障玉鴉。又了鳥二字。朱長孺注所未詳也。近朱竹垞集中。嘗用之。詩云。軒窓開了鳥。又云。簪挑金了鳥。詞云。金簪拔暗除了鳥。不用繞唐梯。按門總

心簡集錄

叢殘小語

十一

卷五

上扣屈膝之環。俗名了鳥子。當即指此鳥。讀低了切。

平仄借讀

詩中有字音平仄借讀者。既經前人用過。亦可據以諧律。今就所見拈出之。杜牧詩。南朝四百八十寺。白居易詩。紅欄三百九十橋。十讀平聲。姚合詩。每月請錢共客分。白居易詩。請錢不早朝。又紅樓許住請銀鑰。又當時綺季不請錢。請讀平聲。包佶詩。曉漱瓊膏冰齒寒。冰讀去聲。武元衡詩。惟有白鬚張司馬。不言名利尚相從。白居易詩。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又一為軍司馬。三見歲重

陽司讀去聲。容齋隨筆讀入聲。野客廬論詩。人主人臣是

親家。親讀去聲。陸龜蒙詩。莫把榮枯異。但知上下包。又得

失任渠。但取樂。不會生箇是非心。徐鉉詩。莫折紅芳樹。但

知盡意看。但讀平聲。杜甫詩。恰似東風相欺得。夜來吹折

數枝花。白居易詩。為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相讀入聲。

王建詩。綠窓紅燈酒初醒。燈讀去聲。杜甫詩。會須上番看

成竹。獨孤及詩。舊日霜毛一番新。番讀去聲。李商隱詩。可

惜前朝元菟郡。菟讀去聲。白居易詩。燭淚粘盤累蒲萄。又

燕姬酌蒲萄。蒲讀去聲。又讀入聲。李羣玉詩。紅芳點袞

裝。袞讀去聲。白居易詩。金屑琵琶槽。又四絃不似琵琶聲。

張祐詩。宮樓一曲琵琶聲。方千詩。語慙不及琵琶槽。琵琶讀

入聲。獨孤及詩。徒言漢水纜容刀。纜讀去聲。白居易詩。

况對東溪野。把張祐詩。生摘枇杷酸。枇讀入聲。白居易

詩。金杯翻污麒麟袍。李賀詩。銀韉刺麒麟。李山甫詩。誌

公偏愛麒麟兒。麒麟讀去聲。白居易詩。三年隨例未量移。量

讀平聲。蘓軾詩。聞道已許談其粗。又寂寞閒窓易粗通。粗

讀上聲。陶穀詩。尖簷帽子卑凡。廝短勒靴兒末。廝讀

入聲。音寒。今北地親家之親。讀去聲。吾吳蒲萄之蒲。枇

杷之枇。讀入聲。詩人皆隨方言入律。四聲遂無定位。

心簡集錄

叢殘小語

十二

卷五

矣。○平仄借讀尋常吟咏則可試帖不宜

海水知天寒

古樂府飲馬長城窟云。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白樂天曰。詩有隱一字而意自見者。海水知天寒。言不知也。然江總。姬人怨云。天寒。海丞慣相知。空牀明月不相宜。語實本此。未嘗作不知解。樂天豈偶忘之耶。

所由

南史沈炯傳。文帝嗣位。又表求去。詔答曰。當敕所由相迎。尊累唐書崔成傳。舉觴罰裴度曰。丞相不宜與所由咕囁。

心簡集錄 叢殘小語

十三

卷五

耳語。又撫言。薛逢厄於宦途。策羸馬赴朝。值新進士綴行而出。團司所由輩。見逢行李蕭然。斥令迴避。新即君逢曰。莫乞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按所由一說。謂州郡官一說。謂即今之保正。據上史傳。當指州郡官。若撫言所載。又似與保正相類。豈當時專管地方官役。皆可稱所由耶。近閱山堂肆考。連撫言一條。團司所由輩。句以輩。易輦將所字連上。由字連下。釋云。由輦走卒之屬。改竄金根。強作解事。所當錙于申之。毋使後人爲彼所誤也。

下九

朱竹垞詞。下九同嬉戲。用古樂府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也。按九爲陽數。古人以二十九日爲上九。初九日爲中九。十九日爲下九。每月下九置酒爲婦女之歡。名曰陽會。蓋女子陰也。待陽以成。此說見瑯嬛記。第不知初七更作何義耳。

掘柘詞

段成式寄溫飛卿。紙紙詩。盡寫襄陽播柘詞。文房四譜云。今飛卿集中有掘柘詞。恐播柘字誤。余按樂史。柘枝譜云。樂苑羽調有柘枝曲。商調有掘柘枝。此舞因曲爲名。又有

心簡集錄 叢殘小語

十四

卷五

蓮花掘柘雅舞也。則段詩播柘爲掘柘之誤無疑。

伍員

楊升菴集陸龜蒙詩云。賴得伍員驛思少。夫差剛免似荆懷。宋人小說曰。以龜蒙之博學。而誤呼伍員之名。豈越韻耶。慎按員之音運。本無前訓。惟唐員半千傳云。半千本宋劉凝之十世孫。而凝之因齊受禪。奔元魏。自比伍員。故改姓員。唐世謠云。令公四俊。苗呂崔員。以後證先。知伍員之員音運也。王阮亭池北偶談云。崑山顧寧人有詩云。落日江頭送伍員。秋風壠上別徐君。偶來圯上逢黃石。便向山

中禮白雲竊疑員字舊作玉問切唐人語曰令君四俊苗  
呂崔員是也後見吳會引春秋左氏傳伍奢子員德明釋  
文音云平聲乃知顧詩用韻有據愚按員呼仄聲即唐人  
詩家亦未概見如劉禹錫詩越王猶怕伍員頭元稹詩又  
作波瀾隨伍員杜牧詩當年國門外誰信伍員忠白居易  
詩濤聲夜入伍員廟柳色春藏蕪小家皆作平聲用固不  
獨一陸龜蒙也

范蠡 韓信

阮亭詩云何處黃金鑄范蠡又花草千年怨種蠡蠡讀平

心簡集錄 叢殘小語

十五

卷五

聲竹垞詩起聯有云伍員吹簫市韓信垂釣臺本可作拘  
句讀若諧聲韻員讀運則信亦當讀伸矣二公或有所本  
當更考之

鍾繇 張翰

鍾繇字元常取臯陶彰厥有常之義繇同陶非由音也張  
翰字季鷹本羽翰之翰乃平聲非去聲也習矣不察自來  
誤讀近閱湯彌昌題水村圖虞美人詞云人間不信有張  
翰剪取吳淞空向卷中看翰獨叶平雖不肯隨人觀場然  
不為少見多怪者舉而非之也亦希矣

團蒲

蕪軾詩擁褐坐睡依團蒲黃庭堅詩曲几團蒲聽煮湯王  
安石詩獨坐隱團蒲韓駒詩苑齋紙帳施團蒲虞北隆天  
香樓偶得云團蒲即蒲團是也然亦有別佛家趺坐者為  
蒲團此則牀帳中憑倚之圓枕也用綉絹包裹曰隱囊以  
蒲為之曰團蒲有刻蕪詩者改團為圓非是朱西峻詩云  
擬將心事付圓蒲蓋沿襲刊本之誤也

破

杜詩讀書破萬卷張遠謂識破萬卷之理仇滄柱謂猶章

心簡集錄 叢殘小語

十六

卷五

編三絕意蓋熟讀則卷易磨也張說較勝然皆非破字本  
義按破猶過也蓋言讀書過萬卷耳公有詩云二月已破  
三月來沈佺期詩別離頻破月李商隱詩新正未破剪刀  
閒其義從同

僅

杜詩江國踰千里山城僅百層按僅少也多也如唐書  
韓愈傳凡嫁內外及友朋孤女僅十人昌黎張中丞傳後  
叙士卒僅萬人又與李翱書家累僅三十口柳宗元寄許  
京兆孟容書自古賢人才士秉忠逾分被謗議不能自明

者僅以百數。蓋用多義。此詩僅字亦然。注家不深究。曲為講解。趙汭乃以僅字改近字。輒不禁為老杜捧腹。近見王阮亭香祖筆記云。僅字有少餘二義。唐人多作餘。義元微之云。封章諫草。繁委箱笥。僅逾百軸。白樂天哭唐衢詩。著文僅千首。六義無差忒。小說崔煒傳。大食國有陽燧珠。趙佗令人航海盜歸。番禺僅千載矣。甘澤謠陶峴傳。浪跡怡情。僅三十載。撫言曲江之宴。長安僅于半空。玉壺清話。南唐先主傳。吳越災遣使。啗之賚幣。糧鏹僅百餘艘之類。至宋人始率從少義。迄今沿用之。此數條皆余所未及。今

心簡集錄 叢殘小語

十七

卷五

并錄之。可證唐人用僅字之例。不獨少陵詩撥雲霧而覩青天也。

一昨

杜詩。一昨陪錫杖。按一昨。昨日也。王羲之帖。一昨得安西六日書。又後漢書李充傳。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說士未究。一日即一昨也。

可念此翁

杜詩。可念此翁懷直道。也。霑新國用輕刑。按世說新語。謝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乃至過醉而猶

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著青布袴。在兄鄰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耶。遂遣之。詩意本此。翁一作心。一作公。皆非。

橫黃金

杜詩。休翻鹽井橫黃金。橫黃金謂不以其道而得之者。卽俗所云橫財是也。王嗣爽以白晝攤錢。擲黃金橫黃金為峽中惡少年賭錢之事。良然。

難字

杜詩。讀書難字過。難字謂難解之字。昌黎記夢詩云。壯非心簡集錄 叢殘小語

十六

卷五

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一字難。可以為證。前首披衣漉酒。皆用陶淵明事。此亦暗用讀書不求甚解語。正與結句知余懶是真懶字相應。舊注謂難識之字不復考索。猶不甚失作者意。胡夏客云。經眼之字難于輕過。仇滄柱云。難於字過。年老眼鈍也。聚訟紛紛。愈鑿愈支離矣。

遮莫

藝苑雌黃。遮莫。蓋俚語。猶言儘教也。自唐以來有之。故唐時有遮莫你古時五帝。何如我今日三郎之說。詞人亦有用之者。杜詩。久拚野鶴如雙鬢。遮莫鄰雞下五更。李太白

詩。遮莫枝根長百尺。不如當代多還往。按千寶搜神記。張華以獵犬試狐狸。曰。我之才智。天地產之。反以為妖。以犬試我。遮莫千試萬慮。其能為患乎。則晉時已有此語。不始於唐也。

卑陬

昌黎赴江陵途中寄三學士詩。棲棲法曹掾。何處事卑陬。卑陬二字。諸本失注。按莊子天地篇。子貢卑陬失色。卑陬。愧慙貌。

被池

左太冲詩。衣被皆重池。李太白詩。綠池障泥錦。宋子京詩。春寒到被池。楊升庵集云。池被之心。如池也。非也。陳眉公琴碎錄云。今被頭別施帛為緣。呼為被池。此說近之。即今俗所謂被襠頭是也。

雞碑

昔人四六有學慚鼠獄智乏雞碑之語。鼠獄見張湯傳。陰時夫韻府羣玉及楊升庵外集。皆以雞碑為裴度征淮西時碑上謠詞。鷄示肥酒未熟。應已酉日擒吳元濟事。非也。按晉書戴逵傳。逵總角時。以雞卵汁澆白瓦屑。作鄭玄碑。

心簡集錄 叢殘小語

十九

卷五

又為文而自鑄之雞碑。當用此事。兩句皆言弱齡風慧耳。若引平蔡時辨識碑。語事便浮泛不切。竟不見其屬對之工矣。近高江村續編珠文。學部內雞碑。亦引戴逵事。竊喜鄙見為不謬也。

杜少陵夔州書懷詩

作詩用事。貴有變化。如孫臏減竈以示弱。虞詡則增竈以示強。斯為善於變化者也。孔稚圭北山移文。有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及秋桂遣風。春蘿擺月之句。杜少陵夔州書懷詩中。有云。生逢酒賦欺。又云。賞月延秋桂。皆暗用孔文對面意。蓋出仕者既然。則不仕者反是矣。熟精文選理。公豈妄哉。

心簡集錄 叢殘小語

于

卷五

黃山谷野無遺賢詩

黃山谷野無遺賢詩。涓水空藏月。傳巖深鎖烟。一聯為廬陵李詢所擊賞。不知本老杜送賈閣老出汝州詩。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二句脫胎來。山谷善於學杜。類如此。

白樂天忌才

白樂天薦友書云。欲使生平故人。知我形骸已瘁。志氣已墮。獨好善愛才之心不死耳。然觀同元微之在裴令公處。夜宴賦詩。見楊汝士詩。有佳句。知不能加。乃曰。笙歌鼎沸。

勿作冷淡生活。則忌才甚矣。何愛才之與。有當時微之。雖以樂天爲能全其名。而歷倒元白。卒爲汝士談柄。名亦未見其能全也。白在長安。顧况一見春草詩。卽獎許而延譽之。視白欲全己名而没人善如此。有愧顧况多矣。余曾有絕句云。名傳春艸長安內。筆閣笙歌鼎沸中。葢拙不輸楊汝士。愛才終遜顧逋翁。蓋有感其事也。

齒居晉而黃

嵇康養生論有云。齒居晉而黃。李善諸家無注。柳貫打棗譜曰。世云嗽棗多令人齒黃。養生論齒居晉而黃。晉食棗

心簡集錄 叢殘小語

三一

卷五

故也。馬祖常詩云。晉俗棗齒黃。亦主是說。按北地多棗。豈專在晉。叔夜所指。蓋亦言其地氣使然耳。其理易明。無煩穿鑿也。

闌干

杜甫詩相視涕闌干。白居易詩。玉容寂寞淚闌干。韻會及庶物異名疏。皆謂眼眶爲闌干。此妄說也。談藪云。王景文使梁。劉孝綽送之。泣下。元景無淚。謝曰。卿勿怪我。別後當闌干耳。若訓眼眶。是成何語耶。古樂府云。月落參橫北斗闌。干曹植詩。騰觚飛爵闌干。注闌干。橫斜貌。據此以証杜

白詩。元景語甚合。并薛令之首。指長闌干。亦當作如是解。無疑矣。按此二字。已見劉向說苑。雍門子周引琴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孟嘗君雪涕。闌干曰。令文立若破國亡邑之人也。又漢書息夫躬傳。涕泣流令荏蘭。臣瓚曰。荏蘭。泣涕闌干也。

擊壤

北地有兒童戲。名曰打耳。又曰打臺。畫界於地。置一木界內。手執一木。擊中下木。視過界遠近爲勝負。此卽古擊壤之戲也。風土記。壤以木爲之。長三四寸。其形如履。臘節童

心簡集錄 叢殘小語

三一

卷五

少以爲戲。將戲先則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擲之中者爲上。藝經內亦有此條。葛立方韻語陽秋云。壤卽帝王世紀及逸士傳。載堯時老人擊壤之壤。

稀熬

魯酒薄而邯鄲圍。今魯地有酒名稀熬。者色白味薄。上入云。古所謂魯酒者指此。

世講

俗稱世交曰世講。童蒙訓云。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

占謝

晉書何劭傳。劭有姿望。諸方貢獻。帝輒賜之。而觀其占謝焉。南史謝顥傳。詣齊帝。自占謝。言辭清麗。容儀端雅。左右為之傾目。占即占拜占對之。占謂致辭而謝也。

不當作隔是

孟浩然詩。更道明朝不當作。相期共聞管絃來。張南士云。不當作。猶云先道個不該也。元稹詩。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為名。田汝成云。已是如此。曰隔是。此皆方言也。無張田二解。幾不知其云何矣。

心簡集錄 叢殘小語

三三

卷五

至竟

杜牧詩。至竟山川誰是主。又至竟息亡緣底事。至竟究竟也。

向

陶潛詩。道喪向千載。杜甫進鵬賦表。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又詩。倏忽向二紀。向隔也。

唐

唐字。古人皆訓空。管子。土之虛脫曰唐。莊子。荒唐之言。謂曠大無域畔之言。又是求馬於唐肆也。陳繼儒羣碎錄云。

唐肆。今過路亭。無壁者。內典有福不唐捐之語。技術有上唐梯之戲。可類證也。

顧藉

史達祖詞。雨前穠杏尚秤停。風裡殘梅無顧藉。周端臣詞。梅梢尚留顧藉。滯東風。未肯雪輕飄。顧藉。即俗所謂照顧。意蓋方言也。韓文。顧藉謂功業可立就。又不啻如棄涕唾。無一分顧藉心。

學者讀書字字句句。必求其確解。必究其來歷。搦管時。自無蒙混語。稍有疑竇。闕之可也。每見時下尺牘中。將

心簡集錄 叢殘小語

三四

卷五

二天寧馨。五日京兆等語。俱作好話用。是未詳其來歷。適足為有識者捧腹觀。叢殘小語說詩。碎語所載若干。條辨晰疑義。根據詳明。真令人更作十年讀書想。



沈歸愚說詩碎語 錄字辨十一條

美人佳人初無定稱。簡兮以西周盛王為美人。離騷以君為美人。漢武以賢士為佳人。光武稱陸閎為佳人。而蘇蕙稱寶滔云。非我佳人。莫之能解。又婦人以男子為佳人矣。九歌思夫君兮太息。指雲中君也。思夫君兮未來。指湘夫人也。孟浩然衡門猶未掩。佇立望夫君。指王白雲也。夫讀同扶音。猶之子之稱。非婦人目其所天之謂。

樂府鰕鰕篇。鰕同鱣。水族之細者。從旦不從且。李于鱗誤用鰕。鰕押入魚虞韻。後人讀同疽音。不知其非也。古人造

心簡集錄 說詩碎語

二十五

卷五

字有鰕無鰕。看說文等書自見。○吳地有鰕山。見越絕書。今亦誤為鰕山。

漕者。以水通輸之謂。讀去聲。昌黎通波非難圖。尺水乃可漕。善善不及。後時徒悔。懊可証也。惟泉水章。思須與漕。載馳章言。至於漕屬衛邑者。當平聲讀。又雍字。如時雍。辟雍。肅雍。作和字訓者。俱平聲。雍州之雍。屬地名者。從去聲。人以忙遽為倉皇。然古人多作蒼黃。少陵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蒼黃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柳州蒼黃見驅逐。誰識死與生。又云數州之犬。蒼黃吠噬。無作倉皇

者。倉皇二字。應是後人誤用。因倉卒皇遽而連及之也。歐公伶官傳。則云倉皇東出。已屬宋人文集矣。

今人負思為辜負。按辜。辜也。絕非此意。少陵孤負滄洲願。昌黎孤負平生志。義山映書孤志業之類。無用辜者。又李陵答蘇武書。有孤負陵心。陵雖孤思之句。更在唐人以前。中興之中。讀去聲。元凱左傳叙云。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陵德明音。丁仲反。若當與而興。故謂之中。不必恰在中間也。杜詩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餘不可悉數。中酒之中。讀平聲。漢書樊噲傳。項

心簡集錄 說詩碎語

二十六

卷五

羽既饗軍士中酒。師古註。飲酒之中。不醒不醉。故謂之中也。太白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東坡君獨未知其趣爾。臣今聊復一中之。亦不可悉數。後人中興平讀。中酒仄讀。每每兩失。

張平子歸田賦云。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濕鬱茂。百草滋榮。明指二月。謝詩首夏猶清和。言時序四月。猶餘二月。景象。故下云芳草亦未歇也。自後人誤讀謝詩。有四月清和。雨乍晴句。相沿到今。賢者不免矣。試思猶字。竟作何解。楚辭逢此世之。勳勳註。謂急遽意。勳讀同穰。韓昌黎文。新



紹興堂金壺字考抄

慶雲 慶音卿

歸邪 音耶星名

觥觴 音谷搗星

重蛻 虹霓同

九閔 天之九

瀧水 廣東羅定州

取慮 音在臨淮

且慮 音直閩地

不其 音在琅山

都龐 音龍九真

甯毋 音無

龍兌 音越地

卽裴 音肥魏

胸臆 音蠹脚

緜氏 音南縣也

平谷 音欲

鄆杜 音名

三能 音台

倒景 音影

姬塔 音鄒安

約約 音音

殿羽 音對許

汨羅 音音

慮虎 音盧夷

慮維 音雷維

繁峙 音名

東莞 音州屬

令居 音音

盱眙 音音

曲逆 音音

巴郡 音音

雍州 音音

臨胸 音音

并州 音音

星宿 音秀

格澤 音音

參星 音音

渾天 音音

番馬 音音

祥牯 音音

朱提 音音

盟津 音音

健為 音音

邪谷 音音

先零 音音

方輿 音音

狝氏 音音

枹罕 音音

樂浪 音音

博浪 音音

陽賈 音音

心簡集錄 金壺字考抄

二十九 卷五

莊浪 音音

荏平 音音

賁泉 音音

虹縣 音音

須句 音音

單父 音音

鄆城 音音

沁州 音音

隆慮 音音

心簡集錄 金壺字考抄

三十一 卷五

卽鄆 音音

隰州 音音

會稽 音音

贛榆 音音

賁渾 音音

儋州 音音

射洪 音音

鄆州 音音

閔鄉 音音

城父 音音

鄆縣 音音

嶧縣 音音

費縣 音音

郟城 音音

灑州 音音

鄆州 音音

邳州 音音

新淦 音音

徙縣 音音

菽人 音音

涪州 音音

卽州 音音

敦丘 音音

樂水 音音

越嶲 音音

雲川 音音

梁父 音音

整屋 音音

濟寧 音音

宕渠 音音

崑縣 音音

邾縣 音音

邾縣 音音

邾縣 音音

邾縣 音音

邾縣 音音

邾縣 音音

邾縣 音音

葉縣 音音

郟陽 音音

崑嶺 音音

華山 音音

桑乾 音音

滇南 音音

乘丘 音音

淫預 音音

心簡集錄

金壺字考抄

三五

卷五

句偏 音鉤 漏交趾

大宛 音篤 虎音斯 虎有

峒嶺 音荀 呂衡山

九峯 音宗 山名在

河壩 音軟 河

荏苒 音九 蒲

存猶 音求 臨

天姥 音同 山名在

龜茲 音同 西域國名

高麗 音平 聲

身毒 音天 竺又

于闐 音電 西

契丹 音契 音

神荼鬱壘 音申 舒

咎繇 音同 皋陶

仲虺 音毀

郤犇 音抽

小弁 音盤

邛 音不 蜀夷從

芒碭 音宕

圖山 音乘

姑射 音夜

惡池 音澤 沈

峴山 音胡 典切上

休屠 音朽 號句

韓邪 音耶

月支 音亦 肉支如

國土 音梵 又上

可汗 音讀 若

音響 音皓

召公 音胡 台

臺駘 音名 胡台

伍員 音運 二音人

滑臺 音滑 後以爲姓

寒泥 音泥 食

寒泥 音切

莫蹠 音教 楚

句踐 音鉤

角里先生 音角 祿

曾大家 音姑

蘭相如 音音

繁延壽 音婆

能延壽 音耐

万俟 音木 其脣

胡毋 音姓 也

周顛 音蟻

伯樂 音博

姚璠 音蜀

賁赫 音音

苟彘 音音

摎毒 音劉 藹秦始皇人俗

商南 音善 木丙

汗邪 音音 御下

骨朶 音音 孤都

夫差 音叙

稔侯 音音 封邑

鄺食其 音音 密

金日磾 音音 密

蓮子馮 音音 密

王子晉 音音 集

吐谷渾 音音 突

宛春 音音 宛

毋丘 音音 也

郁郢 音音 古縣名

耿弇 音音 甘

于頓 音音 迪

高頴 音音 環

孟昶 音音 敞

毒冒 音音 代

汁給 音音 洽

糊塗 音音 忽

鄒侯 音音 贊蕭何

演門 音音 宋門

樊於期 音音 於

雋不疑 音音 雋

穀於菟 音音 菟

李左車 音音 平聲

亢倉子 音音 庚

狼暉 音音 暉

賁休 音音 賁

尉遲 音音 尉

柳玘 音音 玘

谷蠡 音音 鹿離

嫪毐 音音 無行者

閼氏 音音 于后

箕虛 音音 箕

悉索 音音 色

汨漢 音音 汨

方皇 音音 旁

心簡集錄

金壺字考抄

三五

卷五

莫蹠 音教 楚

句踐 音鉤

角里先生 音角 祿

曾大家 音姑

蘭相如 音音

繁延壽 音婆

能延壽 音耐

万俟 音木 其脣

胡毋 音姓 也

周顛 音蟻

伯樂 音博

姚璠 音蜀

賁赫 音音

苟彘 音音

摎毒 音劉 藹秦始皇人俗

商南 音善 木丙

汗邪 音音 御下

骨朶 音音 孤都

夫差 音叙

稔侯 音音 封邑

鄺食其 音音 密

金日磾 音音 密

蓮子馮 音音 密

王子晉 音音 集

吐谷渾 音音 突

宛春 音音 宛

毋丘 音音 也

郁郢 音音 古縣名

耿弇 音音 甘

于頓 音音 迪

高頴 音音 環

孟昶 音音 敞

毒冒 音音 代

汁給 音音 洽

糊塗 音音 忽

鄒侯 音音 贊蕭何

演門 音音 宋門

樊於期 音音 於

雋不疑 音音 雋

穀於菟 音音 菟

李左車 音音 平聲

亢倉子 音音 庚

狼暉 音音 暉

賁休 音音 賁

尉遲 音音 尉

柳玘 音音 玘

谷蠡 音音 鹿離

嫪毐 音音 無行者

閼氏 音音 于后

箕虛 音音 箕

悉索 音音 色

汨漢 音音 汨

方皇 音音 旁

繁纓繁音

于合之則

為行字

泊音骨

澗音聿

顛音對

顛音科

闐音田

驀音陌

心簡集錄 金壺字考抄

泉音從麻之

虹音洪

母追母音

婉婉音晚

泊音薄

些音紫

鍛音遐

帶音執

敵音絞

關音孽

血音胸

謹音權

箭音霄

千音較

楞音陵

涸音淚

窳音短

鍛音端

鼻音住

輅音育

商音的

骸音國

三三 卷五

按玉篇首記奇字十餘皆借音也七修類稿增記六十餘字至問奇集復增至六百六十餘條搜羅可謂富矣今抄中所錄俱係經史習見以資博雅適用學者務須熟記音義毋致掩卷茫然開口成錯也

紹聞堂字書誤讀抄

宋王雱原序云誤讀者斯字本無他音可疑而不識者信口譌傳習矣不察今據所聞特錄出以免伏臘杖杜

金銀之譏當與奇字參看每賓客在座聞讀字之誤者在相知則為正之不相知唯唯而已磨堯堅吾師也朱

語錄磨堯堅秦人座右三字銘謂謹言也

地封音異

妃嬪音頻

馬謖音速

魑魅音瘕

運甓音關

心簡集錄 字書誤讀抄

曝直音豹

崢嶸音錚

疆場音亦

服闋音缺

矜寡音同

金莖音衡

荏苒音桓

塵尾音塵

史籀從手

宋王雱原序云誤讀者斯字本無他音可疑而不識者信口譌傳習矣不察今據所聞特錄出以免伏臘杖杜

金銀之譏當與奇字參看每賓客在座聞讀字之誤者在相知則為正之不相知唯唯而已磨堯堅吾師也朱

語錄磨堯堅秦人座右三字銘謂謹言也

地封音異

妃嬪音頻

馬謖音速

魑魅音瘕

運甓音關

災沴音戾

三四 卷五

曝直音豹

崢嶸音錚

疆場音亦

服闋音缺

矜寡音同

金莖音衡

荏苒音桓

塵尾音塵

史籀從手

心簡集錄 字書誤讀抄

卷五 三十五

精柄 音粗誤柄 燕水 燕莊陌切斬 牀第 音萍誤弟  
 雨雹 音爆又音僕 鮪魚 鮪音伏又音 鮪鱗 鮪音偷上聲  
 土著 直暑切音措 峻事 峻音遠誤峻 悃悃 音逼誤幅  
 抱鼓 抱音孚誤庖 听然 听音斷筮貌 剛愎 音弼誤復  
 刁斗 刁音凋誤刀 踏仆 踏音甸誤陪 貪冒 音墨誤毫  
 雞肋 音勒誤筋 瓦礫 音歷誤燥 蜥蜴 音昔亦誤浙  
 鄜州 鄜音孚誤鹿 覆瓿 音部誤剖 有卻 音隙誤却  
 歧嶷 音逆誤疑 駟僮 駟藏上聲誤 滂鹵 滂音錫誤滂  
 津約 津同綽誤開 滛池 滛音及又音 倣儻 倣音揚全個  
 緜錢 緜音民誤昏 擗鼓 擗職瓜切誤 柳玼 音頻誤比  
 王媿 媿音微 中櫛 側瑟切誤節 秋獮 音藪誤彌  
 脰膈 脰音波切溫入聲音 鑄漏 鑄虛訝切誤  
 譌傳 譌音訛全訛 滑稽 滑音骨誤猾 庚死 庚音雨誤度  
 楚些 音校去聲誤 提撕 音西誤斯 雋末 雋音吶誤俊  
 媿忽 音性誤而 祆廟 祆音軒從天 純嘏 音假誤古  
 不啻 音翅誤禱 醜酒 音煦誤洵 飢餓 音委被誤滑  
 內帑 音僂誤奴 澶淵 澶音焮誤種  
 杖笊 音登誤昂 臨邛 音窮誤昂 龐岡 瀧音雙誤隴

心簡集錄 字書誤讀抄

卷五 三十六

汜水 汜音似誤汜 縱臾 音棟勇與德 泛駕 泛音捧覆也  
 石埭 音代誤棟 朝鮮 音昭仙誤潮 草菅 音艱誤管  
 果菘 音裸誤預 饕餮 音帖誤珍 掉閹 掉音擺誤押  
 苳夷 苳音衫誤夷 土苴 音鮮和糞草誤土地之土  
 一抔 音拈杯土杯 睚眦 音志與皆同 鏡歌 鏡音撓如鈴  
 龍準 龍音拙又讀如 攬槍 攬初銜切揮平聲  
 擊舟 擊音拿誤奴 警服 警音懼誤龍 儵然 儵音消誤修  
 果蒂 音帝誤蒂 根蒂 音蒂誤蒂 蒂芥 蒂音蔓  
 股削 股音宜誤俊 野藪 音速誤嗽又誤蕪○蕪  
 颯颯 音凡又音泛 玫瑰 音枚規誤丈 掉臂 掉音調去聲  
 徒倚 徙徒而憑倚 狡狴 音酸倪誤俊 斗杓 杓音標誤勺杯  
 鉞砭 音邊又去聲 蒹葭 音加 碩頤 音祈誤斤  
 凱觀 觀音冀誤削○冀 廣袤 音茂誤牙 教猷 奴刀切音猶  
 奇袤 同邪誤牙 有奇 音肌零也誤 淄澠 音繩易牙辨  
 日晷 音軌誤咎 呪味 呪同咒誤贖 不頓 同鈍誤本音  
 冒頓 音墨毒誤本 捐軀 捐音沿又音 隄防 音低房誤題

湮沒 湮音因誤煙  
如綫 同綫誤綫

澹用 澹同贍誤淡  
墟撫 墟同鎮誤本

鸞鳥 武威郡屬  
悽愴 音創誤槍

塵埃 音哀誤耶  
湫隘 湫子小切音

酒酣 朝甘切音寒  
更乞 音器以物與人曰乞晉謝

頃步 頃音跬誤本  
湛恩 湛音沈誤僅

供張 同帳誤平聲  
苑圃 苑婉怨二音

追奔 音憤誤本平  
堪之 堪音砢去聲

倭國 倭音濁誤喂  
綸巾 綸音關誤倫

心簡集錄 字書誤讀抄 卷五 三七

莞席 莞音桓又音  
阿誰 阿音屋阿爺

蔓菁 蔓音滿平聲  
纏繞 纏同繞音了

柴池 柴同差  
切劑 同摩誤靡

洗馬 洗音銑誤徒  
牢愁 音曹誤本音

胼胝 音知誤讀抵  
諳練 諳音庵係平

摘藻 摘音瘵舒也  
戲下 戲同慶旗屬

臯比 音皮誤上去  
要領 要音腰誤去

旋遠 旋音旋誤平  
夢覺 音覺誤入聲

研究 研音妍平聲  
籠絡 籠音龍誤上

旁午 旁去聲  
函谷 函音咸誤含

陽翟 音宅地名誤  
一切 音砌

狙擊 狙有狙要二  
王燭 音燭誤觸

僕射 音夜誤亦  
郊子 郊音談誤炎

歛望 歛音厥誤夾  
並車 並讀傍去聲

闕與 音曷余地名漢書窮穴  
引見 音現

秉傳 轉去聲  
單子 單音善

朝請 音淨誤本音  
單子 單音善

口吻 沙上聲誤忽  
舩越 音琢誤綽

心簡集錄 字書誤讀抄 卷五 三八

羊衛 古文道字  
掩骼 音格骼音同

蹀躞 蹀音華上聲  
驚駭 驚音撞駭涯

儉荒 儉音管儉父  
巫覡 音亦誤現

射策 射音石投也  
閩越 閩音民誤融

浪江 浪音派誤貝  
獬豸 音柴上聲誤

鞞鞞 音未曷  
曳白 曳音異誤亦

耗贖 耗音贖本字贖  
冤句 音鉤章句之

壞墮 音塵墮落之  
單闕 音善曷誤丹

幕府 幕音莫誤暮  
苛政 苛音寒歌切音何苛察之苛音呵

西音亞誤西字內曲 糾偷上聲誤糾 陝音洽誤陝 陝之陝從兩入字

祗音低誤祗 佳音進誤佳佳從 羨以脂切音羨

塚同燈誤塚 淡音突誤深 賣音欲誤賣

禪音單誤禪 卯音淵即卯字誤 本音叨誤本

延音貞誤延 局從向音賞誤局 須音賄誤須

釋適之金壺字考王雱字書誤讀二書傳世久矣今見  
紹聞堂抄本與原刻互異粵東書坊又偶乏此刻無從  
校正然詳其大概惟是依類雜錄以便案頭翻閱耳余  
故加以抄字別之不敢仍其舊日以貽博雅笑

心簡集錄 字書誤讀抄 三十九 卷五

于得與輿圖直指上

讀經史古文須知經濟規為利害得失處其大要全  
在輿圖輿圖不明雖依文會意終如面墻甚覺無着  
且塾師課徒於四子書後即授經義及左國史漢若  
不將輿圖指明則左國史漢中國都之建立形勢之  
強弱戰爭之進退使命之往來何以了然心口即或  
指點一二亦但為當時名目依稀恍惚不能詳切  
御纂五經直將國都郡邑山水等地注明在今某省某府  
某縣者良有以也今生徒請講經義遵為指畫頗易

心簡集錄 輿圖直指序 四 卷五

明曉但卷帙繁多遺前忽後初學苦難記憶且自五  
經而下俱屬茫然因即各經內所注地名并將秦漢  
以來各要地附錄一二彙為一帙分列各省郡縣下  
並繪各省輿圖於前使之按圖考核形勢瞭然不特  
古人立言之妙因以愈顯即初學識見亦可漸增雖  
不免掛一漏萬之嫌而臨文按索庶或得其大概云  
爾良常于應駿得與氏書



九州

心簡集錄

冀州地理今釋冀州今山西之太原平陽汾州潞安大  
順德宣化六府澤遠沁三州河間二府西北大名府廣平  
西境盛京下西起東受降城懷慶衛輝二府其北直  
抵塞外陰山錦州府南之懷慶衛輝二府其北直  
大遼水陰山下西起東受降城懷慶衛輝二府其北直  
兗州地理今釋兗州今山東之東昌府及兗州府曹州  
之大名府及真定河間二府東  
南境河南之衛輝府昨東  
青州地理今釋青州今山東之登州萊州二府青州府  
博興樂都臨淄昌樂安邱壽光臨朐六縣及諸城高苑  
長山新城淄川八縣及泰安府肥城長清歷城章邱鄒平  
阿平陰二縣北境其東北跨海為燕縣北境兗州府東  
咸京之奉天府託于朝鮮國也

徐州地理今釋徐州今江南之徐州及鳳陽府懷遠五  
宿遷睢寧濰榆六縣邳海二州山東之兗州府濰陽曲  
車寧陽泗水金鄉魚臺嘉祥鉅野汶上鄒城鄒峯滕費  
十四縣及平陰縣南境濟寧東平沂州蒙陰沂水日照  
縣及萊蕪縣泰安州南境青州府莒州蒙陰沂水日照  
三縣及諸城

揚州地理今釋揚州今江南之江寧揚州廬州安慶池  
和廣德三州鳳陽府臨淮定遠霍邱盱眙天長六合  
縣壽州淮安府鹽城二縣河南之汝寧府光州固  
始二縣光州湖廣之黃州府及浙江之嘉興府湖州  
縣新州廣東之潮州府及江西之贛州府  
荆州地理今釋荆州今湖廣之武昌漢陽府漢陽府  
州長沙衡州常德辰州廣西之梧州府  
州施州五縣隨州南境黃州府黃岡麻城黃陂黃安四  
城應山五縣隨州南境黃州府黃岡麻城黃陂黃安四

輿圖直指

四十一

卷五

九州

心簡集錄

豫州地理今釋豫州今河南之開封府歸德府南陽府  
林州全州及興安縣越城嶺北境  
縣四州之襄州府建始縣嶺西之桂  
之兗州府定陶武曹單大府東明長垣二縣山東  
州類上太蒙城三縣湖廣之襄陽府光化宜城  
東陽穀城五縣均陽府保康二  
縣及鄧州東境德安府隨州保康二  
梁州地理今釋梁州今陝西之漢中府興安府及西安  
成三縣商州雒南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商州  
州嘉定西眉雅昌二州及成寧順慶龍安馬湖五府  
州縣松潘建昌二州及成寧順慶龍安馬湖五府  
司是  
雍州地理今釋今陝西之臨洮平涼慶陽延安鳳翔五  
府西安府長安咸寧咸陽興平臨潼高陵鄠藍田

涇陽三原盤屋渭南富平醴泉朝邑郃陽澄城白水韓  
城華陰蒲城同官武功永壽三水淳化長武二十七縣  
同華耀乾鄜五州鞏昌府隴西安定會寧通渭寧遠伏  
羌西和秦安清水漳禮十縣秦州及榆林寧夏寧夏  
中靖遠岷州洮州甘肅州莊浪諸衛所其在化外  
者南至西傾積石西隴三危北抵沙漠皆是

十二州  
即堯時九州舜分冀州之北為并州東北為幽州又分  
青州東北為營州是為十二州禹復并為九州商周因  
之

詩十五國  
周南 朱注岐周在鳳翔府岐山縣今屬陝西豐在京北  
府鄆縣今陝西西安府南方之國朱注與元府京

輿圖直指

四十二

卷五

西湖北等路諸州按興元府今陝西漢中府京西湖北  
今河南歸德河南南陽汝寧諸府及汝州湖廣武昌漢  
陽安陸襄陽隕陽德安汝州  
岳州常德辰州諸府是也  
召南朱注雍州今陝西鳳翔府鳳翔縣

抑鄆衛朱注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抑南謂之鄆東謂  
鄆城在新鄉縣西三國之地朱注懷慶府滑州相滑濮等州  
開封大名府界按懷慶府滑州相滑濮等州  
德府並隸河南澶州開州隸大名府今  
東昌府濮州隸山東開州隸河南大名府今

王朱注懷慶府孟今孟縣並隸河南河南府即今河南懷  
南縣括地志曰故王城一曰河南王城本郊鄆周公所築  
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此至敬王乃遷都成周至赧  
王又居王城也在今河南

簡集錄與圖直指 卷五

鄭朱注封府新鄭縣今陝西同州府華州新鄭今河南開  
濟南府淄川縣濰縣等州皇輿表青今青州府齊今  
縣並隸

魏朱注河中府解州今山西蒲州府解州

唐朱注太原府即今山西太原府

秦朱注秦州今甘肅秦州

陳朱注陳州今河南陳州府

檜朱注鄭州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春秋杜注檜在滎陽

曹朱注曹州今山東曹州府

心簡集錄與圖直指 卷五

幽朱注邠州三水縣今陝西同州府邠州東北有幽亭  
幽谷三水縣有幽城皆是也

春秋一百二十四國

魯朱注姬姓侯爵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

蔡朱注姬姓侯爵叔度封於蔡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是也  
平侯徙新蔡今新蔡縣昭侯又徙州來謂之下蔡今  
江南鳳陽府壽州北三

曹朱注姬姓伯爵杜注濟陰定陶縣今屬山東曹州府縣西  
北四里有定陶故城即曹國也

衛朱注姬姓侯爵康叔始封於衛今屬山東曹州府縣西  
也文公遷楚邱其故城在滑縣東成文又遷帝邱今  
開州有頓

滕朱注姬姓侯爵杜注在沛國公邱縣東南今山東兗州府  
滕縣是也

晉朱注姬姓侯爵杜注始都翼今山西平陽府翼城縣武公  
徙居絳在今絳州之北景公又自絳徙新田今在曲

鄭朱注姬姓伯爵杜注在滎陽宛陵縣今開封府新鄭縣東  
北宛陵城

吳朱注姬姓子爵杜注吳郡隋改蘇州宋置平江郡陞平江  
府元改府為路明日蘇州今仍之按太伯居梅里今

無錫縣也至閻

燕朱注姬姓伯爵杜注燕國薊縣遼改為折津縣金改為大  
興縣今屬順天府

虞朱注姬姓公爵杜注在河東大陽縣唐改大陽曰平陸屬  
陝州今屬山西蒲州府解州古虞城在縣東北四十

祭朱注姬姓伯爵今開封府東北十五里有祭伯城

心簡集錄與圖直指 卷五

號 姬姓公爵社注 榮陽縣此為東號國號叔所封後并  
界 又西號國今 在今河南開封汜水縣東十里近榮陽

河 姬姓侯爵社注 在廣平襄國縣今直隸順德府邢臺

凡 姬姓伯爵社注 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今凡縣故城

滑 姬姓伯爵社注 在河南衛輝府輝縣西南二十里

原 姬姓伯爵社注 在河南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有緄氏縣故城即故費滑也

荀 姬姓侯爵社注 在今山西平陽絳州西十五里

芮 姬姓伯爵社注 在馮翊臨晉縣今陝西同州府朝邑

息 姬姓侯爵社注 汝南新息縣今河南汝寧府息縣西

心簡集錄 輿圖直指 四十五 卷五

隨 姬姓侯爵社注 義陽隨縣西魏置隨州今屬湖北德

巴 姬姓子爵社注 在巴郡江州縣隋改江州為巴縣今

賈 姬姓侯爵社注 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有賈鄉

邠 姬姓子爵社注 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邠鄉今山東兗

齊 姜姓侯爵社注 臨淄縣屬青州府博興縣也

秦 嬴姓伯爵社注 始封岐豈之地寧公徙平陽今郡縣

臨 臨潼縣孝公徙咸

楚 羊姓子爵社注 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今江陵縣屬

宋 子姓公爵社注 梁國睢陽縣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

杞 姬姓伯爵社注 本都陳留雍邱縣今河南開封府杞

陳 姬姓侯爵社注 今陳州

紀 姜姓侯爵社注 在東莞縣劇縣今山東青州府壽光

鄧 北姓侯爵社注 在東莞縣劇縣今山東青州府壽光

薛 任姓侯爵社注 魯國薛縣今薛城在山東兗州府滕

州 姜姓公爵社注 今山東青州府安邱縣淳于城州所都也

梁 嬴姓伯爵社注 馮翊夏縣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也

宿 風姓男爵社注 東平無鹽縣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

心簡集錄 輿圖直指 四十六 卷五

南 燕 姬姓伯爵社注 南燕國東郡燕縣今河南衛輝府

莒 嬴姓子爵社注 城陽莒縣今山東沂州府莒州

邾 曹姓子爵社注 魯國邾縣今山東兗州府邾縣

徐 嬴姓子爵社注 在下邳僅縣東南括地志徐城縣西

北 八十里有大徐城即古徐國也今江南穎州府泗州

越 相傳姓徐偃王築

小 邾 曹姓子爵社注 越州宋高宗陞為紹興府今仍之

文 獻通考則

在 嶧者為近

郟 姓子爵 杜注 郟開陽縣今山東沂州北十五里

郟 奴姓子爵 杜注 郟開陽縣今山東沂州北十五里

許 姜姓男爵 杜注 許昌縣今河南陳州府許州故

胡 媽姓子爵 杜注 汝陰縣西北有胡城今潁州是也

夔 州姓子爵 杜注 建平種歸縣湖北宜昌府歸州志云

郟 嬴姓子爵 杜注 郟縣地理志故郟國也今為郟城縣

萊 姜姓子爵 杜注 萊蕪縣今屬山東登州府縣東南

舒鳩 僮姓子爵 杜注 舒鳩縣今屬山東登州府縣東南

偃陽 姬姓子爵 杜注 偃陽縣今屬山東兗州府嶧縣南五十里

唐 以下十五國有爵無姓

弦 光州西有弦城湖廣黃州府蘄水縣有軟縣故城

皆魏晉時

頓 子爵 杜注 汝陰南頓縣今河南陳州府項城縣北有

沈 子爵 杜注 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今河南汝寧府汝

譚 子爵 杜注 濟南平輿縣北有沈亭今河南汝寧府汝

宗 子爵 杜注 濟南平輿縣北有沈亭今河南汝寧府汝

邳 子爵 杜注 邳或作鄆今湖廣德安府安陸縣有鄆城

白狄 子爵 杜注 在今陝西延安鄜州之間

心簡集錄 輿圖直指 四七 卷五

賴 子爵 杜注 賴信侯國有賴亭故賴國文獻通考賴

肥 子爵 杜注 肥城縣今屬山東濟南府肥

戎蠻 子爵 杜注 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今在山東兗

康 子爵 杜注 康或祈姓當在湖廣隕陽府

鼓 子爵 杜注 鼓或祈姓今直隸正定府晉州治

穀 伯爵 杜注 穀或贏姓杜注在南鄉築陽北今湖廣襄陽府穀

舒 子爵 杜注 舒或祈姓今直隸正定府晉州治

魏 姬姓 杜注 魏或祈姓今直隸正定府晉州治

以下十七國

耿 姬姓 杜注 耿或祈姓今直隸正定府晉州治

霍 州姓 杜注 霍或祈姓今直隸正定府晉州治

郟 州姓 杜注 郟或祈姓今直隸正定府晉州治

年 郟或祈姓今直隸正定府晉州治

東曹州府城武縣

焦 姬姓 杜注 焦或祈姓今直隸正定府晉州治

陽 姬姓 杜注 陽或祈姓今直隸正定府晉州治

淮 姬姓 杜注 淮或祈姓今直隸正定府晉州治

淮 姬姓 杜注 淮或祈姓今直隸正定府晉州治

心簡集錄 輿圖直指 四六 卷五

密 姬姓今河南開封府密縣

黃 嬴姓杜注弋陽縣魏置弋陽郡於此今河南汝寧府

羅 熊姓或偃姓杜注在宜城縣西二十里後徙南郡枝江

國 縣在岳州府平江縣南三十里之羅城與長沙府湘

陰 縣接界者是後徙處也楚遷之枝江後漢志枝江侯

三十里羅國是也又自枝江徙長沙今岳州府平江縣南

申 姜姓杜注南陽宛縣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北有故

夷 姁姓杜注在城陽莊武縣今山東萊州府即墨縣西

向 姜姓杜注地在潁川長社縣東北今開封府尉氏縣

心簡集錄 輿圖直指 四十九 卷五

鄭 漆姓 向城今河南鳳陽府懷遠縣西四十里有故縣村

舒 偃姓當在江南廬州府舒城廬江二縣之境

戴 子姓杜注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今河南歸德府

江 或嬴姓杜注在汝南安陽縣括地志安陽故城在新

息 縣西南八十里新息今河南汝寧府息縣是也

鄔 故城杜注在汝南安陽縣屬湖廣德安府

權 或偃姓杜注在汝南安陽縣屬湖廣德安府

道 杜注在汝南安陽縣屬湖廣德安府

城 其南即

道 國也

栢 杜注汝南西平縣有栢亭今縣屬河南汝寧府亭在

貳 縣西

軫 在今德安府應城縣西

紋 在今鄖陽府西北

六 或偃姓杜注廬江六縣今在江南潁州府六安州北

遂 杜注在濟北枕丘縣東北今兗州府寧陽縣西北三

崇 杜注秦之與國

項 或姑姓杜注汝陰項縣今河南開封府項城縣東北

冀 杜注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在今山西平陽府河

心簡集錄 輿圖直指 五十 卷五

溫 今河南懷慶府溫縣西南三十里即河陽也

厲 杜注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今湖廣德安府隨

蓼 或偃姓杜注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今在河南南

陽 府唐縣南八十里

巢 杜注廬江六縣有居巢城今江南廬州府巢城西巢

庸 湖案字記云古居巢城陷處

如 當在湖廣隕陽府境

介 杜注在城陽縣今山東萊州府膠州西南七十

郭 杜注在城陽縣今山東萊州府膠州西南七十

南 州東

無終注山戎國名案秦置無終縣項羽封韓廣為遼東王都無終即今順天府玉田縣也縣西有古無終城

蓐收

於餘丘注國名孔疏公穀皆以於餘丘為邾之別邑左氏無傳正以春秋之旨未有伐人之邑而不繫國者此無所繫故知是國釋例

英氏

注楚與國今江南廬州府六安州西有英氏城接英山縣境

根牟

注東夷國也琅琊湯都縣東有牟鄉今在山東沂州府沂水縣南

鮮虞

注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今直隸真定府新樂縣西南有新市城俗名新城舖其城有鮮虞亭

心簡集錄 輿圖直指

五十一

卷五

陸渾注今河南府嵩縣其地南阻終南北臨大河所謂河南山北也

房

注汝南有房縣即房國今河南汝寧府遂平縣西有吳房城

桐

注或偃姓注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今江南安慶府桐城縣北有古桐城即古桐國也與廬江縣接

郟

注本在商密界上小國其後遷於南郡都縣今河南陽府浙川縣西有丹水故城古郟國也

狄

注自江國至此三十二國爵姓皆亡

顯

注費縣西北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今山東兗州府費縣西北八十里有顯與城以下十國係附庸

須

注東南有須句故城須昌縣西北今兗州府東平州

葛

注嬴姓注在梁國寧陵縣東北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有葛城在汴河之南

任

注風姓注在任城縣也今為濟寧州諫山東

牟注泰山牟縣今山東濟南府東二十里有牟城

極注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西有極亭

蕭注或子姓今江南徐州府蕭縣

郭

注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郭城今東平州

鄆

注東六十里有鄆城集即鄆故城也

郟

注在兗州府滕縣東南六十里郟城在縣東六里

戰國七大國

秦注今陝西西安府鳳翔府漢中府地後定巴蜀四川屬

齊

注今直隸河間府東南山東濟南武定泰安青州沂州登州萊州及東昌府東等處是也

楚

注今江南湖北湖南三省及浙江杭州廣西桂林山東

趙

注今直隸保定正定順德河間府西北山西太原大同

魏

注今直隸大名河南開封彰德衛輝懷慶山東曹州及

韓

注今河南陳州南陽汝寧汝州山西平陽蒲州潞安遼

燕

注今直隸順天宣化永平天津及河間府東北地是也

秦三十六郡

注又取百粵

心簡集錄 輿圖直指

五十二

卷五

薛郡 瑯琊 泗水 漢中 九江 桂林 象郡

巴郡 蜀郡 長沙 黔西

鄒郡 南會 粵百 南關 海

漢十三部

司隸 治河南 豫州 治許昌 兗州 治鄆城 冀州 治鄆城

青州 治臨淄 涼州 治姑臧 并州 治晉陽 冀州 治鄆城

揚州 治歷陽 益州 治雒陽 交州 治廣信

蜀漢三國

今四川省 陝西之漢中府及湖廣之荊州 宜昌 長沙

常德等處 荆州 旋失雲南 貴州 尚在荒服

魏 今直隸河南 山東 山西 及湖廣之襄陽 安陸 漢陽 黃

吳 今江蘇 浙江 福建 廣東 廣西 及湖廣之武昌 黃

心簡集錄 輿圖直指 卷五

晉十九州

司州 治洛陽 豫州 治項子 并州 治晉陽 徐州 治彭城

兗州 治鄆城 冀州 治鄆城 青州 治臨淄 揚州 治江都

荊州 治襄陽 後江陵 益州 治成都 幽州 治涿郡

秦州 治天水 涼州 治姑臧 寧州 治雲南 交州 治雲南

雍州 治三輔 京兆 益州 治成都 幽州 治涿郡

梁州 治漢中 南郡 平州 治遼東 治昌黎

廣州 治番禺

唐十道

開元二十一年 增置五道

關內 河南 河東 河北 山東 山南 淮南 江南 江東 嶺南

置增 分江南 為東西二道

京畿 黔中 淮南

都畿

宋十五路

天聖折為十八 元豐折為二十 大觀折為

京東 京西 京南 京北 京東 京西 京南 京北

荆湖北 荆湖南 荆西 荆東 荆南 荆北

成都 梓潼 夔州 廣南 廣西 廣東

明兩京十三省

北直隸 南直隸 今江南 統領畿內郡縣曰隸

河南 陝西 雲南 貴州 廣西 廣東 四川 湖南 湖北 福建 廣西 廣東 四川 湖南 湖北 福建

國朝兩京十四省

心簡集錄 輿圖直指 卷五

京師直隸 江南 分江蘇 安徽 山東 分河南 山東 陝西 分甘肅 廣西 分四川 廣西 分湖南 湖北 福建 廣東 四川 湖南 湖北 福建

五岳

泰山 在今山東 濟南府 泰安州 北五里

衡山 在今湖南 衡州府 衡山縣 西北

華山 在今陝西 西安府 華陰縣 南十里

以上疆界只舉大凡其間犬牙相錯不及細詳覽古者臨文加察可也

心簡集錄 輿圖直指 卷五

五岳

泰山 在今山東 濟南府 泰安州 北五里

衡山 在今湖南 衡州府 衡山縣 西北

華山 在今陝西 西安府 華陰縣 南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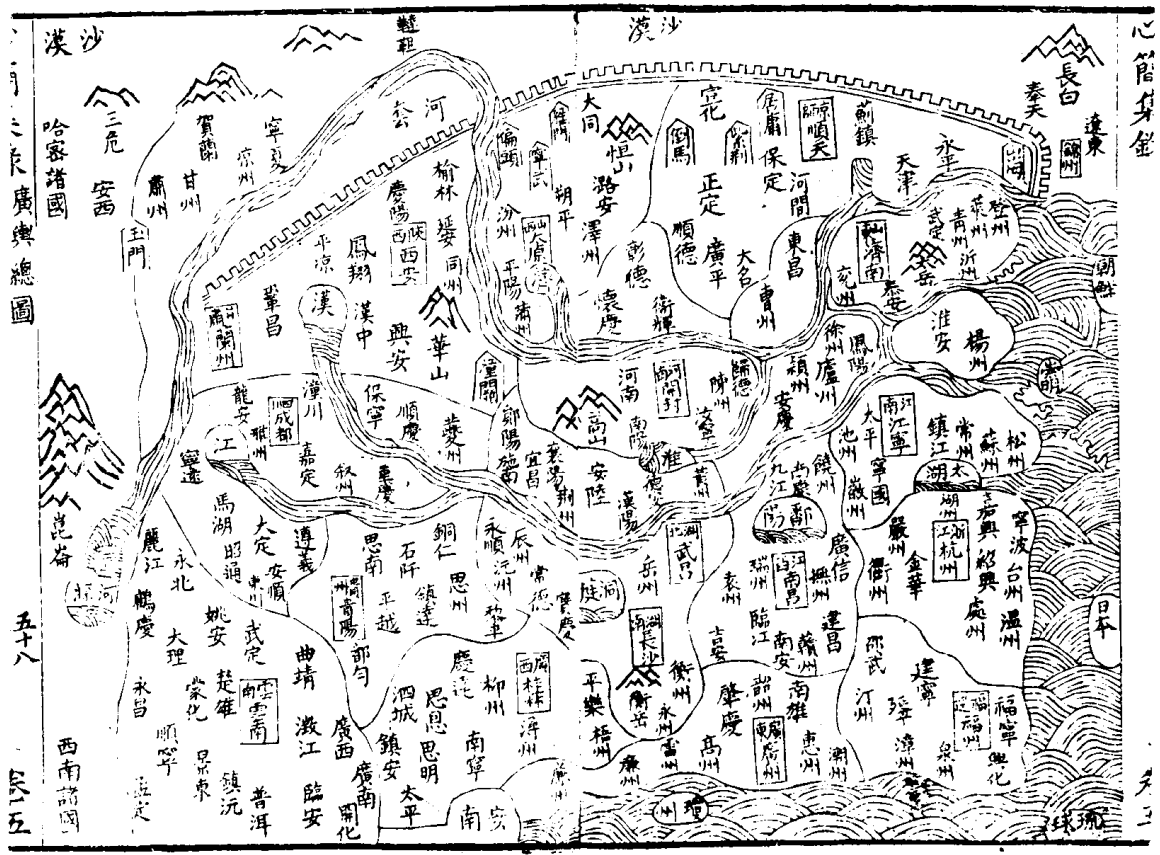
漢見陝西水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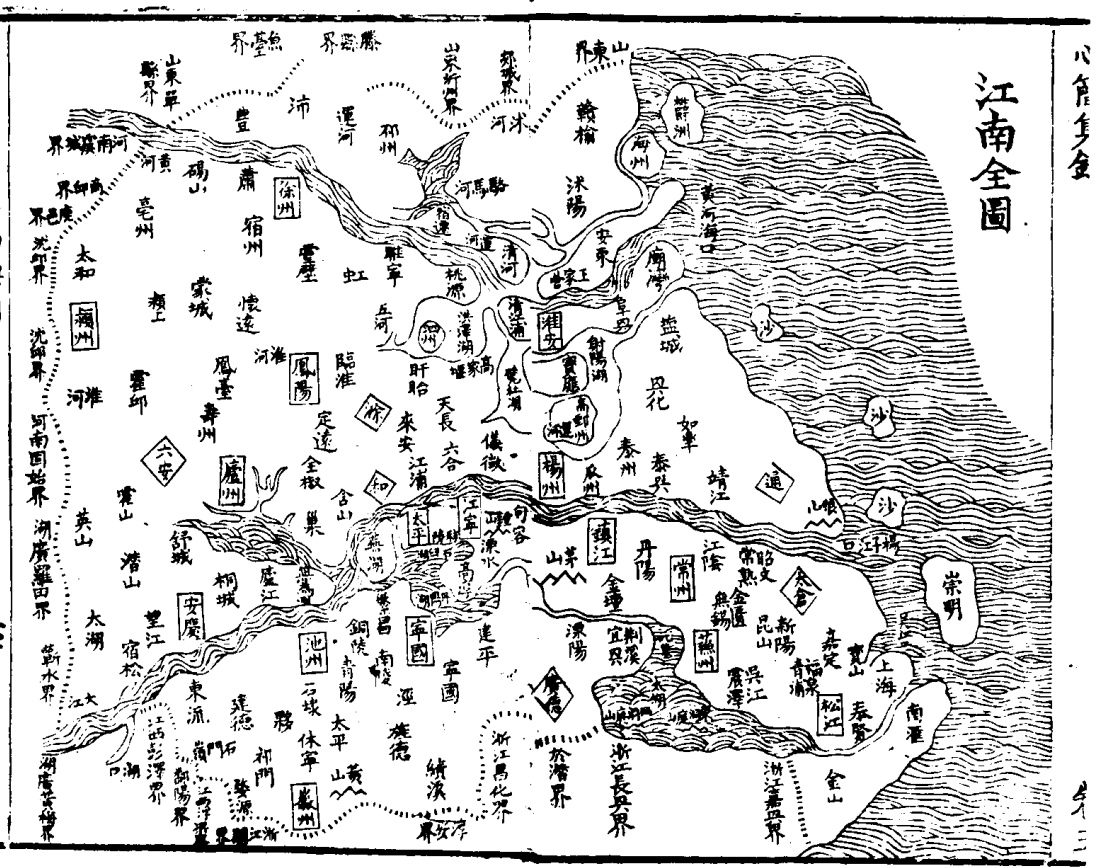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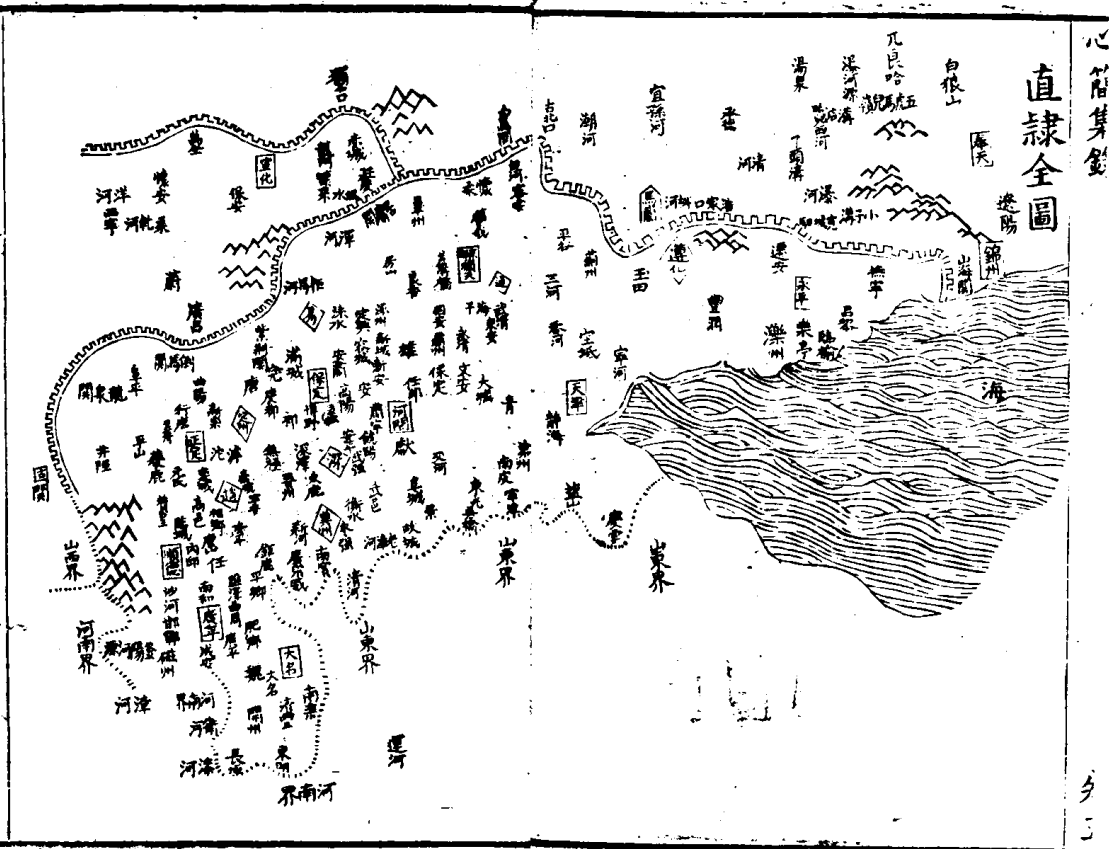
萬馬河東北經陵縣德平商河隋唐為河濟南府德州有諸  
 縣界其流或斷或續相傳即馬頰河也濟南府德州有胡  
 蘇河東經寧津縣唐臨津縣滄州漢光祿縣東南有胡  
 慶雲縣外有簡河無棣縣界至海豐縣入海河間府南  
 南有鈞盤河白平原德平二縣界最近濟南府樂陵縣東  
 海德州西南有南津河東經吳橋津德平樂陵慶雲  
 諸縣界至海豐縣大沽口入海其太史河據齊來在清  
 滄二州之開明一統志亦云在南皮縣北今其地雖無  
 顯跡然以孔疏參之明一統志亦云在南皮縣北今其地雖無  
 自春秋時已湮廢遷徙漢唐以來諸儒訪求古跡就道  
 見之斷港絕潢指為某河以似非儒訪求古跡就道  
 自大陸以北順勢下趨焉時九河自當在德州以上河  
 間數百里之地考之可信也已  
 驗之于今是亦可信也已  
 漢見陝西水注

輿圖直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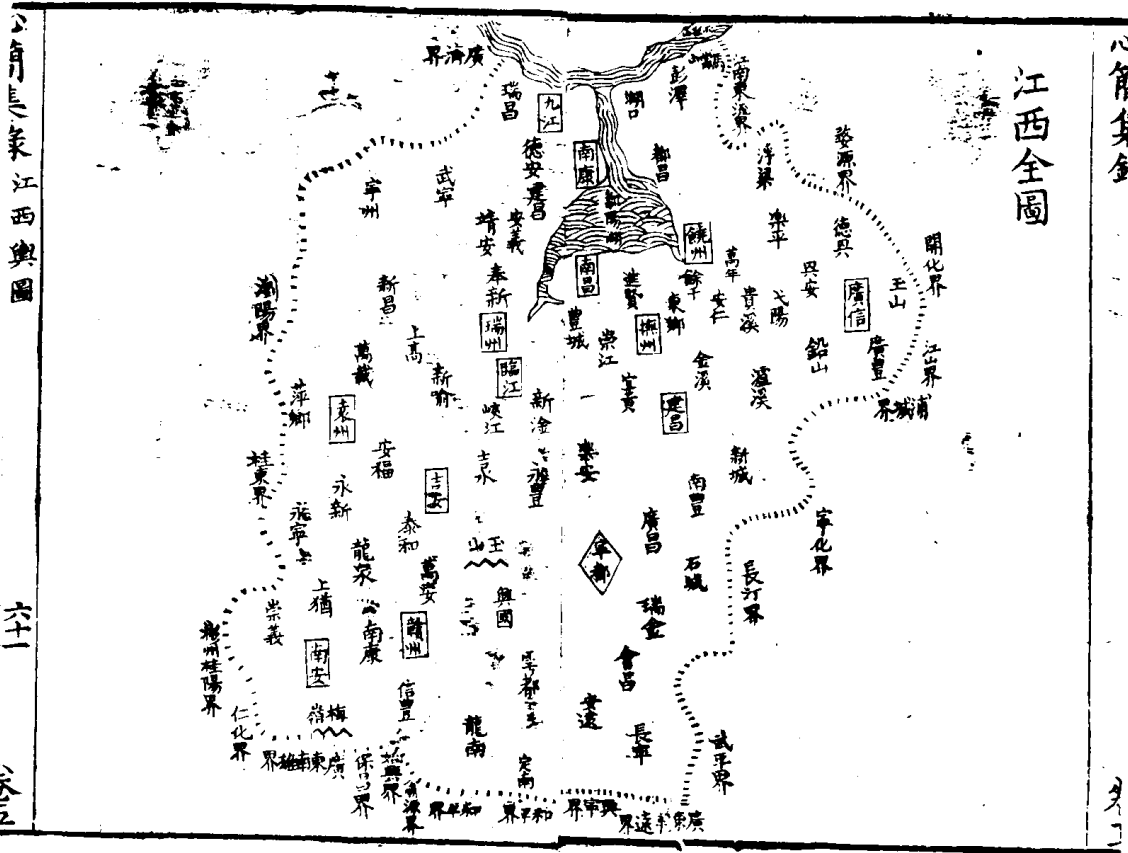
五十七

一六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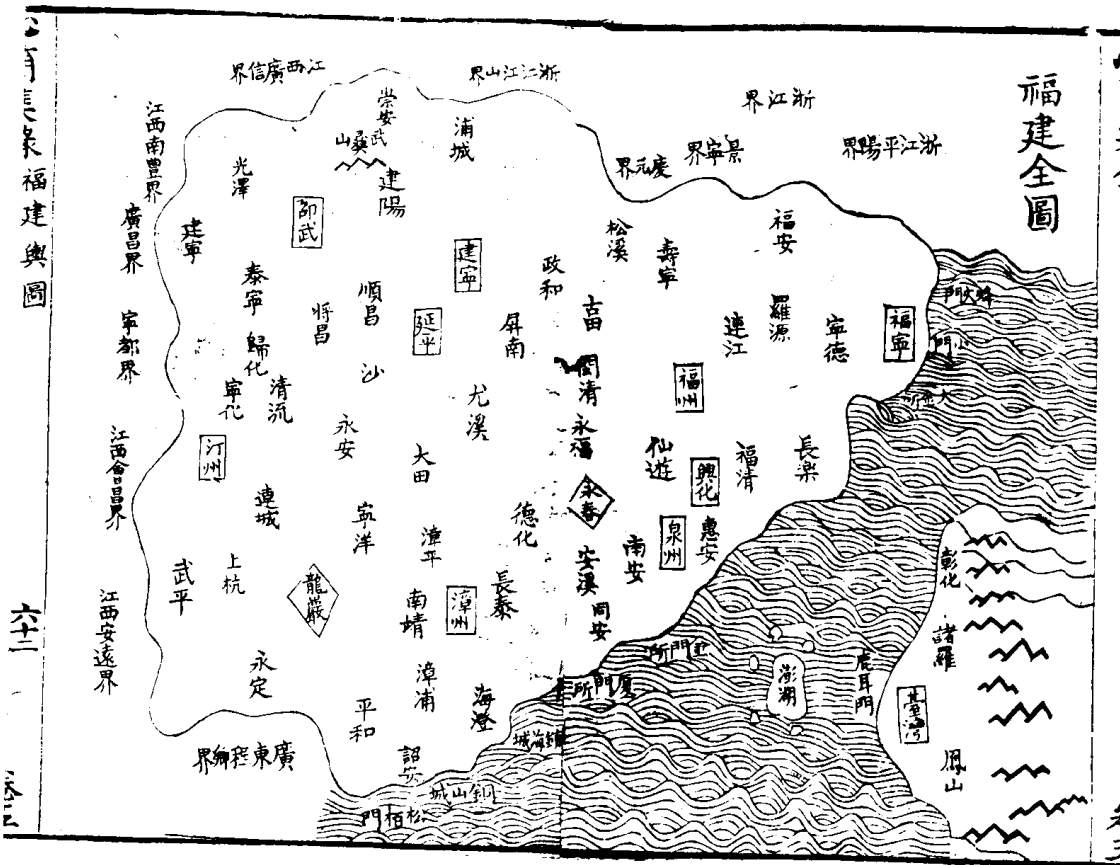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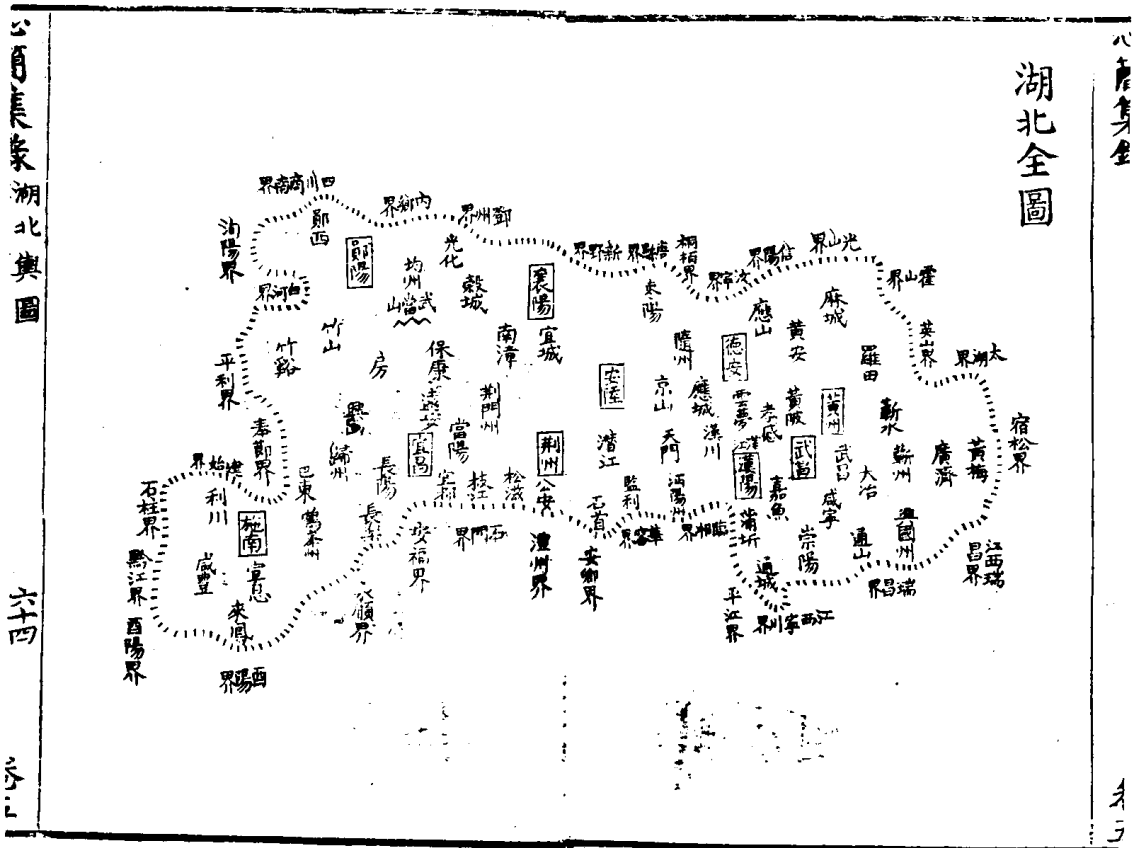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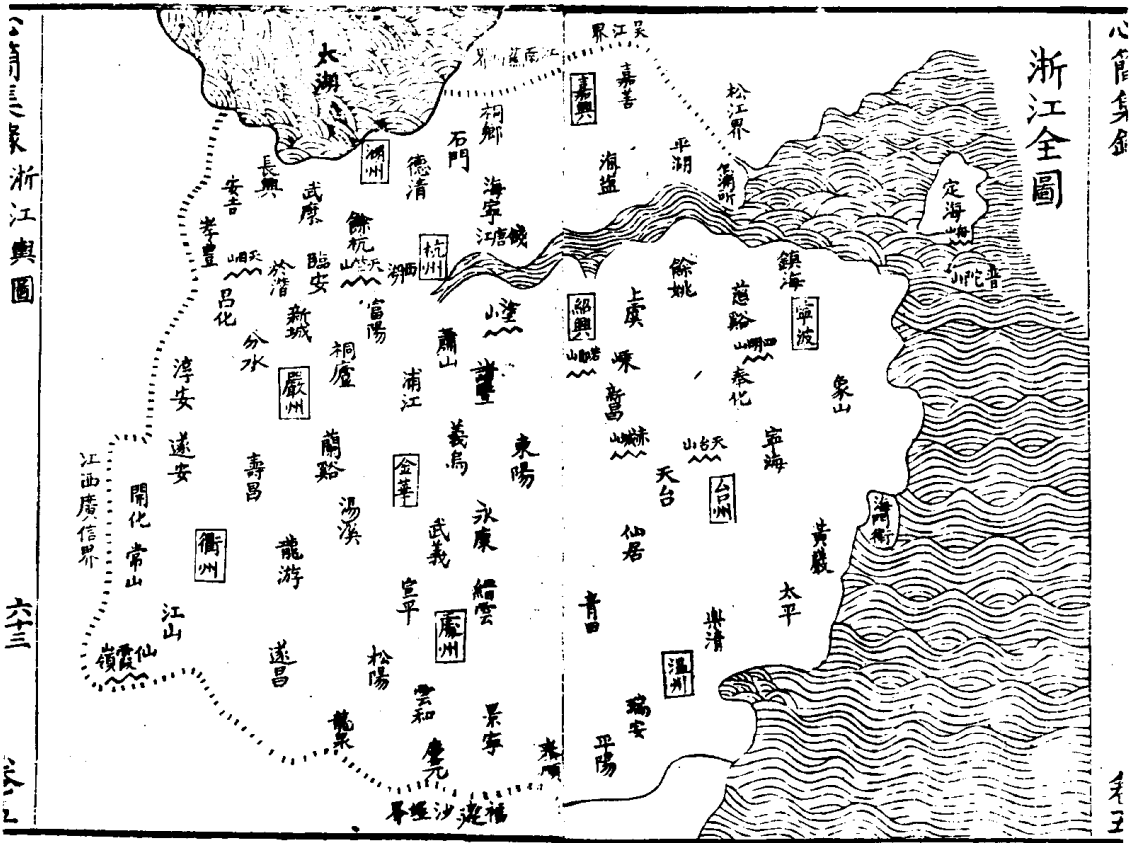


# 江西全圖



# 福建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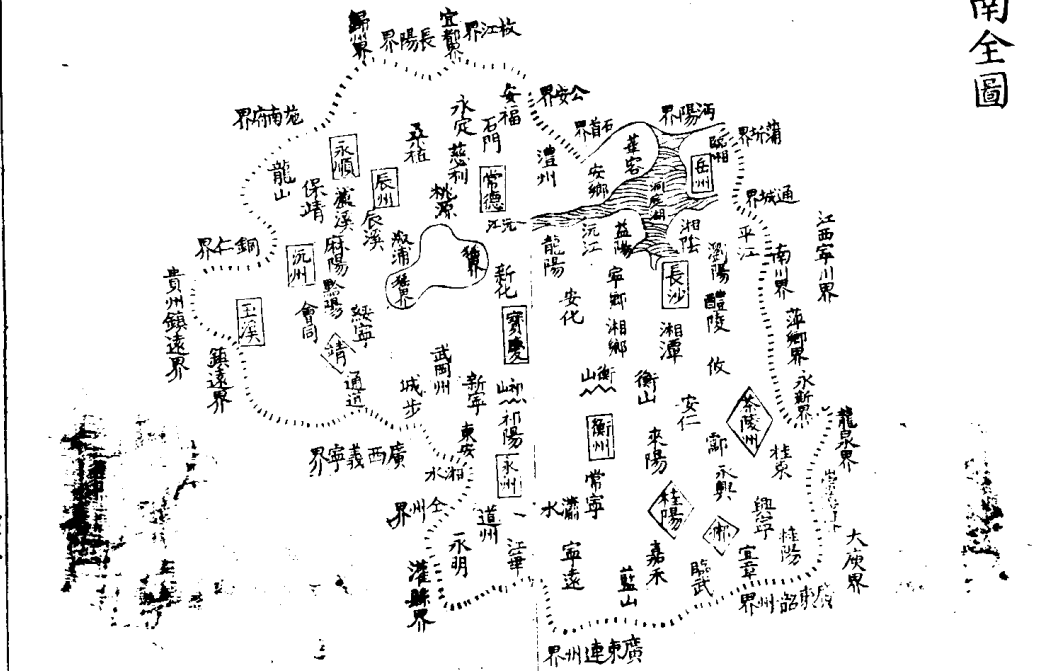


# 湖南全圖

湖南全圖

六十五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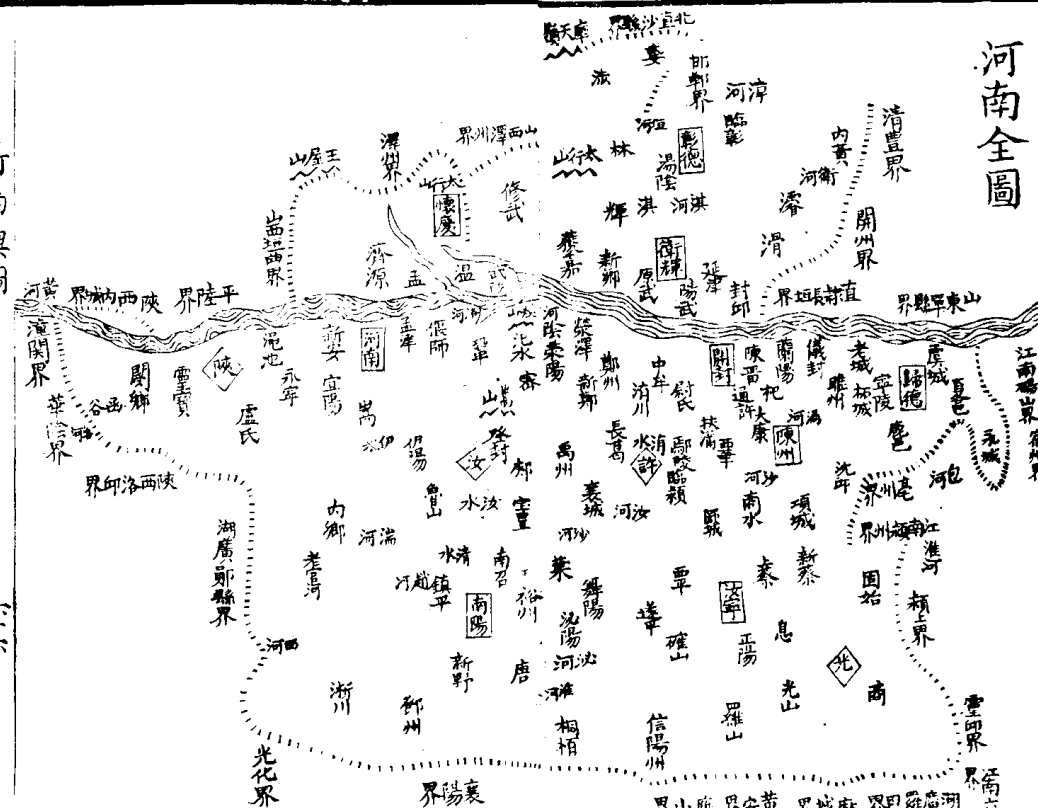
...

# 河南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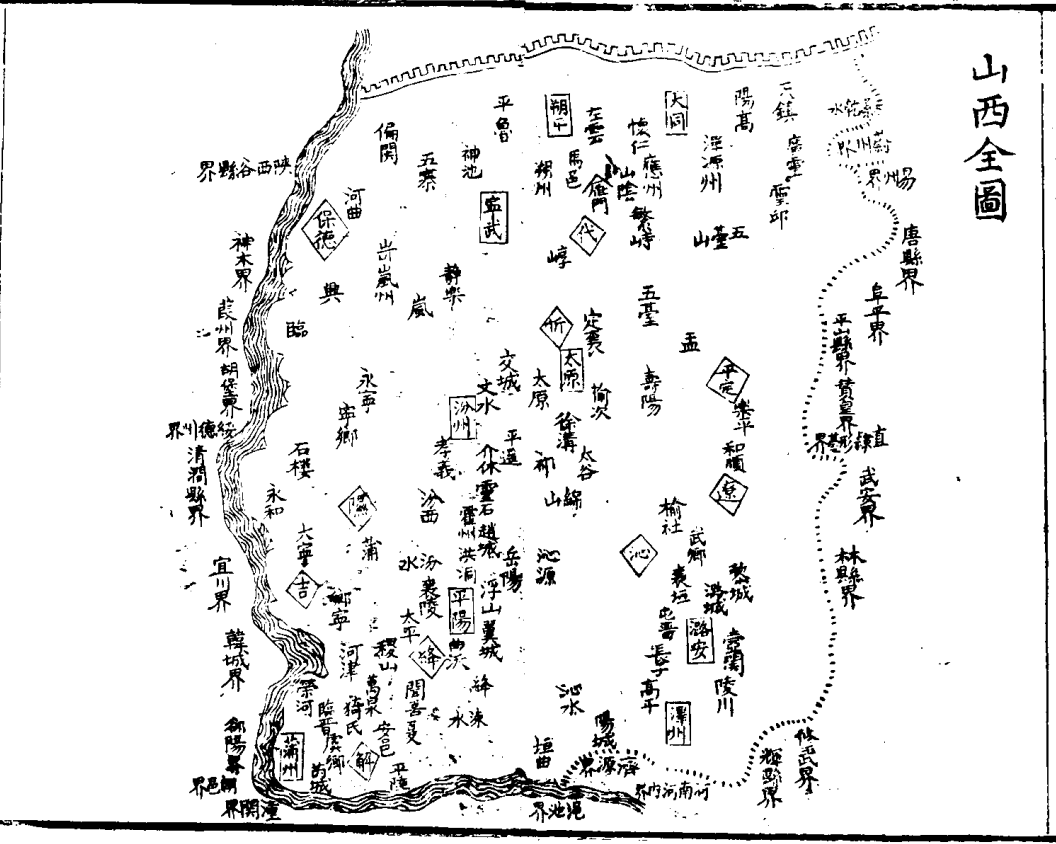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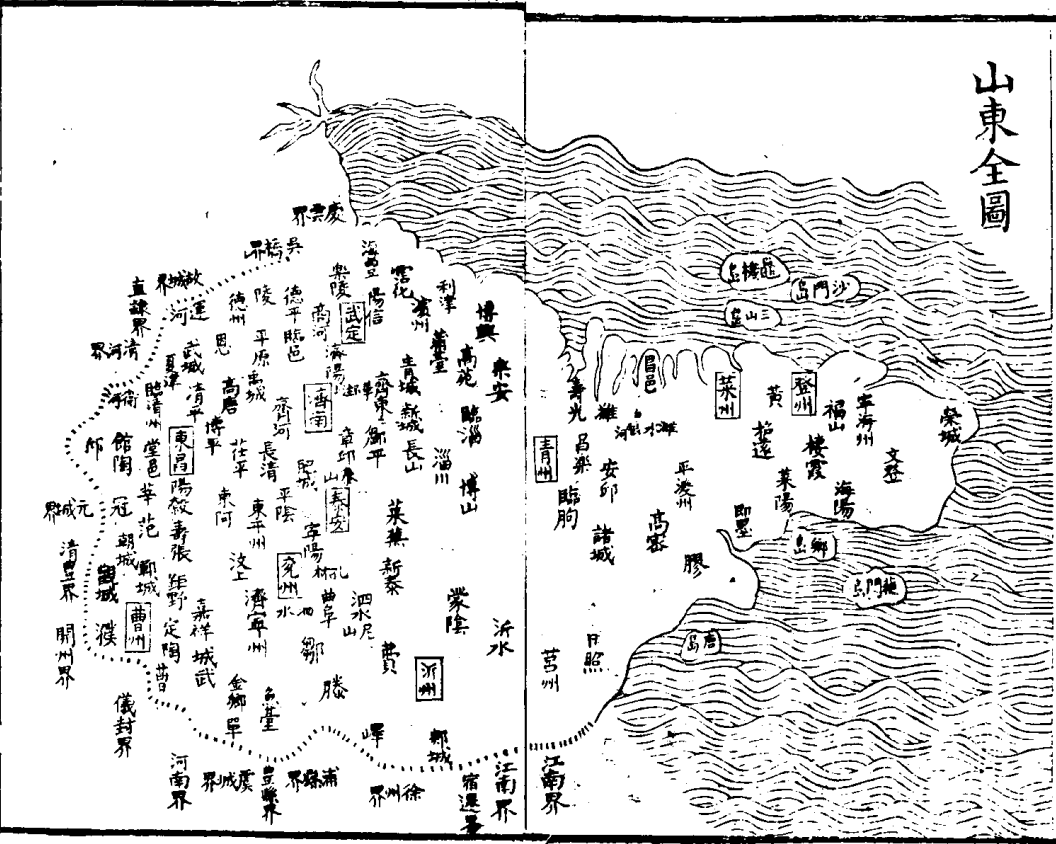
河南全圖

六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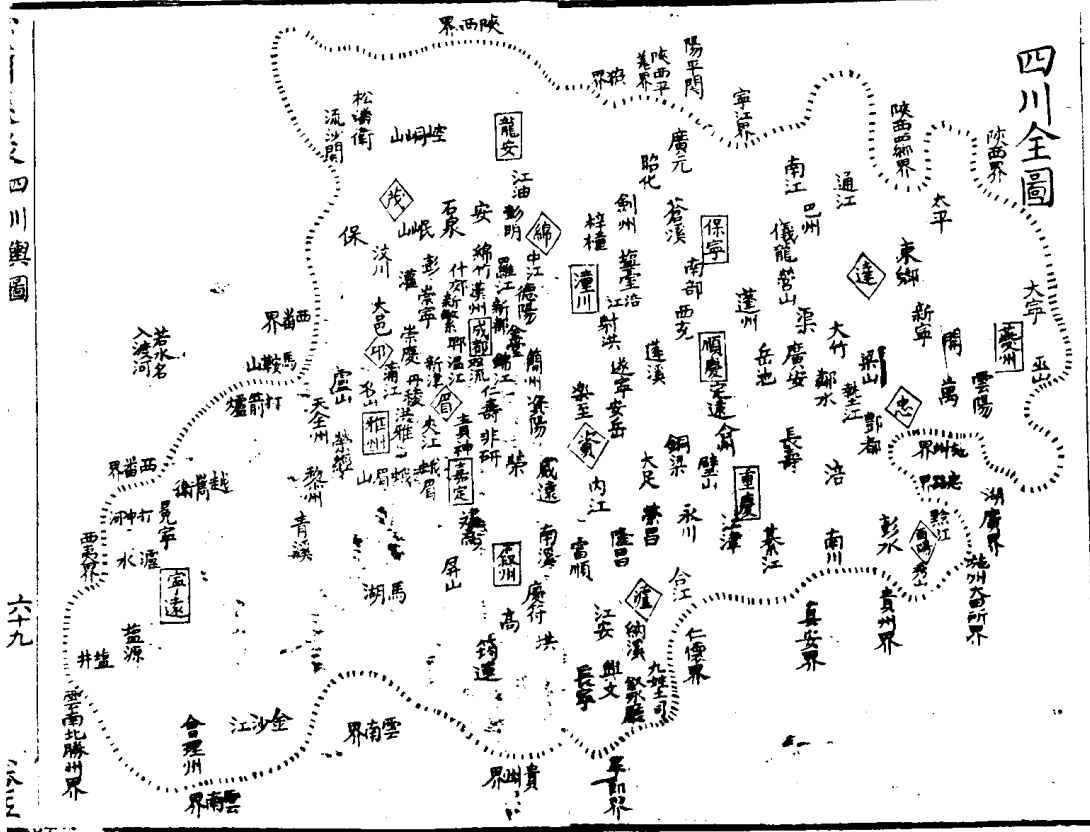
...



...



### 四川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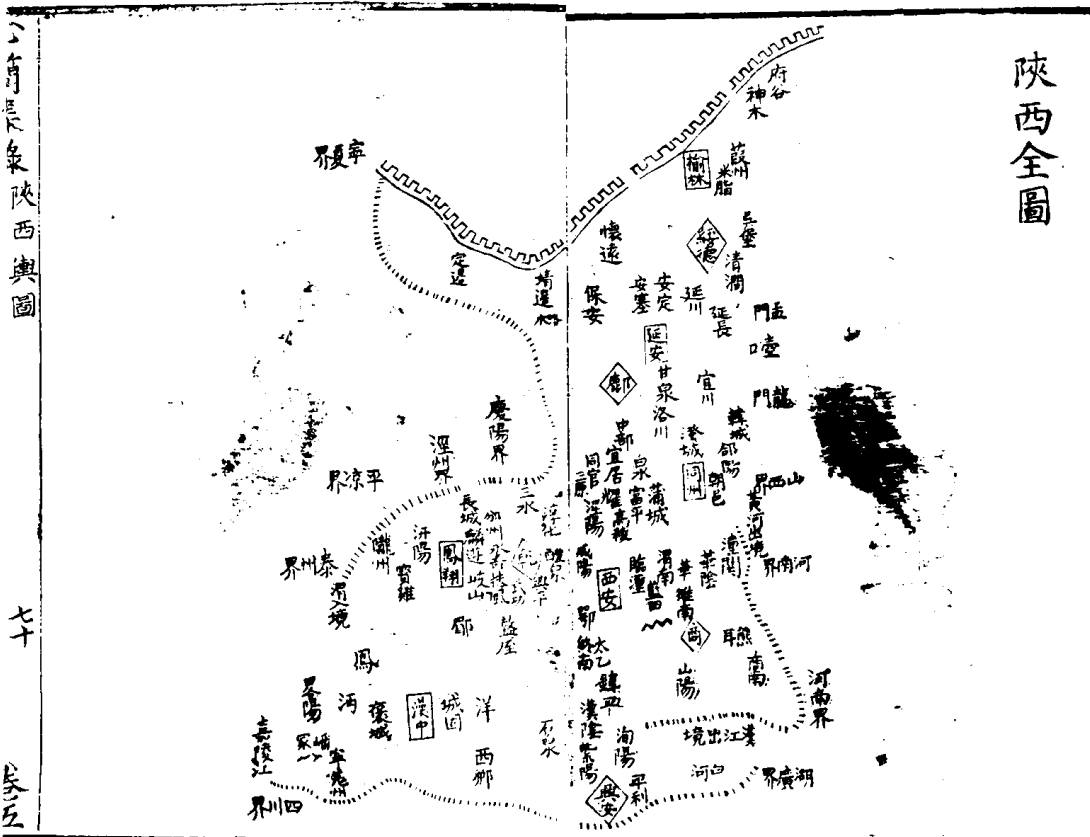


四川輿圖

六十九

三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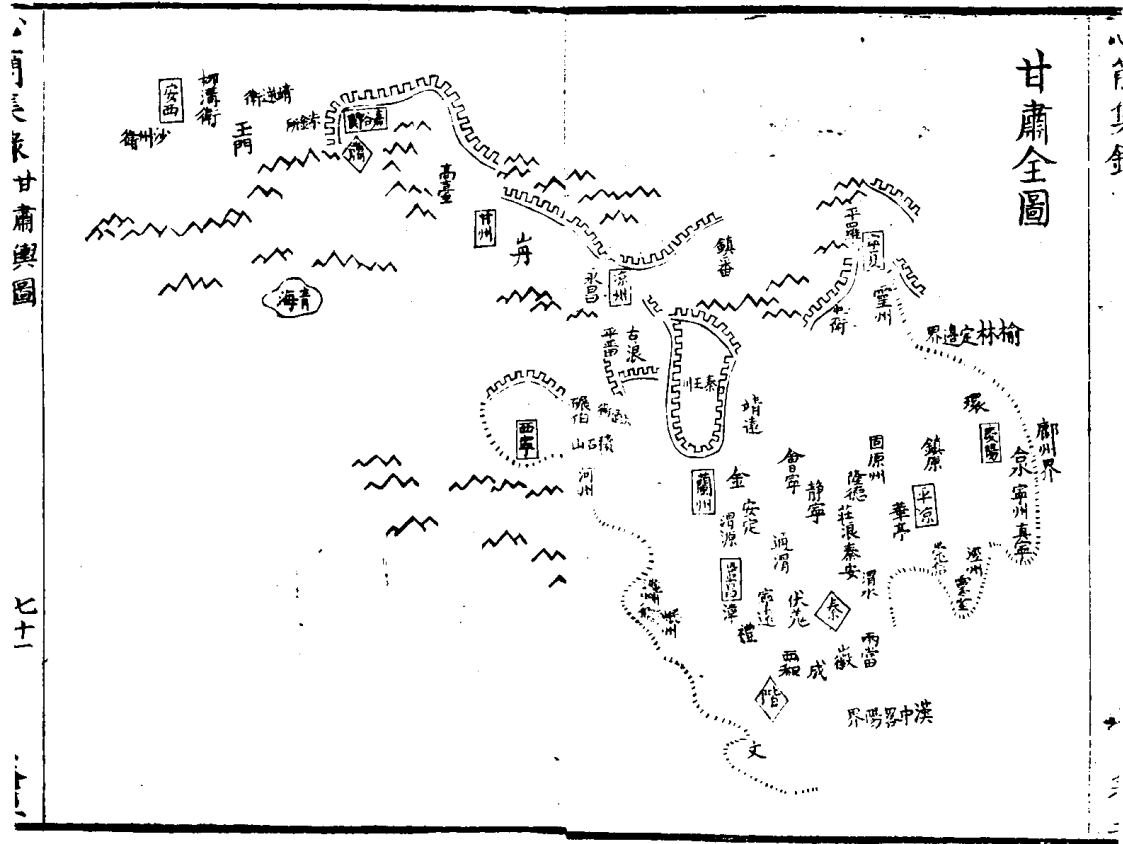
### 陝西全圖



陝西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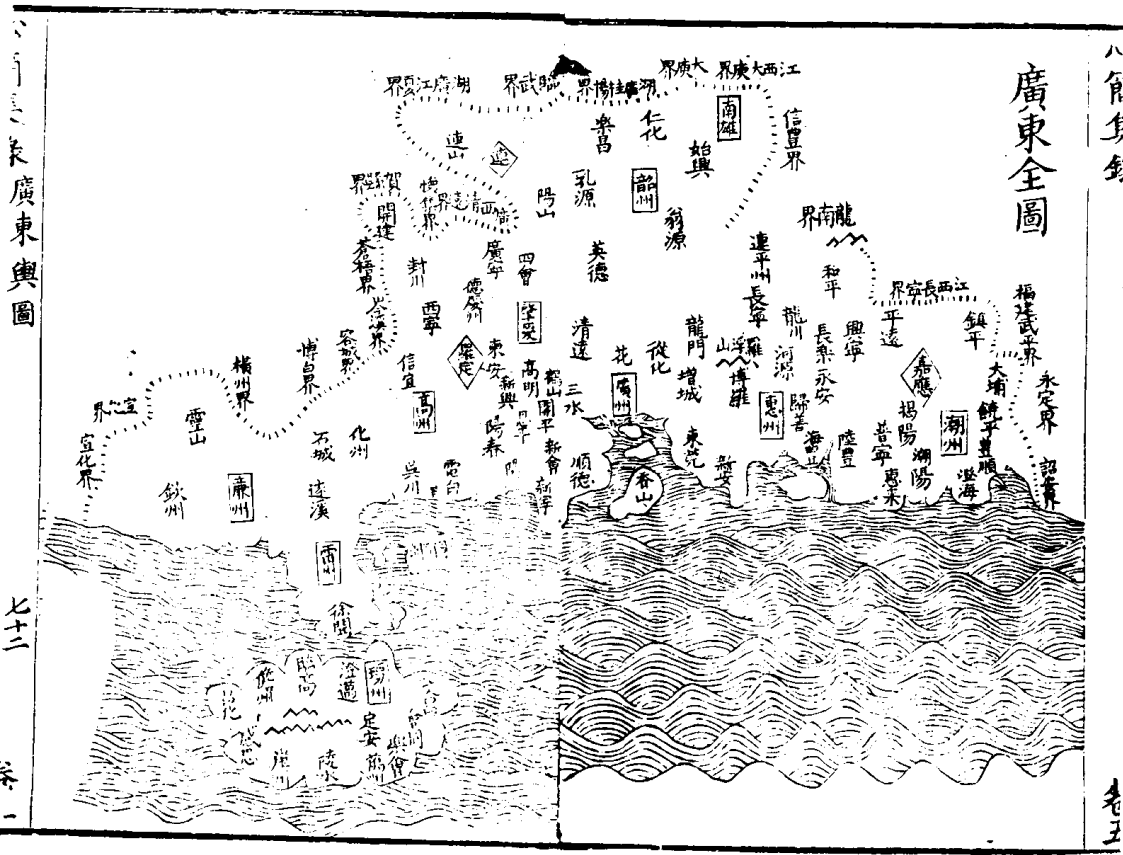
七十

三五五



甘肅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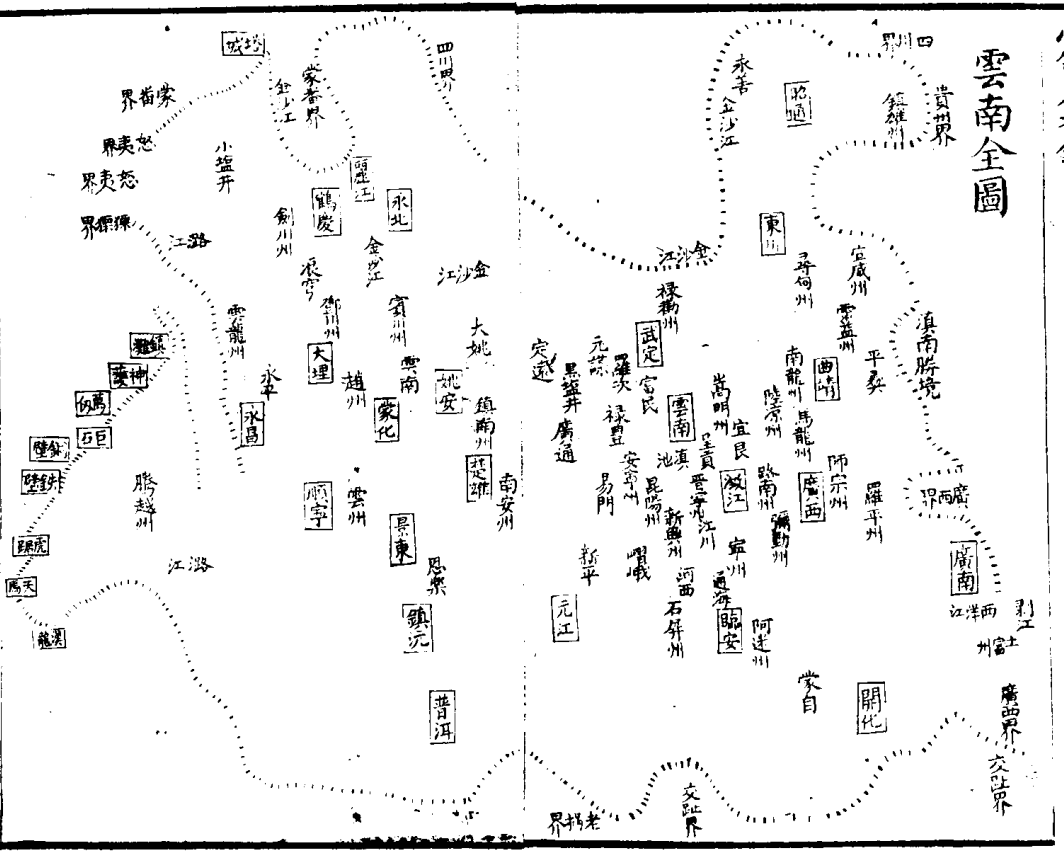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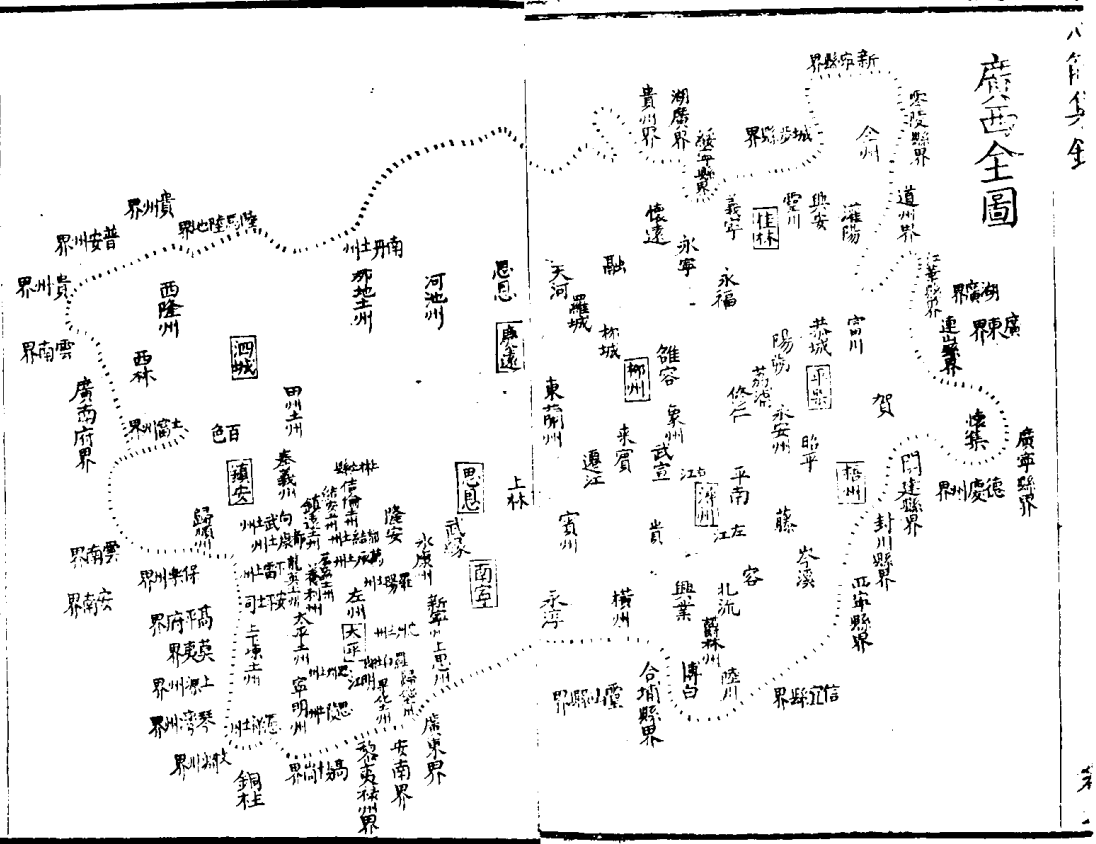
七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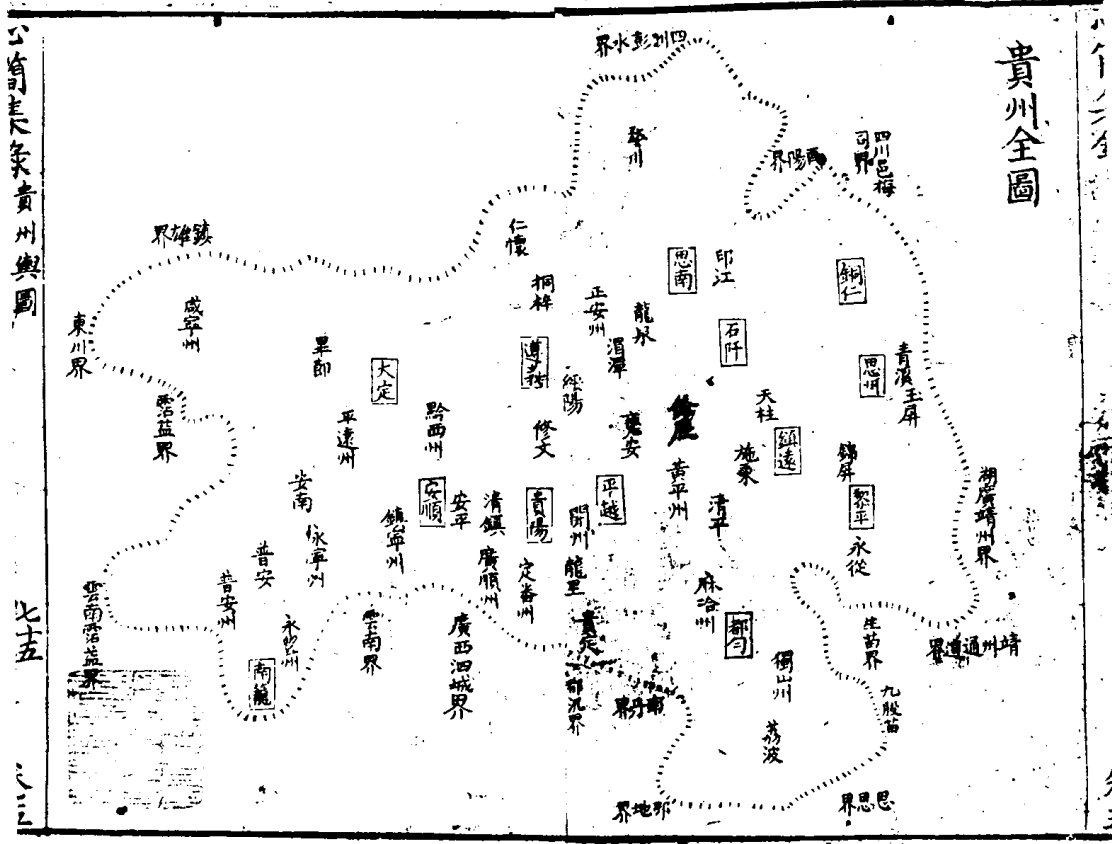
廣東全圖

七十二





貴州全圖



公前美下策貴州與圖  
七十五

心簡齋集錄卷六

金壇于光華惺介編

于得與與圖直指

以下各省所載古邑皆經史中要地以便初學讀古時  
考証形勢耳非誌名勝也故一切不見經史者從略即  
見經史而無關要害或考據未詳亦不敢強入統祈覽  
古者臨文加察焉

心簡集錄與圖直指

直隸

- |                     |           |           |           |
|---------------------|-----------|-----------|-----------|
| 順天府<br>別號燕山<br>又曰廣陽 | 宛平<br>古幽都 | 良鄉<br>古中都 | 固安<br>易水城 |
| 大興<br>析津縣           | 宛平<br>古幽都 | 香河<br>古武清 | 通州<br>潞縣  |
| 永清<br>通津            | 東安<br>安次  | 寶坻<br>泉州  | 寧河<br>梁城  |
| 三河<br>臨朐            | 武清<br>雍奴  | 密雲<br>檀州  | 懷柔<br>溫陽  |
| 昌平<br>燕平            | 順義<br>范陽  | 霸州<br>益津  | 文安<br>歸化  |
| 涿州<br>涿鹿            | 房山<br>奉先  | 薊州<br>永青  | 平谷<br>漁陽  |
| 大城<br>平舒            | 保定<br>新鎮  | 玉田<br>無終  |           |
| 遵化<br>北平            | 豐潤<br>滏陽  |           |           |

永平府 別號孤竹 又曰北平	盧龍 新昌	遷安 安昌	撫寧 新安	昌黎 遼西
灤州 海陽 古孤竹	樂亭 大定 馬城	臨榆 平川		
保定府 別號上谷	清苑 樊興	滿城 北平地 永樂	安肅 遂城	定興 范陽地
新城 督亢 新泰	唐縣 解虞	博野 蠡吾地 博陵	望都 武定 慶都	
容城 漢縣	完縣 曲逆地 北平	蠡縣 蠡吾地 蠡州	雄縣 歸義 雄州	
祁州 安國 蒲陰	東鹿 鹿城 安國	安州 武興	高陽 高亭	
新安 容城 全圖	易州 昌黎 易水	涞水 永陽 故安	廣昌 飛狐	
河間府 別號瀛海	河間 武垣	獻縣 樂城	阜城 漢阜	肅寧 東州 古河間地
任邱 鄭州 高陽地	交河 中水 壽樂	寧津 保安 陽信地	景州 古條地 廣川	
吳橋 安陵	故城 清河 甘陵	東光 永寧 觀州		
天津府 別號津門	天津 章武	靜海 會州	青縣 水安 虛臺	滄州 長蘆 渤海
南皮 渤海	鹽山 高城 古無棣	慶雲 陽信地 樂陵		
正定府 別號恒山 又曰鎮州	正定 古東垣	獲鹿 古石邑 鹿泉	井陘 威州 井州	阜平 行唐

心簡集錄直隸圖直指 卷六

樂城 關縣	行唐 彰武 王城	靈壽 中山 地	平山 房山 地
元氏 祝渠 元封邑	贊皇 房子 地	晉州 鼓子 國	無極 甄齊 地
藁城 廣州	新樂 新市 地	冀州 信都 地	南宮 東陽 地
新河 堂陽	棗強 廣川	武邑 觀津	衡水 桃縣 地
趙州 慶陽 鉅鹿	栢鄉 鄆邑 鄆南	隆平 象城 廣河	高邑 慶元 鄆邑
臨城 趙國	寧晉 高梁 鄆陶	深州 靜安 下博地	武強 武遂 地
饒陽 博陵	安平 藁陶 南平	定州 中山 武	曲陽 恒陽 地
深澤 鼓城	順德府 別號 乘國		
邢臺 魏郡	沙河 金州 地	南和 和州	平鄉 封州
廣宗 西經 堂陽	鉅鹿 起州 南綠	唐山 栢人 邑	內邱 青山 地
任縣 花鄉 苑鄉			
廣平府 別號 武安			
永年 曲陽 千陽	曲周 西安	肥鄉 清漳 地	雞澤 廣平 地
廣平 曲梁	邯鄲 趙都 邯鄲	成安 侯地 斥邱	威縣 斥漳 地
清河 信成 永清	磁州 滏陽		
大名府 別號 魏天	元城 貴鄉 古沙麓	南樂 樂昌 繁水	清豐 德清 地

心簡集錄直隸圖直指 卷六

東明宣義 開州澶淵 長垣巨城  
宣化府別號上谷 赤城望雲 萬全獅山 龍門女那

懷來沮陽 蔚州靈印 西寧安塞 懷安下落

延慶州媽川 保安州涿鹿

奉天府別號瀋州

承德瀋陽 遼陽襄平 海城海州 蓋平蓋州

復州黃山 寧海金州 開原扶餘 鐵嶺銀州

錦州府別號遼西

心簡集錄與圖直指 卷六

錦縣錦州 寧遠海陽 廣寧險瀆 義州凌溪

以上府州縣別號即古邑也今悉仍舊本載入其有不盡載者未便妄增另為附錄于後餘做此。按府

州縣本名多仍古邑舊號者查閱時詳審為要

附錄 唐堯封於陶復封 幽州密雲東北 孤竹永平

復州在開州 蒲衛地今 蔡鄭地長 武父鄭地今東

夷今耶 無棣齊地今 鹹衛地開 帝邱項之虛

五鹿衛地 欽孟衛地開 戚衛地開 清邱開州東南

新築衛地魏 馬陵大名府 雞澤府在廣平 懿氏開州北

木門鄆境 任任縣 陽唐縣東 中人今唐縣有

鐵上開州北 臨臨城 昔陽唐縣東 藥及趙州北

昆吾開州西南 中山古狄都 蘇南蘇城在 逆時完縣東

中陽在定州 繁陽在內 壽陵在真 督亢在涿州

漁陽今薊州 棘原在順德 漳南在平鄉 建成在獻縣

辟陽今冀州 肥如今盧龍 宋子漢縣在 河北即河朔今

盧奴在定州 下博漢信都 遼西平府 蕪葦亭在深州

柳城在永平 范陽今涿州 義臺在新樂 昌樂今南樂

心簡集錄與圖直指 卷六

九門在冀城 莫州在任 幽陵今順 蓋牟城今奉天

安市城蓋平 愜州在大 魏博大名府 卑沙城今奉天

瓦橋關在保定府 益津關順天 岐溝關涿州

黃龍府永平 瑕丘在開州 肥藁城西 干頭在涿州

居庸關順天 共城在密雲縣 隅夷今朝 中京契丹都

番吾平山 山海關在撫 隅夷今朝 朝鮮女直南

女直奉天 魏勿吉 靺鞨唐地 韃靼東拉元

馬兒罕北 魏勿吉 靺鞨唐地 韃靼東拉元

鮮卑東胡 烏桓東胡 蹋頓西烏

柔然 北狄 蠕蠕 馬柔然 回鶻 即回紇 左國城 遼東三

平壤 高麗都 在 鴨綠江東

山 燕山 在玉田 碣石 在呂黎 嘉山 定州 駐蹕山 奉天府

孤山 在通州 常山 在曲陽 箕山 由隱處 沙麓 元城東

長白山 開原東北千餘里 橫亘千里 其嶺有潭深

醫無閭 城廣寧 狼居胥 在匈奴 姑衍 匈奴 浚稽 在匈奴

廬山 在匈奴 金微 在匈奴 金山 北遠東三萬衛西

陰山 單于治 燕然 匈奴 恆 即長溪 出阜

水 西河 魏邑在 綿蔓水 在井陘南門外 恒 平龍泉關北

直沽 在武清 白溝河 在 混同江 在奉天開原北千五

高粱河 在呂 易水 在安州 滹沱河 正定府南經河開獻

盧溝 順天府西南本 大陵 一名廣阿澤 跨東鹿鉅

漳河 廣平府成安 磁子河 在開交河 高河 漳沱

衛河 自河南衛輝輝達內黃 濟縣 經大名與

洛水 廣平府 鴨綠江 遼陽城東五

直隸 順天為金元明建都地

然所定勢於此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南襟河濟北枕燕

二府即遼東也為 嶧空而崩劣者也 奉天錦州

朝開基地改為盛京其地左控朝鮮右引燕薊前俯滄

溟後控沙漠東北一都會

心簡集錄 直隸 卷六

江南 江寧府 別號建康 三國吳都 東晉宋齊梁陳並都此

上元 秣陵 江寧 白下 句容 江乘 溧水 高平

江浦 臨滁 六合 雄州 高淳 淳溪 古鎮

蘇州府 別號姑蘇 古靈 金閶 元和 鴻城

吳縣 吳門 長州 葑花 昭文 琴川 崑山 鹿城

新陽 南武 常熟 海虞 昭文 琴川 吳江 松陵

震澤 龐山 太倉州 婁江 鎮洋 弁山 崇明 海門

嘉定 粵城 寶山 吳淞

松江府 別號雲間 華亭 奉賢 青村 婁縣 胥浦 金山 柘湖

上海 滬瀆 南匯 川沙 青浦 青溪 鶴浦

常州府 別號毘陵 武進 陽湖 宜興 荆溪 無錫 晉陵 金匱 梁溪

鎮江府 別號潤州 宜興 陽湖 荆溪 無錫 晉陵 金匱 梁溪

丹徒 延陵 丹陽 雲陽 金壇 金沙 溧陽 瀨水

淮安府 別號淮陰 又曰東楚

心簡集錄 江南 卷六

**山陽** 楚州射陽地 **阜寧** 黃浦 **鹽城** 鹽漬射州 **清河** 本泗州地  
**安東** 連水 **桃源** 淮濱直 **海州** 古射州 **贛榆** 懷仁  
**沐陽** 厚邱 **揚州府** 別號廣陵 **儀徵** 真州 **高郵州** 孟城  
**江都** 江陽 **甘泉** 興縣 **泰州** 吳陵直 **通州** 崇州  
**興化** 昭陽 **寶應** 安平 **如皋** 廣陵地 **泰興** 海陵  
**徐州府** 別號彭城 **銅山** 濮陽 **蕭縣** 龍城 **碭山** 梁國 **豐縣** 大澤鄉  
**沛縣** 留城 **邳州** 乘徐 **宿遷** 柘湖 **睢寧** 臨睢  
**安慶府** 別號皖城 **懷寧** 蕪州 **桐城** 樅陽 **潛山** 梅城 **太湖** 南齊  
**徽州府** 別號新安 **歙縣** 新寧 **休寧** 海陽 **婺源** 星江 **祁門** 閭門  
**寧國府** 別號宛陵 **宣城** 宣州 **寧國** 南徐 **涇縣** 蘭石 **太平** 仙源沙城

心簡集錄 卷六

**旌德** 安吳 **南陵** 陽谷 **池州府** 別號康化 **貴池** 秋浦 **青陽** 臨城 **銅陵** 義安 **石埭** 陵陽  
**建德** 堯城 **東流** 菊江 **太平府** 別號姑孰 **當塗** 干湖 **蕪湖** 襄垣 **繁昌** 南陵  
**廬州府** 別號金斗 **合肥** 汝陽 **廬江** 龍舒地 **舒城** 古舒國 **無為州** 古巢國  
**鳳陽府** 別號中都 **鳳陽** 鍾離地 **懷遠** 荆山 **定遠** 東陽 **虹縣** 夏邱  
**壽州** 壽春 **鳳臺** 下蔡 **宿州** 符離 **靈璧** 虹州  
**穎州府** 別號順昌 **阜陽** 富波 **穎上** 慎縣 **霍邱** 松磁 **亳州** 譙邑  
**太和** 細陽 **蒙城** 山桑 **廣德州** 石封 **建平** 郎步  
**全椒** 北燕 **來安** 永陽 **和州** 烏江  
**含山** 龍亢 **六安州** 六蓼 **英山** 羅田 **霍山** 北沛  
**泗州** 東楚 **盱眙** 北交 **天長** 石梁 **五河** 安淮

心簡集錄 卷六

附錄

淮夷 今淮揚二府近海之地皆是

蓼 宿縣今

瑕 楚地今

幽邱 蕭縣界

雩婁 霍邱

鵲岸 繁昌

城父 亳南

鍾吾 宿遷

蒲隧 虹縣北

荆蠻 即今蘇州

邗 今廣陵

雞父 楚地壽州西南

乾谿 亳南

朱方 吳邑今

麻 楚地今

房鍾 吳地當在

窮 霍邱

穎黃 府境

彭城 項羽都舊名江陵為西

東陽 縣在靈璧

石頭城 治江寧府

南巢 巢縣

鹿上 宋地今

城郛 宋地今

庸浦 楚地今

房鍾 吳地當在

窮 霍邱

穎黃 府境

彭城 項羽都舊名江陵為西

東陽 縣在靈璧

石頭城 治江寧府

九江 今壽州

東陽 縣在靈璧

石頭城 治江寧府

虎林 池州府

新成 在合肥

雷池 今望江

壽陽 今壽州

青溪 治江寧府

冶城 吳治鑄處

獨松關 吳江縣

景陽殿 東元

徐戎 今泗州

楚邑今

楚邑今

楚邑今

楚邑今

楚邑今

楚邑今

楚邑今

楚邑今

楚邑今

楚邑今

楚邑今

楚邑今

楚邑今

楚邑今

楚邑今

楚邑今

楚邑今

楚邑今

楚邑今

楚邑今

心簡集錄 江與圖直指

卷六

昭關 今山小清流關

塗山 南遠里

夫椒 吳縣西南太湖中

歷陽 和州

九井山 太平

龍尾 句容

三山 江寧府

水震澤 錫及浙江烏程長興諸邑之界

睢水 彭城

泗水 在彭城

烏江 在和州

濡湏水 在巢縣

泗水 在彭城

泗水 在彭城

泗水 在彭城

泗水 在彭城

泗水 在彭城

泗水 在彭城

泗水 在彭城

泗水 在彭城

泗水 在彭城

心簡集錄 江與圖直指

卷六

卷六

泗水 在彭城

泗水 在彭城

泗水 在彭城

泗水 在彭城

泗水 在彭城

泗水 在彭城

泗水 在彭城

泗水 在彭城

泗水 在彭城

泗水 在彭城

泗水 在彭城

泗水 在彭城

江西

南昌府 別號洪都 又曰豫章

南昌 灌城 新建 升平 西昌

奉新 新吳 靖安 陽南

饒州府 別號芝陽

鄱陽 廣晉 餘干 越西

浮梁 新昌 安仁 長城 晉興

廣信府 別號上饒 又曰信州

玉山 信安

心簡集錄 輿圖直指

廣豐 豐山 鉛山 鵞湖

南康府 別號星渚 又曰西寧

星子 星渚 都昌 海陽

九江府 別號潯陽 又曰江州

德化 湓城 德安 補亭 歷陵地

湖口 大鍾 彭澤 樂城 龍城

建昌府 別號旰江 又曰建武

南城 旰江 新城 東興

瀘溪 鶴城 南豐 嘉禾 旰水

廣昌 平西

豐城 富城 進賢 鍾陵

寧州 永修 武寧 豫寧

樂平 蕭山 德興 贍泉 樂平地

萬年 姚西

弋陽 葛陽 貴溪 蕪溪

興安 橫峯 樂平

建昌 海昏地 安義 龍津 華林

瑞昌 赤烏

十二 卷六

撫州府 別號昭武

臨川 臨汝 崇仁 巴山 新建

宜黃 鳳岡 樂安 安南 神運

臨江府 別號洪州

清江 吳平 新淦 吉南 巴邨

吉安府 別號吉州 又曰廬陵

廬陵 石陽 泰和 西昌 安豐

永豐 陽城 龍泉 泉江 遂興

永寧 勝業 安福 平都 安平

心簡集錄 輿圖直指

瑞州府 別號瑞陽 又曰筠州

高安 建城 上高 望蔡 新昌 宜豐

袁州府 別號宜陽

宜春 秀江 分宜 鈴江 安仁

贛州府 別號虔州 又曰章貢

贛縣 雙江 雩都 昌村 信豐 南安

會昌 九洲 安遠 濂江 長寧 石溪

定南 蓮塘 寧都 揭陽 瑞金 象湖

南安府 別號橫浦

金谿 瀘城 東鄉 東汝

峽江 王峽 新喻 西吳

蓮花廳 琴水 吉水 文江 吉陽

萬安 遂興 永新 廣興

萍鄉 萍川 萬載 陽樂 康興

興國 激水 龍南 桃水 處南

石城 琴江

十三 卷六



大庾 崎城 南康 南楚 上猶 永清 崇義 橫水

附錄 艾 吳地在 寧州西 番陽 今鄱陽 柴桑 今德化 潯陽 今德化

山 廬阜 在德化縣南 龍虎山 在貴州 鵝湖 在沿

水 三門 平陸縣東南 石鍾山 在湖 大庾嶺 南安府

彭蠡 在南昌府城東北五十里 饒州府城西北四十里

貢諸水 與江相吞吐 鄱陽湖 而各 九江 德化江自

里亦曰鄱陽湖 以中有鄱陽山 而各 九江 德化江自

然樸質儉苦有憂勤之思秀傑之士每出其中

心簡集錄 輿圖直指 十四 卷六

福建 福州府 別號三山 又曰晉安

閩縣 東野 侯官 道山 古田 懷安 屏南 新分

閩清 梅溪 長樂 福唐 連江 溫麻 羅源 永安 永貞

永福 尤溪 福清 南臺 惠安 崇武 晉江地

泉州府 別號溫陵 又曰平海 同安 高浦 惠安 崇武 晉江地

晉江 瑞桐 南安 豐州 同安 高浦 惠安 崇武 晉江地

安溪 清溪 南安 豐州 同安 高浦 惠安 崇武 晉江地

建寧府 別號鎮武 又曰建州

建安 辰山 甌寧 五溪 崇安 溫陵 建陽 嘉禾

浦城 武寧 松溪 松源 政和 閩隸 德

延平府 別號南劍 順昌 永昌 將樂 金泉 永安 斗山

沙縣 沙林 尤溪 開山 沙縣 沙林 尤溪 開山

汀州府 別號臨汀 寧化 黃連 上杭 金豐 清流 上華

長汀 新羅 寧化 黃連 上杭 金豐 清流 上華

武平 武溪 連城 文溪 歸化 明溪 永定 龍岡 上杭

興化府 別號興安 又曰莆中

心簡集錄 輿圖直指 十五 卷六

莆田 廣業 仙遊 清源 邵武府 別號昭武 又曰樵川

邵武 烏坂 光澤 陳卿 建寧 永安 義寧 泰寧 簾

漳州府 別號南州 又曰東江 漳浦 臨漳 南靖 蘭禾 長泰 武勝

龍溪 薌江 漳浦 臨漳 南靖 蘭禾 長泰 武勝

平和 南勝 詔安 康恩 海澄 嵩嶼

福寧府 別號長樂

霞浦 長溪 福鼎 北嶺 德化 永福 寧德 古田 大田 均溪

壽寧 福安 直隸 永春 枹源

直隸 龍巖 囊溪 漳平 龍門 寧洋

臺灣 赤崁 鳳山 牛屏 諸羅 武巒 彰化 礮溪

附 閩越 閩東 越別 名春秋 七閩 地戰國 越 汀漳 今汀州 漳州府

洛陽橋 泉州府 東北 跨洛 閩 職方氏 汪閩 千餘分

木綿州 漳州府 一名 萬安 橋七閩 為七種 故曰七閩

武夷 在崇安州

福建 西北 阻山 東南 濱海 提封 甚促 特溪山 秀美 民用 以和 斯有 聲名 文物 之盛

心簡集錄 與圖直指

十六 卷六

浙江

杭州府 別號 武林 宋南 渡都 此

錢塘 柳浦 泉亭 仁和 錢江 海寧 東武 鹽官

餘杭 吳興 臨安 臨水 於潛 潛州 富陽 富春 東安 新城 新登

昌化 金昌 紫溪 別號 李

嘉興府 別號 檇李

嘉興 由拳 秀水 秀州 嘉善 魏塘 海鹽 武源

平湖 當湖 桐鄉 吳山 石門 崇德

湖州府 別號 吳興 又曰 書川

烏程 菘溪 歸安 雪溪 長興 義鄉 故郭 德清 武源

武康 古防 風 安吉 州 天目 郭縣 孝豐 廣茗

寧波府 別號 四明 又曰 甬東

鄞縣 寶山 慈谿 句章 奉化 仁湖 實化 定海 昌國 望海

象山 寧海 鎮海 蛟門

紹興府 別號 東越 大越

山陰 禹川 會稽 東武 里 蕭山 餘暨 永興 諸暨 句乘

餘姚 姚江 上虞 古虞 嵊縣 剡城 新昌 沃州 剡東

台州府 別號 天台 又曰 童安

心簡集錄 與圖直指

十七 卷六

臨海 章安 黃巖 蒼溪 天台 始豐 仙居 樂安

寧海 白嶠 太平 芳城

金華府 別號 寶婺 又曰 婺州 縉州

金華 長山 蘭溪 澗水 東陽 吳寧 義烏 華川

永康 麗州 武義 武城 浦江 浦陽 湯溪 仙舟

衢州府 別號 三衢 又曰 姑蔑

西安 信安 龍游 龍邱 江山 須江 常山 定陽

開化 芹嶺

嚴州府 別號 嚴陵 又曰 新都 睦州

建德 富春 淳安 青溪 桐廬 桐江 遂安 新定

壽昌 桂村 分水 武盛

溫州府 別號東甌

永嘉 鹿城 樂清 樂成

泰順 羅洋 瑞安 羅陽

處州府 別號括蒼

麗水 泗浦 青田 芝田

松陽 松川 遂昌 平昌

景寧 青田地 宣平 鮑村

心簡集錄 輿圖直指

附錄 姑蔑 今龍游 甬東 今定海縣東三十里 翁洲是也 紹興 金華府

吳市 紹興府 西今名梅市 又雷門 紹興府城 王津園 府城在杭州

豫章 故城在 蘭亭 紹興府城 塗山 紹興府城 西北舊

山 會稽 即茅山 在紹興府城 銅山 吳王濞鑄錢處 即豫

富春山 在桐 若邪 山陰 天目山 在臨 雲門山 紹興府

苧羅山 在諸 巾子山 定海 羽山 在黃巖 石鏡山 在臨安

青溪洞 在淳安 韓世 東山 上虞 謝 天台山 在天台

水 臨平湖 杭州府 剡溪 在嵊 若耶溪 紹興府 西湖 杭州府

浙江 負海 倚山 浙水中 貫南 走閩 關北 通震澤 西則接

天都 連信 郡而 東望 滄溟 亦字 內要 津也

十八 卷六

湖北 武昌府 別號鄂渚 三國吳初都此後遷建業

江夏 沙美 鄂都 武昌 樊山 嘉魚 沙陽 咸寧 淦川

蒲圻 開高 崇陽 雋州 通城 下馬地 興國州 富川

大冶 梅山 通山 鎮南 孝感 孝昌 黃陂 黃城

漢陽府 別號漢江 漢川 江州 漢陽 沱陽 漢川 凱山

漢陽 沱陽 漢川 凱山 孝感 孝昌 黃陂 黃城

漢陽 沱陽 漢川 凱山 孝感 孝昌 黃陂 黃城

漢陽 沱陽 漢川 凱山 孝感 孝昌 黃陂 黃城

安陸府 別號鄂中 又曰雲社

心簡集錄 輿圖直指 十九 卷六

鍾祥 甚壽 京山 新陽 潛江 江陵 天門 竟陵

荊門州 武陵 當陽 麥城 襄陽府 別號漢川

襄陽府 別號漢川 宜城 鄖陵 南漳 臨沮 棗陽 蔡陽

穀城 鄖陽 光化 鄖陽 均州 武當 鄭陽府 別號魏興

鄭陽府 別號魏興 房縣 房陵 竹山 上庸 竹溪 安城

鄭縣 鄖鄉 房縣 房陵 竹山 上庸 竹溪 安城

保康 先遷 鄭西 上津 德安府 別號峒山

德安府 別號峒山 又曰漢東

德安府 別號峒山 又曰漢東

德安府 別號峒山 又曰漢東

錫穴 府治	郊鄧 陸地安	連杞 縣境	三苗 今武昌岳州二府	利川 草井	恩施 沙渠	施南府 別號建平	巴東 信陵	東湖 破州	心簡集錄 與圖直指	宜昌府 別號夷陵 又曰西陵	松滋 高盧成	江陵 安與	荆州府 又曰江陵	麻城 信安	黃岡 木蘭	黃州府 別號齊安 又曰永安	應山 永陽	安陸 吉陽
方城 山縣東	那處 荆北	鄭襄陽	濮 即百濮石	建始 業州	宜恩 貢水	來鳳 蕉溪	長樂 五峯	歸州 秭歸	卷六	枝江 長寧	公安 南平	石首 華容	廣濟 中州	蕪水 蕪湖	黃安 鄂城	雲夢 曲陽	應城 應陽	
蓮瀝 山縣	湫 城今宜	津 縣地	沈鹿 楚地今	成豐 瀑泉	興山 秭城	鶴峯州 柘雞	長陽 睦州	監利 玉沙	二十	宜都 號亭	遠安 高安	羅田 義州	黃梅 新蔡	隨州 漢川	應城 應陽	隨州 古隨國		

咸仰給焉近分爲湖北湖南兩省	斬黃下接三吳其地廣沃一歲再獲故菽粟饒足吳越	陝之要襄德北枕河維辰沅南蔽滇黔柳永上連兩粵	夢爲池此形勢之大槩也荆州當巴蜀之衝鄖陽縮商	湖廣大江中貫五溪外錯漢水爲帶衡岳爲鎮洞庭雲	漳瀝 即清西	清發 安陸	潛 在潛江	水雲夢 安陸縣南	萬山 襄陽府	小別 漢北	荆山 南漳	沙市 荆州府	江關 荆州府	軍祥 荆州府	臨品石溪 在均州界
					雍瀝 京山	滢 入鄖水	滄浪 均州北	巴山 治南	隆中 襄陽府	綠林山 在當陽	內方 在鍾祥	下沱鎮 在枝江	長阪 當陽	丹陽 歸州	
					睢 北江	夢中 夢澤	鄖 入漢	赤壁 在枝江	鹿門山 襄陽	峴山 襄陽	大別 一名魯山	華容 漢縣	夏口 在漢江	樊城 襄陽	

湖南

長沙府 別號三湘 又曰武安

善化 湘江西

瀏陽 淮川

攸縣 陰山

安化 梅山

茶陵州 南陵 茶陰

岳州府 別號岳陽 又曰巴陵

華容 南安

平江 漢昌

安鄉 九溪 孱陵地

慈利 漢中

石門 零陽

永定 大庸

巴陵 巴邱

臨湘 陸城

安福 漢水

直澧州 南平

心簡集錄 輿圖直指 湖南

寶慶府 別號邵陵

邵陽 昭陽

新化 白沙

城步 巫水

武岡州 都梁 古黔中

辰州府 別號黔安 又曰酉陽

沅陵 上沙

瀘谿 盧州

辰溪 辰陽

溆浦 義陵

沅州府 別號潭陽

芷江 巫州

黔陽 鍾城

麻陽 蔣洲

永州府 別號營陽

零陵 泉陵

祁陽 永昌

東安 紫溪 石期

江華 營溪

道州 昌浦 麻灘

寧遠 延昌

永明 營浦

靖州 別號渠陽

會同 朗溪

通道 恭水

綏寧 崇寧

郴州 別號敦州 又曰桂陽

永興 安陵

宜章 義章

桂東 義昌

興寧 漢寧

桂陽 汝城

永順府 別號溪州

龍山 鼈水

保靖 遷陵

桑植 九溪

永順 大鄉

黔中 楚地 今常德府

臨鄉 在武陵縣

充利 漢縣 在慈利縣西

附蒼梧 在寧遠縣

南平 今安鄉縣

青陽 長沙縣

壺頭 辰州府 城東

巴丘 岳州府 城南

九疑山 在寧遠縣

崇山 永定 縣西

西山 永州府 城北

武陵 臨沅 又曰武陵

桃源 沅南

龍陽 辰陽

沅江 藥山

三三 卷六

三三 卷六

水  
九江即洞 澧出永定縣西至安鄉縣 洞庭巴陵  
汨羅縣北 五溪辰溪也 沅水辰州府  
青草湖一名巴丘 瀟水永外府  
湘水永外府 愚溪在道州 鉅錡潭之山  
小石潭鉅錡 三江岳州府  
滄浪在龍陽

心簡集錄 輿圖直指 卷六

河南  
開封府別號大梁 庖羲氏都此神農初都此後營曲  
祥符後儀 陳留淮濮 杞縣外黃 通許咸平  
尉氏向城 洧川曲洧 鄆陵安陵 中牟東魏  
陽武博浪沙 封邱封邱 蘭陽東明 儀封考陽  
鄭州管城 榮陽鄭京邑 榮澤廣武 汜水東號  
禹州康城 密縣古密國 新鄭鄆國 河陰古鄆仲  
陳州府別號 商水激鹽 西華長平 項城棘陵  
淮寧宛邱

沈邱平輿 大康陽夏 扶溝北陳 許州許昌  
臨穎穎上 襄城鄭邑 郟城召陵 長葛長社  
歸德府別號中州 寧陵寧城 鹿邑真源 夏邑黍邱  
商邱雒陽 未城太邱 虞城古虞 睢州襄邑 柘城朱襄邑  
考城葵邱 彰德府別號鄴郡 北齊都此  
安陽曹州 湯陰美里地 臨漳古鄴地 林縣岩州  
內黃古相邑 武安鼓山 涉縣古沙國

心簡集錄 輿圖直指 卷六

衛輝府別號朝歌 武丁遷都  
汲縣牧野地 新鄉新樂 獲嘉殷州 淇縣古殷  
輝縣古共國 延津南燕鄭 濬縣黎陽 滑縣京城  
懷慶府別號殷國 濟源玉屋 原武廣陵 修武山陽  
河南府別號東都 孟縣大基 溫縣蘇封  
武陟懷邑 洛陽宜陽 偃師西亳 鞏縣東周 孟津河陽  
宜陽甘棠地 登封嵩陽 永寧熊耳 新安東垣

黃	共	鉅	空	錄	附	息	羅	西	心	汝	汝	新	泌	南	南	閩	澗	澗
縣宋邑北	縣今治	橋在濟	桑地名	軒轅	縣龍川	縣新息	山寶城	平文城	簡集錄	陽保城	陽保城	野漢廣	陽臨武	陽杜宛	陽別號宛城	鄉湖城	池陝亭	池陝亭
許田	制	鹿臺	亭	寶豐	寶豐	商	光州	遂平	與圖直指	正陽	正陽	浙川	桐栢	南召	南召	盧氏	嵩縣	嵩縣
瓦屋	城	漕	陽	伊	伊	汝	光州	確山	河南	上蔡	上蔡	裕州	鄧州	鎮平	鎮平	陝州	陝州	陝州
時來	頽	謝	殷	軍	軍	魯	信	信	卷六	新蔡	新蔡	舞	內	唐	唐	靈	靈	靈
封府東	谷	里	即	懷	懷	陽	陽	陽	二十六	汝	汝	陽	鄉	縣	縣	寶	寶	寶
縣	今	有	西	慶	慶	魯	州	州	卷六	北	北	北	北	北	北	北	北	北

欒	棘	擊	鳴	沙	大	厥	殺	雍	心	孟	桑	玕	蒙	首	隕	向	締	鄆
縣楚東	澤新鄭	始皇處	鹿今鹿	隨今寧	棘雒州	貉城在	永永	修武	簡集錄	宋地	田寶西	池界地	澤宋地	止衛地	修武	濟源	濟源	劉
不羹	南	陽	繁	制	邢	承	垂	襄	與圖直指	孟	田	玕	蒙	首	隕	向	締	鄆
斗	南	陽	繁	制	邢	承	垂	襄	卷六	孟	田	玕	蒙	首	隕	向	締	鄆
平	南	陽	繁	制	邢	承	垂	襄	卷六	孟	田	玕	蒙	首	隕	向	締	鄆
邱	南	陽	繁	制	邢	承	垂	襄	卷六	孟	田	玕	蒙	首	隕	向	締	鄆
邱	南	陽	繁	制	邢	承	垂	襄	卷六	孟	田	玕	蒙	首	隕	向	締	鄆
邱	南	陽	繁	制	邢	承	垂	襄	卷六	孟	田	玕	蒙	首	隕	向	締	鄆
邱	南	陽	繁	制	邢	承	垂	襄	卷六	孟	田	玕	蒙	首	隕	向	締	鄆
邱	南	陽	繁	制	邢	承	垂	襄	卷六	孟	田	玕	蒙	首	隕	向	締	鄆
邱	南	陽	繁	制	邢	承	垂	襄	卷六	孟	田	玕	蒙	首	隕	向	締	鄆
邱	南	陽	繁	制	邢	承	垂	襄	卷六	孟	田	玕	蒙	首	隕	向	締	鄆

房 遠西平棘 棘津 昨城 甘庶 今宜 鬼閭 今陳西  
 南里 宋城商 鴻口 城商 界 赭邱 西北 皇 鞏南  
 前城 前黃為泉即泉 解 小解城 洛陽 南  
 東園 洛陽 郭 鞏南 訾 鞏南 墟 人 府安縣  
 荆 洛陽 曲 棘 當在 杞 卷 西 葉 縣 尸 氏 西 師  
 渠 洛陽 褚 氏 洛陽 胥 靡 偃 師 縣 颺 唐 國 今  
 養 沈 卽 殷 虛 卽 朝 稷 楚 地 當 在 大 隨 直 轄 冥 阮  
 信 陽 州 在 堂 谿 縣 遂 平 負 黍 封 縣 在 河 沙 元 城 縣 東  
 狐 人 在 臨 穀 城 在 洛 陽 孟 內 西 北 三 戶 浙 川  
 心簡集錄 輿圖直指 卷六 二八  
 中牟 城在 湯 負 函 當 在 信 豐 楚 邑 浙 平 陽 滑 縣 衛 侯  
 城 鈕 滑 縣 大 冥 城 當 在 項 空 澤 在 虞 城 空 桐 虞 城 縣  
 楚 邱 滑 縣 大 訾 婁 滑 縣 豕 韋 縣 國 名 滑 牽 潁 縣  
 枋 頭 在 潁 軹 源 今 濟 函 谷 關 名 在 蔡 鼻 狼 趙 邑 本  
 華 陽 州 在 鄭 於 烏 源 在 陽 翟 州 今 禹 巽 憚 狐 聚 城 外  
 二 周 縣 西 周 也 東 周 今 鞏 陽 人 聚 於 此 在 汝 州 城 西  
 穎 川 今 許 平 輿 城 汝 寧 府 陽 賈 康 縣 高 陽 里 名 在  
 教 倉 在 河 大 修 武 今 修 小 修 武 大 修 固 陵 在 陳  
 古 戰 場 廣 武 下 戶 鄉 城 西 府 戶 墟 北 楚 坑 在 新 安 項

金 隄 自 榮 陽 東 至 山 東 陽 信 縣 海 口 千 白 水 鄉 在 鄧  
 宜 秋 陽 縣 昆 陽 縣 博 望 城 南 陽 府 定 陵 在 舞  
 中 車 鄉 汝 州 雲 臺 在 洛 陽 銅 爵 臺 在 臨 漳 縣 官 渡 城 名 在 中  
 柘 城 縣 凌 雲 臺 在 洛 陽 蠡 臺 在 睢 州 天 津 橋 城 南 府  
 滑 臺 今 延 輟 輟 關 在 下 淮 西 州 即 蔡 陳 橋 驛 開 封 府  
 申 州 今 信 兩 京 封 宋 時 東 京 開 唐 州 今 唐  
 朱 仙 鎮 府 開 封 王 屋 濟 源 太 行 延 袤 千 餘 里 起 濟 源 縣  
 山 底 柱 陝 州 東 王 屋 濟 源 太 行 延 袤 千 餘 里 起 濟 源 縣  
 熊 耳 在 盧 氏 外 方 山 今 嵩 桐 栢 東 一 里 魚 陵 汝 州 東 南  
 心簡集錄 輿圖直指 卷六 二九  
 梅 山 鄭 州 西 南 輟 輟 西 南 縣 三 塗 在 嵩  
 太 室 西 曰 少 三 亭 崗 在 尉 景 山 偃 師 縣 南  
 室 在 登 封 北 伊 闕 在 南 一 名 龍 門 廣 武 在 河 陰 縣  
 關 塞 洛 陽 南 荆 山 在 閩 嶺 在 永 寧 縣 教 高 澤 西 北  
 號 山 在 盧 荆 山 在 閩 嶺 在 永 寧 縣 教 高 澤 西 北  
 芒 府 在 歸 德 碭 在 永 城 卧 龍 岡 在 南 陽 府 城 西 南  
 伊 洛 出 熊 耳 經 洛 南 府 洛 河 瀍 城 自 洛 陽 入 洛 經  
 孟 津 即 今 孟 縣 南 八 里 平 睢 水 在 陳 滎 波 滎 陽 縣 南  
 孟 豬 高 郵 孟 縣 南 八 里 平 睢 水 在 陳 滎 波 滎 陽 縣 南  
 淇 出 在 淇 縣 源 汝 出 汝 州 天 息 山 經 汝 寧 翟 泉 在 洛 陽 東  
 出 王 屋 山 汝 出 汝 州 天 息 山 經 汝 寧 翟 泉 在 洛 陽 東



泓北在柘城縣三十里 洹北出林慮山 洧出密縣東南 旃然出萊陽東  
 漢梁濟源 樂氏新鄭縣境 荏苒中平澤  
 谿泉鞏縣 社即五社津 澤邑即翟 三戶漳水津在  
 三川伊洛 河項羽引兵渡河擊章邯 鴻溝在河陰楚  
 泚水在唐 穀水在洛陽 汴河榮陽達 溱出密縣經新  
 澗水出魯 西河在安 泌水自泌陽  
 河南居諸夏之中地形四達東控淮陽北連趙魏西有成畢維陽之固南撫汝鄧陳蔡之饒開封宋之故都河南周之舊邑衛輝地本朝歌

心簡集錄與圖直指 卷六  
 三十一

山東  
 濟南府別號齊州 歷城平陵 章邱高唐 鄒平濟陽 淄川般陽  
 長山廣川 新城高苑 齊河祝阿 齊東夾河  
 濟陽武強 德州安德 德平平昌 禹城源陽 長清山花  
 臨邑歸化 平原聊城 陵縣安陵  
 泰安府別號汶陽 泰安梁父 東平濟東 東阿阿邑 平陰榆山  
 新泰平陽 萊蕪夾谷地 肥城平陰

武定府別號棣州 惠民厭次 陽信渤海 海豐無棣 樂陵富平  
 濱州大棗 利津永利 雷化招安 蒲臺臨沃  
 青城寧津 商河枋縣  
 交州府別號東魯 滋陽瑕邱 曲阜闕里 寧陽平原 鄒縣嶧山  
 泗水卞邑 滕縣滕陽 嶧縣蘭陵 金鄉金川  
 魚臺菜邑 陽穀上巡 汶上平陸 濟寧州任城  
 壽張竹口 嘉祥南武城

心簡集錄與圖直指 卷六  
 三十一

沂州府別號琅琊 蘭山卽邱 郯城羽山 費縣陽山 莒州城陽  
 沂水東莞 蒙陰蒙山 日照海曲  
 曹州府別號濟陽 菏澤呂都 曹縣蒙澤 濮州帝邱 范縣范州  
 觀城衛國 朝城武陽 鄆城清澤 單縣濟陰  
 城武楚邱 定陶堯始都 鉅野麟州  
 東昌府別號西翼 聊城武水 堂邑河清 博平博陵 荏平冀邱

清平 清陽 貝邱 莘縣 陽平 冠縣 清泉 冠氏 邑 臨清州 沙邱 清源  
 邱縣 平恩 館陶 毛州 恩縣 貝州 夏津 平原 鄒縣  
 武城 侯城 東武城 高唐州 崇武 魚邱  
 青州府 別號 北齊 又曰 齊郡  
 益都 柳泉 廣回 博山 顏神 臨淄 營邱 博興 博昌 安平  
 高苑 長樂 會城 樂安 乘州 壽光 開邱 對灌地 昌樂 營陵  
 臨朐 未墟 縣邑 安邱 牟山 梁邱 諸城 安化 高密  
 登州府 別號 東牟 古陽 夷地 黃縣 北齊 萊子國 福山 古牟 棲霞 陽童  
 蓬萊 岡山  
 心簡集錄 與圖直折 山東 卷六 三十二

招遠 羅峯 萊陽 昌陽 盧鄉 寧海州 牟平 文登 不夜城  
 萊州府 別號 東萊 古萊 夷地 海陽 大嵩  
 掖縣 曲城 少邱 平度州 膠東 濰縣 平壽 對尋地 昌邑 都昌 密邑  
 膠州 膠西 高密 夷安 即墨 不其城 縣城 河濱 附邱 附縣  
 附錄 負夏 今夏 津縣 窮桑 宛州 城北 壽邱 宛州 東門 姑蔑 魯邑 水縣 東  
 東原 今東 平州 及齊 西南 南府 德州 北 唐 魯地 魚  
 石門 長清 縣 盧 齊地 長清 縣 年婁 杞邑 諸 清 縣 有清 亭  
 郎 魯地 魚 臺 翼 魯地 費 潛 魯地 兗州 唐 魯地 魚

棠 魚臺 縣 艾 陰縣 西 中邱 沂州 東北 浮來 杞邑 在  
 祝 即祝阿 在 菟 在泰山 安 中都 今東 平州 龜陰 泗水 縣  
 老桃 齊城 北 防 金鄉 縣 越 在曹州 西 贏 齊邑 泰安 祝邱 魯地 沂州  
 謹 肥城 北 咸丘 鉅野 縣 桃邱 衛地 東 祈 今費 府  
 夫鍾 郟地 在 關 魯地 汶 穀邱 宋地 曹州 句瀆 丘 曹州 北  
 趨 魯地 在 奚 魯地 今 鄒 魯地 東 鄒 魯地 東 蔡邱 齊地 在  
 邾 魯地 在 邾 魯地 在 貝邱 博興 縣 穀 齊地 今 蔡邱 齊地 在  
 姑 魯地 在 邾 魯地 在 貝邱 博興 縣 穀 齊地 今 蔡邱 齊地 在  
 生竇 魯地 在 長勺 魯地 在 乘邱 魯地 在 北杏 齊地 在  
 柯 魯地 在 洮 濮州 南 鄒 魯地 在 薛 魯地 在  
 秦 魯地 在 梁邱 武城 縣 汶陽 魯地 在 落姑 魯地 在  
 聶 魯地 在 偃 魯地 在 汶陽 魯地 在 緣陵 魯地 在  
 貫 魯地 在 穆陵 魯地 在 寧母 魯地 在 向 魯地 在  
 壯丘 魯地 在 甌 魯地 在 緡 魯地 在 邾 魯地 在  
 郚 魯地 在 鄆 魯地 在 晏 魯地 在 邾 魯地 在  
 平州 魯地 在 垂 魯地 在 邱 魯地 在 馬 魯地 在 表 魯地 在  
 蜀 魯地 在 邱 魯地 在 馬 魯地 在 表 魯地 在

心簡集錄 與圖直折 山東 卷六 三十三

清齊地長  
 東陽臨朐  
 寒國名今  
 有禹國名  
 德平里  
 過府治  
 狐駘縣東  
 偃陽嶧縣南  
 台費縣南  
 陽關寧陽縣  
 鄆衛地今  
 京茲平陰  
 高唐馬城  
 武城費縣  
 且于莒州境  
 壽舒亦屬  
 漆間鄆二邑  
 正邱東昌  
 康邱范縣  
 羊角范縣  
 高魚鄆城  
 崔章邱縣  
 奄舊曲阜  
 庚宗泗水  
 茲諸城縣  
 晉姑魯北  
 曲池魯北  
 樂歷城縣  
 沂沂縣  
 汶沂縣  
 泗沂縣  
 平原德縣  
 汜漢高帝  
 白狼河臨  
 鉅昧安樂  
 野井齊東  
 邱餘鄆安  
 濫陽東平  
 少皞虛即  
 心簡集錄  
 山東直指  
 三十四  
 卷六

山羽山今沂州  
 田舒縣東  
 文臺在曹  
 舒州滕縣  
 顧范縣  
 蒙陰縣  
 關寧陽縣  
 平陽宣八年  
 五梧西費縣  
 蘇室當在費  
 劇壽光縣  
 寬句曹州界  
 啟陽沂州  
 茅金鄉  
 單父今單  
 魏其府在青  
 陳家島膠州  
 萬里沙城東  
 三齊北齊  
 闕里魯城內  
 濮陽今濮  
 徐作舒州東  
 昌國武縣  
 關里魯城內  
 曲阜縣西  
 曲濮州境  
 句繹在鄆地  
 蛇淵肥城  
 郝在汶  
 曲阜縣西  
 太原府別號  
 汾陽并州  
 太原汾水  
 榆次山都  
 太谷陽邑  
 文水武興  
 平定州上黨  
 忻州西陽  
 忻州西陽

陪尾泗水  
 徂來在秦  
 新甫在沙  
 鳧繹二山  
 夾谷一名  
 華不注濟南  
 梁父泰山下  
 瑯琊城在諸  
 牛山在臨  
 穀城阿縣  
 之栗登縣  
 長白山長  
 牛山在臨  
 水雷澤濟州  
 濰沮二水俱  
 潔朝城西  
 有深河名  
 淮在諸城安  
 淄出益都  
 汶出萊  
 泗出陪尾山  
 曲池魯北  
 樂歷城縣  
 沂沂縣  
 汶沂縣  
 泗沂縣  
 平原德縣  
 汜漢高帝  
 白狼河臨  
 鉅昧安樂  
 太原府別號  
 汾陽并州  
 太原汾水  
 榆次山都  
 太谷陽邑  
 文水武興  
 平定州上黨  
 忻州西陽  
 忻州西陽

心簡集錄  
 山東直指  
 三十五  
 卷六

澤州府 別號長平 又曰高都	沁州 陽城 沁源 穀遠	石樓 靈石 臨縣 北河	汾陽 浩州 孝義 中陽	汾州府 別號汾陽 又曰西河	潞安府 別號上黨	長治 昭德 長子 樂陽	潞城 劉陵 壺關 頽陽	太原 作城 蒲縣 石城	心簡集錄 與圖直指	河津 龍門 吉州 耿州 北屈	垣曲 毫地 聞喜 桐鄉	夏縣 翠岩 平陸 何北	萬泉 汾陰 猗氏 郇國	永濟 蒲坂 臨晉 桑泉	蒲州府 別號河中 蒲坂	太平 東敬 襄陵 禽昌	岳陽 安澤 曲沃 新田	臨汾 平河 洪洞 楊國	浮山 神山	趙城 永安
	武鄉 南亭	永寧州 西河 寧鄉 離石	平遙 平陶 堯 介休 綿上		永和 樓山	屯留 余吾 襄垣 虢州	黎城 黎侯國		三三六	鄉寧 太平 隰州 蒲子	絳縣 絳山 稷山 高涼	芮城 永樂 絳州 東雍	解州 解梁 安邑 盧州 戰國魏都	虞鄉 南解 榮河 寶鼎		翼城 北絳 汾西 絳縣	靈石 介休 地			

王官 晉地臨 鄆首 合狐 三十里	下國 即新 鄆首 合狐 三十里	千畝 在介 鄆首 合狐 三十里	蒲州 東北 鄆首 合狐 三十里	涇庭 鄆首 合狐 三十里	桐縣 鄆首 合狐 三十里	虞 解州 鄆首 合狐 三十里	附錄 鄆首 合狐 三十里	右玉 玉林 朔州 鄆首 合狐 三十里	平魯 中陵 朔州 鄆首 合狐 三十里	心簡集錄 與圖直指	朔平府 別號五原	寧武 樓煩 偏關 永固	廣靈 平舒 靈邱 神武	應州 金城 大同 恒安	豐鎮 廳 大同 恒安	大同府 別號雲中 此後遷洛陽	鳳臺 丹川 高平 蓋水	沁水 永安 遼州 連陽	陽城 獲澤 和順 榆城	陵川 陵章
河曲 蒲州 外東 南	廬柳 西氏 東	高梁 汾縣 東	鄆 晉別 邑今	共池 平陸 西	微 縣東 北	耿 今河 津	綸 少康 奔此	馬邑 襄清	左雲 雲川	三七	神池 開陽	五寨 秀容	靈邱 神武	山陰 淫陶	大同 恒安	懷仁 錦屏	陽高 平城	陽城 獲澤	和順 榆城	榆社 榆州

羈馬府南 黑壤沁水 黃父即黑 潞氏赤狄別種  
 稷山縣南 留吁屯留 斷道沁水 中都晉邑  
 鄔介休 魏榆榆次 虎和沁水 尹沁水  
 平陵文水 絳晉縣 沃沁水 翼沁水 蒲陽魏邑  
 夏虛太原府 羊腸坂名 石門在解 蒲陽魏邑  
 關與城名 代今蔚州 蜚狐口 白登府城  
 受降城朔州 武州塞在朔州 高柳漢縣 澤潞澤今澤州  
 寧武州南 紫荊關在廣昌縣 金河大同 鴈門關代州  
 山壺口在吉州 岳陽霍州 歷山蒲州 鴈門關代州  
 心簡集錄與圖直指 卷六 三十八

折城在陽城 首山在蒲州 孟門在吉州 羊角在浮山  
 銅鞮沁州 句注在代州 崞口崞山 傅巖平陸  
 水 媯汭在蒲州 衡漳出樂平 茅津平陸 董澤聞喜  
 涑川蒲州 雷澤蒲州 西河魏邑 桑乾河大同  
 金河大同 山東齊魯舊域海岱雄區外引黃淮內包遼海西面以  
 臨中原真川陸之衝也  
 山西西據大河東列太行北收代馬之用南望鞏洛之  
 勝有表裏河山之勢故唐虞夏都焉

四川 成都府別號益州 華陽寧蜀 雙流廣都 溫江萬春  
 成都錦里 新繁繁江 金堂懷州 新都始康 郫縣犀浦  
 灌縣汶山 彭縣九溪 崇寧歸化 簡州陽安  
 崇慶州江源 新津武陽 漢州廣漢 資陽資中 什邡方亭  
 內江漢安 綿州巴西 德陽德州 安縣神泉  
 綿竹晉熙 梓潼潼川 羅江萬安 茂州汶山  
 心簡集錄與圖直指 卷六 三十九

寧遠府別號西寧 雜合廳維州 越雋邛部 西昌邛都 冕寧臺登  
 鹽源定符 會理州三絳  
 保寧府別號巴西 閬中閬內 蒼溪漢昌 南部新安 廣元石亭  
 昭化益昌 巴州宕渠 通江諾水 南江龍門  
 劍州劍閣 順慶府別號宕渠

萬縣 <small>南浦</small>	石柱廳	夔州府別號雲安	梁山 <small>南浦</small>	彭水 <small>漢葭</small>	定遠 <small>石照</small>	涪州 <small>漢平</small>	榮昌 <small>昌元</small>	巴縣 <small>江州</small>	重慶府別號 <small>南平</small> 又曰 <small>巴郡</small>	屏山 <small>龍湖</small>	筠連 <small>安定</small>	富順 <small>江陽</small>	雷波廳	敘州府別號 <small>南溪</small> 又曰 <small>犍為</small>	鄰水 <small>隣山</small>	儀隴 <small>方州</small>	南充 <small>果州</small>
開縣 <small>漢豐</small>	奉節 <small>魚復</small>	巫山 <small>建平</small>	鄧都 <small>平都</small>	忠州 <small>臨江</small>	酉陽州 <small>思州</small>	銅梁 <small>巴川</small>	綦江 <small>南平</small> 古 <small>綦市</small>	江津 <small>犍溪</small>	永寧 <small>定水</small>	永寧 <small>定水</small>	珙縣 <small>嶺州</small>	南溪 <small>南廣</small>	宜賓 <small>外江</small>	岳池 <small>和溪</small>	廣安州 <small>渠江</small>	西充 <small>晉城</small>	果州
大寧 <small>巫溪</small>	雲陽 <small>胸臆</small>	雲陽 <small>胸臆</small>	黔江 <small>石城</small>	墊江 <small>魏安</small>	秀山 <small>龍潭</small>	大足 <small>昌南</small>	南川 <small>隆化</small> 漢 <small>枳縣</small>	長壽 <small>樂溫</small>	敘永廳 <small>舟崖</small>	敘永廳 <small>舟崖</small>	興文 <small>晏州</small>	長寧 <small>瀘州</small>	馬邊廳	渠縣 <small>沅江</small>	蓬州 <small>咸安</small>	營山 <small>郎地</small>	果州
達州 <small>宣漢</small>						璧山 <small>油溪</small> 石 <small>壁江</small>	合州 <small>涪陵</small>	永川 <small>璧山</small>			隆昌 <small>樓峯</small>	高縣 <small>高州</small> 古 <small>夜郎地</small>	慶符 <small>巴夷</small> 符 <small>信</small>	大竹 <small>宕梁地</small>			

心簡集錄與圖直指

四十 卷六

巴 <small>今重慶府</small>	和夷 <small>黎雅越</small>	附錄 <small>萬等處</small>	蘆山 <small>靈關</small>	雅安 <small>漢嘉</small>	雅州府別號 <small>蒙山</small>	納溪 <small>江陽</small>	大邑 <small>晉源</small>	犍為 <small>武陽</small>	樂山 <small>青衣</small>	嘉定府別號 <small>嘉州</small> 捷 <small>為</small>	眉州 <small>眉山</small>	遂寧 <small>小溪</small>	三臺 <small>安城</small>	潼川府別號 <small>梓潼</small> 郫 <small>江</small>	龍安府別號 <small>龍門</small>	平武 <small>馬盤</small>	東鄉 <small>新安</small>
蜀 <small>今成都府</small>	彭 <small>眉州</small>	什方 <small>今什邛縣</small>	清溪 <small>沈黎</small>	天全州 <small>徒陽</small>	名山 <small>義山</small>	合江 <small>安樂</small>	蒲江 <small>廣定</small>	威遠 <small>晉陽</small>	峨眉 <small>綏山</small> 平 <small>羌</small>	丹稜 <small>南安</small>	丹稜 <small>南安</small>	蓬溪 <small>武豐</small>	射洪 <small>通泉</small>	江油 <small>氏羌地</small>	太平 <small>馱山</small> 天 <small>馬山</small>	江油 <small>氏羌地</small>	新寧 <small>涪城</small>
嚴道 <small>今榮經縣</small>	魚 <small>肅邑</small>	嚴道 <small>今榮經縣</small>	打箭爐 <small>漁通</small>	名山 <small>義山</small>	雅安 <small>漢嘉</small>	江安 <small>漢安</small>	瀘州 <small>江陰</small>	威遠 <small>晉陽</small>	洪雅 <small>車岡</small> 田 <small>錫</small>	彭山 <small>武陽</small>	彭山 <small>武陽</small>	樂至 <small>普州</small>	鹽亭 <small>高渠</small> 梓 <small>州</small>	石泉 <small>廣柔</small>	彰明 <small>漢昌</small>	石泉 <small>廣柔</small>	彰明 <small>漢昌</small>

心簡集錄與圖直指

四十一 卷六

符関 榮經縣 冉駹 今保縣  
 廣漢 鹽亭縣 平曲 今潼川府  
 白帝城 夔州府 江陽 今瀘州  
 永安 奉節縣 漢壽 廣元縣  
 黔州 彭水縣 播州 遵義府  
 西川 成都府 開州 今開縣  
 利州 廣元縣 籌筆驛 在廣元  
 吐蕃 即西蕃 吐谷渾 吐蕃  
 蔡 雅州 西 蒙 名山 武擔 成都府  
 心簡集錄 興國直指 四十三 卷六  
 巫山 夔州府 鶴鳴山 大邑 岷山 在茂州 王壘 在灌縣  
 瞿唐峽 夔州府 峨眉 眉州城 若水 榮經縣 沫水 雅州府  
 牂牁 番禺縣 至廣東 涪水 在錦州 瀘 表五月渡瀘即此  
 都江 即成 涪水 在錦州 瀘 表五月渡瀘即此  
 巴江 在巴州 錦江 成都府  
 四川者取岷江沱江黑水白水四大川以為名洵與區  
 也北走秦鳳有鐵山劍閣之塞東下荆襄有瞿塘滪瀨  
 之險南通六詔有瀘水大峩之固西拒土番有石門崕  
 峒之障山水襟束自為藩籬

陝西  
 西安府 別號關中 秦川 自周秦漢晉西魏後周隋  
 長安 鎬京 咸寧 霸陵 咸陽 石安 興平 茂陵  
 臨潼 新豐 高陵 鹿苑 鄠縣 甘亭 藍田 玉山  
 涇陽 雲陽 三原 鹿原 鄠縣 甘亭 藍田 玉山  
 富平 頻陽 醴泉 溫秀 同官 棣棠 耀州 華原  
 商州 上洛 鎮安 安業 同官 棣棠 耀州 華原  
 商南 商州 鎮安 安業 同官 棣棠 耀州 華原  
 潼關 廳 大荔 朝邑 蒲關 郃陽 古莘國  
 澄城 長寧 韓城 夏陽 白水 彭衙地 華州 古鄭  
 華陰 寧秦 蒲城 重泉 隰州 奉天 武功 美陽  
 永壽 古幽地 邠州 新平 三水 石門 淳化 雲陵  
 長武 乾州  
 鳳翔府 別號岐陽 岐山 三龍地 寶雞 苑川 扶風 漳州  
 鳳翔 扶風地 岐山 三龍地 寶雞 苑川 扶風 漳州  
 鄠縣 古鄠地 麟遊 杜陽 汧陽 隴州 東秦  
 漢中府 別號漢川 隴州 東秦

留壩廳 南鄭 光義 褒城 褒中 褒谷 城固 樂城  
 洋縣 定洋 西鄉 豐寧 鳳縣 隴西 寧羗州 武都  
 沔縣 沔陽 略陽 順政 興安州 安康 平利 長利  
 洵陽 洵州 白河 天池 紫陽 洵陽 石泉 上庸 武安  
 漢陰 安陽  
 延安府 別號 梁綏 金明  
 膚施 金明 上郡 延州 安塞 廣樂 甘泉 伏陸  
 安定 汾州 宜川 丹陽 延長 廣安 延川 文安  
 定邊 靖邊 廊州 東秦 洛川 敷城

心簡集錄 陝西 直指 四四 卷六  
 中部 芳州 宜君 宜川 綏德州 陽州 米脂 銀川  
 清澗 白上 吳堡 定湖  
 榆林府 別號 勝州 神木 雲州 府谷 永安 葭州 正鄉  
 懷遠  
 附錄 原隰 西安府 渠搜 在大宛 甘肅 程今成  
 周 岐山 豐 府西安 桃林 潼關 河南 有牧牛  
 酒泉 在同州 大戎 在延安 驪戎 在臨潼 韓原 韓城 界南  
 雍鳳 翔縣 畢 陽縣 彭衙 白水 縣 新城 秦邑 澄城

心簡集錄 陝西 直指 四五 卷六  
 韓 今韓城 輔氏 晉地 朝 麻隧 涇陽 縣 棧林 今華州  
 倉野 東南 少習 商州 東 華胥 田縣 渭陽 渭水之陽  
 槐里 平今興 武關 秦南 關 杜郵 咸陽 東 關中 秦郡 咸陽  
 南 嶢關 武關 西 散關 北 肅 望夷 秦宮 在涇陽 縣 臨  
 關 居四關之中 故曰關中 望夷 秦宮 在涇陽 縣 臨  
 嶢關 藍田 軹道 西 安 府 廢 邱 平 興 霸上 霸水 上 西  
 灤陽 臨潼 縣 梁山 秦 官 永 棧道 東 長 樂 府 治 西 安  
 杜 今咸寧 未 央 漢 官 長 上 林 苑 名 在 甘 泉 漢 官 淳 北  
 內史 今鳳 翔 府 細 柳 安 原 名 西 棘 門 城 西 安 府 建 章 漢 官 西 安  
 栢 梁 臺 官 未 央 五 原 木 在 神 博 望 苑 名 西 安 府 駱 谷 關 名 在 藍  
 時 在 乾 州 潼 關 在 華 陰 縣 斜 谷 在 鳳 縣 遮 莫 地 名 在  
 子 午 谷 西 安 城 南 百 里 谷 散 關 在 寶 赤 岸 漢 中 府  
 五 文 原 縣 在 鄠 漢 樂 二 城 名 漢 城 在 河 白 鹿 原 藍 田  
 雕 陰 今 綏 德 州 便 橋 即 西 九 成 宮 麟 遊 凌 煙 閣 西 安 府  
 翠 微 宮 在 終 南 山 金 城 平 今 興 馬 嵬 坡 名 在 西 河 池 今 鳳 縣  
 興 元 中 府 石 門 鎮 在 淳 豐 州 在 榆 林 和 尚 原 寶 雞 縣  
 永 寧 關 延 州 石 渠 閣 殿 北 宣 室 未 央 前 殿  
 三 輔 京 兆 岐 麟 閣 官 左 石 渠 閣 殿 北 宣 室 未 央 前 殿  
 白 虎 殿 未 央 蜚 廉 觀 桂 觀 安 城 中 天 祿 閣 官 未 央

附錄 原隰 西安府 渠搜 在大宛 甘肅 程今成  
 周 岐山 豐 府西安 桃林 潼關 河南 有牧牛  
 酒泉 在同州 大戎 在延安 驪戎 在臨潼 韓原 韓城 界南  
 雍鳳 翔縣 畢 陽縣 彭衙 白水 縣 新城 秦邑 澄城



陳倉道在沔鴻門在臨潼

岐山在岐山縣東北一名富平縣

嶓冢有二一在秦州西南漢水所出

龍門在郿縣北

五將山在岐山北

秦嶺在藍田界

峽在龍州南

終南在西安府南

梁山在岐山北

牛首在郿縣商山商州四

熊耳在商州北

灑水在商州南

沮水在商州西

洽水在商州東

汗渭在商州南

戲水在商州北

無定河在商州西

姜水在商州南

漢水出漢中府寧羌州北

襄陽縣東津灣折而南經鍾祥縣至潛江縣大漢口復

凝碧池在西安府太液池建章宮北

魚龍川在隴州鳴咽泉在綏德扶

陝西南通楚蜀東連豫冀西界番夷北抵沙漠山河四塞形勝甲天下與圖日廣今已另分甘省

甘肅

蘭州府別號武始金城舊臨洮府

阜蘭祖厲金城龜谷

靖遠祖厲金城大夏

平涼府別號隴東

崇信鳥支

華亭義州

鎮原高平

靈臺古密須

靜寧州隴州

固原州開遠

涇州定安

隆德隆城

莊浪北池

鞏昌府別號南安

會寧枝陽

通渭平襄

西和上祿

文縣陰平

清水治坊

秦州天水

秦安略陽

心簡集錄與圖直指 四十七 卷六

隴西襄武

安定定西

漳縣武陽

寧遠新興

伏羌當亭

岷州赤水

洮州廳臨洮

階州武都

成縣倉泉

秦州天水

秦安略陽

禮縣長道

徽縣南鳳

兩當廣鄉

慶陽府別號宏化

安化郁邦

合水華池

環縣方渠

正寧羅川

寧州泥陽

義渠

寧夏府別號懷遠

寧夏保靜 寧朔飲汗 平羅新堡 靈州靈武

中衛鳴沙

西寧府別號鄯州 西平 古西羌地

西寧廣威 碾伯浩壘

大通

涼州府別號西涼

武威姑臧

鎮番白亭

永昌焉支

古浪獐次

平番九街

甘州府別號鎮夷

張掖樂得

山丹仙吳 肅州酒泉

高臺表是

心簡集錄與圖直指

四十八 卷六

安西府

敦煌

淵泉

玉門晉昌

附錄 成紀秦州伏 義生邑

析支西蕃在 西寧今靜

羌甘肅以西南 接蜀漢塞外

阮今涇州

共有涇州

密須靈臺

崑崙西戎國近 崑崙山者

秦今秦州

河南地蒙恬 所收朔方郡

密須靈臺

秦中

朔方郡今寧 夏衛臨洮長 城

陽周寧州

小戎肅州

西五

故道秦縣今 寧夏義渠

蕭關平涼府

陽關在沙 餘里

西

玉門關在沙 衛居延

湟中寧州

上邦秦州

境

西城在鞏昌 西落門聚名 伏

赤亭西寧縣

下辨今成 縣

境

街亭在秦州 西縣在秦州 鹵城在西和 木門在秦州

武街合階州

樂都今蘭州

赤城崇信

受降城三城中

西直靈武

瓜州五百里

保定今涇州

墨離軍北千

東直榆林

張掖今甘

渭北渭水

流沙嘉峪關

北東至賀蘭 山

張掖今甘

渭北渭水

流沙嘉峪關

里東至賀蘭 山

張掖今甘

渭北渭水

流沙嘉峪關

彭原今寧州

燉煌瓜沙二

火州肅州

尉賓西域國

界西肅州

月氏肅州

于闐南界

樓閣去陽關

伊吾廬西北

馬耆龜茲

烏孫大宛

烏孫大宛

車師即火

結骨馬耆

大宛

烏孫大宛

大夏大宛

輪臺北千

先零羌域

身毒在大夏

參狼羌種名

安息數千

支

支

三危舜殺三 苗

岷自岷州

西抵四成

都野起凡

南麗江

岷自岷州

西抵四成

都野起凡

雪嶺灌縣之 青

岷自岷州

西抵四成

都野起凡

城皆其支脈 也

岷自岷州

西抵四成

都野起凡

積石百餘里

朱圉伏羌

合黎一名

阿延接高

崑崙布哈一 名

巴顏喀拉

總名在丹

祁連山一名

源所出呼天

武都

馬支

祁連山一名

為祁連故名

祁山

北山

六盤山

心簡集錄與圖直指

四十九 卷六

水 崆峒 平涼府 皋蘭 在蘭州  
 桓 一名白水 弱水 出平涼山 崆峒山 東至西 亦名  
 入渭水 渭 出今渭源縣 至西 恒 南蘭州府城東  
 黑水 出三危南 案雍州黑水在黃河之北 汭 出今華  
 梁州及導川之黑水在黃河之南 好水 出今華  
 酒泉 今肅州 青海 城西三百餘里 好水 出今華  
 渥洼 在沙州 紫水 在階州漢封壘書 洮河 源出西傾山  
 衛界經蘭州府城下 用武都紫泥即此 洮河 東流入岷州  
 甘肅已詳陝西

心簡集錄 廣東 直指

五十

卷六

廣東 廣州府 別號羊城 又曰清海  
 南海 咸寧 番禺 照安 順德 鳳城  
 從化 石岐 龍門 博羅 新寧 上川 增城 東莞 寶安  
 香山 陽江 新會 義寧 三水 高安 清遠 仲宿  
 新安 寶安 花縣 花山 連州 熙平 陽山 倉淮  
 連山 桂陽 韶州府 別號 廣德 廣興  
 曲江 桂山 樂昌 三瀧 仁化 綿石 乳源 雲門

翁源 靈池 英德 英州

南雄府 別號 凌江

保昌 須昌 始興 躍溪 正階

惠州府 別號 梁化

歸善 西平 博羅 龍川 長寧 新豐 永安 神江

海豐 陸安 陸豐 圭山 龍川 雷鄉 連平州 密峯

河源 古雲 和平 新利

潮州府 別號 鳳城

海陽 金山 豐順 鵬湖 潮陽 練江 揭陽 南康

心簡集錄 廣東 直指

五十一

卷六

饒平 雙溪 惠來 武寧 大埔 萬川 澄海 鳳山

普寧 南山 嘉應州 梅州 長樂 熙寧 興寧 齊昌

肇慶府 別號 信安 鎮平 焦嶺

高要 端溪 四會 江州 新興 臨允 陽春 春州

陽江 海安 高明 清泰 恩平 南平 廣寧 化注

開平 始康 鶴山 盆允 德慶州 晉康 封川 附興 廣信地

開建 南靖

高州府 別號 高涼

高州府 別號 高涼

茂名 越裳 電白 良德 信宜 寶江 化州 石龍

吳川 高涼 石城 廉江

廉州府 別號合州 珠官

合浦 大廉 欽州 欽江 靈山 南賓

雷州府 別號雷陽

海康 南康 遂溪 椹川 徐聞 杏嘉 濟康

瓊州府 別號珠崖

瓊山 瓊臺 澄邁 通潮 定安 昌建 文昌 平昌

會同 未豐 樂會 溫泉 臨高 臨幾 儋州 古儋

昌化 昌江 萬州 萬安 陵水 順潮 崖州 吉陽

感恩 九龍 羅定州 廣熙 東安 安遂 西寧 威城

附錄 西甌 瓊州 儋耳 今儋州 振州 今崖州 龍州 今德

賓州 宜信 端州 今肇慶 恩州 今陽江 峒州 吳川 縣南

封州 今封川 陽山 關 拒陽山 於此 羅浮 增城 博海 陵 陽江 分茅嶺 欽州 馬接

山 新會 縣 羅浮 增城 博海 陵 陽江 分茅嶺 欽州 馬接

零丁洋 香山 麗江 在海豐 鱷溪 潮州 府城 東即惡溪

廣東處五嶺之外昔號偏隅今為樂土蓋恃山海之利

土產饒而番貨集也

心簡集錄 輿圖直指 五十二 卷六

廣西

桂林府 別號建陵

臨桂 漢城 興安 臨源 靈川 上塘 陽朔 歸義

永寧州 古田 永福 理定 義寧 靈川 全州 湘源

灌陽 灌水 柳州府 別號龍城

馬平 潭州 雜容 神女 羅城 融水 柳城 龍州

懷遠 群峒 來賓 循德 融縣 潭中 象州 壽陽

慶遠府 別號龍水

心簡集錄 輿圖直指 五十三 卷六

宜山 宜陽 天河 北陵 河池州 懷德 思恩 滯溪

東蘭州 蘭州 忻城 芸州 南丹州 蠻洞 那地州 宋乎州

思恩府 別號苞州 又曰封陵

武緣 嶺山 賓州 臨浦 遷江 邕州 上林 澄江

田州 陽萬分州

泗城府 別號利州

凌雲 西隆州 安隆 西林

平樂府 別號昭潭

平樂 始安 恭城 樂州 富川 富水 賀縣 臨慶

荔浦 蒙州 修仁 建陵 昭平 富州 永安州 蒙山

梧州府 別號蒼梧

蒼梧 廣信 藤縣 藤州 容縣 普寧 岑溪 南溪

懷集 懷遠 鬱林州 定州 博白 南昌 北流 陵城

陸川 合平 興業 石南

潯州府 別號潯江

桂平 桂山 平南 武城 貴縣 廣鬱 武宣 中溜

南寧府 別號晉興

宣化 封陵 新寧州 南陵 隆安 榜山 橫州 簡陽

心簡集錄 輿圖直指 卷六 五十四

永淳 武羅 上思州 遷龍 歸德州 果化州

忠州

太平府 別號麗江

崇善 崇山 養利州 歷陽 左州 銀寧 永康州 康山

羅陽 福利 萬承州 萬陽 思陵州 白樂 寧明州 太平

憑祥州 太平州 魏明 安平州 波州 茗盈州

結安州 舊峒 信倫州 那羨 龍英州 應山 都結州 渠望

龍州 江州 波溪 思州 明江 上下凍州

鎮安府 別號扶蘇 又曰百粵

天保 新設 下雷州 奉議州 歸順州

向武州 都康州

附錄 象郡 今安南交州府等 駱 地即駱駝也 臨賀 平樂 賀縣

愛州 清化府 緇州 在陸川縣 靜江 今桂林府 廣源州 屬安南 諒山府

蒼梧 今梧州府 交趾 九真 日南 今安南置 占臘 亦名真臘 安南屬國

崑崙關 府南寧 林邑 在安南 南交 今交趾地

水 湘 出今桂林府興安縣東北入洞庭湖 鈞 鉅 潭 在全

廣西亦粵地也而風壤氣習與廣東特異蓋猺獞多而編氓少也猺獞今已願就田賦惟賴綏戢有方耳

心簡集錄 輿圖直指 卷六 五十五

雲南 雲南府 別號滇南

昆明 昆州 富民 西寧 宜良 巨州 嵩明州 楊林

晉寧州 昆池 呈貢 鎮元 安寧州 連然 羅次 古歷

祿豐 姚陵 昆陽州 巨橋 易門 漾門

大理府 別號南詔

太和 理州 趙州 白崖 雲南 勅弄 鄧川州 鍾山

浪穹 鳳羽 賓川州 白霞 雲龍州 雲甸

臨安府 別號阿夷

建水州 寶山 石屏州 石坪 阿迷州 阿寧 寧州 南寧

通海 秀山 河西 西宗 嶲峨 華秀 蒙自 日則

楚雄府 別號威楚

楚雄 威州 定遠 鬲州 琅鹽井 黑鹽井

廣通 路陵 南安州 摩笏 鎮南州 石鼓

潞江府 別號河陽

河陽 俞元 江川 步雅 新興 研和 路南州 彌沙

景東府 別號開南

廣南府 別號所名

心簡集錄 輿圖直指 卷六

寶寧 羅佐

廣西府 別號古滇

師宗州 匪弄 彌勒州 陀哉

順寧府 別號蒲門

雲州 孟佑

曲靖府 別號興古

南寧 味縣 雷益州 交水 陸涼州 陸郎 羅平州 宛溫

馬龍州 通泉 尋甸州 鳳梧 平彝 平彝 宣威州 雷益

姚安府 別號壽棟



姚州 橋棟 白鹽井 大姚 青鈴

鶴慶府 別號順州

劍川州 羅魯

武定府 別號羅葵

和曲州 南甸 元謀 環川 祿勸州 幸邱

麗江府 別號巨津

元江府 別號玉臺

新平 平甸

普洱府 別號產里

心簡集錄 輿圖直指 卷六

寧洱 玉屏

蒙化府 別號治簡

永昌府 別號金中

深山 不章地 永平 勝鄉 騰越州 騰衝

永北府 別號北勝

開化府 別號甸甸

文山 波些

東川軍民府 別號古滇

會澤 堂琅

鎮沅府別號銀生

恩樂樂句

昭通府別號實地

恩安朴窩 永善米貼

鎮雄州芒部

附滇國漢武所開

益州今雲南府

善聞今雲南府

越嵩定遠縣

越裳今老撾又占城

焚夷干崖隴川等地

外徼西南夷

雲南激江以至

寮西南夷

白狼槃木

皆西南夷遠國

山碧雞山雲南府

心簡集錄與圖直指

五八

卷六

水滇池雲南府城南

黑水地理今釋梁州黑水即

發於西蕃諾莫潭五巴什山分支之東曰阿克達母必

拉南流至塔城關入雲南麗江府境亦曰麗水東南流

至姚安府大姚縣之左却鄉北打冲河自茲并衛來會

之又東入四川境逕會川衛南又東至東川府西折而

東北流逕烏蒙府西北馬湖府

雲南自楚蹻開疆秦政通道始入中國唐之世南詔自

王五代迄宋亦絕不與中國通逮元及明其地始盡入

版圖我

朝政布教行遂與中原比威矣

貴州

貴陽府別號黔陽

貴筑金筑 龍里羅甸 貴定且蘭 修文龍場

開州乖西 定番州定遠 廣順州古筑

思州府別號黔中

玉屏平江 清谿青浪

思南府別號登川

安化思王 婺川都濡 印江昂永

鎮遠府別號大田

心簡集錄與圖直指

五九

卷六

鎮遠邛水 施秉偏橋 天柱朗溪

石阡府別號義泉

龍泉都土

銅仁府別號涓陽

銅仁常豐

黎平府別號牂牁

開泰石開 錦屏銅鼓 永從格州

安順府別號普里

普定習安 鎮寧州安莊 永寧州查城 清鎮威滿

安平 平垣

南籠府 別號于矢

永豐州 安隆 普安州 宛溫 普安 盤水 安南 列唐

都勻府 別號都雲

都勻 合江 麻哈州 麻峽 獨山州 九苗 清平 爐山

荔波 華峽

平越府 別號平月

平越 黎峽 甕安 草塘 湄潭 義泉 餘慶 費州

黃平州 興隆

心簡集錄 輿圖直指

大定府 別號大方

平遠州 北喇 黔西州 水西 威寧州 烏撒 畢節 畢陽

遵義府 別號播州

遵義 赤水 桐梓 珍州 綏陽 洋川 正安州 樂源

仁懷 符縣

附錄 務川 今思 祥桐城 思南

水沅 出今黎平府生苗界俗名清水江東

貴州古羅施鬼國其地不足當中原一大郡明永樂中始置省嘉靖中始開科考其地貴陽都勻與廣西接壤

六十一

卷六

鎮遠平越當湖廣之衝幅員既廓反側潛消黔省規模迥殊前代矣

先生草就此書命華校字補遺華愧踈陋且奔走衣食不克裒集經史註疏及地理輿圖等書以承遺命博洽君子歎為闕略是則華之咎也

心簡集錄 輿圖直指

六十二

卷六



王虛舟書法良模

古人學書皆有師傳密相指授。卷首王君論書臚語。固敬而錄之。其餘間有合者。亦并博採兼收。以附之。卷尾名曰書法良模。

執筆

執筆欲死。運筆欲活。指欲死。腕欲活。五指相次。如螺之旋。緊捻密持。不通一縫。則五指死。而臂斯活。管欲碎。而筆乃勁矣。作蠅頭書。須平懸肘。高提筆。乃得寬展。匠意字漸大。則筆須漸低。若至擘窠大書。則須是五指緊撮筆頭。

心簡集錄 書法良模

六十二

卷六

手既低而臂乃高。然後腕力沉勁。指揮如意。執筆一高。則運用無力。作書不浮滑。便拖沓。學歐須懸腕。學褚須懸肘。學顏須內鈎。學柳須外撇。

運筆

人多以捻筆端正為中鋒。此柳誠懸所謂筆正。非中鋒也。所謂中鋒者。謂運鋒在筆畫之中。平側偃仰。惟意所使。及其既定也。端若引繩。如此則筆鋒不倚上下。不偏左右。乃能八面出鋒。筆至八面出鋒。斯無往而不當矣。至以禿穎為中鋒。只好隔壁聽。又世人多目禿穎為藏鋒。非也。歷

觀唐宋碑刻。無不芒鋸銛利。未有以禿穎為工者。所謂藏鋒。即中鋒。正謂鋒藏。藏畫中耳。徐常侍作書對日照之。中有黑綫。此可悟藏鋒之妙。如錐畫沙。如印印泥。世人多以此語。舉似沉著。非也。此正中鋒之謂。解者以此語悟中鋒。思過半矣。筆折乃圓。圓乃勁。勁如鐵。軟如綿。須知不

是。兩語。圓中規。方中矩。須知不是。兩筆使盡氣力。至于沉勁。入骨。筆乃能和。和則不剛。不柔。變化斯出。故知和者沉勁之至。非軟緩之謂。變者和適之至。非縱逸之謂。結體欲緊。運筆欲寬。一頓一挫。能取能舍。有何不到。古人處解。

心簡集錄 書法良模

六十三

卷六

得頓挫。斯能跌宕。指如懸槌。筆如死蚓。豈有是處。顏魯公古釵。脚屋漏痕。只是自然。董文敏謂是藏鋒。門外漢語。釵脚漏痕。從生入從熟出。古釵脚。不如屋漏痕。屋漏痕。不如百歲古藤。以其漸進自然耳。東騰天潛淵之勢。于毫忽之間。乃能縱橫瀟灑。不主故常。自成變化。然正須筆筆從規矩中深謹之。至奇蕩自生。故知奇正兩端。實惟一局。以正為奇。故無奇不法。以收為縱。故無縱不擒。以虛為實。故斷處皆連。以背為向。故連處皆斷。學至解得斷處皆連。連處皆斷。正正奇奇。無妙不臻矣。以拔山舉鼎之

力為舞女插花乃得個和字。杜元凱言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飲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永釋怡然理順到此乃是和處。能用拙乃得巧能用柔乃得剛。用筆沉勁姿態乃出。須是字外有筆大力迴旋空際盤繞如游絲如飛龍突然一落來去無跡斯能于字外出力而向背往來不可端倪矣。隔筆取勢空際用力此不傳之妙。南唐後主撥鐙法解者殊鮮所謂撥鐙者逆筆也筆尖向裏則全勢皆逆無浮滑之病矣。學者試撥鐙火可悟其法。須有不使盡筆力處。工妙之至至于如

心簡集錄

書法良模

六四

卷六

不能工方入神解。此元常之所以勝右軍。魏晉之所以勝唐宋也。歐多折頗多轉折須提轉須然。

結字

結字須令整齊中有參差。方免字如算子之病。逐字排比千體一列便不成書。作字不須豫立間架長短大小字各有體因其體勢之自然而與為消息所以能盡百物之情狀而與天地之化相肖有意整齊與有意變化皆是一方死法。純肉無骨女子之書能者矯之而過至于枯朽骨立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者也。古人之書鮮有不

具姿態者。雖峭勁如率更。逾古如魯公。要其風度正自和。明悅暢一活枯朽即筋骨具而精氣亡矣。作字如人然。筋骨血肉精神氣脉八者備而後為全人。闕其一。行屍耳。不欲為行屍。惟學乃免。有意求變即不能變。魏晉名家無不各有法外。巧妙惟其無心于變也。唐人各自立家。皆欲打破右軍鐵圍。然規極方整。轉不能變。此有心無心之別也。然欲自然。先須有意。始于方整。終于變化。積習久之。自有通會處。故求魏晉變化。正須從唐始。

用墨

心簡集錄

書法良模

六五

卷六

東坡用墨如糊。云須湛湛如小兒目睛。乃佳。古人作書未有不濃用墨者。晨起即磨墨汁升許。供一日之用。及其用也。則但取墨華而去其查滓。所以精彩煥發。經數百年而墨如漆。餘香不散也。墨須濃。筆須健。以健筆用濃墨。斯作字有力而氣韻浮動。

臨古此中十三條前  
後須有易置處

自運在服古。臨古須有我。兩者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臨古須是無我。一有我即是己意。必不能與古人相消息。習古人書必須專精一家。至於信手觸筆無所不似。

然後可兼收並蓄。滯貴衆有。然非淹貫衆有。亦決不能自成一家。若專此一家。到得似來。只爲此家所蓋。枉費一生氣力。窮其源流。究其變化。然後作字有本。不理其本。但取半路。擗搯不濟事。臨古須透一步。翻一局。乃適得其正。古人言智過其師。方名得髓。此最解人語。攝天地和明之氣入指腕間。方能與造化相通。而盡萬物之變態。然非窮極古今。一步步腳踏實地。積習久之。至於縱橫變化無道。不當必不能地負海涵。獨扛百斛。故知千里者跬步之積。萬仞者尺寸之移。孫虔禮云。學之者貴精。擬之者

心簡集錄 書法良模 卷六 六十一

貴似凡臨古人。始必求其甚似。久之剝換遺貌。取神則相契。在牝牡驪黃之外。斯爲神似。宋人謂顏書學褚。顏之與褚。絕不相似。此可悟臨古之妙已。正書學樂毅論爲主。黃庭內景洛神。佐之行書。蘭亭爲主。聖教論坐。佐之草書。十七帖爲主。書譜絕交。佐之人。必各自立家。乃能與古相抗。魏晉迄今。無一同者。風會遷流。亦緣規模自樹。作一字。須筆筆有原本。乃佳。一筆杜撰。便不成字。作書不可不通篆隸。今人作書。別字滿紙。只緣未得其本。隨俗亂寫耳。通篆法。則字體無差。通隸法。則用筆有則。此入門第

一正步。凡臨古人。始在能取。繼在能舍。能取易。能舍難。然不能力。取無由得。舍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此即可悟舍法。非折骨還父。折肉還母。何從現得清淨法身來。

篆書

秦篆如絲。娟娟。漢文玉筋。端莊。空處可以立馬。密處毫不容身。健處銅墻鐵壁。軟處如龍如蛇。結構須要整密。止刀不可倉皇。篆刻秘訣。篆須圓中規。方中矩。直中繩。篆書用筆。須如綿裹鐵。行筆須如蠶吐絲。篆書有三要。一曰圓。二曰瘦。三曰參差。圓乃勁。瘦乃腴。參差乃整齊。三者

心簡集錄 書法良模 卷六 六十七

失其一。如書耳。陽水篆法。直接斯喜。以其圓且勁也。筆不折不圓。神不清不勁。能圓能勁。而出之虛和不使。墨與血作。然後能離方遁圓。各盡變態。一用智巧。以我意消息之。卽安排有跡。而字如筭子矣。有明一代。解此語者絕少。所以篆法一無可觀。

隸書

隸畫凡爲細肚。蠶橫畫長短。止三般。蠶頭。鴈尾。其中一二樣。長椽。棗核。尖左撇。鰲鈎。右蠱。鴈。外方內軟。四楞。關。遊。鵝。又法。釘。尖。子。惟有挑。鈎。喚。鐵。鎌。隸字十法歌。漢唐隸法。

體貌不同。要皆以沉勁為本。唯沉勁。斯健古。為不失漢人遺意。結體勿論也。不能沉勁。無論為漢為唐。都是外道。吾衍三十五舉云。隸書須是方勁。古拙。斬釘截鐵。挑板平硬。如折刀頭。方是漢隸。今作者不得古人之意。但以弱毫。插入舊碑。斷闕形狀。便交相驚詫。以為百喙復生。豈不可笑。隸出於篆。然漢人隸法。變化不同。有合篆者。有離篆者。有增篆者。有減篆者。為體各殊。偽舛錯出。要須合篆。乃為正則。林罕言。非究於篆。無由得隸。此不刊之端也。

附隸字  
要訣  
枯老古拙  
枯中有硬  
老中有健  
古中有意  
拙中

心簡集錄  
書法良模  
卷六

有巧。如龜如鼈。凡隸字若龜鼈之形。蠶頭。鴈尾。起筆若蠶頭。住筆如鴈尾。斬釘截鐵。筆畫轉折間。剛健如此形。鴈不雙飛。不宜兩畫。并成鴈尾。蠶不二設。亦不宜二蠶頭。齊出。重濁輕清。謂輕必宜清。重則宜濁也。忌俗點畫。點之畫之。近古雅而遠俗情也。

楷書  
真書以點畫成形  
以轉折見性  
學書以轉折成形  
以點畫見性

晉唐小楷。經宋元來。千臨百撫。不惟妙處全無。并其形狀亦失。惟唐人碑刻。雖經剝食。而其存者。去真跡僅隔一紙。猶可見古人妙處。從此學之上。可追宗魏晉。下亦不失宋

元。楷書不當布置平穩。然須從平穩入。黃山谷言。大字欲結密無間。小字欲寬綽有餘。作蠅頭細書。須令筆勢紆餘。跌蕩有尋丈之勢。乃佳。觀褚公陰符經。顏公麻姑記。有一字局促否。正書須平正。然專務平正。便落唐人窠。窠。觀元常賀捷表。右軍樂毅論。有揚義和內景經。何等縱橫跌宕。

行書

以楷法作行。則太拘。以草法作行。則太縱。不拘不縱。瀟灑縱橫。濃纖得中。高下合度。聖教蘭亭。鬱馬何遠。不徐不疾。官止神行。胸有成書。筆無滯體。行書之妙盡矣。懸針欲徐徐。則意足而態有餘。妍垂露欲疾。疾則力勁而筆能覆逆。米老言。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兩語宜洩治盡。

心簡集錄  
書法良模

卷六

草書

草書下筆前緩後急。勢取鈎連。畫取踈簡。以圓活為上乘。間有敗筆。切勿增修。字中有点。宜從空際飛落。若石墜高峰。右軍以後。無草書。雖大令親炙趨庭之訓。亦已非復乃翁門仞。顛素以降。則奔逸太過。所謂驚蛇走虺。勢入戶。驟兩旋風。聲滿堂。不覺永墮異趣矣。孫虔禮謂子敬以下

莫不鼓努為力。標置成體。內不足者。必外張。非直世降風移之故也。余論草書。須心平氣和。歛入規矩。使一波一磔無不堅正。乃為不失右軍尺度。稍一縱逸。即偏規改錯。惡道全出。米老譏頤。謂但可懸之酒肆。非過論也。姜白石論草書。須有起有應。各盡義理。愚以為此只死法耳。欲斷還連。似奇實正。不立一法。不舍一法。乃能盡妙。夫惟右軍必也。聖乎。草書如何守正。圓中規。方中矩。如何盡變。無圓而不矩。無方而不規。如何用力。從規矩入。從規矩出。如何究竟。一步不離。步步縱舍。至於能縱舍。斯謂從心不

心簡集錄 書法良模

七十

卷六

踰右軍化不可為。其底蘊不過些子。顛素只此。此子差所以永墮異趣。

榜書

榜書須我之氣足。蓋此書雖字大尋丈。只如小楷。乃可指揮。匠意有意展拓。即氣為字所奪。便書不成。榜書每一字中必有一兩筆不用力處。須是安頓使閒澹。令全字之勢寬然有餘。乃能跌宕盡意。此正是善用力處。凡作榜書。不須豫結構。長短濶狹。隨其字體為之。則參差錯落自成結構。一排比令整齊。便是俗格。凡榜書三字。須中一

字略小。四字須中二字略小。若齊一。則高懸起。便中間字突出矣。榜書結體宜稍長。高懸則方。若結體方。則高懸起。便匾濶而勢散矣。

論古

顏魯公座位帖。古色在筆墨之外。米元章天馬賦。新意在筆墨之內。二公合看。可得形神之全。生熟之法。鍾太傅書。以唐摹賀捷表為第一。幽深古雅。一正一偏。具有法外之妙。力命表摸榻失真了。乏勝概。季直雖幽古。具體而已。右軍臨鍾墓田為勝。然比於賀捷。十得二三耳。宣示非

心簡集錄 書法良模

七十一

卷六

不古雅。然鋒積穎。秀未極神妙。當由摸榻失真故。右軍楷書。以新安吳氏所藏樂毅論為最。似柔而剛。似近而遠。神清韻和。使人有天際真人想。高紳學士家不全本。雖名流傳有緒。亦已不屆精華矣。世俗所傳晉唐小楷。質本無潤。如出一手。雖越州石氏刻烜赫殆數百年。究亦精華銷乏。無古人撒手懸崖妙處。余得古榻洛神賦全本。篆隸楷草行皆備。直是有妙畢見。無美不臻。次惟毘陵唐氏所藏十三行。駘宕腴潤。猶有游行自在之趣。賣秋壑玉板本。則神明渙散。不足取則。而世皆寶之。貴耳賤目。吾所不

喻。右軍十七帖為草書之宗。唐摸墨跡萬曆間藏邢子愿家。刻石來禽館。為有明十七帖之冠。子敬則已縱。至于顛素。則奔逸太過。去右軍風流。蓋以遠矣。魏晉人書。一正一偏。縱橫變化。了乏蹊徑。唐人欲入規矩。始有門法。可尋。魏晉風流。一變盡矣。然學魏者。正須從唐入。乃有門戶。有唐名家。各欲打破右軍鐵圍。自立門戶。所謂皆有聖人之一體。然各能以其一體精詣其極。不似後人意滿手滑。竭盡氣力。無有至處。古人言。虞書內含剛柔。歐書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為優。然學虞不成。不免精敏肉。獲心簡集錄 書法良模 七十二 卷六

不可收拾。不如學歐。有墻壁可尋。虞得右軍之圓。歐得右軍之卓。褚得右軍之超。柳得右軍之堅。正如孔門四科。不必兼擅。而各詣所長。皆是尼山血嗣。學褚須知其沉勁。學歐須知其跌蕩。學顏須知其變化。學柳須知其斌媚。古人藁書最佳。以其意不在書。天機自動。往往多入神解。如右軍蘭亭。魯公之藁。天真爛然。莫可名貌。有意為之多。不能至。正如李將軍射石沒羽。次日試之。便不能及。此有天然。未可以智力取已。虞褚離紙一寸。顏柳直透紙背。惟右軍恰好。到紙然必力透紙背。方能離紙一寸。故知

虞褚顏柳。不是兩家。書至筆力恰好。到紙則須是天工。至人巧。錯天地和明之氣。網緼會粹于指腕之間。乃能得之。有數存焉耳。右軍平生神妙。一卷蘭亭。宜洩殆盡。聖教有蘭亭之變化。無其專謹。有蘭亭之朗微。無其適厚。無美不臻。莫可端倪。其惟裨帖乎。具體而微。厥惟聖教。從聖教學蘭亭。乃有入處。歐褚自隸來。顏柳從篆出。褚公書人以為微。至吾以為沉雄。非洗刷到骨。盡去查滓。那得屈此清虛境界。宋人以為顏出自褚。此理可悟。褚河南書陶鑄有唐一代。稍峭勁。則為薛曜。稍痛快。則為顏真卿。稍

堅卓。則為柳公權。稍纖媚。則為鍾紹京。稍腴潤。則為呂向。稍縱逸。則為魏栖梧。步趨不失尺寸。則為薛稷。柳誠懸臨蘭亭。無復一筆。右軍法此。所謂善學柳下惠者也。至其所書蘭詩。則風韻滯俗。不堪嚮邇矣。山谷言。子弟凡百可醫。惟俗不可醫。當為深戒。釵脚漏痕之妙。魏晉以來。名能書者。人人有之。至顏魯公。始為宣洩耳。匪直魏晉自秦漢以來。篆隸諸書。未有不具此妙者。學者不解此法。便不成書。文至昌黎詩。至子美書。至魯公。皆獨擅一朝之勝。正以妙能變化耳。世人但以沉古目之。門外漢語。李北

海張司直蘇武功皆原本子敬。然吾謂司直勝北海。以其風神澹逸。為不失山陰規格也。北海惟嶽麓寺碑。淵渾有風骨。雲麾碑則駭駭驚奔。氣質太重。學之不已。便入俗格。至蘇武功。體肥質濁。又在北海下矣。學顏公書。不難於整齊。難於駘宕。不難於沉勁。難於自然。以自然之駘宕求顏書。即可得其門而入矣。爭座一藁。便可陶鑄。蘇米四家。及陶鑄成。而四家各具一體。貌了不相襲。所以為善學顏書者也。若千手一同。只得古人。豈復有我。臨淳熙續帖。魯公送劉太冲叙書後云。世稱顏書者。多以雄勁題目。

心簡集錄 書法良模

七十四

卷六

不知其變化。乃爾人不自立家。不能與古人肖。顏公能打破右軍鐵圍。所以能為右軍血嗣。有志臨池者。不可不知此語。顏公書絕變化。然比於右軍。猶覺有意。然不始於有意。安能至於無跡。乃知龍跳虎臥。正是規矩之至。顏素二家。世稱草聖。然素師清古。于顛為優。顛雖縱逸。太甚。然楷法精勁。則過素師三舍矣。不精楷法。如何妄意作草。唐以前書。風骨內斂。宋以後書。精神外拓。豈惟書法浮瀟不同。亦世運升降之所由分也。惟蔡忠惠公。欽才於法。猶不失先民矩矱。下此諸公。各滯氣習。去晉唐風格。日

以遠矣。米老天才橫軼。東坡稱其超妙入神。雖氣質大重。不免子路初見孔子氣象。然出入晉唐。脫去查滓。而自成一家。涪翁東坡。故當俛出其下。山谷老人書多戰掣。筆亦甚有氣習。然超超元箸。比於東坡。則格律清迥矣。故當在東坡上。宋四家書。皆出顏書。而東坡得之為甚。姿態艷溢。得魯公之腴。然喜用偃筆。無古人清迥拔俗之趣。在宋四家中。故當小劣耳。有唐一代書格。律森嚴。多患方整。至宋四家。各以其超逸之姿。破除成法。蓋拓內向外。來而晉唐謹嚴肅括之意。亡矣。至趙子昂。始專主二王。而

心簡集錄 書法良模

七十五

卷六

於子敬得之尤切。閣帖第九卷。字字皆子昂祖本也。比於宋四家。故當後來居上。子昂天才超逸。不及宋四家。而人工為勝。晚歲成名。後困於簡對。不免浮滑。甚有氣習。元時一代書家。皆宗仰之。雖鮮于困學諸公。猶為所蓋。其他更不足論。有明來半未改其轍。文徵仲使盡平生氣力。究竟為所籠罩。至董思白。始挾破之。然自思白。以至於今。又成一種董家惡習矣。一巨子出。千臨百模。遂成宿習。惟豪杰之士。乃能脫盡耳。工夫粹密。子昂為優。天才超妙。思白為勝。思白雖姿態橫牛。然究其風力。實沉勁入骨。學者

不求其骨格所在但襲其形貌所以愈秀愈俗

書法爲學者第一要事已於四書字體辨中略言之矣然王右軍書法三昧筆陳圖執筆圖崔瑗孔字八法歌梁武帝書評張彥遠法書要錄陳繹曾法書本象王僧虔書賦孫過庭書譜周越法書苑張懷瓘書斷及時下書法準繩書法指南等編指不勝數廣布於世久爲學者楷模而能書者終屬寥寥豈亦有天焉存乎其間抑不專心不善學也 虛舟先生書法良模總括前賢要指精確詳明吾鄉知書者爭祕之不肯洩華偶得之友

心簡集錄

書法良模

七十六

卷六

人枕中急携歸爲生徒說法並勸同人各錄一本互相研究古人云學者必能旁通點畫之情博究始終之理將古人名筆置諸几席懸之左右朝夕諦觀而熟思之庶足移其氣質之偏於萬一嗚呼書不可不學而又豈易言學哉所貴有志者勿畏難而苟安略有得而輒自詡也

心簡齋集錄卷六終



伍輯 14-776

〔明〕虛中子輯

虛窗手鏡二卷

清鈔本



虛窓手鏡上

海國子編

列國晉文公入寺人披請見公使讓謂曰蒲城

之後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女為

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

速也夫法猶在公披其法女其行乎對曰君命無二

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

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

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惟刑臣公見而釋

虛窓手鏡上

之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

畫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沫謂僕人曰沫

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

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

讐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秦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交

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者

不飲酒傷人皆賜酒而赦之後秦擊晉三百人求從

公為晉軍所圍皆摧鋒爭死遂脫繆公生得晉惠公

秦師敗于殽晉獲孟明文嬴請使歸公許之秦伯素服

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

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

德

齊晏嬰為政景公欲更其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

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壇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

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

之利也敢煩里旅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及則成矣

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

虛窓手鏡上

諺曰邾宅是卜唯隣是卜二三子先卜隣矣違卜不

祥卒復其舊宅平仲出弊車贏馬桓子曰是隱君之

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

無不于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

而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

賜乎于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

楚恭王出遊亡烏擘之弓左右請求焉王曰弓雖足寶

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惜乎其

不大也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梁大夫宋就嘗為邊遠令與楚隣界梁楚之邊亭皆種

瓜梁人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稀灌其瓜瓜惡楚

以梁瓜之美而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人心惡梁人之

賢因夜往竊搔梁亭之瓜有焦死者梁亭人覺之亦

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因謂於就就曰惡是構怨禍

之道也人惡亦惡何福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

人往竊為楚亭善灌其瓜勿令知也於是梁亭人如

就言及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已灌矣瓜日以美楚

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人楚聞之太悅因以告楚王

虛窓手鏡上

王愧之告吏曰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

於梁王故梁楚之歡由就始

戰國馮驩貧乏依孟嘗君為君收債於薛將行問市何

物曰吾家寡有者市之驢至薛諸負債者悉來合券

訖悉焚之還問何市而返驢曰奉君之命市君家寡

有者君之府藏盈積惟欠義耳臣召諸債者合券而

焚之市義而歸矣君為之喜

漢直不疑為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金主意

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之後告歸者至而歸亡金

郎大慙人以此稱不疑長者

韓安國為梁內史坐法在獄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

寒灰亦有燃否田甲曰寒灰儻燃我即尿其上後安

國得釋任梁州刺史甲聞之驚走安國曰若走九族

誅之若不走赦其罪甲遂見安國安國曰寒灰今日

燃汝何不上甲惶懼安國赦其罪又與甲亭尉

之官

丙吉為相馭吏頻醉西曹詰罪之吉曰以醉飽之過

斥人欲令安歸乎不過吐嘔丞相車茵中耳西曹第

虛窓手鏡上

忍之

張安世為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

世曰何以知非水漿耶如何以小過成罪其隱人過

失皆類此

朱暉嘗游大學同郡張堪素有名稱見暉甚重之嘗

執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

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窮困乃往候視

厚賑贍之暉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乎生

未曾相聞子孫竊恠之暉曰堪嘗謂知己吾已信子

心也

何武遷揚州刺史時九江太守載聖行治多不法武使從事無得其罪聖惧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妃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聖慚服班超章帝時為將兵長史使西域鎮撫于寘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始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嘆曰身米曾左憲手鏡上

五

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于當時矣帝知起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今邑詣超愛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錄詔書留之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言之尤

卓茂性寬仁恭愛鄉里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嘗出有人認其馬茂心知其謬嘿解與

之挽車而去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謝之許武建武中舉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於是共割財產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皆劣少鄉人皆鄙武貪而稱弟能讓由是晏等俱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元不肖盜竊嚴位二弟年長未沾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推與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稱之

東平憲王蒼顯宗母弟也明帝問王處家何等最樂虛憲手鏡上

六

對曰為善最樂帝稱其言道理甚大令送列侯印十九枚賜王子年五歲者皆帶之陳重舉孝廉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貴主日至詭求無已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又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持隣舍郎綉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而市綉以償之後告歸者至以綉還主其事乃顯

陳寔為太丘長夜有人伏梁上寔見之呼其子謂之

曰夫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樑上君子是矣  
賊聞自投地伏罪寔曰觀汝形狀非惡人應由貧困  
乃遺布二端令改過

淮南孔旻隱居篤行終身不仕節操甚高嘗有竊其  
園中竹旻愍其涉水冰寒為架一小橋渡之斯人自  
愧而止

尚書令符雅為人樂施乞人填門嘗曰天下物何常  
吾今日富後日貧耳忽一日不施則意不泰

劉寬性仁恕雖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之趨  
虛憲手鏡上

朝裝畢使婢捧肉羹翻汚朝衣寬神色不變徐謂婢  
曰羹爛汝乎耶 寬為司徒有人走牛就寬車中認  
之寬不辯默解與之步行而歸後數日主得牛乃漸  
送牛來謝寬曰物有相類事容錯誤幸勞見歸何謝  
之有

趙熹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殺無子熹  
年十五常思報之挾兵結客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  
病無相拒者熹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  
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後病愈悉自縛詣

熹熹不與相見

郭林宗嘗止陳國問學童子魏德公異之求近其房  
供給灑掃林宗嘗不佳友中命作粥林宗一啜怒而  
訶之曰為長者作粥使不可食以杯擲地德公更進  
粥三進三訶德公無變容顏色殊悅林宗曰始見子  
之面今乃知子之心遂友善之

樓護有故人呂公無所歸護身與呂公踈與同食後  
護妻子頗厭呂公護流涕責妻子曰呂公故舊窮老  
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虛憲手鏡上

蔣琬代孔明為政督農楊敏毀琬曰作事憤憤不及  
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  
可推也主者重請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為其不如  
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耶後敏坐  
事繫獄衆人懼其必死琬心無遠莫得免重罪

吳全琮父柔為桂陽守使琮齎米數千斛至吳交易琮  
皆賒給士大夫空船而還父奇之

晉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曰雞  
肋不足以當尊奉其人笑而止

王述字懷祖性急常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床以履踏之又不得瞋掇納口中齧破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謝奕性粗嘗忿述極罵之述無所應向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

周顛字伯仁性寬裕王導甚重之嘗枕顛膝而指其腹曰中何所有顛曰此中空洞無一物足容卿等數百人導亦不以為忤

衛介嘗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虛窓手鏡上

終身無喜愠之色

宋王景文明帝臨崩慮其以后族必擅朝權有異圖詔賜之妃勅至景文方與客圍碁以觀之復置局下神色不變又與客爭劫竟局斂子納奩畢徐曰奉勅賜死方以勅示客飲樂而卒

後魏房景伯除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虛曾失禮於景伯聞其臨郡闔家逃止景伯督切屬縣追訪之而署其子為西曹掾時山賊為梗景伯命論之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論者稱之

隋吏部尚書牛弘弟弼好酒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恠問直荅曰作脯坐定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盧操繼母張氏生三子溺愛之三弟嗜酒縱伏抵忤於人致人踵門詬及其母操即涕泣拜而解之惡少相謂曰不意三惡有此今光某干犯長者不義也相與拜操而去

元褒為原州總管有商人為賊所劫其人疑同宿者  
虛窓手鏡上

而執之褒察其色寃而辭正遂捨其人商詣闕訟褒受金文帝遣使者窮治之使者責褒曰何故利金而捨賊也褒便引咎初無異詞使者與褒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尋發於他所帝謂褒曰公朝廷舊人位望隆重受全捨賊非善事何至自誣對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何所逃責臣若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則縲紲橫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帝嘆異之稱為長者

唐王義方性褻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于道者

自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困不能前義方哀之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而去由是譽振一時會補晉王府參軍直弘文館魏徵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薨乃娶之人問其然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已故也

張全翁言潞州有一農夫五世同居太宗討并州過其舍召其長詢之曰若何道而至此對曰臣無他惟能忍耳太宗以為然詔旌其閭

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幸其家問本末書然字百餘虛恣手鏡上

十一

以對上流涕賜以縑帛  
戴至德遷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為左僕射人有附訴率優容之至德乃詰究本末理直者密為奏終不顯私恩由是當時多稱仁軌為解事僕射嘗更日聽訟有姬詣省至德已收牒姬乃復取曰初以為解事僕射今乃非是至德咲還之

狄梁公仁傑武后時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多善政然有諳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

十二

諳者不願知后嘆其長者  
裴行儉平都支遮旬獲瓊寶蕃酋將士願觀馬行儉因宴出示坐容有瑪瑙盤二尺文彩燦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懼叩頭流血行儉笑曰尔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行儉嘗蒙賜馬反珍鞍令吏私馳馬馬蹶鞍壞懼而逃行儉招還不加罪

納言婁師德鄭州人為兵部尚書使并州接境諸縣令隨之日高至驛恐人煩擾驛家令就廳同食尚書飯白而細諸人飯黑而粗呼驛長責之曰汝何為兩虛手恣鏡上

十三

種待客驛將恐對曰邂逅浙米不得死罪尚書曰卒客無卒主人亦復何損遂換取粗飯食之檢校營田往梁州先有鄉人姓婁者為之官犯賊都督許欽明欲決殺之令衆鄉人謁尚書欲救之尚書曰犯國法師德當家兒子亦不能救何況梁明日宴會都督與尚書曰聞有一人犯國法云是師德鄉里師德實不識但與其父為小兒時共牧牛耳都督莫以師德寬國家法都督遽令脫絁至尚書切責之曰汝辭父孃求覓官職不能謹潔致此奈何將一楮餽餅與之曰



噫却作箇飽死鬼去都督從此捨之後為納言平章  
事檢校屯田行有日矣諮執事早出妻先足疾待馬  
未來於光政門外橫木上坐須臾有一縣令不知其  
納言也因訴身各遂與之並坐令有一丁遠覘之走  
告曰納言也令大驚起曰死罪納言曰人有不相識  
法有何死罪令因訴云有左嶷以其年老眼暗奏鮮  
某夜書表狀亦得眼實不暗納言曰道是夜書表狀  
何故白曰裡不識宰相令大慚曰願納言莫說向宰  
相納言南無佛不說公左右皆笑

虛憲手鏡上

十三

李昭德為內史師德為納言相隨入朝妻體肥行緩  
李屢顧待不即至乃發怒曰可耐殺人田舍漢妻聞  
之乃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是狄梁公之入  
相也師德實薦之而公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于  
外太后曰師德知人乎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  
太后曰朕之知卿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出其  
奏梁公既出嘆曰妻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  
不得窺其際也

郭震字元振年十六為太學生家送資錢四十萬有

言五世未葬者願假以治喪與之無吝不質名氏則  
天朝上寶劍篇后嘉歎封代國公

李翰林白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財三十餘萬有落  
魄公子悉皆濟之蜀中友人吳指南死于洞庭之上  
白禪服痛哭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  
動遂權殯于湖側數年來觀筋骨尚在白洗削累骨  
徒步負之而趨丐貸營葬于鄂城之東其輕財好施  
尤存交重義如此

英公李勣為宰相有鄉人嘗過宅為設食客裂却餅  
虛憲手鏡上

十四

緣英公曰君大少年此餅犁地兩遍熟槩下種鋤壟  
收刈打颺訖磴羅作麪然後為餅少年裂却緣是何  
道此處猶可若對至尊前公作如此事參差斫却你  
頭客大慚悚浮休子曰宇文朝華州刺史王瓘有客  
裂餅緣者瓘曰此餅大用功力然後入口公裂之只  
是未饑且孽却客愕然又臺使致瓘食餅使人割瓜  
皮大厚投地瓘就地拾起以食之使人極悚息今輕  
薄少年裂餅緣割瓜侵瓢以為達官兒郎通人之所  
不為也

刑部尚書李日知自為畿赤不曾行杖罰其事克濟  
及為刑部尚書有令史受勅三日忘不行者尚書索  
杖剥衣喚令史總集欲決之責曰我欲笞汝一頓恐  
天下人稱你云捺得李日知噴喫李日知杖你亦不  
是人妻子亦不禮汝遂杖之自是令史無敢犯者設  
有稽失衆共責之

吳保安睿宗時姚嵩蠻叛拜李蒙為姚州都督郭元  
振以弟之子仲翔托蒙蒙表為判官時保安罷義安  
臂未得調以仲翔里人也見之曰願因子得事李將  
虛窓手鏡上

十五

軍可乎仲翔哀其窮力薦之蒙表為掌書記後家戰  
沒仲翔亦被執蠻人必求千緡乃肯贖會元振物故  
保安留嵩州營贖仲翔苦無貲乃力居貨十年得緡  
七百都督楊安居異其故乃以官貲助之保安即委  
蠻得仲翔以歸後仲翔為代州戶曹母喪服除喟曰  
吾賴吳公生吾死今親沒可行其志時保安以彭山  
丞客死其妻亦歿不克歸仲翔為服練經囊其骨  
徒跣負之歸葬廬墓三年後為嵐州長史迎保安子  
為娶而讓以官

王守和為光祿卿未嘗與人爭嘗于案几間大書忍  
字至於悻悻之屬以繡書為之明皇知其姓字不時  
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  
奏曰臣聞堅則必斷剛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為上  
帝曰善賜帛以旌之

李吉甫為李泌費參所器厚遇之陸贄疑有黨出為  
明州刺史贄之貶忠州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為忠州  
刺史使甘心焉吉甫既至置忍結懼人咸重其量  
郭子儀為中書令觀容使魚朝恩請遊章教寺子儀  
虛窓手鏡上

十六

許之丞相意其不相得使吏諷請君無往邠吏自中  
書馳告郭公軍容將不利於公亦告諸將須臾朝恩  
使至子儀將行士衷甲請從者三百人子儀怒曰我  
大臣也彼非有密旨安敢害我若天子之命爾曹胡  
為獨與僮僕十數人赴之朝恩候之驚曰何車騎之  
省也子儀以所聞對且曰恐勞思慮耳朝恩撫背捧  
手嗚咽揮涕曰非公長者得無疑乎子儀有功高不  
賞之懼中貴人害其功遂使盜於華州掘公之先人  
墳墓公裨將李懷光等怒欲捕其黨及公入奏對揚

之日但號泣自罪因奏曰臣領師徒出外征伐動經  
歲年害人之兄殺人之父多矣其有節夫義士双臣  
於腹中者叢今構虜辱宜當其辜但臣為國之心雖  
死無悔由是中外翕然嘆服

楊城有人盜其樹城過之慮其耻退自匿嘗絕糧遣  
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卧于路城恠其故與弟迎之  
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  
李勉少貧客梁宋與諾生共逆旅一生疾且死出白  
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為我葬餘則君自取之  
虛憲手鏡上

七

勉許諾既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啟墓出  
金付之

陸充公象先為同州刺史有家僮遇參軍不下馬參  
軍欲買其事鞭背見血曰卑吏犯公請去充公從容  
謂之曰奴見官人不下馬打也得不打也得官人打  
了去也得不去也得參軍不測而退

裴晉公度為門下侍郎過吏部選人官謂同過給事  
中曰吾徒僥倖至多此輩優一資半級何足問也一  
生注定未曾退量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語人曰雞

猪魚蒜逢著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即行公在中書左  
右忽白以印失所在聞之者莫不失色度即命張筵  
舉樂人不曉其故竊恠之夜半宴酣左右復白印存  
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度以其故度曰此徒出於胥  
吏輩盜印書券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諸水火不復  
更得之矣時人服其弘量臨事不撓

鄭太穆郎中為金州刺史致書於襄陽于司空頓鄭  
傲倪自若似無郡使之禮書曰閣下為南溟之大鵬  
作中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積真天  
虛憲手鏡上

十八

子之瓜牙諸侯之龜鏡也太穆孤幼二百餘口饑凍  
兩京小郡俸薄尚為衣食之節乞賜錢一千貫絹一  
千疋器物一千兩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  
樹一葉之影即是濃陰減四方數滴之泉便為膏澤  
于公覽書亦不嗟訝曰鄭使君所須各依來數一半  
以戎費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又有匡廬符戴山人  
遣三尺童子齎數尺之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  
仍加紙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於漢上蘊  
積文藝而物產罄縣無何與姑婢通每有阮咸之蹤

其婢端麗鏡音伎之能姑貧鬻婢于連帥連帥愛之無雙給錢四十萬寵盼彌深郊思慕無已即強親府署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果出值郊立干柳陰馬上連泣搵若山河崔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于座公觀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也郊甚憂悔而已無處潛遁及見郊握乎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製作也四百千小哉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歸至悻悻

虛憲手鏡上

十一

奩匣悉為增飾之小异崔生矣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襄陽公遽命召焉戎使君不敢違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夜之什也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為異代之所稱豈有奪人姬愛為己之嬉娛遂多以繒帛贈行于書遂謝於零陵之守

武黃門元衡之西川大宴從事楊嗣復狂酒逼元衡大觥不飲遂以酒沫之元衡拱手不動沐訖徐起更衣終不令散宴  
相紳鎮淮南張郎中又新罷江南

郡素與李隙事具別錄時於荆溪遇風漂沒二子悲感之中復懼李之讐已投長牋自首謝李深憫之復書曰端溪不讓之詞愚罔懷怨荆浦沈淪之禍鄙實憫然既厚遇之殊不屑意張感涕致謝釋然如舊交與張宴飲必極歡醉張為廣陵從事有酒妓嘗好致情而終不果納至是二十年猶在席目張悒然如將涕下李起更衣張以指染酒題詞盤上伎深曉之李既至張持杯不樂李覺之即命妓歌以送酒遂唱是詞曰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今來頭白

虛憲手鏡上

十二

重相見還上襄王玳瑁筵張醉歸李令妓隨去  
夏侯致有王生與致同在舉場王生有時價致且不侔矣嘗落第偕遊於京西鳳翔連帥館之一日從事有宴召馬酣從事以骰子祝曰二秀才明年若俱得登第當擲堂印王生自負才雅如有得色怒曰吾誠淺薄與夏侯致同年乎不悅而去致及第累官至宰相王生竟無所聞致在蒲津王生之子不知其故偶獲致與父平昔所嘗來往事禮札十數幅皆致手迹也欣然掣之以謁致致既見問其所欲一以依之即

召諸從事以話其事

陳太師敬瑄雖濫升重位而頗有偉量自鎮西川日

乃委政事於幕客日與徒飲酒焦菜一盤破三十千

常有告吏偷錢拂其牒而不省營妓王兒者太師賜

之卮酒拒而不飲乃誤傾潑於太師汚頭面遽起更

衣左右驚憂立候王兒為齎粉更交出却坐又以酒

賜之王兒請罪笑而恕之

柳公權嘗藏銀盃于一笥滕緘如故而器皆亡奴妄

言巨測公權笑曰銀杯羽化矣

虛窓手鏡上

二十一

後唐楊行密善撫士卒嘗早出從者斷馬鞅取金行密

知而不問人服其度量

周魏仁浦性長厚解州刺史鄭元詔嘗因事謗仁浦仁

浦既責終以德報之賈延徽欲并其第謫之隱帝發

不測後總師出征有得延徽以獻者仁浦曰因兵戈

報私怨不忍為也人以為長者

魏咸熙仁浦之子性寬厚任太僕少卿累典藩郡知

杭州日晨興視事掌舍卒掛油缸中門簾鈎上正巾

其額翻汗冠紱咸熙戒左右勿得輒言使老卒亟還

卧内易衣巾而出歸朝大治具賓友集饌陳越中銀

釶陶器僮僕數人共舉食案而前相朝諂足跌盡破

之坐客皆失色咸熙殊不變容但令易他器別具蔬

果亦不加咎責人皆服其童以為劉寬之比

宋竇禹鈞家豐厚為人素長者有家僮盜用房錢二百

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臂云永賣此

女與本宅以償所負自是遠遁禹鈞見而憐之即焚

其券以其女囑妻曰善撫養之既笄復以二百千擇

良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歸感泣訴以前罪禹鈞不

虛窓手鏡上

二十二

問同宗外戚有喪不能舉公為出錢葬之因公而美

者二十七喪女貧不能嫁者公為出錢嫁之因公而

嫁者二十八人故舊相知有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必

擇其子弟委以財俾之與販由公活者數十家四方

賢士賴公舉火者不可勝數建書院聚書延致師席

凡四方孤寒之士無問識不識有志者聽其自至公

每歲量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

曹侍中彬為人仁愛多恕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

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

娶婦若杖之彼舅姑必以婦為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有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彬討蜀初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于一第竅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泊事罷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

呂蒙正拜叅政將入朝堂有朝士于簾下指曰是小子亦叅政耶蒙正佯為不聞既而同列必欲詰其姓名蒙正堅不許

呂蒙惠公端姿儀瓌秀器量寬厚善談諷意豁如也

虛憲手鏡上

二十三

雖屢經擯退未嘗以得喪介懷深為當世所服端善與人交輕財好施未嘗問家事故相馮道趙文度皆鄉里世舊道子病廢分俸給之又表薦文度孫紹宗丁晉公謂言凡士大夫能居大位者先觀其器度寬厚則無不中矣昔趙普在中書呂端為叅政趙嘗規其為事而多之曰吾嘗觀呂公奏事得聖上嘉賞未嘗喜遇聖上抑挫未嘗懼亦不形言真台輔之器也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為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于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後

文定晚年為宰相門下厮役徃徃皆侍班行而此奴竟不沾祿奴乘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于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日久今予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既發汝平昔之事汝其有愧于吾而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虛憲手鏡上

二十四

李文正公昉素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屢譖昉於太宗或以告昉昉不之信及入相帝言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曰臣不敢誣帝由此益重昉

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昉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中路逢文正公前騶不知其為公子遽呵辱之是後每見責人必自隱蔽恐其知而自媿也

溫公曰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

昉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  
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  
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

狄武襄公青為其定副帥一日宴劉威敏汚有劉易  
者亦與坐易素踈悍見優人以儒為戲乃勃然曰黥  
卒乃敢如此詬罵武襄不絕口擲樽俎而起武襄殊  
自若不少動笑語愈温易歸方自悔則武襄已踵門  
求謝矣

寇萊公準好士樂善不倦推薦了謂之徒皆出其門  
虛憲手鏡上

二十五

公與了謂會食都堂羨染公鬚謂起拂之公正色曰  
身為執政而親為宰相拂鬚耶謂慙不勝公持正直  
而不虞巧佞故卒為所陷公敗雷州時了與馮拯在  
中書了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了忽自疑語馮曰崖  
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了乃徐擬雷州了之  
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曰若見雷州寇司了  
人生何處不相逢了之南也率從者有欲釋憾謀不  
利于謂準知之陳大席一廡間設戲具悉召坐且命  
之博奕因隱几觀焉聞謂行遠乃罷公之貶雷州

了謂遣中使賫勅往受之公方與郡官飲上下皆惶  
恐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中使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  
此勅公乃從錄事借綠衫着之拜受于庭升階復飲  
至暮而罷

吳越忠遜王錢俶忠懿王俶武肅王鏐之孫忠獻王  
元瓘之子也初俶嗣位統軍使胡進思恃迎立功多  
僭恣倥惡之猶豫未決進思作亂率親屬戎服逼俶  
鎖其門矯命告中外曰王猝得風病傳位于俶因帥  
將帥稱制于俶私第俶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  
虛憲手鏡上

二十六

當避賢路進思承之始視事遣薛温將親兵送俶於  
衣錦軍私第潛戒温曰若有非常處分當以死拒之  
進思屢請殺廢王以絕後患俶不許進思詐以王命  
密令薛温害之温曰僕受命之日不聞此言不敢妄  
發進思乃夜遣其黨方安二人踰垣而入温聞之率  
衆而入斃安等于庭中俶大驚曰全吾兄汝之力也  
温遂大任用進思幽死俶益為倥築宮室治園囿娛  
悅之歲時供饋甚厚後內牙指揮斜湍作亂進思之  
黨也辭連丞相弘億億王之庶弟俶不忍窮治正貶

滔于處州 倅嘗于山亭擊鼓鼓聞於外守衛者遽以聞倅曰吾兄以閒造為懷非鼓樂不歡乃命裝金魚水鼓四面奉之國人聞之感王孝友有出涕者由是廢王無憂廢之恨 倅性高簡弦廓不較細過鎮東南日嘗大會賓客食鼈臠而庖人因刃傷指以紙濡血紙墮食器中王得之遂藏于袖顧左右曰勿令掌膳者知之 太平興國中趙普再入相盧多遜罷一日普召王世子惟濬至謂曰朝廷知盧多遜求取元帥財物極多今未鞠劾者恐素既帥耳請其爾遣

虛窓手鏡上

二十七

之物列狀上之惟濬歸白倅曰主上英明凡大臣有過即自行何用狀上惟濬懼普因與僚吏等再三堅請曰若不預言事恐不測倅曰且姑休矣我當取案籍考視之於時盡取當時簿籍命火焚之即召惟濬等至謂曰我入朝之初荷蒙主上殊常之遇故左右大臣咸有饋物非獨虛相也豈可見人將溺而加石焉汝等少年慎勿為此禍福我自當之惟濬等惕懼而退普聞之召惟濬至深自嘆服稱倅寬洪大度事遂寢 倅以嫡嗣惟濬無檢故器惟治數俾權寧

國之務一夕倅暴疾孫妃知王意悉斂符鑰付惟治洎入朝惟濬止奉朝請而委惟治藩任焉考宋史世家惟治廢王倅子也近古以來忘故王而及其子孫者如弗克也難哉忠懿之事乎乃若順穆夫人亦默喻王之意而不有其子尤難矣哉唐宋二太宗視此有餘愧矣

趙清獻公抃為御史力攻陳恭公范文正公范蜀公知諫院獨救之清獻遂併劾黨宰相懷其私恩蜀公復論御史以陰事諷人是妄加人以死罪請下詔斬

虛窓手鏡上

二十八

之以示天下熙寧初蜀公與時論不合求致仕或欲遂謫之清獻不從或曰彼非嘗欲斬公者耶清獻曰吾方論國事何暇恤私怨方蜀公辨恭公時世固不以為過至清獻之言聞者尤歎服云 公家三衢所居甚隘弟姪欲悅其意者厚以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為隣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不追其直 公為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內携一琴一龜坐則看龜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于逆旅逆旅之人不知其為使者或慢



狎之公頽然鼓琴不問

向敏中除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林學士當對  
真宗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  
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不知上曰敏中今日  
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昌武往見丞相方謝客消  
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  
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即位  
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春倚殊  
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不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為  
虛憲手鏡上

二十九

僕射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  
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宴  
亦寂無一人明日對上問昨日見敏中之意何如乃  
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丁晉公謂雖險詐亦有長者之言仁廟嘗怒一朝士  
再三語及謂不答上作色曰巨耐問輒不應謂徐奏  
曰雷霆之下更加一言則齏粉矣上重其言

滎陽呂公希哲熙寧初監陳留稅章樞密案方知縣  
事心甚重公一日與公同坐遽峻辭色折公以事公

不為動章嘆曰公誠有德者我聊試公耳

王沂公曾狀元及第還青州故郡府帥聞其歸乃命  
父老娼樂迎于近郊公至易服乘小衛由他門入遠  
謁守守驚曰聞君來已遣人奉迎門司未報若至何  
為抵此公曰不才幸泰科第豈敢煩太守父老致迓  
是重其過也故變姓名詎迎者與門司而上謂守嘆  
曰君所謂狀元矣以遠大期之公再蒞大名代陳  
堯咨既視事府署毀圮者即因舊葺之無所改作什  
器之損失者完補之如數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  
虛憲手鏡上

三十

其非及移守洛帥陳復為代觀之嘆曰王公宜其為  
宰相我之量弗及多矣蓋陳以昔時有嫵謂公必反  
其故發其隱也

王文正公旦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  
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  
唯啖飯而已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  
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一日子  
弟愬于公曰庖肉為饗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  
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為

饗人所取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  
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嘗宅門壞主者徹屋新之  
暫于廊廡下啟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門低據鞍俯  
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後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獻  
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  
汝既去復呼曰汝乃某人乎于是厚贈之乃是遂  
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督方省也  
公在中書有事關密院事礙認格寇萊公特以問上  
上以責旦旦拜謝引欲堂吏皆遭刑罰不踰月密院  
虛憲手鏡上

三十一

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却送  
與密院寇公大慙翌日見公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  
公不答中書又偶倒用印萊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  
密院亦倒用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  
人曰汝且道密院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文  
正曰既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 真廟出喜雨  
詩示二府聚看于上前公袖歸因諭同列曰上詩有  
一字誤寫莫進入改却王欽若曰此亦無害欽若退  
而陰有奏陳翌日上怒謂公曰昨日朕詩有誤寫字

卿等皆見何不奏來公再拜稱謝曰臣昨日得詩未  
暇再閱有失奏陳不勝惶懼諸公皆再拜獨為知節  
不拜具言公欲奏白而欽若沮之又王棻畧不自辯  
真宰相器也上顧公笑而撫諭之有卜者上封事語  
于宮禁上捕之繫獄坐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  
書上曰此人狂妄果臣僚與之遊盡可付御史獄按  
罪公得之以歸翌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  
與人算命選日草本即無言及朝廷事臣記往年亦  
曾令推步當生星辰其狀尚存因以奏曰果行乞以  
虛憲手鏡上

三十二

臣此狀同問罪上曰此皆已發露公曰豈可臣自有  
之而幸于未發惟罪衆人也上曰卿意如何對曰臣  
不欲以卜祝賤流累及朝廷上乃解公至政府即時  
焚去繼有大臣乞行根治欲因而擠人上令中使再  
取其狀公曰得旨已寢尋焚去矣 公薦寇萊公為  
相萊公數短公于上而公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公曰  
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公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  
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足以見其忠  
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公萊公在藩鎮嘗

因生日建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為人所奏上怒思謂公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公徐對曰準誠能臣無如駿何上意解遽曰然此正是駿耳遂不問文正公疾亟上問以後事唯對以宜早召寇準為相公在中書祥符末大旱一日自中書還第路由潘氏旗亭有狂生號王行者在上指旦大呼曰百姓困旱焦勞極矣相公端受重祿心得安邪遂以所持經擲旦正中于首左右擒之將送京尹旦遽曰言中吾過彼何罪哉乃命釋之公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逼冬至祠

虛窓手鏡上

三十三

家廟列百壺于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感悟復為善士終亦不言

文潞公彥博居相位唐質肅公介為御史論公專權植黨交結宮禁仁宗怒召二府示之疏唐公語益切樞密副使梁適叱唐公下殿詔送臺劾之公獨奮再拜曰御史言事或也願不加罪於是唐公既貶而公亦罷相判許州未幾公復召還相位即上言唐某語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仁宗用公言

詔起唐公尋至大用與公同執政相知為深後公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廟坐見監司府官介之子義問為轉運判官退謂其客尹煥曰先公為臺官嘗言潞公今豈挾以為恨耶某常避之煥曰潞公所為必有理姑聽之明日公交府事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或以問公公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既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義問聞之復謂煥曰微君殆有失于潞公也義問自此出入潞公門下後潞公為平章事薦義問以集賢修撰帥荆南公致

虛窓手鏡上

三十四

仕歸洛入對時年八十矣神宗見其康強問卿攝生亦有道乎潞公對無他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公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即止上以為名言韓魏公琦器量宏博無言不容自在館閣已有重望于天下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葉定基同發解開封府舉人拱辰定基時有喧爭公安坐幕中閱卷如不聞拱辰忿不助已詣公室謂公曰此中習器度耶公和顏謝之公為陝西招討師曾與英公不相能師魯於公處即論英公事英公于公處亦論師魯公皆納之

不形于言遂無事不然不靜矣 公鎮相州因祀宣  
尼齋宿有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自濟求濟于公公  
曰凡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  
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  
來相試凡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  
以告人其後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市中俗言其事  
曰慮吾死後公之遺德不傳于世 康定間元昊寇  
邊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臥內  
遽褰幃帳魏公延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  
虛窓手鏡上

三十五

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時張元昊正用事也魏  
公復就枕曰汝携予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  
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  
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者乃納之時范純祐亦在  
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為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  
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再三嘆服  
曰非琦所及 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  
于旁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  
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笞亟呼視

之曰勿易渠已解持燭矣軍中咸服 公鎮大名日  
有人獻玉杯二隻表裏無瑕亦絕寶也公以白金簪  
之尤為寶玩每開宴召客特設一卓覆以錦衣置三  
杯其上一日召漕使將用之俄為一吏誤觸玉杯俱  
碎坐客皆愕然吏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  
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數俄顧吏曰汝誤也然故也  
何罪之有坐客皆嘆服 公在魏府僚屬路極者就  
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  
語悄悄潛卷從容以授之 公重恩義矜人之急既

虛窓手鏡上

三十六

乏則指已服用玩好或脫取簪珥與之士歸趨之無  
遠近交舊之孫子寒窶無所托而依以為生者常十  
數家少善尹師魯師魯亡割俸昇其孤為直其寃于  
朝仍奏錄其子 公合族百口衣食均等無所異嫁  
孤女十餘人養育諸姪比于己子所得恩例先及旁  
族逮其終子有褐衣未命者追孝祖者恨不及養奉  
營域甚厚自五世祖塚皆訪得之買田其旁植松楸  
召人守視之貴顯五十年身為將相累更大賜子及  
其沒也庫無羨錢寶無奇玩賴天子賜金帛官出葬

資喪事得以無乏 歐陽永叔在政府時每有人言 虛窓手鏡下

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魏公則不然從容論 之以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 公謂小人不可求遠

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以小 人處之更不可枝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

反已是不是已是則是在我非在彼又烏用較 公 嘗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則

淺與之接耳凡人至于小人欺已處覺必露其明以 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

虛窓手鏡上 形諸色

三十七

虛窓手鏡下

宋富文忠公弼少日有罵者如不聞 海寧縣志編

恐罵他人又告曰斥公名公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 者

范文正公仲淹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 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煉水銀為

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授子即以其方與所成白 金一斤封識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

虛窓手鏡下

後十餘年文正為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曰而父 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

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公守邠 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縷經數人營理

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于邠將出殯近 郊贈斂棺槨皆所未具公撫然即徹宴席厚賜給之

使畢其事坐客感嘆有泣下者 公嘗語諸子弟曰 吾吳中宗族甚衆于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

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

百餘年而始發于吾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于地下今亦何顏入家廟乎于始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為義庄以養羣族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疋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黃搜外庫惟有絹三千疋令掌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 公在睢陽遣竟夫到姑蘇取麥五百斛竟夫時尚幼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也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

虛憲手鏡下

二

無可與謀者竟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廬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舊故乎曰曼卿為三喪未求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曰已付之矣 忠宣公純仁嘗曰某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瀆吏離此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 公親族有子弟請教于公

公曰唯儉可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其人書于座右終身佩服公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每退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為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達官終始如一 公帥慶陽時為總管種詒無故訟于朝上遣御史按治詒停任公亦罷帥至公為樞密副使詒尚停任復薦為永興軍路鈐轄又薦知隰州公每自咎曰先人與种氏上世有契義某不肖為其子孫所訟寧論事之曲直哉可謂以德報怨者也 公攝帥時有言公于朝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公一

虛憲手鏡下

三

日與程伊川語程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矣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于朝公既不斥言者之非又不奏中使之過其有量如此公矣置永州課兒孫誦書躬親教督常至夜分在永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橫逆人莫能堪而公不為動亦未嘗含怒于後每對賓客惟論聖賢修身行己餘及醫藥方書他事一語不出口而氣貌益康寧如在中州時張無垢云快意事孰不喜為徃往事過不能無悔者

于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于心吾所以隱忍  
詳復不敢輕易者以彼此兩得也

王公存極寬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為詭激之行  
至其所守確不可奪議論平恕無所向背司馬溫公  
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具王存乎故自束髮起  
家以至大耋歷事五世而所持一心屢更變故而其  
守如一

李文靖公沈素有長者譽一世僕通宅金數十萬忽  
一夕遁去有女將十歲美姿格自寫一券繫于帶額  
虛恣手鏡下

四

費于宅以償焉丞相大惻之祝夫人曰願如己子育  
于室訓教婦德俟求偶嫁之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  
壻亦頗良具奩幣歸之女範果堅白其二親後歸京  
聞之感公刺心骨丞相病夫婦割股為羹饋之至楚  
衰經三年以報 公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  
其短公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墮  
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  
又妨賢路寧不愧于心乎公但于馬上踧踏再三曰  
屢求退以上未賜允終無忤言

呂正獻公公著自為小官不問生事仕寢顯俸賜率  
以周九族家無餘積公父文靖公夷簡生四子公弼  
公著公奭公孺皆少嘗與夫人語四兒他日皆繫金  
帶但未知誰作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  
小鬟擎四寶器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  
子皆失聲或走歸告夫人者獨公著凝然不動因語  
夫人曰此子必作相至元祐中果大拜 公平生未  
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少時書于座右曰不喜加之  
直為受之蓋其初自懲艾如此

五

虛恣手鏡下

王武恭公德用善撫士狀貌雄偉動人雖里閭老少  
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  
為言乃罷樞密出鎮又貶官知隨州士皆為之懼公  
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道輔卒客  
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戒言事豈  
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于是言者終身以為愧  
而士大夫服公有量

蔡公襄嘗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中傷人者客  
遽指為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以問公公即再等

愧謝終不自辨退亦未嘗以語人

張忠定公視事退後廳有一子熟睡公詰之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為客未歸訪之來然公翌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上有敢睡者即此必心極憂懣使之然耳故憫之

邵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窟窿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然後義理生道德成

虛志手鏡下

六

程明道遺書云人有斗筲之量者有鐘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筲之量者固不足算若鐘鼎江河之量者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者無得而損益苟非聖人孰能當之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以蔽護及滿

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為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隨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恠到任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終強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一也又如責公子

虛志手鏡下

七

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是動也雖視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沈邈嘗為京東轉運使數以事侵宋元憲公庠後邈任御史又彈奏庠不可為執政及庠在洛邈子監麴院因出借縣人負物杖之道死死者實以他疾而邈之子府屬所惡痛治之庠獨不肯人以此稱庠長者明道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為能受盡言



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

周恭叔自太學早年登科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程頤曰頤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朱公掞見明道先生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

孫文懿公眉州人欲與田赴試京師尉李昭言戲之  
虛窓手鏡下

八

似君人物求試京師者有幾文懿以第三登第後判審官院昭言赴調見公恐甚意公不忘前日之言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又公嘗聚徒榮州貧甚得束修之物持歸為一村鎮將悉稅之至公任監左藏庫鎮將者部川綃綱至見公愧怍公慰之以黃金一兩贈其歸

李京慶曆三年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于鼎臣求聞達于朝鼎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臣

妻慙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為往還之久欲求別亦為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

蘇子瞻汎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權如也嘗有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子由少許可嘗戒子瞻擇友子瞻曰吾眼前見無一箇不好人

王章惠公隨未舉進士時貧甚遊于翼城逋人飯執而入縣石務均之父為縣吏為償錢又飯之館之于家而其母猶所加禮一日務均醉令王起舞舞不中

虛窓手鏡下

九

節毀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為河東轉運使務均恐俱逃竄後事敗文潞公為縣捕之急往投王王已為御史中丞未幾封一錠銀至縣葬務均之母事少解王為叅知政事奏務均教練使務均亦改行自修以此知王公長厚

鍾離權開賓間宰江州明年以女嫁許氏論胥魁市婢從嫁翌日胥與老嫗引一女子來問其何許人曰撫之臨川人也女受嫗戒不敢有他言君視事歸見女流涕有戚容詰之曰某之父昔令是邑不幸與母

俱止無親戚依倚五歲育于胥家將為己女今明府欲得妾胥與嫗以某應命適見明府視事迫感吾父不覺涕零君大驚呼牙儉問之復咨于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之子納采有日鍾離適以書抵許氏而其子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憐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篋先求壻以嫁前令之女更俟一年別為女營嫁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遽伯玉耻獨為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額以前令之女配吾子君別求良輿以嫁君女于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

虛憲手鏡下

一

胡文恭公宿知湖前守滕公大興學校費錢數千萬胡安定始教授于其間未訖滕公罷去羣小斐然譏議以為滕公用錢有不明者自通判以下不肯書其簿公于坐折之曰君佐滕侯幾時矣假滕侯之謀有不減奚不早告俟其去乃非之豈古人分謗之意一坐大慚為公書之

胡文定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常有些不足處便好人家才事事足意便有不好事出來亦皆長之理然也

侯可仁宗時為華原主簿少與內顏為友顏病重于里為求醫未歸而顏死顏無子不克葬可辛勤百營鬻衣相役卒葬之方天寒單衣以居有饋白金者顏顏之妹處室舉以佐其奩具一日自遠歸家方以窶告適友人郭行叩門曰吾父病醫須錢百千賣吾廬而不售可惻然計橐中裝畧當其數盡與之關中稱其賢

劉留臺自少極貧一日與其子同往泉州謁親徐司戶到泉州而司戶得罪憲司移他郡復徒走歸至漳

虛憲手鏡下

十一

泉市買浴堂中拾金一袋浴畢託病卧堂中終夕不去翌早有一人號泣而至自言為商于外八年收拾得金八十五片以一袋盛之昨晚醉中與同行携到此浴浴罷乘月行三十里始覺金失公遂舉以還之彼以數片遺公公一無所受及還鄉人薄之責以拾金不能營生而復來相于公答以平生賦分止合如此若掩他人物以為己有必有禍災身且不保安用物為彼人辛勤所積一旦失去或不能還鄉或死非其命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吾是以還之惟安分以畢

餘生耳未幾父子同應鄉薦一舉登科第官至西京  
留臺後五十年間子孫趾美仕途者二十有三人

章郇公在私第子弟有夜叩門稟事者公曰若是公  
事明早來待漏院理會若是私事即于堂前夫人處  
稟覆在中書一日坐處地陷徐起使人填之不以為  
怪家人聞之甚憂及公還家亦不言至晚公與弟虞  
部者對飲虞部問公今日聞中書地陷是否曰中書  
地陷何干汝事竟不言前輩大抵有此氣象卒乍搖  
撼不動

虛窓手鏡下

十二

劉庭式未第時議娶鄉人之女未納幣及登進士第  
女以病喪明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已心許之  
矣豈可負吾心哉卒娶之生數子

彭公思永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于  
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為贖客有墜其一于袖  
間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非  
有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舉手釧墜于地衆服公量  
王公質權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  
期間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或盜竊人衣者曰

迫于饑寒而為之公為之哀憐取衣衣之荆公比公  
為子產

杜公行前母有二子不孝悌其母改適河陽錢氏祖  
母卒衍年十五六二兄過之無狀至引劔斫之傷腦  
出血數升其姑匿之僅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  
容往來孟洛間傭書以自資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  
甚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姑子孫受衍蔭補官者數人  
仍皆為之婚嫁

傅公堯俞在徐前守侵用公使錢公寢為償之未足  
虛窓手鏡下

十三

而公罷後守反為文移公當償千緡公竭資且假貸  
償之久之鈎攷得實公蓋未常侵用也公卒不辨  
陳希亮字公弼嘉祐中知鳳翔府蘇軾初擢制科簽  
書判官事希亮不假以辭色軾為希亮作凌虛臺記  
曰東則秦穆公祈年橐泉南則漢武帝長楊五柞圯  
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計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  
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于臺而已哉然數世之後欲  
求其髣髴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荆棘  
丘墟壠畝矣而况于此臺歟夫臺不足恃于久長而

况于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求者歟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希亮覽之笑曰吾視蘇明允猶子也軼猶孫子也平日不以辭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滿而不勝也乃不吾樂耶不易一字亟命刺之石

呂舍人本中云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辨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于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曾嘗云

虛窓手鏡下

十四

吃得三斗醋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韓魏公語錄曰欲成大節不免小忍和靖尹公曰莫大之禍起于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曾魯公公亮布衣游京師舍于市側旁舍泣聲甚悲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意慘愴欲言而色愧公曰若第言之或遇仁人戚然動心免若于難旁舍生願視左右歛戲久之曰僕頃官于某以某事而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視其家無以償之乃謀於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泣之悲也

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愛離色衰則棄於溝壑瘠矣吾士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聽曰不意君之厚貺小人如此且以女與君不獲一錢猶愈于商人之數倍然僕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曰弟償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于官旁舍生然之公即與四十萬錢約曰後三日以其女來吾且登舟矣俟君于水門外旁舍生如公教商人果不敢爭携女至期以往則公之舟無有也詢傍舟之人則曰某舟去已三日矣其女後嫁為士人妻

虛窓手鏡下

十五

虞公允文天資寬厚每以德報怨王之望公所薦馮方公所厚而每排公章服與公無怨而附他執政彈公及公為相念之望以罪廢請授以資政殿學士方以既死而祿不及嗣請官其子服久遠竄請進職大郡或問公曰聖人謂何以報德何如公曰聖人豈不曰以德報怨乎

張魏公浚苗劉之亂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双立燭後公知為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

則取吾首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為賊用况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獨也問其姓名俛而不荅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奸細公後嘗于河北物色之不得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隣舍子令儀曰爾素

虛憲手鏡下

十六

寡過何苦而為盜耶迫于貧耳問其所欲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之曰爾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為邏者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

祁寬問伊川謂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處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林英年七十致仕起為大理卿氣貌不衰如四五十歲人或問何術致此英曰但平生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吃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釋然不蓄留中

司門郭中王繕濰州人治三傳春秋中第再調沂州錄事叅軍時魯間肅公宗道方為司戶叅軍家貧食衆祿俸不給每貸于王猶不足則又懇王預貸俸錢曾御下嚴庫吏深怨之訴魯私貸緡錢并劾王王諭魯曰第歸罪某君無承也曾曰某貧不給以私于公過實自某公何辜焉王曰某碌碌經生仕無他志苟仰俸入以養妻子得罪無害君年少有志節明爽方正實公輔器無以輕過轍累遠業李明魯不知而獨得私貸之罪魯深愧謝不自容王處之裕如由是沉

虛憲手鏡下

十七

困銓曹二十餘年晚用薦者引對吏部狀其功過奏曰有魯姓名時魯已叅大政立殿中仁廟目魯曰豈卿耶魯遽稱謝且具呈其實仁廟嘆曰長者也先是有私過者例改次等由是得不降等詔改大理寺丞仕至省郎晚年田園豐腴子孫蕃衍壽八十九卒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問曰汝能灌園乎荅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有力孝基恠

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谷曰得灌園已出望外况管庫乎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為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遊嵩山忽見旌幢驕御滿野如守土之臣竊視專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附致于公同舍生因公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不虛窓手鏡下

六

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謂公遺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林積南劍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卧覺床第間有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其中有錦囊又其中則綿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此吾故人脫復至幸令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于室曰某年某月日劍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欲貨則

無有急訟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邸見其榜即還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元珠具在然不可但取可沒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教林詣府盡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已為已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為林君祈福林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德新為吏部侍郎

張子以供奉官監木務子彭門時都吏有侮平者數輩後悉被罪配京窰務平子從式適董其後見之以虛窓手鏡下

十九

語平平召至第為設酒饌勞之曰公等不幸偶罹斯患慎勿以前事為念給以緡錢且命從式善視之時人稱其寬厚

鄭叔通初定夏氏女為婚及登第歸則夏氏女已啞其伯姒欲別擇叔通堅不可曰此女某若不娶平生遂無所歸况以無恙而定婚因疾而遂棄豈人情哉竟娶之

巢谷少舉進士遊秦鳳涇原間與韓存寶相友善熙寧中存寶為河州將有功會瀘州蠻擾邊命存寶出

兵討之軍敗得罪自度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  
非所惜顧妻子不免饑寒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  
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往授其子人  
無知者

蘇瓊守清河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瓊諭  
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  
兄弟心如何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  
還同住

陳鷲與民紀伯為鄰伯夜竊藩取鷲地自益鷲見之  
虛窓手鏡下

二十

伺伯去後密拔其藩一文以地益伯伯覺之慚惶既  
還所侵又却一丈太守周君高鷲德義刺石旌表其  
閭號曰義里

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衆皆怒之唯韓不顧  
疑如平時徐言曰無忿疾于頑惟頑能致人忿故也  
人謂其家學蓋魏公之後云

楊宗喬尹新鄉項任峭直議論不能下氣監臨者惡  
其不遜同列又從而交構其間勢如騎虎不可收拾  
一日桂古山過之宗喬告以故古山曰譬如對奕且

鏡一着譬如爭路且退一步便無事矣宗喬惕然謝  
教告改教職

元趙良藻字順卿宋宗室祖崇驥以雲安軍使仕吳遂  
家常熟良藻性純孝樂施予大德間東土大荒良藻  
以米二千三百石助賑延祐間又饑復助以四百三  
十七石里中有饑寒者周以粟帛死無殮者給以棺  
木有司上其事都省旌其門

耶律楚材與咸得卜有舊怨咸得卜譖于宗王曰耶  
律中書令率用親舊必有二心宜殺之宗王以聞太  
虛窓手鏡下

二十一

宗察其誣責使者罪遣之屬有訟咸得卜不法者太  
宗命楚材鞠之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將有事  
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帝私謂侍臣曰楚材不較私  
讐真寬厚長者汝曹當效之

阿魯渾薩理乞罷政事并免太史院事詔以為真賢  
大學士司天劉監承言阿魯渾薩理在太史院時數  
言國家災祥事大不敬請下吏治世祖大怒以為誹  
謗大臣當抵罪阿魯渾薩理頓首謝曰臣不佞賴陛下  
天地含容之德雖萬死莫報然欲致言者罪臣恐

自是無為陛下言事者力諍之乃得釋帝曰卿其長者

范文英字產材仲淹八世孫幼孤力學強識絕人至元間薦署廣信書院改獨峯書院比至而王姓者已領職遂歸不為意道發謁故人白景宣為本道廉訪副使謂文英曰吾間王某次居公後今攘而先之其國朝楊翥字仲舉吳縣人少孤貧與兄成武昌為鄉校師有狂生侮詈之翥若不聞人以告翥曰豈無同姓名者邪人服其長者以多化之楊文貞公士奇漂寓武昌偶憇翥館以無資告翥遂讓其塾自教授他所

虛憲手鏡下

十一

客在次語杜曰某遠千里求升斗祿以養幸得一官為學者師當代范文英滿缺期尚三載餘旅此不克歸無資自給柰何歎唏泣下文英詢之知為曾小隱也曰我即范文英今耄矣無能為也子其行乎明日遂往候曾以所服袍笏遺之且助其道理費時咸義之

鄭元字長卿吳人也初大父為鈔使一日雨有人倉皇走至其家避雨遺下一小篋大父收之翌早坐候門外聞人言昨夜汪家府前王某失一篋金葉不記

何處其家兄弟遂相忿爭大父聞之則往物色得實以金還王氏大父又每月朔必炷香於城隍廟在路拾得一絹囊視之亦黃白物也仍訪其失主老嫗還之今其孫長卿從儒兼精醫藥悉雅飭君子豈非陰德之報乎

師有狂生侮詈之翥若不聞人以告翥曰豈無同姓名者邪人服其長者以多化之楊文貞公士奇漂寓武昌偶憇翥館以無資告翥遂讓其塾自教授他所

虛憲手鏡下

二十三

日往返十餘里不厭比文貞當路乃相引拔任至禮部左侍郎進尚書翥篤行不欺仁厚絕俗隣人作室簷溜落翥家人不能平翥曰晴多雨少何必校也又或侵其址公曰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些不妨又鄰人老得子翥恐所乘驢鳴驚之即鬻驢徒步入朝猶子懷金入市為人攘去以告翥不荅或請理于吏翥不許其先墓前碑為數田兒戲推仆墓人奔告曰傷兒乎曰否曰幸矣語諸兒家善護兒毋驚之其寬雅德度一時著聞至今鄉郡以為口實



李秉以都御史巡撫宣府張鵬以御史巡按有武臣私役士卒公將劾之故事都御史不理訟獄公以屬鵬親詣之鵬不可曰鵬非公問刑官也強之再三必不可公乃自為奏劾之事下御史鵬曰今日乃可理耳其後鵬與楊瑄俱以言事得罪謫兩廣 詔詞嚴峻曰亡則殺之命錦衣林十戶監行二人同手梏朝夕莫保時公以都御史巡撫南直隸瑄咎鵬曰若於是時少貶李公今日能不少視我乎言未畢傳呼者至問誰為二御史船頃之公至見二公同極哭不能

虛憲手鏡下

二四

起命左右出之二人不肯曰吾二人死則已矣其敢累公此錦衣親封且有邏者在後事且不測公曰何傷 朝廷有謫吾自當之即前訪林跪請不已林曰此 詔旨也何敢公曰有事吾自當之林乃從二人得釋於是所過州縣以公故皆厚給餽贖公自解其帶以貽二人乃得安然至戍所  
永新劉任行業端茂永樂戊子領鄉薦會試下第道遇涪水一女子未沒號揀命援之登舟附載以歸道中皎然不涅逮家婦迎問曰買妾乎劉告之故婦扣

女言本富族皆葬魚腹矣感君子再生恩請服婢役以報劉曰惡有是吾力猶能返汝立命人送之還至則茫茫大川親識皆絕形迹復載來劉命婦善視為擇塔歸之婦曰渠已無家吾亦無後君非構意室之即使從人未必勝君殆天作之合其意侍郎櫛耳劉固不可知者勸諭數四久之乃處貳室而生二子長即大宗伯文安公定之次布政叅議寅之也

夏忠靖公原吉字維詰襟宇深闊不見涯涘常有從吏污公金織賜衣懼而逃公曰污可洗何懼為吏壞

虛憲手鏡下

二五

公所寶硯匿不敢見公召吏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常惜此慰遣之 呂尚書震為子乞官 上問公公請與之或謂公曰彼昔奏公公忘之耶公曰吾自得罪彼何與焉 平江侯陳瑄靖難時常欲害公後公薦瑄總漕又內贊其所請以濟國事二公深自敬服公薦人自布衣至公卿不使人知或問公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常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則不與人較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六事當如小事卿大夫雅量推公為第一比于王子明韓稚三

之度

文定公楊溥字宏濟資秉醇實漢庶人離間功臣公  
下錦衣獄十餘年家人供食數絕上命巨測日與  
死為隣公方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朝聞道夕死  
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不以患難介於中公執政  
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獨不為縣令所禮乃天  
台范公理也文定深重之即薦知德安府再擢貴州  
左布政使公謙恭小心接吏卒亦不敢慢胡儼典文  
衡薦公第一後儼為祭酒溥已在禁垣位望益高終  
虛窓手鏡下

二十六

身執門生禮

蘇金字用之常熟人當賃一舟出蓬下獲布囊中皆  
金銀器艤舟以俟失者至悉還之夜有盜踰墻足躡  
假山石仆不能去金覺與錢一千俾事生理盜感愧  
卒為善士

都御史顧佐字禮卿性嚴重不口毀譽人早晚候朝  
或立朝房外百僚過者先折旋避之吏有遭笞者据  
佐過以聞仁廟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為小  
人所排乃以吏所訴狀付佐自治佐召吏示之狀吏

恐甚佐曰上命我治汝我姑容之但改行為善竟  
不問

李粟字翼寬常熟李市人以貢入京師隣有蜀人陳  
清者倉使秩滿留京邸緣鬪殺坐大辟當刑其子寯  
年十四請代父死繫獄粟憐之為之營救費白金三  
百兩朝廷嘉寵孝併赦之粟未嘗以為德後清禱  
崑山丞俄以疾告歸願以女侍粟粟曰以財濟人而  
入其子女非人也固却之資其行復求縉紳詩文表  
之題曰榮孝集粟後舉順天鄉貢判處州以廉直聞  
虛窓手鏡下

二十七

袁尚寶忠徹居鄉時其友人家一童子姿貌韶秀性  
且機警尚寶相之以為不利於主數與主言使遂之  
友雖素神表術然意獨憐惜猶豫未忍他日復切言  
之主由是逐童童既去無所歸一夕宿古廟中久不  
寐月色射墻角見一破衲取視之中裹黃白金約數  
百兩欲取之忽自嘆曰我以命薄不得主意橫被譴  
逐今更掩有此物則是不義天益不容矣當守之以  
待失主至達旦不去已而聞哭聲見一婦人掩涕四  
顧徬徨問之則曰吾夫軍也以事繫獄應死指揮某

者當治之賣家產及假貸得金銀若干將以獻過廟少憇不覺遺下追尋無得吾夫分必死矣童歷問其錠數多少皆合即舉以還之婦感激欲分以謝不受遂携去夫因得釋念童之德徧以語人指揮聞而異馬令人訪致之育于家年老無子悅其美慧遂子之又數年致仕此子遂襲職歸而告拜故主主嘆曰袁君之術乃踈如此乎留之適袁至仍使故服捧茶而出表見之驚起曰此故某人耶何以至是主謬曰逐出無歸今又來矣表笑曰君無戲我今非君僕矣三

虛窓手鏡下

二十八

品一武官也形神頗異疇昔嘗常有善事以致茲乎此子為備述前故友乃重嘆表術之神焉

沈右字仲悅吳郡人年四十無子其妻鄒氏深以為憂一日仲悅買一妾頗有姿色因問其祖父對曰妾范復初之女也父喪家貧母老故至此仲悅惻然謂妻曰乃父吾故人也吾安忍以為妾乎故人之子當如子視之可也即召其母使擇壻嫁之且備奩具送其行友人高進道貧不能葬者十三喪仲悅又買地為之安厝吳人至今稱之

顧初者吳人也嘗有牛暴其禾初見牽牛陰涼木下刈芻飼之牛主愧服不敢暴焉

忠肅公王翺字九臯端方強毅清白儉約仲孫以陰入監將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材可登第吾豈忍蔽之如汝誤中選則妨一寒士矣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冀非分耶裂卷火之鎮守遼東還朝餽遺一無所受某太監者與同事久持明珠數顆餽之固辭某曰公於他餽不受可也我之餽其可却乎有死而已公不得已受之乃密綴衣領間卧

虛窓手鏡下

三十八

起自隨雖其妻不知也居數年大監死召其猶子曰何不買第宅曰貧不能也公曰第買之其人訝問公乃解其珠出之曰直可千金買第尚有餘云

余銘字新之常熟人周謹自好常議娶妻後喪明其家請罷婚銘曰夫娶者豈以貌哉卒娶之待之良厚銘與人交有信義取舍無所苟而厚于倫誼有足多者

薛文清公瑄充養純懿不以利害動心箴仕時宰輔欲識之不能得王振以公為鄉人知其可大用召為

大理少卿公至京不肯詣振謝過諸塗復違衆不下  
禮振卿之會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姪王山欲娶之妻  
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公  
辨其冤駁還之都御史王文怒譖之于振振嗾言者  
劾公故出入人罪繫獄處以死公怡然曰辨冤獲咎  
死何愧焉手持周易誦讀不廢至奏將決大臣申救  
之得免已已之變薦起南京大理卿太監金英奉使  
道南京公卿俱餞于江上公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  
于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英廟復辟瑄為內閣

虛室手鏡下

三十

學士見曹石日恣橫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後終日  
引疾懇歸中途絕糧其子愠色公安于困厄讀書談  
道自若

瞿興嗣字華卿常熟人宅心仁厚遇單窶者必賧給  
之有王氏貧卧疾無食雞初鳴興嗣往其門以錢投  
隙而去民有告糴者鷄衣百結興嗣受其值佯忘其  
所須倍其直與之歲大歉來相依數十人興嗣擇旁  
近舍居之會厲氣作病者相枕興嗣每晨躬携粥藥  
撫視卒賴以全興嗣朝出道拾遺囊悉歸主者有勢

家奴因失主物惧欲自盡興嗣為之代償其人謝曰  
某微命公所賜也人至今稱之

羅狀元倫天順癸未赴試春闈暮宿邸舍其家奉水  
盥濯盆中有金環一隻羅僕取之明日早行謂僕曰  
此去京城尚遠計日已不及矣又缺路貲如之何僕  
曰公無憂夜來于盆中獲一耳環足以為貲倫怒索  
其環馳歸主者既而入場被火賴謝大韶出之于厄  
人以為陰德之報常置義田以贍挨或助之堂食錢  
弗受遇丐人死于道解衣覆之客晨謁不能具飯其

虛室手鏡下

三十一

夫人語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于之比舉火日午矣  
倫晏如也提舉時例應得折薪錢其人以乏欺之即  
放遣不復問

季儒字席珍常熟文村人居族有義從叔躍與儒同  
試于學臺儒當補廩負念叔老白之御史請先廩其  
叔御史義之從其請其兄家多資儒貧無所賴兄有  
外侮儒傾身赴之雖犯難不避朋友以窮歸儒儒經  
紀之盡力儒平居接物拱揖柔聲退然如懦夫然負  
遠志多義舉

徐訥字敏叔常熟河陽人孝友忠信人有善必獎勵以成之有過必為之覆掩家有田百頃躬課僮僕以耕察其勞未嘗加以詈讓每歲歛必捐粟賑貸當雨雪輒使人問貧乏者施之賓賢好士常若不及布衣大帶食無加味君子以為有萬石君之行

舒之望江有富翁曰陳國瑞以鐵冶起家常為其母卜地有建寧王生者以術聞延之踰年得吉壤于近村有張翁者業之國瑞治家未嘗問有無一以委其子王生乃與其子計所以得地且曰陳氏卜葬環數虛窓手鏡下

三十二

百里莫不聞若以實言則壟斷取資未易厭也于是偽使其治之隸如張翁家議園豕若以禱者因曉其山水之美而譽之曰吾治方乏炭此可窰以得資翁許之乎張翁固弗疑也曰諾居數日復來遂以錢三萬成約國瑞始來相其山大喜築垣繕廬三閱月而大倫遂葬之明年清明拜墓上王與子偕忽顧其子曰此山得之何人厥直凡幾子以實告又顧王曰使不以計勝則為直當幾何曰以時價商之雖庶猶三十萬也國瑞亟歸命治具鞅馬謁張翁而邀之至則

館焉盛設醞相與款給者幾月語不及他翁既久習將告歸復張正堂而醺之酒五行輦錢緡三百實繡于筐酌酒于筭而告之曰子葬子母人謂其直之賤請以此為翁壽翁錯愕曰吾他日伐山而薪不盈千馬三萬過矣此惡敢當國瑞曰不然葬而買地宜也詭以為治則非也余子利一時之微以是給翁人皆曰直實至是用敢以為請翁卒辭曰當時固已許之實又過直子欲為君子老夫雖賤可強以非義之財耶固拂衣去國瑞謂其子曰汝實為是必為我致之虛窓手鏡下

三十三

不得已密召其子昇馬曰是猶翁也翁竟不知徐佐字朝卿居常熟有士行慎取舍常浚井得錢盈萬以為妻家所藏也掩其井召妻之弟至盡以歸之錢竹深名洪忠懿王之後也居常熟性器端重有大畧樂趨人之急相奚浦水陸要地發私庾倚工疏通其港置東西二百餘舍通商聚貨民利之如雲集族有弗能娶者洪為之擇配無居者構屋居之無衣者與布帛之資佃有負租者每棄券貸責景泰甲戌歲大饑民多流移洪發廩賑卹五百餘家乙亥大旱道

僅相望洪設竈作粥以食餒者九十餘人三月乃罷其羸弱弗能就食者又以米穀三百餘石賑董恭孫等四百餘家死不克殮時官輩百餘人皆棺之而葬以地復聞廊城諸河有屍橫流亟作撈置於中隨陳地瘞之計七八十人于時祭酒吳公節侍御宴公鐸邑令蕭公士薦咸重君扁其堂曰尚義族人至今侈為美談 錢益齋名泰洪之子洪歿時庶弟良生未甚泰育之如已出比長教導成立乃半其父產給之有姪邦靜嗜酒無賴嘗入肆以衣易酒衣盡不恤

虛憲手鏡下

三十四

泰令人覓諸肆中解衣衣之異其悔不三日衣盡如故泰復易之時人以笑泰泰曰吾哀其寒而念其父屢易之無吝色族姪宗時早殤二子謙遜皆幼其妻包氏年方二十六泰甚憫之日加饋遺令衣食不之包氏由此得終其志堅節不渝者三十餘年泰為之上其事于有司成化元年 詔旌表其門 錢濱江名元禎泰之子性友愛兄懷筠素嚴重信外人讒盡毀君業曰必置之死地元禎飲泣逃避不出怨言未幾懷筠被仇致死妻江家僕星散無與殮者

元禎聞之號泣奔赴為之殮而歸葬懷筠子感激事之如父終身不替弟宜止常使酒一日果醉率家人毀禎園房數間守者異之以告元禎曰緝之而已顏色自若後弟亦稍稍悔悟復為兄弟如初

周澍字時望常熟人好為陰德事訓術姚義者險詖善以口吻中人常欲代收徐氏官布不得造俚語譏毀真傾其家澍聞之曰此小人習不可使長為力究其所從而斥之醫人沈恕暑月疾革其子謀售其屋以殮隣人王某者幸其喪故折其屋價澍施錢二千

虛憲手鏡下

三十五

以闕之屋得不售譚虎者無子納塔以養暴隣誘賣其女于娼家塔暗弱不能爭澍為訟于官以資贖女歸譚氏族黨有婚喪貧遺類有所助常授業于湯光生洪湯年八十無子依其塔郁氏以居澍年已六十餘執門人禮甚恭歲遺月饋終其身無少懈 文康公梁儲志慕清修而度量含弘 武廟時或誣公黨宸濠假衛兵宜族誅公哩不辨宸濠多納交士大夫所餽皆有籍記及濠誅閱餽籍惟儲無之給事中田賦公會試取士也亦詆公曰沒儲之資可減天

下租賦之幾公亦不較御史李鐸常詆斥公越月大理丞缺銓司曰按格宜鐸惟鐸公甚議別擢公曰舉不避仇古今通制也立擬擢鐸天下詆公者皆獲直名公獨安其謗詬立朝四十餘年多自蔽掩不夸其功不言人過失施德于人不可報輕財周急沒未幾子孫不免空乏議者謂居內閣而清節偉量若文康者當千古人中求之

王廷禮居雲間常與金陵人陸通交通貨人白金五十兩為用與券詭書廷禮名未幾索金人至廷禮知

虛窓手鏡下

三十六

之曰通吾故人也即以簪珥之屬為之代償不令家人知之

吳文定公寬字原博長洲人忠信弘厚天稟全德未達時家應織人役微擾百端公見重于有司其父亦長者不以有公怠事或當苛甚時謂公曰盍一白之上官公曰譬我不做秀才乃潛入金胥徒以寬其事父不知也後既貴益自修博大不與物忤里儇子以私憾公伺夫人出隨書公于車旁公戒家人勿應而已一縣官矯激束縛公家人見公禮儀亦多簡慢公

殊不介意至縣官述職公佐吏部冢宰欲黜此令問公公曰謂之最固非公黜之亦未至是冢宰從遷佐別郡吳中有田數百畝每歲租入視親戚故舊之貧者分給之友人賀餅元恩在京構疾遷至其邸晨夕視之賀死殯之為衣素一月鄉人教官某客死于京貧甚其子假貸于人公聞之惻然亟命還所貸自出白金為衆先衆皆樂助竟得以喪歸公為人靜重醇實自少至老人不見其過舉不為慷慨激烈之行而能以正自持遇有不可卒未嘗碌碌苟隨成化弘治

虛窓手鏡下

三十七

間以文章德行負天下之望者三十餘年

虛窓手鏡卷之下終